
CUHK Libraries
003143071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0

從一篇講話看華國鋒

今年是光復年

吳德垮在鄧小平手裏

談男有分・女有歸

獵捕納粹餘黨

江寧織造曹家檔案「西花園」考

地老天荒一段情

蕭瑜的氣節

四人幫

汚烟瘴氣

嚴以敬作

香港成爲東方卡薩布蘭卡

台灣特務蘇聯特務連續被捕

NO.480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一月六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從一篇講話看華國鋒

華講話是「放屁，文不對題」

被中共宣傳工具吹噓爲「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的華國鋒職務有三個：黨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務院總理」，但這些很唬人的官銜，既不合中共的黨章，又違反中共的「憲法」，說得深刻一點，那就是「非法」的。

十二月二十五日狡黠的猪肉佬華國鋒以中共中央主席名義在北平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作了一次冗長的講話。他在講話中用「陳永貴同志代表黨中央作了很好的報告」一語代過了有關甚麼「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問題。而他所講的根本與農業無大關連，竟像一篇強詞奪理，枯燥，無味的政治報告。

十二月二十日華國鋒的山西同鄉陳永貴在同一會議上以「徹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縣運動的新高潮」爲題作了個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在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開幕式上，本來沒有安排江青講話，她却搞突然襲擊，講了一通。」據稱：「她還要大會印發她那個評「水滸」的稿子，放她那個評「水滸」的錄音，妄圖借機發難，改變會議方向」。又指稱：「當時主持會議的華國鋒同志，識破了江青的陰謀，及時向黨中央反映，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嚴厲批評江青的講話：「放屁，文不對題。」」

華國鋒在二次學大寨會議上不講農業講政治，那又是甚麼？用「毛主席」批評他的「愛人」江青的話說，也是『放屁，文不對題。』

華的頭銜是「非法」的

華某在講話中簡述了粉碎「四人帮」的經過和意義後指出：「一槍未響，一滴血未流，就解決了問題。」這話不可靠，特別是上海江青爪牙會動員成百萬民兵「應變」，如果說「一槍未響，一滴血未流，就解決了問題」，那倒證明「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民兵」和「解放軍」都是畏首畏尾的飯桶，甚至是「敵我不分」，最怕見血和放槍。

接着華又提出了今（一九七七）年的「主要戰鬥任務」：一是深入揭發批判「四人帮」罪行。二是加強黨的建設。聲稱：中共準備在今年「適當時期，在全黨範圍進行一次整黨整風運動」。三是把工農生產搞上去。中共並決定在今年「五一」前「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的會議」。四是深入開展學習馬列毛著作運動。

奇怪的是在一九七七年一年中，中共召開三中全會或「十一大」及「人代會」還沒有考慮，這也就是說：華國鋒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以外的職務要取得「合法化」在今年內還辦不到。

華國鋒有了今日的地位，一是毛生前對他的提拔，二是他心狠手辣，甘充軍方頭頭的工具，一下子幹掉了「四人帮」。但是，此種「吃碗面翻碗底」行爲，在大陸上也是給人瞧不起的，而他在職務上又得背個「非法」的包袱。夜長夢多，看來華某前途正是荆棘滿途，危險之至。

華某實在不夠料

華國鋒的講話，實在缺之說服力，他在講話中給江青加了一大串罪名。其中提到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的「歷史說明」，他們本來就與「國民黨反動派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詳細點說：就是說他們都是「國民黨特務」。華某如果胆敢面對現實，應該痛痛快快地指出：「若不是毛主席包庇他們，早就都該槍斃」！甚麼「極右派」等等說法，簡直是廢話。

還有，華國鋒以個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身份，在一個全「國」性的重要會議上的講話中，竟親自點了翁森鶴（杭州絲綢印染廠工人）、張鐵生（遼寧考大學「交白卷」的大學生）兩個「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的名。甚麼玩意兒！簡直不夠料，下作兼「小兒科」。

香港成爲東方卡薩布蘭卡
台灣特務蘇聯特務連續被捕

萬人傑

任何一方面的特務對香港政府都絕無顚覆的企圖，因爲香港維持原狀，對他們有利。可是香港政府近來大捕台灣、蘇聯特務；也不批准蘇聯記者到香港，其幕後原因，不言可知。因爲台灣特務與蘇聯特務在香港的活動，都會對中共有所不利。而蘇聯記者路易士要到香港來訪問，更是中共所最躭憂的事。

令人難以相信的特務

兩個多月前，一位共事多年的記者突然失蹤，後來同業間流傳，說他被拘捕，理由是：他是「特務」。

我的天！當時老萬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無論如何不相信此人是「特務」，雖然，老萬想像中的特務不是〇〇七、占士邦一類的形象，至少也該是相當活躍的人，事實上，必然要「活躍」，才可搜集到情報。

但老萬認識的這位平時沒有和他太多交往的同事，並不是這類人，他早上一份工作，晚上到另一家報紙兼差，白天常在家裏作元龍高臥，或邀約幾位同事，搓四圈八圈衞生麻雀，根本算不出他有什麼時間可利用幹特務工作。

他多年前從大陸逃亡來港，曾以在大陸所見所聞，成爲「鄉情版」台柱之一。他的反共思想是相當明顯的，不過不算得是積極份子，也有許多人的那種醉生夢死的調調兒。

最令老萬不相信他是特務的，因爲一次他申請台灣入境證，竟未獲順利簽發，在老萬面前大發牢騷，還是由老萬託朋友替他攪掂的。

搜集大陸的資料

因此當聽到他因有「特務」嫌疑被拘時，老萬曾和同事打賭，認爲無此可能，結果却大跌眼鏡。他被捕幾個月後，卒之解往台灣。當然是香港政府抓到他做特務工作的證據，證明他確是特務身份，才會把他遞解；這也證明老萬過去對他太直覺，也許做特務工作的人，都擅於「扮猪食老虎」，從外表看不出來的。

有幾位同事說：老萬，左報時時駡你是「蔣特」「國特」，我以爲遭到拘捕或遞解的，應當是你而不是他，誰想到最不像特務的人才眞正是特務！

雖然這位同事被「證明」了是「特務」，老萬仍不曉得他在香港幹的是什麼特務工作。香港是開放的社會，他又不可能接觸到高級政治人物，所能獲得的情報至爲有限，大不了是整理一下大陸資料，這些東西，在數十家報紙加上若干政治性雜誌競相刋載，何能有獨得之秘？

若說搜集資料是「特務」的「罪行」，則當一名新聞記者，被認爲是特務的機會很多。有些報紙設「火車頭記者」，專向大陸來客採訪大陸情況，事無巨細，都在打聽範圍。這種記者，說他們是「特務」，工作相差不遠；可是若被指爲「特務」，則是「不受歡迎的人物」了，兩者似乎只是一綫之隔。不過，香港有那麼多記者，個個不拉，單拉他一個，當然他有「與衆不同」的地方了。

對國家沒有交白卷

那位「特務」記者被捕大約三個月後，同事們得到消息，那天他和其他十多名「特務」一起遞解台灣，報社裏有同事到機場送他，但未獲准和他談話，只遠遠跟他揚揚手。

一週後，平日和他感情特別好的同事接到他簡短的信，對什麼「特務」工作絕口不談，只輕描淡寫的說：「我對我曾做過的事並不後悔，有這樣的結果也是意料中事，自己覺得安慰的是，這一輩子對國家總算沒交白卷。」雖只寥寥數語，老萬看後，引起無限感觸，特別是對國家沒交白卷一句，相信許多人會像老萬一樣，感到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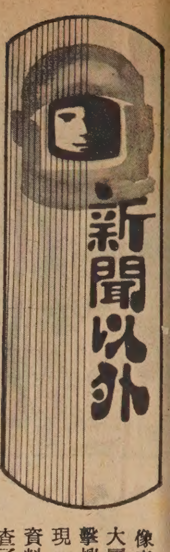
並不是說，從事特務工作才算對國家沒交白卷，爲國家工作是多方面的，老萬大半輩子從事新聞工作，要是能在文宣方面多做有利國家的工作，也算得沒交白卷。這幾十年來，因爲個人生活担子丢不下，大部分寫些風花雪月的愛情小說，賺稿費養家活兒，直到兒女長大，撫育責任已完，負担減輕，才有餘力做點有利國家民族的事。

報國方式很多

老萬辦萬人日報，也是希望不對國家交白卷，當然，它所發生的作用不大，但求盡其在我，便無愧於心，因此讀到他的信，老萬不由引起同感，儘管微乎其微，但求沒有交白卷，總算無負此生。

許多朋友對老萬說過，在香港談到國家民族觀念，人家會當你傻瓜。香港人腦子裏只有鈔票，能賺到鈔票的人，才受人尊敬。愛國家、愛民族，那是廢話！這雖然說得過火，不幸事實果是如此。像這位記者這樣想法的人，在香港直如鳳毛麟角！許多人辦報，賠了一百幾十萬，悄然關門。老萬幹這行幾十年，明知辦報是無底深潭，有再多的鈔票也不容易把它塡滿，因此聞老萬辦報而嘲笑老萬不自量力者大有人在。

不過，老萬辦報與別人辦的狗馬、鹹濕、暴力



、車大炮報紙不同，他們盡力迎合讀者口味，希望由此發達，成爲暢銷報紙，等如用捲筒機印鈔票。

老萬目的並不在賺錢，但求不賠本；不一定投合讀者口味，但求對國家民族有利。能達到這目標，也卽是對國家沒有交白卷。

在那位同事能力以內，他認爲做了那些工作，便是對國家沒有交白卷，老萬則認爲在跟風媚共的香港報界逆流中，辦一份萬人日報這麼屹立不移的報紙，同樣算得是沒有對國家交白卷。

被捕的只是台蘇二特

有人說，香港是東方卡薩布蘭卡。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北非卡城，成爲世界各國間諜活動中心，在那裏，有同盟國間諜，也有軸心國間諜，更有職業間諜、雙重間諜，做生意咁做，出賣情報，不一定爲他們「祖國」工作。可是，老萬覺得香港間諜活動並不明顯，和二次大戰時的卡城，有一段距離。不錯，我們經常在報上看到「間諜被捕」消息，尤其近幾個月，這類消息特別頻密，似乎表示間諜活動益見積極。如果小心分析，每逢大陸政局不安，香港間諜、特務便特別抓得多，對這類事情肯稍爲動動腦筋的話，不難了解原因所在。

有位心水清的朋友對老萬說：眞奇怪，爲什麼在香港只抓到「台特」「蔣特」，最近又抓到一批「蘇特」。既說香港是東方卡薩布蘭卡，應當那一國特務都有，爲什麼抓來抓去都是「台特」「蔣特」，那麼，這東方卡城就不能名符其實了。

這話說得有理，誰也不相信香港只有「台特」，沒有「美特」「日特」「菲特」等等，最不可能是沒有「共特」。在香港，實際做特務工作的中共人員，多到難以估計，每一個替中共做事的人，實際都是間諜、特務，但共產黨在香港做特務工作好像奉旨的，甚至公開的做。一家通訊社、一家銀行大廈，任何人都知道是特務機關，如果像六七年突擊搜查華豐、新都城那樣搜查這兩個地方，不但發現「地下醫院」而已，裏面料必有使人驚心動魄的資料，不過這種地方，港府不容進入，更不要說搜查了。

永不會抓到共特

由此可以明瞭，爲什麼香港不會抓到「共特」。事實上，香港政府並不熱心抓間諜，他們心知肚明，任何一方的間諜都不會對香港政府進行顚覆，只有維持香港現狀，他們才有機會在這裏從事間諜工作，如香港政府倒台，他們也必無法再在這兒立足。

過去，香港政府抓的間諜，實際既無害於他們本身，而採取行動，也不過代人行事。由此便可解答「爲什麼抓到的過去只是「台特」「蔣特」，現在又多了「蘇特」」這個疑問了。

中共目前最害怕「台特」「國特」，因爲在大陸奪權運動如火如荼，如果「台特」「國特」潛入，領導了大陸反共力量，後果不堪設想。至於蘇特，主要在香港大量搜集大陸軍事、經濟、政治的情報，當然也使中共處於不利地位。因此別的間諜可以不抓，「台特」「蔣特」與「蘇特」却非抓個乾淨不可！

特務不會傾覆港府

有位老友十分欣賞老萬的看法，認爲在香港活動的間諜，不論屬於那一方面、那一國，都不會懷有顚覆香港政府的企圖；也可以說，對香港政府毫無害處的。

香港地位特殊，在中國大門口，大陸雖然垂下竹幕，從竹幕罅隙，仍可窺見大陸內容，各國派到香港的特務，目標全是對中國大陸而不是對香港，香港政府卽使對他們不聞不問，也不會受到損害。

但香港政府不能不聞不問。因爲受到影响的中共，會主動提供情報，督促香港政府採取行動。這就是香港政府拘捕及遣解的間諜特務，非「台特」「蔣特」便是「蘇特」的原因所在，只有這三種特務，才眞正對中共構成威脅。香港把「台特」「蔣特」及「蘇特」拘捕，卽所以替中共解除威脅也。

不過許多人感到「不解」的，把拘捕的「台特」「蔣特」遣返台灣，可以說得過去，但最近在香港拘捕的一批「蘇特」，却同樣遣赴台灣，這使人引起一種錯覺，以爲「台特」與「蘇特」是同一陣綫；也使人對中華民國「聯蘇」的謠言，認爲有了進一步的事實表現。

蘇特爲何解到台灣

這班「蘇特」之所以解到台灣，大概基於下列兩點理由：

一、他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只可解到中國大陸或台灣，要送到蘇聯，他們既不會承認是他們的間諜，也不會收容。如果送到中國大陸，肯定難保性命，中共仇蘇甚於仇蔣，送到大陸，不給宰了才怪。基於人道，自不能將他們送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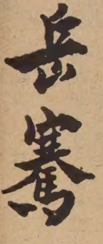
二、解往台灣，必須台方肯接納。相信台灣肯接納的原因，這班人對中華民國有或多或少的利用價值，他們會有不少可給中華民國提供的情報，因此台灣方面自然樂意接納。

有位熟悉內幕的朋友告訴老萬，過去有間諜嫌疑的人，一旦被抓，會遭受慘酷拷打，近年許多中國人都不願動手毆打這些「政治犯」，可能他們發覺今天在台灣還有四十多位他們的舊袍澤，他們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儘管許多人在香港叫囂，他們還是不受影响，誰也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有這麼一天，當然不會自絕後路。

他們也知道，目前獲得安庇在台灣的警務人員，是因爲他們並沒有用殘酷手段對待那些政治犯，或者還會給他們一點帮助。前車可鑑，大家不大願意做醜人。

不過，他們雖不願動手打人，特務被拘，還是不能免掉被拷打的皮肉之災。因爲，還有不少紅鬚綠眼，他們對「不合作」的「犯人」，會大肆其手足，拳打腳踢，雖然他們無損於英國。做特務就非有這個心理準備不可！





今年是光復年

——夫亂而後必爛，爛而後必散，散而後必復，復而後必治，治而後天下太平。——

筆者戲改「大學」一段文字，可以作爲共帮的預言，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即使不是共帮滅亡之年，也是其走向滅亡的開始。

共帮之亡，要先從「亂」字說起，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掀起文化大革命時，喊出了越亂越好，當時許多人都感到不解，從古至今，那有一個統治者希望大亂，而且會越亂越好的。

筆者曾經用過一番工夫思考此項「毛澤東思想的根源。發覺毛澤東由於是造反起家，造反過程中，一切可以任意胡爲，基本目的在造成混亂，其祖師爺列寧就說「混亂是革命的資本」。毛澤東之能竊據大陸，荼毒同胞，其成功處就在於一個亂字。因此，毛澤東倡亂之性，到老不改，並不因其沐猴而冠，組織共帮政權，而有所更易。所以如此，因毛澤東自詡「無法無天」，平生不願受法律約束，而其他大頭目認爲既然成立「政府」總要像一般政府的規矩，國家要有憲法，黨要有黨章。平情而論，這批大頭目包括周恩來在內，只是想建立一種制度，可以像一個「國家」，決不是有心反毛澤東，但毛澤東則因受不慣約束，始而想鑽「法律隙」，例如毛澤東自知在中全會，政治局均不能發揮其胡鬧政策，乃異想天開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以口頭報告作爲命令，越過了中委會與政治局，最後迫使中委會政治局大頭目不得不遷就現實，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更加得意，到處燃火，迫使政治局頭目追隨其後，此舉自非一批大頭目所能容忍，周恩來其人無骨，可以任憑毛澤東驅使、劉少奇不免要搬出共帮「憲法」以約束毛澤東，毛劉之爭自此開始。至一九五六年共帮召開「八大」，由鄧小平起草在黨章中加設「名譽主席」一職，任何人皆可看出此乃爲毛澤東而設，其意在警告毛澤東，如再胡鬧，將推其爲「名譽主席」，但毛澤東仍然「不信邪」，繼續搞「三面紅旗」，砲轟金門，最後受到共帮內部強大壓力，不得不辭去共帮政權「主席」改由劉少奇出任。毛劉火併至此已無可避免，以後之「文化大革命」實肇因於此。

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後，一手撕毀了一九五四年公佈的共帮「憲法」，一九五六年通過的「黨章」，至此眞正無法，法律只是毛澤東的一句話，所謂「最高指示」，以此箝制八億同胞，役使共帮三千萬黨員，在毛澤東固然躊躇滿志，但却爲共帮留下了大亂的根源。

共帮之亂，在毛澤東死前已經開始，但尙是少數大頭目之抗拒，並非全面。毛澤東斃後，繼之華國鋒逮捕「四人帮」，北平總寨既已火併，各地分寨乃各行其是，不服從命令。尤其是表現在對付「四人帮」的問題上最爲明顯。

十一月二十八「人民日報」社論說：「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爲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又說：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對犯錯誤的同志，包括犯嚴重錯誤的人，要允許改正錯誤，改了就好。」又說：「不要像四人帮那樣，把人一棍子打死。」

華國鋒的用意顯然是安撫四人黨的黨羽，使其不致爲亂。在「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後「新華社」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又全文轉發，可見以「華國鋒爲首」的共帮中央對此是如何重視。但效果却等於零。

首先抗命的是雲南與四川。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光是鄧小平心腹，由於鄧小平的提拔，不次擢升，「文革」前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首被奪權，飽受凌辱，在鄧小平重出後又放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如果四人帮再有三日不倒賈啓光必然再被淸算。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情況亦復如是，兩人因私仇，所以對四人帮黨羽窮追猛打。

「雲南日報」於十二月二日刊出一篇措詞激烈的社論，指阻撓追打「四人帮」餘黨，是「有人想要轉移鬥爭大方向，或者給運動作出障礙」。

「雲南廣播電台」於當天播出的這篇社論中說：「四人帮」直接揷手雲南，「煽動資産階級派性，製造混亂」，其黨羽在雲南，「要挾黨委，煽風點火，大整省委和各級黨委負責同志的黑材料，對我省兩千八百萬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

社論叫囂：「揭發和批判「四人帮」罪行的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擋的，即使有人想轉移鬥爭大方向，或者給運動作出障礙，廣大羣衆是能夠識別的，是不會跟他們走的。

「現在，人民羣衆鬥爭的熱情，已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領導者的責任是積極的帶領羣衆前進，而絕不應當給羣衆的熱情潑冷水。」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四川革委會主任」，共軍「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趙紫陽對「人民日報」「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的叫嚷，更是不理不睬，于十二月二日在成都有廿萬人參加的羣衆大會上，大叫大嚷：「對『四人帮』這一伙『禍國殃民』的害人虫，絕不能心慈手軟，要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在全省城鄉，放手發動羣衆，集中力量，迅速掀起一個大揭發、大批判『四人帮』反黨集團的高潮。」

趙紫陽又說：「我省那麼幾個陷得很深的人，躲是躲不過的，賴是賴不掉的，矇混過關是不行的。」

「四川廣播電台」于十二月四日，播出了趙紫陽在這次羣衆大會上的講話部份內容，顯露「四人帮」在四川地區的餘黨，難逃被「一棍子打死」噩運。

「江西廣播電台」于十一月廿九日，播出當天「江西日報」的「編輯部文章」，用很長篇幅列舉「四人帮」在江西的黨徒們的「罪惡活動」，而在結尾處說「「四人帮」及我省極少數幾個人，狼子野心十分狠毒。「四人帮」長期揷手江西，幹了大量壞事，流毒很深，影響很廣。我們與「四人帮」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對這伙凶惡的階級敵人，絕不能含糊、絕不能手軟，一定要狠狠揭、狠狠批，把他們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堅決徹底的把他們打倒。」「四人帮」垮台後，散佈在大陸各地的「四人帮」餘黨，在當權共幹們的一輪「窮追猛打」，已起而反抗以求自保了。最近一個多月來，從大陸鐵幕後傳到海外的消息是：河南省的武鬥、福建省的「軍管」、閩海前綫的軍火庫被炸、「民兵」被殺，以及大陸各地鐵路、公路迭遭破壞、糧倉被搶等等打、砸、搶事件，到處都充滿着一片混亂不安的景象。

江西共帮省委第一書記江謂淸也是文革被整的頭目，文革時原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被打成黑帮，放出牛欄重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不到一年，對「四人帮」痛恨之深可以想見。所以也步雲南、四川後塵，要痛打四人帮餘黨。

各省大頭目如此嚴厲對付四人帮黨羽，自然要引起反抗，以四川省爲例，四川趙紫陽從文革開始，在廣東即被鬥得死去活來，這股怨氣帶到四川，對「四人帮」打擊可能最重，但所引起的反抗也最爲明顯。

目前所知者是宜賓地區引起動亂，宜賓地區「黨政負責人」張西挺，劉結挺夫婦是文革崛起的共幹，自是江靑的心腹，所以宜賓之起而反抗，並非偶然。其他地區發生動亂者最嚴重者自是福建，已經由軍隊接管，實行「軍管」，繼之而有數省也由軍隊接管，計目前已知之動亂省份有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福建，而最嚴重者則是河北省之保定地區。保定與北平相距極近，一向爲北平西南方最後屛蔽，保定若失，北平很難堅守，歷代戰爭皆是如此。保定動亂，雖被共軍鎭壓，但也可以看出大陸已是遍地烽火，隨處可發生事故、毛澤東所希望的「天下大亂」，至此已經完全實現，至於是否「越亂越好」大概華國鋒也不會如此說了。

亂極之後，必然是爛，所謂爛，便是癱瘓，此爲必然之理，一九六七年文革達於高潮時，由於各地共帮組織皆被紅衛兵砸爛，所有共幹雞飛狗走，整個基層組織完全癱瘓，中間幾達一年之久，全靠共軍出動鎭壓，但政令則無法推行，以後雖然恢復各省省委會，但新提升幹部缺乏經驗，不能派用場，不得已而「解放」老幹部，担任省級幹部。在表面看，似乎大權又入於舊人手中，但經過十年期間，文革派已在各省植下基礎，四人帮被捕後，各省又窮追猛打四人帮黨羽，結果必然引致基層共幹反抗或逃亡，至此將出現全面癱瘓之爛局。

既爛之後，將會散班，共幹在反抗不遂，逃亡無路之跡，只有各奔前程，丟掉現有職務，另作打算。不但低級幹部如此，即高級共幹在朝不保夕情况下，也必然要自謀出路，以喬冠華而論，如果喬冠華早知道回到北平便被淸算，一定要在美國投奔自由。今後凡類似喬冠華之共幹發覺本身已列入黑名單，隨時會被淸算鬥爭，自然而然要自尋生路，此乃人情之常，共產黨也是人，在危急時當然要奔向安全地區。

共帮在「亂」而後「爛」，「爛」而後「散」之時，自然開啓了我復國機運，所謂「散」而後「復」也。既「復」之後，以政府在台二十七年勵精圖治之經驗，自然能使民安國治，然後則天下太平。此所言天下乃指整個世界而言。當今世界衝突重心在亞洲、亞洲禍亂根源是中共，只有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大陸，中國合法政府在大陸恢復治權，亞洲始能平安，世界始能安定，所以中國政府消滅共帮，不僅是拯救大陸苦難同胞，也拔掉了世界的亂源。而在一九七七年，無疑已邁向此一目標，這一年，不但決定中華民國的命運，也決定人類的禍福，每一個中國人都要自勉。

吳德垮在小鄧



根據中共目前情況，鄧小平復出的機會愈來愈明顯，首先是華帮不再公開提出批鄧，處處爲鄧小平洗脫罪名。據傳批「四人帮」小組主要成員除鄧小平外，還包括彭眞等人，假如這是事實，則鄧小平必然復出。其次是力主「批鄧」的吳德，突然銷聲匿跡，華帮爲了起用鄧小平，不惜把吳德踢掉。

華國鋒賣鄧小平賬，不是鄧小平有過人之才，實是軍人擁鄧之力大，華國鋒保權要靠槍桿子，自不敢開罪鄧小平，此是活學活用毛澤東的「拉一派打一派」伎倆。

北平政權對今年四月被解除一切職務的前「副總理」鄧小平的案情審查，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十二月十六日山西省大寨大隊的支部書記郭鳳蓮，在北平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談上發表鬥爭江青「四人帮」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未加批評地提到鄧小平」，且強烈指出江青是把鄧小平當作死對頭的。

爲鄧小平洗脫罪名

當時鄧小平的有利地位，事實上從十月初華國鋒粉碎「四人帮」時便已出現。十月二十五日，華國鋒一伙正式慶祝其粉碎「四人帮」的勝利時，除新當權派的頭目之一——吳德，仍在他的一篇當眾的講話中，強調批鄧外，其他的頭目，則已徹底地把鄧小平從毛澤東死前加給他的各種罪名下解脫出來。並且自此以後，從華國鋒對江青「四人帮」的清算、鬥爭過程中，越來越顯出鄧小平在新當權派中強大而重要的的「影子」作用。甚至令人產生出一種突出的觀感，認爲中共新當權派對「四人帮」的鬥爭，華國鋒似乎只是一個拋頭露面的按章辦事的人，眞正主持和領導對「四人帮」鬥爭的，則是鄧小平。

這種觀感顯然是有一些事實表現作爲根據的。毛死前，親自給鄧小平戴上的罪名帽子，是「黨內資產階級」和「黨內正在走的走資派」。但這些大帽子，已由華國鋒替鄧取下，且原封不動地把這幾頂罪帽，移到江青「四人帮」的清算鬥爭中，又更大量，更全面的爲鄧小平清洗所有的罪名。

毛、江過去鬥爭鄧小平時，大嚷要同鄧小平「對着幹」。今天華國鋒鬥爭江青「四人帮」時，也同樣是替鄧小平對「四人帮」搞「對着幹」。毛、江罵過、批過鄧小平的任何一點罪名，華國鋒也以同樣的罪名，或者原封不動，或者改頭換面，或者反其意而用之，統統從鄧小平身上移下，轉奉到「四人帮」頭上，使鄧小平越來越「清白」，不但鄧小平頭上已沒有一頂罪帽，而且似乎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刮得好，翻得對，有大功！就像「法新社」所說的，江青的總罪名是篡黨奪權，而鄧小平則是江青的死對頭，那麼，鄧小平對中共來說，豈不是有「保黨保權」的大功麼！難怪有人評華國鋒一伙搞的「十月政變」，表面上是說，江青壓迫、謀害毛，因此他們粉碎「四人帮」是爲毛報仇，其實呢，爲毛報仇是假，替鄧小平報仇是眞，而替鄧小平報仇，大批大鬥江青，又無異是大批大鬥毛。看華國鋒一伙在批鬥「四人帮」中的所作所爲，這種話，當然是頗有根據的。

共軍要報文革的仇

然而，這還是說明鄧小平對中共新當權派重要性的一個方面，隨着華國鋒一伙對江青「四人帮」鬥爭的升級和擴大，鄧小平在中共內部的地位問題，還有着更加重要的一面。

據中共最近透露出來的情況，目前中共對「四人帮」的鬥爭已出現一些特點；其中之一是：共軍軍權又已達到凌駕共黨中央之上的膨脹程度。明顯的跡象是：對「四人帮」鬥爭得最激烈，最徹底的是共軍，實際發號施令的，也是共軍這一方。可靠消息指出：目前大陸「從東北、華北、華東，到西南等區，有不下二十個省、市是由共軍實施「軍管」控制的，「槍指揮黨」的情況，事實上已在大陸再度出現。

這一個出現在深入批鬥「四人帮」高潮中的特點，同鄧小平的地位有着非常微妙的關係，它一者說明了大陸各地「四人帮」的組織系統仍有相當力量，力量足以對鬥爭「四人帮」運動產生阻抗和破壞作用。大陸亂象已普遍發生，因此，迫得中共不得不借重於槍桿子的「軍管」不可！再則說明了，本來是「文革派」成員之一的華國鋒，他領銜出面埋葬了「文革派」，奪了江青接班的權力。目前已成爲中共新當權派的大權集於一身的大頭目，他粉碎「四人帮」

平手裏

王維安

的目的已達。但是共軍、政、黨的老幹部，以鄧小平爲代表，他們的目的不僅要粉碎「四人帮」，而且要清算「四人帮」十多年來殘酷整肅老幹部的罪行，要報「文革」之仇，算自己在「文革」中飽受凌辱之賬。因此，打倒和逮捕「四人帮」，對以鄧小平爲代表的老幹部來說，這只是手段，還不是目的，目的是翻案，是反毛。由此可見，華國鋒和老幹部，在粉碎「四人帮」的最初階段，是沒有問題的。但「四人帮」一經粉碎，他們之間一者已經達到目的，一者尙要「四人帮」索還血債的這個眞正目的繼續前進，甚至因批「四人帮」而把毛同時批倒也在不惜。

華國鋒站不住脚

但是，明顯的後果是，如果毛眞的同時也被批倒，則自稱爲是毛親自培養和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到時也就站不住腳。

華國鋒不僅是毛提拔的人，而且正是鄧小平被毛整肅後，提拔起來接替鄧小平權力職務的人。鄧小平既是對的，毛澤東罷鄧的官就是錯的，毛澤東既錯，連帶而來提升華國鋒接替鄧小平這件事也是錯的。在批鬥「四人帮」中，對江靑「四人帮」鬥得越深，「四人帮」的罪行越大，反映出來的必然是毛澤東越錯，和鄧小平越對！則華國鋒的地位越尷尬，情勢越不利。這都是合理的邏輯。

以眼前來說：「軍管」的擴大和軍權的上升這些都只對老幹部派有利，而對華無利。整個大陸局勢如果已出現的亂象繼續擴大和增加其嚴重性，必然導致對「四人帮」鬥爭的更加激化，「四人帮」的地方勢力全部淸除了，結果就是上面所說，全面對「文革」和毛的否定局面出現，華也就面臨否定的命運。反過來，如果「四人帮」的地方勢力，眞還有一手，居然搞到可以「復辟」，鄧小平完了，華國鋒當然也完了。

吳德批鄧遭殃

粉碎「四人帮」之後堅決提出「批鄧」的吳德，十二月十日以來突然沉寂了。應公開露面，却無影無蹤，以他的身份，他應在下列的場合亮相：

一、十二月十日（星期五）「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

二、十一日歡迎及歡宴桑尼亞副總統瓊布；

三、十七日華國鋒等接見「工業學大慶」籌備會議代表；

四、同日華國鋒等會見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

五、十八日，人大常委吳德峯追悼會；

六、歡迎和歡宴也門總統哈姆迪。

吳德自十二月九日，陪同華國鋒接見「軍政大學」學員之後，即未再公開露面。未露面的時間才三周，並不算長，但是上述六次公開集會，吳德都是不可少的角色。

例如坦桑尼亞副總統、也門總統之到訪，吳德是北平市革委會主任，實卽「北京市長」，是必須出頭周旋的人物；再看吳德峯追悼，吳德峯是人大常委，而吳德是人大常委會地位最高的副委員長，實居代委員長的地位；同任此職的徐向前、譚震林等，都不是政治局委員，只有吳德是政治局委員；因此，十月尾十一月初召開常委會時，由吳德發表講話。同時，在吳德峯追悼會的報導中，有左列的話：「吳德峯同志病重期間，吳德同志和有關部門同志曾前往醫院看望。吳德峯同志逝世後，汪東興、徐向前……曾到醫院向吳德峯同志的遺體告別。」

這說明，吳德因是人大最高負責人，所以曾到醫院去探病，但是十九日吳德峯死去，吳德反而沒有出頭，向遺體告別，也未參加追悼會。

鄧小平可能提早復出

從上述情況，吳德的政治問題並不樂觀，但是自粉碎「四人帮」以來，吳德的權力急速上升，十月二十五日天安門大會，他逾位代表政治局講話；二十六日他的講話與兩報一刊聯合社論，在「人民日報」上同版刊出，他的講話竟排在社論之上；同日他與華國鋒的照片同時刊出，他的竟大過華國鋒等等，可是，他現在消失了。

相反地，鄧小平復出的機會愈來愈明顯。而目前的亂象，如果發展到華國鋒不能控制，約束，則喧嚷已久的鄧小平復出問題，必然會出乎事實，而是出乎意外提早。

談男有分·女有歸

李哲夫

一座鐫刻「禮運大同篇」的孔子彫像，送去美國作爲二百周年的禮物，內有「男有分，女有歸」一句，引起女權運動者海桃博士的誤解，認爲這句話是「男性主義」，要求不能在預定的地點樹立。

其實孔子在「禮運大同篇」中所說的，只論及家庭、社會和樂利的問題，根本沒有涉及「人權」問題。而「男有分，女有歸」也是我國最早的男女平等觀念。要是這位女權運動者讀了孔子的「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可能更冒火三丈！



據外電報導，中華民國慶祝美國立國二百週年所致贈的孔子銅像，由於「禮運大同篇」的兩句話，將被送進倉庫。

這兩句話是：「男有分，女有歸」。

本來，豪斯頓公園園長藍尼爾希望把這尊刻有「禮運大同篇」中英全文的四呎高孔子銅像，放在他的新辦公室，但女權運動擁護者妮姬．海桃博士以爲：「這兩句話含有性別歧視……我們不應該公開陳列這類的句子。」

雖然園長藍尼爾不同意她的說法：但，來自中華民國的這份禮物，終於沒有陳列在顯著之處。

男有分，女有歸。「眞意爲何？爲什麼會刺激美國女權運動權威？

英語與原文相符

許多博學多聞的中外人士，都曾參與過「禮運大同篇」的翻譯工作，對這篇代表兩千餘年前中國儒家政治思想的作品，下過「字斟句酌」的工夫。

儘管他們在翻譯的過程中，並非對文章中的每一句話都有着完全一致的譯意，但查遍有關舊檔，其中「男有分，女有歸」兩話的英語詮釋，都幾乎是一致的。

國府當初決定將刻有「禮運大同篇」的大理石碑送給聯合國時，曾對這篇文字的英譯作過統一整理，並由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劉鍇大使對譯文內容作了最後的審定。



在那塊大理石碑上，有關「男有分、女有歸」的英譯就是：MEN HAVE THEIR RESPECT-IVE OCCUPATIONS AND WOMEN THEIR HOMES」。

在查證舊有備考的譯筆時，也發現有一人士將「男有分」翻成：「MEN HAVE PROPER WORKS」，其含意與上述的翻譯在實質上並無出入，「女有歸」的翻譯則與上述一樣一樣，可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劉鍇在談到當初對這兩句話的英譯作最後決定的原因時說：『我覺得那樣的翻譯無論意思、文辭都好。』

劉鍇不認爲那幾個英文字有任何「性別歧視」的含意，他說：『人人都需要個家，這跟性別無甚關係。』

葉公超博士則以爲，孔子生長的時代與現在已有好幾千年的差別，時代不同，觀念自也各異。西方人就是在幾百年前也和現在的觀念不一樣，更何況即使在今天，美國本身男女就不平等！

歷史國學家評論

于斌認爲：「男有分，女有歸」雖然是春秋時代的用語，但是它的意義不但不違背時代的精神，

更沒有輕忽女性，汚蔑女權的意思。

「男有分，女有歸」的意思應該是：「男婚女嫁」「男女有別」「男女各得其所」，在這幾層意思下，根本沒有時代或地域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更不該有誤會滋生。

各國的文字都有一定的適性，沒有文字爲翻譯而存在。有此誤會實令人遺憾。誤會也僅是各有看法不同而已。「歸」是歸宿，但非僅止家事。如果眞有輕忽女性的觀念，文字中大可根本不提「女有歸」這三個字。

張宇純認爲「男有分，女有歸」和整篇的「禮運大同篇」表現了一個和諧有秩序的大同世界。而當時的社會結構，要求男女雙方都必須有自己的職份。女子不嫁，無「歸」宿，則沒有完美的社會關係。

「男有分」不表示女子無職分，也不意謂着男人不娶。「女有歸」不指女子是男性的附屬，是男人的寄生虫。「男有分，女有歸」的境界得以完成，社會上沒有曠怨，這就是一個大同世界。

因爲譯文的不同解釋而有誤會實在是不必要的事，這句話字面的解釋即令有所不同，涵含的却是顚撲不破的至理名言，尤其絕對沒有輕蔑女性，排除女性工作機會的含義。

陳立夫說，禮記禮運大同篇上的「男有分，女有歸」，是指男女並稱，各得其所，尤足以顯示平等。

詩經國風第一章的周南關睢之詩，就是贊美女性，大雅生民之詩亦是讚美后稷之母，開成周之盛德豐功，又思齊之章也是讚美文王之母，又緜之章，也是推崇大姜這位女性。都是孔子所選的詩。

我國對女性的重視，周武王有大臣十人，其中一位就是女性，三千年前之中國，已有女子參政。「齊家」出在大學，齊、平也，夫婦平等，喻之以琴瑟之和，而又以「相敬如賓」爲尙，絕無歧視女性之意。

由于孔子是在公元前的時代，爲時並未有男女權之爭，由于時代不同，觀念不同，存在的問題當然也不一樣。他們當然也不一樣。他們強調，孔子時代根本沒有男女平等與否或女權運動問題存在。

屈萬里指出，「男有分，女有歸」這句話的意思，根據漢朝大儒鄭玄的解釋：所有男人都有自己的職業或工作，女人都有很好的歸宿，一個美滿的家庭。

這種解釋也就是孟子所說，內無怨女，外無曠男的意思。

沈剛伯強調，由於孔子當時的時代，與現在的社會完全不同，討論的問題自然無法和現在比。這句話的意思，應爲「男人應有其地位，女人則得其所」。



毛子水強調，「男有分，女有歸」，並無男女不平等的含義在內，孔子的意思，只是希望天下男女都能「合自己的意」生活，達到「大家都好」的目標。美國人也許不了解中國人的優良傳統觀念。

林尹說：「分」指工作之意；「歸」者爲歸依、歸宿，是一種很合的家庭狀況，也是社會安定，人民富足的基礎。

唯女子與小人難養

這位女權運動者，把禮運大同篇的「男有分歸」，視爲「蔑視女權」，她可能還沒有讀過孔子說的「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如果讀到了，可能更火冒三丈，假如眞到了這一地步，我們又將如何解釋？

孔子之道，博大高深，但歸納起來，不外「忠恕」兩字，忠是教人盡己，恕是教人諒人；因此孔子天下一家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人人平等的；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孔子時代，還是一個男性中心的社會，在那個社會中，女人只處於附從地位，蕭繼忠先生釋「男有分，女有歸」爲「男的有配偶，女的有歸宿」，是非常正確的；但即使說如英譯所云：「男的有工作，女的有家」。也並不是不尊重女權。

我們的祖先造字，婦人的「婦」，便是女子執帚，因而執箕帚也成爲「婦德」之一；一個女人必須有了家，才算安定；於是造字的人便用「宀」和「女」創作這個「安」字，對男人而言，男人要在外工作，而在農業社會中，主要的工作是「力田」，於是造字的人便用「力田」創作這個「男」字，我耽心有一天，當男權運動興起之後，男人也可以振振有詞地指責我們的先聖先賢，太「蔑視男權」，男人就這麼活該倒霉，凡是下田幹粗活的事，都得我們男人去幹，而女人却躲在家裏享淸福。

美國人近來似乎很流行引述孔子的話，引述孔子的話不要說翻譯錯誤，即使與原意完全相符，也最怕斷章取義；一部論語，全是孔門弟子記載孔子平日所說的話，論語中，有「魯論」，有「齊論」；魯國人對管仲的印象並不好，於是魯國的弟子記下了孔子說的「管仲之器小哉」；齊國人對管仲極推崇，於是齊國的弟子記下了孔子說的「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現在的論語是綜合「魯論」「齊論」和「古論」的版本；讀起來就不免使我們覺得孔子對管仲的批評，有前後矛盾的地方，著書立說，有時候爲某特定的事件所發的感慨，不能視之爲常經常理，孔子談管仲，當然也只是就事論事，不能據爲定評。

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是孔子針對某一件特殊事件所發的感慨，如果眞的女權運動者執此作爲攻擊，我們又如何能從字義的詮釋來解答這個問題。發揮孔子思想，不能用章句之儒的辦法。

自二次大戰後，許多納粹黨徒逃過法律制裁，改名換姓潛匿國外，隱居各地，過着安靜的平民生活。但正義的人，並沒有忘記大戰時的慘酷歷史，他們彙集檔案，校勘文件，四出偵查，把最後一批慘無人道的納粹餘黨逮捕審判。他們都是老弱之徒，其中有的是模範隣居，千萬富翁，主教，甚至是太空醫藥之父。

在荷蘭，一位千萬富翁消失了。在維馬，一名臨終商人的週圍，怒民在嘶吼着。

在蘇聯，七名市民被軍事法庭處死。在美國，兩百之衆的移民突然看見害怕了三十年的事成為事實。

難忘大戰時的慘酷歷史

模範市民總都是這樣，照料自家的花園，生活在安祥之中鮮為人知，然而直到已逝的往事自陰影中顯出，帶着責難，指責這些模範市民是納粹戰犯。

從前各國政府對於納粹戰犯的態度是消極的，到了今年却積極從旁協助，把最後一千慘無人道的納粹餘黨逮捕審問，這使得充塞於世間的正義之心，大大的再度覺醒了。

這種情勢在美國是最明顯的。美國與蘇聯和以色列的官員在交換了無數的情報之後，展開行動，未來的幾週裏，九十名住在美國的納粹戰犯面臨驅逐出境的訴訟，一般相信，有二百名納粹戰犯現居美國。

驅逐案件終於降臨了，這得歸因於獵捕納粹份子人頭的獵人。對這些獵人來說，這是經過了惱人的、迂緩的過程，這中間有著阻碍，還有賄賂，還有上面的阻難。

戰犯的送交審問代表了獵人的數百萬小時的努力，他們彙集檔案，校勘文件，還要對照檢查。這個意義也如一封匿名信所寫的：「我已上了紀年，我怕受到報復。」

到底是那些人一生裏抱著幾乎是執拗不變的伸張正義之心？例如雪莉高曼，她是個獵人。每天早上把五個兒女打發上學後，就坐在家裏餐桌旁，苦幹九個小時，高曼曾叫這個工作是她的「諾言」。

獵捕納粹

法西斯首領墨索里尼

教友派信徒查理斯艾倫是個獵人，寫過一些頗獲讚譽的史學佳作。

有人曾邀請他調查某些戰爭文件，結果考證出一名天主教主教從前還是納粹的奸細。

以搜捕納粹戰犯為專業

湯尼迪維托是個獵人，在美國政府移民局做事時，上面交代下來一件納粹案子要他調查，結果家中引來樑上君子，太太接獲恐嚇電話，這就激起了迪維托非要獵取納粹戰犯之心。

像驅逐賴恩太太出境的案子，迪維托就是主要的參與其事者。這個賴恩太太一度做過納粹集中營的警衛，戰後跑到紐約當家庭主婦，目前則在西德為其戰時的罪行接受審問。

然而當迪維托向上級呈報一張其他的納粹份子名單時，却遇到非難，迪維托因此辭職。

他們三個之所以這樣做，和其他追捕納粹戰犯的人一樣，經常爲的是個人的因素，間雜着好殺殘忍之心。這些獵人也不管他們的獵物之中，大都是些老弱之徒，却還要把他緝捕。

有些獵人說：「憑什麼要給他們安靜的日子過，難道就因爲上了年紀？這些人已經變得很自滿了。

「只要能夠再嚇他們一下，我們就可以完全成功一些事情，至少，他們死的時候不會很寧靜的。」

模範鄰居也被人檢舉

到底這些獵物是怎麼樣的人？

這是個例子：長島地方住著一名年高七十七歲，名叫麥可夫斯基的退休木匠，隣居稱他「對人體貼」經常到當地公園裏閒逛，也上教堂。結果人家指控他從前在親納粹的拉脫維亞警察單位裏任職警官時，把猶太人（包括孩童）抓出來殺死。

卡明斯克斯七十五歲，立陶宛人，住在一間週租金爲十二英鎊的小房間裏，據報他會騎脚踏車在家附近收集材料爲地方上的孩童做玩具。結果也被指控槍殺過三百名猶太人（其中六十八名

餘黨

陳獨塵譯

小孩），另外還抓了四百人予以殺害。

六十五歲的杜托夫斯在染患癌病而被迫鋸斷一條之後，看管一處「景色別緻的花園」，別人稱他爲「模範隣居」也被控訴曾經參與處決猶太人的行動。

他們三人已被控告掩飾本身的納粹背景，以求進入美國。在本週的驅逐訟案裏，他們將出庭辯護。

據獵人說，時至今日，納粹份子已深入美國人的生活圈，而且地位通常都是很突出的。

以七十二歲的崔法爲例，是美國境內羅馬尼亞希臘正教的主教，還身爲極具勢力的「全美宗教會議」管理會的一員。在戰時，羅馬尼亞的法西斯份子之中，有一個叫「鐵衛」的組織，曾殺死了成千上百的羅馬尼亞人，據獵人稱，崔法參加過這個「鐵衛」組織。

亞特拉維克博士現年七十六歲，被控要對戰時的南斯拉夫克羅埃西亞地方的八百條人命負責，死者包括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猶太人。美國國會出現過六件秘密議案，爲的是批准亞特拉維克博士在美國的居留身份。

納粹首領希特勒

太空醫藥之父也是納粹

史措德七十八歲，有所謂「太空醫藥之父」的稱呼，一九四八年抵達美國，主持過許多次太空研究計劃。據說史措德在達喬集中營時，對營中囚犯做過高溫、低溫的實驗。

要求把這些人驅逐出境的壓力與日俱增，然而我們若不肯寬恕的話，那些時至少就該是設法忘懷之時吧？

獵人艾倫說：「美國能容許這類人的存在，就代表這個社會的衰敗。我相信我們的社會最後會演變到法西斯主義是唯一能夠存在的地步。這就是我要追索納粹份子的原因。」

迪維托說：「我愛美國。每次想到這些禽獸經過自由神像時，做出輕視的姿態，我就會說：我們永遠都不能忘記納粹的罪行，」

（譯自「香港虎報」）

[illegible]

「西花園」考

·余英時·

友人趙岡兄利用最近譯出的內務府滿文奏銷檔中有關曹寅修建西花園的三、四個文件，來說明江寧織署的花園曾於康熙三十七年因接駕而大加擴充重修，他進一步推定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是以織署花園爲藍本，趙岡兄的原文說：

趙岡把北京西花園搬去南京

「江寧織造署本來就是一座明朝留下來的大府邸，府西的花園景物已很可觀，曹寅詩中屢加描寫。不過這座花園的最大變化是發生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此年預備康熙皇帝南巡，曹寅爲了接駕，特別把江寧織造署的西花園大加翻修擴充。到此它才具備了書中大觀園的規模。當時翻修的工程很大，增添了許多園景，新栽許多松竹玉蘭，除修補園中舊有屋房外，還增建大小房屋四百八十一間，以及聖化寺、眞武廟、永寧觀三所園中寺廟。這些修建費算是接駕費用的一部分，要向內務府報銷的，最近譯出的清代內務府滿文奏銷檔，就記載有曹寅翻修西花園工程情況和各項開文的資料。」我讀了這段文字不勝駭異，不知道趙岡兄何以把北京西郊皇帝的西花園整個搬到了南京織署中去了。

曹寅死在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的七月，檔案中有三個文件都是同年十一月份奏上的。（最早的一件是同年正月二十五日的）據文件所說，內務府查曹寅的修建工程費用，其事始於一七一二年的正月，至曹寅死後尚未完全查淸。（原檔見「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頁九五及一〇六—一〇九），周汝昌在今年（一九七六）新版「紅樓夢新證」中，曾討論這幾個文件，他說：

周汝昌證明西花園在北京

「按此所謂西花園者，當是指郊西之暢春苑，，由連叙之六郎莊，聖化寺可以確知。暢春苑必寅在京任郎中時所監造，康熙帝常居，亦即卒於此園。……『日下尊聞錄』（暢春苑條之後，圓明園條之前）一則云：『西花園在暢春園的，正殿爲討源書屋。……』是西花園爲暢春苑西部。然『尊聞錄』所記乾隆時情形，當康熙時此一處園苑初建，西花園一名蓋爲總稱未必分別如乾隆時也。」（頁五二四—五二五）周汝昌所引「日下尊聞錄」一條已足證明西花園在北京之西郊而有餘。但周氏撰寫之際，不可能想到西花園會被人搬到南京織署去，所以考證不詳。對於一般讀者而言，也許說服力尚不足，因爲「西花園」是一個相當普通的名字，北京固有其地，南京也未嘗不能再有一個同名的花園。爲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準備在下面提供一些補充性的證據，不但要證明西花園在北京，而且還要證明趙岡兄所指出的三所寺廟—聖化寺、眞武廟、永寧觀—也都在北京西花園的附近，祇有做到這一點，西花園座落問題才再也沒有任何爭辯的餘地。

聖化寺眞武廟永寧觀座落北京

于敏中（一七一四—一七九）等人所編的「欽定日下舊聞考」（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內府刊本）卷七十八「國朝苑囿」之下並列了兩個地方，即西花園與聖化寺，可見毗鄰的所在。「舊聞考」又屢次分別引「西花園冊」和「聖化寺冊」，這正是內務府的冊子，更可見兩處地方乃是分開管理的，這與檔案中所謂「查曹寅修建西花園、聖化寺各處工程」之語（「檔案史料」，頁一〇八）尤吻合無間。「舊聞考」說：

「西花園在暢春園西，南垣爲進水閘，水北流注於馬廠諸渠。（原註：西花園冊）」（卷七八，頁一A）

同卷又說：

「出小西廠之南門二里許，爲聖化寺北門，門內西爲河渠，東爲稻田，前臨大河。……原註：聖化寺冊。」（頁九A）

同治重修「畿輔通志」（一八七二年重修，一八八五年刊本）卷十三「苑囿」門所載亦同，但更詳細、更集中：

「西花園在暢春園西，南垣爲進水閘，水北流注于馬廠諸渠。……西花園之大北門園前有河池：……出小西廠之南門二里許爲聖化寺北門，內西爲河渠，東爲稻田，前臨大河」。（頁十八A——十九A）

懂得了這兩處地方都是臨大河的，我們才明白爲什麼滿文檔案中要不斷提到挖河，堆泊岸種種工程了，最明顯的如「內務府奏曹寅家呈報修建西花園工程用銀摺」內說：

「聖化寺造船九隻，連同船桅、篷子、縴繩，用銀三千零四十一兩一錢。（頁一〇六）

這些正是在大河中行駛的船隻，江寧織署卽在乾隆十六年改建之後也不過把舊地重濬；而且織署位於「會城之中」，嘉慶「江寧府志」說織署在利濟巷大街，怎麼可能容納得了這九隻大船呢？（關於江寧織署見周汝昌「新證」，頁一六二——一六六，其中附有「南京行宮圖」，園子甚小。）我們更應注意，這九隻船還是有「縴繩」的，難道南京城中心的一個衙門之內，不但可以行船，而且還需要縴夫來拉縴嗎？

「日下舊聞考」在「聖化寺」條內又說：

「聖化寺北門有行殿二所，東距行殿二里許爲東門，門內爲永寧觀。原注：聖化寺冊。」（卷七八，頁十六A—B）

「畿輔通志」在西花園條下則說：「樞光閣內供眞武像。」（卷十三，頁：二十A）

這大概就是滿文檔中的「眞武廟」了。可證永寧觀和眞武廟也都和西花、聖化寺相隣，彼此相去最多不過二、三里之遙而已。

關於眞武廟，還有一層曲折。蔡賡年纂「光緒順天府志」「京師志」「寺觀一」有「玉鉢庵」一條云：

「玉鉢庵在西華門西南，庵即明眞武廟也。……康熙五十年重建。殿前有玉鉢，因以名庵。」

曹寅遙領西花園工程

注引曹日瑛「重修眞武廟碑記」云：

「西華門外西南里許，乃前明御用監舊址也。房舍盡爲居民，惟眞武廟存焉。殿前有古玉鉢一口，大可容二十石，山龍海馬，雲容水態，備極雕鏤之巧。且露處庭中，久歷年所，沐日月之精華，經風雨之漉潤，斑斕光彩，奪人心目。以故人墨士時共訪觀。憶余於暴直之暇，亦曾摩娑數匝，徘徊久之，深歎有器如此，而竟散置於禁近之地也。幸丑（一七二一）春僧性福過訪云：『住此二十六年，一瓦一木咸出行乞。至康熙五十年庀材鳩工，重建眞武殿三楹，復建前殿三楹，供康熙像。移玉鉢於座下，疊石爲小山，貯水於玉鉢，以示普陀南海之意。左右增修禪堂，各三楹。雖殿宇不多，而鐘鼓不缺，更喜落成之日，適値今上御極六十年，甲歷初周，香燈佛火，朝夕諷禮，仰祝我朝寶鼎萬年之盛。敢乞一言記之，是爲記。（卷十六頁十四B－十五A）

這個眞武廟與上引樞光閣並不在一處，値得注意的是它的重建適在康熙五十年，其全部工程雖遲到康熙六十年始畢，然而五十年重建時似已有眞武殿三楹，前殿三楹，這和滿文檔中「眞武廟配殿六間，和尙住房八間」（頁一〇六）頗有暗合之處。眞武廟雖說是由主持人性福化募而建，但內務府未嘗不可能暗中相助，觀其「供康熙像」一點即可推知。周汝昌推測修建西花園等工程是曹寅早年在北京任內務府郎中時的事，這當然很合理，但是還有一個可能即曹寅特別得康熙寵愛照顧，故讓他遙領西花園等地工程，以便得些好處。例如曹寅於康熙四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摺，末有云「臣寅蒙皇上格外施恩，舉家頂禮，雖粉身碎骨，難報萬一，唯有敬誦訓旨，勉力自愼，仰副皇上生成之至意。」（「檔案史料」，頁三七）不知所指何事。我疑心或許與這類工程有關。如果曹寅自康熙四十五年起遙領西花園、聖化寺等工程，而派他的家人（如檔案中的陳佐）去監工，則自五十一年正月起內務府向他查賬，也是很近情理的，而眞武廟之重建於康熙五十年，便不是偶合之事了。不過由於史料不足，我並不敢堅持此點。姑記於此，以俟再考。

西花園與南京織署風馬牛不及

總之，我們將滿文檔中的西花園和聖化寺、永寧觀、眞武廟等幾處地名結合起來考察，則西花園在北京西郊而不在南京織署可以說是鐵案如山。事實上，我們僅就這三件譯出的檔案本身來研究，不借助於任何旁證，也可知其與南京織署風馬牛不相及。上文所舉九隻大船及綷綢即是顯證。不但如此，這三、四件檔案都是內務府的正式奏摺，所用西花園一名自然是正式的專名，絕不可能指江寧織署中的一個園亭而竟署去江寧織署的字樣。江寧織署西邊的花園從無「西花園」之名。曹寅詩中偶然稱之爲「西園」，那也祇是私人爲了方便起見所用的一個稱呼。北京內務府的人爲何會在正式奏摺中用一個禿頭的「西花園」來指江寧織署中的園子呢？何況江寧織署祇有在乾隆十六年南巡時重修過一次，康熙三十八年南巡前並無動過任何工程的記載。所以在乾隆十六年以前，江寧織造署即是該衙門的正式名字，其後始兼有江寧行宮之稱。至於西花園作爲內務府文件中的專名，則清代祇有一個，那就是位於北京西郊的皇帝的苑囿之一，其中一切建築物都記載在內務府的「西花園冊」中。這個西花園是和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扯不上任何關係的，除非我們接受舊索隱派的理論。

紅樓夢中有若干曹雪芹家世的背景，這一點早已解決了。但雪芹寫這部小說則別有藝術創造上的寓意，決非記載他家中眞實事跡，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更不是以十八世紀中國任何一個園林（無論在南、在北）爲藍本的。到現在爲止，我們尙未找到任何一條證據，足以證明大觀園是南京織造署的花園。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或家傳）說早已不能成立了，關於這些問題我最近續些了好幾篇文字有所討論，將會陸續刊布，現在不能詳說。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五日

卅年相守・深愛不渝

地老天荒一段情

瑞典六十四歲的伯蒂爾親王終於同他苦戀三十三年的退休影星李麗安結爲連理，他說婚禮舉行與否是不重要，但他們結合是至爲神聖，所以必要舉行，不必在意年齡，愛是無限的。

尹靜心

瑞典的柏蒂爾親王，十二月八日挽着華裔物理學家丁肇中夫人的手臂，伴着她進入本屆諾貝爾獎典禮場內的貴賓席，等候頒獎禮的進行。

瑞典國王古斯達夫批准了這項儀式，讓王叔柏蒂爾親王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中公開亮相，顯然是對他數十年來爲熱情所作的犧牲，表示一番「回報」之意。

柏蒂爾親王決心要娶一位英國已離婚的平民婦人爲妻，最後終於如願以償，古斯達夫國王從「情」的角度出發，排除了重重難關，讓王叔能得到應有的「諒解」，也眞是件難能可貴的事。

卅四年前邂逅倫敦

現年六十四歲的柏蒂爾親王，一九四三年間，在倫敦初次和多才多藝的李麗安小姐邂逅。當年柏蒂爾親王是一位年輕英俊的海軍軍官，而李麗安則是一位芭蕾舞蹈家及歌唱家。郎才女貌，免不了互相傾慕，不過當時的李麗安已和他人定婚，且婚期在卽，這段戀情只好埋藏在他倆的心中。不久之後，她終於下嫁了一名蘇格蘭演員，而成爲李麗安克拉克夫人，婚後，兩情不諧，不久卽賦仳離。戰後，柏蒂爾親王和他異地重逢，並將她安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所公寓內，兩人終於朝夕相隨了。然而，柏蒂爾親王是瑞典王室的第二位繼承人，而他的父親——當時瑞典國王亞當夫並不贊成這對出身不同的戀人結合，還命令他兒子柏蒂爾親王遠離他所愛的李麗安・克拉克，禁止他們在一塊兒公開露面。

當時柏蒂爾親王所遭遇的困境，和英王愛德華八世愛上離婚的辛浦森夫人時所面臨的阻礙相較，大致相彷彿。

與溫莎苦戀相同

柏蒂爾親王和英王愛德華八世雖



然面臨相同的苦戀，但是兩人在處理戀情的作法，却完全不同。最明顯的一點，是柏蒂爾親王從未向瑞典王室成規作正式的挑戰。他雖然是王室成員，但是他畢竟不是君臨天下的國王，輔政大臣和教會的壓力，遠不似英王愛德華八世所遭到的那麼尖銳沉重，使柏蒂爾親王有較大彈性來處理他們的情感糾葛。於是他偕同愛人離開了瑞典，遠走他鄉，在法國南部的一個鄉村定居下來，過着平靜恬適的日子。時光過得很快，時間終於化解了老王固執的成見，也增長了他對為愛情而去國多年的兒子的思念。到一九七二年，已經是九十高齡的瑞典國王亞當夫，第一次正式召柏蒂爾親王和他的戀人進宮，並特准他們雙雙公開露面。但是，要正式舉行婚禮，正名分，老王還是沒有應允。

瑞典老王亞當夫逝世後，王位由他的孫子古斯達夫繼承，新的觀念和認識，解除了王室和平民成婚的障礙。瑞典新王本人就和一個平民出身的德國商人之女西維亞索莫拉結了婚。新王上任，辦完他自己的婚禮後，馬上就批准了他叔叔柏蒂爾親王所長年等待的婚儀。

卅年寒暑的自我放逐，隱姓埋名，終因瑞典新王古斯達夫的決定而告一段落，柏蒂爾親王的婚禮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城外的卓寧哥莫城堡舉行。緊接着，諾貝爾獎在瑞典王府中頒授，又讓這對深愛不渝的情侶，在這樣舉世矚目的場合公開亮相。對於奮鬥了一段漫長光陰的柏蒂爾親王夫婦而言，不啻也領受了一份最佳的禮物。

（取材西班牙Hola雜誌）

甄珍細談婚變

李凱詩

遭遇到婚變的女星甄珍說：她與謝賢的分開，絕對沒有牽涉到第三者在內。

帶着一雙浮腫眼睛的甄珍細說了她與謝賢婚變的經過：她與謝賢兩人之間的意見不合，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發生，去年的十二月廿六日，她與謝賢在香港即私下簽了一張分居協議書，當時他們的感情已瀕臨到破裂邊緣。

他們簽了協議書後，雙方會經以半年的時間希望能夠挽回破裂的感情，但是半年的時間過去之後，他們兩人發現仍然無法生活在一起，因此，在去年六月一日，他們到香港的一律師樓，辦了正式的分居手續。

甄珍並拿出了前年她與謝賢私下協議分居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內容極為簡單：全文內容是：「我倆因意見不合，決定協議分居。」下面是謝家鈺（謝賢本名），章家珍（甄珍本名）的署名，時間日期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至於甄珍、謝賢去年六月一日在律師處正式辦理分居的文件，甄珍不願拿出來，她先推說文件是以英文書寫，後來又表示文件內容很多，包括了雙方在財產上的詳細分配辦法，因此，她不願意公開。

甄珍不願出示他們在律師處辦理正式分居的文件，一方面是他們在財產上有過極劇烈的爭執，財產分配的內容不便讓外人知道。另一方面，就是他們簽字的日期，並非甄珍所強調的是在去年的六月一日。

甄珍談話中的口氣顯示：她與謝賢分開，在財產的分配上，謝賢似乎佔了大部份，但是她又不願肯定說明她們之間的財產處理。

珍強調他們簽字分居的時間，並非報紙報導的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而是早在前年的年底及去年六月分別辦理的，主要的是不希望把第三者劉家昌牽涉在內，同時也說明與正在拍攝中的兩部影片無關。

傳言中導致甄珍與謝賢分開的主要導火綫是：劉家昌執導中的一部新片「日落北京城」邀請甄珍担任女主角，而謝賢不希望甄珍在此時參加劉家昌這部影片的演出，但甄珍表示：答應了別人的事不能反悔，因此，導致了他們分居簽字的主因。

甄珍為劉家昌拍攝的這部「日落北京城」並非中影的戲，而是一家獨立公司的出品，中影籌備中由陳若曦原著改編的另一部尚未訂名的新片，目前還在籌備中，原則上是請劉家昌執導、甄珍、柯俊雄主演。

甄珍表示：目前，她把全副精神放在工作上，她尚未考慮到任何有關個人感情的問題。根據香港法律的規定，夫婦必需分居兩年才能正式離婚。

被牽入到甄珍、謝賢婚變中的導演劉家昌，也鄭重否認了他與他們的婚變有關，他表示：他請甄珍拍戲，純係工作上合作性質，絕沒有私人感情的因素，他很喜歡甄珍，因為她是一位好演員。

姚文元驕奢淫逸

「光明日報」發表「北京市第八中學革委會」署名的文章，揭露「馬列主義理論家」姚文元，日常過着驕奢淫逸的生活。

該文說：「一九七三年，文痞姚文元嫌已有六十多間房子的住地太小，『喬遷』到了我校隔壁的有一百廿五間房子的一所大院。他的兩個女兒也轉來我校上學，一個在高一，一個在初二。

「文痞姚文元的兩個女兒在我校上學兩年多，家長會開了五、六次，邀請信發了五、六封，他們夫婦一次未露面。他女兒第一次來校報到，派了三名警衛和工作人員護送，而且要求黨支部書記親自接待。他的女兒的入團志願書不許放在團委會，也不許別人看，說是屬于高級檔案材料。她女兒到外地治病，既不向學校打招呼，也不請假。這個大文痞通過工作人員和我們約法三章：一、他的孩子不能當幹部；二、有事讓孩子帶信，不能到他家去；三、不能找家長。」

「姚文元及其妻兒老小高踞于羣眾之上，飛揚跋扈。姚文元一家剛一搬來，卅來米後圍牆就全部拆除，加高重砌，上加鐵絲網。為了保證這位『姚大人』生活得好，他家不許我們師生在隣近姚家大院的小操場上做廣播操；幾百米外的大操場上也不許鼓號隊練習；學生們只好冒着刺骨的寒風到遠遠的城外去練習。校辦工廠的電鋸也不許隨便開動。學校托兒所的門壞了，需要修理，剛釘幾個釘子，就被斥為『太吵』，而勒令停止。姚家大院的週圍，更是『禁地』一般，連停留一下也不行。

「姚文元全家只五口人，一九七三年以前住六十多間房子還嫌不舒服，一九七三年以後搬到一百二十五間房子的大院。這樣的住宅仍然滿足不了他的欲望，三年中要求大修三次、小修多次。為了欺騙羣眾，告訴修建工人：『外面修得一般就可以，裏面要修得好，要實用。』看，多麼卑鄙的兩面派嘴臉！根據揭發材料：三次大修就浪費掉國家資金十三萬八千多元，相當于我們八中一年的經費開支。他嫌冬季取暖鍋爐煤氣有味，改燒輕柴油，每天需二百元，一個冬季就需二萬八千多元，五口人的取暖費，相當于我校兩千名師生取暖開支的四倍。姚家五口人住一百二十五間房子，三個大院子，卻不許為他日夜站崗放哨的警衛戰士在院內貯存白菜，而非讓解放軍戰士在我校的一個排球場挖菜窖不可。這不是典型的大惡霸，又是什麼？」

姚文元已變成階下囚，華國鋒加諸其罪狀，與當年他們嫁禍劉少奇，如出一轍，可謂天理循環。

知識分子可悲

十九、二十世紀，共產黨徒大肆批鬥知識份子，因為知識份子「沒有發揮他們的社會良心」。他們說，知識份子生而具有責任，該為羣眾效力，該走普羅路線，該作社會革命，一切社會良心歸諸農工大眾。共產黨徒並把知識份子集合起來，作為喉舌工具。

隨着共產主義的大行，幾十年來，非共世界同樣不斷聽到這類責成知識份子的論調。穿了一件新衣，就說沒有顧到貧苦大眾；作了某種享受，就說是在出賣社會良心。除了把每一個人的生活拉到和最低收入者共同的水平外，簡直所有正當賺錢，合理使用的人，都無法自逸於「剝削窮人血汗」的譴責之列了。

許多東西原是非常可愛的，只是某些人喜歡把它弄得特別可厭而已。知識份子當然該有良心，但知識份子的良心絕不光是共產主義者所喧嚷的那種良心。

有些人可以把自己弄成囚首喪面，認為這是在對羣眾贖罪。但有些人同樣可以把自己強化起來，在財富和精神上為大眾創造幸福。平等如果不以自由為前提，這種平等並沒有用。社會並不是在有了經濟和階級的平等後，才開始進步的，社會是在不平等中運用自由，才邁向進步的。

只有自由才會不斷帶來新的平等，才會使不平等以更開放的姿態出現，也才不會使一種機械的平等帶來新的奴制，變成像蘇聯或中共那種「石塊般無言的幸福」或無效率統治下的「均貧」。

知識份子也是羣眾之一，如果一個社會適合農工羣眾，它必須同時也能適合知識大眾。知識份子在成為別人手段之際，不該忘了，他自身亦是目的。

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洪流，席捲了半個歐洲，「均富」的理想變成了「共貧」事實，斯大林的獰笑撕碎了天真的知識的幻想，而在非共世界中，當時所討論的問題，如貧富不均，勞資對立等，也都仍然存在，沙龍的福音並沒有拯救了世界。

也許，知識份子是真心以為只有他們才能改變世界，只有他們才能造福人類，「吾儕不出，如蒼生何！」然而，他們往往想不到：他們帶給這個世界的負面影響，有時遠比正面效益大得多。也許，知識份子常常抱怨：他的理想被泯沒了，他的發明被濫用了，他的學說被曲解了，所以這個世界才會如此糟糕，可是，他們也往往想不到：即使他們的理想、發明、學說被一絲不苟地奉當圭臬，這個世界也未必會如他想像中那麼美妙。至少，其學說被共產世界奉為聖經的馬克思，就是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可是他的遺害之深之鉅，遠不是任何一個非知識份子，可以望其項背於萬一的。

蕭瑜的氣節

歲，蕭瑜是湖南湘鄉人，在民前一年由他的父親率同加入同盟會，秘密從事革命，不久進入長沙中路師範學校讀書，民國成立，該校改為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毛澤也轉入其間，組織「新民學會」，鼓吹馬列主義，蕭瑜極力反對。

蕭瑜在長沙一師時，與毛澤東非常友好，兩人雙出入對、後來，因兩人思想迥異，友情遂而破裂、他們的少年事跡，在其名著「我與毛澤東行乞記」中，有詳細的描述。蕭瑜與毛澤東均為楊懷中的高足，而楊開慧當年曾鍾情蕭瑜，可惜蕭瑜已婚。蕭瑜忠厚，不像毛澤東老謀深算，為追楊開慧不惜拋棄家裏的妻子，與楊開慧結合。

蕭瑜後來留學法國，學成歸國後，曾任北平黨務指導委員，國立北平大學委員兼農學院院長，國立北平天然博物院副院長代理院長，中法大學教授，華北大學校長，河北省政府委員兼農鑛廳廳長，國民政府農鑛部政務次長等職。

蕭瑜第四次留學法國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任我國留法學生救濟會主席，與德軍周旋，與中法銀行洽貸借欵，以維我留法學生的生活。

二次大戰之後，他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辦公處亞洲新聞組組長，並應李石曾先生之邀，在百般艱困中，維持日內瓦中國國際圖書館，後來該館遷至烏拉圭，蕭瑜辭去待遇優厚的職務，自費前往烏拉圭，並致力教學，宣揚中華文化，並在六三高齡時，力學西班牙語，以之宣教，許多人稱他為「文化苦行僧」。

蕭瑜畢生愛國反共，為抵制共黨在烏拉圭的統戰陰謀，乃努力創辦「中國文化之宮」，他每週授課四、五十個小時，二十餘年如一日，桃李滿天下，熱愛中華文化的愛蘇娜女士，即其高足。「中國文化之宮」教室的講台前，中懸孔子像，左右懸中、烏國兩國國父像，還掛有中、烏國旗，學生除院入教室時，必須對之致敬行禮外，還須學唱中華民國的國歌。

蕭瑜在教學之餘，從事著述，曾用西班牙語文編著「在西班牙語文區域傳授華學應用叢書」一大套。

唐華

握機創世

崩離析的情勢，未有如今日之嚴重者；人民的反抗鬥爭亦以今日為最激烈。事實告訴我們：今日的確是「完成光復大陸使命」的最好時機。國府應把握此一大好時機，向前邁進，造成更有利的形勢。

在前進中，我們自然要繼續革新、建設，力求進步，壯大更壯大。同時，更要努力團結大陸一切反毛反共力量，增進自由世界對「中國問題」的了解，從各方面向中共進攻，激底消除其暴政。國民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反共復國行動綱領」，已有原則的說明與規劃，今天我們即當根據其原則，結合客觀情勢，切實策動各項工作。

「當權派」華國鋒等在其內部嚴重分裂中，聲嘶力竭地狂呼：「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這是中共對內對外統戰的一貫作法，目的是利用「次要敵人」，打擊「首要敵人」，然後再回頭來整「次要敵人」。我們很了解，今天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是中共「當權」的極少數獨裁者，我們要除此元兇及其暴政，讓所有同胞共享自由康樂生活，沒有仇恨與報復。但中共獨裁者用其「宣傳機器」不斷蠱惑、欺騙其黨員幹部及大陸人民，使他們對我們畏懼、猜疑，而不敢與我們團結一致，反毛反共。過去，蔣公洞見癥結，曾提出「不是敵人，便是同志」的號召，今天我們必要繼續此一宣傳號召，「縮小打擊面」於中共「當權派」少數頭目外，對一般共黨黨員及幹部，則懇切喚醒他們，走自由新路。使他們不憂、不惑、不懼，而且感到可以實現希望、抱負，向光明的自由大道前進，如年來從各方面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一樣。

同時，我們要從各種途徑、方式組織大陸反毛反共的民眾。我們深信大陸絕大多數人民反毛反共，絕大多數共黨黨員幹部內心痛苦，走投無路，但無強大組織，領導中心，故顯示於各方面的反抗力量還不夠理想。今天大陸亟須強大的反共組織，以之團結大陸一切反毛反共力量，與自由地區忠貞軍民的行動呼應，裏應外合，早日完成光復大陸的歷史使命。

對國際，我們要繼續報導和闡揚大陸變亂的眞相。美國當局已承認其年來對中共內訌研判「有錯誤」，其他民主國家的看法亦難免有問題。就最近中共的變亂而言，事實是「文革派」的窩裏反，內部「奪權」，但至今的國際報導還在說「激進派」如何如何，好像奪其權或準備「奪權者」，是「溫和派」似的。這類錯誤認識判斷，即可能導致錯誤決策，對光復大陸及解救大陸同胞的努力，均有不良影響，應予以辯正。這也是我們握機創世的一項重大任務。

余敬人

有所系談集

新年元旦，給自由世界帶來了新的希望，可是鐵幕大陸，一片血腥氣氛瀰漫，到處喊殺連天，鐵幕內外，兩個不同的世界，放眼新的一年，應該是反共復國中興的一年了。

元旦前夕，華國鋒在一項所謂「重要」的演說中，大聲喊叫在新的一年，要大肆「整頓黨員」，另一方面又窮嚷成立「聯合革命陣綫」。同時承認「四人幫」在各機構中任用了不少黨羽黑手，因而強調「整頓黨和行政機關組織是必要的」。

從華國鋒的哀鳴中，以「整頓」列爲一九七七年的鬥爭重頭戲，顯示華國鋒表面上雖爬上了中共的第一把交椅，實際上是如坐針毡。

華國鋒雖擁有最高職位，決沒有發號施令的聲望和權力，從他的竄升到文革派被整肅，誰是幕後的眞正導演者和主使者，到今天仍是難以解答之謎。史達林死後，特務頭子貝利亞立即參與掌握大權的三人小組，並取得實際控制的權力，不久却竄出一個任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並利用軍方尤其朱可夫的武裝力量，捕殺貝利亞，隨即罷黜了担任總理的馬林可夫。華國鋒在黨在軍均缺乏基礎，現在爬得愈高，乃是因緣時會，今後跌得愈慘，將是勢所必然，很可能成爲中共集團中的貝利亞。

然則，誰是北平今日的幕後「強人」？又能否成爲穩定一個階段的赫魯曉夫？在我們看來，華國鋒的背後，顯然有一個撐持他的軍人集團，却非某一具有決定性的「強人」。在這一集團中，資深年老的早已解除兵權，掌握槍桿子的又缺乏統馭聲望；另一與蘇聯當時情況不同的，是「十大軍區司令員」各據一方，派系互異，目前抗命自重則有餘，號令全軍則不足，勢將因各圖介入奪權鬥爭而互踞山寨；即令衛戍平平的陳錫聯，可以扮演上述朱可夫的角色，但在軍頭並立之下，北平的赫魯曉夫卻無法產生。因此，不但華國鋒是暫時的領導人，取而代之的一個頭目，即令來自軍方，還是過渡性的。既然如此，則中共政權將繼續陷於極不穩定的局面，類似四人幫的奪權鬥爭，隨時可能發生。

勝利的

在北平集團中，沒有政策路綫上激進與溫和之分，權力鬥爭更是一波又一波的推進，短暫的平靜，只是另一鬥爭高潮湧現的前奏；而

鮮明的

梁襄王問孟子說：「天下惡乎定？」孟子答道：「定於一。」梁襄王追問說：「熟能一之？」孟子答道：「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還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梁惠王問孟子說：「察隣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隣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教以治國之道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的嘉言，實在值得從事政治的人日夜銘記於心。現在，特引述一些發生在中華民國台灣省和一些發生在中共大陸的事例作爲對比：

在民國六十四年，台灣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爲七百美元，預計在民國七十年，將達到一千四百美元的目標。蔣院長的希望是：大家都有整潔生活設備的房屋可住；大家都有優於目前水準的衣着可穿；大家都有更方使的大衆化交通工具可用；大家都有接受更高教育程度的權利可享；大家都有就業的機會可得；大家都有良好的營養可獲。

蔣院長還表示：「由於我們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權爲其根本的要求，因之即使處理罪證確鑿的不法分子，亦必經由法律程序公正審訊，反覆查證，務必做到毋縱無枉，也就是不要放縱任何一個危害國家社會的人，也絕不要冤屈任何一個無辜的人，因爲這兩種情形，都直接間接影响到國家社會，所以我們從來沒有所謂「侵犯人權」的輕舉行動。」

蔣院長還指出：「由於台灣治安素極良好，叛逆分子無法生根，歷年來這類案件爲數非常有限。自民國卅八年到現在，廿八年來，歷年因叛亂罪被判刑現仍在服刑的人犯，全部是二百五十四人，而最近三年來，民國六十三年二十人，民國六十四年四十一人，民國六十五年即今年三十三人，三年來總共是九十五人，除了其中一人因罪行重大且不知悔過判死刑之外，其餘連同以前在監執行徒刑的二十七人，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五十八人，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五十七人。」

現在，我們且看看在中共大陸發生的情形罷：

最近我見到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是剛從東莞

毀，是反共愛國的七億人民，他們正乘着羣酋拔刀砍殺、自顧不暇之際，運用不同方式，向共同敵人展開鬥爭，這才是從改變大陸現狀進而穩定大陸局面的實體和主流。

一九七七年，華國鋒強調是「整頓」的一年，也將是在整頓中，激發起抗拒，造成更大動亂的一年。中興基地的復國雄師，應該是橫槍躍馬，爭取勝利立功的一年。展望眼前，是一個勝利的春天！

春天

秦明

天之仇，中共暴政存在一日，自己生存和發展的構想，祇等於畫餅充飢，香港祇是寄人籬下，沒有些許安全的歸屬感。因此，個人的前途和國家的前途是結合在一起的！

不必歌唱爲國家民族而反共的高調，祇是站在爲自己前途而反共的立場，敬向中興基地的大有爲政府，提出個人的淺見，也表達萬人擎陣一份子爲民請命的心聲：萬事莫多反攻急！

在過去的一年，中共的周、毛、朱三大頭目相繼死亡，自天安門事件開始，由批鄧轉而爲打擊「四人幫」，處處煽風點火，殺聲遍及大陸各省，中共的內亂與分崩離析，實已達到高潮。對大有爲的蔣經國內閣來說，實在是改變大陸現狀，重光國土的千載良機，機會是稍縱卽逝的，勝利絕不是會從天空跌下來的如何掌握中在過去的一年，深感這一股力量，我政府並未充分而妥善的運用。

際此勝利新年的開始，深切期望政府當局，能致力於自由地區與海外反共力量的大結合，策應大陸反共潛力的發揮，相信對大陸政治反攻的開展，定必事半而功倍、立竿見影！

新的一年又開始，希望是開始勝利的一年！

與契機，應該是國家民族救亡求存的要務，捨此都不是急務。

如何運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攻勢推進大陸？所謂心戰第一，情報爲先，希望政府當局爲此花費冉大人力物力，也應該在所不惜！

政府在策訂反攻大計的今日，深望不要忽略海外還有近兩千萬的華僑，其中絕大多數對自由祖國忠貞不二，反共意識強烈。他們各有所業，爲生活而忙碌。但如果組織得宜，鼓舞其愛國熱情，針對其不同處境，使他們對大陸發生心戰影響，應該是最有效的途徑。

共區的時候，他祇是一個嬰孩，或者還未出生，可是現在卻成爲逃出大陸的青年鬥士了。

試想想在嚴冬中水來港，要具有多麼堅定的意志！

這青年人會被批准爲民兵，因爲他沒有「海外關係，出身良好。」可是他不受誘惑，堅決爭取自由！

東莞本來是一個富庶的縣份，可是人民的米糧仍不足裹腹，而要以雜糧塡飽肚皮。據說大陸的民兵，每人每月有三十元共幣收入，但一般農民，每個勞動力只值

比對

古鶴翔

祇有被評爲一及勞動力的人才可得四角共幣一天，「人民教師」祇值三角多！

在香港，司徒華之類的「前進份子」最好回歸大陸，不要在殖民地冒充「進步」！自從華國鋒打倒「四人幫」以後，東莞有人希望「生活好過一點」，可是他們的希望落空了。

最奇怪的是，有些青少年竟然說：「祇有國民黨回來，才有好日子過……」肯定的，這種青少年是在「毛澤東時代」出生的，可是他們竟然渴望「變天」！

大陸已發生搶刧銀行的風潮了，近日又發生農民搶糧的怒潮，共軍竟不敢鎭壓。

今年秋天過後，有一隊飢民由溫州跑到杭州搶糧，他們被共軍押送回溫州時還不斷的鬥事，甚至順路打刧，有些貧下中農高呼道：「解放軍不准鎭壓貧下中農！我們的兒子也是解放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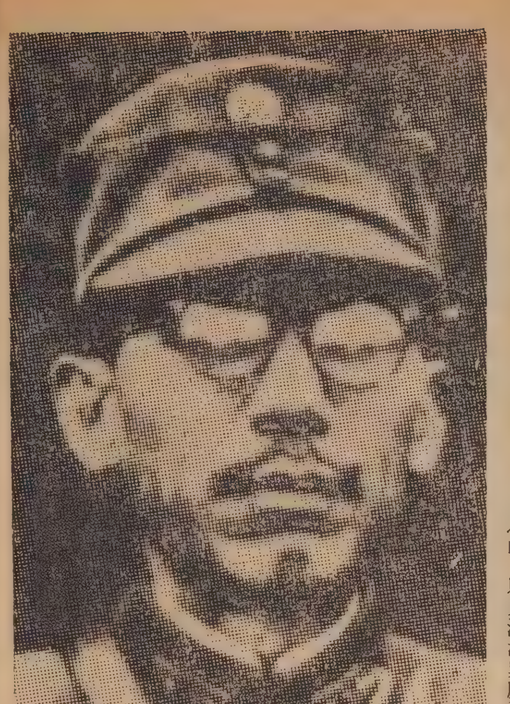
在飢民的隊伍中，有共幹，也有共黨黨員，卻沒有「黑五類」。

據岳騫先生說：多年前，閩北某地有一架共機墮地起火焚燒，附近村民紛紛趕去觀看。

誰知以訛傳訛的結果，人們竟以爲是國軍反攻，當地人民紛紛舉起鋤頭木棍襲擊共幹，周圍幾十里共幹，一日之間被打死完。後來共帮立卽調派正規共軍趕去屠殺，民眾死了數千人，許多村落被火箭砲夷爲平地。共黨嗜殺，中國同胞被殺的在六千萬以上，確實的數目，恐怕毛澤東、江靑和華國鋒也無法統計。

從上舉事例中，可知中華民國雖然祇統治最小的一省，共帮雖然奴役着整個大陸，而最後勝利卻一定是我們的。

中國人民一定勝利！



唐生智是蕭朝貴·石達開投胎？

近代一的般人總把民初那批軍閥駡得狗血淋頭！但多半批評得不中肯。就拿湘南方面的唐生智來說，人們只知道是個野心勃勃，倒戈起家，反覆無常的東西；最後還投靠了毛澤東，落得一個悲慘的下場！却顯然不了解唐的家庭背景及其傳奇故事。這裏概畧叙述，以饗讀者。

東安唐家的發跡

唐生智湖南東安人，字孟瀟。東安位零陵之西，以黃沙河與廣西交界。據傳唐的曾祖父，因家貧而遠走廣西替人搬運食鹽爲生，旋而患了急性病，缺乏醫藥，又無人調理，乃客死異鄉。唐生智的祖父聞訊，便借了幾兩銀子，準備前往收殮。但他認爲區區幾兩銀子，除盤川外所剩無幾，只夠買棺材而無錢備壽衣，於是決心到賭館去一博，希望勝利便替死者熱鬧一番。不料一博之下，全軍盡沒。結果祇好趁着黑夜，以稻草殮葬於當地某義山的一個凹地中，而不方便告知任何親友，甚至連家人也不清楚。

說來却很奇怪，當唐生智的曾祖父被草草埋葬後，唐家漸有起色，有一位好事的風水先生，發現唐家的氣象有異，認定那客死他鄉的人所葬之穴必不平凡，乃特去爲唐家義務研究風水，唐生智的伯祖父祇好硬着頭皮陪同前往某義山，經那位堪輿家一再勘查，反覆推敲之後，覺得是一穴「佳城」，因而叩詢唐的伯祖父說：「那穴相當不錯，象徵着你府上將會迅速發達，而且富貴雙全。但不知你係用什麼樣的棺木來殮葬令尊呢？請你從實相告，以便爲判斷的資料，而不負此行吧。」

唐生智的伯祖父聽了這話，心裏不由一怔！以爲這風水先生可能早已獲得情報，知道他以稻草殮葬其父的內幕，而有意「擺景」！當然不願將實情說出，否則被他揭破了西洋鏡，傳到鄉間的親友耳中，那時唐家的子孫還有面目見人嗎？於是扯謊地說：「因當時舍下經濟情形不佳，祇有買了一口普通的棺木，草草地安葬了死者，迄仍覺得愧慚，不孝罪孽深重！」

風水先生慨嘆着表示：「我不知道的並非你對令尊葬儀的豐儉問題；老實告你，令尊這穴地是豬形，而其凹處像豬欄，彷彿母豬營窩，須知豬窩必有稻草舖地更佳，木板不爲豬所歡迎，棺木勢將破壞其風水。」

唐生智的伯祖父認爲風水先生說得頗有道理，於是將當時營葬其父的情形及其遭遇，乃全盤托出，風水先生覺得驚奇！以爲事情那麼湊巧，顯然天賜佳城，因而恭賀之聲，不絕於耳。實際上，唐的祖父隨即投到席寶田（東安人，清末名將，卒謚少保，現在長沙還有席少保祠）麾下平貴州苗，以軍功升至提督軍門，而唐家的發跡，相傳亦自此始。

石達開轉世報仇

關於唐生智本人，也充着傳奇性的種種說法：一說唐生智爲太平天國的西王蕭朝貴轉世；一說唐生智是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投胎到唐家來報仇的！這兩種傳說都出自他的家庭。原來唐生智的祖父，除了隨席寶田平定貴州苗，積功升爲提督軍門之外，其後並於遜淸的同治初年，曾担任廣西某縣知事，當時太平天國之亂甫平，翼王石達開雖然在四川大渡河附近，已被川督駱秉章捕獲正法，可是相傳所殺者，並非石達開本人之說，一度甚囂塵上，致令淸廷惴惴不安，於是乃有密令分飭川、黔及廣西等省的地方官吏特別注意此事。這時唐生智的祖父於公餘之暇，常喜歡去到城外一個寺裏，與某方丈奕棋。由於老僧的身材魁梧，面貌堂堂，且其學識淵博，每談及各朝歷史政治，都頗有見解；尤其是對於太平天國的興亡，更歷歷如數家珍；言外之意，似有惋惜成份。

日子久了，便無形中引起了唐生智祖父的懷疑，覺得這個老僧的來歷頗有問題；且其外貌跟石達開的繪像相似，也很多酷似之處，進一步地認爲石達開大有化裝和尙潛伏於此的可能性，因而抱定寧枉勿縱之旨，乃暗中派人將那老僧毒死，事後終因缺乏佐證，當時廣西巡撫衙門也未加確定，以致耿耿於心，無時或釋。而他辭官歸里後，亦未告諸家人。

相傳唐生智誕生前兩年，他母親曾生過一男孩，他家僕人即向唐的祖父道賀，唐老太爺搶着問道：「少奶奶生的是男孩還是女仔？」僕人迅速答稱：「恭喜老太爺，少奶奶生的是一位男孩子！」唐的祖父心裏一怔，馬上命僕人將那剛才誕生的嬰孩抱來給他看過究竟。本來這是極其普通的事，總以爲老太爺望孫心切態度，却沒有想到嬰兒由老太爺接過去抱了一會，再交還僕人抱返唐母的房裏時，發現小生命已遭人勒死！唐母追問僕婦：「除了唐的祖父以外，另有其他的人抱過沒有？」僕婦表示：「老太爺的書房裏根本不見另有其人；而且先後經過的時間不過十幾二十分鐘。」言外之意，兇手無疑是老太爺。然則祖父爲什麼要親手謀殺自己剛出世長孫呢？這在旁人看來，簡直無法解釋。

在當時那樣的封建家庭裏面，老太爺的權威本來高於一切，何况唐某曾爲朝廷命官，更加神聖不可侵犯；因之，不僅兒子媳婦不敢追問；甚至連老夫人（其時唐生智的祖母猶健在）也不敢當面去問他。過了幾天以後，只得以「因病夭折」爲辭，掩釋了事。惟老太太心有不平，事後趁便問起丈夫爲何要殺死這個剛才生下地來的嬰兒呢？唐的祖父只冷冷地說了一句：「這個娃子（湘南土語）不能留，他是滅門的禍根呀！」儘管老夫人繼續追問下去，但是唐生智的祖父，却仍始終不肯詳細地說出原因。

大約過了一年多以後，唐生智出世了，那僕人照例要向唐的祖父道賀，而這位老太爺也照例要查問所生的是男還是女？那僕人已先得老夫人和少奶奶等人的關照，因而謊稱：「這回少奶奶得了一位千金！」老太爺只嗟嘆了一聲而沒有說什麼，等到彌月時，他雖然知道仍是一個男孫，然而事過情遷，究竟不便再下毒手，所以才留下了唐生智這條禍根！

唐生智的祖父後來患病至彌留狀態時，終於說出了他枉殺一個老僧的秘密！據說在唐母兩度臨盆的前夕，他都夢見那個被他疑爲石達開，而暗地派人去殺死的老和尙來要求轉世，因此，唐的祖父認爲老僧爲報仇而來，於是忍心將嬰兒勒斃，目的在免生後患能了。所以，後來湘南方面普遍傳說唐生智是石達開轉世，即肇端於此。

蕭朝貴托夢投胎

講到唐生智爲石達開化裝老僧轉世，或太平天國西王蕭朝貴投胎的傳說，也都可以從他的兩個名字看出：據傳「生智」二字，係他祖父夢見那枉死的老僧要求轉世後所取的和尙名；而「孟瀟」別號，原爲「夢蕭」，則由其父唐承緒夢見蕭朝貴之後所取；兩者都有相當的來歷，也可說神化了他。

唐承緒，字耀祥，以先人餘蔭，清末曾任湖南陵零縣知事，在鄉間亦列爲紳士之流。當她的太太分娩時，唐耀祥狃於迷信而不敢進入產房，爲了靜候喜訊，乃獨自坐在書房中，久之忽感疲倦，凭几而寐，矇矓間似見門外停下來一乘八抬大轎，昏人匆匆呈上一張紅紙柬帖，帖上赫然寫着「西王蕭朝貴」五個大字，耀祥因此一驚而醒。就在這時候，僕人便趨前道賀說：「恭喜老爺，太太生了一位公子呢！」

唐承緒聽了這個喜訊，加上那個夢兆，覺得事有巧合，心裏異常納罕！因爲他知道蕭朝貴是太平天國軍中的一名悍將，也是洪、楊之下的王爺之一；他曾被戰死於湖南省會長沙的天是閣附近。生前既屬草寇，死後再投胎轉世，自然亦不會成爲善類。但其迷信既已成事實，亦祇好勉爲養育，而觀其後效吧。因此，給他命名爲「生智」，意思除了切取老僧送夢之外，並意味要他不可再像蕭朝貴那樣頑梗不化；同時又給他起了一個別號叫「夢蕭」，藉以說明他的來歷，由於湘俗是凡嬰孩生下來的時候有什麼異兆，或與生肖干支不相合的，都可在命名取號方面予以指破。例如：阿牛、阿狗，禳解不祥或祝後福。可是，這個「夢蕭」的別號，唐生智後來覺得不雅，乃依其諧音，改爲「孟瀟」。

其實，後來唐生智的地位，還可能高過當年的石達開、蕭朝貴之輩，他雖然未被封王，却先後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陸軍一級上將的軍事委員會委員、國府委員及陸軍訓練總監等要職。他在故鄉東安，一向過着土皇帝的生活。筆者早在陵零唸書時，就經常到東安去遊玩，故對當地的情形頗爲了解；特別是對唐生智的公館更具深刻印象。

顧和尙採陰補陽

唐生智在東安的那座宮殿式的建築物，既不像別墅，也不像「帥府」，而類似一座小城，佔地甚廣，周圍磚牆，四面有碉堡，裏面的建築頗爲複雜，距東安縣城約二十五里，東安縣府特別替他建了一條公路，可從唐宅乘汽車直達城內。因爲唐生智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故在他那龐大的建築中，不僅沒有佛堂，且曾長期供奉一名姓顧的和尙，經常替他求佛卜卦，以定吉凶。這一來，唐生智使被顧和尙所迷惑，無不言聽計從；而顧和尙也跟了解唐是一個野心家，爲了迎合唐的心理，隨時給他以高帽，據說唐生智之所以反覆無常，都是顧和尙在幕後所主使，而唐生智的大好前途，也多半斷送在顧和尙的手裏。更令人聞所未聞的離奇怪事是：顧和尙標榜着那種所謂「採陰補陽」的方法，已夠人感到搖頭嘆息的！究竟這方法是怎樣進行呢？因爲顧和尙憑藉唐生智的勢力，橫行無忌，密令他的爪牙採取威脅利誘的手段，在東安各地分別搜集或強搶了二十多名少女，關在他那龐大的建築中之一隅，遂行其「採陰補陽」的勾當！不料時間長了，消息漸漸傳到唐的母親耳裏；據說這位老太太頗守舊禮教，一聽到上述駭人的消息，則勃然大怒！立即率領唐宅所有女傭，丫環等娘子軍，表演了一齣「搜宮」的活劇，將那羣被囚禁的妙齡少女，一律釋放並分別資遣回家，而那個曾經左右過唐生智的顧和尙，從此也不能再在唐宅立足了。

胡蓑之

黑霸王大決鬥□■□■□■□■大忠烈□■□■□■□





評 半斤八兩

林巽

筆者寫本文時，一九七六年已接近尾聲，如果要特地爲本年度選出一部最佳劇，包括國片與外國電影在內，當首推許氏兄弟的「半斤八兩」了，當然這不只是指收得，而是從觀衆反應效果來衡量。不過「半」片除了有些談談的諷諷作用之外，在內容方面，並不算是一部如何突出的電影。

「半」片中被誇張起來兩個角色當私家偵探的許冠文及當私家偵探助手的許冠傑，在精神形象方面，在此時此地的人看來，都有一種貼切感，我想就使不寫私家偵探而寫別的人物，這兩個人物的精神形象還用得着的



「半斤八兩」許冠支黑口黑面，仍有女人賣相思。

。嘉禾公司在李小龍之後出現一個許冠文，李小龍除了「功夫」成就突出之外，並不是編導人才，許冠文的確是國片中難得的人才，他今後如能夠從熱愛人生方面發挖好材料，他的成就當比李小龍重要得多。

「半」電影沒有完整故事，它只寫一個私家偵探與兩個小夥記辦幾件大小案的過程，但在辦大小案過程中，編導並不從偵探綫索上作文章，只是藉它來刻劃私家偵探與小夥記之間的關係這一類生活材料。編導要求的並不是使觀衆追蹤查案經過，而是使觀衆不斷發笑。

此片有些片斷雖然也綜合一些別的西片電影的情節，但因消化得很好並沒明顯的痕跡，創作成份很高。

電影構想最巧妙的是廚房大戰與許冠文抱着死雞做晨操二段，但也有些硬滑稽式笑料，如許冠文追蹤用分期付欵賭電視機的搬屋的人，跟蹤入健身院一段以及超級市場捉盜的戲，觀衆反應反而不及前兩段。在角色塑造方面，寫許冠傑除了打得之外，還懂扒荷包等，這個角色總覺得欠缺一點基礎。

「半」片許冠傑冒警被發覺。

「半」片主題曲疊工人生活的蒙太奇，似乎與電影主調沒多大關連，但觀衆反應不錯，由此可見，能使觀衆有親切感受的材料。不妨即興用一用，倒也有錦上添花之妙。

本期西片中有「黑霸王大決鬥」，故事背景是寫二十年代美國芝加哥黑社會鬥法的電影，此片的製片與導演「羅渣哥曼」在記憶中，曾經有一部「滅口」在本港上映，成績平平，「黑」片以黑白拍攝，電影章法，有如我國的「水滸傳」每一個人物出場，都加以介紹，並道出它的結局，因此電影給觀衆的印象是悲劇情份濃於刺激性。



「黑霸王大決鬥」名媛愛上幫主。

「黑」片是從美國二十年代著名黑社會頭子卡邦的眞人眞事改編。卡邦一如「教父」主人翁一樣，一生做過不少壞事，害過不少青年被誘入歧途後爲他喪命。凡中途想退出的都遭

他毒手，在「教父」中對於主人翁還存在多少美化形象，以片中的卡邦，由頭到尾都是一陰森可怕的流氓扮相。由于編導堅持這一點，却也算能突出一點啓發性。至于戲劇效果方面，此法比較「滅口」稍弱。它除了槍戰之外，並沒有拳腳並用的動作片形象。加上電影中每個人都是人渣與被利用的可憐虫，沒法使觀眾爲什麼角色產生親切感。

「黑」片故事重心是寫卡邦與芝加哥另一股勢力龐大的穆蘭帮可了私仇與爭地盤而作生死鬥的故事，在一連串陰謀、暗殺、槍戰的過程，被殺的人很多，那個黑頭目穆蘭也與卡邦一樣，生存到老年而才病死。

「黑」片人物很多，但導演對每一個角色的處理，頗具匠心，每個人都有清楚的家庭背境，可以使觀眾追想那些人被殺之後，在家中留下的苦難。



「黑」片中黑人物準備火併。

電影旁白特別說出，當黑社會人物在芝加哥勢力最旺盛被稱爲罪惡之城時，在九年中，黑社會因私仇及爭地盤而被殺的人有七百個之多。並且沒有一宗被破案，這並不是指出警方無能，而是貪污的可怕，事實上任何一個大城市的黑社會組織與貪污組織，應該是正比例。從電影看到當年的芝加哥黑社會勢力比警察勢力大得多。此片編導手法相當保守。演員的掌握的人物氣質都很典型，可有如三十年代話劇上的人物。

本期國片中，巫敏雄導演的「大忠烈」是一部以歷史人物史可法當年死守揚州抵抗清兵的事蹟爲骨幹，而以打鬥爲枝葉，通常打鬥片表現打鬥大多是兩個人或幾個人對手的打鬥，攻城與守城之戰應是人馬很多的。如果拍史可法的故事而拍不出攻守戰，史可法的犧牲精神便沒法突出，嚴格地說：此片只能列爲整個歷史故事中的一個小環節，有如一場古式特務戰而已。電影陣容不弱，除金漢飾史可法外，有上官靈鳳、黃家達、唐威、唐湘琴。史可法在歷史上本是一個文官，他的犧牲在歷史上與文天祥一樣，象徵不屈的民族精神，電影對這種精神形象的表現是不足夠的。

「大」片只着重史可法被殺後，清兵將史可法的義子縛在城樓上引誘地下志士出來救助，好乘機將抗清分子一網打盡，黃家達是民間的幫會組織，他因爲偏要冒險救史可法的義子，電影如將一段救人的戲孤立起來看，那是不錯的，那一段戲也是導演化心血最大的一段。不過那一段救人的戲在整個歷史意義上並沒什麼啓示性，也沒作用。至于追殺與打鬥的戲，拍的雖然緊張刺激，但經常看打鬥片的並不覺得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大」片中魏平澳扮奸相。



「大忠烈」中的上官靈鳳。

上官靈鳳這位外形與氣質頗不錯的演員，可惜從「龍門客棧」之後，可沒有什麼劇本能用着她的特殊氣質。金漢本來是一個好演員，但導演處理這角色，却不夠沉着，也不夠悲憤，在歷史上，史可法是一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將領。可是編導在氣氛營造上及寫他的應變精神上都不能好好地表現這些，如果用想象材料來表現，史可法在最後城破前一段，應該有幾天不眠不吃，在軍中與眾士在一起，精神極端疲倦而不斷掙扎振作，使旁人受他感動。「達」片製作是認眞的，電影有兩點顯著的失敗，一是編導塑造角色太過粗枝大葉。二是選擇的材料太過媚俗。



這兩千噸肥料，我都親自入紙袋和麻袋中，幫忙我的只有幾個我們的客戶。在那時代，賣肥料的人一般都得自己包裝運送，用卡車直接載到田裏要施肥的人家。

這種轉變完全和在海軍中不同，但我卻從未覺得有何後悔。最初我對買賣和種花生並不在行，過去學過的耕種技術也忘了許多；同時，即使記得，技術在這十多年中也已經日新月異。因此，我一切都得從頭學起，重新把新的技術學會。

但我的確是一個用功的好學生，我的事業成敗和能不能夠餬口，完全決定在我是否能把莊稼學好這件事上。我讀了不少這方面的書，和有經驗的長者長談，並且親自學習經驗，尤其從我叔叔阿頓那兒獲得不少指點，還去喬治亞州的農墾實驗中心選修功課。終於，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學會了一切事。

一九五四年，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氣，前往當地的銀行申請一筆小額貸款。但我被拒絕了。最後，我以花生種作保，不計任何折扣或漲跌，才請到了貸款。並且花了一年時間，才把事業弄出頭緒。

我在朴蘭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我們對種族問題的態度。一九五〇年代，喬治亞州對最高法院裁決的廢止種族歧視法案，反應一般非常激烈。我個人極關切這件事。我對這件事的看法也和大多數我的鄉親們不太相同。

這件事現在說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當時確如此，白人學生們可以搭乘巴士上郡裏的白人學校，而黑人則只能步行上他們的黑人學校！從來沒有任何黑人的父母或師長長提出異議。

我為雷柯佛工作直到一九五三年，我父親罹患癌症逝世為止，我奉准在我父親臥病期間，回家隨侍床榻。我和父親談到了許多往事，以及這十一年來我們之間的闊別。

千百個隣近的人前來探視父親，他們都帶來了精製的食物，糕點或鮮花。顯然，這意味着父親在他們心目中的份量。同時，這也引起了我把自己的未來和父親作一個私下比較。

父親的葬禮結束後，我又回到了珊瑚特第。

我開始認真考慮父親的生活和我之間的不同。他是鄉土和社區中不可缺的一部份，他對廣泛的事物都具有興趣和責任。他是他自己的老板，他的生活也為緩慢和漸進的地方社會結構所左右，帶有一種安定的色彩。

而我的職業卻是海軍中最優秀，最有未來性的，工作本身也充滿挑戰和價值。同時待遇不錯，退休之後還有充份保障。當然，我也知道我所以覺得工作不錯，大半還是因為雷柯佛上將的關係。

但經過一段痛苦的時日後，我決定還是辭去海軍中的現職，回到朴蘭的老家中——接受那個小小的城鎮、小小的教堂、小小的田園，以及沒有保障的收入。

我只有短短的一生，我願意在這一生活得像平民，把我的全部潛能充份發揮在各種不同的公共事務上。

第六章　再度回家

就我記憶所及，我們回到朴蘭鎮定居，並沒有引起任何了不起的騷動。一切都很平常。

傑佛瑞還是一個嬰孩，吉普有三歲了，而傑克則上了一年級。

一九五四年生長季節，我們和我母親合夥從事一項中型企業——這一年，正是喬治亞州史上最乾旱的一年。也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決廢止公立學校中黑白差別待遇的一年。

這一年，我們的全部利潤不及兩百元。我個人兼任僱工。而在這一季中，我們共賣了大約兩千噸肥料，所用的包裝紙即有一百磅，粗麻布袋即有兩百磅重。

當聯邦最高法院的該項法案通過後，為了維護他們的「隔離」政策，許多堅持差別待遇的白人開始質問起「平等」的問題來了。他們根本不承認公立學校可以黑白合上這件事。

南方最先有了「白人市民會議」的組織出現，多數成員都是地方上現任或前任的政治領袖，他們從那些憤怒的白人市民身上搜刮到了一筆為數頗鉅的經費。

「白人市民會議」最後也吹到了朴蘭鎮上來，徵求新的會員，這件事並沒有多大困難，幾天之間，我個人就受到了幾位鎮上有力人士的拜訪，要求我加入該組織。其中一位是我們的警長，而另一位則是當地的鐵路站長。我明白告訴他們，我無意加入「白人市民會議」。

經過反覆的討論後，這兩位人士離去了，但幾天過後，他們又回到我的辦公室來，通知我所有鎮上的男性成年人都加入了——只剩下我。

我重申我的聲明，說我不願加入，於是，他們終於忿忿不平的走了。

又過了幾天，他們再度回來，跟

隨着幾位我最親近的朋友，其中有些人還是我的花生和肥料客戶。他們指出，如果我堅不就範，一定會對我的事業產生危害，而且我也不容於這個社區。他們還說，鑒於我的經濟情況，他們願意爲我代付會費。

我的回答是，我根本就沒有意思加入這個組織，如果必要，我只好離開朴蘭。同時，我還說，五塊錢的會費，對我來說，並不是一件多重大的因素。因此，我永遠不會更改我的決定。

現在，羅莎琳和我都爲我們的未來担憂不已了。

一個小型的聯合抵制開始針對我，但這種手段事後證明只能收到微小的效果，遠比他們的期望爲低，因爲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和他們一樣是有如此褊狹的心態，某些人還是照常前來購買我們的東西。

還有一個社區教堂的嚴重問題，成爲這場爭論的焦點。在我們朴蘭的教堂中，一向容許黑人鄰居享有婚姻、葬禮、受洗等使用教堂的自由，但正規的禮拜儀式則由於黑人多年以來一直沒有這個習慣，而未曾普遍。

同時，我們的教堂在最早期的時候，也就是南北戰爭之後，也有黑人白人混合參加以上這些特殊服務的例子。但自從有計劃的隔離政策開始以來，黑人就被摒擋在這個共同參與的權利之外了。



卡達全家福

我這時正好担任本地教堂的執事之一，但有一次我臨時有事，却失去了參與一次決定性會議的機會。在這次會議中，其他十一個執事及我們的牧師共同投票一致通過了一項提議案，不准黑人進入教堂參與禮拜，也不准他們再借教堂舉行婚喪、受洗等等儀式。

我事後聽到了這項決議，內心爲之騷動不已。因爲我此時已被選爲本州的州議員了，因此我和羅莎琳決定在每月舉行一次的教堂會議中，挑起一場，杯葛排斥黑人的這項決議。

開會那個星期日的早上，我和羅莎琳早早就起了床，開車前往教堂。平常時候，只有大約三十名信徒參與該項會議，但當天却來了兩百名。輪到我發言時，我力促收回排斥黑人的那項決議，允許任何黑人自由進入教堂並且使用教堂；只要他們眞是懷着和平的動機前來而沒有意圖引起任何爭端，他們就該被神聖的教堂接納。

反對的論調開始上升，最後進行投票表決。全部兩百名信徒中，只有六名投票贊成黑人進入教堂，他們是：羅莎琳、我母親、我們兩個兒子、我自己，以及另一名參與會議的人。

可是，也僅有五十名投票贊成前述該項議案。許多信徒沒有參與投票。後來，他們之中有幾十個人告訴我，他們同意我的立場，只是無法在會議中公然投票支持我而已。

幸好，並不是美國的所有教堂都爲了種族問題而強迫某些信眾不准人內。

但對於一九六〇年代的南方，這的確是一個引起熱烈爭論的問題，某些亞特蘭大的大教堂，甚至還有在教堂門口採取暴力行動的案件發生。

這兩次事件的意義——「白人市民會議」的組成和教堂排斥黑人的決議——我目前仍然無法給予定評。但每一個事件都只是小數極端份子爲了維護種族隔離政策，所作的過激行動而已。

從回顧中，我個人深信，大多數社區中的人還是完全謙虛而且遵守法律的。因爲雖然我個人堅決反對那兩次事件，但我或我的家庭仍然沒有遭到過度不幸的殘害或惡果。

一六九〇年代，正是南方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時代，即使在白人社區中，爲了黑人民權而發生的衝突也時有所聞。許多公眾領袖從這些衝突中獲得政治或財政利益，例如「白人市民會議」組織即是一例。但他們也同樣在某些地方遭到失利，例如杯葛我的事業便是一例。這不單由於我還有一些公正的支持者，而且部份原因也由於這種行爲只能使參與其事者蒙受經濟損失，除了引起人與人間的怨恨外，毫無任何益處。

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也一樣。雖然聯邦法院最初作成該項決議時，許多南方公立學校寧願關閉也不願接受黑人學生，但這種結果只是造成孩童的失學而已。也許大多數不願屈服的人還會選擇私立學校繼續他們的種族隔離政策，在畢竟在時代潮流的沖擊下，這種情形不會持久。因爲任何非法的行爲，在美國總是不會持久的。美國具有優良的法治傳統和守法精神，因此，可以說聯邦最高法院通過該項決議時，一個在南方進行了一個世紀之久的政治和社會型態，已經在一夜之間改變了。

瘟君夢

岳騫



當錦州陷落，瀋陽西向大軍，在彰武、黑山各地滯留，進退猶在遲疑不決之際；最先打入山海關進入東北，爲林彪最爲畏懼的五十二軍，由軍長劉玉章率領，於三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自遼陽、鞍山一帶傾全力南下，將橫阻前面共軍一個獨立師予以擊敗，一舉佔領海城；次日，大軍未遑休息，就分成兩個縱隊，對營口、大石橋同時發動猛烈攻擊，這項攻勢頗出共軍意表之外，因此驚惶失措，營口與大石橋遂於二十三日同時爲五十二軍突入予以佔領。

營口市民在共黨淸算鬬爭等暴政下，正處水深火熱中，忽見國軍有如一枝神兵突然自天而降，咸表驚奇不已。市民雖明知東北戰局，國軍已居於下風，但仍出動全力掃除市內障碍，整理港口，購備粮物，並將遼河內沉船拖出，使港口恢復了海上交通。自日本投降後，營口港迭遭戰火，其間曾數度易手，莫占林就是在守營口奮戰時殉職；劉玉章軍長這次再佔營口，爲國軍三年以來第三次進入營口，距由僞軍改編的國軍師長王家緹，於同年三月廿九日叛變投共已達七閱月之久。王家緹爲滿軍十六個部隊長之一，曾參加諾蒙罕日俄戰役，他在日本關東軍訓練下成長，薰染日本軍人習氣甚深，平素馭下極嚴，注意儀表服裝，到任何地方都手持馬鞭一支，狀頗自得。當年王家緹初編爲國軍，對政府頗爲感戴，曾有只要我王家緹不死，共黨就不會佔領營口的豪語；但曾幾何時，營口一陷孤立，意志立刻動搖，不久卽行叛變投共。僞軍十六個旅中，政府僅得收編的兩個旅，王家緹就是其中之一，其餘都爲共黨裹脅而去，構成林彪的主力，改變整個戡亂局勢，爲害國家之大，實在非任何人逆料所能及。

衛立煌於廖耀湘兵敗之初，猶望遠征遼西國軍，能有若干部隊突圍而出，退回瀋陽地區再事整頓補充，就可加入瀋陽保衛戰序列，俾能背城決一死戰，如此瀋陽或不致遽行陷落也未可知。惟以迄至十月二十八日，衛立煌始知西征遼西國軍情況惡劣，遠出想像之外；於是在失望之際，乃想調回五十二軍，同時再請求中央空運若干部隊，以圖仍能守住此東北第一大城市。因爲瀋陽經楚溪春、王鐵漢等幾年經營，四週碉堡密集，工事雖不能與太原相比，但也相當堅固足資防守。遠在營口的五十二軍當時有如一枝孤軍，對當前行止也茫然不知所從，當接到瀋陽衛立煌，尅日班師回瀋歸還第八兵團序列，以增強瀋陽防守力量的命令後，劉玉章全師回瀋陽赴難。我們當可想像，五十二軍回師瀋陽時，正是錦州、長春相繼淪陷，廖耀湘大軍覆敗，瀋陽危如壘卵之秋，其情景相當悲壯。五十二軍當越大石橋，抵達海城附近時，在遼西獲勝共軍已大批湧到海城，橫阻五十二軍已無法回師瀋陽時，頓失堅守一戰的決心，乃匆匆棄瀋陽，率同參謀長趙家驤及各省市首長乘機飛往葫蘆島。五十二軍也奉命於十一月三日，在營口一舉與共軍脫離，登輪撤往葫蘆島，惟其中一隻輪船不愼失火，久經沙場勇敢善戰的第二師官兵二千餘人，竟喪身於火海之中，令人惋惜不置。

卅四年十一月，五十二軍由軍長趙公武、十三軍由軍長石覺率領，以秦皇島爲基地向山海關進攻，五十二與十三軍，分別在義院口、九門口、角山寺等地突入東北。五十二軍進入東北後，一路當先佔興城、克錦州，下打虎山、進駐瀋陽、掃蕩本溪、光復安東，揚威於白山黑水之間，能攻擅守，共軍畏之如虎。

林彪曾命令共軍在無三倍以上兵力時，不可與五十二軍正面交手，其後共軍以六倍兵力兩個縱隊圍攻五十二軍的廿五師於[illegible]陽集，以七倍兵力與新五軍（五十二軍一個師擴編）大戰於公主屯，都足說明共軍一同視五十二軍爲眼中釘，而處心積慮，必欲除去而後快。自營口撤出的五十二軍，雖在東北三年中歷經消耗，但因若干老幹部猶在軍中，所以戰鬬力仍爲共軍所畏懼，其能在危機四伏中奇兵突出，在遠離根據地瀋陽幾百里之外，以孤軍攻克營口，最後復能撤出東北，在冥冥中大軍的命運，似亦有定數，但絕非偶然。

錦州、長春、瀋陽，東北三大據點，十幾天之內相繼淪陷，新收復的營口亦行轉進，此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白山黑水大地，已全部淪亡，而僅剩此海濱彈丸之地的葫蘆島港口聊供駐足！當時在葫蘆島集中的國軍，有六十二軍三個師、五十四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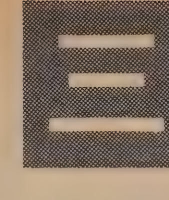
個師、三十九軍兩個師，此外另有二十一師、九十五師、二九六師第三個師，再者就是甫自營口撤來的五十二軍，總共約十四萬餘人。

錦州大戰爆發後，前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其腿病經在北平及上海等地名醫診治療養，業已痊癒，健康情形也大部恢復。當局爲借重其與東北國軍的深厚關係，及其在東北民間的聲威，令他們再到東北，協助東北剿共總司令部指揮作戰。杜聿明抵達東北後，雖然瀋陽報紙曾有「杜聿明復出，足抵十萬大軍」的讚語，然而各地援連失敗之後，東北戰局已難挽回，杜聿明只有徒喚奈何了。當局鑒於東北所有土地已經淪喪，目前唯一立足的葫蘆島，雖不失爲一良好進攻基地，但以國軍剩餘的十四萬兵力，實已無法戰勝數逾五十萬的共軍，同時關內各戰場國軍，也僅能勉強維持局面，絕無法再行抽調部隊再援東北進行規復戰爭，繼續留駐葫蘆島已無意義，因此只有放棄之一途。

葫蘆島之撤退，是由杜聿明負責指揮，卅七年十一月二日首先命令，停泊於秦皇島、塘沽、天津青島、上海各地海輪共約四十餘艘，限期於十一月八日前到達葫蘆島集中。十一月四日停泊秦皇島船隻就已到達，不久塘沽各地船隻也部份趕到，來自華北剿總編制官兵及其裝備，先行登船撤退，三日之間，已撤出三萬餘人。十一月七日天津、青島、上海各地船隻如期抵葫，國軍遂展開全面脫離行動，由五十四軍担任撤退掩望部隊，以主力分別據守葫蘆島港外圍各陣地，並以有力部隊對共軍實施佯攻，同時在錦西與葫蘆島間，以火車往返行駛，汽笛長鳴，以眩惑共軍耳目，使其無法判斷國軍眞正意向。另一方面，以穿心戰聞名的鄂友三騎兵部隊，也在興城錦西間，來回馳騁。迄十一月九日夜，各部隊已相繼登輪啓碇南行，五十四軍俟葫蘆島地方人士、東北各地逃來義民等登船後，才脫離陣地撤出，鄂友三騎兵部隊，亦越綏中退入山海關內。此役行動秘密迅速，部署週詳得當，無一人一馬之失；總計所有在錦西葫蘆島地區部隊官兵、機關人員、地方人士、各地義民，凡十五萬人都得安全撤退。

老華：「矮鄧要冒出來了！」 嚴以敬作

新三國


呂布殺董卓

使得董卓拔出手戟的那一件小事？正史上沒有記載。後漢書呂布傳，說：董卓在這一件小事發生以後，仍舊很喜歡呂布，叫呂布作臥房附近的侍衛。這位呂布，却又和董卓的傳婢「貼身丫嬛）勾搭上了，那末，董卓拔戟在前，呂布私通傳婢在後。

貂蟬二字，原爲漢朝後宮之內女官的官名（地位比妃嬪低得很多），不是人名，更不是姓貂名蟬。王允家中，不可能有這樣的一個丫嬛。倒是董卓的家中可能有。後漢書董卓傳，記載了他曾經「姦亂公主，妻畧宮人」。

呂布所私通的董卓的「傳婢」，是否就是三國演義上的貂蟬，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呂布終於決定殺董卓，確是由於王允的開導。王允勸呂布不必顧慮什麼父子之情，董卓與他至多只是養父養子或義父義子的關係，不是親父子；況且，董卓在向他擲手戟之時，並不曾顧到什麼父子之情。

董卓被殺，是初平三年四月的某一天。這一天，漢獻帝小病初愈，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後漢書獻帝紀，說這一天是辛巳日。）

董卓被殺的地點，是宮城的北掖門。

動手殺他的，先是呂布的小同鄉，官居騎都尉的幷州五原人李肅，李肅僅僅砍傷了董卓的臂膀；却也用力甚猛，使得董卓滾下馬車。呂布接着用長矛一刺，就結果了董卓的老命。

董卓在滾下馬車之時，還不知道呂布已經對他變心，大叫了「呂布何在？」呂布取出士孫瑞所寫的獻帝詔書，說：「有詔，討賊臣。」（士孫瑞是右扶風人，官居尚書僕射，這尚書僕射之官，到了北周與隋唐之時，才十分重要；在東漢之時還不過是皇帝面前的一種類似文書科副科長的官而已。）

董卓一死，宮內宮外的兵士都高呼萬歲，老百姓極多跑到街上來唱歌跳舞，也頗有一些人賣了珍珠玉與好衣裳，去買酒買肉，大吃一頓的。董卓，的確是壞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他的屍首，被看守的人插了撚子在肚臍眼裏，當蠟燭，也居然亮了一夜。袁紹袁術家的門生故吏，集合起來，把董卓的屍首燒了，燒成灰，散佈在街道上，出氣，這些話，三國演義上有，正史上也有。

王允於殺了董卓以後，被獻帝加給了「錄尚書事」的實權。呂布被封爲溫侯。任命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假節，是姑且准許「持節」；「節」是皇帝所頒給的一種長於西洋人所有的「權杖」。儀同三司，是儀隊及威風，比照司徒、司馬、司空，這三個「司」字號的三公級官。（司馬這時候已經改稱爲太尉。）

王允以「司徒，錄尚書事」的權力，請獻帝升御史中丞皇甫嵩爲征西將軍，派皇甫嵩到長安西南的郿塢，沒收董卓屯聚在該處的財貨，結果沒收了黃金兩三萬斤，白銀八九萬斤，與堆積如山的衣料，珍寶玩物。那些住在郿塢的董卓的九十歲母親，官居左將軍，封爲鄠侯的弟弟董旻，以及董家的若干口男男女女，都一齊被殺，這種一人獲罪，全家遭殃的現象，是漢朝法律的一大汚點，叫做「族」，又叫做「族誅」。罪大的，不止誅滅一族，會滅三族。董卓所受的處罰，是「夷三族」。

當年，宦官張讓、趙忠等人，殺了外戚何進，袁紹袁術等人又殺了全部宦官以後，實實在在是給了董卓一個撥亂反治的機會，而董卓胡攪一頓，造成了函谷關以東諸州諸郡的割據現在，董卓既死，這也是給了王允一個新的撥亂反治的機會。可惜，王允的度量不夠，雖不是有心胡攪，却把函谷關以西的人民害得很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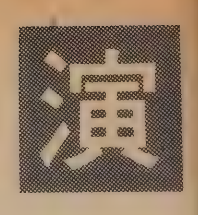
他派呂布去陜縣，打董卓的女婿牛輔。牛輔被消滅了，牛輔的部下三個校尉李傕、郭汜、與張濟，希望王允赦免他們，王允不肯。（王允也未嘗沒有理由。李郭張三人曾經在聽到董卓被殺的消息後，屠殺了他們部隊之中的王允同鄉，幷州人，幾百個男男女女。）

王允沒容人之量

王允和呂布均是幷州人；董卓、李傕、郭汜、張濟，都是涼州人。他們之間的仇恨，擴大爲兩州之間的仇恨，是十分不幸的事，使得以王允爲中心的長安朝廷失去了重建中國統一的機會，而且也失去了維持「三輔」（渭河流域、關中平原）的治安的機會。

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從陜縣殺到長安。董卓的另一部將樊稠，也入了夥。呂布抵擋他們不住，離開長安，去南陽，投奔袁術。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俘虜，與他家裏的十幾口人一齊被殺。

長安朝廷，靠了幾位老臣勉強撐持。這幾位，是先後作司徒、太尉、司空、或兼「錄尚書事」的趙謙、楊彪、皇甫嵩、馬日磾、周忠、朱儁。他們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爲將軍，總算換得了三個月的苟安。




演義

蔡東方

在三個月之中，倒霉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僅有黃琬一家。黃琬是司隸校尉，在執行維持京師治安之時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隊。

李傕自己於九月間兼了司隸校尉；同時，由普通的將軍升爲僅次於大將軍的車騎將軍。當時，朝廷中沒有大將軍；大將軍不是常設的官位。

李傕而且「開府」，有了自己的機構。以前，只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將軍偶爾也有「大將軍府」。

李傕又獲得了「假節」，得到皇帝所「姑且頒給」的「節」（權杖）。這個節，類似明朝以後的所謂「上方寶劍」。

郭汜與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只分別取得了後將軍與右將軍的官階；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開了府，他們三人的府與三公的府並列，號稱「六府」。他們三人「共秉朝政」，漸漸的不把三公看在眼裏：只用他們自己的私人爲大小官吏。

再以後，他們竟然把長安京城分爲三個「防區」，各管一區，這三個區，沒有一個區治理得好；他們三人的兵都毫無紀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隸。

張濟的力量，比不上他們三人；只作了「鎭東將軍」，回駐陝縣。

又過一年，到了興平元年（西元一九四），李傕對樊稠看不順眼，於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殺了。他懷疑樊稠與涼州的造反首領韓遂有勾結。（韓遂曾經夥同馬騰在去年，打到離開長安僅有五十里的「長平觀」，被李傕叫侄兒李利。帮同郭汜與樊稠，將韓馬二人的軍隊殺退。樊稠奉令追擊，却在陣前與韓遂「駢馬笑語」。叙談涼州家鄉的鄉情。）

此後，長安城內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兩雄。三雄鼎立之時，勢力容易均衡；剩下只有兩雄，便難以並立，

李傕常常請郭汜去他營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吊胆，怕作了樊稠第二。兩人終於以兵戎相見，把首善之區的長安弄得雞犬不寧。

自從董卓遷都長安，閉關自守以後，函谷關以東的州郡在貿易上早已與關中的三輔隔絕。物資缺乏，物價高漲。況且，董卓已經用新鑄的小錢，把五銖好錢趕出了市面！人民的困苦，沒有李郭二人的火併，本來已經夠受。加上他們的火併，這困苦眞是難以形容。雜粮久已高到五十萬錢一斛，麥子高到兩千萬錢一斛。

後漢書的作者范曄，不是一位喜歡過甚其詞的人。他在董卓傳的裏面說，長安城內「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來打去，打到興平二年，那原有數十萬人的長安，破落到「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無復人跡。」

李傕把漢獻帝從宮裏接了出來，安置在自己的營盤裏。楊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隨獻帝與伏皇后、宋貴人的車子，也進入李傕的虎口。其後，獻帝叫楊彪與司空張喜、大司農朱儁等人去郭汜那裏，勸郭汜對李傕和解；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獻帝的左右，爲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爲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同時，也升郭汜爲車騎將軍，沒有用，解決不了這兩雄不並立的問題。

問題的解決，倚仗張濟。張濟從陝縣來，勸他們和，也勸他們讓獻帝與公卿離開關中，東遷到陝縣所屬的弘農郡。（弘農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靈寶縣的境內，縣城西南若干里。）獻帝本人（這時候有了十五歲），也派人向李傕再懇求，求了十次。最後，李傕居然答應。

興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獻帝與公卿從長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塢營出發，郭汜與董卓的其他舊部楊定、楊奉、董承，都參加了護送的行列。張濟也乘此回到他的駐防之地，陝縣。

人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達了新豐。

兩個月以後，人馬走近華陰之時，郭汜忽然後悔，想搶走獻帝。楊定與楊奉和他打了一仗，將他打敗。

郭汜敗了以後，回長安，與李傕眞正和解起來，而且約好張濟，一齊對楊奉楊定動手。

十一月庚午日，獻帝與公卿的行列，走近弘農郡的東澗，被李郭二人的聯軍追上。這一次，楊奉與楊定打不過他們，連累九卿之中死了四個，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傑，射聲校尉沮。

楊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條計策：請來山西的大強盜李樂、韓暹，與歸化了的南匈奴左賢王。（這位左賢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樂與韓暹是所謂「白波賊」的首領。白波與黃巾的性質，差不了許多。

李傕與郭汜打得了楊奉楊定，却抵擋不了白波賊與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著戰勝的機會，趕緊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將獻帝與皇后、貴人，及少數的隨從渡過黃河，到河東郡安邑住了下來。河東郡太守王邑，與河內郡太守張楊，均對獻帝及其隨從，表示歡迎與擁戴。

萬人意見

一個出身大陸農家的逃港知青指出
明報主筆吹捧華國鋒經濟政策
一廂情願脫離實際自欺欺人
華國鋒當權後大陸人民生活比毛江時代還更差

萬先生：

我是一個大陸逃港青年，對大陸的政治、文化、經濟乃至教育制度都感到不適應，因此千方百計偸渡來港，我並不是貪圖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注重個人享樂主義，經受不起苦難的生活的人。我自小在貧困中長大，父母一代在解放前是貧困農民，沒有受過教育，我是在解放後出世的，而且在中共的培養下完成了高中階段。本來，我是不應背離中共的，我雖然高中畢業後下放農村，學非所用，但我必竟是農家之子，自小學會了農村的一切操作，不像城市知青，對農村的粗重環境異常陌生，經受不起農村的粗重勞作，思想上產生無限痛苦，因而對社會不滿，時時刻刻找機會潛回城市去。我在農村勞動，甚至比土生土長的青年農民還要強，我不是城裏人，對城市生活並不感到興趣，相反地，我覺得農村的鄉土生活是可貴的，這是由於我是出身一個農家的子弟，才有這種別人認爲是傻瓜的感情。

可是，我爲了什麼要逃離大陸，來到這個環境截然不同，舉目無親，一貧如洗的香港呢？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什麼比得上貧困更痛苦！但我能忍受下來，每日能賺得一宿兩餐，已覺得心滿意足。主要原因，在這個社會，沒有政治壓力，沒有思想鬥爭，沒有文化教育的樣板，沒有毛澤東的思想教條，沒有共產形式的束縛，在經濟上沒有硬性的約束，雖然我極可能在今生今世中在貧困中渡過，但我並未失去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我相信在未來，我是可以在艱苦中創造自己的事業，即使不能達到自己的願望，我也並不怨恨這個社會制度，因爲在一個自由經濟的社會裏，每個人都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命運。

相反地，在大陸的集體經濟下，任何人都無法獲得自己足夠生活資料，更談不上改善自己生活，儘管你怎樣辛勤地勞動，到頭來，還是過着半飢半飽生活，大部份的勞動成果都奉獻給黨。若生活稍爲好點，便被扣上了資產階級生活的罪名。似乎人民的貧困，才是合乎共產黨的原則，愈是貧困，愈是光榮，個人富有是反動的，是反共產制度的。所以，大陸的人民，對將來前途沒有希望，他們也不希望，反正二十多年來，過的都是這樣的生活，再過二十年，也不外如是。甚麼動聽的共產主義美滿天堂生活，大陸的人民已把它看成是天方夜譚了。

有時，在午夜夢迴，我想假若家鄉能出現一個資本主義式的自由經濟制度，我眞的要跑回去，在故鄉終老一生，大概我的鄉土感情太濃厚吧！可是這個時刻什麼時候到來呢？我不知道。

以上發了這麼多牢騷，大概萬先生也看得厭煩了，不過，這是一個中國青年的苦悶心聲，放在心底，着實難受，故借萬人意見版一角，一吐爲快。

最近看「明報」由社評主筆到大陸版主編，無不大力鼓吹華國鋒的經濟政策。從他們的主觀理論上看來，確是頭頭是道，正如我在家鄉讀書時，學習黨的有關經濟生活的文件，其理論指示確是天堂在目，很快便要走進去了。黨的經濟理論文章，在學習時，大多數人都相信，但過後，便發覺比一張厠紙也不如，不過，黨的經濟方針，還有一點實際基礎，起碼它叫人如何艱苦去做。而明報所鼓吹的，則完全脫離實際基礎，假若主筆先生與主編先生能夠在大陸農村生活一

下，相信絕不會這麼大眞，寫出這種極端主觀，一廂情願，毫不實際的吹捧文字。這種文字，只能欺騙香港的讀者，在大陸人民的眼裏，連一張如厠後的臭紙也不如，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會這樣做，大概這是沒落的時代沒落的知識分子的沒落吧！

請看十二月二十八日及二十九日的「明報」社評：「發展經濟走向大治」以及「儘快改善人民物質生活」兩文。把華國鋒吹捧成中國大陸的救世主，大陸人民的幸福救星，他對大陸人民的愛護，毛澤東也望塵莫及。由於篇幅關係，每篇只抄錄一段，讓讀者認識當代第一號拍馬屁的武林高手的功架。前文一段是：

「華國鋒在會中提出了「一九七七年將是我們粉碎「四人帮」，走向大治的一年」的口號。「走向大治」這四字好得很，和「全國大亂，越亂越好」的口號針鋒相對，完全符合人民要求安定的心願。我們十分贊成這句口號，覺得華國鋒有魄力、有勇氣。在此以前，中共沒有一個人胆敢提到「大治」兩個字，雖然，這是極大多數人心中的深切願望。他提出了四項主要任務：一、深入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帮的羣眾運動；二、加強黨的建設；三、努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四、發動羣眾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著作。作爲中共的主席，他不能不號召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著作，但這是第四項任務，也沒有強調無產階級鬥爭之類。第一項是根除亂源，第二項是鞏固領導，第三項是發展經濟，那都是「走向大治」。」

後文一段是：「最重要的，是他強調發展經濟，「生產發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四人帮」把這個叫做「唯生產力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對廣大工農勞動羣眾的誣衊。」至於發展經濟的方向，他說，「下大決心，花大氣力，首先把農業搞好，也要把輕工業搞好，把市場安排好；同時，抓好交通運輸，抓好燃料動力、石油化工，鋼鐵和其他原材料等重工業的生產，把工業生產的全局搞活。」他所提出的次序是：農業、輕工業、市場、交通運輸、燃料、重工業。這個次序非常清楚的表示，是把提高人民物質生活放在主要的、最優先的位置上，要儘快改善人民生活。這個方向，自爲全國人民所喜見樂聞，恰好將四人帮的黑綱領倒了轉來。」

我是一個凡事講求實際的人，凡脫離客觀實踐的空洞理論，都是白日做夢。猶如一個身上只有兩三元的人，終日誇談要中一張十元單式「四重彩」一樣。「明報」的理論正是這樣。

我不善於大吹理論，要駁斥它，只有根據實際情況，在毛未死時，大陸人民每月六両油，而華當權則變爲五両。毛江時代，香港可以寄生油、布匹回大陸，而現在，則完全禁止。毛江時代，香港回鄉客，可以帶較多物品回去，而現在，則限制到少至又少。毛江時代，廣州市面菜魚雖缺，但還有一些出售，而現在，廣州除每戶配給些，市面完全沒有賣。這是實際情況，明報主筆爲什麼不去調查一下，然後再下筆，或者有心要捧華國鋒，也可以僞造一下，說華國鋒當權後大陸人民生活比毛江時差，完全是由於「四人帮」破壞的結果，豈不是更能騙人？事實擺在眼前，希主筆放下「屠筆」，則立地成佛，後世子孫也會受到恩澤的。

讀者 農家子弟上
十二月三十日

狂加差餉先受其害者 勞工階層及窮苦人家

編輯先生：

近來本港人心有點浮動，好像各人都懷有一切身關係的問題，無論在甚麼場合，談話的資料必定先談當前的狂加差餉問題，每個人的感覺，認爲將來必受到嚴重的影響，尤其是勞工階層和窮苦人家，將來的生活更加艱難，更加痛苦！

勞工們反對狂加差餉的意見，他們並非借題來評擊當局，他們是以切身關係而言的。因爲將來狂加差餉之後，所引起的惡性循環，直接影響到香港經濟與社會政治，最後將是勞工大眾生活受到打擊，所以勞工階層反對增加差餉，是出於一種正義，並不是人云亦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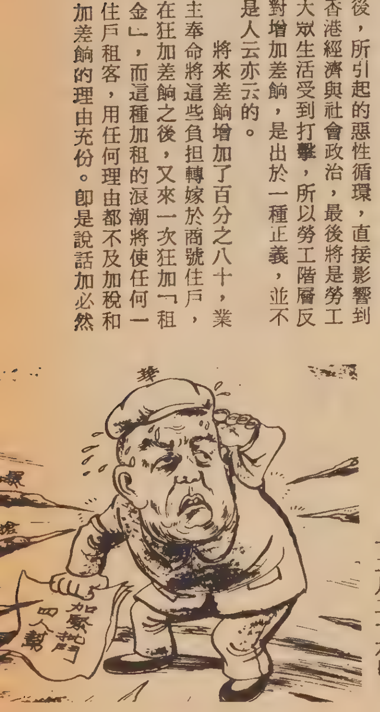
將來差餉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業主奉命將這些負担轉嫁於商號住戶，在狂加差餉之後，又來一次狂加「租金」，而這種加租的浪潮將使任何一住戶租客，用任何理由都不及加稅和加差餉的理由充份。即是說話加必然加，就是租務法庭爲體諒業主亦會批准加，這種必然性很大，因此一層剝削一層，三房客或租床位都要加租，這種普遍的威脅，豈不人人叫苦連天嗎？俗語說：羊毛出在羊身上，租金是生活消費的主要開支，每一月都要支出，人人都要支出，租金在生活費指數中佔百分之二十，加租之後，可能上升至百分之三十，食物以前佔百分之四十八，加租之後，便要降低爲百分之三十，不縮緊褲帶便不夠開支了，再又加租後，來一個物價飛漲的狂潮，試問五百餘元的工資的工友，又如何維持生活呢？

將來刺激物價飛漲是可斷言的，租金狂加後，大小生意成本增加，引致無物不加，無物不漲，亦是可以預料的。勞工方面呢？爲了受到生活的壓力，非要求加薪不可。

如果將來大多數勞工要求加工資，多少會引起一些勞資糾紛，罷工的風潮，可能性亦很大。

由加潮引起的不安定，又再影響到社會治安的紊亂！間接投資轉向別一地區，勞工外流，效果是極爲劣惡的。

讀者 一工人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



華集團遭遇反抗
四人帮煽動武鬥

編輯先生：

本人是一個番書仔，讀十二月二十四日「遠東經濟評論」的一篇有關大陸情勢文章，特譯述如下，以供讀者參考。

根據「武漢電台」一連串張皇失措的廣播顯示，正當中共當權派試圖「整」掉湖北的「四人帮」黨羽之際，大陸重要省份湖北省已爆發騷亂。

該電台於十二月九日報導，四人帮的黨羽在其試圖控制漢陽軋鋼廠，而未成功的過程中曾『製造白色恐怖，分裂工人階級、煽動武裝鬥爭並殺害及殺傷階級弟兄。』這些廣播透露了「四人帮」在湖北的勢力範圍，再加上其他地區的種種報導，似已顯露華國鋒在全面奪權的打鬥中，業已遭遇強力的反抗。

湖北騷亂的第一個跡象是，「武漢電台」於十一月底報導，當地的「四人帮」黨羽『企圖打倒黨與軍方的大批中央與地方幹部』。此後至少又有六則不同的廣播，詳細列舉「四人帮」干預該省政治與經濟若干事實。

例如，「武漢電台」於十二月六日說，四人帮已將他們的魔爪『伸向棗陽縣的陽潭（譯音）公社……引起怠工及分裂，並在紛亂中奪權……他們操縱了一小撮人，霸佔地區的「黨委會」與「革委會」，竊取「革委會官印」……並攻擊「領導」幹部……。』五天後，該電台又報導，「武漢重型機床廠」的「四人帮」黨羽『哄騙了若干人強行掛起告示板，佔據機關與工場，奪取運輸工具和廣播設施，並對幹部展開包圍。』

「武漢電台」並「指責」四人帮企圖『擊倒「湖北黨委會」的主要幹部，建立地下黑色總部及所謂的領導集團。』同時廣播中又說，該帮曾設法利用當地共軍的武器以武裝「民兵」，接管湖北「工會」機構。

從這些廣播叫囂中可以看出，「四人帮」顯有有意奪取湖北政治、軍事與工業的控制權。目前「四人帮」的黨羽，從這些機構裏被「整肅」的程度究竟有多徹底，還無法確知，但是廣播的語氣顯示，他們仍據有若干重要的「職位」。

中共湖北「黨委會書記」韓寧夫，於十二月九日告訴在武漢集合的五萬盲從羣眾說：『對四人帮的鬥爭，距離結束還非常早。四人帮在湖北的少數爪牙已經造了許多罪孽，揭發並批判他們的工作才剛開始。』

「湖北日報」也以類似的語氣恐嚇「四人帮」黨羽，『你們是無法躲藏，以爲可以就此逃脫得掉的。如果你們繼續頑抗，勢必造成不良後果。』這些恐嚇之詞，事實上已等於坦承，華國鋒爲了在湖北省奪權，一項牽連到最基本行政部門的兇狠「整肅」，已經在所難免。

我們或可合理的假設，如果誠如廣播所提，在某些工廠及公社裏揭露了一些「四人帮」的支持者，那麼在許多單位裏想必仍有許多「四人帮」的黨羽掌握著權力；我們很難想像，這帮人於他們的頭目在北平失勢僅兩個月後，就會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

雲南、四川及浙江的「死硬共黨頭兒」也承認，他們預期在「四人帮」黨羽徹底「整」掉之前，還將遭到若干的困難。湖北電台曾廣播說，當地的「四人帮」黨羽與其在湖南的黨羽密切勾結，這項說法亦顯示，該省在「整肅」「四人帮」的支持者方面，可能也已遭到難題。

讀者 香港土生上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雪夜尋梅

十萬山人

雪霽[illegible]，寒夜園香何處尋？
思見美人猶未見，一潭清影水雲深。

豺狼一死，爪牙即被剪除，不義而得之富貴，實等煙雲，[illegible]，爭權奪利者，觀此亦應[illegible]矣。

龍一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惡勢由來烟一瞬，多行不義必凶終！

早梅 二首

陳鐵兒

應憐夢裏到天涯，又見寒梅新著花；
大紫大紅盡零落，半含半吐任橫斜。
[illegible]！
今日客中逢驛使，一枝春寄萬人家。

[illegible]。
眼底[illegible]，林間[illegible]！
窗前[illegible]，[illegible]入詩。
聞道家鄉寒特甚，裳衣未許寄伊誰！

披荊文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慶

梁軾昭

披荊[illegible]八千。[illegible]、
但有[illegible]，[illegible]、
管領風騷[illegible]。
廿年[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蘇樹聲

斬棘披荊創業難。果然[illegible]得此詩壇。
閒來把盞吟風月。興到[illegible]。
不覺年光經廿載。又逢[illegible]。
羣賢畢集華堂上。笑勸深杯莫賸殘。

前題

余小驅

容易說扶輪。[illegible]振文新。[illegible]。

[illegible]
南[illegible]，披荊[illegible]人。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曾念祖

[illegible]
罷奕午來絲竹響。最難忘我亦相親。

前題

[illegible]

披荊推激風騷日。文會聯吟二十春。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唾壺碎擊傾三雅。椽筆頻揮第一流。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附庸風雅緣隨喜。不管人譏一嬾殘。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三唐妙韻賡重絀。廿載清詩喜共留。
[illegible]

前題

朱濟川

當世扶輪仰大賢。催詩擊砵敞瓊筵。
吟風弄月三千首。斬棘披荊二十年。
北海琴尊追往代。南園裙屐又今天。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草翅披荊洵可樂。獨肩文會不辭艱。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同振漢聲此島中。蘇豪孟淡盡詞雄。
以文會友言行遠。繡口錦心氣吐虹。
種得奇花開玉蕊。邀來雅士醉銀宮。
披荊共許諸公健。廿載探驪起有功。

前題

洪餘水

廿載披荊道闢通。往來杖履見高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笑[illegible]。

【更正】[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1
明報主筆員會「趕潮流」——查老板「走向大治」之說是白日夢話
捧周・復鄧・貶毛
華鬥江一如江鬥王
卡達的國防政策
馬龍白蘭度的隱居生活
對香港實況的歪曲報導
畫家徐悲鴻艷史
「凶多吉小！」
陸動亂的未來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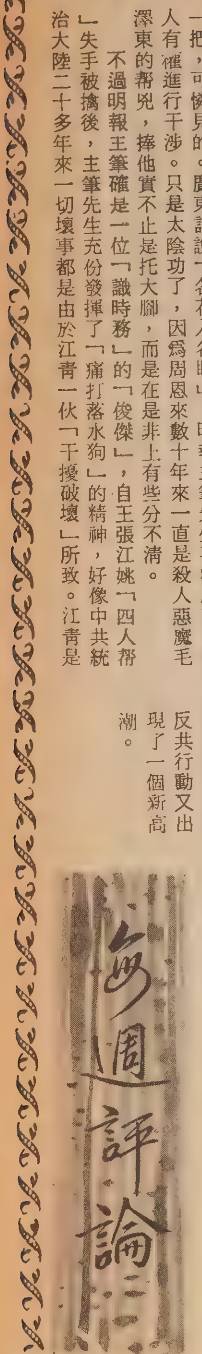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NO.481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一月十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明報主筆眞會「趕潮流」

明報主筆所寫的社評，過去一直站在周鄧的一邊，贊成「穩健」，反對江青集團。但時至今日，江青一伙垮了，原來毛江親信華國鋒「吃碗面翻碗底」，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掩捕「四人帮」後，暫時坐上了北平政權的第一把交椅。華某與明報主筆心目中的「聖人」周恩來毫無瓜葛，加之周有意扶植的「總理接班人」鄧小平，又給華國鋒打下了擂台。照說，明報王筆應該批評華某，不應該捧他。然事實上則不是這様。乖乖，這位主筆先生眞會「趕潮流」。

到今年一月八號，政治婊子周恩來已經斃命一週年。本刊特別是本欄一直對有「和事老」之稱的周恩來深抱憎惡的態度，所以，從未間斷對這個壞蛋進行撻伐。老毛已經夠壞了，可是周恩來比他還混帳。譬如，今日大陸在揭發批判「四人帮」中，不斷攻擊江青「自稱」她是毛澤東的「學生」和「戰友」，其實這句話是當年周恩來爲了拍江青的馬屁由他喊出來的。還有不少人都認爲毛是眞小人，周爲僞君子，固然兩者都是如假包換的頂尖兒也可能是空前而絕後的天字第一號壞蛋，但比較而言周在壞之外還要加上陰損二字。明報主筆最崇拜的周某，難道不是這樣嗎？

當前，在中國大陸上正在全面開展「紀念」他們的「敬愛的周總理」活動。不過，千萬不要誤會，以爲「廣大幹部和羣眾」悼念「周壞水」是出於甚麼「無產階級感情」或者周某對大陸苦難同胞眞的有甚麼「豐功偉績」，而是出之於「政治上的需要」。也就是說，在今日陷於極端混亂的中國大陸上，由毛死而「四人帮」被捕後，北平統治小集團內部的狗咬狗派系鬥爭，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具體地說：那就是靠投機取巧上來的華國鋒，只靠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自然爲周恩來的餘孽和鄧小平的支持者所不滿。這幾天大大陸「懷念」周恩來活動原因在此。

香港明報王筆是周恩來的虔誠信徒，周死後「哭」得鼻涕一把，眼淚一把，可憐見的。廣東話說「各花入各眼」，明報主筆先生喜歡周某，無人有權進行干涉。只是太陰功了，因爲周恩來數十年來一直是殺人惡魔毛澤東的帮兇，捧他實不止是托大腳，而是在是非上有些分不清。

不過明報王筆確是一位「識時務」的「俊傑」，自王張江姚「四人帮」失手被擒後，主筆先生充份發揮了「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好像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來一切壞事都是由於江青一伙「干擾破壞」所致。江青是毛澤東的押「洞」夫人，她之壞並且壞到了極點自不在話下，拜倒在她的百摺裙下跟着她走的如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自然更是「茶瓜送飯好人有限」。然就事論事「四人帮」可能壞不過周恩來，更壞不過華國鋒。有良心的中國人，特別是某些暫時以一種「中立」姿態矇騙了一些讀者的「政論家」，如果不是戴有色眼鏡或受了「權力就是眞理」的毒的話，最好還是站在善良的中國同胞的立場，對吃人肉喝人血的共黨份子施以無情的批判。明報主筆最近又變了，說起來可能有人不信，他現在「面對現實」已開始爲大陸的新的極權統治小集團頭頭華國鋒說好話了。

一月四日明報就發表了一篇與事實不符專爲華某大唱贊歌的社評。那篇社評題目是「大陸動亂是『過去式』消息」。他說：最近「外電不斷傳出大陸上各省動亂的消息，牽涉到浙江、河北、山西、四川、雲南、貴州、江西、福建等省。電訊和觀察家都或輕或重的表示，擁護四人帮的份子在羣起作亂，對於以華國鋒爲首的中央政府造成重大困難」。給以華某爲首的血腥統治小集團「造成重大困難」，這還得了？所以，明報主筆馬上在社評中予以否定。他說：「其實大陸上這許多動亂的消息，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這是過去式的，並非現在進行式。第二；主要是各省廣播電台所廣播的」。照明報王筆的說法，能由地方電台播出的動亂消息，那這種動亂就是「過去式」的。是不是如此呢？用同日明報第一版的第一條消息作證明，就充份證明了明報主筆的說法，如果不是爲了向「新主席」華某「献禮」，那就是胡說。該條消息在「軍人接管鐵路系統」大字標題下，根據「香港三日合眾社電」報導：一月二日河南電台報導：中共中央決定，派共軍鐵道兵副司令員郭維城等三人接管鄭州鐵路局工作。這是在鐵路交通無法維持正常時才不得不實行軍管。這是「過去式」嗎？顯然不是。

還有，大陸動亂固然與「四人帮」垮台有關，但關係不大，應該說主要是大陸同胞反共行動又出現了一個新高潮。

中國大陸各地正亂作一團

查老板「走向大治」之說是白日夢話

萬人傑

近期明報查老板的社評，幾乎天天力捧華國鋒，查老板是世界仔，跟紅頂白是撈世界之道。他踊四人帮而捧當權派，是天公地道的，但捧也不能瞎捧，必須捧得合理。明明大陸各地亂到有如一團糟，查老板偏說華國鋒當權後，中國大陸會由此「走向大治」，簡直是白天說夢話，使有識者笑刺肚皮！

查老板白晝說夢話

近來爲了工作忙，私務也忙，很少機會參與文化界朋友的叙會。昨天在一個小規模茶叙中，幾位搖筆桿的朋友不約而同的談到查老板的社論。他們都覺得，查老板近來捧中共當權派固然捧到肉麻，罵四人帮也罵得太過肉緊。查老板的看法，中國大陸一治一亂，完全看華國鋒一伙與江青一伙誰奪權成功。如果江青四人帮接了老毛的棒子，中國大陸從此便會陷於大亂之局；如果由華國鋒把舵，便將「走向大治」。

茶叙中的幾位文化界朋友，包括一些對中共問題相當熟悉，雖然稱不上「專家」，總不能說是門外漢，他們的看法却與查老板不同，他們認爲毛澤東一死，中國大陸的亂局是勢所難免，江青奪得政權與華國鋒奪得政權最大的分別是江青當權亂得嚴重一點，也垮得快一點；華國鋒奪權成功，希望有一個過渡時期的安定。

如果以爲華國鋒當權，從此中國大陸便會「走向大治」，簡直白天說夢話，查老板一定吃得大頭菜太多，所以囈語頻頻。以華國鋒的才能、威望、地位、思想、陰謀，無一比得上毛澤東，毛澤東在這二十七年來，不斷在權力鬥爭中翻滾，二十七年來一直亂作一團，從未出現過大治之局，如今華國鋒藉着拿槍桿子的人在背後撑腰，就認爲可以「走向大治」，這還不是夢話是什麽？

小小銀球勝過百萬兵

查老板評四人帮的「影子內閣」有這麽一段說：「這張名單中的幾十個人，當然是包括了四人帮所有的全部主要力量。除了毛遠新與孫玉國有若干軍事實力之外，其餘的是些什麽人？有幾個工人領袖、民兵指揮官，那也還算是有點實力的，此外便是彈鋼琴的、唱歌劇的、唱京戲的、打乒乓球的、拿筆桿子的、考試交白卷的、以駡老師出名的、作曲的、跳芭蕾舞的，這一批人組織一個『中國藝術團』到香港來演出，以電影明星江青爲團長，賣座倒很不錯，要他們去辦理八億人民的大事，要他們去和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陳錫聯、許世友、韋國淸等等身經百戰的名將大臣交手，江青女士眞是『網綫』了。」

但查老板忘記中共之能突破西方國家的外交，是靠一個小小的乒乓球；藝術團、雜技團也在外國掀起中國熱，雖然這顯示了外國人的莫名其妙，但江青過去的作爲，對中共來說，並不是有過無功，她的功大過中共的軍閥。派遣一百萬「解放軍」不能征服美國，但一個小小的乒乓球，却弄到尼克遜、福特這些美國總統都要到北平「朝聖」，那時候，查老板敢小覷江娘娘嗎？

共產黨人只有一種

中共黨內權力鬥爭，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今天華國鋒集團粉碎了四人帮，華國鋒便做了獨攬大權的共王；若江青奪權成功，華國鋒便是「國民黨特務」「走資派」了。因此查老板寫社論大捧華國鋒，大駡四人帮，純然跟紅頂白，極不得人心。共產黨人只有一種，因此對共產黨切不可犯一項普遍的錯誤，寄希望於某人，以爲某人登台，便可「走向大治」。共產黨徒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難有善惡之分，要沒有那股「狠」與「惡」的特性，根本不可以成爲共產黨，所以，如果希望共產黨爲老百姓的「生活」着想，簡直做夢。毛澤東是他們的「英明」領袖，二十七年來，不但未能使中國大陸「走向大治」，連人民的工資也未增加過。要加人工，還得期望於「今後十年」這張長期支票。「英明」如毛澤東，奪得政權二十七年，尚且未能使中國大陸「走向大治」，且每下愈況，才會開出十年期票；等而下之的華國鋒、江青，希望他們撥亂返治，那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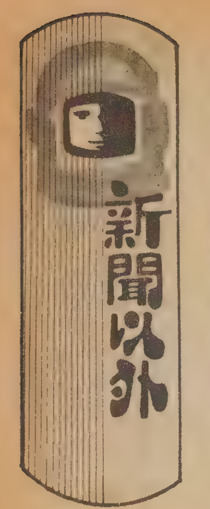
查老板的社論，一直在替華國鋒擦鞋，吹噓他成爲毛澤東死後的救世主，人們不禁要問：「查老板有冇攪錯？」在明報第一版，不時看到所謂「獨家報導」，大陸各省，都因四人帮的反撲而引起普遍武鬥，這種動亂，有增無已，這情勢與「走向大治」剛好相反。作爲「明報」讀者的我們，該相信明報的新聞報導，抑或查老板的社論呢？

言不由衷最痛苦

我們對中共的領導者，並無特殊好感，華國鋒也好，四人帮也好，甚至已死的周恩來，囂傳復出的鄧小平也好，他們都是殺人如蔴的劊子手。

相信查老板對這班人也沒彼此之分，這一點和我們本來是相同。不過他存心「傍」中共權貴，就得大傷腦筋了。他對這班人，必要看準政治氣候，只能捧拍當權的人，絕不宜燒冷灶。

我們簡單得多，即使在今天的形勢下，華國鋒聲威大大壓倒江青四人帮，我們對中共領導頭目，



也不必有彼此之分，對四人帮固然口誅筆伐，對「以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也同樣大力攻訐，與査老板之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大有不同。

査老板雖一向對中共盡力表現媚態，可是老萬讀他執筆的社論，發覺他內心定感非常痛苦。執筆爲文，最痛苦莫過於言不由衷，不把自己想說的話寫出來；更痛苦是寫出和自己意願相反的話。

諸如「毛澤東死後世界上便沒有英雄了」這一類話，確要有很大勇氣、很厚的面皮才說得出。因此，老萬常常覺得，査老板雖有資產階級的享受，但其精神的負担與內心的痛楚，與中國大陸的共黨權貴無異。

一張便條當聖旨

査老板捧華國鋒捧得太肉麻，連對華國鋒沒有成見的人看了都引起反感。華國鋒拿了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的便條，便如拿到繼承大統的聖旨。其實這並未證明誰辦事毛澤東放心，這張便條，可說是交給華國鋒的；也可說是交給江青的。等如一張沒寫抬頭人的現金支票，誰拿到都可以到銀行兌現，銀行職員認票不認人，誰持有支票，誰就有權拿錢。

華國鋒憑這張便條，不但坐上毛皇帝的位子，還把他的未亡人及其寵臣一網打盡，全部扮蟹。如果毛澤東死而有知，在泉下一定極不放心。華國鋒的宣傳機關雖然渲染毛澤東生前對江青如何不滿，不可靠。如果毛澤東不滿江青，懷疑江青，粉碎四人帮這項工作，就不會輪到華國鋒辦，毛澤東自己辦便單多了！

王洪文、張春橋與姚文元這夥人之所以能乘坐直升機爬上中共領導階層，完全是憑毛澤東一手提拔，如果毛澤東生前對他們有所懷疑，他們絕不可能抓到那麼大的權力。毛澤東可把他們提拔，也可把他們打入冷宮，甚或放進牛欄，但毛澤東生前並沒這樣做，可見在他死前的最後一分鐘，仍是信任他們。

只是「辦事」人才而已

可能篡改遺言的不是四人帮，而是華國鋒派的人所爲，華國鋒指江青把「照過去方針辦」改爲「按既定方針辦」，江青也可指華國鋒把「你辦事我不放心」改爲「你辦事我放心」的，你說你一套，我說我一套，其實「你辦事我放心」及「照過去方針辦」這兩句話都沒多大價值，他們只不過利用這句話表示他們爲毛澤東的正統而已。

華國鋒拿了「你辦事，我放心」這便條當做繼承大統的欽令，想來是一大笑話。作爲一國的領導人，不需要有「辦事」能力；但必須有決策才幹。因此，毛澤東要物色繼承人，不應找「你辦事，我放心」的人；應找個「你領導，我放心」的人。既然華國鋒只是「辦事」能令毛澤東放心，肯定他不是理想的繼承人，否則毛澤東不會指定他「辦事」。華國鋒執着雞毛當令箭，以爲這是毛澤東叫他接班的意思，其實事情恰好相反，如果毛澤東眞的有過這樣的一紙便條，應是暗示不讓華國鋒接班，他應担當個「辦事」的職位，極其量是當「總理」，絕不能當上黨中央的主席。主席不需要辦事，但必須是個領導人才。

査老板大捧華國鋒爲「英明」領袖，顯然拍錯馬屁。他在「偉大的毛主席」眼中，不過是個「辦事」人才，何嘗是「領袖」呢？

窮奢極侈的生活

華國鋒控制下的宣傳機關，拚命醜化以江青爲首的四人帮「窮奢極侈」的生活，諸如江青爲了拍一張照，花掉五十萬港紙；王洪文三個月吃喝玩樂花用的錢，相等於一個農人二百年的工資等等，都是共產社會令人咋舌的超資產階級生活。

相信香港讀者在這二十七年來讀左派報紙，從沒這麼感到興趣過，因爲一向以來，在左報上可讀到的，只是一些潘金蓮腳布式，又長又臭的中共文告，以及誇張中共「偉大成就」的一連串無從稽考的數字，枯燥無味。唯獨鬥爭四人帮以來，揭發江青等人的生活實況，却是大家聞所未聞，聽所未聽的，讀來津津有味。讀完都不免驚嘆一句：「有咁嘅事！」

是的，眞有咁嘅事！因爲揭發這些秘聞的人，都是「目擊證人」，他們或者是服侍過江青，或者參與其盛，除了可能誇大一點，絕不會全無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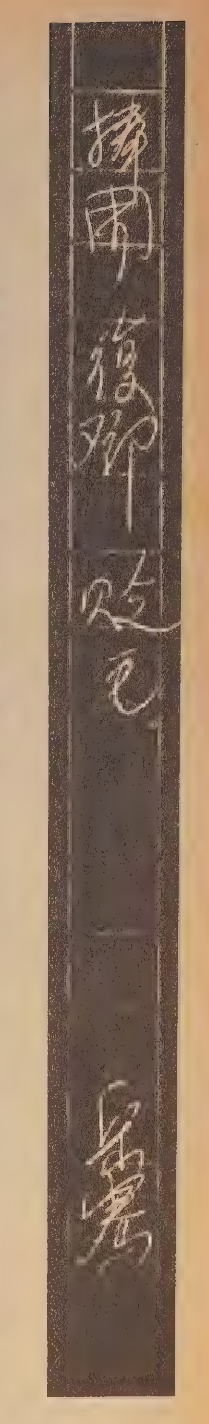
許多人讀罷左報這些報導，會提出疑問：「四人帮的生活如此糜爛，其他中共政權領導人又如何？」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提問。毛澤東在生之日如何？劉少奇如何？林彪如何？周恩來如何？相信會有很多很多還未公開的秘密，這是人們感到有趣。

記者拜訪不到的好新聞

當江青大鬥王光美時，她的奢侈生活曾成爲攻擊重要目標，誰知道攻擊王光美的人，過的生活却比王光美荒唐千百倍！

人們也想知道，江青這樣拚命花錢，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毛澤東會不會沒有分兒享受？即使華國鋒片面替他們辦理了離婚手續，毛、江「共同體」的生活在那一段幾十年長的日子裏仍然無法否定的，既然過着共同生活，很難辦到江青盡量享受，毛澤東則捱世界；江青吃山珍海錯，毛澤東吃鹹魚青菜，這情形似不大可能。因此，老萬感覺得華國鋒派拚命揭發江青的糜爛生活，至少有一半揭發了毛澤東過的什麼生活，也等於借江青來批鬥毛澤東。江青四人帮及毛澤東過如此這般的生活；劉少奇、王光美、林彪、周恩來又是過那樣的生活，然則當權派的華國鋒、李先念、葉劍英、陳錫聯等等，過的又是怎麼樣的生活？當然，今天他們是炙手可熱的當權派，沒有人敢揭；但有一天有了新當權派的時候，這些人的醜聞又會源源出籠了！

鬥四人帮對鐵幕以外的人來說是件好事，因爲他們不斷自爆內幕，這些珍貴資料，派一萬名新聞記者入大陸也採訪不到的。



最近一週來，北平方面華國鋒爲首的共帮中央，風向已有所轉變，大體說來可分成三個步驟，卽大捧周恩來，洗刷鄧小平，冷淡毛澤東。

四人帮事件發生之初，華國鋒似乎採取以毛打江的手法，對周恩來固然不貶，但也沒有特別尊崇，一直到了整掉喬冠華，在「人代常委會」拉出鄧穎超爲「副委員長」算是特別照應周恩來，但還是以毛澤東遺命行事，此時只能算是撫周，仍談不上尊周。

直到十二月下旬之後，風向開始轉變，對周恩來歌頌變爲崇拜，入了新年之後，更變本加厲，共報稱周恩來爲第二元勛，大印周恩來像發給各級共幹懸掛，海外方面也到了周像，一時掛周像也成了左仔的時髦玩意，至於共報更連篇累牘叙述周恩來的好處，能說的好話都說完了，如周恩來因畏懼毛澤東，不敢將准安舊居讓人參觀，再三命令准安縣委拆掉，這種丟人又可憐的事，也算美德，居然提出來頌揚。又如說周恩來生活簡樸，衣服破了寧可加補綻，都不肯更換，平時伙食更沒有菜，加一個炒榨菜，已算是特別享受。

但認識周恩來，與周恩來在重慶共過事的人，皆知道周恩來最講穿講吃，毛澤東只是講吃，並不講穿，周恩來不然，他在重慶時，整個十八集團軍薪餉由他同葉劍英領到在重慶作活動費，根本就不送到延安去，十八集團軍無限制擴軍，政府發的額定薪餉當然不夠，是採取走到那裏，吃到那裏的辦法，粮餉皆就地徵發。當時在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都過得富商巨賈的生活，周恩來請客可以一口氣同人拚兩大茶杯白蘭地，面不改容，戰時的重慶，兩杯白蘭地，公務員一月薪水也未必夠，這樣的簡樸，實在太離譜。

至於說到穿，周恩來不論西服，中山穿，都是呢絨料子，當時在重慶，也只有特殊人物才有此穿着，這些還不奇，奇在周恩來陝北窰洞的家，竟然擺有一套沙發，左舜生先生訪延安，在周恩來家中看見沙發嘖嘖稱奇，不知他怎運回去的，當時在重慶，沙發已是奢侈品，重慶到延安，也只有政府派出辦公的軍用機來往，周恩來往來重慶延安間，就是搭這種飛機，他竟然能帶一套沙發回延安，卽此一端，可見周恩來之「樸素」。

共帮宣傳卽是造謠，原不値駁，亦不必駁，要研究是共帮此舉眞意何在。

華國鋒大舉捧周，是在最近十日內，這段時期正是整個共區烽烟四起，華國鋒管不了，利用毛澤東作護符，也失去作用，不得不借周恩來騙人。

在共區，人人皆恨毛澤東，江青，但對周恩來較有好感，懂得周恩來個性的人，皆知道周恩來爲人陰沉，向不出面作惡，只是助紂爲惡，因此，在共區同胞看來，總是此勝於彼，所以周恩來人望高於所有大頭目，不必說毛澤東，就是劉少奇，鄧小平也不及。華國鋒此時正如一個掉在大海內眼看就要沒頂的人，見了海草也抓一把，周恩來便是海草，他救不了華國鋒，但華國鋒却不能不寄望於他。

捧周同時，鄧小平情況又有了變化，鄧小平在四人帮事件發生後，各方均估計此人要復出，但如何安排，尙難斷定，據傳說北平方面某一國「大使館」有鄧小平簽名送的一幅照片，這位大使想搶新聞，也可能有意放試探氣球，將鄧小平像取出掛在客廳，適共帮一位「副外長」來訪，看見之後頗不自然，最後婉言相勸除下。此位「大使」乃向其本國報告指鄧小平短期無復出可能。

另一消息謂華國鋒淸除四人帮，實在是鄧小平教的路，鄧小平當時告訴華國鋒「逮捕四人帮，批判鄧小平」，大局可定，華國鋒以後果然照他的吩咐，鬥四人帮，不廢批鄧。所以如此，因爲批鄧是毛澤東的主意，無論華國鋒怎樣竄改毛澤東遺囑，予以千方百計歪曲，但毛澤東在周恩來死後，發動批鄧時，所說的：「他這個人嗎？是不講階級鬥爭的。」又說「階級鬥爭爲綱，其他都是目。」

這些話都給鄧小平定了案，今天要爲鄧小平翻案，就要先從毛澤東身上下工夫，華國鋒目前還不敢動毛，所以爲鄧小平洗刷，目前便不到時機。

可是，最近當周恩來死後竄紅時，鄧小平的情況也有所改變，在北平已經貼出大字報爲鄧小平洗刷，指鄧小平是受了四人帮陷害，批鬥鄧小平不是毛澤東的意思，這個說法，就常理而言，自然說不通，鄧小平是共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又是「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如果未得到毛的同意，光是「四人帮」還是動不了他。

華國鋒願不願意鄧小平復出，在海外也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而言，多說都認爲華國鋒不願鄧小平復出，因爲此人太惡，而且也難以位置，如果任之爲「總理」，大權一定落於鄧之手，若是任爲「副總理」又恐怕鄧矮子玩花樣，這一問題自是存在，但是，華國鋒目前處境已大不如前，各省動亂已使其焦頭爛額，更重要的是到處軍管，非借重槍桿子不可，華國鋒與軍方素無淵源，目前完全要借助葉劍英，任何集會，華國鋒出席，葉劍英也出席，而且兩人並稱，這在毛生前未曾有過，卽使林彪被定爲接班人時，也未曾有此種現象。可見華



一月八日中共藉紀念周死一周年，刊出一九六四年周恩來由莫斯科回北平時在機場受毛澤東．朱德迎接的照片。

國鋒今天對葉劍英的依靠，實則葉劍英也是空的，只能作爲軍事頭目的象徵，並不眞能指揮控制各省軍事頭目。

目前情況，無疑是鄧小平重出的最好時機，因爲整個共區處處動亂，無論任何人，只要能安定大局，便會受到尊重，正如鄧小平自己所說，不問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便是好貓。

但鄧小平眞的復出握了實權，共區必然又是屍山血海，因鄧小平爲人睚眦必報，而鄧小平過去所受的折磨，也非常人所能忍受，再說許多罪名也實在是胡亂羅織。如果這筆十年陳賬全部從頭算起，各大城市到鄉村，凡是文革以後的「新生事物」，皆在清算之列，其情況將如第二次之「土改」。不僅農村如此，即共帮中央大頭目如吳德，陳永貴，紀登奎，倪志福，吳桂賢等一羣男女也必然會被視爲四人帮黨羽。而十大選出的中委會，當時統計中委及候補中委共計三百一十九席，江青派佔了一百二十八席，雖然其中有些人已經轉變，如華國鋒，汪東興均不在此數，也病死一批，但一百人總是有的。而「人代常委會」一百四十四名、江派竟佔八十餘人，這一場整肅血洗，眞的展開，無疑是共帮最大一次整肅，也是最後的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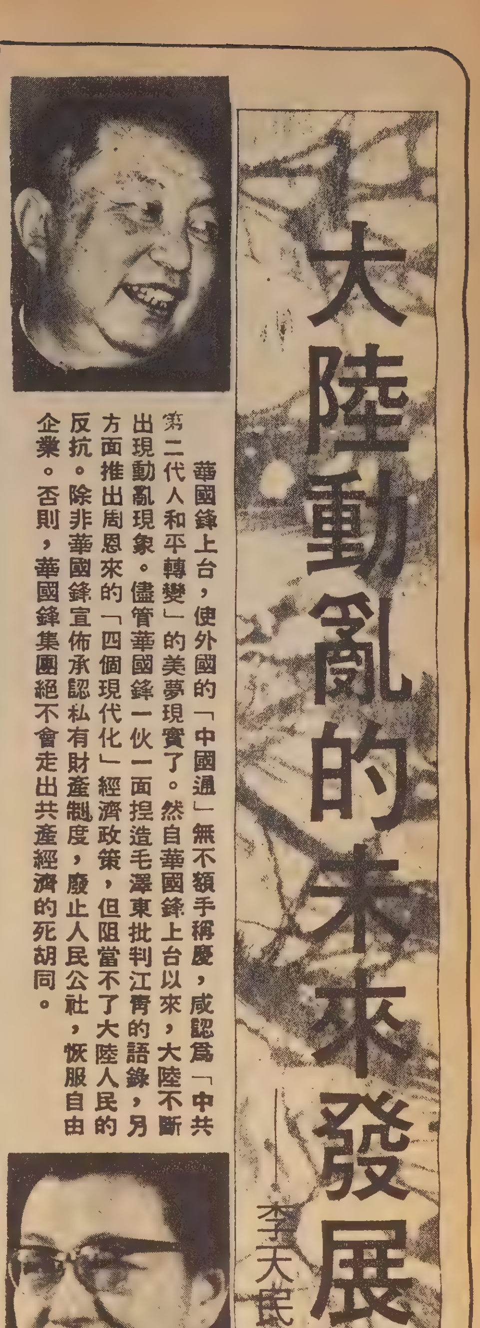
捧周復鄧之後，繼之而來的必是貶毛，毛至今所以未被貶，完全是華國鋒的意旨，其他大頭目都希望早日鞭毛之屍，數毛之罪，以雪數十年積憤。

華國鋒不願批毛，並非有愛於毛，實在因爲華國鋒的地位是毛澤東非法提拔，如果批判毛的非法行動，則老毛任命華國鋒爲「總理」未經「人代常委會」，任命華國鋒爲第一副主席未經政治局，是毛澤東最大非法行動，是逾格提拔華國鋒，華國鋒如果批毛，不是等於否定自己。

其次，作爲共黨第一號大頭目，總要有一些對共產主義的理論修養。毛澤東雖然並不眞懂共產主義，但以前靠了陳伯達，劉少奇的幫助，再混合三國演義與水滸傳，也能成「一家言」，華國鋒連這種胡說霸道的理論也沒有，如果去了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華國鋒便兩手空空，一無所有。

這是華國鋒一面殺盡毛族，一面又大捧毛澤東的眞正原因，如果此法行得通，華國鋒的地位也可以穩定一時，不料就在最近兩周，遍地烽火，華國鋒無力鎮壓，要靠軍管，華國鋒自身對軍人又無控制力，必須借重葉劍英，但葉劍英也無力安定大局，到了最後，就非把鄧小平拉出不可，此爲目前共帮形勢變化的最大關鍵。

總之，目前共帮情況到了非變不可情況，其變化之速度又出乎意料的快，使海外人士目迷五色，不知結果將如何。但對於共帮整個形勢卻容易掌握，自周毛相繼斃命後，共帮完全失去中心，其情況較史達林死後的蘇俄更差，因爲史達林死後蘇俄雖然大亂，總是在政治局亂，不似今日共帮之亂，是普遍的亂，史達林死後蘇俄頭目的鬥爭，並無軍事頭目介入，共帮今日全是槍桿子當權，於是局勢便如河水決堤，一發不可收拾，不論華國鋒，鄧小平皆不可能將亂局納入正軌，即使周恩來此時復活，也無能爲力，只有眼睜睜看共帮這座大樓塌成了一堆瓦礫。



大陸動亂的未來發展

李天民

華國鋒上台，使外國的「中國通」無不額手稱慶，咸認爲「中共第二代人和平轉變」的美夢現實了。然自華國鋒上台以來，大陸不斷出現動亂現象。儘管華國鋒一伙一面捏造毛澤東批判江青的語錄，另方面推出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經濟政策，但阻當不了大陸人民的反抗。除非華國鋒宣佈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廢止人民公社，恢服自由企業。否則，華國鋒集團絕不會走出共產經濟的死胡同。

華國鋒起來得太突然，四人帮事件也發生得太快速，中共政權眞好像一個脫韁之馬。伴隨這一情勢的產生，對華國鋒的過去和現在，對華國鋒政權的現在和將來，在民主世界的報導分析論斷中，也就產生了分歧。

「中國通」樂不可支

四人帮事件發生，一部分美國「中國通」沒有拿它來檢討判斷江青的抬頭，乃至由她的抬頭將帶來槍桿子力量的衰退，尤其是一些人對剛死的毛澤東備致吹捧，却未料到不旋踵間，她已不能保其妻孥。於是這些「中國通」又似乎是額才稱慶，以四人帮事件，作爲是華國鋒屬於溫和派的鐵證，說他與周鄧早有深厚歷史淵源。再以當前批判四人帮，破壞生產建設的報導較多，特別是中共現又舉行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與第一次「工業學大慶」會議，認爲華國鋒政權是毛澤東路綫的改革者，高舉周恩來的「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技）作爲路綫旗幟，繼承「溫和派」周恩來的衣缽。又進一步預測中國大陸未來會是一個發展貿易的好天地。紐約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們是不是已在露笑臉。好像是文革以前，西方學者曾經編織過的「中共第二代人和平轉變」的美夢，到現在才快要實現了。

預斷是眞是僞，都會在未來事實發展中得到明證。但是民主世界人士對一個共產政權作預言，實在是需要小心的。血淋淋的教訓就是越戰，當時越戰和談，在基辛格穿梭外交個人表演之下，強迫的把它帶到日內瓦的會議桌上，簽了和平協定，一年多後，越南、柬埔寨、寮國在北越發動的戰火中淪亡，現在所剩就只是卽將卸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帶在他身上的諾貝爾和平獎章，以及人類歷史上寫下了不能抹掉的悲哀一頁。

毛批江的話不能當眞

對中共政權的預斷，要以寫下的歷史爲憑，對中共政權的好惡縱有不同，作預斷必須拋開好惡。我們反共，但不抹殺事實，有人對中共有偏愛，也要不以偏愛代替事實。我不同意上述大部分西方人士的觀察。我也不忽視他們所提出的一些事實。我們都在作預斷，都難有鐵證，只是看誰較周延，誰較恰切。上述一系列的看法是有再斟酌的餘地。第一、四人帮事件後，報導的一些事實有眞有假，譬如現在發表的毛澤東批判江青的許多話會全是眞的嗎？有些資料還不能用來作證據，只能與其他資料比照起來去探究原因。第二、周鄧派與周鄧一綫的提出還需保留，因爲這對過去和現在反鄧的事實無法解釋。周贊成鄧復出與由周策劃鄧復出是不一樣的。鄧要打周的旗幟作掩護與鄧屬周派是不一樣的。第三、在近一月新聞報導中，確是以反生產建設爲打擊四人帮重點。縱使華國鋒政權今後要把重點放在生產建設，我們應當探究的乃是它具備發展生產建設的條件如何，以及生產建設發展後，大陸人民能夠享有成果，與用來提高生活的程度又如何。第四、四個現代化不能作爲眞正是周恩來的旗幟看。因爲他在一九七四年人代會的報告不能作當代表他個人的路綫。他個人路綫豈會在他死的前一年才形成，才宣佈。一個共產政權也斷不能以「四個現代化」作爲路綫代表的。四個現代化在中共內乃至江青派也從沒有正面反對過。天安門事件發生時，

反江青派與反共的人把它提出，乃是選出周恩來講話作掩護。鄧小平抵制江青，更用它作護身符。華國鋒一幫人再把它舉起，也不過是用來作鬥爭的工具。至少也應該看到他同時仍是抬出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爲綱」的招牌。第五、召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與第一次「工業學大慶」會議，西方專家恐怕更要用它來證明這是「農業專家」華國鋒除施展看家本領，推動農業建設，還要發展工業。我以爲這對華國鋒而言，政治作用遠大於經濟作用。前年九月台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是華江衝突的前哨戰，鄧小平江青在會上報告未在報上發表，只列出華國鋒的總結報告。華國鋒現在要把它作爲「華國鋒時代」的路標。其實「農業學大寨」會議標榜一九八〇年實現綱要（農業十二年發展綱要）。是一九五六年即提出的，縱使實現，它已經過了廿四年，難道還是神速發展嗎？

太表面化這些事實，又以之去作出主觀的一廂情願的結論，是很危險的。中共未來的變化，如何會按照這樣調子去譜成呢？

崇毛擁周也解不了問題

鬥爭四人帮事件還未走到終站，乃至四人帮事件結束後，是否會有新的鬥爭發生，仍在未定之數，但到目前也不是全無一點可作推斷的跡象。從華國鋒政權出現，上海——江青一派的重要根據地雖拔掉了，許多省份的反撲從未停息。眞相還掌握得不確切，但似不致立即形成割據局面。因爲爲打江青一派是團結的，是會打一場硬仗的。另一方面，一個多月來，中共傳播工具在推動一個逐漸加深加大的擁護乃至像過去對毛澤東一樣神化華國鋒。這一點不細點觀察，也很容易判斷爲華國鋒時代已經來臨。

從深度與廣度看一個尙在襁褓中的華國鋒政權，一出生就以槍桿爲後盾推倒了四人帮，但以後它只是隆隆擊鼓，而未興正正之旗。換言之，在路綫上是不鮮明的，乃至是有矛盾的，不具有說服力的。最顯明的是高唱打擊四人帮聲，從「人民日報」文字中，從華國鋒吳德的口中，仍在復誦與江青一派分不開的文革舊調，有如「新生事物」、「反資產階級法權」。其次，對與江青一派最早爲敵的林彪，仍在大反特反，和最後爲敵的鄧小平，也未完全取消反調，而在廣東等地，却又出現了大批擁鄧的大字報。再就是在擁毛聲中，把反四人帮調子都從毛的口中譜出，總不免是矛盾的。又如「敬愛的周總理」這個名詞常在出現，周妻鄧穎超頻繁接待外賓。這一方是華國鋒的利害處聰明處，要已死的人來爲他効勞，他利用人，因爲死人是聽活人擺佈的，但問題是華國鋒不能把崇毛、擁周與眞心要推出華國鋒路綫同時出籠。

中共在進行權力鬥爭時，有時路綫只是一件外衣幌子，但它却不是永遠可以脫下不穿的。四人帮推倒了，是華國鋒權力上的死對頭倒了。以鬥四人帮爲華國鋒開闢的路是遙遠的，也是荆棘滿途的。今天華國鋒一帮把毛澤東的名字用來作鬥四人帮的武器，那不用說毛澤東極大悲哀，同時也說明了華國鋒一幫今天的擁毛是一種策略，並不是眞要繼續執行毛澤東的路綫。其次，華國鋒一帮仍在高唱反林與反鄧，其中反鄧只在程度上減輕而非放棄，其目的是極不乾淨的。意在排斥他們在權力鬥爭圈子之外，少一個分一杯羹的人。林鄧乃是與江青一派對立才被鬥倒，今天却隨四人帮於地下翻不了身。什麼「叛黨」「走資派」……豈不全是鬼話連篇。

新動亂正在醞釀中

本來大陸的新動亂，正在醞釀形成中。第一、華國鋒政權以槍桿子爲後盾，已經顯露出與他建立了親密關係的是中共舊四方面軍亦即二野系的人物。如果他還能獲得其他軍系頭子的支持，華國鋒的領導也許可能維持一段時期。軍中重要職位有如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國防部長如何安排，便可作判斷的依據。第二、當前乃至今後一切有關生產建設的措施，除非中共宣佈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廢止人民公社，恢復自由企業，大陸人民都不會在任何全由當權者控制的生產建設中，享受到改善提高生活的果實。因此，過去說大陸人民在懷念周恩來的劉少奇的主張，現在又說大陸人民會接受政策。都是向壁虛構。華國鋒一帮眞想在經濟上作點什麼，它絕不會走出共產黨的框口的。第三、華國鋒一帮現在打四人帮，一方又把與四人帮分不開的文革破爛拿在手裏不放，他是沒有立場，也不會有號召力的。十年來把中國大陸鬧得天昏地暗，歷史上必然有個交代結束。中共內部一場文革與反文革的鬥爭是免不了的。不過它仍是中共的家務事。不是逼華國鋒變，便是再造華國鋒的反。第四、文革開始的第二年（一九六七），毛澤東對中共黨內的指示說：文化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長期鬥爭的繼續。兩月前的十一月卅日，吳德在中共人代會常委會上講話又說同四人帮的鬥爭，「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羣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自由中國的存在，使中共如芒刺在背。它確啓示了大陸未來的變化，不是再起層層密佈的黑暗濃霧，便是撥開雲霧見青天。

華門江一如



一九六三年劉少奇、王光美訪印尼與蘇加諾合照

「四人帮」垮台後，華國鋒集團為了攪臭江青，大肆揭發江青的生活私史，其中不乏無中生有，令人難以置信。不過，華國鋒出此殺手鐧，並無創新之處，與當年江青鬥爭王光美，同出一轍，顯見是偸師自江青，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中共高階層互相傾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可見一斑。本文因篇幅關係，特分兩期刊出。

自中共黨中央主席華國鋒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逮捕了「四人帮」的主腦，曾經紅極一時的四人，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

中共宣傳機構公佈「四人帮」的名次，是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好像王洪文是「四人帮」的首領，實際「四人帮」的主腦是毛澤東的未忘人江青，華國鋒却故意把他們顛倒，江青名列第三，這種排名是華依照中共排名慣例，江青權力雖大而無王洪文的官高，抑是作未來清算「四人帮」的準備，對江青撇開一面，把這筆「篡黨奪權」的賬統統寫在王洪文的頭上，在首惡必懲，從犯免究「惟物辯證」下，免江一死？

文革期間，江青權傾一時，指東打東，指西打西，就是官高爵顯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及其妻子王光美，也被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

華國鋒逮捕「四人帮」中四個首腦，却能手到擒來，顯得十分容易，可是江青一夥想捉劉少奇和王光美，却沒那末簡單，不過江青之鬥王光美一如華國鋒之鬥江青，可說「無微不至」，小到如王愛穿鮮艷衣服，愛吃香脆的花生米，喜吃糖果等都被鬥了出來。所幸王光美沒有担任中央職務，她之被鬥是因鬥爭劉少奇而發生的輻射作用，因而沒有「篡黨奪權」的大罪。

江青愛唱京戲喜看海外電影

曾幾何時，江青遭到同一命運。據去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出版的「體育報」說，同年九月曾隨江青到大寨的三個女醫務人員揭發江青當時在大寨的惡劣行徑。

據說，大寨業餘宣傳隊演大寨事迹，節目短小精幹，生動活潑，可是，江青却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一會兒要水喝，一會兒要藥吃，一會兒叫來服務員，說：「我餓了，我要吃煑蘋果。」演出結束，她鼓了兩下掌，也不和演員握手，她是最後一個到，第一個先走。

時隔不到兩天，在大寨另一個晚會上，是她指使專程由各地來的演舊戲的演員上演「轅門斬子」「斬黄袍」、「遊龍戲鳳」等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京戲，江青却興高采烈，手舞足蹈，一會兒站起來鼓掌，一會兒喊「再來一個」、「再來一個」；她和着台上的曲子搖頭晃腦，還扯着嗓門唱起來。演出結束，她興致勃勃的上台，一一和演員點頭，握手，並和全體拍照。

江青在吃飯時也喜讓人吹奏演唱，或者播送舊京劇，舊昆曲唱片。晚上，她那間屋裏更熱鬧啦，把從北京帶來兩卡車的影片，甚麽「紅與黑」、「黑桃皇后」、「基度山恩仇記」等等看了又看，直放到深夜。

有一天，大寨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宋立英帶着幹部到虎頭山工作，宋忽然淡淡的說，「瞧，江青上山玩啦！」仰頭一看，對山有一溜人正往上爬，為首一個是女的，騎一匹高頭大白馬，別人給牽着韁繩，密密麻麻一大羣人跟在她的後面，最後一輛像甲虫那樣的小汽車。很明顯，在頭裏騎白馬的是江青。據說：江青本來胆很小，不敢騎馬，不知她從那兒聽到武則天善於馴服烈馬，她以未來的武則天自居，所以也騎起馬來。

在大寨江青出席過三次大會，三次會上都看到了江青不正常的鏡頭，她高高舉起雙手，然後，原地慢慢轉圈兒鼓掌，久久都不坐下來，擺出一副接受羣眾歡迎的架勢，讓人拍照。

江青有一次到藥用植物栽培試驗場，見了靈芝就大淡起「白蛇傳」小青盜靈芝故事，說靈芝可以返老還童，她向試驗場負責人，要了一些靈芝帶回去，還說「吃了可以年輕」。

在大寨有位老大娘送江青一雙綉有龍鳳的花鞋，她愛不釋手，逢人就稱讚那雙鞋綉的好，其內心還說好「吉兆」。

華國鋒發動鬥爭江青的這些罪狀，雖是鷄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他的用心却非常毒辣，不但要把江青鬥垮，還要把她鬥臭。

文革派十年來的經營，自有他的實力，也有擁護他們的羣眾，華國鋒用釜底抽薪辦法，消滅「四人帮」的基層力量，莫過於揭開她生活的醜惡面，撕破

江鬥王

焦一夫

她塗有彩色的美麗的畫皮。

江青是經常去大寨的，據最近共報說，毛澤東快斷氣時，她還在大寨遊玩。她爲甚麼經常去大寨？那是毛澤東指定她蹲點地方，再是她一到大寨就可稱王、稱后，在北京不敢做或不便做的事情，在大寨就可爲所欲爲。據說，她要大寨人把她當皇后，當做未來的皇帝一樣奉承。

江青在「文革」時指揮「紅衛兵」鬥垮、鬥臭了的劉少奇妻子王光美，王是經劉少奇指定蹲點桃園的王光美在那裏也留下不少劣迹，也許是她地位和所受的，教育不同，還沒江青那麼囂張，但作威作福、談享受、講排場，打着革命的旗幟，滿腦子資本主義思想，却與江青一樣。

華國鋒逮捕「四人帮」如探囊取物，手到擒來，可是江青捕捉王光美，却費了很多手腳。

布下天羅地網誘擒王光美

一九六二年蘇加諾夫人訪平與毛澤東江青合攝。

當時，劉少奇和王光美住在中南海，周恩來有命令不准「紅衛兵」到中南海去胡鬧。文革初期，劉少奇曾要王光美拿着中央辦公廳的介紹信充當一個普通工作組到清華大學去，當時更給她三個任務，一是到一個班或一個系蹲點，二是了解一些情況向上級反映，三是要她自己鍛鍊。可是，王光美一到工作組，沒有摸清底子，就說：「現在亂子多，說明我們發動羣眾不夠，要找出幕後人。」她那裏知道幕後人就是毛澤東，就是江青。「文革」「炮打司令部」的目標逐漸明顯了，鎮壓也不行了，她不得不回到中南海。

「清華」「紅衛兵」把劉少奇和王光美當作鬥爭的對象以後，「紅衛兵」曾經向周恩來請示，要到中南海去捉劉少奇，周說：「你們沒有這個權，我也沒有，你們去問毛主席。」當時「清華」「紅衛兵」是由江青兩個女兒李敏和李納領導，想捉劉少奇當然是江青的命令，「北京市長」彭眞雖然掛着牌子遊街，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尙且沒有受到這種侮辱，劉少奇夫婦只從電台裏聽到他們喊打喊殺。

調虎離山誘王光美出中南海

「紅衛兵」的總指揮江青，鬥不鬥劉少奇尙在其次，但對劉少奇妻子特別感到興趣，可是，這時王足不出門，「紅衛兵」又不能入中南海，怎麼辦呢，於是定下「調虎離山」，騙王到市區，讓她自投羅網。

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下午兩點半鐘受了江青命令的「清華井岡山兵團」（雪蓮花）、（傲霜雪）等六個「戰鬥組」共四十多人，乘一輛吉普車和一輛大轎車由「清華園」開出，車裏喊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綉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他們分赴三個地方，布下天羅地網，準備智擒王光美。

第一輛車開到師範大學附中。王光美的女兒劉萍萍，正在向該校師生公開檢查，「紅衛兵」準備在她檢查完畢，把她包圍起來，不使她按時回家，再向王光美假報劉萍萍在歸途中發生車禍，用這種方法把王光美誘出中南海，把她捉住。第二輛車上「紅衛兵」送到交通隊和反帝（卽協和醫院）醫院交通隊的「紅衛兵」負責控制電話綫，以防劉少奇聽到女兒交通失事消息，打電話到交通隊問，大多數的「紅衛兵」到反帝醫院。那是他們的戰鬥中心，他們預計着「清華園第一號大扒手」的王光美將在這裏被擒。

戰幕揭開第一炮打响

那天還刮着凍人的北風，天快要黑了，劉萍萍檢查後的批評也已結束，師大一附中的同學陸續離開學校。這時有幾個「紅衛兵」走了進去，要和劉萍萍舉行「座談」，他們反覆的在劉萍萍面前唸着「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難，去爭取勝利。」

時鐘指向六點，他們打出第一炮，戰爭開始了。

「喂，你是劉萍萍的家長嗎？……我是交通隊呀！你的孩子劉萍萍今晚五時四十分在和平門附近被車撞了」。「傷勢很重，我們通知他的學校了，現在送到北京反帝醫院了。」說完他們就把電話掛上。

「喂，你是劉萍萍家長嗎？……我是師大附中呀！……剛才交通隊通知我們，劉萍萍在和平門附近被汽車撞了。」

兩次電話內容雖然一樣，但語氣一次比一次緊急。

卡達的國

爲了維持與蘇聯在軍事上的均勢，卡達政府將批准美國生產昂貴的B－一轟炸機及戰畧性的巡弋飛彈。並將面臨選擇建立機動飛彈系統，擴大潛艇艦隊，以取代地面火箭。這一切措施，目的是在不引發核子戰爭的情況下，迅速阻止蘇聯的侵襲。

美國總統卡達在競選時曾許下承諾，保證在美國國防政策上作重大的改變——在軍事經費上削減五十億到七十億美元，促進武裝部隊的「流綫型化」，並且取消「浪費」的武器計劃。

但是一旦卡達進入白宮之後，他可能會發現，他爲五角大厦制定的目標不是不切實際，便是極難達成。

知識豐富的官員認爲，在遭逢決定政策的困難程序時，卡達的國防政策將會受到兩項無可避免的現實情況的影響。

其一是蘇聯不斷加強軍備的趨勢，其二是國會反對在安全領域上作重大的改革——尤其是影响立法者本身利益的問題上。

鑒於這些不可避免的因素，五角大厦的職業觀察家說，預料卡達的新政府將在國防上遵循這些概括的路綫：

一、至少在四年中增加而非削減軍事經費。

二、批准開始生產首批昂貴的B－一轟炸機。但是不會達到五角大厦所要求製造二百四十四架此種爭論中的飛機的目標。

三、履行自韓國撤出美國地面部隊的保證，但格外謹愼的從事此項行動。主要的顧慮是：避免任何可能會損害日本對美國承諾所寄的信心，或者引起北韓共黨發動冒險的行動。

四、尋求與蘇聯達成初期戰畧武器限制協定，以議定戰畧性核子武力範圍的最高限度，並且打開裁軍的途徑。

職業性軍事專家強調，基本上，卡達運用國防政策的範圍十分有限。蘇聯在過去十年中一直大規模並持續的加強軍備，此項行動已使美國在東西方均勢中落於不利的地位。

根據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版的「詹氏世界飛機年鑑」說，目前蘇聯在空軍方面領先極多，一旦美蘇兩個超級強國爆發戰爭時，美國可能被迫使用核子武器。

據「詹氏年鑑」編輯泰勒說，蘇聯及其「華沙公約」聯盟在許多種武器的數量上已經超過西方，他並且警告西方國家不可對蘇聯飛機工業的能力不以爲意。

泰勒說，目前美國國內的防衛武器主要是由陳舊的轟炸機和攔截機所組成，而蘇聯却建立在幾個由超音速轟炸機和多用途戰鬥機所組成的中隊上，這些飛機的性能都遠超過今年九月由一名蘇聯駕駛員飛往日本的米格二十五「狐蝠」型戰鬥機。

泰勒在「飛機年鑑」的序言中說，蘇聯的空軍和海軍已經擁有一百多架最新式的「托普利夫」型轟炸機——亦即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附予「逆火」代號的轟炸機。

泰勒對美國在傳統戰爭中與蘇聯對抗的能力表示懷疑。他說，華盛頓方面顯然嚴重低估了蘇聯最新型的米格機和「逆火式」轟炸機——這種飛機能夠從蘇聯本土僅作一次空中加油即可飛往美國任何地區——除了佛羅里達州某些地區以外——然後飛返蘇聯。

泰勒也指出，西方對蘇聯貝倫科上尉駕往日本的米格二十五「狐蝠」戰鬥有許多錯誤的報導他說，這種飛機在機翼下掛着四枚大型飛彈，飛行速度仍屬全球第一。

五角大厦一名高級官員說：「卡達所面臨的最大決定，不是關於任何個別的武器，而是對蘇聯的加強軍備採取什麼對策。他的選擇是：維持與蘇聯的全球軍事均勢，或是讓他們取得領先之勢。如果我們不維持這項均勢，沒有人可以辦得到。」

卡達最具影响力的國防顧問之一同意這項評論。他指出在過去十二年中「一項令人不安的趨勢」——蘇聯在軍事武力上的費用不斷地增加，而美國却不斷的減少。

卡達最信賴的「智囊」——「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專家指出所有這種情勢對卡達政府的影响。

他們的判斷是：「我們應該體察到，用於國防項目的美國財源日益縮減的程序，或多或少已正在進行之中，在至少未來五年中，國防經費在某些項目上應予增加。」

預料卡達承襲福特政府的第一個國防預算，至少將目前會計年度所批准的經費高出一百億美元——亦即是在一千二百億美元之間。獨立觀察說，依照目前的趨勢，國會可能不會容許超過此項限度



每架九千萬美元B－I轟炸機

的縮減。

五角大厦的專家提出以下的觀點：雖然新政府無法期望在未來幾年中防止軍事經費繼續增加，但是它可能有力量對此項增加的程度和速度產生更大的影響。雖然這一點可能須取決於卡達是否能成功的赢得國會對他所提裁減軍事人員經費的計劃。軍事人員經費在五角大厦的預算中佔了大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卡達擬議「以增進訓練的效率，延長官兵留駐某一職務的輪調期至平均十五個月以上，裁減五角大厦和其它單位繁複的總部人員」而促成武裝部隊的「流綫型化」。

卡達也計劃重行改組後備單位，包括國家警衛部隊在內。「布魯金斯研究所」的卡達顧問堅持說，在薪給退休金的制度上，作迅速的改革，對於控制高漲的人事經費也是件很重要的事。他們建議目前「薪餉制度予以合併……津貼及退休金以一項單一的薪金計劃取代」。他們也建議，退休金計劃應予修改，以和聯邦文職人員的薪給制度相配合。

據估計，這些改革將可每年節省四十至六十億美元。

但是，當卡達的國防部長將這些改變送往國會要求批准時，將會面臨難以克服的困難。過去幾年來，相同的改革計劃曾經被國會封鎖或裁減，軍事支出和退休金問題被國會議員認爲是政治炸藥。

具戰畧性質的「巡弋」飛彈

卡達新政府極可能與國會造成此種爭執：如果軍隊要購買必需的武器和裝備而不使國防預算高得離譜，必需大量裁減人事費用。

新總統堅稱，美國軍隊，特別是駐北約的美軍，必需配備技術領先的傳統武器，使能在不引發核子戰爭的情況下迅速阻止蘇聯的侵襲。此外他將尋求額外的經營來發展導向精確的反坦克和反飛機飛彈，他警告說，沒有這些武器，歐洲的軍事平衡將轉而對北約盟國不利。

防政策

陳獨塵譯

增強傳統部隊的軍備，將會耗盡卡達希望藉由三軍「流綫型化」所省下的大部份經費，並且甚至會增加對國防預算日益上漲的壓力。

卡達政府必需立刻採取的國防計劃之一，是決定是否生產B——一型轟炸機和戰畧性「巡弋」飛彈。

攸關的不只是這兩種武器系統的命運，因爲這些決定將註定戰畧轟炸機和美國戰畧核子部隊整體型態的前途。

這些部隊現在還根據「三合一」體系的概念，駐紮在轟炸機、洲際彈道飛彈和潛艇發射飛彈基地附近，這個構想是蘇聯絕對無法使這三種系統同時失效。

取消B——一型轟炸機意味着將發生下述兩種情況中之一？刪除「三合一」體系中的轟炸一角，或是建立配備長程巡弋飛彈的新機隊伍。

爲B——一型轟炸機和巡弋飛彈作決定時，卡達必需好好盤算一番：幾年之內，「三合一」體系中的第二部份——一千零五十四枚地面發射的飛彈——將變得易受制於蘇聯的全力攻擊。新政府將面臨選擇——花費三百億美元建立新的機動飛彈系統，或是擴大「三合一」體系中的潛艇艦隊以取代大部分的地面發射火箭。

卡達將作何選擇？根據五角大厦的最高階層官員和卡達的顧問傳出的消息，可能的結果是：

B——一型轟炸機

一、B——一型轟炸機：雖然競選期間卡達宣稱這種「浪費錢的」系統「不應該給予經費」，但咸認卡達將准許這種每架造價九千萬美元的轟炸機於一九七七年開始生產。擬議中的二百四十四架B——一型轟炸機隊，至少需花費二百二十一億美元，前三架的製造基金已經撥出。

大多數觀察家認爲，新政府將把B——一轟炸機的生產限制到極小的數量——可能不超過一百架。

「巡弋」飛彈

二、「巡弋」飛彈：預料卡達將批准生產此種武器，以供飛機使用，但是他將建議限制此種飛彈部署於潛艇或可能所有的海軍艦艇上，以作爲使蘇聯在戰畧性核子武器的談判中讓步的交換條件。

對卡達未來政策一項最具權威的估量是：當新任政府體察到一個危險事件的現實情況時，針對五角大厦作徹底改變的議論，將會迅速消失

（譯自十二月二十七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馬龍白蘭度的隱居生活

馬龍白蘭度在影壇上享有盛名，世人對他的評價是毀譽參半，成熟、傲慢、性格固執，放蕩不羈。他說表演空洞無用，只講錢才去拍片，三周拍一部戲，片酬二百萬美元，勇猛而好鬥，厭惡諂媚的人。他目前隱居在一自置的小島上，似乎與世人無爭。

尹靜心

三十年前，馬龍．白蘭度崛起於「慾望街車」一片，從那時起，他就成為當代的首席男星。他的片子，有好的，也有的很糟，但無論如何，觀眾永遠都可信賴他的精湛演技，像在「叛艦喋血記」中的克利斯丁先生，或是「教父」中他和小孫子在花園中的那場戲，都令人難以忘懷。

這些年來，他一直很固執於他的自由──選擇自己的劇本，擁護一些不為人所注意的事，和隱居於他的私人小島泰西若。五月間，時代周刊記者里奧．傑諾士成為第一個得以在泰西若島上訪問馬龍．白蘭度的美國記者。「我第一個衝動，」白蘭度後來承認：「是要逃到樹林裏老躲起來，第二個意念是要把你頭朝下荼朝上，像棵椰子樹一樣地種在地上。」傑諾士很幸運地逃過了被「種」的命運，而和白蘭度在他的熱帶樂園上度過了兩天，以下就是他的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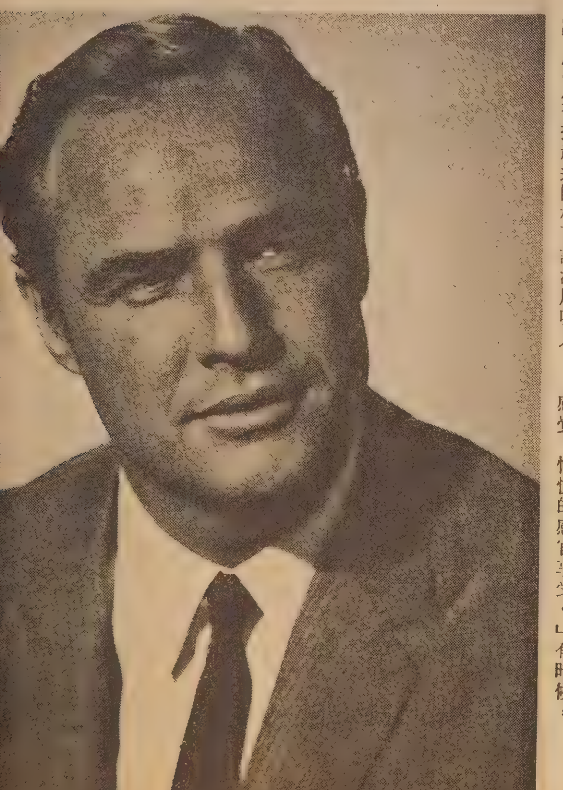
我們沿着島的周圍走，馬龍在前面帶路。從背後看，他像一個年輕的重量級拳擊手：寬濶的肩膀，肌肉發達的手臂，粗壯結實的雙腿，踏着沈重有力的腳步。只有剪短的白髮顯示出他的年齡。忽然馬龍轉過身來面向我，他那年輕的跡象消失了，那張額頭突出，鼻樑折斷為人所熟知臉，看來曾經歷了無數人間之事。他的襯衫包著一個突出的肚子，「侵入者」，他對我耳語著，一面看著躺在沙灘上的兩個波里尼西亞男孩，他們很緊張地微笑著。白蘭度觀察了他們好一會，才慢慢地離開。「他們是傻孩子，」他說：「他們是抓龍蝦的。」這些小孩幸好不是來檢鳥蛋的──當地人常愛檢鳥蛋拿到市場上賣，使得鳥類幾乎在此地絕跡──不然即使是已五十二歲，過重四十磅的馬龍也能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

白蘭度於十年前買下這座島，賣主是個加拿大牙醫遺孀，他的父親原是個波里尼西亞國王的御醫，而從國王那裏得到這個島作為禮物。馬龍．白蘭度曾花了十年的時間尋找他所謂的「地球上一個給我掛帽子的地方」，他考慮過墨西哥、峇里島、曼谷等地，最後決定在大溪地北方三十里的泰西若，那是他在一九六一年拍「叛艦喋血記」時發現的。他所以這麼熱衷找一個私人屬地，是基於他對未來的看法，他說：「我認為這個世界將遭厄運，末日就要來了，我要一個可供我和家人避難及自力更生的地方。」他對這個想法堅信不移。

「我知道在美國的印第安人這件事上，我很為大家所厭惡，但是我覺得人們並沒有眞正地瞭解關心這件事。」

他現在每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島上度過，在那裏生活，煩惱都簡化了。他住在溪邊的一座茅草屋裏，旁邊有高大的棕櫚遮蔭。裏面只有一間大房間，窗戶有撐起遮陽板可讓海風吹人，一張大床，床下有幾處蚊子窩，還有一個冰箱及一個煤氣爐。後面一淋浴室及抽水馬桶。整個來說是個很舒適但也很原始，很有男人味的屋子。

他每天早上五點日出之前就起床，晚上九點就休息，「我喜歡晚上在沙灘上裸體散步，」他說：「讓風擁抱我的身體，那是一種高貴、自由的感覺，愉快的感官享受。」有時候，



爲了要完全的隔離，他會划着小船到附近的一個無人居住的小島，在沙灘上睡一夜。

二個美麗的女子！艾蒂：波里尼西亞人和愛莉子，日本人—服侍他的生活所需，還有三個工人負責修理等雜務。「我從不覺得煩悶或寂寞，」白蘭度說：「如果沒有人可談天時，我就唸書，唸書也是談天的一種方式。」那時他正在和德國哲學家尼采「談天。」

他的書架上放着各類科學期刊，他愛在這個島上做許多實驗，最近的一次花了他五十萬美金。兩年前他在泰西若開了間客棧，蓋了廿一座茅草屋，三個酒吧和一間餐廳，並僱了四十名工作人員，從開始這個計劃就註定要失敗，風暴和高漲的潮水嚴重地損害了茅屋而常常要錢修理。雖然夏季裏房間都客滿，但白蘭度也幾乎被弄得神經錯亂。「那些中年女人跑來告訴我：『噢！白蘭度先生，我們眞愛你演的拿破崙。』拿破崙，上帝！還又要我的簽名，她們的丈夫則把我按在牆上擺姿勢好和太太們合照留念。」白蘭度承認：「開旅館根本是個錯誤，我之所以要做，是因爲我喜歡計劃，即使是個不好的計劃，因爲我不願呆坐在這個島上像個沉思的菩薩。」白蘭度像尊菩薩？絕不！他那一觸即發，勇猛好鬥的脾氣使他在三年前打斷了一名攝影師的下巴；引誘而又拋棄的女人可比美唐璜；侮辱過世上大部分有名之人。不久之前，當他在潛水的時候，碰到了一隻白嘴的鯊魚，他朝那鯊魚的鼻子上打了一拳，，結果鯊魚落荒而逃。

但是他對他喜歡的人也是很溫和體貼的。他厭惡諂媚之人，「我注意到，」他說：「一個朝著我的荷里活式笑容笑的程度大小，正反應出我最近一部片子的好壞。」再也沒有人像馬龍．白蘭度一樣坦白了「你是不是認爲我也是個蹩腳但善於僞裝的演員？」他問。「我不是，我是個蹩腳但善於僞裝的演員！」他笑著大吼。如果你告訴他，你認爲他是當今演藝界的天才什麼的話，他會哼哼鼻子然後走開。

「表演，」他說：是個空洞而無用的職業，我是爲了錢才拍戲，從中我得不到一點樂趣，因爲事實上，近代根本就沒出一個像樣的劇作家，一個也沒有。奧尼爾和納西威廉曾有一度是，但我認爲他們不算眞正偉大的古典作家。電影嗎？別提了，我認爲愈賣座的電影愈差勁。導演把劇本揷在褲子口袋裏，走進佈景中，拿出來唸著：『嗯，這場戲白蘭度演一個印第安人搶劫驛車，好，開始。』這怎麼能叫我對電影認眞！純粹是商業行爲，不值得一提。」

「我演『大峽谷』是被戲中我使的武器所吸引，那種像魚叉的武器眞厲害，你知道我從前是很專長於丟飛刀的。我本準備花時間先仔細研究一下印第安人，好使自己演來有個性，但是亞瑟，潘不答應，他說沒有餘暇讓我這麼做，因爲我演那部戲的片酬是一百五十萬。

白蘭度自己也對那部聲名狼藉的「巴黎最後一支探戈」很失望。他說：「柏特路齊是個很敏感的導演，但是我不喜歡他這部片子，只給人一種衝擊感而未敘述任何內容。教父？天曉得一個六十五歲的意大利老頭子抽着彎曲的羊屎雪茄是副什麼德性！」他最欣賞的年輕男星是羅勃迪尼羅，就是演教父年輕時代的那個人，「我懷疑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有多棒。」他說。近來每一位製片，導演都知道白蘭度最多只願意花三週的時間拍一部戲。七月間他將爲法蘭西斯．卡波拉在馬尼拉拍一部名爲「啓示」的片子，他演一羣越戰逃兵的首領。片酬：「二百萬美元。」他說：「我想我已經到了這行的盡頭了，我只剩下兩個願望，其中之一就是要拍一部有關美國印第安人的電影。」

白蘭度有四個小孩，分別由三個女人所生。他說：「我知道我以前做了些什麼，但我不知道我爲什麼做那些事，到現在我仍未得到答案。」他特別喜歡他的長子克利斯丁（媽媽是安娜．卡西非），現在十八歲，馬上就要進洛杉磯大學，另一個兒子在愛達荷州唸私立學校。還有兩個小孩是特莉達爲他所生的，她是在「叛艦喋血記」裏演一名大溪地少女而結識馬龍的，現在他們母子住在大溪地。

評「江禿哭林禿」妙文

李哲夫

在大陸傳抄一篇「毛澤東戴綠帽」的妙文，名叫「江禿哭林禿」，作者據傳是「紅色和尚」趙樸初。這篇妙文功力不錯，暗諷毛澤東妙到顛毫，非有「學養」而兼俱不要臉者如郭沫若、趙樸初之流寫不出來。紅色政權下的無恥文人，其看風駛悝、打落水狗本領之高，令人三嘆！



元代的散曲，在民間很是流行，至明、清不衰。所謂散曲，實就是清唱，所以也稱做「清曲」。清曲不像戲曲包括了動作、歌唱和道白，它只是歌唱而已。據張旭初「吳騷合編」凡例說：「唱時，只用絃索、笙笛、鼓板等，不用鑼鼓。」張氏引用魏良輔曲律云：「清唱俗語之冷板櫈，不比戲場借鑼鼓之勢。全要閑雅整肅，清俊溫潤。」

散曲所表達的內容，不完全是抒情的，也有敘事的。或風流蘊藉，或寓意於諷刺，或寄情於幽默，清新可喜，讀起來有些還會使你忍俊不住。

民國以還，散曲雖也間見於文壇，但好者不多。大陸陷共後，文壇像一片荒涼的沙漠，除了馬列邪說和毛思想的文字外，就從來沒見過有人寫過「散曲」。在大陸傳抄很廣的妙文，是屬於散曲一類的，題目是：「江禿哭林禿」（散曲：哭皇天帶過小上墳）。它敘述了江青和林彪的關係，甚至暗示他們有曖昧之情。

「我上樑不正下樑歪，本是胎裏壞，從小兒男盜女娼鬼混在上海。假革命，摩登舞女紅招牌。你和我克」復辟多少載，才結成死黨爬上台。我為你挑動武鬪，你拍手又喝彩。我為你打倒多少老幹部，你封我『文藝旗手』、『造反派』，我為你攝影留念搞崇拜，我給你鳴鑼開道把轎抬，那一年，你騎上天馬飛得快，又誰知，



好景不長，眼見戈壁烟塵起，金殿紫閣秋葉敗。丟下我慘淡經營好難捱，叫我淚珠掛滿腮，風流向誰賣？」

「唉！我重打精神，濃施粉黛，腰兒扭，裙兒擺，文冠果花頭上帶，拾起你的鍋碗瓢盆象牙筷，湊起了『四人帮』，再把『左記』舖頭開。鋼鐵廠、帽子廠，指望早有一天能發財。慈禧的坐兒我想，女皇的銜兒我愛。封好了張姓『總理』，王姓『少帥』，姚姓奴才。勾肩搭背，矇坑拐騙，你壞我更壞！要把那臭氣揚四海，醜名傳下代。伙計們，出詭計，要無賴，放暗箭，倒黑白，又造謠，又篡改。一片禍心，兩面三刀，四處游說，五毒俱全，六親不認，欺（按：諸七）上瞞下，八方串連，久（按：諸九）候不煩，十面埋伏。好容易盼得一些影兒來，急忙裏，社論發，龍袍裁，標準相，趕快拍。

「想不到，錯把水波當雲彩，月兒還在九天外。想不到，來了八億人民除四害。四下裏，天羅緊，地網密，掃帚到，金棒揮，伙計們上竄下跳出不了這鐵口袋。皇天喲！我能化粧能演戲，披張人皮，怎樣照妖鏡裏還是白骨嶙嶙醜八怪？謊話兒難把禿頭蓋，鼻涕口水還不清血淚債，又爬不上這三叉戟（按：林彪逃亡時所乘飛機），怎能夠，蒙古荒丘和你一塊兒埋」江青與林彪，是否還有「性」的曖昧結合，固不敢言，但他們政治上曖昧結合則肯定是有的。「文革」期間，毛、林結合起來整劉少奇，江青在中間穿針引綫，她一手抓文藝宣傳，林彪並且許她抓軍中的文藝思想工作，都是很顯明的事實。

毛澤東死了，她與華國鋒之間爲奪權，她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被逮捕起來，並出現了「四人帮」的新名詞。「四人帮」中，江青是帮主，大陸上有句話：「江青的頭，張春橋的鬼，王洪文的腿，姚文元的咀」。簡稱爲「江頭、張鬼、王腿、姚咀

。」

現在揭露有關江青豪華的私生活和她醜事的文章，正在逐日增多，她與林彪間的私情和故事，也屢見不鮮，像煞有介事。

她雖然是一束敗柳殘花，但作爲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算起來也已三十多年，由於中共內部閱牆之爭所揭露她的情況，有兩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第一、是她日夕和毛澤東相處在一塊，她過着那樣窮奢極欲的豪華生活，實襯托出毛澤東過的也是「帝皇」式的豪華生活，這一點沒有疑問。大陸人民生活的艱苦，如果不是這些狗咬狗的新聞揭露出來，誰又知道共產黨的頭目們似人民爲芻狗呢！

第二、說江青與林彪有私，就是給毛澤東戴綠帽，實含有貶毛的意義。目前華國鋒等一幫雖然還在捧着毛的牌位假哭，恐怕「四人帮」事情告一段落後，像斯大林一樣，又安知毛不被鞭屍。

「江禿哭林禿」是一篇妙文，錄之以饗讀者。

「六字眞言」之眞僞

古鶴翔

十二月十六日北平發出一則電訊，題目是：「萬眾一心征腐惡」，電訊還說：「萬炮齊轟四人帮。」自從「四人帮」被捕以來，人們都從狗咬狗的鬧劇中徹底瞭解中共政權的腐惡，大陸同胞都紛紛以揭發「四人帮」的罪行來發洩對中共政權的積憤，無論同胞攻擊劉少奇、林彪或江青，事實上都是向毛澤東、周恩來和華國鋒發炮，也即是轟擊中共禍國集團。理由很簡單，上舉諸毒，都是中共响噹噹的頭頭。

「人民日報」發出的一份傳單攻擊江青說：「她的自大狂具體化表現了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反動派、壞份子、右派，簡言之是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這傳單還指責江青「將高官厚祿施予認媚她的人」，「將枷鎖和刑杖加給那些不贊同或反對她的人身上。」傳單的結論是：「江青認爲違抗我即是違抗黨，我即是黨，黨即是我。她假裝是反抗封建主義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的旗手，但事實上她祗不過是一個滿腦子封建思想渣滓的老天眞。」

我們試想想，將上面的「她」字改爲「他」字，不是更切合毛澤東的身份麼？毛澤東的「家庭出身」是富農和奸商，如以中共「土改」時的標準來衡量，應該是「地主」兼「資本家」。在「自傳」中，毛澤東承認當自己村中缺少粮食的時候，他的家庭却把米運到城中。筆者記得在「珠江法院」工作時，共黨要將這種家庭劃入「惡霸」行列的，餓死的農民就是「惡霸」的「血債」。

至於「自大狂」，更是毛澤東的本色。他自己承認在閱讀「盛世危言」時，充滿了「求學的慾望」；於是「開始厭恨我在田裏的工作」。爲甚麼毛澤東少年時要求學，厭恨田裏的工作，而別人却應該「上山下鄉」，長作農奴？這不是「自大狂」的反映麼？在毛屁詞中，他不但輕視秦皇漢武，還自詡爲「鯤鵬」，罵別人是「蓬間雀」。那首「東方紅」，那句「四偉大」，全都是毛澤東歡迎諂媚的證據。在「鳴放運動」中，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不都是「不贊成或反對他的」麼？胡風及彭德懷即因直言而受「形杖」的毆擊！

其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和華國鋒，不都是由於媚毛有術，因而坐「直升機」飛上「黨中央」的麼？能夠將「高官厚祿」隨便施予別人的，分明是毛澤東。除了毛澤東，誰能夠說「我即是黨，黨即是我」？直至今天，華國鋒還死抱着毛澤東的「六字眞言」作爲爭權奪利的盾牌。試問「你辦事，我放心」這句話，怎能作爲騎在八億人民頭上的「聖旨」？

早在今年四月五日，中國人民便怒吼道：「秦始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可是華國鋒却以爲捧出毛的「聖旨」便可繼位爲八億人民的奴隸王；殊不知中國同胞决不會承認毛魔皇的「遺詔」，即使根據中共的「黨章」和「憲法」，華國鋒也全無繼位的理由。更何況，這「六字眞言」之眞僞，實在大有可疑。毛魔皇分明是想「四人帮」繼位的，我們認爲「四人帮」雖然萬分不好，可是他們是毛澤東內定的繼承人則絕無可疑。要不然，「人民日報」編輯部何必發表長篇大論文的章，指責「四人帮」僞造毛魔皇的「臨終遺囑」？最可笑的是，「人民日報」竟然攻擊「劉邦死後，呂后掌權的論調，其實這論調是毛魔皇在生時就已開始製造的，她果毛魔皇不贊成「呂后掌權」，「四人帮」怎能長期掌握中共的喉舌？

當華、江互噬鬧劇正在上演的今日，我們還知道江青可以隨便拘押人：服侍江青的一個醫療人員頂了江青一句嘴，江青便把她拘押了一年多，後來周恩來將這事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才下令放人。——這則消息雖然表面上是攻擊江青，事實上也就是炮轟毛澤東、周恩來和共黨。

人們一定要追問下去：共產黨是不是無法無天的？江青憑甚麼權力拘押人？她胡亂扣押醫療人員以後，何故「周總理」和「毛主席」都不依照「國法」和「黨紀」加以制裁？竟任由她長期盤據着「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位置！

共報還斥責江青有「野心」，並引江青的「黑詩」爲證：「江上有奇峯，鎖在烟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共報對江青的指責，也就是對毛魔皇的鞭笞，因爲毛魔皇比江青更荒唐，毛魔皇不是「欲與天公試比高」麼？毛魔皇還爲江青題詩，讚揚江青是「勁松」，讚揚「仙人洞」與「險峯」！可惜的是這「勁松」被毛魔皇親自封爲「總理」的華國鋒斫斷了，而且還要「連根拔」！

華羅庚捧毛

著名數學家，「淸華」大學教授華羅庚，在沉寂一段日子後，最近突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捧毛罵江的文章，一個與世無爭的科學家，被迫滾入殘酷的政治鬥爭漩渦，這是當代中國學人的悲哀。

在五七年反右運動前，華羅庚一度被提出批判，因爲當時在學青年，都以華羅庚爲榜樣，高唱「讀熟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輕視體力勞動，漠視政治運動。像華羅庚這類埋頭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在共產制度下，都是受迫害的一羣。他讚揚毛澤東，却說「四人帮」迫害他，顯然是受華國鋒一伙的指使，替華帮打落水狗而已。

華羅庚在頌毛的文章說，在一九五二年的一次晚會上，他坐在毛的身邊，毛對他說：「你也是苦出身嘛，希望你爲我們多培養出些好學生來。」

當時，我十分激動，懇切地表示，一定努力工作，決不辜負毛主席的期望。但是，那時我並沒有眞正理解毛主席這一教導的深刻含義，而錯誤地認爲，培養好學生就是按照我在國外所見，所行的那樣，培養一些業務尖子。因此，我在教學上、科研上，片面地強調業務訓練，沒有用無產階級政治掛帥，糊裏糊塗地、辛辛苦苦地，跟修正主義路綫跑了一段。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毛主席親筆寫信給我，要我「樹雄心，立壯志，絕舊緣，走新路」。但是寫平話還不等於重實踐。我們第一次下廠搞試點，沒有出成果，失敗而歸。正在這個時候，西南某工地約我到那兒去推廣「統籌方法」。當時我顧慮重重，莫知所措。在北京試點還遭到了失敗，到「烏蒙磅礴走泥丸」的工地去行嗎？但是想到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親切教導和鼓勵，就決心放下架子，到了西南的施工現場。我們與工農兵在一起，先學後教，教學相長，用平話的形式介紹「統籌方法」，開始走上了「送貨上門，取寶下山」的道路。這時候，我才第一次比較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教導我們的眞理「羣眾是眞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在西南，時間不算長，我僅僅向工人師傅們遞了「統籌方法」這個小小的工具，自己就有了不小的收穫，開始看到毛澤東思想指引下，我國自己發展科學技術的道路。

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我，和我握手，還介紹給在場的其他人說：「這是我們的數學家華羅庚同志」。

「四人帮」在教育部門的那個親信，走宿舍，竄醫院，搜集我的所謂「材料」進行造謠中傷。大野心家江青在一次會議上惡狠狠地點着我的名，極盡誹謗之能事。

文化應反映時代

文化爲時代的反映，這句話我想不會錯到那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也就是說，在某一時代中，什麼樣的政治，便會產生什麼樣的文化。

晉時國值喪禮之餘，展開了帝位的爭奪，相沿篡弒，在這種情況下，一般士大夫因爲恐干忌諱，相率不敢談時勢，如是有阮藉康稽輩專尙淸談，風氣所披，其他許多的知識份子也起而仿效，競稱狂傲。唐朝自開元以後，值安史之亂，因爲經歲用兵，百姓不堪其苦，騷人墨客，對這個時代動亂的感受特別深。杜工部的詩是其代表，那種沈鬱哀怨的文思和他所述亂世流離的慘狀，令人不忍卒讀。屈大夫浮游於沅湘而有離騷之作，蔡文姬值東漢喪亂之後，爲胡騎所虜，歸作胡笳十八拍。所有這些個名篇鉅著，都是在那個時代背景下生產的。

說近一點民國建立後，因東西思想的交會，成了一個新舊文化的大轉換時期，如是有「文學革命」的產生，白話文的倡導。十六年淸黨後，共黨包藏禍心，將「文學革命」一變而爲「革命文學」，提倡「普羅文學」揚棄我國固有文化，爲蘇聯「無產階級文學」作應聲虫，在三十年代中，很多人感到新鮮，不察實際，不顧國情，在一班左翼文人「奉命執筆」的盲目鼓吹下，曾經引起了思想界的混淆不淸，如是而有反共文化的興起。這都是時代與文化關係的證明。

撇開軍事、經濟和政治不談，單就文化方面來說，身處這個反共復國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工作，一方面固應整理和復興固有文化，以正制邪，堵逆流於無形；另一方面則應該積極的建立反共文化，導中國人民思想於反共烈火中，熔煉滙鑄成一個挺立的巨人。這是時代的使命，也是文化的使命。

我們今天身處戰鬥時代，也就應該有積極性的戰鬥文化。狹義一點說，我所謂的戰鬥文化，也就是反共文化。

共產黨奉馬列邪說爲聖經，毛思想可以起死回生，這是愚民文化。我們應如何針對這種愚民文化，使之與三民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文化相對照、相比較，析其義，貶其邪，整理出一套無懈可擊的理論，出民於迷惘，這是我們文化工作者義無旁貸的責任。

把範圍再縮小一點，文學工作者自然是屬於這種戰鬥文化領域內的勇士吧，但今天文壇所見，以及電視和電台所聽到的，充耳的靡靡之音，亂七八糟的打，仿彿除了戀愛就沒有文學，除了鴛鴦蝴蝶就不會有歌聲，除了亂打亂殺就不足以言勇。

由分裂到動亂

是：一、上海、廣東、福建、廣西、四川等地的「民兵」，與當地共軍發生衝突，互有死傷。二、湖北武鬥激烈，大冶鐵礦曾受破壞。新疆出現攻擊華國鋒「謠言」，「新疆日報指控四人帮伸手破壞軍事工作，並叫嚣各級黨組織要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四、「廣州市委」說，「在四人帮破壞的影响下，前一個時期無政府主義思想，有所抬頭，有的人不服從組織領導，不受黨紀約束，甚至有人背着省市委搞非組織活動。」

大陸各地騷亂武鬥的事實，地方報紙和電台已不斷說，並將一切責任歸於「四人帮搞篡黨奪權的陰謀」。可見情勢嚴重，到了無法掩飾的程度，尤其華國鋒為首的領導班子，已面臨來自各省市的猛烈攻擊。這不僅由於文革派黨徒衆多，拚命反撲，更由於大陸亂局早在醞釀之中，只是在展開血腥鬥爭之時，更趨表面化和長期化而已。

自一九四八、九年中共全面叛亂以來，為「鼓勵」共軍加速攻城掠地，各個野戰軍在軍事行動倖逞之後，即各據一方，造成明顯的派系勢力；所謂東北、華東、西北、中南、西南各大行政區的劃分，又儼然是「獨立王國」的雛形；此後雖取消野戰軍番號和大行政區，但各「野」的勢力範圍已根深蒂固，雖經一度「削藩」而更換八個大軍區頭頭，仍不能改變各佔山頭的事實。

罷黜劉少奇和整肅林彪，表面上是毛奪回黨權和軍權的兩項勝利，實際上則加速黨政幹部和軍頭們的背離，尤其地方權派在反覆批鬥之下，人人自危，只有保權以保命。在這段期間，雖然文革派日益得勢，並向地方插手，但不敢操之過急，於是搞所謂三結合以求緩和互相對立的情勢，而這個臨時拼湊的班子，各懷鬼胎，彼此牽制，只有削弱中共在各地的領導力量。在毛死之後，中共權力結構極不穩定，地方機構更顯得荏弱和分裂，不同的派系，更因新仇舊怨的累積，而自相火併，遂形成目前各省市一片混亂的局面，所謂「四人帮」份子進行破壞，有些是事實，有些則是敵對派系給對方扣上帽子的一種伎倆。

二十多年來，大陸知識青年和工農羣衆，在暴政壓榨迫害之下，前仆後繼的展開反共抗暴運動，更學得了許多鬥爭技術，他們滲入派系互鬥之中，來破壞生產，擴大暴亂，以達成其生存、爭自由之目標，不論文革派或華國鋒一夥，都是他們所要摧毀的敵人。今日大陸各地武鬥加劇，即是廣大人民「打着紅旗反紅旗」，以達成其奮起自救之目的，而不是各派系能夠煽動羣衆作其互相纏鬥的打手。

余秋人

意淫·妓女·淑女

文學，他寫小姑獨處：「芳香芬烈，羅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床，奇葩逸麗，淑質艷光。」他寫翩翩公子，美女誘之：「玉釵掛臣冠，羅袖拂臣衣；」進而「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但美色當前，公子自持，不及於亂，揖辭去。全賦以清麗絕倫的文筆描寫有女懷春，色誘吉士，適可而止，止於意淫，艷而不妖，淫而不褻，比「西廂記」「露滴牡丹」的寫性有節，比「金瓶梅」的赤裸寫性更有度。

曹雪芹著的「紅樓夢」，為意淫文學的顛峯作品，全書寫男主角賈寶玉情愛大觀園內諸美女，幾到祗知有人，不知己的地步，但都止於意淫，不像「金瓶梅」恣意寫性，縱有「初試雲雨」的情節，也僅點到即止，至於「女兒憂，綉房竄出一個大馬猴；女兒樂……」等文句，不能當色情文句欣賞。

在性的方面，古人不如今人放肆，這種心理行為反映在文學上，使得古代的意淫文學比現代多，西方也不例外。例如意大利中古大作家薄伽丘所著的「十日清談」，寫中古時代一次瘟疫流行，人多死亡，十室九空，一羣秀美的青年男女相聚外出逃亡，相處十日，朝夕接觸，各人的行為決無淫亂，唯以輪流講故事渡日，祗是故事多富色情，十日過後，各自回家，行為終不越軌，這在今天是絕不會有的事，所以今天的意淫文學也就少有了，赤裸寫性的文學也就多了。

過去的社會中，個人的人格遭着極慘酷的待遇，意志完全被剝奪的，只有妓女和淑女。妓女是沒有選嫖客的權利，淑女也是沒選擇終身配偶的權柄。妓女如想反抗，總是嫖客的黃金閃耀，能眩暈老板，拿起鞭把她打個如綿羊一般的溫馴，臘白的橫臥床上，做那嫖客的取樂器具。淑女也常常被她的主婚者糟蹋，嫁到很不滿意很嫌惡的男子，雖想反抗，但舊道德的鐵鏈比鴇母的鞭笞還要利害呢！只好忍耐過妓女似的做人家的取樂器械，嚶嚶的啜泣，苦痛一世。

妓女是一種商品，可以生出很多的利益。淑女也是一種奇貨，可以和較自家著名的望族、勢家、富翁聯婚，冀得一世享不盡的幸福。

因此「淑女」與「妓女」，在人格上實無差別；雖然「淑女終身只嫁一人，妓女夜夜更人」，但是如果淑女要是被嫁到一個自己嫌惡的人，那就只好任他糟蹋一生了。

杜楊淮

對香港實況的

當英國一家電視台在「世界動態」節目中，就香港的童工問題所從事的歪曲報導，還言猶在耳的時候，美國的「時代週刊」又登載一篇有關香港的文章，就香港的市政等問題，也作出了錯誤報導。這些外國傳播媒介，無論是懷有用意，抑或是並無意圖，但它們批評港情的一知半解或故意曲解，它們選取題材的主觀片面或避重就輕，從而在散發某種論調和製造各種假象，使各國人士對香港產生錯誤的印象和編激的看法，其結果，不僅損害香港的國際聲譽，而且也損及香港的外貿前途。

某些外國的傳播界人士，既沒有深入香港的現實社會，從事實質的、全面的，和直接的了解，也沒有研究香港的客觀環境，去求取實際的、確切的、和眞正的資料，僅以洋人的眼光，有色的眼鏡，西方的角度、和陳舊的觀念，去作出錯誤的報導和錯誤的判斷。有些別有用心的西方人士，經常利用某些失實的資料，及懷着偏激的情緒，對香港從事這樣或那樣的指責，藉此引起世界人士的注目，企圖對香港造成一種外來的政治壓力，經濟壓力，和輿論壓力，以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

近年來，這類似是而非的「香港消息」，竟成爲若干海外的傳播媒介，製造新聞的來源，這種不利香港的「世界動態」和「時代動向」，倒是值得香港市民的關注和香港政府的注目。

事實上這些外國傳播媒介發表有關香港的資料，不只沒有客觀公正地反映香港的實際情況，反而主觀偏見地描述香港的局部現象。像「時代週刊」所發表有關香港的文章，表面上幾乎提到香港各項「不合理措施」，如「香港人口四百三十萬，却只有五間公立醫院，其中一間且是精神病院」，「沒有醫療福利制度」，「香港八成公共屋宇都沒有食水供應，私家厠所或廚房」；「大多數公司都是按日支薪予工人」；「童工法例只應用於十四歲以下的小童」；「政府貸款給七十歲以上的體弱老人」；「香港的社會制度極端脆弱」；「香港並無任何失業救濟」；「住在山頂的歐籍兒童所能見到的唯一中國人就是他們的褓姆」等。

「時代週刊」所擧出的這些事例，顯然不是眞正的事實，而是主觀的揣測和失實的推度。像該文提及香港「只有五間公立醫院」，事實上有十二間；香港大多數公共屋宇都有食水供應，私家厠所和廚房，該文所稱之「本港八成公共屋宇」，確誇大其數與誇大其詞。那些沒有食水供應和衛生設備的舊屋宇，僅是一小部份早期興建的徙置區，目前港府也陸續將之拆卸改建爲合乎標準的新型住宅樓宇。以「時代週刊」這樣一份具有聲譽的世界性雜誌，作有關香港情況的報導和分析，竟然犯了一知半解，以舊論新，和以小誇大的錯誤，這才是令



罪惡的

新年元旦的歡樂還沒有消散，四號那天就發生匪徒強行奪取警槍的事件，在刧案如毛的香港社會，雖然已不算是驚人聽聞的新聞，却也使手無寸鐵的市民，心寒陣陣！

皇家警察是罪惡的「尅星」，是居民的「褓姆」，負有除暴安良的職責，裝備配槍武器，主要就是保護好人，判裁壞人！

出乎意料之外，佩有武器的值勤警員，未能遏止匪徒的活躍，連自己的佩槍也被匪徒箍頸奪去，不能衛己何以衛人？對警界的權威，可說是胆大包天的挑戰，又何止剃眼眉而已？

警察佩槍被搶去，又如跑江湖的「江西佬」死左馬騮，也正如同和尚連「鈴鈴」都掉埋，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

俗語有句話「做賊心虛」，匪盜之徒，應該是邪不勝正的，做案行事時，盡量避人耳目，就算是發現有行人蹤影，也得躲躲閃閃一陣，見到「罪惡尅星」的警察人員，更要避而遠之，以免失手被擒。誰料香港的匪盜强徒，無法無天的目空一切，不但箍頸行刧任所欲爲，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把警槍當做打刧的目標，將佩槍的警員「當佢係死嘅」。將「男子漢」的警察覛爲弱者，社會不幸，何其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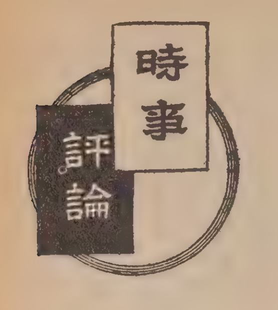
匪徒公然向除暴安良的警察奪槍挑戰，已不自今日開始。在最近五個星期之內，就連續有三枝警槍被奪去，記憶猶新：

去年十二月七日，凌晨零時十分左右，五名分懷利刀的匪徒，闖入觀塘恆安街報案中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同時威脅一名軍裝及一名女警，第三名匪徒則以利刀割斷槍繩將警槍奪取後，又從容將電話綫割斷才逃去。

去年十一月卅日凌晨，一名軍裝警員與一名女警，於零時四十分在大角咀埃華街值更時，被兩名匪徒持刀襲擊，男警被箍頸奪去配槍，左手受傷。

這是最近發生的三宗警槍被奪案，警方雖已懸紅萬元巨賞追緝，迄未破案。

警槍被奪，不但警察的權威受到「剃眼眉」的傷害，而警察的安全受到威脅，而手無寸鐵的香港居民，更是惶恐終日。因爲警察的安全已陷入「泥菩薩過海」的境



歪曲報導

徐達文

香港市民深感極不公平和極不合理的做法。

「時代週刊」的新聞報導，英國電視台的電視指責，無疑是針對香港射出的兩支冷箭，也是某些新聞媒介製造不利香港的國際輿論的組成。雖然這些輿論會導致某些不良的影響，但事實終究是勝於雄辯，故它們以一些毫不相干及毫無根據的問題，作舊事重提或喧染誇大，最後只有證明這些「港情」製造者和散佈者的無知幼稚。如英國電視節目對本港童工問題的指責，但香港法例經已嚴格禁止僱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同時港府已加強勞工條例，並通過的一百條修訂法例，使香港勞工條例日趨完善。這家英國電視台無視這種客觀事實，却片面取材和過份喧染在香港根本不存在的童工問題，說明了這一無稽的指控和失實的報導，是包含着某種目的。

正如本港工業界人士指出，利用童工問題攻擊本港的工業，是英國的慣用伎倆之一，藉此破壞香港在英國的形象，和製造抵制香港商品輸英的藉口。這種做法，進一步說明若干歐美國家因本國的社會不安和經濟不景，致引起競爭能力的削弱，但它們沒有本身的政策制度和人力措施，去謀求問題產生的癥結和問題解決的辦法，反而企圖利用「孤立主義」和「閉關主義」，去提高本國的競爭條件，和抵制外國商品輸入。在這種情況下，於是借助一切宣傳媒介，運用一切影響手段，甚至不惜採取各種歪曲手法，去公開損害香港工業在海外的聲譽，及公開醜化香港社會在海外的形象，故「香港工人的工作條件惡劣」，「香港居民生活條件的奇差」，和「香港勞工的福利制度落後」之類的奇談怪論，就被某些人士推出國際市場，以應所需。「時代週刊」的文章，和英電視的香港特輯，正是這種專門損害香港聲譽的劣等貨色。

這類的新聞媒介，有關香港問題所發表的偏見，淺見、主見、和成見的新聞報導與新聞評論，無疑是對本港極不友善的對待，也是極不友好的行爲。對這類別有用心的醜化香港言行，只有採取嚴加的駁斥和有力的反擊，才能化解海外人士對本港的攻擊，才能澄清國際輿論對本港的誤解，才能消除外國人士對本港的成見。

尅星？

泰明

遇，誰來保護居民的安全？

香港的皇家警察受到「嚴格」的訓練，有「精良」的配備，竟嚇不了持刀的匪徒，還招惹匪徒「弱者可欺」的想法，斗胆在「老虎頭上釘蚤乸」，此風一長，眞不知警署當局何以其後？

難道本港警力太弱嗎？其實不然。每在行人道上，見到拘捕流動攤販的鏡頭出現眼前時，皇家警察的無上權威，又是表現得淋漓盡致，爲了博取繩頭小利養家活口的攤販，別說見到皇家警察的蹤影才嚇得鷄飛狗走，祗要通風報信的「放水之人」，一聲「走鬼」，就聞風胆寒，腳都軟矣！可見皇家警察在某些地方威風過人！

抄車牌的時候，皇家警察更是威水之至，一副公事公辦，六親不認的「尊嚴」，誰敢不敬而畏之？

阻街攤販是違例之人，也是可憐兮兮之人，雖情有可原，却法例所不許，皇家警察執行法例，理直氣壯，在違例之人面前，是不折不扣的「強人」！

喜見皇家警察執行法例顯權威，却怕見皇家警察在壞人面前失權威，因爲皇家警察有了權威，才能克盡除暴安良的職責，成爲罪惡的尅星，香港居民的生命財產才有安全的保障。在狂加差餉聲中，又傳出警槍被奪的不幸事件，作爲一個香港居民，眞是欲訴無由！

畫家徐悲鴻艷史

胡養之



假如讀者是不健忘的話，相信還記得在抗戰期間，被稱爲大後方之一的廣西省會桂林，曾經發生過三件哄傳一時的風流案子；而這三件風流案之所以會轟動，原因是竟涉及了三位著名的學者：（一）馬君武之誼桂劇名伶小金鳳，（二）徐悲鴻之捧桂劇花旦東珠蘭，（三）是梁宗岱之娶粵劇紅伶甘少蘇；並且這三件風流案又發生於同一時間和地點。

三位名士與三個紅伶

這三位名士和那三個女伶的風流韻事，一度成爲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話資料。由於上述那三位女伶，當時在桂林、柳州及南寧一帶演出，風頭甚健，甚至成爲觀眾的舞台偶像。如果就姿色而言，小金鳳最漂亮，甘少蘇比較平平，而東珠蘭最差。若是論扮相，那末，小金鳳也好過甘少蘇；而甘少蘇又好過東珠蘭。總之，無論從任何方面去觀察，都認爲小金鳳居第一，甘少蘇次之，東珠蘭祇有屈居第三了。不過，嚴格地說起來，這三位女伶都不怎樣夠水準；可是這三位响噹噹的名士，却分別愛上了她們，所謂「情人眼裏出西施」，的確是一點也不錯的。

再來看看這三位名士在當時的地位吧，以馬君武爲最高，其時他是「國立廣西大學」的校長、廣西省政府委員兼最高顧問，亦即教育家，文學家、政治家（前任廣西省政府主席，當時的國民政府參政會參政員）。徐悲鴻次之，他當時是廣西省政府顧問兼「藝術館」館長，通常被稱爲大畫家兼教授。至於梁宗岱回到廣西之後，雖然是百色縣的一家私立中學的校長，然而，他曾以法國詩人保羅哇麗的「水仙詞」譯作而成名，返國後也曾担任過「北京大學」的教授，他對於小品文和詩詞，都寫得很不錯，因而成爲戰時青年學生所公認的詩人。

就年齡來說，梁宗岱也最輕，那時他還不過四十歲上下；而徐悲鴻則稍長，當時約在四十五、六歲左右；最年長的是馬君武，他當時已六十開外。本來，在脂粉叢中追逐，當然以梁宗岱的條件爲最優越，徐悲鴻居其次，馬君武當甘拜下風。可是，現實社會中所需要的，不外乎：（一）是金錢；（二）是名譽。換句話說，祇要有地位，其他一切都可以置之不理。唯其如此，所以，他們三個人的條件都算夠格。

風流韻事哄傳一時

抗戰期間尤其是在廣西，聲望最高的當推馬君武（字曉軍），他在抗戰之前，曾在桂林創辦了「改良戲劇學社」，凡是由北方逃至西南大後方經過桂林的的男女藝人；多半都去拜訪過馬曉老；特別是在廣西省境演出的伶人，更無不執弟子禮，他在萬綠叢中，居然看中了小金鳳，並認她爲誼女；於是風流韻事的新聞，報刊上時有所見，一度成了茶餘飯後的談趣資料；好事者更爲馬曉老與小金鳳兩人發爲吟詠：「一曲鈞天院裏歌，行雲响過老婆婆；最憐誼女風流甚，斜向西廂刺眼波！」（馬老常常去戲院捧誼女的場）。究竟馬曉老與小金鳳的關係到了什麼程度？也有「小別」一首爲證，詩云：「百看不厭古時裝，剛健婀娜兩擅長；爲使夢魂常見汝，倚車酣睡過衡陽。」

東珠蘭的色藝雖平平無奇，但是，名畫家徐悲鴻却大大地欣賞了她。每次入座，都必携酒一瓶，當東珠蘭唱至最酣的時候，悲鴻則浮一大杯，捧在手中，而他口裏也亂叫道：「好極！好極！」到底東珠蘭好在什麼地方？凡是桂林人都會搖頭嘆息，表示「莫可名狀」！

據說甘少蘇是有夫之對，她的丈夫也是伶人，而梁宗岱則戀之甚切，爲了爭風呷醋，全體伶官曾替甘少蘇的丈夫有過大抱不平，而對梁宗岱大打出手。宗岱雖詩人，却孔武有力，一場「奪美戰」的序幕揭開，不料一擊之下，梁詩人大唱凱歌，甘少蘇卒歸宗岱，時梁宗岱嘗對人道及此事，每謂「英雄奪得美人歸」。

時至今日，馬君武與徐悲鴻早已作古，而梁宗岱亦不知去向。眞所謂「昔日雄風，而今安在？」但馬曉老死於抗戰末期的廣西大學校長任內，死得其所，死得其時。祇有徐悲鴻之死則毫無價值，一個超然藝術家，竟不能克保晚節，跟那些打家刧舍的毛頭小子爲伍，誠可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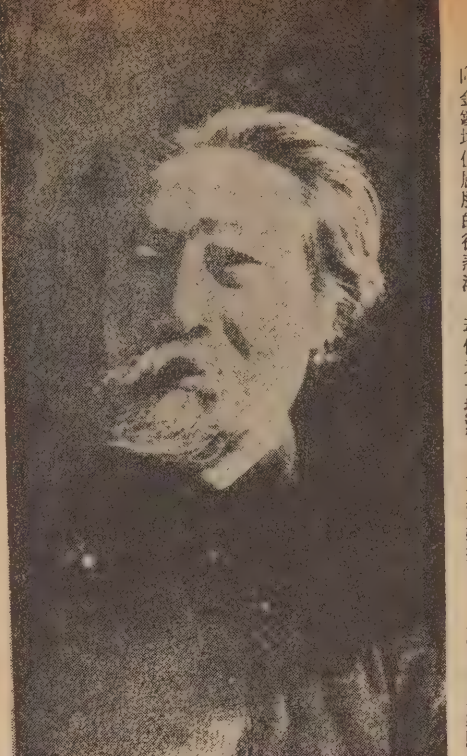
徐悲鴻以擅於繪馬而馳譽藝壇，民國前十六年（公元一八九五）出生於江

蘇宜興縣。民國初年，當康有爲在上海辛家花園講學的時候，悲鴻得有機會沐浴春風，使他既讀經史，又好美術。據說他與蔣碧微的相戀，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的。他們一見鍾情，可惜當時的蔣碧微，芳齡才十八，却早已許字查紫含，因爲見到悲鴻而臨時改變了初衷，居然來個私訂終身，最後偷偷地搭上了去日本的輪船，留下遺書，詭稱厭世自殺。結果蔣家祗得向查家通知，說是女兒患急症，不治已死，特別買了一口棺材，裝些石塊，暫時蒙騙過了。

繪馬抱有「三不主義」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徐悲鴻與蔣碧微，同赴巴黎留學，專攻西洋畫；返國後又改習國畫，且自成一派，飲譽中國藝壇近三十年。他所繪各式各樣的馬，維妙維肖，栩栩似生。例如他所繪的「駿馬圖」、「懸崖勒馬圖」，及「蒙古騎士」等等，都是成名之作，曾經先後參加過世界美術展覽會，且與國畫大師張大千、齊白石、溥心畬、趙少昂等齊名。

在第二次大戰前，國內人士爭向徐悲鴻求畫之贈者，往往是「一馬千金」的潤例，而毫無吝色。可是，悲鴻性格特殊，對於繪馬却抱有「三不主義」，那就是：第一、不粗製濫造；第二、沒有靈感時不寫；第三、滿身官僚或市儈氣重的人求畫，雖萬金亦不肯苟予。像還未投敵做漢奸之前的汪精衛那樣的「黨國要人」，在漢口時求徐悲鴻繪「騎士圖」，願以一千銀洋爲贈。然而，不向金錢地位屈服的徐悲鴻，却仍未予接納，並作函婉拒云：「騎士圖應贈騎士，公爲黨魁，宜繪金雞獨立圖，贈效壁謝。……」又新加坡僑領陳嘉庚，未投靠中共之前，也曾托人求徐悲鴻繪「八駿圖」，發言潤例不拘。可是徐悲鴻則以「今之陶朱公不需也」作覆。因之，藝術界對悲鴻的孤傲清高，頗爲讚許。



徐悲鴻病中留下容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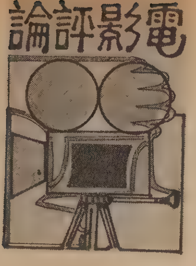
徐悲鴻對中共原無好感，這可以從他過去的態度看得出來。由於抗戰期間，他曾參加過西北「戰地慰勞團」，宣撫西北各地。該團自重慶赴綏西、寧夏一帶工作，經過延安的時候，中共大寨主毛澤東，曾以僞善面孔發動邊區的文化界人士，舉行過一次所謂「歡迎大會」，席散後，毛澤東特別囑咐周揚轉請徐悲鴻即席揮毫繪圖，以贈毛寨主，可是徐悲鴻却當堂以「沒有靈感，無法下筆」爲辭，便乾脆地拒絕了代表求畫的周揚，給毛碰了一個大釘子！但當時駐在榆林的國軍軍長高雙城將軍，設宴歡迎「慰勞團」的時候，徐悲鴻則很歡喜高軍長的率直性格。大概是高雙城多飲了兩杯酒而坦白地表示：「我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人，根本不懂得什麽藝術，但我最喜愛騎的是棗騮，請徐先生繪幅贈我，日後觀畫如見先生。」悲鴻便毫不猶預地，即促高軍長騎了一匹棗騮，讓他寫生，一會兒就繪成。據傳，此事後爲毛澤東所聞，甚感不高興呢！

遭受中共折磨致死

徐悲鴻的個性豪邁，感情豐富，不僅繪馬栩栩如生；且其題詩亦寄意深遠，輒使觀者大興熱烈悲壯之感。惟其婚姻頗不幸福，爲他借碧微由巴黎返國後意見不合，使到一對本來人人艷羨的佳偶，結果凶終隙末，變成了一對怨偶！原因是悲鴻回國後不久，即担任了中央大學藝術系主任，系裏面有一位名叫孫韻君的女學生，他認爲天才橫溢，於是又鬧出了師生戀愛的風流韻事，新聞傳遍遠近。碧微從廬山返抵南京的當晚，悲鴻即坦白承認，他最近在感情上有了波動，他很歡喜一位女學生孫韻君，自此他們的志趣大走極端！彼此名爲夫婦，實則同床異夢。後來孫韻君以家長反對，結果並未下嫁徐悲鴻，這對悲鴻來說，有如駝子跌交，兩頭落了空。

抗戰軍興，蔣碧微隨政府遷往重慶，徐悲鴻則輾轉南下香港，經星洲而一度遊覽過喜馬拉雅山，再入滇轉渝，又不爲蔣碧微所容。於是悲鴻折返桂林，初因心靈空虛，乃賞識粵伶東蘭珠，大捧特捧，却無入幕之想。後來登報招考中國美術院圖書管理員，規定只收女性。筆試由他的學生張安治主持，口試則由悲鴻親自評審。報名者多達五十餘人，最後便錄取了一個芳齡十九的廖靜文。這位多情的湘女，不久便愛上了悲鴻，兩人在重慶結婚，而悲鴻則與蔣碧微公開脫離了夫妻關係。

大陸變色前，碧微赴台，悲鴻與靜文則留在故都北平，他見白石老人也在，初以爲寫馬的畫人，與政治無關。至北平淪陷後，他就開始受到威脅！一九五一年悲鴻曾致書本港某友人曰：「弟處四面楚歌，聽天由命，無可奈何！」其後被迫赴捷克參加所謂「保衛世界和平大會」，返平後又遭到鬥爭，折磨至全身癱瘓，終於一九五四年九月竟一命嗚呼！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亦只靠攏者的悲慘下場的若干例子中之一罷了！



用超實現方式反映現實的三齣電影

林巽

本期新片中，有三齣電影可以列爲用超現實方式來反映現實的電影，是米高安德遜導演的「廿三世紀大逃亡」，二是梅爾布祿士導演的「默片」，三是阿倫柏加導演的「小鬼頭賊阿爸」。

「廿三世紀大逃亡」形式上是幻想故事，但它的內函是反極權專制的。電影作者有意將兩種專制形式來湊合成一種特殊的幻想形象。一個是古羅馬的形式。電影中的建築，人物服裝，大致是從古羅馬的藝術風格蛻化出來的。古羅馬是帝王專制時代。現代的極權制度是從機器結構蛻化出來的，在極權社會裏，生而爲人，只有安安穩穩作機器的零件才完全，甚麼奮鬥、懷疑、創造都可能將自己的命運引導入更悲慘的境地。

「廿三世紀大逃亡」一鏡頭。

由于電影的後段，有兩個人逃出了那個由機器統治人的世界，看到荒蕪的美國國會議院及太陽，介紹了那個由機器統治人的世界是一個海底城市，它會使人聯想到核子戰發生後，匿在海底城市的人可以不死，但由于地方有限，於是獨裁者便用種種統治方式，限制人口生殖及心性發展，於是設立一條法例，凡年齡到了三十歲就要被消滅。電影中的世界，有如一個遊樂場，因爲一切工作都有機器代勞，連統治這一大羣人民的政府機構，所有一切問題，都交由電腦決定，只有一種特警是爲了消滅逃亡者而存在的，因爲有不少過了三十歲的人不願死亡，到處逃亡，逃亡的人，電腦會找出他匿在甚麼地方，然後命令特警去將那個人消滅。電影最後，由一個逃亡成功的特警與他的女友，逃到外面世界，發現自己過去一直受統治者的欺騙，因爲他見到了一個老人，證明人過了三十歲是可以生存的。

「廿」片中警察拘捕逃亡者。



「默片」中的憤怒場面。

電影中的羅馬帝國的影子，機器統治人類，以及由反叛者開始，才引起別人的覺悟，這一切並不是屬于幻想的而是今日某些憂時之士的希望。「廿」片形式上雖然是幻想故事，但其中所觸及却是人類將臨到的隱裂。

梅爾布祿士的「默片」並不是「默片」時代眞正的「默片」，除了對白



「默片」中自導自演者愛上新人。

用了幕之外，音响效果與音樂却相當突出，默片早是電影的歷史，默片時代並不是因爲代表了甚麽藝術技巧的功能，而是當時有聲電影還沒有研究出來，一如彩色電影沒研究出來以前的黑白片，闊銀電影沒有出現前的狹銀幕電影一樣，梅爾布祿士的「默片」看來像故作驚人狀，又像開倒車狀，也許是近年差利卓別靈的二十年代默片重新發行，大收特收，於是也想亂機取巧一番。不過看了「默片」後，覺得導演諷刺的是他自己，同時也諷刺了電影界某些時時大動投機頭腦的人。電影形式，也如默片時代的技法一樣，全憑演員滑稽動作與機械道具的運用，以產生戲劇效果。在觀眾席上，發笑的效果不錯，笑聲背後，亦隱藏了諷刺，不過諷刺並不是全面的，只是一些片斷，大多數笑料是屬于無聊的硬滑稽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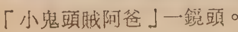
電影重複地表現幾個送報紙的青年，用報紙拋一個可憐的老人，這正是挖苦默片時代的喜劇招式，以欺負弱者來逗觀眾發笑。

電影故事寫一個默片時代的導演，寫了一個默片劇本，荷里活找老板投資，老板以爲他神經有問題，將他遂去，他說出可以請大牌明星主演，老板才回心轉意，電影發展下去是布祿士與兩個朋友去請大明星畢雷諾士、占士堅，麗明妮莎、保羅紐曼等，每請一個大明星過程搞一場鬧戲，那幾段鬧戲，也是電影中最無聊的鬧劇。

電影的諷刺對象是一些眼光淺狹的老板、編導，在片子不收得時，他們會迷信請大明星主演是起死回生妙法，間中也勾劃荷里活兩個電影大老板鬥法的鬧劇。

總之「默片」是諷刺加無聊動作的喜劇，諷刺部份多少也有點反映現實之處。

阿倫柏加導演的「小鬼頭賊阿爸」，這部電影與二十年代背景，與美國黑社會人物爲爭地盤而互相殘殺的故事並沒有多大分別，所不同的是電影中的劇中人，不論主角配角及臨時演員，一律用八歲至十二歲的小孩子來飾演，而且小孩子除開聲音與孩子面孔之外，衣服與造型一本正經是大人。這便是編導賣弄的噱頭。觀眾爲劇中人發笑並不是因爲劇情或甚麽戲劇效果，而是笑那些在銀幕上作大人狀的孩子。這電影不論是成功或失敗，製片導演看出都有點鬼才。



「小鬼頭賊阿爸」一鏡頭。

成人黑社會電影是用眞槍眞正殺人，「小」片是孩子用蛋糕代替武器，給蛋糕打中的代表死亡。不過電影最後一場蛋糕戰時，所有給打中的都不死，且兩帮黑社會人物表示不打不相識，來一個大結盟結局。

由于孩子駕汽車不合法，電影中的道具汽車全用腳踏的，因此它看來有如孩子與玩具的超現實世界。

「小」片是兒童可觀看的電影，不過，電影除開了用眞槍打死人之外，它仍然是有暴力形象的電影，當孩子們看到銀幕上的大阿哥到處指揮馬仔作威作福，使觀眾開懷大笑，如果孩子觀眾對銀幕上的大壞蛋羡慕時，那種啓發，對孩子心靈健康仍是有問題的。電影中的插曲歌舞頗悅耳，這是唯一老幼咸宜的部份。至于談情說愛，打情罵俏的部份，大人觀眾會覺得清新可喜，但對孩子觀眾，尤其是早熟的孩子觀眾，自然是有問題的。

黑社會人物故事，並不是英雄人物故事，但在孩子幼稚的心靈中，他們會視勝利者爲英雄。「小」片中的人物看來都那麽好笑，像沒有正反人物之分。如果父母帶孩子來看電影，孩子如果問他們的父母，甚麽人是好人，甚麽人是壞人，恐怕這使父母難以解答的問題。

「小」片中的歌舞小女郎。

卡達

第七章 早期政治生涯

我何時對政治發生興趣實難追憶，在不景氣的那幾年，華府的任何政治措施都會立即而直接地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農業計劃，鄉村電氣化，工作輔導會，民防團，和其他種種措施，對每個人都有極大的影響。

有一年正值一年一度的復活節禮拜式在平原鎮教堂舉行，來主持禮拜式的牧師那星期就住在我母親家。在晚禮拜過後，他和我談論到公眾服務的許多可能的方式。在談話中，我告訴他我正考慮競選公職。時當喬治亞州參議員名額正在重新分配，而且將首次有一個擁有實質和繼續責任的席位。

牧師對於我打算躋身政治界感到奇怪，並且力勸我不要涉足此一名譽不佳的事業。我們爭論得相當激烈，最後，他問我，如果你要為民服務，為何不加入傳教行列或參加某些令人尊敬的社會服務工作？由於一時的激動我反問道，你願不願意當一個有八萬人教會的牧師？他終於承認持身正直而同時又為第十四參議員選區八萬人所需的牧師是可能的。

到最後一分鐘我才決定參加競選喬治亞州參議員的新席位，代表七個郡的席位。

選舉日那天，我儘可能的到各處的投票所看看，一切都沒出問題，但等我到了選區最西邊的喬治鎮時出了問題，喬治鎮位於恰踏胡奇河邊，是魁特曼郡唯一的市鎮。在法庭裏沒有投票亭，所有的投票者就在選務所官員的注視下圈選他們的選票。地方官員和郡裏控制黨的大亨監督選舉——很明顯地有極大的興趣。對手的競選卡片就放在投票桌上，監選人指着卡片對每一位選民說道：「他是好人，也是我的朋友。」然後他就看着選票被圈好，投入一個紙箱板上的大洞內，有幾次還伸手到箱內抽出幾張查驗一下。這實在是一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場面。他完全不理會我的抗議，其他的選務所職員似乎都聽從他的命令。

我開車到一家餐館，打了個電話給附近哥倫布市一家報館的職員，告訴他所發生的事情。他們答應派一位記者來。個把鐘頭後，當我從別的郡回來，那位記者先生正和黨的大亨在法院的台階上大談其天。很明顯地，他們還是老朋友！這位記者根本毫無興趣報導魁特曼郡所發生的投票程序。最後才曉得這位大亨是州農業廳的一位有影響力的職員。他完全控制了該郡的民主黨選舉委員，而他的太太還是翰福利組織的主管。

我打電話給我的朋友約翰．柏普，他和我是小同鄉，向他說明了所發生的事，並請他來一趟魁特曼做一位證人。那天剩下來的時間，我在選區內到處奔走，幫助我的競選投票所投票。從電話上得知了選舉結果，最後裏，除了喬治鎮的報告未到外，我大約領先了七十張選票。

我們知道在喬治鎮大約有三百人投了票，而違紀投票的情事整天不停的在進行着。

當票箱被動過手腳的消息傳來後，我和一位叫華倫．福特生的青年律師開了五十英里的車趕到喬治鎮，當晚就從當地的居民處着手蒐集長久以來已成為當地政治活動一部份的違紀投票的過程。

起初，人們都很怕，不願談。但我們試着去詢問每一位曾投過票的人，發現許多「選民」已經死了，或正在坐牢，或者早就搬走了。有些人回答問題時，閃爍其詞，似在規避什麼，有些則簽署供詞聲明他們並未投票，我們在該郡的支持者慢慢地增多了，因為很明顯的，我們會週旋到底。

但在別的地方，我們則毫無進展，附近的倫哥布報把我描繪成一個頭腦簡單，牢騷不絕和輸不起的失敗者，州黨部的官員則站在敵對的立場，地方法官和律師則是相互勾結的。最後，我們發現多年來魁特曼郡的選票都被隨意的分配給州或地方上的候選人，雖然當地的選民不多，但以目下不合理的制度，則其影響就不只於一個魁特曼郡了。

我們把我們的控訴提交到梅肯的民主黨州代表大會，但該案並未被受理。他們竟然宣佈我的對手得勝，他得以成為民主黨參議員選舉的候選人。實在叫人難以相信！

最後，我們找亞特蘭大報的調查記者約翰．盤尼頓，他立刻加入我們調查魁特曼郡的政治舞弊，他的報導使全州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們的選舉控訴。在他刊出投票人的名單後，有數十人從全國各地打電話或寫信告訴我們，他們並未投票，但投票名冊上卻列有他們的名字。

喬治亞州的選舉法規我大多都能記得，很明顯地，此次選舉幾乎使每一章節都被破壞無遺。我們發現該郡內尚有其他的許多不法活動，包括私酒，先前的投票欺詐，土地的盜用，勒索和其他的種種罪行，阻撓我們調

查的威脅仍然存在，但我們仍不顧一切地進行。

最後我終於獲取一次法院聽證會。是由鄰郡巡迴法庭喬治・克勞威法官監督下舉行的。他是一位將屆退休年齡的老法官，一向不願藉由法庭的判決以改變政治選舉之結果。我們特從亞特蘭大請了一位精明能幹的律師——查理士・克博代我們出庭。

最後選務所官員被迫當庭打開票箱時，箱內的東西已面目全非；所有不利他們的證據都不見了。現場見證人正式發給選民的選票原來有三三三張，然而，很奇怪地，在開票計數時箱內卻多至四二〇張選票，現在又有奇事了，所有的選票都不見了。

卡達夫婦、母親、女兒及副總統蒙代爾夫婦。

聽證會之後沒幾天，克勞威法官判定喬治鎮票箱詐欺企圖，選民的意向因之無法判定，只好以其他選區之結果為準。因而我被宣佈為得勝者。

問題出在不久前通過一條州法規定，該法允許選舉糾紛得向民主黨郡黨部執行委員會訴願，當然，該委員會是控制在郡內政治大亨手裏。可以預見我的對手會勝訴的，因而他又被裁定為得勝者。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大選舉行在即，我們唯一希望是立刻向民主黨州黨部訴願。首先要找到黨的秘書，到處都找不到他，最後我們才曉得他和我對手的競選經理渡大週末去了。

州黨部主席福奎是政界的一位傑出的企業家，彼時他還是國內一位新人。他那個時候正在加拿大邊威獵雉雞。克博在大選前三天找到了他，呈上我們的案子，州黨部執行委員會宣佈我為民主黨候選人。

因此州務卿指示要在選票上加上我的名字。整個禮拜天我們在找七個郡的裁判官，並且在每張選票上蓋上印記準備禮拜二選舉之用。

星期一對手他們那一方又告到法院，弄到半夜，離投票所開門祗剩七個小時，高等法院的法官終於裁令裁判官們把選票上的名字都劃銷掉，完全改為塡寫選票的方式選舉。冒着藐視法庭判決的危險，郡裏的兩位選務官拒絕服從法院的裁決，聲稱有關選舉的命令必需由州務卿處理發出。

雙方候選人，用傳單和無綫電廣播向選民解說之下，選舉依舊如期進行。那天晚上，我以一千五百票之多取得選舉的勝利之後，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上床睡覺去了。

我的對手立即宣稱，他要控訴「選舉無效」。因為有兩個郡，沒有把我的名字從選票上劃掉。我們準備把整個案子，呈送到喬治亞州議會去，做最後的裁決。但是經過了兩、三個禮拜，抗訴被州議會撤回，我最後還是贏得了選舉。

從這第一次的政治經驗中，我確實學到了不少的東西。

我體會到我們的政治制度，對一個毫無經驗的新手是一大障碍。正直勇敢的人，用坦誠無隱的態度指出錯處，而毫無作用時，可能終其一生都會保持沉默。那些胆小又無保障的人，可能會在威脅之下而告屈服。那些投機取巧的人，會結合在一齊，與風作浪，瓜分利益。他們也能夠輕易地選出一位外貌岸然，但却會為了取得一官半職，而肯與他們同流合污的人。倍審團名單和選舉人名冊都可能會受到操縱。社會救濟的接受者和其他無法自立的人，可能會因言聽計從而得到更多的接濟，反之，則可能受到剝削。高級官員也會涉身政治恩怨。地方上的新聞媒介有時有各種不同的觀點與論調。

我還學到了些別的東西。最重要的是：受到貪官污吏威嚇的小民一定不喜歡受此淫威，如果好好領導他們，給予他們參予的機會，他們會挺身而出，站到正義的一邊來為正義說話的。

瘟君夢



岳騫

三年前此時，也就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旬，國軍精銳部隊在美國魏德邁將軍及美海軍巴比中將支援下，乘坐美海軍船隻，先到營口受阻，次至葫蘆島也受阻，再到秦皇島始行登陸，準備出關接收失陷十四年的東北領土之時，民心士氣何等高昂，而三年後今日，也就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旬，三年前百勝雄師，始誤於偽軍未能收編使共軍實力驟增，再誤於馬歇爾的調停休戰，最後誤於派系爭權與戰略參差，因而大局急遽逆轉；國人目睹此種連番挫失，無不痛心疾首，失望與沮喪之情，實非筆墨所可形容！計國軍出山海關踏上東北領土之日，為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而葫蘆島大軍撤退完畢，則為三十七年十一月九日，僅差七天，恰好整整三年，春秋三載實有令人不堪回首者！

杜聿明在葫蘆大軍行將撤退完畢之際，緬懷三年前盛況雄風與當時紛雜情景，不禁悲從中來，眼淚盈眶，面對趙家驤互相唏噓不已。杜聿明在徐州失敗時，因腿病復發不良於行，乃舉槍自殺未死為共軍所俘，不屈者多年；因共黨不容許其成為後世文天祥，折磨而不殺害，最後也作了共黨點綴品；論其品格，確高似鄭洞國、廖耀湘、王耀武之流，英占林、唐保璜、羅永年、王世高、黃百韜、邱清泉等烈士相比，只怪其個人命運安排，筆者不忍言了。

東北戰事失敗後，關內情況更形吃緊，在當時形勢，林彪一股在華北陳毅、劉伯承兩股在華中，四股中以聶榮臻一股最弱，國軍方面也以華北剿共總司傅作義最有辦法，所以華北雖然只剩下幾個大城市，但情況却比較順穩定，現在林彪佔了整個東北，將全力投入華北戰場，傅作義便招架不住了。

共軍向華北戰區發動攻勢，先自平綏綫開始。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三日開始麕集歸綏之共第一、第二、第六縱隊，積極東竄；國軍第三十五、第一零五軍亦東移至張家口外圍。迄十月七日，共軍第一縱隊越平綏綫，竄抵天鎮以東大橋壕附近。同日，第二縱隊竄陷集寧；蒙共軍兩千餘眾，竄犯商都、察東。共軍第三縱隊及獨立第二、第七、第八師，流竄懷來以北地區。其第四縱隊及第二縱隊之第四旅，由冀東越平古路流竄至四海冶、永寧堡。十月十日竄抵康莊附近。十二日竄陷青龍橋，並犯居庸關車站。其第三縱隊亦竄懷來以北，進犯沙城、新堡安車站，諸般跡象，顯示共軍企圖進竄張垣。國軍第十六軍首先擊退共軍，收復青龍橋。共軍第三、第四縱隊與第二縱隊之第四旅，乃向北回竄。其第一、第六縱隊復越平綏路西侵，十月十八日竄揹歸綏外圍。十月二十三日，共軍第二縱隊及綏蒙騎兵第二旅，亦竄抵包頭附近，國軍包頭守軍乃於完成空屋清野後撤守。

十月一日，國軍第一零四軍之第二六九師，於懷來西北地區，擊潰共軍新八師及第七縱隊之第十二旅。

十一月二十九日，國軍第七師會合第二二八師收復包頭，並肅清附近共軍。

十一月三十日晚，共軍第六縱隊及第二縱隊之第五、第六旅，向張垣以西之孔家庄及萬全縣進犯，國軍第一零四軍奮起迎戰，共軍勢不支，於十二月一日向西北逃竄。迄十二月六日，復以全力向平綏東段全綫竄擾，其第一縱隊犯張垣西南姚家莊機場；其第三、第四縱隊與第二縱隊之第四旅，及獨立第七、第八師等部，則犯新保安附近之東人嶺、雞鳴驛各地。於十二月九日，與國軍守軍第三十五軍（欠暫第七十師）發生激戰。

十二月十四日，共軍第八縱隊竄陷張北，二十日共軍再向第三十五軍猛攻，城垣工事為共軍砲火摧毀，戰況慘烈。二十二日午後連絡中斷，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新保安被共軍攻陷。軍長郭景雲自戕殉國。同日共軍再增援向張垣猛攻，國軍當向商都撤退。

平綏綫之戰，國軍放棄了包頭問題尙小，新保安失守，三十五軍全軍覆沒，軍長郭景雲自殺殉國，對於後來局勢的影響太大。

三十五軍是傅作義的基本部隊，北伐成功後，政府改編各部份軍隊，傅作義一部編為三十五軍，以傅作義為軍長，以後傅作義開府綏遠，歷八年抗戰部隊已有增加，但主力仍是三十五軍，軍長郭景雲一臉麻子，官兵背後均稱之為郭大麻子，其人忠勇奮發，是傅部一員戰將，這次新保安之敗，是由於傅作義判斷錯誤，未摸清共軍主力，三十五軍兵力分散，遭受共軍集中兵力圍攻，終於覆沒。就當時情況而言，郭景雲尙有機會突圍，但郭景雲自以身為軍長，部隊覆沒，防地失守，沒有臉突圍，向

左右說：「我決不作俘虜，我不能給老總（指傅作義）丟人。」說過就拔槍自戕。

傅作義在北平聽到三十五軍在新保安覆沒，郭景雲自殺的消息，傷心之極。但也失去了鬥志，自覺部隊精銳盡失，如何能鬥得過林彪，聶榮臻兩股合力。思想漸動搖，埋伏以後開城投降的因素。

國軍自東北戰事失利，林彪所部十二個縱隊經事整補，即先後急入關，分別向北平、天津、塘沽外圍進迫，聶榮臻所部七個縱隊，亦亂機呼應，分向平綏綫之張家口及新保安竄犯；國軍為集中兵力予共軍重大打擊，乃先後主動撤離承德、古北口、秦皇島、唐山、保定、涿縣等不必要之據點，固守塘沽、平津、張坦、歸綏、大同等地。國防部幷特別指示：以一部兵力守備北平，以主力確保津沽。華北剿共總司令為顧及張坦係通綏、包唯一要道，不欲輕易撤離，且判斷共軍將先畧取張垣，乃將有力部隊集中察南，期先擊破聶榮臻，再回師擊破林彪。

國軍開始行動後，第十三軍首先撤離承德，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到達古北口，十一月十五日承德陷共。二十二日，國軍第十七兵團向寶坻掃蕩，二十六日收復香河，二十七日收復寶坻。

十一月二十四日國軍第八十六軍開始撤離秦皇島，二十八日運抵塘沽，共軍於二十七日進入秦榆地區。

十二月十二日，唐山國軍第八十七軍及交警第十、第十一總隊向塘沽方面轉移，林彪第一、第六縱隊隨於十三日南竄，犯塘沽及八畝坨，與守軍激戰。十四日共軍續渡河南犯北塘，共軍第九縱隊於二十日晚向新河、塘沽猛犯，戰況激烈異常。經守軍與海軍協同作戰，迭破共軍之攻勢。另共軍數千竄海河以南、南開以西地區，向大沽進犯，與國軍激戰於塘沽、大沽外圍。又共軍第十縱隊之一部於二十日，分別竄犯天津東北外圍東局子、宜興埠、丁字沽各據點，均被國軍擊退，同時不明番號之共軍三千餘眾，由白灘寺渡子牙河，於二十二日攻陷楊柳青車站。

沿平古路南竄之林彪部第九、第十一縱隊，於十二月四日竄陷密雲、懷柔，國軍為集中兵力，復繼續主動放棄順義，涿縣，十二月九日，共軍第四、第五、第十一縱隊向平西、香山及石景山區附近進犯，經國軍第九十四、第一零一軍迎擊，十五日向妙峯山退竄。十六日，國軍第九十四軍與共軍第四縱隊在萬壽寺、八里庄之綫激戰，國軍第一零一軍與共軍第五縱隊在沙窩、大井之綫激戰，國軍涿縣及豐臺守軍，亦於十五日被迫撤退，十二月十九日，共軍第三隊進陷南苑機場。

聶榮臻繼林彪南竄之後，以一部圍攻新保安第三十五軍，以主力阻止國軍張垣守軍東進。迄十二月二十三日，新保安守軍以勢孤力薄而棄守後，張垣守軍亦以感受嚴重威脅，於次日向北突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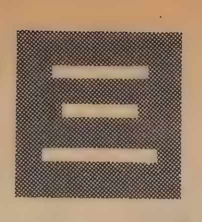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八年元月七日，天津外圍共軍開始全面猛犯，與守軍第六十二、第八十六軍等部展開激戰，共軍以人海戰術衝入天津市區，巷戰至元月十五日，天津淪陷。塘大因之孤立，守軍第十七兵團司令侯鏡如奉命率領第八十七軍、第九十五師等部，於元月十六日安全南撤。

矮鄧：「有分裂，我出頭了」。　　嚴以敬作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七六－四八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張楊而且派人去洛陽，把焚毀了的宮殿加以整修。這些宮殿雖則是因陋就簡，不值得一看，就當時情形來說，已經是献帝所夢想不到的了。（比較大的一座殿，稱爲「楊安殿」，以表示這是張楊所築，以安天下的殿。）

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農曆七月，献帝由安邑遷回到洛陽。

朝廷的大小官吏，很少人找得到房子住，而且也談不上有什麼薪水俸祿。雇用僕人？當然免談。他們這些可敬的忠貞官吏，只有自己出去找乾果、水果、野生五穀，自己砍樹木，捆荒草，揹回家去燒飯。

而且，他們要被強盜頭子韓暹等人欺負。韓暹此時，已經官居「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不僅「假節」，又假了鉞，鉞是很大的令人害怕的大斧。

張楊與王邑這兩位深明大義，具有實力的太守，却又愛避嫌疑，不願意留在洛陽，蒙干預朝政之名，均回了他們職責所在的郡（河內郡與河東郡）。

朝廷之中的一位「衛將軍」，不甘心讓韓暹長此跋扈下去，就在暗中派人邀請曹操來洛陽「保駕」。

曹操這時候（建安元年）已經全憑他自己的作爲，崛起於羣雄之中，由騎都尉而東郡太守，又由東郡太守而兗州牧。曹操的力量，確是能勝過韓暹的。

（三）呂布

曹操這時候剛剛戰勝呂布，奪回了呂布所襲佔的兗州。

呂布的活動，值得先行敘述。因爲，在曹操戰勝他以前，他在各地表現了強悍的戰鬥力，很有點所向無敵的樣子。

事實上，他只會騎馬耍戟；至多能帶上幾百人或幾千人，作一個偏裨之將，他個人的武藝相當高強，然而戰術的知識有限，戰畧的學問毫無。至於政治，他更是門外漢了。我們再說得淺一些，他有勇無謀；而他的勇，也不過是比起匹夫之勇畧微高些而已。

他連李傕郭汜之流都打不過，還談什麼到關東（函谷關以東）來逐鹿中原？

他慌慌忙忙，離開長安，把董卓的臭腐了的頭顱掛在他的赤兎馬的頸子上，帶了幾百名騎兵溜出武關，直奔南陽，投奔了袁術。

袁術起初對他相當禮遇，因爲他究竟是殺了董卓、替袁家幾十口報了血海深仇的人。他這人似乎是不識抬擧，在南陽住了不久，便放任自己的部下胡鬧，搶刼老百姓的財物。（他之如此，也可能是對袁術的一種抗議。袁術生平不甚慷慨，大概是「日久厭生」，不熱心供應呂布及其幾百名騎兵的糧餉。然而，話說回來，呂布論什麼也不該在南陽有騷擾，當強盜也得選個地方。合則留，不合則去，既然賓主之間弄得不甚愉快，那就另找出路好了。以客人身分兼爲小偸，總有點兒那個！）

他終於不得不向袁術告辭，一口氣由南而北，渡過黃河，到并州（山西）河內郡投奔同鄉張楊。張楊這人對皇帝忠，對朋友義，待呂布比袁術待他好得多了。呂布却又無法在河內郡久留。原因是，張楊自己雖然十分厚道，張楊的部下之中倒頗有人存心想把呂布殺了，送他的頭去長安，向李傕郭汜領賞。呂布見到情形不對，連張楊本人也懷疑起來。他向張楊說：「長安的朝廷懸賞捉拿我。捉到活的我，賞金大於捉到死的我。你與其殺了我，送我的頭去；不如把我捆起，送活的我去。」

張楊很幽默，不說「我沒有意思出賣你」，却向呂布冷冷的說：「你的話很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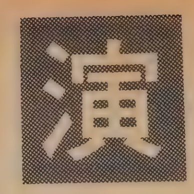
呂布被張楊這一句話，弄得坐立不安，想來想去，想出了「以走爲妙」。於是，他帶了部下若干人向東走，投奔袁紹。袁紹這時候已經逼走了冀州牧韓馥，取而代之，作了冀州牧，住在冀州的鄴縣（河南臨漳西南）正在爲了黑山賊大傷腦筋。所謂黑山賊，也是造反的老百姓，與黃巾大同小異。他們的領袖是常山人，姓張名燕，原名張飛燕；最初在河南朝歌縣的黑山起事，因此部衆被稱爲「黑山賊」。（常山是漢朝的一個郡，州治在元氏縣。）

袁紹費了很久時間，很大力氣，平不了張燕又其黑山賊。呂布一到，立刻就把逆勢變成優勢。呂布帶了幾十名猛將與勇士，騎着馬，衝入敵陣，橫衝直撞，每次都殺了一些敵人才回來。而且，每天一次，甚至三次四次。

結果，他這種攻勢戰法，主動作風，收到了先聲奪人的效果，瓦解了黑山賊的士氣，把他們打得潰不成軍，而張燕接受招安。

呂布的功勞確是不小。他的威名，也建立了起來。人們看見他一馬當先，能奔上敵人的小城城牆，衝進敵人的堡壘，越過敵人的水濠土壍，不由得不佩服、欣賞。他座下的那位赤兎馬，也十分可愛。因此，大家流行了八個字的讚美之語：「馬中赤兎，人中呂布。」（赤兎的兎字有卓頭，不是小白兎的兎。）

呂布和袁紹也好不了多久。原因，仍舊是他自己與部下沒




蔡東方

有紀律。

袁紹謀殺呂布

他被袁紹送走。送走的方式，是「承制」以呂布爲「領司隸校尉」，派三千壯士陪伴他去洛陽上任。（所謂「承制」，在字面上是「奉了皇帝的制書，皇帝的聖旨；但在事實上袁紹從來不曾收到過獻帝的這種制書。獻帝這個小孩子，當時處於李傕郭汜的掌握中，那裏能夠頒發如此的制書給袁紹或任何其他軍閥，授權他們代爲任命中央或地方大官。）

呂布只得帶了他的幾十名部下，跟着袁紹所派遣的三千壯士，離開鄴縣。他在董卓死後，敗於李傕郭汜，奔向南陽，依附袁術之時，尙有幾百名軍官與兵士。其後，轉往河內投張楊，又由河內轉往常山投袁紹，走了許多地方，部下的官與兵越走越少。現在又離開鄴縣往洛陽走，部下就只剩幾十人而已。

這幾十人，顯然與袁紹的三千人不成比例。袁紹的三千人，與其稱爲護送呂布的壯士，不如稱爲押解呂布的獄卒。

袁紹早已吩咐了這些壯士，在走出鄴縣不遠便將呂布殺害，呂布倒也相當警覺，看出了這些壯士來意不善。於是，他在某一天的夜晚，坐在帳篷裏彈箏，彈了一陣，把箏交給了一位親信繼續彈。他自己卻在箏聲之中，悄悄的由帳篷之後溜走。

袁紹的三千壯士之中的情報人員，躲藏在帳篷前門之外不遠的地方，偸聽呂布彈箏，一直聽到了箏聲停止，似乎呂布已經就寢，酣睡。這位情報人員，去向上峯報告；上峯率領了一大批人將帳篷包圍，一聲叫喝，刀斧齊下，把帳篷砍碎，把帳篷裏面的東西也砍碎，卻不曾砍到呂布，也不曾砍到那位代替呂布彈箏的親信。

話分兩頭：呂布安全脫險以後，不敢繼續往洛陽走。憑他的那一點點實力，怎麼夠資格去就任「司隸校尉」之職？洛陽有什麼人肯歡迎他？承認他？連袁紹自己都顯露了並無支持他爲司隸校尉之意了。

在袁紹的那一邊，袁紹接到了謀殺呂布未成的消息之時，嚇得心驚胆跳。呂布的武藝，非袁紹下面的任何一員大將所可對敵。袁紹趕緊下令：把鄴縣的城門關了，叫將士登城防守，袁紹認爲，呂布一定回來鄴縣，找他算賬。

呂布卻並無找袁紹算賬的勇氣。他想來想去，在這世界上只有張楊眞對他好。於是，就老着面皮，奔往河內。

張楊果然是唯一眞對他好的朋友，再度收容他，不計較他上次之不辭而別。

張楊以外，呂布竟然在路過陳留之時，又交到一位好朋友：陳留太守張邈。張邈對呂布的武藝十分佩服對他熱誠招待；臨別之時，還和呂布「把臂言誓」。這四個字的意思，可能是結爲同盟，也可能是「結拜爲異姓兄弟」。

陳留郡屬兗州。當時的兗州牧已經是曹操。曹操接到袁紹的信，叫他殺掉張邈。曹操不肯當袁紹的劊子手，置之不理，卻讓張邈曉得這件事，叫張邈恨袁紹，感激他曹操。張邈呢，固然有點感激，卻不能對他放心。

（袁紹爲什麼要殺張邈呢？因爲，在起兵討伐董卓之時，袁紹當了盟主而按兵不動，張邈當眾責備袁紹，聲色俱厲，弄得袁紹下不了台，損威。因此而惱羞成怒，視張邈爲眼中釘，後來想出這條壞主意，借刀殺人，在暗中寫信給曹操，叫曹操殺張邈。憑這一點，袁紹已經太不夠料，怎配當什麼盟主！）

張邈這人，有恨有怕有愛。他恨袁紹，怕曹操，愛呂布。

他聽到曹操前往徐州，打陶謙，吃了敗仗，後方僅有程昱、棗祇與荀彧三人留守范、東阿與鄄城三縣，以爲機會難得，就聽從東郡太守陳宮的話，聯合起來對曹操叛變，派人去河內郡，迎呂布來兗州，擁護呂布爲新的兗州牧。

陳宮，是平劇「捉放曹」的主角，劇中說他是中牟縣縣令，曾經捉住曹操；捉住曹操以後，知道了曹操是反對董卓的一位忠臣，便把曹操放了，掛印棄官，陪曹操逃亡；在逃亡的中途，見到曹操忍心殺害呂伯奢的全家大小，十分後悔，便不再跟曹操一齊走，分道揚鑣。

現存的間接史料，只告訴我們，放曹操的中牟縣的一名功曹（科長），不是縣令；這位功曹是否姓陳名宮，史料不曾交代。

史料所交代的，是陳宮於曹操作了兗州牧之時，也作了兗州東郡的太守。似乎陳宮不曾於陪同曹操逃亡之時，中途與曹操分手。倘若分了手，他如何能在曹操得意之時當了東郡太守呢？他似乎也不曾見到曹操殺呂伯奢全家。呂家在中牟之西，不在中牟之東；曹操由洛陽來，只能先經呂家，後到中牟。

歷史的特性之一，是它的「不可深考性」。沒有一件歷史的事實，曾經留下了全部的史料。在留下的局部或零碎的史料之中，又每每由於來源不一而互相牴牾。再加上傳寫史料與傳說史話的人，自然而然的加油添醋或張冠李戴，於是當年的眞相就越傳越失眞，越模糊，甚至越來越胡扯，越顚倒。小事如陳宮之捉曹放曹，或捉曹隨曹叛曹，大事如曹操之何以在赤壁戰敗，都會成爲後世歷史家的難題。

萬人意見

華國鋒僞造「你辦事我放心」
一身兼百職破壞「黨章黨規」
吳德垮台可能與「你辦事，我放心」六字有關

編輯先生：

華國鋒由整肅「四人帮」到大權獨攬這段期間內，不斷打出毛澤東死前對他說的六字語錄：「你辦事我放心」，使自己成爲「合法」的毛澤東繼承人。此「六字」最初由吳德說出，他說是親眼看見毛澤東用紙條寫給華國鋒，但華國鋒並無把它公佈出來。其實華國鋒把毛澤東的蛇形字跡刊在「人民日報」上，不用多久，大陸人民一看便不懷疑，用不着吳德去證實。華國鋒既能把毛詞「蝶戀花」字跡刊出，而不刊毛澤東的「傳位詔書」，顯見此「六字」是絕對有問題。此次吳德失勢，是否與此「六字」有關，使人疑問。因爲唯一證實此「六字」出自毛澤東手筆者是吳德，倘若吳德否認，那麼華國鋒是天下第一號騙子了。因此華國鋒先下手爲強，先把吳德打垮，以防吳德否認。即使他日吳德老命苟存，說出這是僞造，那時對華國鋒影响也不大了。因爲一個失勢的人，眞話也當假話，華國鋒大可說吳德與四人帮勾結，陰謀抹煞事實，不用多非唇舌，便可把吳德的話推翻。

中共不論在黨、政，都是一塲胡塗，毫無法規。比如，華國鋒說：「入黨不按黨章規定，提綱不按毛主席提出的五項條件」，其實，江青入黨，是毛澤東授意康生介紹包辦完成，江青能成爲四人帮之首，是她有權有勢，而她的權勢，是毛澤東給予的。而華國鋒本人，則更不按「十大黨章」規定，經「中央全會」選舉，自命爲「黨主席」、「軍委主席」，其「國務院總理」也不經選舉，由毛澤東一人決定，他本人是這樣，如何好說別人，眞是五十步笑百步！

華國鋒不經選舉而集黨政軍大權一身，其目無「黨章」，不說也罷，他連以前的公安部長，廣州軍區、湖南省的兩項職務，也不辭掉，一身兼百職，像這樣一個人，在中國歷史上，可謂空前絕後。這些事實，正好說明中共這個政權是極端不穩定，華國鋒愈獨裁，中共的覆亡愈早，僞造了毛澤東的「六字」也保不了他的命，即使毛澤東眞的說「你辦事我放心」，但大陸人民一定會說，「你辦事，我不放心」。讀者們，拭目以待吧！

讀者　楊能風

一月四日

國恨家仇永難忘
唯望赴台盡微力

萬社長岳騫二位先生台鑒：

恕我冒昧，本不該在你們百忙中打擾閣下，但，我的處境唯有先生才可以傾訴，此信，我不想公開發表。（編者按：此信是當代中國苦難青年的心聲，有發表的價值，故只將筆者籍貫及名字刪去，原函發表。）唯一希望但願二位前輩給我在迷津中指引一條光明大道。

弟出生在廣東省××縣，父親是一個商人，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庭，自共黨竊據後，家園被毀了，五三年父親因不堪共幹的凌辱投海自殺，年邁的祖母活活餓死，那年，我剛好十五歲，還有比我更小的四位弟弟，可憐的母親在暗無天日的情况下將幼弟送給人家，她含着淚對我說：「孩子，不要死在一起了，走吧，走到遠遠的地方去，永遠牢記我們的仇！」從此，我便離開了故鄉，我的全部青春在流淚和收容所的歲月中漫漫地消逝，其間有關我個人所受的迫害與折磨無須多述了，該補充的還是我的那個家，現在尙活着的僅有失明的母親和四弟二人了，二弟於六〇年死在水庫工地，三弟據說在年前失蹤，這便是我的全部家庭狀况。

歷盡無限辛酸，經過七次逃亡，終於一九六八年春天我逃出了魔掌來到香港，自由對我實在太可貴了，爲了珍惜自由得來不易，八年來我不希冀榮華富貴，我日夜記取母親臨別吩咐：「永遠牢記我們的仇！」我會接二連三的寫信給華僑日報、工商報、

香港時報等編輯，表白我個人的意願，希望通過他們帮我回歸到祖國——中華民國的懷抱，不論在台灣，在香港，在天涯海角，只要做一份對大陸苦難的父兄姐妹有意義的工作，我將不惜赴湯蹈火，也不計較報酬，可是遺憾得很，我的信寄出後總如石沉大海。失望之餘，我唯有不自量力給報社雜誌等寫些不成文的文章，除「中流雜誌」外，我曾給「萬人雜誌」寫過二次稿，一篇「從中共徵兵談起」蒙在萬人意見發表，另一篇在「海灘上」記不起刊登第幾期了，但記得當時貴刊由湘濤出版社代發行，該社會通知去領取稿費，因我知道你們辦雜誌是賠本的，而我又不是靠它吃飯，所以沒好意思去領它，只在電話中請他們退回編者。此後一方面由於每天要做十四小時工作，更加上漸漸地對香港這個現實社會更深入認識之故，我再沒有勇氣求人，接觸人了。最近三年來，我猶如行屍走肉，其精神上的空虛更是難以形容。當想起國恨家仇，眞是心如刀割，我曾捫心自問：我能苟安下去嘛？年來年去，從十五歲一轉眼便是卅八歲的人了，這樣活下去，能活到幾時？活着到底又有什麼意思？要不，就憑我這個不文不武的窮光蛋又能幹得什麼？應該怎麼做才是呵！先生，這些困擾我的問題，始終我找不到答案。

昨天閱讀貴報給「無主孤魂」君的消息，一股莫名的力量令我鼓足萬二分勇氣，給二位先生寫去此信，希望閣下能體諒遊子的一片苦心，帮助我投入祖國的懷抱。這裏，讓我再一次剖白我的心聲；只要能做些對大陸人民有意義的事情，本人願意隨時隨地獻出寶貴的生命。

順便附上萬協旅遊照片，聊表對岳騫先生及諸位戰友敬仰，底片尙在我處，如有必要放大，鄙人樂意免費効勞。

焦急地期待着覆音。

讀者 林××
十二月卅日

江閣入笑林廣記 杜撰者是華國鋒

編輯先生：

最近外電傳出大陸貼出大字報，說「四人帮」內定的北平政府名單爲：黨主席江青。副主席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孫玉國、毛遠新。國務院總理張春橋、國防部長王洪文、交通部長陳阿大、衛生部長劉湘屏、財政部長金祖敏、外交部長喬冠華、公安部長祝家耀、教育部長張鐵生、文化部長柳英陽、鐵道部長黃金海。中共軍委會主席江青，人代委員長王洪文，體委會主任莊則棟，最高法院院長馮國柱。解放軍總參謀長毛遠新，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張秋橋，北京部隊司令員孫玉國，對外友好協會負責人章含之，共青團負責人黃帥。

從這張名單看，全是文革派的分子，對江青唯命是從，自無疑問。但他們都沒有威望，大多數名不經傳，甚至有的是靠反潮流起家，如張鐵生、黃帥之流，此外乒乓高手，戲子婆，唱歌佬，爬格子佬，作曲佬，跳芭蕾婆，彈鋼琴佬，他們都當上了部長，副部長。這樣的班底，領導一個文化部，還有可爲，但統治全大陸，則是開玩笑了。

不過，說實在話，本人倒覺得這樣一個班底出現，是非常理想的，它可以使大陸人民早日擺脫共產桎梏，可惜不出現，眞使我萬分失望！

本人細想，這張名單是華國鋒集團爲打擊「四人帮」無中生有僞造出來，目的加速大陸人民對「四人帮」的反感。說「四人帮」排斥老幹部，起用無名小卒，不能領導大陸人民，只有我華某人才是眞正中共的統治者，好使大陸人民不反對華國鋒。

江青有數十年的鬥爭經驗，毛澤東的「拉一派打一派」手法，江青在床上已獲得眞傳，斷不會把所有的老幹部踢走，只用些魚兵蝦卒。即使毛澤東本人，也不敢這樣作，他明知周恩來、葉劍英、朱德等人對他不滿，但死也拉着不放，這樣他才能不孤立，並更好地打擊主要的敵人。江青若不垮台，她必會拉攏一些有名望而無實力的老幹部，担任有名無實的職位，比如給垂危劉伯承當個人代委員長，王洪文副之，這樣便更好地鞏固自己的職位。教育部長之職，江青怎麼愚蠢，也不會選擇考試交白卷的張鐵生，即使不起用有名無實的老共幹，也應用邏輯，他假假地是北大的頭頭，退一步說，如楊榮國之流，也可充當，起碼一個教授，總比一個交白卷的小子令人心服。這一點，江青不會不明白。

總之，這張名單漏洞百出，華國鋒是當代的大幽默家，他控告江青，已達到無所不用其極了。

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入「笑林廣記」裏，杜撰者是華國鋒。

讀者 李基勝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粵語歌詞西歐曲 不倫不類太粗俗

編輯先生：

近年電影以「性」作標榜，畫報也如此，現在甚至連電視也精心泡製，在性字頭上大動腦筋，這也叫新風格？怪哉！雖然，「性」並非不可以公開討論，但要堂堂正正地以性教育形式出現，而不是一些淫褻性的所謂「身體語言」或一些低級笑話，節目的主要對象雖然是成年人，但讓一些血氣方剛的年青人看了會有什麼後果，不得不一讚電檢處的鐵腕政策！再說，該節目雖被腰斬，但已取得預期的宣傳效果，說不定人家還在沾沾自喜，認爲雖敗猶榮？

近日出現了不少配上粵語歌詞的歐西歌曲，有些還是影片的主題曲或揷曲，驟聽歌詞，頗羅曼蒂克，但可惜和影片對照，却有種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味道，完全不是那回事，雅則雅矣，奈何不切題。近期的歌詞，則病在粗俗得太厲害。奇怪的是無論歌曲如何差勁，捧場者却大有人在，或者這就是名氣在作怪？

一讀者上
十二月二十六日

華國鋒斬草除根
大捕四人帮餘黨

華國鋒與他在湖北及他處的爪牙，目前所遭遇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究竟該用什麼方式進行「整肅」？「人民日報」十一月二十八日的「社論」曾主張採取較緩和的手段，但是跡象顯示，有些兇狠頭目則在叫殺喊打。「湖北日報」於十二月五日指出，該省一個縣的「黨委員」會曾挑起『大規模羣眾揭發、批判、清算四人帮罪行運動。』十二月九日的武漢「羣眾大會」又重複此一叫囂，現在並已在雲南及四川相互呼應。

他們對於進行這項「整肅」，意見紛歧，也許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那就是：若干曾遭「四人帮」折磨的人，想藉此機會大大地報復一番。

但是，起碼在目前，大陸一團混亂，能否恢復秩序，乃是嚴重問題。浙江省在十二月十三日的一則廣播中說：『監守自盜者、騙子、殺人犯、縱火者及匪徒正嚴重地威脅公共秩序。』在這項報導之前，也傳出了福建曾有暴亂的報導。以及未經證實的湖北的共幹濫殺人犯的報導。

目前大陸之混亂，主要是由長久以來的政治內訌所引發。這些派系正利用最近華國鋒的狗腿與四人帮黨羽的鬥爭，以達成其本身的目的。然而，無論其原因如何，中共政權，顯然對於當前混亂情勢，已感到張皇失措的。

自十月六日華國鋒借助軍人的力量，發動政變，將王、張、江、姚等逮捕，奪取了控制大權後，除了給「四人帮」羅織了一百餘條的罪名，進行殘酷的批鬥外，爲了斬草除根，還對「四人帮」黨羽和附從者，進行全面清查和追捕。

綜合來自多方面的靈通消息和中共公開資料，作不完全統計，在兩個多月中，被華派逮捕、整肅和受監管的「四人帮」集團幹部，所從份子和各省市的「代理人」共達二百二十餘人。

其中主要人員，包括滬共「市委書記」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滬「革委會副主任」周麗琴、「黨委」楊孝平。滬「總工會」頭目金祖敏、陳阿大。中共「文化部長」于會咏，「副部長」張維民、劉慶棠、浩亮。「教育部副部長」遲羣、「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外交部長」喬冠華、及喬妻章含之、「衛生部長」劉湘屏、「瀋陽軍區副司令」孫玉國、「北大革委會主任」王連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榮泳霖、「遼寧省委書記」毛遠新、「人民日報社」潘非和、「廣播事業局」負責人鄧崗。

「北平民兵副指揮」馬小六、「遼寧興城縣白塔公社生產隊長、「反潮流健將」張鐵生、「河南省委常委」唐歧山、「江蘇省革委副主任」華林森、「浙江省革委常委」莫顯、「湖南總工會」負責人唐忠富、「湖南省委書記」葉衛東、「中委武漢市總工會副主任」董明會、夏邦銀、「福建省委副書記」陳佳忠、「江西省革委副主任」潘世告、「廣東總工會」領導人梁廣、顏立民、梁超、「廣州市工會負責人」吳文彬、「湖北省委常委」饒興禮、「上海市民兵副總指揮」施尙英、「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謝訓森、「京劇演員」楊青霞等。

此外與「四人帮」有關係或受牽連被調返大陸的中共駐外「使節」有十餘人。包括：駐牙買加「大使」李超、駐西德「大使」王殊、駐匈牙利「大使」李則望、駐日「大使」陳楚、駐加拿大「大使」章文晉、駐挪威「大使」曹春耕等。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有謝

處上林道絕已矣，松間竹外幾人尋？
臥冰眠雪身常慣，多謝冬陽送暖心！

封淑英

贈仲英

揮毫便可窮殊相。破墨眞堪撥亂雲。
來共匡君結廬舍。更呼老雨滌塵氛。

張大千

贈仲英世講畫展

中華文物慧心藏。揚我神州上國光。
青出於藍丹取石。宗風克振大風堂。

張維翰

匡仲英書畫展題辭

盡吐胸中丘壑。豁然華首雲開。
中國畫壇秀傑。大千門下奇才。

劉太希

賦贈仲英吾友書畫展

匡衡繼美有雲孫。篤志學藝絕倫。
能嫓南宮兼藻翰。旨超北苑見丰神。
小樓枯管將成塚。近市青衿不染塵。
自是性情涵養厚。赫蹏流露盡天眞。

宋孝忱

題匡仲英書畫展三首

李漁叔

(一)
翰墨緣深早得師。還將蒼秀益雄奇。
傳薪自有淵源在。那及君家正正旂。

(二)
傖父能書足破顏。畫工今日正如山。
藝林喜得無雙士。眞見風流魏晉間。

(三)
默會深衷獲變通。下帷端賴讀書功。
他年定有匡山面。不羨峨眉翠掃空。

披荊文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慶

風光纈眼百花繁。繪畫彈棋氣自溫。
酒到豪情傾北海。詩留雅韻繼南園。
一樓劫外春方盛。五典焚餘璧尚存。
曾記艱難開篳路，披荊歲月且重論。

黃鴻志

前題

文酒流連二十秋。翩翩裙屐宴樓頭。
開尊傳酌歡聲沸。擊砵鳴絃雅韻悠。
四面雲山歸畫軸。滿簾風月入詩鈎。
無邊烟景供吟嘯。極目江天一覽收。

蕭瑤笙

前題

幅巾趁約更呼儔。隧海驅車意亦悠。
廿載文風宏嶺嶠。一時人物數僕頭。
江河浩浩看年齒。綠竹冷冷豁醉眸。
此日追陪留夢影。擎杯還欲祝金甌。

伍醉書

前題

朋交有道重吾徒。獨樂何如與眾俱。
共賞茶香消鄙吝，更乘酒興足歡娛。
丹青奚翅千金值。棋局眞成萬態殊。
盟結廿年原一瞬。披荊風義不曾辜。

鄧春廷

前題

披荊抱雅集時賢。幾許吟懷落酒邊。
翰墨因緣開日穩。詩詞唱和壓千篇。
奚分賓主情當洽。待振風騷氣自聯。
明月有心圓此夜。瓊筵同醉樂陶然。

葉玉超

前題

會值春妍不快哉。鷗盟廿載得相陪。
悠揚砵響香江地。雅集人傾北海杯。
酒與濃相詩興盡。箋花喜共杏花開。
歷來吟草心聲寄。國粹匡扶志不灰。

胡景石

前題

楊柳青青客路崎。廿年流落海之湄。
鄉關長望烟迷野。月夜微吟酒滿卮。
花際憑闌憐雨後。珠江返棹待清時。
今宵又赴披荊會。樓外風雲了不知。

陳琳

前題

北海尊開二十年。佳賓謌嘯滿南天。
筆端餘墨皆成集。島上羣賢盡散仙。
靄靄春風噓座右。瀼瀼旨酒介眉齡。
今朝又作平原飲。百尺長鯨吸巨川。

張方

前題

高樓詩酒集羣賢。共叙披荆二十年。
山色未隨流水去。花光仍在玉壺邊。
朱絃飛響琴生月。綠盞浮虹隔座傳。
意到飲酣佳思出。新詞清韻滿江天。

雷宏張

前題

紅杏綠楊不盡春。萬花獻瑞值芳辰。
一陽豪氣噓龍馬。廿載高風仰鳳麟。
積厚浮光當大雅。以文會友夢同人。
扶衰今見蘇韓起。八表吟清韻轉新。

藍戒三

前題

廿轉盤旋莫問因。披荊文會景常新。
南陬日暖逢知己。北海豪情感是身。
吐屬擬爲張水部。裁縫猶見米家賓。
酒籌度曲曲還度。度到來春春又春。

劉雁

前題

廿載沈酣詩字畫。翩翩裙屐欣然來。
有程月課揚朋美。無誤佳期表眾瑰。
南海衣冠樽酒盛。東風駘宕綺筵開。
相歡文酒更研藝。何幸陬生末座陪。

張震圖

前題

逃秦未失衣冠族。去國能尋詩酒壇。
萬里家山空入夢。廿年心事一憑闌。
斯文自是關天運。我輩何慚處彈丸。
放眼風光春淡蕩。木棉新吐數枝丹。

劉紹進

前題

文學難逢賞識人。天涯邂逅證前因。
廿年詩酒欣相會。萬里江湖老此身。
落月每懷烏鵲夢。停雲凝望異鄉春。
何當海上開東閣。盡接龍門容眾賓。

陳香圃




Sansui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82

華國鋒非垮不可

「五六一兵團」圍攻周恩來

賀大師恢復名譽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新舊篇對比

江青智擒王光美

羅馬文明一大諷刺

謝靜宜浮沉

香港蛇年的展望

元老派

「生銹鎈?」

嚴以敬作

NO.481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一月二十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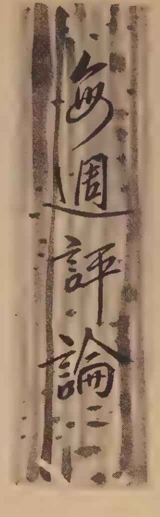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華國鋒非垮不可

一月八日為狡黠狐狸周恩來斃命一週年。自一月六日到十四日止的週餘時間中，參加以北平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大字報運動的各色人等已超過一百萬人。貼大字報據說為了「紀念」他們「敬愛的周總理」，那麼悼周、哭周、奠周以至讚周、頌周或神化周，以至喊周伯伯、周爺爺等等都不能說是出軌；同時涉及辱罵毛澤東遺孀江青所謂四人帮或要求鄧小平復出等等，大體上說也還是可以的，因為老毛生前曾提倡「關心國家大事」；如果單純對周哭之捧之，那不僅不是「政治掛帥」，且有「不問蒼生問老鬼」之嫌。

事實上，日前周死週年北平的「紀念」活動，可能其中有一小撮喜歡周恩來，如「國務院」中曾受周提拔的「同志」及其子女之類，但可以肯定為數不多。一部份是文化大革命中吃盡苦頭的後解放的黑帮份子，他們為了報仇雪恨，凡文革及所謂新生事物睇到就眼冤；現在毛已釘蓋江青一伙已經垮佐，但他們的餘孽華國鋒、陳錫聯、吳德、紀登奎等仍然位居要津大權在握，所以非用大字報「轟」他們不可。目前「轟」華可能成為「現行反革命份子」；所以，他們暫時避免攻堅，而是，把矛頭指向了當了三年文化組長專門負責普及樣板戲的吳德和傳說是毛江親家把個女兒嫁給毛遠新的陳錫聯等人。支持鄧小平復出當「國務院」總理的人，以「二野」份子為主，因為一旦鄧取代了華的地位，那麼「天下」就是他們的了。最多的是「打着喪旗反紅旗」的反共愛國渴望民主自由和希望能夠吃得飽穿得暖的我們的同胞。他們「紀念」周是假，反共也是眞。

凡此貼大字報的各色人等，最多的是反對華國鋒，其次是反共反暴政人士，其他哭周捧鄧份子都是少數。這次以「紀念」周恩來為藉口的大字報運動，除了反共人士外，其餘的各有背景，所以，在大字報上提出的主張，喊出的口號也五花八門各自不同，據一月十三日外國通訊社發自北平的電訊稱：北平市民「大鳴大放」，有的大字報竟要求民主權利。本文截稿時，只知道大字報運動已由北平擴展至陝西省會的西安。

在西安出現的不是一般貼在牆上的大字報，而是在市中心懸掛一幅巨大的橫額，要求恢復鄧小平的工作。至於其他方面的發展——如要求民主聲勢擴大，北平當局出動鷹犬勸阻逮捕鎮壓等等，還無法估計。但卻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已經把「負心的人」華國鋒推上了一座將要爆發的火山的頂上，弄得六神無主，睇佢點攪？

鄧小平復出，不僅要翻去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的案，還得往老毛的屍乾上狠狠地踢一腳；因為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中共中央」擢華黜鄧的「兩項決議」都是根據毛的「提議」作出的。不僅此也，還有「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也是老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運動，如果鄧復出：華升官之「非法」必進一步明顯化，同時也等於是老毛屍還沒等到抬進「紀念堂」就給人鞭了。這些問題很複雜，複雜到與華國鋒生死存亡有直接關係的程度，你看這個「吃碗面翻碗底」的華某頭痛不？抵！如果投機而能一路順風，那麼誰都不會幹正經事了。

今日的華國鋒面對的眞正敵人，不是大字報，而是以槍桿子人物為主的支持鄧小平的軍人官僚集團以及波瀾壯闊的反共抗暴運動。華本身可以說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光桿主席」，既無聲望更無實力為後盾；他所靠的是毛「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和「一舉粉碎四人帮篡黨奪權陰謀」立了個「功」，然這些都不可靠，隨時都會變成「罪行」。譬如，一度被中共宣傳為老毛「臨終囑咐」的「按既定方針辦」，不就成了四人帮的主要罪狀之一了嗎？

當前北平的政治氣候，誰都看得出：捧死周即所以揚活鄧，批吳德亦即間接批華某。而華國鋒手中所握的法寶，看來像是堂而煌之，怪嚇人的，實際上卻連個「屁」都不頂，一是共軍「元老」葉劍英「支持」他，但這個「元帥」自己也沒有班底，到時到候試問他用甚麼支持華某？其次就是利用老毛的死屍，但經過對江青的深入揭發和批判，老毛不僅已被變相鞭屍，且已戴上了一頂「光輝」而「偉大」的綠帽子。這對華某的前途來說，豈止無用，簡直是凶多吉少。

日前中共正式承認：在福建、浙江、雲南、四川等省仍存在嚴重的混亂。本來，北平統治小集團是可以出動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工具，進行鎮壓的，但北平天安門廣場的大字報風暴，對華國鋒來說等於是火燒眼眉了，為何不敢鎮壓，說來說去，都怪華某是靠投機上來的，在他背後隱藏着許許多多無法解決的矛盾。佢唔死就幾難了！

越共放寬華僑出境限制

是中共「釋俘」陰謀策略的翻版

萬人傑

據規定：「華僑必須持有台灣地區入境證方准離境。」這純然是迂迴滲透、分化破壞的陰謀，使共諜分子可蒙混入台，從事心理破壞與實體破壞等活動。中華民國政府對陷越僑胞的處理原則是：凡已逃到自由地區的，可以接受入台申請；仍陷越南的，則不予受理。

秘密訓練特務人員

老萬聽到一項內幕消息，據說西貢中華民國大使館撤退時非常狼狽，臨走連大使館印信也來不及帶，因此使館撤退後，可能被越共利用，發出假造的護照及其他證件。

另一項可靠消息：越共奪得政權後，曾秘密訓練大批特務人員，以難民身份，滲透各地，從事傾覆活動。最近越共突放寬華僑離境限制，耐人尋味。固然，眞正的華僑在獲得其他地區入境許可後可以申請，也不難獲得批准；但在這些申請者中，誰也無法鑑定是否也有受過越共訓練的滲透分子。

台灣二十幾年來能保持安定，沒受到共黨滲透分子顛覆，主要原因是防諜安全措施辦得好。因此，容許旅越華僑回國一事，成為他們愼重考慮的問題。

據馬鉰耕局長對老萬說：基於人道立場，中華民國政府應把所有陷身越南僑胞全部收容，至少也該盡量收容。但基於安全理由，讓他們混進台灣，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危險。

在兩者權衡下，政府認為必須確保中興基地的安全，對越南僑胞，只能作退一步的決定——凡已逃到自由地區的僑胞，才接受他們赴台申請。

監察委員提出建議

監察委員蔡孝義及張岫嵐對收容越南僑胞曾提出如下建議：

一、發給所有陷越僑胞入境證事實上不可能，但對有直系血親、配偶、同胞兄弟姊妹在台者，應考慮予以有效援助，否則將失去僑心，其他地區僑胞的心理亦受影响。

二、由台赴越南人員，人數不多，應優先發給入境證。

三、陷越僑胞必須逃至自由地區以後方受理其入境申請，為本案無法解決之癥結所在。在外交上考慮，當然不宜將台灣地區入境證寄至越共地區。是否可將入境證寄至華航駐泰代表辦事處，由該處協調法國紅十字會，如彼等到達曼谷，准予來台。

經過行政院研究後，作出三項處理的原則：

一、對滯留越南難僑申請來台，限於①在台有直系親屬父母、配偶、子女及同胞兄弟姊妹。②我政府之「僑務」「黨務」及原係由台應聘赴越之技術人員及其眷屬。

二、由台之代申請人提出「安全保證書」及「生活保證書」，經審核無安全顧慮者，准予發給自泰國來台之入境證。

三、入境證統交外交部轉華航駐泰辦事處，由安調人員審愼過濾後，由沈代表洽國際紅十字會及法航自西貢接運至曼谷，准予持證來台。

可能範圍內的帮助

老萬開小差，其實並非偷懶，是為公務到台灣。任務之一是：有位署名「無主孤魂」的讀者，致函老萬，據說有成千上萬越南華僑，陷於水深火熱中，希望重投祖國懷抱，因越共政府近來對申請離境的華僑，已放寬限制，只要有地方肯予收容，便有批准離境可能。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如拿到台灣入境證，也可獲越共政府批准。但很多越南華僑護照已過期失效，領取入境證遭遇許多困難，希望萬人日報代為呼籲，讓中華民國政府正視此事，予以可能範圍內的帮助。

老萬認為單在報上呼籲，難生實效，應到台北跑一遭，對此問題作深入了解。老萬抵台第二天，便到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拜會局長馬鉰耕先生。

傳達給老萬遞過名片後，馬局長迎出大門。紅光滿面，個子高大的馬局長，熱烈握着老萬的手，像見到久別的老朋友一樣。

他說，在他心目中，老萬確是他老朋友，因為萬人日報雖還未辦好入台內銷，他早已托朋友在香港訂了一份，每日航寄，因此成為萬人日報長期讀者，牛馬集也在他每天必讀之列，認為這等於每天和老萬見面，一年多來，自然而然地成了老朋友。

做好一份書面說明

看萬人日報看上癮的，在香港不少；在台灣恐怕馬鉰耕局長是獨一無二的了。在台灣，要經常看到萬人日報，殊不容易，他對老萬有特別親切之感，大概也是這原故。

新聞以外

為了他是我們的長期讀者，本報去年十二月二十八及三十日發表的消息，他都看到，老萬的「訪問」，不須作任何開場白，便單刀直入，談到問題核心。

馬局長說：關於「無主孤魂」投書所提及問題，我已做好一份書面說明。今天您不來，明天我會交郵寄到香港。現在你來了正好，把書面說明看一遍，便明白政府並非不關心越南難胞，並且正在盡力方使他們回到祖國。不過，為了祖國的安全，不能不作愼重的措施。

「老萬也聽到有關南越陷共後的情況，據說共產黨訓練了大批滲透份子，混在難民中，隨着他們的流散而滲入各地，從事特務及滲透、顚覆工作。當然政府在收容這些難胞時，必須愼重，以免被共黨藉機滲入。」

馬躬耕局長拍着老萬的肩膀，由衷的說：「你的消息很靈通，這正是我們顧慮的事。」

辦理外僑出境登記

南越陷共後，越南華僑逃到緬甸的約二萬餘人，逃入泰國的一萬五千餘人，逃抵香港的三萬人，其他地區二萬二千人，總計達八萬人以上。這些逃抵自由區的華僑，都希望回到自己國土。

目前，在台越南僑生有一千二百八十三名，寮國僑生七百五十六人，高棉僑生四百三十一人，還有其他的一般僑民，紛紛為他們陷越親屬申請入台證，估計人數約一萬五千人。此外，由台赴越的工程人員二十餘人，及其越籍家屬等一百餘人，均數度由他們的在台親屬陳情，請准予返台定居。

一九七五年七月間，越共開始辦理外僑出境登記，登記者萬餘人，其中大部分為華僑。但越共政府運用其分化手段陰謀宣稱：華僑必須持有台灣地區入境證方准離境。

國府當局備受困擾

這一點，使中華民國政府備受困擾。為顧及國家安全，及避免引起社會問題，須決定一處理原則，外交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邀請各有關單位，商決：凡越高寮難僑如能逃至自由地區，得受理其入境申請；仍陷留共黨地區者，申請入境不予考慮。據中華民國當局解釋，越高寮淪陷迄今已一年多，政府決定須逃到自由地區方受理申請，是基於下列幾項因素：

一、越南共黨政府宣佈准許持台灣地區入境證者可予離境，是共黨迂迴滲透、分化破壞的陰謀，共諜分子可藉機蹤混入台，從事心理破壞與實體破壞等活動，並施展其統戰伎倆。

二、越南僑胞已逃至東南亞地區者約有八萬餘人，如准許陷越僑胞赴台，則逃至東南亞地區的八萬多僑胞是否也應准其赴台？如均予同意，以台灣目前主客觀條件的限制，對國家安全將有嚴重影响，更可能導致種種社會問題。

三、依規定，由共區逃出的大陸難胞，在未了解其背景與動機之前，必須在自由地區住滿五年，且無不法活動者方准人境。這是反制滲透的必要措施，也是鞏固中興基地應有的警覺。如只准許陷越僑胞入境，而忽視其他，則對大陸逃出的難胞，似有失公允。

放寬出境實是陰謀

越共放寬華僑出境，完全是中共「釋俘」的翻版，是「一刀兩光」策略的運用。

要中華民國全部接受，當然無此可能；就是接納一部分，也會使國家安全受危害。

以中共釋俘為例，當時中華民國拒絕接受，本港左派報紙每天狂罵，部分墮子帮腔，但國府不為所動。時至今日。「釋俘」中的特務分子不是已現了形嗎？如當時讓「戰俘」入台，這個特務潛伏台灣十年八載，安定下來，才伺機活動，誰能說他們不會發生作用？

一小撮「戰俘」尙且有共黨特務三名，數以萬計的難胞之中，可能有數不淸的特務滲入，中華民國容納了這些人，無疑是引狼入室。

在別的地區，收容越南難民，只須考慮生活及社會兩項問題，台灣地區則須加上安全問題顧慮。廿多年來台灣當局防範如此週密，破獲間諜組織事件，也屬曾發生多次。他們提高警覺，勢所必然，也屬必要。

目前台灣工廠顯著的缺乏人手，容納一部分人就業，大致沒問題。但數以萬計的湧入，恐怕難以吃得消。因此不論在社會、生活、安全各方面看，要大量收容陷越僑胞，無論如何辦不到；即使按現時決定的原則，凡已逃到自由地區的越南華僑，照單全收，也非目前偈處台灣一隅的中華民國所能辦到。造成越高寮慘劇的因素很多，大批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中，也是中華民國政府無力挽救的事。追根究底，是基辛格攪的「和平協定」把整個中南半島奉送給共產黨，南越政府的顢頇無能，造成今天的局面。

忠貞報人備受凌辱

在南越局勢危急時，中華民國政府派出多艘軍艦，原有撤僑計劃，由於南越軍隊攔阻，中國駐越大使館措手不及，撤僑失敗，只撤走幾部豪華汽車。當然，幾艘軍艦要把越南數十萬華僑全數撤退是沒可能的，但平日為反共盡其宣傳之責的忠貞報人，也全部留在西貢，遭受共黨清算、凌辱，則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事。因此，對陷越僑胞的處理問題，國府所決定的「原則」應有所變通。對於過去反共有功的人，即使未能逃到自由地區，也有責任將他們拯救出來，讓他們在自己的國土上，重過自由生活。

陷越的廣大僑胞，誠然痛苦，大陸八億同胞也同樣過着慘痛日子，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推翻共產黨殘暴統治的理由。不論在中國大陸、在越南，只要共黨政權倒下來，人們就不必千方百計逃亡，也沒有了「收容」的問題。

共帮最近捧周運動中，又提到「五一六兵團」迫害周恩來的舊事。「五一六兵團」實在是文革期間一個強大的組織，不僅周恩來受到壓迫，就是林彪也感到威脅，但進銳退速，崩潰的也快，其眞正主持人，至今仍然未能確定，共帮目前淸算四人帮，自然指爲四人帮所主使，但在當時由林彪、江青、周恩來聯合宣佈四人帮罪狀時，曾指蕭華、楊成武、余立金也是「五一六黑後台」，共帮之是非永遠難以論定。

周恩來是大黑後台

玆將「五一六」壓迫周恩來經過，畧作說明。

「五一六兵團」的主要鬥爭目標，據姚文元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在「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指出，大約有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毛澤東爲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的主要支柱——人民解放軍」。具體地說，一個是攻擊周恩來及其黨羽，一個是「揪軍內一小撮」。

關于攻擊周恩來的經過：據「五一六」兵團實際負責人吳傳啓在一九六六年八月說：「看來黨的各級領導，非要大換班不可」，接着便蒐集周恩來的材料。五十六年二月，潘梓年、吳傳啓等在「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炮打周總理的秘密黑會」；三月，吳傳啓、林杰又公開說：「現在的鬥爭，是新文革與舊政府的鬥爭，周總理是舊政府的人，不要聽他的」，並提出「打倒舊政府」的口號（註一）。所謂「舊政府」，卽指「國務院」，所謂「新文革」，當指中共中央文革小組，因爲該小組係撤銷「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卽彭眞、陸定一、康生、吳冷西、周揚等五人）後重新設立的。

攻擊周恩來者，除吳傳啓、潘梓年、林杰以外，戚本禹也是要角之一，在「戚本禹二十七大罪狀」（註二）中，最少有下列諸條是反對周恩來的：

一、六七年二月指吳傳啓、林聿時、王恩宇、洪濤等到國務院各部，各系統調查和蒐集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陳毅、余秋里等的黑材料。

二、六七年四月十七日說：「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是毛主席、林總、伯達、康生、江青」，而把周恩來排除在外。（第四條）

周比劉鄧更可怕

三、策劃組織「五一六兵團」，反對周恩來。（第五條）

四、積極參加「王（力）、關（鋒）、林（杰）等反黨份子」的「八人上台」，企圖把周恩來拉下馬。（第七條）

五、到「北京鑛業學院」、「北京航空學院」，挑撥他們與「大慶公社」的關係，並唆使某些人抓「大慶公社的黑後台」，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第二十七條）

及「五一六兵團」被取締後，毛帮列舉該兵團的罪行十五條（註三），其中攻擊周恩來者計三分之二：

一、「北京商業學院決戰縱隊」在北平阜城門貼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政治部、作戰部嚴正聲明」，要周恩來公開作檢查。（第三條）

二、在「財政部」、淸華大學等單位，貼出「關於武漢地區形勢的嚴正聲明」，借武漢問題攻擊周恩來。（第四條）

三、「五一六兵團」頭目之一的張建旗，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就與瀋陽等地的一些「造反派」頭目，秘密蒐集周恩來、李富春和謝富治的黑材料。

四、張建旗攻擊周恩來，指其與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是「第三司令部」的人。（第六條）

五、張建旗說：「劉鄧復辟並不可怕，更陰險、更可怕的是包庇劉鄧的人。這個人是周恩來。」（第七條）

周是黨內最大走資派

六、張建旗貼出「給周總理的一封公開信」，攻擊周恩來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煽動大家起來造反；並在「北京鋼鐵學院」、「北京商業學院」散發傳單。（第八條）

七、威脅「國務院」「農林口（系統）革命造反聯絡站」，要他們「小心狗頭」。（第九條）

八、向周恩來發出「最後通牒」，命令周在二十四小時內把抓去的四人放回。（第十條）

九、「北京商業學院」的「五一六」首要份子程鎭華被揪鬥後，仍高呼：「打倒周恩來是革命行動」，並寫出一份聲明，表示戰鬥到底（第十四條）

十、「五一六兵團」的行動口號是：「打倒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周恩來！」他們的指導思想是：「周恩來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來是劉鄧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最後支柱」；「周恩來是二月黑風的總後台」。（第十五條）

「五一六兵團」對於周恩來的黨羽，攻擊最激烈的乃「外交部長」陳毅。一九六七年八月一至三日，「北外六一六兵團」衝入外交部，封鎖大門，扣留副部長，使外交活動中斷。八月七日。王力發表「八七講話」，隨後「五一六兵團」散發大量傳單、姚登山成立「外交部奪權指揮部」，向國外發電報、任



命駐外人員、查封共黨外交部黨委；八月二十二日，在王力支持下，姚登山指揮「外交部聯絡站」等組織，縱火焚燒了英國駐毛帮代辦處。（註四）

從這些材料，可以發現「五一六兵團」不僅想把周恩來「拉下馬」，而且要把所謂「國務院實力派」代表人物全部「鬥倒」。李富春、陳毅、李先念、謝富治、余秋里、谷牧等，經常遭到「紅衛兵」的騷擾，正是他們孤立周恩來的重要步驟。

周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當「五一六兵團」被取締後，周恩來於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七日會見北平大專院校代表時曾說：「五一六兵團」是一個「反革命秘密組織」，「這個集團就是用卑鄙手法攪我們中央的同志，它把矛頭首先指向我，但不是對我個人。當然我個人有缺點、錯誤，我歡迎善意的批評，但作爲無產階級司令部裏的負責人之一，不允許挑撥我和中央文革的關係。它還想把我和中央文革分開，很惡毒。這使帝、修、反高興。中央文革小組現在做的工作，相當於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我們天天一起工作，有甚麼可以挑撥的？你們要頭腦清醒，不要上當」；接着，周恩來提出四個處理「五一六兵團」的原則：

一、「不要把反革命集團『五一六』擴大化。就是那幾個壞頭頭，沒有甚麼了不起。就是幾個壞頭頭，大多數受蒙蔽，學校有幾個頑固的要教育。他們號稱『八個方面軍』，還有地方軍。就是長沙一中的幾個壞頭頭（江青揷咀說：實際沒有幾個人）。就那麼幾個人，不要擴大化。我們提醒在座的，不要聽他們的，青年學生經驗少，容易聽一些話，不能看了一些事就下結論」；

二、「我們主張你們自己受了騙的，自己揪出來，改了就行了」；

三、「不能因爲我們批評了極『左』的『五一六』，就來個老保翻天，那不行，二月逆流反擊是對的。批陳（毅）、批譚（震林），我們仍然支持」；

四、「揭發『五一六』是爲了推動大家共同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綫一邊，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進行大批判，矛頭對準劉、鄧、陶，攪好本單位鬥批改」。

「這四點，是解決『五一六』的方針，孤立最少數，教育大多數」。（註五）

周恩來這麼說，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在因爲周恩來了解「五一六兵團」黑後台勢力大太，眞逼出來自己眞招架不了，但周恩來之死，受到五一六威脅，驚怒交加，引起心臟病，也是事實，只能說一生作惡太多，惡有惡報

「註一」：「體育戰報」第十九期（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八日出版）

註二：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北京石油學院大慶公社」（紅旗）」編印。

註三：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出版之廣州三司紅衛兵」。

註四：「體育戰報」第十九期。

註五：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出版之「珠影東方紅」。



賀大帥恢復名譽

錢希川

被毛澤東稱贊為靠「兩把雙刀起義」的賀龍，在「文革」時被紅衛兵臭罵為「土匪、馬販子、大流氓、大軍閥、大叛徒。游手好閒、結義拜把、言而無信、口蜜腹劍」。長期失去蹤跡，傳說逃往蘇聯，前年病死。現在華國鋒把他的照片刊在「人民日報」上，並且解禁影射賀龍大姊賀英的「洪湖赤衛隊」影片，指「四人帮」陷害賀龍。華國鋒重提賀龍，並不是厚愛他，而是打狗看主人。賀龍的死黨遍佈各地，掌握實權，且賀龍與彭德懷不同，他與手下的關係，是黑社會式的結拜。華國鋒為鞏固，不得不恢復賀大帥的名譽，拉攏安撫其黨徒。

由土匪到大帥

賀龍為中共「十大元帥」之一，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八一暴動」，失敗後赴湘西叛亂，為中共「湘鄂西根據地」主要創建人。

「湘鄂西根據地」，包括鄂西蘇區，前者又稱洪湖蘇區，內有周逸羣所率的紅六軍，叛亂活動在荆江兩岸的江陵、石首、藍利、沔陽、潛江、公安，以及湖南洞庭湖畔的華容、南縣、安鄉等縣。

賀龍活動地區在湘鄂的西部邊區，包括湘西的桑植、慈利、臨禮、鄂西的恩施、鶴峯等縣。他聚集土匪流氓組成了紅四軍。

一九三〇年夏，紅四軍和紅六軍會合於公安，組成紅二軍團，人數一萬多人，賀龍任總指揮。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開始向西逃竄，原湘贛邊區的紅六軍團，由任弼時、王震、蕭克率領，逃至川黔交界的南腰界，與賀龍、關向應的紅二軍團會合，組成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為賀龍，總政委為任弼時，蕭克和王震則為軍團負責人。

在抗戰之前，紅二方面軍是中共四大叛亂武裝之一，另三大股為：紅一方面軍（井岡山根據地）、紅四方面軍（鄂豫皖根據地）、陝北紅軍（陝北根據地）。

抗戰時，紅二方面軍收編為八路軍一二〇師，賀龍、關向應分別為師長、政委，蕭克為副師長、周士第任參謀長。抗戰結束後一二〇師主力編入「一野」，後來有一小部分改編入「二野」。

賀系勢力雄厚

「紅二方面軍、一二〇師、一野」，是中共武力五大歷史系統之一。賀龍死後，王震和余秋里，為此系統最有實力和代表性人物。

王震（原中共軍銜「上將」）在此系統的影響力和作用，類似於「新四軍、三野」系統的粟裕、「晉察冀、華北」系統的楊成武。現任中共中委、「國務院副總理」，為「農墾部隊」（一百萬以上）最高頭頭。余秋里（原軍銜「中將」），現為中共中委、「副總理」及「計劃委員會主任」。李井泉，有西南王之稱，他與賀龍、鄧小平都有淵源，曾任八路軍一二〇師三五八旅副政委，大青山支隊長、「晉綏軍區」政委、「二野」十八兵團政委。

除王、余、李之外，賀龍的嫡系部屬和親信，現在相當活躍，計有：

蕭克（「上將」）：現為中共中委、共軍「軍政大學校長」。張宗遜（「上將」）：現為中共中委、「總後勤部部長」。彭紹輝（「上將」）：現為中共中委、共軍「副總參謀長」、「四人帮」專案審查小組成員。王尚榮（「中將」）：現為「副總參謀長」、共軍裝甲司令員。張達志（「中將」）：現為中共中委、共軍（「炮兵司令員」）。黃新庭（「中將」）：現為「裝甲兵司令員」。徐國賢（「少將」）：現為共軍「工程兵副司令員」。王恩茂（「中將」）：現任「南京軍區副政委」。張希欽（「少將」）：現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張樹芝（「少將」）：現為共軍河南省軍區司令員」。

他們都是賀龍早期的紅二方面軍人員，後為一二〇師，「一野」骨幹。

在共軍地方軍區，很多賀龍舊部已獲新職，或一直担任重要職務，如：冼恆漢（「中將」）：現為中共中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甘肅省革委會主任」。廖漢生（「中將」）：現為「南京軍區政委」。郭鵬（「中將」）：現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

歌頌賀英影片

賀龍已經死去多年，華國鋒集團突然舊事重提，把影片「洪湖赤衛隊」分發各地放映，是因賀龍代表共軍一個歷史系統，在共軍中有相當影響力。「洪湖赤衛隊」拍攝於一九六一年，早已公映過。它以二十年代湖北洪湖區為背景，描寫一支赤衛隊的共產活動。主人翁「韓英」，係影射賀龍的大姊賀英；整部影片歌頌了賀龍的「共產革命歷史」。

中共重映這部影片，與清算江青安撫老共軍頭頭大有關係。「光明日報」的文章說，「四人帮」極力阻撓恢復賀龍的名譽，另一篇文章則說，江青等人「陷害賀龍」，把「洪湖赤衛隊」，說成「為



「人民日報」重刊一九六三年毛澤東、康生，陳毅、賀龍在北平機場的照片。

賀龍篡黨、篡軍、篡政大造反革命輿論」的「毒草影片。」

十年前，江青與林彪把賀龍及其舊部狠狠清算了一番，江青控制的宣傳工具，刋載大批文章，挖苦攻擊賀龍，「體育戰報」的文章，稱賀龍爲「土匪、馬販子、大流氓、大軍閥、大叛徒「，嘲笑他的「特長」是：「游手好閑，結義拜把，稱兄道弟，送禮拍肩膀，言而無信，口蜜腹劍」。

江青和林彪給他的最大罪名，是策劃發動「二月政變」；在這個罪名之下，林江製造了一大冤獄，將賀龍親信舊部許光達、廖漢生、王尙榮、譚友林等，全部撤職查辦，賀龍亦失去權位，被迫逃亡蘇聯，客死異鄉。

私人關係特殊

賀龍在文革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副總理兼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地位非常重要。在中共政壇，他是人事關係極爲複雜而又有力量的人物，與部屬關係，宛若黑社會的結拜組織。

他是共軍「紅二方面軍、一二〇師」的總指揮。在抗戰結束後，他的嫡系部隊，編入共軍「一野」（彭德懷），他担任「一野」的副司令員；後來他率一小部分部隊，轉任「二野」任副司令員。他的基礎在「一野」，但「二野」的部分高級頭頭，却是他的舊部。這種歷史的淵源，使他有較廣泛的影響力。

在政壇私人關係方面，賀龍也非常特殊。原中共「西南局第一書局」、「成都軍區第一政委」李井泉，是他的姻親，他現在是中共中委，「人大副委員長」。

他的連襟蕭克，現爲共軍「軍政大學校長」，主持共軍全軍高等教育。

廖漢生是他的外甥，現爲共軍「南京軍區」政委。

廖漢生的妻舅楊尙昆（廖妻楊白林的哥哥），原爲「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

彭眞，爲賀龍的親密朋友，他的第九任妻子薛明，便是彭眞介紹給他的。他的兒子賀鵬飛，原打算與彭眞女兒聯婚。

賀龍參加過中共「八一暴動」，與葉劍英、朱德、周恩來等交情甚厚。

借用賀系勢力

近幾年爬起來的華國鋒，也作過賀龍的部屬（晉綏根據地），只是彼此地位懸殊太大，未直接受賀龍指揮。

如此廣泛而特殊的人事關係，恐怕是賀龍「恢復名譽」重要因素之一。

在「文革」期間，「紅二方面軍、一二〇師、一野」系統的共軍頭目，備受林彪、江青排擠打擊，王震、余秋里、李井泉、蕭克、王尙榮、廖漢生、黃新庭、王恩茂、徐國賢、張希欽，以及譚友林、顏金生、羅坤山、劉轉連、左齊、任晨、熊晃等，全部受過鬥爭清算，一度去失職權。

中共重映「洪湖赤衛隊」，恢復賀龍名譽，目的在安撫賀龍舊部，團結各派武裝力量，共同對付江青派殘餘勢力。

賀龍恢復名譽，更加說明中共職業軍人，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賀系外，還有彭系、劉系、陳系，林系餘黨，這些職業軍人都手握實權，華國鋒決不能夠拉攏所有職業軍人，到頭來必定各系互爭，誰也不賣誰的賬。

毛澤東「論十大

李哲夫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華國鋒集團發表了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的一篇沒有公開發表講話：「論十大關係」，作爲「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指針，批判四人帮的銳利武器」。華帮把毛澤東的舊作大肆增删，改頭換面。新舊兩篇對比，新篇竟比舊篇冒增三千字。且把「外交政策一邊倒」、「藐視帝國主義」以及引用孟子所說的「見大人則藐之」等語全部删掉。其內容删除，更改處極多極大，可說是華國鋒篡改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二十年來未公開發表過，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由於紅衛兵把毛澤東思想輯成「毛澤東思想萬歲」一書，一九六九年流傳到海外，其中即有「論十大關係」。特將此新舊兩篇作一比較，發現了驚人的删改，舊篇僅約一萬四千字，而新篇竟長約一萬七千字！內容删除，更改之處也極多極大，可以說是華國鋒篡改毛澤東思想。玆將重大篡改一一對照，以饗讀者。

工農業關係

一、在舊篇中第六項是「漢民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第七項「黨和非黨的關係」；在新篇中這兩項的次序顛倒過來。

二、在第一項「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新舊兩篇多處大不同。

舊篇：「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的關係上，我們並沒有犯過有些社會主義國家那種錯誤，他們片面地着重重工業，而忽視輕工業和農業，因此市場上的貨物不夠，生活品不夠，貨幣不穩定。」

新篇：「在處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上，我們沒有犯原則性的錯誤。我們比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作得好些。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像一些東歐國家由於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

新舊兩篇不同之點、是新篇點出蘇聯與東歐國家，從這可知今後中共對蘇外交的方針。

舊篇中有段話、在新篇中完全被删除了。

「在農業問題上，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證明，農業集體化了，搞得不好也還是不能增產，農業機械化了，搞得不好，也同樣不能增產，有的國家的農業，不能增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國家對農民的政策有問題，在稅收上使農民的負担很重，在價格上農產品很便宜，工業品很貴。」

大概因華國鋒政權，正積極搞農業機械化，因此删除「農業機械化了，搞不好也同樣不能增產的話。」不能給自己潑冷水。

三、第三項「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新舊兩篇相異不大，但却很重要。

舊篇「可靠的辦法是：使軍政費用支出的比重，分幾個步驟，降到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左右，增加經濟建設費用。………」又「但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佔預算全部支出百分之三十二，即三分之一支出用于不生產的方面，這個比重太大了。」

新篇：「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軍政費用佔預算全部支出百分之三十。這個比重太大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要使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文字精簡了，但「百分之三十二」，改成了「百分之三十」。掩飾軍費支出的惡性膨脹。

四、第四項「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新舊兩篇的字句雖調整很大，但更改不多，主旨不變，僅有左列一點，值得注意：

舊篇：「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每個工作日的產值增加了，工資也需要適當的調整。」

新篇：在這段話之下加了一段：「關於工資，最近決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縮小上下兩方面的距離。」

這表示中共短時期內尙無能力普遍增加工資，只能增加底層工人的工資來鼓勵生產。

删掉「外交政策一邊倒」

五、第五項「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改動最少，但大值得注意。

舊篇：「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

關係」新舊篇對比

新篇：「解決這個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

「中央統一計劃」改成了「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這一改修，顯示當前華國鋒政權的處境和需要。

第六項漢民族與少數民族的關係，無甚改動從略。

六、第七項「黨和非黨的關係」，也有一段話，做了字數少，而意義嚴重的修改。

舊篇：「『在把革命進行到底』外交政策『一邊倒』，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問題，……」

新篇：「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問題上……」把「外交政策『一邊倒』」一句，春夢有痕的砍掉了。這是爲毛遮醜。

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

七、第八項「革命和反革命的關係」，主文共有四點，關於第四點「機關、學校、部隊裏面清查反革命，提到不殺人的原則，舊篇只有約：一百字，新篇分列四條，擴大爲六百字。但所說多屬技術性的問題，無關宏旨。諸如「殺了他們，換得一個殺俘虜的名聲，殺俘虜歷來是名聲不好的」等等。

八、第九項「是非關係」，是「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內容最重要，比較新舊兩篇，發現也有很大改動。

舊篇：「我們應當容許人家革命，有人說，對犯了錯誤的人，要看他是否改正。這樣說是對的，但是只說對了一半，還另外有一半，那就是：要向他們作些工作，幫助他們改正錯誤的機會。」又「對犯錯誤的人，應當一是『看』，二是『幫』。……不誤的人有危險。」又：「我們要注意，對犯錯誤的人，整得過分，常常會整到自己身上，搬起石頭打自的腳，結果跌倒了爬不起來」。毛把整風鬥爭，說成「治病救人、懲前毖後」一套八股，都是門面話，但是舊篇中這些話，却心平氣和，表示他當時大權在握，心境順遂，自同年九月「八全大會」，他被削了權，便如中風狂奔，就沒有這種調子了。

第「八項」，舊篇的文章非常凌亂，新篇把它條理化、精簡化了。而且加了一句極重的話：

「對於犯了錯誤的同志，有人說要看他們改不改。我說單是看還是不行，還要幫助他們改。這就是說，一要看，二要帮。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帮助。」

新篇加上「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兩句，肯定了犯錯誤是人人必有之事，不必大驚小怪，這似乎有意爲鄧小平之復出舖路。

刪掉孟子的話

九、第十項「中國和外國的關係」，舊篇僅約一千八百字，新篇擴增爲約二千六百字，增了約八百字。同時更改之處甚多，這說在外交問題上，用心良苦，大作文章。

（一）舊篇中「……做奴隸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有點過分，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我國人民的自信心提高起來，要像孟子所說的，『說大人則藐之』，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所謂『藐視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新篇中將孟子所說「見大人則藐之」兩句話刪去了。這裏顯然爲掩飾批孔（孟）運動，也證實了毛澤東掀起「批孔運動」，只是爲了政治企圖的方便而已。

（二）舊篇提到要學習「一切民族的長處……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長處」，有優點，也有缺點。新篇則加上：「有人以爲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那有這個事？」

（三）舊篇只提要學一切其它國家的優點，新篇則將它具體化了。諸如：「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後，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還特別提到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合乎科學的方面。」

以上比較了新篇和舊的差異，已可概見中共今天發表這篇東西的意圖了。「論十大關係」，是一九五六年的毛澤東思想。而「四人帮」的一切方針政策，都是來自毛澤東思想。因此，以「論十大關係」批判「四人帮」思想，無異是用一九五六年的毛思想，清算一九七六年的毛思想。

一個人思想的昏明清狂的變化，導致二十年的擾攘動亂，使八億人民身陷水深火熱，而不知其所以然，這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大悲劇！極權主義、人治主義的恐怖和邪惡，再次獲得確鑿的證明。

江青智擒王光美

焦一夫

華國鋒利用共軍逼宮，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軟禁江青，手段乾脆，不像當年江青欲擒王光美，幾經波折，才把王光美誘出中南海，拘捕鬥爭。十年前江青鬥王光美，揭開她的臭史，想不到十年後，華國鋒也用同樣手法，把江青的臭史翻開。十年人事幾番新，信然！

劉婷婷屈服幫紅衛兵騙媽媽

這時師大附中的十二台電話都被「紅衛兵」們控制了，醫院急診室，以及所有通往外面的道路都被他們把守了，等候即將來到的「客人」。

一輛汽車駛到醫院門口，每人心裏都喊出「準備戰鬥」，出人意料，誰知下車的是一個三四十歲的軍人和一名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軍人是劉少奇的警衛員李某，小女孩是劉少奇的小女兒劉婷婷。他們是來醫院看劉萍萍的。」

他們一進門就碰到一名女護士，他們很熟落。

「婷婷被車撞了，送來醫院了嗎？」劉婷婷問

「沒有呀！」女護士答。

「噢噢……」萍萍和軍人若有所思。

轉了一個身，軍人馬上走向電話機，提起電話要同王光美滙報，當他指尖觸到號碼盤，守在機旁的「紅衛兵」按着電話盤；「這是急症電話，你不能用，跟我到這邊來」。

「你是站在毛主席一邊，還是站在劉少奇一邊？」紅衛兵邊走邊問軍人。

「當然是要站在毛主席一邊」。

「你要口頭做『革命派』，還是實際做『革命派』？」

「實際『革命派』。」

「那好，把行動拿出來。」

他們簡單的商量了一下，要兩個人把他看管起來，他們再去爭取的年像十四歲的婷婷。

「婷婷，你應該造你爸爸的反，造你媽媽的反。」

「…………」婷婷低垂着頭不做聲。終於她屈服在「紅衛兵」的脅迫之下了，於是拿起聽筒。

「媽媽，婷婷左腿傷了，大夫說要動手術。」婷婷和王光美接通了電話。

「怎麼樣？到底傷得怎樣」王光美很着急，語中帶着哭音，「快，讓大夫跟我說。」

「紅衛兵」偽裝的醫生很快的接過話筒，「喂，傷得很重，粉碎性骨折，現在正準備手術，按規定，需要家長來簽字……」

「是不是讓婷婷他們簽？」王光美顫抖地說。

「媽媽，媽媽」，婷婷對電話喊了兩聲，沒有人回答，王光美已經來了。

這時，站在各地的「紅衛兵」相互交換了一個眼色，「準備戰鬥！」

王光美耍賴被綁上吉普車

八時左右，「嘀嘀……」兩聲，一輛小轎車停到醫院門前。先下來的是劉少奇，他們有點失望了，隨後下來一個女人，這就是他們所欲獵取的對象——王光美。

「萍萍在哪兒？」劉少奇劈頭問站在門口一個醫院裏的工人。

「你們受騙了。」那位軍人及隨着來的劉少奇的兒子允眞，還有一位萍萍的叔叔，長得和劉少奇一模一樣，不約而同的喊起來，「他們要揪王光美！」

「『清華園』第一處大扒手王光美留下，其他的人統統回去！」紅衛兵們說。

這時王光美哭了，上前一步，露出一副可憐相：「好吧！我跟『清華』的同學走，你們都回去吧！」

劉少奇見到這種情形，帶着憤怒恐慌的表情上了轎車，「嘀」的一聲走了。

這時王光美像個洩了氣的皮球，癱在一條長櫈上，左手托腮道：「讓我鎮靜，鎮靜……」

「跟我們去『清華』」

「王光美站了起來，走了幾步，股屁坐在沾滿泥土的樓梯上，「咱們談判，談判……請坐呀！」她用手指着樓梯級，讓「紅衛兵」也坐下。

「你去不去『清華』？」紅衛兵大聲的說。

「讓我們先來學習最高指示……」說着她就唸起毛語錄來。這時周圍的人越聚越多，看這位「第一夫人」滑稽表演。

王光美死賴着還不肯走，「紅衛兵」高聲的叫喊，王光美在『清華』犯下了滔天罪行，她愈要賴，愈是激起我們『井岡山』人的憤怒。」於是來了幾個女「紅衛兵」硬把王光美架到吉普車上。

王光美上了汽車以後，知道這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最惡劣的政治鬥爭。於是不能不強抑憤怒，裝作嘻皮笑臉的說：「同學，你們是一系的。」

「好幾個系的。」一個女紅衛兵答。

「怎麼樣，受驚了吧！」另一個諷刺的說。

「啊呀！你們攪得很富有劇戲性啊！不過你們的醫院電話中有個小漏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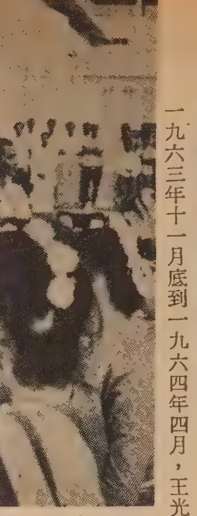
「那你怎麼還要來呢？」

「當時聽到萍萍被撞了，那裏還有心思研究這

個呀！」

「嘿！今天我棉鞋也沒有穿，很冷。」她沉默了一會又說：「我很嬌氣，坐在後面顛得厲害，掉個坐位吧！」

十時左右王光美被抓到「清華大學」西大操場主席台上，穿着向女「紅衞兵」換來的棉鞋，在一片「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中，開始接受「紅衞兵」對她的鬥爭。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七日，中共政府主席劉少奇偕妻室王光美訪問緬甸

愛吃花生糖果都是罪狀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到一九六四年四月，王光美是在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攪「四清運動」（按：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蹲點了五個多月，據「紅衞兵」說：「泡製了『桃園經驗』這一株反毛澤東思想大毒草流毒全國」。「衞衞兵」又說：「王光美在這個場告中，大吹特吹她與貧、下中農實行「三同」，欺名道世，撈取政治的資本。王光美在桃園洋相百出，醜態畢露，散發出「資產階級」糜爛的臭味。

王光美規定工作組不吃「雞、魚、肉、蛋」，經常教訓別人要到「最髒、最苦的貧下中農家裏去吃飯。」每次她要到社員家裏去吃飯，就先派人通知。「不要作好吃的」，可是一吃就是好幾個菜，一樣只吃幾口，帶頭破壞紀律，却說：「這裏羣眾生活水平眞高。」

王光美吃派飯要自帶碗筷。飯前，她的碗、筷子都要經過消毒，有時來不及消毒，就將筷子插到社員碗裏消毒；碗要消毒，劉夫人也有妙方，把飯盛在碗裏，再倒給別人，自己重新盛一碗。

「紅衞兵」說：「王光美飯前飯後要用北京帶來的酒精棉球擦手，她嫌社員手髒，從來不許社員碰她的碗筷。」

「王光美的炕上放着一隻白箱子，裏面放着高級點心，是天津吉士林的糕點。王光美咀饞，喜歡吃香飽的東西，經常派省「公安廳」警員去買花生，一買就是五打。社員說：『花生是統購統銷物資，不准買賣，合作社都沒有。哼，還叫別人注意政策。』」

「紅衞兵」還指出王光美身披一件灰色棉大衣，腳上穿雙布棉鞋，可是灰棉大衣裏面却是一件金光閃閃的緊身棉襖。

「紅衞兵」還說她連用水也很講究。洗臉，洗腳不管洗什麼都用開水，爲了供應這位「夫人」用水，只好設專用火爐，好幾個熱水瓶。

王光美最歡喜擺弄姿態照相。「紅衞兵」說：「到印尼訪問時就大量拍照，賣弄風騷。在桃園蹲點也左拍右照，她身後經常跟着兩個人，一個是公安廳派來的保鏢，一個是科長掛着相機隨時爲她攝取的鏡頭。」

王光美屈服願鬥劉少奇

這個鬥爭會一直開到一月七日五點鐘，王光美已經精疲力竭，不能不屈服，她向「清華園」的「紅衞兵」提出四點保證：

第一，「清華大學」部分革命師生出於對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刻骨仇恨，這次揪我回「清華」檢查，是革命的行動，揪得好，我支持。

第二，我願意留在「清華」向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反覆檢查，直到通過爲止。

第三，我願意揭發我所知道的劉少奇同志的一切情況，從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開始，每隔十天送來一份檢查，揭發材料，絕不誤時。主要從政治路綫上，組織路綫上狠狠地揭發劉少奇同志提出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生活道德品質也要揭，不隱瞞。

第四、如果我回中南海，「清華」革命師生要我來時，我願意隨叫隨到。下署王光美一九六七一月七日晨五時。

天下烏鴉一般黑

江青鬥爭王光美經過事實，雖是明日黃花，但配合今天全大陸鬥爭江青的情形，可以反映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是披着所謂「社會主義」黨徒的外衣。內心却充滿着他們認爲腐朽的資本主義思想。

江青和王光美都是中共最高負責人的「側室」，這種談享受，講排場的思想，當然不是孤立的，是最高負責人的副產品，足以代表中共所有高級幹部政治上的自私和生活上的霉爛；因而彼此間的鬥爭成爲必然現象。他們高喊革命，是革他人之命，爲國，是爲他們自己立下的王國，自己站在圈子外面，要別人怎樣，怎樣；說別人怎樣，怎樣。揭開了都是用心險惡，其臭無比的東西。

凡是臭的東西，外面都包有一層薄膜，當那層薄膜未戳破之前，嗅不到它的臭味，十年前江青鬥爭王光美，揭開她的臭史，令人掩鼻，誰也沒人想到揭人臭史的江青，華麗的外衣裏也正泛着腐爛的臭味，今天被華國鋒揭開。其臭味有甚於王光美。然而，華國鋒怎樣，中共在朝的高層人士怎樣？包着一層薄膜而已。

意大利是一個文明的國度，但在南部却殘存着奴隸制度的遺風，他們公開在市場上進行買賣男童的交易，作爲私有的勞動工具及財富。其中有一個牧童，曾四度當作商品出賣，每次身價不同，在四度易主後，處境仍如奴隸，因而不堪折磨，自戕身死。此一消息，震驚世界。



羅馬文明一

阿爾塔墨拉是一個中古世紀時所建造的古老城市，目前有四萬五千人口，但是有工作的，只有一萬三千人。阿爾塔墨拉位於意大利南部巴里港附近，四周是光禿禿的一片荒地，石頭散佈其間，除牧羊之外幾乎不能做他用。

買賣小奴隸每次身價不同

上個月，一個被賣到此間牧羊的男孩子自殺的消息震驚了整個世界，因爲他自殺的原因是無法再忍受這種辛勞困苦的生活。

米契爾．科隆那只有十四歲，他在自殺以前，曾先後換過四位主人。這四個人因虐待他的罪名而分別被處以極重的罰金或監禁。這是該區法院以這樣的刑罰判處地主的第一次。

男孩子的買賣，在每年的八月十五日（聖母升天日）在阿爾塔墨拉古老教堂的附近進行。

好幾世紀以來，到這一天，附近的男人就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來到阿爾塔墨拉城中心，進行動物、工具、種子……以及男孩子的買賣。

就在這一天，養不起太多小孩的窮苦人，也要到市場去，爲他們的兒子找個主人。

時至今日，男孩的買賣仍然進行。交易地點改到買主的家中、汽車裏或農舍中進行。但這種交易基本上並沒有改變，買主要檢查男孩子的肌肉、牙齒，把他舉起來試試他的體重，並看看他有無患某種疾病的跡象。男孩本人却無權過問這件事。於他被非法帶走，離開家庭、學校，本人也沒有工資可領。

米契爾第一次被賣掉在一九七二年，當時他只有十一歲。一個農夫可羅那以每月四萬里拉（約港幣二百八十八元）及八公斤乳酪的代福買下米契爾。米契爾的父親和買主簽了一年的合同，並各留下一個副本。

第二年八月十五日，米契爾被班尼德托以每月七萬里拉（約港幣四百元），八公斤乳酪以及一隻羔羊的代價買下。

到了第三年，米契爾的身價再度上漲，該區最大的地主羅盧梭同意付出每月十二萬五千里拉（約港幣七百一十元）、十公斤乳酪、一堆柴火、十二公斤橄欖油，以及十二公斤食鹽。

去年八月時，他的第三個主人再度將他「買進」，這次的代價是十六萬里拉（約港幣九百一十元）、一隻公羊及八公斤乳酪。米契爾自殺是契約簽定後的第四個月。

不堪折磨自戕身死

他偷了一支獵槍，將一塊石頭綁在板機上，然後他將身子緊抵槍口，並將石頭扔掉，結果因流血過多而死亡。

在巴里法院中，米契爾牧羊的悲慘情況被揭發出來。他一個人須照料兩百頭羊。凌晨三時就須起床打掃羊舍。七時帶著羊羣出去吃草，日落時才回來。然後他開始擠羊奶並做乳酪。最後，在勞累了十五小時之後，他就睡在羊舍中，但是被農人從外面將門鎖上。

他唯一的食物是早晨一片麵包，晚間一碗通心粉。在嚴寒的冬天裏，米契爾也不准生火，爲的是怕嚇到羊羣。

根據契約，米契爾每兩個月才能休一天假，他獲准在這一天回家拿食物。據契約條文的規定，他的父親應當供給他食物。

代表四名被告（米契爾的三個買主及羅盧梭的代理人皮格納特利）的九名律師所提出的抗辯，顯示了意大利南部及北部工業區對這種交易的觀念之間的差異。

律師維護這種制度

一名辯護律師說，每一個買主在買米契爾之前，「都曾仔細檢查他的身體狀況，沒有人會[illegible]

騙他們承受身體及精神上的折磨」。

另一名辯護律師則大談鄉村生活的優點，說年輕人在那兒不吸毒、不抽烟，也不用花錢追求時髦的打扮，並且不像城市孩子般腐敗、不誠實。

另外一名辯護律師並說，他不能理解何以有人要反對早起。「意大利的大英雄加里波的每天凌晨二時起床，爲什麼這些男孩子却不能在同一時間起床？」

父母認爲是被殺

但是巴里的檢察官馬格隆博士，却全力促成了該案的調查及起訴。馬格隆認爲這件案子不應被視爲單純的自殺案，並親自調查米契爾的歷史。

米契爾的父親約五十餘歲，在阿爾塔墨拉小農會担任管理員，月薪二十萬里拉（約港幣一千一百五十元）。他的妻子當人幫傭，他們有三個兒子。有一段時間，他的兩個兒子都外出工作，米契爾家並擁有兩畝地。米契爾的父親拒絕接受記者訪問。他在法院說，米契爾「很喜歡他的工作，他的主人待他很好，他什麼都不缺少」。他並且說，「米契爾寧願在鄉間工作而不願去工廠做工。

米契爾曾逃離羊舍三、四次，每次都被他父親送回去。

他的父母都不能接受他自殺的事實。他的母親本人相信他是被謀殺的。

以自殺反抗這種制度

檢察官馬格隆說，「他的父母認爲賣掉他們的男孩，是無可避免的。米契爾的自殺意味著對一種制度的反抗。而他的父母及主人都認爲這種制度是無可避免的」。

自一九七六年起，意大利刑事法規禁止僱用十四歲以下的童工。但勞工監督局却未能執行這條法令，因爲整個巴里省只有五名勞工監督。

在男孩的買主與賣主之間還有中間人專門拉綫，阿爾塔墨拉就有四個這樣的中間人。交易做成後，他們通常每次可從買主與賣主各得到一萬里拉。男孩子身體越強壯，身價就越高，但是他們逐漸接近成年時，身價就會降低。

大諷刺

陳獨塵譯

因家庭困苦才出賣

羅盧梭的代理人皮格納特利說，我們沒有錢協助這些男孩子。我們在阿爾塔墨拉的經濟正面臨危機。我們的僱工發動罷工，因爲我們發不出薪水」。

「過去逼得我們這樣做的因素現在仍然逼迫我們。一個失業的農夫必得找一個需要年輕工人的僱主」。

當地工會的一名會員說，「我們正全力消除這種現象，每一年的確有許多男孩子因家庭的困苦而被賣掉」。

牧童生活慘無人道

阿爾塔墨拉的一名教師做過該城的童工調查，發現有一千多名兒童從八歲起開始被迫在上學之後還去做工，十三歲時，百分之三十五的男孩子都已不再上學。

馬格隆說，「被賣掉的孩子的牧羊生活是慘無人道的。我相信我們社會目前的結構誠然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不認爲我們無法改變社會結構。我們一定可以大眾的力量用某些方法解決這個問題。」

（譯自倫敦觀察家報）



意大利南部牧童在孤獨冰冷的世界中。

日外相面臨難題

崔永芝

日本首相福田任命鳩山威一郎為外相，是因他長於經濟，在當前世界經濟不穩定中，福田將想日本的外交政策重點置於對外經濟方面。但日本外務上面臨許多問題，如有日美與日蘇問題，特別是日韓問題，最為頭痛。此外，日本與中共關係，也使這個沒有處理國際事務經驗的鳩山深感困惱。

鳩山長於經濟

日本外務大臣鳩山威一郎是一位經濟專家，但並沒有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

鳩山是已故日本總理鳩山一郎的兒子，今年五十八歲，東京大學畢業，進入政壇之前，曾在大藏省服務多年，先負責預算事宜，一九七一年升任大藏省次官。

一九七二年，他退出公職，一九七四年當選參議員，目前任期仍未屆滿。今年九月，三木武夫改組內閣及自民黨時，鳩山受命担任自民黨財務局局長。

福田任命鳩山担任外相，反映出由於目前全世界經濟情況不穩定，他想將日本的外交政策重點置於對外經濟關係方面。

鳩山接受新職後說：「我在外交事務上是個票友，我不能儘情評論我將要做甚麼事，但我將盡力而為。經濟方面，日本已經成為一個大國，但外交方面日本仍未能建立起領袖地位。我將充分發揮外務省的潛能，以便有足夠的外交能力。」由於鳩山在財政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一般相信這將有助於他今後處理日本對歐洲共同市場貿易巨額出超、漁業談判，油價上漲等經濟問題。鳩山威一郎有一個二十八歲的兒子，他也以無黨無派人士身份參加競選，結果當選。自民黨原想爭取他支持，但未成功。

小心與蘇聯打關係

鳩山威一郎已決定取消赴蘇之行，也就是說下一回合的日蘇外長會談又將無限期延期。



這項決策不是鳩山本人決定，而是總理福田赳夫、內閣官房長官園田直及鳩山三人會商後的決定，也就是等於日本內閣的意思。

據園田直的表示，所以作此決定，是因為特別考慮到日本與中共的關係。也就是說，怕影響到日本與中共訂約一事的進展。

日本外務省官員們有時對外交政策的意見與內閣不太相同，但對鳩山延後訪蘇一事，並無異議。他們認為，即使如此，對日蘇實際外交關係不會有妨礙。

由此可見，福田內閣在對蘇聯及中共的關係上，仍將沿襲三木內閣的路綫。

不過，園田直雖然有此表示，在實際上，福田也考慮到美日關係，他不能不顧及美國的態度，在福田尚未與卡達會晤之前，他當然不願先與蘇聯開展外交關係。

福田對鳩山的任命，主要動機不在處理對蘇聯及中共關係，而是處理美國與歐洲關係。美日貿易中，本年度美國已有五十億美元的赤字，歐洲共同市場則在揚言要報復日本，這些問題關係重大，福田認為鳩山對經濟方面的經驗及素養可應付這些事情。

府誕生前就已發生的，美國沒有理由把它抑制住。所以火舌一旦觸及此案，由於根鬚盤錯深廣，火勢是難以控制的。

福田曾表示，萬一日韓問題發生將設法查明對保守政權不構成致命傷的部分，這意思等於說，他也要蹈襲三木查洛案那種方式。然而據分析，三木那種方式已行不通，政治家的感覺儘管落伍，時代却進步了。

對福田來說，最頭痛的是日韓問題離不開岸信介，而岸與福田派關係之密切是大家共知的，這眞是傷腦筋的事，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恐共病嚴重

除日韓問題外，還有印尼的LPG問題，又有美國議會已揭露的波音公司秘密代理人問題——這問題也難保不會演變成第二個洛克希德案，再加上原油漲價，歐洲及卡達政府壓抑日本輸出等問題，處處都是對日本很不利的情勢。

還有中共與蘇聯之間的動向，日本對之格外敏感。去年底，日本針對街頭民眾進行調查，市民反應一年來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不是洛案，而是米格廿五和江青事件，可看出，日本人普遍的恐共病相當嚴重。

米格駕駛員貝林柯中尉在日本水上警察面前說過一句話：「我從來沒有吃過這樣白的麵包。」這句話竟成日本人對該事件最深的記憶。對江青的竄紅一時，又在一夜之間跌落深淵的事，則感到共產世界簡直冷酷得不可解。——這是該項調查所得的結論了。

日韓問題頭痛

當前美韓問題正困惱日本。這件問題是否將發展爲日韓問題，造成像洛案那樣的大醜聞，倒令許多人聞出一點氣味來。

白鳥氏指出，美韓問題已成新日韓，社、公、共三黨均將派出調查團赴美，各報社也準備設置特別採訪班。在野黨認爲，該來的又來了。有關日韓的黑幕，可揭的正多，資料證據佈滿日本政壇各角落，且這是卡達政

周恩來大讚江青

古鶴翔

中共指責江青要拍一幅高空鳥瞰圖，便花掉二十萬元共幣，伸港幣五十五萬元。在共區，一個農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勞動，一年所得不足共幣百元，換言之，江青要拍一幅照片，便要一個農民工作二千年。即使香港的中等家庭，有多少人有五十五萬元儲蓄呢？由此可知，共黨頭子爲甚麼要共同胞的產，享自己的福了。

共報還透露「四人幫」進口大量外國電影來尋歡作樂，祇一次就花費一千五百萬元共幣。江青從巴黎進口大量奇裝異服，以巴黎香水灑廁所。江青「吃工農肉，喝工農血。」「江青這個白骨精」要從外國運布料到大陸，給她玩的「叭吧兒」狗做衣裳，可是老百姓每年只能配購八九尺棉布。江青喜歡騎在馬背上奔跑，她在海南島玩馬時，要人從幾十里外送來戰馬，有時還用飛機載馬給她玩啦。江青要游泳，便下令封鎖一個港灣作泳池，還要戰士下水給她趕鯊魚。江青充滿了惡霸作風，侍候她的人送上的茶稍熱一點，她接過手就把杯子摔在地上，還要罵人，隨便扣押人。

可惜的是，這個「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的大惡霸、寄生虫」竟然長期以「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現，並且被毛澤東任命爲「文化大革命」的領導人。這個「白骨精」不但長期睡在毛澤東的懷抱裏，也得到「周總理」的賞識。

遠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周總理」說：「你們要曉得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特別是三十年代她最初當了中國共產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份子、國民黨反動派對她的迫害。她在那個時候，很年青的時候，就有魯迅那樣的硬骨頭的勇敢，對迫害、壓迫、詆毀、誹謗、誣蔑的人進攻。她寫出的文章是戰鬥的文章，值得我們學習的文章。」

周恩來要人們學習江青，毛澤東在「私函」中對江青講心腹話，還公開的稱讚她是「暮色蒼茫」中的「勁松」。

可是，華國鋒却指責江青是「比地主、資本家還厲害的大惡霸」。我們要問：到底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話對，還是華國鋒的話對？究竟是誰詆毀誰？究竟是誰誹謗誰？也許是狗咬狗？

我們還想起早已垮台的共黨頭頭劉少奇、林彪等。他們在垮台之前是「模範黨員」，是「接班人」，是「黨和人民學習的榜樣」，原來都是窮奢極侈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總頭目」。

不要說劉少奇和林彪，甚至賀龍也如此：「賀龍對吃非常講究和挑剔的。在蔬菜淡季，暖房裏有二三十種新鮮蔬菜，有時還滿足不了他的要求。他吃的東西要有一定的溫度，熱也不行，冷也不行，稍燙一點就把碗一推，大發脾氣，甚至不吃了。他曾經有一次專門殺了二十多條小狗（專門養的，養到一尺多長時才吃），配上各種名料，請了二十七名廚師，舉行了一次狗肉宴會。」賀龍要吃各地名產，陶鑄便派飛機給他運到廣州。

葉飛的住宅，竟分春夏秋冬。王洪文在上海三個月便揮霍了兩萬多元共幣，連看電影也要服務員給他端好擱腳的櫈子。

大羣狗互噬的鬧劇裏，中國人民已經徹底瞭解共產黨的眞面目了。中國人民決不會對任何共黨頭目寄以幻想。八億人民正在以沉痛的心情，堅毅的行動對共黨國集團作戰，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謝靜宜浮沉

「四人帮」垮台後，王張江姚四人雖受到華國鋒一伙的輿論攻擊，但沒有遭受羣眾鬥爭，而「四人帮」的黨羽遲羣與謝靜宜兩人，則在北大公開鬥爭，他們兩人的處境，實比王張江姚更慘。據說遲羣是任弼時的兒子，是否眞的，尙未證實。而謝靜宜則是謝富治與劉湘屏的女兒。謝富治是前中共「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以及「北京軍區」司令員，據傳是向毛澤東告密林彪政變，被林系暗殺，槍傷死在醫院。謝妻劉湘屏曾任昆明市委書記，謝死後受江青提拔，担任「衛生部長」。

謝靜宜年約四十歲，畢業淸華大學，與劉少奇女兒劉濤、賀龍兒子賀鵬飛、喬冠華兒子喬宗淮、劉寧一女兒劉菊芬是同校同學，謝靜宜比他們早兩屆畢業。

謝靜宜畢業後，分配在「八三四一」部隊工作，與遲羣等成爲該部的政工幹部。「文革」中期，毛澤東下令工人宣傳隊進駐各大學，同時「軍宣隊」也進入學校，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接管北大、淸華，遲羣與謝靜宜在一九六九年也隨同部隊進駐兩校，主持淸華北大的工作，此後兩校便成爲謝靜宜發號施令老巢。

由於謝靜宜甚得江青的寵愛，加上有父母撐腰，年輕幹勁足，所以在兩校大開拳脚，沒有遭遇到阻力。在文革初期，北大淸華原是聶元梓、蒯大富的地盤，但聶蒯兩人過份強調武鬥，違反毛澤東的「文攻武衛」方計，且聶元梓還想衝擊「北京軍區」，把謝富治拉下馬，於是毛江不得不犧牲聶蒯，起用遲謝。果然把兩校武鬥不可收拾的局面改變。

謝靜宜上台後，一改聶元梓的武鬥方針，開始拉攏有利用價値的知識分子。中共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無所謂「骨氣」之稱，總之你給他一點好處，他會替你効勞。因此像馮友蘭、周一良之流的名教授，便緊密團結在謝靜宜的周圍，爲文革派發出攻擊性的「批孔」文章。

北大淸華有一著名的「批判小組」，經常署名梁效（即兩校）發表文章，這個大批判組受遲羣謝靜宜直接指揮，「四人帮」垮台後，遲謝遭鬥，主要罪證是梁效這個寫作班子。謝靜宜在江青的培植下，政治生命直綫上升，一九七三年，已担任北京市的黨政要職，且在「十大」被選爲中共中央委員。不論從地方到中央，從黨政機構到共青團、學校，都担任職務。她失勢前所担任的要職如下：一、中共中央委員；二、四屆「人大」常委會委員；三、共青團「十大」籌委會負責人；四、北京市黨委書記；五、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六、共青團北京市委第一書記；七、淸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八、北大淸華「大批判組」負責人。而現今

新文化運動功過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有其一定的地位。一般學者論現代化，常常把它劃分爲三個層次：物質的、制度的和思想的。根據此一劃分的標準，同治中興與自強運動屬於中國現代化最初的層次，戊戌政變和辛亥革命進入制度的層次，五四運動更把中國現代化運動提升到思想文化的層次。

用今天的認識去審度五四運動的得失，不免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問題。除了主張現代和傳統對立，五四時代不少的人認定現代化就是全盤西化，要把傳統扔到茅厠坑裏，這就忽視了文化思想的延續性、地域性和民族性。胡適、錢玄同和顧頡剛幾位先生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結果使乾、嘉以降的考據之學大行其道，使學術研究完全和實際脫節，這也引起許多人的批評。

至於五四運動和共產黨的關係，也是一般議論的對象，只是這中間有不少的人受到共黨宣傳的蒙蔽，所以常常對於二者的關聯不能作更深一層的分析。共產黨人說五四運動是他們領導的，其實李大釗和陳獨秀等少數人之外，其他五四領導人物如蔡元培、胡適、傅斯年、羅家倫和段錫朋等，都長期和政府站在一起，對國家有極大的貢獻，就是陳獨秀，他最後的見解也充滿了反共的色彩。共產黨人又說，五四運動反傳統，反封建，主張全盤西化，所以他們可以發展馬、列主義，其實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說法。馬、列主義，不是西方文化的主體，有些人談全盤西化，並不一定表示他們也接受馬、列，從西方到馬、列，其中並無邏輯的必然。

從另一方面看，共產黨和五四的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馳。五四的人提倡科學，共產黨攪「土法鍊鋼」，攪「愚公移山」。五四的人講求理性，共產黨在「文化大革命」時候，要每一個人都拿一本紅色的「毛語錄」，在目前的「四人帮」中，又驅迫成千成萬的民眾聚集在各處揮拳頭。五四的人主張民主，共產黨也有一套「憲法」，然而那套「憲法」如何離奇荒唐姑且不說，在繼承問題發生的時候，爲了整肅鬥爭一途，它還是派不上用場。五四的人反對偶像，共產黨還是在攪個人崇拜，要求所有的人把毛澤東捧成神。

科學、理性、民主和反對偶像，這些是五四的基本精神，也是任何現代化運動在思想層次上無可更易的大目標。然而對大陸上廣大的中國人民來說，這些都是奢談，連談談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等物質層次的現代化都不可以，都要遭到全盤否定。

何思圖

評大陸的動亂

最近中共各地方電台，均透露當地有武鬥事件發生，電台對這些動亂，指為「四人帮」的反抗行為，華國鋒對江青「四人帮」批鬥，雖獲得高層共軍頭目的支持，但駐各地方的共軍「連、隊官兵」，却抱着相反的態度，對窮追猛打江派黨羽，陽奉陰違。中共似在力圖掩飾，俾使外界誤認反對華政權者，僅係「四人帮」殘餘份子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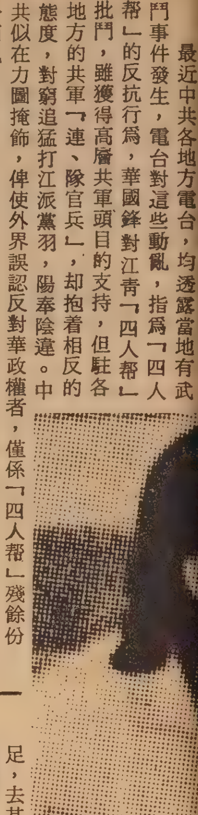
對江青所領導的「文革派」不能成為氣候，筆者一貫持此看法；其理由，一為江在共黨內無絲毫汗馬功勞，不能服眾；其次為江賴以與共軍對抗的「城市民兵」，均屬烏合之眾，不能發生作用；再其次「文革份子」是以叫囂鬧事爭權，鬥爭方式太不隱蔽，容易為對方尋找目標。「四人帮」首領被捕之後，清算其殘餘份子，憑各地山頭的槍桿力量，本不是一件太難的事，而中共傳播機構，何以一再叫囂各地的反抗均係江的殘餘勢力所發動？說穿了，這是華和各得勢的軍頭，為避免樹敵太多，只得把一切反抗行為歸之江青的「四人帮」，藉以淆亂外界的注意。

目前中共內部的分裂，決不止華帮與得勢各軍頭與江青等「四人帮」之對立；地方軍事頭目的各懷鬼胎，在毛未死之前，即有據地自雄的趨勢，華國鋒在北平這次鬥爭的夾縫中崛起之後，各地方頭目莫不借此機會清除異己份子，而最好的罪名便是冠以「四人帮」殘餘，這其中既有各人恩怨，也有「二野」和「三野」的權力分配，更何况林彪的「四野」幹部，在長期被壓制之後，亦思藉機穩固地位。在這樣一個錯綜複雜的局面之下，北平這個小圈子自然鞭長莫及；於是唯一的辦法，便是表面上把一切動亂說成「四人帮」的罪行，而暗地則進行疏導與協調，使權力分配取得各地軍頭的諒解。

這種跡象，我們可以從中共「兩報一刋」的元旦「聯合社論」中看出；這篇社論強調「現在開始將由天下大亂而趨向天下大治」；「天下大亂」為毛認為進行「世界革命」最有利的條件，並且揚言即使一百年內鬥爭也不會停止，而華政權，竟公然違背毛思想路綫，揚言將「天下大治」，這是華向各軍頭所發出不得已的哀鳴，因為不如是，則北平象徵性的「統治」亦不能維持，「四人帮」的勢力被消除容易，要統一各地山頭的意向，確是難上加難，華國鋒最感棘手的問題即在此。

不久的將來，共軍「軍委會」將有一次重新改組，藉多容納各地山頭名額；可是這樣拼湊的局面，到頭來依然不能解決問題。看來，大陸的「天下大亂」，還是避免不了的。

余秋人



呂后·武后·慈禧·江青

漢高微時，呂公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及魯元公主，及高祖得定陶，立為漢王，復納戚姬，生如意，後高祖以惠帝仁弱，不宜大統，思更立如意為太子；幸張良為惠帝設謀，使高祖認為其羽翼已成，遂得即帝位，於是呂后遂含恨戚夫人，斷其手足，去其眼耳，飲以瘖藥，名曰「人彘」；又乘間鴆死如意，致惠帝愧咎罹病，歲餘不能起，病愈後，則終日淫樂，不聽政者七年；惠帝崩，呂后哭而無淚，時張良之子辟彊，年僅十五，為侍中，對丞相陳平說：「太后僅這麼一個兒子，但哭而不悲，你知道是什麼原因」？陳平說：「未解」，辟彊乃剖析其原因道：「太后以帝無壯子，而朝廷重臣，均為高祖時股肱，他心懷恐懼，假如丞相請拜呂台、呂產為將，使其分統南北軍，則太后心安，公等亦可脫禍矣」。

論史謂諸呂之禍，均自此始，可見呂后專權，均是由張良和張辟彊父子一手所造成。

唐元宗，欲立武氏則天為后，御史潘好禮上疏痛諫，謂「禮，父母仇不共天，春秋子不復仇，不子也，武氏為后，何以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元宗竟不聽，及武后臨朝，宮廷淫亂，唐人所著「則天實錄」，記之甚詳；及後雖武氏以年老退居後宮，然武氏之亂，至中宗時猶難敉平，婦人誤國，一至於斯，當非元宗初料所及。

遜清慈禧太后垂簾的故事，則人多耳熟能詳，慈禧好貨貪財；同治崩，立光緒為帝，惟光緒圖變法自強，不稱其意，遂囚之瀛台，這其中牽涉到袁世凱的告密與六君子的所託非人；但其權利慾之強，則與呂后、武后如出一轍；所不同者，乃是呂武因權利而使得家人子姪，遭了誅戮之禍，慈禧則斷送清廷兩百餘年的江山；這些殘酷的歷史事實，在現代政治制度中，本應該不再重演，可是中共這個專制王朝，偏又蹈了覆轍。

毛澤東以熟讀「資治通鑑」自誇；他不知道呂、武之亂的由來，也不會不知道慈禧的垂簾聽政，更促成了國民革命的迅速發展；在他臨死之前，天安門廣場的羣眾示，就已經高喊「秦皇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不要慈禧太后」；而江青既沒有一個像惠帝和中宗一樣的兒子，又沒有像武氏、呂氏一樣的外戚，偏想依靠王洪文、姚文元這類烏合之眾，來圖鞏固他的權利基礎，其不自量力，確實已到了可悲的程度；如果江青在這場鬥爭中能夠保全首領，我想已經是出人意外了。

阮文達

香港蛇年

對香港來說，雖然一九七七年也將和一九七六年一樣，將會繼續趨於政治穩定，社會安定，和經濟成長，但在樂觀的估計下，仍籠罩着若干陰影。這種陰影主要是來自內部的困擾與外來的壓力。

內部的困擾，就是廣大市民極其關心的切身問題；而這些問題的產生，解決，顯然與當局施政方針的制訂和執行，有極其密切的關係。在一九七七年，仍然受到市民深感關注的問題，就是重估差餉租值和維持社會治安。前者關係到香港經濟的穩定和香港市民的生活，後者影響到香港社會的安定和香港居民的安全。

故港府應該在尊重民意和體察民情的基礎上，對應課差餉的重估及差餉徵收率的制訂，作出審慎的處理，以避免差餉過度增加，刺激租金上漲，加速通貨膨脹。目前，財政司在立法局會議上透露，不包括新界在內，本港三個市區，即港島、九龍和新九龍，明年度的一般差餉率將定為百分之七點五，以代替目前的百分之十二，但因為對樓宇租值的重估，使港府差餉進帳比現時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換言之，市民付出的差餉，相對地增支百分之二十五。港府採取這種折衷的辦法，顯然是對市民有關差餉問題所形成的壓力，作出緩和權宜措施。但加徵差餉的行動，無論如何會造成若干不良的影響。從各方面消除這種影響，確是值得當局注意的重要問題。港府能在具體行動上，重視民情及接納民意，即使作出的折衷辦法，未能全部如民所望，但這終究是一種正確的態度和積極的表現。

對香港治安的惡劣及暴力犯罪的加劇，經已成為社會人士一直注目，及社會輿論長期評論的嚴重問題。對香港這個「老大難」的問題，應作出認眞的檢討與積極的對待，也是廣大市民對港府近數年來的殷切期望。「老生常談」與「紙上計劃」，是無法徹底剷除罪惡的根源及阻嚇罪案的蔓延。近來，香港暴力刼案或強奪警槍的案件，又日有所聞，歹徒甚至在政府管理的公共屋宇內，公然連環行刼三十多位住客，其「目中無人」與「目中無警」的猖狂程度，確達到驚人的地步。不法匪徒對法律和法治的大肆挑戰，使香港市民的生命財產，經常受到匪徒的直接威脅，致為數不少的居民，遂漸產生「夜不出戶」和「草木皆匪」的恐懼心理。消除這種威脅和心理，早已成為香港廣大市民的共同願望。要達成這個願望，就要依靠當局制訂切實可行的阻遏暴力罪案的法律和措施，以收取「立竿見影」之效。

談到「外來壓力」對本港的影響，首先必須了解香港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背境和優越的地理環境。因為這種獨特的先天條件和後天因素，決定了香港地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外來壓力」，並不是在於中共

香港驚人



元朗南坑排村不遠處的猛魂廟，本月九日發生一宗驚人的大刼案，十名悍匪手持刀棍，將四百多名旅遊人士來了一次集體的洗刼，這股橫行霸道，胆大包天的刼風，眞是驚人聽聞！

這宗刼案發生後，根據報載資料：刼匪的年齡由十五歲到廿六歲之間，配備有對講機行事，在做案時凶神惡煞，恐嚇現場遊客要自行交出銀両，如果敢留一「蚊」就打一拳，如搜出十元就拮一刀，造成八名事主慘遭毆傷，一名少女受驚暈倒，現場事主均被加以綑縛後喝令蹲在地下，行刼時間達三個多鐘頭，刼去現欵一萬多元。事後報警趕到現場時，刼匪已逃去無蹤。

這是本港開埠以來，被刼人數最龐大的一次，而行刼的匪徒中還有乳臭未乾的十五歲少年，在光天化日下，無法無天的賊胆，簡直是「目中無人」！

香港的刼風到了予取予求的程度，對負責社會治安的警務當局，可說是強烈的諷刺！

何以刼匪猖獗到無法收拾的地步？唯一的答案，就是賊佬不怕差佬。賊佬當差佬係「死嘅」！

治亂世，用重典，此時此地的香港，如何建立警務人員的權威，似乎比增加差餉更重要！

驚人的醜聞

一名七十多歲的老翁，受友人之託，照顧三名稚齡的世侄女，誰知人面獸心，竟將年方七歲的世侄女，施以姦污，世風日下，莫此為甚！

香港社會色情泛濫，架步林立，從事大眾傳播，負有社會教育的電視台，也爭相編播一些「兒童不宜」的「七女性」一類片集，使觀眾癢眼，引人入勝。警務人員大力掃黃是一回事，而身為太平紳士，又是新界鄉議局主席陳日新旗下的遊艇，也被人租去作「鴛鴦戲水」，風氣所及，能不使人想入非非幾唏？

為了遏止淫風之滋長，掃黃運動祇是治標的手段，治本之道，還得從禮教着手。尤其是「笑貧不笑娼」觀



的展望

徐達文

對香港的直接干預所造成的政治影响。反而會因爲香港本身保有的利用價值，香港政府堅持的民主制度，香港市民支持港府的決心表現，國共鬥爭繼續的存在發展，中蘇共之間的矛盾衝突，使到香港仍維持現狀，並抵消來自北方的任何壓力。

在一九七七年，甚至若干年內，香港所受到外來的直接產生效果的壓力，是在於英國方面對香港事務的直接干擾，是在於國際方面對香港貿易的直接打擊。

因爲英國任何政客和政黨，如果迫使香港接受他們的意旨，將那些與香港實際情況毫不適合的英式制度，強加在香港地區的施政措施，如果迫使香港解救英國的難關，將那些與香港經濟穩定有極大關係的大量儲備金或財政收入，移往英國以援助其經濟困境，這種政經壓力導致損害香港的政治安定和經濟成長，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香港經濟的重心，在於工業生產和貿易輸出。因此香港經濟是穩定抑或動盪，是增長抑或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對外貿易，而出口貿易的數值、出口市場，及出口種類，就完全依靠國際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國際市場的變化情況。這種國際的壓力，對香港顯然具有特別的作用。

由於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仍然未完全復甦，又遇上各國遂步推行「貿易保護政策」，使到西方國家對外來商品的限制幅度和限制數量，有遂步增加之勢，這種國際市場的限制，使到香港商品輸出收縮收緊。而香港的競爭對手對國際市場的加緊爭奪，也對本港做成若干壓力。

再加上香港商品的製作成本的增加，使香港在七七年的對外貿易，蒙上若干陰影。不過，以香港自由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及克服困難的適應性，故香港今年的經濟前景，並不是完全悲觀的，而且還會保持百分之六的增長率。

無論經濟或政治，香港始終保持着「審愼的樂觀」。「有困難，有辦法，有希望」這句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是對香港的最好說明了。

念的糾正，從心理上着手，才能事半功倍！

大刧案

秦明

野貓又來也

香港左報的新聞同業，在毛澤東生前親自發起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鬥爭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批鬥時，爲了製作鄧小平滔天罪行的標題，大顯神通，所有狠批狠鬥句子，無所不用其極。

在那一個鬥爭運動的階段，對鄧小平罵得最兇，批鬥得最狠的，不是捧打走資派的「英雄」，就是保衞毛澤東的「勇士」，威風八面，神氣十足！

曾幾何時，去年曾是「將矛頭指向毛澤東，製造黨中央分裂，叛黨的反動份子，死不肯悔改走資派」的鄧小平，如今搖身一變，又變成「英雄的鷹」，絕世的「才子」了。這一吓，可把左報的新聞同業難爲了，一旦「黨中央」爲鄧小平翻案的命令下來，除了來一次嚴重的「更正」外，且看如何自圓其說了！

最担心的是恐怕「嚴重更正」解決不了問題，在香港的「領導」照不住鄧小平翻案再翻案的強勁暴風，君不見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北平市長吳德，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北平民兵最高指揮官倪志福，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還有公安局長，衞生局長，一樣捲入了被批鬥的漩渦，一旦矮鄧這隻「野貓」以捉老鼠之姿態跳將出來，香港左報批過矮鄧的「頭頭」，點頂？

基於「同業」的立場，奉勸左報的「同志」仁兄，爲了不勝翻來覆去的批鬥，不如及早投自由，以免後患焉！




蔡松坡對民國的貢獻







胡養之

家庭狀況及其幼年

中華民國開國元勳之一的蔡諤，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陽人，生於民國前三十年（清光緒八年，公曆一八八二）十二月十八日，父名正陵，母王氏，生三子，松坡居長，家道小康。他家初住邵陽縣東的親睦鄉，後遷居武岡所屬的三門王板橋。由於湘南民風強悍，剛毅不撓，為湖南精神的代表。松坡生長於此，當亦受其影响。七歲始就學，聰穎絕倫，淸秀可愛；十三歲從本邑名士樊錐為師，通周秦諸子之學，尤其好讀韓非子及老子的書籍。故後來能崇法務實，謙恕知退，無不肇基於此。

松坡一生也像其他偉人一樣有些傳奇故事，據說他幼時到一商店購物，掌櫃見他聰明活潑，戲謂之曰：「我出一聯，如你能對，所購物品即可相贈。」松坡說：「好，你出吧！」掌櫃題上聯云：「小學生，三元及第」；松坡不假思索，立對以「大老板，四季發財」。於是，將所購物品携歸，掌櫃稱讚不已！由是可知松坡才思敏捷，智力過人，殆為天賦。

松坡十四歲時應院試，督學江標賞識其文才，補為縣學生；十五歲應歲試，取列一等；十六歲初年，則隨樊錐師入秋闈，也曾中榜。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戊戌），松坡十七歲，督學徐文鑄愛其才，薦入長沙時務學堂肄業。其時譚嗣同為該校學監，梁啓超任總教習。梁於諸生中，對松坡特加器重，師生交誼甚篤。譚、梁提倡立憲，傾向民主，以推行新政，改革時務相號召，松坡受其影响最深，思想為之一變。後因戊戌政變發生，時務學堂解散，松坡去武昌，欲入兩湖書院就讀，以松坡為時務學堂學生，該院不敢收留，乃赴上海，考入南洋公學，却未入校。

留學歸來請行新政

光緒廿五年，松坡應其師梁啓超之召，前往日本，入大同高等學校，習日文不久，即能以譯書自給，進步甚速。其後改入橫濱華商所辦的「東亞商業學校」，與同鄉唐才常（湖南瀏陽人）同住，加入才常所創設的「自立會」，研究革命理論及行動計劃；並在梁啓超所辦的「新民叢報」館襄助筆政，常用「奮翮生」或「擊椎生」等筆名發表文章。所撰「軍國民主篇」一文，分析甲午戰爭以後，中國衰弱的原因，而力主發揚軍國民主義，他說：「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眞亡矣！」又說：「中國之病，昔在神經昏迷，罔知痛癢；今日之病，在國民孱弱，生氣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顚，肩之不能止其墮。……舉國皆如嗜鴉片之學究，若罹癩病之老婦，而與獷悍無前之壯夫相鬥，亦無怪其敗矣。」又說：「以中國人口之數而計，則現役陸軍員應得四百萬；戰時人員，應在二千萬以上。苟如此，則雖頃歐、美、日本全國之師以加，吾自足以從容排禦，而有餘裕；即使排闥外向，步成吉思汗之舊軌，橫衝直闖，以與他族為難，恐巨獅爪牙之下，而無完軀者矣！」至於如何發揚軍國民主義？他以為「必先陶鑄國魂，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其於國民之關係也，如戰陣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針，如槍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苟喪厥魏，即陷滅亡，永墮地獄，沉淪苦海！」其時，松坡才十九歲，而文長達萬言，氣勢雄厚，哲理淸晰，憂國愛民，溢於言表，非常人所能及！

松坡二十歲時，考入東京成城學校，次年畢業，以候補生入聯隊實習。當時滿蒙情勢緊張，日俄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松坡與黃克強、藍天蔚等組織義勇隊，作為抗俄準備，並實地指揮，研習軍事。第二年，日俄大戰爆發，松坡

實習期滿，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騎兵，課餘則就日俄兩國戰畧、戰術加以研討，軍事學大有進步。士官學校畢業後，松坡以趙爾巽爲湖南巡撫，頗有政聲，因上書請其力行新政，爲各省倡導，凡五萬餘言，情文並茂，傳誦一時，東南各省大吏，均知松坡才能出衆，深爲賞識。故在二十三、四歲時，江西巡撫夏時，湖南巡撫端方，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廣西巡撫李經羲，爭相奏調，延松坡任職。松坡當時認爲中國欲圖富強，必須仿效德國，以普魯士爲中心，勵精圖治，始有基礎。因欲以廣爲復興中國的普魯士，遂應李經羲之召，出任爲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及隨營學堂總教官兼新練常備兵總教練官，巡撫部院總參謀官等要職，並創辦測繪學堂兼堂長。

經營滇桂成績卓著

松坡廿七歲，奉委爲新練常備軍第一標標統；後又接辦講武堂，任監督，學生都是營長以下官兵，授以新軍事教育，爲改編新軍的幹部。松坡爲了鞏固邊防，必要對用兵越南的計劃；同時派員勘測廣西邊境地勢，繪製「桂邊要塞圖說」一篇，以爲防守準備。又遣隨營學生分途勘測路綫，準備建築廣西全省公路，整軍經武，不遺餘力。他常言中國欲求獨立自由，必須至少戰勝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方能達到目的。而欲達此目的，則應全國一致，以廣西爲樞紐，促成其事。故此松坡之經營廣西，非圖武力割據，如軍閥之所爲，而是要抗禦外敵，復興中國。這可見其眼光遠大，已非當時一般人之所能及！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李經羲調升雲貴總督後，又奏調松坡入滇，任卅七協協統。其所轄標統有丁錦、羅佩金等二人，唐繼堯、劉存厚、雷飈、謝汝翼、李鴻祥、韓鳳樓等，則爲其管帶，松坡於同年十月離桂後，奉母回原籍。次年（一九一一）正月，由湘取道滬、粵浮海赴滇就職。時統制劉麟以訓練新軍，須有精神教育，囑編精神講話，松坡乃輯「曾胡治兵語錄」一卷，內分將材，用人、尙志、誠實、勇毅、嚴明、公明、仁愛、勤勞、和輯、兵機、戰守等十二章，每章末加輯按語，以爲述評。

響應革命雲南獨立

辛亥九月初五日，松坡獲悉武昌起義的消息，遂與部就各同志如劉雲峯、劉存厚、唐繼堯、韓鳳樓、雷飈、殷承献、沈汪度等密謀響應，定於同月十二起事，松坡被推爲總指揮。至初九日，因督署總文案熊範献等，向總督李經羲及統制鍾麟告密，有解散新軍消息，松坡卽約李根源率講武堂學生，自西北攻城，而自率所部攻東南門，督署以下各衙署盡陷落，初十日乃宣告雲南獨立。因召集軍、政、學、商各界代表籌商善後，公推松坡爲大漢軍政府雲南都督。因財政困難，實行節約減政，松坡自定月俸一百六十圓，都督府全體官兵月餉共三千三百餘元，並設立富滇銀行，以調劑金融。

雲南獨立後，四川總督趙爾豐，首鼠兩端，動搖不定。松坡令謝汝翼、李鴻祥率師入川，迫趙獨立。貴州光復後，有公口之亂，松坡循貴州士紳任可澄、劉顯世、戴戡等之請，乃派兵前赴救平，後來遵義、銅仁又有匪亂，松坡派兵前往協剿，以固鞏西南邊防。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英人煽動藏人作亂，攻擊政府駐藏軍隊，以致江亞失守，西藏辦事長官鍾穎來電求援，松坡電請中央命李根源率師往救。由於袁世凱媚英，不獲所請，乃令殷承献率師，助川督尹昌衡入藏，解巴塘之圍收復阿墩子、鹽井等地，班師回滇。其後英人又出兵片馬，騷擾邊境，不服制止，松坡電請中央向駐京英使嚴重交涉，並派李根源爲迤西鎭守使，前往鎭攝。松坡治滇兩年後，除安定秩序，鞏固邊防之外，更整理財政，開採銅礦，積極從事建設；同時擴充各縣小學，改良私塾，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其修明吏治，整飭戎行，爲各省政績最優者，因之，深得滇人愛戴，而爲他後來的功業奠定了基礎。

不爲袁世凱所收買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宋案（宋教仁被刺）發生，討袁事起，黃克強爲討袁軍總司令，請松坡出兵響應，當卽派劉雲峯先率一旅赴瀘州，與熊克武聯絡，準備北伐。後因各省取消獨立，遂班師回滇，於是引起了袁世凱之忌，調松坡赴北京任職，請以唐繼堯繼其都督兼民政長職。行前，滇人欲爲松坡建立生祠，松坡極力阻止之；省議會議決，以法金三萬圓爲贐，松坡亦固辭不獲，乃受五千圓以償債務。友人贈他一千五百元，他又以一千元補助湖廣會館。其臨財不苟得之態度，誠足爲當世楷模。同年八月十二日離滇北上，修承浩、何鵬翔、雷飈等從行，經法屬安南時，河內總督康德歡宴數日，松坡藉以考察法越軍事政治種種。到上時海，袁世凱早已派代表范熙績迎候。根據松坡年譜指出：「過山東泰安時，停車兩日，謁孔林、遊泰山、作詩以紀勝。……」

同年十月四日抵京，袁世凱復派代表歡迎，且以萬金爲贈，松坡堅決拒收，正準備退還時，旋因袁世凱派陸軍次長陳宦來勸，認爲却之不恭，乃受之。隨卽委派松坡爲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總裁則是段祺了。十一月又派李經羲、梁敦彥、樊增祥、寶熙、馬良、楊度、趙維熙等，組立政治會議，李經羲爲會長。其時松坡年僅三十二歲，因察知袁世凱有背棄民國的意圖，乃約閻錫山、張紹曾、尹昌衡、蔣方震等十一人，組織軍事研究會，集中許多同志，以爲準備。袁世凱見松坡文武兼資，才能出衆，凡所論列，動關至計。翌年（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委松坡爲參政院參政，旋升審議長，屬他擬具「國防計劃綱要」。松坡尅日擬就，連同在滇所著「軍事計劃」一併上陳，袁世凱深爲讚賞，畀以將軍府「昭威將軍」名號，企圖籠絡。

同年七月，松坡迎太夫人及劉夫人至京。七月奉委兼海陸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處員。十月充模範軍教官，袁世凱自任團長。十二月爲全國經界局督辦，並與陳宧聯手營救趙恆惕、陳復初等出獄（因當時趙、陳以二次獨立事，爲湖南查辦使湯薌銘拿解陸軍部被禁）。松坡曾覆友人書畧謂：「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吾人今日處茲亂世，認定一事，於道德良心，均無悖逆，則應攻胆做出，無所顧情，所謂既要仁慈，又要痛快也。……」



評 火車大災難・銷魂夢 下流社會

○●○●○●○●○● 林巽 ○●

本期電影中製作成本最大的當首推佐治．哥斯馬杜斯導演的「火車大災難」，此片是由產油國伊朗加上英國及意大利投資拍攝的，導演佐治哥馬杜斯是意大利人，曾經拍過「屠殺令」，獲本港影評人給予好評。此片成本據說是兩千萬美元，它不是一部歷史故事，而是一部在現代世界沒法產生的虛構故事，此片電影技巧與刺激性都很濃鬱，內容是反細菌戰。故事說，有兩個恐怖分子襲擊一家瑞典醫院失敗，在被追捕中逃進一家醫學研究中心，染了毒菌，一個死了，一個走上一列由瑞典開巴黎的火車上去，火車上有一千六百名乘客，恐怖分子久毒發身亡，火車上有幾十名乘客染上毒菌，美國中央情報局接管了火車局，取得波蘭政府的同意，將火車開入波蘭，打算讓火車開到一荒僻的尾橋，如藉意外原因將全部人消滅，但因火車上有一個波蘭難民，看出這件陰謀，於是便有一班人起來自救，先消滅火車上四十個波蘭武裝士兵，再將乘客回二等卡廂，才將火車分離，完成了一次驚險的自救工作。

電影中的恐怖分子不說明是巴游或北愛份子，但伊朗是回教國家，竟同意投資拍一部反恐怖分子的影片，已是難能可貴的。當然照常理推測很難想像美國會在瑞典（研究細菌戰的研究中心。也很難想像有這種事情發生，共產國家竟能為美國做包庇工作，為美國做消滅全火車人的帮兇，同時很難想象一列歐洲火車及千多名人命，會忽然聽命美國中央情報局，讓其將之消滅。

「下流社會」中李司祺演感化院老師。

事實是電影的匠人要藉一個故事，既表現反細菌戰，又要表現反恐怖分子，不論是巴游或北愛份子，同時又反對共產黨，反對美國對新武器的研究。於是便藉地理環境，構思一個反抗了幾件可反對的事，放置在一部電影中一同展覽，除此之外，電影中一個軍火大王的妻子與一個販毒客，一個追蹤毒販的特警，它彷彿表現一個最高的意象，將那列火車喻為今日整個世界，而將這世界推向死亡谷的毒菌，正是共產黨，恐怖分子，美國對破壞性武器的研究及備戰的構思。當然要讓這齣電影在觀眾中能領晤出它的本意，恐怕是不可能的，不過作可刺激性的娛樂片看，觀眾是會滿足的。



「火車大刼案中」的蘇菲亞羅蘭。

另一部意大利導演沙治奧馬天奴導演的「銷魂夢」，是一部風格奇異





「魂銷夢」中女角要丈夫扮司機，自己扮伯爵。

的意式喜劇，此片共有五個故事，故事是有色情意味的故事，但導演塑造一種破壞羅曼蒂克力量，在每一段故事中，將每一段情慾的情緒提升不多，便蹂躪得很徹底，用以引起觀衆發笑。

五段故事之一，是一個租樓的男子，看見隔鄰有一女子要跳樓自殺，好心救了那女子，立即被女子招爲入室之賓，但卻爲妒忌他與女主人溫存的大狼狗襲擊，結果他自己被迫扮演跳樓者。故事之二是一個替人走私外幣的商人，在送錢給付主顧的太太時，故意說是來買溫存，因爲假錢可觀，那太太心動，幾度溫存之後，丈夫回來，才知道那錢原來是自己丈夫的，當然那個騙色的男子是跛了一腳的醜陋男子。故事之三是女伯爵與司機偷情的故事，因爲他的身份特殊，只有在車中才能偷情，所以便上演出駕危險車使交通大亂的鬧劇。故事之四是一個老實青年追求一個美女，約會之時青年沒勇氣去幽會，女友在黑暗中那爲一最醜陋的男子將她強姦，可憐美女還以爲強姦她的是自己的情郎。故事之五是一個富翁請一保鏢來保護女兒，免使女兒被綁票。保鏢爲了責任，處處破壞偷情好事，使富家女大爲困惱，但後來眞相揭露，情郎原來是綁票黨的內應，幸而在危急時，得到保鏢救助，才得脫險。

這是用「大煞風景」筆調來寫愛情故事，觀衆除了好笑之外，並沒有看色情片的感覺，也沒有甚麼色情鏡頭。這部電影的諷刺目標，是針對一班有豐富物質享受的女人。電影中的人物，看來都有善良的氣質，即使一個殺人滅屍的歹徒，殺人也是用誤殺手法，電影笑料都從意大利男人的「急色」動作產生，「急色」好像是意大利男人的特產。

銷魂夢中一性感鏡頭。

過去每片都離不了色情，心理變態，暴力的女導演高寶樹，這次拍了一部「下流社會」，雖然也有色情暴力，但此片通過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劉阿海的遭遇，倒帶出一股有現實感的倫理情節。「下」故事原著，出自「大哥成」原著人江之南，這位作者，喜歡用武俠小說浪漫筆法來寫黑社會人物故事，有的寫得不錯，有的寫得很糟（指意識上的）。「下流社會」還算有相當份量。

「下」片分別在香港，泰國，南韓三地拍攝，顯而易見，那是作者爲適應讀者改編電影而與編導談妥橋段，才去寫的故事。故事主人翁劉阿海，因爲小學畢業，家貧，考不上官立中學，後便去當童工，交上壞朋友成了扒手，入感化院，出院後又被壞人利用去打劫工廠，因他本來面目給人認出，壞人怕受他累，要將他消滅，幸而他大命幾次死不了，壞人殺了他的養母及初戀情人，最後他被利用做釣餌，拿玩具槍去殺壞人，而壞人爲仇人匿在後面替他報了仇，他再被捉去，最後又是被判入感化院。故事中的劉阿海，由少年起一直與壞人爲伍，他不但不變壞而比正常人還善良，這完全是作者爲了討好讀者及觀衆而特別塑造的人物。還有劉海又有一個奇特的身世，生母是韓國人，更有一段傳奇的初戀，初戀情人是泰國人，這是作者爲了遷就拍外景，而寫出來的，這種削足適履方式，只可用在傳奇故事中，用在寫實故事中總覺得有點造作。還有電影中的犯罪集團，既訓練小扒手，又打劫工廠，勒索，以致販毒，這似乎是爲遷就劉阿海的遭遇而寫出來的。一個販毒者那還在乎到做小扒手去扒一百幾十元。高寶樹拍戲很少，她如能不太過迷信墮落噱頭，用心找好題材來拍叫好又叫座的電影，照理並不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看她對自己是否有信心。

「丅」片中韓國金廷勳與肉彈蘇麗娃演出。



第八章　州參議院

一九六三年一月，我終於進了參議院，我當時立了一個後來時常令我後悔的誓願——在投票以前，對每一件法案都要仔細看一遍。

雖然當初這諾言只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但是我還是將此事告訴了好幾個朋友。四年來我從沒有違背過我的諾言。每年在喬治亞州爲期四十天的會期中，約有二千五百件法案和動議被提出，其中半數會被送到兩院之一討論後宣付表決。在這半數中又有一半會被通過而成爲法律。我曾計算過在參議院每一會期中我們大約要表決八百到一千件的法案。其中有些很簡短，但有些却長達數百頁。閱讀這些法案是相當費時的事情。幸好我曾受過速讀訓練，故而在一些比較不重要的案件上，我比別人弄得清楚些。

我每天一大早就到議院，等到會期開始的時候，我已經對議程中所要討論的法案有了很深的瞭解。我時常發現一些技術上的錯誤和提案中實質上的錯失。甚而有些曖昧不清的提案也會被我挑出來。有一位相當有名的議員每屆會期都會爲各個特殊利益集團提出許多法案。我時常修正他所提出的法案，以致到後來他乾脆把法案交給我，說：把這些看一看，你認爲不滿意的地方就把它刪掉罷！

我有時會成爲「善意」法案唯一的反對者，這些法案都是爲某些特殊人物加薪或退休福利而提出的。州地府的混亂與復雜幾乎到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地步。政府內部有許多死角可以藏汚納垢，隱藏特殊利益。

我開始研究學校的財政和教育法，公用事業的財稅，獎學金的提供，過份擁擠的公立精神病院，選舉法，預算程序和公務員的單一薪俸。提出提案而後看著受攻擊者在那兒掙扎是件很有趣的事兒。有許多不正常情況的存在很明顯的是由於那些可以從中取得特殊利益者的安排。有些提案通過了，有些則被否決掉了。有些在我參議員任內未能通過的案子，後來在我當州長時使它們一一通過。

在四年喬治亞州參議員任內，我曾經仔細的觀察政府工作的過程，並對這些過程加以批評，我發現：往往一般民眾的眞正利益，因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反而成了次要的目標了。

在政府或社會服務處有一種很有趣的反常現象，此種現象對那些領導人物構成眞正的挑戰。決策者往往和受他們所做決策影響最密切的羣眾之間是毫無接觸的，在社會服務方面此種情形最易存在。貧民、文盲、失業者、精神病患、年老者、服刑者或過往的旅客對政府的作法是毫無興趣問問的。而且在目前的環境下，他們根本無法影響決策者，甚至慈善機構或政治領袖由於先天上經驗的限制，也無法去了解那些最需要他們照顧的人的困難。



一九四六年卡達與妻子新婚後攝於家鄉。

如何發動私人與政府力量來保障正義、健康和生活幸福是我們的社會、宗教、職業、和政府領袖的一大課題。

但要達成這一目的，必需設法彌縫決策者和受其決策影響最深的民眾之間的隔閡。很少領導者在這方面下工夫，因爲這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它却是一個有爲政府不可或缺的要素。

組織的混亂使政府更趨無能。在疊架式的機構中，無法明確的劃分職責與評議成績，無法使政策協調一致或訂定一定的目標，花費鉅大的公帑而收到的是無止盡的失敗。政府和民

眾間的隔膜愈益加深了。

然而，我們的政治制度在某方面很明顯的有拉攏政府領袖與選民之間距離的作用。政治選舉活動本身就具有教與學的雙重教育作用。候選人的一篇未經細心琢磨的講詞，將會使他失去爲數可觀的選票。

在一場競爭激烈的選擧中，對一個成功的競選者來講，努力去瞭解問題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去瞭解問題的動機慢慢的就減退下來了，尤其是那些能安於其位的在職人，他們簡直就愈來愈不肯親身瞭解事件的眞相，而將自己的耳目委諸「秘密的政客」，所謂「秘密的政客」就是那些久踞政壇，頗具影響力的人，他們也是那些最具有玩弄秘密政治手腕和不願精簡政府機構傾向的人。



由歷史文件和法院的判例中可以看出來，我們的基本法律的確是在爲正義和公平而奮鬥着。但實際的結果却與我們的期望相差太遠了。

第九章　競選州長

一九六四年，高華德使喬治亞州保持了團結的姿態。卡拉威也被選爲國會議員。我那時開始私下準備競選一九六六年國會議員的計劃，並沒有顧及我們新當選的代表在那時所具有的巨大聲望。因爲他是自美國內戰以來，由喬治亞州選出的第一位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同時也常對觀念問題自由發表意見，卡拉威是全州新聞報導的重心。

他是他那黨在喬治亞州的實際領袖。有不少的意見推測他將是州長，或聯邦參議員的候選人。

一九六六年春天立法機關休會時，我立即宣佈參加國會議員競選，同時開始一個深入民眾的競選活動。每天我花幾小時在外面活動，盡可能與多數民眾會面，作一、二次演說，並去尋求出甚麼問題是選民最感興趣的。每天晚上，我帶回一張人名地址表。羅沙琳、我妹妹葛羅利亞和我，把每一個人個別列擧的筆記資料用打字機打出來。我想我們在這個競選活動上，有一個好的進展；雖然卡拉威仍然是一個威脅很大的競選對手。

那時領先州長競選的民主黨候選人突發輕微的心臟病，接着就退出競選。然後我們共和黨籍的國會議員，宣佈參加州長競選。這些發展，明顯地給了我一個確定的目標，要去取得國會議員席位。同時，輿論的觀察顯示出來，卡拉威在州長競選，是一個有壓倒性得勝優勢的人。

我到亞特蘭大試圖去說服兩位甚孚眾望的州內官員參加州長競選。但是他們倆人，都決定要等一個更有利的時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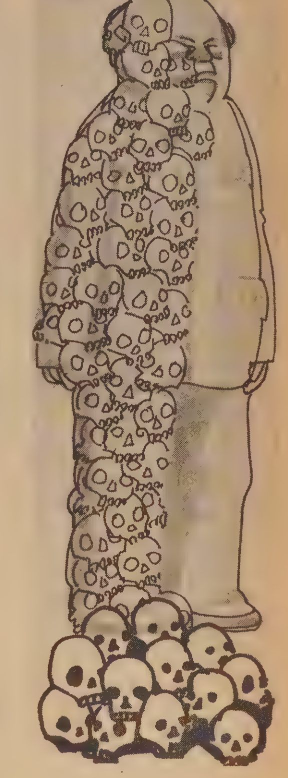
許多民主黨黨員預備在州長這一職位上讓步給共和黨人士。但是，其他許多民主黨黨員不以爲然。一些我們州的參議員、組織活動遍及全州的婦女領袖們，大的相關團體的年輕人都請我去參加州長競選。起先，我婉拒他們的好意。幾天後，郝爾曼，泰爾麥吉參議員透露，他將認眞地考慮，回到喬治亞州競選州長。但是他接着的第二個想法，又決定留在華府。

我的一些年輕朋友，跟我作了一個長時間的討論。有關於競選戰略與喬治亞州迅速變化的政壇情勢。他們中一些人相信，我是唯一願意，而且或許能競選勝過卡拉威的人。我們草擬選情分析，並預備臨時的預算表表，新聞漏了出去，因此引起另外一些人的興趣，力勸我競選州長。這對我來說，又是一個不易下的決心。到州內預選只有三個月，而我在州內，幾乎又是一個完全默默無聞的人。我們覺得國會議員席位，現在已可確實掌握。而即使就民主黨而言，卡拉威似乎也是無懈可擊，無論如何，我終於決定參加州長競選。

在民主黨初選的那個晚上，支持我的人士，跟我自己都認爲我們勝了。而且，如果初選勝利，將可有利於其後的勝利，在失去約一百萬選票的情形下，我們結果以兩萬票左右的差距失敗。

瘟君夢

岳騫



天津失守，防守司令陳長捷將軍被俘，最爲可惜，陳將軍是近代罕有一位名將，其多年舊部雁影曾有專文介紹其生平。

陳長捷字介山，福建閩侯人，其先世原籍山西繁峙的望族，祖上以游宦福建，因而落籍，至介山之世，遂爲福建人。當介山從保定七期畢業之後，投效山西，也許與此不無關係。

介山初到山西時，在豐玉璽之新編營中做見習，時李生達任連長，相見恨晚。從此，陳追隨李生達，亦步亦趨，李生達升任第七十二師師長，介山爲所屬第二一七旅旅長。

民國廿五年冬，李生達駐軍晉西離石，防陝北共軍東渡，一天的夜裏，被隨身多年的衛士打死，那衛士亦飲彈自殺，其中的恩怨，外人則不得而知。李生達死後，介山升任第七十二師師長，統率李之舊部。

山西閻先生的嫡系將領，共有八個系統，李達爲其中之一。其餘那七個，是傅作義、孫楚、趙承綬、王靖國、楊效歐、李服膺、楊澄源等。商震是離開了山西。楊愛源資望在各將領之上。徐永昌原是率國民三軍入晉，不屬閻之嫡系，徐到中在後，遺部隊撥歸孫楚與王靖國。介山自從繼統李生達之部隊後，在晉綏軍中才獨當一面，然資望仍在各將領之後。

介山是曠代的一員戰將，以多年蟄居李生達麾下，處山西一隅之地，不爲外人所知。迄抗日軍興忻口一戰成名，擢升爲第六十一軍軍長，不久，升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其時第二戰區閻司令長官，退守晉西南，依呂梁山作長期抗戰。閻屬下的諸將領，在當時能與強敵週旋，支撐呂梁山之危局者，惟陳介山一人而已。

陳將軍天性純潔，除讀書而外，別無嗜好，雖在戎馬生涯之際，亦手不釋卷。將軍爲人矮而健，上身長而下身短，方面大眼，神氣閃爍，不怒而有威，乃一典型軍人，只知推赤心馭軍，初不習人間尙有虞詐與權謀。

正因謂不諳於防閑，進入抗戰中期，被王靖國排擠出山西的圈子之外，隻身到了重慶，入陸軍大學深造，終抗戰之八年，再無一顯身手的機會。如論才具，陳是遠超出一個集團軍總司令的職位，不料狡兎未死，走狗見逐，飛鳥猶在，良弓先藏。

抗戰軍興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日軍陷平津後，矛頭西向，八月廿三日南口失守，廿七日張家口陷落，至此，日軍的企圖已十分顯然，意在進窺大同，由雁北入晉。

八月，閻錫山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在代縣之嶺口設立行營，命第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在天鎮佈防，由該部之一〇一師守天鎮，二〇二旅守陽高十九軍王靖國守大同。傅作義之三十五軍與趙承綬之騎兵軍守綏東。陳長捷在各將領中是後進，爲第二總部隊，駐兵渾源。

九月中旬，晉綏軍初次與現代化裝備優勢之敵作戰，雖士氣極壯，人皆願與日本鬼子一拚，怎奈看不到一個鬼子兵，所痛切感受到的，是頭上的飛機，地上的坦克與大炮，炸彈與炮彈密痲痲如雨一般，一輪轟擊之後，血肉橫飛，天鎮守軍一〇一師因而失守盤山，軍長李服膺溜之乎也。主將在逃，部隊失去重心，全軍崩潰，天鎮、陽高相繼陷敵。李服膺因此被扣，押解太原交軍法審訊，於十月初在太原正法。

九月十一日，敵佔領蔚縣後，直撲港靈，同時陽原亦發現敵蹤南下，閻急令陳長捷部回守平型關。陳率軍急馳，一日夜行百八十里，趕到平型關紮駐了陣地。

從大局上着眼，敵鋒既達廣靈，側面便感受威脅，大局已難於堅守。閻令趙承綬之騎兵軍仍留綏東活動，其餘王靖國、傅作義等部，都退守平型關、雁門關、寧武、神池之綫。敵人遂進入雁北。

敵之主力爲坂垣之第五師團，進向平型關；鈴木旅團直趨雁門關；本間旅團經朔縣向寧武蠢動。

雁門關爲內長城綫，山巒重叠，絕壁懸崖，北高而南低，自古稱爲天險。而且敵之機械化部隊，一入山區，即失作用，重炮兵亦難以排上用場。往日內戰時，馮玉祥之國民軍與張作霖之奉軍，都經此間兵山西，未能越雷池一步。

從軍事觀點看，雁門關的正面是不適於使用重兵的，問題在東西兩翼。右翼平型關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我方置重兵於此——陳長捷之七十二師，劉奉濱之七十三師，全是晉綏軍的精銳，且有既設

之國防工事以資憑藉。左翼寧武口，為同蒲鐵路經過處，正是明末李自成打到寧武關，周遇吉殉國處，我方亦置重兵於此——傅作義之三十五軍。

九月下旬，敵開始進攻平型關，戰鬥非常之激烈，劉奉濱部之四二四團團長呂雲台，於是役陣亡。但由於指揮官是陳長捷，士氣旺盛，且有既設之國防工事，使強敵屢攻不逞。萬想不到，敵人對這一帶的兵要地形，是出乎意料之熟習，九月廿八日，敵竟然從茹越口之鐵角嶺鑽入，這完全出乎了意外。敵人突入我防綫後，直趨繁峙，平型關陣地的後路遂被敵人切斷。

三十日夜，陳長捷奉命撤出平型關。陳率軍繞道晉東山區，全師而返，撤至五台定襄一帶。雁門關防綫亦全部瓦解。至此晉北屏絕盡失。

忻口一戰成名

山西戰情惡化，引起最高當局的關注這固然由於山西地形完固，在華北戰場佔舉足輕重的戰畧地位。但最高當局還有更深一層的顧慮，是深恐敵人控制山西之後，繼侵陝、甘入川滇走忽必烈滅宋的舊路，如此，則抗戰前途頗堪隱憂。所以，最高當局當局令衛立煌率四個半師，星夜入晉，以挽救晉北戰場的危局。同時，經已用中央的精銳部隊，在上海發動攻勢，攻擊日軍的海軍門戰隊。此舉造成日軍逐漸增援上海，終於將敵之王力轉移於江南，成為中日戰爭勝敗的關鍵。

衛立煌到達太原後，決定守忻口之綫，選定龍王廟、界河舖、大白水、南峪之綫為主陣地，以衛立煌為總司令，統一指揮中央軍與晉綏軍，作戰部署，區分為右中左三個兵團，右翼兵團指揮官是劉茂恩，左翼兵團指揮官是李默菴，中央兵團指揮官是王靖國。其時，閻長官經已認識了陳長捷的作戰才能。任命陳為中央兵團副指揮官。實際王靖國未上前綫，陳長捷成為中央兵團的實際指揮官。

忻口陣地是一道小的黃土丘陵，東依五台山，西接雲中山，中間僅十數里的正面，以忻口為樞軸，配備了三個強大的兵團。慮敵由東西山迂迴，東面五台山派楊澄源分區警戒，西面雲中山由傅作義部佔領偏關、五寨，威脅敵之側翼。並以原平為前陣地。這是忻口配備的大概情形。

十月八日，敵佔領崞縣，忻口會戰於是開幕。原平的守將是姜玉貞，為晉綠軍第一九六旅旅長，指揮三個團，與強敵第五師團鏖戰兩日兩夜，寸土不讓，予敵重創，我軍傷亡亦十分慘重。十日姜玉貞身負重傷，決心殉國，引槍自盡，部隊亦退出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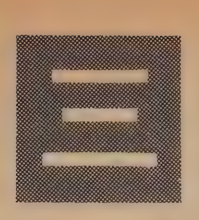
日軍指揮官為板垣征四郎，原是日軍中有名的悍將，指揮第五、第一及十三等三個師團，配有重炮坦克及飛機，總兵力五萬以上，十月十三日，日軍開始向忻口主陣地進攻。

這一戰敵人是用中央突破的戰術，攻擊重點指向忻口陣地的南懷化高地。陳長捷師首當其衝，其屬下之四一三團團長陳繼先就是在南化陣亡的。戰鬥一開始就是立體戰，激烈空前。左翼兵賀李默菴指揮下的第九軍軍長郝夢麟，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騏，都是在此一戰役中殉職的。

當戰鬥進行至最慘烈的階段，我方之游擊隊夜襲陽明堡敵飛機場，焚燬敵機二十多架，這增加了我軍的士氣。反之，在敵人方面却碰上了釘子，他們是在華北戰場第一次賞識中華民族的精神。忻口戰役，也在我抗戰史中寫下輝煌的一頁。



「鐵腕」？　　嚴以敬作



新三國

陳宮反曹

然而歷史這門學問，雖則有捕風捉影之嫌，却不可廢。先民過去的經驗，我們總不能不參考，總不能不研究。「往事不忘，後事之師。」要緊的是，研究之時，在方法上不可不謹嚴。

陳宮之所以不惜斷然反曹，「典略」說他「自疑」。典略這部書，是站在曹操的立場說話的。事實上，陳宮沒有自疑的必要。東郡是兗州最重要的一個郡；曹操交給了他，顯然是對他十分信任，他又何必自疑？我猜想，陳宮可能是聽到曹操在徐州濫殺無辜，屠了好幾個城，才決定反曹的。

自疑的，是張邈。張邈知道了袁紹叫曹操殺他，又很明瞭曹操的爲人是心狠手辣。他不能不自疑。於是陳宮一建議，張邈就立刻接受。

這兩人以外，還有一位熱心於反曹擁呂的人：徐州廣陵郡的太守張超。張超是張邈的弟弟。在他們三人的擁護之下，呂布有兵有粮，很快的作了兗州的第二個州牧，以東郡的濮陽縣爲根據地，逐漸擴展到兗州其他的郡，與東平、任城、濟北等侯國。

不曾被呂布襲佔的，只剩下東郡的范與東阿兩縣，及濟陰郡的　城縣。守范縣的是東平國國相程昱；守東阿的，是縣令棗祗；守鄄城的是縣令荀或。

曹操慌忙從徐州趕回來，走到（濟寧縣之南的）亢父，見到這亢父山隘還不曾有呂布的兵據守。大笑，說：「我知道呂布沒有出息。」

曹操進軍到濮陽，與呂布對壘，相持了一百多天，雙方都把粮食完。（這時候，老百姓更沒有粮食吃，有旱災，又有蝗災。）

呂布感覺到在濮陽死守不是辦法，就移軍到山陽郡。（山陽郡的郡治是昌邑縣，在今天的山東金鄉縣西北。）曹操暫時不到山陽去跟呂布胡纏；利用這空隙時間，奪回若干處的「外縣」。

到了興平二年（西元一九五）的春天，曹操覺得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同呂布挑戰，便進軍鉅野，圍攻呂布駐在當地的薛蘭與李封。呂布領兵來救，遇兩曹操的埋伏，大敗，退往東緡（金鄉東北）。薛蘭與李封二人，均被擊潰，斬首。

曹操這一種「圍點打援」的戰術，在中國現代史上被某一個壞人模仿，常常收效。這一個壞人，生平最崇拜曹操，他姓毛，名澤東。

呂布在東緡集合了陳宮的兵，捲土重來，總數雖不過是一萬多人，却比曹操當時的兵多。然而，他又中曹操的埋伏，潰不成軍。他灰了心，放棄兗州，逃往徐州，去投奔劉備。

劉備這時候已經繼承了陶謙，作徐州牧。（劉備崛起的經過，我以後再說。）

呂布的好友張邈，隨呂布去徐州，其後由徐州往壽春（安徽壽縣），向袁術求救，在中途被自己的人殺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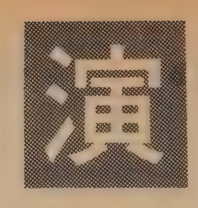
張邈的弟弟張超，替張邈守陳留郡的雍丘（河南杞縣）。曹操來打，圍攻了幾個月，終於攻下。張超與張家的全族人口，盡被曹操屠殺。

張超的一個舊幕僚兼好友，臧洪，這時候在袁紹下面當東郡太守。（東郡本是兗州的一郡，曹操以兗牧的身分，早已任命陳宮爲東郡太守，郡治設在濮陽。袁紹只是冀州牧，却也先後任命了曹操與臧洪爲東郡太守，叫臧洪把東郡的郡治，設在「東武陽」；「東武陽是一個縣的縣城，在今日山東朝城縣之西四十里。袁紹不僅對兗州有興趣，也派了人和公孫瓚爭奪青州。）

臧洪聽到張超在雍丘被曹操圍困，就點齊了東郡的兵，準備前往雍丘去救，請求袁紹批准，並請袁紹加派人馬。袁紹不肯加派人馬，而且不許他離開東郡去雍丘。幾個月以後，雍丘被曹操攻破，張家全旅被殺，臧洪氣憤到極點，對袁紹絕交，翻臉，對立。袁紹派兵打他，圍攻東郡的郡城東武陽縣（山東朝城縣西），圍了一年多。他的同鄉兼親戚，廣陵郡射陽縣人陳琳，奉了袁紹之命，連寫兩封信勸他不必爲了一個已死了的朋友兼老上司張超，而對現在的上司，未嘗不也是一個朋友的袁紹，生這麼大的氣，拿個人生命與全城軍民的生命來拚。臧洪不接陳琳的第一封信，臧洪未復；陳琳的第二封信，臧洪覆了。

臧洪在復信中向陳琳說：當年他與袁紹成爲朋友，是爲了同心討伐董卓；不料這袁紹心裏所想的，只是要「統一山東」，「抑廢王命」。（所謂山東，不是指今天的山東省，而是指很多的在崤山與函谷關以東的地區。）

臧洪說，袁紹而且殺了那曾經參加反董同盟，又曾經勸韓馥讓出冀州地盤給袁紹的一位大恩人：張導。袁紹不僅殺了張導，而且殺了張導的全族。袁紹這人，對於窮途來歸的反董同志，呂布，不給兵支援，反而派壯士謀害呂布。此外，袁紹又殺了一個無罪而有功的人：虎牙都尉劉勳。




蔡東方

陳琳收到臧洪的覆信，交給袁紹；袁紹看了，知道和解無望，便下令加緊對臧洪所守東武陽城圍攻。

臧洪原以爲公孫瓚、袁術、被招安了的黑山首領張燕，都會直接派兵來救他，或是攻打袁紹的鄴縣，以間接的方法給他支援。可惜，這三人都毫無行動。

最後，東武陽城的粮食被吃光了，老鼠、牛角、羊角，也被吃光了。臧洪叫城內的軍民退出，不要與他同歸於盡。他說，他是爲朋友張超而死，將士與人民並非張超的朋友，不必死。然而，七八千名將士與人民，包括女子，沒有一個肯出城，都心甘情願的餓死於城破以前。城破了，臧洪被捉，與袁紹見了面，大罵了袁紹一頓以後，成仁。

呂布投劉備

呂布到了徐州的下邳（江蘇邳縣之東），劉備待他很好，把小沛指定給他屯駐，小沛是今日的沛縣。

這呂布却恩將仇報，暗中接受袁術的收買，乘劉備在淮河邊的盱眙、淮陰，與袁術對壘之時，由小沛襲取下邳。

守下邳的是張飛。張飛與下邳國國相曹豹，處得不好，把曹豹殺了，城中的秩序大亂，有人開了城門，引呂布的兵進來。（國相是代替該國之王或侯，治理人民的官，地位相同於太守。）

呂布不僅佔了下邳，而且擄了劉備的太太與兒子。這位劉備的太太是誰？兒子是誰？後漢書與資治通鑑，均沒有交代。

太太也許是甘夫人，與陶謙的夫人同姓。兒子絕對不是阿斗，阿斗還不曾出世。

劉備聽到根據地下邳出了問題，從前方回軍，與呂布打了一仗，打不贏；轉向廣陵郡發展（廣陵郡的郡治廣陵縣，是今日的江都），又吃了袁術另一次虧，只得撤軍到海西縣（東海縣南）。

劉備在海西縣活不下去，粮食沒有。他老着面皮，倒過來向呂布投降。呂布却也慷慨，派車子，派馬，迎劉備回下邳，把小沛指定給劉備與他的部隊駐紮。

劉備原已從陶謙的手中，接了「徐州牧」；現在，建安元年六月，他把徐州牧讓給呂布去做。呂布禮尚往來，也請劉備担任所謂「豫州刺史」。至於，豫州究竟能有幾郡幾縣，服劉備管？那就難考了。

建安元年（西元一九六）農曆九月，曹操把漢獻帝從洛陽迎到許縣（河南許昌），挾天子以令諸侯。呂布派人去向曹操討好，希望曹操用獻帝的名義追認他爲徐州牧。曹操不肯。

建安二年春天，袁術在壽春（安徽壽縣）自稱皇帝，呂布表示擁護，而且把女兒交給袁術的欽差韓胤，帶去壽縣嫁給袁術的兒子。

韓胤和呂小姐走到中途，被呂布追回。呂布是一個習慣於輕舉妄動，妄動以後又很後悔反覆無常的人。呂布把女兒留了下來，把韓胤押解許縣。曹操殺掉韓胤，發表了呂布爲「左將軍」。

袁術恨透了呂布，命令大將張勳、橋蕤、與白波的賊帥韓暹、楊奉。分七路來攻下邳。兵力共有多少，史料上只說是有數萬人；但無論如何，總是多過於呂布的「兵三千。馬四百匹」的。

呂布却也能幹，略施小計，便大勝張勳，生擒橋蕤。這小計，是分化敵人，說服韓暹與楊奉，叫他們對袁術倒戈，答應以戰利品全部送給他們。

次年，建安三年，這位舉棋不定的呂布，却又和袁術言歸於好，替袁術解決劉備。（實際上也是替自己拔去眼中之釘。他知道劉備有可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從小沛襲取下邳。）

劉備經不起呂布的大將高順一擊，便丟掉了小沛。

曹操曾經於高順來攻之時，派了夏侯惇來救，救不了。曹操自己率領大兵，來到下邳。

呂布想降，陳宮不贊成。

陳宮建議：呂布在城外打，陳宮在城內守，互相呼應。呂布的太太（貂蟬？）不肯，說陳宮不是一個可以托妻寄子的人，於是呂布也留在城內，死守。

守了三個月，城破。城破的原因，是一位部下侯成，因喝酒而被呂布大罵，因被大罵而捆了陳宮與高順，開城門，向曹操投降。

曹操的大隊人馬，與劉備的小部隊，都湧進了下邳城。呂布與太太及少數忠貞幹部，一退再退，退到了一個城門樓子之上。這樓子的名稱，是「白門樓」，樓下的城門，是叫做「白門」。

呂布困守在白門樓之上，窮極無聊。我這窮字在此處的字義，是日暮途窮的窮，不是貧窮的窮。野史說，他異想天開，把太太送給了關公（關羽）拜託關公在劉備與曹操的面前說幾句好話。關公讓呂布的太太留下來，却不敢就收爲己有。他向曹操報告了這回事：曹操很忙，聽到報告未置可否。

天安門示威給老査「走向大治」淋頭冷水
明報主筆急替華國鋒借箸代謀
暗示對羣衆運動必須嚴厲鎭壓
指出「容許衆羣亂說亂動，對於共產黨是危險的事」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近日北平不斷出現「大字報」，矛頭指向吳德、陳錫聯、劉湘屏、吳桂賢、倪志福、劉傳新、王海容等人，這些大字報指吳德、陳錫聯、倪志福是去年鎭壓天安門事件的罪魁，劉湘屏、吳桂賢、王海容是江青的死黨。北平的羣衆藉紀念周死一週年，在北平天安門集會，高呼「鄧小平萬歲」口號，且組織請願隊，跑到中共頭頭的禁地中南海遞請願書，要求華國鋒讓鄧小平復出担任「總理」。

從這些現象看，中共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已達到箭在弦上，勢必一觸即發。華國鋒的權力受到嚴重的威脅，看來華鄧之爭，必然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動亂。

此次天安門集會，共軍並無携備武器，只用口頭勸諭羣衆離去，華國鋒不敢鎭壓羣衆運動，並不是他具有民主作風，而是害怕引發一場血鬥。他更明白這次集會，幕後人非同小可，而自己並非毛澤東，在兩虎相鬥中，必自取滅亡，所以任由羣衆集會示威，甚至攻擊自己的死黨如吳德、陳錫聯、倪志福，視而不見，大概華國鋒爲了保位，不惜採棄車保帥之策。

去年的天安門事件，羣衆藉悼周，舉行反毛活動，他們高呼「秦始皇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提出打倒秦王、慈禧，顯然是影射毛江，但毛澤東具有最高無尚權力，下令軍隊把羣衆鎭壓下去，把鄧小平黜掉，擢舉華國鋒。而今日的天安門羣衆運動，比去年的有過之而無不及，說明羣衆是不把華國鋒放在眼內。

這次羣衆運動的主力，本人認爲有兩方面，一是有組織的羣衆，這批人未必反共，但反華國鋒則屬實，他們的幕後人是中共高層以及地方上屬於周恩來系統和鄧小平的舊部，在幕後支持策動的。所以他們敢向華國鋒的左右手吳德、陳錫聯開刀。另一爲自發的羣衆，這些人是反毛反共，他們對共產主義制度已感到厭倦，對毛澤東的教條感到厭惡，但他們不敢明目張胆反抗，只好打着紅旗反紅旗，他們不會擁周捧鄧，而是藉着羣衆運動，反對整個共產主義制度。

自華國鋒上台後，明報社評不斷吹捧華國鋒，並且說華當權，使中共走向大治。此次北平的羣衆運動，矛



頭已明顯指向華國鋒，給明報主筆淋了一頭冷水。明報主筆運用武俠小說的高招，替華國鋒集團化解，說中共今天有這樣的羣眾運動，推溯根源是文革期間毛澤東、江青鼓吹紅衛兵造反，養成了青年的習慣。這無異說毛江是羣眾反叛的始作俑者。把今天的羣眾運動罪咎於毛江。明報主筆還替被羣眾攻擊的華國鋒黨羽抹粉，讓海外的讀者矇查查，以爲這些攻擊是微不足道，不會影响華帮一伙。請看一月十二日明報社評「北京大字報主要爲洩憤」：「北京街頭大字報中攻擊吳德、陳錫聯、劉湘屏、吳桂賢、劉傳新，甚至有人攻擊王海容。劉湘屏早已垮台，不攻自倒，本來不必再提，所以要攻擊她，相信動機在於牽涉她丈夫謝富治，也即是算文革的舊帳。王海容是江青和喬冠華的敵人，大字報提到她，或許有想牽涉毛澤東的含意。陳錫聯在打垮四人帮事件中立功不小，寫大字報的人，大概在天安門事件中吃過苦頭的，所以要算陳錫聯、吳德、劉傳新的帳。吳桂賢和四人帮關係親密，羣眾也看不過眼。

「相信這些大字報並無一致的政治背景，洩憤的含意多於政治目的。等到羣眾波動的情緒逐漸平息後，將來貼大字報的制度可能會受到取締，中共會慢慢恢服文革以前的各措施。容許羣眾亂說亂動，對於共產黨是危險的事。」

明報主筆，把這次羣眾運動看作是公報私仇，把引起羣眾運動的因素推在毛澤東及四人帮身上，不敢正面說出是反對華國鋒。但他明知這是反華的，所以急忙替華國鋒借箸代謀，要華國鋒學老毛，對羣眾運動採取鎮壓手段，不然共黨政權是危險的。中共「走向大治」豈不是天下的謊話。

讀者　阮基良

一月十三日

香港土產四人幫餘黨大多變成坭菩薩過海

有水遠走高飛　莫財束手待鬥

編輯先生：

自四人帮垮台以來，此間的左仔頭頭大多變成坭菩薩過海，終日惶恐不安。日前左仔頭頭，曾被奉召回廣州參加會議，學習整肅「四人帮」事件，準備返港後進行「純潔內部」的清洗運動，其中一些過去與四人帮有關係的，均裹足不前，唯恐一入虎穴，便像喬冠華、陳楚等人一樣扮蟹，只有一些過去擁周捧鄧而一度失勢的頭頭，才帶着「此仇不報，更待何時」心理回去廣州，準備帶回華國鋒令箭，大幹一番，以洩過去被毛派氣壓的烏氣。

在四人帮意氣風發時，有一左仔文醜，到大陸兜了一圈，回來寫一篇歌頌毛江的文章，叫做「延安歸來」，吹捧江青是毛澤東政策的忠實執行者。此君若不着「草鞋」，將來必被鬥得體無完膚。可憐他是一個揸筆佬，屬莫財一類，何能遠走高飛，唯有聽天由命！這是靠左文人的可哀。另一頭頭，屬於小紅肥貓類，以前每年例必進京，向江青朝貢資本主義名貴物品。此人較幸運，本身有財，隨時可着草鞋走路，吹佢唔脹。可見這個世界，政治投靠也要講財，有財之人不但安全感大，且撈得亦大，無財的窮書生，只能分一杯殘餚剩羹，到發生問題時，連買驚心散的錢都冇，只有束手待鬥。

讀者　何照棠

一月九日

大陸農村傳矮鄧復出

黑貓白貓出老鼠遭殃

編輯先生：

昨接大陸一家書，說及鄉下的生活比以前艱苦，要本人寄多點錢回去，不然這個新春不知怎樣過了。同時說公社的人都盛傳鄧小平快要復職，鄉人對他的看法大致有兩種意見，一認爲他接近劉少奇路綫，可能給農民較多的生活資料，例如開放自由市場，擴大自留地耕種等。另一認爲鄧小平再掌權，以前所有被鬥垮的幹部勢必一一復出，他們一定進行報仇，大搞整肅運動。鄉下人雖不大講政治，但在過去都隨着中央的各項運動，對劉鄧一類的走資派批評指責過，鄉下人是胆小怕事的，一旦清查起來，雖然可能不被鬥爭，但也要檢討、自我批判，這是很麻煩的事了。

總之對目前中央的事情，不說爲好，反正誰當權都是一樣，只要兩餐搞好便算。

以上是家書的大概內容，本人也有此同感，大陸農村人民現在全沒有什麼民主、自由等希望，他們是老實的農民，只求日飽夜暖便知足了。因此，誰人給他們飽暖生活，儘管沒有自由民主，他們也認爲這個皇帝是好的。事實上，華國鋒上台以後，鄉下的生活並沒有一點改變，農業學大寨，只是叫人苦幹，絕沒有得到較好待遇，因此農民對華國鋒並沒有好感，他們唯有寄望鄧小平，這大概是鄧小平與劉少奇路綫接近，在劉少奇時代，農民確實得到一點好處，因此鄉人希望鄧小平復出來當家。

不過，鄧小平一出，他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捉老鼠是好貓」方針一出，大陸人民將遭受一系列的整肅清算，而老鼠們一定不會束手待斃，勢必起來反抗，那時社會更動亂了，到頭來定然影響工農業生產，苦的還是老百姓。這個時代，大陸人民眞的是苦夠了！本人在港，即使替他們担心也無用，只有寄多點錢回去給家人，免他們受飢捱寒罷了。

讀者　土佬上

十二月十三日

差餉增加房租上升 新婚工人難覓新巢

編輯先生：

香港雖然是一自由地區，精神與物質確能得自由的享受，如果有豐裕的收入，你儘管隨意享用，不會受任何干涉的！說到香港因地小人稠，衣食住行的生活需要，除了衣食沒有困難外，住與行確實問題甚多，行的問題即交通擁擠，近年來增築很多天橋及海底隧道，仍然不能疏導交通，工人上班落班，都有感到搭車難的不便，交通問題乃其次，且擱下不提，住的問題，一向都是困擾的，但最近因受「狂加差餉」的喊聲所影響，業主已紛紛先打加租的主意，大有見風駛𢃇的趨勢，勞工方面，已經直接受到影響，百上加斤，均感徬徨。

香港的工人，有資格申請住公共屋宇的，人數不多，只有少數低級公務員而已，普遍工人在住宅樓宇的大房，多數是三房客的身份，雖受新樓管制法例的保障，但在每二年加租一次的情形下，相信夫婦二人者，租住大房，目前租金，都已達到二百餘元了。目前再加要超過三百元的房租。這一重大担子，又緊緊壓在勞工的肩上。有一位製衣廠的李工人說：我和江小姐已擇吉下月註册結婚，預先去搵地方租房，誰知房租漲得相當的利害，使我們吃了一驚，我們初時就去問問新建的樓宇，四百呎的要租八百餘元，有的要九百餘元。當然不包裝修在內，我對這個租值感到驚奇！只有質問對面另一伙住客，他是三個月前入住的，四百餘呎只有租七百餘元，顯然現在已漲了二百元。

新樓的業主當事人這樣說：你知道嗎？差餉就漲價了，租金增加，是應付差餉增加的，增加的數目，並非業主所得，說得眞漂亮。

這位姓李的工人，理直氣壯地說：如果我們租住四百呎的單位，以八百元計算，計埋水電管理費便九百餘元，另租出一房收回三百元，每月亦要付房租六百元，我們夫婦充其量爲二千元，租金支出已佔去了三分一，住的問題，在工人階級來說，可謂嚴重得很！

工人階級，住大房的很多，目前租金三百餘元房子，這担子十分重。

一打工仔上

（十二月三十日）

華鄧權力鬥爭 兩虎必有一傷

編輯先生：

近日大陸正掀起擁鄧運動，北平羣眾紛紛要求鄧小平上台，担任「總理」職務，照情況看來，鄧小平復出的機會很高，北平羣眾若無後台老板支持，不敢公開到中南海去請願，而後台老板，屬強有力的共軍，自是毫無疑問了。

如果鄧小平復出，華國鋒便要失勢，因爲華國鋒的崛起，全靠老毛把鄧小平推下台，才有今天的地位。同時華國鋒的權力，是要靠陳錫聯、汪東興、吳德等人的支持，才能在北平站住腳，目前這班人正受到大字報的攻擊，倘若他們失勢，華國鋒單靠老毛的神牌，怎麼也不能保住職位。鄧小平有他自己一班死黨，他重掌權，死黨們自然少不了一份肥缺，又怎能容許華國鋒及其死黨霸住？

因此，鄧小平的復出，不能看作是華國鋒爲執行周恩來路綫重新起用他，而是一場華鄧生死鬥，有鄧小平必無華國鋒，反之亦然。華國鋒遲遲不肯把鄧小平縱虎歸山，其因便在此。不過，華國鋒正面臨自身難保的處境，一旦陳錫聯等實力軍人被轟下台，他自己的最大靠山失去了，到時也必像「四人帮」一樣，消失在紅色舞台上。

讀者　梁澤科上

一月十二日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夢覺更闌 調寄聲聲慢

封淑英

重重叠叠，接接連連，彎彎曲曲折折，八寶樓臺，還道九華宮闕。逢君罔知是夢，鳳求凰玉徽彈徹；恨最恨，覺南柯，一闋愛絃中絕！

再續何期難說。紅燭暗，多關有心惜別，夜夜年年，長是替人泣血。空幃薄衾悶擁，怯寒風凜凜冽冽；且振起，撥爐灰生火取熱。

冬日行山

葉惠波

行行路轉又登峯。極目雲山未息烽。憑婦背攘思逐虎。葉公膽怯莫尋龍。霜凌萬木皆無色。雪擁羣巒盡改容。祇有岡松存晚節。似將不待大夫封。

賀李婉祺小姐鄧志光先生婚典

陳鐵兒

梅開五福小陽春，佳偶天成燕爾親，期以百年琴瑟樂，滿堂詩酒誌良辰。

奉贈潘學增詞文

前人

黃卷青燈學歷深，好栽桃李自成林，鄉賢文史多君記，惟士爲能有此心。

披荆文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慶

蕭君亮

廿載盟鷗集海湄。相陪羣彥共敲詩。逢場且舉盃中物。辟地猶耽軫上絲。局外冷觀分勝負。筆端欣賞灑淋漓。花朝恰近參嘉會。一暢幽情到月移。

前題

盛献三

廿年文會溯披荆。此日賓朋感熱情。詩畫琴棋堪下酒。洋洋灑灑視聽盈。

前題

梁朗秋

憶第四周年雅集拈得鳴字韻今復用前韻成句

騷壇廿載有干城。招飲江樓照水明。浮海固知成海粟。談天應是重天荆。非饒逸趣王烟客。酒策奇勳阮步兵。窗畔春禽啼睍睆。諸公能不以詩鳴。

前題

梁志超

一月一回文會開。悠悠廿載我曾來。淋漓筆若生龍健。俊逸詩多陶謝才。上國衣冠存嶺表。六朝風雅到江隈。瓊樓歡宴春宵永。絃管聲中酒滿杯。

前題 調寄生花子

何敏公

轉眼流光二十年。披荆文會集羣賢。賓主滿堂聯雅興，結詩緣。香海風騷能管領，中華文化尚留存。歲歲筵開欣盛日，祝綿綿。

前題 調寄浣溪紗

李子

結客長循北海風。誰披荆棘峙爐峯。布袍鶴立冷漁翁。假日畫詩棋酒茗，廿年江國客塵穹。醉腕還唱夢樓紅。

前題 調寄瀟湘夜雨

蕭瑤笙

廿載修盟，三春尋約，水湄置酒相招。一篙碧漲野溪橋。風澹蕩，鶯啼柳岸，波瀲灩，人櫂蘭橈。江天闊，無邊烟景，貯入詩瓢。歌聲起處，嘈嗷絃管，響徹雲霄。看聯翩建袂，裙屐如潮。林藹暝，山啣日落，燈影動，樓畔星搖。開懷飲，厭厭良夜，漏盡又花朝。

前題 調寄望海潮

潘學增

物華天寶，地靈人傑，山川鍾毓詞章。羣彥聚來，連年雅集，驪棲鬱處香江。會友以文光。看淵源漢魏，軌範齊梁。思若陰何，推敲詩佛不尋常。詞人麗藻何妨。喜盧前王後，沒有誇張。四傑少稱，三才莫及，吟懷永誌無忘。經歷幾星霜。費幾多思想，幾許商量。廿載披荆伐木，敢說閱滄桑。

前題 調寄畫堂春

朱濟川

笙歌盈耳喜洋洋。騷人雅集華堂。披荆斬棘廿年長。萬丈光芒。意氣直追北海，聲名大振南疆。今宵天上燦文昌。同詠霓裳。

前題 調寄鷓鴣天

歐一鷗

結社吟哦二十秋。江山文物意悠悠。墨林仙客詩書雅，韻府高風歲月幽。尋妙境，寄嬉遊。化身册裏蠹魚留。一篇一句嘗滋味，勝在名場走馬牛。

前題 調寄臨江仙

勞經綸

春豫斯文同聚會，座中都是羣英。戛玉詞賦鑄奇聲。樓高思摘月，却照滿襟明。二十凌雲成壯志，此身鬱起堪驚。茫茫世事看陰晴。涵濡天地秀，興化應時更。

前題 調寄西江月

呂偉東

聯合斲輪老手，品評文酒騷情。同抹大雅會羣英。箇裏乾坤清淨。月月高樓唱玉，八元三俊吟成。廿年詩社說披荆。此日賡歌稱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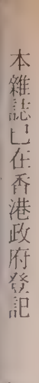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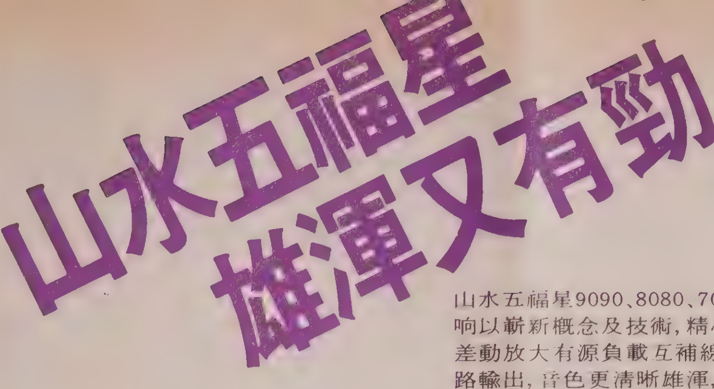
前題 謹以詩觴賦爲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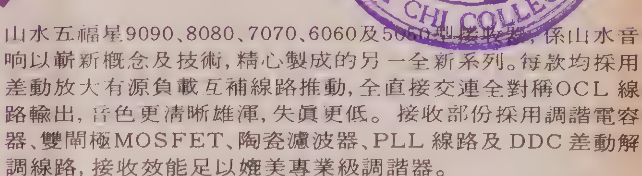
衛燕山

十里樓臺，萬家燈火。地屬嶺南，物殊江左。月灣烟渚，相逢處仲狂歌。旗嶺獅山，却許元龍高臥。琴書逸氣，猶傳唐宋風騷。壇坫清才，更叙蘇黃翹楚。溯源結社，肇始於海濱公園。大雅扶輪，自有其藝林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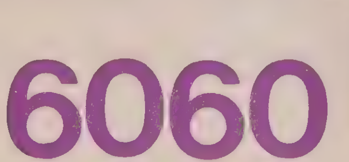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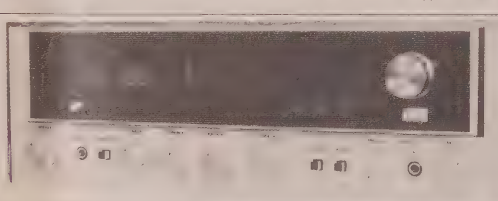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四八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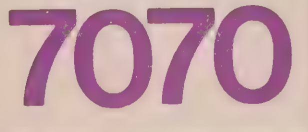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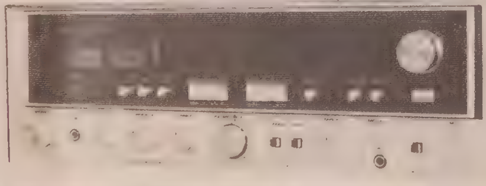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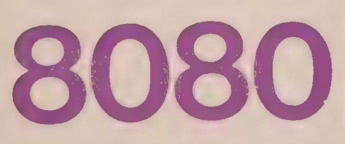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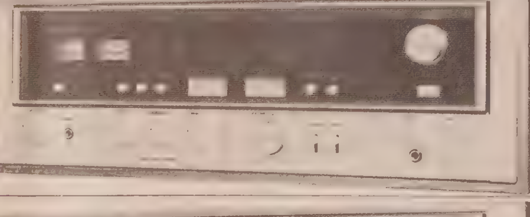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3
不提「北京」還好些
中國命運操之中國人自己手上
華國鋒用公安軍抑制共軍
兩次天安門事度之連貫與演變
鴻門宴的坐次
斯大林女兒在美國的生活
楊尚昆將浮出
決定香港前途的關鍵
鄧小平：「如果我再上台批番邊一個？」
嚴以敬作
北平準備鞭毛屍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339 KING'S ROA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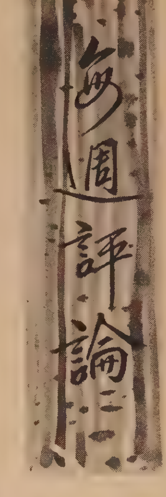
督印人：林
主編人：萬人傑

承印者：…印刷有限公司

零售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不提「北京」還好些

香港是英國殖民地。今日世界上殖民地已不多。既是殖民地難免或多或少有些「畸型」的地方，如前些年貪污盛行就是一例。但如果閣下所經營的行業，不是毒、賭和黃色架步等偏門，政府人員找上門來想要攞外快，不僅可以把他踢出去，甚至可以把他送交警方告他一狀，教他嘆嘆「皇家飯」。

香港人多地方小，你「畸型」他也「畸型」，集中起來香港不也就「畸型」了嗎？但千萬不可忽畧，香港是個法治地方，所以並無特權階級，像甚麼區沛權拔槍殺人判處死刑那還不算，誰都知道不少英籍警司因貪污有據被判處了徒刑。

嚴格地說因香港很多方面必須維持與中共合作，因此中共政權在香港政府眼睜眼閉情況下才有一點特權。一九六七年中共在香港的一小撮走卒突然「意氣風發，鬥志昂揚」大搞暴動，自那以後中共因忙於文化大革命以及接踵而至的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鄧和四人帮等等事件，加上香港是中共的一條最大財路，並且北平政權一旦與蘇聯開火香港用場更大，所以，中共在香港還沒有兇相畢露，一味橫行。可是，有些香港居民爲了向香港政府施加壓力，竟冒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己人」出到「向北京請願」個槓嘢。如果不是藉綫就是別有居心。

據一月二十一日星島晚報第十八版一篇「本報導訊」報導：「尖沙咀四條街商店代表，今日將在律師及美國城市設計專家陪同下，前往工務司署與工務司麥德霖，及城市設計委員會進行談判」。

復稱：「尖沙咀河內道、康和里、麼地道、碧仙桃道業主商戶聯會主席劉大就今晨向本報記者透露，他們是接獲工務司於一月七日發給之書函，應約於今日下午二時前往談判，倘若談判之後，當局仍不答允讓他們補地價繼續營業，將向港督甚至英倫、北京等請願」。

還有：在劉大就等六位代表前往工務司談判時，「尖沙咀四街商戶將由下午二時至四時罷市，所有商戶東主及員工共數百人，將乘旅遊車隨同代表前往港島美梨道工務司署，在大厦外等候消息，並持寫有反對口號之標語及旗幟示威」。這些活動本身就是自由，千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可能因政府要收回該四條街道之樓宇重建準備給予的補償不合理，所以遭到反對。單就此一點而論，相信輿論界會支持合理的一方面的。誰合理？看來交涉剛剛開始，尖沙咀四條街「業主商戶聯會主席」劉大就已打了敗仗，起碼不會得到輿論界的同情和支持。如果得不到工務司的合理補償，向港督、英倫請願都是辦法，自然也不會有人反對。但「向北京請願」，眞不知從何談起？

尖沙咀四條街道在九龍是「地王」，任這裏六十二幢大厦二百六十多戶「業主商戶聯會主席」的人相信不是「無產階級」，即或是左派商人也算不得中共政權的「同志」，那麼提出「向北京請願」這個辦法就是恐嚇香港政府有關當局以至港督和英倫。意思是在表示：你香港政府如果出於「強盜行爲」，我們就上「北京」請願，請它派兵來打你！

應該在此再申明一次：港府工務司確有劉天就所說的「強盜行爲」，甚至補償過於不合理，我們表示反對，但更反對香港居民與香港政府間的糾紛竟有妄想「北京」插手。要知道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所謂「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等是「人民」，而「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右派份子」這「黑五類」是中共「專政」的對象。像尖沙咀那四條街的業主，商戶的東主加上劉大就本人，相信既非「工人階級」更非「貧下中農」。即或其中有華國鋒的親戚，葉劍英的兄弟也無用，因爲「無利可圖」的事中共是從來不幹的，千千萬萬不要打錯了主意。「向北京請願」那條路走不通，如果工務司再不低頭，向港督、英論請願又費事需時，可能結果也不大滿意，那麼劉天就先生倒不妨帶着四條街的幾千人拼擋一切回到中共統治下的「祖國」去定居，那麼，從此再也不會遇到工務司的「強盜行爲」和港府的「剝削」了。不過有一點倒要提醒劉「主席」及其「代表」的人們，那六十二幢大厦的業主和住戶，有沒有大陸赤化後逃來香港的？有沒有僱過伙計或傭人？如果有都不行，前者是「反革命」，後者是「剝削」，若回大陸都要受清算鬥爭。怕嗎？好！以後辦事應本着「我是香港人」的立場來進行，不要動輒搬出「北京」來嚇人，可能誰也嚇不倒，反而顯出自己的無知。

美國九流政客的「擬想」何足重視
中國命運操之中國人自己手上

萬人傑

歷史小說作家馬彬（南宮搏）旅行美國，據說曾與一些美國九流政治垃圾談到中國「兩方面」的擬想，幼稚無聊。馬彬兄竟視同瑰寶，第一手絕密情報，「傳達」到香港，連篇纍牘，讀來令人啼笑皆非。應知中國命運，乃操之中國人自己的手上；美國政客的一切「擬想」，都是不切實際的。看來，馬彬兄之熱心「傳達」，定然另懷目的。

留待下一代去解決

中國「兩方面」互相對立，水火不容，若徒諉諸「恩怨」造成，乃故意造成人們的錯誤觀念。

馬彬兄認爲中國「兩方面」的問題應「留待下一代人去解決」，他認定「下一代的人的宿怨沒有這一代和上一代的人深」，因此「兩種制度和平融合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兩種制度不能「和平融合」，是因爲這一代和上一代的人的「宿怨」造成的嗎？美國和蘇聯代表了兩種制度的兩個超級大國，這兩個大國的領導者多時以來便一直放出「和平共存」的空氣，尼克遜在基辛格協助下，盡力推行「和解」政策，時至今日，兩種制度的「和平融合」，顯然還沒有絲毫進展，而倡議和解的尼克遜、基辛格也先後垮台了。

兩個不同的國家，採取兩種不同的制度，和平融合的機會應當很高，但結果一無所成。馬彬兄却希望在一個國家之內，把兩種制度和平融合，簡直是奇談怪論！

老萬不知馬彬兄說的「下一代」是指什麼年紀的人而言，在中共奪得大陸政權後出生的，應當是我們的「下一代」了吧？由中共教育出來的二十七歲以下的青少年，應當是「下一代」了吧？這年紀的青年，和國共雙方都不該有恩怨了吧？如果由這種人把中國的「兩方面」去「和平融台」，一定大出馬彬兄意料之外，結果也會大出他「理想」之外。無可否認的事實，今天在香港，反共最激烈的是一十七歲以下，從大陸冒生命危險逃亡來港的青年。在大陸，中共政權的大敵也是廿七歲以下的「知青」。他們對中共政府的「宿怨」，比我們這一代甚至我們上一代要深得多。

我們爲什麼要逃避責任

老萬不時和反共青年團體有所接觸，老萬在許多人心目中雖被視爲反共死硬派，但與這些青年相較，會變成「左派」。馬彬兄以爲由年青的一代處理「兩方面」的問題會達到「和平融合」，顯然是錯誤的估計，是他主觀的願望而已。

如果「兩方面」的問題必須「解決」的話，爲什麼我們要逃避責任？如果今日中國分裂是由我們這一代和上一代的「宿怨」而形成的話，更不應把這一篤蘇州屎留給下一代淸理。

馬彬兄的主觀願望是「一切維持現狀」。維持現狀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四百萬人可在香港再過「一個時期」安定的日子，有空時可以到台灣玩玩；堵塞了大陸難民逃亡的水陸通道，不必受人口增加，覓食困難的壓力。我們五十多歲的人，直到兩眼一閉，兩腳一蹬，也不會受到「解放」之苦。

至於馬先生的「下一代」，早已定居美國、加拿大，是否能「和平融台」，他本身看不見；他的下一代也大可隔岸觀火，痛癢無關了。

反對中國人再打內戰

和美國人討論中國問題，老萬以爲不單祇要「聽取」他們的意見，更重要的應該對他們「表示」我們的願望。即使對方在決定政策上夠不上負起責任的地位，也可使美國人在觀念上了解一般中國人的心意。

不幸的是馬彬兄有了向美國友人表達中國人願望的機會，而他「不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自私的主觀願望」，却未能表達大部分中國人的眞正願望。

馬彬兄認爲：「八億中國人生活在共產主義統治下的困苦中，那有什麼法子？」因此他主張「兩個敵對的政府無妨再並存一個時期，留待下一代人去解決，讓飽經內戰苦難的人獲得小休，以終生命的餘年。」他的論據是：「下一代的人的宿怨沒有這一代和上一代的人深，慢慢地，兩種制度和平融合的可能性比較大。」

馬彬兄是「反對中國人再打內戰」的，我們這年歲的人，的確飽經內戰之苦，還加上八年對日抗戰，相信沒有什麼人會希望戰爭，尤其苟安在繁榮的香港的四百多萬幸運兒；和昇平歡樂的台灣地區的一千六百萬中國人，這二十幾年的安定發展，經濟突飛猛晋，使他們生活水平大爲提高，相信他們也和馬彬兄同樣反對戰爭，恐懼戰爭。

「不自由，毋寧死」

但馬彬兄忽視了大陸上佔絕大多數的八億中國人。除了統治階層外，他們不但不恐懼戰爭，且希望戰爭可以把他們坎坷的生活改變過來。

馬彬兄是高級知識分子，一定了解「不自由，毋寧死」的道理。老萬和馬彬兄藉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可以憑自己的思想，賣文爲生，寫稿雖不算値



錢，也可使我們過着豐裕的物質生活，我們有洋房汽車，我們可以在最高貴的大酒店喝下午茶，欣賞打扮趨時的各國佳麗，我們可以吃到「滿漢」「佛跳墻」。在我們過着這種生活當中，認爲大陸八億同胞「在共產主義統治的困苦」是活該，沒有法子，這種想法豈不太過自私！

馬彬兄能夠和大陸八億同胞過截然不同的生活，只因他夠機警，走得快，如果走遲一步，以他過去的歷史，在大陸當然的是屬於黑五類分子，不消說，他過的日子會比一般的「人民」更苦。

在精神與生活的重壓下，相信馬彬兄不但不會唱今日的高調，認爲應該「小休」；相反的，即使他口裏不敢說出來，心裏一定咒駡國民黨——反攻大陸嚷了二十幾年，爲什麽還是一點動靜都沒有？難道等到我隨毛周俱去才發動嗎？

「歷史小說家」論政

最近在快報看到馬彬兄一連多天有系統的「特稿」，使老萬衷心佩服。

馬彬兄以南宮搏筆名，寫歷史香艷小說，如「潘金蓮」「武則天」等，無不傳誦一時。想不到他有興緻寫政論，而他的政論也一如歷史香艷小說一般具有吸引力。更使老萬佩服的是，老萬雖也曾作過一個多月美、加之遊，但所見到的只是高樓大厦，越級公路，以及爲世人羨慕的美式生活。再深入一點，也不過是半公開式的色情架步。但馬彬兄訪問了美國政要，和他們廣泛檢討「兩個中國」問題，帶回來許多珍貴資料，使我們由此感受到華府的政治氣候。使老萬陡然發覺，馬彬兄的才華，並不是一位歷史香艷小說作家咁簡單。

同時，馬彬兄自己掏腰包遊美國，却不像別人那樣遊山玩水，採風問俗；而是闖進美國政治內層，廣泛檢討中國問題，可見馬彬兄遊埠不忘國是，憂國憂時，從字裏行間，可以見之。與老萬當日遊美之渾渾噩噩，豈可同日而語？使身爲四十多年老報人的我，深感慚愧汗顏！

中華民國豈可犧牲

直至本月十五日，讀到「對中國兩方面的擬想」一篇，則又爲之迷惑不已，在腦子裏勾起千百個無法解答的疑團。首先，老萬覺得不解的是：馬彬兄接觸的美國政府官員，談的却是中國前途問題。使人直覺到，中國的前途，繫於美國今後的態度，白宮主宰了中國命運。彷彿美國和中共關係，一旦「正常化」，美國和中共一旦建交，中華民國便完蛋！

因爲馬彬兄有了這觀念，所以才會向美國「官員」試探行情。事實是這樣嗎？美國是中華民國的最大盟邦，中華民國需要美國支持是事實；但相對的來說，美國也同樣需要中華民國支持。

在亞洲非共國家中，唯一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是中華民國；在地理環境上，台灣地區是美國前衛，不論這地區被中共吞滅，抑或在俄共控制下，都足以構成對美國的威脅。

美國與中華民國簽訂的防衛協定，不單祇保障台灣的安全，也保障了美國的安全。美國候任總統卡達表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不能「犧牲」台灣，這個「犧牲」不管出自卡達之口，抑或新聞記者引述有誤，用詞十分不當。因爲，沒有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可以把中華民國犧牲，中華民國在世界上仍然是個很有份量的國家。

跟紅頂白識撈之人

世界上多的是跟紅頂白的人，懂得跟紅頂白，也就是識撈之人。從馬彬兄一系列的文章，可充分看出他的跟紅頂白的做人作風。他說的「台灣地窄、人少、兵寡、勢弱」；「大陸地廣、人眾、兵多、勢橫」，顯示他把「兩方面」早分成「紅」「白」，跟着自附於地廣、人眾、兵多、勢橫的一邊。

可是，站在我「中國人民」的立場，並不着眼於「勢大」「勢蹙」，而要看在那一個政府統治下可獲得自由，活得下去。勢大並不代表「正」，勢蹙也不就是「邪」。勢可以改變，今天勢大，以後可能變成勢蹙；今天勢蹙，日後會變得形勢大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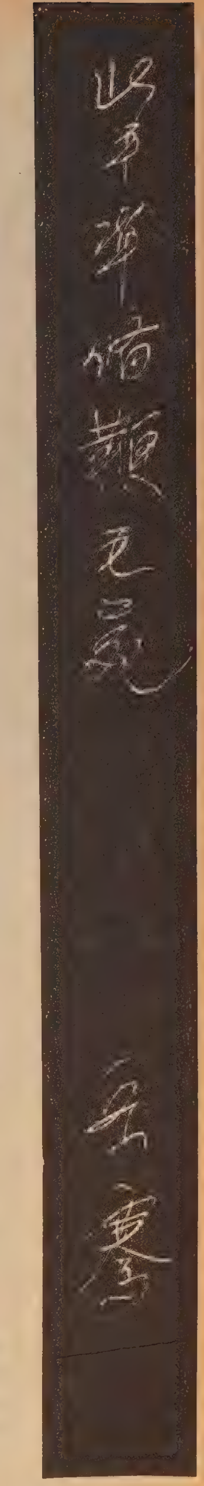
若干年前，中共偏處延安，其勢比今日之台灣不是蹙得多嗎？中共可以由勢蹙轉變爲勢大；中華民國今天處在國際姑息逆流中，成爲「冷灶」，沒人肯燒冷灶，自難免看起來勢蹙，但由於共產極權統治一天一天潰爛下去，中華民國由勢蹙而轉爲勢大，機會多得很。

自稱反共其實虛怯

香港受共黨擾亂的時期，馬彬兄舉家搬到勢蹙的台灣，那時他並不覺得台灣地窄、人少、兵寡、勢弱，因爲台灣地再窄，人再少，兵再寡，勢再弱，也總比正遭受左派擾亂的香港安全得多。事過情遷之後，馬彬兄又回到地更窄，人更少，只有象徵式的一點啹喀兵和無勢可言的香港來。現在，他像中共的遊說團一樣，到美國向一些未入流的美國政客大力鼓吹中共的「地廣、人眾、兵多、勢橫」，露出一副跟紅頂白的嘴臉。可是他嘴巴是這麽說，要他回「地廣、人眾、兵多、勢橫」的中國大陸定居，他便抬出「我是反共的」這塊招牌來，爲自己不願「回歸」辯說。

「反共」是單憑嘴巴說說的嗎？馬彬兄口口聲聲說自己「反共」，一篇文章中至少提個三四次，但整篇文章，却全爲中共「勢大」作宣傳。他之一再提到自己「反共」，徒然表露一派「作賊心虛」的心理。本來，馬彬兄有他捧共的自由，有他跟紅頂白的自由，絕無自我說明是「反共」的必要。

既然馬彬兄是「反共」分子，又主張兩方面「和平融合」，反共的人，當然了解共產黨之不可以「融合」，不融合的政府，尚且被其滲透而瓦解；將兩種制度融合，其結果是向共產黨無條件奉送。過去一切，馬彬兄目擊耳聞，不會不知，現在又認爲共產黨有「合作」可能，老萬不禁要問：「有冇攪錯」？限於篇幅，留待下期再批。



元月二十日北平共方電台廣播，指控四人帮罪狀，其中有一項是在唐山大地震之後，四人帮對救災毫不起勁，公然說：「中國有八億人口，唐山不過一百萬人，就算死完了又有甚麼關係？」

四人帮有未說過這段話，無從證實，但毛澤東以前則確實說過，毛澤東認爲「即使發生核子戰爭，中國人口死去一半還有三億多人（此言在二十年前），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怕甚麼？」

如果四人帮說過這一段話，也是根據「毛澤東思想」說出，如果是由當權派有意捏造的罪名，靈感自然也是來自「毛澤東思想」。但由此引伸可以發現共帮目前實在是在批毛澤東開始作鞭毛屍的準備。

四人帮垮台至今已經一百日有多，以華國鋒爲首的一撮人對四人帮的攻擊，給予人們的觀感是淺薄與無聊，而且有些跡近兒戲，例如王洪文最大罪狀是「在上海住了三個月，花掉的錢，等於一個工人三十多年的工資，他想釣魚，就從國外買了一萬多美金用具。」就算這些罪狀完全屬實，在共帮大頭目中也是司空見慣，文革時所揭露的賀龍，鄧小平私生活之糜爛皆過於此，就是福建頭目葉飛，廣東頭目陶鑄的也過於此，以此種罪狀逮捕了一名黨的「副主席」，又不給與辯護的機會，這種行動，顯而易見是華國鋒發動政變，不是四人帮發動政變。

再根據已知的材料分析，毛澤東不但從頭到尾支持四人帮，而且也決定讓江青接班，由北平流傳到海外的毛澤東遺言從香港萬人日報首先發表，並將該文件油印原件製版刊出。以後從兩家報紙轉載，成爲世界性新聞。

這份文件最初有人懷疑，後來經過研究，信者愈來愈多，因爲其有些流氓聲口只有毛澤東說得出，該項遺言就要在場的大頭目包括華國鋒在內帮助江青扛着紅旗，顯然是要江青接班，以後華國鋒出面逮捕江青等四人，實在是華國鋒違背了毛澤東的「指示」，不是江青等人反毛。再根據許多跡象看，在毛死後，江青可能準備召開「三中全會」，就當時情形看，江青嫡系中委佔了三分之一強，北平又在江青的民兵與汪東興「警衞總團」控制之下，眞能如期召開「三中全會」江青可能當選共帮主席，萬人日報所刊出毛澤東遺言，就會成爲共帮重要文献。

目前華國鋒一帮全力聲討江派所發表毛澤東「按既定方針辦」六字眞言，就因爲在毛澤東召見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華國鋒這一批大頭目時，已經定下了要江青「扛紅旗」的「既定方針」。所以華國鋒必須要否定這六個字，咬定是江青等人所僞造。

但華國鋒這種捧着毛澤東靈牌殺盡毛氏家族的政策，遂漸走入窮途。因爲揭發四人帮的罪惡，無一件事與毛澤東無關，共帮所舉出的證據，皆成了反面材料。

例如江青等人被捕之後，去年十月二十五日共帮「兩報一刋」發表聯合社論——「偉大的歷史性勝利」，其中說到早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中旬，毛澤東已發現王、張、江、姚搞四人小宗派，提出了批評，到了這年底，十一月，十二月毛澤東繼續批判四人，並揭露江青有野心，要當黨主席，要王洪文担任「人代常委會委員長」。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提到江青搞四人帮的事，並且提出指示說，「對四人帮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聯合社論根據這些「事實」作出結論說：「王張江姚結成四人帮，進行分裂黨的宗派活動，由來已久，偉大領袖毛主席早有察覺，一再給予嚴厲的批評和教育，並對解決他們的問題，有所部署。」

這段話用意在於爲毛澤東洗脫責任，但是却無法使人相信，因爲毛澤東當時握有絕對權威，要整四人帮只是一句話，四人帮力量再大也趕不上劉少奇、林彪、毛澤東的權力總不致於趕不上華國鋒，何至於要拖到「後年解決」？

再就當時情況而言，也與「聯合社論」不符，照「社論」說，毛澤東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已經批評江青搞小宗派，到了是年年底又批評江青要篡黨奪權，按理自應約束江青行動，但事實並非如此，據當時人民日報報導一九七四年五月中到六月底，江青曾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率領鄧小平、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徐向前、阿沛阿旺晉美，會見塞浦路斯總統馬卡里奧斯。又與鄧小平、吳德陪同英國前首相希斯，出席音樂會。

又率陳錫聯、紀登奎、喬冠華等人會見楊振寧及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此等處自不能說毛澤東完全不知道。

就在一九七五年七月毛澤東批評四人帮之後，江青活動更爲頻繁，仍以國家領導人身份，率領鄧小平、陳錫聯、吳德、華國鋒、徐向前、李先念、喬冠華等人，官式會見去北平的總統、首相等外賓，並且參加了部份「國務會議」，這些地方自是毛澤東有意縱容，否則江青安有如此巨大權力。

共帮又說江青一伙在四屆人大籌備期間搞「四人小宗派」，但就在「四屆人代」開會時，張春橋又代表中共中央向「人大」作「修改憲法」的報告，人代閉會後，又担任了排名第二的「副總理」，不久又担任了軍方的「總政治部主任」這能說毛澤東不同意，不支持。



周恩來一旦被捧爲偶像，毛澤東必被鞭屍。

所以無論如何說，要一定說四人帮的活動江青完全不知道，是絕對說不固的。華國鋒想把毛江割裂開，事實上也作不到，因此，入了本年之後共帮的態度已有所改變。

自從一月上旬展開紀念周恩來死一周年，共帮已經逐漸將重心置於周恩來身上，最近半月來有關周恩來宣傳有目共睹，由於周恩來過去只是從惡，所作壞事後有表面化，所以捧周就不會發生矛盾，當然深悉周恩來爲人的皆知道周恩來一生所爲皆是隱惡，罪實深於毛澤東，但在一般人民及幹部心目中，周恩來自然優於毛澤東，共帮要貶毛就必須捧出另一個偶像，此人自以周恩來最爲理想，而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又沒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與劉少奇、林彪尙不同，劉，林實在是毛系，周恩來開始就獨樹一幟，所以周恩來一旦被捧爲偶像，毛澤東必被鞭屍，此乃勢之所必然，但是，到了貶毛鞭毛時，華國鋒的地位也就發生問題。

華國鋒出身地方幹部，受毛澤東不次拔擢，彙緣時會，晉任爲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並兼任「國務院總理」及「公安部長」，從表面來看，已集中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儼然爲中共全軍的首腦，躍居過去毛所擁有的地位。但是，他缺乏堅強的實力基礎，在這一方面，他不僅不能與毛相提並論，並且遠遜於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劉少奇早年憑工運和白區工作起家，其後又長期控制了中共黨的組織，實力基礎乃來自對黨的組織的操縱和衆多幹部的擁戴。周則與黨、政、軍各個系統都有深厚的淵源，特別是中共的軍隊和行政系統，都是出於他的手創，因此而具有無可比擬的潛在力量。林彪長期領導中共軍，且擁有軍權，有大量的槍桿子作爲他的資本，但結果却都落得悲慘的下場。

華國鋒在中共黨內既乏貧望，也無自己堅強的班底。目前的權力地位是建立在刺刀和筆尖上。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兩桿子。這兩桿子華國鋒目前尙難掌握得牢。其次，是華國鋒之獲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甚至以前的被任命爲國務院總理，都是毛澤東的安排和提議而由政治局決定的，並非中央全會所通過和「人大」的任命，其合法性自成問題，何況過去的政治局是殘缺不全，現在更是破爛不堪。再次，是召開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重新調整黨政軍領導機構的組成人員，是穩定權力地位和強化統治機器的重要步驟。毛死後，十屆三中全會應開而不開，說明其內部權力鬥爭之嚴重性；現在可開而不敢開，乃是權力分配尙未獲得解決，也卽塵埃尙未落定。最後，是「四人帮」雖被逮捕，重要陣地雖被佔領，但他們十年來在各地各方面所培植的勢力尙待作進一步的清除。他們原是既得權益者，自不甘於失敗。同時，過去受其欺凌者也會起來乘機報復，於是小動亂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有些地方已有製造「矛頭直接指向以華國鋒爲首的黨中央的政治謠言」和「反動標語」出現，並發生了「打、砸、搶」的破壞事件。

華國鋒今天所倚仗的仍是毛澤東六字眞言爲護身符，一旦毛被鞭屍，華自然無法立足。

華國鋒用公安軍抑制共軍

李哲夫

天安門事件，背後的實力是共軍，共軍要求鄧小平復出，華國鋒則不願削弱自己權力，出動公安軍反擊，清洗各地的擁鄧大字報，提出誓死保衛華國鋒。華國鋒整肅「四人帮」是依靠共軍的力量，但與共軍頭頭在權力分配上發生衝突。同時，共軍力主處死「四人帮」，讓鄧復出當總理；而華則執行毛澤東生前主張，寬大處理，且堅持鄧曾犯錯誤，並引述毛的話「鄧小平絕不適合當總理」，拒絕交出部份權力，因而導致這次天安門事件。此是華與共軍鬥爭的第一個回合。

以北平爲中心的中共高層權力鬥爭，一直在不斷的進行。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一週年，北平百萬羣衆一連四天聚集天安門示威，形成又一波瀾壯瀾的高潮，證明中共內鬭的激化，也說明新的暴亂，正在幕後積極地排演，好戲還在後面。同時，大陸各地的暴亂，此起彼伏，蔓延到各交通鐵道中心，甚至遠在邊區各地。

華靠共軍整肅「四人帮」

在共軍支持下的華國鋒，第一步整肅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帮」，這是華與共軍間雙方同意的。就華來說：有共軍的支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擒賊先擒王，首先逮捕「四人帮」，這一手法是利害的，也是決定性的一舉。華是成功的。就共軍來說：利用華採取行動，可以暫時避免全面的分裂；且借刀殺人，心頭之恨已去；無需出面，而解決了雙方共同之眼中釘，當樂爲之。華有名，共軍得實這是雙方聯合的第一回合。

以前，中共的內鬭，是文革派「四人帮」與官僚派之正面對立。共軍不過是中立或旁觀者而不積極介入雙方的鬭爭。自「四人帮」被整以後，華異軍突起。本來，華利用文革派起家，再反過身來，倒戈，淸除「文革派」。歷史上類此故事甚多。

「文革派」頭目「四人帮」，雖被打入地獄。但「殘餘勢力」絕不會沒有反應，這是大陸各地「文革派」動亂不已的原因。

由於「文革派」在大陸各地的動亂，使得華不得不借重共軍的力量，以平定亂事，維持社會秩序。於是，華再度與共軍勢力結合，以對付「文革派」，這是雙方聯合的一面。

可是，另一方面，由於華一直在搞個人崇拜，且事實上權力分配不均，各重要位置，仍未擺平。於是，華與共軍之間，遂有歧見發生。

華與共軍的分歧

雙方的歧見有二：一是處置「四人帮」問題。共軍贊成處死；而華則贊成「寬厚態度」，以符合毛澤東所主張提供「反革命份子」以「改造」機會的政策，因此對於「四人帮」的餘黨，主張儘量「縮小打擊面」；而代表老幹部的共軍們，因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飽受江青的欺凌、因此，對於「四人帮」餘黨，主張要打落水狗，鬭爭到底，這是第一種歧見。

二是對批鄧與鄧復出的問題：共軍主張鄧應復出升任「總理」（現在「總理」由華兼任），而華則堅持鄧曾犯錯誤，並引述毛的話說：「鄧小平絕對不適合當總理」。在兩派爭論中，屬於共軍方面的李先念曾極力稱許鄧，同時屬於共軍方面的譚震林還氣憤的說：「我不信老革命都不如新革命」。華對此種言論頗感氣惱。

自經這次爭論後，中共「中央」最近大致已經確定鄧的錯誤，在於「否定文革的成果」和過早洩露批鬭「四人帮」的計劃，但並沒有「反黨」和篡黨奪權的陰謀。因此將不予深究，恢復其自由。至於如何安排鄧復出，暫時不作決定。

共軍支持鄧復出

至於鄧復出的安排，將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可能引發與共軍間的激烈鬭爭，而出現另一巨變。這是第二種歧見。

由於對整肅「四人帮」的態度不同，華在言論上是強調「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但，事實上，這是一種宣傳的障眼法，以便各個擊破，全面解決，但死硬的「四人帮」黨羽，絕不會輕易就範，而勢必鋌而走險，以求一逞。故華不得不借重共軍，以資鎮壓。共軍雖在言論上主張清算到底。但，行動上絕不乾淨俐落，而要採取慢動作。果眞「四人帮」黨羽消滅殆盡，則共軍的地位勢必相對的顯得不重要，而要看整個情勢的變化發展。故



從中共所謂「四人帮」的動亂絕不是短時間可以安定下來的。

鑒於批鄧的停止，證明華業已向共軍表示讓步，這是事實。至於鄧復出，如何安排的問題，這是共軍頭頭與華之間，現階段最迫切的嚴重問題。這也就是：由華與共軍間對付「四人帮」的第一階段的聯合，進入第二階段的對抗形態，也是北平當前所面臨的所謂巨變。

華不願削弱權力

談到共軍與華間正在醞釀的巨變，可能的發展，有下列各種形態：

一、共軍聯合對付華，逼其讓出「總理」職位，而由鄧接任。華業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黨」是空的；「軍」：因爲實權操之於實力派，僅「軍委會主席」名義何用。只有「政」才是堅實的。故以現階段情況看，華是不會接受共軍要求的。因爲實權旁落，而黨權尚未全面建立，所謂「以黨制軍」只是口號。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獨裁也不是一天造成的。既無實權，則爲傀儡，華甘心爲傀儡？即使願爲傀儡，亦不可得，最後必遭整肅而後已。

二、華憑甚麼力量對共軍？他無實力或有限度的力量，又能支持多久？

首先要問，重要的共軍頭頭意見是否眞的一致。各人的態度與立場，是否有可能被離間、或被分化的可能。當然，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重要的軍頭，實力的軍頭，果能一致，即具有決定性排斥華的作用。

就目前來說，共軍當前採取的是文鬥，希望順利達成鄧復出的目的。

不過，共軍是爲鄧，整肅了華，軍頭內部的新情勢，還是不易擺平。還是要發生內鬥、鬥爭的。最後，必然需要有一位仲裁者。

如果不是眞的爲鄧，只是爲自己爭名奪權，則華就可以反擊，利用權位，以分裂軍頭，造成一面打另一面的新形勢，使軍頭發生矛盾、衝突，再出面排解，藉以穩住自己的地位，究不失爲上策。

總之，當前雙方的所進行的鬥爭，尚未超越文鬥的範疇。如果華執迷不悟，甚或一切權力都不放手，亦不謀求妥善的解決方法。醞釀到最後，勢必掀起武鬥，作爲解決之鑰，蓋可斷言。

共軍支持天安門事件

鑒於元月八日至十一日，北平方面連續四天的百萬羣眾示威天安門，就是由文鬥進入武鬥的信號，說明北平內鬥情勢的激化，已接近去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的重演。

去年四月清明天安門事件，由於鄧事件之後解職，應可視爲鄧號召的力量表現。今年元月八日之事，想當然，應是藉「紀念」周死亡一週年而引發的羣眾性騷亂，這並不是民眾自發的，而是具有；由與周恩來和鄧小平有密切關係，其中包括葉劍英、李先念、譚震林、許世友、韋國清、徐向前、劉伯承等一派所支持的。北平近百萬民眾公然的在天安門，以及在毛澤東「紀念館」工地上，張貼「大字報」，甚至攀登天安門城樓上，發表藐視華國鋒統治的言論，如無強硬的政治背景支持，絕不可能做到如此地步。

由於這次騷亂事件，使華國鋒派大感困擾和驚懼，因此中共所有的宣傳工具，對連續四天的激烈騷亂行動，均隻字不提。

華用公安軍對抗共軍

北平經過了一週的狂熱以後，支持鄧小平的「大字報」運動，於元月十五日開始遭到厄運。

華透過「公安部」，透過所謂「批判組」，於本月十四日經北平電台播出一篇文章說：「對於反革命謠言，過去要追查，今後還要追查，特別是對矛頭指向毛主席、指向華國鋒和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反革命謠言，一定要堅決追查，打擊製造者。」

它並說：「多年來，地、富、反、壞份子，在人民羣眾的監督改造之下，許多人已經、或者正在改造成爲新人，但也必須看到，那些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份子，人還在、心不死，時刻夢想恢復失去的天堂，一遇風吹草動，就會興風作浪，進行各種破壞和搗亂，把復辟的希望變爲復辟的行動。」

中共「共安部」在這篇文章中，也色厲內荏的叫嚣：「保衛」華國鋒，堅決打擊「破壞活動」。

華此舉，顯然是對共軍的一項適時的反擊。軍頭的反應如何？是忍讓爲「國」，還是採取進一步的反擊，就要看今後事實的發展了。

兩次天安門事

中共兩次天安門事變，都是藉祭周而引發的反毛運動，但兩次的政治環境不同，前次毛江在位，把鄧小平打下台；今次華葉當權，羣衆要求鄧小平復出。在毛死江垮後，羣衆仍然藉周反毛，可見周恩來路綫的影子愈放愈大，此是北平權力鬥爭與路綫鬥爭的結果。而路綫鬥爭，勢必引起政治權力眞空之內燃與外炸，最後發而為整個大陸羣衆反共大革命。

陶希聖

今年一月八日天安門羣眾結集，連續幾天，至百萬人以上。姑且叫它是第二次天安門事變。這第二次與去年四月五日那第一次，兩次羣眾運動都是拿周恩來做題目，也就可以說第二次天安門事變是第一次的羣眾運動之延續與高潮之再起。

周恩來影子放大了

兩次事變的政治環境大不相同。第一次事變爆發的時候，毛江皆在其位。江婆以毛妻的名義，指使吳德出面鎮壓，並且藉此把鄧小平打下台。反之，這第二次事變是在毛死江倒之後，羣眾提出的要求或口號，是起用鄧小平，驅逐吳德，而且在場的軍隊不帶鎗，警察不用棍。只有特工監視而已。政治環境之變遷雖至於此，而羣眾先之以祭周之喪，後之以紀念周死的週年為名。如今羣眾大會串與大字報的氣氛與情勢，遂將周的地位提高到等於毛，當然更高於華國鋒了。

從第二次天安門事變前後的「大字報」，可以看出今日北平最受羣眾擁護的頭目是華國鋒、葉劍英與鄧小平。已死的朱德、陳毅乃至楊開慧也在抬捧之列。尤其是周恩來高居超等的地位。

一般論者只是斤斤於鄧小平的出處與華國鋒的安危。我的看法不止於此。試為分說如下。

毛澤東的路綫走絕了！

先看「毛澤東思想」及毛澤東路綫究竟是什麼？簡捷的說，毛思想與毛路綫就是巴黎公社的思想與「人民公社」的路綫。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在法國大革命時代不遠是曇花一現，隨即消滅。可是馬克思從那次巴黎暴民恐怖事件抽繹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理論。其後馬克思晚年以及恩格斯與考茨基後相繼的論說與著作，傾向議會政治的路綫。但是俄國民主社會工黨分裂之下，列寧自稱多數派，一意鼓吹無產階級專政與國際主義。至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時期，列寧使用「轉變民主革命為社會革命」的戰畧，奪取政權，建立工農政府，實行其極權專政，接着又組織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

史達林主義是列寧主義加入大斯拉夫主義與沙皇主義的成分。「毛澤東思想」是史達林主義再加上流寇戰法與農村暴動的反動與落後性。毛思想與路綫，顯露其眞面目於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的台海戰爭與「人民公社運動」。台海戰爭與人民公社都失敗了，毛退到「第二綫」而推劉少奇站上「第一綫」，做他的擋箭牌。然後他從上海「地方造反」，利用林彪進兵北平掀起「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打垮中國共產黨，實行「一月革命」，要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把全大陸製造為非黨、非政、非軍而又亦黨、亦政、亦軍的大奴工營與大奴兵營。「一月革命」又失敗了。毛又推出周恩來為他的擋箭牌，在各地區各省組織「革命委員會」，將地方權力交給共軍，鎮壓「紅衞兵」，維持地方秩序，纔算是渡過「文革」所激起的內戰與革命的危機。

毛利用了林彪之後，謀殺林彪；同樣的，利用了周恩來之後，又要周死在他死之前，一心一意要扶江婆坐江山。

然而毛死了，四人帮倒了。毛思想與毛路綫也走絕了。

反潮流者之滅頂

毛起用王洪文，說他是小農民，又是工人，更誇稱他敢於反潮流。所謂「反潮流」，要反些什麼？「反潮流」又要反誰？先看潮流是什麼？

自由世界的潮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新的世代成長起來了，民主諸國的政治傾向是中間階級的中間路綫。在選舉中，極左與極右的兩端，皆失去其多數，而中道黨派獲得一般選民的支持，在自由世界上，對於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的姑息主義轉向中間路綫，這就是當代的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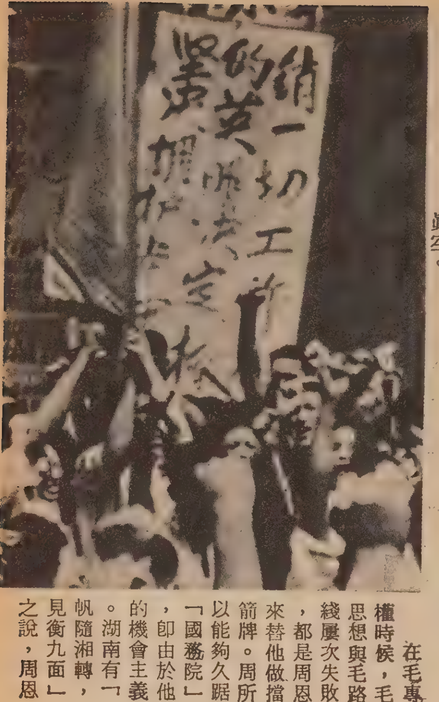
共產集團與國際共產黨的傾向，也跟隨着走中間路綫。首先是「歐洲共產

變之連貫與演變

黨」這個名詞之成立。這個名詞代表一個傾向或一股潮流，就是「現代化與民主化」。法國及意大利乃至日本諸國共產黨捨去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諸般名詞，而採取「科學的社會主義」的術語。他們自稱其反對一國共產黨控制他國共產黨，而主張各國的黨互不干涉內政，特別是各自聲明其走議會政治路綫。這一道潮流又波及東歐共產黨，加強其對蘇聯的離心力，而布里茲涅夫也就不得不勉予同意。這便是共產世界的潮流。

在中國大陸共區內部，「李一哲」大字報之類的青年羣眾的呼聲，至兩次天安門羣眾運動所揭起的標語口號，顯出他們的要求，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與自由。在中共極權專制的壓力之下，他們的要求是有限度的，但是「民主與法治」仍然是反共抗暴大革命的信號與火花。毛久已對青年羣眾失望，至此更是絕望，毛死的前後，江王張姚一小撮仍想大掙扎，大登殿，但是毛思想與毛路綫既已走絕，這些小嘍囉還有那條路可走？毛澤東身死族滅，更何論王張姚？

江王等要反潮流，雖得到悲慘的下場，但是有誰能夠跟上潮流的後面，更有誰能夠趕上潮流的前頭？北平共窩裏，沒有人敢於改變毛思想，更沒有人能夠跳出毛路綫。毛思想與毛路綫既已走絕，北平便形成一段權力眞空。



在毛專權時候，毛思想與毛路綫屢次失敗，都是周恩來替他做擋箭牌。周所以能夠久踞「國務院」，即由於他的機會主義。湖南有「帆隨湘轉，見衡九面」之說，周恩來隨毛的曲折路綫，轉了九轉，到了最後還是轉不過第十轉，便死在毛死之前了。

周鄧搭擋唱「四個現代化」調子

周是共黨對外交涉的能手，見過外界的識面，碰過外界的釘子，也佔過外界的便宜。周將死的前夕，起用鄧小平爲副手來接他的班，鄧遊歷歐洲，嗾使歐洲共產黨支持北約，反抗蘇聯，也參詳過歐共的現代化與民主化的潮流。於是周鄧一搭一擋起唱「四個現代化」的調子，好叫毛江聽見就頭痛。但在共黨與共軍，特別是大陸青年羣眾的耳朵裏，這個調子好像是沙漠中的一曲水塘與一片草地，彷彿走到那兒，便可以喘一口氣，解一下渴。

去年四月周恩來死了，毛還在，那天安門的羣眾藉祭周而反毛。其後毛死江倒了，至今年一月，天安門羣眾又藉紀念周而反毛。試問周已死，毛已死，江已倒，羣眾仍然藉周反毛，是爲什麽？這問題要分兩方面來解答。

羣衆藉周反毛兩因素

一方面是鄧小平等的權力鬪爭。這方面也不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力量，他一個人有何等力量？

另一方面是羣眾的共同要求。這方面也不過是一種傾向，一個希望。這種羣眾運動既無有力的領導，又無明朗的統一的方針。即如第一次天安門羣眾運動所提出的「社會主義民主」，又如周恩來所主張而爲毛江所批鬪的「四個現代化」，只是一種傾向，一個希望而已。

雖然羣眾的共同要求如此其模糊影響，但是其所加於北平權力眞空的壓力却是很大的。尤其是地方軍幹與黨幹迫切需要北平當權者的政權與指導，而北平高層一直拿不定主意，更拿不出什麽思想路綫。北平的政治虛脫狀態如何維持下去？內燃與外炸的時候是到了。

權力鬥爭與路綫鬥爭之激盪與演變

周恩來的機會主義既不是溫和政策，也不是實驗主義。周恩來的作用是替中共做擋箭牌。他寫在牌上的那些名目與辭令，是用來緩和羣眾大革命之火，使羣眾「望梅止渴」，喘一口氣，然後繼續忍受共黨的榨壓。至於周的牌子上具有最大魔力的圖案，就是誘取美國支持與援助的符咒。

由第一次天安門事變至第二次天安門羣眾運動，政治環境雖有極大變遷，而周恩來的影子愈放愈大。於是北平的權力鬪爭引起路綫鬪爭，而路綫鬪爭又助長權力鬪爭，也就愈演愈烈，勢將演到北平的政治眞空之內燃與外炸，發而爲整個大陸羣眾反共抗暴大革命。

從毛的死硬路綫一轉而爲周的機會主義，再轉便是反共抗暴大革命。這不是偶然，而是必然。



鴻門宴的坐次

余英時

鴻門宴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而最富戲劇性的事件，也是楚漢相爭的轉捩點。劉邦得機而遁，龍歸大海，終於取得天下；項羽「婦人之仁」，一念之差，結果自刎烏江。鴻門宴坐席一幕，道出了楚漢興亡的關鍵所在。

史記項羽本紀云：「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

這是太史公描寫鴻門宴中極精采而又極重要的一幕，但是漢書項籍傳不載其事，而高帝本紀鴻門宴又畧去了有關坐次這一段。其實太史公詳述當時坐次決非泛泛之筆，其中隱藏了一項關係甚為重大的消息，前人讀史記者，多少也注意到坐次問題，茲引瀧川龜太郎的會注考證之文以為討論的基礎。考證在「亞父者，范增也」下云：「黃淳耀曰：古人尚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傳，廣武君東面坐，西嚮對而師之，項羽得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每招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為尊，然則鴻門宴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父，次沛公也。中井積德曰：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嚮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嚮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

黃氏與中井氏為說雖有別，但都主張東嚮為尊，而黃氏所叙坐次之尊卑更是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古代至兩漢坐席以東嚮為尊，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八「東向坐」一條，博引經史，言之最審，惜會注考證失引。近人楊樹達、尙秉和兩先生亦均主是說，殆已成定論。唯禮記曲禮上曰：「請席何鄉（按：即嚮字）？……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據此文，則有兩種不同的排位法，與井氏所言者為近，而復有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方」與「嚮」有別，「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應該就是東嚮為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是不是可以瞭解為北嚮為尊呢？這似乎大有問題，所以關於這一點，我們姑且存疑，以下我們還是根據歷史實例來討論鴻門宴的坐次的意義。

史記孝文本紀記文帝（代王）謙辭天子位之事云：「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漢書同）」

集解引如淳曰：「讓意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位之漸也」。

這是說文帝最初堅持以主人西嚮之禮見羣臣，後來改南嚮，雖然口頭謙辭，已是表示要接受帝位了。這個例子最可以看見東嚮、南嚮為尊的禮節。胡三省不同意如淳的解釋。資治通鑑卷十三高后八年條胡注云：「余謂如說以代王南鄉坐為即君位之漸，恐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邸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三；則南鄉非王之得已也，羣臣扶之使南鄉耳，遽以為南鄉坐，可乎！」

胡注以為代王南向坐是羣臣扶之使然的，這在史文上並無明證，但卻是富於歷史想像的最好例範。經過這樣一解釋，當時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這比如淳假定代王自己移至南向而再讓者，要合理得多。如淳也許道中了代王的心事，胡三省則把當時漢廷君臣的行動如實地刻劃出來了。

如淳注中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之語很可以用來說明鴻門宴的坐次。根據「賓主位，東西面」的原則，鴻門宴中劉邦是客人，項羽是主人，何以項羽反而東向坐呢？蓋是時（公元前二〇六年）天下未定而劉項也都不曾稱王，鴻門之會正所以決定領導權誰屬。劉邦不得已冒奇險來會，便是表示願意接受項羽的領導，以示無他；而項羽則是要借此機會收服劉邦。政治上尊卑的考慮，使鴻門宴不復是一個普通賓主飲宴的場合。史記卷一〇七魏其武安列傳記武安侯田蚡宴客的情形曰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

會注考證云：漢書南鄉作北鄉，非是。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故宗廟之祭，太祖之位東向。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主人西向。這個實例使我們確知，在宴飲的場合，東向要比南向為尊。按：「漢書」卷三十八「齊悼惠王傳」云：「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

顏師古注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

齊王年長於惠帝，故惠帝延之上坐，上坐當即東向坐。惠帝尙叙兄弟齒列，而田蚡竟自恃相位至廢家人尊卑之禮，可見「史記」此處特書坐次，乃所以刻劃武安侯的驕縱。司馬遷詳載鴻門宴的坐次也同樣是有作用的。項羽居東向尊位而不辭，正如武安侯一樣，是以政治地位作為標準，但心理更為強烈耳。

漢代長官宴請部屬往往自居尊位，不循通常賓主之禮。這一點在石刻畫像上面表現得最清楚。

一九五九年在河南密縣打虎亭發現的兩位漢墓皆有豐富的石刻壁畫；其中第一號墓北耳室西壁有一幅宴飲圖，長一．五三米，高一．一四米。此畫主人（亦即墓主）之席位也在右，與孝堂山同。客人已入席坐定者有三人，分在主人兩側（上方一人，下方兩人）；另有兩客正來赴宴。畫中共有僕役四人，各有所事，其一做迎賓狀，且似以手示來客以席次，坐次的方向當然看不出來，但主人自處於尊位則一目瞭然。

據考證，墓主似即是「水經注」洧水注中之宏農太守張德，字伯雅。張德的確切年代尙待考，但考古學者根據墓的結構、壁畫題材和畫像石內容，斷定其建造年代當屬東漢晚期。張伯雅既爲府主，則賓客必是他的部屬，故圖中主人自居上席也。此畫可爲勞氏之說添一有力新證。

以上所引文獻的和考古的資料都足以說明鴻門宴中項羽東向而坐是一項有意識的行動，他並不把劉邦當作一位平等的賓客看待，而毋寧祀他看成自己的部屬。項羽這樣做也是有根據的。沛公初起事時曾從屬於項羽的叔父項梁；項梁既戰死，項羽自然繼承了他叔父的領導權，何况鴻門宴之時項羽已名正言順地是「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呢？

但在鴻門宴的坐次中，沛公的「北鄉坐」則更値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說，劉邦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記郭隗語燕昭王之言有云：「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這個故事的本身雖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戰國秦漢間的通行習慣，斷無可疑。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確知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的說法是當時的通義。劉邦居北向席而不居西向席，乃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北坐尙是「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也。張良雖據西向之位，但史文明說他是「侍」，身份次第一絲不紊如此，斯太史公之筆所以卓絕千古歟？

史記中還有一處叙坐次與鴻門宴相近者，事在南越列傳，足資比較參證。武帝時南越王年少，太后臨朝，而越相呂嘉年長且得民心。太后欲借漢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謀誅嘉。史文云：「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按：漢書僅作「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

這一坐次的安排也涵有微妙的政治意義，並且是與整個宴會的性質相配合。南越太后是極力主張內屬於漢的，因此她請漢使（不止一人）坐東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統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則所以表示臣服於漢之意，這也正是鴻門宴中劉邦的坐位。丞相呂嘉及大臣則「西鄉、侍、坐飲」，與張良的地位完全相同。史文接着說：「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可見這次宴飲是太后一手佈置的，其用意便在於擺出一個向漢廷歸屬的場面。所以行酒一開始，太后便單刀直入地向呂嘉提出了一個最使他窘迫的「內屬」問題，因爲呂嘉是堅決反對內屬政策的南越領袖，很顯然地，在這個以內屬爲主題而殺機四伏的宴飲場面中，坐次的排列發揮了決定整個宴會的基本氣氛的效力。

在這個南越的宮廷宴會的對照之下，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鴻門宴的坐次也是爲了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而特別安排出來的。那麼是誰安排這一坐次的呢？史記既無明文，我們便不能不學胡三省一樣，運用一點歷史的想像了。鴻門宴在坐的五個人之中，劉邦、張良爲來賓，不可能主動地安排坐次：范增是陪客，而且他是極力主張殺沛公的，所以也不可能安排這種有利於劉邦的坐次。剩下來的便祇有項羽和項伯兩人了，照理說，項羽以主人的身份是最可能決定坐次的人，前人已有疑及此點者。清初的吳見思評點項羽本紀，在「項王、項伯東嚮坐」之下說：「是時東嚮爲尊，見項王自大。」

這是把坐次安排之責歸項羽本人。但項羽雖甚粗豪，畢竟身出貴族階級，絕不像劉邦那樣的傲慢無禮。韓信曾分析過項羽的性格，史記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記他對劉邦說：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可見項羽的最大毛病是政治的器重太小，但決不致自大到不顧禮節的程度，以「見人恭敬慈愛」之語推之，他斷然自據最尊的向坐而同時又把劉邦安排在最卑的北面的席位之理。因此從鴻門宴的背景和全部發展過程來看，我們必須承認坐次的最後排定當以項伯在入席前的斡旋調停之力爲多，而暗地裏則劉邦的陰忍和張良的智謀也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即使認爲項、劉、張三人事先對坐次的安排已有默契，也是情理中所可有之事。針對着項羽的坦率和自負而言，這是祛其疑而息其怒的最巧妙的一着棋。項羽最後同意自己「東鄉坐」和劉邦「北鄉坐」，這說明他已把劉邦看作他的部屬，並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表示。所以當主客都入坐之時，項羽已不復有殺劉邦之心。史記緊接着便說「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上文叙次的排列便恰恰是這句話的最確切的解說。范增的暗號當然也是和項羽事前約好的。但是他萬萬料不到他的殺人計劃竟被對方如此不落痕跡的化解了。

鴻門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大的同時也是最富於戲劇性的事件之一。劉邦既全身而遁，從此龍歸大海，項羽再也沒有翦除他的機會了。短短四年之後（公元前二〇二年）劉邦終於取得了項羽的天下。事後回顧，我們可以說，劉、項的成敗並非決定於以後的戰場之上，當鴻門宴坐席既定之際，雙方的勝負已分了。劉邦對項羽說：「吾寧鬥智，不能鬥力。」而項羽臨死時也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他們兩人已道破了楚漢興亡的關鍵所在，所不同者，劉邦的話是笑着說的，這大概是因爲他心裏浮起了鴻門宴坐席的一幕，而項羽則似乎一直到死都是糊塗的，因此他祇能諉罪於天。但是如果沒有司馬遷的一枝絕妙的史筆，我們今天最多只能看到項羽在鴻門宴中所暴露的「婦人之仁」，却無法知道劉邦、張良怎樣巧妙地利用了項羽的貴族政治的局限性，竟在觥籌交錯之間給予項羽以致命的打擊。

斯大林女兒在

十年前斯大林女兒史薇拉娜投奔西方，居美十年，寫了兩本書，賺了一百萬美元，因不善理財，只剩下五分之一。她在美再婚，產下一女兒，並不美滿，兩年後離異。她不希望女兒有第二個祖國，全不教她俄文，使她成為純美國人。她感到以前在蘇聯的生活，如惡夢般，雖貴為斯大林的女兒，但完全不屬於她自己。



史薇拉娜與她女兒。

寫兩本書賺一百萬美元

斯大林的女兒史薇娜投奔西方十年後，出了兩本書，賺了一百萬美元，但只剩下五分之一的錢。

她把餘款，轉作投資，所以可以過著相當舒適的生活，「除非一下子花得精光。」

她表示，虧損鉅額金錢，主要原因，是嫁給一名美國建築師時，在農業方面的投資，賠得悽慘，以及她自己揮金如土——這是她在蘇聯從未發生過的問題。

此次接受「每日電訊報」訪問，是她多年以來的第一次。史薇拉娜談及在西方這十年間使她成為知名人物的經過。三星期的追求，接著是結婚，生小孩以及離婚。

她目前已五十歲，與五歲大的女兒歐加，住在加利福尼亞州郊區的一個小鎮上，兩人都已完全美國化，一句俄語也不說。

事實上，我們晤談了一小時後，斯大林的外孫女兒衝進來，打斷我們的談話。她把頭伸到椅背上，輕輕的說：「媽，快點嘛！妳答應帶我去吃烤雞。」

她母親帶著笑容抓她一下說，「那是我們打的小牙祭。歐加喜歡吃烤雞，也省得我作飯。」

史薇拉娜稱自己是拉娜．派特斯太太，婚後取的名字。她身材矮小，生下歐加後，體重又增加了數十磅。紅棕色的頭髮，剪得短短的，捲成波浪型。

她的眼睛是淡藍色，衣著樸素——深色長褲，套頭毛衣外加寬鬆的襯衫，打赤腳。

歐加就她的年紀而言，長得相當高大。她在客廳裏跳了一會兒，就到自己的房內看電視。

我儘可能很技巧的問，這個孩子是否具有外祖父的個性。史薇拉娜強調說，「沒有，還好！」說完笑了起來。

她接受訪問的條件，就是我不得指出她的住所，她說，她最担心的，就是歐加會被綁架——不是被俄國人綁架，而是「附近那些土匪」。

由這一點我們談到錢的問題。她說：「如果你順帶說明一下，我會很感激。我不希望被人認為是國際富婆，事實上我也不是。」

「我並未賺到外間所說的那好幾百萬美元，我從不知道到底確實賺了多少錢，因為那時候，每件事都由我在紐約的律師處理。

「我那本『致友人的廿封信』賺了錢，我並未理會。我甚至不知道銷售情形如何。他們覺得從對那種事不重視，事實上也是真的，所以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向我報告。

「我只知道當我們結婚時，派特斯和我兩人盤算一下財產，大約是一百萬美元多一點，但現在我只剩下五分之一的錢。」

在美再婚並不美滿

她是在亞利桑那州一個建築公會認識派特斯。經過旋風式戀愛，他們於一九七〇年四月結婚，一九七一年末分居，一九七三年五月離異。

她繼續說：「我們揮金如土。多數的錢是在我結婚時花光，這一點我並不怪派特斯，全都怪我自己。

「他在威斯康辛州有塊地。他兒子就住在那裏，我們想把它建設一個家園，他兒子卻想養牛。

「他兒子做不來。因為他的喜好在音樂，拉得一手大提琴。他心血來潮想幹農夫，事實上他根本不需要這樣做，我們也是。

「那真是賠得悽慘，我們沒有曉得如何處理。

「現在我回顧過去，恢復了一些幽默感。那種經歷，實在像是神話一樣。在公會中認識、三星期後結婚，好多豪華的宴會。

一些善良的人，接着有了愛的結晶——對上了年紀的夫婦，這可說是奇蹟。」

史薇拉娜與她前夫仍持良好的關係。「我很喜歡他，但他不是那種家庭型的男人。他一個人過得相當快樂，他娶我之前，已作了多年的鰥夫。」

她與歐加，仍有一個溫暖的家庭關係，她們與派特斯，妹妹，共渡耶誕節。

決心歸化美國不教子女俄文

史薇拉娜決心將歐加培養成純美國人的子女，儘管她取了一個俄國名字。「她完全是個美國人，俄文一定都不認得。我不教她俄文，她屬於這個國家。我要讓她覺得她是百分之百的美國兒童，沒有第二個祖國。」

「很多俄國移民認爲他們有第二個祖國，但我並不覺得如比。我也不希望她有這種感覺。」

歐加並不知道斯大林的事。「當她長大後，對此事發生興趣時，我會告訴她。我現在何必在這孩子的腦海中，製造一些她無法瞭解的事，讓她知道她根源於別的地方？」

所以歐加進了附近一所小學，學習游泳，同時參加合唱團。「她在學校很快樂，是個很合羣的小孩。到今年五月，她才六歲，但書唸得很好。

「她會唱很多歌，聽力很好，圖也畫得不錯。就她的年紀而言，我可說她很聰慧。」

史薇拉娜在蘇聯有個兒子，現已卅一歲，有個女兒廿六歲，還有一個比歐加還大的孫子。她承認與歐加有「令人難以置信的代溝。」

她說，「我有時覺得自己很老，眞想希望不要有人打擾，安心看自己的書。但我做不到，因爲帶這一個小孩，有好多事情要做。白天她上學時，這個家才屬於我的。

「但是透過一個小孩子來認識美國的文化，實在很有趣。我對美國家庭，瞭解很多，這種文化是兼容並蓄，它與我的生活方式不同，可說很新頴。

「如果是在日本、印度或其他地區，我對於瞭解一種新文化，也會感到快樂。

回顧前半生並不屬於她自己

「我回顧前半生，似是完全不是我自己。現在我可說處於另一個輪迴。我不能說是再度投胎，因爲那表示我會死過。

美國的生活

陳獨塵譯

「我生歐加時，已經四十五歲。我的朋友說，那會使我年輕。在蘇聯，我有個朋友在四十七歲還生小孩。她一直說，生了四個男孩之後，還在那麽大的歲數下生個女兒。實是畢生最大的快樂。」

我們的話題又轉到金錢上面。在這方面，史薇拉娜的美國化，似未進行得很順利；「我在蘇聯不曾有過錢。我成長的環境與美國人不同。美國人節省，他們到較便宜的商店買東西，我都是到最近的商店買。

「美國家庭主婦都是等大減價時買東西，我永遠學不會，也不會這樣做。我買的經常是比較貴的東西，因爲它們比較耐用——我想這比較像是歐洲人的作風。

「在此地，有些商店一把椅子便宜一半，省了你一些錢。但我就是做不來，年紀大了改不過來。

史薇拉娜去年三月花了六萬美元，買下她那棟三個臥室的平房——還沒有充分的時間認識很多朋友。房子座落在一寧靜、中等階層的住宅區中，後院有個游泳池。

對蘇辛尼津失望

她原可以在加州比較豪華的地區，擇鄰而居。很多離婚婦人都集聚在當地，生活得很好。她說：「我想身爲一個離婚的婦人，我可以有個很活躍的社交生活，但我對沒有興趣。

「這裏是居家地區，沒什麼社交生活。只是每個家庭由於孩子的關係，而相互認識。否則的話，我會感到寂寞。」

儘管她喜歡自己擁有一個家，但對於周圍有圍牆圍住，感到很遺憾。她從小時候看到克里姆林宮的圍牆開始，即不喜歡被重重包圍著。

她說：「我對蘇辛尼津的作法，很感到失望。他在佛蒙特買下那塊地後，第一件事，就是建築高高的牆把它圍起來，牆上還裝著鐵絲網。那純粹是俄國人的作風，遠在革命以前即是如此。」

我表示，築圍牆當然是爲了安全。但她說，她把自己的安全，託付給命運決定。

話題轉到她是否快樂方面。她說：「我喜歡加州，我在這兒過很舒適。我對於離開蘇聯，一點都不後悔，他們在那邊也曉得。

「但我不用『快樂』這個字，因爲在俄文中，它具有更強烈的意義。亦即表示你身在天堂樂園中。這我不能這樣說，因爲我見不到我的兩個子女，他們也無法來看我。我希望他們將來能來看我。」

（譯自英國每日電訊報）

賭國公主的困惱

尹靜心

最近巴西花花公子史卡巴在電視上揚言與摩納哥公主卡露蓮有染，被摩納哥王室控告誹謗，並說王室從不認識此人。究竟卡露蓮的私生活如何，最了解的莫若她母親前美影星葛萊絲王妃，下面是她對女兒的觀感。



摩納哥王妃葛萊絲凱利最大的孩子是個女兒，名叫卡露琳。卡露琳最大的問題是爲理功課和男朋友。她長得非常美麗。就是由於美麗的面貌，使得她這個二十歲的公主引起了全世界報章雜誌的注意。而由於她講的話坦白又使得她出現在頭條新聞。

報章暗示她是交際花

在新聞記者向她提詢問題時，她想到什麼，就說什麼。而記者沒有正確報導她的談話時，或者報章雜誌刊載她的故事完全失實時，她母親就感到煩惱。

葛萊絲王妃說：「我讀到過許多關於我自己的無稽之談，我只是一笑置之。

可是，對於卡露琳是難堪的，攝影記者已經使她的生活不幸了。報紙說她每星期和一個不同的人約會，甚至和那些根本不認識的人約會。

「不過，使我眞正憤怒的，是報導中暗示，她只是一個交際花，因而她在學校裏所有的功課都不及格。這些話出現在美國的雜誌上。我很生氣，曾寫了一封信去抗議。



兩人之間的愛是愉快的

「多年來我都沒有什麼表示，現在，我開始抗議了，我默默地接受事情，已經夠久了。就拿你們在各地可以看見的黃色和色情雜誌來說吧。一個年輕的女子由書報攤經過，何以必須供應她，讓她看這些呢？如果她看了，她將來不是變成色情狂就是完全些冷感。現在，當我經過一個書報攤時，我和攤販聊天，就把我的想法告訴他。

「當然，這些攤販都感到困惑，說他們出售這些書報，是因爲別人也在這麼做。也許，我所說的話並沒有造成什麼不同。不過，由於我教我的孩子們知道，兩人之間的愛是愉快的事，爲他們在書報攤上看見這些東西時，他們想到些什麼呢！這對於我……對於任何父母，都是困難的。」

母親到巴黎監督她

正當卡露琳離家到巴黎去求學一年時，她母親感到煩惱，因而說：「在我十七家時，我由費城到紐約去。那時，我呆在一家旅館爲一個婦人工作。現在，卡露琳也是同樣的年紀，

前往巴黎。這使我有點操心。不過，她的意志是堅強的。」

在巴黎，卡露琳住在她家的住宅裏，受到朋友們適當的監督。不過，後來，她母親自己也到巴黎去了，以便親自監督她。和她同去的有小女兒斯德芬妮，兒子亞爾培則和父王留在摩納哥。

卡露琳和她母親相處得很好。不過，她們不是同一類型的人。像大多數少女一樣，卡露琳發現，她父親比她母親更易受她的愚弄。

在英國一本雜誌上，卡露琳曾發表一篇文章說，她和她母親的意見有時是不一致的。因此，有時她發現難以做她母親預期她做的事情。這些「事情」和衣服、功課、以及約會有關。不過，卡露琳和她母親有足夠的愛來設法瞭解彼此的觀點。

她母親說：「卡露琳待人是非常親切的。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來改變她。」

希望未來丈夫像父親一樣

卡露琳則說：「我母親是美麗的，不過，她比較保守。她是個很好的主婦，非常自制，往往把非常細微的事情都顧慮到。不過我父親和我是不同的。我們在家中都穿着舊的羊毛衣和牛仔褲，和小孩子一樣似的奔跑。

我父親，在工作很忙時，他仍舊勻出性時間坐下來，仔細聽我對他說話。我希望我將來找到一個像我父親這樣的男子……這個男子將是和他一樣瞭解我的，他知道如何過一種私生活而不會感到厭倦。我父親對待我母親是溫和的，我希望將來這個男子同樣溫和地對待我。同時，像我父親一樣，全心全意把他自己奉獻給他家裏的人。」

不要上中共「名詞」之當

王維安

去年十二月「北平電台」和「新華社」發佈華國鋒廿五日演說的一部份，指控「四人帮」的罪名，有如下的話：「他們會直接向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投降，依恃侵畧者的軍力，來成立他們的傀儡王朝，造成內憂外患。」又說：「他們是極右派，澈頭澈尾的走資派，是兇猛的反革命主義，甚麼『左派』！甚麼『激進派』！他們都是不能再右的了！」這段話耐人尋味之處有兩點，第一，指控「四人帮」會直接向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投降；第二，否定「四人帮」是「左派」、「激進派」的說法，而說他們都是不能再右的了。第一點顯示今日中共無時無地不對美國和蘇聯敵視，這種深淪肌髓的意識形態對於美國是斷斷不能產生共同利益的。第二點對「左」「右」激進的說法，恰好和西方國家的慣常看法和說法相反，西方評論家指「四人帮」為左派、為激進派，華國鋒則說他們是不能再右的了。關於第一點，辭意明白，用不到再加評析。關於第二點，何以同一名詞有相反意義，必得加以剖解。

中共玩弄名詞的語意，往往與一般正常社會的語意完全不同，切不可誤信，現在正好提供了一個證據。中共最擅於製造或利用似是而非的名詞，作為它催眠術的工具，要牽着羣眾的鼻子走，「左」「右」的名詞，就是典型的例子。五十年前「革命的向左轉」口號，催眠並蠱惑未求甚解的青年羣眾，同時它以「右」的帽子，壓向異己，然後將保守、落伍、腐敗種種罪名，一概歸之，以魔術控制一般的印象，這是不見血的殺人，其惡毒且較直接殺人為尤甚。

與華國鋒對「四人帮」「左」「右」之說恰巧成為對照的，是日本福田赳夫當選首相後一次記者會的報導，福田反駁外界對他的內閣偏右的批評，他質問報界，何論右？何謂左？他強調他的行為標準，是應做的要做，不應做的不做。福田的反駁和質問，不論他是出於直覺的反應，還是基於他對共黨及其附和份子的催眠術的認識，却是一言破的。

中共利用的名詞祇是它的一種工具，譬如「自由」「人權」等名詞，中共是用來作為滲透顛覆的工具，而決不是它的信仰。它有朝一日達到了滲透顛覆的目的，則反其道而行之，思想的禁錮，身體的奴役，十足是原始的暴政的統治。所以，凡是醉心自由人權的人，絕不能上中共的當。否則一上賊船，便是萬刼不復。我們要特別忠告在海外少數認識模糊的同胞，必須保持清醒與警覺。中共也曾喊着「認同」的名詞口號，來蠱惑海外的同胞，殊不知與中共是無從認同的，一個名詞，如果語意完全相反，試問如何可以認同！中共內部三翻四覆的權力鬥爭，暴露了它黨內尚且不能認同的殘酷現實，何況其他！

中共現階段外交上對美國的詭計，是要利用「正常化」的名詞，在這似乎動聽的名詞掩護之下，除了離間美國與中華民國之外，更要使美國離開道義而孤立，使美國失去友邦的信賴，同時在實體上打散西太平洋上自由的防綫，剪除日本安全的翼衞。以「正常化」這個名詞來說，中國大陸上的暴政是正常的嗎？中共統治集團內部接二連三、方興未艾的鬥爭與動亂是正常的嗎？在中國大陸上的外國「使節」與其他人士和中國人民的接觸是正常的嗎？中共政權派駐聯合國及各個國家的「外交人員」一言一動是正常的嗎？如果這些都不正常，那麼「正常化」這個被中共利用的名詞也不過是它行使催眠術的一個工具罷了！對付中共之道沒有別的，決不上它催眠的圈套！中共在內部大動亂之中，唯一能乞靈，便是利用動聽的名詞，做它催眠的工具，以施展統戰的詭計，作垂死的掙扎，被要識破了它，它將一無所有。

楊尙昆將浮出

日前中共把賀龍與毛澤東、康生、陳毅合攝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並解禁歌頌賀龍大姊賀英的影片「洪湖赤衛隊」，顯然是替賀龍恢復名譽，拉攏安撫賀系人馬。這班人中，與賀龍有密切關係的首推廖漢生，廖是賀的外甥，現任「南京軍區」政委，過去受賀的牽連，不斷受到攻擊，此次華國鋒集團拉攏賀系，自必成為主要爭取對像，可以預見不久將來，其權力會直綫上升。而與廖漢生有姻親關係的，則為楊尙昆，他是廖的妻舅，卽廖妻楊白林的哥哥。文革前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辦公廳主任」。文革時因與劉少奇關係密切，被鬥得死去活來，長期銷聲匿跡。目前，隨着恢復賀龍名譽，賀系勢力膨脹，他將會被起用復出。楊尙昆是與劉少奇同時的留蘇學生，是「布爾什維克型」的中共「國際派」要角。抗戰初期，曾繼劉少奇而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那是一個很重要的職務，但他沒有幹出名堂，以致後來曾倒霉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共佔據大陸後，楊尙昆做了很久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這是中共最高的機要職務，毛澤東、劉少奇等大頭目以中共「黨中央」名義下達的命令，必須經過他的手。他大約是對毛澤東那說話不算數的一套領教得多了，總想把毛講的話錄音下來做根據，而毛是絕不肯被人抓住把柄的，因此特別下一道「指示」：他所有講話，都不准錄音。楊尙昆秉承劉少奇的意旨，仍然想盡了方法，要把毛所說的話錄下來。有一次，毛在火車上，楊尙昆命人把袖珍錄音機塞在毛身邊的花盆裏，結果被毛的親信汪東興發現了，毛澤東便親自把楊尙昆揪到花盆邊，要他一隻手提着錄音機，另一隻手捧着一張寫上「違反指示，非法錄音」的紙片，照了一張相，作為證據。

楊尙昆政治上原就屬劉少奇一系，在迭遭毛打擊、侮辱之後，自然與毛相去日遠。蘇聯方面發現了他這椿心病，便從他身上下手，以掌握中共最高階層的動態。據說在「文革」之前不久，蘇聯駐北平大使會數度跟他密談，他曾把毛健康資料透露給蘇聯。

楊尙昆是「文革」中第一批被揪鬥的中共高級頭目之一，他與彭眞、陸定一、羅瑞卿，被惡謚為「四大醜」，安給他的罪名是「裏通蘇修」。他的太太、當時任「北京戲劇學院院長」的李伯釗也連帶遭殃，被綁着戴了紙糊的三角尖帽遊街。「文革」後，中共沒有提過楊、李夫婦的名字。

楊被「罷官」後，他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改由毛的狗腿子汪東興充任，可見這個職務的重要。

對色情文學看法

色情文學是指透過文字的表現，將焦點集中在性問題上，使讀者勾起性的衝動。大致可歸類為顯性和隱性二種。顯性的色情文學，人們可輕易看出，因為它們的意思和表達方式極為明顯，不致引起歧異。隱性色情文學是用暗示式，它比赤裸裸的表現更能引起人們的性衝動。

因此，對藝術或色情的認定，只能採彈性的看法，即能夠使讀者感受到美學上的整體快感，稱之為藝術；反之，純粹勾起人們感官上的刺激時，即被歸為色情。

對色情文學的影响，就對象而言，它可區分成個人、團體、社會或參與者及作者等來看；就影响的時間而言，它可分成短期或長期二個因素；就頻率來講，它又可區分成偶然的觀看或長期的上癮等。在這些考慮中的是，色情文學對一個人的態度、感受、行為和幻想生活，究竟改變有多大，接下來才能考慮及年齡、性別、教育及心理健康等問題。

從目前及傳統對色情文學所可能產生影响的看法中，大概可以歸納為下面六類：一、認為具有情緒宣洩作用。二、認為令人噁心或厭惡，三、認為具有刺激作用。四、認為是一種頹廢或墮落的表現。五、認為是一種解放運動。六、認為無關緊要及無重要影响。

將色情文學視為一種對積壓情緒的宣洩，是目前極為普遍的看法。他們認為透過色情文學可以使許多積壓於人們內心的困擾敵意和幻想，得到適當發洩，藉此能減少桃色暴力事件，這類人他們承認色情文學具有正面的社會調節功能；認為色情文學令人厭惡的人，當他們看到那些人都是心理異常，需要接受精神治療，這類人對色情文學採取較憐憫的態度；認為色情文學具有刺激作用的人相信，那些偏差的性行為，常會在有意無意中，刺激其他人的仿同，這類人對色情文學採取較保守和不贊成的態度；認為色情文學是一種頹廢和墮落表現的人，相信它是社會走向腐化的象徵，就像毒癮一樣，使人們不斷趨於毀滅，這類人對色情文學採取強烈的反對態度；認為色情文學是一種解放運動者，剛好相反，他們相信震撼性的休克，對個人和社會是有益的。有些學者，甚至強調，這些具有幻想的書本，可以用來刺激及治療性困難的病人。

最後一類人，則相信色情文學和所有流行的東西一樣，在熱潮過後，即將很快地為人們所拋棄，因此對於它們的存在，覺得不必大驚小怪，而坦然任其自生自滅。

一般而言，色情文學可以在短時間內，使讀者產生性興奮，其常見的影响則是暫時的手淫，只有少數在環境許可下，才偶而有眞正的性行為發生。

對於色情文學的長期影响，則很難加以

共「專政」亦不例外。毛肯「槍桿子」和外力得到政權後，就想盡方法對付「槍桿子」。共軍主要頭頭，如「國防部長」、「總參謀長」、「總政治部主任」之類，幾乎無一不被「鬥倒鬥臭」。「文革」期間，由於「黨政」奪權鬥爭尖銳，毛江「夫妻黨」不得不利用林彪的「槍桿子」來抓「黨、政」權力。於是軍權伸張，大有「槍指揮黨」之勢，毛江畏懼，即高叫「黨指揮槍」，不要「槍指揮黨」，並以陰謀詭計害林彪一家人。跟着調動其「大軍區司令員」以加強控制。同時大力發展「民兵」，配備重武器，使原是「一堆肉」的「民兵」有了「戰鬥力」，與「解放軍」對抗，這些一意奪權與集權的作法，當然引起軍人的不滿與反抗，就在軍中不滿情緒高張，在大陸人民怨聲載道中，在天災人禍頻傳中，毛一命嗚呼！許多軍事頭頭認爲這是好機會，都躍躍欲試，乘機奪權。北平的葉劍英和陳錫聯「近水樓台」，自可先採取行動。毛江「宮廷」特務華國鋒，「把握形勢」，與葉陳勾結，搞「十月政變」，拘捕了江青等「四人帮」。軍權自然伸張，「槍桿子」幾乎控制了「中央」的一切權力，地方權力大部分已在「槍桿子」手裏。

大陸軍權膨脹

在這種情勢下，華國鋒怎麼辦呢？他靠「槍桿子」得到了「主席」、「總理」的名義，但實權有限。江青等「四人帮」這批「多頭蛇」，自然恨透了他，指他是「叛徒」。劉鄧的「老幹部」對他爲毛江作爪牙，在「文革」期中作惡多端，餘恨未消。至於軍人，葉陳等一時利用他而已，根本不予重視；其他大小軍事頭頭，也看不起他。在大陸各地混亂的「大字報」中，已指着華問：「他打過什麼仗」？「他配穿軍服嗎」？在猛烈開展的奪權鬥爭中，華眞是「猪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他也自知情勢不妙，所以他雖作什麼「主席」、「總理」，但不敢再唱毛「黨指揮槍」的老調，而向「槍桿子」低頭，處處討好，同時粉飾太平，在十幾個省市武鬥、血肉橫飛中，當眾說謊話：宣稱他奪權「沒有流一滴血」！

目前大陸各地已實行「軍管」，「槍桿子」的威風，軍權膨脹，但在共軍頭頭中，尚無人能領導「羣雄」，可說是「羣龍無首」的狀態。華即是在這種狀態下得到「主席」、「總理」的地位，苟安一時。他自然無實力行軍事獨裁，反要看那些軍事頭頭的臉色「辦事」。至於其他有力的軍事頭頭，也只能在其勢力範圍內獨裁，不能在其他「軍區」發號施令。這樣的軍事獨裁，不是「中央」的，而是地方的。實際是軍事割據，是紅色的軍閥割據，這將使其內訌更激烈，動亂更嚴重。

余秋人

人意料不到的結果和令人訝異的故事。在雙胞胎身上，超感知覺是比較常見的，下面就是一個例。

當卡洛和她孿生妹妹康妮一起到父母親家裏歡度聖誕節時，她們竟發現彼此的打扮衣著一模一樣，雖然她們居住相距三百英里之遠，也沒有事先討論一番，但兩人竟選中了同樣的服飾。

神奇的超感知覺

卡洛是西維琴尼亞州法律事務所的秘書，她說：「簡直不可思議，我和康妮之間的超感知覺，無所不在，經常發生巧妙的結果。」

她的孿生妹妹康妮在田納西州當老師，非常同意卡洛的說法，還加上了幾句：「自從我們小時候初學步時，父母親就教我們如何利用這種神奇的心靈感應去協助對方，這爲我們姊妹帶來了許多額外的幸福。」

卡洛回想她在聖誕節回家時，身上穿的是一件白色的套頭毛衣，一條海軍藍裙子，配上一雙紫紅色的長靴。她告訴「詢問者」週刊，康妮全身也是同樣的搭配。她們倆表示事先絕對沒有討論過任何衣著的問題。

她們的父親是一位藥劑師，他說：「看她們姊妹相處在一起簡直神奇透了，她們有同樣的思維，同樣的舉止。她們小時候，只要一個哭了，在別處的另一個也會有受傷的感覺馬上哭起來，這一定是感超知覺的作用。」

她們的母親布拉克太太則說，在去年母親節時，她收到賀卡也是證明超感知覺存在卡洛和康妮之間的好例子。

這對孿生姊妹都寄給母親一張親手繪製的賀卡，同樣都是用粉蠟筆畫出一幅美麗的鄉間風景，一個藍色的小池塘邊種著火紅的楓葉，背景却是起伏的青山。

這令布拉克太太大吃一驚，不論尺寸、構圖和色調都絲毫不差。

當卡洛和丈夫在西維琴尼亞州蓋了一座新房子時，住在田納西的康妮正打算自己畫一張油畫送給妹妹布置新居。

卡洛起初對用什麼色調而猶豫不決，最後才下定決心混合採用藍、白、綠三種顏色，沒想到，康妮的禮物一送到打開時，發現那張油畫也是同樣的三種顏色，和房間相配極了。

還有一次，康妮懷孕，卡洛夢見康妮生了一個男孩，而且還早產三個星期，結果康妮生產時與卡洛所夢的一模一樣。

當她們彼此想打電話聊聊天時，也可以感覺得到對方的心意。彼此的時間而且會配合得正好，我們只能把這些奇異的現象都歸結於超感知覺的力量了。

（譯自美國「詢問者」週刊）

李凱時譯

決定香港前

最近，有若干人士將香港的政治前途和社會安定，完全歸結於所謂「中（共）英的良好關係」，完全寄望於大陸局勢的「全面穩定」。筆者認爲，這種論點雖然反映了若干政治現實，但是並不全面；雖然表達了若干政治意向，但是並不客觀。因爲這種論據本身，包含了強權意識和霸權思想，忽畧了內在因素和自備條件，漠視了國際形勢和中國現狀，致產生了一種「長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的悲觀情緒，致形成了「抬高他人，貶低自己」的偏見論調。這種偏見論調的滋長，固然將香港本身陷於被動捱打的地位，將香港前途處於接受支配的境地。同時，也會因此而對香港造成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我們並不否定中共與英國所構成的雙邊關係，對於有關香港事務的處理，會存在某些影響。因爲彼此的「對話」，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雙方的「溝通」。但這種「良好關係」，並不是決定香港前途的唯一因素。決定香港政治前途與社會穩定，人心安定，和經濟成長，顯然是包含着多元性的內外條件。內因決定外因，外因影响內因，既是事物的變化和解決的主導力量，也是矛盾的產生和調和的客觀條件。事物是如此，政治經濟也是如此。故將香港的前途穩定，完全歸納爲「中（共）英的良好關係」，也就像在事物變化過程中，完全將外因左右內因，從而犯了片面性和孤立性的錯誤。更何況上述被人們一再強調的「關係」，同樣不是唯一的「外因」。

因爲這種「外因」，不但包括着大陸局勢的「安定」，與中（共）英關係的「穩定」，而且包括了中共存在着尖銳的鬥爭。因爲這種鬥爭的存在和激化，使到香港成爲中共對蘇鬥爭的安全後門，後動補給處與對外聯絡站。中共擁有這一「外因」，是中共比蘇聯所具的「過人之處」。也包括了國共的對立鬥爭。因爲這種鬥爭的發展和轉化，使到香港成爲中共對外開展統戰的場所，宣傳的陣地，和出入的通道。中共需要香港這一地區，是中共對海外統戰滲透和輸出革命的「過往之地」。此外，中共需要香港作爲對外貿易的自由港，作爲僑匯的吸入器，以上這些因素，正是香港本身所具備的優越條件。香港自己擁有這種先天性和後天性的內在因素，相對地決定了外來條件。這種互爲因果與互相利用的關係，也就根本否定了上述那種被視爲「獨一無二」的「外因」，會決定香港一切的偏見論說。

事實上，香港的安定發展，正是依靠自己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背境，和優越的地理環境。如果沒有這些得天獨厚的內外因素，香港的前景，倒是不堪設想的。回顧一九六七年五月的左派暴動，就是最好的說明。當時，港共份子在港九各地，到

有敢家談集

忠言逆耳

港督麥理浩爵士的任期，已由英女皇批准延長一年，直到明年十一月退休。

港督的任期延長，有些報紙報導香港的市民反應良好，祇有萬人日報的「短評」講出別人不敢講的話，舉出直接稅的徵收比率，分析麥理浩帶給香港居民的恩典，是生活的重担！

萬人日報的立場是反映小市民心聲，講市民要講的話，爲小市民講話，也讓小市民講話。有關麥理浩對香港的貢献，居民有目共覩，所以萬人日報不作錦上添花的恭維，而以小市民的體會提出良知的感受，並無損港督的德譽，甚至有助港督今後一年施政的參攷。基於這個出發點，筆者認爲市議員葉錫恩給麥理浩爵士的一封公開信，其中有部份觀點和萬人日報的短評可說是不謀而合，特筆錄兩段，作爲祝賀港督延長任期一年的献禮！

葉錫恩在公開函中贊揚港督麥理浩爵士是最了解、最富同情心和最關心人民的總督，但她又指出「從來未有過其他港督，比麥理浩港督更能開誠，但在歷任總督之下，人民最受苦，法律最不公平，社會最不安定，也出現麥理浩港督任內」。

葉議員認爲麥理浩港督的政府在房屋政策上已改變了初衷。不承認倒退的改變，是虛僞的。大吹在這方面有如何成就，更爲虛僞。政府編製了影片和新聞稿，美化木屋區環境，製造神仙故事，這些影片和新聞稿，忽畧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無家可歸的人，根本住不上這種房屋。

她指出「自從麥理浩港督上任以來，就一直出現「安置區缺乏」的嚴重情況，人們（男女老幼）就像牲口一樣，從這裏趕那裏，在臨時安置區住幾天甚至在雨天或寒天，被遺棄在街頭。

忠言逆耳利於行，但願勤政愛民的麥理浩港督，在今後的未了任期內，能減輕居民的重担，在香港留下輝煌的政績，福祉居民，功德無量矣！

銀色夢醒不了情

「肉彈影星」黃蘭的削髮風波，對醉心銀色世界的少男少女，是一面值得警惕的鏡子。

由黃蘭在電影圈的種種坎坷遭遇看來，銀星的夢雖然美麗，但是這條路並不好走，不是每一個懷有銀色夢的人，都能登身銀幕就會一舉成名而名利雙收的！



處製造武鬥事件，四處破壞社會秩序。中共當局對港共掀起的首次暴動，更以具體行動，像不斷發表抗議聲明，火燒英國代辦處，軟禁英國駐平記者，斷絕粮食雜粮供應，中斷淡水輸港，作出有力的聲援。使香港處於有史以來最大的暴亂和最大的動盪，使中共和英國的國際陷入最新的低潮和最大的衝突。這種中（共）英的惡劣關係，雖然使香港有過短暫的困難，但沒有使香港社會和香港政制，發生重大的轉變更沒有斷送香港的前途。

香港所以能阻遏左派的猖狂進攻，能排除港共的嚴重困擾，能保持香港的民主政策，能維持港府的獨立自主，能化解中共的諸多干預，及能穩定香港的動盪局面

途的關鍵

徐達文

，決不是中共當局的特別開恩，也不是港共份子的回心轉意，更不是中（共）英當時處於「良好關係」，而是以戴麟趾爵士爲首的港府當局的英明領導，以伊達善處長爲首的治安當局的強硬行動，香港廣大市民的全力支持，五百社團的有力呼應，以致香港本身所具有而中共不得不重視的獨特條件，才使香港面對的難題迎刃而解，才使香港面臨的危局逢凶化吉。

這個香港歷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嚴重的政治考驗。香港經得起這次考驗和經得住這種打擊，固然說明了香港的堅韌性、適應性、和優越性，說明了香港官民一致共渡難關的鬥志意念，同時，也說明了香港的生存和發展，並不是單純依靠中（共）英的「良好關係」，並不是全部寄托中共政治局勢的安定。任何政治事務與國際事務，也和一切事物一樣，總是有兩面性的全部肯定一面，而全然否定另一面，總會造成偏差形成偏見。我們之所以特別選取六七年的暴動事件，來說明這個問題，因爲這次事件本身，就爲人們找出了有力的答案。這個答案是，在六七年期間，中（共）英的惡劣關係，及中共的「文革」所形成的局勢動盪，也無法「斷送」香港的政治前途，故香港的政治前途，也就未必全部歸於彼此的「良好關係」。

如果強調這種關係，只是「外交辭令」和「政治宣傳」，除引起不明眞相的人士產生錯覺外，還不致造成實質的影響。

黃蘭祇是醉心在銀海中青年男女的一個縮影，和她同樣命運的還不知有多少？

在銀色世界中，「電影明星」的頭銜對涉世未深的年輕男女，是一個具有虛榮意味的很大誘惑，他們只看到所謂「電影明星」出鋒頭和奢侈享受的一面，而沒有發現一般無名演員的困頓狀況，更遑說要成爲一個成功的演員，在專業性的學識修養和實際經驗上，必須花下多少刻苦的功夫？

現實的例子中，爲了想當「電影明星」而弄得悔不當初，甚至賠掉自己寶貴的生命，不勝枚舉。遠的不談

利於行

秦明

，兩年前香港新出道的「肉彈明星」白小曼仰藥自盡前，就會在遺書中道出對踏入電影圈的悔恨。

自台灣來港的少女張如玉，爲了拒拍「脫戲，而臨陣逃回台灣去，這些記憶猶新的實例，對徘徊在銀色道路上的「迷途」之人，應該是活生生的教訓。

和任何行業一樣，電影界也良莠不齊。有些「一片公司」，以當「明星」爲餌，誘使性向未定的年輕女郎拍電影，一不小心，便會破財又失身。「製片」變爲「製騙」。有些公司拍片的資本來源，是向有志當「明星」的「新人」游說投資，運氣好的，也許一片成名，運氣不好的，不但老本賠光，還遺恨終生。不幸的是在那些渴望當「明星」的「新人」中，運氣差的總是佔了大多數。

即使僥倖進入了大公司，也不見得會交上好運。出人頭地的固然有，被冷藏的更是屢見不鮮，此中辛酸，非過來人是不能體會得到的。

做「明星」雖然令人都响往，但並非人人都是做「明星」的料，機運以外，還得靠有自知之明，數影壇歷來的「星移物換」有幾個李麗華、凌波、甄珍、林青霞……？何況即使出色當行一時，在現實殘酷的銀色浪潮中冲激下，也總有「星光黯淡」的一天。

但願黃蘭的削髮風波，對徬徨在銀色十字路口的少男少女，能有所感受，有所警惕！









蔡松坡與小鳳仙

胡蘐之




有一句罵人的話是：「狗咀裏長不出象牙來！」這顯然是指那些死不悔改的壞人而言。事實上，一個野心勃勃的獨裁者，要他安分而大公無私是可不能的。袁世凱本來是滿淸餘孽，但滿淸崩潰後，他僭任了民國的大總統猶不滿足，還企圖承繼大淸一統，登其大寶，爲天下四海洪憲，垂拱坐朝，披其皇冠帝服呢！不料走脫一個蔡鍔，於雲南高舉討伐義旗，僅坐朝八十天的袁世凱，則宣告垮台，不僅蔡鍔名播天下，而與蔡鍔接近的俠妓小鳳仙，亦享著譽，稱英雄美人。讀民國掌故者，無不知道，惟所記多有出入。筆者幼時，曾聽到一位追隨松坡多年的同鄉長輩，說過這一段有趣的風流故事，記憶猶新。

英雄俠妓的故事

據說松坡與與小鳳仙那段霧水姻緣的發生是這樣：由於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松坡正努力從事「全國經界局」籌備當中，突然袁世凱爲安全成立，曾斥巨資賄賂各代表，若有不願被他利用的，即脅之以勢，或予暗殺，或予監視。松坡是他最不放心的人物，乃派其心腹楊度對松坡表示：「如果松坡跟袁合作，他要做陸軍部長也可，要做外省省長督軍也可」，松坡答應跟袁合作，但袁仍不放心。松坡平時到統率辦事處，都是在下午才去；有一天則是上午去時，他在總務廳長室桌上，看見了日本提出的所謂「廿一條」，要求老袁承認，始允許他稱帝，蔡鍔頓時臉色大變，總務廳長將此情形，密報老袁，自此對松坡更加疑忌，經常派其心腹爪牙，嚴密監視松坡的行動。

同時，松坡知老袁所作所爲，早已不滿。但在無可如何之下，則提高了警覺！只好裝狂扮傻，混入琵琶門巷，品紅題綠。當時有一個名叫小鳳仙的妓女，掛牌於北京的八大胡同，雖沒有什麼艷名，惟舉止談吐，却無青樓中人惡習。因之，松坡於花叢中邂逅小鳳仙之後，既愛且敬，形影不離。而小鳳仙亦以松坡爲一英俊青年，不以普通尋花問柳的客人視之。松坡輒留妝閣，燈紅酒綠。一日，松坡偕鳳仙逛街，發現一個奇異的酒器，乃以高價購得；酒器爲玻璃製，猝然見之，跟常尋的酒器無異，小鳳仙認爲價值太貴，勸松坡不可上當！松坡祇笑而不答，携返妝閣，命小鳳仙注酒於器內，則隱隱然忽有所見，仔細一看，器內現出一男一女，正作調情的姿勢。小鳳仙覩狀，吃然而笑，情不自禁地投入松坡懷抱中。自此他倆逐日以那酒器共飲，相顧而樂；可是松坡從此精神逐漸衰弱，幾乎消失其英偉的雄姿。

化裝脫險輾轉返滇

唯其如此，所以當時窺伏於松坡左右的老袁爪牙，以松坡爲小鳳仙所惑，終日花天酒地，倚翠迷紅，將無多大作爲，更無異志，密報老袁，私心竊喜，防範因而鬆懈了。但最危險的是軍警稽查隊，奉袁命搜索蔡宅，表示「如不受檢查，即用亂槍射殺！」幸松坡不動聲色，任其搜查，結果沒有可疑證據，老袁爲掩飾耳目計，於是提出死囚數人，僞充稽查軍警，予以槍決，以了其事。松坡鑒於當前危機，爲了脫離虎口，乃暗中想出了如下兩個辦法：

（一）是故意奔走於知交之門，意圖借得金錢，以便脫孟家蟬於平康里，携小鳳仙遠走高飛。可是，鴇母則視小鳳仙爲搖錢樹，張開其血盤大口，苛索不稍讓步，松坡無法塡鴇母之壑，表示甚爲失望！其事聞於袁世凱，他便大笑道：「我起初總以爲蔡松坡定會對我莫大威脅，今天看來，已不足患了！」他旣輕視松坡，便不加防範；而松坡也知道破網飛鴻就在此時機。

（二）是松坡的母妻還在北京，即使自己倖而脫險，家眷無法離京。於是暗中使其夫人，以小鳳仙事謂爲「破壞家庭」，乃故意與松坡反目，要求離異，松坡僞裝不得已遂請各友好同僚（其中包括有袁的心腹）們作證，辦理離婚手續，即暗中計劃逃出北京，以免爲眷屬所累。

松坡化裝離京時，在一小店吃早餐，以其衣冠不整，無人知其爲赫赫的蔡鍔將軍，於是乘人不覺之時，由小店潛赴火車站逕至天津，與梁啓超會商對策，時因癸丑之役失敗，國民黨員流亡海外，國內武人、政客，均爲老袁收買，已無反抗力量。松坡慨然說：「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萬的人，都歌頌王莽功德，上勸進表了。老袁便安然登上大寶！我們知力量有限，未必能夠對抗他，但爲四萬萬人爭人格起見，非拚命去幹一回不可！」即分派黃實赴滇、彭新民赴桂，趙恒惕、陳復初赴湘接洽；又函戴戡自黔來津，與梁共商討袁計劃。

又派王伯羣赴滇，告唐繼堯、陸榮廷、請預爲準備。

老袁稱帝雲南獨立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袁凱下令稱帝。十九日晚松坡與梁作別，約曰：「成功呢，什麼地位都不要，回頭做我們的學問；失敗呢，就死；無論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國！」遂着和服，變姓名，附日輪東渡，潛往香港，與同戴戡、殷承献、劉雲峯等同赴昆明。時雲南將領，唐繼堯猶預不決。松坡恐不速舉，即將生變，乃謂繼堯曰：「我此行是爲救國而來，幸君早決大計，免生他變；又聞袁氏封爵電已至，君欲官富爲榮，則請持吾頭去，即可博一公爵呢。」繼堯本爲松坡舊屬，又係日本士官同學；見蔡的態度如此！部下又多數不贊成帝制，仍依松坡意見。其時有人主張成立元帥府，推松坡執政府，稱討逆軍爲護國軍，部署既定，始以十二月廿五日宣佈雲南獨立。

因唐繼堯不願督師出川，松坡遂就任了護國軍總司令職，以羅佩金爲總參謀長，率師三梯團，分三路向川東南出發，而由戴戡回黔，促貴州响應。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一月廿七日，貴州宣佈獨立，推劉顯世爲都督，戴戡率黔軍入川爲右翼，進階重慶。二月川軍師長劉存厚，在納溪宣佈獨立，加入護國軍進擊瀘州。時袁世凱派陳宧率軍來攻，隔江對峙，屢遭擊退，傷亡甚重，終不得逞。護國軍自出發以來，不僅槍彈缺乏，餉亦不繼，松坡迭電繼堯速補充，均不置覆，無一兵一彈的接濟。陳宧明知護國軍餉彈兩缺，難以長久支持，而不積極進攻者，實雷飈及其參謀門劉一清運動之力。

同年三月十五日，廣西宣佈獨立，推陸榮廷爲都督，梁啓超爲總參謀長。次日廣東龍覲光通電贊成共和，並促其弟濟光同時反正。老袁見西南各省已聯爲一氣。無可挽回，而反對帝制的電文，如雪片飛來；各省將軍又多不聽命，



故於廿二日宣佈取銷帝制，廢止洪憲年號，仍以是年爲中華民國五年。陳宧奉袁命請求停戰一月，派雷飈來洽，松坡促其附義，迫袁退位，陳允電袁，並願和他斷絕關係。其時袁雖取消帝制，而仍戀棧不去。於是國民黨員紛起响應，密謀其舉，如陳烱明之在廣東，熊克武之在四川，居正之在山東等，均與護國軍遙爲聲援，予老袁以打擊。五月廿一日，陳宧受了松坡的影响而決然宣佈獨立，電袁請其退位，宣言與他斷絕私人關係。至此，袁以衆叛親離，憤悶不克自己！卒於六月五日病死。至是歷時僅半年，而護國軍討袁之役，宣告勝利。

萍水姻緣成一夢

由上所述，可知自松坡調赴北京以後，因察知袁氏有背棄民國之意圖，即行作預防的準備；迨籌安會成立，更積極進行，爲脫身計乃混入平康里，拈花惹草，目的在鬆弛老袁的監視，用心良苦。據說松坡逃出北京潛返雲南發出通電後，老袁聞變驚曰：「蔡松坡不是仍在京裏嗎？爲何通電竟是由他領銜呢？」急命左右往探松坡的蹤跡，却不知去向。老袁又曾命內閣擬討伐松坡諭，令四省台兵會勦，不料連戰皆北，使其皇朝建立未幾，即呈瓦解之象，老袁既憤且懼！一天，老袁利易哭庵等人有唱和之作，易先提筆爲詞，不知如何竟書「洪憲之年」誤爲「洪害之年」，老袁認此爲惡兆，極感不快。經此一詩，憂憤塡胸，臥病不起，旋召集親信至御塌前，託國事於黎元洪，家事於徐世昌。

袁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特任蔡松坡爲四川都督兼民政長，並晉勳一位，以酬其護國軍舉義之功。松坡屢辭不獲，因積勞病劇，須東渡就醫，而川中軍民力請到成都視事；迫不得已於八月親往成都處理善後，川中父老、賢達，遠道來迎。其實，松坡在北京時已染上初期肺病，離京出走，輾轉赴滇，有如驚弓之鳥；其於討袁一役中，又因敵衆我寡，不論風雨晝夜，親往前綫督戰，以致肺病日益嚴重，黎元洪始准其辭職，經滬赴日，於九月二十日抵東京，住福岡大學醫院，因病入膏肓，終於十一月八日逝世。其耗噩傳來，國人同聲悲慟。譚延闓輓蔡松坡二聯如下：

（一）天地一英雄，死出入生，提挈河山還故有；
邦家兩愁慘，眼枯淚盡，艱難身世後何言？

（二）心地如白日青天，遂使貞國回劫運；
家國正風蕭雨晦，況兼孤露哭餘生。

小鳳仙知蔡死事，既感松坡之纏綿，復慕其英雄肝胆，雪涕悽愴不自禁，矢志拆牌謝客，爲松坡守節。有人諷之說：「你不曾入松坡之門，萍水姻緣，名份未定，此舉大可不必；迨松坡開吊之日，你往致祭，清酒三杯，熱淚兩行，即可俱見其情了。」小鳳仙即懸千金征一挽聯，以備挈之臨祭。當時名士，慕此英雄美人的艷舉可行，便紛紛爭爲屬詞，均未入選。最後劉天囚代她作挽聯云：

萬里南天鵬翼，直上扶搖，那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
幾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當比「偷」片強。但如果從娛樂性角度看，「偷」片當強于突片。兩片唯一相同者是對烏干達總統阿敏的刻劃，一個自大狂得近乎小丑的人物。

其實，論血緣關係，利比亞與巴勒斯坦人本是同一民族，巴游騎刼航機先飛到利比亞加油，爲甚麼利比亞政府不收留人質，而要使阿敏出來收留人質，這種笨人出手的自尋煩惱，只是阿敏自己招來。阿敏前年限期驅逐亞洲人離境，曾經贏得非洲人喝采，這回給巴游累他機場被襲，士兵被殺，相信有不少人感到痛快。電影中隱隱道出，巴游這一次行動，事先必然是先得到阿敏同意才敢去計劃的，因爲刼機事件，不論政治動機如何。已經難以獲到任何一個國家肯收容。這一次如果讓阿敏成功。將來會有不少同樣事件發生。

所以這件新聞事件爲背後，對于收容暴徒的國家，實等于上了一次大課，連到阿敏自己，恐怕也不願意再一次自尋煩惱的傻瓜。

人是情感的動物，不論是小說或戲劇，詩歌，都不外是由于情感上的出岔子，或者是情感受到衝激才觸發出來的。可是自從近年有動作片這種電影出現之後，這類作品，每多壓抑了情感，或扭曲了情感去製造表現動作片的劇力。本期有一部羅拔布勒導演的「賭命」正是近年來一種常見的扭曲了情感去壓抑出劇力的電影。「賭」片在美國哥羅拉多州的大雪山實景拍攝，電影寫二個到該州滑雪渡假的青年，其中一名青年，看到一個美麗的女子，窮追不棄，該女子正是當地一個大財主的妻子。電影就將這個財主的妒忌與心理變態性格大大誇張起來，用殘酷的方法殺害了那個追求他的太太的青年，然後又假意與被殺者的同伴友善。企圖再將他殺掉，最後幸而那位被殺者的同伴，在自我保衛中將這個心理變態的財主殺死。



「鐵拳小子」中苗可秀飾被誘少女。

「賭」片雪景很美，導演對戲劇效果的控制，手法老練，可惜編導迷信了從情感渲染戲劇效果，難以拍賺錢的電影，於是便不惜走火入魔。假造一個不含情理的謀殺故事。這類空白的故事，拍出來結果是失敗的，因爲觀眾沒法從正常情感的角度去相信這個故事。而這類故事。正是近年的所所謂動作片最常見的典型。

在國片中，羅維導演的「鐵拳小子」，同樣是國片中常見的動作片的典型，國片多動作片比較注重劇中人在動作時背後的情感，可惜那些情感，都被誇張成爲一種虛假的公式，觀眾難以接受。

金霏在「鐵」片中扮相。

「鐵」片故事寫一個打刼被捕的少年，判入感化院後，因爲這個人武功好，而且在感化時期行爲也良好。他被感化院長介紹給警局作爲綫人，並利用他混入販毒頭子內部，成爲販毒頭子的得力助手，偷得重要資料，向警方報告，這小子出賣毒販被發覺，後來在破案時亦被毒販殺死。

「鐵」片故事不錯，在國片中，這類捧起一個人物的故事不少有過很好的票房紀錄。但亦因爲導演弱於培養一個角色的魅力，有不少是失敗的。「鐵」片編導，對于培養一個角色及搞人與人之間關係。都不見出色。最突出的只是打鬥，單純的打鬥，所以此片從觀眾反應方面看來，似乎不甚理想，但從動作的處理上是表現得不錯的。「鐵」片的主角之一是陳惠敏，看出此片是爲捧陳惠敏而作的，片中兩名女主角，苗可秀與金非都是爲襯托陳惠敏這個角色的優美氣質而存在。由于它是一個人物的故事，所以一如李小龍式電影一樣，有很多重覆的打鬥。陳惠敏在電影中本來是一個情感矛盾的人物，有點哈姆雷德的影子，可惜編導不懂得發掘這角色內在的生命，只從公式的戲劇摯情上作文章，刺激性夠強烈，感情却非常弱，這是美中不足的。

陳惠敏在「鐵」片中扮殺手。

電影評論

評◦偷襲安比特・鐵拳小子◦●◦

●◦突襲烏干達機場・賭命◦●◦●◦●◦●◦●◦●◦

林巽●◦●◦

本期有兩部以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以色列突擊烏干達首府培恩機場，救回百多名被巴游刧持的以色列人質的新聞改編的電影；一是由馬榮堪斯基導演的「突襲烏干達機場」。另一部是由艾榮卡許納導演的「偷襲安特比」。由於兩部電影取材偏重及導演風格的不同，上映之後，「偷」片大收旺場之效，「突」片收入卻不大理想，不過這只是本港收入的情況，世界其他各地卻不得而知。



突襲烏干達機場一鏡頭。

「突」片的處理，用主觀鏡頭刻劃百多個人質在培恩機場大厦一星期中的憂傷與痛苦，並且刻劃巴游的緊張及外表逞強內心懦弱的情景。至于突襲培恩機場一段，動作場面只是適可而止，並不誇張。「偷」片卻當作一部動作電影處理，以色列飛機出動前，加上一段訓練，完全是過去一般商業導演拍商業電影的手法。大大誇張了軍事行動作戰計劃及戰爭的動作場面。「突」只注重眞實紀錄，大部份是平舖直叙，「偷」片卻注重動作與戲劇性。西部電影演員陣容同樣強大。

用轟動性的新聞事件改編電影，近年來已經成爲一種趨勢，不過這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那要看藝術匠人是渲染一宗新聞的刺激性，抑或發掘新聞事件背後可能存在的含意。突擊烏干達事件，含意是用不擇手段及犧牲弱者來達到政治目的的方式，因此故事重心，當然是從被犧牲者的安危去吸引觀衆的注意，也使觀衆同情，在這方面「突」片比較能拍出它的內函。電影用很多鏡頭來寫那百多名無辜的人質及其家人在哀哀無告中焦急等待情狀。另一方面，「偷」片卻從解救人質的筆觸大作文章，只着重振奮情緒的方式，對人質爲感受輕輕畧過。電影純粹從英雄出征的角度着手，如果要從此片去同情以色列人的話，「突」片



「賭命」中一驚嚇鏡頭。

卡達

從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我比以往更專心與自勵的努力。我嘗試着盡可能的擴大興趣，到許多不同範圍的事務。以發展我基本事務，成一個有用而堅定的計劃自己。同時，發展出一個愼密思慮過的政治戰畧，來取得一九七〇年州長競選的勝利。我協助組織一個包含八個郡地區的計劃發展委員會，並以主席的職位服務了幾年。我研究跟某一地區的發展有關聯的遠程計劃的設計技巧。我們試着去估計我們鄉下的郡縣與人民具有甚麽自然與人文的資源。我們願意在幾年內發展甚麽，然後，我們可以在實際行動方面選擇一個可取之道進行。我們學着像計劃者一樣，担任着公僕的角色，而不是主人。我們也學著將實際完成的計劃與理論概念設計相結合。

我們有一羣優秀的志願青年，一齊來協助我們分析問題和準備未來的政見，以及自一九五二年以來，所有選戰結果的詳細研究。喬治亞州的一百五十九個郡，每一郡我們都用彩色製作一個統計曲綫圖表；表示各郡選民對所有州內及聯邦各種選舉的實際狀況，強調各種問題。

自從我們研究過所有的候選人及各類問題後，將那些候選人在各次選舉之間，作一種比較所得的研究，對我們很是有益。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對各個郡選民選情動向的一般概念也開始形成了。

當選舉日漸接近的時候，我按步加快競選活動的速度。最後，在四年競選活動期間，我作了一千八百次演講。羅莎琳跟我在這期間，分別跟喬治亞州六十多萬居民握過手，這個數目已經越過全州選票的半數。在最後幾個月，我們每人每天最少去訪問三個不同的工廠。

我們以及協助我們競選的朋友，都盡可能的不把時間浪費在旅社或汽車旅館內。我們與全州的支持者相處在一齊，而晚間的共同相處，更比用其他方法都更有效地加強了我們彼此之間的長久友誼。同時，在競選總部與喬治亞州民眾及社會之間造成一種深刻的印象。我們個別的去訪問鄉下的廣播電台，當我們在廣播電台出現的時候，他們幾乎總是很樂意和我們作一個現場談話轉播，或是錄音的訪問談話。

藉着競選活動，我也在實際工作上，建立了一個黑白平等的基本組織形式。在候選人中，我是唯一訪問過所有城布、社區的人。同時，還花了一大部份的時間，去訪問專屬於黑人的商店，飯店及街區等地方。雖然在民主黨裏我對黑人選民的早期競選活動作得很少。但在州長選舉前，我活動得很好。經過最後幾分鐘心急的等待，我們終於贏得了這項選舉。

第十章：州長

當我正競選州長時，有次我走進了哥倫布市的



卡達與福特辯論時合攝。

一所學校去會見一些具影响力的黑人教師及學校行政工作人員。我先對他們自我介紹，然後走動着跟在那兒的人握手致意。所有的人都以某種自重的態度對我說明他們是誰，担任何種職位。

最後一個人是位比較年輕的，事後我才知道她是教師的助理。她並沒有意圖要會見我，而且當我走近她時，她似乎有點羞怯與不安，我再說了一遍我的名字，然後問她：「你叫甚麼名字」，過了一會兒，她突然輕聲的說：「我不帮助任何競選者」，這時除了我和那位年輕的婦女外，每一個人都笑了出來。當我大畧的觀察她後，我問她是否可以和她談談，而且我想嘗試用一種妥善的方法去解釋，讓她明白，她對我確實是非常重要，並且告訴她爲甚麼要競選政府官員。我不敢確定她是否能夠了解我所說的。

卡達競選，夫人親自助陣。

在一九七〇年，當漫長的競選接近尾聲時，人們開始以一種觀察他們下一屆州政府執行官員的態度來觀察我。當我在早晨工廠換班時間站在工廠前或稍遲點站在購物中心的旋轉門前時，許多人會停下來和我說一些話。常常地，這些話都是一些使我深有感觸而且重要的話。我時常可以聽到一些有關低能兒童，不論在家裏或在州立醫院內不能被充分照顧的話。我曾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喬治亞州精神健康計劃問題」，但事實上一直到我成爲政府官員爲止，仍然沒有確定的計劃被訂出來。有一天當我在一家越級市場和一些顧客握手時，有一個人走近我，他說：「我過去會爲你工作過。」我謝謝他，然後當我開始轉身要走時，他問我：「你知道爲甚麼？」我搖搖頭，他簡單的說了一句話：「因爲我有一個低能的孩子。」從這次以後，我一直在增強了我對這一計劃的重視及對我未來責任的體認。

當我在寫我州長就職典禮時用的八分鐘演講詞時，我想到像這一類的插曲，其中一部份我說：「……人民就是我們大部份的重要財富，我們不能浪費上帝給每一個人的才幹與能力。每一個成年的文盲，每一個被學校退學的，和每一個沒有被訓練的低能兒童，都是對我們所有人的控訴書。我們的州爲了這一失敗付出了恐怖的，而且連續不斷的人力與物力上的代價，這該是停止這種浪費的時候了。瑞典、以色列和其他人能夠剔除文盲，他們可以做到，我們當然也可以……。」

在漫長競爭的最後，我相信我和其他人一樣對於這一州的人民有所了解。根據這了解，不管是喬治亞州的南方或北方，鄉村或都市，開放或保守，我可以坦白的說，種族歧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的人民已經做了這主要但又困難的決定了。

國內的每一部份都已經在這類挑戰裏奮鬥過，但是在南部這種奮鬥可能最難，而且有時是最具有所有新聞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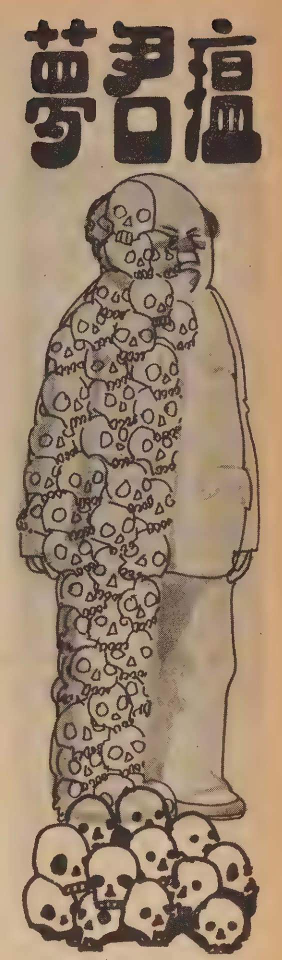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從零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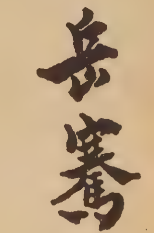
當我成了新的州長之後，我發現有種種困難。不管當前的問題及機會上，都比我期望的還要大。這個行政單位是一個可引起高度爭論的，或會與人發生口角的。甚至會導致強烈的紛爭。在這四年內，我還是在這個行政單位工作得很愉快，我習慣在每天早上七點十五分到達州議會大厦。同時每天早晨醒來時，對於當天的工作充滿了信心與期望。長期的計劃、繁瑣的行政工作、研究和準備立法上的建議，立法上的一些紛爭，訪問喬治亞州各階層的人物，加緊參加會議，準備主要的演講，分析聯邦與州之間的關係，和另外一些相似的職務。這種種事情都是有挑戰性的，而且也是一種愉快的經驗。

起初，我對政府行政過程的沒有組織性感到驚訝，在選舉之後，我開始準備迎接着這未來一年的預算，堆積在桌上的各部門基金的需要都比能夠運用的資金多一半，沒有一個人有企圖去想辦法解決這種需要的困難，或者去安排在有資金的情形下，誰有優先權。

我和我的預算工作人員，每天晚上都忙於處理這些如此困難的事情，共花了六星期。對於我個人的觀念發展而言，我稱爲「以零爲基礎的預算」我變得更有信心，更認爲這是需要的。

瘟君夢





岳騫

擔任中央兵團的晉綏軍，論戰鬥能力，並不比西北軍強，爲什麼在忻口之戰有如此突出的表現？這與其歸功於部隊能打，莫若探討陳長捷是怎樣指揮這一戰役。

陳長捷嚴禁炮兵與機關槍過早射擊，步兵更不準開槍。因敵人的火力佔絕對優勢，我軍炮兵與機關槍一經發射，就被敵測定位置，立被敵集中炮火摧毀。我方陣地是一片沉寂，敵因不知我之火力配置，飛機大炮全是盲目的轟擊，打天打地。爲時，陳又發明了一種防空壕，正如以後北越對付美機轟炸所使用的那種單體小壕，不過他所使用的是能容一班人的短壕，在一個短壕之內有一個班長指揮戰鬥。當敵之飛機大炮猛轟時，士兵全伏在壕內不動。炸彈與炮彈如冰雹一般落下，陣地上硝烟與塵土相混，伸手不見五指。敵人滿以爲將我方的陣地轟平，然後敵步兵蜂湧而上。當步兵接近我陣地五十公尺附近時，敵之飛機大炮均停止轟炸，此時我方士兵才開始露頭。等到敵人進至距我二三十步時，我方士兵用手榴彈與衝鋒槍，一時齊發。

手榴彈和衝鋒槍是山西的兩種特效兵器。手榴彈是木柄內裝黃色炸藥，每彈可炸三百三十三片，在三十公尺的直徑之內，絕難幸免。衝鋒槍原是德國人用的一種打老虎武器，口徑十一米厘，射擊速度特快，一分鐘可達七百發，不須瞄準，百公尺之內，可以看見彈着點。

當手榴彈爆炸時，我方重武器如機關槍與炮兵，亦在步兵陣前六百處構成火網。我方打的是近戰，戰場的主動權便操在我手。

所以敵人每次進攻，除了遺屍遍野而外，是撼不動我陣地的一根毫毛。忻口陣前，依最保守的估計，消滅敵人也在兩萬以上。

當戰鬥達白熱化時，陳長捷三天三夜不曾打過一個盹，亦不知飲食之味。爲時，他隨身的一位名張子仁的參謀，被炸彈和炮彈嚇倒兩手發抖，不能執筆。陳一手拿電話，一手寫戰報，在他隔鄰的一個空壕內，是一部無綫電台，這是他賴以指揮作戰的唯一通訊設備。

板垣所率的是華北日軍的主力，既在忻口碰壁，土肥原便率第二十師團及第六師團之一部，由石家莊沿正太鐵路綫西攻。我最高統帥部料到日軍有此一着，派黃紹雄指揮孫連仲與曾萬鍾部，在娘子關、井陘之綫佈防。

無奈黃指揮失當，十月廿六日娘子關陷敵。十月三十日敵佔領平定。部隊以佈置過度分散，臨時不及，陽泉與壽陽又相繼陷落。以致太原危急。忻口陣地於是動搖。

十一月二日閻長官命令忻口守軍撤退至太原北青龍鎮之綫，原計劃與東路正太綫守軍聯合，在太原作依城野戰。忻口守軍於二日夜撤出陣地，次日天明即被敵發覺，敵之飛機與機械化部隊，跟蹤猛追，使我軍立定。衛立煌總司令不得已命部隊向晉南轉進，而且東路軍僅黃一人進入太原，部隊因屢次轉進，秩序混亂，一時取不到連絡。閻長官遂命傅作義守太原，長官部撤退到臨汾。

陳長捷以戰功第六十一軍軍長，所部因犧牲太重，撤退到臨汾整補。

敵人用飛機與重炮日夜猛轟太原，守城軍部未定，敵已衝入北城。傅作義見太原已無法可守，率軍衛出城外，撤上了西山，於十一月九日，太原陷落。

呂梁山保衛戰

日軍佔領太原之後，並未狂追，僅推進一部到平遙、汾陽之綫，採取了守勢。這或者是因爲在忻口損失慘重，或者因爲華北日軍的主力正企打通津浦路而將山西的兵力調走，總之，是給了我軍一段喘息的時間，做了許多整編和補充的工作。

當第二戰長官部退到臨汾，打算佔呂梁山爲根據地時，衛立煌也率中央軍佔領了中條山，另成立第一戰區。其時，傅作義也升任第八戰區長官，率三十五軍到了綏西。閻長官實際的兵力也只剩得趙承綬、王靖國、陳長捷等三部。

陳長捷之六十一軍在臨汾整編後，轄兩個師及一個獨立旅——第七十二師、第六十九師及第二〇八旅。這時閻對陳長捷倚畀甚殷，視爲第二戰區的長城。舉凡軍政重要措施，閻必先聽取陳的意見。陳亦鞠躬盡瘁，以效忠心。

廿七年初，當敵人在津浦發動攻勢時，最高統帥命衛立煌爲前敵總司令，向太原進攻。不久，敵在津浦綫失利，而且徐州以西成了黃河泛濫之區，淹死敵人不下十萬，敵遂變更計劃，又以主力入晉

，企圖畧取晉南，控制黃河以北的地區。

二月中旬，敵封鎖文水、交城一帶山口，分三路圍攻臨汾，臨汾正面之敵，爲川岸師團及高橋旅團，沿同蒲鐵路南下；東路爲下元師團，陷長治後，經屯留，出馬㞧鎮，進襲臨汾；西路敵爲岡川師團及板橋師團之一部，佔領汾陽後，一部西犯離石主力向隰縣南犯。

我軍奉到最高當局指示，山西戰場取游擊運動戰，在敵後建立政敵。當時，留在山西的中央部隊不下三十個師，分佈在晉南及晉北。

策畧上既不作攻守戰，臨汾勢必放棄。但長官部加以省政府，編制龐大，行動十分笨重，而且由太原撤出的物資，軍械、彈藥、粮秣等，又勢須運到黃岸。由臨汾到小船窩的黃河渡口，僅有經蒲縣、大寧、吉縣的一條公路可資利用，渡口上也僅有兩隻破船，敵之飛機又不斷在頭上轟炸，時效更加減低。好在衛立煌原擬進攻太原的中央部隊，扼守霍縣山口，擋住了由同蒲正面南下之敵。雖然最高統帥部又將劉茂恩與陳鐵兩部撥歸閻長官指揮，但閻手上的兵力還是少的可憐。實際僅有王靖國和陳長捷兩部，因趙承綬留晉西北，遠水不濟近竭。

陳長捷因負有直接警衛長官部的責任，是不能外調的。只有用劉茂恩與陳鐵兩部掩護臨蒲公路的運輸。但眞正問題是在汾陽方面。閻遂嚴令王靖國堅守大麥郊，以阻止汾陽方面的敵人南下。

二月十八日王靖國忽然失守大麥郊退到石口。臨汾大吃一驚，深怕敵人如經隰縣出午城，切斷臨蒲公路時，長官部就有資格做俘虜了。不得已，命令陳長捷部星夜開赴隰縣，增援退到石口的王靖國部。

陳長捷將所部分爲三路，夜行軍馳赴隰縣。陳本人隨身師了一部電台一個參謀，乘車連夜到達隰縣，得知王靖國尙在石口，又趕到石與王會面。當時決定，由六十一軍接替十九軍石口的防務，王率十九軍撤入石口以西的山區，側擊進攻石口之敵。

十九日夜，六十一軍部隊陸續到達隰縣，然而石口的電話却無法叫通，與十九軍取不到連絡。原來王靖國不等六十一軍到達石口，早把部隊撤走了，讓正面敵開一道大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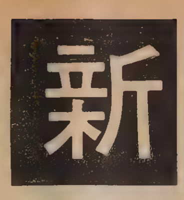
陳軍長倉皇召集旅長，在圖上研究，六十一軍如開上石口，危險性太大，隰縣城又無險可守。陳像快刀斬亂蔴，斷然告知旅長。決定打遭遇戰。遂命六十九軍師師長呂瑞英率一個團，沿公路北上，與敵遭遇時，就地佔領有利地形，封鎖公，堵住敵人南下的進路。深慮敵由公路強行突破，又命二〇八旅旅長于鎭河率兩個團，作爲呂瑞英的二綫部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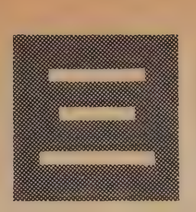
二月廿一日中午，呂瑞英與敵遭遇於隰縣城北四十里上下均庄之南方。陳軍長命二〇六旅旅長高玉泉，指揮該旅佔領上下均庄公路西側山嶺，側擊公路之敵。又命七十二師師長段樹華，指揮該師佔領上下均庄東側山嶺，待敵主力到達之後，將敵合圍於上下均庄一帶，聚而殲之。

陳軍自廿一日與敵接火，戰至廿二日黃昏，敵三次增援，竟不能突圍。是夜段師將上下均庄北方的公路破壞，於是把敵人四面包圍於上下均庄一帶的山溝之中。



矮鄧露面之日，肥華垮台之時。　嚴以敬作









關公不放心，又一連幾天，重複報告。最後，曹操嫌煩，說：「你把她送來給我看看。」關公遵令送去，這位呂布的太太便一去不回，被曹操收了。

元朝以來的民間戲劇之中，有一齣叫做「斬貂蟬」，是說：關公在月光之下拒絕貂蟬的誘惑與遊說，揮動了青龍偃月刀，刀起頭落，把婉轉嬌啼的貂蟬砍了。俞大綱先生告訴我，這齣戲在「曲海」一書之中，附見於連環計之下，南方從安徽、江蘇到廣東，都有名角唱過。

平劇之中的「轅門射戟」，倒很像是眞有其事，有正史作爲根據：當劉備投降了呂布、屯在小沛之時，袁術派了大將紀靈率領三萬兵來打他。呂布親自帶了一千多人來調解，邀請紀靈來喝酒。酒酣耳熱之時呂布提議：由他自己代表射箭，倘若能射中他的戟的小支，紀靈與劉備雙方必須退兵；否則，大家便不妨厮殺一頓。他射了，果無一箭就中了戟的小支，據說，紀靈就退了兵。（這位紀靈奉了袁術之命而來，如何可以爲了呂布的這一場表演，便馬馬虎虎的退了兵？講故事的人，以及寫這個故事在正史上的人，是不會想到這個問題的。）

「三英戰呂布」在平劇裏也有，所根據的不是正史，而是演義。它把劉關張三人，說成在武藝上都敵不過呂布，三人合起來也僅能與他打個平手。事實如何，姑且不論；就戲論戲，就故事論故事，的確是十分精彩。

「白門樓」是呂布一生的悲劇性結束。後漢書呂布傳，把他與曹操的對話，以及劉備插進來的「冷語」，記載得活靈活現。

呂布在走下城樓，束手就縛以後，向曹操說：「從此以後，天下太平了。」曹操說：「這話從何說起？」呂布說：「明公所顧慮的，只有我呂布一人。以後，你自己統率步兵，派我統率騎兵。平定天下，不成問題。」呂布轉過臉來，向劉備說：「你現在是座上客，我作了階下囚。繩子捆得我太緊。你不能替我說一句求情的話嗎？」曹操聽到，笑出聲來，說：「捆老虎，怎能不緊一些？」說罷，就吩咐左右，叫把捆呂布的繩子放鬆。劉備這時候新仇舊恨，湧上心頭，向曹操說：「繩子不可放鬆。明公，你忘記了，他殺了他的長官丁原，又殺了他的義父董卓麼？」呂布立刻對劉備破口大罵：「你這個大耳朶的小子，最叵信！」

叵字，是「不可」兩字連起來讀的一個字，音「播」。它很像今日北平語之中的「甭」字，是「不用」兩個字的連續與合寫，音ㄅㄨㄛ。（但是，用字是去聲，甭却是陽平。）

劉備，誠然是「最叵信」，呂布自己又何嘗是可信呢？是他先對不起劉備，劉備在他被曹操擊敗於兗州以後，收容了他，指定小沛給他屯駐；他不該接受袁術的收買，於劉備在盱眙與淮陰對袁術作戰之時，由小沛襲取下邳，後來，劉備向他投降，他一度叫劉備和部下到小沛去住，可謂差強人意，然而他不久反把劉備趕走，弄得劉備不得不去依附曹操，引了曹操到下邳來，灌城，把他圍困在白門樓上，這眞是，咎由自取。呂布自己不夠英雄，怪不得別人！

（五）袁術

呂布以外，當時的風雲人物很多。北方有劉虞與公孫瓚，東南方有孫策，西南方有劉表，逐鹿於中原的是曹操、袁紹、劉備。最不成材的，是袁術。

袁術是司空袁逢的兒子，在血統上是袁紹的同父異母的弟弟，在法律上是袁紹的堂兄弟。因爲，袁紹已經過繼出去，當了袁術伯父袁成的嗣子。

袁術爲袁逢的太太所生，袁紹爲袁逢的小太太或了嬛所生。袁術一向看不起袁紹。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另一原因是：袁逢的官大，袁成的官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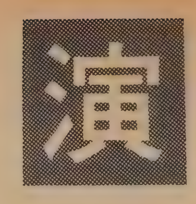
袁術自己所作的官，在大家共同討伐董卓以前，也一向不比袁紹所作的官小。袁紹作了（尙書）郞，侍御史，濮陽縣縣長，虎賁中郞將，中軍校尉，司隸校尉。袁術被汝南郡舉爲孝廉，出身比袁紹好；其後當過尙書（不是郞一級的尙書郞，而是郞的上司），長水校尉（掌管一些屬於長水郡胡人騎兵的校尉，駐防在長安西南的宣曲），河南尹（河南郡是東漢京城洛陽的所在地，長官不稱太守而稱尹，尹的官階比太守高），虎賁中郞將，後將軍。

董卓竊奪洛陽朝廷的政權，廢少帝，立献帝，袁紹先走，到冀州去號召各州郡一致討董；不久，袁術也走，帶了自己的部隊走到魯陽。

那是靈帝的最後一年，中平六年的事。

次年，献帝的最初一年，初平元年，西元一九〇年，孫堅以長沙太守的身份，與荆州刺史王叡共同起兵，響應袁紹王匡等人。

（献帝一朝，前後共有三個年號；初平有四年，興平有二年，建安有二十五年；初平元年是西元一九〇，興平元年是西元一九四，建安元年是西元一九六。以後，我只用献帝的年號，不再用西曆的紀元。劉備、阿斗；與孫權及其子孫的年號。




蔡東方

我寫到他們之時再行註明西曆的年代。）

孫堅殺了王叡，併吞了王叡的兵，又殺了不肯送軍粮給他的南陽太守張咨，從南陽轉到魯陽，向袁術表示好感。

以董卓爲中心有洛陽朝廷，發表劉表爲荆州刺史，補王叡的缺，劉表來南陽就職。

當時中國一片混亂，敵我的界綫很不分明。劉表可說是董卓所提拔的人，却不能不尊重雄據在他轄區之內的袁術與孫堅。劉表於是上表給朝廷，保荐袁術爲南陽太守。（劉表自己不敢留在南陽，把荆州的州治移到襄陽。）

袁術獲得了朝廷的任命，就南陽太守之職，也上表保荐孫堅爲豫州刺史。朝廷之中董卓以下的人，肯不肯批准袁術的此項推荐？有沒有批准袁術的此項推荐？難考。

事實上，朝廷批准與否沒有多大關係。孫堅認眞當起他的豫州刺史來。他一方面自居爲以董卓爲中心的朝廷之下的一名刺史，一方面却積極從事討董的軍事行動。

袁術一度中止對孫堅的支援，其後因孫堅的強硬責難，而照舊送粮，使得孫堅獲得勝利。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過。

袁術又做了一件對孫堅頗爲友好的事。他的「堂兄」袁紹派了一個姓周名昂的來當豫州刺史。袁紹是討董同盟的盟主，自以爲有權代行皇帝職權，用毫無法律根據有「承制」二字，委派大小官吏。他的動機，無非是爲了擴大地盤。他已經有了冀州，又奪取幷州、青州、幽州，對於這遠隔黃河的豫州，也派周昂來搶。孫堅這時在洛陽之南打仗，後方空虛。

袁術袁紹不和

袁術替孫堅打周昂，因此而得罪了袁紹。

袁紹表示，要擁戴幽牧劉虞作皇帝，另組一個朝廷，與董卓的政府對抗。他向袁術徵求同意，袁術不贊成。於是，袁紹把袁術看成敵人，勾結劉表，叫劉表與袁術爲難。袁術也把袁紹看成敵人，勾結公孫瓚，叫公孫瓚與袁紹爲難。

袁術而且寫信向公孫瓚說：「袁紹不是我們袁家的骨血」。袁紹知道了，更加憤怒。

袁術叫孫堅去襄陽打劉表，藉以除去肘腋之患。孫堅很快便打了一個大勝仗。劉表自己是文人，下面也沒有什麼名將。然而，却有一位詭計多端的黃祖。這黃祖派兵埋伏在竹林之中，用暗箭將孫堅射死。孫堅的兵，改由姪兒孫賁統率；人數不多，在一千與二千之間，孫賁帶了這些兵回南陽見袁術，袁術上表保荐孫賁爲豫州刺史，把他的兵留了下來，擴充自己的武力。

袁術也逼迫孫堅的寡婦吳氏，交出孫堅在洛陽宮中所檢到的傳國璽。這傳國璽，是秦朝李斯爲始皇帝所刻。璽上有八個字：「受命于天，旣壽永昌。」

以上，是初平三年的事。

次年，初平四年，袁術放棄南陽，移軍兗州的陳留郡，駐紮在陳留郡的封丘，他之府以放棄南陽，是因爲南陽已經被他榨取得乾了，不再有油水可供他與他的部下過奢侈浪費的生活。另一原因，是孫堅已死，他怕劉表。劉表已經派兵由襄陽北進。

曹操這時候在（山東濮縣之東的）鄄城，不能不對來侵犯他的袁術，一較雌雄。論兵力，袁術強。黑山餘黨和於扶羅的匈奴部隊，在在袁術的這一邊。然而，打仗不全靠兵力，更靠指揮者的指揮技能。雙方大戰於（河北長垣西南）的匡亭，袁術大敗，退守雍丘（杞縣）。曹操追擊，袁術再退到（河南睢縣之西的）襄邑，又由襄邑退到寧陵（河南蔡丘東南的寧陵），最後逃到（壽縣蚌埠一帶的）九江郡，趕走了他自己所任命的揚州刺史陳瑞，自稱「徐州伯」。

漢朝各州起先只有刺史，在東漢末年有所謂州牧，却不是每州皆有。「州伯」這個名詞或官位。完全是袁術所擅自創造，於法無據。

當時的揚州，首縣是九江郡的壽春（安徽壽縣），轄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與長江以南的江蘇，而不包括今日的揚州，今日的揚州，在東漢末年屬於徐州，稱爲廣陵。

袁術所佔有的揚州，開始只有九江郡一郡。（九江郡不包括今日江西的九江）。其後，向南擴展，派孫堅的兒子孫策打下廬江郡（安徽中部），以劉勳爲太守。

朝廷發表了劉繇爲揚州刺史，劉繇不在九江郡行使職權，渡了長江，到（江蘇丹陽縣）曲阿，依附丹陽太守吳景，與丹陽都尉孫賁。

吳景是孫堅的妻弟，孫賁是孫堅的姪兒。這兩人獲得在丹陽的官位，是由於袁術的保荐。袁術從初平四年起，已經和董卓的餘孽李傕勾結。李傕所主持的長江朝廷，任命了袁術爲左將軍，「假節」，封爲陽翟侯（陽翟是今日河南禹縣，在當時屬於潁川郡，是豫州的首縣）。

袁術雖未心能夠佔領陽翟，作名副其實的陽翟侯，却也頗能影響長安的朝廷，提拔吳景孫賁之流。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我是一位最近被中共批准來港的幸運者，我原僑居於馬來亞，一九六二年春，我懷着一顆爲參加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而準備奉獻自己青春的心，離開了僑居地，踏上「征途」。當我回到大陸後，我被分配到廣州僑中「補習」，畢業後，我像大多數的大陸知青一樣，被下放到農村中去勞動。十多年來的生活體驗，使我眞正領悟到「理想」與抱負，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是一種痛苦的感受。我深恨當年患上狂熱的左傾政治病，但時光已一去不復返了，悔也無用，唯有將大陸農村的一些實況，報導給讀者，給那些正像我當年一樣追求「理想」的香港青年，作一個參考。

廣東農民在飢餓綫上掙扎 公社普遍嚴重缺粮四個月

社會制度加上天災人禍農民已瀕臨餓死邊緣

大陸人民在共黨統治下，普遍窮困不堪，尤其是農民生活，非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更長期在餓飢綫上掙扎，過着牛馬不如生活，再加上連年自然災害的不斷侵襲，其悽慘之狀，誠非生活在自由社會裏的人所能想像。

在共產主義的教條中，農民被認定爲小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只有被利用和壓搾。近年來，雖然極力強調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但對於農民的生活却絲毫未見改善。特別是農業產品的分配方面，共黨仍堅持所謂「三三制」的原則（即所謂「國家」、「集體」、「個人」），同時再加上所謂「先國家，後集體，先集體，後個人」的要求，農民實際所得不足三分之一，如再遭逢旱、潦、虫、雹等自然災害的侵襲，農民的生活就更爲嚴重。

例如：廣東梅縣地區今年粮荒十分嚴重，農民普遍缺粮三、四個月，農民除生產隊從事日以繼夜的無償勞動外，還必需另想辦法做零工始能維持最低生活。農民羅天賜除本身工作外並爲生產隊放牛，每月按八個勞動日計酬，每個勞動日値人民幣三角六分，八個勞動日共値二元八角八分（牛繩還須自己買，每條需八分），如此也仍不能維生，尙需靠年僅十幾歲的兒子在外做工補貼。但是共幹規定農村人口做零工的收入必需將大部分交給生產隊記分，才可以配粮。有時沒工做，連買鹽的錢都沒着落，生活困苦可想而知。

大埔地區粮荒亦十分嚴重，農民有的已瀕臨餓死邊緣。如一農民說：「……我已好久沒米吃，每天祇吃雜粮拌野菜，因爲別人也同樣困苦，所以借貸無門，再加上自己欠下不少債務，六親也不認了，鄰舍也更無情，看樣子只有餓死了……。」

台山地區在今年粮荒期間，很多農民配粮吃光後，連黑市米都買不到，如向公社借粮則與高利貸無異，因公社規定借粮十市斤，夏收時連本帶利須還十二市斤，如果拖至秋收後再還則本利共須十五市斤，因此一般農民均不願借粮，而向海外親友求助或以野菜果腹。

揭陽地區粮荒期間，農民三餐難繼，不但缺粮，而且缺錢。每天早上只吃半飽，中午吃一頓雜粮青菜，晚上只能以稀粥渡過。至於每月所配給的八兩鹽，一兩糖，二兩煤油及四盒火柴更無錢購買，甚至連理髮，寄信的錢都需四處張羅。

普寧地區因天災影響，各項農產皆告失收，農民連蕃薯都沒得吃，被迫自盡以求解脫。一農民說：「因去年晚造歉收，今年又連續下霜，蕃薯盡被凍死，家已斷粮，大哥被生活所迫上吊自盡，幸親友援助才得安葬，母親也瘋了，父親臥病不起，今已至絕境，困苦萬分。」

高鶴縣雅審公社成湖大隊粮荒十分嚴重，農民從今年二月份起就無米可炊，只有到山間尋找野生植物充飢，因此有很多兒童面黃肌瘦，不成人形，每天哭鬧不休。當地雖有黑市粮出賣，但每斤高達人民幣八角，農民家中早已典賣精光，根本無錢買米，故許多農民被迫偸竊他人粮食，而被送往勞改處分。

海豐縣所屬田墘、捷勝、遮浪地區因去冬受寒流霜凍侵害，以致冬種物完全失收，居民在極端飢餓的情形下多以海菜及野菜充飢，由於營養缺乏，故患水腫病的人非常之多，患者行走不便，春耕生產更受到嚴重影響，所以該地老弱婦孺皆紛紛湧向該縣梅隴一帶行乞，婦女生產多因長期缺乏營養無奶育嬰，祇好以稀粥餵哺。人民怨聲載道，中共則罔顧人命，置

之不理。

大埔地區年青農民每日平均收入人民幣二角，全年做三百個勞動日，可得三千工分，年終也只有六十多元此欵還須買回自己的配粮，每人平均不到四百斤，結果所剩無幾，有的人家中有幼兒的，掙的工分更連自己的配粮亦無法買回食用。

普寧縣農民生活極爲困苦，一般均是全家居住在一間六七坪大的平房中。每戶有一道五尺高的小門，無窗戶，白天尋找東西尚須煤油燈照明，晚間六時到十時供電，但規定每房祇可裝四十瓩燈泡一只，廁所距離住戶約四百餘公尺，係用木板圍成，無頂、無門，農民如廁均無衞生紙，只用竹片擦拭或用水清洗，其糞便爲農場主要肥料，所以經常會被人偷竊。

讀者 馬來僑生上
（十二月十日）

明報主筆構想排位表 周恩來郭沫若應同班

編輯先生：

近日來明報除社評不斷吹捧周恩來，副刊裏有一位婆娘，更說中國近代只有兩個偉人，一是孫中山，另一是周恩來。此婆思想同來左左地，她應該知道中共沒有毛澤東，任何人做首領都不能打下今天的天下，「偉」者應屬毛而非周也。此婆故意忽畧了毛伯伯，可能是受主筆的影响，學他捧周反毛。

主筆異想天開，要一個「民主」玩意，在香港替大陸做一次民意測驗。主筆在一月十八日社論中設計的民意（其實是他自己白日造夢的主意）結果是：十個是受人民歡迎的人物：一、周恩來，二、朱德，三、陳毅，四、彭德懷，五、鄧小平，六、華國鋒，七、葉劍英，八、賀龍，九、李先念，十、譚震林。十個是最受人痛恨或卑視的：一、江青，二、林彪，三、張春橋，四、王洪文，五、姚文元，六、陳伯達，七、毛遠新，八、謝富治，九、郭沫華，十、喬冠華。

主筆眞會開玩笑，把「北京四大不要臉」的郭無恥加進不受歡迎的行列。實在他應該排在周恩來之下，才能與主筆向來的論調相符。郭醜在毛江得勢時，大肆歌頌他倆，毛死江垮，又調轉筆頭把江青打入十八層地獄。主筆與郭醜在跟風上，實屬半斤八兩，江得勢，主筆從不敢批評半句，江垮台，筆下的咒駡，比老郭還更厲害。

其實，郭沫若與周恩來，天生一對活寶貝，一個在政治上，一個在文化上，大施狡猾手段，可謂難兄難弟。周恩來在江青意氣風發時，對江青的歌頌，拍馬屁，郭醜比之，也望塵莫及，請看下面的事實：

在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北平一次大規模的集會上，周恩來公開爲江青塗脂抹粉，他的講話稿散發大陸各地，講話錄音在各大「羣眾組織」中一再重播。今摘抄幾句如下：

「江青同志是經過戰鬥的年月，特別是三十年代她最初當了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時候，就遇到叛徒、假黨員、壞份子、國民黨反動派對她的迫害。她在那個時候，很年青的時候，就像魯迅一樣，是硬骨頭，對迫害、壓迫、造謠誹謗的反革命，進行勇敢的進攻。」

「至於反動派的誹謗，他們寫的那些壞東西，不是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是黑帮份子、反革命份子收集的台灣、香港的材料……我們要進行追究。那些材料沒什麼了不起，那都是誹謗材料嘛，魯迅也是遇到過嘛。」

「江青同志既搞地下工作，又搞文藝工作，非常不容易，這一點是很值我們敬佩的。」

「江青同志到延安，成爲我們毛主席親密的戰友，勤懇的學生。她確實是跟毛主席，好好學習毛主席的書和思想……後來還參加了我們的解放戰爭。」

這個長達半個鐘頭的講話，還談到江青如何勇敢地和「黑帮份子」作鬥爭，周恩來公開點名的「黑帮份子」有：劉、鄧、陶、彭、羅、陸、楊、彭德懷、賀龍、王、關、戚、楊、余、傅……還談到江青的工作作風，生活作風和「革命原則」等等。

周恩來一生沒有在十餘萬人的集會上公開爲第二個人全面地評功擺好，江青是唯一的一個。

由此可見，周恩來若排在好人的十個中之首，郭沫若也應排在周的下位。反之郭排在壞人的末二位，周恩來也應排在郭之前一位，才不失爲公平的排位。不知主筆的高見如何。

讀者 不明人上
（一月十九日）

差餉徵收率雖減 樓宇租值必上升

編輯先生：

全港市民關心之差餉問題，最近政府雖已表示降低徵收率，但對應課差餉租值之高估，仍未獲得解決。日前市政局表示，該局所徵差餉率只作暫時性降低，一年後將漸調整以至回復原來水平，相信政府之徵收百分率，亦會作同樣調整。即是說，差餉仍然可能有大幅度之增加，只是暫時延遲實行，除非現在將差餉估值作合理之調整，否則大幅度增加差餉之陰影仍然存在，俟日後成爲事實，影响所及，後果堪虞。同時，由於應課租值之高估，即使差餉增加不少，樓宇租金亦必隨之上漲，結果物價亦因而連環上升，市民負担及工商業成本均告增加，引致通貨膨脹，本港出品更難應付海外競爭，打擊本港經濟，因此香港市民，一致堅持反對高估差餉租值，要求當局重新檢討估值，以解民困。

一小市民上
一月十二日

北平新天安門示威 衆矛頭指向華帮

一月十日北平一百萬人示威，反對過去十年以毛派四人帮爲代表的毛路綫，攻擊華國鋒的左右手吳德、陳錫聯，要求鄧小平復出當權。

這表示了，連日來北平「羣衆」紀念周恩來斃命一週年而發動的遊行、示威，以及在街頭張貼的大字報，都不是由華帮本身組織的。但是，若說那完全是人民自發的行動，也說不過去。在暗中組織策劃者自是有人，不過不是華國鋒的「中央」，而是華國鋒政變集團中的另一派勢力。簡言之，這顯示了「四人帮」垮台後新的共黨內部矛盾。

查實這次北平的動亂，與去年天安門事件的性質基本上是相同的。兩者都是反「四人帮」、反毛派、反毛「路綫」，同時「敬」周擁鄧。自然，擁鄧也只屬藉口而已，實質上是反共反毛。但是，上一次天安門事件卻被中共「中央」定案爲「反革命」，由華國鋒、吳德、汪東興、陳錫聯一夥親手負責以血腥鎮壓下去。事後且將責任完全加在鄧小平身上，指爲罪魁禍首。毛澤東則對華國鋒一夥該次的血腥手段極爲欣賞，於大「功」告成後親筆給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以資嘉獎，華某後來又憑此字條而篡奪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這就說明了，華國鋒是去年天安門事件的暴發戶，他今日的地位是建立在該此事件死難者的屍體之上的。在這件事上，華某究竟是充當了「四人帮」的反對者抑或是帮兇的角色，不是十分明白了麼？

但是，倘若這次不敢指反華國鋒示威爲「反革命」事件，則豈不是等於承認了對上次示威的處理犯了錯誤？而「中央」的定案以及倒鄧立華「兩項決議」也屬錯誤？這該是華帮「中央」所最感爲難的。

北平示威人羣所提的五點要求之中，最矚目的自是要華國鋒讓出「總理」職位由鄧小平接替，這無疑已表示羣衆目無「領袖」，對華國鋒毫不留情。

但有一點稍不爲人注意的，實際上也是最重要的，即要求在計劃興建的毛「紀念堂」之旁，也建一座周恩來「紀念堂」。在毛生前，人民對他的刻骨仇恨和鄙視，很少有機會公開表現出來，現由這點要求，已可充分反映。這是對所謂毛澤東「絕對權威」的公開挑戰。要求建周恩來「紀念堂」一事，與其說是對周的尊敬與懷念，毋寧說是對毛澤東的鄙薄與厭棄。它無異表示，共黨不是毛的私產，毛不配唯我獨尊，若毛可以建「紀念堂」，周恩來也未嘗不可，朱德也未嘗不可，甚至彭德懷、賀龍、陳毅，再甚或劉少奇、林彪也未嘗不可。

十分明顯，這也是把矛頭直接指向華國鋒的。華國鋒憑一紙毛澤東手書（？）的「你辦事，我放心」字條而坐上第一把交椅，更總攬「黨」、「政」、「軍」大權，其地位是十分不穩固的。即使撇開甚麼「民主」的話題不談，單就共黨的「黨章」和新的「憲法」而論，他也站不住腳。實力軍頭和「元老」集團隨時可以就此點抓華國鋒的痛腳。華帮不識好歹，竟於前時大事宣傳那張字條，以爲可以壓制民憤，孰料正好中了「黃雀」們的計，可算是害人害己。現時北平反華國鋒羣衆更提出「民主」的課題，雖有「社會主義」的冠冕作掩飾，實則其用意世人皆見，除了反華之外，更且反共、反毛、反極權暴政。

共黨局勢已演至不可收拾的田地，看來，即使再度捧鄧小平出來，也無濟於事了。

（小葉）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勞允澍譚美容伉儷畫展

欲開無？勝彼唐宮錦，堪憐造化俱。

又　黎心齋

趙管風流福慧承。牡丹叢裏寫溫馨。

不須梅訊傳消息。喚得春歸鳥語圓。

結隊僧行笑語喧，爲求霖雨澤枯根，
涸鮒貧窮賚玉帛，飢鴻孤寡飾盤飧，
全功尚賴輸全力，七十社團仰德恩。

不知幾世曾修得。秀水名山伴永眠。

耕莘文會二十周年紀念大慶

披荆文會，詩觴二十周年。弱冠韶華，管領百千韻事。以文會友，招邀儔

一水天涯。想人事之茫茫，半生海角山，寄一章於梅鶴。西崑酧唱，大年

斗。痴頑書氣，同澆塊壘何人。檢點襟痕，又約湖山醉叟。

衣冠，西園翰墨。青山綠水，相偕蠟

劍外騎懷，春色杏郵紫陌。及時行樂

酒債尋常，詩情不一。

宮調：唐多令，唐字亦作餹或糖，太

別名：周密因劉過詞，有二十年重過南樓句，又名南樓令，張翥詞，有花下鈿箜篌句，故又名箜篌曲。

體制：兩段六十字，前後段各五句四三句八字共六十一字，又有一體，第

調寄唐多令　日本大阪古城記遊

，望中收。

，水悠悠。

，鬢成霜。

隨分遣流光。去來兩渺茫。有殘荷，

前調　月夜重過秀村余四十年前讀書處也　高福永

天外星移。重逢山色非。渺難尋，逝水心期。四十流年如夢過，習讀回溯，婁馬故人稀。青雲路易歧。念盟鷗，

燈影如流。二十六年樓隔地，總無意，賦登樓。

，打城頭。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4

斥投機獻媚的傢伙

北平最近的情勢

「四人幫」中的兩位舍親

大陸農村經濟的崩潰

鄧小平復出的內外因素

馬思聰的智慧抉擇

俞大維經文緯武

香港的勞工問題

加 加 加 加 加

「烏雲密佈」

嚴以敬作

NO.484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二月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斥投機獻媚的傢伙

在國際間有人拍中共的馬屁，在香港也有人瞎捧北平政權甘心情願地充當中共的統戰走卒。前者如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到北平、上海等地轉一轉，回到日本後就大放厥詞，認為華國鋒的地位已經穩固，在香港有位四肢不全的「政論家」，近日也連續在某報發表文章，大事散佈中華民國「無望論」，替中共的「強大」充當宣傳上的吹鼓手。

事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毛死後的中共局勢是外弛而內張。如殘缺不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好像是尚能團結一致，大家擁護「以華主席為首、葉副主席為副的黨中央」，一面深入揭批「四人幫」，一面努力搞好生產。但這只是表面的現象，內裏卻是勾心鬥角，烏七八糟！一月初政治局委員、北平市委第一書記吳德被大字報指為「無德無能」，還有政治局委員、「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和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等人也受到大字報的攻擊。中共「四屆人大」後「國務院文化部」前身「文化組」組長由吳德兼任，主要工作是替江青「普及」她的「革命樣板戲」。於一九七三年末中共調動大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由瀋陽調北平，老毛一生專挖別人的牆角，如果陳非他和江青夫婦倆的親信，豈不等於是自己讓出牆角來給人家挖；至於西安紡織女工出身的吳桂賢，在周恩來死後舉行祭悼時，她與王洪文拍着拖「飛」到周某覆在鐮刀斧頭旗下的死屍旁。這些事實證明：吳德、陳錫聯、吳桂賢等人都與毛澤東包庇扶植下的「四人幫」有極密切的關係。然時至今日，他們並未垮台，這倒證明：今日中共上層那一小撮人內部並不團結，而是存在嚴重的問題？不會太久問題必表面化。

華國鋒與前述吳德等三人一樣，也是毛江的親信。雖然他「吃碗面翻碗底」逮捕「四人幫」後接替了老毛的職務，然這並不能抹煞他過去服侍毛江充當宮廷派得力鷹犬的歷史，故吳德、陳錫聯等人受攻擊，也就等於是給華某敲響了喪鐘。

中共內部埋藏的禍亂，正在因矮鄧之能否復出而暗潮洶湧。一月上旬周某斃命週年前後，北平、上海、武漢，西安等地貼出的大字報，都要求鄧小平復出，北平方面也公開表示鄧小平復出在即，但中共「官方發言人」旋又加以否認。估計阻力係來自華國鋒，因為鄧一旦復出在北平任職，華某必立即變得灰溜溜的。本來他的職務就是不合法的，加上他那個「你辦事，我放心」的來路始終不大明，以他那一塊料又用甚麼與鄧爭一日之短長呢？

華國鋒這個中共的「英明領袖」，目前在大陸上於變相鞭毛屍，給老毛戲綠帽兒的同時，又頂着毛屍暫時作為他穩住地盤的工具。他正在大搞特搞個人崇拜，中共宣傳文字一律把「華主席」擺在「黨中央」之上，有些地方應進行甚麼「贊頌英明領袖華主席」活動。這是企圖建立「灌威」和「聲望」，從而打消鄧矮子之流起而奪灌的危機。然而華某弱點太多，唯一的基礎是投機。因然逮捕了胡搞蠻纏的「四人幫」，得到了一些老幹部的「歡呼」，但那只是暫時的，當他們冷靜下來想到華本是「四人幫」一伙時，憎惡之心必即代替甚至蓋過「敬佩」之心。

華國鋒今日的處境，看起來在北平的地位極為重要，實際上他是官僚集團和槍桿子勢力攜手共同「御用」的一個傀儡。可以斷言今日的大陸天下並不是華某的，當然也不是中共上層那一伙豺狼的，而是已經認清中共猙獰面目的大陸八億老百姓。

過去，大陸同胞反毛反共主要是採取「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手法，以避免遭受魔王毛澤東的屠殺，但時至今日，毛惡貫滿盈死亡已近五個月，加之中共的虛弱本質已充份暴露出來，所以大陸同胞反共行動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所採用的手法是「打着紅旗要自由」，周某畢命週年大字報運動出軌並受到「勸阻」就是有力的證明。

當前，華某為了抑制大陸亂局俾免亂中失灌去命，正在施用「以生產壓革命」的伎倆，在「大治」口號下，大搞甚麼「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運動。然「四人幫」黨羽並未肅清，派性仍在大陸各大中城市工人中泛濫，可以說：中國大陸仍在混亂之中。

華某一無灌威，二無實力，三無「理論」，根本是個「光桿」。以他為「領袖」和「統帥」的中共政灌，實已到了日落崦嵫的境地，一些華洋投機獻媚傢伙的「穩定」，「強大」等說法，除了無知外簡直是在放狗屁。



美國華僑不少忠貞愛國
不見得都是「墮子」「血外」

萬人傑

馬彬到美國兜了一個圈子，回到香港，發表「政論」，在他筆下的旅美華人，大都是親大陸而遠台灣。實情眞是如此嗎？今天，到過美國的人多得很，有目共覩，美國華僑不少忠貞愛國之士，不見得都是「墮子」「血外」，只有土生土長和從台灣去的青年，對共黨缺乏認識，才會受中共統戰誘惑。馬彬的報導，與事實距離太遠了！

物以類聚？

我們上一代，到金山去是樁大事，幾乎有去無回。丈夫去了金山，妻子在唐山孤幃獨守，往往幾十年也沒機會與丈夫重叙。丈夫固然難得回唐山慰妻；妻子更難到美國會夫。

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情形却不同，到美國不用漂洋渡海，坐七四七或DC10巨型客機，十幾個小時便到達，和往離島差不了多少。因此，今日到美國已不再是大事，許多人猶如到九龍一樣，隨時來來往往，對中國同胞在彼邦的生沽情況，大都耳熟能詳，不會隔膜。

馬彬兄探測美國政治氣候之餘，也談到美國僑胞問題。老萬到美加時，未得到「美國國務院」的「接待中心」代爲安排，所以沒馬彬兄那樣的機會，訪問了新僑中心。但美國華僑大部分是廣東人，因此老萬遊美時，在美國華人社會裏，會見許多鄉親，由香港移民美國的，老萬認識猶多。

也許「物以類聚」，老萬對美國華人社會的印象，覺得他們絕大部分是「死硬派」，他們的反共，比起老萬，有過之無不及。到華僑團體的會所裏，幾乎沒一處不是高懸中華民國國旗及蔣總統像。老萬之受到歡迎，也因爲他們經常在香港報紙上看到老萬的反共文章。

「反共」與「親共」

但據馬彬兄「報導」說：留學生及五十年代移民赴美的青年人（？）在觀念上近大陸而遠台灣；如果是從香港去的，則是遠大陸、反共、又仍然遠台灣，他們的觀念上以香港作爲中心而和大陸相對——他們的中國只是香港。至於早期自台灣去的，思想分歧就較大，有的仍奉中華民國正朔，有的成爲盲目的中共崇拜者。當年爲反對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而流亡的往事已被完全忘却。據說，這只是因惑於中共強大了的緣故。

沒有到過美國的人，看了馬彬兄的報導，也許會相信他的話；但到過美國，便知道不是這麼回事。和香港一樣，中國人有反共的，也有親共的，額頭沒有鑿字，誰是反共，誰是親共，很難分辨。多少人親共、多少人反共也很難統計。馬彬兄逗留美國不及兩月，當難以找出結論。不過，大致可以說：個別的中國移民是反共的，尤其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更強烈反共。但一些留學生因容易受中共職業學生污染，往往轉向。馬彬兄說的近大陸而遠台灣的就是這些人。至於這些人佔留美中國人百分之幾，也與「物以類聚」有關。也許馬彬兄接近這些人多一點，自然會覺得親共派「勢大」，而反共者「勢蹙」了。

把港台邪惡面帶了去

馬彬兄對美國華僑社會太隔膜了！見微知著，由此也可看出他的洋洋大文，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十分膚淺。馬彬兄的大文說：「在美的中國移民對國內政治情勢仍有傳統的關切，近年表現，一方面更趨熱烈，一方面又盡量逃避。又以是新移民羣，青年人而留在唐人街的，把香港和台灣的邪惡面帶了去，如紐約唐人街，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新移民中的不良青少年和原來的邪惡勢力爭鬥，去年十二月初的統計，已殺死了十四個人，受傷的更多，而且蔓延到區外，即在十二月初，紐約曼赫頓中部地區，有一雙開飯店的夫婦被殺，那是在十四人之外的。而舊金山的情況，據說比之紐約更加差。」

由於近年移民美國的中國人多了，美國華人社會原來的淳樸及守法風氣，起了很大變化，一變而成罪惡淵藪，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馬彬兄說是「把香港和台灣的邪惡面帶了去」，却與事實不符。顯然是有意把「邪惡」加在「台灣」身上，存心惡毒。

港台青年

台灣「不良青年」要到美國，可不如香港「阿飛」去的那麼容易。如所週知，台灣青年要服兩年兵役，服完兵役後才可出國。即使服過兵役，出國深造仍須經過留學考試，如果學業不是頂瓜瓜，難有出國機會。因此，從台灣到美國的學生，學業固然好，年紀也較大，不大可能成爲橫行霸道的華埠小霸王；却很容易受到中共統戰分子用種種手段吸收過去。

來自中國大陸或香港的青年，對共產細菌大部分已有免疫作用，他們在實際生活上不斷接觸到共產黨，對共黨的實質十分了解，共黨的宣傳，他們不會接受，不會中毒。

但台灣青年一向和共產黨隔絕，共產黨理論的書籍，對他們是新奇的東西，在美國大學圖書館中▲

新聞以外

，可以廣泛讀到這種書籍，對純潔的青年，這是充滿誘惑的。加上中共職業學生在美國各大學的活躍，台灣學生甫到美國，便受到統戰分子包圍，威迫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他們對台灣籍學生，往往吸收入恐怖組織中，如槍擊蔣經國、謝東閔炸彈信等事件，都是如此這般形成的。

因此，可以說把香港「邪惡面」帶到美國；台灣學生則只是政治思想轉向，從事非法行徑甚少，只有極微的例外而已。

台灣青年與香港青年在美國的轉變，有顯著的不同。馬彬兄把唐人街犯罪行徑，指爲台灣「邪惡面」，台灣社會何嘗有那麼多使人驚心動魄的兇殺案呢？

大陸、香港、台灣

老萬說過，大陸中國人最反共，其次是香港中國人，最不反共是台灣中國人。理由很簡單，大陸同胞生活在中共殘酷統治下，直接遭受共產黨荼毒，更有不少是被共產黨害得家破人亡，這種仇恨，畢生難忘，他們無時無刻不想把共產極權推翻，因而有天安門式的反共暴動。

香港貼近大陸，四百多萬居民絕大比數在中共統治大陸二十多年以來，用各種不同方式逃出大陸的，因此對中共所作所爲，知得十分清楚，他們雖逃出大陸，仍有不少親人留在大陸，從家書中得悉他們的生活情况，還不時要予接濟，因此反共情緒高漲。

台灣雖是反共基地，但三十歲以下的人，根本沒接觸過共產黨，更不知道共黨的血腥統治是怎麼回事，尤其土生土長的青年，對報章的報導，甚至「不相信」。殊不知共產黨的罪行，報紙報導未及萬一。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人，過了二十多年安定生活，由於台灣經濟發展迅速，今天他們生活都過得很好，漸漸不再有重回故鄉的強烈意念。

「台獨」與「保釣」

至於旅美僑胞反共情緒如何？大致和香港差不多。不過，因美國距離中國大陸較遠，對大陸情况比香港人隔膜；同時，中共在美國統戰活動至爲活躍，來自台灣和久已和本國沒有聯繫的華僑，稍爲傾向於共黨的也不少。大致說，在美國思想轉向的中國人會比香港爲多，主要和美國政治氣候有絕大關係。

美國「反共」期間，極少人敢公開表示親共。那時期，由香港到美國念書，美國領事館的「密探」會把你調查得一清二楚，到國泰戲院看過一場左派電影，也休想獲得批准赴美；在美國的華僑，當然百分之百反共（至少表面上不敢表示親共）。

但姑息主義抬頭，親共、媚共成爲時尙，華人社會當然也受影响。尤其中共進入聯合國，尼克遜訪問北平，「中國熱」升到沸點，天眞的美國人甚至買套「解放裝」穿穿，以示時髦。在美國的中國人，仍堅站在反共立場的，已非常難得。再經過中共統戰份子先後攪的「台獨」運動、「保釣」運動，華僑、學生一窩蜂加入行列。

不過，雖然如此，正如老萬前文所說，老一輩的華僑，以及來自大陸、香港的中國移民，仍堅決反共的。尤其大陸權爭正烈，內部穢史遠播，全世界對中共內情，都有了新的了解，這時候才去親共、捧共、媚共，可說太遲，也太不識時務了！

目的所在

馬彬的美國政治旅行特稿雖已發表了十多篇，每篇都有專題，但因沒有中心思想，又沒有系統，東說一句，西說一句，究竟是誰的意見，混淆不清。是作者自說自話，抑或傳達某人言詞，大部分令讀者捉摸不清。大概馬彬兄「訪問」過的人物十分有限，到最後索性不提名字，以某專家之類的籠統名稱來代替。

看完馬彬兄的十幾篇特稿後，如有人問老萬：他目的想說些什麼？老萬無法作答。我想，他寫這一大堆特稿，目的只有兩點：一、中共勢大，台灣勢蹙，「中國」這塊招牌，應送給中共作專利品。二、蔣總統死了，蔣經國做繼承人；蔣經國死了，便後繼無人，因而有「蔣經國將會是爲國民黨鞠躬盡瘁的最後一個領導人」一語。這話畫龍點睛的句子是「最後一個」，即是說，蔣經國死了，國民黨便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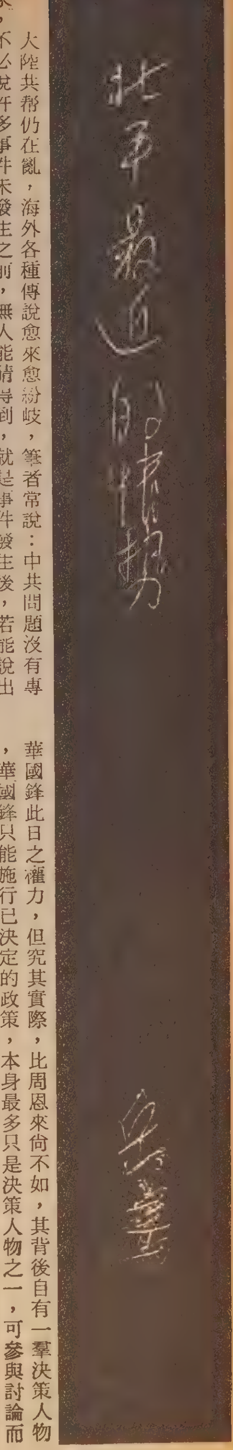
至於「看美國的未來外交政策」、「美國對中國外交政策」、「美國對中共的概觀」、「哥倫比亞大學的午談會」、「一個香港人看卡達政府」、「看美國新政府與東方」、「如果發生戰爭」等等，都不過用來陪襯，非主題所在。

「勢大」與「勢蹙」

這一大堆文章，根本不是寫給我們看，一個普通讀者不看也沒關係，最要緊是國民黨在香港的馬仔看到，馬上剪下，轉寄台灣，送交國民黨與中華民國政府首腦，他們看到，便發生作用。他們將因作者和美國、蘇聯政壇人物有如此密切關係而震驚，認爲最低限度應給予國策顧問之類的位置，藉他的影响力，使美國製訂對華政策時，以其「擬見」作根據，固然於我大爲有利；即退一萬步說，他的擬見未能影响美國決策人，至少也不會再唱衰台灣，殆也值得。

不過，這條橋十多年前或許行得通，今天行之似嫌過於陳舊。政府使用銀彈政策已成過去，許多無行文化人也會吃碗底翻碗面，以前吃過甜頭的，轉眼成爲轉向媚共墮子，爲了有更好油水可揩，如過去爲國民黨大賣氣力的趙浩生，今天在美國大叫大嚷，是顯明例子之一。

今天，政府已不會白花冤枉錢，反正「勢蹙」，再唱衰也是「蹙」，所以不怕唱。過去的釣魚手法，現在已難有收穫。因此「勢大」「勢蹙」的說法，刺激不到政府，蔣經國之後，後繼無人，也不會叫國民黨着急。將來由誰接棒，雖未可預知，但華國鋒與四人帮般的奪權鬥爭，不可能在台北上演，是可以肯定的。馬彬兄何必危言聳聽呢？



大陸共帮仍在亂，海外各種傳說愈來愈紛歧，筆者常說：中共問題沒有專家，不必說許多事件未發生之前，無人能猜得到，就是事件發生後，若能說出道理，已經不錯，共帮最近一月內發生的事，有許多事仍使人莫名所以，因此，也就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說法，茲就幾項重要事項、畧述一下個人看法。

一．鄧、華之間

鄧小平與華國鋒之間，究竟如何，是不是兩人形成對立，各擁有一部份徒眾，成爲兩個對壘的派系。

就筆者看法，鄧華之間完全沒有對立，起碼在短期沒有對立，鄧小平事實上已經出來，華國鋒目前所作的，皆是鄧小平過去鼓吹的，兩人如唱雙簧，一個在前台，一個在後台，無衝突之可言。

目前看共帮問題，不能以舊的眼光來看，毛澤東在世時那種血腥大火併，很難出現，猶如史達林死後，俄共頭目雖然也鬥，但失敗了的只是被貶去邊遠地方，担任不相干的工作，如馬倫可夫任水電站站長，莫洛托夫任駐外蒙大使，或逼令退休，給予法定養老金爲生，如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

共帮目前內鬥政策雖然尙未具體化，但也可以看出，與毛澤東在世時已有不同。大概毛澤東剛斷了氣，共帮重要的大頭目，皆感到惶恐，因爲毛澤東所留下的實在是一個爛攤子，爛得無法收拾，更糟的是毛澤東對身後事未作半點安排，目前共帮當權派一口咬定華國鋒乃毛澤東所選定的接班人，實在毛澤東只是選他接周恩來，要他辦事，並未要華國鋒接班，毛澤東眞正屬意的接班人是江青，但是也未作妥善安排，假如毛澤東死前能召開一次會議，確定江青爲「接班人」載之文件。如有此種公開文件，對江青便有較佳保障，華國鋒的政變也就失去了藉口。

到了毛澤東突然斷了氣，共帮大頭目包括四人帮在內，最初要研究的還是如何安排人事，把共帮局面支持下去，自然也就要繼續毛澤東的遺志，仍然批鄧，反右傾翻案風，如果文革派本身不發生火併，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等人自然也跟着走，共帮還可以維持短期團結，但由於江青等人要排斥華國鋒，迫使華國鋒外向，被正以待罪之身的鄧小平看得淸楚，於是從中穿插聯台文革派以外的大頭目一致擁華，進一步更以陳錫聯的兵力，迫使汪東興也跟着走，於是四人帮全軍皆墨。這次經過可以看出全是鄧小平所設計，當時在北平就流傳一種謠言，鄧小平指示華國鋒兩項步驟，即消滅四人帮，繼續批鄧，此一謠言是眞是假不知道，但華國鋒目前確實是行的此一政策，因此，鄧小平在目前即不可能公開出現，事實上鄧小平也不必出前台，前面已經說過，共帮此時鬥爭與毛澤東在世時不同，眞正掌權的人不一定要出前台，表面看，華國鋒身兼毛澤東與周恩來兩人權力，共帮從在江西建立「中蘇臨」開始，尙未有人具有華國鋒此日之權力，但究其實際，比周恩來尙不如，其背後自有一羣決策人物，華國鋒只能施行已決定的政策，本身最多只是決策人物之一，可參與討論而已。就此點而言，華國鋒沒有理由與鄧小平敵對，鄧小平手也沒有必要搶華國鋒的「總理」。

或者有人會提出疑問，既然如此，爲甚麼羣眾又在天安門貼大字報要求鄧小平任「總理」，此一問題也不能與毛澤東活着時同樣看待，在過去，貼大字報皆是事先有所安排，而近一年來，許多大字報確有自發性，即在毛澤東未死前亦出現自動貼大字報事，轟動一時的「李一哲大字報」，即對共帮之人事與制度展開攻擊，該大字報數量又多，以後海外印成一本書，廣州共帮頭目竟容其貼出，已屬不可思議，及至毛澤東斃後，控制更寬，北平一部份人貼出大字報，要求鄧小平復出任「總理」，未必是鄧小平授意，可能鄧小平事先並未與聞，因爲鄧小平眞有意任「總理」，應當通過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與華國鋒談判，安能靠大字報作爲階梯，此類大字報對鄧小平並無好處，甚而可能會造成鄧華之間的裂痕。總之，在現階段看，鄧華不可能起衝突，鄧小平短期也不會復出。

二．華國鋒目前處境

從華國鋒上台之日起，筆者就認爲華國鋒可以拖一個較長時期。因爲有實力的大頭目自忖坐不上第一把交椅與其爭不到手，落入另一個實力者手中，倒不如擁無權無勇，既無聲望，又無班底的人出任。華國鋒非常合乎此項條件，華國鋒在一九七三年八月共帮「十大」被選爲政治局委員，是進入共帮中央之始，但還是遙領，其本身工作仍是共帮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湖南省「革委會主任」。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四屆人代會」被任爲「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算是作了「京官」，此時距周恩來死，由他出任「代總理」只有一年時間，華國鋒原有班底皆是湖南地方幹部，自不能也用直升機提到北平任要職，所以華國鋒在共帮政權及共帮中央，沒有絲毫實力，而是孤家寡人一個，懸於眾人之上，此一情况若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第一把交椅他一天也坐不住，但到了現階段，反而成爲他的「優越條件」。

所以就人的方面說，華國鋒應當可以立得住脚。但是，擺在面前的一團亂絲，眞眞是「剪不斷，理還亂」，就非華國鋒所能解決得了。

人所共見的是華國鋒捧毛而打江，這一手法不論是其他大頭目所決定，還是華國鋒自出心裁，在最初逮捕四人帮時，尙可勉強應用，到了後來，就變得杆格難行，因爲四人帮的醜史揭得愈多，愈看得出同毛澤東分不開，例如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以「國家領導人」身份會見外國元首，當時毛澤東尙未昏迷，仍在見客，江青所會見的人，也都見到毛澤東，怎能說毛澤東不知道。這



華國鋒能立住脚的「優越條件」是無權無勇，無聲望無班底。

一步棋越走越不通，很可能最後要牽涉到華國鋒。

其次，華國鋒現行手法是反四人帮不反文革派，儘量縮小打擊面，因為華國鋒本身便是文革派，如果反文革又反到自己的頭上來。所以直到今日，共報仍然宣傳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只是說四人帮貪天之功，冒文革之名，實則四人帮與文革完全無涉，有時甚至宣傳四人帮在破壞文革，像這類宣傳，華國鋒本意仍是在維護自己，維護毛澤東，但却與大多數高級頭目形成對立，如果肯定文革，目前共帮領導頭目就沒有幾個乾凈人，葉劍英、李先念，在文革時均受到攻擊，軍方自楊成武以下，不但受攻擊而且都受到處分，這批人對文革派有深仇大恨，四川趙紫陽，雲南賈啓允所以要在當地大殺四人帮黨羽，還是為了報仇。華國鋒以後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報告，也說要徹底整肅四人帮，大概還是受了軍方壓力。四人帮與文革派基本上是一回事，而華國鋒也屬於文革派，絕對洗刷不掉，因此，就出現一種矛盾，今天華國鋒是否能徹底整肅四人帮，就是能不能推翻文革，但在華國鋒立場而言，很難全面否定文革，若僅是整肅四人帮及其重要黨羽，未必能使文革期間受過折磨的大頭目滿意，將來華國鋒同老一輩大頭目衝突，焦點必在文革之肯定與否定。若就此點論，華國鋒政權就很難獲得較長的穩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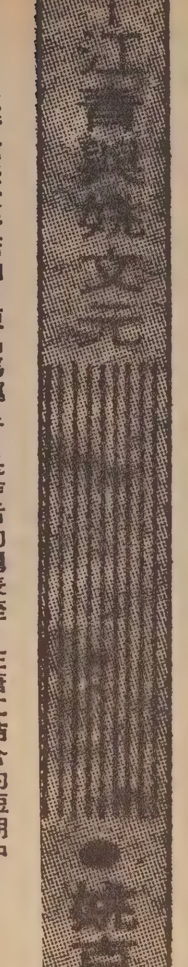
三・未來情勢演變

對國家前途而言，已如破曉時光，天空已現出魚肚白色，整個光明來臨將不會太久，此非盲目樂觀，而自有事實根據。默察三十年來世局演變，可以發現此一眞埋，即極權統治一旦鬆弛，人民必起而反抗，史達林死後，喬治亞曾經騷動，蘇俄對東歐控制放鬆，整肅史達林派，按理人民應當可以滿足，但是、東德、波蘭、匈牙利、捷克、爭自由的行動使如錢塘江潮，一波跟着一波衝過來，雖然以後皆被武力鎮壓下去，但自由種子已在東歐開了花，羅馬尼亞因公開與蘇俄携貳，就是匈牙利，波蘭行動也非蘇俄所能完全控制。甚至蘇俄本身，也發生了知識分子的公然反抗，索忍尼辛、沙卡羅夫都向蘇俄共黨展開挑戰，蘇俄當局也只能以驅逐出境代替勞改，可見統治者內心已經恇怯。

清宣統三年汪精衛，黃復生刺宣統帝之父攝政王載灃而被捕，判終身監禁。國父在東京致書同志，指出淸廷氣已餒，信中有句云：「世安有刺太上皇而能免死者」。事實果然國父所料，不一年而淸社遂屋。

共黨統治更甚於封建帝制，因此，更不能鬆弛控制，但共帮控制目前確在逐步鬆弛中，如前述「李一哲大字報」已在毛澤東生前貼出，去年火燒天安門貼出大字報：「秦始皇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最近天安門大字報更公開要求有集會言論選舉罷免之自由。「人民日報」更接納「讀者投書」廢除又長又臭八股，報導眞實消息，此等處不能不使人回憶到淸末諮議局立憲往事，雖然共帮此種讓步可能又是「陽謀」，但自由思想一旦蔓延開，就如癌細胞在周恩來體內散發，無論請甚麼樣的名醫，周恩來受盡折磨之後還是要死，共帮政權目前也正是如此，必然埋葬在自由的浪花中。

「四人幫」中的二位舍親



江青前任丈夫唐納，原名馬驥良，是作者的舅表姪，在唐江結合的短期中，江青應稱他舅表叔。姚文元之父親以前曾傳說是姚蓬子，但未經證實，直至「四人帮」垮台後，才由中共揭發，說他祖父名姚漢章，是清朝末科舉人。而姚蓬子（現正批判他曾反魯迅）是姚漢章的兒子，才證實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兒子。姚漢章是作者堂伯父的兒子，故姚文元應稱他爲堂叔祖父，按傳統宗法追溯起來，姚文元也應稱江青爲「姑表嬸」。然而，實際上姚文元是江青的女婿。

年前美國加州斯丹福大學請我去演講，該校亞洲語文系的教授們請我到附近的一家北方館去吃飯。那天坐在我右邊的是該系主任劉若愚教授，坐在我左邊的是紐約市立大學中國史副教授薇特璣（Roxane Witke）。她剛到中國大陸去觀光回來，在斯丹福大學的歷史系暫任一個短時期的客座教授，所以也參加那天的宴會。誰能到北京、上海，各處去跑一趟，就好比從火星探險回來一樣，頓時變成一個熱門的新聞人物。薇女士特別幸運，居然能獲得江青的賞識，讓她替自己寫一本傳記，並且還給她許多不易得到的資料。正所謂「一登龍門，身價十倍」，薇女士那本「江青傳」還沒有動筆，出版商已經搶着要替她出版了。

在那天的宴會上，薇女士告訴我，江青雖然告訴她許多早年的事，但沒有提起她和唐納結婚和後來分離這一段事。她知道我那時也在上海，問我是否可以供給她一點資料。我就告訴她，當年唐納、江青（那時名藍蘋）和趙丹、葉露茜、顧而已、杜璐璐三對情侶到西湖六和塔去結婚的經過，和後來江青怎麼和導演章泯發生了曖昧的關係，而致唐納到吳淞口去企圖跳海自殺，造成轟動一時的桃色新聞，終於他們離異分手。薇女士聽得津津有味，不過她說這一段羅曼斯也許是江青不願意別人知道的，所以她還不能決定，是否要採用在她的「江青傳」中。我看她的興趣那麼濃，索性讓她驚異一下。「你知道麼」，我鄭重其事地說：「江青還是我的親戚呢！」

「眞的！」她睜大了半信半疑的眼睛。

於是我不嫌絮煩地告訴她：唐納原來不姓唐，他是蘇州人，眞姓名是馬驥良（也稱馬季良），他的母親姓倪，是蘇州平江路朱馬高橋倪家的女兒。倪家只有一子單傳，名文若，他就是唐納的舅父。我的胞姊志芳嫁給倪文若，就成爲唐納的舅母。所以，就親戚關係而言，唐納應該叫我一聲舅表叔，而江青在與唐納結合的短時期中，也應該如此稱呼我才對。

外國人對中國人複雜的親戚關係，往往弄不清楚，可是我和唐納、江青的關係，還不算複雜，我想薇女士是弄得淸楚的。至於她是否採用於她的「江青傳」中，我就不得而知了。


姚　克

江青和唐納的結婚是完全自由式的。在六和塔舉行了極簡單的儀式之後，他們並沒有到蘇州去補行舊式的婚禮，也沒有發請柬給親戚們吃喜酒。所以我和他們雖是親戚，却從未正式見過禮。唐納當然知道我是他嫡親母舅的舅爺，在先胞姊出嫁時，我和他是否見過禮，我已經記不得，因爲那時是民國九年（西曆一九二〇年）我的虛歲只有十七歲，見禮時親戚又多，我靦覥地正眼都不敢對人看，那裏會記得？不過照風俗習慣而論，我和唐納是應該見過禮的。至於他是否將我們的親戚關係告訴江青，那就不知道了。

在煊赫了十年的「四人帮」中，有一門不算太遠的親戚，而這位親戚不是別人，竟是毛澤東的未亡人江青——這已經是比買馬票中頭獎更難得的奇遇。沒想到最近看報紙，又在無意中發現了「四人帮」中還有一位我的親戚！這位親戚就是比我小兩輩的姚文元。

說起來也奇怪，姚文元的名字，我早就在中共的報刊上見過了，不過要等到一九六七年初，他首先在文章裏「批臭」「清宮秘史」，把導演朱石麟急得當場氣絕身亡，我才開始對他注意。當時香港的中共問題專家，多數不知道姚文元的身世。有人說他是姚蘇鳳的兒子，也有人說他是姚蓬子的兒子。姚蘇鳳是蘇州人，是當年鴛鴦蝴蝶派的少壯派，我在蘇州東吳大學讀書的時候，和鴛鴦派的中堅份子范烟橋的幼弟同班，所以很早就認識了姚蘇鳳，可是這些年來沒聽說過他有個名叫姚文元的兒子。

至於姚蓬子，我到一九三三年方才認識。他那時也算是個左傾的作家；由於當時的環境特殊，左派的人都不願把自己的眞名實姓和世身的背景，輕易告訴別人，別人也不便多問。我對蓬子當然也不例外。和他談話時，只聽出他似乎有杭州嘉興的口音，其他可就不知道了。魯迅不喜歡他的作風，覺得他不可靠，所以曾經勸我少跟他往來。「魯迅書信集」上冊，第六二〇頁，登着他於一九三四年八月卅一日給我的一封信，信末說：「先生所認識的貴同宗，聽說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編一種雜誌，特此報告。」所謂「貴同宗」就是指姚蓬子而言。由此可知，魯迅對姚蓬子是深惡而痛絕之的。

圖爲江青、姚文元與美國女作家薇特璣。

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姚文元扶搖直上，不久就坐上第三四把交椅，那時候大家才知道他是姚蓬子的兒子，而且還檢討過他的父親。可是我仍舊不知道，他和我有親戚關係。最近，華國鋒把「四人幫」拘捕，中共的報刊立即開始對他們「批臭」，猶如以前他們把別人「批臭」一樣。在批判過程中，透露了許多前所未知的事。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批姚文元的文字，說他的祖父名姚漢章，多年前曾任中華書局的編輯。我這才發現，我當年認識的左翼作家姚蓬子原來是姚漢章的兒子。

這個發現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爲姚漢章不是外人，他是我的從堂伯父文俊公的兒子，是我的從堂哥哥啊！爲便於明瞭起見，讓我先把這一層親屬關係從頭說起，我們姚家的原籍是安徽歙縣。遠在太平天國以前，我的祖先已在杭州仁和縣落了籍。我的祖父錫爵公和姚漢章的祖父某某公（我一時想不起這位叔祖的名諱，容於日後補正）是同胞弟兄，老家住在杭州城裏與中巷，我幼年曾經去過幾次，不過印象已模糊了。我的先父文倬公和姚漢章的父親文俊公是堂房弟兄，我小時候稱呼他「俊伯伯」。先父是前清光緒十六年庚寅科的進士，殿試後進翰林院，大約就在那時候，他在蘇州葑門十泉街五十四號，買了那所門前豎着旗桿的大房子，（因爲前清的門第相當嚴格，在沒有點翰林之前，他不可能買這樣氣派的住宅）。以後他就住在蘇州，不常到杭州老宅去。因此我們這一房，和俊伯伯那一房，就漸漸地疏遠了。

姚漢章是清朝末年的舉人，在同輩份的弟兄，他是獨一無二的，他中舉之後科舉就廢了。他因爲是個舉人，特別受親屬的重視，所以隔了六七年我還記得他，別的從堂弟兄的名字我就想不起來了，我和姚蓬子認識的時候，從來沒有互相展問邦族；我絕對沒想到他會是我從堂哥哥的兒子，他也絕對想不到我會是他父親的從堂弟弟，因爲我是先父晚年的兒子，年紀和姚漢章相差至少二十歲上下，而且我說話帶一點蘇州口音，更不像是他們的本家。如果我和姚蓬子交往得長久一點，彼此也許會發現出親屬關係來。可是經過魯迅的勸告，後來我就和姚蓬子疏遠。若不是最近報紙上透露了姚文元的家世，我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他們父子是我的本家親屬。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間，姚漢章就在上海中華書局做編輯。當年中華版的教科書，有不少都出於他的手筆，六十歲以上年紀的人也許曾經讀過。如果報紙上沒提姚漢章從前是中華的編輯，那麼天下很可能有同名同姓的人。我就不敢貿貿然認他爲從堂兄弟。報上既明明白白地說他是從前中華的編輯，那麼我可以斷定他一定是杭州俊伯伯的兒子，也就是那位末科舉人的從堂兄姚漢章。大前提已經絕對沒有問題，那麼姚蓬子當然是我的從堂姪兒，他的兒子姚文元也當然是我的從堂姪孫了。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我先父那一輩是以「文」字排行的。（上文已經說過，先父諱文倬，姚漢章的父親諱文俊）。姚文元如果眞正是姚漢章的孫子，他絕對不可能用曾祖父輩的「文」字來做名字的。姚漢章是個舊社會的人，當然不會替孫兒取一個與自己父親犯忌諱的名字，姚蓬子雖然曾一度做過左翼作家，也不至糊塗得連這一點規矩都不懂。我懷疑這個名字可能是姚文元自己取的筆名，而不是原來的眞名。據說他曾經在一個會議的場所，當眾檢討自己的父親，弄得姚蓬子啼笑皆非，無地自容。像這樣一個目無尊長的畜生，當然不會顧慮到自己的名字犯了曾祖父的忌諱，至於把我這位從堂叔祖的「清宮秘史」批臭，那當然更不在話下了。

江青、姚文元二人和我的親戚關係，既如上述，那麼按傳統的宗法而言，江青和姚文元自然也是親戚了。他們血緣關係自以我先姊爲樞紐；對江青說，姚文元是她前夫（唐納）的舅母的從堂姪孫，簡單一點的稱呼是「舅表姪」。對姚文元說，江青曾一度是他從堂祖姑母的外甥媳婦，簡單一點的稱呼是「姑表嬸」。這麼算起來，江青還比姚文元長一輩。我不憚架煩，把他們的親戚關係和稱呼都搞清楚，但願有仁人君子轉告江青和姚文元，也好讓他們兩位親密的戰友覺得更親密一點，豈不漪歟盛哉！

據中共所發表的資料，遠在一九五〇年間，江青已經堅決地反對「清宮秘史」在大陸各地放映。姚文元則直到一九六七初才開始批判我那部電影。現在把「清宮秘史」批臭的人，都「曲終人不見」了，而「清宮怨」和「清宮秘史」還巍然獨存。根據我原劇本改編的「清宮殘夢」曾在香港無綫電視連續播映，本年（一九七七年）一月三十日，東華三院又將在香港大會堂上演我的「清宮怨」。同時，聯經出版社已將「清宮怨」收在我的劇本選集的第一冊中，今春將可以出版，蓋不以「批臭」而烟消火滅者也。溯自秦始皇到現在，文學作品曾經遭受焚書燬版之厄者，不知有多少，可是有些作品却偏偏燒不盡，燬不絕，流傳至今還有人閱讀。「四人幫」如果有機會看到，亦將有感於斯文！

大陸農村

李哲夫

大陸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中共財政收入百分之五十來自農村，外銷產品百分之七十也來自農村；輕工業產品也有百分之八十來自農村。可是中共的農村經濟總是一片蕭條，不見生機。中共農村經濟所以失敗，主要是中共的集體經濟制度及其公有經濟政策的錯誤，再加上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永無休止，致使中共農業經濟一蹶不展。

農村強施蘇式經濟

中共統治初期是以蘇聯的經濟模式作爲其經濟結構之範本與基本的經濟政策方向，根據馬列主義的理論，實施所謂經濟的社會主義化，其策畧步驟爲土地沒收後再重分配，編成農業「互助合作組」，籌組「農業合作社」，成立「人民公社」，其目的在控制生產、消費和分配。「人民公社」是其所謂農業集體社會化的最後一個階段，中共這種農業組織之轉形對農村影响甚鉅。一九五八年進行「大躍進」時，中共宣稱「兩條腿走路」，亦卽農、工業的發展同時並進，爲達成此目標，就將商業、工業、農業、教育及軍事全部納入「人民公社」的組織，以成爲「社會的一個基本單位」。當時，大約五億七千萬的農民被編入三萬四千個「人民公社」。「公社」成立時，全大陸人民都被混合編成了所謂「無產階級」的陣容，在人類歷史上，誠爲前所未有之農業獨裁集權型態。一九五八年秋季，中共宣布「人民公社」成立，可是，事情的發展並未如事先構想的單純，因爲經過一九五九、六〇、六一及六二的多次修正後，已把毛澤東的「人民公社」之原意批改得面目全非；實際上，「人民公社」已被「農業合作社」所取代，這種「農業合作社」的組織型態，從一九六二年迄今，中共似乎一直保留了此種農村集權社會組織的面貌。

中共實施農村集體化的本意，除了控制人民的思想，易言之，中共在「土改」後，不斷從事農村社會主義的集權統治，其經濟上的主要目的爲榨取農村的資源，同時，防止富農的重出現，以符合政治意識型態的騙局。

農村政治與經濟互相矛盾

中共以爲農民的所得彈性小，因此，利用強制手段來控制分配，轉移農民之剩餘粮食而爲非農民之消費，以促進工業化。這種「理想」的想法並未實現，因爲中共的農業人口太多，而且貧窮，一有剩餘粮食立刻被農村激增的人口所消費，並沒有剩餘以供再投資之用。實施「人民公社」後，中共企圖破壞傳統的家庭制度，社會上不再有私人的道德觀念，父子、兄弟、夫婦、親戚、朋友間的關係都被沖淡，人與人間只存在着工作上的「同志」關係，各階級之間的連繫也蕩然無存，以達到中共控制農村的最終目的。

然則，中共的「人民公社」僅維持不足四個月而告失敗，失敗的主因是人民喪失了激勵心，因爲中共取消了私人擁有財產的自由，幾乎將人民一切有權整個地收歸「公有」，甚至連人民日常生活的炊具和傢俱也不例外。因而，中共當局只好改弦易轍，慢慢地由高度集中政策變成漸次的分散政策，允許私人擁有一小片的自留地，准許人民保有一些牲畜；這種分散的經濟政策基於中國人傳統本性的不可動搖性，人民喜好屬於自己生活的田地，雖然這些私人的自留地很小。但是生活充實，人民樂於在「自己的田地」上努力耕作。反觀「公社」集體化的結果，人民缺乏行動積極性，怠工懈工，得過且過，因之，生產反而減少，「公社」的共幹更與農民發生了許多爭執與磨擦。遂使中共榨取農村剩餘物資的本意，更難實現。其中最令人反感的是中共摧毀了家庭制度，使大陸人民無法接受、適應，於是，爲促進農村集體化的「大躍進」運動，結果適得其反，大陸上所顯示的事實與其說是「集體化」，不如說爲「資本化」，私人擁有的田園、牲畜、工業、商業，在一九六二年如雨後春筍般復甦起來，黑市更成爲公開的秘密，中共只好放棄集中的公社化構想，現在，中共的「人民公社」早已名存實亡。

農業學大寨不能把農村經濟攪上去

過去二十七年在中共獨裁統治下的中國農村經濟，都是處於錯誤與矛盾的經濟政策的過程中，沒有一定的立場可言，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共的經濟政策是仿效蘇聯的模式，發展重工業爲首要優先，其次爲輕工業，再次則爲農業。結果，使中共無法從農村累積資金投到重工業部門，產生嚴重的資金缺

經濟的崩潰

平衡的工農並重的經濟型態。一九六一年劉少奇實施「經濟調整時期的方案」後，中共又宣布「以農業為國民經濟的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經濟政策原則，此時，中共農村的經濟政策已與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完全相反。劉少奇的農村經濟政策是「以糧為綱」，「全民大辦農業」，並允許以耕地總面積約百分之五為「自留地」，長期歸農民使用，「自留地」生產的產品不列入集體分配的產量及口糧之內。「文化大革命」後，中共農業政策上以「農業學大寨」、「自力更生」為原則，因而，中共政權對農業投資減少，規定貧下中農管理農村商店，不許代售私人物品，限制私人經濟活動，並削減自留地作用等等措施。這樣的農村經濟政策，使農民的工作情緒大受威脅，生產力無法提高；又加上中國大陸長期遭受天災的侵襲，農業品根本無以自給，其中以一九七二年為最，農產普遍歉收，糧荒嚴重至極。

最近，中共在北平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談，華國鋒及陳永貴在會中公開承認中共黨內權力鬥爭後農村受害不小，強調要大揭大批「四人幫」，在「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的推動下，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要積極建立「大寨縣」繼續貫徹執行「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妄想，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經營」。中共的「農業學大寨」會談在本質上，華國鋒旨在假藉其重視農業之前途來鞏固其岌岌可危的政權。

中共集權統治下的農村制度，使得人民的激勵心消散，此乃中共制度上致命之痛，不論中共如何重視農村經濟，大陸的農村狀況永遠無法得到進展。

集體經濟加上內爭不止使農村蕭條

當前，中共經濟的最大困難是人口增加快速而農業生產停滯不前。周恩來曾說中國大陸人口約年增百分之二，一九六四年中共曾進行「人口普查」，其統計數字約為七億一千一百八十萬，據此推算，到一九七二年業已超過八億大關（現在大陸人口為達八億六千萬之譜）。而中共所公布的農業產量，一九五二年為一億五千四百四十萬噸，一九七二增為二億四千萬噸（這個數字值得懷疑），據此推算，年增率也不過是百分之二左右，可見大陸糧食增產的結果幾被人口孳長所吞噬。

中國大陸的可耕地僅佔土地總數的十分之三，而可耕地的拓展亦非一蹴可幾，氣候在現在尚非人力所能控制，加上赤化後的中國大陸耕作方法還是傳統式，農民農業知識仍然相當落後，中共面臨這種種難題，却無法增加其耕地的單位生產力，於是在人口激增的情況下，其農業「邊際生產力」也只好益見衰退了。

由於中共的農業經濟無法支持其工業的平衡發展，其經濟成長率自然極低。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年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九，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九年，其平均年成長率僅有百分之三點二，這些微小的經濟成長率還是竭盡其榨取大陸人民血汗之能事所換取的代價。中共的經濟非但是落伍的閉鎖經濟，更是全由極權政府控制的經濟（即由中共政權控制了生產、消費、物價和分配）。

一國最佳的經濟制度，乃是計劃與自由相互配合的經濟制度，明確劃分公、私營企業的界綫，使公營事業參與私人經濟的活動，朝多目標公平競爭，這就是社會平衡理論，而中共却忽視甚或故意排除此理論，在高度統籌的經濟下，重視重工業而忽畧輕工業的不平衡成長，造成頭重腳輕的經濟失調狀況。又因為處在缺少價格機能的經濟中，其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無法帶動輕工業的發展，導致民生物資的匱乏，因此，中國大陸的生活水準極其低微。

中共經濟成長率之所以低，固然由於其制度性的先天劣勢（共產主義的最大弊病就是潛力無從發揮）——易言之，就是不生產的浪費，是無形的損失；最主要的還是中共內部漫無止境的政治鬥爭。

因為，中共統治大陸是以意識形態為主導，從而影響其政治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寧願犧牲經濟上的目的達成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方向，所以中共經濟之停滯不前，乃意料中事。目前，地位仍未鞏固的華國鋒政權擬以「農業學大寨」來緩和其內部的權力鬥爭，然而，「農業學大寨」的運動不但無法拯救中共殘破的農業，而且，在此高壓之下，反而將引起農民的反抗，造成農村的衰敗。

中共由於存在着上述的政治和經濟矛盾，致使大陸農村二十餘年來一直處在異常貧瘠落後的境地。

馬思聰的智慧抉擇

高風亮

中國著名小提琴家馬思聰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中共高幹協助下，乘機動漁船由大陸偷渡到香港，再由港輾轉赴美，在費城過着半隱居生活。中共海外統戰分子不斷向他拉攏，要他返回大陸，但被拒絕。於是中共造謠，說他不能再演奏，潦倒不堪，想回大陸，甚至已經死亡。馬思聰在卅年代已被中共統戰，一直留在大陸，但眼見許多藝術家一個個被折磨至死，對中共深惡痛絕。當他踏上自由祖國領土，看見青天白日旗上升時，感動地說：「對一個老年人，尤其是對一個身經廿多年暴政，死裏逃生的人，感情是很不容易被激動的，但，升旗的那刻，我忍不住流下熱淚來。」

揚名世界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馬思聰，偕同夫人公子，由美返台。我們對他智慧的抉擇，堅定的決心，愛好與維護自由的精神，更有一份誠摯深遠的敬意。

馬思聰天才橫溢，工力亦深，早在三十年代，即已馳名中外。他那雙「魔手」，透過小提琴流露出來的優美旋律，眞不知風靡了多少音樂愛好者。

大陸沉淪，他未及逃出，曾因本身的造詣而爲中共文化統戰份子所利用，但他警覺性高，認淸了中共殘酷本質，十年之前，巧獲機會，乘機逃出鐵幕，投奔自由。據說，他之能夠僥倖出走，曾獲得一名相當高級的共幹協助，由此證明，大陸上追求自由的人實在極爲普遍，連居中共高位者亦多有此潛在的意念，一個喪失了信心的中共組織，它的生命必然是短促的。

馬思聰一家旅美十年，連這次一共回台三次，從正面和側面了解，他居住異邦，可說很少時間心神能夠安定下來，因爲中共份子忱於他的名望，一直不斷以他爲統戰的目標。首先是利誘，甜言蜜語的勸他一家人「回歸」，提出無數保證，信誓旦旦，只要他回大陸，一切好辦。及至軟哄不行，中共分子又用各種方式威脅他，甚至揚言綁架或殺害，馬思聰住在費城，常常提心吊肝的提防暗害，不過，美國究竟是個講求法治的國家，中共分子雖兇悍殘忍，還有幾分顧忌。

從卅年代初期起，中共在上海搞左翼聯盟，一手拿着盧布和吹捧工具，一手則是成羣結夥的打擊武器，這種又聯合又鬥爭的統戰手法，眞得了狡猾陰毒的列寧之眞傳，可以說無往不利，連魯迅這種一開始便反共的作家，最後也成了親共的偶像，透過魯迅，不知道有多少作家、藝術工作者，不知不覺陷入赤色陷阱，無法自拔。到中共赤化大陸之後，這些人如何呢？中共猙獰面貌畢露，連當初在上海指揮文化統戰的總司令周揚，也遭揪鬥，生死不明。其餘如田漢、夏衍、史東山、冼星海、徐悲鴻、周信芳、梅蘭芳……成千上萬的文藝藝術工作者，都替中共賣過命，立過功，一個一個，不是揪鬥折磨以死，就是發放邊荒「勞改」，音訊全無。這些人，恐怕一直到遭遇磨折，才會幡然悔悟，認淸中共的眞面目。馬思聰在這方面，無疑比那一羣反應來得敏銳，對自由的期望來得熱切。我們並不完全因爲他是一傑出的音樂家而備感讚佩，他最令人欽敬的，毋寧是他對共產黨徒邪惡意識的了解深刻！

馬思聰是廣東省海豐縣人，自幼就表現極突出的音樂天份，十一歲那年以音樂資賦優異，到法國留學，十七歲從巴黎音樂學院畢業，即束裝返國，創辦了「廣州音樂院」，而開始在國內樂壇嶄露頭角。

二十歲，馬思聰應聘担任中央大學的小提琴教授，受業於其門下的子弟甚眾。

二十九歲，馬思聰創設了「中華交響樂團」，蜚聲中外，二年後，又轉任中國大學的音樂教授。

一九四六年七月，馬思聰夫婦，隨上海市音樂協會音樂訪問團，到台北演出，馬思聰的小提琴，王慕理的鋼琴，風靡台北。

當時台灣省立交響樂團兼指揮蔡繼現，在欣賞過馬思聰的琴術造詣，十分讚佩，爲了將馬思聰留下來，指導台灣青年小提琴家，乃特地將指揮一職，讓賢馬思聰。

這是馬思聰第一次和台灣發生關係，其淵源甚久，馬思聰在台停留期間，還指揮省立交響樂團，演奏過他自己的作品「史詩」、「綏遠組曲」和「思鄉曲」。

中共據大陸之際，馬思聰沒來得及逃離紅禍，還被迫担任中共「中央音樂院院長」一職。而後於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全家逃離大陸。

有一個事實，是値得一提的，在被中共迫害的幾年中，馬思聰的創作，幾乎是完全停頓，那幾年是一個暗淡期，馬思聰沒有譜出任何美好的曲章，在中共的迫害下，文藝、音樂都無法長成。

馬思聰要投奔自由，也種因於此，一個音樂家是不適合活在沒有自由的土地上，否則他的音樂生命就歸於烏有。

馬思聰一家人乘漁船偷渡香港後轉赴美國，住在費城一幢公寓的十六樓，居高臨下，在暇時眺望附近公園的美麗景緻，也可以憑覽費城風光。

在這一幢公寓，馬思聰過的是半隱士生活，他



主要的工作，是關在房裏寫作，旅美十年林林總總寫出了不少小提琴奏鳴曲，鋼琴協奏曲，交響樂，不過花在創作舞劇「洛神」及「美組曲」的時間，是最多的，因爲這些都取材自祖國，孕育着對祖國誠摯的喜愛與懷想。

馬思聰作曲的方式，一直是獨自工作，關在室裏，寫完一段停筆修修改改，然後再提筆寫下一個音節。他的太太王慕理就會形容他這種作曲法，叫做「細水流長」式創作法。

而在這種「細水流長法」下，創作出來的樂曲，確實是與眾不同，也難怪他的曲子，會受到大眾的喜愛。

由於他是一位舉世聞名的小提琴家，他的琴藝造詣已達世界第一流水準，一九七二年，他就在美國七大城市，舉行巡迴演奏會，獲得極高的評價。

除了是一名小提琴家，一名作曲家之外，馬思聰還是文學欣賞者，他最喜愛的是唐詩，對於唐詩，他也有極深的研究。他認爲：中國唐詩極涵蘊的獨特風味，是無可比擬的，而在唐詩中，他又偏愛李白、王維和李商隱的詩、詞，其中數首他所偏愛的都已成爲他獨唱曲的素材，一闋「將進酒」可爲代表。經香港轉赴美國之後，馬思聰就立下一個志向，要把他投奔自由後第一次演奏會，獻給他日夜思念的祖國，因此在第二年的文藝節前夕，馬思聰偕同夫人王慕理，第一度回台。那是他首次回到自由祖國。他說過：「這是我最難忘的一個春天。我已經在大陸上失去了廿多個春天，所以，一個失而復得的春天，將使我回憶終生。」

有一天，他從窗口看到附近一個學校正在舉行升旗禮，莊嚴的國歌聲中，一面青天白日國旗正冉冉上升。他說：「對一個老年人，尤其是對一個身經廿多年暴政、死裏逃生的人，感情是很不容易被激動的，升旗的那刻，我忍不住流下熱淚來。」

馬思聰在中山堂舉行了演奏會，担任小提琴獨奏，王慕理夫唱婦隨地，爲他的先生以鋼琴伴奏。那一次演奏會中，推出的是馬思聰的「西藏音詩」，「內蒙組曲」、「牧歌」和「第一迴旋曲」。西藏音詩，充分表現了西藏高厚的神秘感，也表現出藏胞的氣魄與粗獷。

「內蒙組曲」則是塞外風光的展現，「牧歌」寫的是牧人生活，表現出風吹草低見牛羊，栾花吹起一片橙黃的那種柔麗清澈的景緻。

聽過馬思聰的作品，都會感受到一股強烈的中國味，那些樂句，那些旋律，表現的完全是中國的風土人情，陣陣駝鈴，聲聲暮鼓，縷縷清笛悠悠晨鐘，那一樣不是中國的，那一段樂曲不是含帶着濃厚的思鄉情懷。

一九七二年五月，他在夫人陪伴下再度回台，參加總統蔣公就職大典，並舉行全省巡迴演奏會。他是以堅毅的回國行動，表示對自由祖國的一片忠誠，粉碎中共宣稱「他要求回大陸」的謠言。

在一個多月的停留期間，他訪問了金門前綫，還藉著大眾傳播工具細說中共謊言欺世的種種罪行。本來，音樂與政治無涉，但，中共滅絕人性，殘殺恐怖的舉動，實在是他忍受不了、深惡痛絕的。

直到今天，中共暴行的陰影仍常籠罩著他。

他在信上說：「中共多年來不斷對我進行圍堵。造謠說我手顫，早已不能演奏，說我已被打死，或潦倒不堪，或想回大陸等……。」

這些陰謀的眞正目的，是不讓馬思聰發生反共作用，怕他與聽眾見面，怕羣眾對他多一分愛戴，而增加對中共的一分憎恨。

今年年前，馬思聰曾在紐約演出，當地的報紙社論曾作評論，標題是「馬思聰的利劍」，結論說：「這把利劍刺中了中共的心口……。」

馬思聰以爲，藝術家有其對羣眾精神的影響力，這影響力常常能有效的打擊敵人。

因此，馬思聰全家的回台，是爲反共復國貢獻一己之力。

他在信上指出：「祖國正進行復國的大業，爲了國家的復興，爲了保衛中華民族的文化並發揚光大，中共必須消滅。我們此刻要盡力去做些令中共害怕的或不利的事才對。」

馬思聰不喊口號，他和夫人王慕理、公子馬如龍、女兒馬瑞雪和六歲半的外孫，分批回台，就是對中共最有力的證言。



鄧小平復出的內外因素

錢希川

外電報導，鄧小平將復出担任黨副主席，地位僅次於華國鋒，此消息在北平的街坊黨小組會上廣泛討論，但並未獲得中共官方的證實。鄧小平復出的可能性，依目前情勢看，可說毫無疑問，只不過是時間性及地位大小而已。早在一月七日天安門事變時，羣衆在强力幕後的指使下，提出恢復鄧小平職位，可見鄧小平的復出有其內外因素。導致鄧小平復出的主因有三，一、來自軍方力量，二、來自官僚集團力量，三、來自羣衆與輿論的壓力。不過，即使鄧小平復出，也只能解決中共目前的困擾，但不能解決中國大陸的長遠問題。

傳鄧小平復出任黨副主席

據「北京」廿三日法新社電，前副總理鄧小平，不久可能被委任爲黨中央副主席，換言之，就是華國鋒主席在中共黨領導層中的最高級副手。

過去幾月來，北京會有關於鄧小平的政治前途的不同來源徵兆，這是最新的一項。

不過，無論這個消息聽來怎樣驚人，在現階段却絕對未是正式的。這個消息來自低層的中共人士，目前仍未獲得任何形式的證實。

一項報導，目前正在北京外僑社會像野火般流傳。這項報導說，一位中國人曾告訴一個外國外交官，表示上週末曾舉行特別的彙報會議。這位中國人說，會議的目的是宣佈鄧小平將會成爲黨第一副主席。

舊時，鄧小平又兼任副總理和總參謀長。觀察家說，如果鄧小平復出任第一副主席的消息獲得證實，鄧小平能夠這樣扶搖直上，可能是因爲葉劍英在領導層上自動退讓。目前，葉劍英是唯一的黨副主席，也是國防部長，葉劍英被認爲是擁鄧的。

不過，在作出任何政治上的結論之前，必須先待官方證實。自從北京的擁鄧華嶽告一段落以來，外交界人士使幾乎毫不懷疑鄧小平會復出，問題只是甚麼時候復出？担任甚麼職位？

鄧小平復出的軍方力量

鄧小平「復出」的支持力相當廣泛，最大的力量來自中共武裝部隊。

鄧小平爲共軍「一二九師、二野」的老頭目，另一頭目劉伯承久病不能活動，鄧對這個系統的影响就更爲重要。他的親信舊部，在中共政壇和軍中，担任了重要的職務，陳錫聯、蘇振華、李德生、楊勇、曾紹山、劉志堅、秦基偉、陳先瑞、吳忠、吳俊生、馬寧、李成芳等，就是其中最有代表的人物。他們大都熱心支持鄧的復出。

鄧小平長期在中共軍中任職，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又很久，在共軍中的影响力比較廣泛，除了原「一二九師、二野」之外，其他系統的高級頭目，相信也會支持鄧小平。他們對鄧的支持，主要與心理因素有關。

在過去十年間，各系統的共軍頭目，都受到江青派的迫害打擊，因而憎恨江青派，把被江青派整肅的鄧小平推出來，很能滿足「復仇」的心理。

中共高層頭目中，支持鄧「復出」最熱心者是那批「元老團」，包括「四大元帥」（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原中共「國務院」、「人大常委會」老官僚李先念、譚震林、陳雲、烏蘭夫、李井泉等。他們在十年前與鄧小平同患難，共同抵制過江青派。

鄧小平與官僚集團關係

鄧小平的政治生涯，與整個官僚派的利益不可分割。一九七三年，他在周恩來和官僚派實力份子支持下，復出「回朝」重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其後更升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代理病中的周恩來，主持中共「國務院」，推動一系列的「整頓」措施，對抗江青派。

鄧小平第一次「復出」，促使官僚派和江青派的衝突加劇。周恩來死後，官僚派支持鄧小平「接班」，江青派則想把張春橋捧上「總理」的地位，兩派爭執不下，才由華國鋒接替周恩來的職務。

毛澤東所培植的「接班人」，是江青、張春橋一伙，鄧小平及其它官僚派核心份子，都是毛江清算的對象，但是毛的「權威性」，早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時發生大動搖，在官僚派抵制之下，他的「家族接班計劃」，始終無法實現。

鄧小平雖在毛的壓力下失去職權，官僚派的實力却未受重大損害，他還因此獲得共幹和共軍更普遍的同情和支持。——這是鄧小平還能「復出」的政治基礎。

處理鄧的復出，官僚派最大的困擾，是如何推翻四月間的「兩項決議」。「兩項決議」，名義上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和「通過」，實際却是毛澤東決定的；由「中共中央」公佈的「決議」，就特別提及「撤銷鄧小平黨內外



一切職務」，是毛的「提議」。

既然整肅鄧小平是毛的主意，而官僚派當前又不打算推翻毛的偶像，處理鄧的「復出」就有許多「技術」上的困難，至少如何重新解釋鄧小平事件和天安門「清明暴動」，仍在困擾官僚派。

鄧小平「復出」問題，在中共高層引起的爭論，相信非常激烈。有跡象顯示，中共特工系統的吳德、汪東興，不贊同恢復鄧的活動，「元老團」則極力主張讓鄧「復出」。這種論爭大概還會持續一個時候。

鄧小平「復出」的阻力並不很大，只要「輿論宣傳」上有新的進展，鄧小平「回朝」終會成爲事實。

鄧小平復出的輿論力量

江青派倒台之後，中共官僚派特別是「元老團」，就考慮到鄧小平的「翻案」和「復出」。從去年十月到現在的短短三個月內，官僚派爲鄧小平「平反」的「輿論攻勢」，相當猛烈而且迅速「升級」。

「輿論攻勢」最初的兩個「層次」是：第一、利用報章批判「四人幫」的機會，側面爲鄧小平洗脫罪名；第二、示意共幹和共軍，製造「羣眾支持」鄧小平復出的聲勢。

從去年十月以來，中共報刊指責江青派，陷害共幹任意加上這些罪名：「唯生產力論」、「經驗主義」、「出賣自然資源」、「還鄉團」、「復辟回朝」；這些文章指責江青一伙，想利用揑造的罪名達到打倒老共幹的目的。文章所提及的罪名，正是去年二月至九月間，江青派加諸於鄧小平身上的；它們雖未正面替鄧辯護，但他洗刷罪名的動機却非常明顯。

中共「解放軍報」，爲華國鋒上台而寫的三篇「編輯部文章」，華國鋒在「大寨會議」發表的長篇演說，都不再提「繼續批鄧反右」，更顯示鄧小平「復出」的可能性。

現在，官僚派的「輿論攻勢」，已由第一層次轉爲第二層次。廣州街頭大字報，非常大胆的爲鄧小平翻案；元月七日以來北平紀念周恩來的活動，公開要求恢復鄧的名譽並讓其「復出」；這都是官僚派在幕後導演的一場戲。

鄧小平「復出」是基於他過去的政治基礎，又擁有廣泛的支持力。另外，心理因素也很重要：一、共幹和共軍憎恨江青派，因而對鄧有好感，且同情他被江青陷害；二、中共高層分子如葉劍英、李先念、聶榮臻、譚震林、韋國清等，尊崇周恩來，對他培植的「接班人」鄧小平，自有一種支持的「使命感」，把鄧捧出來，大可替周恩來出一口氣。——這也是對江青派的一種心理報復。

當然，官僚派收拾「文革」殘局，很需要像鄧小平那樣大刀闊斧的人；他有中共黨政軍的廣泛經驗，健康狀況又良好。

鄧小平若「復出」，地位似會低於華國鋒和葉劍英，高於李先念、陳錫聯；官僚派的「元老團」，頗有意捧他當「總理」。此理想如實現，鄧小平在中共政壇必將很活躍。

鄧小平的「復出」，受到的阻力如不易清除，那麼他担任的職務，總是「副總理」或「人大副委員長」；只要他能重進中共「政治局」，對中共的決策必有相當影響力。

鄧小平復出也解決不了問題

鄧小平的「復出」所引起的論爭，已使中共高層有新的分裂跡象，政治局勢不穩定，但在短期之內，中共高層似不致發生大規模的權力鬥爭，趨向暫時的妥協，可能性較大。

不過，江青派殘餘勢力肅清之後，中共內部的鬥爭，會更爲複雜、激烈。鄧小平的「復出」，還會引起共幹和民眾對「毛澤東思想」和社會制度的價值重估，這是另一個值得密切注意的問題。

中共官僚派爲鄧「平反」，是出於特定的政治需要，但一月七日以來的天安門集會，却複雜得多，參加者有擁共的幹部，更有大量「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民眾。

一月七日的集會，爲鄧小平和天安門暴動翻案，實際包含了反毛的思想意識。一、天安門暴動時，民眾提出了「秦始皇時代已經過去」的口號，顯示民眾對毛澤東尊政的厭惡；二、天安門暴動後，毛澤東下令撤除鄧的職務，而一月七日的集會，則要求恢復鄧的名譽，由鄧出任「總理」，這是對毛澤東所謂「權威」偶像的挑戰。大陸的民眾特別是有見解的知識分子，不獨對「毛澤東思想」有所懷疑，對毛的信仰動搖，而且對於整個共產主義制度，產生反叛的心理。天安門的集會是「打着紅旗反紅旗」式的巧妙反叛；各地下鄉知識青年的反叛，則放棄了天安門反叛的「含蓄外衣」，把鬥爭矛頭直指中共政權。

中共高層權力鬥爭，造成的共幹權位升降，無關的民眾的利益，但權力鬥爭並不孤立於社會之外，社會上產生的「思想衝擊」、「價值重估」，却是民眾覺醒的訊號，這是眞正要重視的社會變革。

美國第一夫人



羅莎琳自小在貧困中長大，對平民生活特別關心。她是自甘廼廸夫人之後進入白宮的一位最年輕的美國第一夫人。她的性格自然而平實，甚少化裝及戴珠寶，對人不大談書畫、電影或體育，唯一能激起她的話題就是丈夫占美，所以人們給她起一個綽號「鐵木蘭」。她具有纖細的心智和充沛精力，不僅是白宮中的一個裝飾品，且是一位權威的人物。

□□ 尹靜心



今天，羅莎琳站在她丈夫——卡達的身邊，參加他就任美國第三十九任總統的宣誓典禮。

羅莎琳是卡達最好的伴侶，她非常明瞭第一夫人所須具備的能力，她非常關心由年齡所造成在心理上的問題——這些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也是她內心上最大的衝擊。

瑪麗．金——卡達婦女委員會的領導人認爲羅莎琳的自信心，自從一九七五年初，卡達參加總統競選以來就增加不少。她說：「卡達對待太太，就如一位顧問，一位策畧者完全參與白宮的每一件事物。」並和她諮商內閣。

和卡達的情感

他們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小孩子的時代，占美的姐姐露絲是羅莎琳最好的朋友，也因此，他們在很小的時候，便彼此相識。談到她和卡達的情感關係，羅莎琳後來承認：

「起先我要得到占美的注意，我對自己眞的感到都完了。我刻意的穿着，然後到卡達的家看露絲，而我的行爲盡量表現是一位成人，但占美從不對我注意過。」

「後來，在占美回海軍學校的前二個晚上，占美請了我，還有他的姐姐露絲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電影。」

之後，占美告訴他的母親麗蓮：「這是我所要結婚的女孩子。」

聖誕節過後占美向羅莎琳求婚，但被拒絕。後來，羅莎琳答應在華盛頓生日那天（二月二十二日）訂婚。同年（一九四六）七月七日他們在平原鎮結婚。

選舉時的孤單

後來占美去從事政治，羅莎琳受到一次重大的考驗——一九六六年州長的選舉，卡達失敗了，她眞的嘗試到選舉的那種孤單！

「我們有過一次長談，占美說服了我，他了解我會做的。」

一九七〇年卡達再競選州長時，她在州內各地做競選演說，而卡達也當選爲州長。有些人說羅莎琳在聰明才智上接近卡達——就像滲透一樣——又有人認爲：她的衝勁和紀律是她性格的一部份，她沒有時間開玩笑。

一位熟識她的人說：她很少對人談書、電影或體育，唯一能激起她的話題就是占美。政治作家給她一個綽號「鐵木蘭」，我聳聳肩接受這個綽號：「我不介意被人認爲頑固的」。她說：「我是堅強的，我可以詳細說明一個觀念和意見。『頑固』對我而言，我可以獲得某些，反抗某些，這是一個最恰當的形容。

成功往往會破壞了許多政治家的婚姻，但對卡達而言，他們情感是穩固而堅定的，這種存在可能是來自不同的家庭環境。

在占美競選州長的時候，羅莎琳和麗蓮（卡達的母親）曾經爲担任第一夫人的角色，有過短暫而決定性的攤牌，至今仍然可以察覺到婆媳彼此之間所存在的「冷靜」（卡達有一位朋友說：沒有母親會認爲別人能像自己的兒子那麼好。）這次卡達競選總統，麗蓮照顧她的孫女艾美，艾美在一九六七年出生。

自然而平實的性格

羅莎琳．卡達是自積琪蓮．甘廼廸之後，一位最年輕的美國第一夫人（甘廼廸夫人進入白宮時是卅一歲），她可能不會有甚麼固定不變的形態，競選之前她所穿的衣服，大多數是她自己裁製的，在卡達就職典禮上，她將穿上鍛質的藍色禮服，披上絲質薄紗的外套——這是她在卡達就職喬治亞州州長時所穿的，據平原鎮一位小店主說羅莎琳喜歡穿着素色高領長袖的衣服，她很少戴珠寶，指甲保持乾淨，在就職典禮上也沒有電視化裝，她希望能放鬆些。羅莎琳喜歡一般的美國餐點——炸牛排，豬肉碎，烤牛肉——在白宮中只用水菓酒招待客人，而不用烈酒。

「卡達不願意讓貧窮或中等收入的人，對白宮感到不適。」顧問瑪麗金又說：「可能也會打上白色的領帶，若有可能也和一般市民的穿着，跳跳四方舞，但他們也不會改變國宴。」

重要的，據了解她的人說：羅莎琳將是白宮中的一位權威人物，而不僅只是一個裝飾物，她有一顆纖細的心智和充沛的精力。

（取材自美國「人物」雜誌）

中共內爭的暗潮

王維安

自毛死後，中共的新權力中心一直都無法正常而穩固的形成起來。這主要表現如下：

華國鋒之出任中共中央兩個主席職位，既不是憑自己的實力基礎，亦未依據合法的程序，嚴格說起來是不合法的。所以目前他絕不是一個成熟和成形的政治勢力，他須要面對許多敵對勢力的挑戰，他能否担起這個担子？將來又會如何演變？目前還都是個未知之數。所以，雖然毛的兩個「主席」職位已有人繼承，但我們還不能說它已經形成了穩定的新權力中心。

華當權以後，中共中央的決策還不能百分之百的貫徹到地方。就以整肅「四人帮」一事爲例：中共中央指示要「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但有些地方採「報復主義」，把「文革」後提升的共幹全部清洗，加以批鬥、污辱、折磨；另有些地方表面敷衍，實際根本未動；還有些地方根本就採反抗敵對態度，拒不執行，不得不借用共軍實行軍管。

其次還表現在黨內各派勢力的矛盾鬥爭正方興未艾。這些鬥爭有：

目前最主要的鬥爭，當然是華、江的奪權鬥爭。華逮捕了「四人帮」後，正採取步驟在中共中央和地方消除江派餘黨。而江（青）派餘黨也正在各地罵華是「投降資產階級的「文革」叛徒」聚眾反抗。

在各地方各單位內也表現有新、老幹部的鬥爭，老幹部正藉清「四人帮」餘黨名義大肆鎮壓新幹部，新幹部也以「繼續革命」爲號召展開武鬥。這些老幹部並不是爲華打江山，而是爲培植自己的勢力，強化自己的山頭。

老幹部內部也在內鬥。一種是黨和軍兩部分幹部之間的鬥爭。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白如冰，雖然他身兼共軍「濟南部隊」政委，但受到「司令員」曾思玉的排斥，到現在都不敢過問部隊的事。湖北、福建、雲南、山西，都有這種情況。另一種是黨政軍老幹部內部互相攻訐，互指對方是「四人帮的黨羽」。

內鬥的持續，和領導中心的無力，勢必造成政治上的長期動盪和不穩定，這就形成中共當前嚴重的政治危機。

如再深入透視，可知中共氣數殆盡，華之最後掙扎，不過苟延殘喘而已。

在政治方面：「四人帮」有衆多的黨羽，在毛的羽翼下謀奪政權，尚不得逞，華國鋒只憑其與汪東興等有限的特務實力基礎，如何能輕易鞏固其權位。所以權力鬥爭必將無法停息，中共政權短時必難穩定，其發展趨勢是：

一、「文革派」的黨羽，經過一段退却整頓之後，將全面串連，進行有組織、有計劃、有策略、有綱領的反撲，其規模和動亂程度也許會越發展越大，也越激化，總之今年之內不僅無法平息，且有可能擴大。

二、當前中共實力的重心仍在掌握軍權和在共黨內有歷史威信的老幹部，華、江的特務力量實際上是次要的，二者之間並非水乳交溶，而是同床異夢的，如果形勢發展，在整黨當中軍政幹部派至中下層取得了優勢，形勢對華等一小撮不利，共黨內新的野心份子起而再奪華的權也並非是不可能的，其暗鬥，也許已在醞釀之中，至少「各取所需」，各行其是的軍閥割據是很可能形成的。

在組織方面：共黨「十大」制定的黨章，規定要黨員有「反潮流」的「造反」精神。並且經過「文革」以來長時期「造反」互鬥，無視「紀律」，黨組織的威信已掃地，黨員羣眾已不再尊重，甚至嘲笑服從紀律的人爲「投降派」。這種情況已積重難返，華想重建共黨的組織紀律談何容易。何況在重建黨政組織時，各派老幹部勢力尤其地方山頭主義者必然也要參與爭權，所以共黨勢必要持續一段混亂。處理不好，甚至會導發更大的變亂。即或能逐漸恢復紀律，勢必滋生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等新的特權階級，結果又將刺激黨員的「反潮流」造反情緒。

在思想方面：絕大多數共幹和大陸人民對共產主義特別是毛澤東主義的信仰已經破滅，想重建這種思想信仰已極困難。目前的問題是他們仍在這種社會主義與那種社會主義的比較中間打轉。幫助他們跳出這個圈子，把共幹和大陸人民的思想引回到民族文化的正道上來，這是我們今天大陸工作的主要任務。

在路綫政策方面：多數共幹和大陸人民都清楚知道「四人帮」的路綫就是毛的路綫，批「四人帮」最終必導致否定毛路綫，在共軍政老幹部方面，爲了特權，主要是反毛的文革路綫，恢復毛在文革以前的政策路綫，而華則希望保留若干文革的改革路綫，並表面上確認文革的成果，以爭取一般文革新興力量的支持。所以華目前的「批江保毛」做法，究竟能否貫徹到底很成問題。況且華「講話」中未提「批鄧」，顯然鄧的問題可能要翻案，如鄧全面翻案也很可能導致整個「文革」的翻案。目前中共內部這股暗潮一定相當強大。在這方面很可能出現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

總之，華雖在拚命掙扎，但共產主義和中共政權的氣數已盡，即或出現一些緩和，也只是迴光反照而已。

俞大維經文緯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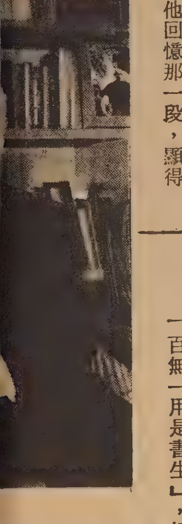
度過八十華誕的俞大維，住在台大一棟古老的木造宿舍裏，裏面和外面都非常簡樸，但却各有一般屋子找不到的特色：外面樹多、花多，裏面則書多、字畫多。

他住宅裏最大的一間房，用來作書齋，四壁都是圖書，眞是名符其實的書城。就在書城的中間，擺着幾張很樸實，而且都已很舊了的沙發椅，他招待客人，就是在這幾張椅子上，坐在書城裏，眞是會起一種滌盡塵俗的超脫感。他却笑說：「我坐在這裏，可眞像一個舊書店的老闆了！」

俞大維平生好書。他的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從小，他就有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而且更因爲家裏的想法不算保守，他自五歲半開始讀英文，奠定了良好的中、英文根基，這對於他日後作學問，帮助很大。他說：「青年人治學，最重要的是先要做好拿來作『工具』的學問。」再加上他天資聰穎，中學兩年就讀完了，復旦讀過再攻讀聖約翰，又是兩年完成了大學的學業，十幾歲負笈美國，很快得到哈佛大學的哲學博士。他攻讀的課程是數學。然後哈佛給他一個獎學金，讓他到德國柏林大學繼續深造。「我到德國後，適遇通貨膨脹，書非常便宜。我這個愛書的人，有這樣一個好機會，當然高興極了。」俞大維買書之多之勤，可眞是令人吃驚。他是一書櫃一書櫃的買，而且不僅在德國買，還在巴黎買。「德國有關數學和哲下的前期的書籍，我幾乎買全了。」

他買書著重實用，並不專找什麼珍本、孤本書。但是這些實用的普通的書，到了現在，有很多在市面上已沒法找到了。「最可惜的是我的書有大部分在抗戰時毁在杭州老家。我家裏的藏書，遭過兩次浩刼，一次是洪楊之禍，一次就是抗戰。現在剩下的，已經不多了。」杭州俞府的藏書，雖沒有四明范氏天一閣那麼著名，但也是大家。在這種環境下，他之愛書、好書，是很自然的，而且這種習性，也傳給了他的公子。他很得意的說：「我最小的兒子，已經收藏了兩萬本書了。」他愛書、好書，却不自私，這是他偉大的地方。書的價值在於給人看，因此「我的書，大部分都在台大圖書館裏。」

俞大維在八．二三炮戰時，受過很不輕的傷。他回憶那一段，顯得非常光榮，因爲他是爲國負傷。他有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很忌受傷，因爲不易止血，但「八．二三」炮戰他受傷了，頭上、手臂上，多處「掛彩」，鮮血把一件野戰服染紅了一大半。他說：「胡璉將軍看到我，說是『滿身血染戰袍』，這可是一點都不誇大。」



文人相輕與無行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大概是從前的人，以爲讀書可以做官，做了官就可以發財，所謂「學而優則仕」，並以「士」冠於四民之首，就是這個道理。不過現在可有點不同了，讀書不一定能做官，也不一定願意做官。這道理也很簡單：前人治學的範疇，是屬於文學、史學和哲學方面；今天治學還包括了自然科學，雖然統通爲文人，但意義與範圍則與前迥異。我現在只是想從狹義的方面來談談「文人」。

文人有許多毛病，也受到人家的輕視和批評，典論論文：「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我妄補充一句：「於今猶烈。」大概會寫幾句文章的人，都會說文章是自己的好，一旦發表於報章雜誌，總不免捧着那份報紙雜誌搖頭搖尾的自我欣賞一番，那種旁若無人的表情，簡直可以令人發噱。另一種是躲在背後，冷嘲熱諷的作家們，今天批評這個文章不好，明天指摘那個的文章不合乎現代潮流。彷彿自己就是文之聖者，而別人盡皆凡夫，盡皆俗子；也像是把自己看成一個大姑娘，是一個貞女，琴棋書畫，樣樣精通，而別人盡皆娼寮中人，都是撈錢的文妓。雖然這種人的想法只是在不打倒古怪人，顯不出新怪人，不排斥別人的文章，抬不高自己的文章。不過這種人究竟極少數，但若歸根究底，還是脫不了文人相輕。

也有人說「文人無行」，宋史劉摯傳：「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這是一竹竿掃倒一船人的說法。東倒吃羊頭，西倒吃狗肉，硬說文人便是這樣沒有品行，未免過偏激。王明清「揮麈後錄」：「毛澤民受知曾文齋，擢爲館閣。文齋南遷，坐黨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臨川王氏壻，澤民傾心事之唯謹。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席上賦詩，末句云：『莫學飢鷹飽便飛。』澤氏即席和以呈元度曰：『貪戀恩波未肯飛。』元度夫人笑曰：『豈非適從曾相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慚，不能舉首。」元度夫人說話雖太刻薄，一根竹竿掃倒一船人，大不應該，但我也佩服她那種像李逵一樣直來直往，想到就說的勇氣。像孫悟空那樣拔根毫毛，口中唸唸有詞，說變就變的人，雖然也有，但硬是說「文人無行」，這實在太寃枉了。

「文人相輕」是文章自己的好，老婆別人的好的一般性的毛病。「文人無行」是別人給文人的批評。至於文人自己呢？却往往在發牢騷。「百無一用是書生」，好像是慨嘆自己走在窮途末路上，雖不免有懷才不遇之意，但究竟和窮字有關。明人王元美說文章有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缺，四曰偃蹇，五曰流竄，六曰刑辱，七曰夭扎，八曰無終，九曰無後。他說：「循覽往蹤，良少完終，爲之愴然以慨，肅然以恐。」這是他對文人的遭遇和窮困發出

自由民主吼聲

中國大陸人民發出了要求「更大更多自由」的怒吼；天安門廣場的「大字報」中，其中有幅署名「北京一青年」，除了指稱鄧小平可代表大眾利益之外，並且提出了若干具體要求，主要是：一、儘速認識人民的眞正願望；二、儘速恢復人民的社會主義式民主；三、承認人民有表明政治性見解與監督各級指導者的權利；應該給予人人選舉和罷免公務員的權利，以及喪失人民信賴的指導者即刻予以免職的權利。此外法新社亦報導北平市中心另一張「大字報」已被共軍用外衣遮蓋，不許羣眾閱覽；其內容雖不爲外國記者獲悉，但可以揣想得到它所寫的必較天安廣場所貼的，更刺傷共黨的心，從這些現象，已經可以看出今天大陸的奪權鬥爭，骨子隱藏的則是一場驚天動地的反共抗暴運動。

大陸任何羣眾運動，不管是那一派攻擊那一派，大部份羣眾都大聲喊口號，因爲他們壓積了二十餘年的怨氣，能有機會一吐，即使是跟着「賊喊捉賊」，也足以消一時之氣。其次，大陸目前的鬥爭，決不能以華國鋒政權對「四人帮」的二分法來劃分；私人恩怨，派系淵源以及目前的利害關係，已形成一個四分五裂的現象；但是眞正的根本矛盾，則仍然是被奴役、壓迫的人民與中共統治階層的對立。我們這種論斷，現在已從天安門「大字報」所發出的吼聲獲得了證實。

「北京」以呼籲起用鄧小平作爲掩護，以「恢復社會主義式民主」作口號；因爲大陸人民絕對明白在共黨政權統治之下，即使鄧復出，也無法給人民少許政治權利。我們不知道這一對中共政權的反抗呼聲，是否會使那些忙於內爭的頭頭，提高警覺；但從北平的特務密佈和加強軍事戒備來看，大陸人民的處境，仍是極爲艱難和危險的。

問題的關鍵，是在自由世界過份冷漠和無知；猶憶匈牙利人民的抗暴運動失敗時，納吉總理在其最後的廣播演說中，曾沉痛的說過：「我請求將我歷次廣播所說的話，和我們與革命領袖在國會內舉行會談所同意的都列入紀錄，由各位領袖向世界各國人民請求援助，並且說明今日匈牙利人民的厄運，明日或後日其他國家也會輪到」；納吉的吶喊，匈牙利人民的血淚，沒有驚醒反共和非共國家領袖們的姑息幻想；今中國大陸人民，又出現了同樣的呼號；如果這些呼號沒有外來的衝擊力量，是頗難滙成一股壯大洪流的。我們要對歷史負責，全世界愛好自由，愛民主的人士，大家應該有所行動了！

余秋人



老子叛徒兒壞蛋

「人民日報」轉錄「浙江日報」的一篇文章，正式把姚文元的老子姚蓬子，列爲「可恥的叛徒」。

該文說：反動文痞姚文元利用魯迅「贈蓬子」一詩，自我吹捧爲「天才的靈童」。蓬子何許人？原來是姚文元的老子。此人三十年代初混進左翼作家聯盟，投機革命，一九三四年被捕變節，成爲可恥的叛徒，因而遭到魯迅的痛斥。在此以前，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魯迅曾應姚蓬子的請求，爲他寫過一首七絕，對這個「浪漫性的人物」的浪蕩生活作了辛辣的諷刺，詩如下：「驀地飛仙降碧空，雲車雙輛挈靈童。可憐蓬子非天子，逃去逃來吸北風」詩裏「飛仙」、「靈童」都不過是諷刺性的諧語，而姚文元却欣然自承他就是那個「靈童」，並冠以「天才的」三字，自吹自擂，沾沾自喜，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

從姚文的自吹「天才靈童」，不禁使我們想到那個自比「天馬」的林彪。叛徒、賣國賊林彪不也是沾沾自喜地炫耀「爹媽給」他的那個「特別靈的腦袋」嗎？原來姚文元這個曾經裝模作樣地批判林彪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唯心主義天才論者，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但是，我們切不可以爲林彪反黨集團和「四人帮」反黨集團的自命天才，僅僅是「肉麻當有趣」而已。這裏面還藏着他們反革命的政治用意。在這一方面，「四人帮」反黨集團比之林彪反黨集團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人民日報」並轉錄「北京日報」的報導，揭露姚文元的奢侈生活。

該文說，「文革」以來，姚文元隨着政治上的發迹，經濟上也成了大暴發戶，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眞是「表現特別貪婪」。他一家五口，住了三個套院，佔地四千六百多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一千七百多平方米，平均每人近三百六十平方米。他住的那些房子本來就很堅固、美觀，但他還不滿足，非大修不可。僅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就大修三次，揮霍人民血汗幾萬元。

姚文元不愧是一貫耍兩面派的能手。他在修房子時，讓他的秘書去傳話說：「外表可以就行了，裏邊盡量做得好一些。」也就是說，門口破一點，沒啥關係，但院裏一定要華麗、美觀、舒適。這裏，不是活畫出姚文元的反革命兩面派咀臉嗎！一方面無限制地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大搞特殊化；另一方面，又企圖用破門面來把自己打扮成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英雄」，廉潔奉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我們從姚文元的表演中，更加看清了「四人帮」確實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典型代表。以前中共嘗對老幹部兒女訓導道：「老子英雄兒好漢」，而現在則變爲「老子叛徒兒壞蛋」了。

梅耐寒

時事評論

香港的勞

近年來，港府當局在增加勞工福利及保障勞工利益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改革，從而在修改法例，制訂方針，執行措施，和具體行動上，表現出港府重視勞工問題的意向和決心。港府這種政策和做法，經已受到本港普羅大眾的熱烈歡迎和大力支持。

香港的繁榮安定，是和佔本港人口絕大多數的勞苦大眾的辛勤勞動分不開的。港府從這方面着手，去謀求改善工人生活和勞動條件，既有利於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也是一種順應潮流的進步。沒有人可以否認，在任何一個社會，社會財富，經濟成長，物質享受，和生活提高，都是工農羣眾的勞動成果。因此，人們不能以「無產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所造成對社會的破壞性影響，而否定改善勞工生活的必要。因爲這種混淆，只是資本家企圖推卸對勞工問題應負責任的藉口，及拒絕對勞工生活改善的理由。而這種藉口和理由，顯然是和現代社會和現在政治完全脫節的。

對於港府改善勞工計劃，有若干資本家，竟認爲這種措施推行得「過大過速」。他們認爲；像增加工人每年的有薪假期和有薪病假，改進工人的工作條件等，會「增加生產成本」，會「削減工作時間」，會「降低香港工業的競爭能力」，以致「打擊工業」。這些資本家經常以「工業前途」，作爲反對港府改善勞工計劃的「理由」，顯然是基於一種自私的觀念和落後的眼光。還以爲香港的工業化競爭條件，是完全依靠廉價勞力製造出的「價廉」的商品，卻沒有從增加生產效率，改進管理制度，和改良產品質素，去增加商品的競爭能力。更何況勞工生活的改善，會促他們的生產情緒，從而對質品的數量和產量，都有良好的影響。這種互爲因果的連鎖作用，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積極因素，美國、德國、和日本這些先進國家的經驗，充分證明了改善勞工生活，實屬必要。

以「打擊工業」爲理由，是一種因噎廢食的偽見性武斷，其中也包含着某些資本家的陳舊觀念和自私觀點。這種觀念和觀點，才是眞正打擊工業前途，和眞正妨礙工業發展的根由。

有些資本家經常以英國目前的工業衰退和經濟危機，作爲他們反對港府改善勞工計劃的依據。我們認爲，造成英國經濟的嚴重困難，具有多方面的因素。無可否

江青害死毛澤

中共的「北京體育報」，元月十九日刊出一篇專文，由三名「解放軍軍醫」揭露江青害死毛澤東的秘密，其用意不外是給江青扣上一個「謀殺親夫」的罪名，實際上也等於不打自招的，供認出中共集團的頭目，「傀」爲「偉大舵手」的毛澤東，連床頭人也是分分鐘要命的「階級敵人」，可見內部仇恨鬥爭的尖銳！

這篇導文揭發江青害死毛澤東的秘密，有三個「絕招」：一是知道毛澤東怕熱，江青特別在裝上一個光度很大的床頭燈，以焗悶的光熱折磨老毛。

一是硬要毛澤東看報紙，看文件，使老毛無法入睡。

一是替老毛隨便翻身，使老毛震多過關，加速斷氣死亡！

由於這是中共軍醫公開毛澤東死因的報告，也是毛澤東死亡的秘辛資料，特轉載要點，供讀者妙文共賞：「解放軍總醫院幾位曾在毛主席的醫療小組工作過的同志，揭發了江青對毛主席的病情不聞不問，並喪心病狂地進行迫害的罪行。

「去年八月，毛主席病情很重。醫療小組人員進出走路，說話，拿醫療器具，輕手輕腳，生怕影響他老人家休息。但江青經常擅自闖了進來，以探病爲名，大聲向主席匯報她的活動，拿來一些無關緊要的報紙、文件，硬要剛剛入睡的毛主席看。毛主席怕熱，她還硬要加一個光度很大的床頭燈，肆意折磨毛主席。去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五點，江青要醫療小組給她檢查身體，還無理提出要抽調兩個醫生，跟她一塊外出。

「九月二日，毛主席病情惡化，醫療小組在華國鋒同志的直接領導下，展開了緊張的搶救。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央首長日夜輪流守護在主席身邊，親自指揮搶救。經過精心治療和護理，毛主席的病情比較穩定了。誰知八日凌晨，江青闖進了主席的臥室，假惺惺以關心爲名，貿然要給主席翻身。值班的醫護人員堅決不同意，向她提出，對主席治療的每一個具體措施，都得經過醫療小組的反復研究，要翻身，必須向值班首長報告。江青趁醫療組長去請示值班首長的時候，擅自給主席翻了身。翻身后，主席的血壓立即發生很大波動，病情再次惡化，於九日凌晨和我們永別了。」

（取材自北京「體育報」十九日刊登解放軍總醫院三位同志的文章）

看過上面幾段「解放軍軍區」對毛澤東死亡的報告，等於是揭穿中共欺世宣傳的外衣。也可說是自暴其醜，遂一批駁，更見漏洞百出：一、江青奪權的野心，「啤啤仔」都知道是要憑藉毛澤東做後台靠山，挾毛澤東的恐怖「偶像」以領眾路頭目臣服，毛澤東在生一日，

認，英國社會福利制度，工人罷工權利，工會勢力形成和失業救濟措施，對工業生產的打擊，有其重要的影響。追根溯源，問題不在於推行社會福利及維護工人權利的制度本身，而是制訂爲這種制度存在的若干漏洞，以及這種制度的濫用。但制訂這種制度的目的，是正確的，推行這種制度的意圖，是合理的。故人們不能以這些制度的漏洞，及產生的副作用，就否定改善勞工生活的價值和作用，何況香港的改善勞工計劃，與英國目前的勞工制度和勞工條件，相距甚遠。故在這個問題上，不能以英國當前的經濟困境，作爲排斥改善勞工計劃的證

工問題

徐達文

據合情合理的做法，是以英國的實際經驗，作爲參考，引爲借鏡，以制訂適合香港實際情況，又能保障勞工福利的可行辦法。

有一些資本家，將本港工人描寫爲「現已享受到更高的生活水平，不但不用負債，而且銀行戶口中還有存欵」。他們言過其實地對香港工人作出「無比幸福」和「無比安定」的形容。其目的是向外界造成一種假象，以爲香港工人生活水準已有極大提高，故不必再執行大力改善勞工生活的計劃，以免「由於本港工資已經相當高，遇到工資廉，人口多的國家的競爭，香港可能會失去競爭銳氣」。這又是另一種「理由」。任何人都不會否認，近年來，香港工人的工資逐漸提高，生活和工作條件，逐步改善，這是整個香港社會的普通現象，而不僅是工人這方面。但工人的收入，仍追不上物價的上漲。

經濟的發展，相應帶來了社會的繁榮，和民生的改善，這是民主社會的必然結果。我們無意祈望工人要向資本家的生活看齊，也不願過份提倡物質均等的均富社會，因爲這只不過是毫不實際的政治理想。但貧富的過份懸殊，及財富過度壟斷，並不是一個社會的合理現象。至於，香港工人是否眞正享受到在香港應該可以得到的更高生活水平，那麽，從香港勞苦大眾的居住環境，生活水平，工資收入，工作條件，福利制度，和勞工保障等方面去看，顯然和資本家有天淵之別，也不若他們所想像的那麽「幸運」。

如果以資本家的境况及以資本家的立場，去判斷香港工人的實際情况，難免有極大的出入。以這種「出入」作爲根據，去抹煞改善僱傭條件或福利制度的必要性，這同樣是一種自私觀念。

雖然港府當局當前的改善勞工計劃，仍不是十全十美，但港府能重視這個問題，其本身就是一種顧存大局和照顧多數的開明政策，無疑是香港社會一種進步。這種進步的主要動力，正是來自絕大多數居民的眞正支持。

假假地她也是「押寨夫人」，豈有自毁靠山，害死毛澤東變成無依的寡婦，任人欺侮之理？

二、毛澤東病危時，正逢天怒人怨的唐山大地震，中共還吹噓毛澤東下達了批鄧抗震救災的「英明指示」，對災區「無限的關懷」，既然這樣「英明」的毛澤東，自己怕熱，何以江青要裝置熄熱的「床頭燈」時，爲甚麽不喝止？

三、如果毛澤東眞是「英明的偉大領袖」，早將江青篡黨奪權的野心，看在眼裏，恨在心頭，隨時可以喊一聲「聖旨下」，將江青一撮推出天安門斬頭示眾，何以還容許她在「魔宮」進進

東的秘辛

秦明

出出？從容安排害死老公的陰謀呢？

四、江青將毛澤東翻了一個身，老毛的血壓立即發生很大的波動，病情惡化就死亡了。這樣說來，翻動個身就會惡化到斷氣死亡的病人，和「僵屍」還有甚麽分別？而且毛澤東肥腫如豬，就算病得骨瘦如柴了，江青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如果沒有帮兇的「劊子手」，如果毛澤東死賴床上不肯翻身，江青能翻動老毛的軀體嗎？如果有帮兇，當然離不了「四人帮」的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一撮。而在老毛病危垂死前，他們能夠接近毛澤東病床，也說明「四人帮」是最親信的「核心」人物，今天華國鋒批鬥「四人帮」，顯然就是挖毛澤東的心肺，也就是批鬥毛澤東。又是華國鋒又搬出「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當「令箭」，扛毛鞭毛，難道這也是毛澤東「英明的指示」嗎？

毛澤東和江青這一對「男盜女娼」，惡貫滿盈，該批該鬥，可說是死不足惜，死有餘辜。祇是以華國鋒爲首的中共「黨中央」。在痴狂批鬥中，自暴其醜的自供狀，更說明了共產集團的頭頭，不管是那一帮那一派，沒有一個是好東西！

有所不談集

蘇東坡與蘇小妹

胡莪之

任官杭州吟詠西湖

蘇軾北宋眉山人，字子瞻，中舉時因貶官黃州，在東坡築室居住，自號「東坡居士」，故後世尊稱他蘇東坡。生於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〇三七）十二月十九日，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一一〇一）七月廿八日，得年六十有六。

嘉祐元年，東坡廿一歲成進士。他在考試時寫的論文，題爲「刑賞忠厚之至論」，受到主考歐陽修的賞識。歐陽永叔是當朝領袖文壇主持風會的人物，但他看了蘇軾的文章，則對梅聖俞說：「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意思即說，我應當退避這人，讓他能夠出頭才是。

東坡成進士不久，母親程氏逝世了。他做了一個河南省的縣官，歐陽修又竭力推薦他，投任陝西一個府官。於是他便踏上了西北的征途，陝西地處邊陲，地方一片蕭條。東坡在那裏過了三年多的日子，邊地的農村貧苦給他以深刻的感受。後來又被調回朝裏任國史館工作，又過了一年，他因父親老蘇逝世而奔喪回川，守了三年孝，回京復任。剛好碰上王安石拜朝，實行變法。東坡當時反對新法，因此跟王安石發生了歧見，隨後便自動請調杭州去做通判。

這等於是「下放」，東坡在朝裏的確受了挫折，心情未免沉重。他在杭州通判任上，一方面詩酒流連於西湖的景色，另方面則留意給老百姓做點有益的事情，他詠西湖景色的抒情詩，成爲家喻戶曉的傳誦。詩云：「水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西湖在東坡的筆底，刻劃淋漓盡致，水光山色，活現我國古代想像中的美人西施一樣，打扮不打扮，都是美麗動人恰到好處的。他在杭州四年，看到了美寵的湖光山色，和城市的繁盛；同時也觀察到農村的疾苦。他的「吳中田歸嘆」，描寫天災人禍，民不堪命的慘狀！詩曰：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霜風來時雨如瀉，耙頭出菌鐮生衣。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蒼穗臥青泥？茅苫一月壟上宿，天晴穫稻隨車歸。汗流肩頳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粟。賣牛納稅折屋煩，慮淺不及明年飢！官令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歸。」

東坡的情趣是多方面的，他在杭州又躭於聲妓之樂，其時有詞人張先年已八十餘，家中仍蓄聲妓甚多，東坡常往飲酒聽曲，並以詩戲張先：「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前一句引西廂記張生故事，後一句則引富平侯張放與趙飛燕的故事，用以贈張先，幽默而有趣。

毀謗朝廷得罪下獄

元豐二年（一〇七九），東坡調任湖州後，突然指他犯了毀謗朝廷的罪，即被解回京城，關進獄裏。神宗在無意罪他，但王珪等人則舉東坡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二句告神宗曰：「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知於地下之蟄龍，非不臣何得？」好在章子厚從旁力解，遂免深究，可是那次對東坡的打擊甚重。其弟子由乞以本身官職爲兄贖罪，神宗不許，並貶子由爲筠州（今四川筠連縣）酒官。

東坡雖無大罪，但因政敵太多，他也怕難免一死！故此鬧出笑話。暗上道時，他跟自己的長子邁密言：「平時送飯衹可送肉和菜，如有不測消息，則專送魚。」東坡在獄中月餘，其子無錢，出外借貸時，便請一親戚代送牢飯，親戚不知究裏，單送魚去。軾在獄中以爲卽將遇難，欲向皇上乞免，以無由上達，乃吟詩二首贈子由，交獄吏代寄，但吏不敢隱，必以上聞，其詩如下：

「相台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眞吾子，身後牛衣愧老妻；他日神遊定何所？桐山應在浙江西。」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還債，十口無家更累人。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爲世世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謫居黃州多姿多采

詩爲神宗所見，頗哀憫之，而友人章子雲又力保請釋，於是下詔赦之，貶

爲黃州團練副使。東坡初到黃州寫道：「自笑平生爲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表現他那無可奈何的心情！謫居黃州五年，趣事亦多。

據說頭兩年的謫居生活窮困，友人馬正卿替他設法在城外弄了一處荒廢的園圃，蘇軾親自耕種起來，並把這地方定名爲「東坡」。他拾取園圃中的殘磚敗瓦，加上一些茅草，就地建了一座草堂，隨即遷草堂居住，並自稱爲「東坡居士」。他當時寫道：「廢壘無人顧，頹垣滿蓬蒿。雖能捐筋力，歲晚不償勞。獨有孤旅行，天窮無所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崎嶇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釋耒嘆，我廩何時高？」這是他用筋力慘淡經營一個廢壘的果實，引爲驕傲。

但他在黃州的生活，也有多采多姿的一面。東坡每次參加官奴侑酒，群妓都持紙乞歌詞作紀念，他一概不拒。獨有歌妓李琦，未得東坡隻字。一日，東坡醉，李琦適侍於旁，徐告以故，東坡大笑，即取紙筆寫道：「東坡五載黃州住，何事無官贈李琦？」只得兩句，苦思不能得。再視李琦，姿容富麗如海棠，於是東坡即續成一絕云：「却以城南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獎飾特甚，人皆羨之。

留下勝蹟轉從海南

因東坡而留下的勝蹟有：他在湖州任上時，好携酒登山，醉即臥山上，醒後即返，湖州城南有蘇台山，即因東坡時登而得名，山上有東坡石，亦因東坡醉眠而名之云。又杭州有「東坡肉」，相傳東坡以瓦罐煲兩寸方肉一塊，罐外用棉紙封閉蒸熟，使肉味不走。他二次出任杭州時，特撥欵疏濬西湖淤積，築成一道長堤；堤上楊柳，嬌紅嫩綠，風景如畫，杭人都稱這條長堤爲「蘇堤」，即指蘇東坡而言吧。

東坡五十九歲時貶到廣東的英德，其後再貶爲「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到更遠的廣東惠州去。他經過大庾嶺的時候，曾遊覽過南華寺、六榕寺、羅浮山。寫下許多歌頌嶺南風物的詩篇：「羅浮山下四時春，蘆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特長作嶺南人。」

東坡最後之貶海南，據說是有預兆的。由於他的「八聲甘州」詞中有：「約他年，東還道海，願謝公雅旨莫相違」之句，時人皆謂東坡一語成讖云。至六十六歲，東坡才復官北歸，他在回京途中寫了一詩云：「秋霜春雨不同時，萬里今從海外歸；已出網羅毛羽在，却尋雲迹帖天飛。」是年五月患病，六月辭官，七月在常州逝世，終結了一代傑出的文豪的生命。

蘇小妹嫁秦觀之謎

世傳有蘇東坡和他妹妹的軼事，並說蘇小妹嫁觀秦（字少游），尤其近代更有許多戲劇家，編寫關於蘇小妹與秦觀結婚的劇本故事，搬上舞台或銀幕。故事敘述蘇小妹秀外慧中，生於書香之家，頗富文學修養，能文工詩，洞房花燭之夜，作詩聯句，以試驗新郎的才學。好在秦觀也是宋代的著名詞人，棋逢對手。所以，蘇小妹難不到他，據傳蘇小妹先出上聯，表示作爲開門迎接新郎的，意思，如果新郎無能以對，則閉門不納。聯曰：「雙手推開窗外月」；新郎見洞房後牆有一水井，靈機一動，信口對曰：「一石擊破井中天」，不僅工穩生動，且把新婚初夜的情景，刻劃淋漓盡緻，妙趣橫生！究竟有沒有蘇小妹其人，始終是一個謎。從「三蘇全集」（共二百〇四卷，內收三蘇父子的詩、詞、論文、雜記共四千八百五十九篇）中，找不出蘇小妹這個人。

小說戲劇牽強附會

蘇洵本來有三個兒子，最長的一個名叫景先，早就死了，只剩下子瞻子由兩兄弟，但除此之外，相傳蘇洵還生了三個女兒。其實，東坡可能有一姊，下嫁柳門。因爲他有一個外甥叫柳展如，曾經問道於黃山谷，使東坡啼笑皆非！至於說蘇小妹的其人，俗傳爲蘇明允的幼女，子瞻、子由的妹妹，嫁給同時代的詞人秦少游爲妻的故事，很可能是出自小說家的筆底，或戲劇中的編撰所使然。按「傳奇彙考」裏有「眉山秀」一劇，係清人李玉淸所編撰，劇情的內容敘述，「蘇老泉（明允）與黃山谷（庭堅）同作繡球花詩，老泉作詩僅半首，置於案上，其女小妹代其父續完下半首；山谷閱及，大加稱賞。因此而爲秦少游說親，花燭之時，曾出題三難少游，然後成婚」云云。

然而，世俗所傳，和劇本所演，都不免出於牽強附會的。不錯，秦觀與蘇家兄弟均爲朋友，關係相當密切，根據記載，秦觀，宋揚州高郵（今江蘇高郵）人，字少游，一字太虛，學者稱「淮海先生」。他生於宋仁宗皇祐元年（一〇四九），卒於哲宗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存年五十三歲，少豪雋慷慨，老大而見奇，讀兵家書，於籌邊防，治盜賊，均有獨得之見。蘇軾守徐州，極賞其父學，因勁以進取，神宗元豐八年登進士，曾官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國史院編修。

秦妻姓徐而非姓蘇

論年齡，東坡比秦觀長十二歲，也許跟他的妹妹相配。但考「戒庵漫筆」中有謂：『余考淮海集（按即秦觀所作），徐君主簿行狀末段云：「徐君有女三人，以文美妻余。」則少游之妻乃徐氏，而非蘇也。集又載：「老泉先生，吾不識其人；今中書，補闕二公（按即蘇軾，蘇轍），則僕嘗身事之矣」。觀此，蓋少游初未嘗踵蘇氏之門，而况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軾與轍，僅存不亡」；歐陽公之蘇明允志亦云：「生三子，景早卒，軾、轍爲某官；三女皆早卒。」東坡與李方叔柬云：「頃年爲稱人中驟得張、秦、黃、晁，意謂天不愛寶，其獲未艾。」按祭文、志、柬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女，皆亡於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魯直（即山谷、字庭堅），皆東坡既仕之後，所獎與而莫逆者也，安得妄相及耶？』

換言之，秦觀根本不識蘇洵，而東坡與少游，也只是同朝朋友，並非姻親。蓋東坡曾經舉薦秦少游爲太常博士，遷國子編修，關係頗爲密切，例是事實。談到黃山谷與蘇老泉同作繡球花詩一節，則可能是子虛烏有的；尤其所謂黃山谷替秦少游與蘇小妹議親之說，那就更爲渺茫了！

評

◦變色的太陽◦ 林巽

朱唇刧・藍鳥

李蒙尊遜導演的「朱唇刧」是近年來在本港上映的首輪西片中宣傳最落力的一部電影。這部片子，有一場強姦的戲，極盡暴力色情變態的能事，但當觀眾看了整部電影之後，會發現那一場令人嘔心的表演並不是故意誇張的賣弄噱頭，的確是由于劇情的需要，它的眞正作用是將觀眾煽動起來去正視今日法律審訊方式的弱點。

「朱」故事很簡單，它寫一個著名的女模特兒，家中有一個妹妹，一個當了牧師的哥哥，一個有高尚職業的未婚夫，除了作模特兒供人拍照時有時要暴露之外，她的私生活很規矩。可是有一天，一位儀表英俊的音樂教師藉與她的妹妹關係來拜訪她，入室之後，突然獸性大發，將她縛起來，作虐待式的蹂躪，然後若無其事的離去。這個模特兒去報警。案情發展到法庭上，被告的律師利用好些心理變態的知識向陪審員暗示，使其相信女模特兒患有被虐狂，結果被告宣判無罪，被害的女模特兒反成爲罪人，社會人士以歧異眼看她，她的模特兒職業也將失掉。最後這個變態色狼又再一次強姦她的妹妹，才被她用槍將色狼殺死，法律最後才判決她無罪。

海明威孫女在朱唇刧中演模特兒。

看電影觀眾大多數當然只用看娛樂噱頭的電影去看它，而這部電影的形式，也是一部商業電影，但無疑地它是有嚴肅內涵的。至少可以使人承認一點事實，就使民主國家法律如何公正，但當它執在人手上之後，偏差總難免存在的。法庭上陪審員的最後決定，往往是被好些演技出色的律師用心理暗示方式引導出來的。

比利京在「朱」片中一鏡頭。

演員方面姬莉絲瑪嘉海明威與瑪莉海明威據說是美國名作家海明威的孫女。那個飾演妹妹的瑪莉海明威氣質不錯。導演李蒙尊遜名氣雖然不大，但在此片中加廣告部份，強姦部份以及審訊部份氣氛掌握得不錯，但說故事功力並不強，譬如處理那個心理變態哥頓史



阿娃嘉娜與「藍鳥」導演喬治寇力。





伊莉莎白泰萊在「藍鳥」中演四個角色。

越活這一角色就缺乏一種內在的衝動。他只是導演的工具。對于人物內心的轉變，予人以太過突然的感覺。

在本期首映電影中，有一部由七十九高齡的老導演佐治谷加導演的「藍鳥」，此劇原著是本世紀初象徵劇大師梅特林克的作品，本來是一齣獨幕劇舞台劇，這個劇本寫成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于內容有反極權色彩，所以作者曾因此劇獲一九〇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劇本內涵是歌頌自由，說出自由與幸福是不可分割的，它以一隻藍鳥象徵幸福，而說明這藍色的鳥必須有了自由才能有幸福，故事中有一幕是兩個兒童夜探幽冥國，看到不少生前不可一世的才智之士，都變得愚蠢非常，於是通過夜神后說：「因為他們受拘禁久了，才變得如此愚蠢」，隱隱道出人如果失掉自由，他的智力同樣會衰退。故事中除了兩個樵夫的小兒女之外，如祖父母，光、時、夜、火、水、奢華、幸福、未來王國，都是象徵角色。據說此片是美國霍士公司與蘇聯合作的，外景在俄國拍攝，有不少俄國演員參加演出。這卻是一件不尋常的事，因為這齣電影，本質上是一部反極權的作品，有了這電影，不得不承認蘇聯內部的確變化得很大。真難想象二十年後，蘇聯的變化會怎麼樣。

從旁話故事片的水準衡量，此片雖然動員老牌演員很多，但成就很平常，除了森林景色可觀之外，歌舞音樂並不如何突出，可以看出藝術匠人的懷舊意味很濃。不過通過兩個兒童為幻想，如對未來王國的憧憬，以及兩個兒童與隣家病童的情感，都顯出人性的至善至美。

不過以今日的兒童看來，他們喜歡那些夾雜着科學幻想的神話故事，舊的一套如安徒生式神話故事，已是使今日的兒童難以感到興趣了。

電影充滿中世紀的神秘色彩，今日年青一代，對那種充滿靜態的神秘世界，可能沒有甚麼興趣去理解它。雖然如此，它仍然不失為一部有內容的好片。

「變色的太陽」中的謝賢

本期國片中，也許因為有了謝賢與甄珍婚變的新聞，所以第一公司應景的推出謝賢導演的「變色的太陽」映了兩星期，很少見影評人談及。其實，以同類的文藝愛情電影說「變」片尚算是不錯的。不過不錯的不是故事情節而是秦漢這一個角色的塑造。

「變」故事寫一個小鎮上有一個首富之家，家中只有兩兄弟和一個女工，一個小兒子，這個弟弟是秦漢，他飾演一個曾經是留美的文學博士，後因一次汽車失事，患了腦病，有時神經不正常，所以便退隱在家中。有一天來了一位小姐，那是主人翁的女兒的同學，來鎮上一家中學當教員，由于主人翁的女兒的關係，她被請住在那富家中，這個女教師由甄珍飾演。甄珍後來因同情秦漢，與他做朋友，兩人戀愛起來，在鎮上一般人的眼光中，秦漢是一個瘋子，對于甄珍愛上瘋子，旁人都以動機不純潔的眼光看她，甄珍不理旁人的看法，一心一意與秦漢做朋友。可是後來又被秦漢的嫂嫂發挖出另一層隱秘，原來秦漢曾經與嫂嫂的妹妹發生不尋常的關係，而且有了兒子，迫秦漢與她的妹妹結婚，甄珍美夢幻滅了，秦漢舊病發作。及秦漢病情沉重時，舊情人離開了秦漢，只有甄珍經得起考驗，仍然回到他的身邊伴隨着他。故事雖然俗一點，但至少故事中幾個人物，都有一種可愛而犧牲的優美氣質，由于秦漢這角色充滿神秘感，甄珍藉着秦漢的小鎮上人看瘋子而不顧一切去愛他，表現出勇敢與堅強的氣質，這當是健康寫實一類作品的材料。

在電影中，飾演哥哥的謝賢，由于太太喜愛打牌，對丈夫不負責任，使他愛上了妻子的妹妹，後來怕妻子與他鬧翻，演成家庭悲劇，只得叫秦漢客串情人，這雖然有暴露富人虛偽自私。但這在電影中只是旁綫。電影中還有另一條旁綫是寫岳陽追求甄珍，處處自討苦吃，導演處理這一個角色的戲並不見得如何出色。

甄珍與岳陽在「變」片中。

卡達

我們改變了州內的所有這些機構，而且在我未來的預算中建立了一個從零爲起步的政策，這就是說把政府的工作分成個別的作業，而且每年分析各個單位的服務系統，不管它是五十年前的舊計劃或是未來目標的新計劃，這個分析是由在每一部門的資深負責服務人員以一頁的表格做成，每一個這種表格叫做「決策包裹」，而且在每一部門，他們以一種逐漸向下爲先後次序的程序做爲安排，在我接受一個先後次序安排前先和部門首腦做多次的商討，這些通常都是必須做的。

自然地，有一些官僚作風的人，有了很強烈的反對，這些人以前成功地造成了混亂，特別是那些偷雞摸狗和維護私有特權之輩，但人民堅持改革，而且他們也做到了。我第一個月任期間，在改革的工作上，州內各地我們開了有五一次會議，有數以千計的喬治亞州民出席，去對公共生活中商討出一個特殊而長遠的計劃，我們寫出了在二年、五年，甚至於十二年內，我們所希望完成的事，我們鼓勵州民說出他們所認爲不對的事情和他們的建議，和說出他們所最需要的一切。

有一個值得高興的成果，是我們的部門是一個有名商業合作機構和一個權威性的部門。他們渴望政府從無秩序的狀態改進爲有良好秩序的狀態，在改革的時間他們解決了數以百計的難題。他們也加入了，把計劃帶到立法機構和帶給一般人民大眾。沒有一個人，會經要求過任何特殊報酬，或特權性的待遇，來做一種回報。

我不能過份的強調，這其中有多少，是我自己的經驗——有多少誠實而稱職的人，希望也能參加政治性的工作。同時，政府沒有更好的其他事情來增加達到目標的機會，而沒有任何的自私心，我在喬治亞州找到了這事實，而且，我發現這個事實正散佈到整個國家。

我們在州政府裏做了一些改變；這些改變可以減少一半以上的行政費用。同時，使我們獲得了更好的服務，而卻不增加納稅人的稅率。

事實上，在第一年初，我們實現了以零爲基礎的預算制度。在第一年的中期，我們削減了五億三百萬美金的預算，而原先我們希望能再削減二億以上。當我離去政府職位時，州政府有幾乎二十億美金的盈餘。而且因爲低估了改革後的盈餘，一九七五年的會計年度預算，實標上只有一億美金，比一九七四年還要低些。

政府的所有階層，都很能幹；而且稱職的。然而，我急於指出現在美國憲法，或者人權宣言或獨立宣言或解放宣言或舊約或新約。我們是否找得出節儉或效率這二字？並不是這二字不重要，而是你會發現其他的一些字，如誠實、正直、公平、自由、公正、勇敢、愛國心、共患難、愛，和其他的一些描述人類的政府應該如何的字。

第十二章　政府及野地

除了重組的問題之外，我在保護自然資源方面所花費的時間要多於其他任何問題。

如同別州一樣，在我任州長期內，我們也着手於環境保護法的通過。在處理這些議案時，我們面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每個州的問題常因華府的偶而干涉而加重。當我任州長時，常因聯邦政府所引起的混亂和行事的難以預測造成一種令人忿怒和氣餒的狀況。計劃難以付諸實行，合理的多項條款法案遭到否決，可是後來又獲得通過，但卻又擱置了該有的基金。眾多的聯



卡達演講姿勢

邦分支機構，常常彼此責難，合行其是。

上地的利用，福利的改進，環境的保護，學生的無息貸款，交通問題，分享國家歲收等問題的主要方案常以極誇張的態度提出。但是，他們不是最初的目標完全失敗就是完全放棄計劃。因為我們每年一度的國會僅僅準備未來十八個月的預算，這種計劃和目標的缺之使得地方，州和聯邦政府不可能在提供人民服務上的互相配合。

在美國，我是唯一反對所謂「分享國家歲收」計畫的州長。第一，以前根本沒有歲收可享用。這些錢都是由窮苦大眾手裏偷來，交給州政府來分配，再很合理想地以平等的原則讓全國人民分享。

迪尼甘華德愛與達卡

地方政府極需額外的儲備基金的機會。而假若聯邦的管理方案能夠稍具一致性，地方政府就能用目前的資金來做更好的工作。

羅沙琳和我曾利用週末到我們州裏有天然勝景的地區去遊玩。我們乘皮筏，獨木舟和木筏遨逛野地裏的河流。我們甚至在北喬治亞的河川中淘到黃金，我們在孤立的保留區中享受大自然的生活，察看亞特瑪哈河河口劉易斯島上未開發過的柏樹林。

我們最喜歡的地方是喬治亞州東南海岸外的坎培蘭島，在初夏時節，我們可以看到數以打計的海龜爬到海灘來產卵，我們可以看大西洋的日出，如果我們走下白色的沙灘，在二十哩內不見任何人烟。在近海的湖畔垂釣，就可看到鱷魚和啄木鳥。假若我們在平底船上待上一個小時，我們就可抓到可供家裏數天食用的螺、蚌及蠔；假若我們想嘗嘗烤肉，那麼野豬是最適合不過了。在喬治亞州海岸的一些島上仍然保存著西班牙人建立的歐洲風味的廢墟——西班牙人移民到此比第一批英國移民登陸詹姆士城幾乎還早一百年。

從亞特蘭大城市郊東北走近查塔胡齊河可以感受到河水的清涼。船夫快槳划過，漁夫在從高速公路和辦公大廈就可以看得見的地方抓著鱒魚。到處是麝鼠和野鴨。這條河川已經受到了土地開發和社區劃分政策的嚴重威脅。州和地方政府已經特定一些沿岸的重要地點作為保留區域限制使用區，並且已經在亞特蘭大這條長達四十二哩的河川定下了一個很大的發展計劃。

這實在是一條美麗的河川。一個喬治亞州的詩人——錫得尼·雷尼爾，曾寫了一首詩——「查塔胡齊之歌」：

出自哈勃史罕山
直達殿堂谷之底
我急於到達平野
奔下山坡且向下躍落
遇到岩石時分離，繞過後再復合
不管寬窄，都接受為我的河床
擺脫四週一切的美景
以相思之苦直奔向平原。
遠離哈勃史罕山
遠離了，殿堂谷

錫得尼·雷尼爾在一百年前就體認到喬治亞州如查塔莫齊河之類的天然勝景。假若我們無法將這些大自然的奇景留給百年後的子孫欣賞，我們應該感到莫大的慚愧。

第十三章　我們的盟友

每一個關心國事的美國人在最近幾年來特別注意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成敗。從我在亞那波里了解美國的軍事力量能引起對她在這個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所有的注意時，我對這個問題就有了很大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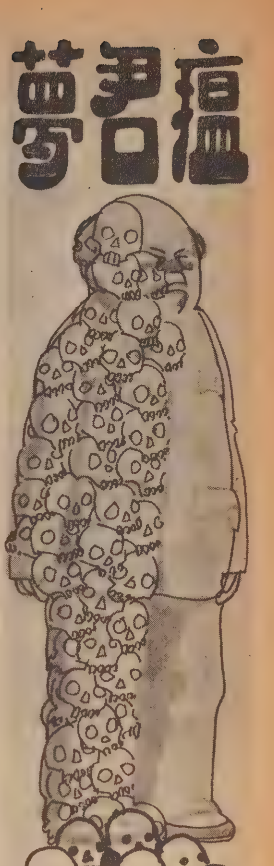
最近我曾和幾位高階層政治專欄作家就現階段利益的主題和其重要性談了幾個小時。有一位記者曾很激動的說：「外交政策沒有道義可言！」雖然後來他修正了他的態度，却很可能是對於最近在外交政策的貫徹上不經意的說出了許多美國人的感受。

關於巴基斯坦、智利、高棉及越南等地區，我們的外交政策並沒有違反所謂的道德規條。此外很明顯的，我們的領袖不合於美國人民對忠誠的要求。這種作法需要不同程度的秘密和謊言。

一個國家的國內和外交政策必需基於其國民的道德，忠誠、能幹及倫常水準。

美國人民天生具有無私，開朗、忠誠、能幹和慈悲的特性，是以政府在處理的措施和態度上亦必需向人民看齊。

瘟君夢



岳騫

六十一軍佔了地勢之光，居高臨下。迫擊炮、手榴弾、機關槍集中射入山溝之中。敵人除了挨打，是無法還手。戰到廿四日，山溝中到處看見死人死馬，敵整整一個師團，連人帶馬經已報銷得差不多了。殘敵不到千人，隱藏在村民的石屋中，不敢露頭，也不肯投降。

到了廿六日，陳軍包圍上下均庄的殘敵整整兩日兩夜了，還是不能結束戰局。因而給部隊下了一道極其嚴格的命令——如在廿四小時內，不能將上下均庄之殘敵殲滅，師長以下都正法。

廿七拂曉，七十二師師長段樹華，指揮二一七旅旅長梁春溥，率三個有力的團，向上下均庄猛攻。四一六團曾一度衝入上下均庄，團長劉崇一陣亡，部隊又退了出來。天明後，敵機出現，一面猛炸陳軍據守的山坡，一面給上下均庄之敵投下補給品

廿七日午從，敵援軍趕到。敵以裝甲車配輕坦克，順公路南衝，終於突破了六十九師的口袋底；同時用強大兵力向東西兩山的段師和馬旅的外翼作反包圍。

六十一軍以孤軍力戰八日，王靖國竟未援手。陳軍精力已是十分的疲憊，經此打擊，不待軍部命令，紛紛後撤。部隊長因懼軍長軍法太嚴，太敢和軍部連絡，自作主張去了。到了廿日，陳在隰縣城中的指揮部的電話與電台全沒了聲音，陳手中亦無一兵一卒可用。當時以爲是全軍盡墨，陳痛不欲生，所幸他的副官很好，早把他隨身手槍中中的子彈夾抽掉了。

敵人也許是因傷亡過重的緣故，竟然未敢跟蹤南攻。廿九日，段樹華率殘兵二百餘人，退到隰縣城。陳命段退到午城收容隊伍。大約二小時後，四一七團團長謝佩如，率殘兵六七百人，也退到隰城來見軍長。是日夜奉到閻長官的電報——命六十一軍退守午城。因臨汾之敵經土門西犯，先頭已達黑龍關。

陳奉命後並不即時撤退，三十日又在隰縣城待了一日，但再無一個部隊來和軍長連絡，於是當晚退到午城。後來才知道，是「師長以下都正法」的那道命令把大家嚇倒了。段瑞樹和陳是多年袍澤，謝佩如是陳一手提拔起的，這兩個自信不會殺頭才來見他的，其餘都是怕殺頭而不敢見軍長的面。

陳到午城之後，才知閻長官尚在吉縣，長官部與省政府已大部撤退到河西。陳似乎鬆一口氣，命段樹華撤出午城，他親率謝團退到午城南面的一個小山庄，接到閻的一份電報，命他攻取蒲縣與黑龍關——因臨汾方面之敵已佔領了蒲縣。

陳毫未躊躇，立命段樹華撤出午城，進攻蒲縣，謝佩如夜襲黑龍關。段樹華只剩得數百殘兵，如何可以攻堅？但謝佩如夜襲黑龍關，居然成功。他一把火將黑龍關燒掉，從此變成廢墟，誰都不能利用。

敵人動用兩師團以上的兵力，三路圍攻吉縣，企圖將我軍壓迫到黃河，一網打盡。三十七日敵佔大寧。十九陷吉縣。河津方面之敵於二十三日陷鄉寧。但當敵會師小船窩時，却撲了一個空，連一個鬼影也沒有看見，閻長官早已過黃河去了。

大約在三月底前後，六十一軍團長以上的部隊長，才陸續和軍取得連繫。

日本人因未能捉住閻錫山，一怒之下，在呂梁山展開強烈的掃蕩行動。陳軍亦相對展開游擊運動戰，除了鑽敵之空隙，就是不與敵碰頭。像這樣的捉迷藏大約有一個多月的間，弄到敵人一無所獲。到了四月中旬，敵只得留下一小部佔領縣城，維護交通，主力全部撤走了事。

敵人主力退出山口，陳立命七十二師攻吉縣，六十九師攻鄉寧，四月下旬，吉縣鄉相繼克復。五月中旬，陳兼指揮劉茂恩之姚旅，王靖國之杜春沂師，收復大寧和縣，進而將汾河以西敵之據點全部清肅清，這才給先生打出了一塊根據地。於是，第二戰區長官部重返河東，呂梁山的局面從此穩定下來。

陳長捷以戰功升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

廿八年冬，山西新軍叛變。先是，當閻由太原退到汾時，深感兵力單薄，成立了新軍四個旅。這四個旅的政治部主任都是「犧牲救國同盟會」的成員。「犧盟會」這個抗日組織是由薄一波一手領導，薄原是個共產黨員。後來新軍都改稱「決死縱隊」。廿八年十二月，第二決死縱隊長韓鈞與汾西專員張文昂宣佈脫離閻錫山統轄。閻命陳長捷指揮原日晉綏軍進剿。六十一軍將韓鈞擊潰，韓竄入晉西北，因八路賀龍部正在晉西北，所以未能將韓鈞捕獲。

不知是怎樣弄得，自從新軍叛變之後，對陳長捷就傳出許多謠言，意思總是說他對閻不忠。廿九年夏收時，閻派部隊下山征糧。王靖國部的劉效曾旅，因下山征糧，假道第六集團總司令部駐地桑峩，被陳長捷擋駕。陳派周建祉團在桑峩佈防，不准劉部通過。問題於是發生。

後來又不知是怎樣弄得，薄毓相將陳長捷控告到重慶。陳便隻身到了長官部，晉見閻長官，表明心跡，並自願到重慶候審。就是這樣，陳長捷從此離開山西。事體至此，不勝感慨，姑改前人名聯，用玆紀念：

牧野鷹揚，一世功名得半記；

呂梁虎踞，八方風雨陷孤忠。

陳長捷到了重慶之後，最高當局深知他是「莫須有」的罪過，並未經過審訊，只是送入陸軍大學深造。陸大畢業後，陳一度任第六補給區司令，以用非所長，無所建樹。

抗日勝利後，傳作義任華北剿共總司令，早識陳長捷是一員戰將，保薦為天津警備司令，惜為時太晚。不久，華北變色，現在不知這位將軍是否還活着。

我想說幾句個人的話，作為這一篇不成文的文章的結尾語。我是廿八年夏初奉調到秋林受訓而離開陳的，那時，陳已是第六集團軍總司令了。我受訓之後被留在集訓團幫助王靖國辦訓練。當時，王靖國是秋林集訓團的副團長，團長是閻長官自兼。王靖國從未對我說起我說過有關陳總司令的事，雖然陳實際是他排擠走的。這個問題，我一直就想不通，不知他為什麼一定要將陳擠出山西之外。然而，「人必先疑焉，而後讒人之」，若陳不見疑於閻，王靖國是無可奈何的。那麼，陳為什麼又見疑於閻呢？這個問題也是我一直就想不通。我第一次發見閻先生對陳總司令的不信任，那是廿九年春天事的。當時，風傳敵人將大舉掃蕩晉西，閻因此號召「呂梁山大保衛戰」。長官部的參謀處在閻的公舘研究作戰計劃，我也在場，照參謀處的意見，部隊統歸陳總司令指揮，閻不點頭。閻指示：讓陳總司令指揮六十一軍，其餘部隊歸彭毓指揮，委彭為南區軍總司令。我當時就覺着不是味道、

從公舘出來，很想給陳寫一封信，按我與他的私人關係，是應該寫信告訴他的，但我拿起筆却又放下。因為我考慮到這封信有挑撥陳與閻之間的關係作用，於是放棄了給陳寫信的念頭。後來事實證明，敵人並未大舉掃蕩晉西，所謂「大保衛戰」，也就不了了之。此事過後不到兩個月，就發生了劉效曾假道桑峩的問題。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所謂「大保衛戰」的作用，只是把一向歸陳指揮的部隊撥歸了彭毓斌。

至於劉效曾假道的問題，看來也是有意安排的，而且也料到陳是一定擋駕。陳竟然會令周建祉佈防，這似乎是始料所不及，因為當參謀處報告六十一軍在桑峩佈防時，閻先生驚出一身冷汗。

當劉效曾假道之前，經已謠言紛紛，說什麼劉效曾將演一幕捉韓信的戲。這謠言，陳豈能不知？何況下山征糧有幾條路可走，何以偏要假道桑峩，而且劉效曾和陳又是死死對頭。這話得追溯到蒲縣之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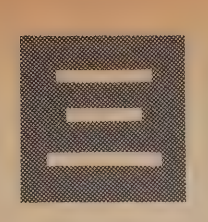
廿七年五月，陳為六十一軍軍長，指揮劉茂恩之姚旅與杜春沂師收復蒲縣。蒲縣城外敵人佔有四個據點，南面是東神山與萃屏山，北面是要里與邱家攻。六十一軍進攻東神山與萃屏山，姚旅進攻要里，杜春沂派劉效曾團攻邱家攻。結果是東神山、萃屏山、要里三處都已攻克，只有邱家攻一處不下。陳派一參謀到劉效曾團傳達指示，劉效曾自恃有王靖國做靠山，態度很是傲慢。說道：「陳軍長命我攻邱家攻，我是奉命惟謹，至於如何攻法，那是我的職權。」居然不肯接受陳軍長的指示，然而又不肯力攻。陳一怒之下，要將劉效曾交軍法審訊。陳的副軍長黃劍白進言，為這樣做主治安的面子下不來。聽了黃劍白的話，將電稿上「交軍法審訊」幾個字劃去，改為「姑念該團長攻百靈廟有功，撤職留任」，劉效曾便受到長官部「撤職留任」的處分。現在劉效曾率重兵入桑峩，陳的擋駕是很自然的事了。

此事發生之後，對六十一軍的謠言又起。有一天，我因為有件公事要向閻長官交代，交代完公事，我乘機說道：「現在面對陳總司令有許多謠言，我跟隨陳總司令多年，如派我回桑峩一趟，或許可以使誤會冰釋。」長官聽了說道：「讓我考慮考慮再說。」幾天之後，閻先生派幾位名望似高，但與陳毫無關係的人去到桑峩解釋。我當時弄不清楚是為了什麼不派我回桑峩，後來才明白過來，當時根本不需要解釋什麼誤會，需要的是讓陳長捷自動撤離開山西。

一九三八年冬，我從太原出來赴上海，路過天津時，在警備司令部見到的陳將軍，現在來說就成了最後的一次見面，他剛從北平開會回來，記得和我一同去的還有現在台灣的高育才先生，當時談了許多的話，道的都是家常，他一字不提山西的事，我也避免使他傷感，最後我問道：「華北的情形怎樣？」「很難說！」他似乎經已有了預感。而今想起真是往事如烟。



點解？　嚴以敬作



袁術嘔血而死

劉繇在丹陽郡曲阿縣，與吳景孫賁處得不好，也害怕有那麼一天，袁術命令吳孫二人打他的主意，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這二人從曲阿擠了出去。

這二人退到歷陽（安徽和縣）。

吳景與孫賁以歷陽爲根據地，與劉繇對峙。袁術派了一個姓惠名衢的老官僚，來歷陽作另一位所謂揚州刺史，叫吳景惠衢下面的「督軍中郎將」。

劉繇的部隊佔了長江西岸（和縣東南的）橫江與（和縣之東的）當利口。袁術的惠衢與吳景孫賁，攻不下這兩處渡口。這已經是興平元年的事了。

次年，興平二年，孫策向袁術要還了父親孫堅的舊部一千多步兵幾十名騎兵，以及老將韓當、黃蓋等人，由壽春開往歷陽，沿途招募新兵，在到達歷陽之時，有了六七千人；然後，一口氣奪了劉繇的橫江與當利口，渡過長江，佔領曲阿，部隊擴充到兩萬多兵，一千餘匹馬。其後，孫策又打下了（浙江紹興一帶的）會稽郡和（江西南昌一帶的）豫章郡，勢如破竹，威震江東。

孫策的力量，本可以成爲袁術的力量。然而袁術沒有足以令孫策心服的德。袁術言而無信；以前曾經答應過孫策，以孫策爲九江郡太守，其後拿下九江郡，却派了陳紀爲太守。後來，叫孫策打廬江郡，又許諾了孫策以廬江郡太守的位置。結果，又發表了劉勳。孫策之所以急於向袁術要還父親的兵，正是爲了對袁術失望，想另找出路。等到自己有了丹陽郡、會稽郡、豫章郡，局面比袁術大得多，怎麼還肯作袁術的部下呢？

袁術既不度德，又不量力，竟然在建安元年積極準備，想過一過當皇帝的癮。孫策寫信勸他打消這個念頭，袁術不聽。孫策就對他絕交。

袁術一意孤行，在建安二年僭位，自稱「仲家」。有人說，「仲」字是他的國號。其實，他的國號與年號，均已無考。（今日在貴州的苗胞，有一部份自稱「仲家」，被若干民俗學家認爲是袁術的苗裔，仲家這一支的苗胞，究竟是不是袁術的苗裔？這是極有趣味的。一篇未來的博士論文的題目，然而要等到大陸光復了以後才有可能着手寫。）

袁術只曉得，憑他的迷信，他有資格當皇帝。迷信的來源是：（一）當時流行了一句預言，「代漢者，當塗高。」他說：袁家是春秋時代轅濤塗的後代，應了「塗」字。他自己名術，號公路，也均與塗字相通。（二）依照西漢末年以來的五德終始的歷史哲學，漢朝是火德，火生土，代漢而起的朝代該是屬於土德的大舜之後，而轅濤塗恰是大舜之後，他是轅濤之後。

這一種欺人自欺的迷信說法，害了袁術自己。

袁術的實力，僅有兩個郡而已。和曹操、袁紹、劉備，都作了對頭。有呂布，而常常翻臉，有孫策，而無法令孫策肯爲己用。

於是，他當皇帝當了兩年半，便在建安四年拍床嘔血而死。經過是這樣的：他作了皇帝以後，以九江郡的壽春的京城，改稱九江爲淮南，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廣設百官，大興土木，立后選妃，郊天祀地。幹這些名堂，沒有一件不是十分費錢的。他那裏有這些錢呢？兩個郡的稅收，少得可憐。

結果，他當了中國歷史上的最窮的一皇帝，窮到離開壽春京城，去投奔兩個老部下陳簡、雷薄。於（今日霍山縣的）灊山，被陳雷二人擋駕。

最後，他決定與袁紹言歸於好，向這位他一向最看不起，被他常常罵爲「家奴」與「非袁氏之子」的哥哥大低其頭，派人送信給袁紹，表示願意把皇帝的寶座讓給袁紹。

袁紹不給他回信，却叫兒子青州刺史袁譚派人去迎接他北上。袁術走到半途，聽說曹操叫劉備領兵在徐州附近攔截；嚇壞，掉轉頭向壽春走，走到離壽春不遠的江亭，嘔血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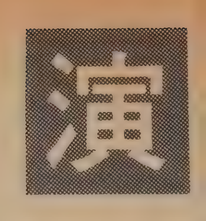
（六）公孫瓚

三國時代的人才多，蠢才也不少。呂布袁術以外，算來要輪到公孫瓚了。這三個人，不是沒有一技之長，而是缺乏眼光，缺乏修養，有野心而無志氣。

公孫瓚生長在幽州。幽州包括今日河北省的中部、北部。與熱河及遼寧兩省的南部、中部。當地的漢人，在河北省的是慷慨悲歌之士，豪爽而尙武好義；在熱河省的是習慣於與胡人共處，學會了匈奴與鮮卑烏桓的騎射。公孫瓚本人又是「家世二千石」，高級官吏的子弟，翩翩少年，身材高、聲音大，騎得好，射得準，雖則由於母親出身卑賤，而只能在遼西郡的太守衙門裏充當一名「書佐」，亦即抄寫員之流，然而很快便獲得太守侯某人的賞識，作了侯太守的女婿，被侯太守送往洛陽之南的緱氏縣，從當時的大儒盧植先生讀書。

他在盧先生那裏，結交了一位同學，姓劉名備。

他不曾把書讀通，不久便回家鄉令支縣（河北遷安之西（





蔡東方

，又轉到遼西郡的首縣陽樂（撫寧縣之西），在新任太守劉基的下面作一個「上計吏」，相當於會計室主任兼統計室主任。他根本沒有文人的氣質，幹這些事都是用非所長，却也表現得不太壞。

劉太守吃了官司，被關在檻車裏押往洛陽，公孫瓚化裝爲一個僕人，一路跟隨侍候。劉太守被判流放日南郡（在越南北部），公孫瓚也下了決心，陪他去這個傳聞瘴氣甚厲害的地方。所好，兩人走到中途，劉太守就遇到了赦免。公孫瓚於是又回到遼西郡的令支縣。

家鄉的父老與地方官公舉他爲「孝廉」。這是兩漢官場的正途。由孝廉而被天子召見，留用爲「郎」，再由「郎」而外放爲地方官，最後由地方官而內調爲中央大官。

公孫瓚在爲「郎」期滿以後，被派作幽州的「遼東屬國長史」。長史的意思，是秘書長，是文官，但在這裏却是武官，相當於一郡的都尉。所謂遼東屬國，便是散佈在遼東郡周圍的若干藩屬國家，亦即大大小小的匈奴與鮮卑的部落，公孫瓚的職務，便是監視這些部落，不許他們對漢朝的中國造反。

公孫瓚喜歡騎白色的馬，他叫所率領的衛隊也都騎了白馬。因此，胡人送給他一個綽號；白馬長史。

有些法官是嫉惡如仇。公孫瓚是嫉胡如仇。每次，當他接到有什麼部落造反的消息，他就會勃然大怒，集合兵馬，立刻奔赴該部落去交鋒，好像是他私人和這部落有什麼深仇大恨一樣。到了交鋒之時，不用說，他絕不客氣，而儘量猛打，儘量殘殺。各處的胡人，對他的確是十分害怕。

他的長官，幽州牧劉虞，對付胡人另有一套。劉虞反對殺，所行的是懷柔政策。胡人感他的恩。已經造反的，退走；沒有造反的，不再想反。

我用這個胡字，包括很多不同種族的人。嚴格說來，胡只能指匈奴，而匈奴是突厥種（因爲突厥與今日的多數土耳其人是匈奴的苗裔。其實，與其稱匈奴爲突厥種，不如稱突厥與土耳其人爲匈奴種。）

西漢之時，匈奴之東有所謂東胡，其血統與語言均與匈奴不同，被人類學家稱爲「東胡種」或「通古斯種」，通古斯（Tungus）這個西洋字，其實是中文東胡二字的訛稱，省掉了一個h。（即Tung-hu's省畧爲Tungus）。有些人說，通古斯不是東胡的訛稱，而是匈奴語中的「豬」，匈奴人喜歡用這個字罵東邊的隣居。對不對呢？

我看不對，因爲東胡人也畧爲懂得一些匈奴話，絕不肯甘心受辱被稱爲豬，從而自己也自稱爲豬。話說回來，通古斯這個字也可能不是中文東胡二字的訛稱，而另有其意義。這個意義，要請博雅如札齊斯欽教授者，予以解答。

烏桓、鮮卑，都是東胡之後。滿族、蒙族、高麗人，也都是東胡之後，宇文氏的宇文二字，和烏桓二字的聲音很近。慕容氏是道道地地的鮮卑。拓跋氏一向被中國過去的史家稱爲鮮卑；其實，據法國學者伯希和氏與美國學者畢哥斯塔夫氏等人研究，不是東胡人，而是匈奴的同種。

就東漢末年的幽州而論，烏桓是各種胡人之中力量最大的一種。烏桓兩字，有時也被寫作烏丸。東漢的朝廷，特設了一個「護烏桓校尉」負保護烏桓部落的專責。所謂保護，包含「保全」的意思，防免他們因造反而喪失生命與畜產。

東漢的最後一個「護烏桓校尉」，姓箕名稠；有人說他不姓箕而姓綦。他不但不曾護得烏桓，而且護不了自己，被兩個姓張的漢人殺死。這兩個姓張的，一個叫張純，曾經作過中山國的國相；一個叫張舉，曾經作過泰山郡的太守。張純對漢朝前途的看法，與其他三個姓張的（張角、張寶、張梁）大致相同：漢朝氣數已盡，新朝代即將誕生。張純於是說動了張舉，推張舉爲天子，而自稱「彌天將軍安漢王」。

這張天子與張將軍，自以爲抓住了時代的趨勢，就在靈帝中平四年，大造其反，担負他們交給自己的歷史任務，實行荒乎其唐的機會主義。他們誘惑了烏桓一個領袖，丘力居，吆喝了不少的漢人與胡人，殺掉護烏桓校尉箕稠，與右北平郡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以流寇的戰術橫衝直撞，刼掠了青徐幽冀四個州的不少城市、鄉鎭、村莊。

次年，中平五年，在幽州牧劉虞的指揮之下，公孫瓚大破張純、張舉、丘力居等，於（河北薊縣之西的）石門。

公孫瓚在石門打了勝仗以後，窮追張純等人的漢胡混合部隊，一直追到（熱河東部的）管子城。

他與他的追擊軍在管子城遇到埋伏，被敵人反包圍，圍了一百多天。粮食吃完，吃馬；馬也吃完，煑馬鞍、盾牌、皮靴等等。幸虧敵人也吃完了粮食，不得不退回他們的根據地柳城；否則，公孫瓚及其殘餘部隊，不都餓死，也都會凍死。（柳城在熱河朝陽。）

這時候，公孫瓚的官位是騎都尉。他早已作過涿縣的縣令了。立了石門之戰的大功以後，在洛陽的靈帝朝廷升他爲中郎將，封爲「都亭侯」。

廣州暗傳劉少奇王光美將平反

葉劍英李先念鄧穎超幕後支持

中共政權變化猶如孫悟空七十二變劉王翻案不是沒可能

萬人意見

編輯先生：

最近有友人從廣州回港，向本人談及廣州市民對中共高層的一些看法以及在民間流傳的小道消息，特向萬人讀者報告一下。

廣州市民一般對「四人帮」沒有好感，對華國鋒不說好也不說壞，談到毛澤東，則大多都搖搖頭，反而對周恩來與鄧小平則表示一些好感，特別是希望鄧小平能復出。他們說，鄧小平的經濟政策與劉少奇差不多，他若復出，可能把經濟搞回在五六年時光景，市場上有東西賣，人民生活不會像這十多年來的艱苦。目前華國鋒上台，雖然打倒四人帮，但市場上並沒有改善，依舊是什麼東西都沒有賣，若華國鋒當權下去，相信將來的經濟生活也沒有什麼好轉，只有鄧小平一出，徹底改變毛澤東的經濟政策，重走劉少奇的道路，或可能回復以來的較好經濟生活，

同時廣州現在正盛傳替劉少奇翻案，這可能不是華國鋒的主張，而是民間的希望，在劉少奇時代，大陸人民生活確實過得好一點，比如五六年廣州，市場上有許多東西賣，街邊有大排檔，吃飯不要粮票，茶樓經常有食品供應，也不用粮票，同時有許多小販可自由賣東西。這樣的生活，廿年來已不重見了。因此廣州人都說劉少奇最好。他們傳說劉少奇可能會翻案，支持劉少奇的人是葉劍英與李先念。迫劉少奇下台，並不是廣大的幹部及羣眾，而僅是毛林江三人。江青對王光美仇恨，出自女人的嫉忌心，江青把王光美搞臭，並不是爲羣眾，而是爲自己的心仇。同時江青又把陳毅老婆張茜搞掉，幸得周恩來保護。江青還想把李先念老婆林佳媚鬥臭，但怕火頭燒大，不敢下手。王光美是在北平讀書，由葉劍英介紹到延安結識劉少奇，所以葉劍英是劉王的牽綫人，現在葉劍英掌權，有可能爲他兩人平反。王光美人緣極好，以前跟周恩來老婆鄧穎超過從甚密，甚得周恩來歡心，現在周恩來被大力尊崇，鄧穎超職位高升，王光美必在鄧穎超的支持下復出。王光美與張茜感情很好，兩個人都是美人胚子，因此引起江青嫉恨，把她兩人搞臭，張茜與陳毅雖作古，但陳毅死後聲譽日隆，且日

前正大力鼓吹他，這也可作王光美翻案的一種力量。使劉少奇垮台，賣力最大的是狗頭軍師陳伯達，他爲了獨佔中共理論權威，必須打倒劉少奇，因爲劉少奇的「論共產黨人修養」一書很受廣大幹部歡迎，毛澤東也說「一天不學習也趕不上劉少奇」。同時廣州的市民認爲，鄧小平一復出，劉少奇則被平反，因爲劉鄧兩人是走同一路綫的。

劉少奇傳說前年死於廣東的從化，王光美仍尚在，他的女兒劉濤患神經病。究竟劉少奇能否平反，這要看華國鋒的地位如何了，因爲華國鋒目前仍大捧毛澤東，毛澤東不鞭屍，劉少奇一日不能平反，唯有鄧小平上台，把毛鞭屍，劉少奇才能得到平反。以上是廣州市民的一般想法。不過，劉少奇的平反不是不可能，因爲中共政潮的變化猶如孫悟空的七十二變，連大軍閥、大土匪的賀龍都平反了，相信劉少奇也不例外，只是時間的遲早而已。

讀者 李基勝

一月廿四日

華國鋒應感謝毛遠新
鄧不垮怎輪到華上台

編輯先生：

據外電報導，中共官方通過外圍組織透露，鄧小平垮台是被毛遠新向毛澤東誣告，說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有關，被毛澤東下命罷官的。去年四月五日因追悼周恩來，在北平天安門引起羣衆的動亂。因此在四月七日的黨政治局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能免鄧小平的黨副主席，副總理及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目前天安門事件調查結果，證實鄧小平免職是由於毛遠新向毛澤東誣告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幕後主持人。

毛遠新是毛澤東的侄兒，當然是得毛澤東信任，毛遠新的話，毛澤東當然相信，但是否毛遠新眞的說過這些話，那是局外人所難明白了。其實，毛澤東早已想把鄧小平罷官，因苦無藉口，故不斷在報章上含沙影射他，說鄧小平是水滸傳「宋江」，是紅樓夢「中山狼」，前者說宋（鄧）架空晁蓋（毛澤東）擯於一百零八漢之外，後者說孫紹祖（鄧）忘恩負義。因爲鄧第一次復出是靠毛的力量，而居然不聽毛的話。心裏對鄧十分不滿。

而天安門事件則是羣衆反毛反江的具體行動，毛澤東使藉此機會把鄧革除。毛遠新不說這話，毛澤東也曾這樣做的。退一步說，毛遠新說這話時，華國鋒一定知道，當時華國鋒怎不把實際情況說出來。而且鄧小平垮台，華國鋒才能上台，倘毛遠新的話屬實，那麼豈不是毛遠新是華國鋒的最大恩人。現在華國鋒反說毛遠新誣告鄧小平，這話從何說起。總之大陸的內鬥是一場胡塗，像「中山狼」的人，俯拾皆是的。

讀者 張羨光

一月廿七日

從「文革」史實看周恩來
周恩來勾結毛林鎮壓「二月逆流」
明報捧周偉大原是卑鄙小人

編輯先生：

近日中共大力吹捧周恩來，此間的左報、中立報也跟着中共的論調，大力吹噓。特別是明報，毫無代價做了中共的傳聲筒，對周恩來吹捧，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其拍馬屁本領，連「人民日報」也覺得面紅。

其實，周恩來是否眞的如明報所吹捧的如此偉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周恩來吹拍江青的事盡人皆知，不談也能，現在且看看他在文革中對自己的親信表現，爲了自保，不惜犧牲他們，這樣一個僞君子，配得上偉大兩字嗎？

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利用林彪的軍力奪權，由於株連太大引起中共許多高幹不滿，葉劍英、陳毅、譚震林等人遂起來抵制林彪，掀起所謂「二月逆流」。

當時，周恩來在此事件中充份表現了他的兩面派手段，起初，周恩來並不反對二月逆流，而且暗中支持葉陳譚等人，可是葉陳譚敵不過林彪槍桿子，迅速把「二月逆流」撲滅，周恩來便立即棚尾拉箱，投靠毛林那邊去了。本來「二月逆流」失敗後，周恩來保持緘默，說此事與他無關，還可以稱得上是人，但周恩來確有一手，爲了自保，來一個惡人先告狀，大肆攻擊「二月逆流」的主腦人譚震林，在批判大會上層說譚震林是「大叛徒」，「反革命」。其實周恩來自己才是眞正「二月逆流」的黑後台。

林彪事件後，「二月逆流」的人物紛紛出頭，周恩來便迅即轉過頭來與他們一起批林彪，對林彪路綫進行鬥爭。周恩來在鬥林過程中表現特別出色，說林彪是鎮壓「二月逆流」的劊子手。當時陳毅對周恩來這種兩面派嘴臉極不滿，陳毅公開表示，若果周恩來堅定地與他們站在一起，「二月逆流」不會失敗得這麼快，許多老幹部也不會被整得這麼慘。

從以上史實，周恩來全不配如明報筆下的偉大兩個字，他是一個僞君子，眞小人，名副其實的「巧僞人」，這一點，海外人士切不可被中共以及明報的宣傳所欺騙。

讀者 林祥海上

一月廿五日

河南四川局勢無法控制

中共被迫調動軍隊接管

中共河南省電台日前廣播，透露了河南的鐵路已全面軍管。

担任鄭州鐵路局黨委第一書記的，是共軍鐵道兵副司令員郭維城。他已帶一大批鐵道兵到鄭州，實行全面軍管。

河南及鄭州，自文革以來，局面一直混亂，至現在仍未轉好，所以中共才不得不加以全面軍管。

有關此事的詳細新聞說：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為了加強鄭州鐵路局的領導，儘快把革命和生產搞上去，決定調鐵道兵副司令員郭維城任中共鄭州鐵路局委員會第一書記，省委副書記王維羣兼任中共鄭州鐵路局委員會第二書記，調武漢軍區工程兵主任王輝任中共鄭州鐵路局委員會第三書記；同時，根據需要鐵道兵派一部份幹部到鄭州鐵路局帮助一個時期的工作。

上月底，中共鄭州鐵路局委員會召開基層站段黨委以上領導幹部會議。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省委書記耿起昌，省委書記，省軍區司令員張樹芝，省委副書記王維羣，戴蘇理，胡立教，省軍區政委胡荷禮，中共鄭州市委第一書記張俊卿參加了會議，省軍區負責，省直各局黨委的核心小組負責人也參加了會議。

鄭州鐵路局黨委負責人徐達本在講話中，黨中央決定郭維城，王維羣，王輝主持我局黨委的工作，這是對我局十萬職工的親切關懷和巨大鼓舞，我們堅決擁護，熱烈歡迎。

在熱烈的掌聲中，郭維城，王輝講了話。他們說：鄭州鐵路局是京廣，隴海南大幹綫交通樞紐，位置重要，任務光榮，廣大幹部，工人都有一個共同願望，就是要儘快地把革命和生產搞上去。

四川省局面一直很混亂，而且動員不少人，這一情勢，在最近的一則四川電台的廣播中可以看出來。

成都市上月底開了批鬥毛派四人帮的大會，大會承認，四川內戰不休，派性不已，許多「階級兄弟」成為「全面內戰的犧牲品」。

他們在發言中揭發批判了王張江姚反黨集團分裂工人階級隊伍，破壞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的滔天罪行。他們說：我省少數幾個人也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是跟他們跑，支持他們的，不管是牛鬼蛇神，還是地富反壞右，統統稱為「左派」，「革命派」：凡是不跟他們跑，堅持按毛主席，黨中央指示辦的，就打成「投降派」「文件派」「宋江式的人物」，「右傾保守勢力」，「劉少奇，鄧小平的社會基礎」「修正主義苗子」等等。他們還要為廣元的何協政府，成都的「打漁船」等翻案。他們不以為恥地自稱為「張姚派」，「通天左派」。他們的「天」就是「四人帮」這個「大」。由於「四人帮」的破壞，我們四川內戰不休，派性不已，許多並肩戰鬥的階級兄弟成了冤家對頭，不少階級兄弟的寶貴生命，成了全面內戰的犧牲品。

他們誣蔑中央抓抗震救災是「不抓階級鬥爭」。「四人帮」的反革命謬論在我省也有反映。有那麼少數幾個人也打着「革命」的旗號，長年東遊西逛，長期脫離生產，大事煽動停工停產。胡說甚麼：「不為走資派生產」，「不為錯誤路綫生產」。他們走到那裏就把混亂帶到那裏，嚴重破壞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踏雪尋梅 回文

封淑英

清溪一影艷光紅。遠遠香傳得雅風。貞女慕來山雪踏。訪妻林下月溶溶。回讀

哀江靑

周克

妖姿淫冶出風塵，棄傳迎新喜亂倫。假藉紅兵誅友寇，大興文革害生民。欲師武技君唐室，怎奈無才護自身，向日驕橫盡罪孽，誰憐階下淚零人！

重九登沙田望夫山 四首

姚伯衡

自到天南隱市闤。辰逢重九望鄉關。干戈載道人何去。風雨乘槎客未還。花苒鬢絲衰老態。優游雲水慕靈顏。徘徊不盡登臨意。只恐他時有詩刪。

蜿蜒奇巘勢飛龍。喬木森森積翠重。十里稻香穿曲徑。長途風送上高峰。雲依古山留人迹，霞映孤城野鶴蹤。一片畫圖看不盡。枝頭啼鳥和鳴蛩。

山復山兮翠藥砧。朝朝暮暮獨登臨。野途不可容寒暑。世道猶來自古今。小別故園成久別。傳音奚以足歸音。春花秋月情無限。雲水蒼茫悵客心。

[illegible]猶[illegible]、[illegible]灰。舒目尋幽[illegible]後來。遠聽寺鐘傳谷[illegible]。遙憐[illegible][illegible]。四方多難各行役。半日偷閒拂[illegible]埃。萬壑羣山齊競秀。獨鍾靈氣望夫回。

調寄唐多令

葉玉越

寄易又秋風。夢迴客枕中。最銷魂，金井梧桐。素魄雲遮微有影，星河遠，望長空。

別緒太匆匆。關山千萬重。更懷人，紅蓼丹楓。桂子香飄如此夜，誰家笛，小樓東。

前調 秋日旅懷

蕭瑤笙

高處望中州。長江空自流。聽八方，雨風颼颼。又見遠天征雁過，霜葉落，洞庭秋。

烽火幾曾收。干戈今未休。憶蒓鱸，撩起鄉愁。聞道四郊多壘𠁊，明月夜，怯登樓。

前調 亟盼鄉音

藍戒三

風滿十層樓。有人樓上愁。問蒼天，欲問還休。夕卜燈花晨鵲喜，都不是，夢悠悠。

何以解吾憂。拙荊含淚眸。算干支，大難臨頭。庚子當年逢閏月，一年內，兩中秋。

前調 哀地震

朱敬安

搔首有沉哀。天胡降厲災。嘆繁華，一霎塵埃。瓦礫同埋無老少，更不見，舊樓臺。

草裏又長街。高門嘆枯骸。了無分，一例蒿萊。蠻觸紛爭酣未已，臨此境，應低徊。

前調 七夕

朱濟川

今夕是何年。雙星分外妍。小兒女，乞巧樓前。暗祝相逢休訣別，拈綵綫，向針穿。

瓜果食瓊筵。沉檀裊碧烟。悵銀河，欲濟無船。烏鵲填橋成好事，安穩渡，話團圓。

前調 三十年前書頁芙蓉

顧植槐

曾記綺樓東。盈盈笑靨紅。橫波注，羅襪飄風。玉手共携谿畔路，齋館閣，徧行蹤。

心事久塵封。忽驚此際逢。鬢鬟斑，粉褪花容。欲向城樓尋舊影，何處是，碧雲宮。

前調 秋感

蘇樹聲

夜雨打窗櫺。朝來葉滿庭。惡風淒，歸雁魂驚。萬象蕭條秋氣冽，抬望眼，不勝情。

惟有菊亭亭。觀花懷弟兄，每重陽，籬畔傳傾。可是如今勞燕似，人一角，黯銷凝。

前調 七夕

容垂鄉

涼簟枕新秋。侵簾月影浮。夜難眠，起望檐頭。天上鵲橋今已築，知織女，會牽牛。

多少客江樓。歡情醉酒籌。似往年，一縷香留。若問風流酣好夢，惟漢上，獨風流。

前調 公園漫步

麥啓慶

身似一閑鷗。怡情事小遊。步園林，景色[illegible]。[illegible]，天意厚，日當頭。

停步小勾留。湖山眼底收。弄花枝，蝶忌悠悠。回憶當年吟賞地，添幾許，故園秋。

前調 紀夢

陳冠夫

孤[illegible]。林巒步覺寬。怕重臨，淒[illegible]斜陽天[illegible]，心上事，滯眉端。

峽瀨[illegible]，武陵欲渡難。莫追尋，午夜[illegible]，疏雨涼飆滄海變，渾怕見，舊朱顏。

調寄唐多令

賴定[illegible]

郵舍記[illegible]。灣頭繫釣船。有暮鴉，飛傍[illegible]，[illegible]岸數聲漁唱晚，饒美景，正無邊。

新月上東田。離懷放遠天。許多時，漫記悲歡。一念大江東去也，誰不道，羨神仙。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5

中共如進攻台灣兩三周完蛋？

從王幸男事件說起

大陸同胞奮起自救

江青的衣食住行

用生命換取自由

天天日報竄改中央社電訊

簡論戚本石頭記

香港的青年學生問題

風起雲湧，還是快把這帆放下來吧！

嚴以敬作

No.485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二月十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毛澤東思想」的作用在消失中

現在以華國鋒爲首的一小撮頂着毛屍混日子的「捧屍派」，一方面在全「國」印刷「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希望儘快在大陸出版發行，另一方面在北平天安門廣場加緊修建老毛的「紀念堂」，準備早日建成把老毛的罪惡的乾屍放進去。還有，華國鋒於去年十二月下旬在北平召開的二次全「國」學大寨會議上所作講話中對一九七七年共提出四項任務，其中第四項就是要求全大陸無論是幹部還是百姓，都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此外，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一週年前後，大陸全面蛙鼓齊唱，由北平到地方都在爲周歌功頌德。在此類異乎尋常的宣傳中，雖然對周恩來這隻老狐狸捧得過份，但有的地方還保持着一定的分寸，如在「敬愛的周總理」上面，多數加上一句「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主席」。從這些表現看，今日的北平統治小集團倒眞像無限尊崇毛澤東，永遠都不鞭他的屍。其實這個問題要從幾方面來說。誰都知道，因江青被捕後她的老底子給揭得又深又臭，這已等於變相鞭了毛的屍，但因華國鋒是根據老毛「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上來的，加上現在就鞭毛的屍，大陸必發生更大的混亂，因爲毛的思想，理論，路綫和政策，方針等等一旦被拋棄，中共無法拿出的新東西頂上，一個暴力集團必會立即張皇失措，引致天下大亂。

今日北平統治小集團中，除了華國鋒、吳德等極少人靠老毛的死屍吃飯外，絕對多數高中級黨政軍幹部痛恨毛澤東，因爲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中的不少人吃到了幾乎送掉老命的苦頭。這些人對毛的仇恨自非隨着「四人帮」被捕、毛已家敗人亡可以消除的。

毛家敗人亡足以證明兩件事：一是所謂「毛澤東思想」純粹是狗屁不通的符咒；二是華國鋒不會太久必垮台。

所謂「毛澤東思想」曾被林彪捧爲「馬克思主義的頂峯」，中共宣傳人員把它和「馬列主義」相提並論，統被吹噓爲「眞理」，「燈塔」和甚麽「陽光、雨露、方向盤」。流行於大陸的那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開頭兩句，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作爲毛「軍事思想」核心的那句「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在世界上不知迷惑了多少靠殺人放火混世界的暴徒。問題是所謂「毛澤東思想」能欺騙別人，但對他自己的老婆孩子卻一點都沒有作用。

老毛的「愛人」江青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人被捕後，毛江二人生的兩個女兒李訥、李敏和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等人也都被捕。毛遠新被指爲「四人帮在遼寧那個死黨」，傳說已遭殺害。關於李訥、李敏也同樣沒有好下場。據日前消息報導：前此不久北平東長安街貼出大字報說：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華國鋒在一次會議上透露：李訥、李敏雖身在毛身邊，但心卻離毛很遠，責任在江青身上。那麽毛與楊開慧生的那個「窮了綫的岸青仍相信「毛澤東思想」吧？不過他神經早已有了問題。

江青和兩個女兒及毛遠新「背叛」了「毛澤東思想」，當然主要是華國鋒給他們扣在頭上的。也有可能他們都不相信「毛澤東思想」，因爲他們之間是夫妻、父子和伯侄互相瞭解已到了沒有秘密的程度。毛生前所做的「好事」，江青還能不知道嗎？甚麽「毛澤東思想」騙別人去。思想是一回事，權力又是一回事。一直到毛死他都是支持江青一伙。

今日華國鋒一方面以「毛澤東思想」的嫡系，正宗姿態，印「毛選」，建「毛堂」；一方面「毛規華隨」，大陸政治經濟仍在盡量走老毛的「路綫」。他的目的在於證明毛給他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是眞的，他這個「英明領袖」眞的是毛「親自選定」的。

問題是老毛的那一套「路綫」和「政策」，已把大陸同胞推上了絕路，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毛死後的五個月來，大陸抗暴運動風起雲湧，已使北平統治小集團受到嚴重衝擊，發展下去，華國鋒是絕對頂不住。華國鋒受到再大的衝擊也須死抱「毛澤東思想」不放，因爲稍一動搖，鄧小平復出不算，老毛正式被鞭屍的日子，也必接踵而至了。毛屍被鞭，華國鋒還能不完蛋嗎？



馬彬近乎「藕綫」的「擬想」
中共如進攻台灣兩三週完蛋？

萬人傑

到時一船船難民逃到美國去；香港可多捱兩年，要逃到外國去，可以申請登記。老友，咁樣嘅「擬想」，你話藕綫唔藕綫，中共過去曾傾全力打金門，在古寧頭全軍覆沒；對金門發動砲戰也一敗塗地，由天天打砲改爲隔日打砲；由實彈改爲宣傳彈。如果中共攻台，黎咁多，死咁多，問你怕未？

如有戰爭 港台如何

假如有戰爭，香港、台灣怎樣呢？

馬彬兄的高論認爲：「衆認爲香港是不可能會戰爭的，先撤開，祗是（談）台灣。肯定：美國仍有軍事人員在台灣時，中共不會侵台。美與中共全面建交而撤出台灣，若沒有具體的安排，仍是現狀式敵對，那末，戰爭危機就存在……以常規論，台灣守軍不易在應付了擾攻戰之後再力拒主力進攻。如此，台灣島會在兩三個星期內淪陷……台灣現狀已經是勢聲，倘若因於外交關係而被擠被煎，出現了經濟萎縮，民心便會渙散，內部安定一有問題，便不能戰……台灣如失，香港會繼而不保，原則是如此。但情勢也不一定。倘若台灣淪亡，國際間必震動，中共對一個外國的第二步行動會展緩一個時期，有的看一二年，有的看外在形勢，如蘇聯到時仍未歸還日本四島，如中蘇邊界談判仍無結果，對香港前途都會有影响；其次是新界租約，看來會挨到這一關，尚有廿多年。」

上面這一段話，抄自馬彬兄的大文，其中有一些句子似通非通，艱澀難明，大概是馬兄習慣於寫歷史小說，不慣寫政論，難免有詞未達意之處。不過，大致可以了解，他的意思是：如果中共發動攻台，兩三個星期就可以把這個島拿下；香港的現狀則可以再多保持一兩年，甚至捱到二十多年後新界租約期滿。

叫囂廿年 按兵不動

老萬讀後頗有懷疑：既然中共有如此實力，可以這麼輕鬆地把台灣拿下，爲什麼「解放台灣」叫囂了二十幾年，一直按兵不動？難道在等國府完成了十大建設，然後才把它拿下，收穫更「豐碩」的成果，「解放」後可節省許多人民的勞力，不勞而獲地「接收」了這十大建設？抑或故意「網開一面」，留這個島給「蔣帮」人馬搞個「小朝廷」來過過癮？

不過，二十幾年來，中共年年月月鼓吹「解放台灣」，但在古寧頭登陸全軍覆沒及金門炮戰慘敗後，中共對台灣就一直只出把口，不再見有什麼行動。如果「解放台灣」只不過是兩三個星期的事，中共實不應拖延這麼久，使中國大陸八億人民如兵失望，中共的「信譽」也因此大受打擊。

至於說，台灣「淪亡」了，香港還可保持一兩年到二十幾年，香港居民會大爲安心，起碼，我們過流亡生活的日子將比台灣人延遲一大段時間，香港人有福了！相信馬彬兄作此推測是有理由的，中共拿下台灣要用兵，所以必須「時機成熟」才發動進攻；對香港不必使用武力，隨時可以「收回」，所以不必「狼忙」，讓它把地下鐵路造好不遲。

到外國去 乃可申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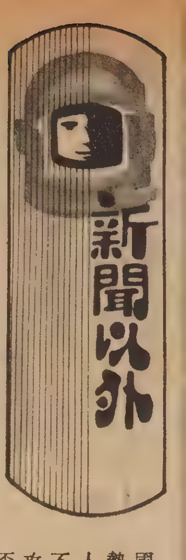
馬彬認定台灣在中共大軍壓境下，兩三個星期便完蛋，因此他說「越南悲劇將出現於台灣」。到時，美國能容多少台灣難民？也是十四萬？（馬彬報導說美國收容了十四萬越南難民）美國籍人對此懵懵估量十萬廿萬。中國種族人則認爲美國能容多少大有問題，倘若情況變化，美國沒有什麼担承時，不會如對越南難民那樣好！美國人則說：一船船難民出現海上，美國人的人道主義觀念，必不會不管。……至於一旦香港有失，大家認爲不會出現一船船的難民，該是事先申請到外國去，那時，加拿大會比美國收容得多，美國本土也會比美國容得多！澳洲則沒有人猜測會怎樣。

如此幼稚的想法，沒有人相信會是一個近六十歲的人說的話。中共在兩三個星期內把台灣「攻下」，會不會有一船船的難民漂流海上，尋求庇護之所，我們且不要討論。如果香港「有失」，會不會「事先申請登記到外國去」？如果有這可能性，六七年港共暴動的時候，紅色大肥貓和香港有錢佬便不會雞飛狗走，不敢後人的紛紛跑到外國，靜觀其變，直到一切恢復正常，才敢回來。假如可以事先申請登記，他們用不着這樣慌忙，以他們的地位，與中共的關係，定可獲得優先權，不怕輪唔到。

香港居民 消除恐懼

當然，這不過是馬彬兄的擬想罷了，香港政府或中共當權者屆時是否採納他的「擬想」，是另一回事。反正這是台灣「解放」一二年甚至二十年後的事，現在擬想，太長遠了，說不定到時中共政權已被憤怒的人民革了命，那麼，馬彬兄的一切擬想都被推翻，又要重新另作擬想了。

馬彬兄的一切擬想，都憑其主觀願望，故有「申請登記」的設想。如果眞有這麼一項措施，功德無量，利民便民之至。目前許多香港居民因染上恐共病，寧願放棄在香港建立好的基業，千方百計跑



到美國、加拿大，從頭捱起，打份牛工，或開間餐館，日捱夜捱，無非因恐怕香港有一天保不住，他們會再在共產黨統治之下過活，昔日冒死逃亡得到的自由又告喪失，所以預爲之所。早知在中共「解放」香港時，有「事先申請登記」之舉，大可安心留在香港，多過幾年舒適日子，到香港眞要赤化了，才申請登記不遲。

如果有這可能，香港居民的恐懼應當消除。在香港，還有二十年命的人，估計只有四分之三左右，四分一人可安心在香港終其一生；四分三人等候去申請登記好了！

中國名義　讓給中共

「台灣以中國的一個地區自治政府名義出現，把中國政府名稱給中共專有。台灣在外交上有條件地自主，如台灣在國際事務的處理方面，原則上不與大陸敵對等。國防與內政則完全獨立。以中國人的智慧，當能擬訂出不損國威和面子，又實際可行的方法。此一擬想中的實際：以金門作爲雙方的交談所，如果不行，則借用香港。」

上文是馬彬兄「傳達」另一個國家的「擬想」。因爲並沒「來源」，老萬只能視爲馬彬兄的「擬想」。大凡作出一個「擬想」，必須合乎實際，設身任何一方都認爲可以接納，才是可行，如單憑主觀願望，不問當事兩方面的意願，就是痴人說夢話，屬虛渺的幻想。

中華民國已有六十六年歷史，雖然中國歷史上有歷代興亡，新的政權革了舊政權的命，就是一個新朝代；中共革了中華民國的命，就該「把中國政府名稱給中共專有」，但中共並未能完全革掉中華民國的命，二十七年來，未能實現「解放台灣」的誇言，使中華民國政府仍在台灣存在，中華民國的國旗仍飄揚在寶島上。雖然「地窄、人少、兵寡、勢弱」，但比起世界上許多國家，地並不算太窄，人也不太少，兵力可稱強大，經濟發展之勢，更銳不可當，具備一個現代國家的一切條件，隨時有反攻復土的機會，就算一時未能重返大陸，誰也不能否定這個國家的存在。儘管中共用種種卑鄙手段（如奧運會）排除「中華民國」，但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是六十六年來中國正統的政府，別人稱她什麼，是別人的事，中華民國絕不會自稱台灣地方政府。

台灣不保　香港何存

如果說，中華民國只統治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所以不能稱爲中國政府；相對的，中共何嘗能統治整個中國領土？把中華民國改稱台灣地區自治政府，就可解決中國「兩方面」的問題嗎？中華民國「改稱」後，就可避免中共武力進攻，和得到中共維持現狀的保證嗎？相信以馬彬兄目前的身份、地位，還夠不上資格當這斡旋人，他發出這種囈語，「兩方面」都不會瞅睬他，只把他當「黐綫佬」辦——如非黐綫，怎會安排金門作雙方的交談所，如果不行，又借用香港——不如索性將馬公館借出作會議廳好了。

馬彬兄認爲：「如香港的現狀維持，台灣不能被中共吞掉。」這話眞的使老萬覺得有點黐黐地，係人都知道，香港之能維持現狀，靠台灣照住；如沒有台灣（中華民國）存在，香港便失去一切作用，分分鐘被中共「收回」了，馬彬兄的話，其實是倒果爲因。

國共合作　經濟開始

馬彬兄又傳達了所謂「經濟學者」（文中未具名）的令人噴飯的擬見。據說：「中國的兩方面相互地政治不干預，以經濟連結來進行初步的合作。大陸以石油和若干種的原料供應台灣；台灣以輕工業產品　應大陸，作互補所缺的以物易物交易。台灣的紡織品及日用品如有大陸八億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的市場，便會大繁榮，對台灣人民的生活改善，當有大助；大陸人民衣着和日用品匱乏甚，中共在輕工業方面的發展又慢。如果有台灣出品相助，對大陸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樣有裨益。這是技術性的兩利結合，過一個時期再擴展合作的範圍。」

姑勿論是否有這麼一位「專家」，馬彬兄把這「擬見」傳達，使老萬覺得馬彬兄的腦袋有問題。頭腦簡單的人都認爲這是可行的擬見不出奇，馬彬長期獃在與大陸及台灣都接近的香港，還在台灣報界做過事，對這項合作的可能性，應比別人更清楚。

台灣的輕工業產品，暢銷全球，無遠弗屆。世界上雖有許多國家與中華民國並無邦交，但與台灣經濟關係却非常密切。台灣產品沒有大陸市場已經「做唔切」，因此無爭取大陸市場的必要。

至於石油、原料的輸入，也不必求之大陸。石油取自沙地阿拉伯，用大量台糖及其他產品換來，自設煉油廠，足以供應全台使用，從未受「禁運」影響，馬路上、公路上汽車如鯽，未聞有缺油威脅，石油供應，不需求之大陸。

一窮二白　消費力差

目前也有不少大陸貨被私梟偷運入台，大部分是紅棗、黑棗、藥材及被宣傳爲「補身」最有效的三鞭酒之類，大概台灣飽暖思淫慾的人太多，需要多多進補罷。但偷運「匪貨」入口，懲處甚嚴，可見沒有大陸東西運入台灣，台灣經濟一樣繁榮。許多外國人對大陸「市場」抱有過大希望，到頭來才知道這具有八億顧客的大市場，却是一窮二白，消費力之差，非他們想像得到。日本搶先與中共建交，就以爲可以大做生意，誰知建交之後，一無所得，今天又冷下來，悔不當初了。

大陸不錯有八億人口，做個一二成生意已很不俗。但要知道，他們敬愛的周總理，一條浴巾也用二十幾年，千瘡百孔捨不得丟掉，其他「人民」的生活，可想而知。到過大陸的人都知道，在香港隨地可拾到的塑膠袋，在大陸視爲珍品，破了也一補再補。如此的民生，要想做他們的生意，實在難乎其難。帶有奢侈性的高級產品，便更不必談，如此情形之下，經濟合作又從何談起呢？

從王幸男事件說起



王幸男行刺謝主席一案，已經法院判決，政府且明令通緝其後台主犯張燦洪、林振昌。閱台北報紙，知張燦洪此人最初就讀成功大學，以後轉入台大畢業，在美讀得博士學位，留美不歸，從事台獨叛國工作。林振昌出身不詳，但兩人既然在一起「工作」，大概相去不遠，也可能是博士、碩士之流。據張燦洪之母告訴記者，其子與一個姓林女子結婚，推測可能是林振昌之妹。

何以會走入歧途

像張、林兩人受過高等教育，且得到學位，總不是無知之輩，何以要背叛國家，進行卑鄙的暗殺勾當，其故安在？從其個人身世來說，如果今日台灣省仍在日本統治下，他們有沒有力量進大學，更不必說去外國留學了。如果台灣一開始就淪於共黨，他們的命運必然同五千萬下放到農村礦山的青年相同。在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共黨政權三方面比較下，如果其人稍有良知，他們也應當承認三者之間仍以中國政府統治最為幸福，是則其人在海外苦苦作危害國家的勾當，其故安在。

如果張、林真是進行台灣獨立運動，按理應當求取台灣省民支持，像這樣用卑鄙手段炸傷全省省民視為家長的老主席，對他們實在有害無利。

對於張林兩人之落入罪惡深淵，唯一可能解釋，便是很早墮入陷阱，不能自拔，如果脫離，便被殺害，沒有辦法，只得拚命「工作」，以保護自身的生命，萬日人報止連載的「國共特務戰」，有關周恩來指揮共黨殺人行動隊，在上海殺將要覺悟的共產黨人，即是顯著事例。

說到此處，不能不探索一個根本問題，這批人何以會走入歧途？在過去，筆者與許多朋友都認為誤在政府之封鎖共情，台灣學生對共區情況一無所知，宛如一張白紙，缺乏防疫性。但及今思之，覺得此語亦未盡正確。因為抗戰前在上海，北平，知識分子與學生普遍左傾，勝利後、各大學更成了左派的天下，當時正值抗戰勝利之後，政府有崇高威信，又為全國包括共黨在內公認的合法政府，在各大都市有維持治安的能力，何以對學潮始終束手無策，坐視學生成了共黨的別動隊，合力促成神州陸沉。

大陸陷共實種因在文化

認真研究此項問題，筆者覺得是國民黨本身方法的錯誤，為淵歧魚。人所共知，國民黨文化教育政策是由CC系負責，CC系主持文化工作的則是張道藩，筆者未見過張道藩，但在張道藩逝後，其門生故吏所寫的哀悼文字，均述自己受恩深重，無人述及張道藩在文化鬥爭方面時成就。可知其人雖然不錯，但作事則無功可錄。

大陸陷共，決非敗於軍事，此盡人皆知，一般人多以為經濟拖垮軍事，實則種因還在文化。語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而國民黨當局直到今日，仍不懂文化鬥爭之重要，只把文化當作點綴。

例如在台北有一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由總統兼任會長，副會長王雲五、曾寶蓀、于斌，皆德高望重之士，秘書長谷風翔曾任中央黨部秘書長，此「委員會」地位之尊崇，可謂無以復加，但若認真探究，此委員會成立已將十年，究竟作了什麼工作，筆者在台北會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招待會上提出詢問，主持會議的先生無言以對。

截到目前為止，該「委員會」所表現出來的就是辦了一份與萬人雜誌份量相等的月刊，刊出文章皆「大師」級的作品，如談漢書藝文志漏了某一條，墨子思想的根源，此類文章好到不能再好，但閱讀的人則少到不能再少，筆者曾戲言此類文章只有三個人看，即作者自己，排字工友，校對先生，或者有人問，最少應有四個，總要加上編輯，但筆者堅信編輯不看，因為無此必要，總之看不看皆要發表，又何必多此一舉。

筆者當時曾建議此委員會認真整理一下現代史資料，最近二十年來，中外人士研究現代史成為風氣，台北書店也爭以影印現代史牟利，但商人為了賺錢，只能影印不能整理（包括標點註釋），此種書籍皆用文言文撰述，即中國大學生讀來也費力，何況外國人。如果能集中專人，從事整理工作，對研究現代史的人固是一大便利，史實是在別有居心的人即使想歪曲也歪曲不了。但筆者此項建議，相信有關方面在場人士聽過之後，在腦子裏不會存留一分鐘。

海外宣傳比不上共黨

再以海外宣傳工作而言，老萬同區區都在撰文或開會時，向當局陳述，鬥爭重心實在香港，因為我方與共幫出版書刊，銷路大部都是到香港為止，要向東南亞銷售，難乎其難，即使銷到美加，讀者也認為是宣傳品，並不相信，香港出版刊物則不然，不僅可行銷鐵幕以外任何地區，而且在宣傳上也收到絕大效果。共帮深悉此旨，近三年來，在港所辦刊物，超過十種，每一刊物對每一階層，行銷遍及世界，其態度表面「中間偏左」，實則完全為共帮宣傳，在港起作用也許不大，在其他地區則易使人誤解，以為其態度客觀，閱讀既久，便墮入彀中，張燦洪、林振昌之上賊船，便是受此種刊物影響。

國民黨在海外也津貼刊物，但以人爲對象，某人每月給予若干元，名義上說是辦刊物，實際不辦也沒有關係，至於賣不賣更無人理會，在台灣拿津貼刊物，在報攤見不到，此已成爲「定理」，但國民黨主管宣傳人員，對此見怪不怪，津貼能給予二十年，不問這份雜誌到底能不能銷，究竟還出不出版，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竟有這種怪事，如非親眼目睹，眞不能相信。

刊物之外，再說到書籍，數年前，有一間半官方書店，主持人係多年老友，由台北來港，曾詢及蒭蕘之見。我當時建議他們出叢書，分門別類，以成人，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及幼稚園各級爲對象，內容倡導革命至抗戰勝利，此乃國民黨不世出之豐功偉績，其中革命部份知者較多，至如北伐，九一八、一二八，長城戰役，至抗戰，每一故事，出一本小書，按讀者對象，分別淺深，至幼稚園，小學則出連環圖，作有計劃之工作，假以三年時間，必收奇效。這位朋友非常同意，將我所提計劃，詳細記下，但該店開張後，則無下文，他本來有一番雄心，而今不過是多一間書店而已。

我們絕不相信國民黨內部沒有人才，例如我前後在公私場合所提建議，也都有人首肯，但要實行，便作不到，所以然者，爲種種規則所綁死，動彈不得，正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台省主席謝東閔

國民黨養士如養鸚鵡

幾十年的冷眼旁觀，筆者覺得國民黨與共產黨對付知識分子，有一個絕不相同的方針。共產黨養知識分子如養鷹，首先不讓其吃飽，其次百般加以鞭策，只要一入了他的手掌，非賣命不可。抗戰前的三十年代作家，只要一加入「左聯」，便要受其驅策，拚命死而後已，不必說小人物，就是魯迅，茅盾也不免。

抗戰期間至大陸陷共，所謂民主同盟那一羣敗類，自蒼髯老賊沈鈞儒，到花花太歲羅隆基，皆爲共帮出盡大力，但共帮對他們並無太多津貼，只是工作費可以報銷，如果不工作，便無油水可指，所以這批人要日日滋事，一刻也不能閑着。再觀國民黨之養士，如養鸚鵡，給予優厚津貼，十分的禮貌，但決不要求你作事，最好是不作事，只要一年幾次，寫篇應景文字便成了。其中光怪陸離之事，有不能言亦不忍言者。

試想國民黨養的鸚鵡，共產黨養的是鷹，鸚鵡如何能同鷹鬥，雙方根本無交手之可能。就以目前情況而論，海外似乎反共人士佔上風，但如果有人作一次調查，可以發現挺身而鬥者，皆是義勇軍，並非國民黨員，有些人根本未去過台灣。國民黨海工會沒有這些人的名字，在港工作人員也不認識這些人，但這些人則是鬥爭的主力。

所以如此，是由於人們對國家的熱愛，加之共帮過份殘暴，使一個有良心，有血性的知識分子，不能不反共。

但海外反共鬥爭形勢是以游擊隊打敵人正規軍，以個人對敵人團體，勝算自然不高。

國家到了這個地步，許多人仍然諱疾忌醫，下情不能上達，當局注意力放在美國與日本，對近在咫尺實在是鬥爭重心的香港，不聞不問，眞正懂得內情的人，沒有辦法不怵目驚心的。

今日凡是一個愛中華民國的人，必然愛國民黨，因爲可見的將來，國民黨仍是執政黨，我們的命運同中華民國分不開，同國民黨也分不開，大家同在一條船上，國民黨成功了，我們未必能叨光，國民黨失敗了，大家一定同沉海底，所謂有福未必同享，有禍必然同當，人們哪有不希望國民黨健全，壯大之理，但可惜的是，呈現人們眼前的，國民黨畢竟太老大了。

大陸同胞奮起自救

蔣經國

中國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在「一二三」自由日發表再告大陸同胞書，號召大陸同胞爲爭自由，爭生存，爭人權而全面奮起自救。本刊特轉載蔣主席「再告大陸同胞書」全文，題目及小標題爲編者所加。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

新年剛剛過去，春節快要到來，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加想念你們！

現在大陸仍在不斷的發生旱災、水災……天災人禍，地凍天寒，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加想念你們！

廿八年生活毫無改善

大陸上的打鬥動亂，還在繼續，還在擴大，還在強烈變化，所以華國鋒這一小撮的中共政權非常不穩定，高壓統治便更厲害，你們的痛苦也就愈大愈深，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加想念你們！

你們在痛苦中煎熬了廿八個年頭，廿八年，這是多麼漫長的黑暗的仇恨的日子，想想看——

大家在奴役下做苦工廿八年，中共有沒有給你們應該得到的、適當的、足夠的工資報酬？

大家在痛苦中生活了廿八年，中共有沒有稍稍改善你們最起碼的生活水平？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了廿八年，中共有沒有讓你們看到一點點大陸以外的人世所有的幸福？

大家在壓制中渡過了廿八年，中共有沒有讓你們過一天沒有鬥爭，沒有恐怖的平平靜靜的日子？

沒有，根本沒有，因爲中共政權的罪惡統治，它的基礎就是建築在箝制你們痛苦疲餓的體力上面：建築在控制你們最低的生活條件上面；建築在你們得不到世界的信息而茫然無覺的心靈上面；建築在你們日日被鬥爭、下放、勞改、恐怖震慴的心理上面，所以對於一切人性的要求、慾望的滿足、自由的獲得，中共是不能絕對不肯給予你們些許的。

大陸同胞們！廿八年的時間，戳穿了中共答應讓你們「當家作主」的一片謊言，到現在，它始終是一個騎在頭上的「紅色大地主、紅色大資產階級、紅色奴隸主」，可以說中共本身眞正是「比地主、資本家更可惡的下流的特權階級」，而這個中共特權階級還在天天打鬥、日日流血。

台灣自由安定繁榮富足

廿八年來，我們復興基地的加速建設，一方面是謀取復興基地軍民同胞的自由幸福，一方面更是爲了厚植力量，來幫助大陸同胞早日解除中共政權高壓統治的痛苦，在大陸上共同重建一個三民主義安和樂利的中國人的社會。現在復興基地已經成爲一個自由、繁榮、安定、豐足的現代社會，在這裏電冰箱、電視機和機器腳踏車，都是家家戶戶日常的用品，卽是汽車也已不是奢侈品，因爲復興基地的同胞去年平均每人所得，已有新台幣三萬零七百五十三元（折合「人民幣」一千五百三十元）。有着相當高的生活水平，和你們在中共統治壓榨之下，去年的平均每人所得還不到「人民幣」三百八十元，可說是四與一之比；又比方復興基地去年的對外貿易，進出口的商品價值，折合一百五十六億美元，還有五億美元的出超，而中共政權號稱統治了八億人民，去年不過只有一百二十億美元的對外貿易，並且有十億以上美元的逆差，和我們復興基地的對外貿易，簡直不成比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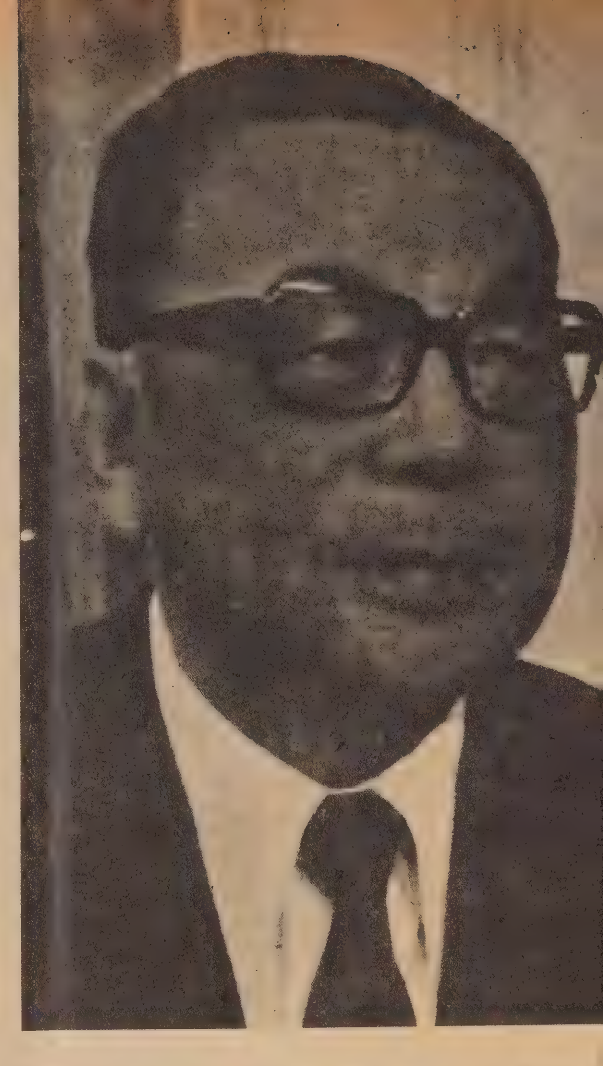
其他不必多談，僅由這一事實，究竟誰在謀求人民的利益和幸福，誰在摧殘人民的利益和幸福；那裏是眞正的自由民主，那裏是殘酷的血腥統治，已經判然分明。

只顧內鬥不顧人民死活

大陸同胞們！今天的大陸，只是一片血腥的鬥爭，要知道華國鋒這一小撮，在奪權鬥爭中，還是有着恐懼的，它恐懼的就是「四人帮」不倒，政權不穩，所以一方面喊「四人帮如果竟然一旦得逞，那就造成大倒退、大分裂、大內亂」，「這樣就會

內亂外患一起來」；一方面就繼續的打殺「四人帮」的殘餘，把「揭批四人帮」作爲它今年的四個戰鬥任務之一。因此，到處都是又「打」、又「砸」、又「搶」，倒了一個秦始皇，又來的個秦始皇，中共政權這種鬥爭動亂永無停止之日，那還要垮多少人、死多少人？人禍如此，天災更顧不得了，事實上它還在利用天災攪鬥爭，擴大人禍，根本不顧你們大家的生命死活哩！

華國鋒他們現在害怕「大倒退、大分裂、大內亂」，竟然搬出二十年前毛澤東那篇「論十大關係」符咒，加以塗改，想作爲護身符，但是這「十大關係」，根本就是它路綫上困難重重，至今不能解決的「十大矛盾」，今天中共政權的困難和危機，也即是其重重錯雜的矛盾的總和。



仁愛與馬列絕不相容

然而大家都明白，這許許多多重重錯雜的矛盾，其實也只有一個大矛盾，一個根本的大矛盾，那就是大陸同胞和中共政權之間勢不兩立的矛盾，也就是我們中國人發乎人性的仁愛思想和共產主義那種滅絕人性非中國人的罪惡邪說之間，絕不相容的矛盾，所以在大陸普遍湧起的反共情緒、反共思潮、反共行動，就都是你們廿八年來在中共政權奴役迫害之下所累積形成的憤怒仇恨的結果，更就是三民主義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針鋒相對所深入影響的結果。因此華國鋒他們拼命地在叫囂目前大陸普遍動亂，是「四人帮」殘餘企圖「挑起全面內戰」，也叫囂對「四人帮」殘餘的鬥爭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不得不恫嚇其徒眾，要「低頭拉車，要抬頭看綫，不然拉到台灣去了」。

親愛的大陸四胞們！我們大家都是血肉相連的兄弟姊妹，都是有着民族大義的中國人，廿八年來我們在復興基地沒有一天忘記在大陸血海煉獄中煎熬掙扎的同胞，我們沒有一天忘記大陸上受着痛苦迫害的「老」共軍、「下放」青年、「勞改」「洗腦」「交心」的知識分子，和在「人民公社」過着牛馬不如生活的億萬同胞。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復興基地和中共政權誓不兩立，絕不妥協，所以我們和你們大家的立場相同！

我們所全力奮鬥的，就是不斷的追求民生幸福、人權自由、人性尊嚴，所以我們和你們大的目標相同！

我們一切作爲都是集中於大陸同胞的早日得以解救，一切作爲都是以大陸同胞爲主體、爲本位，所以我們和你們大家的意願相同！

我們期望——

大陸人民全力自救才有出路

每一反共抗暴的志士仁人，消除對中共政權的幻想和恐懼，不要爲它的脅迫所箝制，拿出理性、拿出主張、拿出勇氣、來求生存，求出路；

每一反共抗暴的知識分子，要結合大陸同胞求生存、求出路的意念，彼此之間思想掛鈎、觀念搭橋；

每一反共抗暴的共軍共幹，要奮起自救，不可再遲疑、僥倖、觀望，積極奮起；才能生存，全力自救，才有出路；

每一反共抗暴的組織，彼此之間更要聲氣相過，串聯呼應，章志集中，力量集中。

我們重申保證，對於你們大家的反共抗暴行動，主動結合，迅速支援。

親愛的大陸同胞們！蔣總統曾經告訴我們，「不是敵人就是同志」，實在你們大家都是我們反共的同志，你們大家都是我們的家人兄弟，也都就是我們的精神黨員、精神鬥士和精神戰友，我們和你們大家永遠一條心。今天大陸一千二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寸寸都有着血腥的刻骨仇恨，寸寸都散發着人心人性的火山的熔巖，也寸寸成爲大家爭取自由生存的戰場。今天你們大家到了忍無可忍的關頭，每個人們被迫發出反共救亡的呼聲，飢寒交迫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吧！爲生存、爲自由、爲人權全面奮鬥！

江青的衣食住行

錢希川

江青垮台後，大陸報章紛紛揭露江青的糜爛私生活，其中不乏誇張捏造，但也有一部份是眞實的。下面所錄的有關江青在生活上的窮奢極侈、揮霍無度、作威作福，當然不可盡信。不過，從此中可了解共產制度的任何特權階級，絕不是其所標榜的眞正爲老百姓服務，他們是社會的寄生虫，跟歷代帝王毫無兩樣。



頤和園兩別墅

中共「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共的官僚羣中，有一股「別墅風」，這是從蘇聯感染而來的，林彪在海南島有一幢十分豪華的別墅，江青也吵着要一幢，作爲享樂的「夏宮」。

她在北平頤和園，早就有了兩處別墅。

「江青在頤和園就佔了兩處別墅，她到這裏睡覺時，要求絕對安靜，附近機場的飛機要停飛，六郎庄生產隊要停止廣播，還要派幾個人到山上轟鳥，看她作威作福到了什麼程度！頤和園的工人氣得咬牙切齒地說：過去慈禧一人獨佔頤和園，現在江青一伙來了，全國就得閉園『恭候』」。（「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江青常到廣州玩，喜歡住在專供共幹享受的礦泉別墅。

「她來到礦泉別墅，前呼後擁，層層崗哨，所有人都要肅靜迴避，儼然女皇帝駕臨，不單是溫泉游泳場要全部停止活動，就是連住在隔鄰別墅的客人也要被全部趕走；在她午睡時喇叭都不准响，經過的火車不准鳴笛，行路不准有聲，爲了不讓人家看見，第一次剛到別墅就下令別人爲她連夜築牆；除了指定的兩位服務員外，其他不准望她一眼，更不准接近她。」

「爲了她的車隊『安全』，農場連夜派出大批職工修路。她怕聲响，逼得把駐地附近的猪、狗、雞、鴨、鵝全搬走，生產隊的牛也戴了嘴籠。給她運東西的汽車，在一公里外就要熄火，由二十二多個年輕力壯的民兵用肩把東西挑進來。」（「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院子灑香水

大寨在山西昔陽縣，是一個小村莊，中共吹噓的「農業樣板」。當地的農民生活很苦，但專供外國人參觀居住的「國際旅行社」大院，倒是很舒適的地方。

「光明日報」，有一篇文章提到她「出巡」大寨的事，它說：

「江青到大寨來，隨行服務人員好幾十個，還帶着四匹大馬，連她喝的水、吃的東西，都從北京運來。她一個人獨霸整個國際旅行社大寨支社的大院。屋子裏還要洒香水，院子裏栽香花，周圍不准有一點聲音」。

江青所用的香水，據說都是從外國進口「密絲佛陀」一類的名牌貨，每瓶價值超過二百港幣。

她常在天津遊玩，住在特地爲她準備的招待所。她的臥室有雙層玻璃加綿條，五層窗帘，這樣的設備還不行，後來還要人加一層玻璃窗，將窗帘釘在牆上，以防透風透光。可是，他又要空氣乾淨、新鮮，於是侍候人員用紫外綫消毒，住室內打氧氣，並且放了六十多個溫度計。

外出帶流動廁所

江青乘飛機自稱怕光、怕風、怕乾，花費巨額的「公欵」改裝飛機。她怕各地有暗殺的人，下令侍衞人員帶飛機的扶梯，連擦桌布和用具，也要全部從北京運去。

他在外地不敢吃自來水點心，自帶嶗山礦泉水，特製的西餐點心，他在天津小靳莊，要運去流動的沙發式專用厠所。

他去海南島，動用專機運去三匹馬，供他遊山玩水之用。

他到窮村莊山西大寨，也大擺排場。去年九月他到大寨住幾天，居然動用兩輛大卡車、兩輛大轎車，派專人從北京運去牡丹、桂花等八種共一百四十五盆花，擺在他的「行宮」觀賞。

江青住在海南島很喜歡吃燕窩，三幾天就花去一千多元「公欵」，相當港幣三千多元，等於一個中等收入工人二年的工資。

他在海南島吃得驚人，「光明日報」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文章說：「每餐爲她準備價值幾百元錢的飯菜，她想吃就吃，不想吃就走，爲所欲爲」。大陸一個普通農民五、六年的「勞動報酬」，才夠江青吃一頓飯，這就是所謂「爲人民服務」的社會的眞相。

衣服稀奇古怪

江青常去天津玩，花費在吃穿玩的「公欵」多得可怕。中共報上一篇文章，談到了江青的奢侈生活。它說：

「江青對飲食十分刁苛，無論什麼季節，她冬天來天津、要吃青蝦，必須是活的，還要能夠跳起來的。

「江青穿的衣服稀奇古怪，每次都帶來幾箱衣服，一天要換多次，很多都是復古崇洋的奇裝異服。僅一九七四年六月來津那一次，她就作了二十件衣服

，花了七百六十多元。她利用職權巧取豪奪，大肆揮霍人民的錢財，來招待所共住了三十八天，就花了國家三萬多元。她過着花天酒地的糜爛生活，剝削多少人的勞動，吸吮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

在天津三十八天的錢，約合港幣十萬元，她一天花的錢，相當大陸一個中等收入工人的二十個月薪金、一個普通農民三年三個月的「勞動報酬」，這種事實，已足以說明大陸的社會本質。

江青養了很多哈吧狗，下令中共貿易部門進口洋布，替狗做各式各樣衣裳；老百姓辛苦一年，僅能配購七、八尺粗布，只夠做一條褲子。

江青很喜歡騎馬，每次外出必空運三匹馬。她又愛游泳，她下令封鎖海南島一個港灣，爲她建專用泳池。

江青常去看賽球。她因爲怕風怕冷，禁止北京體育館內使用冷氣機、風扇。江青派倒台後，官僚派控制「體育館」，透露了她的醜惡行徑：

「不論春夏秋冬，一律要體育館保持有二十二度的恒溫，並不准有一絲兒的風。爲檢查是否有風，要點起烟，看烟飄起來是不是直上，看頭髮尖是不是動。因此，不管天氣多熱，不許通風。送風器可以停，但偌大的體育館，四面八方的空氣總會按物理規律有些流動。有一萬八千名觀眾，人多熱度高，不能開窗，怎麼能保持二十二度的恒溫呢？這不是存心刁難？一回，她離開休息室時，服務員乘機打開窗戶通一通空氣，不料她又進來，一進門就大聲尖叫起來：『有風！有風』大發脾氣，一叠連聲罵娘。」

它又說：

「……必須爲她準備專用廁所，專用換衣間，廁所要放茶几和椅子，並要專人手捧熱手巾在門口守候。她在體育館不過一兩小時，却要換內襯褲，要……職工烙平燙平。」

北京「體育報」另一篇文章，還提到江青看賽球，要幾十人和氧氣瓶侍候。它說：

「這個臭妖婆還要把一個廁所霸爲自己專用。江青要上廁所時，則是裏裏外外派人侍候。江青每次來場都是大擺威風，大講排場的，她的隨身工作人員少則十幾個，多到幾十個。她還令人帶着藥箱，拿着氧氣瓶，跟在她的後面」

喜看外國色情電影

她下令進口的外國片，多半是色情片、功夫片、打鬥片和「裸體片」，也有不少春宮片。據說，她頂喜歡歐洲色情片「大肉彈」愛雲芬芝，她也看「巴黎的最後探戈」。

官僚派示意寫的一篇文章透露：

「他們崇洋媚外，揮霍大量國家資財，人民血汗，從資本主義國家進口數百部各式各樣黑色的、黃色的影片，甚至還有春宮片、「裸體片」。他們自己欣賞之餘，連聲稱道『看得舒服』。這還不夠，每當『出巡』，還要帶上兩卡車這類影片，妄圖到處販毒。他們還以『借鑒』爲名，『推薦』出來供人『觀摩』。」

色情片、春宮片之外，江青還十分愛讀性書「金瓶梅」。她不看刪過的潔本，她要讀眞本和「金瓶梅詞話」，對書中的性描寫興趣最濃。

任意虐待家奴

江青倒台後，侍候過她的一位護士，在「體育館」揭露了毛江宮廷的黑幕。他說：

「她每天吃的好，穿的好，根本不勞動，連洗手、洗腳、穿褲、穿鞋、穿衣服、扣扣子、梳頭等這些生活小事都要別人侍候，從不動手，甚至讓我們跪着給她穿褲、穿鞋，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甚至動手打人。有一次在人大會堂，從一個大廳到另一個大廳，她半路要喝水，我趕緊跑出去拿，稍微慢了一點，江青便破口大罵：『你給我滾蛋！』並殺氣騰騰地把裝滿水的杯子朝我頭上砸來。她整了許多人，在她那裏工作的人員，罰站、挨打是常事，有的還被關了禁閉。工作人員日夜提心吊胆，不知何日大禍臨頭。」

「我在江青那裏工作，與其說是醫務人員，不如說是她的使喚了頭。我日夜侍候着她，給她穿衣服、洗手、洗澡、治療和服侍她睡覺，日夜不停的幹。可是江青這個賣國賊心最狠毒，她常常獸性發作，隨心所欲地整人。我就因爲頂了她一句，她就給我加上莫須有的罪名把我關了一年多禁閉。明明是她告訴我，把室溫調整到二十六度，後來她有點感冒了，就說她交待我調整到二十七度，問我爲什麼搞到二十六度，逼着我必須低下頭來承認是迫害她，我把她在什麼地點，什麼時間交待我調整到二十六度的事說了一遍，江青一聽就咬着牙大罵：『誰派你來的？你敢頂嘴，我就關起你來！』她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以此事爲藉口，下令將我關了禁閉。」

吃飯要人餵

江青甚至吃飯都要人一口一口地餵，有一篇文章說：

「今年（一九七六）九月江青來大寨，首先對住的地方挑來挑去，從樓上搬到樓下，從窰洞搬到平房，一會兒要換桌子，一會兒要換床。全接待站的人忙了兩個鐘頭，先後給她換了三次家，才勉強把這個惡鬼安頓下。江青這傢伙想活動了，馬都能騎，有時擺起架子來，懶得像一堆爛泥。看電影上樓，二十來個台階，還要左右兩個人架着走，走了幾步，就要拿椅子來坐下歇歇。看電影坐在沙發上，還要服務員把枕頭、毛巾被墊在她腰下，腿前邊給放上椅子，把腳給她放在上面。喝水時，要給在她胸前放塊手巾。有時候正着電影，她要吃藥或吃飯，還要讓身邊的工作人員一口一口地餵。」

江青揮霍無度，窮奢極慾，作威作福，並非偶然，不單純是個人的性格和作風，而是與整個社會制度密切相關。共產專政的制度，是特權階級和社會寄生虫的溫床，江青是這個制度的產物。從江青的特權生活，我們可以看出大陸老百姓，是處於被侮辱被迫害的狀態之下。

用生命換

每年，在東歐，在中國大陸，在中南半島，成千上萬的人用生命換取外界土地上無法確知的未來。他們只爲了一個目標，那就是：自由！

他們冒着槍彈和地雷的危險，爬過鐵絲網，躲過兇悍的邊境巡邏隊，游過激流，或是乘着一葉扁舟在洶湧的海上航行數週——只爲了抵達他們的庇護之地。

每一年大約有七萬人從蘇聯和東歐尋求西方的避難所。許多是蘇聯猶太人和德裔俄人——獲得了共黨政權難上加難的批准，離開了家鄉。

舉例而言，從一九七〇年起，有十二萬五千五百名猶太人離開蘇聯。每年，數以千計的德裔人民，根據西德與共黨國家談判達成的協定，離開蘇聯，東德，波蘭和捷克。

一些人甚至在一項未經公開的「現欵買人」協定下，由波恩政府贖出，這些協定已經耗費了西德數百萬美元。

和難民們的「合法」逃亡完全相反的是非法或逃亡「暗流」。他們的確實數目是一項高度秘密。共黨政權不願承認任何人想逃離他們的控制。一些西方政府則拒絕透露此種逃亡的詳情，因爲它們担心這樣會破壞它們與共產政權的關係。

然而，官方消息報導說，每年大約有六千多名逃離共產統治的難民——大多數來自東德——抵達西德。瑞士每年收容大約一千名難民，法國大約在六百人到七百人之間，奧地利和意大利也是難民們的理想庇護所。

在過去十五年中，將近十七萬名東德人逃入西德。

爲了要逃到西方，東德人必須克服歷來爲封鎖一國人民所設計的最複雜的障碍系統耗資數百億美元，並且仍然不斷的在加強中。

最著名的一道界限是歷時十五年，一百英里長，鋼筋水泥造成的柏林圍牆。但是對意圖逃亡者更具威脅的則是成列的鐵絲網，監視塔，壕溝和探照燈，這些佈置封鎖了東西德之間長達八百四十英里的邊界。

在鄉間，沿着邊界一條狹長地帶原有的樹木和建築物已被清除，以使東德巡邏隊擁有最好的射界。僅有「政治性可靠」的公民，獲准住在距離邊界十英里以內的地區。

某些地區佈滿了數英里寬的地雷，其它的地區則由一種一經觸發使會向所有方向爆射破片的詭雷所守護。東德哨兵，配備着惡犬，在邊境地區巡邏。

多少東德人嘗試過這道障離——並且失敗——是共黨方面的大秘密。但是西方官員說，自從一九七一年以來，至少有一百七十一人喪生，包括七十人死於柏林圍牆。在同時則發生將近四千件包括爆炸或東德人開火的邊境事件。

波恩當局估計東德監獄中關着七千名政治犯，至少有四千人因爲「逃離共和國」——準備或企圖逃亡，或帮助他人逃出東德——的罪名而被判處二年到十年的徒刑。

這些政治犯的龐大數目導致了一種不尋常的「協定」，根據此種「協定」，波恩政府付欵給共黨，以釋放被囚禁的東德人民。迄今，在一九七〇年代中，西德已經以超過二億四千萬美元的總數，贖出了將近六千名犯人。

波蘭也同意准許大約十二萬五千名德裔人民移民到西德——以九億美元以上的現欵和貸欵作爲條件。

同時，奔向西方的逃亡潮仍在進行中，數以千計的歐洲人不斷的冒着生命危險越過邊界，共產政權的手段阻止不了他們的決心。

共黨佔據中國大陸後將近三十年中，每天仍有多達一百人逃往這個英國殖民地尋求庇護。

這些逃亡者中，大多數消失在香港人潮中。一些人被港府逮捕，並且被遣回中國大陸。另有數以千的人最後則進入美國。

這項不斷的逃亡浪潮已經使這個僅有三百九十八平方公里的小島負担日益加重。香港人口已經從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六十萬人增加到今天的四百五十萬人以上。

這項人口增加開始於一九七三年，當時中共突然給予某些人——通常是它認爲「不適宜」的人——離境的許可。那一年，五萬六千名中國大陸的人民合法的進入香港。另有七萬五千人非法進入香港。



取自由

陳獨塵譯



在一九七四年末期，英國被迫和中共達成一項「協議」，中共減少大批的「出境」許可，而香港則盡力逮捕非法入境者並且遞解出境，作為條件。

結果，在一九七六年只有一萬一千人獲得「批准」進入香港。據官方的統計，非法入境者總數是六千人，雖然可靠外交人士說，真正的數目接近二萬五千人。每月大約有一百人被港府逮捕並且交還中共「當局」。

對於許多無法獲得離境許可的中國大陸人民而言，前往外界的旅行，是一趟充滿危險的旅行，這趟旅程大多數始自小農村，許多人走過數百英里的路程，躲巡邏隊，他們主要是在夜間逃亡他們的年紀大多數是在十七歲到二十七歲之間。

僅有少數的人到達目力可及目標區的地方。這些人又面臨了一個問題，如何進入香港。

一些人選擇游泳渡過波濤洶湧，鯊魚出沒的水域，其它的人冒有被中共或香港巡邏隊發現的危險，穿過陸地邊境。另有一些人則以許多航行於中國大陸和香港之間的帆船偷渡。少數先到澳門，再試圖進入香港。

中國大陸政治情勢的緊張，迄今雖尚未引發另一次無法控制的大逃亡潮，但香港仍處於緊張狀態中。

一名自中國大陸逃出的商人說：「北京的權力鬥爭將會持續下去，那將會對此地發生影響」。

從共黨統治的中南半島地區傳出的消息，是鎮壓、恐怖、絕望——和大規模逃亡。

自從共黨奪取越南、寮國和高棉以後的二十個月中，大約二十五萬名中南半島的人民逃離了他們的馬克思主義統治者。

但是更有數以千計的人——沒有人知道確實的數目——在逃往曼谷，或者在公海絕望的航程中，死於共黨分子的槍下——他們擲出了性命作為爭取自由的代價。

美國已經對大約十四萬四千名難民開啓了大門。法國已經收容了二萬到三萬人，加拿大收容了六千人。更小數目的難民已經在奧地利、西德和一些其它國家找到安居之所。大約七萬六千人仍然在泰國的難民營中等待某些國家准許收容他們。

在這項中南半島的逃亡潮後面真相是什麼？

在越南，許多人逃亡是因為他們曾為美國或西貢政府工作，他們担心會遭受共黨分子的殺害。數以千計的人逃亡——並且人數仍在增加中——是因為他們無法容忍北越殘酷的政治和經濟統制，以及貧困、失業和失去私人權利的折磨。

龐大數目的越南人——估計約在二十萬人到五十萬人之間——已被送往遙遠的「改造營」。

大約一百多萬人從都市被送往共黨山區，他們想要生存，必須從叢林和其它的未開發地區開墾出農田來。

一位加拿大的羅馬天主教神父最近從越南被逐出。他指出，在共黨統治下的越南情形非常惡劣，已經有大約一萬五千到二萬名越南人——包括全家在內——自殺。西方官員說，他們已聽到類似的報導，但是無法獲得證實。

據估計在高棉的八百萬人口中已有六十萬人到二百萬人在共黨統治下喪生。

據說在這些人中，多達十萬名的前政府官員、軍人和情報人員遭受處決。其餘的人則在棉共將數百人從都市撤往鄉村的強制行動及隨後的艱苦生活中死亡。

在三個共黨統治中的中南半島國家中，寮國是限制較「寬」的一個。寮共已將四萬到五萬名前右翼和中立人士送往「勞改營」。

即使共黨已經加強了它們的控制，每個月仍有數以百計的人逃出。高棉和寮國人通常逃往泰國，越南由於被共黨包圍，除了經由海路以外別無選擇——他們通常是乘坐為沿海及捕魚所建造的脆弱小船，這些「船民」的逃亡，出現於越戰的傳奇故事之一。舉例說，一批由男、女、兒童組成的五十六人的團體，乘坐一艘木製漁船，漂流了五十一天，駛過三千一百英里到達了澳洲。

泰國官員們估計，企圖逃亡的越南人之中，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人沒有抵達安全地區。一些人在抵達越南海岸之前便被越共巡邏隊逮捕或殺害。一個由五艘船組成的船隊在高棉海岸被逮捕。船上所有的一百人全都遭受殺害，第六艘船逃過了伏擊，船上的乘客報導出這件慘案。

咸信數以百計——或數以千計——的難民抵達公海，但却因飢渴而死或因小船在暴風雨中翻覆而溺斃，少數的人則遭到海盜的毒手。

攝影家鏡頭下的艷麗光彩

尹靜心

現年四十七歲的時裝攝影家史卡維洛，在化粧師的協助下，使衆多的貌有瑕疵的名女人，在鏡頭之下，表現出她們的艷麗光彩，難怪他的心得報告：「史卡維洛談美」一書，會受到那麼多女性的歡迎了。

攝影大師史卡維洛

電影明星賈克琳貝西臉上長粉刺，女演員派蒂杜邦維莉喜歡咬腳趾甲，黑人女影星黛安卡洛，最怕加州的陽光，因爲那會把她晒成木炭般的灰色。

但是不論她們有什麼缺憾，只要經過佛蘭西斯可·史卡維洛的妙手，這些女性都會變成修飾得十全十美的畫中人物，她們會有天鵝般滑嫩的頸子，貝殼纖美的耳朵，和沐浴在柔和光影中的白晰皮膚。

封面照片每幀三千美元

現在，四十七歲的時裝攝影家史卡維洛已經在他的第一本書中透露爲他的本行的一些秘密。這本名叫「史卡維洛談美」的書，是一本內容要點，名人照片及他與五十九位女性的親密訪問構成的摘要，這本書現在已經成了一本暢銷的床邊讀物以及女士們在美容院中的話題。

「這些女性對我暴露了她們的靈魂。」史卡維洛誇口說。

毋庸置疑的，「法蘭克」，史卡維洛由於使女性看起來變得漂亮動人的絕招而發了大財。他曾經爲幾乎所有的高級時裝雜誌拍攝過封面照片，他那三千美元一張照片的工作時間已經排得滿滿的，毫無空檔。

史卡維洛甚至拒絕任何他「無法發生關聯」的顧客。

在化裝師韋·班迪的協助下，史卡維洛創造了「萬國雜誌」封面女郎的獨特風格，他們兩人對女性美的觀念——強調皮膚的色調和骨格的結構——構成了七〇年代女性的新面貌。

「我有一種消除矯飾和瑕疵的自然感受，」班迪說：「我並不屬於十八世紀——我比較傾向於新墨西哥式的風格。」

這兩個人的携手合作，似乎能夠在任何一張面孔上創造出「史卡維洛風貌」，並且製造出一位容光煥發，充滿魅力的女郎。

製造女性的性感美

已故大文豪海明威的孫女，著名模特兒瑪葛絲·海明威的姊姊瓊，走進攝影室的時候，滿面雀斑，雙眼無神，一付無精打采的樣子，但是經過史卡維洛的魔術，她却變成了「萬國雜誌」上另一個「封面美女」。

全美最高薪的電視公司女新聞播報員芭芭拉·華特絲則成了一個明眉皓齒，秀髮如雲——攝影棚中一具電扇造成的效果——的性感美女。

史卡維洛在他的書中除了介紹他的作品之外，還透露他的美容秘方，從最簡單的，到最



史氏使電視播報員芭芭拉變成美女。

之味的，都包括在內：

在一間以燭光照明的房間中，赤裸身體站在一副鏡子前面沐浴，並且仔細的審視你自己面貌的各部份。

拍攝你自己的照片，以了解你自己眞正的外型。

正確的飲食，運動。

減少直接的日曬。

使你的衣著和化裝，保持簡單自然。

透露時裝名女人的怪癖

這本書中最精彩的部份是史卡維洛和他的攝影對象所作的密談，這些密談透露了今日時裝界出名女性的怪癖和困感。例如：「滾石」合唱團主唱麥克．傑格的妻子碧安卡是個「戀足狂」——她的鞋子比她的衣服還多。服裝設計家麥克茜．麥肯翠曾經動過拉皮手術，她認爲美容手術拉短了年齡上的差距。歌星比蒂．蜜德勒認爲，美國女人最糟的兩問題是「懶散和喜歡穿針織料的衣服。」

一些最美麗的女性並沒有足夠的自信。例如歌星雪兒便說：「我想我已經心滿意足了，其實根本不是那回事，但是，管他呢！」

「萬國」雜誌的編輯海倫．布朗承認，她自己的淑女風格得來非易。「我穿着查理斯約丹公司出品，二百美元一雙的馬靴，葉鳳聖羅蘭牌的絲襪，五十美元一條的圍巾，加上一件純絲的襯衫。」她說：「可是，有時候我還是覺得我是一付襤褸不堪的模樣。」

眞美只是「表面工作」

許多女性在接受「史卡維洛療法」之後，確實是判若二人。布瑞琪．波克減輕了五十九磅，狄娜．米瑞下決心不再梳她以前最喜歡的那種髮型，甚至芭芭拉．史翠珊也聽從了史卡維洛的一些化裝小竅門。

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面對一種她們永遠無法企及——或者根本不想獲得的——鏡中幻影，她們所感覺的沮喪心情，可能還超過歡樂的情緒。

「當班迪給我化過粧後，我看着我自己的面孔，我知道：我恨它。」模特兒賽波兒說：「這付面孔和普通的我不僅毫無關連，它和幻想中的我也扯不上一點關係。」

在史卡維洛的世界中，美眞的只是一件「表面工作」。

（取材自「新聞週刊」）

天天日報竄改中央社電訊

古鶴翔

「天天日報」曾經是一份好報紙，在港共暴動時，在「天天評論」出版期間，這份報刊都有過良好的表現，獲得知識分子的普遍歡迎。當時筆者曾以「沈芳」，或「沈德芳」筆名在該版展開對共鬥爭。

遠在「文化大革命」尙未展開之前，香港大公報曾刊出一篇文章，介紹吳晗的「朱元璋傳」，當時吳晗尙居高位，沒有人會想得到吳晗會垮，也不知道毛澤東會拿吳晗來祭「文革」之旗。

可是，筆者看了「大公報」捧吳的文章以後，立即在「天天評論」指出吳晗「以古諷今」，即以朱元璋諷刺毛澤東共產黨。

在「以古諷今」一文發表後不久，「文革」開始了，跟着港共便在澳門和香港胡鬧。

當時的「天天日報」頗有正義感，還未轉向，敢於對共黨暴虐政權鬥爭。

後來「文革」失敗了，共黨在國際間展開笑臉攻勢，「天天評論」版也失蹤了。

漸漸的，「天天日報」中出現了媚共的文章，拍共黨的馬屁，因此愛國同胞逐漸不看天天日報了，雖然它仍然掛着「中華民國」的招牌，販賣「共禍國」的狗肉。袁暘照、鄧勵修等飽受共黨災禍的同胞，都與筆者有同感。

不久以前，筆者在購買「拍拖報」時，竟然搭了一份天天日報；翻開一看，嚇了一跳！想不到！想不到！眞眞想不到！

人有人格，報有報格，甚至正牌左報也有其「左格」。

可是，天天日報竟然登出了一則「中央社台北電」，「電文」中尊稱周恩來是總理，尊稱北平爲北京！（鶴翔按：並無加上引號！）

筆者並非中央社的工作人員，也沒有向中央社查詢過，可是，肯定中央社不會發出如此荒謬，如此賤格的電訊！

可是，天天日報竟然僞造，起碼是竄改了中央社的電訊！

倘若中央社發出如此荒唐的一前電訊，中華民國政府就應該查究中央社有無通共的壞蛋潛伏了。

奇怪的是：此間各自由報刊，以至中央社竟然對此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作任何抗議，不發表任何意見！

難道「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我們要向「天天日報」建議，索性把「新華社」電冒充「中央社」電，把「王恩專欄」冒充「台北專欄」，豈不更妙？

最後，我要引共帮近日公佈的「論十大關係」一文中的「名言」作結：

「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後，却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這類報格和壟子是否就是共黨所說的「反革命廢物」呢？

嗚呼哀哉！

簡論戚本石頭記

□□張欣伯□□

戚本是戚蓼生的重訂本，就年代言，約當於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之間，它晚於甲戌、己卯、庚辰諸本，却早於其他的本子，居第四位。就正文言，其保存原文的幅度，僅次於甲戌本，却高於其他的本子，居第二位。這就是戚本眞正的，應有的地位。

民國元年，上海有正書局曾出版鈔本石頭記一種，今通稱爲「有正本」。因書首冠有一篇清人戚蓼生的序文，又稱爲「戚本」。復因此書也是一種脂評本，所以亦稱爲「脂戚本」。有正書局曾先後三次印行此書，其在民國元年出版的，乃所謂「大字本」，即去年台北某書局重印發行的一種。後於民國九年、民國十六年，又曾兩次印行一種「小字本」。此本係根據大字本剪貼縮印而成。戚本上的「台閣體」的書法，工整而秀麗，壓倒一切鈔本。

胡適、俞平伯低估此本

早期的研究者，如胡適、俞平伯諸氏，頗爲低估了這個本子的價值，甚至竟有「不如坊間本」（兪氏語）的謬論。其所以低估此本的原因，我們分析，約有三端：一是他們懷疑此本乃傳鈔而來，其中後人竄改之處甚多；二是他們並未很認眞的做過「鈔本比勘」的工作，未免認識不清；三是他們過於強調「孤本」（如當時的甲戌、己卯、庚辰諸本）的價值，乃有意無意的瞧不起戚本。「低估」即是「錯估」，我們自須加以「重估」，俾確定其眞正的、應有的地位。在下面，我們分「名稱」、「年代」、「正文」、「批語」等四項，一抒我們的看法。

應正名「戚蓼生重訂本」

有正書局出版此書時，題書名爲「國初鈔本原本紅樓夢」，眞是一大敗筆。石頭記乃乾隆年間的作品，「國初鈔本」還有甚麽「原本」可言？胡適氏於民國十六年購得甲戌本，又於民國二十二年借閱庚辰本之後，方知戚本也是一種脂硯齋的評本，此與書名之誤人，不無關係。並且，由於「國初鈔本」四字，使得一般研究者，不免認爲此本乃有正書局重鈔後付印的。以胡氏爲例，他在民國五十年所寫「影印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緣起」一文中，仍認定戚本爲「重鈔付石印」。一直到了最近，戚本前四十回的底本，經已發現，這才證明了當年有正書局只是「影印」，並非「重鈔上石」，而「傳鈔竄改」的可疑性，也因之大爲減少。

我們以爲，最適於此本的一個名稱，乃是「戚本」，亦即「戚蓼生本」。如果再說得詳細一點，應稱之爲「戚蓼生的重訂本」。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幾種本子，均非曹雪芹的定本，它們只是藏書人自己所爲增刪的一種「重訂本」。例如說，甲戌本是畸笏的重訂本，己卯本和庚辰本是脂硯的重訂本，甲辰本是夢覺主人的重訂本，己酉本是舒元煒的重訂本，如此而已。戚本既有戚蓼生的序文，我們可以名正言順的，稱其爲「戚本」，稱其爲「戚蓼生的重訂本」。凡戚本與他本之間的異文，我們均可記在戚蓼生的賬上，而與有正書局無關。

有正主人狄葆賢，其所處的時代，固然缺乏足夠的有關紅樓夢的知識，但戚蓼生之爲乾隆年間的文人，應有所聞，若題名爲「乾隆抄本八十回石頭記」，亦非辦不到的事，如此「國初鈔本」云云，不但使研究者誤入歧途，也爲他自己發行此書的業務，做了一次最壞的反宣傳，眞是誤人誤己。

戚本成書於乾隆卅四至四七年

由於戚蓼生的序文，並未署明年月，因而發生了「年代」的問題。我們根據若干事實，約畧估計其成書的年代，當在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七年這段時間之內。換言之，此本晚於甲戌、己卯、庚辰諸本，却早於乾隆四九年的甲辰本，應屬無可置疑。

根據之一是，戚氏係浙江德清人，於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後，即在刑部供職，迨至乾隆四十九年，始出爲江西安康府知府。戚氏留居京師達十二年之久，而石頭記鈔本，此時正流傳於京師一帶，我們依常情判斷，戚氏當於此時購得一部鈔本，加以增刪，並且寫了一篇序文。準是以論，其成書的年代，必在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七年之間。夢覺主人的重訂本，署年「甲辰」，「甲辰」乃乾隆四十九年，因此，我們斷言戚本早於甲辰本。

根據之二是，我們以戚本與他本對勘，發現此本在文字上，有時從甲戌、庚辰兩本都不滿意，遂自爲增刪，另出新文，例如甲戌本第二回有句云：

「是爲此無疑矣。」

庚辰本作：「的是爲此無疑矣。」

戚本則從甲戌本，無「的」字。

又如甲戌本第五回有句云：

「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於經濟之道。」

庚辰本作：「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

戚本捨甲戌本而改從庚辰本。

再如甲戌本第五回有句云：

「仙姑錯了。」

庚辰本作：「仙姑差了。」

戚本則自行改爲「仙姑差矣。」

上述此種情形，說明了一點，即戚本乃是根據甲戌、庚辰這兩個本子而加以重訂的，這也就是我們稱此本爲「戚蓼生的重訂本」之故。戚本既是據甲戌、庚辰兩本重訂而來，其成書的年代，自較甲戌、庚辰爲晚。又己卯本與庚辰本乃是「姐妹本」，文字近同，當亦在戚本之前。

前述戚氏於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七年這段期間，曾在京師任職，並購得石頭記鈔本，這與我們所論戚本之晚於甲戌、己卯、庚辰諸本，時間正合，並且，我們倘握有多種論據，可以證知戚本與乾隆四十九年的甲辰本，在某些情形上，有相近之處，更能說明戚本的成書年代，必在庚辰本與甲辰本之間，但因篇幅的關係，不便多述。

戚本尊重原著保存原文

我在前文說過，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幾種本子，均非曹雪芹的定本，它們只是藏書人自己所爲增刪的一種重訂本，然則，我們如何確定各本價值之大小，地位之高低？我以爲，除「年代」外，應視其「正文」對於保存原文之程度如何而定。據我個人核對各種本子的結果，覺得戚本在保存原文這一方面，僅次於甲戌本，卻高於其他任何一種本子。我們舉例說，第六回中有一段文字：

一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細細言來」

這一段文字，甲戌本有，戚本也有，而其他的本子，皆付闕如。又如第四回「護官符」下有四條註解：

①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十二房。」

②「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二十，都中現住十房，原籍十房。」

③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餘在籍。

④「紫薇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庫帑銀行商，共八房。」

這四條註解 甲戌本有，戚本也有，而其他的本子，復又皆付闕如。

上述二例，只是兩個例子而已，更多的保存原文的事實，這裏無法一一列舉。不過，我們須要說明的，他本保存，戚本刪去，這種例子亦非絕無。但就大體而言，戚蓼生「尊重原著」的精神，「保存原文」的幅度，僅次於畸笏的甲戌本。如果說甲戌本是「第一名」的話，則戚本是「第二名」。至於甲辰本以及甲辰之後的那些本子，其妄加竄改的情形，愈演愈烈，自不能與上述諸本相提並論。

戚本批語脆弱

戚本上的批語，乃是「脆弱的一環」，便不若其「正文」具有相當的地位。原因之一是，戚蓼生的觀念或與夢覺主人同，以爲「原本評註過多，未免旁雜，反擾正文」，遂將原有眉批、行間批完全刪去。原因之二是，有正主人狄葆賢，竟自撰眉批，更舉辦徵文，由大家執筆選寫批語，此不僅無足觀者，更糟塌了這個古老的本子。在下面，我們就眉批、夾批、總批三種形式，作一簡述：

眉批——此本前四十回的眉批，係有正主人狄葆賢所寫，其內容千篇一律，均謂此本是如何的好，「今本」如何的不好，此未免含有商業的目的，令人噁心。且狄君並未讀過甲戌、己卯、庚辰這些古老的本子，以致批評今本如何不好時，往往寃枉了高鶚，而爲研究者留下笑柄。至於後四十回的眉批（指小字本，大字本無），係徵文而來，更是一文不值。

夾批——戚氏雖然刪去了眉批和行間批，却保留了雙行夾註，只是在數量上，較之甲戌、己卯、庚辰諸本爲少。我們發覺，戚氏對於脂批，也曾加以潤色，這倒是不必要的。脂本批眉人脂硯與畸笏二人，也許都是旗人，旗人的文字自有不同。我們讀脂批，在了解紅樓夢的故事背景，至於批語文字的優劣，並不重要，仍以存眞爲宜。其中有幾條批語，乃他本所無，此本獨有，但其內容則無甚價值，或係戚蓼生所寫。

總批——此本回前回後，均有總批，形式非常完整。其中有些批語，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但大部分的批語，係從他種脂本過錄而來。觀其文字，似與戚蓼生的文字相近，但因其形式過於完整，乃諸脂本中絕無僅有的現象，似乎是爲了「印書」，有意而爲的一種作法。加之，有正書局主持人，對批語的態度不甚重視，因此，即使戚本的底本已經發現，我們仍不免懷疑此乃有正書局約人寫的。至於這些批語的內容，正如今人所寫「印象式」的書評一樣，輕飄飄的不着實際。

華為何選中劉西堯

據東京三十日美聯社電，「新華社」報導，中共前任副教育部長林礪儒，一月二十日在「北京」病逝，並發表劉西堯出任教育部長一職。

中共「教育部」曾經為毛周鬥爭的焦點，在周鄧掌「國務院」時，教育部長一職由周榮鑫担任，周榮鑫是周恩來的親信，自然執行周恩來的教育路綫，因此毛江首先向其發炮，批判「教育部」走資產階級教育路綫，反對無產階級的工農兵教育方針。因而有「張鐵生考試交白卷」，「黃帥罵老師」之類的反潮流事件紛紛出籠。周榮鑫也在此次教育路綫鬥爭下，迭遭批整，一氣心臟病突發而死。此後「教育部」便掌握在毛江手裏。

華國鋒上台，當然不敢再起用毛江人馬，但環顧教育部中人，不是毛派便是周派，由於華國鋒目前表面上仍然捧毛，但並不一定完全執行周恩來路綫，故兩派不能重用，只好選用不屬教育部門的劉西堯出任此職，以調和兩派間的鬥爭。

劉西堯是老資格的行政人員，曾任地方幹部多年，現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及前「第二機械工業部長。」

劉西堯在「國務院」的歷史甚長，長期担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頗受聶榮臻重視。

劉西堯早年為軍隊政工幹部，傳為鄂豫皖根據地（徐向前——李先念）的老幹部，抗戰時在新四軍工作，李先念曾任新四軍第五師師長。從一九四九至五三年，劉西堯是李先念的重要助手，在此期間李為中共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主席，劉在他手下，先後担任湖北省洪山地委書記、湖北省土改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一副書記。與王任重、張體學、張平化是老同事。

五十年代中期，劉上調「國務院」，最初任「國家技術委員會副主任」，一九五八年起任「國家科技委員會副主席」，直至一九六七年，才被江青唆使的紅衛兵轟下台。不久，周恩來保護他過關，在「國家科委」任周的「聯絡員」，這是文革混亂中的類似「特使」的差事。一九六九年四月，獲任中共候補中委。七十年代初，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科教組，管轄教育部、衛生部、體委會、科學院等部門，組長為地質科學家李四光，劉西堯是副組長，另一副組長遲羣，則是江青的人馬。

一九七二年，劉西堯接病逝的李四光，任科教組組長，與遲羣一起領導科技界。

一九七五年初，「國務院」改組，文化組等撤銷，周榮鑫任「教育部部長」，劉西堯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軍事工業）部長。華國鋒選上劉西堯，大概是希望他能執行自己的教育方針，不會使今後的教育路綫

文人的風骨

人的情性乃天生成，傲誕與矜重，沉寂與躁銳，其異如面，然而情性並非不能翻移，風骨尤其可以練就。文人所以素來給人一種「無行」的印象，恐怕完全出於欲「特立」而無「獨行」，有「傲氣」而無「風骨」的緣故，因為特立與傲氣都還造作得出，獨行和風骨却非有經年累月的鍛鍊不可。

儘管資本主義的社會型態，普遍漸染了以金錢為準的價值觀，但是作家依然保有一份「形上」的神感，這一種人，寂然凝慮時，思足以接千載，悄焉動容時，視足以通萬里，連老天爺都會在睡夢中賜他一枝生花妙筆，運轉間就能變幻出千情萬事來，豈不太神妙了？而在另一方面，文人「無行」的現象却更形滋生，以致於能令人讚歎「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作家，竟然百中難得一見了，筆是高貴愛情，人是男盜女娼；筆是愛國憂時，人是投機騎牆；藉着特殊的才情，在報刊、雜誌乃至於螢光幕上，佯裝作態，欺世盜名，其行可惡，其心尤可鄙。

造成這些「醜陋的作家」，除了勉強可把部份責任推諉給急功好利的社會風氣之外，文人本身的輕視文學才是眞正主要的原因。

著名的奇情小說作家，早已經恬然直言，他的小說是給人「消遣」的，著名的雜文作家也早坦然說出，他的文章是用來「餬口」的，連著名的文學批評大師都輕然以為，他的文評不欲討論到作者的思想觀念。

放眼當今文壇，能把「文學」看作是自我生命的投入，文化理想的命脈，國運興衰的指針，竟有幾人？上焉者把文學當成了精細的技術，算計鑽研如同修表；下焉者把文學當成了嘔吐個人情感的垃圾箱；等而下者把文學當成了賺大錢的工具，明知文不入流，兼及損傷讀者，仍然利欲薰心，如入無人之境，在這種情形之下，文人風骨又如何建立？「一成文人，即無可觀」的公論豈不是自我的報應？

風骨的能否建立，端在願不願把文學看得稍微「嚴肅」一些，輕狂自鄙，為文必無風無骨，儘管有再肥美的辭句，再奇幻的情節，再激越的語調，再殊異的形式，也終於是「味之必厭」的。

文章這東西，肚子餓不能使你飽，因為咬文嚼字不能填脹你的肚皮，天氣冷了不能使你暖，因為許多冷言冷語和冷嘲熱諷，看了反而會使你打兩個寒噤。有人說，文章可以華國，也有人說文章可以誤國。我說，兩者都說得對。如此，則文章之功用大矣哉！

本來嘛，文人一不窮，那就算文人中又玩完了一個。文人的文章，非至窮得沒米下鍋是寫不出來的，非到山窮水盡，不肯拿起筆桿；就是勉強寫了，也不過是別人一套未唱完的老調，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但是如果到了家無隔宿之糧的地步，書中找不到黃金屋，也找不到顏如玉的美人兒，為了稻粱謀，好文章就自然從筆端流

毛思想解體

日前鄧小平復出之事，共黨內成為爭論的焦點，迄今尚未獲得協調。從各地大定報的反映以及共幹數度發言，均稱鄧為「同志」，則已知鄧早已不是「階下之囚」，今後鄧的出處，確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一般的看法，認為鄧小平復出，對華國鋒構成重大威脅，因華國鋒、吳德等人，實際上亦是「四人帮」的爪牙，毛死去後，以「倒戈」獲得反「四人帮」的軍人集團支持，爬進權力中心，如果鄧小平一旦得勢，實在說，華的「權力」基礎不固，筆者在其登上「國務院代總理」之職的時候，即著論指出；但是，筆者所注意的，並不在華、鄧之間的「權力」消長，而是在大陸各種羣眾集會以及「大字報」的叫囂，都顯示出所謂「毛思想」在大陸人民心目中，已經不值半文，即使在共黨內部，表面上雖然仍以繼承毛的傳統自居，然而他們的一切言行，也和所謂「毛思想」的距離愈來愈遠了。

華國鋒登上「權力」高峯的有力支持，是引述毛親筆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大字報擁鄧羣眾卻以「鄧辦事，周放心」針鋒相對。終周恩來之世，在共黨的歷次鬥爭中，都是以「調和派」姿態出現，我們無從揣測他們內心對毛的看法、想法如何。我們可以肯定的，乃是周所希望的是他能死在毛之後，可以順理成章成為中共的統治者，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周竟死在毛之前，共幹和羣眾用周的幽靈來刺傷毛的幽靈，目的在說明毛、周生前已有矛盾存在；這矛盾，自然不是華國鋒與鄧小平的對立，而是毛澤東要將「權力」轉移給床頭人江青；所以拘押「四人帮」，也即是等於對毛澤東一項罪行的淸算；不論華或鄧何人出頭，這事實是改變不了的。

筆者曾指出中共這次內訌，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與行為澈底矛盾的鬥爭，因此連慣於說謊的共黨「發言人」之類，常常難自圓其說；鄧小平第一次被淸算，是因為他靠攏劉少奇，第二次被整肅，是因為他有繼周恩來而代的趨勢；這些，能說不是毛的親自安排嗎！毛澤東數十年挖盡心思，使盡手段，結果依然是一個「獨夫」；而「毛思想」的隨着毛死亡而毁滅，也說明了大陸人民對共黨有了澈底的認識。

余秋人

貧富與不仁之害

飢寒起盜心

一個人在社會上立身行事，如果缺之仁愛觀念，則這種人既不可以長久地處在窮困的生活之中，也不可以長久地處在安樂的環境之中。因為他若處在窮困之中，久處則「飢寒起盜心」；若處在安樂的環境之中，久處則「飽煖思淫欲」。

經濟生活拮据的人，要是沒有仁愛之心，長久地過着困窘的生活，作什麼事也不湊手，這種人，自然會想法子去偷、去騙、去搶，淪為竊盜而後已。

飽暖思淫欲

我有一個朋友，鑒於台灣社會經濟繁榮，工商業發達，認為做生意是最好的道路，於是他放棄做學問的工作，而去經商，十年下來，奔馳台北香港之間，經常，手頭漸漸寬裕，境況過得很安樂了；但我對他的生活冷眼旁觀之後，覺得非帶有趣味。他發了財之後，先講究居室之美，而後又找到一個漂亮的情婦，另外組成個小公館。如以世俗的眼光看起來，華居美婦，値得羡慕。可是這種生活，跟着問題就來了，因為有了情婦，家庭裏面，時起勃谿；而情婦在外面，也不安於室，結果把我這位朋友，搞得十分煩惱。

窮不得富也不得

本來說，貧困的環境，也是人處的；安樂的環境，也是人處的。祇是因為有些人太自私了，心目中只有自己，不愛別人。由於缺乏仁愛的觀念，所以窮了也不行，富了也不行；窮也窮不得，富也富不得。

當聽人說：向窮朋友借錢容易，向富朋友借錢難。窮朋友了解沒有錢的痛苦，富朋友則不全如此想法，他總以為自己的幾個錢，沒有一文不是刻苦、犧牲而賺積來的，來處不易，如何甘輕於施捨？如此賺聚來的錢，眞是一毛不拔，為富不仁了。

缺乏仁愛身敗名裂

缺乏仁愛的人，就沒有一點帮助人的心；自私自利，發展到極度，行為就肆無忌憚了。譬如有一些不良少年，結帮拜老大；老大指使富家的孩童，向家中騙；貧家的孩童，向外面去偷竊；得來錢財，則去大飲大食，看電影，交女朋友，不良少年的蕃殖，少年犯罪的滋生，就由此而起。

從上所述，可知一個人不論貧富，如其缺仁愛之心，其結果必然是意氣驕盈，生活奢侈，淫樂的事情也全做出來。結果，小則使自己身敗名裂；大則貽害社會國家，能不戒懼。

梅耐寒

時事評論

香港的青年

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天主教同學會最近宣佈退出「香港天主教大專聯會」。該同學會爲這次退出行動特別發表的公開聲明中，鄭重指出這次退出決定，目的是：一、呼籲聯會檢討及糾正以往有關信仰的幾點錯誤方向；二、鄭重要求其他大專院校天主教同學正視聯會的錯誤；三、以退出行動喚醒教會的關注。我們認爲，聯合書院天主教同學會針對香港青年學生問題的存在的弊端，及產生的錯誤傾向，而斷然作出這個決定，是明智之舉，值得社會與論、社會人士，和廣大青年學生的歡迎。

我們認爲，近數年來，香港的青年問題，經已出現一個引人憂慮的傾向，這就是，在本港左派分子和左傾學生的把持下，將香港的學生運動，引上了國際左翼學生政治運動的行列，並加入了到處興風作浪的逆流。他們除了共產國家，特別除了中共政權以外，就「無地不反」，「無事不反」。他們利用各種機會，從事名爲「關心時事」與「維護市民利益」，實爲製造事端，醜化港府和挑撥仇恨的活動。故在政府推行市政建設，而拆卸安置區，改建平民屋，以致發生勞資糾紛的工廠現場，都有這些政治學生的蹤跡。他們這種與香港社會和廣大市民毫無幫助的「認中關社」，不但對各種官民糾紛和勞資歧見的解決沒有任何幫助，反而將事情趨向惡化，甚至因爲他們的介入與挑撥，而將事態趨於更嚴重。

近數年來，在香港的大專院校，將「認識中國問題」看作爲中國青年知識份子關心中國現實政治及中國歷史潮流的具體行動。如果眞正站在客觀中立的立場，抱着眞實公正的態度，和具備中國知識份子應有的良知理性，去認識中國和關心祖國，這的確是件極有意義的好事，而且是任何中國青年應該要做的。問題是，香港主要的大專院校的同學會，竟在左派學生的操縱下，把「認識中國問題」，全部孤立在所謂「祖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全部局限在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問題」，全部服從於所謂「共產主義鬥爭的需要」。他們以這種「革命觀念」和「階級觀點」，對中國歷史、中華文化，和中國現實，從事了政治切割與政治武斷。

正如我們一再指出，中共政權佔據中國大陸的廿七

解剖卡達的

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固與福特政府有持續性關係，但其在處理方法、步驟上，尤其是主客觀形勢的改變，相信是讀者所關切的問題。

從美國新總統的過去，及其所屬的政黨團體，乃至其幕僚人員的政治觀念，均可尋出蛛絲馬跡，找出其未來對華政策之輪廓。

美國和中共勾結，主要是因爲一九六〇年中期後，美國在與蘇聯軍備競賽中逐漸喪失了優勢，除了在戰略空軍力量以外，在核子武器與其發射系統、海軍、甚至情報衛星，蘇聯都已趕上或有後來居上之趨勢，因此，爲了美國之安全，「聯毛制蘇」之觀念在華府興起，剛好尼克遜、基辛格當政，與中共簽定了「上海公報」，使美國對華政策生變化。

兩面手法態度不明

大體來說，目前美國對華政策採取了兩面手法，一種既可能繼續與中共「關係正常化」，而又與中華民國繼續保持友好關係。不過，到目前爲止，中美雙方之友好關係進展確有成績，而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之速度却又緩慢下來。

卡達以地方首長，爲民主黨人，並以代表美國「新精神」自居而贏得總統選舉，過去既未參與過聯邦政府又未涉及對外事務，但自其選出其內閣人選後，如國務卿萬斯、國防部長勃朗、顧問布里辛斯基、能源部長史勒辛格等，就可以了解到，他的政府對於對華政策均不是生手。

卡達在競選期間，只能依靠他的外交顧問布里辛斯基提供的獻言表明其對華政策。他在五月間曾說，他終將派大使到北平去，但要多快送去，完全要看北平的態度，這件事他要謹愼。

內閣已定獻言國事

去年十一月二日大選，卡達獲勝，他即開始着手建立新政府，其內閣人選一一決定。因此，他可以獲得更多幕僚對他的獻言。

十一月九、十兩日，卡達曾分別函復我總統嚴家淦及院長蔣經國之賀函時一致表示：「加強我們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

在此以前，卡達絕不提美毛簽定之「上海公報」，也未明確地提出「中美共同防禦協定」。他這種作法，固是一種表明不願承襲舊政府的「成就」，亦是一種彈性的態度，將來可作與舊政府不同之解釋，以達成其所期望之目標。

去年底，卡達當選爲「時代雜誌」一九七六年「風雲人物」接受訪問時，他於對華政策之看法上，也表現與前所不同的態度，從一種積極的態度改變爲一種愼重的態度。他說：「我還不知道解決大陸與台灣間現存的歧異是否很迫切。我將愼重處理。我們與中華民國訂有協防條約，同時我們須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持有良好關係。我確實不知道（台北和

年歷史，只不過是中國漫長歷史的一瞬，因而不能將之理解或歸併為整個中國歷史的組成，也不能將中共曲解和神化為中國的化身。我們沒有否認中國大陸廿七年來的若干進步，但這種進步與整個自由世界的飛躍發展，又顯得特別緩慢，更要大陸人民的艱難困苦的代價，才能獲得這種進步。更何況中國問題，是由中國人民、文化、道德、生活、思想、經濟、和生活等多元素共同構成的。因此，如果要認識中國問題，就必須要堅持一個根本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不能以中共文化否定中華文化；不能以革命觀念理解道德正統；不能以階級專政扼殺自由民主；不能以革命樣板埋葬傳統藝術；不能以一黨利益代表民族利益；不能以政治整肅削奪人權法治；不能以政治鬥爭降低民生福祉。我們所強調的原則，正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認識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唯一關鍵。

學生問題

徐達文

雖然香港具有特殊的政治處境和地理環境，但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香港畢竟是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民主社會。它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是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共產極權社會，是完全對立的。香港能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信仰，可以理解為香港自由民主的一種體現。但如果以「認識中國」和「關心社會」的理由，而公開鼓吹階級鬥爭和革命文化，公開挑撥階級仇恨和民族仇恨，其結果，不但損害在香港極之適行的民主政制，而且危害香港的社會安定。我們從來不反對學生從事認識國事，注意時事和關心社會的課餘活動，因為這種活動，對他們的理論聯系實際的知識教育，對他們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德育教育，以及他們未來立足社會的業餘教育，都有好處。因此，我們一直認為，關在象牙塔內的書呆子，已不合當代社會的需要。但青年學生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來取知識，而不是過份沉迷於政治鬥爭。因為這種過激行動，不但會影響學業，而且會影響前途；因為這種過激主張，不但會製造仇恨，而且會擾亂社會。

正如中大聯合書院天主教同學會退出大聯會的聲明指出：一、階級鬥爭思想的客觀後果，是造成仇恨基督徒不應接受及鼓吹；二、基督徒的社會行動必須以愛為出發點；三、對教會的批評有一定的價值，但必須以溫和忍耐的態度出之。批評者不應造成與教會對抗的現象，尤其不應以教會的缺點，抹煞了教會超越制度的價值。這個聲明雖然是論及基督徒與教會的應有關係和應持態度，但它的觀點和結論，同樣適合於香港青年學生，對香港社會，以致整個民主社會，應該樹立的正確態度。

如果香港青年問題，能以此作為出發點，這對社會、國家、人民、甚至學生本身，才產生積極而有利的作用。

北平）願順應我們的承諾到何種程度，同時尋求解決他們之間歧異的途徑。」他進而又說：「我必定會將追求及持續我們與中國（台灣）及人民共和國的敦睦關係，視為我的主要職責之一。」

信守防衛台灣承諾

繼之，他的提名的國務卿萬斯亦在不同場合提出其未來對華政策的看法、作法。他與卡達總統當選人則稍有不同，他則是明白的提出「上海公報」作為他未來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依據。

萬斯在與中共駐北平「聯絡辦事處」主任黃鎮的午餐會後曾指出，卡達政府對中共政策將以「上海公報」為依據，進而，他又表現了與基辛格不同的作法，並不急於訪問北平，他說：「此刻沒有任何確定的日期。」

有所系談集

三角關係

秦明

萬斯在十一日在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的首次公開會談中標示卡達政府的若干目標時，在涉及中國問題時就曾說：「我們認為（與中共）邁向『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應該繼續進行，美國將信守其防衛的台灣承諾。」在此，他並指出，「關係正常化」的速度與方式須要作進一步的考慮與研究。

但是，根據他以往的多次談話，萬斯未來對中共關係的推動顯然是會依據「上海公報」。

中共在要求與美國關係正常化所強調美國先與我「斷交」、「廢約」、「撤軍」的三個條件。美國卡達政府現在又明白承認將以「上海公報」為關係正常化之依據，則中共這個條件則實非美方所能接受。

首要解決國內問題

此外，客觀形勢亦正在改變，與中共關係正常化是美國重要外交目標，在過去尼、基時代曾是一個重要課題，但卡達政府所面臨的首要問題首在國內，次在國外，在其外交政策上優先事務則是有關賽浦魯斯、中東談判、羅德西亞問題，與毛「關係正常化」亦列為次要之目標。此外，中共內部自毛澤東死後，陷入嚴重的內鬥，美國對中共內部情勢之發展既難了解，更難掌握未來的動向，甚至談判「關係正常化」的對象亦難確定，因此，為了觀念甚至等中共內鬥塵埃落定，也勢必要緩慢其步調了。

姑息份子尅星何浩若

胡養之



本刊六十八期曾載「揭露出賣中華民族的陰謀」一文，作者為前國防研究院講師、政大教授何浩若先生，他把美國那些姑息份子包括着費正清之流，抨擊得恰到好處，令人鼓掌稱快！

何浩若、湖南湘潭人，字孟吾，為革命世家。其父何特循，自幼奔走革命，與黃克強、蔡松坡、胡子靖等相友好。因此，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原担任了湖南教育司長，並與胡子靖創辦明德中學，親自主持教席數十年，諄諄以文行忠信勉諸生。何母楊氏，出身同邑望族。孟吾生於民前十三年（一八九九）三月十六日，卒於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一月廿七日，得年七十有三。

留學美國文武兼資

民國二年，孟吾入清華大學，八年畢業，翌年赴美就讀於威斯康辛大學，習經濟，獲哲學博士；復入洛威治軍校，習騎兵。學成返國，先授課於黃埔軍校第四期，當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調任第四十八軍參謀長及第十師團長，作戰有功，頗為蔣故總統所賞識，而孟吾受知於領袖亦自此始。

民國十七年春，孟吾以國家統一，海內粗安，乃捨武從文，改任中央、金陵各大學教授，授經濟系。民國廿一年，因湖南省府主席何鍵（芸樵）的推薦，出掌西路總司令黨政事宜，兼主辦學生集訓。這時宋子文亟謀統一財務與稅收，孟吾以留美學生關係，常與宋部長通英文函件献策，宋亦覆函；何芸樵以孟吾跟中央財政部長有交誼，乃推任他為湖南財政廳長，冀與中樞容易溝通。事實上，確曾革新了地方財務，成績斐然。

與宋子文關係密切

可是孟吾的志向並不在乎一個省委兼廳長，於是先赴南京中央大學執教，盡量跟宋子文接近，不久又被調任為河南省財政廳長，仍與宋子文密切連繫。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孟吾起初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宣傳處長，旋任經濟部物資局局長時，孔祥熙聲勢甚張，而孟吾則將有宋子文作後盾，又以留美關係，跟當時美國派來經管美援物資的納爾遜往還甚密，更使孔祥熙對他不敢輕視。

不過，孟吾與蔣故總統之間，因為語言誤會而曾鬧出一次笑話。由於民國三十年，西北棉產歉收，孟吾以職責所在，親赴西安視察後，回渝晋謁最高當局，謂係天災所致，人力無法施救，蔣公指其「強辯卸責」，聲色俱厲！外間盛傳孟吾當時誤聽其寧波口音的「強辯」二字為「槍斃」！因此，孟吾跪地求饒，而孟吾前矢口吾認。這時宋子文在美為爭取美援，久未歸國，孟吾辭職，其後歷任國家總動員委會副秘書長、政治部副部長及「外事局」長等職。

孟吾在外事局長任內，專負與美國駐渝的文武官員交往之責。迨日本投降，美軍駐華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也認為何浩若是一位人才。還都後，宋子文任行政長，孟吾與宋關係素來密切，理應有所借重。但孟吾自認在戰時不無勞績，非特任官職不願再幹，更希望於經濟，財務或交通部門主管。惟政府當時正與各黨派進行政治協商，準備實施憲政，各部長人選須由友黨人士分佔之，而經濟部長已由青年黨人担任，孟吾的志願難以達成。同時，大局因戰事緊急不安定，孟吾也是聰明人，預料局勢日趨困難，乃携眷赴美居留。

旅港期間作過講演

由於孟吾為留美學生，戰時又在重慶任外事局長，多識當時美國若干大小

官員，這些人戰後活躍於美國政界。孟吾經彼邦友人推薦，初入國務院遠東司服務，負責搜集中國大陸資料，提出意見。不久，受美國中央情報局委託，專門蒐羅中共的情報，大概是在一九五八年左右，他自美來港，表面是以美國一個擬在港創辦盤尼西林廠的公司顧問名義，請他到香港籌劃一切，實際是爲搜集中共區域的情報。所以，他當時與香港「友聯出版社」的朋友很接近，並在「友聯社」作過一次講演，分析湘潭縣地理形勢的優越性，引經據典，說得頭頭是道，實際上湘潭的地理形勢，確不失爲鍾靈毓秀之區。因地當湘水之西，與漣水會流點。湘水水量至此極宏，即構成靜態的深水港，碧潭安瀾，允爲奇蹟，潭之爲言，深也，故縣潭名。小汽輪由此上通長沙、漢口，民船則下通衡陽、郴州諸地，觸艫相接，帆檣蔽天，故省境除長沙、常德外，均非其匹。

大概在一九五九年間，因美商在港設立盤尼西林廠的事宜，迄無進展，而孟吾在港的言語行動，也受到許多限制，乃決心返回台灣去了。當時蔣故總統兼任國防研究院院長，即聘孟吾爲該院的講師，專授民生主義共情各課，換言之，即專講反共問題與經濟理論。原來孟吾對經濟學確有相當修養，當年在美國大學畢業的論文是「論經濟學中的時間觀念」，頗獲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康蒙斯所贊許。

笑語說服劉湘出兵抗戰

孟吾在抗戰期間，還有一項團結內部抵禦外侮的工作，頗有意義，却是很少爲外人知道的。筆者閱及孟吾七十壽文中有這麼一段文字：「西川天府，爲抗戰後万，而主席劉湘，陽雖歸順，陰實割據，大敵當前，虎狼踞後，投鼠忌器，誠難萬全，形勢岌岌，煞費周章。先生奉命使川，當蘇秦之任，化干戈之難，曉之以大義，動之以至誠，周旋婉轉，迄不爲動。先生乃詼諧語之曰：「貴省理髮匠學徒，學滿三年，仍不肯出，或問其故，告以『尚未刮夠，故不出師』。戲劇學徒，女戲子學滿三年，仍不肯出師，或問其故，告以『尚未歪夠，故不出師』。裱畫匠學徒，學滿三年，仍不肯出師，或問其故，告以『只會糊中中央，故不出師』。劉湘聞之，莞爾而笑曰：『我非學徒，當然出師』。遂卽動員，親獲獨猕，出師抗戰，全省悅服。後此之遷都入川，川人之出力出錢，支持政府，擁護領袖，因素固多，先生使川，笑語定大局，詼諧說挽狂瀾之功，不可沒也。笑語興邦，不僅傳爲千古美談，抑爲千古奇蹟。蘇秦張儀之流，志在功名，旨爲內戰，動機不純，方諸民族存亡之對日聖戰，不可同日而語。卽以片語解圍之機智，亦不能望其項背於萬一。」這反映孟吾的語言天才，常識亦豐富。

發掘共黨思想根源

孟吾在台也有一項對反共的文化思想很有裨益的工作，那就是他從美國會議紀錄及中央情報局的資料裏，查出美國現時一般學人——尤其是哈佛大學的教授和學生們，十九都抱着左傾親共思想的根源，爲英國費邊社在七十年前派人到美國開始宣傳之所使然。俄共首腦列寧，便是費邊社的社員，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第一次在倫敦開會時，曾一文不名，幸得費邊社員麥唐納（曾以工黨首腦任英國首相），捐助了一筆經費，方得開成大會，列寧一班人的住所也是費邊社供應的。英國文學家蕭伯納原是費邊社的一份子，他著書立說認爲工人絕不是眞正的革命人物，工人多半是想做資本家的。唯有知識份子才是純粹的革命之徒，他們先行在思想上「洗紅自己的旗幟」，而以「不可避免的漸進方法」進行其反資本社會的革命工作。

費邊社曾經在倫敦設立一所「經濟學院」，專門宣傳蕭伯納這套理論，繼即派人赴美國游說，也曾在美國開設一所經濟學院，闡揚社會主義思想，第一個成立「社會主義學會」的，就是哈佛大學。經過英國費邊主義者，在美國對左傾學說思想，進行了五十年以上的佈道工夫，養成了許多所謂前進左傾的知識界人士，而以哈佛大學爲大本營，如現時著名親共的費正淸、巴乃特、斯卡拉皮諾……等人，活動於美國政治與學說界的人士，可說絕大部份是哈佛出身的，這也是英國費邊社在七十年前開始在美國傳播共產社會主義思想的結晶。孟吾的論斷有根據，有史事證實，對現階段的中國人很有裨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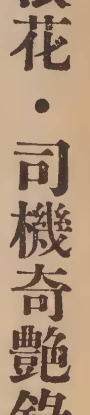
遺著甚多愛打網球

孟吾是學經濟學的，他對經濟確有相當的認識，他在台灣寫過好幾部討論經濟問題的書，如「自由民主的經濟制度」，「民生主義與自由經濟」等，其中以「自由民主的經濟制度」一書較爲精闢，裏面有一段話：「……我誠懇地寄望於自由中國的經濟學者，我以爲他們一定能夠在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爲中國增加無限的光輝。對於這些主要的經濟研究的自由，在今天的美國和蘇聯，都有着相當的拘束。蘇聯因爲沒有學術研究的自由，美國則因爲太講學術的自由。沒有學術自由，便無法作學術研究是很明顯的。爲什麼太講學術自由反而對問題研究了拘束呢？因爲所謂學術自由是爲學術而研究學術，不可以對實際問題作左右袒的。」而「民生主義與自由經濟」、及「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等著作，則多半是他在國防研究的講演稿。

孟吾的知識又不止於經濟學，更擴展到文化、社會、哲學及國際政治的領域。例如「從民族與文化看中國的前途」、「國際現勢之分析」一、二、三、四輯等書，對於外交，共黨鐵幕國家各方面，也有透澈扼評述。他雖年逾七十以後，猶黎明卽起，每日必打網球一次，深夜始息，研究工作未嘗間斷，誠所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但他間或也邀約友好到家裏來玩玩麻將牌，但麻技術生疏的人却不歡迎，理由是贏了這類人的錢很過癮不去。因此，孟吾於七十歲後，體身仍甚健康。

正因爲這樣，所以他對疾病有恃無恐，據說醫生曾勸告他：「年紀超過七十歲的人，不宜作劇烈運動，否則將有心臟擴大之患！」他不相信，却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廿九日，果然心臟病突發，急送榮民醫院搶救，歷廿九日的陷半昏迷狀態，間以喃喃囈語，則皆撥亂反正之事，而無一語及私，終因以臟肌能衰竭，遂告不起。

大破紅蓮寺



評 浪花·司機奇艷錄

林巽

自從電影普遍吹起色情暴力歪風之後，謹守倫理摯情原則不變的國片名導演李行與白景瑞的作品比較少了，但他倆仍然不願犧牲原則，這是值得尊敬的。

本期國片中李行的「浪花」可說是一部解剖倫理觀念式微的今日比較有啓發性的電影。筆者在寫本文前，偶與一位行家談論這電影，行家認爲，也許一般新潮影評人會以爲「浪花」編導不讓柯俊雄與妻子離婚而與李湘結婚是落伍思想，可是如果柯俊雄成功地與妻子離婚而與李湘結婚，也不會得到幸福，我個人完全同意這種看法，因爲像這類離婚再婚的悲劇，現實社會多的是，愛情的悲劇不少是因爲不惜爲自己的「幸福」而犧牲別人造成的，人性是那麼脆弱，當他做了一次犧牲別人而得到所謂「幸福」之後，他可能不會到此爲止。因爲理想與現實是兩回事。眞正的幸福，只有彼此犧牲才能獲得。



林鳳嬌在「浪花」中扮相

「浪花」寫一對中年夫婦，由于兒女長大，丈夫富有，這位無所事事的太太，除了物質享受外，在家庭中庸俗得如一個多餘的婦人，丈夫於是另外愛上一個失婚的女子。加上兒女的婚姻，又爲這位思想僵化的母親反對，丈夫在太太完全被孤立的情形下，要迫太太離婚，幸而兒女站在母親一邊，不願意父親這樣做，那位父親的愛人，只好黯然離開了她的情人。

當然，電影結局是不完全的，但至少說明一件事，那是人到中年，責任感應該重要過浪漫的愛情思想，如果要找尋比較好的結局，必須是要使那幾乎陷於婚姻破裂的太太，以及那個得不到愛情的失婚女人，她們應該怎樣做，才能找回自己的生命價值。電影對這方面的發揮，似乎不夠，它只是在淡淡的哀愁中結束。要是編導能加上好些引導這兩個女人去思想的材料，電影的內容必然會更加突出。

張艾嘉在「浪」片中表情



嘉玲在「甘」片中飾紅姑

本期西片中有英國獨立製片出品，史丹利朗導演的「司機奇艷錄」，這部片子格調像色情片，它寫一個司機與幾個不同型的女子發生不尋常的關係片斷湊合成的電影，不過編導並不着意賣弄色情，只在利用那種關係的渲染尷尬情趣，用以製造笑料。不過英國式的只總靠



上官靈鳳在「甘」片中打鬥神情。

幽默對白引觀眾會心微笑的「輕音樂」式喜劇，本港觀眾並不十分喜歡，所以這類片子，賣座都不理想。

「司」片是一個人物的故事，電影中的主人翁由巴里伊雲士飾演的士司機的阿祖，由于他家中有一神經質老母，一個愛搗亂的頑皮小妹妹，一個不務正業的弟弟，使他每天收工，無法好好休息，便離開家庭，搬到一位好友家中住，誰知好友表面是個汽車技工，暗地裏正與一班不務正業的朋友策劃打劫。這位阿祖，每天在工作中，與不同型的女人勾搭，時時做入室之賓，但每次艷遇都遇着突然而來的意外，狼狽收場，的士司機本來是接觸社會各階層最廣泛的人物，要是編導用比較嚴肅的寫實態度去剪裁材料，它可能會被拍成一部紮實的電影，可惜編導只是想製造無聊的小事件來誘引觀眾發笑。而那種笑料，卻是從好些古怪人物的古怪事件串演而成的，很難引起觀眾共鳴。

英國式喜劇，只着重從一個「謔」字做文章，它惟一的好處是劇中人物心理比較正常，卽使賣弄色情，也不致夾雜心理變態這類材料。不過「司」片也不能說是一部意識健康的電影？電影中的世界，好像生成是任何女人見了他就要無條件獻身的情場浪子，電影中的阿祖，所有女子都是頭腦簡單，容易被勾引的女子，這種誇張，在意識上却是有問題的。

巴里伊雲士看來該是一位喜劇演員材料。如果拍的是寫實故事，可能會將他的潛在氣質發挖出來，女主角茱廸姬遜與珍希丹，幾乎只是爲被謔而存在的奇異人種，導演史丹利朗，在記憶中曾經拍過一部「偸情信箱」，「偸」片雖然是色情片，可比「司」片多些反映現實的材料，不如「司」片那麼空洞。



「司」片的美女、惹火動人

國片中，候錚導演的「大破紅蓮寺」，這部電影，雖然有兩個武俠片明星上官靈鳳與嘉凌主演，特別設計不少夾帶着特技攝影的打鬥場面，但它却是近期打鬥片中魅力較弱的古裝打鬥片。

「大」片大部份情節是根據民初武俠小說作家向愷然寫的「江湖奇俠傳」改編，這部小說，以塑造傳奇人物突出見稱，曾經被改編成電影，舞台劇多次。但今日年青一代對故事中的人物情節，已經難以接受了。

由于故事情節過多，導演又迷信那些不斷重覆打鬥的場面，所以表現起來，難免顧此失彼粗技大葉，電影強調清兵入關後迫害武林人士，武林人士不斷叫着「反清復明」的口號爲反清復明而表演出忠肝義胆，今日年輕一代觀眾，很難爲這類情節起共鳴，可是我們的國片打鬥片，只要拍到古裝片，幾乎都離不了大叫「反清復明」的口號，可有點莫名其妙，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我們的匠人創造力是多麼弱的。不過此片兩個女主角上官靈鳳與嘉凌的演出很成功，上官靈鳳的甘聯珠、嘉凌的紅姑，實不可作第二人想，候錚在塑造角色方面是有功力的，但說故事功力與氣氛處理都不夠，電影中有一場寫卜文正帶一班逃兵藉林藤跳過絕谷的戲，特技處理不錯，可惜最後一段由于太過造作，觀眾座上出現反效果，由此可見，情感的戲是不能過份賣弄的。向愷然的「江湖豪俠傳」中的紅蓮寺並不是爲甚麼滿清高手所佔據，只寫一班惡僧藉它作惡，電影改爲清兵佔據，可能是怕引起佛徒的反感，其實火燒紅蓮寺的故事，從電影到舞台劇，已不知引起過多少佛教徒的抗議。不過除開吸引力之外，在意識上「大」片並沒有甚麼問題，它只可列爲是一種不合格的商業噱頭電影的典型作品。



青年司機艷遇多。

卡達

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的領袖眞的有能力領導國家內各團體，那就是我們美利堅合衆國。其他國家的人民亦承認這一事實。可是，這幾年來我們欠考慮的笨拙外交政策却使我們大爲驚愕，我在東亞、歐洲、美洲及中東旅行時，已經深深的體會到他們對於美國人民的純眞友情，但是，對於美國政府，他們愈來愈覺得不可信任。

在我當州長時，我曾嘗試去和其他國家的政府和人民建立一個正確的關係，而不管由一個州來處理國際事務所受的限制。在我任期的最後兩年，我們曾到十個國家做過私人性和公務性的訪問。每一次的訪問，我們都希望能增進彼此間的友情和貿易往來，並且盡可能的從我們的朋友那裏學到更多東西。發現外國的政治領袖對於一個美國州長的來訪感到興趣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們可以安排我們自己的旅行計劃而不會有任何問題，亦可向他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領袖請教關於他們國家的任何問題。

亞特蘭大的使節團已急遽的增加，而在布魯塞爾、波昂、聖保羅、多倫多及東京都有我們本州的貿易辦事處。我們並且計劃在中東和倫敦也設立辦事處。

爲了掌握喬治亞州的貿易機會，我們派遣我們的企業領袖到我曾訪問過的國家去。很明顯的，在我們州裏有必要增設一個舉行國際性會議和展示貨品的中心；因此我們決定在亞特蘭大建造一座宏偉的世界貿易中心。

爲了保證對複雜，重要且適時的外交政策能有機會繼續不斷地加以了解，我們成立了一個所謂的三邊關係委員會。從世界上的三個民主地區來的各界領袖每六個月集會一次，以討論現階段有關日本、北美和歐洲的利益問題。討論的主題諸如世界貨幣制度，貧窮和富足國家間的經濟關係，世界貿易，能源問題，海洋的未來展望，對未開發國家的援助，和其他由學者提出能夠促進國際間合作與了解的程度問題。委員會討論分析的結果，印贈給世界的各界領袖。這個委員會給了我一次最佳的學習機會，很多委員並且在我國外事務的研究上給了我不少帮助。



在工業技術變化如此迅速的今天，想了解社會因素的相互關係確實十分困難。世界人口一再增加，粮食短缺，環境的污染，資源的耗盡，貿易障礙和市場價格的瓦解，海權的爭論等問題接踵而至，而這些問題事實上是相互影响的。因爲我們的國力如此強大，所以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嚴重影響到各國。既然我們無法孤立於這個世界，我們就祇有去領導世界。但是這種領導權並不是基於我們的軍事力量，或是政治壓力。它必須以我們對正直，誠實和眞理的追求作基礎。

一個開明的外交政策祇有在我們已經健全了自己之後才能實踐，而我們政府的一切政策則必須循美國人民

的自由意願。

沒有必要說謊。我們最佳的國防就是眞誠。

第十四章　你面對的大衆

爲了提高自己的地位，我們經常批評別人的弱點和錯誤。但我亦一直認爲因爲人的成就欲望，每個人多少是善良、純潔和高貴的。政治和宗教領袖必須使社會上這種人類的良好德性發揮到極點。

一九六五年，當我的大兒子從高中畢業時，我們全家渡了一次少有的長假。由於我們多少懂得一點西班牙語，所以我們決定到墨西哥去，在那兒我待了三個星期之久。爲了能確實了解墨西哥人的一切，我們儘量待在祇能用西班牙語交談的場合。在小城和農村裏，我們和農人、工人、商人及牧師渡過了一段最美妙的時光。



有一次開車經過一個小村，它的西班牙名稱居然和我的故鄉一樣。儘管如此，它實在是貧窮得難以名狀的小村，我們決定拍幾張照片留念。孤伶伶的處在沙漠當中，村中沒有任何樹木，整個村子就是十間小茅屋外帶幾隻山羊。當我們在路旁準備照像時，一羣大約八至十歲的小孩跑了過來，圍繞着我們，這羣小孩伸手向我們乞討。我要羅莎琳，拿幾個銅幣給他們，而到最後，我才明白他們所說的。他們要紙、要筆，他們不要錢。這些實在令我十分感動，所以我們把所有的紙、筆全部給了他們。

坐在冷氣車裏，我想到那些饑渴的孩子，我想到外面的世界。這也告訴我，美國人民仍然不自覺地在追求更美滿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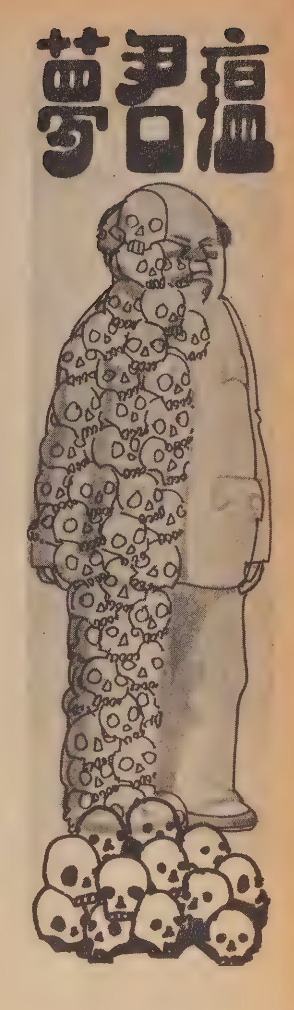
身居領導地位，雖然有時我們體認到信任我們的朋友，我們有責任去減輕他們的痛苦，但我們經常以我們的力量而自大，由於怕被誤爲柔弱，我們不願表露我們的感情——即或憐憫之情，我們亦不願表示。

有一次我在新英格蘭市猶太地區的西班牙語系家庭中工作過幾天。我代表我的教會去協助剛移民到美國的古巴人和波多黎各人，並且用他們的語言和他們交談。由於我的西班牙語是在軍中學的，詞彙跟他們所用的多少有點不同，所以我要依羅・克路——一個信奉基督教的古巴人和我一起做訪問工作。

克路先生身體十分結實，皮膚黝黑，全身都是男人味，是我所認識的人裏最好的幾個人之一。

瘟君夢

岳騫



陳長捷被俘之後，受盡折磨，始終不屈，以後傅作義在北平開城降共，其中條件之一是釋放陳長捷，但中共並未遵守成諾，又過了幾年始以特赦名義釋出，不久死去，一代名將，下場如斯，可為一嘆！

天津失守後，徐蚌會戰也失敗了。徐蚌之戰失敗，動搖了國本，蔣總統因此宣佈引退，至其失敗眞因，當時担任十六兵團司令官，參與戰役之孫元良將軍，在其回憶錄中有頗爲客觀的敘述。玆擇要點錄后：

違背了戰術的基本原則

從徐州撤退的翌日（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一日），我的指揮部在當天晚上十點鐘才到達預定的宿營地點。三十公里的距離，乘汽車竟費了十幾個鐘頭啊。下了吉卜車，走向野營地，要經過幾道田坎，腳下絆着了被覆綫，我叫通信電話機接上，立刻叫出了總部的總機。

我向杜聿明主任報告：「路上拉了這麼長的長龍，到現在還沒有過完，好像軟體動物一樣啦。敵人只要用一排人，不論從那個方向遠遠地向我們射擊，我們就要亂啦。這樣下去，實在危險。我的意見，最好我們三個兵團分開來行動，到了相當距離的地點（就是趕快脫離戰場），把態勢整備好了，再會合起來作戰。這樣，不是比較妥當嗎？」——這是我整天在吉卜車裏看見路上擁塞混雜的情形，既不像出擊，又不像行軍，簡直像在搬家。不要說搜索警戒，能夠把友軍分別清楚也不容易！

我們這次的行動，是由於黃維兵團被圍於雙堆集，急待解救；同時徐州連絡綫業已中斷，補給相當困難，乃決定放棄徐州，向南轉進，期解黃維兵團之危後，重新部署，防守淮河，掩護南京，從事整補，相機再興攻勢。

根據此目的而下達的命令，對一切行動當然規定得十分詳細完善，但實際上似極符合命令的意旨，一開始，我們的態勢便顯得脆弱！

杜主任在電話裏說：「你的意見很好，我正要和南京講話，我一定提出你的意見。等一會再通電話好了。」

兩個鐘頭後，杜主任來了電話：「統帥部不同意你的意見。我們一起去和培我（黃維）會合。你馬上到我這裏來，接受命令。」我說：「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現在夜已深了，一來一往，時間就擱太久了。我派副參謀長熊順義馬上來，好嗎？」杜主任答應了。

在當天，統帥部雖然沒有採納我的意見，但在幾天以後（十二月六日）統帥部終於同意我們以一軍一師爲單位突圍了。如果早幾天這麼動作，各兵團便是主動地、完整地脫離戰場，而不是被動的突圍了。雖然不幸遲了幾天，但突圍成功的公算還是很大。可惜由於臨時有人反對，沒有實行突圍，以致全軍覆沒！

那時杜總部的參謀長是舒適存中將。現在（一九五八年）適存兄和他的一位高中肄業的孫兒，祖孫相依，住在台北。他完全明白我上述的各種情形，以及第十六兵團奉命突圍的經過，所以我才有寫出這篇回憶的勇氣。否則，當年一起打仗的伙伴，死的死了，俘的俘了，誰來作證呢？官書是另一套寫法，我怎麼使後代人信我的話呢？

全軍覆沒的直接原因

徐蚌會戰的蕭永間地區的最後一戰怎麼會落得全軍覆沒的下場呢？就直接的原因而論，唯一的答覆：「完全誤於臨時變卦！」如果國家興衰存亡所繫的一場大戰，其勝敗僅由於一個人偶然的乖謬舉措，那嗎，這次的僨事實應列爲最突出的例子了。

這一次戰役有幾個基本的事實。

第一，徐州這麼重要的地方怎麼可以輕於放棄呢？到了非放棄徐州不可的地步，我們已是其勢岌岌，出於萬不得已啊。

我統帥部在先或由於政治關係，沒有勇氣面對現實；或由於判斷錯誤，認爲這三個兵團可以從容撤出徐州，以堂堂之陣，救出黃維兵團，所以沒有要我們撤出徐州後迅速脫離戰場。但在幾天之後，統帥部終於明瞭實況了，竟准許我們以一軍一師爲單位，分道突圍了。

站在統帥部的立場，一面固然要維護部屬，一方面更應該照顧全局。現在竟能毅然置黃兵團於不顧，准許這屏障首都的唯一龐大集團兵力突圍。我們實在沒有理由再去批評統帥部昧於現勢，不夠明決。遺憾是杜聿明主任未能果決堅持，貫澈命令

，任令庸妄豎子妄作主張，將二十萬國軍主力輕輕斷送！大陸也就很快地跟着淪陷了！

第二，徐州是使用過不少人力物資，花過長時間經營的大據點。雖沒有堅固到要塞的程度，然地形利於防禦，工事強固完備，交通通信設備齊全，粮彈燃料有相當存儲量。後勤連絡綫若被截斷，空投也較容易。

我們這麼龐大的集團兵力，武器車輛都很充實，當然需要龐大數量的補給。徐州是可以滿足我們的。

現在弄到在徐州這樣可資憑藉的地方都呆不下去，要放棄了，怎麼可以浮蕩在毫無憑藉依托，四面受敵的曠野裏慢慢地和敵人廝纏下去呢？何況我們隊伍中還夾了不少老弱婦孺，以及笨重雜亂的行李輜重呢。

我們明明是退却，當然應該快快脫離戰場，怎麼可以擺出這種非驢非馬的姿態呢？

假如當初上級指揮機構一時迷惑，竟至忘了戰術基本原則（是否潛伏間諜在作怪？）；或是決心搖擺不定；但幾天以後，統帥部終於明白了，終於決定了，即是我們實在不能在這種態勢下與敵作戰，所以同意我們的突圍。

第三，黃維兵團的東來，有積極和消極兩種作用。一為夾擊敵軍，一為增援徐蚌。但從十一月二十五日起，這一兵團被困雙堆集，弄成「泥菩薩入海自身難保。」他們本是來救援我們的，反轉要我們去救他們了。

當我們十一月三十日撤出徐州，十二月二日在蕭縣西南和敵軍接觸時，黃兵團已被圍一週，形勢日非了！假如統帥部一定要我們去援救黃兵團，因為救了黃兵團，我們的力量可以增厚，這可說是自救；同時，兩部合起來對付敵人，未嘗不能轉敗為勝啊。——假如統帥部是如上面所說這麼打算，並堅持要這麼辦，不能說不對吧？但統帥部後來弄清局勢，知道兩軍無會合可能，因此不再堅持原賦予我們的任務，而准許我們以一軍一師為單位分道突圍啊。

我們為什麼不突圍呢？如果杜主任有壯士斷腕的魂力，不耳軟，毅然堅持突圍，何致於全軍覆沒呢！

在十一月六日當時，敵軍既沒有調齊，也沒有把我們圍困得那樣緊密；而我們三個兵團都相當完整，踞在有利的內綫位置上，如果一齊動作，實有衝出重圍的力量。最壞的結果也可以衝出一半，稍經整補，又可作戰。何致於讓共軍撈便宜，覆我全軍，以後如入無人之境，輕易地渡過長江呢！

十一月六日第十六兵團的第四十一軍七八千人突圍一直到了永城；我自己率領的兵團司令部的數百官兵突圍入黃汎區，最後到武漢。——友軍雖然按兵未動，事實證明突圍的可能。如果這一天三個兵團同時動作，當然突圍成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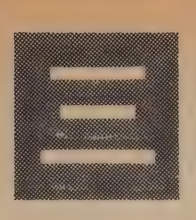
「毛題」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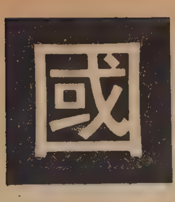
第四，統帥部和杜主任過於估高了主力兵團的戰鬥力，成為這一役的致命傷！其實主力兵團的戰鬥力早已名不副實，而上級對它還存有當幻想，出於無可奈何吧？

再站在共軍的地位來說，他們究竟是願意我們呆在一起，等他們圍住，一個不到地喫掉好呢？還是願意我們走開以保存實力呢？——共軍期望的當然是前者而不是後者。我們為什麼要甘心上敵人的圈套呢？——以上所舉都是明顯的事實。

在「甑已破矣！」的今天，我何忍設辭誣衊已死的同志！我不過寫出當日的實情，留待後世公判吧了！









公孫瓚自焚

中平六年，三月間，有一個姓王名政的，於張納未對他防備之時，將張純殺了，割下張純的頭，送給幽州牧劉虞，領賞。朝廷加官劉虞爲大司馬，封公孫瓚爲薊侯，拜「奮武將軍」。

公孫瓚一躍而爲天下知名的名將，有希望成爲撥亂反治的重鎮，倘若他懂得與劉虞始終合作，服從這位富有政治經驗，而且遠近仰望的長官。

他却不肯如此做。

他打了一個不太大的勝仗，便自以爲很了不起，不再把劉虞看在眼裏，而處處與劉虞作對，劉虞派人送東西，賞賜一些忠順的部落，公孫瓚偏要去攔截，搶去，破壞了劉虞的懷柔政策。

劉虞有一個兒子劉和，在長安朝廷當侍中，與獻帝處得很好，獻帝在私底下拜託劉和，逃離長安，去幽州，叫劉虞帶兵來，迎接他（獻帝）東歸洛陽。

劉和奉了這個密旨，便逃離長安，奔出武關，走到南陽。他本想由南陽再向東走，到潁川郡再轉向東北，經兗州、青州、冀州，去到幽州，見父親劉虞？不料，袁術認爲奇貨可居，把劉和以連輭帶硬的方式留了下來，他叫劉和寫信給劉虞，把兵送到南陽來，袁術也帶兵一齊去。袁術是想與劉虞分功，甚至想爭劉虞的功。

公孫瓚勸劉虞不必派兵，劉虞不聽；派了幾千人去。公孫瓚暗中寫信給袁術，建議袁術將劉和扣留，將劉虞的兵吃掉。

他在表面上却裝着與劉虞一致行動，也派一千多人，交給堂兄公孫越帶去。

結果，袁術吃了劉虞所派來南陽的兵，也把劉和，按照公孫瓚的建議，關了起來。這位劉和，頗有能力，竟然從袁術那裏逃走，逃到了幽州，向父親劉虞報告了一切。

於是，劉虞對公孫瓚就恨入骨髓。

公孫瓚不僅與劉虞成了敵人，與袁紹也成了敵人。原因是，他的堂兄弟公孫越奉了袁術之命，帮助孫堅，打袁紹所派去的「豫州刺史」周昻，在打的時候中了箭陣亡。

袁紹明知道孫堅已經是豫州刺史，又另行「承制」（自稱朝廷授權）派一個什麼周昻，乘著孫堅在洛陽前綫打董卓襲佔豫州的一部份。這誠然是袁紹的不對。

公孫越的「任務」，本是前往長安，迎接獻帝。袁術不踐言參加迎駕，而吃掉劉虞的兵，又把公孫越及其部隊用在打周昻的小戰爭上面，以致公孫越陣亡，這是袁術不對。

單就公孫越之陣亡而論，公孫瓚應該第一先恨袁術，其次才恨袁紹。

軍閥便是軍閥，不懂得什麼叫做平心靜氣的分析。

他進軍（山東德平縣的）磐河。

同時，他上疏給朝廷，數說袁紹十項大罪。

這是初平二年十二月的事，董卓還不曾死。公孫瓚在他的討袁紹疏之中，雖不明白站在董卓的一邊，而責備董卓的字眼也不過是「造亂」、「無禮」幾個字而已。

除了爲堂兄弟公孫越報仇以外，公孫瓚的另一原因，也就是眞正的原因，是：擴充地盤。

一個月以前，初平二年十一月，公孫瓚在（河北省東南部的）東光縣大勝了青州的黃巾，殺掉三萬，收降七萬。

由東光再向前，便是袁紹的地盤。袁紹此時名義上是冀州牧兼勃海郡太守，而實力早就伸入青州。

公孫瓚要找袁紹打，袁紹仍不想和他打。公孫瓚有一個親弟弟公孫範，在袁紹的身邊。袁紹希望以公孫範爲橋梁，與公孫瓚保持友好關係，就把自己所兼的勃海郡太守的官職讓給公孫範。（勃海郡在今天滄州一帶）。

誰知，這公孫範有了勃海，不作調停人，而立刻調集全郡的兵，帮助哥哥公孫瓚打袁紹。

公孫瓚與袁紹雙方的兵，於初平三年正月在（河北威縣之北的）界橋，進行決戰。袁紹以步兵三萬人結成方陣，用騎兵一萬人佈在兩翼，以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作爲挑戰的前鋒。公孫瓚不懂得如何對付這樣的陣勢，被袁紹殺得大敗，退回薊縣（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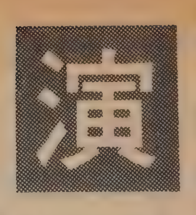
公孫瓚所任命的冀州刺史嚴綱，被俘。

袁紹乘勝派人追擊，追到（今日易縣東南，漢朝的）故安縣。公孫瓚的部隊，掉過頭來死守，袁紹的部隊攻它不下，撤退。

袁軍撤退以後，輪到公孫軍來追擊，追到（今日新縣之東的）拒馬河，大勝袁軍，殺了七八千人，向東擴充戰果，進展到（山東西北部的）平原國，繼續佔領了大部份的青州。

公孫瓚於是派了一個姓田名楷的，作青州刺史。

劉備在這一次戰役之中，頗替公孫瓚立了一些功。公孫瓚任命他爲平原縣縣令，其後又升爲平原國的國相。（漢朝在景帝以後，有王有侯，但王侯都無權統治他們的「國」，一切由中央政府所謂「相」來當家，我稱這些「相」爲國相，藉以別




黎東方

於西漢的丞相與東漢的司徒。劉備當時的官名，是「平原相」三個字，不是我給他的「平原國的國相」六個字）。

袁紹不甘心丟了他的青州，便用他的全副力量來和公孫瓚死拚，拚了很久。

拚到興平二年，袁紹才獲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於（河北通縣之南的）鮑丘，殺了公孫瓚的兵兩萬。公孫瓚退到（雄縣西北的）易京。

公孫瓚之所以戰敗，簡單說來，一是把地盤佔得太大，人才與兵力不敷分配；二是不但任命了所謂冀州刺史與青州刺史，也任命了所謂兗州刺史：樹敵太多；三是劉備在興平元年爲了援救被曹操所攻的陶謙，脫離開公孫瓚與田楷等人的團體，去了徐州，而且趙雲也藉口兄喪，回了常山郡眞定縣；四是與幽牧州劉虞鬧翻，殺了劉虞，與劉虞的兒子劉和及劉虞的很多部屬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

他殺劉虞，是在劉備離開青州的前一年，亦即初平四年。十月間，長安朝廷派了一位「使者」段訓到幽州來，加劉虞的官，也升他的官。劉虞被加官「督六州事」；他被升爲「前將軍」，爵位也由薊侯改封爲「易侯」。

他脅迫段訓與他合作，僞造皇帝詔書，說劉虞與袁紹合謀僭位，將劉虞斬首。

事先，劉虞曾經在段訓未到以前，與公孫瓚打了一仗，打敗，被俘。公孫瓚等待段訓來了以後，才把劉虞殺害，因爲劉虞本是他的長官，揹一個殺長官的名不好。

殺長官的事實，他怎麼樣也掩蓋不了。劉虞的部屬們公推閻柔爲領袖，號召漢人與胡人，集合了幾萬兵馬，與劉和的一支力量配合。袁紹也派了大將麴義，率領幾萬兵，參加這討伐公孫瓚的聯軍，一舉而斬殺了公孫瓚的漁陽郡太守鄒丹。（漁陽郡的首縣漁陽縣，在河北密雲的西南。）

漁陽郡以外，代郡、廣陽郡、上谷郡、右北平郡，各地所有的老百姓都紛紛起義，殺了公孫瓚所任命的官吏，響應劉和、閻柔、與麴義所統率的聯軍。（代郡的郡治在高柳，在山西陽高西北；廣陽郡的郡治在薊縣，薊縣的故城在北平西南；上谷郡的郡治在沮陽，察哈爾懷來之南。右北平郡的郡治在土垠，河北豐潤之東。）

公孫瓚的對策，是採取「絕對守勢」。他把易京造得十分堅固。城牆之外，有土塹；土塹之外，又有土塹；傳說這易京有幾十重的土塹，城牆本身，有六七丈高；公孫瓚與妻妾姊妹所住的樓，更高，足足十丈，不設樓梯，公文用繩子繫上去。傳令用特別訓練的、能夠大聲喊叫的女人。城內，他儲蓄了極多的粮食。

儘管如此，這易京終於在建安四年三月被攻破。公孫瓚放火自焚，沒來得及死，被砍。袁術死在他前面三個月，呂布死在他後面三個月。

（七）陶謙

呂布、袁術、公孫瓚，倘若生在太平之世，便不會表現得那麼糟。

陶謙、劉表，倘若生在太平之世，則不僅不致失敗，而且可能做出很好的治績，留名於靑史之中。

陶謙是丹陽郡丹陽縣人，讀過書，被舉爲孝廉，留在中央政府爲「郎」，由郎而外放爲舒縣（安徽舒城）的縣令，在當時算是「正途」出身。他官運不錯，「四轉爲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跟隨張溫在涼州對造反的邊章韓遂作戰，立了相當軍功，於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起事之時，被朝廷任命爲徐州刺史。

他到任以後，很快就戰勝了黃巾，把黃巾趕出了徐州各郡國，使得「境內晏然」。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長的人才。三國志魏書陶謙傳，把他形容得一文不值，說他親信小人，疏遠「知名」之士，司法與行政均被荒廢。傳中所指出的小人，僅有曹宏一名，關於這曹宏究竟害了多少「良善」，並未說明。傳中所指的知名之士，是徐州州政府的「別駕從事」趙昱。趙昱被陶謙保荐，任爲廣陵郡的太守。這怎麼可說是疏遠了趙昱呢？事實上，別駕從事只不過是一個幕僚，其地位遠不及官階「二千石」的太守地位高。這是陶謙重用趙昱，不是疏遠趙昱。

當時，陶謙已經由徐州刺史，升任爲徐州牧。升他的，是李傕、郭汜所主持的長安朝廷。（州牧的俸祿是「中二千石」，比二千石的太守高，更比六百石的刺史高。中二千石的「中」字，在漢朝政界人物的字彙之中，指「宮中」延伸爲中央的，與「高於普通的」。所以，「中二千石」高於「二千石」。所謂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原意都是指的年俸，相當於若干石的穀子，其後打折扣發放，而且以一大部份折合爲布帛、銅錢等等，所以事實上沒有那麼多的穀子。）

陶謙於董卓廢少帝、立獻帝之時，不曾參加袁紹王匡等人的同盟，却也於朱儁駐節中牟之時，送去三千名兵士，與足夠的軍粮，並且推舉朱儁「行車騎將軍事」，這便是公然與董卓爲敵了。

萬人意見

任何一位共產黨人上台掌權 絕不改變大陸共產制度社會

墮子吹捧華鄧一廂情願寄託他們改變大陸社會制度

編輯先生：

自從華國鋒勾結共軍把「四人帮」打垮，並且把走毛路綫的方向逐漸轉向改走周路綫後，此間的墮子，所謂中立分子，投機分子爲之雀躍萬分，他們認爲時機已到，紛紛向中共新當權派拋出媚波，恰如「解放」前的一些無恥軟骨文人，在投機之前，大量散佈各種謬論，好使自己將來能在華帮手裏獲得些油水。

這些無恥墮子，在華國鋒上台不久，自作劉伯溫，毫無根據，不看事實，一味靠估，別有用心地吹噓大陸新當權派，他們筆下，不斷說什麼「大陸目前形勢大好」，「中國走向大治」，「人民擁護華國鋒」，其實，當他們說這話時，連他們自己也不相信，他們捫着良心說出來，只不過一方面討好新權權派，而另一方面標榜自己立場，好使自己在香港左右中社會層吃得開。這些墮子有一共同特點，就是不看制度，不看政治結構，不看問題本質，只是爲了追求個人的利益，管他媽的胡說八道，香港人信不信不打緊，華老板相信便行了。

另一些墮子，特別是號稱中立分子，其中也包括一些右派人士，他們反毛、反江、反共，但却捧周、捧鄧、捧華國鋒，猶之乎周鄧華不是共產黨，記得在周恩來死時，有一「中共問題」墮子居然說周恩來已非共產黨人。在他們的信念中，認爲稍加改變大陸人民一點生活，便不是共產黨人，照這樣說起來，豈不是連劉少奇也非共產黨人了。這些自命政論家的垃圾，根本不懂得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體系，一種生活方式，只要這種極權社會制度存在，只要這種邪惡的生活方式存在，任何一個人掌權，都不會引起質的改變，而他們自己，永遠是一個共產黨徒。

墮子在政治評論上的最大錯誤，就是不去接觸問題的本質，他們不敢正視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不去研究中共的社會制度是否有改變或可能改變，更不敢提出要改變大陸的共產制度，他們一心認爲，只要大陸當權者有所改變，那麼大陸的共產制度便會引起質變，因此，把大陸的前途寄望在統治者的手裏，像把華國鋒、鄧小平這類如假包換的共產黨徒捧上了天，似乎他們一出來，大陸便徹底拋棄了共產主義制度。請看蘇聯的布里茲尼夫，他採行的政治路綫，比華鄧的路綫不知轉變了多少倍，可是蘇聯仍然是共產制度！蘇聯人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這說明了，欲想大陸社會制度轉變，絕不能寄託在中共任何一位共產黨人身上。

墮子除替中共鼓吹外，還存有其可鄙的勾當，也就是最惡毒的，就是企圖配合中共的統戰陰謀，替中共充當「和談」的馬前卒，用盡吃奶氣力大吹「中國統一」，「國共和談」。今天中國問題的本質，是中國人要選擇那一種社會制度的問題，是中國人民要過那一種生活方式的問題，這並非黨派之爭，更不是甚麼人的思想。墮子們在高談「和平統一」時，有意散佈甚麼「黨爭」，「恩怨」的濫調，他們故意歪曲事實眞相，只是爲其所謂「和談」，「統一」的陰謀行爲作掩飾而已。

墮子們所吹的謬論，香港人除了矇查查的外，個個都心知肚明，不會上他們的當，而他們仍然不覺臉紅繼續吹下去，相信中共對他們並不眞的好感，中共統治者早已認爲這類軟骨動物是人類渣滓，目前只是利用一下而已，最終會把他們一腳踢掉。他們自甘墮落，兩面不討好，爲正直的愛國人士們所不恥，也使香港人看出了他們的骯髒嘴臉。

讀者　朱日輝上

二月一日

「光明日報」捧周暗示毛把周迫死

編輯先生：

最近中共大捧周恩來，說周恩來的死是江青迫死的，「人民日報」的文章說，江青故意用工作來壓周恩來，當周生病時，或周休息時，江青偏偏去找他，有時還把他叫走。其實，與其說江青迫死周恩來，倒不如說毛澤東迫死周恩來，北平「光明日報」有一篇文章說：「一九七四年，有一次，總理帶病連繼工作了二十幾個小時，剛剛入睡半個小時，毛主席請總理去，總理就迅速起床，精神振奮地趕去。」同時又說：「每次總理去毛主席那裏，爲了避免車聲對毛主席打擾，往往提前下車，步行前往」。該文乍看起來是純粹捧周，但却透露了毛澤東的不顧周恩來生死，硬要在他病中叫走他，暗示毛澤東把周恩來迫死了。周恩來病了，毛澤東不會不知道，也知道他太忙，可是偏偏在他帶病連續工作二十幾個小時剛要休息時，就把他吵醒，這豈不是擺周的命嗎？同時，周到毛府，還要走路去，對於一個病人，確實吃不消的。這樣說起來，說江青對周恩來的囉囉嗦嗦，並沒有構成周死的主因，倒時毛澤東時時三更半夜叫醒周恩來，使他不得安眠，又要冒着寒氣走路去毛府，才是周恩來致死的主因。

不過，上面的事本人是不相信的，因爲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有什麼精神一連工作二十多個鐘頭，況且又是在病中，這是百分之百的謊言。毛澤東大概也看透了周恩來詐病，才心血來潮叫他到毛府走走，而現在的捧周派便把這事吹上了天，實現其捧周抑毛的詭計而已。

讀者 黎能富上

二月一日

華帮一伙四面楚歌 出動共軍嚴厲鎮壓

編輯先生：

自華國鋒上台後，大陸各地到處出現動亂現象，工廠罷工、工人互鬥，鐵道遭受破壞，迫使出動共軍接管，由鄉村到城市，不斷出現反抗的浪潮，迫使華國鋒集團出動軍警鎮壓，大肆屠殺。

就保定來說，由於羣眾動亂愈來愈大，中共無法控制，最後出動共軍鎮壓，共軍對羣眾進行「沒收武器，停止武鬥，及拘捕壞人」。在共軍鎮壓動亂後，舉行大規模的公審大會，當場槍決動亂的首要分子。華國鋒集團採用這種血腥手段，跟當年「鎮反」運動時一模一樣。共產黨還美其名爲「無產階級」專政，其實是一小撮極權統治者爲自己統治地位而專政。

除保定外，福建也有不少的人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名詞下被殺害。他們被指爲「張貼反革命大字報，槍殺革命份子，並製造一連串反革命事件」，同時調動一萬二千多共軍，在福建各地進行鎮壓所謂被整肅的「四人帮」支持者所引起的分裂及破壞活動。

在上海，也有大規模的動亂出現，華國鋒集團且稱他們「並不甘心失敗，用卑劣手段作最後反撲」，但不得不否認說「上海的歹徒流氓，政治渣滓及反動的資產階級，有一定的實力。」中共並聲稱，要「對一些反革命份子及其罪魁禍首執行了無產階級專政」。儘管華國鋒集團對反對派及羣眾的反抗進行血腥鎮壓，但決阻擋不了大陸人民的反共洪潮，本人相信，不久將來，華國鋒集團將遭到四面楚歌，埋葬在羣眾的革命淚潮中。

讀者 譚家華

二月二日

國府農耕隊帮助非洲 爲復國民食打下基礎

編輯先生：

憶政府移到台灣期間，毛帮集團竊據大陸，以詐騙手法愚民，極盡陰惡能事，控制了整個大陸。在此期間，吾政府蔣公領導復國大計，在台灣成功實現了耕者有其田，施行三民主義最基本的政策。由此逐步先穩定民以食爲本的政治原理。台灣的生產鞏固後，社會繁榮與貿易逐漸發展。相反的大陸在極權統制下，飢餓鬥爭、奪權也層出不窮，勢無止境。海外的僑胞有的受其宣傳，思想麻木了。看不出國府復國兩大基本政策，廿年來如一日不停地實現着：（一）土改成功是民生基本條件。（二）台灣生產再好。但救不了大陸復國的飢餓，所才有農耕隊到落後國家去帮助它們發展農業。筆者航海至象牙海岸，側視「阿此彊」這個國家之農產豐富，正是得自吾政府的農耕隊的協助與指導。這又證明了政府仁政的施行到國外，在雙方友好的環境下，將來復國的民食之問題，可得帮助。由以上兩點證明，政府的復國政策，不是空喊口號。眼光短的人，永遠不會瞭解政府用心，並予以同情。其他軍事是次要。總動員要一舉成功，這是待天理形勢時間成熟方可發動。筆者純工人出身，並未上政治大學這一課，看大局憑眼光而論，近十年來海外各地的僑情給了不少的證實。廿對的對台灣從失望而至今日轉變了對台灣的復國反共信心，指日在增加中。足證明了共黨必潰無疑，尤其現在的北平，偌大的共黨首都，已成了惡狗村，你咬我，我咬你，不停的咬下去。邪正之分可想而知。去年十月份，筆者航至澳洲，携去了大堆的萬人雜誌與萬人日報，被當地華僑搶閱一空。萬人傑這位反共報人的文章，在正義華僑的心中一閱而後快，有共鳴心聲之感。由此筆者的側視，萬人傑不但在香港是反共文人的明燈，從西非至歐洲，也給有正義的華僑烙印着希望的信心。

黃漢臣寫於澳洲雪梨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

的士司機良莠不齊 濫收車費拒絕載客

編輯先生：

的士在現代都市中，担任相當重要的角色，它的優點在於方便乘客，其他公共車輛不能達到的地方，的士均可將乘客送抵目的地，乘客當然要付比其他車輛較高的車資，本港市區現有的士四千七百五十四部，的士司機連後備替工近一萬人，如此龐大的從業員，品流複雜，良莠不齊，在所難免！但品德良好的司機，却仍佔大部份，在市民印象中，亦樹立良好的信譽，例如：將年僅五六歲之學童託付送往學校，從未出過亂子或不愈快事件，尤其在深夜乘的士回家，雖有不少財物在身，仍毫不猶疑的對司機予以信任，最近就有一位的士司機在其車箱內，檢獲乘客遺下三萬元現金，拾遺不昧而送往警署，結果物歸原主，更經常協助警方追捕歹徒等等。

但可惜有部份害羣之馬，祗顧一己之私利，而罔顧市民之公益，例如濫索車資，拒絕載客等而為市民所不齒，於是千夫所指，向有關當局投訴之事迭有所聞，究竟癥結何在？所謂有果必有因，現就管見畧爲一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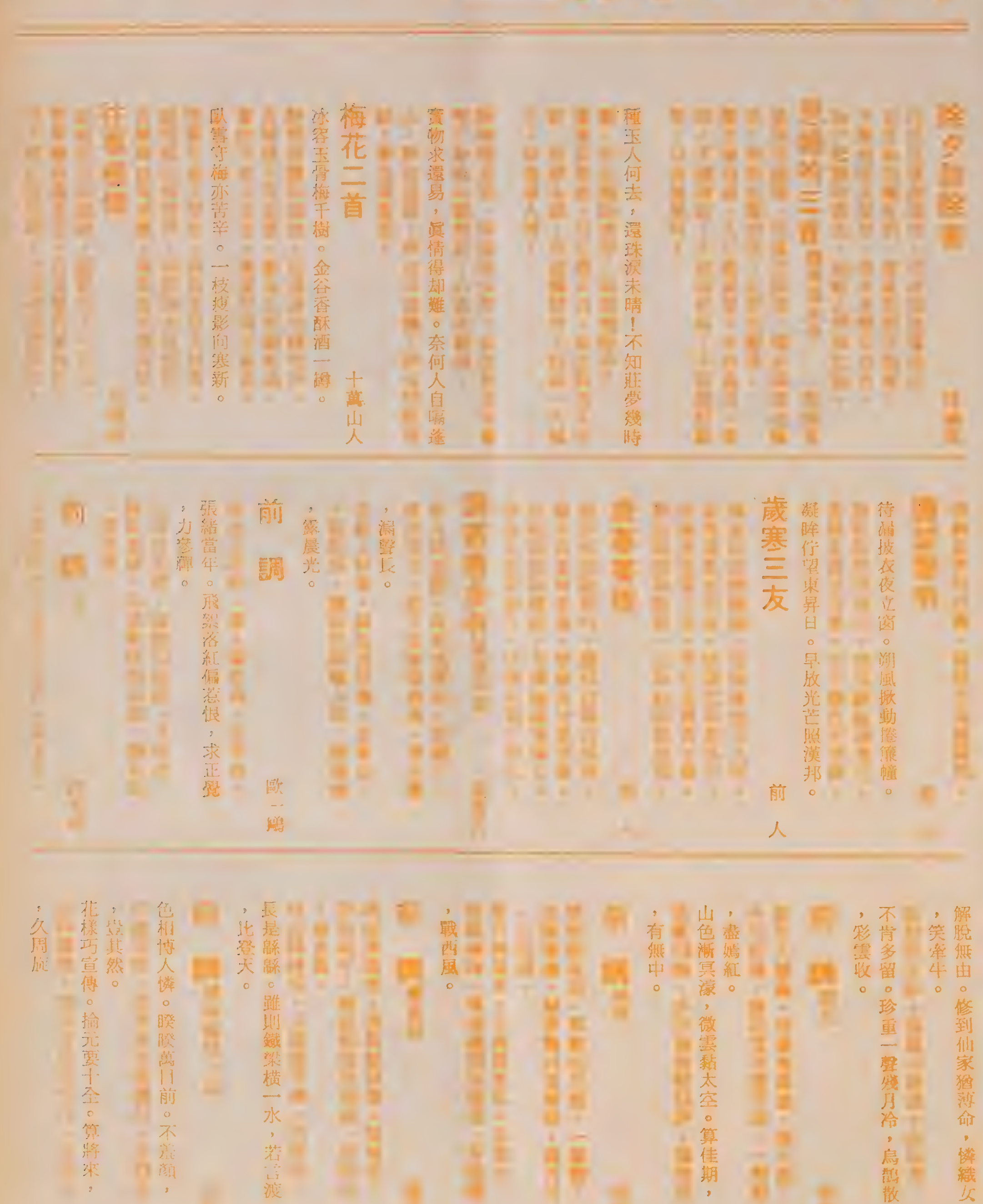
投訴此類事件最多者爲機場之乘客，事緣在機場的士站輪候之司機行列中，有部份以租車方式營業，每天除繳付固定之車租外，更要負責其工作時間內之燃油費，每更車租與燃油費約需付八十元至八十五元，於是有等不自愛之司機就在機場，長駐候教「搵食」，既有斬獲又可慳油慳力，何樂而不爲？何以他們視法律如無物？明目張胆地幹其損人利己之勾當，這當然是有「有力人士」在後撑腰，不久前在兩宗九龍交通部集體貪污案下，先後有兩位警官在證供中指出，在貪污之賄欵中有部份來自機場之的士司機所奉献，作爲不檢控濫收車費之報酬，在這種庇護下司機那有不磨刀霍霍！在警方大力進行改善警民關係聲中，此種行徑，應獲頒發「警民關係獎」。自從交通部大地震後，警方接獲此等投訴後，即通電緝拿此等「死不悔改之壞份子」。緝拿歸案後需以五百元保釋候審，現時此等司機已稍爲歛跡，故此在租車制度無勞資情况下，司機實難以提高服務水準，就以小巴爲例，行走山頂路綫小巴，其服務遠比其他以租車方式之小巴爲佳，其原因就是以傭用方式經營，勞方在敬業樂業信條下，與資方合作愉快，反觀其他以租車方式經營之小巴，收費漫無標準，更因車租與燃油費之負担奇重，故此爲了增加收入，便出現不守交通規則之舉動，這已是有目共睹。

的士有租車的情况，乃付給政府的牌價奇昂，價值達十一、二萬元，再加上有部份車行，且將牌價炒高漁利，曾將牌價炒高至十八萬元，不久前港府宣佈，紅牌車逐漸轉爲的士及計劃自七七年二月份起，每月推出一百部的士牌，直至飽和爲止，牌價曾一度下降，但最近盛傳當局有感於地下鐵工程而影響道路擁擠，有意暫緩實施，牌價又回升至十七萬元，的士牌價之高爲世界之最，而且由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起，的士不得用舊車申請登記，換言之的士一定要用新車登記，此舉若然，是以道路交通安全爲理由，本無可厚非，但年前兩間專利巴士公司却大量購入雙層舊巴士投入服務，未知當局又作何解釋？又以最近批發的新界的士爲例，該批七百五十部新界的士無需繳付競投之牌費，復可用舊車申請登記，似有厚此薄彼！同是公共車輛，惟逐市區的士不准用舊車申請登記，運輸署又何以自圓其說？有此種種原因，的士車主更形百上加斤，於是便向司機身上打主意，租車制度由是而起，有部份車主爲恐租車有碍條例，美其名曰：「收取固定營業額」，此種制度且被左派工會稱爲：「敲骨吸髓」，其對司機剝削之程度可想而知。

讀者 幼苗上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種玉人何去，還珠淚未晴！不知莊夢幾時

寶物求還易，眞情得却難。奈何人自隔逢

梅花二首

十萬山人

冰容玉骨梅千樹。金谷香酥酒一罇。

臥雪守梅亦苦辛。一枝瘦影向寒新。

待漏披衣夜立窗。潮風撼動捲簾幢。

凝眸佇望東昇日。早放光芒照漢邦。

歲寒三友

前人

，漏聲長。

，緣晨光。

前調

歐一鳴

張緒當年。飛絮落紅偏惹恨，求正覺

，力參禪。

解脫無由。修到仙家猶薄命，憐織女

，笑牽牛。

不肯多留。珍重一聲殘月冷，烏鵲散

，彩雲收。

，盡嫣紅。

山色漸冥濛，微雲黏太空。算佳期，

，有無中。

，戰西風。

長是綿綿。雖則鐵梁橫一水，若言渡

，比登天。

色相博人憐。睽睽萬目前。不羞顏，

，豈其然。

花樣巧宣傳。搶元要十全。算將來，

，久周旋。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6

恭賀新禧諸事勝意

華國鋒與「三中全會」

先伯父傅斯年生平片斷段

大陸地方走向大亂

港澳前途繼續安定

蛇年看國運

王海容與毛家關係

袁子才和他的隨園

歲次丁巳

恭喜發財

嚴以敬作

中共所作所爲的確百無一是
爲什麼偏偏要誇張「好的一面」

NO. 486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二月十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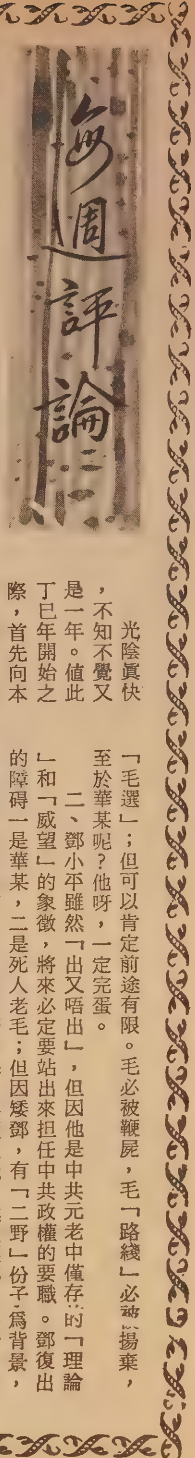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恭賀新禧　諸事勝意

光陰眞快，不知不覺又是一年。值此丁巳年開始之際，首先向本刊的海內外親愛讀者和作者、編輯及事務，排印人員拜年，恭賀新禧，諸事勝意！

新年伊始，照例應該說些「好意頭」的話，好吧，讓我們公開的，保守的並且誠誠懇懇欣欣喜喜的告訴大家：扣在大陸八億同胞脖上的那條鎖鏈——中共政權，隨着毛周之死已開始生銹，裂曲逐漸走向斷毀和被砸碎之途，這種趨向不是我們的樂觀估計，而是有事實作爲根據的。

當前中國大陸上存在着極其嚴重無法解決的危機，犖犖大者就有四個：一、毛澤東「路綫」快將結束。華國鋒竄升坐上北平一把交椅，據說他是老毛「親自提拔，親自選定，親自培養的接班人」，加上還有毛的「你辦事，我放心」爲依據，所以，四個多月來中共在宣傳中把華某捧之爲「當之無愧的英明領袖」。其實，假如華國鋒還有一星半點的良心，最感歉疚甚至慚愧到無地自容的應該就是他。因爲毛江相信他，在林彪事件後才把他從長沙調到北平工作，在一九七二年其管轄的工作範圍，包括特務（處理林彪部份黨羽），農林等均屬極其重要的所謂「要害部門」。中共「十大」由中央委員升爲政治局委員，四屆人大再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在當時毛江「夫妻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局面下，只是毛一人相信他，如果江青不點頭同意華國鋒絕不可能「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一路上升形成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的局面。一九七五年九月中共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前後，可能江青一伙已發現華國鋒是一個「扮猪吃老虎」的狡猾傢伙，但因老毛認爲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等人還需要「鍛煉」，所以，總相信華是他的「乖仔」，起碼認爲是「自己人」，以爲江青與華國鋒可以合作。老毛的過於自信，誤了卿卿江青的性命。

江青集團倒台華某棄緣時會成爲北平政權的一號頭目。今日掌權的黨政軍老幹部多數在文化大革命中受過害，都恨老毛，對毛的親信華某當然也不會偏愛。雖然華國鋒「死雞撑飯蓋」修甚麼「毛堂」，出甚麼「毛選」；但可以肯定前途有限。毛必被鞭屍，毛「路綫」必被揚棄，至於華某呢？他呀，一定完蛋。

二、鄧小平雖然「出又唔出」，但因他是中共元老中僅存的「理論」和「威望」的象徵，將來必定要站出來担任中共政權的要職。鄧復出的障碍一是華某，二是死人老毛；但因矮鄧，有「二野」份子爲背景，看着吧，將來會有一天先踢開華國鋒，再鞭毛屍，然後讓鄧小平「光榮」地東山再起。

有些人錯誤的認爲鄧出後毛「路綫」必被取消，代之而起的將是「穩健路綫」。錯了，這一錯必是誤國誤人兼誤己。共產黨徒，所信的都是馬列，對人對事永遠脫離不了甚麼「唯物」，「階級」等等。所以，鄧與毛手法可能不同，但對待大陸同胞採取獨裁、專政、壓搾和剝削等等殘暴手段決不會兩樣。

三、四人帮重要黨羽已多數被捕，但一般爪牙決非短期可以肅清的。在地方掌權的官僚軍閥份子，在打擊四人帮份子的行動中所採取的手法是「無限上綱」，盡量「擴大打擊面」。因爲這樣做的結果，其一將造反成性和反潮流上了癮的份子一網打盡，解了十年之恨；其二，華某出身宮廷派，把「不聽話」份子連根拔起，也就等於鏟平了華國鋒的「社會基礎」。結果必是中共內部矛盾深刻化、表面化，在統治集團與大陸同胞之間必因壓迫加重反抗也隨之加強。

四、毛周先後死亡，新上來的華國鋒、葉劍英等那一小撮寡頭統治者，上台喊了一些好聽的話，如「大治」、「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和「關心羣眾生活」等等，一喊再喊，倒也像是，煞有介事，然實際上仍是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爲骨子，其他凡與老百姓生活有關的口號甚至是承諾，都是美麗的謊言，永遠不會兌現。

大陸同胞中的絕對多數都已覺醒，其程度也越來越深刻化。過去希望中共改變政策，今日則已放棄幻想，決心與中共周旋到底，最終目的是打倒中共。

在新的一年中，前述中共四大危機只能往壞處發展，不會往好處變。我們反共愛國的海外同胞，應緊密地團結在象徵民主、自由、光明、正義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擁護中華民國政府，共同爲反攻復國而奮鬥！敬祝！新春快樂，並禱國運隆昌。

中共所作所爲的確百無一是
爲什麼偏要誇張「好的一面」？

萬人傑

馬彬的政論，認同了媚共美國政客曼斯菲爾德及血外墮子趙浩生之流的對中共「狂熱吹捧」！認同他們誇張中共「好的一面」。其實，中共從那一面看去都找不到什麼「好處」，中共這殘暴的政權，的確百無一是——其實趙浩生過去何嘗不也認爲它百無一是？今天甘爲墮子，才改變口風，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這種人，已失去人所應有的品格！

誇張好的一面

馬彬說：「美國研究東方政治或其他的學人，近年大多已到過中國大陸，以前只是在香港台灣看看，到底隔了一層。基辛格打開了中國大門之後，情形劇變，許多美國人訪問了中國大陸，天安門事件之類，他們得以目睹，如今，自官員至議員及學術、新聞界人士，其所從事倘和中國有關，若沒有訪問過中國大陸，發言地位就比較低。美籍華人的情形亦畧似，這些人中，儘管有曼殊斐爾德和中國種族的趙浩生，對中國大陸作狂熱吹捧，但大多數皆能保持客觀，友敵態度和程度縱有不同，但並無感情用事，有之亦祇是因新奇感所引起，還有是對昔日若干說中共百無一是的反共宣傳的反感，因此比較誇張中共好的一面。」

到過中國大陸，並不等於了解中共。尤其外國人，限於語文的隔閡，更限於可參觀的範圍，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形象，所得到的，只是中共提供的資料，拿了這些東西回美國，便如獲異寶，大派用場。

這猶之馬彬到美國打了個白鴿轉回到香港，自以爲已深入了了解美國，了解美國對華政策一樣淺薄無知。

其實，不論曼殊斐爾德也好，趙浩生也好，他們在美國分工合作，大力爲中共吹捧，本來就是感情用事，馬彬一方面說他們「保持客觀」，一方面又說他們是「對昔日若干說中共百無一是的反共宣傳的反感，因而比較誇張中共好的一面」，這不分明是「感情用事」嗎？

與老趙是一邱之貉

馬彬這段文字，目的是替媚共、捧共的人解說——包括他自己在內，可是像趙浩生這種人，昔日說中共「百無一是」的是他，今天「誇張中共好的一面」也是他，他的前言和後語爲什麼有這大麼的不同？因爲這種人有奶便是娘，以前吃的那種奶和現在吃的那種奶有所不同，因而眼中所見的不同，嘴裏說的也不同。這種人馬彬說他是「保持客觀」，不啻表白了本身的立場，他和趙浩生又有什麼兩樣呢？

馬彬說：「中共並不強，軍隊一般裝備且落後。但不怕打仗使中共強了！中共普遍貧窮，但能壓抑人民的物質需求（甚至粮食），又可不仰外助，因而也可自誇富足！」大概這就是「誇張中共好的一面」，中共雖軍備落後、普遍貧窮，仍然可稱是「富強」，這種說法，眞把人弄胡塗了，裝備落後而不怕打仗，這是亡命之徒，那裏是強？普遍貧窮而自誇富足，那是打腫面皮充胖子。俗語說：眞窮易抵，假富難捱。老萬不知馬彬兄所誇張的這個「中共好的一面」，究竟好在那裏，大概中共值得「誇張」的，乏善可陳，馬彬兄便搬出這「好的一面」來吧？

出把口與出雙手

馬彬在連篇特稿的「結語」中，最後一段，顯然要爲他受到各方評擊的謬論作出辯解。抄錄如下：「我的見解如此，但我是逃避了問題的！東歐人民受蘇聯統治，中國人民受中國共產黨奴役（馬兄用這兩個字眼，總算良知未泯），我沒有接觸到這一面的現實，是自私或是懦怯，我無從說。逃避問題是想不出解決問題的紙面上的方畧。閉上眼皮叫革命，呼喊被壓迫被奴役的人起來鬥爭，很是英雄氣慨。但是，行之爲難。首先，應自問我能作什麼？如果自己安閒袖手，煽動旁人打鬥拚死，那是不道德的。由於我自身無能爲力，避開了它，祇有希望，希望在逐漸中改善。」

馬彬把話說得十分轉婉，他的眞正的意思是：你地得把口有什麼用？叫人家打鬥拚死，自己安閒袖手，這是不道德的行徑。

我們談反共救國，並不叫每人拿起槍桿子，投入戰爭，應當各就本身崗位，爲反共貢獻出力量。老萬是搖筆桿的，要我扛起槍桿子當然辦不到，也非我所長，對反共大業，毫無帮助。但不要以爲寫反共文章是怕死，安閒袖手。

唔出聲冇人話你啞

林彬當日也不過「得把口」，可是惹來殺身之禍。可見得把口、韋枝筆去反共，都有危險性。因此馬彬不同於林彬，他要做和事老，勸國共雙方「小休」，雖然動武打架有時會傷及魯仲連，但馬彬這「和事老」保證安全。

他沒有接觸到「這一面的現實」，因此不知道在中國共產黨奴役下的滋味。他的倡言「小休」，是「自私」，也是「懦怯」。

新聞以外

的方略，這不能怪他，中外多少比他威水的政論家也想不出紙面上的方略，他寫他的歷史香艷小說，不會有人要求他必須想出解決的方略，既然肚子裏沒有料，爲什麼偏要連篇纍牘，說個不停，而且一而再向反共的人澆冷水？他當然了解，反共是要擺脫中國共產黨奴役的枷鎖，自己想不出「方略」，却向別人澆冷水，借用一句廣東俗話：「你唔出聲，冇人話你啞嘅！」

大陸八億同胞應有爭取自由與生存的權利，他們在中共重壓下，如沒有外力鼓勵與支持，人民革命是革不起來的。不要以爲我們在文字上宣傳反共只是得把口，反共的人會感到「吾道不孤」，我們雖然出把口、出枝筆；但能夠出雙手、出枝槍的人多的是，我們配合起來，摧毀暴政，有何不可？要達到這目的，必須先把澆冷水的人打倒！

談挨罵

挨了罵，有很多方法解嘲。可以說對方黐綫，腦筋有問題，唔知嗡乜。可以說乞兒咒死皇帝。更可以說人家妒忌他的成就，眼紅，所以罵他。這樣就可輕輕帶過，使人產生一個印象，認爲他「本不該罵」。因此，罵人動機，值得注意。本報好幾位作者最近不約而同的罵了一位香艷歷史小說作家，罵的動機認爲他的「小休論」、「勢橫勢蹩論」在販賣媚共的黑貨。

遊美政論已結束，副刊突然出現一篇「談挨罵」，筆名陌生，出自何人手筆，不易看出，但顯是針對一大堆批評的文字而發。這篇文章所採戰略，正是上述的第三項，說人家妒忌他的成就，眼紅。

原文說：「有些人不知天高地厚，往往目中無人，以爲天底下唯我第一，數我最行，其他都是飯桶，笨蛋蠢貨，一旦碰到一個不是飯桶，不是笨蛋，成就又與他不相伯仲，甚至駕凌其上，他便白天情緒緊張，夜裏睡不着，深怕別人搶走了他的飯碗，取代了他的『名位』，於是他便搖唇鼓舌，千方百計來破壞你、毀罵你，好像非把你給罵得焉了下去，便不足以顯示他之高人半個頭兒呢！」

人人得而罵之

抄到這裏，老萬想起一位同業老前輩的話。他看見本報評那位仁兄的「政論」就說，你們不該罵他。幾位朋友以爲他站在論者一邊，爲之愕然。他補充說：「這個人根本不值得罵，罵了就抬高他的身分！」他還說：你們把批評衣爵的文章腰斬，就因爲認定這人已快要在人海中「淡出」，根本不值得罵，不就是這道理嗎？

事實確是如此。他在寫香艷歷史小說之餘，不甘寂寞，發爲謬論，無非想引起人們注意，如果有人罵他，表示他的文章已能引起反應，受到重視，這「重視」就是他討價的本錢。

如果他的文章發表了，出乎意料的平靜，一點反應都沒有，文章便毫無作用。這位老前輩的話，細想起來很有道理。不過，萬人筆陣最討厭這類虫鳴啾啾的墮子，當他妖言惑眾，無人能按捺怒火，羣起而攻，是基於大是大非，絕無人妒忌他負債纍纍的「成就」。過去對這位上海才子的才華，老萬倘有點欣賞，自拜讀他的政論，覺得他不但是飯桶、是笨蛋，且近於狂妄。看過他的文章後，人人有此同感，因此他去同鄉會參加鄉親阿拉儂的宴會時，席上也遭到鄉親責罵，難道鄉親們怕他搶了飯碗，怕他取代了「名位」？該罵的人，人人得而罵之，豈是爲了私人恩怨？

怎能看出什麼好處？

論客辯文借熊十力教徐復觀讀王船山「讀通鑑論」的話作爲自辯。熊十力教訓徐復觀說：「你這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一本書有壞的地方，也有好的地方，你爲什麼不先看看好的地方，却專門挑剔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千部也沒有用，你會得到什麼益處？讀書要先看出它的好處，再批評壞處。這就像吃東西一樣，要消化而攝取其有用的養分，譬如『讀通鑑論』某一段是怎麼的意義；又如某一段的見解又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眞是太沒出息了！」

如果這篇文章的意義是把十幾篇遊美政論比作王船山的「讀通鑑論」，固然太瞧得起自己，也擬於不倫。那堆遊美政論殊不值得一讀再讀，深入研究，它太膚淺、太幼稚，一次已使人難於卒讀，多看兩遍，簡直精神虐待！要「看出它的好處」嗎？它內容一無是處，叫人怎能看出什麼「好處」？他引用熊十力這番話，正如「政論」中所說「特別誇張中共好的一面」一樣。他可以說萬人日報一班寫稿佬看不懂他的「政論」的「好處」，專找「壞處」罵他，認爲萬人筆陣人人是飯桶、笨蛋。萬人筆陣的人只拿筆桿來罵，但他的鄉親當面責罵，難道又是飯桶、笨蛋，看不出他「政論」的「好處」？

成就是負債纍纍

他認爲自己的挨罵是「樹大招風」，因爲才能高，相形之下，顯得人家矮了一截，不免招忌。又說人家嫉妒他的「成就」，所以罵他。

他的「成就」是什麼？在香港，寫稿子，寫出一點點名堂，算不了什麼。香港作家種類繁多，馬經狗經有「專欄作家」，專捧歌星明星的也是「專欄作家」，刨死人骨可以成爲歷史小說家，刻意寫男女性行爲也就是香艷小說家，如此而自視爲「成就」，根本不值得羨慕，更何嫉妒之有？

許多人炒股票成爲巨富，也有不少人傾家蕩產，負債纍纍。即使賺過大錢，也不能視爲成就，等如中了孖Q不能說賭馬有「成就」一樣，他們都有機會因悖入悖出而瓜直。建築在沙丘上的成就不值得羨慕，也用不着妒忌，只有一些神經質的人，寫了一些瞎三說四的東西，便自以爲成就很大，更幻想有人妒忌他，凡對他有所批評，便堅指爲「有目的而罵他」。一個人罵你，可以這麼解說；一羣人罵你，就不能諉爲人家眼紅你的成就。一個人是否有成就，別人自有定評，不是靠自己說的。丁擊中有成就，沒人否認，「論客」的成就在那裏？他自己也擘大口得個窿！



華國鋒「接班」之後，開了不少會，大規模的如「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會議，最近又有三宗軍事會議在北平開會，華國鋒又出面會見與會之八百多位代表，看起來倒是很熱鬧，但若認眞研究，覺得使人不解的，何以不開「三中全會」專開一些不相干的會，其用意何在？要了解此事眞相，似乎應該從江青說起。

江青欲想召開「三中全會」

江青稱王稱霸十年，竟然被華國鋒一舉手收拾掉，在海外，除非一些事後有先見之明的專家能料到，至於一般人如區區與畢松，實在大出意料。江青不能眞正接毛之班，不待智者而知，但江青勢力控制北平應該可以，只要能控制北平，不問誰當「主席」，誰當「總理」，「中央政權」總在他們手中。這個「中央」對各省所下的命令能不能貫徹，是另一回事，但短期的表面統一應當可以維持。

誰知毛死二十八天，江青及其三個「親密戰友」便全部被捕，毛澤東辛苦經營扶植的「接班小組」就這樣烟消雲散，不但出別人意料，就是華國鋒事先也未必想到，所以他在談話中志得意滿說「不發一彈，不流一滴血，而全部解決」。江青何以敗得這麼容易，粗畧估計，由於三點：

一、華國鋒之窩裏反，非江青所能料到，自從華國鋒任了「代總理」，張春橋與華國鋒之間便有齟齬，此事江青自然知道，但在江青立場而言，畢竟是「人民內部矛盾」，江青可能反而利用華、張兩人摩擦，從中操縱，此種「一分爲二」戰術，本是「毛澤東思想」之精髓。但想不到華國鋒在無路可行時居然背棄了「文革派」而投向走資派。一舉逮捕了江青四人。

二、江青自恃有毛澤東的「遺言」，裙下有一百多名中委及候補中委，想按法定程序「接班」。觀乎華國鋒不敢召開「三中全會」，推測江青當時可能有召開「三中全會」的打算，想由大會決定人事。因此，江青沒有發動政變的想法，也就無此戒備。她不料毛澤東「槍桿子出政權」的「思想」被華國鋒學會，而且更青出於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雖靠槍桿子奪權，但並未逮捕當時的當權者秦邦憲、周恩來與德人李特。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奪權也未當場逮捕劉少奇與鄧小平，還要經過「輿論」搞臭之後再公開處置，華國鋒却一言不發，捉起來再說，此一手法卽毛澤東在世也無法預防。

三、汪東興倒戈，汪東興何以會倒戈，根據傳說，汪東興之變因由於陳錫聯的軍事壓力，更重要是受了毛遠新壓力。毛澤東死前，毛遠新是毛澤東「辦公室主任」，又是「警衛總團政委」，汪東興則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警衛總團第一政委」。毛遠新進了中南海，對汪東興自是一大威脅，加之大勢所迫，汪東興也投向了走資派。但尙有一項未受人注意的資料，要特別提出。

鄧穎超告訴警衛如她被捕快去找汪東興

去年十二月間，日本人西園寺公一去北平，西園寺公一是西園寺公望之孫，公望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產婆」，侵華政策設計人，不幸是在日本投降前已死，未能到戰犯法庭受審，其孫公一自知「罪惡世家」，不能見容於同盟國，就逃去共區，一住二十幾年，直到田中去北平與毛帮正式勾結，公一才「凱旋回國」，此人不但絕對親毛，可能已有中共黨籍，在北平時直接與周來聯繫，當然同鄧穎超也很熱絡。

西園寺公一回到日本後，每年仍要到北平去請訓、聯絡，最近一次到北平，正値共帮大鬥四人帮，鄧穎超已榮升「副委員長」，見到西園寺公一談起周恩來死後之驚險情况，鄧穎超透露一項前所未聞的消息，當毛澤東剛死，江青進行奪權之時，鄧穎超担心自己會被捕，就告訴她的警衛，如果被捕，趕快去找汪東興想辦法。

西園寺公一回到日本談起此事，經「讀賣新聞」發表，奇怪是香港的共情專家沒有一人加以注意。西園寺公一自不可能造共帮的謠，這段話自是鄧穎超親口說出，實是了解四人帮事件一條重要綫索。

汪東興早期歷史不淸楚，但自在延安就充任毛澤東保鏢頭目，共帮政權開鑼後，汪東興只有在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担任江西省「副省長」，此外皆在北平担任保護毛澤東的工作。毛汪關係如此密切，按理江汪之間也應當融洽無間，但由於汪東興之倒戈，可知江汪之間實有問題，再加上鄧穎超無意透露出的這一項資料，對汪東興的轉變，更增加了認識。

由鄧穎超的談話可以看出汪東興與周恩來關係實在很密切，所以鄧穎超始把自己安全寄託在汪東興身上，汪東興與周恩來究竟是何關係，難以斷定，由於周恩來是中共最早特工創始人，而且直接領導過行動隊，如在上海殺顧順章一家八口，便是周恩來親自下的手。汪東興是不是在那時就接受過周恩來領導



，以後始終維持着秘密聯繫，此是一個可能。另一個可能在周恩來生前已看到汪東興的重要，秘密加以收買，只等毛澤東一死便採取行動，不料周恩來死在毛前，此計未能實現。

不問眞象如何，從鄧穎超這段話可以看出，汪東興與江靑實在不是「自己人」，江靑在毛澤東生前未能擠掉汪東興，毛一死，汪就要反擊，此亦共產黨應有之義。

捧周貶毛華國鋒地位動搖

華國鋒之能打倒江靑四人，而坐上第一把交椅，完全是形勢使然，並不是華國鋒有何過人之處。因此華國鋒的舉措，也處處顯得左搖右擺，進退失據。

自從一月上旬展開紀念周恩來死一周年，共黨已經逐漸將重心置於周恩來身上，最近半月來有關周恩來宣傳有目共睹，由於周恩來過去只是從惡，所作壞事沒有表面化，所以捧周就不會發生矛盾，當然深悉周恩來爲人的皆知道周恩來一生所爲皆是隱惡，罪實深於毛澤東，但在一般人民及幹部心目中，周恩來自然優於毛澤東，共帮要貶毛就必須捧出另一個偶像，此人自以周恩來最爲理想，而周恩來與毛澤東之間，又沒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與劉少奇、林彪尚不同，劉、林實在是毛系，周恩來開始就獨樹一幟，所以周恩來一旦被捧爲偶像，毛澤東必被鞭屍，此乃勢之所必然，但是，到了貶毛鞭毛時，華國鋒的地位也就發生問題。

華國鋒出身地方幹部，受毛澤東不次拔擢，彙緣時會，晋任爲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並兼任「國務院總理」及「公安部長」，從表面來看，已集中共黨、政、軍大權於一身，儼然爲中共全軍的首腦，躍居過去毛所擁有的地位。但是，他缺乏堅強的實力基礎，在這一方面，他不僅不能與毛相提並論，並且遠遜於劉少奇、周恩來、林彪。劉少奇早年憑工運和白區工作起家，其後又長期控制了中共黨的組織，實力基礎乃來自對黨的組織的操縱和衆多幹部的擁戴。周則與黨、政、軍各個系統都有深厚的淵源，特別是中共的軍隊和行政系統，都是出於他的手創，因此而具有無可比擬的潛在力量。林彪長期領導中共軍，且擁有軍權，有大量的槍桿子作爲他的資本，但結果却都落得悲慘的下場。

華國鋒不敢召開「三中全會」

華國鋒在中共黨內旣乏資望，也無自己堅強的班底。目前的權力地位是建立在刺刀和筆尖上。槍桿子和筆桿子是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兩桿子。這兩桿子華國鋒目前尚難掌握得牢。其次，是華國鋒之獲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甚至以前的被任命爲國務院總理，都是毛澤東的安排和提議而由政治局決定的，並非中央全會所通過和「人大」的任命，其合法性自成問題，何況過去的政治局是殘缺不全，現在更是破壞不堪。非召開三中全會，不能補足。

由此可知，華國鋒所以至今未能明定四人帮之罪，也因爲未曾召開「三中全會」，不僅江靑四人定罪的問題，其他事件也都要「三中全會」解決。眼前例子，華國鋒登台後，曾召開一次「人代全常委會」，按理就應當選舉「委員長」以繼朱德之缺，但會議沒有這麼作，只選出鄧穎超爲「副委員長」，旣然不能選舉「委員長」，何以能選「副委員長」，華國鋒對此有一個很技巧的安排，詭稱是毛澤東的「遺意」，輕輕避過了中全會提名的一關，但「委員長」便不能說毛澤東遺意選某一個頭目，只好暫時擱下。

華國鋒對敵鬥爭手段比毛澤東辣

江靑等四人一個是黨副主席，一個是政治局常委，兩個是政治局委員，華國鋒一舉將其逮捕，手段實超過毛澤東，毛澤東從在延安對付張國燾起，都是用一種流氓手法，先「鬥臭」然後「鬥垮」，除去林彪之外，被淸算人在鬥臭期間仍然保持原有職務，雖然實際已被軟禁，表面上仍然守秘，直到最後揭底時，始正式公佈罪狀。以劉少奇爲例，劉少奇開始被鬥，始於一九六六年三月，但直到一九六八年十月底，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一切職務，才是定了案。以毛澤東之無法無天，尙要通過「十二中全會」爲劉少奇定罪，今日華國鋒要想定四人帮之罪，要補足政治局委員，要推出「人代常委會委員長」候選人，都非要召「三中全會」不可。甚至華國鋒本身的黨政軍三職，也必須要從「三中全會」追認，但華國鋒始終不敢召開「三中全會」，這便是問題所在。拖得愈久，會議便更難召開，因爲反華時已不限於文革派一百多個中委候補中委，就是與文革派敵對的官僚黨棍，對華國鋒之舉棋不定，未能早日使鄧小平復出，也漸漸不滿，這批中委候補中委再反華，華國鋒只有下台一鞠躬了。

先伯父傅斯年生平片斷

傅樂成

記者罵胡適，傅斯年把他趕出去。與顧頡剛意見不合，但常與他吃飯，言談甚歡。對蔡元培、胡適之、陳寅恪敬恭，畢生如一。對日本人極其痛恨，訓勉子姪從軍，征討日軍。對中共始終沒有好感，視察延安後對毛澤東評價：「毛澤東是宋江之流，其才適足以濟其惡，非除掉不可。」「廣州事變」時，幾為中共所害。

教人勤儉

孟眞先生生前，常教我以勤儉。民國二十三年，我第二次到北平，和他住在一起將近兩年。那時我正上初中，他和伯母俞大綵女士，常親自教我英文。但因爲懶惰，始終未曾學好。有時我也會在園中高聲朗誦一陣，以示不懶。有次被他碰到，他連聲誇獎，滿臉高與。記得那次以後，我便不再在園中誦讀了，我雖然不好讀書，却好躺在床上「養神」。一天，他突然到我房裏來，看到地上髒亂，便道：「你沒有事可以拖拖地，不要老是躺着！」爲了他的吩咐，我也曾「勉爲其難」的拖過一次。有一個淸晨，北平大雨，祖母要我不必去上學，我欣然從命。他得知此事，立刻命我到學校去，並且說：「就是下刀了，也要去上學！」他有時摸摸我的胳膊，說道，你的肌肉太軟了！都是太懶的緣故！」我通常淸晨七時起身，有時在飯廳碰到他，他偶而也會看看錶，說：「你起的太晚了！」我上初中時，自來水鋼筆尙是奢侈品，一般學生大都用蘸水鋼筆，記得胡適之太太送給我一支紅色的自來水筆，孟眞先生看到，又對我作如下的訓示：「你知道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嗎？家財有幾千萬。但他的小孩上學仍是用蘸水鋼筆。寫好功課後，把筆尖擦乾淨放在口袋裏，下次再用。」這番話對我照例如「秋風過耳」，而當時商務印書館的老闆是誰，到現在還不知道。

我幼時，深受祖母的疼愛，養成驕縱的習慣，好打架和亂用錢，實在不知勤儉二字爲何物。遇到出事時，大都由祖母來善後。孟眞先生少時，祖母對他管教極嚴，但不知爲什麼，對我却極其寬容。他雖然也時常對我規勸勉勵，却不喜別人對我責備。每當孟眞先生對我斥責時，她總是出來講情，有時甚至發點兒氣。孟眞先生事親極孝，也不便過拂其意。（我一點兒也不怪祖母對我的嬌寵，對她老人家只有感激，因爲我一生中，過那種日子，並沒有幾年。）有一次他寫信給我的父親，其中有云：「樂成人品不壞，亦非莽伯；惟不勤不敏，恐將來吃虧。」其後父親拿這封信我看，我十分不服。至今想來，「不勤不敏」四字，可以說是我畢生的「考語」。

最重禮節

除了勤儉，孟眞先生最重禮節，這也許是世人所不甚淸楚的。但他的禮節，只行之於他所尊重的人，對於他所瞧不起的人，他往往出之於極度傲慢的態度和尖刻的言語。他對蔡孑民、胡適之、陳寅恪諸先生的恭敬，畢生如一。另一方面，他對若干貪官汚吏或把國事辦壞了的人，往往肆口極罵。三十五六年間，南京某報的記者到中研院去訪問他。他對記者說：「你們罵胡適之，還和我談什麼！」結果把記者趕了出去，所以胡先生常說孟眞先生是他的「保衛者」。在家中，他對祖母百般順從，對伯母也相敬如賓。有時我出言不愼，冒犯長上，必遭他痛斥。

對於學生或後進，孟眞先生也同樣勸勉其講禮貌，可以一件有關顧頡剛先生的事爲例。顧先生是他北大的同學，但世傳他倆意見「不合」。抗戰以前在南京時，顧先生常到家裏吃飯，言談甚歡，看不出什麼「不合」的跡象。有位齊魯大學的教師孫君，屢次寫信給孟眞先生抨擊顧先生。最後他回孫一信說：「足下詈顧頡剛先生各語，實不堪入我之耳。言者縱不自愛，亦當知聽者爲何如人也。以後乞勿再惠我以書信，感幸之至矣！」其後孫君仍時常來信罵顧先生，孟眞先生也只有徒呼負負。

輕視財富

孟眞先生少時，因家道中落，很過了一段苦日子。論理他應該愛財，但他曾對我說，他根本沒有金錢的觀念，有錢便花出去。他最愛買書，錢不夠便賒。其次是上館子，大吃一頓，雖血壓高也不在乎。但他公私極爲分明，公家的錢，一文不肯亂用，甚至私人函件也要用私人的郵票。

他對貧苦的人，極其溫恤，抗戰時在四川李莊時，雖然他本身也很窮，但他竟成爲知名的「善人」。有一位滿頭疥瘡的小女孩，曾自動去找他收留。這類事對我也頗有影響。使我至今不敢瞧不起窮人。朋友有困難時，他更是竭力幫助。抗戰時，學人



傅斯年夫婦、傅母及作者攝於北平

生活清苦，陳寅恪先生患眼疾，梁思永先生害肺病，情況均極嚴重。他四出為他們弄錢治病，最後甚至求告到最高當局。他同情窮人，但又極看不慣窮人壓迫窮人。共產黨自命是「窮人黨」，但它的魚肉人民，較資本家尤甚，這也是他反共的原因之一。三十八年他來台時，帶來一位老媽。這位老媽，雖然信教，（先佛而後耶），但眼光勢利，心腸刻薄。當時家中又用了一位本地的年輕工友，老媽為他做飯，質劣而量少。有一次被孟眞先生看到，把老媽大罵一頓，並問她：「你為什麼這樣欺侮人？你是不是在打發叫化子？」把老媽罵的哀哀痛哭。事後，他又把這事告訴我，並且說：「你看，無產階級能夠專政嗎？」

痛恨日本人

對日本人，孟眞先生是極其痛恨的。我少時愛讀黃遵憲的詩。他有一本黃的人境廬詩草，有一次，我拿來翻閱，看到一首「台灣行」的詩，叙述日人佔台後的情形。中有句云：「將軍（指倭將）日來呼汝曹，汝我黃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闢此土來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他在這幾句詩的上面，批了如下的話：「倭賊每以延平母系故稱延平，此禽獸之心裏，知有母不知有父也。」我看了這個妙批，不禁笑出聲來，心神頓時一爽。至今想來，猶不覺莞爾。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他極感憤怒。二十一年五月，他與丁文江、胡適之、蔣廷黻諸先生創辦獨立評論（週刊），並屢次在上面發表文字，鼓吹抗戰。他曾因胡先生主和，一度鬧得非常不歡。他也曾在開會時，當衆痛斥一位親日的要員。在當時漢奸及日本特務充斥的北平，他所以敢如此做，純粹基於一片愛國心，也可以說是「仁者必有勇」的表現。他甚至主張可以不計任何手段來對付日本人，有一天，他偕伯母和我在北海湖邊晚餐，吃飯時對伯母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有四個日本人被我方人員割掉耳朵！」言下極為得意。當時北平尚有一批學人，在學術上和日本人合作。例如北平圖書館王君，即為日本東方事業會撰寫敦煌佚書及晚明史籍提要，並介紹多人參加。他與袁同禮（守和）先生深以為慮，乃分訪諸人，反覆陳說此事的不妥。並給王君一信說：「以先生之學業品譽，而貽人以此小口實則萬萬不值」。又說：「此事並非大事也，然坐失四省，不能無所感動；而日本人又好以此標榜，故或以不作為是。在先生之學問聲聞，後來必有大造於宗邦學術之進步，於是乃有此分外之關心。否則亦決不致多事至此，此必邀先生洞鑒者也。」王君得函，答應辦理結束，與東方事業會脫離關係。其餘諸人，也一致行動。

抗戰期間，孟眞先生隨中央政府遷往四川，並出任國民參政員。那時他已患嚴重的血壓高症，除了忙於辦公開會，還不時在報端發表些評論時局的文章，以堅定國人抗日的決心。並經常以「愛國」來訓勉于姪。卅二年，我的弟弟樂德從軍，前往印度征討日軍。孟眞先生寫信給他說：「你這次從軍，實在是好事。此時青年人總當以愛國為第一，立起志氣來，做於國家有益的事。我們這一輩的，太多自暴自棄，或者懶惰無能，把這樣的局面交給你們一輩的手中，實在慚愧！只盼中國在你們這一代的手中，成一個近代化的安樂國家」！

卅四年八月，日本宣佈投降。孟眞先生聽到這個消息後，歡喜若狂，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並以手杖挑着帽子，在街上亂舞，與民衆和盟軍大鬧一陣，最後把手杖帽子都丟掉。

對中共沒好感

對於中共，孟眞先生也是始終沒有好感。十六年「廣州事變」，他幾為共產黨所害。因躲在一位朋友家中而倖免於難。九一八後，他的注意力大部集中於抗日問題；因此他寫的文章，抗戰既起，國共至少在表面上又合作之局；很少談到共產黨問題。抗戰期間，他曾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視察延安，毛澤東想拉攏他，待他十分殷勤。他不為所動，回來後對人說：「毛澤東是宋江之流，其才適足以濟其惡，非除掉不可！」又說：「我看到許多共產黨頭目，實在沒有幾個像樣子的。」抗戰勝利之初，蘇聯佔領東北，遲遲不退。他在大公報發表「中國要和東北共存亡」一文，堅決反對東北政治經濟的特殊化和外傾化以及彊城的分割化。並強調中國沒有了東北，中國必永為貧、病、愚之國。中國應「不惜為東北死幾千萬人，損失國民財富十分之九；不惜為東北賭國家之興廢，賭民族之存亡」。這篇文章在當時頗有鼓舞人心的作用，曾引起中共及其同路人的譏評。其後國共衝突益烈，中共知道他決不會「靠攏」，乃命令一些尾巴報紙（如上海文滙報、評論報等），對他百般誣衊，但他置之不理。卅六年六月，他赴美養痾，次年八月返國。那年冬天。戡亂戰事失利，首都危急。他一方面傷時憂國，一方面又因好友陳布雷，段錫朋兩先生的去世，精神大受刺激，乃有自殺殉國的念頭。他曾給在美的李田意先生一封信，說明他的心志。信中說：「我對於自己的生死存亡，自廣州事變後（一九二六共黨之變），久已淡然。這次居然看到日本垮台，我以為我的以後生命完全是白檢起來的，我所以對於自己完全沒有憂慮。只是眼前，這個四千年的民族要不免於一度為蘇聯征服－其慘比日本征服尤甚－心中不能釋然，而又毫無用力之處，所以心緒奇劣耳。」又說：「我目下一切照常，辦公、看書、編稿子。決不早跑，然也決不落在共產黨之手。既不早，則頗有落在敵手之可能？果有那一天，我自有辦法，決不受辱的。」三十八年他到台灣，還常問姚從吾先生：「老姚！我們什麼時候一起去跳海？」他雖然沒有眞去跳海，但他在台大校長任內，身帶重病，夙夜為公的做法，實際上也是一種慢性的自殺。他終於躺在省議會的議壇上，永不歸來！

大陸地方走向大亂

李哲夫

目前在北平、上海等外國人較多的大城市，由於共軍嚴密控制，表面上顯得比較平靜，此間媚共者只見到「點」，因而全力替華國鋒鼓吹中共「走向大治」。其實在地方上，也就是全大陸的「面」，到處發生動亂，彼起此伏。主要原因是効忠華國鋒的共軍，不能控制大陸每一地區，而「四人幫」的黨羽，則遍佈大陸每個角落，單就「四人幫」的共產黨徒，已有五百萬以上，他們當然不甘束手待斃，唯有製造動亂，才能生存。因此，可以預見，今後中國大陸，動亂仍將持續發展擴大。

中共內部動亂情況在最近一個極短時間中，似乎表面上在力求「安定」而對動亂有所約束。一月上旬末在周恩來死亡週年前後，北平湧起的羣眾擁鄧運動，似乎也在中共內部的某種妥協下漸趨於表面上的平靜狀態。鄧小平復出的問題相當複雜，許多問題涉及華國鋒新當權的根本立場的重大問題，鄧不復出，當然不行，但復出也不是容易措手的事，相信中共內部對鄧的復出，必有一個華、鄧雙方都能同意的辦法。因之，對於這個問題，現在只是等中共在什麼時間，用什麼名義把鄧小平安頓出來而已。

地方動亂的主力是「四人帮」

據最近一週來的外電報導：儘管在北平、上海等外國人較多的城市，表面上顯得比較平靜，但是，在整個大陸而言，動亂的情況則仍有持續發展的確切跡象。河北的保定，河南的幾個較大城市，四川、貴州、雲南、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的許多城市，甚至西藏、新疆等邊遠地區，奪權和反奪權的鬥爭，都在繼續發生。有些地方還有極為嚴重的武鬥。北平表面上的平靜，正是為在外人面前掩飾各個地方上動亂情況的人為現象。

而最近湖南、湖北、河南、四川、雲南、河北、江蘇、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在批鬥「四人帮」的情況中看，「四人帮」在每一個省份、地方，都一級一級地有完整的組織系統，直接進行「四人帮」的反抗活動。而上述這些省份，儘管已經抓到了「四人帮」的代理人，但隨之而起的則是普遍的武鬥事件，以及反華國鋒背叛「文革派」的暴亂發生。可見「四人帮」的各地組織，人數很多，力量不小，絕非抓掉一兩個代理人便可把「四人帮」的組織連根挖清。更加嚴重的是：各省的「四人帮」代理頭目，都同北平的共黨更上一層人物有連繫，在北平有他們自己的另一個「中央」。可以想見的是：「四人帮」在北平的「中央」，絕非只是江、王、張、姚四人，可以說，今天中共當權派的華國鋒一派中，在當時都是「四人帮」「中央」的有份人物。如果澈底清查「四人帮」的罪惡，這些人物必將受牽連在「四人帮」這樣或那樣的罪惡活動乃中。

比如吳德的問題，吳德如果被新當權派首先踢出權力圈子，是為毫不足奇的事。吳德後來又出面亮相了，表示他在去年底並未有麻煩，但是，在這裏仍可肯定的說，吳德以及更多一些的人——即從「文革派」叛變出來的新當權派人物，他們事實上都還未過關，「四人帮」的罪惡史不清查則已，認真清查下來，這批「文革派」的叛徒，他們原來是毛、江「文革派」罪惡行徑的帮凶面目，終歸也要被清查出來而跌下台的。

這批傢伙中，上台——下台，必然導致中共內部的亂成一團，甚至引起更大的新的動亂，這就是一個現成的歷史因素。

「四人帮」黨員逾五百萬

大陸上的普遍動亂勢將持續和發展，這是有其客觀原因的。華國鋒規定今年的「四大任務」中，除「中心任務」要把對「四人帮」的鬥爭徹底進行之外，還有一個所謂「整黨」任務。而不論是「四人帮」或「整黨」，它所帶來的結果都免不了帶來亂局。何况鬥爭「四人帮」和「整黨」這兩大「任務」，有着直接的密切關係。所謂「整黨」，目的是在於徹底清除「四人帮」餘黨和流毒，實質上就是一次全面的大整肅。其中同「四人帮」有關係的各級共黨幹部，自然在整肅之列，而另一部分所謂「軟、懶、散」的中共基層組織中的大部分幹部，同樣也要遭受到以「整頓作風」為名的清洗。

究竟中共在今年執行上列兩項「任務」中要有多少人被整，目前尚難作較明確的大致估計。但可以從中共前此公開的資料中，預估其整肅的規模。

據華國鋒最近宣稱：共黨的所謂黨員人數有三千萬。這個數目其實在「四人帮」未垮台前，王洪文和張春橋都已透露過。可見華所稱共產黨員三千萬的這個數目，仍是個老底子。

不可忽畧的是：目前共黨的三千萬黨員，其中一個很大的比數是由「四人帮」在台上時發展起來的。共黨在「文革」前，據稱共有黨員二千五百萬，「文革」後，經過毛、林、江「文革派」的整肅清洗，事實上已經整掉不少。「九大」後，共產黨員少於二千五百萬，那是可以肯定的。但在「林彪事件」發生後，據王洪文的一次透露，則宣稱共產黨員已有二千八百萬，這個數目一直到「十大」後中共的報導中仍是這樣說的，而到一九七六年，張春橋則宣稱數



裝模作樣的共軍阻擋不了大陸地方的動亂，

日已達到了三千萬人。

由此可以肯定，共黨「八大」時的二千五百萬黨員，經過「九大」、「十大」的清洗，事實不能不減少的情況下，仍然由二千五百萬增加到三千萬人。可見，共中增加的數目，全是「四人帮」經手而來的。表面上的賬是十年來增加了五百萬人，但實際上增加的當不止此數，因爲原來「八大」的二千五百萬人已清洗掉不少。連塡補清洗出去的數目算起來，「四人帮」在台上十年所拉進共黨組織中的黨員，當然大大的超過五百萬人，儘管具體估計這個數目有事實上的困難，但我們如果把共黨「十屆中央委員會」中的委員名額中，幾乎有百分之五十的委員派別成份是屬於「四人帮」這一派來看，就可想見，在共黨全部三千萬黨員中，屬於「四人帮」派的黨員，其數目就斷不止是五百萬這個呆板的數目了。

就算是五百萬，這個數字也佔了共黨全部黨員數目的六分之一。要清除「四人帮」的餘黨及流毒，因此可以肯定，華國鋒新當權派在完成今年的任務中，至少有五百萬共產黨員要面臨整肅的命運。還有一個事實上的影响也不可忽視，即「四人帮」在台上拉進共黨內的幾百萬所謂黨員，他們在中共基層組織中都是所謂「領導」分子。手中有一定的權力。手下又各有一定數目的小嘍囉。以每個這樣的「黨員」掌握三、四個嘍囉來計算，全部三千萬黨員中受「四人帮」影响或流毒的，其數目就不是幾百萬，而是上千萬。這當然不能說是一個小數目了。

動亂仍將持續發展

另一個中共在未來發展中必然要產生動亂的因素，是新的權力分配問題。

華國鋒說：今年要有縣級加強「整風」，省級重組權力班子。但却一字不提共黨中央的上層權力的重新分配問題，不提共黨中央是否在今年內要召開「中央委員會」問題。彷彿這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事似的。其實，這個問題對共黨來說非常重要。華一天不召開共黨中央十屆三中全會或十一全大會，則華的今天權力地位始終是「不合法」的。事實上華的一身兼數最高領導職務的空前現象，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斷不容他在今年內仍然如此。因此，今年內，共黨「中央委員會」無論如何都要召開。而華談到今年任務時，只強調鬥「四人帮」一面，不提重建共黨「中央」組織這一面，顯然這裏面有大難和大麻煩。

表面上有個可以解釋的理由，即清算了「四人帮」的罪惡和清除了「四人帮」的組織及流毒後，共黨才有召開「中央委員會」的條件。但是，問題在於，「四人帮」的罪惡清算過程完成之際，也就是「四人帮」的組織系統清除乾淨之際，則現在的中共上層當權派中的組織成分，一如上述，已發生了新的變化，新變化將使的中共的權力鬥爭形勢也跟着受影响，例如：目前新當權派中的「文革派」叛變分子，如果在最近對「四人帮」的罪惡清算中下了台，則中共的內部權力鬥爭形勢就會有很大的不同，今天華仍高舉着毛的那面破旗，甚至華本人的地位，都有可能因此而受到重大影响，從而改變了目前的權力爭鬥形勢。這種反復改變，當然又是一個看來極難避免的趨向，也就是必然要發生的導致中共繼續亂成一團的因素。

華國鋒把徹底揭批「四人帮」定爲整個一九七七年的「首項中心任務」，當然是他了解到「四人帮」勢力之不容忽視，反過來，也證明「四人帮」的餘黨及流毒，的確在事實上是個十分龐大的力量。這一力量在「四人帮」倒台後，失去了政治靠山，當然失去了政治勢力，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華國鋒要清除「四人帮」餘黨和流毒，就不能不清除這個靠「四人帮」而攫取得權力的人，他們即使不爲「四人帮」的復辟而掀起一致的普遍的反華國鋒鬥爭，但却很自然的要爲他們各自的既得權力利益而各自爲戰，對抗華國鋒的整黨運動，從而也會出現破壞華國鋒徹底鬥倒「四人帮」的這個中心任務。

目前，北平的表面平靜，不僅掩飾不住地方的動亂局勢（現在的動亂是兩派在大決戰前各自加部署而必然發生的），且已正說明這是一種大動亂前的低壓表現。春節過後，世人將可逐漸看到中共這場大動亂的開始。

基爾摩的人生「終站」

美國殺人犯基爾摩，終於成全了他的心願，在三十寸口徑長槍下伏法，他死前很鎮定，刮過鬍子，喝了一小瓶威士忌酒，然後從容地坐上行刑椅上。他的屍體被解剖，眼、腎、腦下垂體取出作醫學研究之用，其餘的火化。書商舒勒在基爾摩死前，與他叔叔及律師簽訂合同，根據三十卷基爾摩的談話錄音，寫出全部故事，希望賣到一千萬美元版稅，從中賺十萬美元紅利。

陳獨塵譯







地點是在美國猶他州立監獄西南角的行營房中。三十六歲的蓋瑞·馬克·基爾摩坐在一張黑色塑膠皮面的桃紅木椅上，甫刮過鬍子，身穿一件黑色上衣，一條發縐的長褲，藍紅白三色運動鞋。他的頸子、手腕、腰部及腳部，鬆鬆地綁在椅子上。距他二十六英尺遠處，懸了一張帆布幕，上面的五條開縫後，各站著一名手持三〇口徑長槍的行刑手，四人槍中是實彈，另一人裝的則是空包彈。

死前很鎮靜

距基爾摩右邊五呎處劃了一條綠綫，綫外站了二十人，其中四名是應基爾摩邀請來參觀行刑的叔父、兩名律師和買到基爾摩故事版權的書商舒勒。典獄長讓他們和基爾摩話別後，向他宣讀法院判決，罪狀是謀殺一名旅館經理。基爾摩環視了那冷暗的房間，再看典獄長一眼，終於吐出了幾個字：「行刑吧！」

一名天主教神父上前舉行最後的儀式。基爾摩因爲事先喝過酒，所以當醫生把靶掛在他心臟部位，及黑色面罩套向他頭時，都沒有發抖。這時神父把手按在基爾摩肩上，基用拉丁文說：「上帝與你同在。」神父答道：「也與你的靈魂同在。」

典獄長就在這時，左手輕輕一揮，三聲槍響，劃破了一片寂靜，基爾摩身子輕輕扭曲了一下，瞬即軟了下來。血液從彈孔慢慢滲出，染紅了行刑椅。兩分鐘之後，也就是一月十七日早晨八時零七分，醫生宣佈了他的死亡。基爾摩成爲一九六七年以來，美國第一個槍決的犯人。雖然當天一早還有人不斷地請求基爾摩免於一死，但十八分鐘的死刑仍然舉行了。槍響之際，牢房中的其他犯人叫罵起髒話。

基爾摩的屍體，迅速地被送往鹽湖城的醫院。三小時的屍體解剖後，雙眼、腎臟、腦下垂體被取出做醫學研究之用，其餘部份則交回他的的叔叔，依他的遺囑焚化，骨灰散在基爾摩當初犯案的布洛佛；行刑的椅子也被燒毀。

爲書商開財路

對書商舒勒而言，基爾摩的死正好爲他打開了一條數百萬美元的財路。四十歲的舒勒，事業建立在聳動新聞的報導上，一九六七年槍殺謀刺甘迺廸兇手奧斯華的盧比，在臨死前居然被舒在床下裝了一部錄音機，錄下了盧比的最後證詞。

舒勒出生於紐約，當了十六年的攝影記者，作品常出現在「生活雜誌」、「星期六郵報」上。他在六〇年代末期，意識到這種大幅照片的雜誌不可能長久存在，就改行做出版及電影製作人，以「瑪麗蓮夢露回憶錄」最爲暢銷。他自稱希望成爲一名調查眞相的記者，而不是湊熱鬧，一心賺錢的企業家，甚至淪爲一名騙子，但實際上，他在處理基爾摩一案中，倒忘光了自己的原則，扮演了各種本來搞不清的角色。

去年十一月，舒勒得知基爾摩案子後，趕到猶他州布洛佛地方，堅信這將成爲一件轟動的案子。他獲得了探訪基爾摩的許可，兩週後和基摩爾叔叔及律師簽下合同，因爲「基爾摩欣賞他的做事方法及幽默感」。隨後，他又和「花花公子」雜誌簽約，由自由作家法瑞爾根據三十卷與基爾摩談話錄音，寫出全部故事。舒勒希望從書和電影中，賣到一千萬美元的版稅，自己再賺個十萬美元的紅利。買主應不會有問題的。

馬瑞雪的婚姻生活

尹靜心

馬思聰女兒馬瑞雪，這個小巧的女子，眞是不可思議。

一九六七年，馬思聰一家四口逃出鐵幕，從策劃到啓程，都是她一手安排的，而那時候的馬瑞雪是一位身高不盈五尺的女孩。

現在，馬瑞雪，這個堅強的女孩，已經長大了，她不再是馬太太口中的「小」瑞雪了。

現在，馬瑞雪以吉太太的身份，帶著她的愛女吉家玉返台。

從「小瑞雪」到「吉太太」，是馬瑞雪的一段心路過程，代表著從苦難到喜悅的嬗遞。

對馬瑞雪而言，此番回台，有著雙重的喜悅；就公而言，這是她成爲「自由人」後首次回國，就私而論，這是她第一次拜見公婆。

在以前，她與公婆只能靠魚雁往返，互通訊息，吉家共有九個兄弟，排行老四的吉承凱，便是馬瑞雪的先生。

吉家的「老爺子」—國大代表吉章簡，對於這位素未謀面的媳婦打心底盼望她早日歸國，當初，吉承凱寫信回家請示「結婚」之事，吉章簡就托付著一百個信心。

他相信，生性內向的老四，在決定之前，一定有著很多細密的思慮，吉承凱要馬瑞雪爲妻，是他的意願，吉章簡聽憑兒子處理。

事實上，吉承凱與馬瑞雪，他們的結合，的確是珠璧之聯。

馬瑞雪和吉承凱的戀愛經過可說是動人的一見鍾情式故事。他倆結成連理的時候，一位老華僑送了一付對聯，聯嵌了馬瑞雪兩部有名的著作：「黎明之前」和「故鄉之歌」，聯上寫：

「黎明之前，瑞雪呈（承）吉祥，故鄉之歌，馬上奏凱旋」。

這付對聯一時傳爲佳話，

馬瑞雪並非很擅家務，她的世界是文學與音樂，而身高一八〇公分的吉承凱，也很能體諒她，他鍾愛這位嬌柔的太太，很多家務事，反而是由吉承凱操持者。

台大化工畢業的吉承凱已修得博士學位，他與馬瑞雪靠的也是獎學金，因此，他們的家並不富裕，但是充滿著詩情，有著若芸娘的妻，有著寶貝女兒的笑聲，這個家已經足夠他們驕傲了。

馬思聰對這位精明練達的女兒非常疼愛，他們常在一塊吟詩塡詞，前一陣子，馬瑞雪與父親合寫了「熱碧亞之歌」，曲子活潑而動人，有粗豪的山地情歌，也有細膩的愛情描寫。

馬瑞雪，這箇筆下千雲的女作家，早在童年的時候就顯出她的文學特質，十歲那年，她寫了「北載河遊記」，下筆清純委婉，而她的一篇長詩「送給故鄉的歌」，也是滿佈柔美溫馨。

馬瑞雪從小文思敏捷，她非常喜歡文學，在自由的土地上十年間，她陸續發表了不少作品，從小說、散文到詩都有。

她早期作品是從實際的生活體驗中擷取題材，並以細膩柔美的筆觸。細細刻劃她的理念。她曾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裏，變異的生活環境給她的衝擊也豐富了她寫作的範疇。

婚後的她，封筆了有兩年多之久，她依然熱愛文學創作，只是更謹愼更要求技法的結構。



港澳前途

最近，美聯社從里斯本發出的電訊透露，「葡萄牙過去三年曾一再表示要交還澳門，但中共拒絕予以收回」，中共不願收回澳門的原因是，「由於此舉會使中共繼續容忍香港爲殖民地一事產生困難問題」。美聯社這一報導，再度把澳門問題，變成爲引起港澳人士極大注意的熱門新聞。澳門總督李安度、華人代表何賢、新聞處長黎祖治爲此特別召開了緊急會議，並由澳門政府公開發表聲明，指責上述消息，是屬於「投機性的造謠」。

究竟美聯社的消息是屬於「投機性的造謠」，抑或澳門官方的聲明屬於「例行性的否認」，外界是無從斷定的。不過，無論上述這種「造謠」或「闢謠」的作用如何，也不管美聯社消息或澳門官方消息的可靠程度怎樣，但來自雙方的消息，倒反映出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港澳前途繼續趨於安定。

雖然澳門在政治、地理、經濟、背景、和作用等方面，都無法與香港相比，但澳門與香港一樣，都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而中共也一直將港澳相提並論地稱爲「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將港澳居民稱爲「港澳同胞」。因此，澳門的前途和動向，對香港都有一定的連鎖反應。故港澳之間，在政治前途，社會地位，和歷史背境等問題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互相影響的因素。美聯社報導中指出，中共拒絕收回澳門的原因，是由於香港現狀的保持，顯然有其一定的依據。

人們沒有完全排除葡國主動提出交回澳門的可能性，其原因是基於葡萄牙本身的政治現狀和經濟理由。葡國的政治現狀是軍事政變後，整個國家體制和海外政策的根本改變，故葡國官方曾公開聲明全部放棄海外所有殖民地。事實上，莫三鼻給和安哥拉等海外屬地，在葡國執行這種政策後，已先後脫離葡國而獨立，現在只有澳門這個十五平方公里的半島，繼續成爲葡國擁有四百年歷史，但被中共不承認爲殖民地的殖民地。葡國政府試圖放棄這個「名存實亡」的最後殖民地，顯然有其本身的政治因素。至於經濟理由，是在於澳門並不是葡國的「金礦」，在葡國仍處於經濟困境的現在，可能還是一種「負累」。不過，因爲經濟理由而迫使葡國對澳門採取放棄的冷淡態度，還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因爲在澳

蛇年看

古人敬蛇加神

今年爲丁巳年，屬蛇，俗稱蛇年。蛇在今日被認爲是一種人見人怕之毒虫，我們形容壞人稱蛇鼠之輩，對惡毒的人稱蛇蠍之心。但是在古代，古老之民族都認爲蛇是他們的祖先，保護神和造物神。在古代中國認爲他們的始祖伏羲和女媧都是人面蛇身的。台灣高山的排灣族的祖先也是蛇。在印度蛇是生殖之神。埃及認爲蛇是太陽之化身，是王權的代表。南美馬雅族認爲蛇是雷雨之神，牠帶來了生存必需的水。北歐的維京人把蛇當作航海的保護神。美索不達米亞亦稱他們是蛇之後裔。塞西亞人認爲蛇是他們的主神。聖經記載蛇是魔鬼，但魔鬼却是異教之主神，況且夏娃由於牠的引誘才有了人類的繁衍。

敬蛇的原因

蛇總是與生殖、繁衍、結合、子孫萬代有關，爲什麼會有這種思想，是值得研究的。

蛇是蟄虫的一種，冬天入土蟄伏，春天雷聲動後才驚蟄的。因此牠的出動可能代表萬物之始長，是水的泉源，是生命的開始。也許荒蠻之時，森林中佈滿了可怕的猛獸，蛇却能降伏牠們，因此我們尊之爲伏羲之神，敬之爲祖先。

蛇年的運道

蛇之運道，無論是季節、時辰、方位對我們都是好的，例如：

在十二爻卦中，巳蛇屬乾卦，乾爲陽，陽爲生命之動力，象徵生物受陽光而冒出土地之狀，知乾代表了始生，始長與朝氣。

在十二月辰中，巳蛇屬四月，正是水豐雨足，萬物生長之開始。

在五行中，巳蛇屬火，火德爲興爲旺，故蛇年是運道興旺的一年。

在十二時辰中，巳蛇屬隅中，是早晨九時至十一時，是一日中最有朝氣的時刻。

在十二方位裏，巳蛇屬南南東方，我國南南東在台灣，蛇年在寶島必有盛事出現。

在廿四節氣中，巳蛇屬小滿，滿而不盈，大吉大利。綜合各種現象與論說，蛇不但不可怕，還值得敬愛。蛇年也是運道上吉的一年，也許我們的國運正合於卦象所示，正是興旺之開始哩！

六十年一輪，通稱「六十甲子」，如去年爲丙辰年，今年爲丁巳年，同時將十二支配以十二獸：子配鼠、丑配牛、寅配虎、卯配兎、辰配龍、巳配蛇、午配馬、未配羊、申配猴、酉配鷄、戌配狗、亥配猪。

故去年丙辰年屬龍，今年丁巳年屬蛇。

門問題上，還是政治決定於經濟。

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就是葡國最積極要求中共收回澳門的時候，正是葡國左翼軍人執政的時期。這些被中共稱爲「「葡修」的當權者，是完全依靠蘇聯作後盾的。因此，當時葡國的內外政策，曾一度深受「葡修」影響。而「蘇修」多年來，就一直利用「港澳問題」攻擊中共；「葡修」上台，「蘇修」自然將之看作困擾中共的一種機會。澳督李安度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七日曾指出：雖然莫斯科的宣傳機構多次藉港澳問題大造文章，抨擊中共向第三世界標榜「反殖民主義」。而對其本土內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加以容忍，然而中共對這些抨擊，却一概不理。此外，中共在聯合國更提出要把港澳地區，從世界現存殖民地名單中刪去，也是對蘇聯的一種反擊行動。

繼續安定

徐達文

至於葡國政府對於澳門問題的處理，至今仍然是「會在適當時機解決」。早在一九七五年四月一日，葡萄牙政府曾經表示，「該國會與中共商討澳門的前途問題，但目前仍未計劃將澳門交還中共。」當時，一名葡國發言人曾予證實，「葡國會因澳門問題，與中共作若干次接觸……澳門的前途，會在適當時機由兩國政府商談解決」。事態的發展，確是如此。

事實證明，中共對港澳的政策，並沒有因爲蘇聯別有用心的攻擊與困擾，而有所改變。這個由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制訂的港澳政策，決不會因毛周已去世，或中共任何派系的上台，不顧效果地作出重大的變更。因爲中共制訂和執行這個政策，是完全以其本身的根本利益爲前提。故我們相信，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共對港澳問題的處理，仍然和廿多年所奉行的政策一樣，就是維持現狀。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由於香港具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地理環境，中共對香港問題的處理，並不單純在於中（共）英的良好關係，也在於香港本身具備的優越條件。香港這種優越條件，使中共從香港獲得實質的利益。這種實質利益，具體表現在中共每年由大陸輸港的貨品達十五億美元，佔中共全年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一。而中共每年從香港，或透過香港而來自世界各國的僑匯，也成爲中共無本生利的重要外匯來源。故香港可以說是中共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金礦」。

但比經濟收益更具意義的，還是香港對中共具有政治、軍事、科技、文宣、和統戰的重要價值，成爲中共與外界聯系的重要通道。中蘇共的衝突，蘇聯成爲中共的頭號敵人，保持香港原有地位，確是中共對抗蘇聯的一個極之有利的武器。此外，國共的尖銳鬥爭繼續存在和發展，台灣的繁榮安定，也使香港的地位更加重要。

國運

秦明

十二獸與農事有關

中華民族是以農立國，故十干、十二支和十二獸都與農事有關，在早期象形文字中，十二獸已經普遍存在先民生活之中。

十二支與十二獸都與農事有關，故支獸之配屬亦離不開這些精神，但却有不同之說法。有謂鼠於子時而動，故子配鼠，牛動於雞鳴，故牛配丑，虎出穴於平旦，故虎配寅，兎食於日出，故兎配卯，凡此皆以時辰論之。三月穀雨至，龍出蟄，萬物始長，故龍配辰，四月爲巳，巳爲蛇，故蛇配巳，五月農忙，馬勤耕，故馬配午，六月苗長，防羊爭食，故羊配未，七月菓熟，猿猴聚之，故猴配申，八月黍成，雞禽爭啄，故雞配酉，九月收成，狗戍守，故狗配戌，十月爲亥，亥爲豕，故猪配亥。凡此又以月辰論之。

陰陽特性相配

關於支獸相配之說，王逵在蠡海集中亦云：「子爲陰極，幽潛隱晦，鼠藏跡，以鼠配之。丑爲陰，俯而慈愛，牛舐犢，以牛配之。寅爲三陽，陽勝則暴，虎性暴，以虎配之。卯爲日之門戶，兎一竅，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故以兎配之。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龍蛇乃變化之物，故以龍蛇配之。午爲陽極，顯明剛健，馬快行，以馬配之。未爲陽，仰而秉體，羊跪乳，以羊配之。申爲三陰，陰勝則黠，猴性黠，以猴配之。酉爲月之門戶，雞一竅，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故以雞配之。戌亥陰斂而持守，狗爲盛，猪次之，故以狗猪配之。」凡此又皆以陰陽，物性相配。

支獸相配是中華民族哲學

總之，支獸之相配，爲先民上觀天文之現象，下察萬物之性情，求其合乎農事，而用於人事，進而用於鬼神，更進而合乎天道、常理、而產生的一套哲理。故十二支肖屬實際是華夏民族思想、宗教、倫理、道德、科學、命卜及民族意識的大結晶。在曆法中除以紀日、紀年外，它又可代表十二月令、十二時辰、十二方位、四季、廿四節氣、五行、陰陽、卦爻等等。眞可謂「上通神明之德、下類萬物之情」了。

青天白日旗十二道

革命建國之初，先賢、先烈討論國旗圖案，後交由陸皓東氏繪製青天白日旗，定白日光芒爲十二道，可以看出他們對中國哲理與民族意識了解之深。這也可證明革命建國之思想是承中華五千年之道統者，這種嚴肅的決定，豈是偶然產生的。

我所崇敬的英士先叔

陳立夫



民國前一年八月十九日，革命黨人起義于武昌，次日武漢三鎮均光復。九月十四日先叔英士光復上海，促成長江以南各省之紛紛響應，以支援武漢，使之能固守，乃有光復各省代表集會于漢口，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而頒布之，革命聲勢，于焉浩大。時余僅十一歲耳，所知者爲參加武漢光復工作之先兄果夫所告，僅得其畧而已。後來在吳興縣老家大廳旁，懸有上海敢死隊長劉某所贈英士叔一立軸，追述當時攻打製造局之經過。據稱：當猛攻不下時，英士叔隻身前往製造局大門，向守軍宣說反清革命之理由。守軍被說服而開門延入，二門三門守軍亦然，乃至見到軍事首長，仍繼續勸說，終至被擒，但不敢殺之，我方志士，聞總司令被擒在內，奮勇猛攻，守軍亦降，上海因之光復。所謂入虎穴以得虎子，置自身于死地而使民國誕生者，非大勇者不敢爲也，在歷史上亦所罕見。此爲余對英士叔之初次印像也。

民國元年元旦，孫中山先生就任臨時大總統于南京，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遜位。惟北方軍事實力，掌握在袁世凱之手，爲維護初生之民國使之不致夭折起見，中山先生于次日向參議院辭去總統職位，舉袁氏以自代。袁氏任唐紹儀爲總理，邀英士叔担任工商部長。英士叔與袁氏相晤後，見其爲人狡詐，野心極大，終必背叛民國，拒而不就。次年三月，袁氏遣人暗殺宋教仁，十一月下令解散國民黨，並取消國民黨籍之國會議員，倒行逆施，于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條約，于十二月十二日僭位稱帝。英士叔在其稱帝之前數日，與蔣公等在上海策動肇和兵艦，首先發難討袁。事雖未成，其反帝制、護民國，以寡敵眾之大無畏精神，卒使各省起而響應，永爲革命黨人所矜式。其具有不爲利誘，不畏強禦之丈夫精神，乃爲余對于英士叔之第二次印像也。

同年十二月雲南唐繼堯、蔡鍔，江西李烈鈞，先後成立護國軍討袁，英士叔均暗中參與其事，並予以助力。五年一月復約集同志在廣東惠州舉義，各地響應獨立，使袁氏不得不于三月廿二日宣佈撤消帝制，六月六日病故。惟袁氏認爲本黨中最勇敢之行動家，首推英士叔，遂設法勸其出國考察，願以五十萬元作其旅費，拒之，袁氏大怒，謂決以同樣之數，買刺客以殺之。其時本黨財政十分艱難，英士叔憂慮革命工作之不易持續，願殉己俾本黨得此鉅欵，以推進反袁工作。當然黨中無一同志，肯出賣其領導者，對其所言，則感動不置，終致爲本黨亟亟籌欵之故，而墮入袁氏所設之陷阱（鴻丰礦業公司），于五月十八日于上海薩坡賽路寓所，在借欵簽約之桌上，被對方在場者之猝擊而殉國。蔣公在其寓中爲之棺殮，並在其衣袋中覓得其自輓之一聯，其文曰：「抹顛持危，事業爭光日月；成仁取義，俯仰無愧天人。」由此可知英士叔早已置個人生死于度外，自度有隨時被刺之可能，而有此事之準備耳，其視死如歸之壯烈精神，不愧爲革命者之模楷。此爲余對英士叔之第三次印像也。

英士叔赴日留學，回國革命，極少返家，故在上海光復前尚無子嗣，駿夫與惠夫兩弟民元復始生，叔事親甚孝，雖身常在危難之中，仍時有信問安。於昆仲甚友善，于姪輩愛如己出，故于光復後即派員接吳興全家去滬，與彼同居。百忙中仍時與余等談笑，余等亦敬愛之。余以後赴滬就讀南洋路鑛學校，亦受此一行之影響，叔有一特長，爲能不看鐘表而知時間，至多不差一二分鐘。一日，余與姊等欲突然試之，乘其午睡未醒時，推之使醒，問其何時，所答竟絲毫不差，使余等敬仰不置，呼之爲「時仙」。中庸所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其或可以作此解答乎！

曾憶于民二年，在吳興老家對門之天寧寺，爲先祖父冥壽作佛事，英士叔突然趕至。當其甫進寺院大殿時，行至其右邊韋陀菩薩前面，該菩薩忽然倒下，叔雙手接之，喚僧人以桌墊放，幸未跌傷，眾驚奇不置。旁邊有一入廟和尚，開小洞門爲之看相，告之曰「君爲英勇奇才，惜將來會死于鐵」。叔入院祭拜畢，即以此兩事相告。余等出視，果見韋陀臥在桌上，惟對于和尚之言，眾皆半信半疑。不料于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此言果驗。其亦命中所註定乎？此則猶待科學家之解答耳。

英士叔對于黨國之忠烈事跡，已詳上述，惟較此對黨國有更鉅大之貢獻，則知者極少，茲述如下：

一、當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後，內部意見分歧，若干黨員，受袁氏之誘惑，自以爲是，不願聽命于中山先生。於是英士叔於三年六月廿三日起而主張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其入黨之最重要條件爲絕對服從領袖，並推選中山先生爲總理，七月八日就任，並宣誓再舉革命，使本黨復歸統一，信仰集中，力量集中，重奠革命之基礎與重心。

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孟子），英士叔於中華革命黨成立後，身爲總理之左右手。惟自

知本身有隨時爲黨國犧牲之可能，故物色替身視爲最重要之一事，其認爲蔣公爲最適當人選，特集句請總理親筆書一聯以蔣公，其文如下：「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其寓意甚明，而其眼光之遠大，觀察之正確，爲國求賢之大仁，實有不可磨滅者。自叔殉國以後，蔣公即追隨總理，冒險犯難，艱苦備嘗，建軍建黨，救國救民，總理遺囑，十九實現，聯語所云盡成其事。大仁大智，非溢美也。

茲逢英士叔百歲冥誕之辰，中央集會追念，索文於余，因述所知叔之大智、大仁、大勇之往事，爲本黨青年同志告，並以表示景慕之意而已。

對鄧小平復出的看法

王繼安

正當盛傳鄧小平復職之時，一名共黨的發言人於十三日對外界一則新聞報導所稱，鄧小平最近已被任命爲「總理」的說法加以否認，說它毫無根據。這一否認，自然澄清了所有揣測與傳聞，可以肯定的說，鄧小平在目前尚未復職，但是在大陸各地羣衆的態度與氣氛，使已被罷除的鄧小平呼之欲出。

一月八日在北平天安門廣場爲紀念周恩來逝世週年紀念的羣衆集會上，不僅大捧周，將毛周並稱，而且在廣場的中央高懸要求鄧小平復職的大字報，捧周即所以揚鄧。按鄧小平是在去年四月四日北平的十萬以上羣衆，爲反毛反江與反共，藉祭周恩來而掀起的一場大暴動，結果鄧小平成爲這一場暴動的代罪羔羊。四月七日毛在召開共黨政治局的緊急會議上，免除了鄧小平在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軍委兼共軍總參謀長三項重要職務，僅僅保留其黨籍。今年的一月八日北平天安門廣場以紀念周爲名再度集中了數萬羣衆，要求鄧小平復職，它是去年以來天安門事件的餘波，大陸各地的羣衆一致要求爲四月四日天安門事件平反，這是事出有因的主張和呼聲。去年北平天安門暴動時，羣衆除了喊出「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打倒西太后」、「反對新慈禧」等口號外，並曾提出：「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央絕對勝利」，摧毀了中共的「革命歷史紀念館」，無異否定了以毛江爲首的中央，而發生了一次政變，於是鄧小平成爲毛江心目中的內腸盲腸，不能不操刀以割，使鄧小平在紅色舞台上再度倒下去，文革派在毛的授意之下，展開了雷厲風行的批鄧運動。四人帮被整後，批鄧停止，而天安門廣場上羣衆再度集會，假藉祭周之名，而其實際主張是擁鄧，前後關聯，餘波盪漾。

天安門事件的餘波盪漾迴旋，鄧小平因天安門事件而倒，華國鋒由天安門事件而竄起，一起一落，天安門大字報一貼一撕的表演是一個測候所。鄧小平在去年十月六日北平政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被捕下獄後，一度在北平街頭出現，不久又出現在四川、廣州等地，表面上似爲遊山玩水之悠閒姿態；實質上，他自有其目的與作用在。因爲四川爲當年二野與西南大軍區的根據地，廣東與廣西爲其當年紅七軍老幹部，韋國清所控制。他先行試探這兩個重要地區的軍頭與羣衆之態度與反應，並作必要之聯繫與佈置。其他如上海警備區的蘇振華，新疆軍區的楊勇，蘭州軍區的韓先楚，武漢軍區的楊得志，昆明軍區的賈啓允，北平軍區的陳錫聯、秦基偉，均多少與其有相當歷史淵源，聯絡成功，則發爲羣衆的要求與主張，這是政治鬥爭的表現手法，如無這羣軍權實力派之暗中支持，各地之所謂羣衆絕不敢有公開要求共黨中央與華爲鄧小平平反與復職之大字報出現。是以鄧小平之復出，只是甚麼時間，甚麼方式，及職位如何等問題，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鄧小平當會東山再起。鄧小平勢將東山再起，究竟是朝日還是夕陽就看支持與反對鄧小平的力量大小而定。

鄧小平之復出，絕不是一帆風順，毫無問題與阻力，最大的阻力自然是來自目前以華國鋒所領導的中央。華本身雖非所謂「長征」老幹部，基礎脆弱，他是爲共黨官僚派與軍權派所推出前台的打手，但由他出面發難整肅四人帮之後，他已是名義上的中共黨主席兼軍委主席，同時仍兼「國務院」總理，形式上已經是大權在握，唯我獨尊，如果讓鄧小平復職，至少須讓出「國務院」總理之職，讓位即須讓權，一旦鄧小平當權，加上他與老幹部及各軍頭之關係，則華國鋒勢將成爲空頭主席，失去權力，即將失去一切，華本身危矣。

目前華仍然強調堅決執行毛路綫，繼承毛遺志，肯定文化大革命之成就，而鄧小平是在毛江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被整肅，旋以違反毛之思想路綫被罷除，果而鄧小平復出，則是否翻文革的案，爲文革時期及天安門事件所鬥倒與整肅之幹部平反，是否否定文革路綫而鞭毛屍，此一問題牽涉大而廣泛，凡屬與文革有關目前身居政治局的主要人物，如吳德、汪東興、紀登奎、陳永貴、吳桂賢，甚至包括李德生、陳錫聯與華國鋒本人在內，是以這一羣人就不能不愼重將事，愼審考慮鄧小平復出問題。

華國鋒正如騎在虎背上向前狂奔，其未來之命運可以預測，他絕對阻擋不了內外一股無法抗拒的逆流，會在逆流中倒下去。

王海容與毛家關係

柳山

王海容是中共外交部的女紅人，過去與謝靜宜、章含之、唐聞生三人被稱爲「江門四女將」。外國通訊社常把她稱爲毛澤東的侄女，甚至誤說她是毛遠新妹妹毛遠彊。王海容最出風頭的時刻，並不是她充當毛澤東的傳譯人，或是到紐約出席聯大會談，而是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由她攙扶出場亮相。

王海容由外交部小職員「坐直升機」升爲外交部副部長，當然是全靠她與毛澤東的關係。江青垮台後，王海容竟不受株連，且親率外交部人員示威高呼打倒江青，她與江青的恩怨如何，非局外人所能明白。

王海容是王季范的孫女，王季范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一日病逝北平時，中共曾發表的訃聞中有：「王季范先生的親屬蕭鳳林、王曼恬、王海容、王起華」。他們的關係是：蕭鳳林是王季范的媳婦，王海容的母親；王曼恬是王季范的姪女，王海容的姑母；王起華是王季范的孫子，王海容的胞弟。

王家與毛家是近親，王季范的母親與毛澤東的母親文其美是親姊妹，毛和王是表兄弟。王季范比毛澤東大九歲，曾任湖南長沙第一師範校長，毛澤東能夠進入一師讀書，全靠王季范之力。因爲毛父反對毛讀書，要他在家裏種田。後來毛澤東對王季范家族之好，也種因於此。

王海容一九四零年出生於湖南，現年三十七歲，在長沙讀小學。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叫王季范到北平當「政務院」參事，因此王海容隨家人北上，就讀於北平「實驗小學」，以後與毛遠新、李訥等同在「師大第二附中」讀書。畢業後進入北京師範大學英語系，後轉入「北京外語學院」進修英語。一九六五年畢業，隨即進入中共外交部工作。一九六八年升任「禮賓司副司長」，後又升爲「部長助理」，一九七三年再升爲「副部長」。王海容能在短短的數年內，便坐上了「外交部」的高位，若非與毛澤東有親戚關係，決不可能，同時，她若不投靠江青，也無此可能。無怪此次北平天安門的羣眾運動中，有人提出要揪王海容。

王海容的姑母王曼恬是「文化部部長」，並兼任天津市委書記，天津市革委會主任、天津警備區政委。職權高於王海容。由於她是江青在天津的一枚棋子，所以隨着「四人帮」的失敗而垮台。



作家時代生活

文學是緊跟在時代後面，與時代相連接着的，如果你覺得你的文學跟時代沒關係的話，那你一定會被丟棄在時代輪子的後面。

文學也是不能脫離生活的，如果你剛接觸生活，只是了解到一點生活的碎片，便認爲是對生活的理解已經很深刻，很全面，實際上所知道的事情，所懂得的東西還不多，文學是生活的再現，你雖然有知識，有寫作技巧，寫出來的東西，恐怕也只能供你孤芳自賞，在發展文藝的道路上愈走愈窄，最後必然導致枯萎和衰亡。

作家和時代是緊密連接着的，作家和生活更是必須永遠地去觀察和理解，因生活經驗對作家來說，是永遠也沒有足夠的時候。時代是時刻在發展着的，生活也日趨複雜，生活也永遠跟着時代走，生活不能與時代脫節。所以作爲一個作家，如果背離了時代，脫離了生活，不論他的知識是如何豐富，寫作技巧是如何的好，所產生的作品是不眞實的，價值也要打一個很大的折扣。

遠的不說，從五四到七七，這是歷史上一個相當複雜的時代，其間由軍閥割據、北伐、勦共以至抗戰，在這個時代中，有暴亂，有戰爭，有民主政治的鼓吹，有社會革命的煽動，所反映文學方面的，有科學觀與文學觀的論戰，有唯心與唯物觀的厮殺，全盤西化與保存國粹的不同主張，有文學革命的响入雲霄，有普羅文學的曇花一現，還有浪漫主義以及鴛鴦蝴蝶派、象徵派等等什麼的，「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雖然搞得天昏地暗，七七炮火一响，都已灰飛烟滅，歷史轉到了新的一頁，抗戰文學興起了，天已黎明，也不能再有一刻的延長，文學也只能緊跟住時代前進。在那個時代裏，人們生活在漫天炮火中，理解、觀察戰爭的殘酷、民族意識的覺醒、人民的苦難，作家們因深入和熟悉這些生活，由於體驗這種生活的激情，確實產生了許多偉大的作品，引起讀者的精神煥發。

目前普遍的現象是：大多數的作品，離不開男歡女愛，兒女情長，這種情意綿綿的愛，雖然可以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說起來就像生存在一個愛的世界裏，生存在愛的世界裏並不是一件壞事，但究竟與我們生存在這個創造性的大時代有多大的關連？他（她）們的生活是否緊密的和這個大時代連接在一起？或者只是發出一些個人的哀怨、呻吟和痛苦？等而下之的甚至還描寫到一些床笫間事，發生腐蝕社會的作用，就算你寫得很好，也產生不出當代的紅樓夢。

沒有生活就沒文學，描寫愛情和家務事，也會產生出好的作品，問題我們的思想感情有沒有和時代息息相通，還是只在描寫作品人哀愁和苦樂，或者大發思古的幽情？也許還有一種現象，那就是躲在象牙塔裏不肯出來，以幻想代替現實生活，以主觀代替客

驕佚奢淫

古往今來，祇有兩種社會，才能有這種懸著對比的生活型態。一是絕對君權的專制社會，玉帛子女，予取予求，但仍有其相對制衡的力量，即神權、史筆與諫官，故曰畏天命、畏大人之言。二是絕對專制的共黨社會，其窮奢極慾，更倍蓰於前者，原因在於；他們是無神論者，不需要畏天命，也不必憂慮死後靈魂的受罰；他們已經徹底消滅了言論自由，歷史也可以完全揑造或竄改，故權力一日存在，即毫無忌憚，驕佚奢淫，乃超過所能想像的程度。

說者每識共黨或左派份子爲「抱社會主義思想，渡資本主義生活」，實遠不足以道其惡。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貧富的財產雖懸殊，但生活水準則大畧近似（他們都有汽車，所飲用的牛奶質量都是一致的），任何一個富人不可能爲貪本身享受而影响任何其他人的生活權利。英國戰時實施定量配給，邱吉爾所分配到的與普通人民毫無二致。民主國家的官吏且較一般人民所受的約束爲多，稍涉奢縱，即可能立即遭受清議的嚴厲指責，甚至以此而罷官卸任。英倫的緋聞案使若干大臣級的要員蒙羞去職，美國的脫衣舞孃案使掌權多年的眾院撥欵委員會主席黯然交棒，對個人而言，可能是殘酷無情的，但就維護社會正義的需要而言，則是一值得欣賞與珍視的現象。在某一個時期，民主國家的行政官吏尚有自動「犧牲享受」的必要，所謂儉以養廉、以身作則；例如，卡達就任後，下令取消以轎車接送高級幕僚上下班的習慣，白宮冬日室內溫度不得超過六十五度，理由在實踐競選時「減少耗費與高級官員不必要的特權」的諾言。新聞秘書鮑威爾不僅自己駕車，而且是一部自喬治亞州運來的一九六六年份的國民車，其在「行」的方面的享受，尚不如一個普通工人。

蘇聯的「交通人民委員」爲嫁女時便於賀客來往，曾專爲其郊外住宅與莫斯科之間舖設一條鐵路；索忍尼辛透露凡蘇共政治局在莫斯科郊外住宅的「領空」，飛機皆須改變航程，繞道飛過。所有共黨社會幾乎都是一個模子中塑造的。南斯拉夫前副總統吉拉斯的「新階級」一書對此有詳細分析。共幹奢縱不僅在顯示其新貴族的特權，而且故意嚴分等級（例如蘇聯的膳食分十四級，最高級共幹享十四級，日饜粱肉旨酒，士兵則但食粗硬麵包與涼水而已），以此引誘半飢餓狀態的人民向共黨效忠。中共是所有共黨政權最邪惡的，其在延安的草莽時代，即未嘗稍有「均享」的傾向。毛澤東日耗洋烟三炮台數十枝，王實味在野百合花中即稱：「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佔據大陸全境後，自然更是變本加厲。「江青的衣食住行」一文，讀之如天方奇譚，但都是共黨自己揭露的血淋淋的事實。

余秋人

七年之癢

人人都聽過「七年之癢」這個名詞，許多人也習慣地把它用來戲稱婚姻觸礁的年輕夫婦們的心理狀態。但是，據權威心理學家們表示，所謂「七年之癢」並非無稽之談。統計數字也顯示，在第七年的婚姻前後，遭遇到不和諧情况的人，比率有顯著的增加。

一位心理學家做過了調查後，得到了下述的結果；度過了第七個結婚紀念日之後，離婚率突然地增加，去尋求婚姻顧問協助以解決困難的人也更多了。

「七年之癢」的主要現象是，性生活失調、厭倦、彼此不能再吸引對方，互相的溝通困難。然而，據心理學家說，造成這些情形的眞正原因，是夫妻在此時都將面臨到人生過程的一個轉捩點之故。

男憂慮前途女感青春易逝

結婚七年的人，年齡通常在二十七歲與三十二歲之間。平常我們不會想到邁入三十大關對一個人心理有大影响，但實際上，這些人深切地意識到自己不再非常年輕，肩上負着一個成人應有的責任，心理上的壓力就突然加重了。

男人在這時候，憂慮自己對前途的期盼有沒有實現的可能；或發現自己面臨職業的選擇，不能下定決心。女人則感到青春易逝，年華不再，也有人不甘於被家庭主婦以及作爲母親的繁重職責所束縛。

尋求改變生活方式

「七年之癢」之發生固然相當頻繁，但心理學家也舉出種種適當的應付方法。

首先，要對七年之癢產生的原因建立正確的觀念。它的來到是可以預期的，幾乎每一椿婚姻都有過這種經驗。在這一段時間裏，夫婦心中都有一種「如果我現在不想辦法改變一下生活方式的話，就太遲了，以後一輩子大概就這麼過下去了」的恐懼感，於是煩躁不安，對現狀不滿等現象就出來了。

其次，鼓勵正處於「七年之癢」時期中的另一半，在不破壞婚姻生活的範圍內尋求生活方式的改變。

例如妻子可以勸告對目前工作極度厭煩的丈夫嘗試其他行業，如果妻子不想一直受家事的束縛，可以想法子到外面學些新東西，發揮個人的才華與潛力。

參加社區活動

第三點是積極地參加社區活動，擴大生活圈子。如果夫妻僅僅想由對方獲取一切，完全依賴的話，很容易會因爲失望的累積而造成問題。

最重要的，仍在雙方都不要以此做爲婚姻不順的理由，在「危險的第七年」過後，大家都會因爲面對一段不穩定時期而共同出力解決而感驕傲，以往的生活就更足以供兩人共享了。（譯自「詢問者」週刊）

李凱詩譯

袁子才——和他的隨園

胡養之

袁子才，名枚，號簡齋，清浙江錢塘人，乾隆進士，歷知江寧、慄水、江浦、德陽諸縣，官階七品而著能聲。以丁父憂歸里，卅五歲退休而不復出，乃卜居於江寧（即南京）城內的小倉山，築有隨園，時稱爲「隨園先生」，約半個世紀之久。其聲望之隆，當時幾無與倫比。

幼時家貧千里投親

據說子才幼時，天賦聰慧。惟性好動，在鄉間讀私塾時，每遇業師出校，他必倡導嬉戲，及業師歸，子才已熟讀當日所授之書，而同學則多不能背誦，所以同學多埋怨他。因爲他姓袁，身材中等，頭圓額廣，人乃稱他爲天河老猿轉世。十二歲時，隨其業師史玉璣同赴學。有同榜的張姓士子，因穿緋衣，辮結紅繩，而爲學使所斥責。但子才的裝束亦同，則學使反而殷殷作獎勵語。

子才十五歲時補廩，按廩生得爲考秀才的童生具保結，例可受報酬若干。其時子才家徒四壁，曾有冒籍者願以百金求他具結作保，子才嚴加拒絕，其風格已具見於幼時。廿一歲那年，家境更困難，他父親以其弟健磐在廣西巡撫衙內作幕賓，乃籌措二兩銀子給子才作旅費，託柴姓友人帶他至江西高安署中，又由柴姓友人籌給十二兩銀子，坐划船到廣西去，一路受盡辛苦，於乾隆元年端午節前一日到達。他叔父大爲不悅，子才亦覺得徬徨，心想幾千里前來投親，而受到如此待遇，將來不知如何是好？

金震方爲第一知己

所謂「時來風送滕王閣」，到了第二天，他叔父禮貌上引姪子拜見巡撫金震方，金撫亦依例接見，想不到暢談之後，即被目爲國士，大加賞識，特別上疏推薦，疏摺中有云：「臣朝夕觀其爲人，性情恬淡，舉止安祥，國家應運生才，必爲大成之器」。因而司道爭先前來探詢，金撫每於接見屬吏完公事後，往往提及子才的某詩某文，津津樂道。如此留住了一個時期，贈送盤川，並遣人辦裝護送至京，子才認爲金撫實爲生平第一知己。

或許是由於袁子才年紀太輕的緣故，博學鴻詞科竟沒有考取，遂落魄京師，由某太史薦至嵇中堂家裏去坐館，歲收僅廿四千文，生活雖苦，但他並不灰心，兩年後，適戊午鄉試，子才既無力回浙，且當時的交通不便，時間也不許可，好在同應博學鴻詞科考試的一百八十人中，因子才年紀最輕，多半知道他的境遇，乃醵資爲他捐監，使他能在北京應順天鄉試，一炮打响。翌年會試，又連中貢士，經殿試後，便賜出身爲進士，當朝考翰林時，題目是賦得「因風想玉珂」，子才着重於「想」字，有句云：「聲疑來進院，人似隔天河」。閱卷的幾位總裁，以爲子才的語意太莊重，多數主張[illegible]。惟當時刑部尚書尹繼善，則跟他們力爭，他說：「此人[illegible]，必年少有才者，尙未解應制體裁耳。此庶吉士之所以需教習也，[illegible]，我當獨奏。」羣議始息，子才得選入翰林院。從此[illegible]的第二知己。

風流才子廣收女徒

子才的詩，主張抒寫性靈，不爲格律所拘；他所作古文、駢文，亦縱橫跌宕，自成一家，與紀的齊名，時稱南袁北紀。子才喜獎掖士[illegible]，尤其歡喜提倡婦女教育，因之收了不少女徒，成爲有清一代最著名的風流才子。所著「隨園詩話」，無論何人，不論何處，但得見佳句，必採入詩話，故其大名，深入閨閣。

又曾出版「隨園女弟子詩選」專輯，這在當時尙未見，也是驚世駭俗之舉。所以，求其詩文的人，紛至沓來。當他解組時，僅領俸銀三千六百兩，以江南最肥沃的四縣，祇刮得區區的數字，實屬廉潔。但在此五十年中的賣文，鬻字所入，其中竟有一篇墓誌而致贈送萬金的，其他零星的「潤筆」以及贄敬的，更難以數計，由是擴充園圃，結構亭台，種竹栽花，命儔嘯侶，優遊自得之趣，竟有富貴人家所望塵莫及的。他出門遊歷，足跡遍全國，所到之處贈帛投贄，爭先恐後，至有無須自帶旅費之盛概！

隨園建在小倉山上

實際上，袁子才以一個七品縣令，退休後既享盛名；復坐受厚餽，與建宏偉之亭台樓閣，其於精神上及物質上的收獲，確是更無前例的。他在南京城所建造的隨園，便是一座極龐大的花園別墅，根據記載指出：隨園曲院迴環，花木技疏，委實跟想像中的「紅樓夢」裏的「大觀園」差不多。這座別墅位於今南京市的北面小倉山上，本來是「隋氏之園」，後歸袁子才，故改名隨園。可惜此園在太平天國竊據金陵的時候，就已遭焚燬無遺了，不過，根據子才的「小倉山房集」和其他筆記中，顯示隨園中的每一個單位，都起有一個名稱；而且這些名號都起的非常的藝術幽雅的。茲分別記述如下：

（一）是「小倉山房」——位在今南京市北面小倉山的頂端上，而小倉山則是清涼的支阜。這座建築共有三間，對面是冶山，中間裝置大玻璃鏡，橫直都是七尺，為當時廣州知府張松園所贈送的。——按當時的玻璃鏡，內地非常稀罕，只是在宮廷中才有，因為那些多半是外洋的貢品——廣州便是外洋輪船首先闖入港口，所以，廣州知府「近水樓台」，獲致玻璃鏡較為容易，於是把這種東西作為名貴的禮物了。換句話說，袁子才當時的隨園所佈置的飾品，已與宮廷相提並論。

夏涼冬煖與盤之中

（二）是「夏涼冬煖所」——位於小倉山房的左邊，坐北向南，窗戶極為廣闊，窗外滿種桂樹，窗前的大然几，嵌有最優美的雲南大理石，長約一丈二尺，闊約六尺。這裏是袁子才朝夕讀書寫字的地方；東面的牆壁上，有特製的玲瓏木架，上面安置着古銅爐共達一百個，冬天寒冷的時候，每一個爐子裏面都分別盛着一個炭盆，盆裏則燃着木炭；人客們一進入這屋子裏面，好像現時裝了暖氣的煖房一樣。相反地，每屆夏季時，則把所有的窗戶推開，因為地勢高，又是向南，闊大的窗一開，則南風習習，感到異常清涼。

（三）是「盤之中」——由小倉山房東廂曲繞至房屋的後面，計有朝北造的三間房屋，何以名叫「盤之中」呢？因為，這是沿用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中的意境而設計和取名的。其序云：「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上肥，而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可盤旋。……」又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浴；盤之阻，誰爭子所？……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子才便依照這一段序言而興建的，實則三間房屋，窗外梧桐高張，確實幽靜。

（四）是「金石藏」——這間房屋，可以顧思義，想像得到是什麼意思了。金，係指鐘鼎彝器之屬而言，石則謂碑碣石刻之屬，二者皆所以記刱造，勒識銘及頌揚功德，以垂久遠者也。因此，「金石藏」藏的四面牆壁都鏤了空隙，裝上檀木架，將古銅器、皿、石碑、漢瓦、六朝甎等古董，都集中在這間房屋裏的架上，故得其名。

隨園藏書三十萬卷

（五）是「書房」——據傳隨園藏書三十萬卷，都安裝在這三間房裏。南窗司啓閉以通風；其他東、西、北三面，都是紅木書架，用燃着的芳香薰炙，辟掉蠹虫的侵蝕。所以，人們一經過這裏面，除了芳香氣味撲鼻之外，還看得見許多綢質的簽條帶，像山上有無數瀑布一般的奔瀉着。原來子才在每部藏書中，都附有書簽，以便檢閱。

（六）是「玻璃世界」——在書房的東廊，又闢了一間精舍，名曰「玻璃世界」。由於這間房屋中，一共裝有兩重窗戶，嵌上外洋來的五色玻璃，光怪陸離，只要你一走進去，那你就會覺得目迷神眩。

（七）是「廉山紅雪」——這間房間的設計是船舶式的，窗戶上嵌着金紅色的玻璃，與簷下植有垂絲海棠兩株，在春天開花的時候，燦爛的顏色輝映，從稍遠的地方看過去，真是鮮艷無比的！

（八）是「綠靜軒」——循着走廊到西邊，又有兩間房子嵌着全綠色的玻璃，內中陳設着几、榻、櫥架、架上陳列了所有的印章——包括有篆刻的、隸刻的，不僅不一而足，並且一塵不染；加以全綠的玻璃透下綠光，大有滿屋清涼之感。

比大觀園毫不遜色

（九）是「蔚藍天」——名稱頗有詩意，即所謂深藍的天色也。杜甫的詩云：「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台。」而張泰的詩也有：「海風吹縐蔚藍天」之句，此屋位在綠靜軒的右首一間，乃全用藍色玻璃鑲嵌着，所陳設的器具，都嵌上了螺鈿，有一方長闊二尺的硯台，上面題有「海天旭日之硯」六個字樣，這桌上全部都是名貴的碑帖。

（十）是「水晶域」——顧名思義，這間建築物中，真像是水晶宮一樣。按水晶為礦物名，石英的純粹者，是六角結晶體，柱面上有並行的橫紋，斷斷續續地作介殼狀；常多數簇生而成晶羣。無色透明，折射率大，可以製造印章、眼鏡及光學器械等。而子才的「水晶域」，係在「蔚藍天」北首的一間房，則全用白色的玻璃作窗，四面的牆上也嵌以白色的玻璃；几、桌、榻、櫈、全是雕漆工具，牆壁上掛有一幅「隨園」全圖。

此外，還有許多處所，不及一一介紹，茲僅羅列其名稱如次：捧月樓、詩城、南軒、柳谷、綠曉閣、羣玉山頭、鴛鴦亭、渡河橋、水西亭、小棲霞、判花軒、天風閣、迴波閘、藤花廊、半山亭、山上草堂等等。這與「紅樓夢」的「大觀園」相比較，確是毫不遜色的。

電影評論

評 神勇戰士

絕戀・十大弟子

林巽

與幾個青年朋友去看川端康成原著改編的「絕戀」，在回家途中，一個青年問我：「川端康成的小說與瓊瑤的作品分別在那裏？」我說：「從寫作技巧說：它的分別不大，川端的作品與瓊瑤的作品甚至不少流行作家的作品都有一個共同點，那是故事中的主人翁是作者的心靈幻化出來的，他是作家本人的一部份。其次另一方面，川端的小說，通過第一身體驗去洞察週圍的人，主人翁是那麼沈默寡言，他與別人的關係，都是淺淺的接觸，然後是深深的感受。其實這是任何成功作家的共通招法，所不同的只是與個人的感受不同而已。偉大的作品與不偉大的作品的分別，只是感受的尺度有別而已。

「絕戀」中的山口百惠與三浦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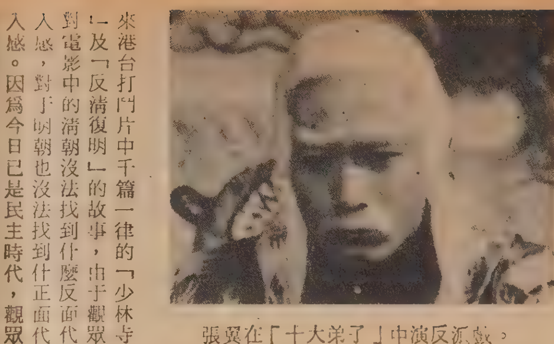
多年前，本港有一部由恩地日出夫導演，內藤洋子與黑澤年男主演的「伊豆舞孃」在本港上映，收入並不理想。這一次的「絕戀」是由日本當紅歌星山口百惠與三浦友和主演，並由拍商業電影的導演西河克正導演。兩部電影，前者的拍攝，正因作者剛獲諾貝爾文學獎不久，名氣很大，所以由編導及演員，都盡力求眞，現在川端墓木已拱，電影中的主人翁川琦，已經不是木納形象而是浪漫形象了，電影中的川崎，比較接近屠格涅夫初戀中的主人翁，當然川琦投入的社會是比「初戀」主人翁幸運的，他愛上的是純潔的女子，他還得到一個熱愛人生的朋友爲榮，至于使他沒法與故事中的舞孃薰子……成功，只因爲他頭上那頂學生帽子，這是東方文化社會的典型悲劇。

不久前看過西河克己導演的「絕唱」，對這位導演不敢恭維，但現在再看「絕戀」我發現他還算是有料的，除了將男女兩人浪漫化之外，對于人生各方面的感受，導演發挖得比過過去「伊豆舞孃」更徹底，每一個人物通過電影，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整個人物氣質都活現在觀眾面前。要是西河克己今後能繼續改編有份量的文學作品，他雖然不可能成爲日本的黑澤明，但總可以成爲日本式大衛連。國片中，本期有一部新人導演丁重的「十大弟子」這是由新起的打鬥女星嘉凌與突起得很快的打仔演員參加演出，此片看來很熱鬧、打鬥、鬥智，都相當賣力，可惜它是一個近年



「絕戀」女主角山口百惠。

「絕戀」是一部盪氣迴腸文藝片。



張翼在「十大弟子」中演反派戲。

來港台打鬥片中千篇一律的「少林寺」及「反清復明」的故事，由于觀眾對電影中的清朝沒法找到什麼反面代入感，對于明朝也沒法找到什正面代入感。因爲今日已是民主時代，觀眾看到電影中多少高手，爲一個明朝親王朱成忠犧牲，它的是非觀念在觀眾理解下仍然是模糊的。

電影處理鬥智與危機的戲是不錯的。看出這位新人導演丁重，如果有一個好劇本，它是可以拍出好電影的，一作爲電影行家的人，當然知道，決定一個劇本是投資的老闆，甚至自資拍片的藝人，也得非向那些片商妥協不可，青年導演所需要的是機會，所以從「十」片中，看出丁重實在是想將一個最糟的劇本，拍出一齣好電影，當然最糟的劇本如何去拍，也沒法拍出一部好電影，但丁重正是盡了他最大的力量去做了。

從片斷劇情看，「十」片有此地方處理得相當有深度，譬如寫少林的大師兄由于自己做不到掌門人，心中憤恨，竟被滿清的臥底份子，看出他的心事，說服他成爲清朝的臥底份子。但到了出賣朱成忠的時刻，掌門師弟出現，並不怪責師兄，只是憐憫他，並願將掌門權杖賜給他，這位師兄，忽然大悟過去爲虛榮所誤，慚愧不已，終于自殺而死，這是很好的一筆，說明虛榮心可以使人犯錯誤，但只要良知未滅，這個人總會有希望回頭是岸的。其次電影寫張翼這個清朝提督，很少動手打鬥，只有兒子被殺後才憤怒而動手打鬥，因爲一流高手與高官，終究是重視自己的身份的，這與過去的打鬥片，什麼一品堂堂大臣，動不動就與平民高手大鬥三百回合，意象高得多。

本期西片中，有由十九世紀傳奇人物摩根公爵的眞實事蹟改編的「神勇戰士」，此片由艾雲卡士納導演，李察哈里斯與姬露桑德嘉主演，如果從故事本身看，它像是一部販賣白人優越感的電影，但像摩根這種大傻瓜型的西方人，歷史上多的是，這個人物在西方貴族社會，享受最佳的文明成果，到處受人尊敬，但他竟甘心去與未開化的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一起作戰，成爲印第安人的一份子，老死在印第安人當中，雖然如此，他對印第安黃手族人並沒有多大貢獻，因爲他並未將文明知識帶給印第安人，不像台灣的鄭成功。所以如果從心理角度去分析摩根這個人物，只可列爲心理不正常者之一。

李察哈里斯率領紅番攻襲敵人堡壘。



李察哈里斯在「神勇戰士」中的神態。

「神」故事寫摩根從印第安族人中回英國後，作貴族公爵的生活，使他苦悶不堪，於是重到美洲去找手黃族，誰知看到的是白人佔了該地，並利用另一股印第安烈加族，將黃手族人殺了大半，女子擄來做奴隸，他於是入深山去找到殘餘的黃手族人，受過最嚴酷戰士宗教儀式，再成爲一個黃手族的戰士，他於是訓練黃手族的男女使用槍械及打遊擊，最後回到舊地去攻陷白人的堡壘，消滅了白人與烈加族，在舊地重建家園。電影表現印弟安人的犧牲精神與作戰方式，刺激性是有的。也表現了白人的自私與被利用的烈加族人的悲哀。

「神勇戰士」是四年前另一部「烈血戰士」的續篇。如果我們從另一角度看，它除開表現白人的優越感外也有啓發作用，那是一個落後民族，以爲只要出現忠心的烈士與民族英雄就能解救民族危機，那只是夢想，電影中的印第安人，除了作戰之外，沒有什麼是使他們有興趣的，這回應到今日的落後國家，只以爲搞政變就可對國家命運搞好，也可以作如此觀。

恭賀
新禧
香港集成圖書公司
黃石華暨全體同人
鞠躬

恭賀
新禧
德明院校校長鄭潤才
暨員生仝人
鞠躬

恭賀
新禧
蘇浙公學
蘇浙旅港同鄉會
蘇浙小學
鞠躬

恭賀
新禧
保良局董事會同寅
鞠躬

恭賀
新禧
元朗太平行鞠躬

恭賀
新禧
中國文化協會鞠躬

回到了街上，當我向克路先生道別時，我很奇怪的問他，像他這樣堅強而嚴肅的人怎麼可能如此仁慈和充滿愛心。我的話顯然使他十分尷尬，但最後，他說：

「救世主有著仁慈的雙手，而對堅忍的人而言，祂無法給予太多。」

當選喬治亞州的州長之後，我常會想到這句話。我們該如何用最有效的管理來運用納稅人的錢以減輕苦難大眾的痛苦？

我們可以區別兩種不同性質的團體，一種是生產性的社會服務的潛在接受者，一種則是永遠必須依賴政府的，對於這二種團體，我們都要有效的去幫助他們。這是發展社會福利及大眾健康制度的第一步，而這些，相信都在美國人民能力範圍之內。

我們亦不能低估私人力量在幫助貧苦大眾上的潛在能力。因為每個人都有一個錯誤的觀念，認為祇有政府才能處理社會上的貧苦問題，其他的人祇要袖手旁觀。



卡達

當我們的責任或環境改變，而又考慮到不同的道德水準時，我們的私人問題會因而擴大。公務員是否應有偏私之心？企業家是否可以對他的顧客不忠？當然不可以。但我們一直如此。

我們自己的水準已經改變，但我們對政治和政府的期望卻變得更加複雜。在政府中我們樂於達到一種所謂的平庸，這種基於不愉快經驗的低水準期望祇能達成低程度的永恒。這就是政府不應代表它的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非法理由。這種例子應該能促進政府靈感的生產而非令人陷入困境。政府的能力應該等於個人或企業的總和。政府的希冀和靈感應能反映最佳主題。權益和公平應是最基本課題。而這些都不可能嗎？並不！它們應該是我們所要求的最低限度。

當然，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是很重要的。沒有方法能保證公正，減少犯罪，稅則的公平，免除痛苦，防止夭折，貨物和人員運送的安全或是沒有一個可以信賴及能幹的政府而能保有和平。假若金科玉律能用於所有的社會問題，那麼潛在的不公正將可防止，並且一切錯誤都能獲得校正，一個簡單而又結構健全的政府——公開，政策和目標十分清楚——將更能代表它的人民。建立並且保有這種政府是大眾工作的正確目標。

第十五章　競選總統的計畫

對於美國的總統，我一直懷著敬畏之心。但最近我覺得，總統也不過是一個人而已。我依稀記得大約是什麼時候我改變了我的想法而形成這種意見。

雖然我曾遠遠的瞧見過杜魯門總統，但在我當選州長以前，我從未碰



上任何一個總統。一九五二年，當我們在康乃狄格州的新倫敦市安裝原子潛艇鸚鵡螺號的龍骨時，杜魯門總統突然駕臨了。對我個人而言，雖然我會讀了偉人傳記，但是，像華盛頓、傑佛遜、林肯，及羅斯福這些偉大的總統都是歷史上的人物，我怎麼也無法把他們當成凡人。

在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二年間，我見過尼克遜、艾格紐、麥高文、傑克遜、韓福瑞、穆斯基、華萊士、雷根、洛克斐勒等及其他有希望當選總統的人物，我失去了對總統的敬畏心。這並非意味着對於他們的批評，祇是在叙述一件事實罷了。

一九七二年的會議後，我開始着手於總統的競選活動，並且衡量自己。事實上，坦誠的評估我的缺點對於我的僚屬，朋友，及家人而言實在是一個有意思的經驗，並且，它的程序也十分費時。我們論及政治，地理背景，個性，教育程度，經驗，儀表，年齡，風度及名聲的欠缺。雖然有些批評，最後我還是決定出來競選。

我們的戰略十分簡單：將全國的成果匯集一起。卸下州長的任務後的第一個月，我訪問了過半數的州，有些甚至訪問了好幾次。每次訪問活動都經過我的幕僚團小心的計劃。我們這段早期的競選目標是：讓那些對政治有興趣的人認識我們；爲我自己爭取最多的新聞報導，對我個人而言，最重要的目的是去了解這個國家——美國是什麼以及她應該是什麼。

我十分關心新罕布夏州，最明顯的理由是，傳統上它是總統初選的第一州，而我喜歡它。當我在海軍服役時，我的家曾前後三次住過新英格蘭，所以對這個地區我們有一種回到自己家鄉的感覺。新罕布夏州的州民對政治和總統初選的態度十分特殊。每當初選時期，各地區跑來轉去的候選人、幕僚團、志願工作者及新聞記者是他們四年一次主要的事業。有些祇是希望讓候選人招待一次，有些希望能和所有的候選人談談，有的祇盼望能在紐約時報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這種業餘的政治愛好者，畢竟是少數。

當我開始作競選活動時，我驚訝於看到新罕布夏州的州民很少能把一候選人當成總統來看待。很明顯的，過去的競選活動都是表面的，主要的競選活動都是透過安排好的大眾傳播媒體。我在著名的市區巴士站展開競選活動，並且，在人們上班時，我跑遍了在曼徹斯特及康科特的商店及辦公大樓。這個州的最大都市及首府（譯者註：曼徹斯特爲該州最大都市而康科特爲該州首府）的許多工人在這以前都從未被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訪問過，在工廠、學校、教堂及購物中心中，我發覺人們較之其他州更明瞭選情，更喜歡和我接近，並且對我的競選活動也更有興趣。

在我訪問過其他州後，人們越來越相信，我是這個國家天生的及不可動搖的大人物。舉例來說，我家數代務農，而這也是我的職業。但是，當我碰到生產加州的朝鮮薊，佛蒙特州的糖漿，威斯康辛州的乾酪，肯薩斯州的麥子，內布拉斯加州的牛肉，佛羅里達州的玉米，路易斯安那州的稻米，明尼蘇達州的糖，康狄乃格州的烟草及愛我華州的蜂蜜的美國人時，我常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瘟君夢

岳騫



孫元良將軍所述經過情形，自是眞實情況，至戰爭經過，則相當曲折，茲將官方報導錄後，再加說明。

濟南陷共後，陳毅部主力集結於兗州附近整補，迄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上旬，其一部向魯西竄移，主力逐漸向魯南移動；企圖在徐州東西地區與我決戰。會戰直前，共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縱隊，及新第八縱隊，淮北、淮南獨立旅，張光中部等，約二十萬之眾，集結於徐州以西地區。

十一月五日，我第四綏區所部第五十五、第六十八軍，由商邱車運蚌埠；第九綏區之第四十四軍，亦由海州西撤。以第七兵黃百韜部第二十五、第四十四、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一百等軍，集結於徐州以東；第十三兵團李彌部第八、第九軍，控置於徐州附近；五二兵團邱清泉部第五、第七十、第七十二、第七十四等軍，集結於徐州以西；第十六兵團孫元良部第四十一、第四十七軍，由蒙城北調。迄十一月十三日，全部到達徐州。另將第四綏區之第五十五、第六十八軍，編組爲第八兵團；第十六兵團之第九十九軍，及第三十九、第五十四，第九十六軍，編組爲第六兵團，集結於蚌埠附近；第十二兵團於十一月八日由平漢綫東開，準備參加徐蚌會戰。

十一月八日，陳毅部第三、第八、第十、兩廣縱隊，劉伯承部第九縱隊，分向徐州以西黃口一帶進犯；我第七十軍之第一三九師，於陳鎮擊潰劉部第九縱隊之一個師；第五軍於唐寨擊退陳部第三、第八、第十縱隊，及兩廣縱隊各一部。同日，陳部第一、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三縱隊、新隊八縱隊等，紛向徐州以東運河車站進犯，與我第七兵團發生激戰。至十一月九日晨，斃傷共軍萬餘眾。共軍攻勢益猛，我第七兵團乃據守碾莊。第六十三軍於窰灣遭共軍第二、第十一、第十二縱隊等部圍攻；激戰至十一日，我第二、第十三兵團東進增援；連日陸空、協同，與共軍激烈戰鬥，斃共軍數萬眾。宿縣方面，十一日遭共軍第三、第八縱隊圍攻，我第一四八師及交警第二、第十六總隊，與共軍力戰；第五十九、第七十七軍各收容一部增援，戰至十一月十六日，共軍勢頓挫。十七日激戰又起，宿縣終告陷落。另竄濉塘鎭之共軍第二、第四、第九、第十二縱隊，威脅我東進兵團之側背，企圖進犯徐州南郊；經我第十二、第七十、第七十四軍合力反擊，攻勢乃挫。

十一月十九日晚，共軍傾全力進犯碾莊南寨墻突入，發生巷戰，傷亡極重。二十二日十八時，黃司令百韜率第六十四軍殘部約三個團兵力，由碾莊向西北突圍；被共軍阻擊，黃司令官壯烈成仁。時我東進之邮兵團，仍在大許家、濉塘鎭之綫與共對戰，二十三日攻克大許家。

劉部第三縱隊及兩淮獨立旅，十一月十九日向靈壁進犯；守軍第二三八師及趙子立部與共軍激戰迄二十五日，被共軍攻入，守軍殘部向固鎭突圍。

我第十二兵團，排除沿途障碍，二十五到達宿縣西南附近地區；會同第九十九軍對共軍攻擊。劉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縱隊南移，阻擊我北上兵團。時我第十二兵團乃集中雙堆集與共軍戰鬥。第六、第八兵團逐次轉移據守澮河南岸。十一月二十七日，我第十二兵團遭劉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九縱隊圍攻，戰況慘烈，雙方傷亡均重。至十二月十五日，共、我雙堆集核心陣地猛攻，我軍犧牲甚大；於十六日一時向南突圍，司令官黃維被俘。

蚌埠我第六、第八兵團，於十一月底由宿縣以南轉進至澮河、解河以南地區；稍事整頓後，我第六兵團即於澮河以南發動攻勢，向北挺進。旋因第十二兵團於十二月十六日夜突圍，爲防止共軍圍襲，乃於十七日調整部署，該兵團與第五十五軍遂向蚌埠轉進。迄二十五日，完成佔領淮河沿綫陣地。

徐州剿共總部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兵團，由杜副總司令統率，於十一月三十日開始南下。十二月七日，於永城東北之靑龍集、陳官莊間地區，與陳毅主力及劉伯承一部共十三個縱隊發生激戰。我第二兵團將當面之共軍第三縱隊擊潰；第十三兵團與共軍激戰，雙方傷亡亦重。迄十二月十八日，我第二兵團向南出擊，稍有進展。惟十九日後，卽風雪交加，空投補給無法實施。雖至民國三十八年元

月五日無甚大戰鬥；但官兵饑寒交迫，已極困頓；六日共軍復全力再興攻勢，並施放毒氣，迄十一日邱司令官等以下官兵大部壯烈殉國，殘部突圍。徐蚌會戰至此結束。

是役，共軍傷亡四十六萬二千餘眾，我軍傷亡失蹤三十萬零四千零七十員。

此次徐蚌會戰，共軍動員作戰兵力約八十餘萬，我軍兵力四十五萬，自三十七年十一月八日開始，至三十八年元月十一日止，爲時六十五日，戰鬥規模之大，爲戡亂戰役中所僅見。尤以碾莊黃百韜兵團，雙堆集黃維兵團、青龍集杜聿明兵團之戰鬥，慘烈空前。我軍奮勇殲敵，雖重大損失，但均以盡到最大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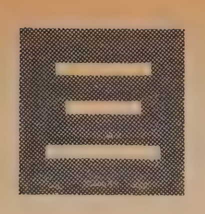
我軍於作戰之先，將鄭汴、東海、臨沂撤守，向徐州集結，在戰畧上實已獲得相當成就。惟以東海部隊撤退過遲，以致第七兵團因須掩護其轉進，而遭共軍攻擊，影響戰局非淺。會戰進行中，我各強大兵團，均因時間、空間上之關係，未能收到切實配合協同作戰之效。故終遭共軍各個擊破。而第七十七、第五十九軍叛變，先期開放臺兒莊、韓莊間運河防綫，使共長驅南，威脅徐州，切斷第七兵團後方連綫；迨該兵團奉命由新安鎮向西轉進，復受連河之阻，事先未能架設浮橋，以至大軍蝟集鐵橋附近；加以難民擁塞不前，一旦遭共襲擊，遂呈混亂。而黃、杜爾兵團之行動遲緩，致先後陷於共軍圍點打援之慣技；以及各部指揮之職責不專，各級之牽制過甚，不能適應戰機；與防諜保密之欠適，惡劣天候之影響，皆爲覆敗之主因，良深浩嘆。

共軍於包圍作戰中，利用星羅棋佈之村落地帶，作縱深約五公里以上面之配置；依村莊大小，以最小限兵力佔領。掘壕通至村外，使甲村與乙村構成叉點；雖飛機轟炸，戰車衝擊，砲兵射擊，均不易奏效。必須以步兵逐村強攻，每佔一村，傷亡不少。故一個部隊每連續攻克一至二村，幾已無力再戰。

反之，共軍前綫失去一村，陣後即再佔一村，始終保有原來之縱深，而無法突破。終致彈盡糧絕，覆沒於共軍人海戰術中，此種教訓，殊堪記取。

拔掉不成，不拔碍眼。　嚴以敬作





新三國

曹操認定陶謙殺其父

不久，董卓派遣李傕郭汜朱儁，擊敗朱儁的軍隊，刼掠了潁川等郡，陶謙繼續支持朱儁，直至董卓被殺以後，他聯合了當時的揚州刺史周乾，與五個國的國相，兩個郡的太守，一個郡的前任太守，一個博士（大學教授），共同寫信給朱儁，出推他爲「太師」，許諾以足夠的兵員與半年的軍糧支援他，請他去長安打李傕郭汜，主持國政。

在陶謙所號召的五個國相之中，最有名的是北海相，孔融；兩個現任太守之中，也有一位是後世的學人所知道姓名的：太山太守應劭。參加簽名的「前九江太守服虔」，是我們已經領教了不少的一位「說經家」。那位博士，不是別人，是經學泰斗鄭玄。

朱儁另有他自己的看法。朱儁以爲董卓旣死，不妨對李傕郭汜不咎旣往，「與人爲善」。李郭二人採納太尉周忠與尙書賈詡的建議，以獻帝的名義，徵召朱儁入朝，朱儁就辭謝了陶謙等人的好意，而隻身前往長安，以個人生命作扭轉乾坤的孤注。到了長安，先後担任了太僕，太尉、行驃騎將軍事、等等官職，終於爲了調解李、郭二人之間的爭鬥，被郭汜扣留，氣死。

陶謙呢，自從朱儁去了長安以後，便不再與李傕郭汜對立，而恢復與朝廷書表往來，接受了朝廷升他爲徐州牧的詔旨。

陶謙傳裏面最無聊的一句話，是說陶謙與徐州境內一位自稱天子的草寇「合從」。草寇是下邳人，姓闕名宣。

陶謙貴爲一州之牧，怎麼會與區區的闕宣結爲同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考異」裏指出了如此說法之難以令人相信：「按謙據有徐州，託義勤王，何藉宣數千之衆，而與之合從？」

陶謙傳又說，陶謙與闕宣合從不久，就殺了闕宣，呑併了他的徒衆。事實是，陶謙從闕宣開始造反的一天，便對他討伐，很快就擊敗了他，將他殺死。闕宣從造反到戰敗被殺，前後不到一個月：初平四年六月。

後漢書陶謙傳，大部份是從陳壽三國志的「魏書」抄來。魏書是魏朝史官留下給晉朝的官方紀錄，魏朝史官對陶謙有不得不向壞裏說的苦衷，因爲陶謙是魏朝的開創者曹操的敵人。

曹操的父親曹嵩死在經過徐州、去往琅琊的中途。曹嵩之死，是死在陶謙的部下，一個姓張名闓的都尉之手。曹操認定張闓是奉了陶謙之命行事。

曹嵩這人有取死之道。他是中常侍曹騰的養子，很有一些錢，花過一千萬買得了太尉之官，在初平三年帶了一百多輛的行李與金銀財寶由洛陽去琅琊，準備到離開今日青島不遠、諸城縣東南的海邊勝地去養老。他不僅是招搖過市，而是招搖過了小半個中國。

曹嵩與他僕從，浩浩蕩蕩的到了徐州境內，陶謙派遣兩百名衞兵，交給張闓，護送曹嵩。依照「吳書」的記載，這張闓抵抗不了一百多輛行李與金銀財寶的誘惑，走到泰山與華縣費縣之間，就指揮衞兵，把曹嵩殺了，刼去曹嵩的財物，逃往淮南。

後漢書陶謙傳不曾指出殺曹嵩的人，是否姓張名闓，也沒有說曹嵩是死在「泰山華費之間」，僅僅說了殺曹嵩的是陶謙駐在（嶧縣西南的）陰平縣的「士卒」。這些士卒，屬於陶謙的一名別將所管。

應劭傳，又有一個說法：殺曹嵩的不是什麼陰平守將及其士卒，不是所謂張闓，而是陶謙的幾名輕裝騎兵。這幾名騎兵，據應劭傳，是陶謙自己所派。原因：陶謙很恨曹操攻打了徐州好幾次。

應劭傳的說法，不合於事實。曹操在曹嵩遇害以前，不曾攻過徐州一次。陶謙沒有理由恨曹操，恨到須殺曹操的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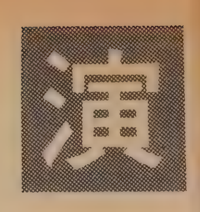
歷史上像這種難考的瑣碎小事，太多。也不必去深考。重要的，不是曹嵩爲誰所殺，而是曹操一口咬定曹嵩是被陶謙派人所殺，在初平四年帶了極多人馬來攻徐州，聲稱爲父報仇。

有五個城的男女老少，幾十萬人，包括從陝西因李傕郭汜之亂，而逃到徐州來的難民，都被曹操指揮部隊殺光。這五個城是（現在稱爲徐州市的）彭城，（嶧縣之南的）傅陽，（睢寧西南的）取慮，（現在稱爲睢寧的）睢陵，與（安徽泗縣之西的）夏丘。

曹操屠掉這五個城，屠得眞正雞犬不留，使得「睢水爲之不流」。太殘忍了。

這是曹操一生的大汚點。以他的能力與治蹟，他本可以贏得天下志士仁人的歸向。他作了這件殘忍的事，暴露了他性格深處的凶惡，只有令志士仁人寒心。我在前面說過，陳宮之倒他的戈，引呂布來偷襲兗州，可能便是因爲對曹操寒心。後來，曹操對劉備十分的好，而劉備總是不肯對他好，其原因可能也是如此。

陶謙在曹操來攻之時，抵擋不住，退到郯城死守，總算被他守住。





蔡東方

（八）早期的劉備

有誰在郯城助他一臂呢？劉備。

曹操之所以後來對劉備十分器重，這郯城的攻守戰頗有關係。

次年，興平元年，曹操又來打徐州，佔領了琅琊東海等縣，陶謙有自知之明，知道他自己的力量與曹操的力量不成對比。去年他守得了郯城，今年未必仍能守住。他決定索性放棄這徐州幾個郡國的地盤，逃回家鄉去養老。

幸虧，在曹操的兗州後方，出了陳宮張邈等人迎來呂布的事。曹操慌忙回軍北向，去打呂布，陶謙這才喘得了最後的一口氣。

他却活不了多久，便發了病，一病不起，享年六十三歲。垂死之時，他把徐州交給劉備，上表推荐劉備爲徐州牧。（按照當時的軍閥風氣，劉備只要一被推荐，不必等待朝廷的任命，立刻便可以就任辦公。）

劉備曾經向陶謙辭謝，說：袁術的聲望高，力量大，不妨把徐州交給袁術。這時候，孔融在場，表示了他的意見：袁術是死人一個，好比已經埋在墳墓中的枯骨，不值得考慮。

劉備於是接受了陶謙的好意，以「客將」的身分繼任爲官位甚高的徐州牧。（他本爲客將，是袁紹的青州刺史田楷，在去年，初平四年，派他來徐州，帮陶謙抵擋曹操的）。

以後不久，就有了呂布由兗州戰敗來奔，被劉備好意安頓在小沛，又由小沛襲奪徐州州政府所在地的下邳，以及劉備落難到廣陵、海西，反過來向呂布投降，被呂布禮尙往來，安頓在小沛。最後，呂布又把劉備趕出了小沛，劉備去投曹操，引得曹操來攻下邳，殺了呂布。這些話，我在所寫的呂布一章，都已經說過。

曹操於建安三年殺了呂布以後，不把徐州還給劉備，而交給一個姓車名胄充當「徐州刺史」。（徐州牧的官職取消）。

劉備被曹操帶回了許縣，以献帝的名義拜爲左將軍。次年，建安四年，袁術離開壽春，想經過徐州，到青州冀州依附袁紹，曹操派劉備去徐州攔截。劉備果然把袁術嚇得掉頭南向，却也順便打走了車胄，奪回那個他認爲應該是屬於他的徐州。

這一次，劉備享受他的徐州地盤，時間也是很短。曹操不能夠容忍如此的一次對自己的侮辱；不到一年，就帶了大隊人馬，把劉備的幾千兵打得落花流水，俘虜了劉備的妻子與大將關羽。

張飛向南逃，逃到汝南，與當地的黃巾領袖合作，佔了（河南正陽境內的）一個古城，暫且安身；劉備向北逃，逃到袁紹那裏，參加了袁紹與曹操的延津之戰。

再其後，劉備見到袁紹實在是不夠料，沒有戰勝曹操的可能，就向袁紹求得了一個任務：前往汝南，策動當地黃巾，以擾亂曹操的後方。袁紹答應。劉備於是獲得脫身。

劉備離開了袁紹，到達汝南，與張飛團聚在一起。不久，關羽在許縣獲得消息，知道了劉張二人的下落，立即陪同劉備的兩位夫人（甘夫人與糜夫人），來到古城。曹操派了蔡陽領兵來追，被關羽殺掉。

建安五年，劉備與關羽，張飛離開汝南郡，去到襄陽郡，投奔劉表。

劉表把他們安頓在新野縣，並未重視。劉表不過叫他們在新野這個小地方，担任前哨的職務而已，沒有以對待一個前任徐州牧的禮貌對待劉備，也沒有認出關張二人是大將之才。

劉備在新野坐冷板凳，從建安五年坐到了建安十三年，整整八年之久。也眞虧他有如此的耐心。人生有幾個精力飽滿的八年呢？

有一次，劉表請他吃飯，他在席中想到了這一點，傷感得流下眼淚來。劉表問他爲什麼流淚，他說：「我以前天天騎馬，臀部沒有肉；現在好久不曾騎馬，臀部肥大了起來，感覺到年歲已大，轉眼便進入老年，而功業毫無成就，所以傷心。」

劉備這時候，已有四十幾歲。

其實，劉備怨不得劉表，也怨不得其他的人，該怨自己，怨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勇氣有餘而智慧不足。學問不足，天下的事，應與天下人共謀之，至少應訪求天下之頭等人才而共謀之，憑你劉備一人有那麼一份雄心，就以爲能夠獨力剷平羣雄，安定天下，豈非緣木求魚？

關張二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趙雲渾身是胆，糜竺孫乾也有相當的行政能力與外交辭令；這些人是好帮手，然而比起張良韓信蕭何，有相當大的距離。

所以，劉備混了大半輩子，跑東跑西，跑不出什麼名堂，站不穩任何地方。

初出茅廬之時，於一位校尉鄒靖的指揮之下，率領關張二人及若干平起平坐，一塊兒放狗跑馬，愛好流行音樂與漂亮衣服的年輕朋友，旗開得勝，把家鄉的黃巾草寇，殺得個個逃命，蒙鄒靖保荐，作了中山國安熹縣的尉，地位堪比於抗戰前後一個縣的保安隊隊長。

萬人意見

華國鋒集團是典型走資派
百貨商店出售高價奢侈品
城市男青年蓄長髮長鬍子
櫥窗商品專為外國人而設大陸人簡直不敢想

編輯先生：

據「北京法新社」一日報導，自「四人帮」垮台後，在一些大城市，特別是「北京」或上海，逗留數天的外國人，會注意到粮食及消費品較為充沛，商店供應較廣泛產品，櫥窗亦較為小心佈置，在國營商店中，一些在中國來說是屬於奢侈品的貨物，如手袋、皮鞋、皮裘、收音機，電視機及比賽用的腳踏車，已比較普遍。購物者在貨品的欵式、型號及色澤方面亦有更多選擇。貨品多式多樣，對北京居民的外面，尚未有大影响，因此較時髦和色彩較鮮艷的衣服仍被人民掩蓋着。在上海這個天氣較和暖的城市，更看見婦女穿着花布服裝及雜色棉布裙。在北京，居民的髮型亦在漸漸的改變中。青年的頭髮已長得畧為長一些，偶爾長上鬍子，婦女的髮型亦比較新欵。

看了上面的報導，本人覺得外國人真是天真，他們只是走馬看花見到一些「樣板」，以上所述的貨品，在毛江時代已在各大城市的櫥窗中展列了，此是中共向來用以欺騙外國人的裝飾品。這些商品，大陸人民是不能購買，甚至連外國人也不能購買，它們擺在那裏，正如博物館的古董一樣，眼看手勿動。以前廣州，在一些百貨店裏擺了一些高級花布，這些花布廣州市民有布證也不能購買，因為它是「特別品」，只供一些外國人購買，當時廣州市的女孩子曾乘機博懵，跟隨外國婦人購買布匹，售貨同志見到此情景，因碍於外國友人，不敢斥責，只好硬着頭皮也賣些給她們，可是當她們一出百貨商店時，馬上被數名共幹截住，強要把布匹取回，並且記下姓名地址，交給當地機關處理，可憐這些無辜的少女，無端端受到批評檢討，此是事實。而現在華國鋒當權，也照辦煑碗炮製一些櫥窗裝飾品，經過以前的教訓，相信廣州市民已不敢再「購買」了。

在大陸、誰也知道收音機、電視機不是個人的享受品，電視機價錢昂貴，即使老百姓想買，也無法買得起，况且，家裏若有電視機，一旦運動到來，便足可以構成資產階級生活享受罪名，即使有餘錢的人，也因怕惹麻煩而不購賣。收音機更屬問題商品，雖然價錢不太貴，但要得到證明才可購買，工廠機關大多有收音機，用來收聽中共的政治八股。至於私人的，除非共幹，普通老百姓可說很少很少，因為收音機可以收聽海外電台，雖然中共對海外電波不斷干擾，但從嘈聲中也可收聽一些，因此中共對收音機管制極嚴，一旦查出私人藏有收音機，便可以加上許多莫須有的罪名。因此大陸人民視收音機為殺身之禍。以前尼克遜訪平時，北平青年每人手提一部收音機，在尼克遜所訪問的[illegible]房地方，充當佈景板，當時外國記者都相信是他們自己的，但當老尼走後，所以收音機馬上被共幹收集起來，這一鏡頭恰好給外國記者見到，他們才明白原來所有收音機是由中共暫時發給，用來欺騙外國人。

華國鋒集團指責「四人帮」走資本主義道路，江青戴假髮也成為罪狀，可是，居然准許北平與上海的青年留長頭髮及蓄鬍鬚，以前大陸的女青年都以短頭髮表示其樸素，男性青年更不敢留長頭髮。况且男青年長髮及蓄鬚是近年從西方吹向東方的標準資本主義風氣，而大陸青年長髮留鬚，顯然屬於典型走資派，華國鋒集團咒罵「四人帮」是走資派，却容許大陸青年有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傾向，這豈不是矛盾嗎。

中共高層在派系鬥爭中，為了打倒對方，胡亂加上給他們的罪名，比秦檜加於岳飛的「莫須有」罪名還更荒謬，這樣的統治者，又怎能領導八億人民呢！

讀者　丁帆來上

二月六日

左仔同是吃共產飯 擁鄧擁毛壁壘分明

編輯先生：

香港左仔，同樣吃「共產黨」飯，但一向分為「擁毛」和「擁鄧」兩個壁壘。而我們看出傾向「走資派」的人較多。

去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大公報」極力掩飾，謂「首都」一派團結氣象，有關「毛主席」的指示隻字不提，而「文滙報」則洋洋千字，標題為「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指引下乘勝前進」。在本港新聞欄，「大公報」隻字不提，而「文滙報」則大加渲染報導。

這是以前的事。但是最近，又有「社會主義青年社」，向「新華社」提抗議，其主旨如下：

（一）立即釋放天安門被捕者。

（二）撫恤天安門示威者受傷和被殺者家屬。

（三）立即公佈鎮壓天安門示威的詳情。

（四）懲辦一切鎮壓天安門示威被捕者。

這雖則是舊事重提，「毛」清算「鄧」，而今，「鄧」又翻身，要清算「毛」，現在就是要比較一下，「毛」的馬仔多還是「鄧」的馬仔多。

在這方面，左仔目前報導非常沉寂，但依據去年四月十五日，左報發表，為天安門左派事件集會的人士，出席者，只有「新華社香港分社」佔了數人，「工聯」僅二人，「工商團體」僅數人，左報僅兩人，左派明星僅一人，左派資本家一人的都沒有參加。

日前的情形則不同，清算「四人幫」的集會，香港左派資本家熱烈參加，對「四人幫」抨擊十分激烈，商業機構的櫥窗除下「毛」像，表示擁「鄧」反「毛」，表面化經十分明顯。這亦看出左派鬥爭的激烈。

香港仔上

二月七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八一—四八五）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廣州市民要求華幫 改善人民物質生活

編輯先生：

最近友人自廣州回來，他說在廣州時曾見到牆上的大字報，要求華國鋒改善人民生活，給人民以更好的生活水平。該大字報表面上聲討「四人幫」在過去十年內阻碍大陸經濟發展，以致使大陸人民生活日益窮困，生活水平每下愈況。實質上要華國鋒改善人民生活，指出華國鋒當權，把「四人幫」打垮，應該徹底消除「四人幫」的經濟政策，加速建設社會主義，使人民的生活獲得改善。

大字報還說，由於「四人幫」破壞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原則，使生產力停滯不前，加上人民受四人幫影响，工作不積極，因此在這十年內，整個國民經濟落後倒退，市場上的物品供應嚴重缺乏。特別是人民日常用品，即使有分配，也是無濟於事。

廣州市民對上述的社會現象，不敢直接向華國鋒指出，是共產制度下的必然結果，他們把它歸咎在一小撮被打倒的統治者身上，完全是為了使自己不遭受政治迫害。其實，任何人當權，若不拋棄共產主義制度，人民的生活永遠得不到改善。

讀者 徐明上

二月八日

華國鋒起家並不偶然
支持毛澤東鬥劉少奇
協助毛周江批判林彪

據東京二日美聯社電，好幾個月來沒有提到華國鋒的身世之後，「新華社」終於對這個共黨「主席」的底子，提供了一些資料，把他的工作，追溯到一九四九年，和說他是毛澤東的忠心追隨者。

「新華社」發表訪問湖南省黨部的一個高級黨委的報導時，說華國鋒是「穿着陸軍制服的強壯青年人」，一九四九年八月，在黨和政府工作人員進入襄陽時，走在前頭。

該項報告證實華國鋒今年五十六歲，他以前做官的履歷不詳。「新華社」仍沒有說他的出生地是何處，和他是在什麼時候加入共黨，及他是否已經結了婚，也沒有說一九四九年大陸陷共前，他是什麼的。

西方所知道的有關華國鋒的底蘊，是由一九五九年開始的。

「新華社」說，他在湖南省活動的紀錄，顯示他曾捍衛毛澤東路綫，及適宜於担任毛澤東接班人的職位。

「新華社」說，華國鋒於共軍開入襄陽之後，便立即成爲襄陽縣「黨書記」。他以恢復地方秩序，發展生產和實施賑濟十萬名無家可歸的人的工作而有功。

對於實施土地改革和推翻地主階級的工作十分活躍，那是在階級鬥爭進行得激烈的時候，在兩年的時間內，他走遍襄陽縣的每一個角落，大部份的路程都是步行的，他的工作，深獲黨委會的嘉許。

「新華社」的訪問記描述華國鋒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支持毛澤東鬥劉少奇，劉少奇是已故的「國家元首」，毛澤東日後於選拔接班人時會選中他與他的忠心可能有很大的關係。

它說一九五九年毛澤東親自提議由華國鋒出任湖南省「黨委書記」，毛對他在山區工作情形的報告，特別讚賞。

其他的報告雖揣測華於一九六六——六九年「文革」期內會發生麻煩，這篇文章說，他後來對劉少奇及已故的「國防部長」林彪，實施報復。

一九六七年在周恩來的諭令下，他組織了省「革委會」，在「文革」期內消聲匿跡的省黨委會於一九七〇年由華國鋒重行組成。這是自從文革以來，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省「黨委會。」

華國鋒於一九七二年協助發動批判林彪有功。林彪於被指陰謀反毛及反政府之後，在飛機失事事件中喪生。雖然華國鋒因他的小動作，如反林彪運動之類，而獲得北平頭目們的注意，但出任「公安部長」一職是出於他自己的主動，結果，他爬上了「主席」的寶座。

「新華社」的訪問記讚揚華國鋒把工業介紹給湖南開發肥料資源供農業使用，建設鋼鐵廠，發展煤礦資源及建築韶山鐵路有功。該鐵路由毛澤東的家鄉通至全國各大城市。

儘管華國鋒的生平和他的政治生活仍有許多未爲人們所知，但這篇訪問記已表明他是堅決擁毛的人，就目前的政治情形來說，更重要的，也許是周恩來喜歡他。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歲首獻頌

封淑英

畫堂情燕返，大地好春回。歲發生機發，梅開國運開。物皆供所用，人各展其才。天下干戈息，從今泰日來！

春暉

梁希仙

吹綠東風動海濱。豁眸花鳥見精神。天開泰運蒼生福。氣轉禎祥大地春。已散陰霾輝白日。乍生淑景麗紅塵。安排筆硯從吟事。好水好山屬雅人。

前題

卓淡影

水滿陂塘綠滿隄。田家今又事春犂。朝暉朗朗花爭放。柳色青青鳥亂啼。檻外蜂兒勤釀蜜。堂前燕子正含泥。時光歲首應知惜。賢哲追思我欲齊。

前題

梁朗秋

黍谷陽回話此時。嶺南草木正會蕤。消寒已是青旗見。向暖應從翠袖知。曾待閣爐方把盞。更煩呵硯始臨池。如今喜得晴光好。福履吉人任所之。

前題 調寄迎春樂

劉雲閣

遲遲春日烘烘暖。勾萌動，生機遍。滿郊原，草木皆葱蒨。烟景媚，宜遊玩。

游目望，山花爛熳，倚杖聽，鶯聲睍睆。怎得餘暉常駐，坐愛芳菲晚。

寄調唐多令

麥正本

敏公女公子出國深造以此美之

蘭蕙質幽清。嬌嬈漸長成。十八年，掌上珍擎。攻錯他山辭閣，千里外，踏雲程。

冰雪比聰明。前茅列姓名。羨淵源，水部家聲。書豈男兒才可讀，針黹事，看來輕。

前調 對月有懷

劉雲閣

墜葉響疎桐。憑闌風露中。正冰蟾，冉冉高空。澈地輝光銀燦爛，清影裏，與誰同。

天末盼歸鴻。懷人山萬重。儘情牽，夢也難逢。但願刀環應不遠，斟菊酒，共籬東。

前調

衛燕山

敏公詞長女公子赴美深造賦此餞行

冰雪賦天資。書香好女兒。蘊珠璣，師友心儀。庭訓鳳毛初濟美，求深造，發雲驪。

今夕餞江湄。勉辭為頌辭。舉金巵，深意相期。欲報春暉勤學問，成才日，耀門楣。

前調 題牡丹圖

何敏公

傾國艷無雙。春風第一香。遣閒情，抹紫塗黃。微醉倚闌金縷歇，清平調，詠三章。

麗質美人妝。嬌姿冠洛陽。恨東風，吹老容光。亂世虛名爭半席，繁華夢，覺寒窗。

清歌

劉秉衡

樽前一曲奇遙深。別有幽思動客心。想得行雲流水意。粉腮凝淚韻俱沉。

清歌

李撫虹

黃鳥枝頭淑氣催。清歌宛轉喚春回。渾疑楊柳吹橫笛。更覺悠悠入耳來。

前題

丘松生

金碧樓頭筆硯焚。清歌一曲遏行雲。詩情盡意留人醉。紫陌春寒草欲薰。

前題

葉玉超

夜闌明月上高樓。一曲清歌囀玉喉。恰似黃鶯初出谷。蹁躚蝶板韻悠悠。

前題

劉允中

踏青裙展手花枝。流水香車棧道馳。舞袖歡場沉醉夜。閒歌橫笛月明時。

前題

鄒哲夫

美人腔調似春鶯。百轉珠喉協玉箏。唱罷竹枝歌白雪。夜闌倍覺繞梁清。

前題

何叔惠

一曲清歌酒一杯。夜燈扶影共低徊。念家山破逾年老。忍聽六絃斷續哀。

清歌

盛獻三

把酒聽歌一座傾。嘉賓賢主二難幷。纍纍珠貫春鶯囀。耳繞餘音三日鳴。

前題

梁軾昭

登樓欲借魯陽戈。細聽哀絲協浩歌。幾闋新聲傾座客。樽盈北海醉顏多。

前題

區季子

一室依傍琴調舌。五架管絃嬌倚聲。籟自天真波日媚。試將紅豆較黃鶯。

清歌

呂偉東

姚娫絕色冠江城。嫋嫋清歌訴怨聲。貌似歡愉心實苦。背人垂淚到天明。

前題

陳乃殷

春冰初解一泓清。匹練橫拖月正升。照得疎梅枝幹影。恍如化下作癯僧。

前題

胡景石

新聲一片發清晨。無象無形妙入神。響拂丹梁[illegible]日落。善歌仍羨魯邦人。

前題

前人

唱來碣石與清音。敲玉無殊入耳深。昔日渝巴曲並奏。庭前起舞作南針。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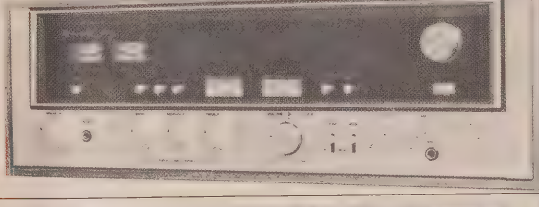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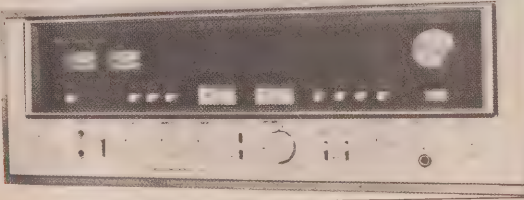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7

北大舊頭頭彭珮雲
艾帥白髮紅顏戀的另一面
香港公共屋邨的租值
香港的左派沉寂了
對人類智慧損害的中共文藝小說
反毛崇周擁鄧
共軍派系形成與其影响
揭開某破腳「政論家」的畫皮

華國鋒「丙辰未過，重係聾年！」

嚴以敬作

勢攻羽宇大任主校僞
醜其暴自出百誤謬

NO. 487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二月廿四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二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揭開某跛脚「政論家」的畫皮

香港有個跛腳「政論家」，可能因四肢不全影響心理的關係，到美國轉了一個圈子回到香港後，大概是因爲頭寸仍然調動不開，所以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一口氣寫了十多篇「書生論政」的稿子，雖然每篇都有一個題目，但因沒有中心思想和缺乏系統，加上頭上一句屁股一句，究竟是誰的意見主題又是甚麼實在令人捉摸不清，但也還有其特點：一是中華民國「無望」，據他說：「越南悲劇將出現於台灣」。二是中華民國執政黨人才凋零，他在「專論」中說「蔣經國將會是爲國民黨鞠躬盡瘁的最後一個領導人」，意思是說：即或中共不「解放台灣」，但在蔣經國院長去世之後台灣也一定完蛋。

這位條半腿的「政論家」，前二十年似乎還寫過可以一讀的文章，如他所寫的「神童」夏完淳，只有十七歲，却能毀家紓難奔走呼號，糾集義民抵抗清兵。在文章中「阿鸞」並未談到勢大勢蹙的問題，相反地對夏完淳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愛國精神至表欽佩！國家養士爲了甚麼？當然主要是爲了延續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文化中那種疾風勁草，板蕩忠臣的節操又是重要的一部份。某跛腳佬寫夏完淳倒也有點「士」的氣味。

可惜，這個先生後來竟以考據古代女人生殖器專家的姿態，專門捏造古人春宮，雖然頗有「名氣」，但畢竟不是正路。那麼最近在某報上突然以憂國憂民的姿態寫那種狗屁不通的「政論」，替中共當吹鼓手，實際目的則在於「一箭雙鵰」。怎麼叫「一箭雙鵰」呢？一來向北平政權送送秋波，萬一將來無處可去時留一條後路；二來可以借美國鬼子之「口」和中共之「威」對中華民國當局將一軍，他的「理想」是執政的國民黨識相些，給「政論家」多多磅地水，以濟燃眉之急。

本來，像這類政治上的不入流癟三，不值得看他的胡說八道的謬論，更不該浪費筆墨寫文章駁斥他。不過，此人與現在台灣的一些人「生殖器上的關係」頗爲密切，如某書局的退休總經理李某，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揭一揭他的臭底子，可能還有人請他去幹那種禍國殃民的事。

某四肢不足「政論家」，大陸淪共前曾任上海「和平日報」總編輯，當時正在國破家亡的關頭，而他却作了兩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一是強逼中宣部部長黃少谷發遣散費，其理由是：一套新西裝要四萬塊錢，沒有新衣，怎可南下，不給遣散費怎行？二是「乘機搏亂」把報社的白報紙給賣了，這個仁兄腳短手却長，賣白報紙那筆錢給他一個人吞掉了。所以，一九四九年他到香港後，人家別人都是難民，但他却是腰纏纍纍的寓公，不過他却三天搬次家，五天換個住處；因爲上海「和平日報」的同事不少人也逃來了香港找他算白報紙的賬。後來這些人多數去了台灣，某大「政論家」才把心放了下來。一九五七年台北有關當局邀請香港一批文化工作者回國觀光，跛腳「政論家」也參加了，不過他却多帶了兩大皮箱西裝料子回國出賣牟利。孰料剛到台北，他在上海「和平日報」的同事又把他包圍了；結果別人都是回去十天左右，他只過了兩天就偷偷跑回來了。

現在此公的「古典女仔書」大概左派書局不會代賣，在二十年前香港皇后大道中左派中華書局還在的時候，倒是代賣他的書。



靠寫稿收入不多，加上股票賠本，玩女人用錢過多，向中華民國當局打打主意倒也不失爲「好主意」。但不知此路通不通？這件事，倒是值得大家注意。

僑校主任大字報攻勢
謬誤百出自暴其醜

萬人傑

一家僑校的教務主任發出一封給老萬的「公開信」，這事的引起，因爲老萬批評了該校偏用左傾教員，晉鼓吹毛澤東思想服務。可是這封公開信把此項主題撇開不談，一味講他自己如何威水。可惜這篇大文却被他的學生根據邏輯學駁到體無完膚。這樣的老師，簡直自取其辱。這兩期刊登的，是老萬的駁文，下期再將「公開信」原文發表。

大字報形式

在共產社會裏，大字報是鬥爭工具，一旦掀起政治風暴，大字報便滿天飛、通街貼。

香港是自由社會，人人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大部分報紙有讀者版之設（如本報的「萬人論壇」），也可以申請在維園開個控訴大會；如果不怕人誤會你藐藐地，可效法英國海德公園，在人稠地方大發謬論，發揮個人高見。

因此，香港很少出現大字報，但也有例外，當崇正總會鬧風潮時，老萬收過一些攻擊當權派的大字報；也收過一些私人攻訐的油印信件。但最近收到的一份，却與老萬本身有關。

同時，老萬收到這份大字報很「神秘」，既不是專人送達，也非郵遞，是老萬回星島上班時，在辦公桌抽屜中發現，從罅縫播進的。

這份大字報不是油印，更非影印，是花了筆本錢，全文用楷書鉛字排印，裝釘起來，還在上面蓋了紅色印章，書明「歡迎轉載」。這樣規模的大字報，目的想是希望「廣爲流傳」。

學生並非無的放矢

如果老萬是華國鋒或四人帮，許多報紙會爭相轉載；可惜老萬名不見經傳，一介小市民，辦張垃圾報，無權無勇，轉載是浪費篇幅，因此直到老萬執筆時，還未見香港任何報刊登出，大概稍過時日左派報紙或會加以利用，那是後話，暫且不提。老萬何以有資格被寫大字報呢？看看署名發出這份大字報的人，素昧生平，在接到這份大字報前，並未聽過這名字。細看大字報內容，才知因爲老萬寫過一篇文章，提及一家在僑務委員會立案的僑校，大羣學生到萬人日報投訴，指責校長任用一些左傾教師，上課時向他們灌輸毛思想，誇讚中共的「偉大成就」。

他們舉出其中一位姓宋的老師，此人在報界兼任工作，老萬和他不熟，但他的德行，行內人早就一清二楚，無人不知其爲投機左仔。這種人能在中華民國立案的僑校任職，難以令人置信。他向學生放毒，也是意料中事。老萬深信這班學生並非無的放矢，他們不肯學共產黨手法，貼校長大字報，而通過本報的揭發，促校長注意，應將惡跡昭彰的左傾教師撤換。以萬人日報立場來說，給予他們帮助是義不容辭的。

但這家僑校當局在本報發表新聞後，一口咬定是一名被開除的教師給我們提供資料的，其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他們的措施，激起學生的憤怒，竟不自覺，還當我們是故意找麻煩，眞是愚不可及！

提供不少眞憑實據

這家僑校的學生並不是空口說白話，而是給我們提供不少眞憑實據，還特別向我們保證，萬一我們因揭發此事惹來官非，他們全體做證人。當然，對報紙的一切文字及報導，我們完全負責，除非不發表，一經報導，不會要那十幾位同學負担任何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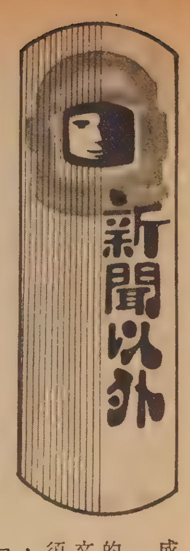
萬人日報的宗旨是：讓她成爲大衆的報紙，讓有冤無路訴的任何階層的人，透過萬人日報，說他要說的話。這是一班學生來找我們，以及我們樂意替他們說話的理由，並不如大字報所說，因爲我們是新出版的報紙，藉此多爭取幾個讀者。

學生們提供的資料，本來我們也可以通過另一處理方法，把它分送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及其他有關機關，讓他們處理；可是我們知道公文來往，稽延時日，如果校長先生受到下屬蒙蔽，看了我們的報導，會急起整頓，那麼，我們的目的總算達到，不必再驚動有關機關了。

但發出這份大字報的人，並非這家僑校的校長，究竟是什麼身份，和這事有什麼關係，老萬也弄不清楚；他是否與我們報導的那家僑校有關，未敢肯定。他雖自稱在新聞界撈過，當過總編輯、主筆、社長等等，且都是「很有規模」的報紙，不像萬人日報咁垃圾。可惜余生也晚，不知這位老前輩是何方神聖，又爲什麼替那位僑校的校長強出頭？是校長授命，抑或自告奮勇，博加人工？

萬人日報前途美好

萬人日報容沒有他「工作」過的報社那麼具有規模，可是萬人日報是我們自己從無到有辛勞經營的報紙，萬丈高樓從地起，將來我們一樣會具有規模。如果在一家有規模的報紙工作過也值得炫耀，未免太淺薄。老萬在香港最具規模的三家大報都工作過一段很長的日子，目前還是星島的現役工作人員，但仍覺得我們這家垃圾報極有份量，它對一般



市民發生作用，它敢說一般大報所不敢說的話。當然，這會開罪許多牛鬼蛇神，令他們寢食不安，叫罵罵人，甚至要驚官動府告人。如果我們畏懼這些，就不會挺身而出，為正義學生講話。學生們早已給我們「貼士」，這位校長先生動不動再律師信唬嚇人，連他的學生及學生家長也常會收到律師信。但我們理直氣壯，不怕打官司，有廣大讀者作後盾，官司拖不垮萬人日報，它永遠與邪惡作戰，專門打擊掛羊頭賣狗肉的文教敗類。

我們指責的是學校最高負責人，不見經傳的人儘管強出頭，可不是我們的對象，用共產黨大字報的方式更要不得，我們的萬人論壇經常容納相反的意見，何必以共為師？

拚命捉字虱

凡跟我們立場不同的人，提到萬人日報，一定說：「我從來很少看這張報紙」；或者說：「這份報紙很少人看」。也有些人說「這些恣肆叫罵，毫無深度的文章，從來就不屑一顧。」雖然如此，老萬的文章，他還是讀了，而且看他在雞蛋裏挑骨頭，拚命捉字虱的態度，不但讀了，更一字一句的細讀。

老萬不是什麼作家、文豪，從來只承認自己是爬格子動物；也沒說過自己有如何高深學問，連小學中學一共只念過八年書，除小學外只拿過初中的紗紙，能寫出大部分人看懂的文字，已算差不多，偶然出現一兩個別字，或文理欠通，與老萬同程度的讀者都看懂，應是無傷大雅。只有一些冬烘的國文老師，才會那麼小心眼兒把學生的「落井下石」改正為「落穽下石」；「發奮圖強」改正為「發憤圖強」，如不打算成為專家，不必往牛角尖鑽，能成夠達意便。

最近大陸對過去那些濫金蓮腳布式，又長又臭的文告也感厭倦，提倡「赤腳文章」了。所謂赤腳文章，大概是指大眾化的文字，不必引經據典，毋須咬文嚼字，讀過三年小學，便能了解。這類文章，儘管自許「筆鋒有如劍鋒」，那麼威水的人物認為「毫無深度、不屑一顧」，但喜歡讀的人還是不少。有些人讀到大動肝火，因為它像匕首般刺中他要害，幸而匕首短，深度不夠，若深一點，他便一命嗚呼！

「寶劍出鞘」又點？

這位仁兄既自稱有筆如劍，但又說：「遠在一九六七年之際，由於我站穩應有的立場，那些採相反立場的報紙，早已罵我『大放毒素』了。」左派罵你放毒，你不去揮劍反擊，「反而養晦韜光，早就自行『封劍』」，可惜！可惜！你熟讀武俠小說，知道「英雄人物」被迫時會說：「你再不要迫我出劍！」為什麼對左派報紙如此客氣？是有所顧忌嗎？是有所畏懼嗎？

今天，我們和共產黨——罵過你「大放毒素」的共產黨作戰，你却躍躍欲試，大叫「寶劍無情」，還說人家「自取其辱」「自取其咎」，豈不是自暴其「欺善怕惡」的醜陋面目？

誇耀自己英勇的人，往往就是懦夫。今天已是核子飛彈時代。「寶劍出鞘」作用微乎其微，甚至飛機大炮也早已落伍，只有中了武俠小說、武打電視電影的愚夫愚婦，才會害怕「寶劍」，把時代扯後幾百年。滿腦子這種落伍思想的人，怎配為人師表？老兄，把你寶劍收起來，留在家裏作古董自我欣賞吧！

五月花何以打「×」

大字報引述老萬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牛馬集的「幫理不幫親」一小段，當中「×××茶會」五字，老萬原文為「五月花茶會」，何以他把「五月花」三字刪去，代之以「×」？究竟「五月花」三個字犯了什麼忌諱，對老萬的文章不敢忠實引述？老萬未參加過「五月花茶會」，但知「五月花茶會」是一些文化教育界人士每週敘會，只是聯誼性質。這位發出大字報的仁兄，大概也是茶會中一份子，知道茶會中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地位、輩份都比老萬高，一言九鼎，只要肯出面給老萬打個電話，老萬碍於情面，無法不賣帳。因此這位仁兄公開對學生說，以示與老萬亦算間接老友，打個招呼，閒話一句，事情就過去。但學生們恐怕老萬出賣他們，跑到報社找老萬，老萬為表明態度，發表了「幫理不幫親」一文，想不到竟被認為「極盡五花八門之妙用」。老萬這篇文章並未賣弄什麼花巧，只是有始有終的維護這班學生，即使「五月花茶會」老友打電話，也不致改變老萬的立場。

學生不會憑空捏造

後來有位「五月花茶會」的朋友告訴老萬，茶會中人因這位仁兄把他們牽入漩渦，對他十分不滿，叫老萬不要再提「五月花茶會」。老萬本已答應，但這位仁兄既要重提，老萬也難再履行諾言。大概他把「五月花」三字改為「×」，是不敢再牽連那班「有力者」。老萬疏一皮、隔一截，無須隱諱，他既在學生面前公開，老萬何須在報上隱瞞？他雖說老萬「無中生有」，但如果不是出自他的口，學生哥怎知有「五月花茶會」？因此，「五月花茶會」同寅不能怪老萬，只該怪他口不擇言，自以為認識「五月花茶會」諸君子便了不起，地位高等很，給老萬搶白，老羞成怒，既要出劍，又打官司，還拿出若干年前當過老總、主筆、社長唬嚇人，攪屎上身。其實，你算老幾，點值得我們為你浪費筆墨？當然，他發出大字報的目的老萬是懂得的。

他受責於「五月花茶會」同寅，必須「證明」老萬所指是「無中生有」，據說他們的週會因進行班際籃球賽，「數星期以來」未舉行過。

有沒有舉行週會，老萬是校外人，當然「不知道」；但絕非老萬「無中生有」，所寫都有根據，十多位同學，眾口一詞，難道他們知道有「五月花茶會」？難道頭腦單純的學生會憑空捏造？我寧願相信學生，不相信大字報的自辯。

共軍形成之初，是在幾個地區各自壯大，在合股之前完全獨立，故合股之後，此種獨立形勢一直存在，共黨稱之爲山頭，直到大陸陷共，應有五大山頭，茲先述五個山頭形成的經過。

共軍建軍以來，其軍隊派系的形成，概可分爲三個時期，概述如下：

一、剿共時期，也就是共軍的「紅軍」時期（自民國十六年至廿六年）包括下面三個派系：

（一）紅一方面軍——頭目是朱毛，其構成主力有朱德南昌暴動殘餘的「紅四軍」，毛澤東秋收暴動殘餘的「紅一師」，彭德懷平江兵變殘餘的「紅五軍」，以及其他各地武裝。爾後合併爲紅一方面軍的「紅一」、「紅三」兩個軍團，經國軍五次圍剿予以擊破，經西南竄據陝北。

（二）紅二方面軍——頭目是賀龍，初由「紅二軍」及「紅六軍」，編成爲「紅二軍團」，民二十三年與「紅一方面軍」的「第六軍團」會合，併編爲「紅二方面軍」流竄西南。在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民國三十六年竄抵陝北。

（三）紅四方面軍——頭目是張國燾、徐向前，初由「鄂東工農革命軍」、「紅七軍」、「紅十一軍」、「紅一軍」，民國二十年，「紅一軍」與「紅十五軍」合併爲「紅四軍」，民國廿一年再擴編「紅二十五軍」、「紅四方面軍」。經國軍圍剿擊破，竄川北通江，將「紅四軍」之「第十師改稱第四軍」，「第十一師改稱第九軍」，「第十二師改稱第三十一軍」，「紅二十五軍之第七十師改稱第三十一軍」。繼續擴編發展，民國廿四年，在川西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張國燾與毛澤東分裂後，西竄西康，民國二十五年經甘肅逃抵陝北。

二、抗戰時期，也是「八路軍」與「新四軍」時期。（自民國廿六年至卅四年），紅軍竄抵陝北的三個方面軍，勢窮力孤，經我政府收編爲第十八集團軍，編入抗日作戰第八路軍序列，以朱德、彭德懷爲正副總指揮，葉劍英爲參謀長，下轄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等三個師，另外我政府將長江下流散共收編爲「新四軍」，形成共軍的四個派系：

（一）一一五師——主要以「紅一方面軍」殘除編成，林彪任師長，聶榮臻任副師長，利用抗日戰爭，發展「晉察冀」「冀魯豫」「冀熱遼」等邊區。

（二）一二〇師——主要以「紅二方面軍」殘餘編成，賀龍任師長，蕭克任副師長，利用抗日戰爭發展「陝甘寧」、「晉綏」等邊區。

（三）一二九師——主要以「紅四方面軍」殘餘編成，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發展「晉冀豫」邊區。

（四）新四軍——以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一九四一年該軍在皖南發動叛變，經我政府撤銷番號，毛帮收拾殘部，秘密成軍，陳毅任軍長，後與八路軍的黃克誠部，李先念的「鄂東挺進軍」，聯合擴充並成立「蘇中」、「淮南」、「蘇北」、「淮北」、「豫鄂皖」、「蘇南」、「皖中」等區。

三、戡亂時期，亦即共軍的「野戰軍」時期（從民國卅四年至四十三年）形成五大派系：

（一）中直系——頭目是聶榮臻。是抗戰期間第一一五師的分支，由「晉察冀人民解放軍」，「華北野戰軍」，以至「中央直屬部隊」。目前屬於此系的大軍區司令員，有濟南軍區曾思玉，武漢軍區楊得志均出身於林彪「紅一軍團」，及福州軍區第一政委李志民出身於彭德懷「紅三軍團」等三人。

（二）四野系——頭目是林彪。由「東北民主聯軍」、「東北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以至「第四野戰軍」。目前屬於此系的大軍區司令員，仍有南京軍區丁盛、成都軍區劉興元等二人。

（三）一野系——頭目是彭德懷。實際他是篡奪了賀龍的軍系。由「晉綏」及「中原」兩個「人民解放軍」，改爲「西北野戰軍」以至「第一野戰軍」。目前屬於這個系的大軍區司令員有楊勇，出身於紅二軍團。

（四）二野系——頭目是劉伯承實際他是篡奪徐向前的軍系。由「晉冀魯豫人民解放軍」、「中原野戰軍」，以至「第二野戰軍」。目前屬於此系的大軍區司令員，有瀋陽軍區李德生，北京軍區陳錫聯、廣州軍區許世友、蘭州軍區韓先楚和瀋陽軍區第一政委曾紹山，北京軍區政委秦基偉等六人。

（五）三野系——頭目是陳毅。由「華東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以至「第三野戰軍」。目前屬於此系的大軍區司令員，僅有昆明軍區王必成實際出身於四方面軍系。

以上共軍派系可以說明目前掌握兵權是「紅四方面軍系」。

共軍山頭的劃分異常嚴格，此疆彼界，毫不混亂，其「總參謀部」更是聯合政府，如總參謀長是三野系頭目，副總參謀長便由其他各山頭分別出任。

由於共軍山頭之間壁壘森嚴，所以軍令有時便不易貫通，尤其是在去年初毛江發動右傾翻案風時爲甚。


許世友



陳錫聯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與十七日，廣播報導吉林省軍區黨委與浙江省軍區的師團幹部讀書班，分別召開了學習批判會，學習「專政理論」及批判「三項指示爲綱」。這顯然是中共中央及共軍總政治部有意所發動，企圖將「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共軍中作更深入、普及的發展，尤其是向高層單位發展，無奈一般高級軍幹均保持緘默，不加響應，甚至若干地區的共軍已萌生對毛江及「文革派」的反感，如：

——「廣東東江地區共軍幹部，對於開展「反右」鬥爭，批判鄧小平，內心極爲憤慨。團以上幹部多「見風轉舵」，虛與委蛇，並無「擁毛」之眞心；營連幹部則多因不明是非，盲從附和。

——張春橋自去年出任共軍總政治主任後，各地共軍幹部均感不滿，雖不敢公開反對，但無人願意到「總政」工作，此次張春橋推動「批判三項指示爲綱」亦無法佈置下去，一般幹部對宣傳工作彼此推諉，甚至願意下連隊當兵代職，以避風頭。「解放軍報」對這次運動也陽奉陰違，儘轉載「紅旗」的文章，或「人民日報」的短評，因此，共軍多反應「解放軍報沒啥看頭，過來過去炒冷飯，沒有一點新鮮味道！」

廣州軍區高級頭目王海，某日曾公開表示：「反右傾翻案風和咱們軍隊無關……軍隊光憑政治掛帥和勇敢是不夠的，必須要有過硬的技術，才能達成任務」。

——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因病住院療養，曾有人與之談及目前「反走資派」運動的情況，曾使其病況加重，楊得志認爲「文革」以後，早就沒有「走資派」了，隨即指示該軍區不要在運動上浪費時間，應按原計劃完成共軍今年新的備戰訓練任務，並說：「地方搞地方的，他們鬧翻天讓他們去，咱們不管，只要別鬧到咱軍區就算了。」

共軍與共軍之間，因山頭不同，亦互相敵對，最近傳出「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已被軟禁，主其事者爲許世友，此說甚有可能，因共軍內部一向二野系與四野系鬥爭甚烈，一九五八年林彪出長「國防部」以後，大肆整肅其他各系，把「四野」幹部超級提升；但到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發生之後，二、三野的幹部相繼抬頭，倒過頭來徹底整肅「四野」的幹部，這種血海深仇，彼此心裏有數，只要一有機會，彼此都不會將對方輕易放過，「文革派」這些年來在共軍中藉「老、中、青三結合」這個名義，在共軍中大量培植私人勢力，導致新、老幹相互間的磨察。共軍中一向實施「二元領導制」，政委的權力大過軍事首長，而政委的人選，又多是文職，即由各省、市、自治區的共黨第一書記，兼任一級軍區或省軍區的政委，可是「文革」期間一度實施「三支兩軍」，使軍隊的軍事指揮員兼任了各省、市的黨、政第一把手，使其權力慾大增，再則目前省級軍區與一級軍區司令員，大多數都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逃」老幹，而其政委的資歷多不能與這批老軍幹相比，因此、軍、政頭目之間的磨察經常發生。有些三大矛盾，共軍內部焉得不問題重重。

關於「二野」與「四野」衝突的問題：毛澤東雖然在「林彪事件」後對「四野」幹部施以無情的整肅，但還不到趕盡殺絕的地步，仍然留下了一股不算小的勢力，即在其十一個一級軍區中，「四野」幹部仍保留了丁盛、曾思玉、楊得志三人的司令員職務，而且在鬥鄧小平時，又使劉興元取代了秦基偉的職務，儘管這些所謂司令員並不一定能完全指揮得動軍區中所有的部隊，最起碼也能發生維護四野部隊的同心力的作用。「四野」系的軍幹固然對毛江及「文革派」沒有好感，但更不願屈服于二、三野軍頭權勢之下，基於這種心理，「四野」軍幹與「文革派」相互利用來打擊二野系，絕對是有此可能，還有兩件事可爲明證：

第一：一九七六年四月七至十二日共軍各軍區在「黜鄧升華」的表態大會上均虛應故事，唯有南京市軍區丁盛，把鄧小平批評得痛快淋漓，最爲澈底。

第二是「四人帮」事件發生之後，葉劍英于十月廿日，在北平對共黨中央直屬機關的共幹講話說：「四人帮要翻案是不可能的，但其死黨擾亂却有可能。軍隊中林彪的勢力也有抬頭趨勢。目前部隊中有三傾向同時存在：擁護中央……積極揭發批判四人帮罪行的居多數；明裏擁護中央，暗裏包庇四人帮餘黨，等待時機，希冀死灰復燃的，也有不少；第三種是想藉反四人帮，爲自己被打倒的山頭拉倒旗的，這一種人不多。」這一段話，顯然是指四野系頭目而言。目前共區情况是共軍已被控制了黨政，而共軍本身又在互相鬥爭，在沒有其他因素介入之前，尚不太明顯，一旦有了變故，立時就會形成內部分裂，進而變成內戰，根據過去所發生的情况看，都不是不可能的。

對人類智慧損害的中共文藝小說

董保中

顏元叔閱讀浩然小說「金光大道」睡着了，並不是顏氏對中共文藝小說有政治偏見，而是正如夏濟安所說，由於中共文學作品是在嚴厲思想、創作控制下所產生的公式化，簡單化，使人類智慧與文明遭受輕侮與損害。因此對於一個有訓練、有經驗、有批判能力，智慧高的讀者來說，看中共文學作品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即使是親共的美國記者史諾的太太，在評論「海港」時，也有這種觀感。可見把文藝作爲政治工具的作品是不受人歡迎的。

顏元叔讀浩然小說

去年顏元叔教授來紐約的布法羅市，在我們這個紐約州立大學客座一學期。大概是在十月底，有一天顏元叔兄到我家來玩，忽然他談起中共的文學，聽人說浩然的小說寫得很好，不知究竟怎麼樣。浩然是在大陸文化革命以後唯一引起美國學界一些注意的中共作家。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出版了幾部規模相當大的長篇小說；包括三大册的「艷陽天」，兩大册的「金光大道」，（現在第三册出來了）。此外中共官方的英文刋物也在介紹他。更重要的是除了浩然以外，文革以後幾年裏中共文學裏可以說沒有值得注意的著作，對於中共有研究興趣的人忽然找到了浩然這麼一個作家，自然認爲是一個收穫。對浩然作品的「捧」大致不外兩方面：一是文字的流暢，二是寫實的手法。其實這兩個條件只佔文學批評的一個極小的部分。特別是中共小說中的寫實手法，其實是用來表現非寫實的內容。

旣然元叔兄提到了中共小說，而又特別聽說了浩然著作的聲譽，並且還聽說有某一位相當知名的來自台灣而變成左傾的一位女作家曾經在某一個場合中朗誦過浩然某一個作品中的某一段，我就建議元叔兄不妨看看浩然的作品，自己下個結論。好在我就有現成的浩然的小說，因爲看大陸的主要題目。我當時也把我看浩然的「艷陽天」的經驗大畧的說了一下。

當我把浩然的「金光大道」拿給元叔兄時，他興致很高的拿了就坐在我客廳裏的沙發上開始看起來。爲了讓他可以專心看，我就到廚房去幫我太太去作飯。半個鐘頭後回到客廳，發現顏元叔兄竟然睡着了，手裏還拿着「金光大道」。我心裏想：「好福氣，怪不得他長得一副福像。」飯好了，把他叫醒，他有些恍恍惚惚的，又有一些歉然的說：「怎麼我看了幾頁就睡着了？」接着又批評的說：「這本書怎麼寫得那麼沒意思！」大約三個禮拜以後，我到顏元叔兄的住所去，看見「金光大道」醒目的擺着，就問他看完了沒有。他說：「沒有，沒有」。然後是滿臉很抱歉的，好像有些對不住我的神情說：「我一定要看！一定要看！」我自己有看中共小說的經驗，心想又何必拖他來受罪，所以就勸他不要勉強。一直到他離開此地回國後，把那兩本書還給我時，他還是沒有看完。

夏濟安對中共小說批評

顏元叔看中共小說——或是看浩然的小說——睡着了，看不下去，不是偶然的。看中共文學作品，尤其是大本的長篇小說，而有活受罪之感的實在不是一種例外的現象。早在一九六三年夏濟安先生在他的一篇研究中共小說的論文，「中共小說中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就指出看中共的小說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在文中，濟安先生說一個讀者看中共小說的時候，就知道這個小說是在怎麼樣的情形下寫的；也知道中共的思想控制不單有一套禁令，而且有一套叫作家只能以某一種方式來寫某一定的題材的嚴格的規範。一個讀者可以不費力的就猜着小說情節——達到勝利，或是想像的勝利情節。在「鬥爭」的反面力量一定永遠是錯誤的，壞的而且是絕望失敗的。那個讀者也知道他會在小說中碰到些甚麼人物；面目可憎的地主；追隨共黨領導的滿懷熱忱的工人，農人，及知識份子，以及中間動搖份子。濟安先生對這種一律的，簡單的公式化的中共小說情節的總結批評是：「過度的簡單化永遠是對智慧的一種侮辱；並且這類情節人物的簡單化不是由於作者的無知，而是由於作者有意的欺騙，使這種對讀者智慧上的侮辱達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前面所引的夏濟安先生的話，到今天，仍然可以是對中共文學作品的正確的總批評；特別是夏先生指出來這種由嚴厲思想，創作控制下產生的公式化、簡單化的文藝作品對人類智慧，也就是對文明的輕侮與損害的意義。對於一個有訓練、有經驗，有批判能力，智慧高的讀者來說，看中共的文學作品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也不能使讀者——包括一般的讀者，對於人生、生活有深一層的教育性的啓發。所以我說顏元叔看中共小說睡着了，看不下去，不是偶然，孤立的事件。它的意義在反映出在嚴厲政治、思想控制下，在一個沒有文藝創作自由的社會裏所產生出來的文學藝術作品是如何的沒有思想，沒有深度的單調化，公式化。難怪顏元叔睡着了。

我們都知道顏元叔是反共的，夏濟安也是反共的，有人會說他們的批評，看法都是有偏見的。

史諾太太對「海港」評論

認爲顏元叔看中共小說睡着了是由於反共的政治偏見所致的看法，我想引用一位對中共極爲友好支持的人士對中共文藝的一點兒批評。我們都知道幾年前去世的美國記者史諾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在美國替中共宣傳可說是不遺



中共作家浩然

餘力。史諾的太太露意·惠勒是一個有訓練，有經驗，有相當地位的戲劇演員。史諾太太曾跟她先生數度訪問大陸，受到中共官方的優待，而且也看了不少中共的戲劇，回美國來把幾個中共樣板戲的英譯本及她自己的介紹討論文字集聚起來出了一本書：「舞台上的中國」。這本書基本上自然是同情中共的，但是作者對樣板戲的一些藝術上批評也可幫助我們了解夏濟安的批評，顏元叔的「看中共小說睡着了」及我自己對中共文學的批評，並不全是出自偏見。現在就把史諾太太看了樣板戲『海港』後的一些評語來作為例子。『海港』是那時唯一以都市工人為主題的『革命現代京劇』。正面的英雄人物自然是，正如所有的一時期的小說戲劇一樣，黨支部書記方海珍——一個女英雄反面人物的「暗藏階級敵人」是錢守維。還有幾個糊裏糊塗，受階級敵人利用而不自知的中間人物，其實也就是那時候還算是人民內部矛盾的修正主義份子（現在修正主義已成為敵我矛盾了）。史諾太太說：『反面人物錢守維一上場，觀眾（連史諾太太自己在內），立刻就看出來錢守維是一個「壞蛋」，由於錢守維的『壞蛋』，反面色彩這麼明顯，我開始奇怪為甚麼在舞台上的那些人物却看不見。這個負有保管倉庫重要責任的、賊頭賊腦的小人物是如此的明顯，已破壞了觀眾對這位黨支部書記的警惕，聰明與為人週到的相信。沒有一個人識破錢守維的反革命陰謀活動及他在某些人物中的影响，這樣一直拖了差不多兩個鐘頭的表演，他們才發現了這個『秘密的敵人』。史諾太太的批評全是從藝術的角度出發。戲劇、小說、詩之所以是戲劇、小說、詩，而不同其它寫作形式，不在戲劇、小說、詩的內容，而是在表現這內容的藝術形式與方式。

中共文藝正反人物都是「扁平人物」

中共的一個文藝目的是創造英雄人物典型，以便作為教育羣眾之用。但是在實際的文藝創作中，卻是以「典型」來創造人物，而非由人物來創造典型。一般中共文藝的人物「典型」是形成於一個政治概念，是抽象的，理想化的，一化的。一個作家想寫一個共產黨員的英雄人物，一定要按照已經定型的概念來創造，所以在所有的中共樣板戲及近些年出版的小說中的英雄人物——幾乎無例外的都是黨支部書記——都可以互相調換而無損原作。反面人物也是如此。所以文革以來的中共文藝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及反面人物都是如科士打所說的「扁平人物」。「扁平人物」的特徵是在於這種人物只有一個單獨的意念及品質，缺少任何真人物的複雜性。說這種「扁平人物」有時就叫做典型或是「諷型」，因為他們的性格品質都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下來。對於作者來說，處理「扁平人物」也容易得多，自由得多，因為可以不必注意這類人物的發展生長。對觀眾與讀者來說，「扁平人物」也容易辨認，用不着思想。但是作為一個嚴肅的文學與戲劇的主要角色而言，由於缺乏性格、心理、思想的複雜性與深刻性，「扁平人物」不可能使我們最深沉的情感受到感動；不可能使我們對人生意義有新的，更高一層的了解領悟。就以最善意的批評來衡量，中共的文學也只是一種「使命文學」。這時期作品內中的英雄人物最主要的功用，就是把暗藏的階級敵人找出來。

談到「扁平人物」之容易辨認，我可以從我現在正在看的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江畔朝陽」這本長達六百九十五頁的中共小說來舉幾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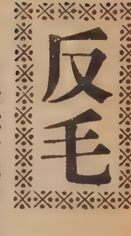
『紅旗下，打頭的是一個穿棉軍服的人。這身軍服有年頭了，肩頭、襟下、胳膊、肘上，補釘落補釘，乾乾凈凈，簡樸大方。那人三十多歲，寬額頭，高鼻樑，兩眼炯炯有神，一雙挑着霜花的劍眉在輕微的動着。他步子穩健……』。夠了，好一個漂亮人物，我知道書中的英雄人物出場了，果然，他是陳華，是朝陽生產隊的政治指導員。

『他頭戴鴨舌帽，帽沿又長又寬，兩邊卷起……身上的襯衣，被汗水，油膩染得黃一塊烏一道的。身後跟着一頭棕黃色的狗，吐舌呵氣，搖着尾巴。小伙挺有精神地……』稍有經驗的讀者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立場不穩，但是還可以救得回來的中間份子。他是徐丙貴，一個拖拉機手。

『這人四十歲上下，頭戴一頂幹部便帽，帽沿下的臉白凈虛胖，一雙大眼顯得無神，眼窩浮腫，乍看顯得年輕，細看就會發覺他那眼角，咀邊幽着深深的皺紋。這人還留着一撮山羊鬍子！』一看這幾句容詞語，就知道來者是一個反面人物。他是范有利，生產隊的統計員。

前面列舉的三個例子，我想可以典型的代表着中共文學作品中對人物的刻劃。一切正反面人物都大致的依襲着這種表現公式。這在十幾年前就已經為夏濟安先生指出來，而在十幾年後的今天，使顏元叔看了就睡着了。既然中共的文藝作品如此單調、膚淺，那麼有些人也許會問我，為甚麼我要看[illegible]的小說，戲劇等等的作品？我想這一篇所討論的只是就顏元叔教授看中共[illegible]說睡着了所引起的問題。至於我為甚麼要看中共文學作品，應該在另一篇中討論。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紐約布法羅市）





反毛 崇周 擁鄧

李哲夫

最近一個多月來，中共掀起了崇周的狂潮，所有報章雜誌無不對周恩來狂捧亂吹，北平統治集團更利用羣衆的心理，把崇周的運動推向高潮，使得毛澤東的形象愈來愈渺小。其實，大陸人民未必對周恩來這麼尊崇，只不過對毛澤東憤恨太深，不得不藉周恩來以打擊毛澤東，這對華國鋒來說，確實一大諷刺，因爲他必竟是毛澤東的忠實信徒，目前仍死抱毛澤東的靈牌不放。而鄧小平的復出，已隨着頌周的呼聲中，日趨明顯。鄧小平被公認爲周恩來的繼承人，鄧小平一旦復出，華國鋒的權力地位不但發生動搖，且推行崇毛主張必遭阻碍，除非華國鋒徹底拋棄毛澤東思想，否則他所面臨的困難是無法解決的。

傳鄧小平決定復出

據「北京」六日法新社電，鄧小平恢復公開露面一事，仍受到關於他在黨和政府領導層應担任的職位這一問題所阻延。綜合北平各方面人士的報導，這就是關於鄧小平復出問題的最新發展。有一個已在北平外交界流傳，但仍未獲官方證實的說法，就是黨副主席兼「四人帮的罪行」調查委員會主任葉劍英，已於一月廿一日向政治局提交委員會的調查結論。

根據這一說法，調查報告爲鄧小平開脫把一切大錯歸咎於「四人帮」，並且建議應該復用鄧小平爲黨副主席兼副總理（鄧小平被免職前的職位）。

不過，政治局未能對於職位一事達成協議，經過四人的討論之後，決定逐一徵詢二百多名中委的意見。

外交界人士說，政治局目前仍在等待這次擴大協商的結果。

另一方面，北平一位中共人士最近曾說，鄧小平在任時，不錯曾犯了一些「錯誤」，但批判他的運動，目的祗是使他知錯和改過。不過，十個月前他被免職一事，却是「四人帮」所犯的「罪行」之一。

詢以「鄧小平問題」尙要多久才會有最後解決辦法時，這位人士祇是提醒問者中國人處事有耐性。對於鄧小平復出問題，最近有幾點發展值得注意。

一、官方文件刪除批鄧字樣。到現在爲止，已發現兩則。①是一月號的「中國建設」月刊，刊出吳德十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門講話，刪去文中的批鄧字樣；②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人民畫報」，遲到一月二十九日才出版。刊出了毛死時的訃告，也將文中的批鄧刪除了。原文有「深入批鄧，回擊右傾翻案風」，新發表的訃告中，有關批鄧的部分，刪除得乾乾淨淨。單是一個跡象，可能是孤立的偶然，現在已獲重複證明，確屬事實。還有自一月下旬起，「人民日報」批判四人帮時，指責她們「批鄧另搞一套」的字樣，也完全絕跡了。

二、暗示的稱鄧小平爲「中央領導同志」。例如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轉載「解放軍報」一篇文章「反革命的老調新唱」，副題是「揭穿四人帮『揪軍內資產階級的陰謀』」，由解正署名。文中有如下的一段話：「一九七六年二月，張春橋對他們在上海的親信面授機宜說：『對鄧除我們有批林批孔的經驗』。什麼『經驗』呢？說穿了，就是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齊發』，把攻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葉副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

既是「三箭齊發」，兩箭的目標已明是周、葉二人，另一人是誰呢，不是當時兼任總參謀長、副總理、副主席的鄧小平，還有誰呢？

鄧小平完成自我批判

另一月二十日，北平「光明日報」發表，由「國防工辦理論組」署名寫的一篇批四人帮文章，該文先說「中央領導同志」，主持會議整頓國防工業的經過，然後罵道：「四人帮恨之入骨，由王洪文出面調走了上述會議的全部文件，策劃反攻倒算。他們一面把中央領導同志在會上講的話加以歪曲，然後進行批判，…誣蔑爲『刮右傾翻案風的典型』，胡說什麼『整頓就是復辟』，『整頓就是翻案』，……」據知鄧小平所以爲毛及四人帮所恨，主要因爲他要大「整頓」，自一九七四到一九七五，他在各部門各階層，進行整飭紀律，裁汰文革時的浮濫機構和人員，集中穩定各級黨委的領導權力；這一切對在各處設立秘密連絡站，伺機造反奪權的「五人帮」（連毛在內）確是眼中釘，背上刺，因此周恩來剛嚥氣，乘當權派羣龍無首之際，他們就迫不及待的批鄧了。

兩文都稱鄧小平爲「中央領導同志」。後者並讚揚他的「整頓」路綫，人和路綫都這般好，又是從軍人的口中講出來，先刊於「解放軍報」，再由「人民日報」刊載，試想，鄧小平如果不是已經平反，恢復了權位，或即將復出，豈能有這等事情出現？

鄧小平的復出，這兩個月來自北平的報導不絕如縷，從種種跡象來觀察，一月間中共對這個問題已經作了決定。因此才有，將過去文件中所有「批鄧」字樣刪除的舉措。據一月二十八日，東京「每日新聞」載稱：

「二十八日據中共人士透露，①鄧小平自我批判已經完成，②鄧氏之復職在最近將來實現，新的職務將是中央軍委的最高負責人。

據聞一消息來源說，鄧小平的自我批判，去年十二月已完成」。

另據其它消息，鄧小平曾對華國鋒表示：「我自己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固辭一切職務。

從「解放軍報」連同上述消息來看，華國鋒吳德集團顯然遭受軍人壓力，不得不放出鄧小平。那些職業軍人堅不願沒有軍籍的華國鋒做最高領導人，因此才要求鄧小平出掌軍務。

頌周反毛

與此同時，中共「人民日報」歌頌周恩來的文章（多由各部門、各地方、各層面單位的批判組、寫作組署名），從一月初一直繼續到目前。

頌周浪潮，如其說是周恩來得人心，不如說人民對毛澤東憤慨太深，因爲痛恨毛澤東及「四人帮」的情緒，在個人崇拜、教主無謬的政治冰封之下，無從表達，不敢流露，遇到機會便以各種方式冒出來。君不見去年四月，天安門暴動時，人民痛罵毛澤東是「秦皇」嗎？而且不是一個人，大字報貼出來，一人領着唱，千百人高聲合唱。

頌周，實是反毛的一個方式。自「四人帮」粉碎後，所發表的無數揭發罪行的文章顯示，毛所發動的「批孔」、「反潮流」、「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批判「水滸傳」和宋江，批判文教界的「怪話」、「回擊右傾翻案風」等，無一不被四人帮利用攻擊周恩來，實際上倒鄧打周，原就是毛的意旨；但是，個人崇拜中毒太深（指在一般人民中的影响及黨的信譽），迄今不敢拉開帷幕，揭示毛澤東那骯髒醜惡的眞面目。恨牙癢癢，罵不出聲來，只好以歌頌文革以來毛澤東的大敵周恩來，來發洩那長江、黃河也流不清的怨憤。

頌周浪潮，除了上述的背景之外，還有重大作用，那就是大利於「文革」以來，受打擊的老幹部。稍留心「文革」的人都清楚，毛的主旨在整老幹部（要他們屆時認錯，恢復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全大會以前對他的盲目信從），而周的要表現則是維護老幹部，文革以後，尤其是林彪事件以後，在周的掩護之下的下台的老幹部陸續復起，連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都復起了，毛澤東內心之憤怒無以復加，他在「批孔」運動中，集中孔子那三句話：「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尤痛擊「舉逸民」（上下台的統治者重新上台執政）。

周既是維護老幹部的象徵，那麼頌周即是促進老幹部復出。據此以觀，鄧小平之復起已只是時間問題了。因爲鄧小平是周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頌周的呼聲越高，鄧小平復起的可能性便越大。

重用走資派人物

在上述的情勢中，劉西堯任教育部長，最使人矚目。這件事反映了周恩來、華國鋒等人對毛的眞實想法，戳破了他們仍掛「毛澤東思想」招牌的面具。

「文革」的口號之一是「精簡機構」，所以「文革」後，「國務院」的機構大爲縮減，將原有的教育部、衛生部、體委會、科學院合併爲「科教組」，由李四光任組長，劉西堯任副組長，專管教育。

一九七二年李四光死去，劉西堯始任科教組長。但是上任一年，毛即掀起險惡的「反潮流」運動，劉西堯遂成爲首要打倒的對象。

所謂「反潮流」，是指反對教育部門興起的「一股資本主義的逆流」。具體觀念是大專學校的入學考試，恢復了筆試，這是爲了提高教育學術水準所採的措施，而毛則向來反對考試，他下意識裏認爲，一個人只要熟讀和迷信毛澤東那幾本小冊子，便無事不可爲了。例如他那個「五、七指示」（寫給林彪的一封信），就要求每個青年，要學政治，同時要學軍、學工、學農，成爲革命的「千面手」。他對於現代工業社會的專精分工，似乎毫無認識。他早就提議過，縮短學制（如醫大由七年縮至四年），廢除考試，筆試可以看書，可以「交頭接耳」；他雖然瘋狂，但還未成黑癡，所以有這般幼稚的見解，主要是他未受完全教育，下意識裏要人人不要讀太多的書，他自己在長沙第一師範讀書時，常爲數理科所困，多次得過零分，因此痛恨筆試。他這陋見，好容易乘「文革」的風暴實現了，現在又有人恢復筆試，眞是罪該萬死，那還了得！

自「文革」以來，毛澤東發動任何政治浪潮，都只寫幾句無頭無尾的「語錄」，或在某些文件上批幾句話，可是恢復筆試這件事，把他氣極了，竟親自寫了一篇文章「反潮流的精神」，化名楊浦，八月十六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並唆使其侄毛遠新，製造「反潮流」樣板，交白卷闖將張鐵生，反抗筆試。

牛鬼蛇神將陸續復出

「反潮流」首要打倒的就是科教組長劉西堯。但眞正的要打擊的則是劉西堯背後的，當權派的首領周恩來。周恩來自一九六七年七·二〇事件（武漢兵變）得勢，林彪事件以後攬大權，當時毛對他只能找縫子加以打擊，阻嚇他進一步否定文革，還絕談不上「打倒」。但是打倒一個小小的劉西堯總該沒有問題，可是硬被周恩來給頂住了。

在「反潮流」的風浪中，劉西堯保持公開露面（但次數畧減），一九七五年一月，「二中全會」及「四屆人代會」，國務院改組，劉西堯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長」，重設教育部，由周恩來另一心腹周榮鑫任部長。仍照舊貫徹大學考試，實行筆試的方針，就是「反潮流」的樣板，交白卷的張鐵生，也照樣重新參加了筆試，合格之後才入了遼寧農院。周恩來一貫以圓滑見稱，可是在「反潮流」問題上，竟和毛硬碰硬，把毛碰了回去。這是極堪注意，迄今很少有人注意的事情。

毛打劉西堯不倒，這件事成爲毛內心裏出血的傷口，於是他發狂了，自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發動了五個運動。終於乘周病危，奄奄一息之際，打倒了教育部長周榮鑫（反擊教育界的奇談怪論），進而擴大缺口，掀起「回擊右傾翻案風」，周死後則掀起「批鄧」，終於乘天安門事件，罷了鄧小平的官。

劉西堯在第二機械工業部，避了陣風，毛死四人帮粉碎之後，終被任爲教育部長，可以說是對毛所掀「反潮流」運動正面否定，是最顯著的反毛行動。

劉西堯，這樣明顯反毛澤東思想，爲毛所恨的人，都復任高職了，暗示其他反毛的老幹部，必將陸續復出。同時使人敏感到，這是鄧小平復出的前奏。

香港的左派沉寂了

□□朱西寧□□

本文作者是台灣的作家，他以外地人的眼光看香港的左派動態，左得最尖銳的「盤古」雜誌，自「四人幫」垮台後已不再意氣風發，左派報紙也顯得沉寂，他們在中共派系鬥爭中，拿不穩站到那邊，只好保持兩不見罪。香港的市民對中共宣傳不感興趣，對周恩來屍體蓋鐮刀斧頭旗極表不滿。周恩來火花的骨灰用飛機撒掉，顯是效葬吳稚暉先生。香港接近中國大陸，這片文化戰場值得重視和經營的。

這一次再度的去香港，觀感不似上一回那麼新鮮，却也見聞了不少的變化，最顯著是左派報刊及種種活動，緊隨着九龍對岸香港的「中國銀行」樓頂那一橫排刺眼的「毛主席萬歲」鮮紅大字（入夜則是霓虹燈）之拆除，而告沉寂。

最左雜誌不再作聲

文藝的情況是左得最尖銳、最前綫的「盤古」雜誌，忽然一下子吃瘂而不再作聲，「盤古」一向是應聲虫的唯中共文藝動向的馬首是胆，年來江青另起爐灶，以「小靳莊」跟「大寨」別苗頭，因有江青流的「小靳莊文藝」，對此，「盤古」自是奉爲令箭，大力鼓吹推動，連帶的跟着批鄧批右批修，也搞得蠻熱鬧一場，不料却平白爆發起「四人帮」事件，這尾巴的尾巴被狠狠的扯住，一動不得動，也下不得台來，實在的不知所措，豈止是尷尬而面上無光！

畢竟還是在自由世界，怎樣的無理，終也不可以全無信用，不要面皮，中共的性格複雜多變，另有一套非道德的赤色道德；眞誠信實，皆屬資產階級的封建意識，于它有百般不自如的細鎖，所以必得一一否定，它始可以任意的昨是今非，翻臉不認賬，而方便于它的反覆無常，譬如它在施政上的一再錯誤或失敗，不可收拾，又無從歸咎，就勢必要一再的梯次式揪出右派、走資派、修正派等等，來做替罪者、替死者，前一回在香港看過它的「成昆鐵路」紀錄電影預告片，便是旁白裏口口聲聲把一切失敗歸罪給反黨賣國的劉少奇和林彪，這在自由世界裏的人看來，是要很無賴很無賴才說得出口的壞話，但上頭既能把最親密戰友的繼承人打成賣國賊，底下人自也可以把前此的「效命林總，擁戴林總」反口說成被脅迫不過，而無須臉紅。然而這些行徑，只可在中共的秩序和權勢內運用自如，自由世界便起碼的不可以這樣說過的話不算話，人的尊嚴被中共解釋爲資產階級虛僞的體面，這言而有信無信，則總該是決定人之有否最基本的尊嚴罷！所以像「盤古」這樣的進退失據，縱然平時怎樣的只服權勢，不見眞理，基本的尊嚴仍須守住，所以還是老不下臉來，立刻再打倒江青的「小靳莊文藝」。

「盤古」的所以沉寂，是這種原因和情形，大學裏也是一樣；大陸那邊可以一夜之間從歌功頌德，一變而衆口鑠金的臭罵四人帮，在自由世界裏，但凡是人，便不可以這個樣子，所以大學裏的左派學生，如今連自治會幹部的競選，都厚不下臉來出馬活動，白白拱手給超然派競選了去，此與過去的甚至同學們閱報都加以干預控制的囂張猖狂那種氣燄，是完全不好作比的了。

左派報紙兩面不敢討好

左派的報紙也是在市民們面前顯著的來得咀禿，于中共相鬥的各派，拿不穩要站到那邊，只好保持兩不見罪，等候塵埃落地的沉默，以至歌頌誰也不妥，批鬥誰也不便，不知討好那一邊才得保險些，但確實有點把握的，也還是忙不迭要奉迎上去，吹擂一番，有一樁事可笑，也見出人心——到港第二日，見一份左派報有篇文章，先是報導悼念周恩來的紀錄影片即將放映，接着作出評論的口氣，遺憾只有一套拷貝，文章認爲以香港居民盡都渴望一睹的心情來看，至少須四套以上的拷貝，分在港九兩地上映，即使如此，屆時還不免要大排長龍，擁

擠不堪云云，該片是禮拜六由四家影院同時上映，不知是否從善如流，因那篇文章爲民請命的緣故，立刻增加了拷貝，那天下午過海去香港拜會丁望，夜晚回來，只因彌敦道上，在施工築地下鐵路，車輛須繞道而行，丁望叮嚀我，乘一一二號路雙層巴士，要過了普慶戲院之後的一站落車，結果沉不住氣，下早了大概兩站，一時辨不清方向，東闖西撞的迷了路，足足耗掉三十多分鐘，愈走愈有舉目無親，斷腸人在天涯的不得著落，其間也曾一再的勸告自己，招輛的士回YMCA算了，又自尊心太強，害怕近在咫尺，一上車就下車了；一面還不服氣，因爲自己素有認路的奇才，近乎剛復自用的非靠兩條腿走回來不可；而外還又湊巧，所有的士全非空車，招也招不到，心想也許與這一天香港那邊賽馬有關，正自這麼蹉跎猶豫，且走且攔車，却無意中發現普慶戲院就在對面，一下子天旋地轉的調整過來東西南北，可也得了救，但戲院即日放映「周總理永垂不朽」的海報令人注目，也登時叫人想起那篇文章，隔着馬路看過去，等着進場的觀眾，多不過百人，售票口也不見有人買票，此刻已九點二十五、六分，應是九點半的晚場，照那篇文章的估計，怎可這樣冷清！實在也太離譜兒了。

走回YMCA的路上，邊走邊想，念到左派言論這樣的強自掙扎，已衰弱到無知于民心的孤單地步，當然言論不成言論，只剩下可憫的自說自話，它這樣子的宣傳與實際相去過遠，不知要如何自圓其說，除非賴給這天有賽馬的緣故——然而這却是我替他們想得的口實，必定不妥，我也並不清楚賽馬的情形，第二天禮拜日，聽說也還是冷冷清清，就不知要怎樣給它假設藉口了。

港人對共黨觀點

回來在電梯間，登十七樓要好一陣子，因想到管電梯的也是那篇文章所說的「香港居民」，不妨問問他看了這部紀錄影片沒有，他回我的好，指指耳朵說：「可以看看啦，看看北京城嘛——這個受不了……」他指的是聽覺，大約早就受不了中共的八股說教，看他夠寂寞的，就索性與他聊著上去，聊着下來，聊得忘掉上上下下多少來回了。

這管電梯的是位過了五十歲的人，很嘻笑，麵團團倒像個殷實的小商店老板，電梯裏泡一大杯茶，有他自己安然歲月的小天地，國語勉強可以通情達意，此番見到，他倒還記得住我上次住在這裏過，聽了他絆絆磕磕表達的一番意思，終於識破了左仔的那一套，一副乏味的不以爲然，像是這一次買的茶葉不如上一次那樣，抵一口茶就擺出那副樣子，他既沒有必要討好「台灣來的」，我自也不至只圖過癮在自我陶醉裏，因他的論斷都有實例根據；即使他可能是把看過這部影片的他那位同事的反應原原本本販過來，却至少那是民意，且又經過他的同意才這麼不滿的與我道來，他極不滿「中國的總理」爲甚麼要用蘇聯的國旗來蓋屍首，我倒一時衝動想販賣點知識給他，告訴他那是中共的黨旗，紅底黃色的鐮刀斧頭，比蘇聯的國旗少一顆黃星，可是一想，還是讓他不滿下去的好，本來中共它就是凡事不問國情或民族性，不要自己，甚麼都要從外面硬生生的搬進來，所以它本身是由無數的錯誤細胞匯聚而成的整體錯誤。周恩來這人不能不說他極有才幹，跟在躁急冒進胡搞亂來的老毛後頭，數十年來不知收拾了多少錯誤的爛攤子，然而在一個巨大的錯誤上頭放上多大的才幹，除掉分外助長錯誤之癌的惡性膨脹，更還有何可能！最後的蓋棺論定，鐮刀斧頭這一面打了『X』的錯誤的旗幟下所覆蓋的，也就該是這樣子『永垂不朽』的錯誤的屍骨了，以他那樣殘留著比任何一個共黨頭頭都要多一些的『溫情主義』，他的良心深處應早就跟自己要求早早結束這個無止境的錯誤的了。

周恩來效顰吳稚暉

所以關於周恩來的喪事，便有兩點值得玩味，一是他遺言把自己的靈堂設在「人民大會堂」的「台灣廳」，一是交代後事，把他火化後的骨灰用飛機去撒掉，這後者當是效顰稚暉先生，然而此事也可兩面來看，在稚暉先生，那是創舉，可一不可二，因無人可媲那種淡泊揮灑的胸襟，和熱愛故土的情懷，周是十足的邯鄲學步，應無可懷疑，故總覺那裏有些不妥不合，或許就因是他那個人不配這樣，亦或許是並非出于自然的一種矯作，另一面來看，既是這樣子的學着稚暉光生，應可肯定他是傾慕欽敬于稚暉先生，以至生而不得盡心，死而有此效法；若言關係，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于勤工儉學時期，他就應已傾心于稚暉先生了，這也並非沒有憑據，對于周的後事作了這樣的突出處理，左報原可大事吹擂一番，却在這上面做不出文章來，想必是有多種顧礙罷，國之大佬如稚暉先生，原就是要有這種長久而又多方面的影响，左報是拿『台灣廳』一篇一篇的做了些文章，無非也就是說周念念不忘『解放台灣』，這都是一種『不能繼續三分鐘以上的思考能力』（余光中語）的人說得出口和聽得進耳的話；周或也正要一般沒有腦筋的人這樣想，這樣說，來掩護他深藏不露的心事，要說這是我們的自作多情，要知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遺言僅此兩件身後事，皆與民國的聖人聖地這樣子有關，若其意只在表面，那他又不是一頭以老謀深算見稱的老狐狸了，對此若能繼續三分鐘以上的思考，當會品索得出橄欖滋味。

香港文化戰場值得重視

與守電梯的老哥談了這些，不知是否尚有語言上的障礙，他是似同意未同意的神態，也許還須慢慢的品味去，但對中共的認識了解和種種的肯定，香港的居民應是首屈一指，不說其它的自由地區人民無可比擬，便是我們擁有最長久的反共經驗，怕也要自歎不如，所以還是從他們那裏得來的較更珍貴，至少我是受益甚豐，稍後加以整理，或尚有不少可與關心大陸故土的此間同胞一談。

總還是說，香港這片接敵的文化戰場，值得重視和經營，如今左派意氣消沉，更是大好的形勢，只還不見我們有何作爲，緬懷國民革命第一份「中國日報」是在香港創刊，今竟不復見此鬥志，要靠台灣去的報紙來担任這樣重要的角色，因想到此間的各階層報人很重要的責任感，應須隨時備有當年的革命精神，和現實的敵情觀念：當然還有作家們，更需挑起這樣的担子來。



艾帥白髮紅顏戀的另一面

董保中

艾森豪追求女司機，幾乎與老妻離婚，幸馬歇爾極力反對，才挽回面臨破裂的婚姻。艾克對情人充滿性飢喝與狂熱，可是在性方面已力不從心。艾克迷戀海麗，對追求她的人大喝其醋。在盟國的高峯會議上，艾克沒有一次不帶海麗在身旁。戰後艾克在家庭和事業壓力下，沒有履行答應帶海麗同華盛頓的諾言，終於使這段戀情留下感傷的故事。海麗死前貧病交迫，債台高築，提前出版此書，完全是爲了錢。

二次大戰期間，艾森豪將軍有個女秘書兼私家司機，有關他倆之間的友情曾經被引爲趣談，這位艾帥心儀的佳麗名叫做海麗·森姆斯比，是高瘦，面貌姣好的愛爾蘭美女，一頭紅色秀髮，一雙藍中帶綠眼睛，儀態甚迷人，艾帥爲她神魂顛倒，幾乎和老妻鬧離婚，幸好，馬歇爾將軍極力以對，才挽救了艾帥的婚姻。

艾森豪情人死前貧病交迫

海麗紅顏薄命，一九七五年一月，才六十六歲的她便與世長辭了，享年六十六歲，在她死前二年，因貧病交迫，遂想起與艾帥一段情或許可以寫成書賣點錢，於是，請二位職業作家代筆寫下「意難忘」一書，獲得書商五萬美元的版權，其中三萬三千五百元支給代筆作家，淨得不過一萬六千多元而已，一代紅顏竟打破往日誓言：嗎咪在世一日決不出版與艾帥之戀的回憶錄。她告訴朋友提前出版艾帥之戀，只不過是爲了錢，因爲她得肝癌之病，債台高築，瀕臨破產邊緣，而且自忖不久於人世，因此，「意難忘」遂在女主角病危之時完稿，海麗雖委託二位作家代筆，但七五%的原稿她都親自閱過，批准了的，極具眞實性。

艾克年五十二已力不從心

意難忘一書寫的是甜蜜而辛酸的愛的故事，那年艾帥已經五二歲，在性的方面已力不從心，因此無法給熱情的凱麗滿足，他的靈魂完全獻給海麗，可是遺憾的是沒能百分之百溶入愛的火燄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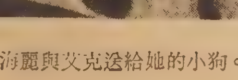
某些篇章裏讀者可感受到女主角的壓抑不住的需求：「是的，我愛這個中年人（艾帥），我愛他的稀薄頭髮，他的眼鏡，他的多皺而疲倦的臉，我要他躺在我的臂彎，讓我輕輕撫慰，我要躺在草地上，叫他寬厚的肩膀壓着我，熱愛的眸子凝視着我，然後感覺着感覺着，他在進入我的身體。」書上有幾處文字極惹火，例如：好像觸電般，我們突然緊緊擁抱，他的吻充滿了要求，饑餓與狂熱，我無法自持，整個人附合着他，回報以我的熱情，他停下來了，捧着我的臉，說道：老天！我多麼的愛你。

據海麗的戰時女伴的說詞，艾帥愛凱麗遠甚於她之愛艾帥，另一位救護車女司機亦表示海麗只愛一個人，李查·阿諾德上校，一位西點軍校畢業生，英俊瀟灑，不幸一九四三年於突尼西亞戰場爲國捐軀，阿諾德死後，海麗再也不會動情過，海麗對艾帥是崇拜，尊敬而且喜歡，但是沒有愛，她的愛已因阿諾德的死而埋葬了。

「意難忘」這本書能寫得哀怨感人，得歸功幕後捉刀的紐約時報作家芭芭拉華登女士，事實上海麗本人較保守，即使是濃情蜜愛，她也不敢表達得太露骨，芭芭拉自然是添了不少熱烈場面與美麗情話，名人的傳記，本來多屬別人代筆，添油加醋在所難免。

有次和朋友閒聊，海麗語重心長的說：「說句眞話，我和艾帥實在沒有甚麼，我一生中所愛的人是李查阿諾德，這件事艾帥也知道，我和李查





海麗與艾克送給她的小狗。

計畫戰後結婚的，爲此我才和森姆斯比（海麗丈夫）離婚，艾帥在李查死後，對我照顧無微不至，眞像父親或兄長那樣憐愛我。」這麼看來，艾帥單戀海麗的成份相當大。

不過，艾帥摯友，哈利布却執另一種說法，他曾經是艾帥的影子，德國投降前三年，哈利是艾帥左右手，根據當年日記，哈利出了一本書「與艾森豪三年記實」，照哈利說法，艾帥之愛海麗是逢場做戲性質，假若艾帥眞愛她，當會不惜犧牲嗎咪而與海麗結婚（哈利於戰時愛上紅十字工作人員毛麗，福特之後，與髮妻離婚而娶毛麗），哈利因此判斷艾帥不是眞愛海麗。

馬歇爾警告艾克不要離婚

作家摩萊米勒回憶杜魯門總統向他提過：「艾森豪寫一封信給馬歇爾將軍，表示他想回美國與嗎咪離婚以便和海麗這位英國女人結婚，馬歇但爾給艾森豪的回信義正詞嚴，他警告艾森豪胆敢離婚再娶的話，先滾出軍部再說，這輩子也別想過一天好日子。」杜魯門後來又對米勒說：「我作總統的最後一件好事是把馬歇爾與艾森豪的通信從國防部檔案上毀掉。」

不久以前米勒特地向杜魯門總統的女兒馬格麗特求證，是否當年杜魯門向他說的話是眞的，馬格麗特想了一回兒說道：「我父親不像是會向馬歇爾下命的那種人，他相當尊重馬歇爾，不過，我相信我父親建議馬歇爾把艾帥寫的與嗎咪離婚的文件毀掉，免得日後對艾帥不利，我相信這回事是眞的！」

從這些事情看，來艾帥熱戀海麗，幾乎鬧出婚變的事大概百分之九十是眞的，哈利布却要爲艾帥戀史闢謠不過是他太敬愛艾帥，凡事都想爲艾帥保留面子，不過哈利的愛妻，毛麗笑着指哈利太偏袒艾帥，毛麗曾與海麗在阿爾及利亞見過面，她淸楚的記得艾帥的確爲海麗瘋狂，毛麗說：「艾帥深深的戀着海麗，但海麗不像是愛着艾帥，起碼她已不再愛任何人一如愛李查．阿諾德般，艾帥瘋狂的迷戀海麗是不能否認的事。」

艾克爲海麗大喝乾醋

艾帥還曾經爲一個NBC記者力追海麗而大吃其醋，弄得海麗光了火，有天，海麗對艾帥說：「你爲甚麼無端端地醋性大發呢！何苦來哉！」按毛麗的觀點，艾帥與海麗之戀說穿了是艾帥的單戀，因爲海麗自李查死後，已情火盡滅，對感情一事毫無興趣了。

艾帥對海麗迷戀得分秒難分，當年同盟國之間的重要會談，艾帥皆把海麗帶在身邊，諸如與邱吉爾、羅斯福總統、喬治國王及各國將領會商，海麗無一次不參加盛會，艾帥愛美人之情表露無遺。

談到海麗與艾帥邂逅，首先必需瞭解海麗的背景，她於一九〇八年生於愛爾蘭的因里斯島，父親爲退休的陸軍將官，海麗兩姊一弟，一九三九年她搬到倫敦去担任時裝模特兒職務，也在影片中諜個小角色，三十年代末期，她嫁了英國丈夫——哥登森姆斯比，不久森姆斯比隨英軍駐紮印度，一九三九年戰火攻上英倫，海麗辭去模特兒工作加入婦女機動運輸隊，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她與姊姊共同駕駛救傷車，勇敢奔向戰場，一九四一年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徵求數位熟悉倫敦街道的女性司機爲美國軍官帶路，那時倫敦街頭的指標部已拆除了，海麗欣然應命，她的第一位乘即是李查阿諾德上校，當時他倆一見鍾情，大有相逢恨晚之嘆，李查是西點軍校的機械工程師，兩人都已結婚，但都預備離婚，以爲來日長相廝守計。

艾克不敢面對現實

不久，艾帥亦飛臨蘇格蘭，轉往倫敦，海麗受命担任艾帥司機，艾帥一眼見到海麗，即刻喜歡上了她，兩天後艾帥就邀請海麗共進午餐，那是愛的萌芽期，當年海麗卅四歲，艾帥已五十二歲了，年齡並沒阻擋艾帥的熱情攻勢，在艾帥公畢返美的前夕，他送海麗一盒巧克力糖，戰爭時期，巧克力糖得之極不容易，後來艾帥重返倫敦負起聯軍最高統帥職責，他送海麗一籃水果，未久，就調用海麗爲他的私人司機，以便朝夕相伴，白髮紅顏之戀，遂正式開展。

起先，艾帥是含蓄的，謹愼的，壓抑的，直到海麗未婚情人戰死後，艾帥才變得激情起來，很少人知道，艾帥性方面的不如意是多麼令他抱憾！或許正因爲這方面的無力，更使艾帥痴戀着海麗吧。

甜蜜而又哀怨的戀情持續到戰爭終了，艾帥奉命回華盛頓接替馬歇爾職位（馬歇爾被派往中國大陸處理國共事務，海麗以爲艾帥將帶她同行，不料最後關頭她的名字却被刪掉了，艾帥安慰她：明年我一定回來帶你同往華盛頓。）

然而艾帥永遠沒有實現的諾言，海麗感傷地說：「別後一切已經不像從前了。」

艾帥身受事業和家庭的壓力，毅然決然捨棄熱愛中的情人，留下世間傷感的愛情故事。

本書最令人動容的地方，却是海麗的一句話：「我如果提前把此書出版，不是我不守諾言，而是無可奈何，而是無可奈何，我需要錢呀！」

時事評論

香港公共屋

近年來，香港公共屋邨的租值，也隨着港府的加價政策，而急劇上漲。過去只交二、三十元的月租，現在竟要每月交租二、三百元。這個租值上漲的幅度，不可謂不大。雖然月租二、三百元的公共屋宇，比起市面上一般私人樓宇的租值，仍然較低，但這和港府原來的廉租目的，和入住這些屋宇的普通大眾的正常收入，顯然是不大調和的。因此，港府目前推行的公共屋邨的租值重訂措施，對於一般市民來說，確是件值得關注的問題。

不可否認，港府經已投資大批資金，去興建公共屋宇。為了擴大公共屋宇計劃，改善原有廉租屋宇的設備，港府確需要大量資金。這筆資金來源之一，是來自公共屋宇的租金收入。因此，港府當局為了使更多普通居民能享受政府公共屋宇政策的好處，為了公共屋宇居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和公共設施，而適當調整公共屋宇的租金，應該是合理的，更何况政府全部財政開支，不僅在於公共屋宇一項。故住在公共屋宇的居民不能以佔香港人口的一部份，而享有由全港市民予以全力支持的全部好處。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却是政府的公共屋宇的根本政策，目的是為了照顧低入息的普通市民。過去數年，香港的徙置政策和廉租政策，就成為港府最值得人們樂道的重大政績之一。

如果港府以私家樓宇租金水平，作為制訂公共樓宇的收費標準，顯然和政府原有的廉租政策相違背。假如屋宇的租金趨於接近，就會造成官商互相刺激租金上漲。在官商租金收益大增的同時，受到直接損害的，還是一般的老百姓。這種做法，也和政府一向強調要改善廣大市民的居住條件的原意，有所出入。因為政府以本身應有的能力，並採取和緩而漸進的加租辦法，去保持一貫照顧市民利益的廉租措施，那麼，港府就盡了應負的責任。否則，以高地價和高租值政策，加重市民的經濟壓力，才能改善若干居住環境，這種代價未免太大。

最近，港九為數不少的天台學校，因為港府將原有象徵性收取一元租金，而急劇增加數千倍，使這些天台學校陷入關門的境地。這對於教育事業，同樣是個重大打擊。這些設在原有新區的學校，自創辦以來，為教育新區的窮苦學童，作出了極

駁馬彬的

曾在台灣當過「中國時報」社長的馬彬，最近去了一次美國回港，大發其媚共的歪論，以中共「勢大」來潑反共人士的冷水，不知居心何在？台灣的「中國時報」，雖然是民營的報紙，可是董事長兼發行人余紀忠，却是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委員，馬彬身受過國民黨中央委員的「祿位」，縱不飲水思源，也不應過橋拆板，甚至倒戈相向。這種朝秦暮楚的格調，令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馬彬以媚共的姿態說中共「勢大」這句話，別說欺騙任何人，可能連他自己也騙不過而啞然失笑！

中共自統治大陸以來，無日不在明爭暗鬥的動亂中。尤其是自一九六六年，所謂「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可說是亂得天翻地覆，到一九六九年「九大」修改黨章後更加亂，七三年「十大」兩次修改黨章又是大亂特亂，七五年「人代」產生所謂新的憲法，更是亂得一團糟，直到七六年毛澤東死亡為止，整整的混亂了十年，不管是「走資派」或是「四人帮」，離不開中共「黨中央」的頭頭，為了權位的鬥爭乘亂、作亂、正如他們喉舌報紙承認的「亂黨、亂軍、亂國」，這樣一個老是狗咬狗骨，人人自危的集團，自保狗命還要步步驚魂，「勢大」從何來。這一場連續十年的大亂，弄得民不聊生，大陸同胞受盡痛苦固然不必說了，就連共黨集團的頭目也在自相殘殺中，乘機搏亂，毛澤東生前無能止亂，華國鋒奪權之後，也和毛澤東及「四人帮」一樣亂搞，更是越搞越亂！

例如中共的所謂「黨章」，「黨主席」須由全會選出，並沒有第一副主席為當然繼位人或暫時代行主席職權的規定，華國鋒毫不客氣的以第一副主席的身份，下令拘捕了「四人帮」，接着就宣佈「中央政治局選他當了主席」。這種專橫獨斷的霸道做法，完全是肆行槍桿子解決一切，也就是以亂對亂，以毀法亂紀對毀法亂紀，造成了今日大陸亂上加亂的局面，「勢大」從何來？

中共的統治階層，從上到下，全部糜爛，徹底糜爛，精神面貌糜爛透頂，物質生活更是糜爛到見不得人，以中共喉舌報紙的自供狀為證：身為中共「黨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押寨夫人」的「四人帮」，秘密進口了五百九十多部西方的色情片、兇殺片、裸體片、春宮片，吃一頓飯化費美金二三百元，想騎白馬就派專機運去三匹，想游泳就封鎖一個港灣，並從地面海面一直嚴密戒備到水下。王洪文三個月的開支等於一個大陸農民兩百年的收入。頭目糜爛到這樣，「勢大」從何來？

除了「四人帮」，以打倒「四人帮」的槍桿子集團頭頭來說，也是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他們各擁有設備豪華的公館，免費供應吃喝

……的租值

徐達文

不牟利的學生，收取象徵式的租金，使這些學校得以存在和發展，也變相造福窮苦市民。從多方面看來，這些平民學校的確有其存在的價值。但港府有關當局，在全面提高公共屋宇租值的時候，也相應地把高租值政策實施這些天台學校，從而將不牟利學校變相看作牟利機構。因為以這些平民學校原來極低廉的學費，而支付較高的租金，是不可能的。如果房屋當局不將提高的租金適當降低，或教育當局拒絕給予財政援助，只有迫使這些學校關門，到頭來，受到直接影响的，又是窮苦的老百姓和窮苦的青少年。

近年來，港府的土地政策與房屋政策，似乎趨向於高地價高租值政策。從私人

共屋宇租值的重訂，具體反映出港府這一意向。雖然，港府因為這種政策的推行，會獲取更多的財政收益，絕大部分還是用在本港龐大的市政建設。為了香港發展的需要，市民要付出一點代價，是無可避免的。但速度過急和幅度過大，迫使廣大市民的經濟負担突然加重，就難免有百上加斤之苦。

港府從公共屋宇的租金提高，到差餉租值重估而造成私人樓宇租金的全面上漲，必然引起了百物騰貴，經濟波動，通貨膨脹，和輸出衰退等一連串相應的反應，從而直接影响社會穩定和民生安定。這種不良的效果，是值得港府特別重視的。

雖然官民就差餉重估與公共屋宇租金調整等現實問題，存在不少歧見，我們認為，只要官民互相諒解與共同協商，不難求取一個為雙方可以接納的折衷辦法，以解決彼此存在的實際困難。這種平心靜氣和公平合理的態度，去消除糾紛和謀求良策，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可是有若干別有用心的人士，竟利用某些公共屋宇居民的不滿情緒，到處煽風點火，以挑撥官民感情，和加深官民對立，其結果，不但無法解決存在困難，反而將事情弄壞。

故公共屋宇的居民，對於某些人士的介入，是值得警惕的，以免被人利用為反對港府的工具。

我們認為，只要港府能尊重民意，體察民情，和照顧民生，就能制訂一個為一般市民可以接納的公共屋宇的租金標準。這個標準，既顧及市民的正常收入，又適應政府的財政需求，使廣大市民眞正能享受到廉租好處，也有個安居之所。

华国锋这一招，也算是“照毛主席的话办事”吗？



……歪說

秦明

旅遊觀光而動用飛機船隻，為聲色之娛而放映外國色情片，強迫年輕貌美的女子為玩伴、舞伴，甚至姦污女學生。從文革期間紅衛兵所揭發，和這次打倒「四人幫」批鬥的罪行資料加以印證，說明整個中共的統治高層。已經徹底腐化，糜爛，其荒淫無耻的私生活，如果不是他們窩裏反的抖了出來，誰敢揭發？這樣一個糜爛的統治集團，「勢大」何來？

中共統治高層的荒唐生活，有如癌症的細胞已散佈

氣，祗爭朝夕，共「勢大」何來？

華國鋒搞亂去對「四人幫」的搗亂，引起了大陸各省市一片的混亂，到處實施「軍管」，也到處掀起洶湧的抗拒怒潮，眾叛親離，可說危機四伏，內憂外患的中共政權，如風後殘燭，「勢大」又何來？

馬彬筆下「勢大」的中共，可說是又亂，又爛、又散，而且亂、爛、散都是任何政權的大病而不是小病。三者有其一不能及時挽救，足以招致死亡。中共集團三病並重，互為因果而益趨惡化，這樣近似癱瘓的久病身軀，請問「勢大」何在？

以上所舉，都是中共刊物不打自招的供詞，馬彬去美國飲了幾天洋水，回來就替百孔千瘡的中共搽脂抹粉，有冇表錯情？是何居心？

馬彬發表媚共歪論，自絕台灣，站在自由陣綫並不足惜，祗覺得執政的國民黨諸公，「姑息養奸」的浪費太可惜！

北大舊頭頭彭珮雲

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北京大學」裏，彭珮雲的地位，有似「四人幫」當權時的江青。雖然在她與「北大」黨委第一書記陸平中間，名義上還隔着好幾名頭頭，但事實上她的權力僅次於陸平。她出身北大，北平陷共之前，她是中共潛伏在北大的職業學生，那時北平發生的幾次學潮，她都是主要策劃人之一。

中共佔領北平之後，她由「北大」的「學生會主席」轉任該校的「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委員會書記」，後來調到中共青年團北京市委，及「團中央」工作了一段時期，都被中共的要人認爲「表現不錯」，於是在「大鳴大放」之後，被派回「北大」，協助新上任的「北大黨委第一書記兼校長」陸平，「整頓」這所爲首反共、鬧得全大陸震動的學校。

按照「北大黨委」的分工，彭珮雲是管學生的「副書記」，可是由於她的「愛人」——就是丈夫——是中共北京市委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打牌的「搭子」之一，是可以「通天」的「紅人」，這個背景使得陸平不能不賣她的賬。於是她什麼都「抓」，學校的人事、教學、總務、科學研究等，沒有她管不着的；「北大」的教員、學生加入共黨，在申請書的最後一欄「黨委批准」裏，十個有八個是簽着她的名字。她的重要性可以想見。可是，無論她怎樣「紅」，將馬、恩、列、斯、毛的一套唸了一肚子，但她早年在北大所受的薰陶，仍有一些已潛移默化於她的血液之中，影响着她的價值觀念。於是在「北大」的學生素質，由於毛澤東的「又紅又專」方針，而急劇降落的時候，她跟陸平決定，把一批「出身好」「成份好」但智能不足的學生強迫退學，而暗出「助學金」名額，給些雖然「出身」、「成份」都「不好」、但證明能接受高深學術訓練的青年，以提高「北大」畢業生的素質。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政治覺悟高要落實到業務水平上」，以此來抵制北大裏面那一天比一天多的「空頭政治家」。

陸平彭珮雲這一套，是跟毛澤東的怪論計鋒相對的，毛當然懷恨在心，時時刻刻找機會收拾他們。老毛的這個意思，自有他的奴才向「北大搞空頭政治」的角色透露，於是，毛的「文化大革命」一起，「北大」中就有「哲學系」的助教聶元梓等七個人，起來帶頭「造反」，貼出了一張題爲「陸平、彭珮雲在北大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將陸、彭在校中的一些不符合毛「指示」的措施，加油加醋，寫了出來。毛澤東立刻把這張大字報封爲「全國第一張馬列主

中國人飲茶與文化

俞思園

最近，國際市場上的咖啡價格猛漲，使得喝慣了咖啡的歐美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很大的壓力。於是，許多家庭主婦，都在紛紛改以飲茶來代替咖啡。這種情勢，目前正在歐美各地方興未艾。消息傳來，因而在我們的社會上，這個「茶與咖啡」的問題，乃就引起了人們的廣泛注意。

中國人之飲用咖啡，很久以來，過去一直都是限於少數洋人機構的買辦階級；但國人之捨棄飲茶而改飲咖啡，却是最近二十多年來的事；特別是年輕的一代，更是飲咖非成爲時髦享受。這種日常生活習慣上的改變，說穿了，不過只是基於一種祟洋媚外的心理作祟而已！

所以，我認爲這個「茶與咖啡」的問題，其所以引起大家注意，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最重要的實質，則是個值得正視的文化問題。

飲茶，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至少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是故飲茶，中國人有兩句俗話：「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至此，可知中國人是飲茶的民族，飲茶是種傳統文化。因之飲茶，也就成爲了中國人的「國飲」。

中國人飲茶的生活習慣，早在周代的時候就有文字記載，到了漢代即已普及民間，魏晉時有「茗飲」的盛行，唐朝時有「團茶」的方法，明朝時有「煎茶」的技藝，清朝以後更有「品茗」的特別講求。足見中國人飲茶，不但爲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最爲講究日常飲茶的生活情趣。

正因爲中國人是個飲茶的民族，最爲研究日常飲茶的生活情趣，所以歷代以來，關於茶的著作文獻，也就特別豐富。「本草綱目」記載：「茶，苦甘微寒，下氣消食，去痰熱，除煩渴，清頭目，醒昏睡……。」寥寥數語，說盡了茶的主要功用。當然，其中應以唐代陸羽所著的「茶經」三卷最早，也最完備，後人凡是談茶的著作，也無不都以這本書爲基本料。自此之後，計有：宋徽宗趙佶的「大觀茶論」，蔡襄的「茶錄」，熊蕃的「宣和北苑貢茶錄」，黃如的「品茶要錄」，趙如勵的「北苑別錄」，張又新的「煎茶水記」，宋字安的「東溪試茶錄」，張謙德的「茶經」，許次紓的「茶疏」，顏元慶的「茶譜」，馮時可的「茶錄」，茅一相的「茶具圖贊」等等，眞是林林總總，洋洋大觀。凡此，均足說明中國人的習慣飲茶，除了是一種日常生活需要，更是一種優良的傳統文化。

約」的「談判」，在三木內閣時期已陷於僵局。福田赴夫組閣以後，日本自民黨參院議長河野謙三，中立勞聯的市川，新自由俱樂部的田川誠一，公明黨首竹入義務等分別訪問大陸，都與這「談判僵局」有關。竹入到北平時，曾與華國鋒會談，據其返回東京透露，華曾「力促福田立即對早日簽訂此項『條約』，作一決定」。但日本外務省明白表示，關於此事，日本不受竹入影響。據日本政府人士透露：首相福田赴夫現在沒有計劃和外相鳩山威一郎討論打破關於此項「條約」談判的途徑。政府已放棄召駐北平「大使」小川平四郎返國磋商的計劃。看情形，這一僵局還要持續下去。

評日華談判

從華向竹入表示：要福田「立即」對早日簽訂此項「條約」「作一定決定」這點看來，可見其心急如焚，亟望這一「條約」迅速簽訂，作為他奪權後一項「外交成就」，以增加其保權資本。就其困難處境與迫切要求而言，也應放棄「反霸」主張，表示對日相當讓步，以換取福田政府的「合作」。然而他未這樣做，仍如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青、張春橋等等一樣，堅決「反霸」。這表明共黨任何派系、山頭都「反霸」，而「反霸」的實質是反蘇反美，並圖藉此將日本與其他亞洲國家拉下水，這是他們共同的對外「政策」，誰上台當權都是一樣。與此相結合，對內他們都是加緊壓迫、剝削人民，試看當前華國鋒在許多地方實行「軍管」、繼續叫嚣「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殘酷壓榨工農，這和「四人帮」當權時有何區別？若依西方某些人士所說，這種對內對外的作法代表「激進派」，則華也是典型的「激進派」一點也不「溫和」。事實上，他在那個組織中，那個「傳統」和氣氛下只有走這條路，否則將被指為他指控的「修正主義」、「反革命」而垮台。因此，他雖亟圖利用日本，但不能放棄「反霸」去換取。問題只好讓它僵下去。

福田政府較田中和三木內閣明智、堅強，當不會變更立場，進入共黨的圈套。回憶田中角榮之上台，就是由於竹入義勝訪問北平與共黨勾結。當時周恩來當權，即以竹入為媒介，以金錢和種種手段促成田中內閣，而使其採取親共的「外交」政策。今福田內閣甫告產生，此一「左傾」政客即往北平訪問，而華不見同一時期往訪的日本議員，包括自民黨參院議長河野謙三，獨與其會談，可見彼此情投意合，正圖在「談判」僵局中，施展新的陰謀詭計。此事關係日本安危及世界和平，希望日本有識之士提高警覺，多留意其明暗活動，及時採取行動，予以無情打擊。

余秋人

流傳著各種的謠言。幾乎每天都有大批軍隊，經過該地。西藏在中共控制之下，已成為一個軍事營地，中共對佛教亦仍在進行無止無休的迫害。

最近由喜馬拉雅山返抵波恩的記者報導，拉達克也成為一個大軍營。連接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與拉達克首府勒城的道路，極關重要，但每年只有五至十月才開放通行。

西藏已成一大軍營

在無數蜿蜒曲折的路綫中，這條路要經許多高的山隘，如一萬一千一百呎的棱吉拉山隘，一萬二千二百呎的那密卡拉山隘，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呎的富鐵拉山隘，走向「小西藏」，才到達勒城，那裏的情況艱苦荒瘠，不但進一步建設極為困難，即使保養位於這樣高處的道路，亦非易事，印度軍用車隊，正自斯利那加經過勒城，以迄邊境，來回地奔馳。平均一天中就有一百輛大型的卡車。

印度目前有一百萬陸軍，居於世界第四位，雖然它仍是開發中的國家，但已有了核子裝置，拉達克形成印度最重要的防禦地帶，四週境界大部份是海洋。拉達克的人口雖祇十萬，然而卻有極大的軍事和政治價值。

中共亦在西藏瘋狂擴充軍力。自十六至四十五歲的藏胞，幾乎全都被強迫編入「民兵」組織。據估，這種「民兵」約有三十人左右。

根據最近來自西藏的消息，中共已驅迫藏胞，開闢了一條新路，通往西藏南部，並在達姆楚，造了一百所石砌的共軍營房。

在西藏中部，中共驅迫藏胞充當奴工，在塔那弗建造了一處有地下設備的飛機場。有人認為，西藏並有若干核子基地？備有各型射程的火箭。

有「世界屋脊」之稱的西藏，本來是佛教的聖地，自從遭到中共無止無休的迫害之後，已經面目全非。但在印度，許多宗教並存，佛教是受到保護的。

在拉達克尤為如此，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佛教徒，印度已予達賴喇嘛以政治庇護。達賴在兩千呎高的喜馬拉雅山腳的上達蘭薩拉，已設立他的臨時政府。

達蘭薩拉現有藏族難胞三千九百五十一人，在拉達克有四千一百七十七人，錫金二千四百人，尼泊爾八千六百人，不丹三二七五人，墨蘇里一萬一千三百人，奧倫吉六千二百人，尚有一些人散處各地，全部藏族難胞，估計共達八萬二千人五百四十六人。

目前藏族難胞的生活情形，頗為困苦。拉薩有八千喇嘛，常常都住在三個寺院（西藏共有十五萬喇嘛）。

李凱詩譯

國際共黨運動必將瓦解

法共意共建立聯合獨立戰綫
蘇共中共領導權受重大打擊

錢希川

法共前年十一月與意共聯合聲明，脫離蘇共獨立自主，並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教條，本年二月四日召開大會，正式宣佈實行「巴黎色彩的社會主義」，並于黨章刪除「無產階級專政」字樣，改採多黨政治的議會制度。這對法共固是一大快事，宜其大喊「巴黎色彩的社會主義萬歲」，更是意共去年統戰拉攏西（班牙）共成功後之又一勝利。

「多中心」主義

意共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就比南共更早宣布「不幹俄國幹過的事情」，此後即公開主張「採取民主法制形式，甚至議會形式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論點」，于一九五六年六月提出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意大利道路。」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更反對蘇共與中共在國際共黨運動中的自稱「領導國與領導黨」，主張「多中心」主義。目前，除南共、中共及阿（爾巴尼亞）共，其餘羅共與西共及法共的脫離蘇共獨立自主，均係受意共「多中心」主張的影響，尤其今日法共與意共的聯合獨立戰綫的建立，這對蘇共或中共的領導權，實爲一大打擊，顯示國際共黨運動必將瓦解。

作者認爲對此一題，除作現狀分析，更應站在思想戰立場，特別重視法共他們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一點，說明列寧主義如何反叛馬克斯主義，以促進信奉列寧主義的蘇共與中共兩個領導中心的早日滅亡。

揚棄列寧的教條

世人固知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及蘇共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亦是根據馬克斯主義；但不知馬克斯、恩格斯自己早在一八七一年起就已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有主張。而修正馬克思主義另創立列寧主義的列寧、史達林，却一方坦白承認馬克思、恩格斯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的事實，一方仍又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所以今日法共，意共它們放棄的，並非馬克思的教條，而是列寧的教條。

一八五二年三月馬克斯會自詡發現了「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的原理。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發生，他更以此公社爲使用暴力摧毀現成官僚和軍事機器，創造新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模範」。亦爲以新的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實例；同時，亦何謂無產階級專政？它的涵義是什麼？馬克思、恩格斯根據巴黎公社的經驗說，無產階級專政是爲了「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即「用自己的武器來使反動派畏懼，維持自己的統治」，亦即「使無產階級能夠用暴力鎮壓自己的敵人」；而鎮壓敵人的暴力手段，就是摧毀了敵人的國家機器而後創造自己的新的國家機器。但在他致庫格曼函中，却承認將來類似巴黎公社這種暴力革命與暴力統治，只限於歐洲大陸，而把英美等國除外，默認它們可不用暴力摧毀現成國家機器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翌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市演說，更具體指明英美和荷蘭等民主國家的勞動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恩格斯則先於一八八六年十一月在「資本論」第一卷英譯本序文，附和馬克思所說，強調英國「能完全依賴和平的合法的手段來實行社會革命」。繼於一八九一年六月的「愛爾福特綱領草案批判」，除了英美又加上法德兩國，認爲這些民主國家，都「有可能和平長入新社會」，並說「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制的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一八九四年十一月的「法德農民問題」，更強調他與馬克思均熱烈希望他們的黨在和平取得政權後，仍不用暴力剝奪資產階級，而用和平手段即「用『贖金』將自己從這一整羣強盜手裏贖取出來」。這樣，馬克思、恩格斯不就早已取消自己的暴力革命，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與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原有主張了麼？

馬克思、恩格斯死後，柏恩斯坦、考茨基的反對列寧及其蘇共的實行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亦即根據馬克斯對此的自我修正。

列寧是在「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論粮食稅」等，再三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業已放棄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的事實。尤應注意的是，他對暴力摧毀現成國家機器與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專政關係所作肯定而正確的解說。他一則說「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構』和整個國家機構，用武裝工人組成的新機構來代替它」；再則說「不用暴力摧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不用新機器代替它，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可能的」；三則說「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用暴力對付資產階級；當存在着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的，這種暴力尤其需要」。終則說「革命暴力」就是「專政」的「定義」或「基本標識」，「專政是直接憑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這種解說、固然等於批評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修正，但不更足證明他們的取消暴力革命，摧毀國家機器，同時亦即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甚至無產階級革命？

馬克思取消暴力革命

列寧如此，史達林亦如此。他說，「大家知道，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發表過這樣的意見：無產階級

讀書偶拾

齊冥

談論衡祭意篇

王充在論衡祭意篇裏，記載了一個很有名的故事：「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尙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

延陵繫劍的故事，成爲千古美談。李白在「陳情贈友人」一詩裏，歌頌季札說：「延陵有寶劍，價重千黃金。觀風歷上國，暗許故人深。歸來掛墳松，萬古知其心。懦夫感達節，壯士激青衿。」在一般人心目中，季札是個高義隆情的賢人。這一點，我也不敢否定。

可是倘若我也有一柄寶劍，欲贈給亡友，那麼，我必定會暗暗地在墳邊掘一個洞，把寶劍埋下去，盡量不露痕跡。否則，幾個時辰之內，寶劍一定不翼而飛。我寧願自己保留那柄劍，也不願亡友白領我的情。

當然，把寶劍掛在樹上也有好處：一則方便，用不着掘泥土；二則可以名垂青史，「萬古知其心」。

延陵季子的風度，我是自愧不如。

梁實秋、魯迅和徐志摩

梁實秋在「關於魯迅」一文裏說：「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編印全集……所有的翻譯小說之類一齊包括在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除了顯着偉大之外，實在沒有任何意義。幸虧魯迅翻譯了戈果里的『死魂靈』而未及其他，否則戈果里的全集勢必也要附設在魯迅全集裏面了。」這段話非常有道理。

在介紹「徐志摩全集」第五輯時，梁實秋又說：「本輯包括翻解作品數種……志摩之翻譯久已膾炙人口，現在讀者購求不易，而且志摩譯筆亦往往顯露其才華，抒辭摛藻，如見其人，令人難以割愛，故仍收集於此，以廣流傳。」這段話似乎也有道理。

沒有道理的是：上面兩段話都是梁實秋說的。

專政就是摧毀舊的國家機構，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這種無產階級專政是大陸各國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必不可少的階段。馬克思並把英國和美國看做例外」。又說，「無產階級的暴力革命即無產階級專政」。這亦同樣證明馬克思、恩格思的取消摧毀國家機器，取消暴力革命，亦即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甚至無產階級革命。

誠然，列寧曾說馬克思、恩格斯生於壟斷前的資本主義時期。當時的英美並無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得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但到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英美兩國變成壟斷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均已有了軍閥和官僚制度，就必須使用暴力，摧毀國家機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了。並以此爲其在俄國實行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辯護。一則，當時馬克斯、恩格思主張英美兩國可以和平過渡到資本主義，果如列寧所述是到它們均無軍閥和官僚制度，何以馬克思、恩格斯對於當時已有軍閥和官僚制度的法德兩國亦一樣主張應該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對此，列寧却無一字辯解。二則，列寧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生時英美究竟有無軍閥和官僚制度，忽說「沒有」，忽說「有」，只是程度不「很大」或「最少」而已，亦多自相矛盾，無從確定。二則，最重要的是，無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在他們的著作中，誌定馬克斯、恩格斯生時的英美早已是個壟斷的資本主義的話，更是隨處有之，不勝枚舉。最後一個鐵的事實是，英美迄今並未發生摧毀國家機器的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

列寧反叛馬克思主義

因之，列寧、史達林以及今日蘇共的使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係反叛馬克思主義。蘇共如此，毛澤東及中共亦一樣。反之，今日法共，意共它們的轉變，決定放棄暴力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改採和平手段，在多黨民主政治與議會制度下，從事一切活動，以求實行社會主義，實係唾棄列寧主義而回到眞正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蘇共與中共的這一反叛，實是它們的致命傷，負責反共思想戰者如能善爲利用，在自由世界尤其鐵幕內部作擴大而深入的宣傳，作者相信，實行暴力專政的蘇共、中共及其所依據的列寧主義，必將迅速滅亡，而放棄暴力專政的法共，蘇共它們，對自由社會可能具有更大的誘惑力，因而也就有更大的危險性。

吳佩孚幼時潦倒記

胡長之



民國卅五年至卅七年（即一九四七——一九四八）間，筆者一直隨軍在山東作戰。當咱們的部隊從萊陽、棲霞、招遠而攻破登州，光復了蓬萊城之後，我還記得駐紮在城區的「學宮後街」。所謂學宮後街，實際上就是縣城內孔廟背後的一條小街道，由於那裏比較僻偏的緣故，因此，上面指定咱們駐紮在這種地區，以免妨礙鬧市的商業。但大家總歡喜這個「海不揚波」的蓬萊，當作人們羨慕的仙境呢。

唯其如此，所以我們雖然駐在一條小巷，却也很希望多留幾天，有時間去遊覽這個仙境。說來却也凑巧，咱們部隊駐的那條街道（學宮後街），正是民國初年，鼎鼎大名的北洋軍閥之一吳佩孚（子玉）的出生地。

幼時家貧當過水兵

由於我對這些具有傳奇性或戲劇化的人物，一向都感到興趣的緣故，因之，我便希望在他們的故鄉，找到一些更為新奇的傳聞。所以第二天我便訪問了一位年達七十高齡的當地居民宋老先生，據說他也是一名清末秀才，當然與吳子玉是同一時代的產物。但他起初矢口不談，總是對我很客套的表示：「像吳子玉那一輩人，已經於過去了的軍閥，還提他們幹啥！」我却不肯放鬆，很誠懇地請求下，他才一五一十地把吳的事蹟說了一遍。

原來吳佩孚幼時的家境是很貧苦的，他的父親名叫吳可成，一向在蓬萊城裏學宮後街口駐營一間很細小的店子，賣些香燭文具及雜貨等等。他雖然也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有機會唸私塾，讀些「三字經」一類的書籍；然而不幸得很，在他四歲那年，父親却已病逝，家庭環境更形困苦。於是被迫投入登州府水師營去當學兵，全靠每月那微薄的薪餉二両四錢銀子來養活他的母親吳張氏，和胞弟文孚；而他家的那間小雜貨店，則早已轉售給人了。那麼吳子玉又怎能考到秀才呢？因為當時清廷已開始籌備海防，更由於那個時期裏，日韓訂立了「江華條約」；中、英亦已訂立「烟台條約」；日本則併吞琉球羣島；中、法則簽訂了「天津條約」；安南已成為法蘭西的保護國。這一連串的外力侵凌下，無一不與海防有關，故此，那時的水師營頗受重視，待遇日漸提高，而每週又只有召集訓練兩次；其餘的許多空閒時間，便給吳子玉有繼續讀書的機會；加上他的天資很高，上進心甚切。不過，他母親的思想比較守舊，望子早日成家立室，乃在子玉十六歲的時候，便給他娶了一個媳婦王氏，而子玉也像其他的山東人一樣，當上一個規規矩矩的水兵，就已感到滿足。

入泮後仍受人歧視

可是造物者偏要愛管閒事，硬替這位未來的吳大帥好好地安排着，使他結婚兩年後則遭到喪妻之痛，未能達成其傳宗接代的目的。因而讓他無掛無慮，悲痛之餘，祗有從事謀求功名上去找慰藉。認為有了功名，然後再作打算；終於廿三歲那年，應院試中了第三名秀才。這一年正是清光緒廿二年（亦即戊戌政變的前二年），古老的中國門戶洞開，西學東漸，舊時的科舉已告式微，但對吳家來說，却已改換了門楣，算是書香人家了。

正因為這樣，反而令到吳秀才的意志消沉。其主要原因是由於他的家世過

於寒微，又是一個小學兵出身，中秀才後仍未能抬高其原有的社會地位。以致他雖然入了「泮」，而仍不爲當地士林所重，甚至對他往往採取「羞與爲伍」，拒之於千里之外的態度。例如那些所謂同時入泮的「年兄」、「年弟」們，每次舉行「文酒」之會時，子玉固然不在被邀之列，連一般人所不願爲的「蒙館」（小童們私塾），也輪不到吳子玉的一杯羹；這一來，使到子玉沉淪至每日出入烟館，跟那些仙風道骨的人爲伍，他當時的情況是不堪設想的。

吳子玉在蓬萊城裏，還有一個渾號是叫吳老二，因爲他在父母生下的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二，頭上還一個大哥道孚，早死；文孚算是老三，幼妹亦早夭。所以，到他做了秀才，城裏面的人，仍然叫他這一小名。吳老二雖已淪於山窮水盡的地步，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想不到蓬萊城裏廳有九個著名的訟棍，竟看中這位窮秀才，從而邀他加盟，以充實他們的陣容。

另一方面，一個人到了沉消的時候，處處給人瞧不起，吳秀才越來越感到自卑，但是突然間竟博得那些被人尊稱爲「九虎」的人青睞，却難免有點受寵若驚！使他激動得從鴉片烟榻上，實行一個猴子翻身似地跳躍起來說：「承各位瞧得起，俺吳老二就聽你們的，好吧！」這時的蓬萊九虎，自少壯派的吳佩孚加盟之後，就一變而成了「十條龍」，聲勢更大了。他們只要一齊聯手合作，任何一位蓬萊縣官，就非賣他們的賬不可！因此，向來自卑的吳秀才，在其情緒上亦已得到了發洩的機會；在那一時期的生活，他也顯得特別有生氣。

闖進烟館秀才受辱

雖然如此，這批窮訟棍，却仍敵不過那些有財有勢的大爺們。據說有一天，吳秀才於烟癮發作，抵受不住的時候，途徑一間烟館，他便趕忙闖了進去。那時的所謂鴉片烟館，也像茶樓酒店般以公開營業，人人都有權進去過癮。但那裏面仍是有着階級之分的，照例分爲：「普通座」、「特別座」或「雅座」等。在「普通座」過癮的人，當然一般性皆維大眾，包括販夫，走卒或職員，各色人等，份子異常複雜，而「雅座」或「特別座」，則是專爲有錢有勢的大人先生們所安排，給他們常來作爲高級享受的。

說也湊巧，那天吳老二闖進去的那間烟館，「普通座」已無虛席，而吳秀才又以烟癮大發，急不及待，乃向烟館夥計商量解決辦法，目的想進「雅座」去燒幾口。可是夥計則表示：雅座雖有一間，却不便讓老二進去；因爲蓬萊縣最大的財神爺翁親生大爺，還未過足癮，不准任何人進去；就算翁大爺過癮後，也要照例休息一會，誰敢去驚動地？若在平時，一聽到翁大爺之名，吳老二自然不敢冒失，然而，現時已大不相同了，一方面由於做了十條龍之一；主要的還是烟癮難抵，便顧不了那許多。於是一面對夥計敷衍，一面則貿然地闖進了雅座間，不料那位翁財神過足癮以後正在假寐，當吳秀才匆匆進去還未立定腳跟，翁大爺則翻起了白眼，從鼻孔發出聲音問道：「哼！吳老二，你來幹啥？」窮秀才遂委婉地解釋他的烟癮大發熬不住，很想借燈燒幾口。誰知話未說完，只聽一聲「滾」！翁大爺猛地抬起腿就踢，給吳老二當胸一腳，把這個又瘦又窮的秀才，踢至彈出雅座之外！

逃到北京賣卜爲生

吳秀才以上的遭遇，自是一場奇恥大辱，就算吳老二不想把事件擴大，其餘那批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九虎」，也不肯放過這姓翁的小子。不久，那姓翁的財神爺，爲他的老母做壽開堂會，担任演出的戲班，竟破天荒地有了坤伶（據說在光緒二十五年前的戲班，尚無坤伶）。這正給予十條龍以一宗鬧事的藉口機會。當祝壽堂會開始演出的時候，吳秀才領導九虎便闖進了場子中間，先是七咀八舌，評頭品足；繼而抗議翁家破壞了蓬萊的善良風俗，揚言要去府裏控告。可是翁家錢多勢大，一聲令下，豪奴們湧出，將十條龍圍毆；並送去府裏，吳老二雖已溜掉了，而其秀才的功名却被革除。

就從那時起，吳子玉逃出了蓬萊，不僅他還辛苦得來的小功名「秀才頂子」被革掉；還遭到府裏的公告所通緝。這一來，令到那位久困「仙境」的吳老二，一夜之間變成了亡命之徒！不過命運註定他的這一逃，也因此而開創了他此後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因爲他這一逃，便逃出了登州府勢力範圍外的北京城，住在崇文門外巾帽同，蓬萊同鄉所開設的「隆慶棧」中，得到店主人孫庭瑤之助，使吳老二的食宿暫時可以解決。同時因孫的資加，並在崇文門外搭了一個課棚，進行賣卜爲生。但北京城到底是天子腳下的王都，比那「海不揚波」的仙境要熱鬧得多，憑他一個二十幾歲咀上無毛的小夥子，就來幹「鐵咀」這一行，再精靈也難在這三教九流、龍蛇混雜的北京城混出個名堂來。所以他的課棚門前常可羅雀，以致饔飧不繼。

當雜差跟師爺拜把

這位被革的秀才，思前想後，一切都歸咎那害人的大烟，否則何至如此！尚幸離家後，烟癮總算戒掉了。並在廿五歲那年，成爲吳老二生命史上的轉點捩。他在隆慶棧碰見了從家鄉來的堂兄吳亮孚，在後者的鼓勵下再決心去當兵，起碼可以混到三餐。以前是當水兵，這以却決定去當步兵。於是離開了北京城，跑到天津去投入「武衛營」。不過，那時想在北洋軍隊中當兵吃粮，也不是容易的事，吳秀才的外表是文縐縐的書生本色，當然不能入選，經過一再懇求，才勉強給他在沈管帶的營裏補上了一個「戈什哈」的差事。

所謂「戈什哈」者，即指揮營中的雜兵而言也。一個青年秀才當兵竟被補爲「戈什哈」，儘你怎樣去混也不出名堂來的。還好他被派在文書房當差，事有湊巧，那位掌管文書案的師爺郭棵丞，也是一名學書學劍兩不成的落第秀才；當他發現吳老二是個正式的秀才後，則異常同情他的遭遇，一談之下，如水乳交融，不獨激賞子玉的學識，還斷定將來定成大器。於是不顧師爺之尊，跟這位「戈什哈」磕頭拜起「把子」來。據說郭爺師懂得相法，他看吳老二的狠八、眉粗、隆準、口闊，屬於「五大」之相，定爲風雲人物。實際上，郭棵丞對這位把兄弟並未白收，下半輩子的生活全仰仗吳老二了。

電影評論

南拳北腿活閻王

評 繼承人‧碧血長天

林巽

不久以前上映過一部「廿三紀世大逃亡」時，看出該片是藝術匠人將羅馬帝國時代的極權制度，用幻想筆觸套出一出未來世界機器統治人類的極權制度。現在又看到法國出品，菲臘拉布羅導演的「繼承人」，電影中的大資本家與繼承大資本家的繼承人的故事，很容易聯想起中世紀時代的政治陰謀家如何害死太子，利用太子的幼子將自己造成扶幼主的當權派，再圖謀朝篡位的故事。由此可見歐洲的匠人，近來很喜愛拍古爲今用的電影，因爲物質世界不論變化到如何日新月異，但人性却是沒法改變的，因此研究歷史以及將歷史故事套成現代化故事，只是將它套上一個公式，那是人性與反人性的兩股勢力的衝突便行。

「繼承人」故事寫尙保羅貝蒙多，飾演一個擁有一億五千萬法郎的大企業家的繼承人考代，這企業公司擁有的事業包括一家龐大的煉鋼工廠以及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地球週刊」，因此爲歐洲一股新法西斯主義者政治陰謀組織者所垂涎，打算將它奪下來作政治資本，考代有一個十歲的兒子，他的妻子與岳父，都是新法西斯的臥底份子，打算將他害死，然後以妻子的繼承人地位，控制這個十歲的孩子。電影由開首由考代懷疑父親是被新法西斯份子害死起，以及他受多次暗算，於是打算找出新法西斯組織的證據，藉地球週刊揭發出來。電影最後是考代找到政治陰謀者的資料被公開之時，他自己也遭暗算死了。

尙保羅貝蒙多在「繼承人」中飾大富翁。

尙在爆炸的汽車中救出下屬。

作者由於恐怕寫資本家與新法西斯的陰謀奪權，不容易使一般歐洲時髦的左派知識分子的評論重視，於是便在那間地球週刊的社長室中，貼有一列大海報，海報中的人像都是世界共產首腦人物，包括毛澤東的人像在內。不過故事中的老板地位甚至他個人的行爲思想都是典型資本家。因此，電影的取巧筆觸，只有使本身的是非觀念越來越糊塗。看出編導是有創造力的，但「繼」片無疑地仍然屬於意識糊塗技巧突出的作品。

本期新片重映中，由堅安納根導演的「碧血長天」是一部值得一談的片子。「碧」片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由英美聯軍的三百萬人，飛機一萬架，戰艦五千艘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陸歐洲諾曼第的歷史改編成的電影。由於製片家柴納克與導演堅安納根都是重視娛樂性的匠人。所以電影娛樂性很豐富，但編導並不完全將它處理成一部純粹歷史戰爭片，整個故事架構，看出隱含好些令人思索的問題。

「碧」片中的一戰爭場面。



「碧血長天」一鏡頭。

從娛樂性方面說，電影分開好多組合，有傘兵隊、攀山隊、滑翔機突擊隊及灘頭登陸隊，分別由幾十個大牌明星作爲每一組合的領導，在德軍方面，却盡量表現在希特勒獨裁制度下，遇到這樣大的事，只因希特勒吃了一顆安眠藥沒有人敢叫醒他，好多精明的德國將軍，只有束手無策的團團轉。居於挨打地位。

電影在盟軍大軍出發前，藉一個美國傘兵李察卑瑪，在艦上贏了二千五百元，準備匯一部份給他的母親，就在他擁着一堆鈔票時，接到家書，母親死了，他悲痛之餘，又將贏得來的錢統統輸掉。至電影將近終場時，李察卑瑪迷了路，遇上一個受傷的英軍，看到一個匆忙中穿錯了靴子出來送死的德國軍官的屍體。受傷的英軍說，這裏有我們三個人，一個受傷，一個死了，一個迷失了。隱隱說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希特勒的實力固然被消滅，但東歐却陷入蘇聯之手，歐洲的創傷至今無法復元，美國却成爲迷失者。眞正的勝利者只有史太林。但史太林也難免被清算，而東歐的潛在反叛力量，漸漸變成蘇聯的包袱，迫使蘇聯因妥協而漸漸變質。說出戰爭本身不論如何正義，但勝利的果實總不會是甜的，它的後遺症可以影響好幾十年。「碧」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二十年才拍攝的，藝術匠人的心靈深處，流露了這段歷史造成的悔恨，因此電影對於勝敗的紀錄並不着重。整個戰爭場面，只將它引導在迷失上面。這一點含意是不尋常的。

譚道良在「南」片中飾北腿。

本期國片值得一談的國片只有一部由新人導演李作楠的「南拳北腿活閻王」這部作品故事結構並不十分好，此片吸引觀眾的是由南拳與北腿兩個角色上攪假對立的情趣，於是一些打鬥場面並不是嘶殺而是競技，不過除了這部份之外。有些部份，構思並不十分成熟，最差勁的是南拳北腿合力對付活閻王的一段。至於呂秀珍與冼家淋兩個女角的戲，因爲她們都是可烘托南拳北腿的氣質而存在的。比其某些打鬥片中聊具一格的女角，有份量得多。

「南」片寫民初時代有一個叫黑石鄉的地方，鄉長利用窮鄉俯壞製造假銀元，又收買了武藝高強的人作爲爪牙，鄉長的兒子，因爲強姦了當地警衛隊長陸同春的未婚妻，打死未婚妻的母親，警衛隊長決不干休，一定要拘捕兇手法辦，鄉長於是請了一個來自外鄉的高手白玉堂來保護他的兒子，誰知白玉堂正是由省城派來偵查製造假銀元的專員，他一方面在爲鄉長作防衛工作，但暗中是在幫助陸同春。電影中的陸同春是譚道良，白玉堂是王道。譚道良是北腿，王道是南拳，導演處理這兩個角色的打鬥招式與人物氣質都不錯，最後出現來爲鄉長對付南拳北腿的活閻王，反而像一個機械人，並不如何突出。尤其是寫活閻王使一個酒樓女作暗探，用迷藥捕捉王道由活閻王捕北腿譚道良的戲，也缺之眞實感，鬥智的戲更是粗糙。

不過觀眾如果爲看打鬥而來，相信會感到滿足的，導演處理打鬥，都用由一個人單獨表演到對打，並且由慢打到快打，配上音响效果，巧技運用得頗圓熟，觀眾反應可不錯。李作楠這個新人導演，看出是有潛質的，一個導演只要能懂得運用到演員的長處，他是可有希望成爲一個成功的導演的。



孫嘉林在「南」片中出賣肉體爲父報仇。



第十六章再談二個問題

在競選期間無數個問題被攷慮到，但是幾乎所有的候選人都沒有盡力去發掘問題。事實上，這些問題早就存在於每個美國人心中。去了解事情的利弊得失及是否值得關心，是十分有趣的——當然，有時候這些問題竟也讓人覺得很驚訝。在本書的第一章中，我曾談及兩個基本而又普遍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是否能夠勝任一切工作？

第一個問題的產生，肇因於我們已經失去了許多引以爲榮的可貴的東西，這使我們十分困惑。我們的政府就此一蹶不振嗎？我個人的答案是「不」，我們實可揚棄秘密而依照人民的意願來組織政府。

而現在正是溝通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感情，及讓每一個美國人來締造這個國家美景的時候了。

第二個問題是比較具體而確切的——我們的政府能否勝任一切工作，所有證據顯示的答案是「不能」，但是又可說「能」。很多政治家、新聞記者、政治科學家及企業負責人對政府的經濟力、效率、公正，感到懷疑，但是政府確實有這份能耐。激烈的改弦易轍是必要的，並且，也並非毫無先例可循。許多州和地方政府已經開始精簡組織結構，設計出一套有效而又嚴厲的預算技術和合理的計劃程序，並且，讓人民參與政府的工作。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華盛頓在這方面的改進做得很徹底。

除非改革制度的奮鬥是合理而可令人一往直前的，否則政府的現金管理政策、稅制、保健政策、福利、教育和交通政策終被註定陷於萬劫不復無法挽回的惡運。在整個過程當中，那些因一己地位而坐收實利的人自然會把焦點集中在反對改變上。當工作的主題被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範圍時，將很少有公共利益。雖然，到目前爲止特權階級依然存在，但是，祇要我們的政治家能明白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公平的，設計一個合理的改進計劃，並且讓大眾清楚地了解他們所應適應從的話，沒有什麼改革，是不可能的。

要使人民了解我們政府所具有的能力，是一個非常的挑戰；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政治問題。

美國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可被了解的國家宗旨，沒有確定的目標，而且，也缺乏組織上的技術來發展或達成這些宗旨和目標。即使眼前的問題尚未解決，我們仍然好高騖遠的就想到下一個問題。

一個誠實、能幹、並且有清楚目標和堅強領導權的政府，可以和美國人民攜手迎接任何挑戰。

然後，我們方可一起來解決我們經濟上的困苦。而且，當清楚的經濟政策設計出來並且已被了解時，所有美國人民都準備隨時犧牲個人利益。

由美國來調停世界問題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但絕非意謂著孤立政策。相反的，我們必須加強我們的朋友與





夫鄰居之間友誼的連繫和合作。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了解，來追求我們共同的利益。小範圍的焦點外交政策雖然有時會成功，但應該配合由能幹外交官所完成的廣泛的外交政策。

國家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所有邸一切努力必須基於正當的軍事準備。但是，無法知道爲何國防不能有效的建立。

浪費和無效率對納稅人而言是十分昂貴的，對於國家的存在而言更是一種危險，對於五角大厦的管理和預算應該嚴格控制，人員及戰鬥隊都必須減少。我看不出海軍部長有什麼理由要那麼的軍官和將領作他的幕僚，而且其幕僚人數之多，更遠超過我們海上船艦軍官的人數。

最最浪費和最最危險的事是全世界一窩蜂的發展沒必要的原子武器。我們最終的目標是減少全世界的核子武器數量。同時，用來實現這種軍備的縮減必須有簡單、謹慎和堅定的提案。在我們進行現時或潛在的核子武器談判時，應該把它作爲國家所追求的基本目標。

達成這些目標是否超越了美國的能力範圍之外呢？我想不是。

我們的人民渴望一個公正而能幹的政府，在這個混亂，科技迅速變化的世界中，我們仍須保持我們的大國地位。

最近我們發現我們的信任被出賣了。環繞華盛頓是重重的秘密，我們國家的宗旨和目標是不確定的——有時甚至落於懷疑之地。

我們的人民對這個缺乏公正和能力的政策十分關心。問題的重心並非人民對政府沒有信心，而是政府對於人民缺乏信心。

我們的政治領袖確實是低估了人民的能力。這是加強我們的倫理、心靈和政治信仰的時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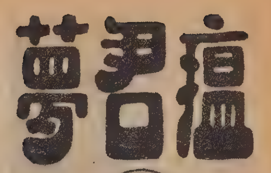
任何的要求尺度不容降低，認爲私人或政府的生活是平庸的，此一觀點絕不容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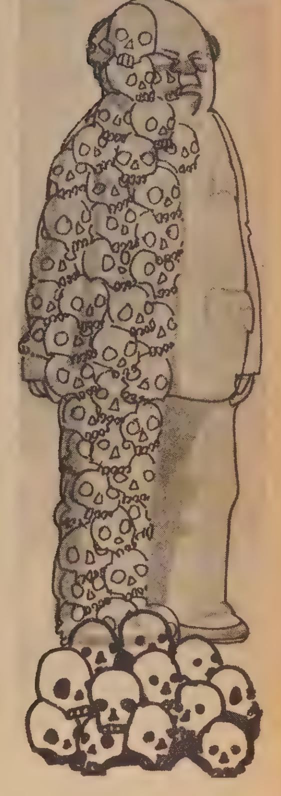
我們的領袖恢復他們的可靠性的最好方法是「讓別人認爲你是可信的」，而要我們自信，我們必需是「可信任的」。

我們在家裏或是在教堂裏時，我們會提醒自己，「我們要什麼？我們應該是什麼？」我們所支持的此一權威政府能夠，並且也應該代表人民趨向那最好及最高的理想。

迎接這個國家第三世紀的來臨，我們必須符合這些簡單而又具有決定性的要求水準。

爲何不全力以赴呢？（全文完）





徐蚌會戰之失敗，促成整個大陸之陷落，重要性非任何戰役可此，此戰前後一旦數月，情况之變化，要分幾個階段。當時國軍集結兵力已如前述，共軍劉伯承，陳毅兩股合編爲中原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陳毅任副司令員，鄧小平任總前委，負責決定一切。雙方全部兵力番號如下：

徐蚌會戰共軍指揮系統研究判圖

劉伯誠

華東人民解放軍
司令員陳毅
副司令員粟裕
參謀長陳士渠

兵團	部隊	指揮官
第一兵團葉飛	第一縱隊	葉飛
	第四縱隊	陶勇
	第六縱隊	王必成
第二兵團何以祥	第三縱隊	何以祥
	第八縱隊	王建安
	第十縱隊	劉本善
	第十一縱隊	管文蔚
第三兵團韋國清	第二縱隊	韋國清
	第七縱隊	成鈞
	第十二縱隊	陳慶先
	第十一縱隊	王明章
第四兵團許世友	第九縱隊	聶凡治
	第十三縱隊	周治堅
第五兵團粟裕	快連縱隊	陳銳霆
	兩廣縱隊	曾生
	張光中縱隊	
	金紹山旅	
	魏鳳樓旅	
	淮海獨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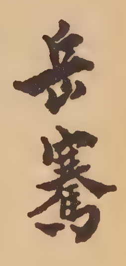
約四十萬人（原屬中原人民解放軍）

中原人民解放軍
司令員劉伯誠
參謀長李達

部隊	指揮官
第一縱隊	楊勇
第二縱隊	陳載道
第三縱隊	陳錫聯
第四縱隊	陳賡
第五縱隊	韋傑
第八縱隊	孫定國
第九縱隊	秦基偉

約二十萬人

附記：以上共計廿三個縱隊、三個獨立旅，其初期參戰之總兵力共約六十萬人。



徐州剿共總司令部指揮系統表

總司令 劉峙

副總司令 馮治安 劉汝明 杜聿明 李延年

參謀長 李樹正

副參謀長 [illegible]

前進指揮部

主任 杜聿明

副主任 孫元良

參謀長 舒適存

- 第二兵團　司令官 邱清泉　副司令官 彭壁生 舒適存　參謀長 李漢萍
  - 第五軍 熊笑三
  - 第七〇軍 高吉人
  - 第七四軍 邱維達
  - 第一〇〇軍 周志道
  - 騎兵第一旅
  - 砲兵第一〇團第三營
- 第十三兵團　司令官 李彌　副司令官 陳冰　參謀長 吳家鈺
  - 第八軍（兼）李彌
  - 第九軍 黃淑
- 第十六兵團　司令官 孫元良（兼）
  - 第四一軍 胡臨聰
  - 第四七軍 汪匣鋒
  - 第九九軍 胡長青
- 第十[illegible]
  - 第二軍 舒[illegible]榮
  - 工兵第六團第[illegible]營
  - 戰車第二團（欠一營）
  - 砲一團（欠一、兩個營）
  - 重迫砲一團（欠第三營及兩個連）
  - 工兵第九團（欠一營）
  - 砲兵一〇團（欠第三營及第二、六連）
  - 砲兵九團（欠兩個營）（仍歸70A序列）

第[illegible]師……第[illegible]師

徐有成 于一凡 楊汝賢 楊逵 [illegible]……郭占謙

暫歸二綏區指揮

（欠172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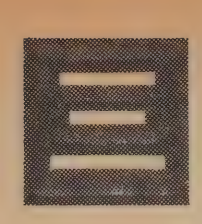
徐州剿共總司令部直轄

- 徐州地區警備司令部
  - 第七二軍 余錦源
  - 徐州警備司令部 余錦源（兼）
- 第七兵團　司令官 黃伯韜　副司令官 黃國樑　參謀長 魏翱
  - 第二五軍 陳士章
  - 第六三軍 [illegible]
  - 第六四軍 劉鎮湘
  - 第一〇七軍 孫良誠
  - 工兵二團二營
  - 砲兵一三團三營（欠第九連）
- 第一綏靖區　司令官 周碞　副司令官 李天霞　參謀長 顧錫九
  - 第四軍 王作華
  - 第二一軍 王克俊
  - 第五一軍 王[illegible]
- 第三綏靖區　司令官 馮治安　副司令官 張克俠 何基灃（兼）
  - 第二三〇師
  - 砲五一團第一營
  - 工兵第一團第二營
  - 步兵第一支隊
  - 第一機艇隊
  - 第五九軍 劉振三
  - 第七七軍 王長海
- 第四綏靖區　司令官 劉汝明　參謀長 陳[illegible]
  - 第九六軍 于兆龍
  - 第五五軍 曹福林
- 第[illegible]　副司令官 曹福林 田鎮南　參謀長 楊[illegible]然
  - 第六八軍 劉汝珍
- 第九綏靖區　司令官 李延年（兼）　副司令官 王澤濬　參謀長 梁棟新
  - 第四四軍 王澤濬
  - 魯保第一旅
  - 獨立步兵第四大隊
- 第十一綏靖區　司令官 劉安祺　副司令官 施中誠　參謀長 馮宗毅
  - 第五〇軍 葉佩高
  - 第三二軍 趙琳
  - 青年軍二〇八師第九團
  - 砲兵五一團（欠第三營）
  - 工兵十七團火箭砲連
  - 裝甲砲兵團第三營第七連
- 第十二綏靖區代　司令官 李振清　副司令官 [illegible]　參謀長 李茂春
  - 第四〇軍 李振清（兼）
  - 第二六八師
- 津浦南段護路司令部 周偉龍
  - 交警第二總隊
  - 交警第七總隊
  - 交警第九總隊
  - 交警第十六總隊
  - 第九十六軍一個團
- 砲兵第四團（欠第一營）
- 砲兵第八團
- 砲兵第九團
- 砲兵第一〇團
- 砲兵第一三團（欠一、三兩營）
- 獨立守備砲兵第一營
- 重迫砲第十三團（各連均配出）
- 重迫砲第十四團（欠三營及六連配[illegible]）
- 西安綏署
- 工兵第一團（欠第一營）
- 工兵第二團（欠第二營）
- 工兵第九團
- 工兵第一八團第三營（欠第七連）
- 工兵第二〇團（大部開還整訓）
- 通信兵第三團（欠第一營）
- 通信兵第四團第三營
- 通信兵第八團
- 獨立通信兵第二營
- 警衛團
- 憲兵第二七團
- 鐵道兵第二二團
- 鐵甲車第二總隊
- 第一補給區

師長：王洪九 王宏鳴 朱振華 胡異煊 王禹謨 李煥閣 田樹樟 勾克強 王丕眞 司元愷 趙天興 楊汝賢 羅其陶 胡軍三 喻動衡 劉直英 邱書硯 何純良 李 鍾 卓鈴 廖慈如 徐[illegible] 于德源 周价 周鑫 吳樹凱 楊佩蘭 帥三軍 蘇子孚 趙炳烈 傅翔 李樹滑 于誠 黃祥烈 楊植 趙克非 劉禾焜（鄭州）

（欠一排）









劉備靠相馬起家

中山國與涿郡相距不遠，也算得上是他的家鄉；實際上，是他的遠祖劉勝的封地。劉勝是漢景帝的十四個兒子之一，封在中山國爲王；劉勝的一個小兒子劉貞，被漢武帝分封在中山國的陸成縣爲侯，於元鼎五年因所献的黃金成色不足，被武帝削去了侯爵，降爲平民；傳到劉備的祖父劉雄，也居然重振家聲，作了小官；父親劉弘，被地方上公舉爲孝廉，由孝廉而獲得官職，當了兗州東郡范縣的縣令。

這一位范縣縣令，不貪汚，又死得早，留下了孤兒寡婦，生活十分艱苦。劉備與他的母親懂得因時順變，能屈能伸，就憑他們母子倆的雙手，自力更生，販鞋子賣，織蓆子賣。倒也話得很好，而且省得下錢來供應劉備讀書，作了同郡的盧植先生的弟子。

（劉備出生於幽州的涿郡涿縣，從唐朝到清朝稱爲涿州，民國改稱涿縣。中山國屬於冀州，首縣在盧奴，今天的河北定縣。安熹縣屬於中山國，舊址在今天定縣之東。）

劉備不僅有錢讀書，而且有錢交朋友，這便不能僅僅靠販鞋子與織蓆子的收入了。他有兩個知己，中山國的大商人張世平與蘇雙。這兩人是做馬匹生意的（從塞外運馬到內地來賣），很發了一點財；路過涿郡，可能賣了馬給劉備，而劉備對於馬，十分內行，談起一套有關於馬的馬經來，引起張蘇的好感。（劉備不僅很會騎馬，而且深通相馬之術）。這兩人見到劉備的若干朋友，也氣宇非凡，頗有出息，就慷慨解囊，支援劉備，使得劉備有錢團結一批「徒衆」，走在街上，騎在郊外，都前呼後擁，聲勢浩大，形成了未可厚侮的「地方勢力」，相當的不簡單。

（清朝末年，袁世凱在家鄉當公子哥兒，沒有馬販子給他支援，却有親生父與過繼父當大官，也團結了一批能耍能打的年輕人在他的周圍，使得路人側目。其後，他到吳長慶的軍營裏去投効，也帶了這些好朋友去，同時集體一齊從軍，在吳的部隊裏頗佔地位。）

劉備不曾進過軍事學校，所會的只是騎馬，射箭，舞刀舞劍，加上一些書本上的戰畧常識（如孫子兵法之類）。當時，似乎誰也不曾進過軍事學校，漢朝的中國沒有軍事學校；但是在高級的國立學校之中有涉及軍事的學科。劉備呢，不曾進過高級的國立學校。

因此，他打草寇黃巾，綽有餘裕，帮公孫瓚的田楷掃蕩青州，也不甚吃力；等到與和袁術、呂布、曹操這些人對壘，就很難應付了。

奇怪的是，他帮陶謙守下邳，而曹操竟然攻下邳下不，我們沒有充分的史料，無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也許，曹操當時的兵，本不甚多，已經和陶謙拚掉了不少；而且軍粮吃完，輸運不繼。

本來，他的運氣也不算壞，以一個毫無帶兵資歷，又不曾得過孝廉茂才之類的保舉的人，平步青雲，當了安熹的尉，比縣長差不了多少。其後，爲了佷巡查郡縣的「督郵」之官對他搭架子，不肯接見他，就把這督郵捆了起來，打了二百軍棍，綁在馬栓子上。闖下這場大禍以後，劉備索性連縣尉之官，也不希罕做了，把「綬」脫了下來，掛在督郵的頸項，帶了關張二人離開安熹縣，揚長而去，開始亡命的生涯。亡命了不久，攀交了大將軍何進派往丹陽郡招兵的毋丘毅，隨同毋丘毅去丹陽，路過下邳，順便解決了當地的小土匪。毋丘毅保他一本，他這就又當起官來。（山東昌邑縣之東的）下密縣的縣丞，副縣長。

副縣長當了不久，不知爲了什麼原故，劉備又不幹了。大概是年少氣盛，受不了委屈罷。（年紀在廿五六左右）。三國演義的作者，把捆打督郵的事，寫在張飛身上，以渲染這位作者所送給張飛的粗暴性格。（正史上，却沒有這樣的一個張飛。張飛是富家子弟，字寫得極好，生平的嗜好，是畫美人，武藝也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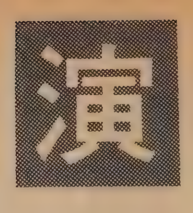
不幹了下密的縣丞以後，劉備官運亨通，閑不了多久，又作（禹城西南）高唐縣的縣尉，由縣尉而升爲縣令。（大縣的主管官，稱爲縣令；小縣的，稱爲縣長。）這是他第二次當縣尉，第一次當縣長。

其實，古往今來，當過縣長的人比比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卽使當到了九卿，相當於今日的部長的，也十分多。只有作出很大的成績來的，才會留名青史，爲後世所欽佩。

劉備能屈能伸

劉備的特殊可愛處，便是不把區區縣尉、縣丞、縣長，看成了一生事業的極峯，而心滿意足，不求上進，他志在澄清宇內，解救人民；所以得官不喜，丢官不憂，作了小官而隨時可走。

因此，他作了高唐縣縣令，又爲了一次對土匪作戰小小失利，而出走。他這一次走得很遠，投奔老同學公孫瓚。公孫瓚




蔡東方

這時候因追討造反的張純與招降烏桓的「貪至王」，而官拜爲「中郞將」。公孫瓚對他很歡迎，立刻上表，保荐他作「別部司馬」。（司馬之官，有大有小；漢朝最大的司馬是中央的大司馬，相當於西周中央政府的司馬；軍隊中各級部隊也各有其司馬，所管的常常是輜重與後勤業務，遇必要時也奉命帶兵作戰。

劉備在公孫瓚下面所担任的所謂「別部司馬」，很像是掌管被招降的或自動歸順的別部烏桓，或如「續百官志」所說，掌管主力以外的另一部的官兵。）

劉備以「別部司馬」的身分，被公孫瓚派往青州（山東北部），帮田楷吞併青州，頗爲成功。田楷作了公孫瓚的青州刺史，劉備作了田楷下面的平原縣縣令，不久就升爲平原國的國相。

平原在西漢之時是一個郡，到了東漢末年由於殤帝帝桓先後封了桓帝的兒子劉勝與桓帝自己的弟弟劉顯爲平原王；於是平原便由郡改稱而爲國；太守改稱國相，直至劉備當了平原相及其以後（到建安曹操廢國改郡十一年爲止。）平原國屬於青州。青州有一個郡，東萊；五個國：平原、北海、齊、濟南、樂安。平原國有十個城，其中八個是縣，兩個是侯國。侯國沒有國相，侯國的行政官與大縣的一樣，也稱「令」。小縣的地方官稱「長」。

劉備這時候的官位，相當於抗戰前後的「行政督察專員」。雖不太高，也不算低。他和本地的老百姓處得很好，不對他們擺架子，又捨得花小錢。而且，把境內的盜匪清除得乾乾淨淨。因此，老百姓對他十分愛戴。

當地的惡霸劉平，對劉備看不順眼，派了一個刺客來。這刺客見到劉備，交談之下，變成了劉備的朋友，不僅不忍下手而且把劉平的陰謀告訴了他。

和劉備官位相等，而聲名大得很多的北海國國相孔融，也十分願意與劉備攀交。孔融有一次遇到黃巾來攻，抵擋不住，令部下軍官太史慈來平原，向劉備求救，劉備立刻派兵去救，同時，驚喜之餘，向太史慈說：「孔文擧也聽到說過，天下有我這麼一個劉備嗎？」（孔融的字，叫文擧。北海國是山東濰縣一帶，郡治劇縣在今日壽光東南）。

另一位與劉備官位相同的人，徐州廣陵郡的太守陳登。這位陳登，是一位太尉的孫子，一向眼高於頂，却十分崇推劉備，說劉備「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

劉備是否已經知道自己有王霸之略呢？我看，未必。他此時所表現的，似乎只不過想做一名好官而已。倘若有心當霸王，王天下，怎麼作了一個國相，就那麼賣勁呢？賣勁，自然是對的。應該把眼光放在全國的問題上，然後以作一個好國相作爲平天下的起點，這才是王霸事業。爲了作國相而作一個好國相，好到了極點，也不過是一個好國相而已。

當時的平原國，屬於青州刺史田楷；田楷是公孫瓚的部下，公孫瓚是什麼料，什麼樣子的一塊材料？劉備肯作公孫瓚的部下的部下，能有什麼出息？

所以，後來袁術看不起他，不是全無理由。袁術有一次寫信給呂布說：「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其實，這句話別人配說，袁術不配。）

劉備肯當平原相，而且肯把這平原相當做一回事，認眞的去作，看情形似乎肯作一輩子。老天却不讓他如此的沒出息。老天叫袁紹打公孫瓚，打田楷，打他劉備，奪去平原國，逼得田楷與劉備向東邊撤退，退守齊郡（山東益都一帶。）

老天對劉備眞好，惟恐他滯留在天郡，特地叫曹操的糊塗父親死在陶謙的部下之手，使得曹操對陶謙大動干戈，也使得陶謙向田楷求救，田楷帶了劉備去救。

誰想得到，劉備一到徐州，便帮同陶謙的唯一「將官」曹豹，把郯城守住。對方，不是黃巾，不是袁紹，而是當時全中國最會用兵的曹操。

劉備不僅仗打得好，他的爲人，也叫陶謙欣賞。陶謙在病得快死時時候（興平元年二年之交），不把徐州交給兒子或部下，而吩咐糜竺等人，交給劉備。陶謙如此做，不是爲自己，自己是將死的人；而是爲了徐州的人民。

劉備作了徐州牧，處於有爲之地，應該施展出一番王霸措施，庶幾不負陳登之流的屬望他的表現是什麼？是和袁術扭打，是不曾看出呂布的不可靠，是被呂布偸佔了地盤，弄得丟掉妻子，與若干名忠實部下流落在海西郡，窮得沒有飯吃，倒過來向呂布低頭，求呂布收容，安頓在小沛，太差勁了。

姓劉的自古以來，頭等人才極多：劉邦、劉秀、劉牢之、劉仁軌、劉基、劉銘傳，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名將劉安祺、劉玉章，等等，不勝枚擧。這許多位，都不是早期的，遇到諸葛亮以前的劉備，所能望其項背。（文人如劉勰，其造詣也是文章理論家中的首屈一指。華仲麐教授有關於劉勰的很精湛的研究。）

諸葛亮在劉備的生命之中，「製造了一個不同」（Made a difference）。

恭賀新禧

港九電影戲劇事業自由總會 鞠躬

恭賀新禧

光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鞠躬

九龍彌敦道五〇六號 電話：(3)八八三三七七 (3)八八六五三六

恭賀新禧

香港公民協會全體同人 鞠躬

新禧 恭賀

旅港吳氏宗親總會

當屆會長 吳幹龔 吳頌堯 吳晉祥 吳沐先 吳友文 主席 吳積豐 吳爲宜 吳定邦 吳述健 吳輔庭

暨董事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香港廣西同鄉會

永遠會長 姚寧 蘇劍平 理事長 葉鑾益 監事長 于枝鼎 暨理監事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僑港羅定同鄉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信德船務有限公司鞠躬

恭賀新禧

大窩口街坊福利會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恭賀

港九各界救委會

梁秉樞 朱夢曇 鞠躬

新禧恭賀

旅港陸豐同鄉會同人鞠躬

新禧恭賀

沙田商會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恭賀

旅港番禺同鄉會粉嶺分會

主任蘇耀興 副主任 張賢 杜林 曹玉 馮福 暨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恭賀

恆英置業及汽車投資有限公司同人鞠躬

總行 九龍土瓜灣北帝街一六一A

分行 深水埗長沙灣道二六四A

新禧恭賀

港九傢俬裝修同業商會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恭賀

九龍樂善堂常務總理會

主席 劉世仁

副主席 羅潤深 副主席 霍樹 副主席 朱夢曇 副主席 李會桃

常務總理

鄧雷黃陳陳溫莫彭黎
樹福錫祖　達華耀民
椿康江澤墉明燦基悅

劉孔顧周古鄺許姚余鄧
壽思君茂君賢廣錦
德年聰任建能瑛明基河

張楊許鄧陳區劉霍馬陶
瑞勵賢泰浦偉文永漢家
琪賢瑋全芳雄龍添寧英

同鞠躬

新禧恭賀

佛教嘉寧書院 校監兼校長錢世年 鞠躬

校址：青山道葵涌石梨貝大隴街23—51號銀行大廈二、三樓全座 電話：一二—二五六七七 一二—二五六六七八

完全失掉自己的狂熱者

翟雲霄

聽一個失戀青年談他與他的女朋友三年的戀愛經過。他雖然請我分析他的奇特心理，不過我相信他是藉一個機會來發洩一番。據他敘述從中學到大學的三年間，從在一次校際乒乓比賽中認識了他的女朋友，此後彼此就成爲朋友，他們每星期見面幾次，時時寫信，每次通電話，互相交換看日記，這位小姐一向對他千依百順，不論去什麼地方玩，從來都順從他，說話時也沒有意見衝突，總是以爲他的意見是對的，很多時候她只有利用自己的聰明，替他的意見做注腳，將他捧得飄飄然。當然這位青年朋友，不但是富家子而且是一個自命不凡，辯才很佳的青年。女的是一個小家碧玉，母親自她五歲時逝世，一直伴着繼母過不愉快的生活長大。

這位朋友說：最近他的女朋友的繼母有一個表親由美國回港，她本繼母之命伴這位表兄渡假，開始時她將這位表兄講談之間的一切都告訴他，在她印象裏，外家這位表兄只是一個淺薄幼稚的小丑，可是三個星期後，她忽然與表兄結婚，立即一同飛到美國去了。

於是我忽然記起中共的「文革」期中的林彪，那麼表現出對毛澤東的馴服，在毛澤東面前表現得完全失掉自己。結果反得最澈底的却是林彪，這是一個最好的政治樣本人物，不但是毛澤東與林彪之間的故事，這種事在歷史上多的是，如秦始皇就有李斯趙高與兩個林彪，因此才滅亡得這麼快。在社會上朋友與朋友之間，不太過熱心太過狂熱的，往往也容易出現戲劇性轉變。你不能到了恍然大悟時才大呼上當。爾是因爲過去你自視太高。深信世界上也居然有爲你而失掉自己的人。其實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自我」，世界上只有做事忠心，對盡友道而仍保持他一份「自我」的人才是比較靠得住的。然而好些當權者都有人性上的弱點，喜愛人重視自己的意見。不喜歡聽逆耳之言，最不喜歡在自己面前太突出「自我」的人。

一個領導人物，重視服從自己，姑息自己比才幹重要的人，很容易會墜入小人陷阱，那些因爲本身才幹不足，無法自己獨立地拿出眞實本來與別人競爭，他爲了生存，不得不找一個靠山來做個忠心耿耿的人，要是忠心耿耿的人還有「自我」的存在，並且有獨立向下之心，他還是靠得住，如果他只是一個空洞的狂熱者，不論他如何忠心，到底只配做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挑剔是非者。

要是我估計不錯，中共這個皇朝，將來必斷送在一班紅而不專的狂熱者的手上。像中共這種政策，早已成爲權力就是一切典型，當權者過癮無過擁有一班狂熱者作信徒，一呼百諾，滿足自己權威的性格弱點，有如抓香港腳，在欲仙欲死中自我陶醉以至任由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者亂尋是非，製造分裂，使人才質素普遍被迫降低，發展下去，結局不問可知。

在工商業競爭時代，最突出的是眞才實學與實幹，在任何一間機構中，那些只看主人面孔做人的古老時代的形彎曲背的師爺型人物，註定必然是被淘汰的，一個只懂得對主人忠心而才疏學淺的人，如果在主人信任下成爲權勢爲鞏衛者，這種人必定爲了突出自己而恃勢處處壓抑別人，更要特別壓抑眞正的人才，在他眼中一切有才幹的人都會造成使他不受別人尊重的原因，他的主子如果讓他胡作非爲下去，一切競爭條件自然會賣少見少的。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海角春回 回文

封淑英

春回喚得喜洋洋。日灼紅花桃徑芳。
人醉曼聲鶯弄舌。燕迷佳色柳添妝。
新更路客行歌放。暖轉江魚游倦忘。
秦避好村漁跡隱。賓迎海角一帆揚。回讀

春暉

陳香圃

萬物欣逢大地生。東風吹暖海邊城。
從知宿草逢新煦。始信潛根復顯萌。
自有餘暉翻日落。能無佳氣應春榮。
來朝更覺晴光好。美景還添見太平。

前題

歐一鷗

天意寒枯憐草木。陽調律呂吐春暉。
芳花幾許枝頭見。故里如何眼際違。
雁返玉關仍熟地。燕尋舊壘又當歸。
江山明月容吾管。莫向風雲問是非。

前題

劉秉衡

朝曦隱隱破村烟。乍暖繁花帶露妍。
儘擬清吟煩撫句。轉因成癖踱長芊。
柳天作態偷新綠。雞唱休論老少年。
却學踏歌拾頑石。歸來放在小桃邊。

前題

朱敬安

樓陰雨過新苔綠。原上風吹百草生。
麗日晴川帆歷歷。長林喬木鳥嚶嚶。
隔江黛抹遙山翠。大嶼雲橫列嶂平。
天許餘年忘萬事。酒堪累月醉千觥。

前題

盛獻三

正朔民間仍夏曆。迎春送歲徧城鄉。
久寬心事從私嬡。難脫人情順俗忙。
錫與小孩聊寄愛。會逢同調好尋芳。
群生日遂陽和長。且眺前幽美景光。

清歌

黃思潛

雨絲烟柳逼清明。棖觸鄉心萬里情。
獨向雲山長北望。愁聽子夜一聲聲。
商婦琵琶弄管絃。空江潮上月華明。
愁煞江洲白司馬。青衫濕盡不勝情。
踏歌聲裏送將行。千尺桃花春水生。
白也風流冠唐代。百篇斗酒任縱橫。

前題

許菊初

急管繁絃亂正音。在山在水費追尋。
何如付與紅牙按。字字溫馨出素心。

前題

卓淡影

一曲清歌動四筵。燈光如晝月如絃。
珠喉唱到淋鈴恨。座上周郎也黯然。

清歌

賴定中

新詞珠玉吐。流達賽鶯簧。入耳無絲竹。餘音合繞梁。

前題

蕭瑤笙

一曲霓裳奏。清如鶴唳天。新腔開耳孺。高調扣心弦。底事陳絲竹。寧須雜管絃。餘音猶裊裊。繚繞畫梁邊。

前題

何穎孫

了無痕跡夢婆娑。忍聽樽前白紵歌。
一曲廣陵人去後。故傷不黍泣銅駝。
五絃不復披薰風。太息帝魂淚染紅。
莫問韓娥興替事。蒼茫誰奏大江東。

前調（集句）

邱璽

月明江上笛聲多（道　彥）
正是鈞天九奏和（韓　琦）
篠岸竹洲相掩映（杜　牧）
桃蹊柳陌好經過（劉禹錫）
沙頭雨染斑斑草（白居易）
水面風吹瑟瑟羅（殷文圭）
老將氣雄爭起歌（王　建）
酒中彈劍發清歌（唐彥謙）

前調

麥友雲

午夜無眠却有聊。幾回低轉意飄搖。
百花盡放留千葉。一代輕過唱六朝。
客子舊情憐綠綺。美人清淚濕紅綃。
淮揚韻事依稀似。楊柳新聲滿畫橋。

清歌

雷宏張

朝霞爲貌玉爲神。白雪陽春鑄此身。
得意放歌皆絕世。頻年淪落不由人。
生如托砵花無色。聲捲長河韻更新。
唱到酒闌傷命薄。月搖星動海揚塵。

前題

余纘庚

世網艱虞孰可爲。惱人事事力難支。
何如舘閣談詩酒。更著樓闌一局棋。
梢次清歌眞悅耳。隣飄絃管亦忘飢。
長房會得壺中樂。遣興尋歡好及時。

前題

朱濟川

當筵一曲奏雙成。宛轉珠喉滿座傾。
塵世幾曾逢弄玉。瑤池遽爾降飛瓊。
狂來頓欲拈紅豆。歌罷翩然返碧城。
江上峯青人去後。繞梁猶聽鳳鸞聲。

清歌

邵鐵鴻

飄零書劍客中過。淚跡頻年奈若何。
却恨三杯憑濁酒。驅愁一曲賴清歌。
倚窗獨抱銅琶弄。隔院誰吹玉籥和。
且放襟懷藏日月。任教離亂幾回多。

前題

勞經綸

偉麗崇樓玩月廊。又從筵畔沸清商。
囀喉疑是鶯音滑。送韻誇聞菊部良。
一曲新腔三顆玉。數聲古調滿空梁。
移船就磡聽無倦。激起寒潮湧夕陽。



萬人雜誌（第四八二期）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88

民選議員

請投一票

「蟻民」

嚴以敬作

NO. 488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三月三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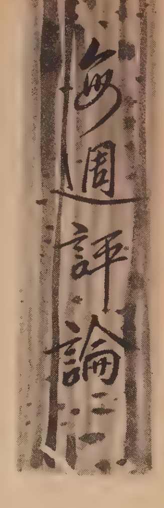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建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船塢里匡街13號地下
電話：五七九五八七六 五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華國鋒玩火必焚

二月十六日中央日報九版刊載了「中共中央辦公廳」於去年末發給中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是華國鋒接見參加「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談」的下鄉知識青年代表時所作的講話的紀錄。華某的講話有以下三個重點：

一、由青年繼續下放談到他不是毛澤東的孽種。華某在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不變時指出：「毛主席逝世後，階級敵人造了許多謠言，其中流傳得最廣的一條是，上山下鄉的政策，就快取消了。在這裏，我代表黨中央聲明：階級敵人的這種妄想，是註定破滅的。我們不但不會取消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政策，而且今後要更堅決貫澈，加強執行這一政策」，針對青年下鄉「到處」有特權階級走「後門」的問題，他「結合實際」指出：有人「甚至宣傳我是毛主席的兒子（葉副主席插話：「胡說八道！」），是因爲這一層關係，毛主席才讓我担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的」。又說：「四人帮所搞的反走後門運動，不但給了國內外階級敵人一個振振有詞的話柄，也使一些青年同志，眞的懷疑起我們黨、我們國家的純潔性來」。

大陸青年由中學畢業後，除了擁有特權的高中級幹部的子女可以通過「走後門」辦法直接上大學，頂不好也可以當工人外，對普通幹部和工農子弟則一律要「奔赴農村幹革命」，並「扎根一輩子」。江青一伙針對大陸青年下鄉「走後門」成風問題，在批林批孔同時，曾大反「走後門」。這在中共內部來說，因「走後門」者均爲「人民」的高官顯宦，一般人只能眼睜睜的看着敢怒而不敢言。江青因爲是毛后所以她敢放這樣大的砲。今日也成了「四人帮」罪名之一，可見中共官場之黑暗和腐敗，華某所說的「純潔性」實是強詞奪理的說法，此公若不垮台其蠻橫的程度可能比他「老豆」還厲害一皮。

華某自己爲自己闢謠，說他不是老毛的孽種。此事倒可看出：大陸同胞對華國鋒上台所持的一百個懷疑而沒有一分相信的態度。

二、打垮「四人帮」並不等於鄧小平翻身。華國鋒指出：「在我們這次會議上，對批鄧談得很少。有人便懷疑毛主席生前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反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否要繼續下去」。他說：「鄧小平跟四人帮反黨集團，雖然有過尖銳矛盾，但他們的修正主義本質沒有什麼不同，各有一本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毛主席的賬。我們打倒四人帮，並不等於放過鄧小平」。

華某以老毛塚中的腐屍爲擋箭牌所講的話，充份顯示出中共上層統治小集團內部，圍繞矮鄧復出問題，在去年末已開始醞釀新的派系搏鬥。當時的形勢是華某，葉劍英和吳德等人使盡全力阻鄧復出，他決心只許成功不能失敗，如失敗毛必被鞭屍，以華某爲首的一小撮新貴也必隨着而垮台，一月八日爲「巧僞人」周恩來畢命一週年，大陸各地在大字報上於捧周的同時也要求「解放」鄧小平並給予要職。當時的大陸政壇是毛周死與死鬥，華鄧活與活爭。但到了二月七日北平「中央兩報一刊」以「學好文件抓住綱」爲題的聯合社論的發表，證明華某勝了一個回合。可能華某通過葉劍英等「元老」軍人，取得非「二野」出身的槍桿子勢力的支持，暫時壓下了擁鄧份子利用紀念周死一週年機會所掀起要求矮鄧復出的浪潮。

三、處理「四人帮」要分別對待。華某說：「爲了平黨憤、軍憤、民憤，對四人帮採斷然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他主張「即使對王、張、江、姚，也要分別對待。比如江青，無論如何她是毛主席的愛人，雖然她罪惡滔天，但對她做絕了，總是給毛主席抹黑」。

「四人帮」倒台後，「白骨精」成了江青的代名詞，有的說她當年在上海變相出賣肉體，有的說她是國民黨特務，這些豈止是往老毛臉上抹黑，簡直是罵死肥猪老毛胡塗，並給他戴綠帽子，華某倒「好心」，不過這份「好心」完全是爲了維持他靠投機得來的寶座。

當前大陸局勢很亂，所以到處實行軍管。華某在軍中並沒有基礎，一旦「槍指揮黨」的局面形成後，華某即或不倒台，也必成爲傀儡。此外，華葉勾結已開始對「二野」份子下手，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換了安平生就是證明。

儘管鄧小平是否復出不一定對華某地位有影響，但華某已插手軍隊，在共軍中玩火，結果可能不會太久就自焚。

自吹自擂 自以為是
陸某為眾不齒恥與為伍

萬人傑

老萬從韓國歸來、獲圈內人告訴，那位「發行」大字報的僑校教務主任陸某，因大字報狂妄自吹自擂，自以為是，被老萬徹底批駁後，現出謬誤百出的原形。他新近本獲得資格參加五月花茶園，為了此事，茶園同人深表不滿，恥與為伍，將之踢出團外。最近一次茶聚，陸某已不敢參加、為眾所棄了。

「八戒先生」

平生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作得虧心事多的人，就難免疑神疑鬼。

這位仁兄在大字報中一再提及的「八戒先生」，也就是學生們口中的「朱老師」。老一輩辦小報的人，往往用這種影射手法，以期逃避誹謗罪責，這是懦夫作風，不敢面對現實，輕佻侮辱。儘管他說得自己怎樣堂堂正正，實際是鬼鬼祟祟。

猪八戒是個被醜化的角色，把「朱老師」稱為「八戒先生」，是把他看成小丑，把他看成小丑的原因是恨他，他恨的原因以為他向萬人日報提供資料。實則老萬不但從未見過「朱老師」，甚至連名字都沒聽過。他在我們筆下成為「忠貞教師」是到報社來投訴的十幾位同學口中的評語。他們還提出事實證明，當中國文化協會為蔣故總統舉行一週年祭典時，有同學見到他一個人跪在故總統遺像前，痛哭失聲。也許有人會說他演戲，那麼，他的演技確很不錯，但他究竟演給誰看呢？

大字報作者是個有教養的人，這位朱老師又是他的同事，官僚點說是他「下屬」，如果像他醜化那樣的一個人，根本不該「聘」之當教員。既然聘了，又共事了那麼一段時日，彼此同為學生典範的老師，如不是有深仇大恨，不致給他起花名，把他說得一文不值。是則，閣下的修養，不見得好到那裏。

叫你「光頭佬」又如何

假如在我的文中不是寫「姓阮的」，而寫「光頭佬」，「靠假髮掩飾其醜的人」，閣下會怎樣？老萬寫「姓阮的」，你認為「無禮」；那麼，稱一位與你一同工作的老師為「八戒先生」，難道又是「極有禮貌」嗎？

儘管你為自己吹破牛皮，在學生面前如何擺出岸然道貌，但本質上不會比老萬好多少。你自以為筆鋒犀利，其實這不過是避重就輕的詭辯法。

問題的重心是十二月十九日學生們來信，「促請校長立刻要做和澄清的五項建議」，可是學生的要求，迄未見學校當局有隻字反應；閣下卻發出洋洋四千言的大字報，而且將這大字報作為「教材」，每份五毫向學生刮龍。老萬在此要提醒閣下，你們已受到過消費者委員會調查，並且查明刮龍屬實，明令將練習簿由每本一元降低為每本七毫，如果短短四頁的大字報，以每「本」五毫賣給學生，不怕又觸犯法例，受到消費者委員會檢舉嗎？

校長精於經濟學，所以懂得利用練習簿刮龍；閣下長於咬文嚼字，書生氣質，本不該銀紙掛帥，豈是受了老細薰陶乎？

非此即彼的謬誤

大字報「給萬人傑先生的一封公開信」裏面有一段聲勢洶洶的說：「你最荒唐的一句話是：『好的教師都給開除』。你用了這個『都』字，從邏輯的法則推斷，你顯然是盡指所有未被開除的都是『不好的教師』了。作為一間報社的社長，應該知道誹謗他人是要負起刑事罪責的。」

他認為自己「理直氣壯」，在後面一段，再次重複強調「我並未忘記你在法律上的誹謗罪責，我還不知應否網開一面，予你以自新之路。我仍須衡量事態的發展，再作最後的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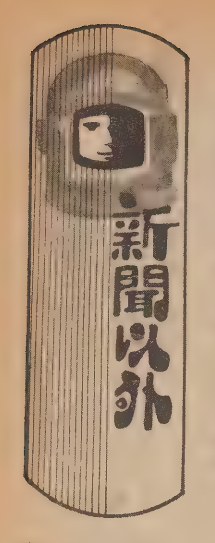
他認為老萬是「一個缺乏邏輯修養、語文程度欠佳、教育水準不足」的人，但讀了上面這一段文字，使老萬連隔宿的飯都噴了出來。他自以為很懂邏輯學，精通語文學，殊不知這段話正犯了邏輯學上「非此即彼的謬誤」。據邏輯學的準則說：這個謬誤是以為只要否定了甲語句，就可以肯定乙語句，其實甲乙是兩個並不窮盡的語句。這不是什麼深奧的邏輯學，凡稍涉獵過的人，都會了解，而自以為很有修養，抓人痛腳的老師，却連這起碼的邏輯知識都不懂，偏要拿邏輯學拋人，豈非自暴其淺薄與無知！

好與壞並無定義

再從語言分析學來說，「好」與「壞」是沒有定義的，我說好的，你未必認為好；我說壞的，你也不一定覺得壞。英國著名哲學家G・E・摩爾說，不是「好」的，未必就是「壞」，不是「壞」的，也不一定是「好」。好與壞只是兩個極端，兩者之間，也有不太好也不太壞的存在。

好與壞都不能下定義，不同於「一加一等於二」，所以那位自以為精通邏輯、語文學的老師，說老萬的「都」字是指留校的教師都是「不好的教師」，剛犯了邏輯學與語文學上的謬誤。

老萬是半桶水，犯了謬誤值得原諒；閣下為人師表，且貴為老板十分睇起的「主任」，更自誇博學多才，又是老萬本行的老前輩，連中學生也懂的「入門」都弄錯，豈不貽笑方家？老萬未作「人之



患」，有謬誤也不會誤人子弟，如果有子弟在貴校念書的家長，花五毫錢買了你的「公開信」回家，父兄讀到，知道他們的教務主任兼國文老師，原來學問還不及中學生程度，豈不造成笑話？

因此，老萬奉勸這位強出頭的老師，献醜不如藏拙，今後閣下在課室裏上課，面對着你的學生，他們都知你腹儉冇料，過去對你的尊敬，會大打折扣，眞是唔衰攞嚟衰，丟人現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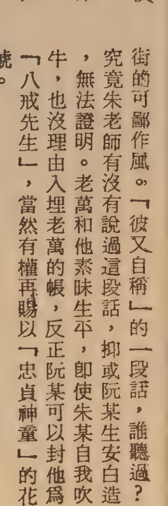
老阮老朱老萬風馬牛

阮某與朱老師有什麼深仇大恨，老萬因與兩者俱不認識，不得而知。阮某對老萬筆下稱之爲「忠貞教師」，條氣認眞唔順，因此在「公開信」中大罵了「八戒先生」之餘，並有一段「發信人附誌」，原文如下：

「八戒先生」於一九七六年塡報其年齡爲三十八歲。彼又自稱，彼畢業於中央軍校之次年爲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亦即西元一九四二年。其時，我國政府徇英國政府之請，派遣大軍入緬遠征，彼亦躬與其役云云。

吾人今玆屈指一算，彼隨軍遠征之日，最多僅四足歲，而畢業於中央軍校則爲三歲左右。似此一代奇才，實屬曠古未有。敢問萬人傑先生：「汝既已尊稱之爲忠貞教師，未知是否有意更進一步尊稱之爲忠貞神童，從而大加渲染，頻發特稿，務使此一充滿傳奇性之新聞人物，得以出盡風頭？」果能如是，則貴報之銷售數字，將必直綫上升。其雄覛香江，執報業之「牛耳」，當非絕不可能。而「牛馬集」之易名爲「牛耳集」，則更屬順理成章之事矣！」

從這段文字，充分看出阮某蠻不講理與潑婦罵



街的可鄙作風。「彼又自稱」的一段話，誰聽過？究竟朱老師有沒有說過這段話，抑或阮某生安白造，無法證明。老萬和他素昧生平，即使朱某自我吹牛，也沒理由入埋老萬的帳，反正阮某可以封他爲「八戒先生」，當然有權再賜以「忠貞神童」的花號。

我們決不妄自匪薄

我們辦萬人日報，並非爲一二個人服務，歷史雖短短不到兩年，但我們的讀者對我們都有深刻印象，絕不是阮某惡意中傷的「公開信」所能破壞。我們銷路不太多，也不太少，發行數字穩步上升，全靠我們的信譽建立起來，我們經得起冷嘲熱諷，經得起敵人種種不同手段的破壞——諸如詆譭我們是謠言工廠、垃圾報、蚊型報、逗屁報，甚或用「官司」來困擾我們，都不足以打擊我們的士氣和進步。

今日的報界牛耳，無論如何輪不到我們，不過，我們並不妄自菲薄，目前的所謂「大報」，那一家不經過我們這艱困階段？只要我們不怕賠本，堅持下去，終有一天可以躋上「大報」之列；至於是否能執牛耳，是以後的事。值得我們自傲的是，在今天，要找一份像萬人日報這麼硬骨頭的報紙不容易，因此，雖不能執牛耳，也無愧於做一個正義的報人。

「牛馬集」已寫了十年，老萬變產辦報，原因之一也爲了維護這塊招牌，絕無易名的打算。閣下這些題外話，自以爲很能挖苦老萬，實則淺薄不堪，有失爲人師表的風度。

不見棺材不流淚

老萬寫了幾十年文章，第一次遭到大字報批鬥，這大字報並非出自左仔之手，而是一家在中華民國立案的僑校，更是國民黨黨員的教務主任。他怎樣辱罵沒關係，但何必以共爲師，泡製大字報這套丟人的東西呢？

雖然同學們提出五項建議沒得到校長答覆，事情似將就此不了了之，可是這位教務主任偏不讓它了，用這封「公開信」重挑起來，老萬除根據公開信予以反駁，覺得這種人不見棺材不流淚，不用行動對付，死不悔改的。正如我們對付無綫電視一樣，把事情鬧到台北，他們才會害怕。

老萬寫完這篇文章後，不打算再爲這事浪費筆墨，把同學們送來的全部資料，轉交國府有關單位，讓主管長官了解實况，這麼一間僑校，是否還值得支持，自行作出決定好了。

全部資料呈交當局

曾多次到報社向老萬投訴，並提供資料的十多位同學，自看到阮某的公開信，非常憤慨，認爲校長不但不肯接納同學們善意的建議，更唆使此人充當打手，不分青紅皂白，盲目攻擊老萬，不值他的所爲，把事件經過，始末詳情，投函萬人論壇，以示並非老萬閉門造車，生安白造，這番好意，老萬感觸良深。這班年輕的同學十分可爱，做事也有肩膊，他們提供資料給老萬，令到老萬備受辱罵，感到深深的歉意，本來他們爲了保護自己，在「公園協定」中已決心盡力「保密」，爲了使老萬不受委曲，居然挺身而出，把「秘密」公開，在道義上比那兩隻老狐狸強得多！

老萬多日的答辯要結束了，不少讀者沒看過「公開信」原文，對老萬的答辯，猶如午夜吃黃瓜，不知頭共尾。故老萬把「公開信」原文及老萬的辯文，全部在萬人雜誌重刊一遍。在此之後，再不以文字揭發這家僑教的倒行逆施，也不再對任何的「大字報」浪費筆墨；但必須讓中華民國政府各部門知道，香港有這麼一家僑校，有這麼一位校長，更有這麼一位教務主任。

政府給他們小懲大戒也好，給他們嘉獎，頒個青天白日勳章也好，與我們無關。至於那班正義的學生，他們有選擇的自由。如果對這樣的學校、這樣的校長、這樣的老師認爲不值得留戀，可以另選別校，香港好的學校多的是。而且，轉到別校還可減少受到剝削，何樂而不爲？

在此，老萬再一次向十多位年青朋友致謝，無論是否達到你們的願望，我們總算已盡了努力！

（「給萬人傑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原文下期刊出

華國鋒的新措施



華國鋒體制在形成中

華國鋒政權前途如何，未可逆料，但華國鋒體制目前則在形成中，最近一月來，華某不聲不响調動兩個省委第一書記，兩個「部長」顯然想樹立自身的勢力。其中也含有排斥鄧小平的成份在內。

省委第一書記第一個更動的在雲南，原任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沒有下文，調廣西僮族區委第一書記安平生繼任，此項人事任免，是華國鋒初試啼聲，如果不遇阻力，循此方向發展下去，將有一日在共區出現清一色的華國鋒系。

雲南原任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是鄧小平嫡系與現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爲鄧小平手下哼哈二將，此爲盡人皆知之事。因此，賈啓允的官運與鄧小平便分不開。

一九五〇年共軍剛據有四川時，將四川分爲東西南北四個「行署」，歸「西南局」領導，鄧小平便是西南局排名第一的書記（當時尚無第一書記）。從此時起，賈啓允便成爲鄧小平的心腹，一九五二年鄧小平內調爲「財政部長」，賈啓允也隨之加入「政務院」工作，初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鄧小平雖卸任「財政部長」，仍任「副總理」，賈啓允以後升任「局長」。到了一九六一年因爲蘇俄斷絕援助於先，毛澤東發動「三面紅旗」失敗於後，中共又恢復六個中央局，西南局第一書記由李井泉担任，賈啓允便去西南局任書記，到一九六五年八月繼周林爲貴州省委第一書記，至文革時隨鄧小平垮台而垮台。

鄧小平復出後，許多黑帮紛紛放出，賈啓允出來較遲，至一九七五年出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廖志高則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此是鄧小平勢力澎漲的頂點。

一九七六年火燒天安門，鄧小平又成了「黑帮」，許多人就注意賈、廖兩人行動，但鄧小平垮台後五個月毛死，賈、廖均未隨之倒台，此次却被華國鋒開了刀。

華國鋒削除鄧系勢力

華國鋒自不會不了解鄧小平與賈啓允關係，當茲鄧小平復出消息正囂塵上時，華國鋒却把賈啓允免職，顯然是向鄧小平示威，此一情況爲華鄧關係新發展，循此綫索，可以發現許多問題。

繼賈啓允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之安平生，畢業於北平師範大學，最初在河南共區活動，共軍渡江後，隨趙紫陽所率領之「南下工作團」到廣東，先後担任中共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廣東省「人民政府秘書長」，廣東省委會農村工作部部長，廣東省「副省長」，廣東陷共時由老共區派來的南下工作團，以後爬得最高的是趙紫陽，其次便是安平生。

一九五九年調去廣西工作，與韋國清共事，任廣西省僮族區委書記，主管農業戰綫，文革時也曾因陶鑄死黨而受牽連，但在韋國清護庇下過關。及韋國清調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安平生便繼任廣西區委第一書記。

趙紫陽安平生均是吳芝圃手下，吳芝圃在抗戰中期，新四軍公開叛變時，任新四軍第四師副師長（師長彭雪楓被忠於政府游擊隊擊斃後，便由韋國清繼任）旋改任共黨自行建立的「豫皖蘇邊行政委員會主席」，大陸陷共後任河南省「省長」，文革前已遭整肅。故趙、安與韋國清均屬同一系統。

華國鋒起用自己親信

繼安平生任廣西區委第一書記的是喬曉光，此人早年經歷不詳，一九五〇年共軍初佔廣西時，喬某任「廣西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同年七月調去湖南，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土改委員會委員」，中共湖南常德地委書記。一九五二年又調去廣西，任省委組織部長。一九五六年二月調任駐北韓「大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調回再派去廣西，任區委第二書記，一度代理第一書記，以其資歷似在安平生之上，但與韋國清關係沒有安平生深，所以韋國清離開廣西時，所遺第一書記缺由安平生升充，這次安平生調雲南，喬曉光始升任第一書記。

就喬曉光經歷看，其人可能也是「南下工作團」出身，但與趙紫陽安平生不一個系統，趙、安均出身新四軍，與韋國清同一山頭，即以後的「三野」。喬某大概與華國鋒屬同一「工作團」，此團由「二野」幹部組成，到湖南爲止，很少人進入兩廣地區，喬某當是少數例外。喬某任常德地委書記時，華國鋒正任湘潭地委書記，不但地位相同，地區也相接，華國鋒已宣佈是山西人，喬某可能也是山西人，因喬姓在山西是大族，廣西地區則甚少喬姓。

華國鋒調動這兩個省委第一書記，完全是位置私人，安平生去雲南，尚有向韋國清示好之意，喬曉光繼任則純粹是華國鋒個人關係。

除去兩個省委第一書記，在「國務院」，自華國鋒當政後，公開宣佈調動的「部長」有四個，即「外交部長」喬冠華撤職換了黃華，「教育部長」周榮鑫已死換了劉西堯，「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方毅調任「科學院副院長」，遺缺由原任「副部長」陳慕華升充。「鐵道部部長」萬里免職，由段君毅接充。有關「部長」級的任免，問題並不太大，只是爲了確定「華國鋒體制」，但其中也隱含「用人惟才」之意，許多新人比較對業務內行。如陳慕華自一九六二

年起便任「國務院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套設備局副局長」以後「聯絡總局」改爲「聯絡委員會」，陳慕華仍任「成套設備局副局長」以後可能升爲「局長」。「四屆人代」後，「聯絡委員會」改爲「對外經濟聯絡部」，方毅任「部長」陳慕華任「副部長」。比較一般共幹，陳慕華對業務總算內行。

華國鋒重用有學識之人

再以方毅來說，方毅雖是老共黨員，但其人曾經認眞讀書，曾著有「白話字典」，「國音沿華」等書，此在早期共產黨員中亦不多見。「科學院院長」一直是郭沫若，但實權則操於「副院長」之手，最早是陳伯達，以後換張勁夫，張勁夫調「財政部長」後，此職久懸，現調方毅接充，方毅之學力決不是「科學院副院長」，但在早期共黨中，方毅還是讀書較好的一個。

比較引人注意的是萬里被免職，萬里與鄧小平關係較賈啓允、廖志高更深，萬里是四川人，曾留法，與鄧小平同鄉又同學，文革前任「北京市副市長」，又是鄧小平橋牌搭子，此在鬥爭鄧小平時均已揭露。萬里放出牛欄，得任「鐵道部長」自是鄧小平的關係，鄧小平二次被整，萬里未被牽連，是由於毛澤



華國鋒接見科技人員。

東死得快，尚未來得及。

華國鋒此時却免去萬里職務，顯然也是向鄧小平挑釁，據一份外國左派透露，萬里調任「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但未經證實。華國鋒一面宣稱鐵路工作大混亂，召開專業會議，一面免去萬里「鐵道部長」職務，自含有懲罰成份在內。此亦有意剃鄧小外之眼眉。

繼萬里之任的段君毅，山東齊魯大學工業學院畢業，也是鄧小平系幹部，但關係不如萬里密切。段某久任「第一機械工業部」之「副部長」、「部長」。「第一機械工業部」主要掌管機車車輛，汽車柴油機、鍋爐、煤氣機等動力工業及重型機器、機床、量具、量刃等機械工業之生產。故担任「鐵道部長」，段君毅自較萬里內行。

華國鋒施政手段不簡單

最後談到華國鋒目前的施政手段，也頗不簡單，例如喬冠華之免職與黃華之任命是經過「人代常委會」通過，但其他幾個部長之任命，又何以未經過此項手續，是否華國鋒已對共帮中央漸取得控制權？

至於華國鋒之對付鄧小平，看來亦相當高明，由於華國鋒抱着毛澤東死魂靈不丢手，一切仍假毛澤東之命行事。鄧小平是毛澤東親自點名批判的，其人曾犯錯誤自無疑問，既然犯錯誤便要檢討，這一檢討便拖長了時間，另一方面華國鋒又可以把此事推與政治局，政治局委員經常在北平的只有九人，劉伯承一息奄奄，不能開會，剩下八人，屬於文革派的是華國鋒、吳德、陳永貴、紀登奎、吳桂賢，屬於老幹部的只有葉劍英、李先念、陳錫聯，政治局委員中，華國鋒仍佔多數，這批人均不願鄧小平復出，但是也並不公開反對，只是拖延，再拖一段時日，把鄧小平復出事拖冷了。即使鄧小平能復出，也只能坐冷板櫈，或者担任？「人代常委會委員長」，位雖高而無權，不能與華國鋒相爭，如此，則華國鋒使坐穩了第一把交椅。

華國鋒放寬對大陸人民控制

華國鋒另一措施便是放寬對大陸同胞控制，如人們已漸有貼大字報發表意見的自由，「人民日報」自動廢除又長又臭的八股，甚至開出「四個現代化」的不定期支票。

飢者易爲食，大陸同胞被毛澤東迫害二十七年之後，會覺得華國鋒的作風要好過毛澤東與周恩來。華國鋒上台時本來一無所有，無聲望，無權力，無班底。但目前華國鋒正向此前進。表面看來，似有成功可能。

但華國鋒最大敵人還是自由，人們追求自由基於天性，獲得部份自由之後，一定想得到全部。此所以東歐各附庸國抗暴運動不發生在史達林生前高壓制度下，而發生在史魔死後放寬控制時。則華國鋒之低姿勢，可能會引爆大陸全面抗暴行動。

「四人幫」潛力雄厚不易肅清

焦一夫

目前華國鋒集團在大陸掀起的各項政治運動，目的只有一個，針對清除四人幫的潛在力量。四人幫黨羽，經過差不多十一年的經營，其潛勢力異常雄厚，他們的勢力並不是集中在某一地區，而是散佈大陸各個角落，數字至為龐大。儘管華國鋒大肆拘捕各地四人幫首腦，但要想把它連根拔掉，絕不容易。華國鋒為了鞏權，除在軍隊中整肅異己，把與毛澤東生死與共，擔任毛十多年衛士的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拘捕，還把毛親自提拔的福建「英雄」李慶霖打成反革命分子，以對付肅不清的強有力「四人幫」黨羽。華國鋒一天不能根除「四人幫」一分子，大陸的動亂一天不能消除。

二月八日中共「人民日報」發出強烈號召，要求人民「團結一致」，「恢復國家秩序，緊緊的團結在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週圍」。同時中共黨的政論刊物——「紅旗」第二期，又發出帶有血腥味的咆哮，「大打一場揭批四人幫的人民戰爭」。這篇署名評論員的文章指出，「四人幫在我們黨內經營了十多年，他們不僅長期控制輿論陣地」。更把「反革命黑手到處伸」，「我們決不能輕視，決不能低估」。兩篇文章看仍正反兩面，一面高呼團結，一面大聲喊打，實際目的只有一個，針對清除「四人幫」潛在的力量。

經營實力差不多十一年

「四人幫」的力量，在一九六七年所謂「文化大革命」時期開始萌芽，在只講權位的毛澤東扶持下暗中長成而至壯大，巔峯時期應在周恩來死後毛澤東咽氣前的八九個月。她們經營自己實力的時間，差不多有十一年。

十一年並非短暫歲月，儘管「四人幫」以前沒有什麼根基，但主要領導人是毛澤東的妻室，權傾一時，誰不認為「皇后道」是條坦途，誰不希望能夠蟻附作為升官梯階，因而發展迅速，整個大陸都有播種之人，力量散布各個角落，數字至為龐大。

自「四人幫」首領江青等被捕以後，黨羽雖然受到株連，大批下獄，華國鋒要想把她連根拔掉，怕不那麼容易。

「紅旗」又指出，「四人幫及其不肯悔改的死黨，雖然只有極少的一小撮，但如果不清查他們的罪行，不同他們進行嚴肅的堅決鬥爭，他們一有機會，又會興風作浪。」所謂一小撮是中共「辯證」的術語，「四人幫」策動「叛亂」是全國性的，絕對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片。

華國鋒大捕四人幫黨羽

中共主席華國鋒在去年十二月廿五日「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一再強調，揭批「四人幫」是一九七七年度的中心任務，各地隨之展開揭批「四人幫」黨羽的工作，有些地區甚至演成流血慘劇，據說上海與石家莊和福建的民兵均曾與正規部隊發生戰鬥。足以說明「四人幫」事件受株連之廣，打擊面之大以及手段之毒狠有甚於中共的歷次「整風運動」。

中共公布，各地已拘捕進行鬥爭「四人幫」頭頭除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地捕捉較多之外，其他省市黨羽，也有很多先後被拘下獄。如河南唐岐山、湖北董明會、夏邦銀、朱洪霞、青海有洛達、四川省有許夢俠、湖南唐忠富、胡勇、葉衛東、雲南朱克家、江西潘世浩、涂烈、福建陳佳、李慶霖、浙江有翁森鶴、賴可可、張永生、江蘇華林森等，據地方電台廣播，說他們都有「反叛」行動，是否曾經使用武力對抗，沒有說明。

這些大多工人出身，在「文革」時期「造反起家，經毛澤東一手栽培的高幹，有的是中央委員，有的是地方高級幹部。但武職最高的有與毛澤東生死與共，擔任毛的十多年衛士現任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也因「四人幫」案株連下獄。

毛澤東親自提拔的人打成反革命

如果毛澤東泉下有知，最令他寒心的該是福建李慶霖被捕，李原是福建的一間中學一個教員，因孩子下放農村受到虐待，寫信給毛澤東揭發此事，毛回信譽為「反潮流戰士」，並寄人民幣三百元給李慶霖的兒子做療養費，李將毛的信公開發表，轟動大陸的青年社會，認為他是「英雄」，受到特別照顧和推崇，不久，毛澤東在「四屆人大」會議上，提名他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四人幫」事件之後，李慶霖也被捕下獄，李慶霖自辯他任常委職務是毛澤東親自提拔，與「四人幫」扯不上關係，因而他堅持不肯認錯，於是當權派就把他打成「是「四人幫」中不肯悔改的死黨。」

這是當權派擴大打擊面中一個例子，連與毛澤東有關係的人也寄名於「四人幫」之下，指控李慶霖有「反革命」罪行，這在毛澤東聽來，就是鞭他屍的楔子。

華國鋒說一九七七年是中共的「大治」之年，根據新年後中共報刊的報導的消息推斷，今年不但不是大治之年，而是大亂之年。

四人幫以工人民兵為基礎

「四人幫」是以工人民兵組織做基礎，不少中央委員和省級工會的領導幹部，都是與「四人幫」有密切關係的工人，他們把持了工會，又控制了城市工人民兵。自己有權，又有「羣眾基礎」，要不是「內奸」華國鋒以迅雷不及掩耳把江青拘捕，使他們蛇無頭不能行，否則，早就天下大亂了。現在形勢所趨，不敢妄為，只好等待有利時機。

舉出一個例子，河南的唐岐山，當權派把他形容是河南與湖北的「總督」。唐原是河南鄭州北站的工人，因為「造反有功」，被毛澤東指為中共「九、十兩屆中央委員」，兼鄭州市黨委書記，又是鄭州鐵路局的書記，大權在握，鄭州是隴海、平廣兩條鐵道的樞紐，要是唐起而發難，足以「大亂中原」，華國鋒知道他的潛勢力很大，在拘捕江青後幾小時，就下令將唐拘捕，使他沒有反抗機會。

華國鋒是「四人帮」的「叛徒」，是江青派的內奸，江青派的一舉一動，他瞭如指掌。當他發動打擊「四人帮」時，對黑名單上的頭頭，手到擒來，這是他早有預謀，就等毛澤東死後發動。

李德生與華國鋒關係

李哲夫

法新社十四日北平報導說，「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最近曾被張貼在瀋陽市街頭的「大字報」猛烈攻擊，指控他對批判「四人帮」不服從華國鋒的命令，表面佯作批判，事實上卻在保護他們，並主張採取「和解」及「妥協」的辦法，與「四人帮」修好。

日本「讀賣新聞」本月十二日亦自北平報導說，「瀋陽軍區政委」、遼寧省「革委會主任」、中共「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曾紹山，及「革委會副主任」楊春甫、李伯秋、劉盛田、魏秉奎等，也被「大字報」所攻擊，指控的罪名與李德生完全相同。

這顯示遼寧地區的中共「黨」「政」「軍」頭目，對於「庇護」「四人帮」黨羽，是「上下一心、有志一同」的。

對於這種情況的出現，此間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頗感困惑，但也不是不可解釋。

被攻擊的這幾名共黨頭目，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德生與曾紹山，其餘四人，可能都是看他們兩人的臉色行事，不關重要。

本欄曾指出，李德生雖出身「二野」，但與鄧小平的關係不深，而且存有矛盾；他之能在七、八年之間，從一個軍長而不斷躍升到「黨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總政治部主任」的地位，完全是由於他以統率的第十六軍作為政治資本，全力支持「文革派」奪權，因而獲得江青的賞識，不次提升，乃能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

在林彪事件，李德生曾一度受到牽連，但因江青力保，乃能平安無事。他後來被「外放」到「瀋陽軍區」，也是江青為擴張地方軍權而作的一種長遠安排。

根據中共「新華社」及地方廣播的報導，去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發生後，李德生的「瀋陽軍區」部隊，對於「批鄧」「反右」，表現最為積極，被「文革派」作為「批鄧」樣板的所謂「模範紅九連」，就是李德生搞出來的。

至於曾紹山，他也是「二野」出身，且為鄧小平的同鄉與部屬，但他在東北的時間甚久，與陳錫聯的關係特別密切，曾經幾度共過患難，而陳錫聯與毛遠新又拉得很緊，據說，陳錫聯的女兒就嫁給了毛遠新。此雖無法證實，但「文革」時陳錫聯在東北能平安無事，毛遠新之關照，必為重要因素。

因此推斷，曾紹山與「文革派」的關係，亦可能相當深厚。

由上所述，可見瀋陽「大字報」攻擊他們「庇護」「四人帮」黨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他們是不是「違抗」了華國鋒的命令？

研究中共問題的人士，有以下幾點看法：

一、華國鋒為了「篡黨奪權」，不惜勾結共軍，逮捕了「四人帮」，但他本身也是「四人帮」的重要黨羽，上月間流傳在北平的一份傳單，指「四人帮」實際是「五人帮」，漏了一個華國鋒，即可作為例證，故從與「四人帮」的關係上來看，華國鋒與李德生等，是完全一致的。

二、華國鋒打倒「四人帮」是為了奪權，但對其黨羽，則不欲深入追究，並圖收歸其為己所用，「大字報」指控的所謂「和解」與「妥協」，正反應了華國鋒的心願。

而李德生等因過去受江青之照顧甚多，對「四人帮」及其黨羽的批鬥，自亦不願太過狠毒，這與華國鋒的心願正相符合。

三、華國鋒今天最大的敵人不是「四人帮」黨羽，而是鄧小平及其支持者；李德生與曾紹山雖均出身「二野」，但因過去與「四人帮」靠得太近，必為擁鄧派所不齒。故在阻止鄧小平復出方面，華國鋒與李德生等自是立場相同。

基於上述三點，李德生等對批判「四人帮」及其黨羽「心慈手軟」，不僅沒有「違抗」華國鋒的命令，反而正是在執行他的命令。否則，李德生何敢如此大胆，而中共「中央」又何能任其繼續「抗命」，而不加以處置！



朝鮮半島新動態

錢希川

美軍正考慮撤離韓國，不僅影響日韓兩國的安全，且對整個亞洲形勢，亦將帶來不安。美軍撤出南韓，無異助長北韓南侵。南韓雖加强現代化軍備，足可對抗北韓，但北韓有中蘇共在幕後支援，這使南韓在形勢上處於不利，也給日本帶來極嚴重的威脅。因此，美國是否從韓國撤軍的問題，引起日韓兩國極端關切。

美軍撤出韓國

美軍撤退韓國問題，在原則上業已確定；惟並非表明美國遺棄韓國，但却顯示美國地面部隊，不願膠着在朝鮮半島。這是卡達政府對歐亞政策不同之處，也是重歐輕亞的明白表示。

韓國之所以成爲問題，因爲有北韓共黨政權之存在。南北韓間之不能和解，由於北韓侵畧本質未變，直到如今，仍圖以武力赤化全韓，當然，韓國政府不得不全力防範。

漢城政府由於面臨北韓的侵畧威脅，故在內政上有若干措施，有未能使華府方面滿意者，這是時勢壓力所造成，非漢城政府的過失。近廿年來，韓國在朴正熙大總統領導下，勵精圖治，在經濟上的超越發展，說明韓國在本質上仍是自由的國家；否則，不可能有這種飛躍的進步，應無疑義。

當然，美國有美國的打算。但，美國的打算並不一定是韓國的打算，要兩國完全走同一條路綫，勢不可能，也不必強同。只要在大原則、大前提是站在自由陣綫上，其他方面應是可以諒解的。

美國，也許明白，就目前南北韓來說：雙方軍力相等。如果美蘇、或美中共間談判達成某種協議，北韓即使軍力勝過南韓，如無中蘇共支援，北韓是斷然不敢輕易冒險南犯的。但，誰又曉得中蘇共即使與美國協議，又何嘗不可支援北韓呢？

美國的進一步打算，當然是尋求逐步改善與北韓的關係，以安排一項韓國問題的德國式解決。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希望不要成爲錯誤的行動。因爲，華府果眞如此作法，不但不能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反而助長北韓、孤立南韓；最後，促成北韓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形勢。

美國人應該了解，二次大戰的結束時美國的盛世，前綫由珍珠港橫跨西太平洋，遠至松花江上。今後美軍，果眞撤離韓國，再想要回來，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很明顯的，韓國地理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它是海島進入大陸的橋頭堡，也是大陸伸入海洋的跳板。它是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衝擊的緩衝地帶。失去了朝鮮半島，日本就全面暴露在亞洲大陸壓力之下，而失去了屏障。要保衛日本，就必先保衛韓國。日韓在表面是兩個民族、兩個國家。但，如能從今日世界戰畧形勢上觀察，未嘗不可視爲一個整體。

日本將受威脅

今天的日本，在美國核子傘的掩護下，全力發展擴充經濟。可是，一旦失去了韓國的屏障，則日本必然進入一個新境界，來自海上的蘇聯勢力，與來自中共的壓力隨時可能威脅日本本土。一個沒有獨立國防的國家，是否能稱爲獨立國，當不無疑義。有文事，必有武備。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關鍵。

過去二十年來，美日間曾一再發表聲明，強調韓國對日本安全的重要。而今卡達在原則上要撤離韓境美軍，日本官方始而反對，並慫恿亞太盟國勸阻美國。而今不知日本爲何默息、不表反對。不知美日間有甚麼特別默契，或交換存在。

不僅如此，據漢城消息：日本且欲進一步執行其對南北韓的等距外交。見風轉舵，何等勢利。據說：日本希望藉擴大對北韓的「民間」接觸，加強對北韓共黨政權的影響力，以緩和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這是痴人說夢。北韓有何「民間」？「民間」對北韓共黨又能發生甚麼影響力？不過藉此，多做幾筆生意。

其實，北韓負債累累，外交官都以走私烟酒謀生，其他無論矣。

最近爲了「獨島」問題，日本說是「竹島」，韓日間發生主權爭執。其實，這是一個不毛的小島，位於韓國鬱陵島東南九十公里和日本的隱岐島西北一

百五十九公里的日本海中。

自從一九五四年以來，韓國不顧日本經外交途徑至少每隔一年提出一次的抗議，派遣警察部隊駐在該島。

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柳谷謙介二月十日說：日本政府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決此一問題，並與韓國維持友好關係。

他並說：解決途徑之一，是把此一案件交由海牙的國際法庭裁決。他說：日本曾在一九五四年提出這項建議，但遭韓國拒絕。

二十五年以前，自一九五二年起，獨島即由韓國海軍佔據。可是，當日本把領海從三浬擴大爲十二浬時，這個糾紛就再度被掀起了。

東京觀察家說：獨島問題可能重新觸發已經沉寂了的日韓間的惡感。

南韓加強自衛

韓軍現代化的五年計劃，到目前實施不到七成，緊接下年度的自主國防五年計劃又將進行。七月間，出席日美協防會議來日的美國太平洋軍總司令諾埃凱勒，曾分析朝鮮半島情勢說：北韓在短期軍備後，將具攻擊南韓的實力，因除韓軍須加強軍備外，美軍亦須加強陸空軍力量，以阻止其軍事冒險。

爲證實這項觀點，半年來，駐韓美軍確已重編其前綫陣勢，過去除板門店地區外的前綫防務，概由韓軍担任，後方則由美軍鎮守，一旦遭到北韓襲擊，則退至漢城以南，待整備後再予反攻，但此項作戰計劃最近已取消，改由美韓兩軍協力死守漢城。

自今年八月起，駐烏山附近的美軍第三一四空軍師團司令部，已移至漢城，與美軍司令部合而爲一。第三一四空軍師團不僅指揮韓境空軍，同時菲律賓的克拉克基地、琉球的加手納基地、以至東京附近的橫田基地，一切運輸機及戰鬥機均屬其指揮下作戰。

美國還藉兩次軍事演習，作派遣F一一一戰鬥轟炸機經夏威夷飛往韓國的訓練，此項訓練，一則以對抗蘇聯正在印度洋建築基地並增強海軍實力；另則也配合美軍第七艦隊擴大活動的範圍。

韓境美軍地面核戰力，已由舊式提升爲美國本土或北大西洋公約諸國所使用的最新銳導彈，其駐韓第四導彈部隊所裝備的地對地戰術導彈，不僅機動性強，射程遠，命中率高，且具發射核彈頭能力。

據美國軍事研究專家透露，目前駐韓美軍擁有的核彈，至少在六百八十枚以上。

從以上駐韓美軍的動向及裝備看，其縱深戰略的配備工作是可以確信的。但韓國對美軍如此動向，却非常敏感。有人認爲或許是美軍自越南撤出後的一種臨時對策，甚至可能逆轉爲自韓全面撤軍的前兆，因此積極主張自衛能力的加強。

韓國自主國防五年計劃，從一九七六年度起，除國防稅收入約四億美元美國二十億美元貸欵外，國家預算的三分之一也將投入國防經費，合計今後五年間的總額，將達五十億美元。

如此一來，韓國除噴射戰鬥機、飛彈、重戰坦克車將改爲最新裝備外，必將特別加強不及北韓的空軍力量。目前南韓陸軍五十六萬、海軍四萬、空軍二萬五千；北韓陸軍四十一萬、海軍一萬七千、空軍四萬。

在武器調度上，韓國已向法國訂購艦對艦導彈與潛艇，另向瑞士購對空武器，自製的，僅M十六自動武器及快速戰車，其四十四億的武器購買能力，對美國武器產業來說，僅次於中東的大市場。據說韓國向歐洲購置飛彈或潛艇，只爲更方便從美國輸入最新武器的一種手段罷了，韓國終究無意也無法輕易改變美式武器體系的。

北韓蠢蠢欲動

再看北韓，自一九六二年開始，即貫徹所謂四大軍事路綫：人民武裝化，全國要塞化、全軍幹部化。全人口一千五百萬，除軍人外，一般住民中，大約三百萬以上都擁有輕武器（包括輕機槍之類），其中三分之一，還接受高射砲操作訓練，另三分之一對武器的熟練程度，已不亞於正規軍。從一九六六年五月開始，勞農赤衛隊（由十八歲至四十五歲的男性及由十八歲至三十五歲的獨身女性編成）已發給軍服和自動步槍等裝備。

特別是最近的軍事動向，有下列各項格外引人注目：一、爲統一指揮最前綫的三個軍團，特別在谷山設立「前綫司令部」。二、自一九七四年起，將導彈及長程砲配置以開城爲中心的最前綫。三、將增編的兩個戰車師團，配置在距非武裝地帶僅數十公里的谷山一帶。四、水陸兩用登陸艇及渡河用器材，集結於南韓江華島對岸的禮成江下游一帶。五、將配備在第一綫的砲兵部隊，推進到距非武裝地帶五公里以內。六、除東海艦隊司令部外，另設西海艦隊司令部。七、在東海岸的長箭基地，及西海岸的海州基地和月沙基地均增加艦艇，並建設「艦艇避難所」。八、把三十九度綫（平壤——元山）以南的空軍預備基地擴充爲作戰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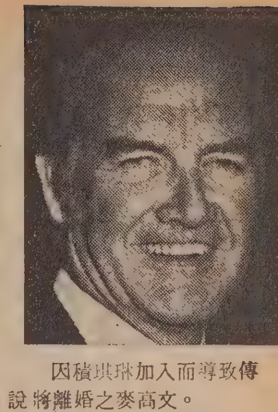
從軍事常識判斷，北韓這種軍事動向絕非防衛態勢，而顯然是攻擊態勢。金日成曾對日本宇都宮議員說過這樣的話：「美軍仍留駐南韓，加上朴正熙的六十萬大軍，威脅太大，我們也不能不增強兵力對付。」這段話，實難以遮藏掩蓋其整軍南侵的意圖。

在這種情況下，顯見板門店事件並不是偶發的，目前雖告平息，但那只是一時的，第二次板門店事件，甚至更大的事件隨時可能爆發。據報導，目前北韓已儲備一年糧食和三個月燃料，彈藥及作戰準備也已達完成階段。這事實說明，朝鮮半島的緊張情勢，並未因最近駐韓美軍撤出議論而降低，反而不斷在增高。

積琪琳廣交男友

尹靜心

積琪琳自船王奧納西斯去世後，廣交男友，多達廿多人，她與已婚男士、年輕男士、有錢大亨和窮光蛋都約會，出雙入對，不畏人言。她最近與麥高文參議員兩次親密共進晚餐，引致麥高文將離婚，娶積琪琳之謠言。現正跟妻子離婚的英國貴族佛瑞塞，是積琪琳老友，在這羣男友中，呼聲最高，大有可能雀屏中選。



因積琪琳加入而導致傳說將離婚之麥高文。

只在去年一年，積琪琳．奧納西斯就結交了二十多位體貼而吸引人的男士。

廣交男友．貧富不分

她與已婚的男士、年輕的男士，有錢的大亨和窮光蛋都約會。她與他們一塊旅行，與他親密共餐，並且無畏於人言，公然出現。

這位前美國第一夫人已屆四十七歲，在選擇男友時，無視於傳統，只求滿意。

英國貴族．機會最大

不過，其間只有一位男士，被認爲最可能雀屏中選。他的名字是叫修斯．佛瑞塞，他是英國國會的貴族議員。

佛瑞塞和他的太太安東妮雅二十年的婚姻破裂時，賈琪琳以老友身份前往陪伴安慰。

安東妮雅遷出後，積琪琳和她的女兒卡洛琳成爲佛瑞塞倫敦宅邸的上賓。佛瑞塞訪問倫敦時，賈琪琳以晚宴款待。

鑽石商人．常伴左右

但是積琪琳的生活未變，她去年七月過生日時的男伴是國際聞名的鑽石商人田普斯曼。田普斯曼已婚，有三個小孩。當月，他陪伴積琪琳前往倫敦，參加她的前姐夫拉濟威爾親王的葬禮。

三週前，積琪琳自地科訪問回來，他剛巧也在倫敦。

積琪琳和四十六歲的紐約市立藝術館館長何威英，赴蘇聯安排蘇聯服飾展覽事宜。

返回紐約後，她由四十六歲的單身漢凱茲陪同參加熱鬧的揭幕式。凱茲是紐約市立藝術館特展部主任。

與麥高文．親密共餐

最近陪伴積琪琳的是五十四歲的參議員麥高文。去年年底傳說，他帶



佛瑞塞和競爭者

圖上：現在正跟妻子安東尼雅辦離婚的英國貴族佛瑞塞，是積琪琳的老友，也是她生活圈內最有資格的男仕。她到倫敦訪問他，在紐約款待他。

圖中：羅拔甘迺迪的前助理及現在卡達總統的顧問休維爾，陪積琪琳參加電影開映禮。他已離婚，但是他們祇是朋友。

圖下：積琪琳在一項揭幕式上護花使者是紐約市立藝術館館長何威英。

着積琪琳在紐約進餐，連續兩個週一晚上，所以引起了麥高文計劃離婚的謠言。

積琪琳和他的老友維京出版公司總經理昆茲伯，曾在牙買加共同消磨一段時日，五十歲的昆茲伯剛與他的第二任太太分居。

與年輕人．跳舞游泳

但是，積琪琳在她的牙買加假日中，對另一個男子有興趣——年輕的國家廣播公司推廣員三十九歲的季林華。他們共渡十天，在一起游泳和打網球。

這些天來，積琪琳並未讓歲月或身份來困擾她。

二十幾歲的黑人演員、舞蹈家和模特兒賈可斯，帶她去跳舞。他們在意大利服裝設計家華倫丁諾舉行的時裝發表會上認識。當時，積琪琳是由一名畫家和故總統甘迺迪助理，六十五歲的華爾頓陪同參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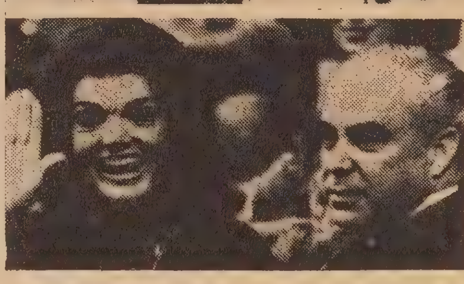
三名男伴．都有資格

另外三名男伴，都有資格，但是祇是朋友而已。他們是雙日公司總經理沙金特、迪方尼公司總經理普拉特及卡達總統手下一名政治家休維爾。

積琪琳社交生活的新人包括單身的阿根廷外交官奧費拉、金融家羅哈丁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取材自美國詢問者周刊）



圖上：去年夏天陪積琪琳參加一項業務午餐會的，是蘭登出版公司主管艾普斯坦，不過他已婚。



圖下：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史特勞斯，在紐約舉行的全國大會上，視積琪琳為要人。







男友羣像

①迪方尼公司總經理、單身漢普拉特，是積琪琳喜愛的舞伴。

②金融家羅哈丁去年七月陪伴積琪琳參加民主黨全國大會。

③畫家及故甘迺迪總統的前助理華爾頓，是常見的伴侶。

④時裝設計家華倫丁諾在積琪琳的一次慈善會舉行時裝表演。

⑤法蘭克辛納屈，在和芭芭拉，馬克斯結婚之前，定期與積琪琳約會。

⑥阿根廷外交官奧費拉，協助積琪琳主辦一項華盛頓慶祝會。

⑦紐約鑽石商田普斯曼，以生日晚宴招待積琪琳，並兩度陪她赴歐洲。他很體貼，但是已婚，有三個小孩。

⑧單身的藝術館主管凱茲，經常陪積琪琳參加文化活動。

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三十九歲推廣員季林華，已成為積琪琳觀戲的常見伴侶。

時事評論

香港的商

香港整個經濟的重心，主要建立在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的基礎上。雖然香港經濟的發展和變化，經常受到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等外來因素的影響，但一定程度上，也依靠本港的內在因素。這種因素，表現在港府的經濟政策和外貿措施，更表現在港商的商品價格和品質，交易的條件和手法。但有一點值得特別重視的因素，還是在於港商的商業信譽和商業道德。因為這個要素，不但影響個別廠商的私人生產往來，而且波及整個香港的貿易聲譽。

所謂商業信譽和商業道德，通常是指廠商是否履行雙方簽訂的買賣合約，是否遵守雙方同意的口頭協議。而這些合約和協議，大都是有關產品的數量和質量，貨款支付和收取，商品的交貨期和船期，製品的價格和規格，等等。香港在海外市場獲得重大的發展，顯然和香港從大多數廠商具有良好的商譽和商德，有極密切的關係。

不過，仍有若干商德惡劣的短視商人，為了一時之利，竟不惜敗壞信用和切斷後路，正因為這一小撮奸商的胡作亂為，致直接和間接地損壞香港的商業形象，及影響香港的海外聲譽。這對本港的外貿前途，會導致危害性的效果。數年前，香港若干家出口商，為了騙取貨款，竟然將輸往印尼的一批貨物，施計出術，致「貨物」運抵印尼港口起卸時，發覺這些「貨物」，竟是被人「偷龍轉鳳」地換成磚頭，當時曾引起官商的極大震動。並被列為國際貿易的騙案。近年來，由於多方的注意，此類的貿易欺詐，已遂步減少。

但有關破壞商譽的貿易糾紛，仍陸續產生。最近，本港若于專門出口廢紙的貿易商，曾強烈指責本港出口的廢紙含高度之垃圾及水份，已嚴重危及香港的廢紙出口生意。本來香港每月賣出約一萬五千噸廢紙往海外，其中以台灣購入最多，約百分之六十。本來，香港這種「廢物利用」的出口生意，是頗有前途的。可是有若干奸商，竟在廢紙內滲入水份，加入泥土、垃圾和石頭，以增加廢紙重量，藉此欺騙買家及出口商，嚴重影響本港的廢紙的出口信用。有家日本公司已表明，「因為有惡劣之經驗，我們已停止從港入貨」，「我們正退出不幹這種污糟的垃圾生意，我們要保衛我們公司的聲譽」，該公司又透露，「未有一次交易是無糾紛的，就好像

「天下大治」何

據萬人日報的報導，中共的「黨中央」計劃將鐵路系統半軍事化，幻想將大陸的鐵路運輸恢復秩序，從大亂大廢的混亂狀況下達到「大治」，中共「人民日報」也在一篇評論中，將大陸鐵路秩序的大混亂，歸罪於「四人帮」的破壞。這是繼若干個省市實施「軍管」後所採取的同樣鎮壓手段，亦可看出大陸亂局正在擴大升級。

致命細菌危機四伏

自去年十月以來，大陸先後有十九個省市及自治區實施「軍管」，以防止所謂「四人帮黨羽」的反撲，並對一般民眾加強控制。如今又將鐵路系統實行半軍事化，更說明大陸內部的心臟，已佈滿致命的細菌。

一項可靠的情報資料指出：上海市的金山縣，大批共軍已進駐各工廠，二百工人以下的工廠進駐一個班，五百人以下的工廠進駐一個排，一千人以上的工廠，則由共軍成立「臨時指揮所」，隨時保持作戰狀態。甘肅省電台也透露：「從生產建設到經濟基礎，從地方到軍隊。從黨內到黨外，都有四人幫的潛伏勢力」，因而要求各級幹部站穩立場，既當指揮員又當戰鬥員，展開批鬥。現在又將各地實施的「軍管」擴大到鐵路方面，更證實大陸各省市情勢混亂，交通秩序也受到嚴重的破壞。

越管越亂軍管軍亂

所謂「軍管」，應該是在戰爭時期或緊急狀態下所採取的臨時措施。可是，中共從卅七、八年全面武裝奪權開始，凡是奪取一個城市或地區時，即置於恐怖的軍事管制之下，大陸整個變色後，雖不用「軍管」之名，却繼續行「軍管」之實，其主要原因，乃是人民反共抗暴活動不斷發生，中共集團唯有乞靈於槍桿子加以鎮壓。在「文化大革命」以還，大陸更趨動亂，中共又進一步採取「三支、兩軍」的政策，實行「軍訓、軍管」，藉圖維持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武裝壓制人民的極權暴政，又變本加厲的推出，目前各省市及鐵路系統，相繼被置於「軍管」之下，更翻開了華國鋒一撮無法控制大陸亂局的底牌。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萬人日報在早些時間，也曾報導過，在雲南，貴州境內發展的「人民黨」、「青年救國黨」和「反華國鋒先鋒隊」，勢力均甚堆厚，並在成渝、成昆、川黔、貴昆四條鐵路綫，進行一連串的破壞活動，迫使華國鋒的「黨中央」對「西南地區鐵路幹綫網」實施聯訪組織，派黨遣公部隊日夜巡邏，至於鐵道交會點的河南鄭州，則早已發生嚴重暴動而由軍隊接管。中共「人民日報」供認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時間

業聲譽

徐達文

貓鼠遊戲，而海外買家每一次交易，却被迫要換供應商」。

雖然這種不良現象，只是個別奸商的胡作亂爲，但一撮廢紙收集商的行爲，却使正當商人蒙受殃及池魚之苦。其結果，只有趕走了買家，也使外地的同業競爭對手乘虛而入。像上述的廢紙生意，就因爲美國之廢紙品質較本港的好一半，而且有同業公會的品質管制的保證，使到台灣的廢紙大買家，轉而由美輸入。如果不及時制止上述的奸詐行爲，這不但使出口商和入口商遭受嚴重損失，而且會危害該行業整個前途。

商場的信用和聲譽，是生意發展的重要保證。故從事任何行業的交易過程中，如果一方蓄意廢約或失信，這固然影响到日後的生意往來，及導致各種商場糾紛，也因此而切斷彼此的一切關係。這種做法，可以理解爲商業上的「自殺行爲」。假如這種行爲得以泛濫，到頭來，只有危害整個行業的前途，也損害香港社會的聲譽。故這個問題的確值得有關行業及有關當局的密切注視的。

爲了杜絕奸商利用出口欺騙外來買家，也爲了維護香港的國際聲譽，在本港確有必要設立相應的品質管制組織，以制訂出口商品的規格，及從事輸出貨品的品質檢查。在未有這種品質管理部門之前，則由同業本身加強品質檢查，必要時可聘請公證行執行檢查職責。同時，在買賣雙方簽訂的合約中，詳細註明貨品的規格，以及商品的規格，以及商品不合所求的情况下的善後處理方法。港府工商處，更要對香港的供應商加強監督的責任。以免將作爲香港經濟命脈的出口生意，被某些奸商搞成投機倒把式的詐財伎倆。以免極少數人的不良商德，而損害極大多數人的優良商譽。

雖然在本港出現了上述的奸商，但這只是局部的現象，人們不能以他們的敗行劣跡，來理解香港的商業傳統。事實上，香港的經濟能飛躍發展，香港的外銷能追及世界，正是這種優良傳統，再加上本港輸出的價廉物美的商品，但爲了防止少數波及多數，爲了杜絕不良侵害優良，故對某些奸商的所爲，就有必要加以注視，並實行羣起而責之。這種商場的清潔運動，藉此大量清除商業垃圾，對於香港的經濟前途，肯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需「軍管」

秦明

，可能使各綫遭受破壞的鐵路作業恢復正常水準，顯示大陸主要交通系統，已陷於癱瘓狀態。對於生產與運輸各方面，搞得一場糊塗。

倒行逆施 玩火自焚

中共已正式喊叫擴大軍管範圍，不僅暴露了大陸的混亂情勢，而且更加速了內部崩潰的危機。筆者的看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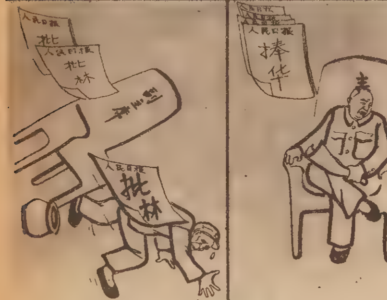
第一、中共當權派擴大軍事管制，乃因在無法控制暴亂的局勢，雖有求助於槍桿子，而各地軍頭在接管工廠，鐵路及其他機構之後，必益加尾大不掉，與他們的「黨中央」形成對抗局面，加速大分大裂的來臨。

第二、近年中共不斷向國際上宣傳它已能有効的控制大陸，在去年毛澤東死亡後，尤大肆製造所謂內部穩定的假象，並將一切無可掩飾的動機，歸罪於「四人帮」的破壞，現在，悍然擴大「軍管」，即是自我否定其上述的宣傳與假象，也就是招認大陸加劇動亂，除了公開動用軍隊，加緊鎮壓之外，其他一切欺騙伎倆已完全不能發生作用了。

玩火者必自焚，實施「軍管」即是玩火，即令共軍在表面上聽從調遣，也決不能藉眾叛親離的共軍鎮壓八億奮起自救的人民，何況軍頭各據一方，共軍幹部和士兵多已覺醒。因此，當蛇年開始的今日，我們斷言：以華國鋒爲首的一撮擴大「軍管」，乃是中共政權日暮途窮的倒行逆施，亦必因玩火而自招焚身之禍。

不是瞎捧，就是乱批；是非安在？人尽可欺!?

人民日报社论		人民日报社论	
捧林	批林	捧华	批华
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节录1967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节录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	毛主席无限信任，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华国锋同志作我们党的领袖，使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有了可靠的掌舵人。（节录1976年10月25日人民日报社论）	?



大陸的春節

趙文襄

一九六六年前，大陸還有春節氣氛和形式，放假三天，有春節副食品供應，老百姓可以同家團年。「文革」期間，「春節」被指責為「舊風俗」、「舊習慣」而被破除，在所謂「革命化春節」口號下，老百姓只好在春節期間「不休息，不放假，不加菜，不同家」，以義務勞動和批鬥會代替傳統的春節活動。近年雖有所改善，春節有假期，但春節副食品供應奇缺。

「文化大革命」以前，也就是一九六六年以前，大陸還有所謂「春節」這個形式，那時過春節還放三天假，老百姓憑中共發放的春節副食品供應票，還可以買到一點春節的食品，但春節副食品供應的數量，因地區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來說，大城市發放的副食品供應票比較多一點，中小城市比較少一點，農村和邊疆最少甚至於沒有。廣州是大陸的「樣板城市」之一，也是中共對外宣傳的「櫥窗」，所以一切副食品的供應量，都比較其它地區多一點，但是春節的肉票每人也只有二兩，糖菓票二兩，油票二兩，油角二兩，煎堆每戶只有一個，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廣州人民每年一度的春節，所享有的全部副食品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春節」被中共指責為「舊風俗」「舊習慣」而破除，春節不但不放假，連春節加發的二肉票，二兩油票，二兩糖菓票也統統沒有了。

春節期間，工人照常上班，農民照常下田勞動，學生要到工作或者人民公社參加義務勞動。凡是在外地工作或者是被下放到農村邊疆的人員，一律不許回家過年。



「人民日報」刊登的騙人年畫

我們中國人過年，都渴望能全家團聚，所以凡是在外工作的人，除夕以前總要設法趕到家裏吃團年飯，但是現在被中共強迫下放到新疆、西藏、內蒙古、北大荒和海南島的六千多萬知識青年，却沒有一個能回到自己家裏過年的。

中共為了防止在外工作和下放的青年回家過年，每逢春節就命令各機關、各工廠、各人民公社不得在春節期間發放探親證明，為了捉拿私自逃回家裏過年者，中共在春節期間，更是出動大批軍警和糾察隊，在車站在碼頭担任警戒和巡邏放哨，為了逮捕已經漏網已經逃回家裏的人員，中共每年由除夕開始，就一連三個夜晚連續清查戶口，凡是私自逃到家裏過年的人，被抓到後一律關進監牢。

在中共要過「革命化春節」的口號下，春節根本就沒有一點過節的樣子，所謂「革命化春節」，就是「不休息，不放假，不加菜，不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開不完的會，春節期間還是要開，有什麼批判會、鬥爭會、評忠會、擺好會、交心會，還有什麼春節憶苦思甜會，搞的是人人厭惡，人人頭大。

隨着中共要過「革命化春節」運動的開展，春節的所有習俗都被列為封建迷信或資產階級思想而被禁止。過年不許貼春聯，說貼春聯是宣揚發財致富和資產階級的意識，過年不許燒香敬神，說敬神是封建迷信，過年不許拜祖宗，說拜祖宗是要做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過年不許放鞭炮，說放鞭炮是最大的浪費，總之這不准，那也不准。

廣州市民以往過年，都有逛「花市」、買鮮花的習俗，所以廣州一年一度的春節「花市」，是聞名中外的，但現在廣州的春節「花市」，已經成為歷史陳跡，不但沒有「花市」，連家裏插支鮮花也被認為是有罪了。一九六九年廣州春節，我街坊有個青年不知在哪兒折了一支桃花，插在自己的桌子上，結果被共幹發現以後，鬧成了軒然大波，在批判會上共幹問這個青年為什麼要插一支桃花在家裏？這青年說想今年交個好運。共幹說想交好運是封建迷信思想在作怪，尤其你插一支桃花，分明是想交個「桃花運」，這還了得？這不是滿腦子黃色毒

素嗎？所以這個青年春節期間一連被鬥了好幾個晚上。

過年拜年這是中國人流傳了千百年的善良風俗，但是中共却認爲拜年是「大逆不道」的舊風俗，非要破除不可，其實中共要禁止拜年的最主要原因，是害怕人民利用拜年的機會，相互溝通思想圖謀造反。

中共不但不許人民羣眾相互往來拜年，連過年碰到熟人說句「恭喜發財」也不可以，因爲「恭喜發財」是就資產階級思想，想發財是非被批被鬥不可的，既然不允許說「恭喜發財」，那過年見到熟人總不能不打個招呼講句話呀？中共爲了解決這個問題，規定過年熟人見到熟人，朋友見到朋友，一律喊一聲毛語錄：「鬥私批修！」

現在大陸過春節，雖然有假放，但春節副食品供應奇缺，過也等於沒過，不像香港的那麼喜氣洋洋。

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那裏有奴役那裏就有反奴役的鬥爭，中共把人民當作牛馬和奴隸，這必然激起大陸人民的强烈反抗，相信在新的一年裏，大陸人民的反抗更加風起雲湧。

失意者的悲哀與自救

霍雲響

被邀參加一位正要移民赴美國的朋友的餞別小宴會，這一個小宴會，連遠行的朋友在內，據我所知，大家都是連啤酒也不沾唇的，可是有一位老兄，帶來一樽白蘭地，他解釋說是獎品，於是席上三個人都隨和的喝一些，我與另一位却依然以汽水替酒。

二個老友喝得面色桃紅時，一位朋友偶然與那位携酒來的朋友說起他的離婚了的太太時說，有一天特地購禮物去看兒子，知道太太已搬家了，搬到那裏去他不知道。又有一位仁兄談起生意被合夥人吃掉的倒霉故事，原來兩個失意朋友，由此漸漸地互相發洩，沒有節制的喝起來，喝的醉了，竟然相擁的哭，反而把那位餞別的主客冷落了。終席後，還是由我和一個不喝酒的人分別送兩個醉漢朋友回去。

曾經聽過一位老前輩說：每個人的一切不良習慣，都是從失意的一段期間染上的，所謂失意不一定是指事業失敗，包括精神上的打擊等等，記得過去看過一齣電影，（片名忘記）寫一個青年私家偵探的上司告訴他一個有趣的故事，那是他母親逝世後，葬了母親之後就去召妓，後來他那位心愛的上司忽然逝世了，他參加了葬了他的上司之後，也去召妓，看了那段戲，當時不十分了解，後來慢慢思索，原來被毁與自毁是正比例的，一個人當他被不可知命運毁了之後，他可能傾向自毁，以求得內心的平衡。於是喝酒、嫖妓、賭博、吸毒便成爲性格傾向自毁的人的，染上的惡習，自毁者當然不會承認他自己在自毁，而是以爲在找尋一樣刺激性的玩意來撞撞運氣或在發洩。這個人有一天失意的時期渡過了，但那份失意時期被培養起來的不良嗜好，可能一生一世緊追着不放。

從積極方面說：人遇到困境時期，也許以爲可以用想像來擺脫精神的困境，他可能以爲接受一點新的嗜好，可以將精神振奮一下，如果他染上賭博習慣，他開始時必定有一種幻想，以爲希望赢了一筆錢來解決他的經濟危機。他不知那種超現實的幻想，正是由內心的自毁作用激發出來的。

在外國人印象中，以爲香港人是最喜愛賭博的，其實喜愛賭博的背後，只能反映出生存在香港的人的內心徬徨，感到面對困境的無能爲力心理因素迫出來的。

不過此地也有少數人爲了精神陷於困境而傾向宗教的人，這類人如果摯誠地將自己投入宗教內去，他可能獲到本質上的改變。而在失意中用嫖、賭、吸毒、喝酒、抽烟的人都屬沒法接受宗教信仰的人。

有時你不得不承認，一個失意的人遇上另一個失意的人，來一次盡情喝醉，將平時「逢人且說三分話」的藩籬撤除，盡情發洩一回，等到次日，感到頭痛，頭痛過了，他的積鬱得一次疏解，心情會好了好幾天，等到下次的鬱結再來時，他又用同樣的方式來疏解，那便會後患無窮了。

最不健康的精神，由于他沒有什麼可作時，在空想中過日子，他自己又沒有可信的固定目標，空想不會對他提供什麼自救的方法，空想過多，積鬱也增多，結果便很容易用自毁來求得一時的內心平衡。

如果他在空想時，一面先抓住一些事來做，只可一面做一面想，自救的方法也許可以給他想到的。

在這個競爭得六親不認的社會，多少不幸在競爭場所中淘汰下來的人，感到寂寞和被孤立的痛苦，感到沒有朋友，舊的朋友也疏遠了他，不過這個人如果能找到自己認爲有意義的事來做，而且不必理會有沒有代價，只要他一直做下去，他會做出一個條理來，可能會因此遇得志同道合的朋友，人生最沒條理的生活，是以可沒有什麼有代價的事可做時，他什麼也不願意去做，於是一直地茫茫然空等，這才是難以自救的困境。

「無產階級」出身的夏衍

電影界的祖師爺

夏衍，老上海們和大陸時使常看電影的人，恐怕少有不知道這個名字的。論班輩，他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左翼電影界的「祖師爺」，中共裏面幹電影這一行的，沒有一個資格比他老。

夏衍本名沈瑞先，生在寒門，幼時因家貧不能升學，而當過染房學徒。他是中共「文化戰綫」的頭目中，唯一出身「無產階級」，並具有勞工底子，兼且有眞本事的人。他經過漫長的苦學歷程，方能在文化圈中露出頭角。

不是投機分子

他是民國十七年參加共黨的，那時正是中共最倒霉的時候，可見他不是投機分子。他很快便獲得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的賞識，派他參加中共在文藝界的最重要的外圍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籌備工作，這個組織成立後，他名義上只是「常委」，實際上則是主要負責人之一。同時，在他的推動下，又誕生了一個「左翼戲劇家聯盟」。

左派電影佔上風

「一二八」淞滬之戰後，他打入電影界，以他為首，成立了中共黨的「電影小組」，從此向電影界做有計劃的滲透，起始是給上海的「明星」、「藝華」、「聯華」三大電影公司供應劇本，然後派出若干共黨分子進入電影界。他民國廿一年寫的「狂流」，是中國第一部左派電影。民國廿二年，上海明星公司出品廿二部片子，全部出自夏衍一系之手。他們努力情形，可以想見。

中共政權成立之後，他起初任「上海市文化局長」，操縱整個「華東區」的文藝大權，後來調到北平任「文化部副部長」，及「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共「全國影劇家協會黨組書記」。「官」雖然當了，但他發覺毛澤東的一套，對於電影事業有害無益，因此，他主動提出過幾個論點，想改進中共電影那日益低落的「票房價值」，諸如「三美論」—要求人美、畫面美、音樂美；「離經叛道論」—離革命之經，叛戰爭之道；並主張「五不要」—銀幕上不要出現毛澤東、天安門、工農兵、紅旗、共產黨。

他不知道毛澤東那「圖騰」是觸不得的，他這一番好心，被當作驢肝肺，成了將他「定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十年代反動電影的老頭子」、「祖師爺」的罪證。

文革時，被紅衛兵揪着，跪在地上，一臉欲哭無淚表情。他已六十九歲，患着重病。「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沒有提過他的

職業作家與出版界

每見於新聞報導，謂日本每年收入最高與交稅最多的前若干名次，總包括職業作家二、三人在內。美國職業作家的收入亦頗豐，生活舒適，故能以安心一志的從事於寫作，精益求精。這兩個國家的作家們，都有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榮譽；其作品被譯為外國文字的亦較多。

我們的作家，就沒有這樣的好造化，也沒有眞正的職業作家，因為只靠賣文養活他，頂多祇是半職業性的作業在掙扎，似乎「文人固窮」也是我們的傳統。如果誰要斤斤計較於稿酬的高低，士大夫意識就會把他看「扁」了；但竟反過來只是歎於我們的作家，沒有轟動中外的大作品出現。而事實上，作家的生理構造與常人無異，生活的需要也是一樣不可少，若果窮數月或數年之工，而精雕細琢才得完成心目中的傑作，以我們現今的稿酬標準，恐怕連吃稀飯都不夠哩！所以，儘多是半職業性或業餘性的「玩票」作家，有一朝無一朝的，又怎會有大作品「開花結果」。

我們不能只羨慕人家的作家屢獲國際榮譽獎，更不可因而就自貶我們的作家都不成材，實應該從根本上去檢討，我們有沒有具備人家作家的那樣優裕的環境？

我們天天都在喊發展文藝和提高水準，但始終缺乏一套完整而有效的輔助辦法。我們也有夠多的與文藝有關的大小機構，但幾乎都只止於對事後的獎勵，也就是誰已有了受注意的作品，就給他來個「錦上添花」的什麼獎，而對於作家從事創作則不具始生的輔助功能。如此又怎會有夠多的好作品產生呢？

我們的出版界，也似乎有點怪，對於會出絕招，能標新立異的作品，就認為是奇才，你爭我奪，不惜工本的炒冷飯跟着屁股翻版；而對於「五官端正」的作品，就認為是庸才，不足重視。於是乎，祇有咧嘴或花拳者，才會受注意。

還有一個怪現象，那就是認定凡係外來的和尚都會唸經，作品都一律是好的，捧上雲霄；而對於許許多多的「土」作家，都被看作是低能兒，都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不值一顧。可就忘了，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不也是百分之百的「土」作品嗎？這種太過於崇外又「寵外」的流風所至，使得我們的許多作家都為之氣短或渙失了信心，以致於有些作家灰心擱筆不寫了；有的改習繪畫了；也有的改作其他行業了。

在文藝界，至今仍有不少人愈加懷念已故張道藩先生，每言道公如何關懷照顧清苦作家的生活，並鼓勵其不要間斷了努力創作，乃至於為其四處奔走張羅什麼，完全出之於大公無私的熱誠，推展文藝運動，蔚然成風。可憾，至今就再無第二位「張道藩」先

一批二反三整頓

大陸中共集團的奪權鬥爭，已由北平擴大到省級、縣級，據「新華社」報導，山西昔陽縣的「整黨整風」會議，曾透露這次運動的中心是「一批、兩反、三整頓」。所謂「一批」是指「大批大揭四人帮」；所謂「兩反」是指「反對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反對右傾保守思想」；所謂「三整頓」即是指「整頓思想、整頓作風、和整頓管理」。中共提出的上述新口號，從字面上雖找不出與毛生前所主持的歷次鬥爭，有何歧異之處，但從「批林批孔」以及「反右傾翻案風」的「批鄧」，成了歸結於「一批」的「大批大揭四人帮」，其眞正的含意，乃是肯定毛過去排除異己，殺戮同伙，都是犯了極大的錯誤，江青等「四人帮」很明顯的替毛澤東作了代罪的犧牲品！

我們一再指出由華國鋒出面帶頭的這場內爭，在行動上是極紊亂，在思想上是極矛盾的一場鬥爭。因爲華既要以毛的繼承人自居，而實際上却又要否定毛生前的一切決定。既要幫助黨內的右傾份子復出，而又無法不維持目前左傾的經濟體制。

我們知道，毛自開始搞所謂「農業合作化」到所謂「人民公社」，並非如共黨理論所云，乃是順應「社會發展」的「生產力解放」，而是毛澤東用強迫命令把所有中、下農和貧僱農變成集體農場的農奴。這種作法，只是爲了一個目的，那就是共黨統治集團統制了全民的生活資料，使他們可以爲所欲爲。現在，華等雖在權力上想根絕毛的影響力，但却深恐毛制訂的那套「集體所有制經濟」一旦崩潰，則這個集團的統治階層，就完全失去了憑藉；這就是他們不得不提出一反對集體經濟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反對「右傾保守思想」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三整頓」中，「整頓思想」和「整頓作風」，只是一種口頭禪，因爲「思想」和「作風」，究竟站在什麼立場正確，共幹們早已無所適從；至於「整頓管理」，則正是過去被指爲右傾份子所倡導的科技本位，他們反對過份把「毛思想」當成「萬靈丹」，要求在生產戰綫上尋求管理效率，是十足的右傾傾向；於今因爲各地工、農生產單位，已成分裂現象，各地的黑市市場亦紛紛出現，華某等統治階層遂無法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因此，「一批、兩反、三整頓」這個新的「政治口號」，實在是在無可奈何中拼湊而成，其中矛盾，卽鐵幕外人士亦可了然！可惜的是一般外國記者和觀察家，他們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動亂現象；而不能深入地剖析中共政權在政策路線上已毫無方向準則可尋。

余秋人

年老體衰的蘇共領導層

今日蘇聯權勢最大的人物是誰？

蘇聯政治系統中居最高地位的是有十五名成員的共黨政治局。政治局由總書記布里茲尼夫領頭，制定或通過將影響每一個俄國人生活的基本決策。在政治局之下是兩個主要機構：二百八十七名委員的中央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秘書處。

在過去十二年中，蘇聯共黨已避開其歷史上經常出現的殘酷整肅。因此，蘇聯的這一批頭子是世界上年齡最大的一個領導班子——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達六十七歲。

雖然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與秘書處一共有幾百個人，但是在共黨的最高領導階層只有六個人，他們平均年齡是七十一歲。這六人是：

布里茲尼夫：七十歲，自從一九六四年參予推翻他的恩人赫魯曉夫之後，就成爲共黨頭子。起初，他與柯錫金及包戈尼共享領導權，到一九六八年，他就超越了對手，目前是蘇聯無可爭議的統治者。他經帶被報導健康不良。

蘇南洛夫：七十五歲，是首席理論家及克里姆林宮少數的知識分子。就影響力與權勢而言，他在蘇聯領導階層中位居第二，但他患了結核病。

柯錫金：七十二歲，是部長會議主席，相等於總理。自從一九六四年以來，他的主要任務是執行經濟改革，一九七六年他得過心臟病。

包戈尼：七十三歲，最高蘇維埃行政委員會主席，是蘇聯的國家元首。他在赫魯曉夫手下爬升很快，但是他的影響力在近幾年中劇降。

基林列可：七十歲，與布里茲尼夫關係密切，爲副書記長。

烏斯提諾夫：六十八歲，自從一九二五年托洛斯基被逐以來，他是第一名文職國防部長。斯大林在一九四一年把他帶進政府，他在蘇聯軍事工業中工作了三十五年，於一九七六年被任命爲政治局委員。

蘇共在領導階層重視年齡，促成了某些穩定性，但是也有不利點。它們是：

㈠克里姆林宮浪費了青年才俊的才華，他們無法在共黨與政府的最高階層中參予決策的制定。

㈡共黨的中階人士對缺乏晉升機會日益不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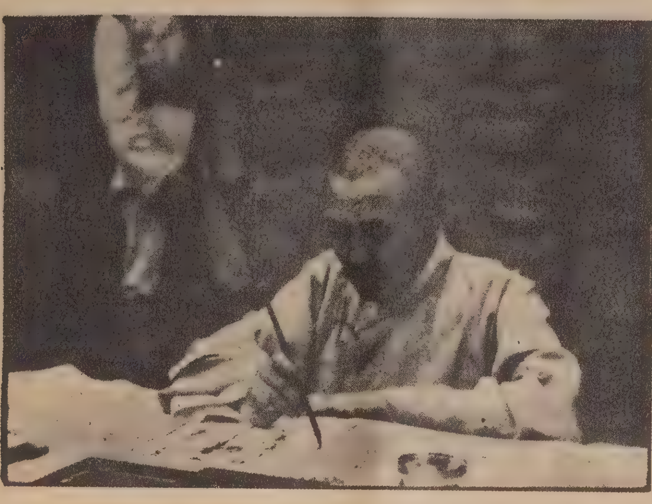
㈢布里茲尼夫不願意培養繼承人，降低了他死亡或下台後權力順利轉移的機會。

爲什麼布里茲尼及其同夥緊握權力不放呢？據部分西方專家說，答案是：他們不知道如何交出權力。西方專家們認爲，共產黨員從來不能規劃一項和平的繼承，自從一九二四年斯大林死後，每次領導階層的改變，都是一項爭取控制權的猛烈鬥爭。

梅耐寒

吳佩孚的故鄉

胡蓁之



本欄上期刊出「吳佩孚幼年潦倒記」一文，關於他出身寒微的故事，不少讀者都感到興趣盎然；但他究竟是怎樣發跡？及其仙境般的故鄉，仍嫌不夠詳盡。因此，筆者願將所見所聞再加報導，而與親愛讀者共饗。

全靠把兄的幫助

吳佩孚自從跟郭樑丞把拜以後，樑丞便到處爲他吹噓，終於說動了當時的上司段芝貴，將吳子玉保送到直隸總督李鴻章在開平所辦的武備學堂受訓。時光緒廿六年（即著名的庚子之役）吳已廿七歲。當他決心要好好地接受一些軍事學識，準備混個軍官的資格作爲較好的出路時，不料又遭義和團之亂，武備學堂宣告停辦，吳秀才只好帶着失望而頹喪的心情，弄回到天津來，依傍他的把兄郭樑丞。

再過了一年後，直到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又因郭樑丞的活動而得以保送到保定府，去投袁世凱所創辦的陸軍速成學堂，這才算達到了正式學習軍事的目的。可是因爲吳秀才的身體太弱，却不能讀正科而改習測繪科。凡是習這一科的人，多半被視爲非正規的出身而往往受到歧視的。畢業那年剛好是三十歲，出來做了一名實授中尉的軍官；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才當上一個上校團長；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以後，則成爲北洋軍閥中直軍的首領，自稱孚威將軍大帥而與張作霖（奉軍領袖）並駕齊驅。但他當時在芸芸大小軍閥中比較特殊的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東道；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去租界，灌園抱甕，眞個解甲歸田。」——吳的自輓聯。

事實上，他不獨在外間沒有私人產業；即在他的故鄉蓬萊也沒有任何遺產；甚至他那幼年時的故居，也依然破虜不堪，所以他後來一直沒有還鄉。

蓬萊閣石壁千丈

蓬萊位在龍口東北約八十里，東黃縣的蓬萊鎭；唐時折鎭置縣，爲登州治；明、清皆爲登州府。地居山東半島的最北角，瀕舊渤海；城據登州南端，亦即突出海中的一個尖端。其與遼東半島的老鐵山頭，遙遙相對，爲渤海的門戶；地位重要，尤其名勝古蹟最著，更爲遊覽的好去處。如城北的「蓬萊閣」，即高踞於丹崖之上，而丹崖則突出於海中，憑欄遠眺，有如置身水天的盪漾中；廟犖島連串好像一貫珠似的，以長山島爲最大，陀磯島次之；其餘則像一排列的踏腳石，閣爲宋代治平中建，上刻有蘇軾的海上詩：「鬱鬱蒼梧海上山，蓬萊萬丈有無間，舊聞草木皆仙藥，欲棄妻孥守市闤。雅志未成空自嘆，故人相對善爲顏。酒醒却憶兒童事，長恨雙鳧去莫攀。」

由於蓬萊閣下，石壁千丈，爲海浪所冲擊，時有碎裂淘洒，久而久之，圓滑光潔，令人可愛，土人稱之爲「彈子渦」。宋蘇軾曾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云：「蓬萊海上峯，玉玄色不改。孤根捍滔天，雲骨有破碎。陽候殺廉角，陰火發光采。纍纍彈丸間，瑣細成球琲。閻浮一漚爾，眞妄果安在？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垂慈老人眼，俯仰了大塊。置之盆盎中

，日與山海對。明年菖蒲根，連絡不可解。倘有蟠松生，且暮猶可待。」

海市蜃樓的奇景

特別令人感到興趣的是：相傳「海市蜃樓」的奇景，也經常出現於蓬萊閣下的海中。據說蘇軾想看看海市蜃樓的樣兒，以開開眼界，他曾不辭辛勞去到登州好幾次；而且每次必留下詩句。他寫過一首古風「登州海市」並序云：「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吾而去，以不見爲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如下：

「東方雲海空復空，羣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動白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表龍鍾？信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島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

所謂「海市蜃樓」這種幻影奇觀，由來已久。據「隋唐遺事」載：「張昌儀恃寵，請託如市，李湛曰：「此海市蜃樓比耳，豈長久耶？」……」舊說蜃能吐氣爲樓臺，史記天官書載：「海旁蜃氣像樓臺。」又「三齊略記」也說：「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其實，這是一種因光綫折射而生的現象。當海上空氣積靜的時候，可以看見遠山船舶或城市宮寶，倒立於空際；又行沙漠中，見遠處樹木，很像植於湖邊而倒映水中似的，這些現象都叫做「海市蜃樓」。其中以反映沙漠的景象爲多，蓋沙漠中晝間地平甚熱，下層空氣薄於上層，若空氣穩靜，則疏密之層顯然。從樹木反射的光綫，其依某入射角斜向下行者，始則由密入疏，這垂綫而折射，漸向下深入，入射角漸增，達舊界角時，卽起反射，以後則斜向上行，由疏入密，漸次折射而及人的眼睛，所以看到樹木倒立之像，如水邊的樹影般。但筆者在那兒也駐過十幾日，並且是夏末秋初，却無此眼福。

遣徐市入海求仙

按古代的蓬萊與瀛洲，都是仙山的名稱。據「拾遺記」說：「歷蓬，瀛而超碧海。」而蓬萊亦作蓬壺，漢書郊記志謂：「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但列子湯問則說：「渤海之東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帝命禺彊使巨黿十五舉首戴之。」李愿的「望海門」詩云：「樓影空門裏，門開望眾仙。綠鬢雲漠漠，翠黛月涓涓。烟駕知何處？星槎記昔年。夕陽孤島畔，渺渺海浮天。」

據登州府部記事載：「史記秦始皇本紀廿八年，始皇東行郡縣，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窮成山，登芝罘立石頌秦德。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又說：「三十有七年，始皇親巡天下並海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東海神戰如人狀，問在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爲侯，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獲捷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至榮城山費，至芝罘，見巨鮫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

唯其如此，所以宋王世貞（太倉人，字定美，號鳳洲。嘉慶進士，累官至南京刑部尙書）與僚佐望海詩云：「懸梯閣道倚蓬萊，地盡天空鴻雁迴。日似海人珠捧出，山疑秦帝石驅來。千秋未假徐生樂，六月長留袁紹杯。爲語異時陵陸改，始知塵世有仙才。」而唐太宗的「春日望海」詩，也是描寫蓬萊的：「按襟眺滄海，憑軾翫春芳。積流橫地紀，疏派引天潢。仙氣凝三嶺，和風扇八荒。拂潮雲布色，穿浪日舒光。照岸花分彩，迷雲雁斷行。恆卑運深廣，持滿守雲長。有形非易測，無源詎可量。洪濤經變野，翠島屢成桑。芝罘思漢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意，端拱且圖王。」

延眞宮與仙人洞

談到蓬萊這地方，究竟過去是不是有過仙人居住的問題？我曾經參考過「山東舊志」，其中有一段引述「太平廣記」載稱：「黃縣之西二十里，山澗有觀延眞宮，唐冲禧盧眞人焚藥登仙之地也。觀有池，置聖賢殿，鄉閭歲時有祈禱，嘉應非一。紹聖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夜大雪，池水凝合，黎旦視之，水中有色槃槃，如貫珠玉，皆成物形，細碎不可殫數。其間層級隱映如佛塔，如香爐者，狀珠明察，雖神聖眇綿不可詰，然奇祥美瑞，曲渠無自，而至明日，蓋興龍節也。先是眞君座側生異草，莖柔蔓索，紆結曲覆拔神像上，引梁棟旁緣壁堵，葱蒨翁鬱，歷歲始枯。……」

這並非一種傳聞，實際上我曾親到那山澗去參觀過，除了「延眞宮」和「聖賢殿」猶存遺址之外，附近並有仙人洞，洞內有很多詩聯。其中一首爲王眞人所題：「古洞無門掩碧沙，四川空翠鎖烟霞。天開玉樹山青府，池湧金蓮七子家。闡教客來傳道法，遊仙人去換年華。可憐此地今誰管？春暖桃夭自發花。」而王廷相「蓬萊望海」一詩，也認爲那兒確是境仙：「少海南迴千嶂隔，青丘東去十洲環。未特日馭低天柱，直恐鰲峯觸帝關。孤槎無客更犯入，三島有仙常露顏，久矣滄溟遙結夢，玆遊眞共水雲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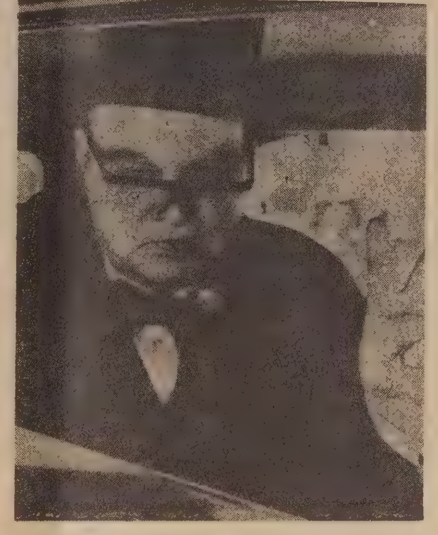
像以上這樣的幽美風景，名勝古蹟特多而且神話連篇的地方，正是山明水秀，不僅爲本省本國的人民樂於遊覽的好去處，也是世界各地遊客尋幽攬勝之地。然則龍口及蓬萊等商埠，爲什麼始終無法繁盛起來呢？一方面是由於近百多年來，山東沿海各地一直發生事故，如捻匪之亂，義和團的騷擾，日軍、俄軍之侵佔烟台、威海衛、北閥時的內戰，抗戰時的長期淪陷以及中共的竊據與破壞，在在使到這些沿海岸城市，飽受摧殘！假如在近半個世紀中，華北方面太平無事，沒有草寇毛澤東，使山東境內休養生息，那末，相信蓬萊這些地方，又是另一景象了。

評 猛鷹雄風．利士家庭歷險記

凶卜　林巽

農曆新年中的電影由尊史德治導演的「猛鷹雄風」是一部反希特勒極權頗出色的電影，故事雖然虛構，但却拍出有感人心絃的內涵。

「猛」片寫一九四三年，由于希特勒自知敗象已露，乃生一奇想，命令特工組織首領希姆萊，海軍上將坎納利斯，物色一班能幹特務組成一枝突擊隊突擊英國，並選一名能幹的拉達爾上校爲全權策劃人，拉上校乃選中一批早已判了叛國罪的死囚去執行這任務，因爲只有這十七名死囚才能完成這任務，死囚上校史坦納率領一班人假裝波蘭軍隊登陸邱吉爾預定渡假之海島，不幸在邱吉爾抵步之日，一名德軍因救一個墜入水槽的小童而露出穿在內面的德國軍服，被英軍與美駐軍包圍攻擊，結果每一名德軍都壯烈犧牲，史坦上校最後潛入邱吉爾渡假別墅殺了邱吉爾，後來才知原來邱吉爾正赴開羅與羅斯福會談，英國當局爲了怕德軍截擊邱吉爾之飛機，乃發佈邱吉爾渡假消息，並用一名酷肖邱吉爾的演員扮演邱吉爾。在德國方面，因得到失敗消息，希姆萊立即將策劃人拉達爾上校處決。



扮演邱吉爾維妙維肖。



「孟鷹雄風」中一幕。

「猛」片在寫飾演史坦納上校的米高堅帶十六名士兵登陸愛爾蘭後的特務戰的戲，雖然神化，全然是爲了販賣娛樂性而作，但在刻劃希姆萊在利用拉上校前的將希特勒親筆授權書給他，表示對他全權信任，而失敗之後，却殺他來卸責，表現出納粹極權者的冷酷可怕。另一方面，寫十七名囚犯叛國罪而被判死刑的德軍，如果他屆時乘機向美軍投降，簡直易如反掌，但事實證明那十七名軍人却用壯烈犧牲來表示他們的愛國，由此反映出希特勒只爲了對付異己份子隨時將任何人羅織成叛國者。這部

利士家庭歷險記一鏡頭。



「利」片在南美洲最賣座。

電影，雖然沒有多少鏡頭寫納粹的暴行，但從飾演希姆萊的當奴派辛斯的冷酷反應看，可令人不寒而凜，它是一部出色的反希特勒極權的電影。

史超域立非爾導演的「利士家庭歷險記」可說是在農曆年中一部最適合兒童觀眾口味的電影。「利」片寫一美國紐約的家庭，丈夫是個建築工人，每天在數百尺樓頂上操作，空氣異常污穢，女兒患上敏感症，於是便偕妻子、小兒、小女乘水上飛機到一個何未開發的荒山去建家園，過魯濱遜式生活，並不是現實中的荒蠻險地生活，可有如「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那樣的境界，完全是是藝術匠人用想像構思出來的。電影中有幾段驚險鏡頭，如一個八歲女孩子先是被一灰熊追逐，有一次被一羣狼圍攻，被山獅追逐，那個父親，一次被流砂石由山頂滾下，一次爲了救女兒，駕獨木舟過急湍河，的確驚險，導演都是用有驚無險方式去寫這些戲。並加上一對小熊，一隻浣熊與兩個小女兒成爲朋友，頗爲有趣。



「凶卜」女主角史提芬娜仙拉的造型。

「利」片外景的確是在一個湖光山色很美麗的森林拍攝，電影沒有什麼情節，連人物情感也是單純的，劇情只從寫景與寫生活之情兩方面渲染。不過在都市生活的人看來，可能是一種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拍這類的影只要有美麗的外景以及有幾隻供表演的馴服野獸，就可以即興地編織成故事。不過那種電影中的生活，也只是一種浪漫生活，並不是現實的生活，大都市雖然喧囂與空氣受污染，但它的好處是很多的，至少比住在深山大澤的人獲救機會大得多。

「利」電影調子輕鬆，除了表現大自然之美外，它也表現了人的獨立精神，如那個憑雙手建築起房子及終日勞作的父親，就是一種健康生活的典型。

在舊年冷檔期中，推出一部法國新潮派導演哥羅特查布絡的「凶卜」，這位導演，在一些影評家筆下，曾經給予相當評價，此公作品有如波蘭斯基一樣，拍一些非常荒謬的作品，但卻有品味價值。

電影主要人物只有五個人，一個自言能知未來任何凶兆的老人，他本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但卻喜愛上玄學，並以表演魔術到處旅行，電影中這個角色，有嚴重的自毀傾向，因爲他所預言的只是凶事，事後證明他所預言，只有少數應驗，多數是幻覺的。有一個阿拉伯人艾都，富有，很喜交朋友，但卻喜歡用暗示方式製造別人的悲劇，他愛交白人朋友，心中卻仇恨白人，這種心理癥結，看來是有代表性的。有一個阿拉伯建築師，娶了一個白人妻子，他知道妻子心中看不起阿拉伯人，但因他有一名美麗的白色太太，表示他的地位特殊，由于心中有這種矛盾，使他與情婦幽會來滿足他的自尊心。



「凶卜」男主角法蘭高尼路。

「凶」故事就由預言老人預言建築師將殺死他的妻子起，接着是寫「凶卜」老人的心靈痛苦，他每晚喝醉之後，都在海灘枯坐終宵，艾都不斷用挑剔離間方式，使建築師與妻子情人發生誤會，好造成建築師殺妻的事實。

「凶」片開首有點偵探佈局，其實觀眾也爲了尋求刺激性的劇情而看的，但劇情發展下去，便停留在每一一個人心靈痛苦的渲洩上，有些觀眾不能忍受，只看一半就離場。

電影外景在北非突尼斯亞拍攝，法蘭高尼路飾演那個內心時時暗恨鬱結的阿拉伯建築師，除了化裝成棕色皮膚之外，在表演上完全不像是一個阿拉伯人。

「凶」片情節顯而易見是從沙士比亞的「奧賽羅」套出來的。不過因爲人物多了，劇情變得複雜，它雖然同奧賽羅一樣悲劇終場，但寫意卻是晦暗難明。可以看出電影匠人對阿拉伯人是有成見的。

中國舊小說的社會價值

周金興

所謂舊小說，包括唐人傳奇、宋人話本、元人講史、元明清章回小說，以及由小說演化出來的雜劇、寶卷、彈詞、鼓詞、皮黃。主要的還是着重章回小說。

舊小說的表現技巧，在新文學作家看來，似乎過於呆板，近乎公式化，缺乏創造力。其實舊小說的表現方法也有他獨到之處。舊小說家敘述一件事實，把時間、地點、人物，交代的清清楚楚，一件事按它發生的時間順序，平舖直敘地寫去。他們描寫一個人的動作，把他的心理和企圖都明白解釋出來，甚至還加上作者的批評。看的人不必花心思去猜想。舊小說的人物造型，不必個個都由作者挖空心思去創造，他們可以毫無愧色地從別人的著作中去借用。一般舊小說中的人物都有點京劇中的「臉譜」化。他們不作模稜語，不常寫雙重人格。好的一切都好，壞的一切都壞，用明顯的善惡對比，使讀者產生強烈的是非感，激發人們的正義。舊小說的取材，也不一定要自出新意，舊有的材料，舊有的故事，可以一寫再添。三國演義、水滸傳都是經過許多年代許多人的手，才完成現在這個樣子。拿新文學作家的標準來衡量，羅貫中、施耐庵都不免有抄襲之嫌。有好多舊小說，都是不同時間、不同地域的作家，先後集體創作，那些作品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學遺產，不單是某一個人的創作。

那時候的作家，不自我作古，不刻意求新。採用大眾最熟悉的材料，運用大眾最習慣的體裁，自然也最受大眾歡迎。因爲好的文學作品，必須能使讀者與作者發生共鳴。作者的思想見解感情與讀者暗合，有些話是讀者想要說還沒有說，有些話是讀者想要說而不知道如何說，作者一旦寫出來，讀者便以爲「於我心有戚戚焉」。

舊小說在起源上，受佛教「經變」的影響很大。「經變」是用故事來演說經文，其目的則在懲惡揚善。中國的眞正小說，可以說到了宋代的「話本」才趨成熟。「話本」是以講故事爲職業的「說話人」的腳本。所以文字必須力求淺顯，人物的動作思想必須交代淸楚。宋代的「說話」雖有「小說」、「談經」、「講史書」、「合生」四家，其中以「小說」和「講史書」影響最大。「談經」專講佛書，「講史書」則講歷史故事。目的都在表揚忠孝節義。「小說」雖專講烟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扞捧、發跡、變態。其中仍充滿因果報應、獎善懲淫的思想。所以舊小說可以說是「勸善書」。就連被目爲淫書的「金瓶梅」、「肉蒲團」，還是講因果、勸善行。舊小說實在是中國過去一般民眾的道德教課書和歷史教課書。過去中國社會上讀書識字的人很少，讀得懂經書，看過正史的人，少之又少。他們的歷史知識和道德思想，全靠看小說、聽小說、看戲得來的。倫理道德的教育，忠孝節義品行的培養，全靠小說戲劇。宋明理學家對世道人心的影響，遠不如小說戲劇來得深入普遍。因爲理學家的著作只有少數高級知識份子才能看得懂，一般民眾是無法也無緣瞭解的。

舊小說大團圓的結局，正表現出「善惡到頭終須報，只差來早與來遲」。奸臣惡漢縱令一時得意，終局一定遭到應有的報應；忠臣孝子，義士節婦，雖然一時遭遇顚沛困頓，到頭必然正義伸張，享盡榮華富貴，使讀者知道惡不可爲，善必有報。

中國歷代傳統政治，只有消極的淸廉主義，缺乏積極的建設性。社會人心的維繫，生活行動的規範，在政治方面的力量微不足道。明淸時代的縣衙門，書吏衙役，總共不過三五十人。警察是沒有的，法官由縣長兼充，法律備而不用。最好的官是「政簡刑輕」，最高的政治思想是「刑措」。小民講究的是八代九代不入公門，各級學校更是有名無實，一般民眾的行爲規範，大半靠「宗法」；倫理道德的培養，則靠戲劇小說。淳樸的風俗、善良的行爲，多半是由小說戲劇所啓發誘導。有些小說不一定在才學上有甚麼崇高的價值，但是它的社會價值却是無與比擬的。紅樓夢可以說是舊小說中藝術價值最高的一部書，但它在一般升斗小民中的影響力遠不如「精忠岳傳」。文人們太注重自己的看法，忽畧了廣大羣眾的興趣，殊不知在社會中文人只是少數。民國初年，有一個姓秦的人在河南乘坐手推車趕路，一路上他和車伕談得很投機，等到車伕聞悉他姓秦之後，抽冷子把車子一翻，將那位姓秦的客人狠狠摔到地上，罵道：「秦檜的後代還想坐老子的車！」推起空車掉頭而去。在台灣姓岳的人家還有不肯和秦姓通婚的。這位車伕恐怕絕不會看過宋史吧！市井小民，茶餘飯後，看小說、聽小說，生活行動，無形中便受了故事中人物的感染。今天有些人借了別人的錢，憑實據還揑在別人手中，就想低賴倒賬。過去僅憑一句話的債務，當債主嚥氣前，總要設法還淸，否則債主去世之後，倘若又無法償還，只有留待下輩子變牛變馬了，這種「神道設教」的辦法，又是鬼神報應故事的傑作。中國佛道兩教的神祇中，多的是小說中的人物。

中國小說在政治上也曾有過幾件特殊重大的影響。明末流寇，就深受水滸傳的影響，他們的稱號、作風，都以水滸傳作藍本。淸初反淸復明的天地會又取法乎水滸。不過他們着眼於「忠」「義」二字，要「忠」於「明」、「義」於「友」。滿淸入關前，行軍作戰，入關後統治漢人，都取法三國演義。他們恩威並施的政策，他們一緊一鬆的治術，無一不是從三國演義中學來的。義和團的思想、信仰、行爲，更是舊小說的集錦。

恭賀
新禧
閩僑會館
全人
鞠躬

恭賀
新禧
蘇孝森鞠躬

恭賀
新禧
中外旅運事業有限公司同人
鞠躬

恭賀
新禧
壽科
熊尊爵
鞠躬
診所
九龍彌敦道平安大厦四樓九號
香港灣仔洛克道339金碧大厦四樓B

恭賀
新禧
保華建築有限公司
鞠躬

新禧
恭賀
佛濟堂國藥總匯譚述渠暨同人鞠躬

新禧
恭賀
養吾堂藥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養吾暨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
恭賀
土瓜灣街坊福利會同人鞠躬

新禧
恭賀
旅港嘉應五屬同鄉會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
恭賀
天鳳酒樓有限公司黎舉暨全體同人鞠躬

新禧
恭賀
葵苑酒樓有限公司黎舉暨全體同人鞠躬

艾與我

在我的一生之中，我半數時間總覺得自己像是那個染髮廣告的女郎，問著「是她？或不是她？」的問題。就我而言，他們推測的，並非我的髮色。

這件事，一直令我痛苦萬分，但隨著時光的飄逝，這種情感上的創傷，逐漸消失，而最後「是她，或不是她？」也成為老掉了牙的問題。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使我再是個卅出頭的婦女，充任那名健壯英俊的駐歐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將軍的司機、秘書及親信，沒有人會懷疑「他們是否……？」

今天，有些人一定認為，我們確實有那麼一回事——然後依目前的道德標準，將這件事忘得一乾二淨。

然而，情況並非如此，人們需要數十年的功夫，才能忘懷此事。而正當我認為，這件事已從人們腦海中消失時，不料却又舊事重提——這次是懷著報復的心理，重揭起往日的創傷——梅爾·米勒寫了一本書，叫做「眞材實錄：杜魯門傳略。」

在一九七三年秋末，這本書未正式出版之前，書中有關艾森豪及我本人的描述，已成為全世界各報的頭條新聞。

這委實令人難以置信。艾克過世已有四個年頭，而我也有廿五年沒與他見面。那可說已是遠古的歷史了。或許這只是我個人認為如此，外界並不同意。

當那件事被披露之後，一名記者寫道：「蘇蜜兒絲比下落不明。」

這是有原因的。我正躺在手術台上，但記者却是窮追不捨，他們追蹤到紐約我所住的醫院中。

當時我正在病房中接受靜脈注射，手臂及鼻孔都通著管子，醫院總機轉過來一通越洋電話。

電話是一名記者從倫敦打過來。他說：「關於妳跟艾克的事，是一時摸不清他是什麼意思。

「無可奉告！」我說著，掛上話筒。但那名記者仍寫了一大篇。「蘇蜜兒絲比動手術後在紐約休養，不願評論她與艾克曾準備結婚的報導。」

這麼一來，全世界都知道我身在何處。全球各地來的函電不斷湧進醫院，到那時我才知道，杜魯門總統已將整件事和盤托出。

杜魯門總統不大理會艾森豪，可說是眾人皆知的事。但在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時，杜魯門與當時的國務卿白恩斯，曾到法蘭克福艾森豪的總部探望他，我對杜魯門還蠻景仰。

現在，經過八年後，我半躺在醫院的病床上，所看到的報導幾乎令我不敢相信。杜魯門總統對替他寫傳的米勒說：「戰爭剛結束，他（艾森豪）即寫信給馬歇爾將軍（參謀總長），表示他想回美國與太太離婚，以便娶那個英國女人。」

「馬歇爾回了一封信說，如果他——艾森豪——敢做出這種事，他保證讓他不得超生。」

接着杜魯門總統又說：「我當總統時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從五角大厦檔案中取出那些信，予以銷毀。」

我自己無法知道艾克是否眞的寫了那些信，但我對於杜魯門總統的耿直，深具信心，我相信如果那些事不是眞的話，他不會那樣說。

我坦白承認，我眞心希望艾克確實寫了那些信給馬歇爾將軍，我相信他確實寫了。就是這種信心給予我寫這本書的力量及勇氣。

我要說的故事，發生在很久以前。我的資料來自我的回憶，我的那本藍皮日記以及我的腦海。我所要述說的事件，對我具有重大的意義。在夜深人靜之時，我曾一再回想那段時光，我認為我的故事，非常接近事實，揮別那個我們鍾愛的男子，艾克將軍，猶如是昨夜的事。

當一件重大的事即將發生時，人們常察覺不到，直到事後很久，才體會出來，這就是我認識艾森豪將軍的情形。當時他只是少將，配戴着兩顆將星——對我而言，沒覺得有什麼了不起。

當時我是機動運輸隊的隊員，那是一名志願軍，當宣戰時，不論是當時，不論是初入社會的人或是職業婦女，都奮勇的參加，很多人我都認識。我們一起參加舞會，到賀林罕看馬球比賽，到蘇格蘭渡週末，但是，她們與我有個很大的區別，他們大都很富有，而我不是。





克之戀

凱麗著

我與我那位從事出版事業的丈夫戈登，分居不久，在一家時裝店當模特兒，賺錢養活自己。

但那種圓禮服已是過時的事，我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也就是首相張伯倫宣佈我們與德國宣戰那一天，離開時裝店，儘管我們知到戰爭終歸要到來，但是與其他國家開戰，總是令人驚訝的事。一夜間，世事完全改變。我姐姐艾薇已早幾個星期加入機動運輸隊，我也決定追隨她的榜樣。

加入運輸隊後第一件事，就是讓自己穿戴整齊。我們的制服很帥，幾乎就像陸軍軍官的軍服，只是我們穿的是裙子。那些制服，值五十磅，在那時是一筆令人咋舌的數字。但無論如何，我是準備齊全。

由於運輸隊是個志願參加的單位，開始時，我們未支分文（後來每週付我們兩鎊十先令）

我被派到東區一所老學校的一號工作站。當時還是戰爭初期，情況並不嚴重。但到一九四〇年夏，敵機轟炸開始了，我們駕著運輸隊的救護車，日夜不停的救護傷患。

那時候對我而言，生活也不平靜。戈登與我決定採取分居後的下一步驟——離婚。那件事並非容易，我得整個世界都快塌下來似的。

接著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閃電戰停止了。經過數週的忙亂之後，突然覺得沒什麼事可做。就在那時候，我在一個雞尾酒會中，認識一名美軍上校，我告訴他我們悶得發慌時，他非常注意的聽著，接著就說：「我有個辦法。」我現在想不起那個上校的姓名，但我一直非常感激他。不到一週，美國大使館向機動運輸部隊要求借調熟悉倫敦街道的司機。

那時美國尚未參戰，但是他們的大使館內滿是一些「特別觀察家」，那些人一直忘記他們穿的是平民衣服，每次見面都互相敬禮。

我很高興被挑為兩名大使館司機的一個。在此之前，我只認識一些美國人而已，現在在格羅斯威爾廣場廿號，身邊都是美國人。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前，我還以為我認識倫敦的所有美國軍官。

我喜歡他們的隨和、熱情以及活力，我的社交生活全變成美國式，不久之後，即以一名美國軍人為中心。他就是艾諾上尉。出出身西點軍校，長得非常英俊，而且據說是非常卓越的工程師。

艾諾，人稱他為「電腦」。他常在倫敦三天，飛返華府五天，接著又回到倫敦兩週或二天。幾個月之後，他從華府回到倫敦，並且對我說，他已要求太太與他離婚，她也已同意。「當我恢復自由身時，妳願意嫁給我嗎？」沒等他說完，我就接受他的求婚。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國的步調改變了，原因在於發生珍珠港事件，美國終於參戰。那時有種幾近瘋狂的緊迫氣氛。一九四二年春某一天，我們機動運輸隊接獲指示，說有一批非常重要的美國將領要來。我當時暗地決定，憑我的老資格，高官階的人應由我來開車。

然而，我接到的，確可說是階級最小的人——一個二星少將，而且幾乎與他失之交臂。

情況是這樣。有一天任務執行完畢之後，我無事可做，所以逛到美容院去。當我回到大使館時，其他少女已把好的都挑光了。

分派車隊任務的少尉，滿懷着歉意對我說：「凱伊，希望妳別介意。妳分配到艾森豪，只剩他一個人了。」他知道我要的是最高將領，不是二顆星的無名小卒。我做了個鬼臉對他說：「好吧！」

當那些將領真正抵達倫敦的那一天，我們的汽車列隊等候。我們一直等着，錯過了午餐，我餓得發慌，偷偷溜出去吃塊三文治。

當我慢慢踱回去時，看到大使館的其他車子開走了，只留下一輛在那兒，旁邊站著兩名美國軍官，實在大吃一驚。我拋開女性的尊嚴，逃命似的跑過去，衝到車旁戛然止住，同時舉手敬禮，問道，他們之間是否有位艾森豪將軍？有的，矮個子就是。

我喘著氣說：「長官，我是你的司機，請上車。」我打開車門，立正敬禮，讓艾森豪將軍與克拉克將軍坐到後座。

艾森豪對我說：「請開到克拉吉斯。」我幾乎氣炸了。搞了半天，只有兩條街那麼遠。

瘟君夢



徐蚌會戰失敗經過，當時任徐州剿共總司令的劉峙將軍事後對此有詳盡敘述：

民國卅七年的秋天，東北失利，華北緊張，津浦綫上濟南與兗州兩個孤立的據點隨亦被陷，後方人心浮動。當時我的對手有兩個——中共陳毅與劉伯承。陳毅有十六個隊，約四十萬人，劉伯承有七個縱隊，約廿萬人，可能集中的民兵還未計算在內，而我指揮的第二兵團邱淸泉，第七兵團黃百韜，第十三兵團李彌，第十六兵團孫元良，總兵力最多不過廿五萬人，新兵又多，裝備不全，有的軍還沒有整補完成，可見剿共後期，我軍實力已大見削弱。徐州是南京的門戶，倘徐州有失，南京震動，但徐州爲四戰之地，難守而易攻，豫東皖北，又爲歷代決戰的古戰場。爲求爭取主動。乃遵命放棄鄭汴，集中兵力於徐州附近，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兵團牽制劉伯承。因陳毅劉伯承將合攻徐州，作必要的準備，並要求華中方面派一有力兵團牽制劉伯承。因陳毅劉伯承將合攻徐州，圖一戰獲勝，直下江南，乃極明顯的企圖，而我方則有兩個對策，撤至河之綫取攻勢防禦，對增加兵力與共軍於徐州附近決一生死。

惟參謀本部對攻守之計遲未確定，我請求將黃百韜兵團集結於經河西岸，又未蒙核准。至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四日，顧總長率國防部第三廳廳長郭汝瑰到徐州，研究作戰方略，五日晨召集軍事會議，國防部擬撤守淮河，但各兵團司令官以爲時機已晚，敵前撤退，最爲不利，不如決一死戰。乃決定「備戰退守，即一面先集結兵力，準備應戰，一面撤退物領，並將原定由海上撤退之海州第四十四軍，改向徐州陸路撤退。」

徐州剿共總司令部令黃百韜兵團，以一部策應海州的第四十四軍，主力於十一月六日撤退。黃兵團在運河以東，因等候第四十四軍，遲至十一月八日纔開始撤退。惜爲時已晚，守備運河的第十九軍，第七十七軍適於此時叛變，使運河與不老河全行開放，共軍遂由黃河側背，直下運河，最後演成碾莊被覆沒的悲慘結局。十一月九日，黃兵團且戰且退，而陸續渡過運河，本擬於十日繼續西退，又奉國防部令固守碾莊待援。我當時想將徐州以西的邱兵團，不待集結完畢，乘共軍陸續渡河攻擊黃兵團時，爲爭取時間，逐次轉於徐州以東，會同李彌兵團於十二日發起攻勢，以救黃百韜兵團。但十日夜，奉命來幫助我指揮的副總司令杜聿明到徐州，不同意此議，且主張先行集中完畢，再行開始攻擊。並謂黃兵團如能固守，即可獲勝。等到情勢不對，再決定行動時，共軍主力業已完全到達，所以自十四日以後的攻擊，即未獲解救之時效。換句話說，又遲了一步。至十五日夜，國防部據空軍偵察，以共軍大部輜重向北行動，判斷共軍有撤退徵候，一再催令剿總下達追擊命令。我認爲共軍圍攻黃兵團志在必得，沒有將吃到嘴裏的魚再吐出來的理由，一面請空運增援碾莊（未獲實現），一面仍督促邱李兩兵團猛攻救黃。果然，共軍不但未退，且攻勢益猛，至廿二日晨黃百韜將軍自殺殉國，第四十四軍軍長王澤濬重傷失蹤，第六十四軍軍長劉振湘被俘，第廿五軍軍長陳士章，第一百軍軍長周志道，負傷突圍至徐州。

黃兵團覆沒，所謂徐蚌會戰的命運，已經決定了。

此時，北上增援之黃維兵團，於十一月廿四日、廿五日，進抵蒙城以西之澮河渦河間南平鎭、雙堆集一帶地區，被劉伯承部阻擊，未能前進。於是徐州附近之主力與黃維兵團，及在蚌埠附近之李延年兵團，形成分離狀態，極端不利。國防部爲策定爾後之作戰指導，於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召集剿總參謀長以上人員會商，由部長何敬公主持，先由李參謀長樹正報告，並申述意見：「放棄徐州，原則同意，但須證明陳毅主力參加圍攻黃維兵團時，再開始行動爲有利。」並一再強調「計劃固計劃，但是否能徹底實施，顯難保證。此戰關係國家存亡，應請　總統或部長或總長親自指揮，則大軍振奮，將士用命，定可一戰成功。」此時，黃維兵團被圍，情勢已趨孤危，國防部乃於十一月廿七日電令「剿總劉司令飛蚌埠指揮，徐州方面軍事，歸杜副總指揮。」我遂於廿八日遵令將指揮權移交給副總司令，而我自己則離開徐州飛到蚌埠指揮。至卅日夜，忽然聽到徐州已經撤退的消息，我當然很關心。據十二月二日空軍偵察報告：「杜部已抵永城蕭縣間之青龍集、祖樓一帶，態勢整然。但共軍則三五成羣，共約四五萬人，隊形不整，紛紛向西急進。」我當即繪製情況圖，以代電空投杜副總司令，請

其迅速擊破當面之敵南下，並謂「依目前共軍戰法，判斷較我優勢之共軍，可能採用圍困戰法，使我軍疲而亂時，乘勢攻擊。」請其注意。杜副總司令當時回了我一個電報說：「大軍作戰，貴在態勢，刻先擬調整態勢，再行大擧攻擊。」等到四、五兩日杜部大擧攻擊時，傷亡大，進展小。蓋因共軍之圍困準備業已完成，而我軍又遲了一步。

此時，我在蚌埠知道不利的情形，顯然的杜副總司令解不了黃維兵團的圍，而杜亦將同樣遭受圍困。九急赴南京面　蔣公，請再給一個有力的軍，由我從蚌埠向北攻擊，解救黃維兵團，祇要黃維兵團的圍解了，杜部也就沒有危險了。因爲蚌埠當面雖然是共軍幾個殘破的縱隊，但我們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不足以摧破當面之共軍。遲至十五日黃維突圍之前，才增援到一個楊幹才軍，不但太遲，而且無濟於事，結果是黃維兵團於廿七日爲劉伯承全部包圍於雙堆集，同時其第八十五軍一〇一師師長廖運周率部投共，十二月十五日突圍之第十四軍軍長熊綬春將軍陣前自殺殉國，副司令官胡璉，師長尹，王靖之突圍而出，司令官黃維，第十八軍軍長楊濤，第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第十軍軍長覃道善等被俘，其他官兵收容不足四千人。而杜部則因十二月十七日起（黃兵團突圍後兩日），大雪連降十天，空運停止，官兵日以草根樹皮及馬肉果腹，撐持至民國卅八年元月十日，全軍覆沒，邱清泉將軍自殺殉國，孫元良、李彌兩司令官，第七十五軍軍長高吉人（先重傷飛出），第五軍軍長熊笑三，第一三九師師長唐化南等，突圍而出。

徐蚌作戰的檢討

（一）我軍方面：

①我們對進退大計，遲疑不定，結果是臨時應戰，而不是有計劃、有準備的會戰致形成我方兵力及態勢上的劣勢。對於防諜保密不夠，我每一行動，往往被共軍先知，使人不能不懷疑參謀次長劉斐，作戰廳長郭汝瑰，否則，部內必另有其他共諜。

②戰區間協同不良，兵力轉用欠靈活，致使黃維兵團未能及早兼程東進，參加作戰，失去戰機。王凌雲部又未能隨黃兵團東進，而致黃兵團不敢放胆攻擊，終遭覆滅。

③參謀人員誤認共軍退却，影響統帥決心及兵增援。同時對共軍戰力增強，戰法改變，未能適時察覺，亦影響決心下達與作戰指導。

④對共軍情報工作不夠，共軍每一行動，我方事前多不知悉，致一經接觸，卽發生激戰，倉卒遣兵調將，應付確有困難，而我軍前進後退，則往往陷於共之包圍中。

⑤顧慮長江與淮河之防務，結果處處顧慮，處處薄弱，致分散決戰方面之兵力。而最後會戰失敗，長江與淮河亦不能守。

⑥各部隊長個人相互間，平時在精神上有隔閡，戰時在支援上復不易協同，致雖有大軍，亦難發揮最大統合戰力。

⑦第五十九、七十七軍之叛變，及海州之第四十四軍忽撤忽停，最後改由陸路撤退，是促成黃百韜兵團失敗的主因。第一〇一師師長廖運周叛變，是加速黃維兵團失敗之關鍵。第卅二師之一營長投共，洩露杜部企圖，是杜部最後突圍之近因。

⑧黃百韜將軍，兵不滿五萬，敵前撤退，倉卒應戰，苦鬥十三天，兵敗自殺殉國，可謂壯烈千秋。但是其撤退稍事遲延，渡河設備不週，以致影響作戰，不無遺憾。

⑨黃維脫離剿共作戰較久，故對當前共軍戰法及戰力，頗多忽視。同時，因個性關係，甚少接納部屬建議，致陷圍困，深爲遺憾。

⑩兵行主速，動如脫兎。黃杜兩兵團皆有積極任務，自應出以「後發先至」的行動，方不致陷於共軍圍點打援之慣技。尤其是黃維兵團，以十萬之眾，行軍時日行一道，渡河時僅僅三橋，作戰時蝟集一處，既無形勢，又乏方畧。杜聿明兵團，使大軍與千百輛汽車、礮車、牛車、馬車、人力車，及無數之機關、學校、難民，都擁擠在徐州——蕭縣——永城間公路上，爭先恐後，塞阻不前，此皆兵家之大忌。若陳劉兩部，於其擁擠行進之際，以少數部隊予以分段側擊，則不待共軍集中兵力包圍，卽已不堪設想。

⑪黃維兵團至蒙城時，已接近戰地，應將粮彈補屯充足，再行攻擊前進。因計不及此，乃致以後對南平集作一天的攻擊，彈藥即感不繼。而蒙城又未能受熊綬春軍長建議留兵駐守，補給綫已斷，使以後之攻擊，終因補給缺乏，未能貫穿敵陣，而於雙堆集被殲。

⑫黃維兵團下達給第四十九師之作戰命令，爲共軍截去，我之企圖，幾全暴露，而不知作預防處置，實太疏忽。

⑬大兵團無後方之作戰，如不能一擧破敵人，則危險甚大。杜聿明放棄徐州根據地，而作旋廻運動，本屬冒險，竟不能痛揮勇敢果決的精神，以迅速的行動擊破共軍，致陷全軍於危殆。

總之，此次作戰，戰畧之失敗多於戰術，戰術之失敗多於戰鬥，部隊愈小，過失愈少，尤其一般中下級軍官士兵，於反覆衝殺之慘烈戰鬥中，皆能不惜犧牲，奮勇直前，其壯烈浩然之氣，足以動天地而泣鬼神，在革命歷史上，可謂無愧於先烈，所以不能以成敗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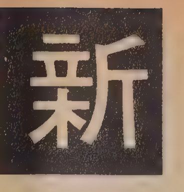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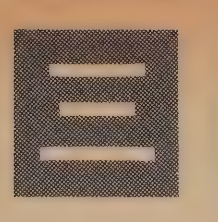
（二）共軍方面：

①共軍指揮與協同異常良好，彼此配合，相互援應，行動迅速，善於捕捉戰機。如乘我守備運河部隊叛變之際，迅速包圍黃百韜兵團，乘我放棄徐州時，迅速截擊杜聿明兵團；於截獲黃維下達第四十九軍撤退之命令後，當夜即挺進包圍黃維兵團，皆足以證明其特點。

②共軍對後勤及戰地準備異常週到，如劉陳兩部繼續作戰達個月之久，粮彈補給，兵員補充，均能適應作戰要求。同時劉伯承於發覺黃維兵團北上增援後，即以一個縱隊兵力，先黃維兵團挺進，將黃維可能進出區域之渡河工具，搜集一空，使黃維兵團渡河發生重大困難，行動遲滯。

③共軍決心堅強，苦撐到底，如此次作戰，共軍傷亡慘重，其縱隊兵員之戰場補充有多至三次者，但仍不顧一切，忍痛作戰，直至最後五分鐘，故能獲致戰果。

④共軍善於謀畧及佯動。如黃兵團當面之共軍，裝成北撤模樣，及壕城鎮附近共軍之南竄，使我過早判斷共軍將退却及威脅淮河。


新三國

其實，光榮仍舊是屬於劉備的。別的將軍不會肯屈尊，去找一個二十幾歲的小才俊，而且不會存過物色人才的心；他劉備捨得三顧茅廬，這便是了不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諸葛亮每個時代都有，劉備不是每個時代都有。

這是後話，留待他們倆見面之時，我再加以詳敍。

單就他徐州被呂布偷了以後，竟然肯向呂布投降的一件事而論，劉州牧這一種能屈能伸，不怕人笑的作風，也說得上「很不平凡」四個字了。

區區感覺到惋惜的一點，是：等到呂布對他不能放心，終於把他從小沛趕走，他不去投奔別人，偏去投奔曹操。

曹操最對得起劉備

曹操打過陶謙，曹操曾經在郯城與他對壘；去投奔曹操，不又是一次靦顏事仇麼？

也許，他不是專誠去許縣的。事實是，他在（河南商邱之南的）梁國，與曹操相遇。他本該在遇見曹操之時，給曹操迎頭一刀。這叫做「仇人相遇，分外眼紅」。結果，不僅不曾交手，反而成了暫時的知己。我看，言歸於好，可能是曹操主動。曹操這個人，從頭到尾，是把眼光射在全國的局勢之上的，很喜歡收天下之人才為己用，而且極擅長招降納叛，絕不會計較劉備之曾經在郯城和他對過壘，並且很高興劉備之已經和那偸過他的兗州的呂布，結了深仇。

反過來說，劉備主動的去找曹操，也不是不可能。為了報呂布的仇，為了奪回徐州，不找曹操，找誰？

袁紹離得遠。而且袁紹也是當過敵人的。

在劉備的幾個敵人之中，最對得起劉備的要算是曹操了，雖則於消滅呂布以後，沒有把徐州還給他。（這一點，我們怪不了曹操。曹操志在統一全國於自己所主持的漢朝政府之下，無法容許像劉備這樣的雄才，重佔徐州。倘若劉備在許縣執政，也不會讓曹操官居徐州之牧的。）

除了徐州牧以外，劉備想要什麼官職，曹操皆能予以同情的考慮。劉備開口了沒有，我們不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曹操一見劉備，就用獻帝的名義，任命為豫州牧。並且，劉備也眞的就了職，到了任。（他在任中，保存了豫州汝南郡一個姓袁名譚的作「茂才」。這袁譚，是袁紹的長子。）

劉備在建安三年九月，跟隨曹操去徐州打呂布，在十月間獲勝；又跟隨曹操回許縣，享受曹操對他「出則同輿，坐則同席」的禮遇，被曹操以獻帝的名義拜為「左將軍」（約畧堪比於二級上將）。不過，豫州牧的官位却沒有了。

把劉備的豫州牧免了，留他在中央當一名位高而權不重的左將軍，這是曹操的「敗筆」。曹操究竟還不算太知人。像張張遼張郃之流，能當上一名中郎將與偏將軍，就很死心塌地。劉備呢，不是張遼張郃之比，也不是名位畧勝二張一籌，就會十分滿足的。

要把劉備籠絡、羈縻、或甚至收為己用，曹操必須對劉備推心置腹，共成事業。這事業又必須以匡扶劉家的一種名存實亡的局面。

問題在於曹操，不在於劉備。劉備在當時沒有自己當皇帝的念頭，也沒有自己當丞相的念頭。倘若曹操能叫劉備相信，眞在復興漢朝，同時又讓劉備坐僅次於丞相的第二把交椅，劉備便不會有其後串同董承，陰謀推翻曹操的事。

董承反曹操不自量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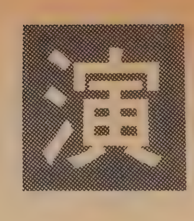
董承這個人，很不夠意思。曹操待他不薄，把自己的車騎將軍的位置讓給了他，他也不過是獻帝的一個側室，董貴人，的父親而已。（四年前在洛陽主持那邀請曹操來迎駕的計劃的可能不是他，而是董昭。）

董承並非如裴松之所說，為靈帝母親董太后的姪兒。他可能是董卓的三族之外的同姓晚輩，曾經作過董卓女婿牛輔下面的軍官。不過，董卓死後，在李傕郭汜胡鬧的幾年，他確是忠心維護了獻帝。興平二年七月，獻帝從長安出發，向東邊走，董承是隨駕的將軍之一，官銜為「安集將軍」。中途，李傕郭汜又搗起亂來；董承與楊奉商量，從山西請來韓暹與大批的白波徒眾，才把獻帝的性命保住。

曹操在建安元年八月到達洛陽之時，董承已經是「衛將軍」，地位僅次於大將軍、車騎將軍、驃騎將軍。

曹操在八月辛亥日，以鎮東將軍，兗州牧的身分，兼「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取得了支配中央政府的大權，便捕殺了一位姓臺名崇的侍中，姓馮名碩的尚書，與獻帝身邊其他的幾個中下級官吏，立威。同時，却封了董承、伏完等十三個人為「列侯」。列侯是不帶地名的侯爵。建安四年三月，曹操升董承的官，由衛將軍升為車騎將軍。為什麼？我們不知道。也許是因為董承的女兒，在宮中是得寵的貴人罷。

當時，大將軍的官位曹操已經讓給了袁紹。這僅次於大將軍的車騎將軍，曹操又送給了董承。袁紹在外，而董承在內，曹操雖則實權極大，而軍界的名位倒頗遜於這二人，甚至連劉




黎東方

備的左將軍也不如。曹操自從建安元年十一月以來，只不過是「行車騎將軍事」而已。

董承倘若在建安四年就已經看出曹操不能始終忠於漢室，或是對曹操在徐州的殘忍作風深惡痛絕，而純粹爲了公義要除掉曹操，這是他的自由。然而，即使如此，也應該第一，自己先要站得穩；第二，應該算算自己的力量，有沒有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制勝把握。

說這時候曹操已經是奸臣，未免太早。至少，曹操的奸臣面目尚未暴露。董承自己呢，以堂堂車騎將軍之尊，而作這鬼鬼祟祟的陰謀奪權的事，太不光明。至於力量，京城許縣附近能對曹操反抗的兵，僅有一名校尉的部隊，至多是幾千人而已，能解決曹操的幾十萬人麼？

這位校尉是種輯。後漢書獻帝本紀，說他是「越騎校尉」，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說他是「長水校尉。」

另一位同謀者，偏將軍王服，即使有兵，也不會甚多。這王服，先主傳寫作「王子服」，似乎可能是「皇子服」。有待詳考。

董承想廢掉獻帝

「獻帝起居注」這本書上說，董承向王子服說：「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他。」這「子楚」是秦國昭襄的孫兒，孝文王的兒子，其後被呂不韋支援，回到秦國取得王位，成爲歷史上的莊襄王。董承拿子楚的故事來說服「王子服」，以秦國的子楚來與王子服相比，很像是要推翻曹操，廢掉獻帝，另立「王子服」的意思。是否這「王子服」是桓帝或靈帝的一個兒子，「皇子服」；或是某一位有王爵的宗室的兒子，「王子服」。

三國志稱他爲「王子服」，後漢書改稱他爲「王服」，資治通鑑也只稱他爲「王服」。可見范曄與司馬光均不曾把「獻帝起居注」之中董承對王子服說的話，當做一回事來推敲。

另一個問題：董承與劉備等人的計劃是在什麼時候被曹操發覺？是在劉備解決了徐州刺史車冑以前？還是在以後？

三國志魏的部份，把劉備殺了車冑的事，載在董承爲曹操所殺之前。三國志蜀的部份，與此相反，說董承被曹操殺了以後，劉備才殺車冑。司馬光在「資治通鑑考異」之中，採取了「魏志」的說法，明言「蜀志誤也」。「考異」引用袁宏的「後漢紀」爲據，說「後漢紀」的說法與「魏志」相同。

（三國志的三個部份，陳壽自己稱它們爲「魏書」、「蜀書」、「吳書」。後人却每每改稱它們爲「魏志」、「蜀志」、「吳志」。賢者如司馬光，亦未能「免俗」。司馬光及其助手，也把袁宏的「後漢紀」稱爲「漢紀」。）

我個人的看法，三國志蜀書的部份是對的：董承先在許縣被捕，劉備才着了慌，提前對曹操翻臉，佔領下邳殺掉徐州刺史車冑，留下關羽守下邳，自己帶主力到小沛，準備迎戰曹操所必將派來的將官與兵士。這是建安四年冬天的事。

曹操派來的將官是劉岱與王忠。這一個劉岱，與初平元年參加討伐董卓的同盟的兗州刺史劉岱，不僅同名，而且同字，兩人均字「公山」；所不同的，是：兗州刺史劉岱，是青州東萊郡牟平縣人；曹操的部下劉岱，是豫州沛國人。（牟平在山東邳萊東南，沛國在安徽宿縣西北。）

劉岱與王忠均不是劉備的對手。王忠是（陝西武功一帶的）「右扶風」人氏，並無了不起的資歷，祇是在李傕郭汜胡鬧的期間，因遍地飢荒而吃過人肉而已。（其後，曹丕喜歡派人在野外古墳裏找骷髏，掛在王忠的馬脖子上，開他的玩笑。）

劉備向劉岱王忠說：「像你們倆這樣的料，來上一百個，也不能把我怎麼樣。倘若姓曹的自己來，那就又當別論了。」劉岱王忠在吃了敗仗以後，就回到官渡曹操的營中，據實報告。

曹操於是便依照劉備的意思，親自帶兵由官渡向東邊走，到小沛向劉備請教。（官渡在河南中牟的東北；小沛在江蘇沛縣的正東。）

劉備遇曹操棄軍而逃

劉備這時候已經有了幾萬兵丁，包括曹操的舊部、東海郡的昌霸等人，所帶來的部隊。他很可以與曹操一決雌雄，却忽然怯場，見到了曹操的旌旗就下令撤退，棄軍而逃，丟掉了妻子兒子，也丟掉了呆守下邳的關羽。（王沈的魏書是這樣說的；司馬光不相信劉備竟然膿包到這步田地。司馬光加了四個字的按語：「魏書多妄。」）

劉備吃了一個大敗仗，確是事實。不僅妻子與關羽都在下邳被俘，張飛與他的一支官兵也被打得與劉備的主力失掉聯絡，逃往（河南正陽一帶的）汝南郡，找黃巾首領劉辟，合在一起。劉備自己帶了少數人，去青州找袁譚。

袁譚是袁紹的大兒子。袁紹是劉備的同學兼老長官，公孫瓚的死敵。袁紹殺了公孫瓚；站在劉備的立場來說，袁紹是劉備的仇人。怎麼可以去找他的大兒子袁譚呢？

萬人意見

地方共幹消極鎮壓四人帮反抗
華國鋒處境猶如當年的袁世凱
四人帮餘黨下放知青與消極高幹構成反華的主流

編輯先生：

據「北京」法新社電，華國鋒集團通過兩報一刊向大陸人民發出一項強有力的號召，要求「把步調團結一致起來」，達到「天下大治」，而且絕對團結在華國鋒為首的中央委員會周圍。這篇聯合社論的目的，主要是針對大陸高級共幹不聽從華國鋒集團指揮，撤底批判「四人帮」，該社論對強調譴責某些高級幹部消極的不遵從命令，不願依從中央的展開深入批批四人帮的命令。該篇社論強調大陸各階層對四人帮的批判意見不一，說現在所冒的風險便是這種氣候可能變成很危險，而且會令到人民忘記「虎狼在前」，為了準備對付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必須按照實現安定團結這個決策去做。同時指出，大陸人民若按照華國鋒指示，便可以促使「天下大治」，「步調一致」，「全民團結」。而日前「人民日報」的社論，則毫不掩飾對高級共幹的不滿，指責他們「滿足於過往的勝利」，在當前的政治運動中表現「冷淡漠視」，批評他們企圖「在尚未贏得勝利之前便退出戰場。」

從上面的報導可以看出，當前華國鋒集團正處於四面楚歌的境地中，這一小撮統治者，他們只能有効地控制北平一地，在大陸的各地，則潛伏一股強大的反華力量，即使是連高級共幹，也不對華國鋒寄於信賴，他們在派系鬥爭中，採取沉默態度，對「四人帮」批判虛以委蛇，消極抵制。

目前大陸的地方，至少有三股反華的力量，一是四人帮的黨徒，他們在四人帮掌權時，紛紛担當地方要角，且經十年的經營，在地方上的勢力已根深蒂固，他們有一定的羣眾基礎及勢力範圍，「四人帮」垮台，雖然華國鋒強調「縮小打擊面」，暫不受株連，但他們在無數次政治鬥爭中已深知此味，「縮小打擊面」，只不過是在華國鋒未全面掌握權力時的安撫陰謀，他們的政治命運必隨着華的權力鞏固而毀滅。相反地，華國鋒的權力愈不鞏固，他們的政治地位才能保留，確切地說，大陸愈亂，他們才有生存的機會，假若正如華國鋒所說：「天下大治」，他們便馬上完蛋。因此，大陸反抗華國鋒的主力，便是以前篡四人帮而起家的黨徒。

二是大陸的市城及農村知識青年，他們滿以為華國鋒掌權，便不須要下放農村，而且可以回到城市繼續讀書或就業，可是華仍然執行毛江時代的下放政策，且親自把女兒送到農村去落戶，這對下放知青來說，實是一絕望的打擊，他們不再希望任何統治者把他們「解放」出來。

為了脫離農村，唯一辦法，參與社會的騷亂活動，希望藉此流回城市去。這些人是熱血的青年，與四人帮餘黨氣味相投，一經鼓動，便很容易結合在一起。下放青年人數龐大，年輕活力敢作敢為是未來反華的主流。

三是大陸各地的中高級共幹，他們在批鬥「四人帮」中採取消極抗拒態度，正因為他們看透了華國鋒統治集團未必是大陸主宰人，今後北平政局落在何派何人之手，很難確定，他們若支持華國鋒，一旦華倒台，勢必連累自己，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只好坐山觀虎鬥，對任何一方不討好。雖然此是他們「明哲保身」之道，但對大陸各地羣眾反華的浪潮中有極大的帮助。他們的消極抵制華國鋒的命令，更使到大陸羣眾能放胆進行反華活動。大陸地方上的動亂頻仍，與他們的消極態度不無關連。此種情況，猶如北洋軍閥時代，許多地方大小軍閥為了保住自己實力，對羣眾的革命運動，只要不直接威脅到自己，便採放任態度，結果，他們便被革命的洪流所淹沒。

華國鋒目前的處境，猶如民初時袁世凱，權力只能控制北平一地，地方的共幹對他陽奉陰違，地方的羣眾反華運動彼起此伏，可以預見，華國鋒最後的下場也像袁世凱一樣。

讀者　林尼中上（二月十二日）

馬君武學生來函對胡文更正補充

頃承萬人詩壇壇主封淑英女史，轉來鄧信一先生爲馬君武先生的補正資料，彌足珍貴，本刊眞正發揚讀者、作者、編者三結合的精神，甚爲感謝。茲將原函原文刊出。

——胡養之

淑英壇主賜鑒：閱萬人雜誌四八一期胡養之先生畫家徐悲鴻艷史一文中有道及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博士者，謂其別字曉軍，恐係傳聞之誤，信一係馬校長學生，謹爲更正補充之，敬乞轉奉胡先生。

國立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以字行，馬曉軍則另有其人，曉軍曾任民初桂軍陸榮廷之模範營營長，桂省主席黃旭初曾隸其下任連長。於清末自費留學日本習軍事，入陸軍士官學校，與故總統蔣公爲同學，故其後曾任蔣公在南京之辦公廳主任。我政府播遷台灣后，曉軍以立法委員身分由港赴台歸隊（曉軍原爲黃紹雄之候補立法委員，紹雄降共后，由曉軍補正），十數年前在台北爲美軍汽車撞倒逝世，出殯之日，美駐華大使亦親往執紼。

馬君武校長於抗戰時期，曾在桂林創辦一所「桂劇改良研究所」（幷非「改良戲劇學社」）聘歐陽予倩爲所長，一時桂劇大爲改進。不論音樂，曲詞，佈景等，莫不日有革新。招考學員訓練，在紜紜學員中，以小金鳳最爲特出，聲、色、藝均佳。年輕貌美，深得馬校長賞識，收爲誼女。名氣日振，可知小金鳳係學員出身，原爲桂省臨桂縣人，幷非由北方逃至西南大後方經過桂林之藝人也。馬校長六十榮壽之日，小金鳳曾領班入艮丰廣西大學禮堂作祝壽演出，至爲落力。信一亦爲座上觀眾之一。迨馬校長逝世後，金鳳與馬家往還不絕。猶憶抗戰勝利翌年，馬校長哲嗣馬保之博士（爲我國農林部高級技正，早年曾率團赴非洲友邦協助開發農業，聞去歲病逝台灣，未審確否）生辰之夕，在桂林寓所舉行宴會，嘉賓中小金鳳亦爲座上客之一焉，金鳳稱保之博士爲大哥者。由上所述，及二人年齡距離之大（約四十年）觀之，馬校長與金鳳似純爲師生及誼父女之關係，恐未足言「風流韻事」也。

至梁宗岱原任上海某大學（似爲復旦）教授，以上海陷敵（日寇）逃歸故鄉百色，在追求甘少蘇時，賦閒居家，非任私立中學校長。按百色其時幷無私立中學，僅有一所省立百色中學（該校長梁廣源，係廣西大學畢業，後查悉爲共黨臥底分子被捕）當宗岱日夕無聊之際，適有一粵劇團由南寧至百色演出，乃購票入觀，對正印花旦甘少蘇之色藝，極爲欣賞。乃日夕捧場，隨而熱戀。聞甘少蘇會與該劇團班主有秘密同居關係，幷非正式夫婦，故宗岱能輕易奪得美人而歸也。

鄧信一

中文大學應改三年制學校與學生兩相得益

編輯先生：

日前立法局會議，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博士提出建議中文大學與港大採取統一入學考試。他並建議中文大學由四年制改爲三年制。筆者以中大預科學生的觀點，十分贊成鍾議員此一建議。

如所週知，目前中文大學是以中文爲主體的大學，修業期爲四年。中學畢業生只須在中學會考中取得五科及格（包括英文科）而中文較好者，經在日校修畢一年中六課程便可投考。中文大學的入學情況與港大的迥異是很明顯的。（港大所要求的中學會考成績較高，預科爲期兩年）所以表面看來，中大與港大統一考試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們一經發覺目前中大學入學試的改制是無可避免的。

根據目前制度，中大除接受中文中學畢業生投考生外，也接受了很多英文中學畢業生參加入學試，而且也提供英文爲媒介的試卷。此舉也提供很多中學會考成績平平不符合投考港大的英中考生一個繼續求學的機會。所以中大入學試的資格要求較港大低是事實。而更大的問題出於一年修業期實較短。當一個中五畢業生進入中六後，他所得的學習時間實得半年左右，因爲中大的入學試將於翌年四月舉行。然而他所需要應付的課程却十分長。雖然入學試的試題不及港大的艱深，但對於一個只得半年學習時間的學生來說也相當難應付。我們試看過去兩年的入學試的及格率僅爲百分之卅，便可見一斑了。

另一個問題是該入學試的地位問題，港大入學試及格，即使進不到大學，但政府的銓叙上也承認它的資格。中大考生在短短半年能應付如此廣泛之課程即使及格也不獲政府的銓叙上的承認。由九月至翌年四月的努力所值何價呢？在這段日子中的三大假期——聖誕，農曆新年，復活節，學生完全活在一個緊張狀態下，因爲時間急迫，被迫放棄一切娛樂機會。這種緊張的情況較中學會考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中學會考所考的是中學五年所學的東西。學生若平日用功，用不着在中五才急時抱佛脚。中大考生較港大考生困難便是缺乏休養生息的時間。大部份港大考試在中六初級比較輕鬆，經過了中學會考後得到適當的休息，不用急急再上征場。

中大若改爲三年制與港大看齊，預科改爲二年，則對中大本身及考生皆有好處。考生方面的好處大家也明白，至於中大方面也可省下開支。從而增加大學一年級的學位，使更多學生得益。

中大將來改爲三年制乃社會的需要，雖然對我輩現屆考生無所得益，但也樂聞此事之早日實現，使今後考生得益。

讀者 匡保華

大陸青年奔向台灣 絕不爲了生活安穩

讀了陳若曦女士的一篇文章，「談歸去來」。文中有一句話：「要說爲生活安穩，也許去台灣當反共義士才是上策。」這句話使我驚訝！

首先，我，以及我認識的那些「反共義士」朋友，是否「爲生活安穩」，才來「台灣當反共義士」呢？我不敢說，所有從大陸冒死投奔自由的人，其動機僅是「爲生活安穩」。但我，以及我所認識的從大陸來的青年朋友，都不是「爲生活安穩」而跑來台灣的。

我們之所以跑出中國大陸，並非事先已有了什麼周詳計劃，更沒有幻想一到台灣就可以「過資本主義生活」。我們只是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政治前途、民族出路感到絕望。我們是年輕人，一大半的生活動力是寄托在希望上面，如果沒有了希望，沒有了明天，甚至連希望、明天的主體——自己，也否定其存在價值、我們如何能在大陸繼續生活下去呢？

我，以及我認識的朋友們，除掉少數人之外，大都是先跑到香港，然後從香港再來台灣的。大多數已獲得香港當局所發的身份證。那麼，爲什麼我們又來台灣呢？是否「爲生活安穩」而來，這裏面很複雜，但總的來說，在當時（一九六七年）我們印象中，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距我們的要求——馬上反攻大陸、改變大陸政治制度——尚有一定距離，但其在台灣的政績，就生活在台灣的人說來，不失爲一個好政府。而就我們來自大陸的人來說，縱觀世界，沒有一個地區、一個國家，能有這個政府的堅決反共態度。因此也不失爲一支較爲可靠的反共力量。我們不跑到台灣來跑到哪兒去呢？我們千辛萬苦跑到香港來，僅僅是爲了「過自由生活」嗎？就我個人來說，我不是不滿足我在香港敲石子、騎單車送貨的討生活的方式，而是想到我尚在大陸的「閒時吃稀、忙時吃乾」、成日提心吊胆的父母、親人，我感到我應當爲他們做點什麼。於是，我到台灣來！

我們絕大多數的大陸來台的朋友，是受到照顧的，譬如說，可以輔導就業，可以輔導升學。在輔導期間，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給予生活費。我沒有經歷過輔導就業，我是輔導升學的。我談談我輔導就學的生活情況。我我們當時拿的是公費，每月新台幣二百六十二元，學費全免，與沒有親屬的僑生一樣。我比我同班同學大六歲，因爲我在大陸曾上過大學，年齡上會給我一種壓力。有時我不免自怨自艾一番，認爲環境給我的待遇不公平。但我能怪誰呢？眼看着跟我差不多年齡的在台灣成長的青年都有某種成就，我只有加倍努力。暑、寒假期內，我去打工、挑石頭、工作讀書，平時我去兼差，拿出我在大陸那樣的苦幹精神，腳踏實地，先求個人生存，再求發展自己的理想。終於在我第二次大學畢業、服完預備軍官役後，我經濟上已有一定基礎，至少可以不爲衣食發愁。於是我要爲我的理想努力了。目前，我在某一機關服務，從事與我理想有關的工作，而且，這並不是憑我「反共義士」身分得來的，而是因爲合於「資格」。

說到這裏，我想起一個故事：我在台灣戀愛結婚，我的那一半是出生自由世界，我來台的那一段期間，她剛好高中畢業。來台升學時又恰好與我同班同學，在跟我戀愛時，她告訴我：在報上她見過我的「玉照」和故事，她總認爲我跟她不是「同一類」的人。她以爲凡是來台的「反共義士」政府一定會「安排」好生活，甚致「配」給一個「老婆」。怎麼會跟她「一樣」，也來一樣讀書，一樣到處謀職呢？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披荊社課丙辰餞歲

樵西李文格

一[illegible]城，半生嘗盡苦酸甜；獨[illegible]操觚[illegible]，敢對世炎論附炎。[illegible]今[illegible]序，逢憐狐[illegible]虐[illegible]！兒孫不解故園事，賣[illegible]操[illegible]開[illegible]檐。

滿天風雪夜歸人

加拿大金 謀

塞風凜凜雪飛花，歸夜途人苦路賒。遍地銀光照萬戶，半空戾氣貫千家。移民淚掩胡天月，歸國心驚市井蛙！潦倒卅年無是處，何時衣錦享榮華？

思親五首

加拿大周 德

白雲望斷雁歸遲，血淚悲流憶母時，何日聞雞拔劍起？誅仇祭奠告親知！

故園桃樹到春紅，四十年來夢寐中，猶記此花親手植，[illegible]！

酒[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即今投老心難洽，一日思親十二時。

賢妻孝烈殉[illegible]去，劫到人間廿六春，兒女已婚吾亦老，淚痕今日色猶新。

生難奉養死難[illegible]，子職深[illegible]愧對親，抱[illegible]終身[illegible]不孝，何[illegible]！

臨江仙

賀亞庇羅國泉拿督六十壽慶

[illegible]祖[illegible]

三十餘年交誼好，椰風蕉雨同[illegible]，[illegible]洲[illegible]色水[illegible]史。四時花灼灼，終[illegible]青青。

今值龍年花甲慶，名成[illegible]就[illegible]。心[illegible]自然增，[illegible]茂，[illegible]雲[illegible]。

清歌

[illegible]田[illegible]

[illegible]曾[illegible]馬[illegible]新[illegible]，[illegible]教眾[illegible]。當激卅時[illegible]俗獄。到淒清處溢伊涼。最憐西浙文[illegible]思。堪斷蘇州禹錫腸。千載何[illegible]尤物在。謝秋娘與杜韋娘。

前題

歐一鷗

顧曲周郎意若何。風流歲月不蹉跎。繞梁三日猶餘韻。入耳群仙定著魔。玉潤高腔金石鍊。珠圓清調水雲磨。君知甚[illegible]人已。最是[illegible]娥一夕歌。

前題

張雲圖

清詞一曲斷人腸。破悶消愁悅耳鄉。過隙光陰彈綠綺。落花時節褪紅粧。中年哀樂[illegible]無[illegible]。老歲[illegible]宜有方。浮世自[illegible]容易[illegible]。鶯聲多聽發[illegible]觴。

前題

陳 琳

迷離燈影正斑斕。簷角雲開月自閒。律協銅琶懷烈士。韻迴綠柳寄關山。梁塵每感飄零恨。文酒能添老大顏。最是小紅銅一曲。却教滿座盡怡顏。

前題

黃雲聯

錦城絲管遏行雲。[illegible]鳳[illegible]清[illegible]聞。花外柘枝來別調。酒邊紅豆恨離羣。歌殘易水春[illegible]暮。曲[illegible]軍。儘有元音能正俗。可堪巴唱滿[illegible]。

清歌

衛[illegible]山

今宵莫惜半閑身。吟飲相酧不計巡。好借玉笙金縷仮。重來檀板錦城春。故交擊節時[illegible]。新曲飛花[illegible]唱[illegible]。唯有不停絃管候。寄情清唱是何人。

前題 七古

陳維[illegible]

久厭巾聲當亂耳。午夜[illegible]音猶未已。路前車隊似長龍。喇叭響徹逾疾駛。有時也聞鼓樂喧。西歐狂人舞爵士。窗外傳來時代曲。語詞粗俗殊可鄙。潯陽江上琵琶樂。徒令後人空翹企。三月雅集百佳樓。清歌一闋驚絕技。陽春白雪逈殊俗。我羨歌者深樂理。琴音宛似珠落盤。兩手往來頻彈指。座中談笑盡屏息。傾耳靜聽注目視。嫋嫋餘音繞梁上。堪與龜年同媲美。自來島上作寓居。國事蜩[illegible]無足[illegible]。牧課之餘游於藝。藝事賞心自可恃。詩書[illegible]籍浩如烟。學問之道無涯涘。禮樂書數古來重。聖道端在能踐履。歌謠樂曲關風俗。毋使風俗日萎靡。但願海角知音人。共挽頹風齊興起。

前題 調寄昭君怨

何敏公

白雪陽春綠水。紅友仙音如醉。一曲[illegible]同。[illegible]青衫。古調新聲勁疾。繞梁間三日。急[illegible]六公絃。盡皆圓。

清歌 調寄一翦梅

季 子

清也聽聽濁也聽。[illegible]上狂[illegible]。[illegible]上歌凝。綵雲猶爲片留停。淚爲誰傾。墨爲誰[illegible]。低唱[illegible]時共一燈。曲要[illegible]情。[illegible]要詩情。[illegible]形。不[illegible]名。[illegible]存名。

前題 調寄[illegible]滿[illegible]

[illegible]學增

浩浩[illegible]壯闊。聽[illegible]才[illegible]橫。一曲高歌[illegible]寄意。似聞鼓[illegible]吹笙。孺子滄[illegible]清高，大風故里威名。如[illegible]金[illegible]劍，[illegible]絲[illegible]竹心兵。口代[illegible]國[illegible]，有[illegible]武[illegible]湯征。杜甫思懷李白，[illegible]學[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489

在韓國寧謐的渡過春節

美國自韓撤軍的問題

華國鋒與「四人幫」「黃安幫」三角關係

卡達的白宮生活

毛澤東晚年並不好過

香港民選議員的選舉

中國名士的幽默

張國燾為何出走延安

「奇怪，點解啲票咁少嘅？」

嚴以敬作

NO. 489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三月十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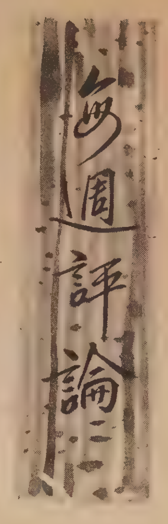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㊄七〇七六九〇 ㊄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㊄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㊄七九五八七六 ㊄七六九七九五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華葉「二人幫」的鬼把戲

大陸形勢的發展，對華、葉「二人幫」並非有利。

自十多年前，毛江「夫妻團結如一人」，加上槍桿子林彪和筆桿子陳伯達等人拍硬檔，掀起了文化大革命運動。所謂文化大命革，實際上就是以整人為主要內容的「整人運動」。由於文革是整人運動，所以挨整的人非常之多。整人者人亦整之，你整我我整你，致使大陸形成了長期互噬的局面。林彪以共軍「四野」為背景，在文革初期，軍中不少大頭目如賀龍，羅瑞卿等人都敗在他的手下，可是一九七一年九月中旬這個寫進黨章和「憲法」條文中的老毛「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因為槍桿子勢力膨脹引起了毛江的恐懼，所以毛江勾結周恩來削平了稱王稱霸於一時的「四野」這個大山頭。林彪等人落得個粉身碎骨的下場。毛、周二人分別於去年一月、九月惡貫滿盈畢命後，中共上層人事的變動幅度更大。毛死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十月六日夜間以他的「愛人」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且有人說是他的兒子華國鋒所逮捕。

毛澤東這個屠殺大陸數千萬同胞的元兇禍首，相信連他自己在內，誰都不會料到在他死後僅僅四個星期就也落得個家敗人亡的結果！

前邊所說的是十多年來在北平那一小撮壞蛋中狗咬狗勝敗經過的梗概，於此同時在大陸大軍區和省級黨委的頭目方面，變動亦大，一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殘缺不全的局面。如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神秘死亡後，其職務一直虛懸。再如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劉賢權外調已近十年，迄今仍未派新人接替他的工作。華國鋒上台後高喊甚麼「抓綱治國」，力圖穩定大陸局面，在人事調動方面，最近他在積極着手。如：

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失蹤」，其遺缺由中共廣西區委第一書記安平生頂上，而安平生的位子則交給了廣西的第二書記喬曉光。此外還有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二書記劉光濤升任第一書記，江蘇省委書記許家屯升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浙江省委書記鐵瑛升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在此之前，除調蘇振華、倪志福、彭冲等人到上海補充被捕的「四人幫」份子分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二、三書記外，另調前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和林乎加、王一平担任上海市委新的書記。還有山東省委也新委蘇毅然、厲日耐、秦和珍等担任省委書記。

從前述這些地方重要人事新變動看，華國鋒倒眞像要搞甚麼「大治」，不過這個「治」對中共的「病」肯定不會起到較大的作用，因為北平政權的病已沉重到接近死亡的地步。

華國鋒由北平到地方頻頻調動負責幹部，有跡象顯示，他在當前的主要目的在於阻止鄧小平復出，未來即或鄧小平能再度「解放」，但他的重要性經過華國鋒、葉劍英等人多方面做手腳，亦必大為低降。雲南省委前任第一書記賈啓允，文革前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時期，曾在「遵義會議舊址紀念館」中把沒有參加當年遵義會議的鄧小平，經過一番偷龍轉鳳硬把鄧某「列」了進去。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鄧賈的關係是何等的密切？還有，據近日香港自由新聞不斷報導，「二野」出身的親鄧份子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已數月不見露面。這些事實都說明：華、葉正在努力壓制「二野」山頭的擴大。

華國鋒上台只憑老毛眞假莫辨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而被華視為護身符的象徵槍桿子人物的葉劍英，雖然一度曾是「元帥」，但在實力方面他實是一個「空心老倌」。華加葉等於零。那麼他們憑甚麼動鄧小平和實力不小的「二野」山頭的腦筋呢？無疑，他們學會了老毛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法。從最近的人事調動看，以華國鋒為首的一小撮人正在拉攏「一野」利用「三野」「四野」份子以抵制「二野」這個山頭。原屬「一野」第一軍的「硬骨頭六連」係在林彪當國防部長時命名的所謂「英雄連隊」，過去十多年中中共宣傳工具極少提到這個連隊，而今年則廣泛宣傳，且已成為全體共軍「學習的榜樣」。

華、葉「二人幫」可能因江青一伙被捕後整肅了「四野」，出身的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引起了所有「四野」份子的恐慌，所以，對丁盛不僅沒有「窮追猛打」，且提升「四野」份子劉光濤當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

另一「四野」份子王猛可能即由武漢軍區調回北平接替莊則棟遺下的「國家體委」主任的職務。對於重用華東和兩廣的「三野」份子，可能這是華、葉為了拉攏許世友、韋國清等實力份子，而採取的措施。

華、葉一小撮人為了穩定自己的陣腳，才「遵照」老毛「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教導」，不遺餘力地拉攏重用共軍方面有實力份子，和這些實力頭頭的親信嘍囉。問題是槍桿子能打政權，保政權，但也會毀滅政權。當前，在大陸上新的「槍指揮黨」局面已經形成，當年毛澤東面對這種畸型局面倘且束手無策，何況華國鋒這個在共軍中毫無淵源的山西土包子？

以華某為首的小集團，本來為了自保才拉攏軍隊，但現在已可遂漸看出，結果必是玩火自焚，自己搬石頭打了自己的腳。

北韓軍事威脅 板門店迭次挑釁
在韓國寧謐的渡過春節

萬人傑

老萬乘着春節幾天假期，跑到零度下的南韓玩了幾天。雖然北韓迭次在板門店挑釁，對南韓擺出軍事威脅的姿態，但漢城其他城市，寧謐如常。看來，韓國人對這種威脅早已習以爲常，不當一回事，所以，在韓國各地，仍是看不到半點緊張氣息，人民生活如恆。

零度天氣不過如是

在香港看電視天氣報告，知道韓國天氣很冷，一直在零度以下。動身前兩天，太太吩咐，買頂帽子，買條衛生褲。可是被雀友留住，四圈復四圈，到興盡，已是除夕翌日的凌晨四點半，快天亮了。累得不願動，那有心情買東西？

第二天年初一，百貨公司關門，反正老萬不怕冷，雖未經歷過零度下的天氣，大概不會因沒有衞生褲而冷到發抖。

在老萬理想中，到了韓國，就會見到一片白皚皚的美麗雪景，怎知下了飛機，連一點雪的影子也見不到，雖是零度天氣，覺得和香港差不多。

出門時唯恐受寒，應有盡有，穿在身上：一件羊毛內衣，一件襯衫，一件棉褸，外面再加一件牛皮中褸。上飛機時脫掉中褸和棉褸仍然熱得受不了，可是不能再脫，再脫便肉帛相見了。

下飛機時，吹來一陣清新的風，精神爲之一振：心想，原來零度天氣也不過如此，如果買來了帽子和衞生褲，那才眞是個大「蘋菓」（導遊小姐告訴我們，韓國話念蘋菓如「傻瓜」）。

人參鷄湯著名食譜

我們的第一個節目是吃「人參鷄湯」，那小食店裏面有爐子，一進去已感到燠熱得呼吸困難，坐下一會，由女侍每人端上一砵頭人參燉鷄，鷄當中釀了糯米，糯米當中有一條人參，另外一小盤麵，一小盤辣椒醃蘿蔔，湯還開着，吃不到一半，汗水已從額頭流到腳跟，好不難受，在熱的時候，貼肉的羊毛衫特別發生作用，眞後悔穿了這件東西！可是看看同團的四十位團友，可以說我是穿得最少的，他們不知道會感到多麼難受！

信不信由你，在零度天氣下，居然汗流浹背！

早幾天，報紙報導說，美國東部天氣奇寒，冷死很多人，而且引起能源危機。在老萬的意想中，以爲那情景有類於冰封。可是年初一清早接到女兒從美國打回來的拜年長途電話，她住在波士頓，這地方比紐約還要偏北，也即是比紐約冷。問她情形如何，她說並不難受，而且他們剛去滑雪，很開心呢。每天，她和她的先生還是各自開車去上班，生活一如平時。

可見，只看報紙報導，或憑自己的想像，往往與事實不符，對這酷冷的天氣，情形也正如此。穿了一身臃腫的衣服到韓國來固然成了大傻瓜，以爲美國冷到有如活地獄，也與事實大有距離。

天氣寒冷的城市，室內及車內多有暖氣設備，除了出門的一瞬間，很少機會受到風寒，因此不必害怕這些地方冷，旅行只消帶一件擋風的大衣，便可以應付裕如了。

漢城樣貌很像台北

如果不是有太多韓文招牌，到了漢城，你會覺得有如置身台北。漢城馬路、街道有許多地方和台北相似，韓國人樣貌、文化和生活習慣，都界乎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如果他們不做聲，很難分辨出是什麼人。

在漢城，遊客出沒的大酒店、百貨公司及賣土產的商店，大部分是來自香港和日本的遊客，香港人似乎比日本人更受歡迎，雖然日本遊客花錢比香港遊客闊綽，但韓國人不少對日本統治期間的仇恨不能忘懷，在兩者中選擇，寧願和香港人接近。不過，香港遊客一般有個壞習慣，對公共秩序往往忽畧，譬如把廢物到處扔，香港這樣髒亂的地方不覺得怎樣，在較整潔的地方便顯得很「突出」。也許習慣成自然，也許存了「老子有錢遊埠，當然講舒服，隨意所欲，才夠舒暢」的想法，因此不管其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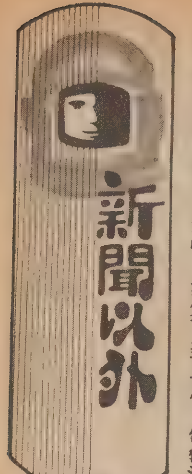
爲了來自香港的中國遊客多，一些大百貨公司和館子都有一兩位售貨員或女侍應生畧懂國語。問她們是不是韓國人，她們答稱「華僑」。雖然很多香港人也說不來國語，總比聽韓國話親切得多。

一元港幣作百元用

韓國幣值很低，一塊港幣在機場可換一百零三元韓幣，到韓國旅行，帶美金或港紙，都比在香港兌好韓幣便宜。不出門不知道港幣威水，港紙在韓國、在台灣都受歡迎，因爲幣值堅強，比什麼貨幣都無遜色；由此也可反映香港經濟潛力，比許多國家要堅強。

漢城不是落後的地方，建築中的高樓大厦觸目皆是，一九七五年已有地下鐵路，比香港還先進。沒有清除的舊建築物，使漢城成爲新舊交替，有現代化一面，也有殘破一面的城市。

不過，韓國雖被日本人統治那麼久，老萬覺得他們的民族性非常強，甚至比台北表現得更強。從許多地方可看到他們的民族特性，特別在服裝方面，較少表現崇洋心理。在漢城，到處見到穿傳統服



衣的男女，韓國人喜歡刺眼的色彩，無論男女，衣服色彩都很鮮明，並不流行穿牛仔裝那類外國東西，更難得的是「長髮青年」比台灣更少，少到近乎絕跡。近年南韓經濟發展迅速，不過仍追不上台灣，因爲南韓工資比台灣低，因此成爲台灣產品的最大勁敵。但物價看來比台北還高，買件像樣的衣服，雖減去後面兩個圈，仍比香港貴一倍以上，且式樣落伍，除一些具有民族特性的東西如藝術工藝品等外，可以說沒什麼值得買；一頓只吃得半飽的烤肉晚餐，每客超過六十元，啤酒一瓶八元，使香港遊客爲之乍舌！

大概不上館子，不買奢侈品可能生活費不太高，可是老萬禮拜天上百貨公司，那種擠迫情形，有類維園年宵市場，又覺得他們消費力並不低，一般的人穿得也很乾淨、整齊，衣衫襤褸的人極少。

香艷故事只是傳聞

今年春節，我國蜚聲日本的明星翁倩玉，帶了五十名日本主婦到台灣觀光，目的是讓她們「耳聞不如目覩」，看看實際情況，便知台灣並不如她們在日本所聽到的，是「男人的樂園」。

和日本女人聽到的一樣，有朋友聽說老萬要到韓國過春節，都笑着對老萬說：「不要錯過機會啊！」這話老萬當然聽懂，許多人對老萬說過，中國男士極受韓國佳麗歡迎，去過的人，都有一兩段值得向朋友「誇耀」的艷遇。有位的士司機大佬會眉飛色舞的對老萬說：他去年遊韓國，快到宵禁時間，他在酒店附近遇上一位韓國小姐，她要求他「收留」，因爲十二點宵禁後，她就無處容身。司機大佬憐香惜玉，把她帶回房間，把床讓給她，自己睡沙發。半夜被「邀」到床上，讓他睡得舒服點。最後，他當然「鼓起勇氣」，消受了美人恩。使他津津樂道的，第二天清晨她離開酒店時，他給她二十美元，她堅拒不受，並表明是大學生，不是撈女，更不是妓女。

這香艷故事眞實性如何，姑置不論。因爲太多這樣的動人故事，使人存了一個印象，以爲韓國在街上碰到女人，就可把她召到酒店，享受溫馨的一宵，這是錯誤的印象，正如日本主婦們以爲台灣是「男人的樂園」一樣。

各處都有女人揾食

每個地方都有一批揾食的女人，滿足遊客「需要」。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專做遊客生意的女人，所不同的是有些地方商業道德較佳，假假地也令你感到「她很喜歡你」，不單純爲了銀紙咁簡單；身受的人，自然飄飄然了。

香港的撈女，撈味十足，純粹是交易，所以不爲遊客所喜。台灣、韓國及過去的西貢，也許因當地女性有溫柔的特質，使接觸她們的男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有人說西貢女人會落降頭，其實未必，她們以柔情牢牢縮住男人的心，就比落降頭控制得更緊了。

韓國女人是不是特別喜歡中國男人，老萬難作定論，這次到韓國玩幾天，固然沒機會接近韓國小姐，就算有機會，誰都不會對一個兩鬢斑白的老頭子有興趣。一位剛從韓國回來的女同事行前笑對老萬說：「在韓國，你會覺得自己年輕了二十歲。」但老萬的親身體驗並不如此，老萬還是老萬，並未因此變成小萬。不過，因爲有了先入爲主的印象，老萬遊覽名勝之餘，對韓國小姐的「觀察」，相當留意。無可否認，韓國美麗的小姐確是多籮籮！

韓國風俗男人大晒

在萬人日報「海外通訊」看過一篇特稿，講及韓國的大男人主義，在家裏吃飯，男人先吃，女人只吃餕餘；男人當家作主，一切以男人意見爲依歸，女人沒有置喙餘地；在馬路上、在公共汽車上，時時見到丈夫一言不合便揮拳怒打妻子的鏡頭，韓國人對此，已是見怪不怪。

但我們走馬看花的在韓國打了個白鴿轉，對韓國這種「民情」難以深入了解。不過，老萬從表面觀察，韓國男人固未必如通訊說的那麼霸道；女人也不是奴隸。在戀愛中的青年男女固然和世界上其他地區並沒兩樣，便是在公共場合見到的中年夫婦，或禮拜天一家大小出外同遊，在食堂吃餐，和香港情形也差不多，沒什麼事實可看到女人的地位特別低微。或者，中國人對女性較韓國人尊重一點是事實，不過，這是否就成爲「韓國小姐特別喜歡中國男士」的理由，却未必。因爲，外國記者曾向許多有代表性的韓國女子問及她們對大男人主義的韓國人有何反感，她們都表示「生活過得很好」。

老萬爲此曾引起一點感想：沒有自由的地方，從來沒有人發起「自由運動」；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也從來沒有新聞從業員要爭取新聞自由。同樣的，女權高漲的地方，女人在大攪「婦解」，但男人壓制下的韓國婦女，安之若素，並不需要「解放運動」，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嗎？

韓國小姐不少美人

也許因爲氣候關係，韓國女性膚色大都白中泛紅，非常可愛。一般女孩子面孔長得闊闊的，如果她有一張俏長面孔，就是美人了。老萬的審美眼光不太低，我敢說她美麗的女孩子，水準不會太差。在韓國公共場所及許多商店裏見到的售貨員，歌舞表演的藝員，可稱得上美麗的女孩子實在很多，不過是否那麼「和易近人」，則不得而知了。

從表面看，韓國小姐相當保守，零度下的天氣，當然不可能穿「暴露」衣服；她們的傳統服裝，更是標準密實裝，只有看歌舞表演「西洋舞蹈」部分時，才有機會看到韓國小姐修長的玉腿，她們的胴體也十分豐滿。

韓國的女學生特別可愛，一律短髮，齊着耳根，和台灣的女學生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台灣女學生的制服是各校不同，韓國女學生的制服却全國一律。每逢上學放學時間，一羣一簇的出現街頭，男生女生，服裝一致，襟頭掛有名字。每逢遇到她們，老萬便不禁注目而觀。

美國自韓撤軍問題

岳騫

日本在野黨支持美軍撤出南韓

美國總統卡達競選時提出政綱，其中有一條是一旦當選總統即自韓撤出美軍。所謂競選政綱，多是說過便了，沒有人會件件信守的，但卡達似乎想給人一種印象，說的話一定算數，所以最近兩月認眞討論自韓撤軍的問題，此事不僅引起韓國緊張，朴正熙總統聲言準備將行政首都撤出漢城，即在日本也引起不安，因爲日本對共黨的屏障是南韓與台灣，如果美軍撤出韓國，南韓淪入共黨統治，日本九州距離斧山不過二百海浬，日本可眞無寧日，因此，日本政府即公開聲言希望美國暫緩撤出南韓。

但已淪爲日奸的社會黨與公明黨，完全以共黨集團利益爲主，共黨集團聲言要美軍撤出「南朝鮮」（實則蘇俄的口號還有三分眞意，共帮純粹是假的，共帮最怕美軍撤出南韓），社會黨、公明黨也就拚命吶喊，向政府施加壓力，日共基於兄弟情誼，只得隨在後面助威，於是變成三在野黨一致向日政府用壓力。

日本何以如此關心韓境美軍動態，日本朝野雖然吵吵鬧鬧，但却說不出共體理由，這是因爲日本政府畢竟有許多礙口之處，不便公然說出。倒是西方國家報刊及重要人員對此均有中肯之論。

荷蘭對美軍撤出南韓看法

例如荷蘭發行的國際問題研究雜誌，即強調朝鮮半島問題，宛如刺向日本體內的一把短刀，它進一步指出：「日本九州距朝鮮半島頂端不過二百海里，更重要的是，韓國連結日本海與中國東海，直控對馬海峽，設若朝鮮半島落入敵手，則日本將直接受到深重威脅，其制空及制海權也必陷於危險之境。」

該文還以元朝東征、中日戰爭、日俄戰爭爲例，分析朝鮮半島對日本在戰略上的重要性。該文還特別強調朝鮮半島一旦陷於戰亂，必給日本帶來心理上的三大影響：第一是三十八度綫遭突破，即意味着當前國際秩序基礎的崩潰。第二是韓戰再爆發，旅日六十五萬韓僑必爲日本政府帶來極大不安，再加上自韓湧入日本的難民，則事態必更加嚴重。第三是日本的安全保障問題爭論將分爲核武裝及非武裝的左右兩極端。

理由是美軍自南越撤退後，朝鮮問題成了美國太平洋地域的嚴重考驗，若美國再放棄對協防的決意，則日本國民也必對美保條約失掉信心，日本輿論就自然地傾向左右兩大極端。

另外値得注目的是，去年十二月美國駐日大使館文化局發表的「美國對朝鮮半島的抉擇」一文，該文認爲日本是個以貿易立國的海洋國家，亟需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萬一韓戰爆發，日本不僅直接蒙受其害，且朝鮮半島也極可能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綫。



去年八月兩名美軍在板門店被北韓軍用斧頭砍死。

中蘇共勢必介入朝鮮半島戰爭

原因是，爲不使北韓淪亡，中共與蘇聯勢必介入此項戰爭。中共與蘇聯一致的是，都不願因朝鮮問題而與美國燃起對敵關係，儘管如此，一旦北韓乘美軍撤退隨即南侵而引發戰事，中共及蘇聯的介入將屬不可避免，理由極顯然，因雙方都不願對方在北韓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尤其蘇聯對北韓近代武器的提供已多出中共，中共不可能讓蘇聯佔更多便宜。

除此之外，還有不少論文提出種種警告，有的認爲，美軍自韓撤出，可能導致日韓兩國核武器，其結果，必更增高亞洲的緊張情勢。



圖為駐守在韓國板門店的美軍

現在大家所關心的是，何以美軍撤出即可能引發朝鮮半島的戰亂？卡達政府是看準韓軍的增強，認為撤出美軍不致破壞半島的軍事均衡，但這項談論，卻遭到美國防部及韓境美軍司令的反對。美國防部於一月九日明白表示撤軍的計劃，並提出三項看法：①駐韓美軍是阻止北韓侵略的巨大力量。②駐韓美軍的費用與美國國內駐軍費用相差無幾。③漢城美軍並不計畫向南移動。

駐韓美軍司令約翰柏西說，活躍於停戰綫和漢城間的美步兵第二師團，讓金日成確切地知道，一旦戰鬥開始，北韓非同時面對美軍與韓軍作戰不可。

這等於是，美陸軍或核裝備的撤退，不僅改變南北間戰略的均衡，主要是將帶給北韓錯誤估計，忽略美國防衛的決意而冒險南侵。特別是北韓日前發生後繼問題及主建軍事強硬論的金正一在內部形成對立，美軍即使實施部分撤退，也可能為其軍事強硬路綫所利用，指為其軍事第一回合的勝利。

美軍一撤出北韓定南侵

此一問題最初未引起外界注意，卻使與韓國唇齒相依的中國自由人士皆不相信北韓真會南侵，因為客觀形勢既對北韓不利，內部鬥爭又影响韓共的團結，加之北韓窮到外交官薪水發不出，靠販毒維持，此亦人皆知之事，在此情況下，安有力量向外侵略。但在上月一位韓國大學教授來港旅行，筆者與其詳細討論了韓國問題，才發現此一問題之嚴重性。

就雙方先天條件而言，北韓均佔優勢，以地區言彼此相等，以人口論，北韓人數較多，以工業而言，北韓重工業也勝於南韓，至於武器裝備，北韓也強於南韓，所以就現階段而論，北韓穩佔優勢。

但此一形勢已在逐漸轉變，南韓最佔優勢的經濟繁榮，與北韓窮到破產成鮮明對比，南韓去年對外貿易總額達八十億美元，北韓全年貿易只有十一億美元，還都是只入不出，因為北韓已無物可賣，全靠借債養債，借不了債便不能養債，瀕於破產。

南韓有了錢自然就好辦事，不但加強國防建設，更努力購置武器，換新裝備。照這位韓國教授估計，到了一九八〇年，南韓國軍全部更換了新的武器，戰力即非北韓可及，因此，南韓朝野都認為最近三年是危險期，當然希望美軍在三年內不要撤退。

同樣情況，北韓也看準此點，要南侵就愈早愈好，最近幾年來，北韓確實作了許多南侵的準備，最重要的是在三八綫挖掘地道，已被南韓發現的一條較大地道，可通過吉普車，能在一個鐘頭通過四萬步兵，假若這些地道不被破獲，一旦美軍撤退，北韓突然發動進攻，一夜之間冒出幾十萬部隊，不但南韓措手不及，無力抵禦，全世界必都震驚於北韓軍之神奇，不可測度。目前被南韓政府破獲了十幾條地道，估計尚有未發現者。

金日成自信南侵比廿六年前容易

金日成其人野性大而難馴，他反過蘇俄，也反過毛澤東，除去俄毛之外，北韓是援助自由國家共黨出力最大者，不但給予武器，還代為訓練暴亂分子，非洲有許多國家捕獲共黨暴徒，供認皆是在北韓受訓。因此，儘管北韓一窮二白，窮到破產，但金日成的侵略野心却更熾，可能以為對外侵略是轉移國內困難的唯一辦法。

如果美軍真的撤退，必然引起第二次韓戰，第一次韓戰就由於美軍撤出所引起，史達林為美軍退出南韓，乃命令金日成南侵，美國趕快出兵援韓，形成一場大戰。此日金日成仍然當政，其自信心顯然較二十六年前更為堅強，如美軍斷然撤退，金日成安肯放棄此千載一時機會，必然要再度揮兵南侵。屆時美國也很難袖手不理，美國一旦介入戰爭，蘇俄與共黨為面子所拘，必然要給予金日成以聲援，局面不是又回到二十六年前。

但如果真的重演一次韓戰，美國形勢便不能與上次相比，上次韓戰美國打出聯合國旗幟，除美韓外尚有十五國參戰，包括英、法、加、澳、紐、菲、泰、土、希，今日斷無此可能，美國真的介入也是單打獨鬥，除去南韓沒有一個國家肯陪美國作戰，再就國內形勢言，卡達總統亦沒有杜魯門當時的權力，在尼克遜任內國會已對總統出兵國外給予限制，到時卡達政府必然陷入打也難，不打也難的境地。相信卡達對此會作深長考慮。

華國鋒與「四人幫」

在毛臨死前，華國鋒能坐上中共第二把交椅，全靠他與四人帮與黃安帮的微妙關係。華國鋒雖非四人帮核心分子，但無可否認是「文革派」，故得到江青的支持。而華國鋒與黃安帮關係雖不密切，但也不慎，加上其大搞兩面手法，左右逢源，獲得黃安帮的好感。在四人帮與黃安帮互不相讓的鬥爭過程中，華國鋒成爲兩帮的折衝人物。因此，在毛提華爲他繼承人時，得到兩帮的支持。

誅江奪權目的一致

靠毛澤東撐腰起家的「四人帮」，隨着毛死亡而於十月廿四日正式被中共新貴華國鋒、李先念、葉劍英、吳德、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等宣判了一系列的罪狀，包括「妄圖篡奪黨政的最高領導權；向黨瘋狂進攻；肆意篡改毛思想及毛指示；搞小集團，進行種種分裂破壞活動，爲所欲爲，稱王稱霸，把自己凌駕於黨中央之上；顛倒是非，製造謠言，大造反革命輿論，揑造罪名，亂扣帽子，企圖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崇洋媚外，裏通外國，出賣黨和國家的重要機密，大搞投降主義和賣國主義；……搞的是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一條極右的路綫，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悔改的正在走的走資派，是一伙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

新貴們還高喊道：「粉碎這個黨集團，是爲黨鋤奸，爲國除害，爲民平憤，黨心大快，軍心大快。」

一點都不錯，以「文革」起家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的所謂「四人帮」的垮台，確使大陸人民爲之手舞足蹈，當然人心是大快的。

那些在「文革」中及「文革」末先後被「四人帮」鬥過批過的共黨共軍及「政」的頭頭，如今變成新貴的，自然也感到快慰。還沒獲「解放」的或許自認有翻案的機會了大快。還沒獲「解放」的或許自認有翻案的機會了，自然也感到快慰。那些已被毛江批臭鬥垮投進「十八層地獄」的，雖然沒有翻案的可能，但其內心也免不了有「小快」之樂的。

這就是「四人帮」垮得這麼突然，垮得這麼慘的原因之一。因爲「四人帮」當紅時，委實幹了無以數計「揑造罪名，亂扣帽子，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黨政軍負責同志」的「傑作」。

當然，「四人帮」的實力脆弱，鬥爭經驗不夠，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搭直昇飛機上來的人」，「舵手」毛（靠山）一倒，寧不栽倒下來粉身碎骨才是天大怪事。

回顧過去中共內部鬥爭，毛謀害了多少「親密的同志」，此爲不血債？江青的協從與繼續「毛路綫」，樹敵愈來愈多，毛一死，共黨內各山頭各派系自然將一切記在江青頭上。於是，大家誅江的心意一致，誅江的行動也一致的。

四人帮、華國鋒、黃安派三角關係

「四人帮」、華國鋒、黃安派的三角關係又如何？下面分別說明他們之間微妙的關係。所謂的「四人帮」，就是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按中共新貴的排名）爲首的「文革派」」，是一伙「文革」與起的「新生事物」，是毛爭權保權的「打手集團」的頭目，是毛最信任的嫡系人馬。這其中尤以江青爲首，張春橋爲前，也是「四人帮」的狗軍師，姚文元則是一名「文字炮手」，評「海瑞罷官」乃「文革」掀起的第一炮，王文洪則是一名傀儡，有如今日的華國鋒。

華國鋒實乃「文革派」，雖然非「四人帮」核心分子，但無可否認的一個事實，沒有「文革」就沒有華國鋒竄紅的機會。蓋因毛於「文革」時「打手」，所以把華國鋒給捧出來。當然，華國鋒得毛的「垂青」，也獲江青的支持的。在毛江、張春橋的心眼中，華國鋒是他們手中的一粒棋子，是打頭陣的先鋒人馬。成功則計劃得逞，失敗時則唯有將這顆打頭陣的棋子給犧牲掉，有如毛選著的實際撰稿人陳伯達的垮台。

「黃安派」則是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北京軍區」司令陳錫聯、「廣州軍區」許世文、「瀋陽軍區」司令李德生等爲首的一伙實力派，他們都是湖北黃安人，所以外界稱之「黃安派」。

這次的「北京政變」，主鍵人物是「四人帮」、華鋒與「黃安派」。事件的發生完全以這三者爲中心，從「政變」的醞釀到爆發，以至其他的演變，無一不圍繞這個中心的。

兩帮支持華國鋒

從華國鋒的竄升中共中央委員會兼「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華國鋒就週旋於「四人幣」與「黃安派」之間。換言之，華國鋒從此就與「黃安派」結下「不壞的關係」。要不，「四人帮」放出這顆棋子，必然遭到實力很強的「黃安派」排擠與打擊的。

周恩來死後，「國務院」總理懸掛。隨之朱德也死亡，「人代會」委員長也懸掛。於是，爭與鬥更趨劇烈。鬥來鬥去，鄧小平終於在「天安門」事件中潰敗下來。順理成章，華國鋒以「副總理」而「代總理」而除眞。當時人們無不看好張春橋爲「總理」人選。但事實不然，華國鋒以「黑馬」姿態出現天安門城樓上。爲什麼華國鋒能「突出」呢？道理很簡單，毛提名華國鋒，得到江青的支持，也獲得「黃安派」的答允。反之，張春樓未獲「黃安派」同意，江青等不得不另安排華氏了。

由此可見，華國鋒表面是「文革派」的人，實質上是「大搞兩面手法，左右逢源」的傢伙。「四人帮」來說，華氏無靠山，容易控制、操縱。反過來，「黃安派」的看法也相同的。

「黃安幫」三角關係

芳子

權力鬥爭的一副產品

正因為華國鋒夾在「四人幫」與「黃安派」中間，所以華氏便來個「兩面派」的手法，雙方討好，兩旁佔便宜。這點，相信毛江與實力軍人及「元老派」不會毫無所覺的。然則，雙方鬥爭結局形成了彼此互不相讓的局面。周死之後，「總理」位子既非張春橋，也非李先念，更非鄧小平乃毛江心眼中威脅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是毛江一伙猛揪狠打的權爭敵人呢。

結果是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把鄧小平給「燒」掉。當然，「黃安派」和「元老派」在這場風頭火勢激鬥中，誰也不願也不敢挺身冒險助鄧小平「一臂之力」，唯有靜觀其變，保存實力伺機行動了。鄧氏既然再次倒下（第一次是「文革」），那麼「總理」位子自屬「四人幫」與「實力派」了。

按照中共新憲法涵義，「總理」相當於「文革」前「國家主席」地位，非常的重要，「總理」可不能長期虛懸的。雙方討價還的結果，「四人幫」固有毛作靠山，略佔上風，推出華國鋒為「黃安派」等實力人物所接受，華國鋒便由代「總理」而「總理」，並昇仕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軍委會」第一副主席。

「四人幫」是搭直升機上來的人，華國鋒無疑是「乘火箭上來的」。但華國鋒位高權弱，他的行動既完全操縱在毛江手中，也順着權力派的顏色辦事。這對華國鋒而言，無疑是一份苦差，然而「騎上虎背」能中途而「棄」嗎！

九月九日毛斃命，也是「四人幫」封運來臨時。此時的「黃安派」勾結「元老派」，結合為一股實力強硬的「主流」，此「主流」卽江青心眼中認為的，也是外界所稱的「走資派」。形勢發展至此，鬥爭經驗不弱的華氏，當然心中明白。就連毛心腹——「首都」警衛團「八三四一」部隊實力及裝備相當於一個軍的頭目汪東興，也和華氏一樣在「十字路口」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抉擇，立卽投入「黃安派」旗下。要不，今天的北平局勢應是「五人幫」、「六人幫」而不是「四人幫」了。

有人說「華汪都是毛江一手所提拔的，為何反目無親呢？」。

其實，共產黨人一貫來的作風與做法，從不講道義因果那一套，「知恩圖報」是濫情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的。

所以，華氏的「賣主求榮」，汪東興的倒戈相向，沒什麼值得大鬥小怪的。中共玩弄的「法寶」就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誰在鬥爭中垮下而粉身碎骨，那是共產黨的邏輯，活該。

在打倒「四人幫」鬥爭中，華氏的表現令李先念為首的「黃安派」和葉劍英為首的「元老派」滿意，算是立了大功。

所以，華氏性命能保住，職位不但不變，而且隨之「更上一層樓」担任了中共主席和「軍委會」主席，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乍看上來，凌駕一代魔王毛之上。但毛抓的是實權，華國鋒得到的臨時性的「招牌」。

「四人幫」既倒，「黃安派」絕不坐看華氏高高在上的。但除了「黃安派」之外，尚有其他實力雄渾的派系，中共的「十一大軍區」中，有「一野」的，有「二野」的，有「三野」或「四野」的，還有其他的名堂。他們既不聽華國鋒的，也不服「黃安派」的。元老人物如葉劍英則風燭殘年，所起作用有限。

誠然，大家倒江的目標一致，自然贊成華國鋒與「黃安派」的倒江批江運動。但是，他們之間的「矛盾」卻無從解決，必然隨之掀起一「潮」新的文攻武鬥。

在新的權爭中，「黃安派」唯有製造了「你辦事、我放心」的鬼話來捧華，先穩住目前局勢再說。在這錯綜複雜的鬥爭，肯定華國鋒還有一段時間可以過過「官癮」。可以說，華國鋒乃不折不扣的「權力鬥爭的副產品」。

新權力鬥爭華必成衆之矢

華國鋒今天與共軍實力派（以「黃安派」為道相結合，也是過渡性的。他們之間的「蜜月期」能維持多久，那要看他們之間權力分贓是否順利進行，也要看看其他派系及「山頭」是否同意。再說，「文革派」反撲程度如何，也是中共新貴們的重大威脅。而已被批臭鬥垮的派系，如鄧小平等是否具備「翻案」復出的實力與條件，也給華國鋒與新貴莫大的威脅。

此之故，華國鋒的日子實不好過。固然他被李先念、陳錫聯等「黃安派」及葉劍英等「元老派」牽着鼻子走路，似新的權力激鬥暴發，華國鋒必成衆矢之的，非從最高處跌下來，變成中共內部權爭的陪葬品不可，雖然中共自稱權爭是「內部矛盾」，但演變到最後無一不變成「敵我矛盾」，如劉少奇、林彪以至現在的「四人幫」，其他下場不但類似中共所謂「階級敵人」的「黑五類」分子那般，更慘是精神上的凌辱折磨，比死更可怕。這點，華國鋒再清楚不過的，他能安心嗎？

中共另一場新的權力武鬥，將更空前慘烈地「上演」，也許就演着未艾中。很近很近的將來，大陸的亂局將再也無法收拾。那時候，高層鬥，下層爭。聰明的明哲保身做其「騎牆派」，靜觀其變，以撈取「漁人之利」。

廣大的人民羣衆，經過二十多年來血的慘痛教訓，不但完全醒悟，實早具「變天」思想。一朝各中共軍區頭目擁兵自重，各自稱王稱霸，中共中央政令不出北平的形勢明朗化，反共抗暴的大規模行動就隨之出現。

卡達的白宮

雖然卡達力主節儉，避免奢華，把平民化的生活作風帶進白宮去。但是歷任總統所留下來的豪華設備，却無法使其避免掉作為美國總統應該享有的豐裕物質生活。他年薪廿萬，另特別津貼五萬，還有衆多傭僕，專用噴射機、遊艇、直升機、豪華轎車，再加上白宮游泳池、警衛人員，這些豪華生活，跟世界上最富有的石油大亨比擬，不遑多讓。

卡達總統已經取消了其就任美國總統職務時的一些繁文縟節；但是他要想把作為美國最高行政首長在未來數年中的豐厚享受也予以削減，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平民生活‧帶進白宮

卡達曾經一再的表示，除要消那種環繞在總統職務周圍的那種豪華氣氛，所以在一開始，卡達就承諾要減少白宮的職員數目——例如，白宮不再設置私人攝影師——而且要保持經常不斷的跟一般人的接觸，針對着比項目標，他曾經向全國人民徵求意見：如何才能夠避免在白宮中的孤立情況。

為着要將一種平民化的作風帶進到他的新職中，卡達計劃在他旅行時繼續由他自己提取自己的行李，這種情況在他競選時一直這樣做。他可能選擇在他的住宅中度過一宿而不是在旅館中或渡假地，停留一宵。

卡達這位新任總統已經承諾他以及他的助理人員，要減少使用豪華轎車，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及其在獲得選舉勝利以後，卡達堅持在旅行時乘坐福特汽車公司生產的ＬＴＤ轎車，以代替豪華型的林肯牌轎車。

在總統辦公室的套房中的壁上，卡達及其家人的像片已較少懸掛，軍樂隊只限定在總統出現於公共場合時，才能奏「向元首致敬」的樂曲。總統在辦公時間以外所穿著的標準服裝，將是斜紋布做的衣服。

卡達的九歲女兒艾美，已被送往華盛頓的公立學校中去讀書，而不是送到聯邦高級官員子弟所通常就讀的私立學校內。

當他回到喬治亞州平原鎮時，卡達說：他將繼續在大街上散步會晤那些老朋友，偶爾也將去他弟弟比利的工作站中去看看，在這裏竹簍子往往成為他的坐椅。

卡達過去的紀錄顯示出？當他任喬治亞州州長時，他甚至是身上只有一塊錢的人的朋友。

為着減輕維持費用，他曾經在喬治亞州精神病院的草地上養了一羣牛吃草地上的草，他曾經訴苦說：他洗澡間中的衛生紙使用得太多，他甚至為着用過度的自來水沖洗州長大厦廣場而發過脾氣。

白宮大厦應有盡有

儘管卡達過去有這些良好的動向，但是，卡達將發現，他將難以抗拒在他新辦公室中那些已有的安排。

一進入白宮之後，他就住在一幢擁有一三二個房間的辦公大厦中，這座大厦佔地十八英畝，並由國家公園管理處來加以維護。白宮僅僅用在油漆一個項目的費用——去年秋天提出來的——據估計就在十萬美金。

經常在作業中以應付總統隨時需要的白宮內部成員，就有八十三人之多——計有六名管事人員，六個傭僕，四名廚司，十一名機械人員，五名電氣人員，六個木匠，三個銀管匠，三名油漆人員，四名花卉設計人員以及一名女裁縫。這些白宮職員的薪津，即超過一百二十萬元一年，同時國會還提供了四百萬元作為白宮一年的維持費用。

白宮大厦內總共有大約三萬個項目的家具、藝術品、陶瓷、玻璃器皿、絲織品以及其他的手工藝品等，大部份均具有極高的價值。此外還有佈置極為精美的廚房以及一處儲藏情況良好的酒窖。

如果卡達總統喜歡看書的話，那他可以到擁有三千七百卷的私人圖書館中去瀏閱羣書——這個圖書館是在胡佛總統抱怨：他在白宮內所能閱覽的書籍只是一些兒童故事之後所建立起來的，這座圖書館經常不斷由出版商們加以充實，新出版的書籍源源供



應。

此外，白宮也有一間私人電影放映間，如果總統希望看某一影片時，好萊塢攝影廠就會供應一個拷貝。

就白宮健身房而言，卡達總統可以利用這麼小型、但設備却極齊全的健身房中所有的一切器械設備。他也可以在白宮網球場中打網球——原本是爲羅斯福總統所建立的——以及只有一道的保齡球館——過去，尼克遜總統經常利用這個保齡球館——另有熱水的室外游泳池——這是福特任總統時所添加的。

當總統希望經由電話跟某個其他人接觸時，卡達只要說一句話，然後在幾分之內就可以接通，跟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任何人通話。白宮總機房的接綫生，被認爲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接綫人員。

如果卡達要是感到不舒服，他可以打電話給他的私人醫生，爲他提供服務，另外白宮的醫藥人員及一座小型的診所作爲後援，他還可以利用任何一座醫院及民間醫院的一切醫藥設備。

爲着招待客人，這位美國總統可以利用一個人員及設備齊全的廚房，絲毫不必緊張的招待二百名賓客，美國陸軍、海軍、空軍以及海軍陸戰隊的樂隊，或者由這些單位中所挑選出來的規模較小的一組音樂人員，將提供音樂上的服務，職業性的娛樂人員將隨時可以在白宮的賓客前表演，而無需由白宮付費。一次典型的國宴費用大約爲二萬五千塊美金。

專機艦隻．隨時候用

第一家庭在白宮中的住處是免費，電費也由白宮支付，大約十八萬美金一年。但是，第一家庭中的食物飲料費用，再加上洗衣服的賬單等，均需由自己支付。如果政府所有的東西需要修理的話，則由官方的預算支付，但是，如果私人所有的東西，卡達總統需要修理的話，則需由其本身付費。

對短程的旅行而言，總統可以自行自爲數約一打的豪華的轎車中以及若干較小型的旅行車中選擇一輛，所有這些車輛都由製造廠商以象徵性的費用出租。這些車輛，其駕駛人員以及機械人員，均在市區內的一個停車間中隨時待命。在所有這些車輛中最優先使用的車輛是：一輛價值五十萬元的裝甲車輛，其頂篷可以移動。當美國行政首長在華盛頓以外地區露面，這輛帶有裝甲的車子總往往行駛在前面。

卡達總統也可以隨意安排供他私人使用的飛機。供他使用飛機計有五架波音七〇七S機、十一架洛克希德星式噴射機，五架KC一三五加由機，三架DC九機，四架康維爾噴射機以及一架供海灣用的輕型飛機

生活

陳獨塵譯

。這支空中隊伍的實際價值是多少，無法知悉，但其總價，總以千萬美元計。

空軍一號專機——波音七七〇機，是總統經常使用的飛機——共有經過特別挑選的十七名機航人員，其中包括若干空中小姐，它一小時的飛行費用，大約爲二千塊美金，內部置備有小型辦公室兼臥室的房間，內有桌椅及沙發。

另外一間則有兩張單人床，一張桌子及一張椅子，另有一間房間——專機上的第三個房間——內設有桌子及打字機，供其助理人員使用。總統的圖記分別出現在專機的烟灰缸，信紙以及約會簿上。

有時爲着短程需要，卡達總統可以把海軍陸戰隊的兩架直升機中的一架，召到白宮草地上，以準備將總統及其助理人員載到他們所要去的地方。

近來年很少用，但仍隨時準備應總統之召而使用的一艘長九十九尺的總統專用遊艇，這艘遊艇是由海軍裏的十四名水手所駕駛，爲着要準備隨時使用，每年差不多要花一萬美元的費用。

如果總統擇定，以三軍統帥的身分，卡達可以使用任何一種軍事運輸工具，其中並包括一艘海軍的航空母艦。

度假聖地．豪華別墅

當總統對華府感到厭倦，卡達可以回到他的故鄉平原鎮小作休息，但美國的納稅人也在瑪利蘭州的山區度假聖地中，爲總統準備了一座可愛的別墅，以供其度假休息之用。

爲羅斯福總統所建，被稱爲香格里拉，以後爲艾森豪總統更名爲大衛營的是另一處度假休息處所在。自白宮乘直升機到大衛營，只要卅分鐘即可抵達。在那裏可以避免新聞記者的跟隨。大衛營的設備係由海軍陸戰隊的警衛人員予以保護，周圍有兩重藩籬還加上鐵絲網。大衛營內除設有空氣調節的房間而外，另外還有保齡球館、游泳池、網球場、三溫暖澡池，以及高爾夫球場等。維持這個地方的費用，每年據估計約在一百萬元左右。

不管總統或其家人到什麼地方去，都獲得秘密人員的保護。保護總統及其家人每年所耗去的費用，超過一千四百萬元，秘密人員對於卡達之企求接近民眾，可能形成一種障礙。任何人如無事前安排而企圖接近總統時，秘密人員會立即予以排開，這是自從甘迺迪總統於一九六三年被刺後，所採取的一種預防措施。

今後幾個月內，卡達本人將會發現，他是否做美國總統的同時，又能作一個普通的人！

（摘譯自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毛澤東晚年並不好過

□□李哲夫□□

毛澤東一生狂妄自大，自遵義黃袍加身以來，無人敢對他批評，却遭赫魯曉夫白眼，一怒之下掀起大躍進，總路綫，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使大陸遍地正如他說的「萬戶蕭疏鬼唱歌」，首次被迫在武昌會議當衆承認錯誤，且自誡「三年不吃肉」。毛澤東丟了「國家主席」烏沙帽，表面淡泊權力，到處遊山玩山，實質暗中部署，進行反擊，終於掀起了「鬼哭神號」的文革奪權運動。毛澤東的晚年，遭受一連串的挫敗創傷，對他來說，確實並不好過。對大陸人民來說，更因他一人的殘暴，苦不堪言。

一邊倒向蘇聯終被削權

一九五六年九月「八大」，毛澤東被削權，最重要的原因是毛自定的向蘇聯「一邊倒」路綫所造成的惡果。

本來中共自一九二一年建黨，即無獨立黨格，而是第三國際中國支部；而第三國際則是莫斯科的玩偶。一九四三年，第三國際解散，中共對蘇聯的崇拜和依存，有增無減。一九四九年七月，毛公然宣佈向蘇聯「一邊倒」，遂之火上澆油。毛很早即發現「一邊倒」後果嚴重了；例如一九五七年十月他就公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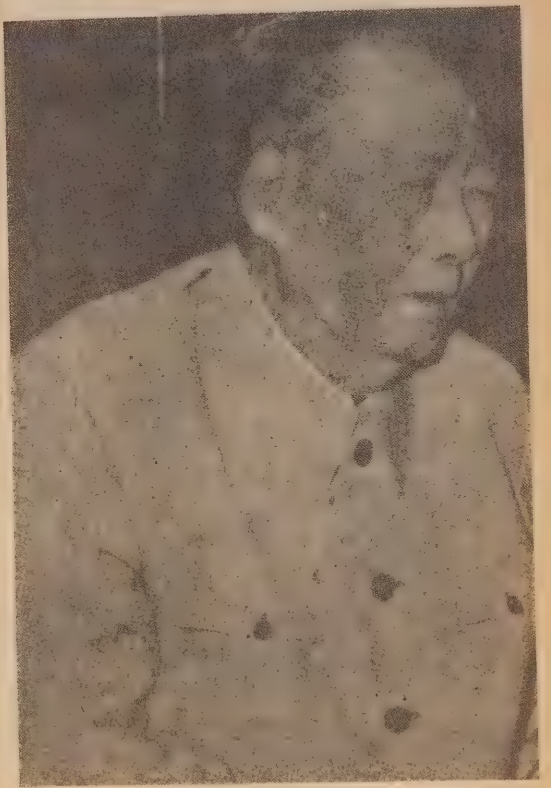
「過去蘇聯與我們是父子，貓鼠的關係，思想僵化，現在好一些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他有更憤慨的話：

「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的像，總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於蘇聯的精神壓力之下。」

在上述迷信，盲從蘇聯、向蘇聯「一邊倒」的情況下，事事以莫斯科馬首是瞻；於是，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掀起了批判斯大林運動，清算個人崇拜，中共也就無法避免跟着學樣了。毛澤東是中共的斯大林，如果本着「一邊倒」方針跟着學樣，勢須批判毛澤東不可。

處在問題焦點的毛澤東，當然比任何人更了解其嚴重性，便愴惶的先發制人，於月三日親自給「人民日報」撰寫了一篇社論「論無產階級的經驗」，為斯大林辯護，說他功大於過。縱然如此，由於他造的孽太深了，一時難有回天之力，扳不倒「父子、貓鼠的關係」，因此，在九月召開的「八大」中，不得不半推半就的削權縮位，仿行赫魯曉夫的集體領導制。從黨章中砍掉「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指針」的條款，撤除毛的「中央記書處主席」職務，增設五名副主席等等。



人民公社失敗丟掉烏紗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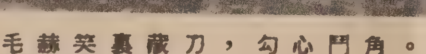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率代表團二次訪莫斯科，一心想與赫魯曉夫攪好關係。例如，一九五六年十月波蘭發生波茲南暴動，十月匈牙利發生反共革命，東歐諸國與莫斯科的關係日趨緊張，波共頭目戈穆加也趕到莫斯科，曾親往旅舍拜會毛澤東，求毛代向赫魯曉夫進言，希望蘇聯放鬆對波蘭的控制，以利穩定波蘭形勢。毛竟大肆發揮「一邊倒」的偉論：人要有頭，社會主義陣營也要有個頭，蘇聯就是頭；一口拒絕了戈穆加的要請。儘管如此赫魯

曉夫並不領情，竟當眾批評中共：「某大國幾乎吸乾蘇聯的資金」云云，使毛無地自容，遂一怒回到北平，力排眾議，一口氣掀起「大躍進」、「總路綫」、「人民公社」三大風暴，無非和赫魯曉夫嘔氣，表示沒有蘇援也可以建設工業。結果，操之太切，弄得民怨沸騰，全黨嘩然。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淒然自行檢討：

「北戴河會議，我犯了一個錯誤。想了一千〇七十萬噸鋼、人民公社、金門打炮三件事，別的事情沒有想。」他甚至連人是肉長的都沒想，無糖無油，勞動過度，造成普遍的水腫、夜盲眼。

承認了錯誤，遂再次削權，辭去了「國家主席」，又在政治中「退居二綫」，不再過問黨政的日常工作，由劉、鄧及彭真共同領導。




毛赫笑裏藏刀，勾心鬥角。

不甘心劉鄧掌權掀起「文革」

對於劉鄧等之當權，毛澤東當然心有不甘，不過這些人都是他一手提拔起的心腹，其不甘之心起初並不強烈，而且頗有自居紅娘，成全他人好事的心情。

「辭職問題，偶像總要立一個，一個班要有一個班長，中央要有一個第一書記。……與其死了亂一下，不如現在亂一下，反正有人在。沒有了核心是絕不行的，要鞏固一下。攪久了便成為偶像。……」又：「犧牲自己，成全別人，紅娘晚上站在外邊，並且挨打，為了什麼？」

這裏他表現了行帮意識，封建感情，不過總算是人性人情的一部分；可是過此以往，他便專在心腹、親信中找「階級敵人」，到了「文革」時期，居然要一棍子打死所有同他一起亡命流竄的舊袍澤（長征老幹部），任使紅衛兵押解他們戴紙帽遊街，非刑拷打，公審鬥爭，則完全喪失了人性。但是，他這種「一小撮」「打倒一大片」的狂妄，終於在「一大片」老幹部的刁鑽頑抗之下而告失敗。他們的妙法是「打着紅旗反紅旗，挑撥羣眾鬥羣眾」；毛終於屈服連續四年的武鬥，停止造反奪權，放棄文革攪「大聯合」，唱出：「要團結、不要鬥爭」的口號。因此，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全大會」，是忍受一肚子疼的妥協，而且是在當權派有利形勢下的妥協。這說明鬥爭，還要繼續下去。

毛是個蠻愎狠鬥的人，他永遠是以及時的不利妥協來掩飾失敗；而在妥協的同時，一定埋下反撲的伏綫。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也是這樣，他在大讓步的形勢下，堅持了幾條伏綫，一是堅持「老、中、青」三結合，以保護文革時冒出的「闖將」攙入各級領導機構，以牽制老幹部；堅持「羣眾監督」的觀點，使毛派羣眾，隨時得利用大字報、大批判進行造反奪權，即進行二次文革，以恫嚇當權派。

為了鞏權對走資派進行鬥爭

當權派看出了毛的「陰謀詭計」，「九大」之後，馬不停蹄，繼續進攻；一九七〇年解決大部分，毛派在地方的領導幹部（如山東的革委主任王效禹，貴州革委會主任李再含等），九月廬山會議，進而打倒毛的貼身幹部「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繼在一九七一年九月毛的親密戰友林彪敗亡，支持毛及文革的四野將領，隨之紛紛倒台。

毛派這連串的敗退，換了別人，一定心驚胆裂，無所措手了，可是狠愎的毛澤東，則悄悄的部署惡毒的反撲。他表面上附和周恩來的方案，一九七三年四月，放出了鄧小平，五月放出譚震林、烏蘭夫、李井泉等大批「走資派」，八月召開「十全大會」，重整政治局和中委會，毛一聲不響，直到「十大」召開前夕，連續掀起「反潮流」、「批孔」兩個險惡的政治巨浪，鬥爭矛頭都直指周恩來。使周恩來處於除非妥協，再不使「十大」流產，無選擇的困境。由於手法穩、狠、準，其計得售；因此，「十大」後復起的當權派有近七十人進入中委會，可是毛派在政治局中搶佔了近半數席位。遂使政治局陷入癱瘓狀態，直到今天，仍未能矯正。

毛因為要復權，必須鬥當權派；必須找政治藉口；為製造藉口，必須不斷把論調向左轉，於是從「批孔」、「反潮流」、「批資產階級法權」、「批投降派宋江」，最後攪出了「階級鬥爭是綱」。三十年代，留聯派打擊毛澤東時，即不斷攪路綫鬥爭，星點小事，「無限上綱」；深知其痛苦的毛澤東，現在又以同樣的左傾教條主義來對付周恩來、鄧小平等人。因此一九七三年九月，到毛死前之時，毛的思想和路綫走上左傾的最高峯。

時事評論

香港民選議

最近，因為有十位社會人士接受提名為市政局候選人，競選六個出缺的議員，先後在螢光幕上，或在報刊上，發表多種議論，並向選民許諾言，保證為市民謀福利。這些競選手法和競選表演，在民主社會早已司空見慣。在香港地區，遇有市政局議席出缺，市民也循例看到那些候選人的精彩演出，至於演出的效果如何，則因人而異。不過，當選者能否遵照競選宗旨行事，這倒是有目共睹的。

香港雖然屬於民主主義範疇的自由社會，所推行的政制，基本上也屬於民主制度，但香港的特殊處境和先天因素，決定了香港政府不是一個議會政府，而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在香港具有議會性質的立法局和市政局，決不是具有獨立行使立法權力和監督權力的最高民意機構，而是在中央政府安排和監督下，局部行使立法權利的諮詢機構。故這些機構只能部份反映民意，却無法決定民意的具體貫徹。當然，港府這種政策，並不是意味有關當局完全忽視民意和忽客民權。從多方面來看，港府在某些方面，仍然是重視民意的，並透過大眾傳播媒介，或港府民政部門，聽取來自各階層的市民意見。對於民權的維護，雖然未如人望，但香港的特殊環境，決定了香港不可能作出過急過大的改革。故港府對於立法局以致市政局議席的決定，一直採取和緩的改革措施，畢竟是有其客觀的因素。

但作為一個民選議員的應有責任，決不是「過海就是神仙」似的，忘却了競選時對選民許下的諾言及作出的保證，忘却了作為一個議員應負的責任和應有的表現。以致在其議員的任期內，除了出席例行的官式會議，參加各種社會酬酢，以示其議員身份外，就毫無表現。甚至有些議員違背了作為民選議員應有的客觀立場和公正態度，竟熱中於爭取勳銜獎章，積極於奉承當局意旨。有一少撮議員更完全忘記作為香港市民選出的民意代表的中立立場和超然態度，竟熱中於從事紅色政治，積極於把結左派霸道。這種行動，顯然與他們的諾言完全相背馳。

香港市民真正需要的議員，決不是口頭上的「敢說敢做」，而是行動上的「敢說敢做」；決不是競選時的「口頭保證」，而是當選後的「事實證明」。作為一個民選議員，首先以廣大市民

春天裏的

春節已經過去，但來自大陸的各方面消息顯示，北平暴政集團在過去半個月中，所得到的不是一個安定的春節，而仍是一個亂糟糟一團，到處充滿等殺伐之聲及血腥味的日子。

鬥爭高潮迭起

華國鋒從去年十月中奪取權力後，至今已四個多月。內部奪權與反奪權的激烈鬥爭，也足足鬥了四個多月。而根據消息報導，這項激烈鬥爭，目前正愈演愈烈，瞻望其前途，在未來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甚難有鬥爭平息的可能性。華國鋒的所謂大治之年，看來九成九的要變成一句現眼報的空話。

權力鬥爭的死結難以解開的因素，構成華國鋒新當權派的上層權力班子的政治背景十分複雜，各有各的政治利益打算，因此，表面上今天他們不得不「同食一口鍋裏的飯」，骨子裏互相之間的勾心鬥角，則顯然比過去任何一個時候都還要尖銳。打一個比方：華國鋒今天是「小媳婦當家」，頭上有勢力的姑婆太多，周圍又是一大羣叔伯妯娌，他們又按其歷史淵源，分幫分派，上下一氣，自成一體，無論怎麼樣，都不能搞到幫幫服貼，派派稱心。正是因為這種情況，華國鋒上台後四個月，一直以抓「經濟工作」為幌子，以「安定團結」為號召，但對於與抓好「經濟工作」及搞好「安定團結」的關鍵問題，如組織健全的工作班子，則始終不敢動手。

截至目前為止，華國鋒的工作班子，仍是毛澤東死前搞出來的那一小撮人，這些人他們本身就是造成內部不安定，不團結的釘子。就是把「經濟工作」搞得一團糟的壞坯子，要靠這樣一小撮人來製造出內部安定團結的局面和扭抹一團糟的經濟局面，那當然只會出現一個放空炮的結果。

矮鄧死心不息

在這方面顯明的例子之一，是鬧了好幾個月仍無法解決的鄧小平問題。現在華國鋒仍在繼續從旁製造鄧小平可能復出的各種聲氣，但實際上，又仍遲遲不對鄧小平的復出作任何實際的正式承諾及安排。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內部政治幫派，對華國鋒所形成的壓力相當巨大，這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最近運到香港的「人民畫報」，連華國鋒在去年「十月政變」初期所說過要「繼續批鄧」的話，也刪除掉，可見華國鋒也以「主席」之尊，對鄧小平作了認錯的表示。但鄧小平之遲遲不能復出，顯然又並非華國鋒一人所能造成，最大的阻力可能來自新當權派中的其它一些人物。記得在今年一月間在北平擁鄧復出的高潮中，同時也出現了要驅逐吳德出北平，亦即是把吳德從最高權力層中

的根本利益為前提，為市民爭取權益，為市民表達心聲，這才不辜負市民和選民的厚望。否則，各種競選抱負，只是某些人為了獲取個人名聲而唸出的台詞。

環顧市政局民選議員多年來的實際表現，除了有數位真正是盡了議員應負責任外，有若干議員是差人強意的，致使市民大失所望。故此次市政局民選議員當選後，能否一展抱負，仍有待事實的證明。否則，這次選舉，只是一次例行選舉，選舉出辦理例行公事的議員，但對市民，尤其是中下層市民，則毫無有利的作用。

雖然香港的政制，決定了市政局的職權，以及市政局議員的職能，畢竟有限，但真正熱心為市民服務的議

員的選舉

徐達文

員，如果能做到深入社會聽取民意，及向當局反映民意，那麼，這位議員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民選議員。葉錫恩議員之所以受到中下層市民的大力支持，並受到社會輿論的一致好評，正是她為市民的而且確地做到「敢說敢幹」，她多年來的確切表現，就是她的「競選諾言」的具體體現。

香港市民對於市政局議員的選舉，所表示的冷淡反應，可以從市政局發出的三萬多份選民登記表格，只有十分之一的表格寄回的實際情況，獲得說明。人們對這種選舉權的忽視，不僅在於香港的社會環境，使普羅大眾對政治的冷淡態度，而且也在於民選議員本身的確切表現，使一般市民深感失望故對市政局議員的選舉，一直提不起興趣，更不必說要花時間去投那神聖的一票了。

所謂「解鈴還是繫鈴人」。如果要廣大市民重視市政局的選舉，及支持市政局的工作，首先要由市政局議員本身，以實際行動證明他們是市民的喉舌，是市民的代稱，而不是在競選期間，才能聽到他們為市民說出的一點心聲。

冬天

秦明

驅逐出去的呼聲，最近據一位外國評論員的報導，新當權派中的另一個頭目汪東興，也受到攻擊。這些事情都不能當作是個別頭目的孤立的事，而與鄧小平的復出問題不可能沒有關係。歸根究底，也就是與內部各政治幫派權力利益爭奪問題有密切關係的事。

可以想見的是：鄧小平一個人的復出，其結果必將使跟前當權的一大批頭目滾下台來。這就意味着是把華國鋒「十月政變」的班底全部整垮，當然也就是整垮華國鋒。為甚麼鄧小平一個人復出會有如此的影响，關鍵就在於華國鋒是通過「十月政變」打倒「四人幫」才上台的，而「十月政變」的這個班底，大多數又正是「四人幫」的真正餘孽，連華國鋒也包括在其中。

華國鋒的命運

內部今天既有一個這樣的強大幫派勢力，他們一要把鄧小平急速推出抓權當政，二要把華國鋒的上台班底打倒和清除一大批，華國鋒既不能不對這股幫派勢力屈服，又不能完全滿足這股幫派勢力的權力慾望，按他們的要求辦事，在這種情況下，華國鋒要求「安定團結」，又如何能有甚麼實效呢？

華國鋒能不能避開這個問題，而在「攪好經濟」這個方面打出一條路來，用「把生產攪上去」來求取一些政治資本呢？一些當權頭目最近的自我承供，經濟的衰敗，三、五年內仍將是無可救藥的。「人大副委員長」譚震林曾多次同外國商人表示，至少以後三年內不可能希望的「對外貿易」有甚麼好轉。而最近在北平召開的一個有關整個大陸的鐵路運輸會議也透露，僅僅要使目前大陸鐵路運輸達到正常化，至少也要在三年之後。這就最明顯不過的說明工、礦、交通，在未來至少三年內，還要渡過一個衰敗的黑暗日子。而據「法新社」自北平發出的一項電訊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二月號的一篇文章，則在一陣轉灣抹角之後直率對大陸人民說：不要希望目前「相當低」的生活水平今後短期內會有重大的改善局面。中共的這些自我揭露，儘管我們知道已掩飾了不少共經濟衰敗上的嚴重性，但就算如此，也可看出，華國鋒一伙要想從經濟上打開一個出路的希望，也是十分靠不住的一件事。

內部政治上的權力鬥爭勢難遏止，天天升級，經濟上的出路黑夜漫漫，三、五年內還看不到甚麼好遠景。權力鬥爭的升級，更加迫使經濟衰敗，短期內經濟的毫無進展，反過來又形成在權力鬥爭中的火上加油之局。春節期間，大陸上的「安定」看不到，內部的「團結」也不見一個影子，反而是在許多省份已置於「軍管」之下，動亂仍在擴大，浙江省在春節前後的大動亂就是一個例子。但這也才是一個更大動亂的新的開始，可說中共集團過的是歲寒的冬天！

中國名士的幽默

謝康

幽默有時兼含譏諷，但與譏諷不同。幽默比較溫柔敦厚，能使人發笑，令人喜愛。它不僅使受壓抑的心情獲致輕鬆，有時得到一種崇高和昇華；譏諷是有刺的東西，使人感覺痛苦，令人畏怕。中國人的幽默，古代的以淳于髡、東方朔爲最，明末清初以金聖歎爲代表，近代則以林語堂爲首。

已故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論幽默，以爲幽默本是人生的一部分，所以一國的文化，到了相當程度，必有幽默的文學出現。因爲人底智慧已開，對付各種問題之外，尚有餘力，從容出之，遂有幽默。或者一旦聰明起來，對人之智慧本身發生疑惑，處處發現人類的愚笨、矛盾、偏執、自大、那麼幽默也就跟着出現了。

幽默有時兼含譏諷，但與譏諷不同，大抵幽默比較溫柔敦厚，能使人發笑；譏諷則好像有刺的東西，刺入肌膚使人感覺痛苦，前者令人愛，後者令人畏，前者不僅使人覺得某種受壓抑的心情獲致了輕鬆，有時還彷彿得到一種崇高和昇華。和幽默相反的表情是嚴肅和板滯，使人覺得沉悶而不輕鬆，所謂「作假正經，不苟言笑。」都是不夠幽默，也就是不夠風趣。

在歐洲，英國人的幽默，是頗著名的，據說德國哲人凱塞林編了一部「婚姻論」，請各國名家替它寫文章，許多人都照寫不誤，惟有蕭伯訥不寫，他回信說：「凡人在其太太未死時，沒有人能老實說他關於婚姻的意見。」這是英國人幽默的一例。（其實蕭伯訥是獨身主義的王老五，對婚姻制度，存有反對的意見，認爲是違反自然的。）

中國人的幽默，古代以淳于髡、優孟及東方朔爲最著，清代初年的幽默大家，則可以金聖歎爲代表。據史記滑稽列傳，所述淳于髡的幽默故事：

「齊威王問淳于髡酒量如何？淳于髡說：「我飲一斗亦醉，十斗亦醉。」威王說：「飲一斗已經醉了，那能飲十斗？」淳于髡說：「這要看飲酒時的情況而定，當我在國王座中飲酒，一二斗便醉了。如果在一個比較輕鬆的場合，男女雜坐，握手言歡，放浪形骸，髮簪和耳環，都弄掉在地上，這時我要喝上八斗才醉。如果再進一步，酒闌人散，女主人獨留我住宿，那時裾帶已解，香澤微聞，我於快樂之餘，可飲上十斗也不會醉的。」

這些話說不免近於猥褻，也還算得滑稽幽默。至於楚國的優孟衣冠，漢人東方朔割肉以遺細君，也都是幽默一類，這是大家所知道的。

說到明末清初的名士金聖歎，因爲年代離我們較近，又因爲他評點六才子書，是一個著名的文評家，所以知道他的滑稽故事的更多了。所謂六才子書：一是莊子、二是離騷、三是史記、四是杜甫詩、五是水滸傳、六是西廂記。尤其是他對於水滸西廂，聚精會神，很認眞地將這兩部書的作者絕頂無雙的才情，指點給讀者看，要人家曉得作書之人如何心胸，如何用力；也藉此，可以警惕那些苟且弄筆的人，不敢妄著書。因此，他自稱他評點這幾部才子書，使著書的人不敢動筆，這就等於秦始皇燒書之功了，這不是莊言若諧，正言若反嗎？但是，他又承認他最恨「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這兩句話，所以他才很細心發掘這些作書的才人的秘密，而把金針度與聰明的讀者。李笠翁稱讚金聖歎所評的西廂，深得文字三昧，的確不是過譽，他的詩文中，幽默的話的確不少。

金聖歎原名張采，明亡，改名金人瑞，聖歎是他的別號，以絕頂天才，樹立了小說批評界的最高權威。

他因爲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偕同蘇州秀才十七人控告吳縣縣長違法，由於巡撫朱某包庇縣長，他們結隊到孔廟（即文廟）大哭，結果悉被逮捕斬首（即殺頭）抄家。當縣衙門宣佈將他們綁去砍頭的那一天，聖歎寫了一紙家書，托守監獄的人送與他家中的妻子，內容說：

「字付大兒首：鹽菜與黃豆同吃，大有胡桃滋

味，此法一傳，我無遺憾矣。」縣官看了這封信笑道：「金先生臨死還要罵人！」但我覺得他只是在開玩笑，若說罵人，那只有「胡桃」字樣，暗指滿洲東胡種能了(？)算來也和民族思想有關呢。又聖歎被綑綁至法場時，天忽雨雪，乃成詩一首云：

「蒼天爲我報丁憂，萬里江山盡白頭。明日太陽來弔孝，家家戶戶淚珠流！」

臨行刑前，聖歎大歎曰：

「斷頭，至痛也；抄家，至慘也！而聖歎以不意得之，大奇！大奇！」

看他這種臨危不亂，瀟洒自如神情，非有絕大修養及幽默天性的人，絕無此種境界，堪與希臘聖哲蘇格拉底之死，同屬勘破一切的「超死哲學」。

金聖歎等哭廟案發生之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餘年間，文字獄的案屢見疊出，有一個考官出四書題目「維民所止」，以考諸生，被人告發。雍正帝以爲此題上下兩字「維止」，是去掉了「雍正」的頭，因此就冤枉死了許多人。又有一人名叫齊周華，頗有文名，富於民族思想，曾因案坐牢，釋放後做了道士，因年紀大了，回天台家鄉省視老母，其叔父齊台南是做了大官而退休的，在大門上貼一字條云：「僧道不許濫入齊府」，周華不服氣，乃具呈自訴，竟爲官府所檢舉，被寸磔而死，臨死前作一聯云：

「惡刧難逃，早知不得其死；斯文未喪，庶幾無忝所生！」

此人的思想，可比美金聖歎，眞如同文天祥正氣歌所說：「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了！

明末名士如東林復社有民族氣節的人固多，而偷生苟活，降志辱身的亦復不少。可是，這些失節的文人，也常爲淸議所不齒，或受人諷刺，有時亦自慚形穢。姑舉數例，以見一斑：

常熟錢謙益，字收齊，明神宗時探花（卽廷試第三名），其詩與文爲海內所宗仰，官至禮部尙書。明亡，其繼室夫人柳如是勸他殉難，不聽，在投降淸朝後，又做了禮部侍郎，有人作詩譏誚他：

「……最憐攀折章台柳、撩亂秋風問阿儂。」

名女人柳如是原是蘇州妓女出身，吳儂軟語，卽此詩末句所云。有一天，牧齋穿戴滿洲冠服出門，路上遇着一個老人，一面用拐杖打他的頭，一面說：「我是個多愁多病身，打你這傾國傾城帽！」

這兩句話用西廂詞張生對鶯鶯的話改竄而成，以「帽」易「貌」，恰好同音，可發一笑。

後來，錢牧齋罷官，告老還常熟故鄉，自題他的居所，名「逸老堂」有滑稽人士題一聯云：

「逸居無敎則近，老而不死是爲！」按此聯係歇後語，原文指出於四書：「逸居無敎則近於禽獸」（孟子），「老而不死是爲賊。」（論語）語意頗爲刻毒，牧齋無如之何，其後竟潦倒以終。

太倉吳梅村祭酒，名偉業與錢牧齋同時，而年輩較晚一點，文名不亞於錢牧齋。他因爲順父母之意，勉強做了淸朝的國子祭酒（卽大學校長）殊非所願。當他被召赴北京時，三吳士大夫會集虎邱（蘇州名勝地）以餞其行。酒上三巡，忽有一少年投來一信函，梅村當眾拆開一看，乃七言絕句一首，其詞云：

「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淸朝一半明。寄語婁東吳學士，兩朝天子一朝臣。」

大家看了這詩以後，默默然不出聲，都覺得非常掃興，也夠幽默。

淸順治時，秦世楨巡按江南，鐵面無私，人稱爲「秦鐵面」，卸職後李成紹繼之，李好飲酒，人稱爲「糟團」，有人戲改唐詩人崔護「人面桃花」句，貼於牆上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鐵面糟團兩不同。鐵面不知何處去，糟團日日醉春風。」

此類譏諷詩，較尋常戲謔之詞，好像更有風趣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西藏活佛來朝貢於京師，住雍和宮，欵待極爲優渥，遠近僧侶沙門來參謁的人很多，活佛趺坐在高座上受他們的禮拜，架子甚大。不料，經時未久，卽傳天花痘而死。好事者贈以輓聯：

「渺渺三魂，活佛竟成死鬼！迢迢萬里，東來不見西歸！」

又一輓聯云：「紅豆相思，我佛何年轉世？曇花一現，北京卽是西天！」

下聯點明出天花痘事，詞意淺露，似係輕薄子所爲。

乾隆末年，和坤得寵，以貪墨著名，他個人的財產，據說值得白銀十萬萬兩以上。官居軍機大臣、尙書、大學士之職。在和坤庇護之下，貪官污吏，多如牛毛。嘉慶帝登位後不久，太上皇駕崩，乃將他賜死，家產則查抄充公。滿淸政治由盛而衰與和坤的大貪汚，和政風的腐化，很有關係。和坤未敗亡時，有人寫打油詩貼其門上云：

「百千億萬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太師無脚費，不能搬運到黃泉！」

按此詩原係元人譏刺脫脫丞相之作，恰好亦可用在和坤身上。和坤死後，其門生黨羽躋顯要者多丟官，人稱爲「一團和氣」云。

幽默大師林語堂

整肅丁盛斬草除根

「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在此次「四人帮」事件中受株連，被華國鋒逮捕下獄。丁盛是江西興國縣人，一九一二年出生，出身於一個貧農家庭，在中共的軍頭中，屬於少壯派的人物。丁盛十八歲時，當朱毛的紅軍路過興國縣時，參加紅軍，參軍前僅讀過一年書。

一九三四年，丁盛升任爲連指導員，入瑞金紅軍軍事政治學院學習，「長征」時，爲「紅幹團」學員，充當毛澤東的警衛。抗戰時丁盛在晉察冀游擊區任黃永勝部副團長，爲黃永勝賞識。一九四七年，丁盛隨黃永勝在東北叛亂，參加承德戰役、遼西戰役，天津戰役，升爲師長。

同年南下華中，由贛轉湘，道經興國老家，雖不知生母生死，竟過門不入。一九五〇年率部入桂，一九五二年升爲副軍長。四月率部入韓參戰。一九五四年入北京軍事學院深造。一九五五年受少將軍銜，獲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九五八年畢業軍事學院，出任由北韓返駐四川的五十四軍軍長。

一九五九年四月西藏動亂，率部由成都赴援，鎮壓藏軍起義，兼任拉薩警備司令員。一九六二年十月，參加對印度戰爭，把印軍擊退「麥馬洪綫」以南，因而聞名中外。同年底，入高級軍事學院深造，一九六四年八月，被賀龍派赴新疆担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司令員陶峙岳），實際主持該兵團的防蘇任務。一九六六年升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司令員。一九六七年一月，被紅衞兵指爲賀龍死黨，險遭揪鬥，因新疆局勢混亂，丁盛仍任原職。一九六八年三月，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把丁盛調離新疆，轉任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黃永勝兼），一九六九年升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兼廣東省革委副主任，並當選爲九屆中共中央委員。

一九七一年九月爆發「林彪事件」，「四野」系各大將領俱受株連，丁盛的老首長黃永勝，老搭擋廣西軍區司令員韋祖珍俱遭整肅。廣州軍區大地震，第一政委劉興元外調，各將領俱被削權，但丁盛地位未受影響，可能由於丁盛曾是毛澤東的警衛員。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毛江集團爲安撫廣州軍區各將領，江青親赴廣州，並與丁盛一同出席「五一」慶典，丁盛與江青的關係便在此時建立。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澤東削藩，丁盛調往南京軍區，南京軍區隸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省駐軍，而上海是文革派的發祥地，丁盛担任此職，可見毛江對其重用。此次華國鋒整肅丁盛，全是爲了消除後患，對江派斬草除根。

「梅花」精神

尼采有句名言，非常發人深省，他說：「盲目悲觀只有毀滅，盲目樂觀也只是膚淺，只有悲觀的樂觀，才是強者。」

所謂盲目悲觀，本質上是一種虛無主義，認爲一切到頭都是空，而盲目樂觀又是一種鴕鳥主義，把頭埋進了沙漠以爲便可以粉飾太平，前者無以安身立命不足爲訓，後者不能面對現實也是不足爲取。

只有悲觀的樂觀——面對「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的現實，正視它，超越它，面對各方來的各種打擊，克服它，承受它，既不怨嘆，也不自憐，而是以沉毅的生命意志，迎向各種驚濤駭浪，轉化成波瀾壯闊的的生命歷程，這才是強者的畫像。

這種強者的哲學，實在也就是中國民族的一貫哲學，中國民族在世界歷史之流中，浩浩蕩蕩緜延數千年之久，只有朝代的更替，從無民族的滅亡，豈是弱者所能爲，更豈是一帆風順從無風浪打擊？不但不是，而且剛好相反，「國運不如意十有八九」，正是因爲在坎坷多難的國運之中，中國民族能夠愈鍾煉愈堅韌，愈受打擊愈認爲大有可爲，能夠以這種內在的強者哲學作爲維繫民族命脈的動力來源，所以才能百折不撓、生生不息，蔚成波壯的巍巍大中華。

中國以梅花爲國花——越冷它越開花，正是這種強者哲學的最佳象徵，也正是這種立國精神的最佳寫照。

而儒道釋這三家哲學中，也莫不是以這「大有」的哲學作中心精神；所謂「大有」一詞即來自易經的一卦，代表了對宇宙人生的看法不但不是虛無，而且是大有！它的卦象是「火在天上」，象徵唯有充份發揮生命的光與熱，才是「剛健而文明」的原動力，整個易經乾坤並建，可說就代表了儒家建立在「常無有」上，也是一種大有的精神，雖然它也講「無」，但絕不是虛無主義的無，而是「無之以爲用」的批判精神與提昇精神，然後「有之以爲利」更是要以高度的文化理想來指引現實，肯定方向，最後還是「大有」；大乘佛學則是「空之以爲用」，把「頑空」的虛無主義化爲「眞空」的超越精神，然後再回過頭來講「妙有」，以積極入世的願力來救世救難，其根本精神仍然是一種「大有的哲學」，我們可以說，這種「大有」哲學，不但是儒道釋三家的共同通性，更是整個中國民族慧命的核心精神。

爲什麼此時此地要特別引申這一民族哲學呢？理由很簡單，環顧滔滔今世，默察國際逆流，展望未來國運，今天正是我們將面臨更大挑戰，更需努力回應的時刻，若問憑藉什麼心理建設來應戰？憑藉什麼哲學來安身立命指引方向？一言以蔽之，非要振作這種「大有」的民族精神不行。

政權的沙卡洛夫；同時沙卡洛夫也證實已從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領到這封信。據白宮新聞秘書鮑威爾說，卡達總統在這封信中，「基本上重申他對蘇聯人權及自由的承諾」。

蘇共對這件事很快有反應。蘇共眞理報前天的一篇評論說，美國和蘇聯間積極的關係，只有在互不干預兩國內政情況下方能進展，並指責卡達政府的作爲，和「美蘇關係的積極發展並不一致」。蘇駐美大使杜布萊寧告訴美國代理國務卿哈特曼，克里姆林宮「絕對拒絕」他國干涉其內政，此種作法可能使美蘇問題更加複雜。

在此之前，卡達總統對於反對蘇共政權的俄國詩人金斯柏格之被被捕，以及美聯社駐莫斯科記者克林斯基的被逐事件，明白道出深切的遺憾，並曾強烈表示，美國對於蘇聯境內人權情況的態度，決不能和裁減核子和傳統武器的談判聯系在一起。他還說：如果我們繼續不斷致力於人權，我們將能更適當地處理與蘇聯的關係。因此，我們相信，蘇共的反應，將不會改變卡達政府的堅決立場。

重視大陸人權

人權自由的原則，不容共黨政權橫加排斥。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組織早已等同虛設，現在美國獨擎人權自由的大纛。而過去美國政府往往厚責自由陣營內的友邦，卻輕縱共黨控制下的政權，不但沒有積極的作爲，連言詞的譴責都噤若寒蟬。這一種怯懦的態度，既違背道德的原則，並且鼓勵敵人對內加緊迫害其人民，對外藐視自由國家的存在，橫行霸道，肆無忌。卡達總統所表示的，「如果我們繼續不斷致力於人權，我們將能更適當地處理與蘇聯的關係」，應是懲前毖後之論。

人權運動之應向中國大陸推進，比之對付蘇聯，其需要實更爲迫切。但不幸的是，國際間的印象這方面卻如一片空白。究其原因，不是因爲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對權人自由的渴求與爭取不如蘇聯，而是國際間對於中國缺之正確而充分的報導。美國魯瓦克教授坦率道破美國學術界與新聞界對中國大陸許多不實報導的背景，實爲誅心之論）。蓋如音樂家馬思聰在中國大陸期間所受迫害以及逃奔自由的故事，就是中國大陸人權運動迫切需要的證人證言，又何遜於索忍尼辛、沙卡洛夫！

我們相信卡達政府對人權自由的堅決積極立場不獨適用於蘇聯，亦必同樣適用於中國大陸，而不應有所軒輕。我們盼望國際新聞界學術界（尤其美國）能拾其良知，運其慧眼，秉其直筆，寫出中國大陸上共黨對人權自由迫害的事實。

余秋人

共黨特務的活動。他說：「經驗告訴我們，大多數蘇聯集團及中共官員，均直接與情報活動有關。」他並指出，在美的中共「官員」大量增加。他說，聯邦調查局和其他美國情報機關合作及人民的支持之下，來防止發生類似日本突襲珍珠港事件的新的悲劇。

中共的海外特工

紐約每日新聞於一月二十八日在一篇題爲「中共在窺伺你」的專欄中，更具體的指證中共利用倫敦艷窟，窺伺西方國家的機密。中共僱用一個名叫勒維的愛爾蘭女子在倫敦設立應召站，四年以前，就已勾引英國空軍部長蘭姆登和上院的政府領袖雅利柯竊取英國政府及同盟國與北約組織的最高機密。這個應召站的隔壁就是中共外交人員與職員所住的房子。中共人員在他的房子的後牆上鑿了一個小洞，裝上一個使他們能偷看的小鏡頭，並且攝影。這篇專欄揭發在倫敦的中共使館是北平在西歐情報網的神經中樞。北平的特務機構有一個全球性的間諜網，僱用了大約五十萬名工作人員和「信差」，在其他國家境內搜求機密。這五十萬名中共間諜包括有外交官、記者、軍官、科學家、大學教授、商人和商船等。專欄中說：「北平間諜已滲透進入亞洲、歐洲和美洲的各大華僑社會並已在澳洲和非洲召募不是華裔的工作人員。」專欄更坦率指出中共外交部長黃華就是一名資深的特務頭子，當其担任「新華社記者」時，已習情報技巧。

自由世界對中共的間諜活動眞相，它以五十萬名工作人員遍佈各大洲，無孔不入，應該知所警惕，否則，一幕接一幕的悲劇在世界各地發生，終將噬臍莫及。中共一貫認爲情報工作是「秘密的鬥智的戰爭」、「隱蔽戰綫的鬥爭」，肯定它是對敵鬥爭「準備勝利」和「鞏固勝利」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它的情報組織與活動，具有高度機密性，不但外界人士甚少獲知內情，就是中共各情報系統之間，也採取隔離措施，絕對不准發生橫的關係。

根據調查，中共的特務組織，在共黨「特工委員會」以下主要區分爲三個系統，有三個部門，一爲「中共中央調查部」，二爲「中共中央統一戰綫工作部」，三爲「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乙、政權系統有七個部門從事情報工作：一爲「國務院公安部」，二爲「外交部新聞司」，三爲「對外貿易部」，四爲「對外經濟聯絡部」，五爲「新華通訊社」，六爲「科學技術情報中心」及「科技情報研究所」，七爲各個對外「友好協會」。丙、軍事系統設有兩個情報部門，一爲「總參謀部情報部」，二爲「總政治部保衛部」。以上這些特務機構，或對內用以鎭壓人民，或對外進行間諜與統戰活動，分工細密。

梅寒耐

張國燾爲何出走延安

陳綏民

張國燾是早年中共領導人，現居加拿大養病，久已不問世事，與外界隔絕多時。最近由他同鄉好友蔡孟堅的往訪、暢談往事，引起世人注意。張國燾出身北京大學，是中共黨創辦人之一，也是唯一能見到列寧的人。朱毛彭率殘部「突圍長征」途中，得張部支援補充，才免遭覆亡，因此張被認爲共軍的救星。後毛張草地分家，毛偷偷率部北上陝北；張率部南下，結果全軍覆沒，逃去延安，自此受毛的支配及歧視，每當用飯時，唯張之面前不擺筷子。張藉祭黃陵出走，毛還不放過他，命周恩來暗中迫害。

唯一能見到列寧之中共領導人

張國燾是江西萍鄉人，民國四、五年間在北京大學就讀，正當「五四運動」時代，受到北大文科長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之影响。其時，也正當俄國第三國際派維丁斯基來到中國，運用李大釗與陳獨秀等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年）陳獨秀等領導籌劃共黨組織，張國燾爲七個發起人之一。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共黨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李漢俊家召開第一代表大會，張國燾担任大會主席，毛澤東爲十三個代表中之一。民國十六年會參加南昌「八一」暴動。十七年担任共黨駐莫斯科共產國際代表，會獲列寧召見，爲中共領導人中得見列寧之唯一人員。民國十九年返上海後進入江西共黨「蘇區」。民國廿年充「蘇區」政府副主席，此時正當共軍紅一軍軍長許繼愼因AB團事件被殺後，所部由鄺繼勛率領，以安徽六安金家寨爲根據地，共黨中央派張國燾前往領導，途經武漢，適中共特務頭子顧順章（化名化廣奇奉共黨中央之命送俄國之補助金至蘇區）在武漢爲武昌警察局長蔡孟堅所捕獲。張化裝爲一鄉下人乘平漢車得此惡訊，乃在花園站前一小站下車，倖免于難，得以潛入豫鄂邊境，立即成立「豫鄂皖邊區蘇維埃政府」。民國二十一年秋，政府軍攻克金家寨，鄺繼勛被俘，由徐向前繼任，共黨改該部爲四方面軍，突圍經鄂西北，與在麻黃一帶之李先念部會合，侵入陝南。二十三年後由鄂南入四川北部通江巴中一帶，設立「川陝省蘇維埃」及「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張國燾担任主席，指揮有五個軍番號的紅四方面軍。二十四年共軍由江西流竄到達貴州遵義召開會議決定，電紅四方面軍渡嘉陵江，策應由朱毛彭所率領之紅一方面軍北上。是年六月十六日，共軍之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西部懋功會師，張部約爲七萬餘人，實力強過紅一方面軍遠甚，當時在共軍內部均認爲張國燾爲挽救共黨及共軍免于死亡的最大救星。此時，爲張國燾在共黨內與軍中的全盛時代，也是他從紅色舞台上走向敗落的開始。

共軍兩部份紅軍到達川西懋功時，由江西出發西竄的紅一方面軍僅殘存八千人，而紅四方面軍則有六七萬之衆，一切裝備人員均賴張部支援補充，兩部去川北會師以後，對今後之前進方向與路綫，各有不同的想法與意見，毛張之間也就開始發生分歧。

毛張分裂、紅四方面軍覆沒

二十四年六月廿五日，在川西兩河口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張國燾陳昌浩（紅四方面軍政委）提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爲不合法」的意見，此時張亦指責共黨中央的政治路綫錯誤，陳昌浩則主張重新改組中央，以張國燾當總書記。同時對于當前共軍行動方向，雙方亦估計不同，毛主張北上進軍，與陝北之劉子丹會合。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在川康一帶建立根據地，相機進窺成都平原。相持之下，最後由朱德從中協調，一方面建立川陝甘邊區根據地，同時將主力部隊逐漸北移，人事方面增補紅四方面之徐向前、王樹聲、傅鍾、李先念、何畏、周純全等人爲中央委員，張國燾担任「紅軍總政委」。）

八月五日在毛兒蓋召開政治局會議，依舊發生南下北上之爭，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分裂歧見日深，會後雖然勉強組成前敵指揮部，左路由張指揮，右路由毛指揮，當張國燾之右路軍三十軍在包座松藩一帶與胡宗南之第一師發生激戰，傷亡甚大而敗潰之際，毛澤東所率領一三軍團及軍委直屬縱隊所組成之右路軍，不但見危不救，乃編成陝甘支隊，由彭德懷與林彪率領，彭任司令員，毛任政委，偷偷離去而北上陝北，於是張國燾在川康邊境之綽木爾另成立中共中央，陳昌浩、朱德、劉伯承等亦參加，推張國燾爲共黨中央總書記，於是共黨出現了兩個中央，形成共黨中央領導上的空前一次大分裂，直到二十五年張國燾南下，在西康遭遇國軍擊敗，被迫北上退至甘肅，復遭馬家軍之堵擊，十月賀龍之紅二方面軍會合退至陝北，在安塞之同心城與毛見面，由于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幾已全軍覆沒，麾下殘軍敗將，虎落平陽只有被犬欺了。

毛不在張飯桌前擺筷子

毛率領之陝廿支隊到達陝北瓦窰堡，得到陝北土共劉子舟之接應，穩住了陣腳，第三國際恰于此時派張浩（即林毓英爲林彪之叔）返中國到達瓦窰堡，傳達國際七大決議，知道毛張衝突，形成共黨中央領導的分裂，毛急於轉變圖存，乃極盡對張拍馬之能事，挾張浩以自重，在瓦窰堡改組共黨中央使之成爲「合法的中央」，十二月廿五日并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提出「建立廣泛的民族抗日統一戰綫」，打着抗日的招牌，欺騙國內外人民，開始向當時駐在鄜西劉共之張楊部隊進行統戰宣傳滲透與策反。

「西安」事變後張國燾回到陝北，解除了軍權，毛此時乃建議重建黨政正常體制，取消陝甘游擊支隊，及紅一、紅二、紅四方軍間番號，毛自兼軍委主席，將原紅四方面之幹部，分別調離部隊，有的送往「紅大」（後來改爲「抗大」）受訓，有的則加以軟禁及秘密處置，當許世友、周純全等到「抗大」受訓時，除作自我坦白與寫悔過書外，并要彼等公開檢舉鬥爭張國燾，爲此許會起而反抗，并暗約『紅四方面軍』之幹部四十餘人集體逃亡，事洩被捕禁閉數月。

這時的張國燾名義上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陝甘甯邊區」副主席（主席爲林祖涵後出任八路軍西安辦事處）代主席，實際上無一點權力，此時毛與秦邦憲、周恩來等聯手，使張孤立，并遭毛之特務監視，行動毫無自由，當張由共黨中央總部所在地楊家嶺往返河邊散步時，亦有人跟蹤，張由延安老城至新城市區邊區合作社吃飯時，亦常遭歧視，最無聊而狠毒的一著則爲每當用飯時，惟獨張國燾之面前不擺筷子，（沈之岳先生奉命滲入延安親見此情況）連續數日，使張氣得發抖，但亦無可奈何，此時張國燾已感到自身的危險，并下定決心離開虎穴——延安，毛對張明爭暗鬥，著著進逼，張則隱忍以待時機之來臨，暗中也作了必要之準備與聯繫。

藉祭黃陵出走延安

民國卅七年春，在楊家嶺共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春節文娛晚會中，張與政府派在延安的人員有了初步的接觸，加強了他投向政府的決心，在一次與毛的晤談中，張表示自己的身體健康欠佳，精神不振，有機會能前往西安看看病，毛當時表示可以商量考慮，待廿七年四月初政府正式祭黃陵，亦曾通知在陝北的共區政府，於是張國燾乃把握此一機會，以「陝甘甯邊區政府」代主席之身份，徵得共黨中央同意，代表前往洛川中部參加祭祀黃陵，當時戴雨農先生得悉此一消息，立即密電西安行營第三科負責人迅速派員前往接應，并作一切妥善佈署。



四月四日祭畢黃陵之當晚，立由陪同人員護送至西安，與省府主席蔣鼎文先生及胡宗南連晤談後，四月八日即乘專機直飛漢口，抗戰期間，一直在重慶辦訓練與講學，在延安毛對張一直採取監視，本來派有一侍衛特務人員王某，跟隨張之左右，曾有密令，如發覺張有異動或逃亡，立即執行處死，但王某因隨侍張國燾日久，對于張之人格品德與學識均極欽佩，覺得他對同志部屬寬厚，爲人正直無私，不忍下手，乃竟隨張一起逃亡而投奔自由。亦云幸矣！

發表告國人書一致抗戰

張國燾于投奔自由，投向政府的抗日陣營後，于廿七年（一九三八）五月六日在漢口發表「敬告國人書」，他在這封公開信裏，表明他個人對抗戰到底的決心，與對抗戰必勝的信心，認定國家民族高于一切，希望全國同胞要共同團繞在三民主義，中國國民黨與蔣委員長的週圍，一致抗戰建國。

同時他也認爲「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委員長爲全國唯一的最高領袖，中共亦不否認此一事實，因此；他希望毛和中共黨人接納他的三點意見：一、必須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眞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二、國民政權和軍隊應完成統一，要拋棄軍閥割據做法。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的外交政策。

周恩來奉毛命暗中迫害張

當張國燾談話及書面意見發表後，使中共受到極大的震撼，毛等在延安會彙夜召開緊急會議，并密令在漢口之周恩來與陳紹禹等暗中脅迫張國燾，希望其悔過重返共黨陣營，用盡各種手段，張毫不動搖與屈服，於是共軍駐武漢之負責人周恩來、陳紹禹、董必武等乃發表公開之警告函，對張國燾之言論與行動，加以詆譭與汚衊，最後并將張開除黨籍，從此，張國　成爲共軍與毛澤東心目中之最大敵人。張住留香港廿多年，一九七〇年，始遷往加拿大定居。

張當年在香港與朋友暢談時表達：他對毛澤東的評價：是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政治流氓與土匪軍閥、善用詭謀與權術、最後他自己必爲詭謀權術所害。

他對中共的評語：是一羣不學無術，綠林結夥的幼稚落後集團，不可能領導建設一個現代中國，最後一定沒落與失敗，永遠沒有前途。

他對中國國民黨的評論：國民黨有偉大的領袖，有眞正爲人民謀幸福的三民主義，就在如何澈底的力行與實踐，幹部與人才決定成敗，一定可以戰勝共產黨，應努力好自爲之。

宋教仁與國民革命

胡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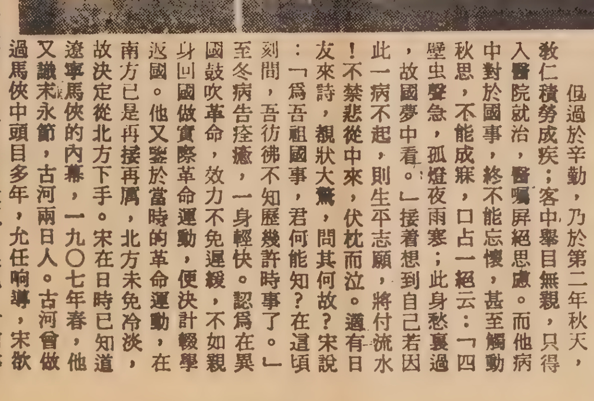
「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峯。村市沉雲底，江帆走樹中，海門潮正湧，我欲挽強弓。」——這是宋教仁先生在被害前一月，偕于右任同遊杭州登南高峯之作。時宋以統一政府告成，民國初建，還鄉省親；因同志催促再出，經武漢、南京及沿江各地，爲國民黨作國會競選演說，計劃以臨時約法，國會的多數黨，責任內閣，以制止袁世凱專制，因而遭到袁的毒手！

自力留學鼓吹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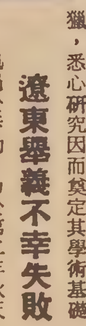
宋教仁、字遯初，留學日本時改名宋鍊，筆名漁父，湖南桃源人。幼時家貧，十二歲喪父，一生學業，全靠自己努力。十七歲入漳江書院肄業，二十歲考入武昌普通學堂，即抱改革思想，開始物色同志。聞黃興由日歸國，在鄂演說，痛詆清政府腐敗，並提倡改革，便與黃興相結合。其後與陳天華、張繼、劉揆一等，在湘組織革命團體，號日華興會，並設支部於武昌。這時武昌普通學堂查悉他參加革命，乃將他除名，於是轉滬逃往日本留學。

宋的家境既貧，逃亡異域，自然更感困難，幸賴舊同學們的協助，替他籌一筆欵項，始得如願求學。他獲得資助，加倍奮勉，時時作文譯書，兼任學校的漢文教授，以所得聊爲補助，後又領到公費，問題才得解決。

一九〇五年春，他感於國內人心死氣沉沉，欲藉文字鼓吹，激勵人心，乃會同張步青、陳天華、程家檉、黃興等十餘人，創辦廿世紀之支那雜誌，秘密運輸國內。同年夏天，孫中山先生到東京，敎仁等得與晤談機會，並於七月卅日組成了中國同盟會。中山先生當選爲總理，宋被選爲執法部檢事。當時因雜誌被日本查封，乃創辦「民報」，宋以「強力齋」筆名撰文鼓吹革命。



敎仁好學成性，加入革命運動後，仍不忘讀書，而讀書更不忘命革。同年十一月，因日政府受清廷要求，頒佈留學生取締規則，他的摯友陳天華，憤而投海，宋爲文紀其事，語極沉痛，刊於民報，一時人心激勵。他又跟楊卓林、寧調元、胡瑛等發起聯合會，以謀抵制。清駐日公使楊樞奏請除名驅逐，不許留學，乃改名曰鍊，入早稻田大學習法政。同時對於財政經濟各門，也一一涉獵，悉心研究因而奠定其學術基礎。



遼東舉義不幸失敗

但過於辛勤，乃於第二年秋天，敎仁積勞成疾；客中舉目無親，只得入醫院就治，醫囑屏絕思慮。而他病中對於國事，終不能忘懷，甚至觸動秋思，不能成寐，口占一絕云：「四壁虫聲急，孤燈夜雨寒；此身愁裏過，故國夢中看。」接着想到自己若因此一病不起，則生平志願，將付流水！不禁悲從中來，伏枕而泣。適有日友來詩，覩狀大驚，問其何故？宋說：「爲吾祖國事，君何能知？在這頃刻間，吾彷彿不知歷幾許時事了。」至冬病告痊癒，一身輕快。認爲在異國鼓吹革命，效力不免遲緩，不如親身回國做實際革命運動，便決計輟學返國。他又鑒於當時的革命運動，在南方已是再接再厲，北方未免冷淡，故決定從北方下手。宋在日時已知道遼寧馬俠的內幕，一九〇七年春，他又識末永節，古河兩日人。古河曾做過馬俠中頭目多年，允任嚮導，宋欲往東三省運動馬俠起事，而黃興等人也很贊同，便約同白逾桓、吳崑、古河等共同進行。逾桓事因先行，約定在馬關相會。

同年三月杪，敎仁抵達遼寧的安東後，因清探密佈不便入內地，乃一面細考地圖，揣摩形調查勢，風俗人情宗教，爲用兵的基礎；一面則囑逾桓偕日人小長谷，往鳳凰城調查一切；並寫信給馬俠頭目李逢春，朱二角、金壽山，說

明使命，示以革命宗旨，請他們共舉義旗。他們接信後均表示贊同，從此遠近來歸的日益多，敎仁就近成立同盟會遼東支部，作爲灌輸主義，主持革命的中心機構。到了夏天，聞革命軍在廣東潮州、惠州等地舉事，卽擬同時發動，先佔遼寧，再逼榆關，而窺京畿。不料鹹廠招兵，風聲走漏，適値不幸被捕。宋見大勢已去，乃立卽化裝，逃往日本，待機再舉。

著述譯書得欵助黨

敎仁逃返東京後，致力於同盟會機要和民報的革命宣傳；同時仍鑽研學術，備將來革命建設之用。一九〇八年春，中日關島問題發生，清廷無法應付，交涉將敗。宋却採取了各家著述，剪去當時報紙，著有「關島問題」一書。駐日清使獲悉後，便間接托人購稿獻於國內外交當局；清廷憑着此書，才將難題解決；僅將所獲稿費，半數購書，半數贈送黨友。而宋的聲名，也由此傳遍中外了。同年冬，民報二十四期中有「革命之心理」一文，日政府認有激揚暗殺破壞治安作用，勒命封禁。敎仁與社中同志提出訴上，仍不得直，卽擬聯合同人，繼續移往美國出版，又因其他原因而未實現。

民報被封後，黨的勢力，當然受了很大影响，黨的經費，亦更困難，敎仁便譯了日人所著的財政學一大部，由旅日華商購稿印銷國內，得欵數千元，充作黨費之需。到一九〇九年春，廣州新軍舉事又失敗，同盟會的精神更多廢弛，敎仁經常與譚人鳳、居正等商議整頓辦法，適國內鄒代藩赴日與譚人鳳，鄒永成同居神田北、神保町，對同盟會建議三策：（一）在北方舉事爲上策；（二）在長江流域舉事爲中策；（三）在邊彊舉事爲下策。經敎仁與人鳳約集林文、何天烱、呂志伊、蕭翼鯤、張鎭衡、周來蘇等數十人討論決議，以中策爲上策，實行組織長江機關。當時敎仁並提議：湘省新化縣銻鑛最多，由他與日人交涉，全數售與日本商人，協取手續費應用。其中每百両銀，可得手續費銀五両，每年可得手續費一百數十萬両，以此辦理長江機關進行事項。但其時黃興、趙聲已準備再攻廣州，計劃未及實現。

參與廣州之役經過

一九一〇年秋，宋敎仁以寄身異域，不易發展，乃回到上海，經于右任、陳其美等請入「民立報」任主筆，署名漁父。憑其犀利的筆鋒，和淵博的學理，對清政府痛加攻擊，而於革命主義，則竭力提倡，智識界爭相定閱，成爲革命最有力的刊物。翌年東，香港統籌部重謀大舉廣州，連電敎仁前往。那時他正在滬有所策劃，因此，同志者多留他主持中路，爲南路策應。同時又有人覺得他此去危險性太大，最好不去。他却慷慨地說：「這點你們不必怕，成功吧是爲四萬萬同胞造福；不拚我一顆頭顱就完了！」當時卽將報社筆政，托方潛代，仍署名漁父，免人啓疑。

他於三月中旬到港，統籌部請他繼陳烱明任編制課長，一切文件，均出自他的手筆。此役預定三月廿九日聚集各省志士，同時發難，攻取廣州。不料事機不密，當敎仁等抵省時，大事已敗，祇好折回香港，趕辦善後。當消息傳到滬上時，民立報同人都料敎仁必難免。後接一電譯至宋字，都不忍卒譯，定神後再譯，見是宋玉琳，驚意始蘇。一日，忽見敎仁翩然歸社，都欣喜若狂！經敎仁報告失敗經過，又不禁沮喪萬分！敎仁一面主持革命言論，一面研究方策，以圖再舉。當時他審愼周詳，嚴密籌備，卽以在日京所議的三策，加以衍述：

（一）效法葡、土的中央革命，密聯北方軍隊，更結東三省馬俠爲後援，一舉而佔領北京，然後統一全國爲上策。

（二）在長江流域，各樹潛勢力，一聲令發，同時並舉，創立政府然後北伐爲中策。

（三）在邊彊要塞，密組機關，一朝大舉，進據各塞，徐圖攻取爲下策。

光復武昌擬建政府

大家都認爲上策之較難，下策行之已敗，決行中策，亦如日京同志之意。宋敎仁等籌組中國同盟中部總會，爲實行的樞紐，仍奉日京本部爲主體，認南日分會爲友會，以資聯繫。由敎仁起草總會和分會章程，於六月六日開成立大會。並決議設立各省分會，潛佈實力，由譚人鳳往鄂同居正、孫武等籌組湖北分會，曾傑赴湘同焦達峯，楊任等組湖南分會；范鴻仙、鄭贊成赴皖籌設安徽分會；均隷屬總會。主要任務爲運動各省軍隊，主持革命義舉。至於實行方面，決定由武昌發動，理由是：武昌爲湖北重鎭，位居全國之中，交通四達，同志易衆，地理人事相宜。但武昌東有大江，敵艦易入，西有漢口租界，對外煩難，且爲京、漢、湘、鄂鐵路交錯要衝，清軍朝發夕至，不宜於守，故決定武昌一動，四方卽起响應，使清兵措手不及。計議既定，就通告各分會，都本此計劃，積極籌備。

同年七月，清廷忽頒鐵路國有令，一時川、鄂湘、粵各省人民，齊起反對，川人尤爲激烈。清廷令端方調鄂省新軍入川，諭令格殺勿論，因此輿論更爲憤激！鄂省同志，卽擬乘機發難，派居正等往上海購槍，並迎敎仁、人鳳、黃興等前去主持。敎仁也認爲機會難得，正要動身，忽胡瑛來電告所事尙難急發。敎仁卽囑居正運械先行，自己留滬，策動各方。

八月十八日，漢口黨人孫武因製造炸彈不愼，爆發受傷，潛逃就醫。警士聞聲，入室搜查，機關無意被破，密謀敗露，黨員名冊被搜去，當晚彭楚藩等遇害，一時人人見危，次日，新軍迫不得已，乃倉猝發難，進攻督署，清吏棄城而逃，武昌卽告光復。於是黎元洪爲鄂軍都督，宣告革命宗旨，接着督師進佔漢陽，革命聲勢大振。這時敎仁興奮萬分，正籌備西上，恰巧黃興到滬，卽相偕同行。九月初七抵達鄂軍都督府時，革命軍勢正挫，衆見宋、黃到來，便推黃爲戰時總司令，敎仁辦理外交事務；並特別注意於新政府的創立。正草擬組織大綱時，漢陽、武昌危殆，幸而南京已告光復，決定臨時政府改設南京，鄂中代表亦紛紛東返。

電影評論

異鄉夢

白景瑞的異鄉・夢？

楊直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是中學生都知道的南唐李後主所填的一闋「虞美人」的詞。

這首詞，與「異鄉夢」相差十萬八千里，怎麼會想到？細細去想想却也並不奇怪。這闋詞，雖然是李後主寫的他自己身世飄零，但這闋詞，却是「異鄉夢」這部電影一箇很貼切的詮釋。這話怎麼說？如果我們忘去這是李後主寫自己身世的詞，就詞的內容所指來說，這首詞，恰好是「異鄉夢」這部電影的化身縮影。

也可能是導演白景瑞當年負笈異鄉羅馬，過遠別國門親友做異鄉飄萍捕虹浪子，留學生的一個藏在內心深處的一個「情意結」？

也就是「異鄉夢」電影中，老華僑魏蘇、韓甦兩人的身世寫照。

更是所有的隻身赴海外「取經」、「闖天下」的異鄉人，希冀「功成名就」、「衣錦榮歸」的學生或華僑最恰如其份的描述。

這些隻身去異域打天下的捕虹浪子，天涯過客，不是李後主，不是帝王，因此，他們在異鄉的奮鬥掙扎、願望，更十分的像這首「虞美人」詞了。

異鄉羅馬，春花秋月雖好，但總不是家鄉的山光水色！月是故鄉明，「明」在那兒，明在親情上，「人不親土親」「土親人不親」「親不親故鄉人」這些感觸一生住在自己國家裏的人可能感受不深，但當你一旦離開國門，身處金髮碧眼滿口異言的天下裏，你便馬上會覺得：「在家千日好，出門事事難」，不管你成功也罷，失敗也罷，在他們的心靈深處，總會有「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的感喟！

異鄉總歸是異鄉，就是出車入馬，衣錦著繡，也是食之無味，猪扒不

如豆漿油條燒餅吃的香，牛扒不如紅燒牛肉麵辣的過癮！

尤其是春花秋月之時，月明星稀之夜，那眞是「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所以像，張大千大師，林語堂大師，他們寧願拋棄了那麼美好的庭院、事業而回國定居，道理在此。

無邊落木蕭蕭下，葉落歸根，這一份心情唯有身處異鄉的遊子、浪子、取經、打天下的異鄉客才曉得個中況味。

所以音樂家馬思聰這次回國來說這裏的「人香水亦甜」。

所以「東方羚羊」紀政小姐這次回國來開口便說：「啊！回家過年，眞好！」，

所以名學者吳大猷博士，每次去美國都帶上一大行李袋的燒餅油條！

這些人都是衣錦榮歸的英雄，但英雄歸英雄，當年漢高祖劉邦，打敗暴秦，他還忘不了回去老家，看他鄉里親朋，而唱出大風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油條豆漿，紅燒牛肉麵，眞的那麼好吃嗎？不然，這只是一種異鄉之愁，「望梅止渴」的以療鄉愁飢餓的方法罷了。

白景瑞這部「異鄉夢」電影，不僅捉到一個很嚴正的主題，同時也把身處異國海外羅馬的「遊子吟」吟唱的很深刻而不落俗套。也給了那些想去異國闖天下的人，和處身異國的老華僑一個很平實而動人的詮釋。非一般留學生文學可比。

這也是白景瑞的高明處，更是那幾位年輕編劇的獨到處，我們為留學生華僑拍出了一部「心史」。

林青霞隻身去羅馬學聲樂「取經」、「闖天下」，幸得久居羅馬的孤子秦祥林，也是魏甦的義子相助而才免又了「四面楚歌」之感。

老華僑魏蘇，是久居羅馬的一個混的很好的老華僑，人稱「老爹」，他也就是林青霞生身父親。但林青霞不知道，後來知道了，反而惹起了軒然大波，因為魏蘇棄他母女不顧，實在難以令人原諒。但魏蘇他有一本難念的經，如若林青霞能念懂這本經，她當然會原諒他，但這本很難念。再加上秦祥林與林青霞的戀情，以及秦祥林在台灣讀書時的男朋友思維，也是林家的「恩人」，親情、友情、愛情，愛恨交織，故事就這樣展開。同時、也寫出這些華僑們，這些「取經」的，「闖天下」的班超、馬援、唐三藏們的「異鄉夢」「外加上一個與魏蘇同時去羅馬打天下的韓甦，因際遇不同而淪落異鄉不得志的老華僑。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失敗的有苦難言，這兩個老人，把身居海外華僑的心聲，做了個最突出的抽樣，但他們都有一個「夢」，就是「異鄉」之「夢」！

白景瑞這部戲走的是淡中有味，不賣弄，不耍花招，平穩中見出韻味的路子。乍看無奇，但却句句親切，字字動人，不是愛情神話片更不是畸情奇戀片，所能比較，是一部身處異國的華僑學生們的「血淚史」。

拍帶有異國情調的電影，若段數差，很容易走上風景片的路子。但要跳出也不簡單，這次攝影師林贊庭下了大功夫，雖然片中外景，多是拍的羅馬，但是要把林青霞、秦祥林、魏蘇，韓甦、陳莎莉等人放進裏面並不覺得生吞活剝，這可能是得自白景瑞是老羅馬的心得，也是林贊庭把電影機當一彩筆來畫的水彩畫。

片子的時間放在羅馬的深秋與冬初，正好暗合「異鄉夢」主題的調子，這點也頗具匠心。

而第一公司的主持人黃卓漢，肯投下如許的心血，如金錢，讓白景瑞去經營他的夙願——「異鄉夢」！這份對電影技術熱忱與認知，也是令人感動的！我們天天叫嚷看國產文藝片離不開文藝腔、跳不出客廳、飯廳、咖啡廳的方寸之地，如今，白景瑞就率先作了，他不但「作了」，而且作得如此好，作為一個國片擁護者，是我們為白景瑞鼓另一次掌的時候了。

艾與我

那天下午，總部一名美軍問我說：「對艾克感想如何？」

「艾克？」

「就是艾森豪將軍。」他說。

我聳聳肩。「還可以，我只不過見過他數分鐘。」

他說：「有關他的傳說很多，有人說他將主持射擊比賽。」

我瞭解得更多。家父也是個軍人，一個二顆星的將領，不會去負責甚麼重要的事。

此後數週，我載着艾森豪及克拉克兩位將軍到倫敦及英國南部各個地區。

有一天我們到丹佛去，他們去檢視抵禦德軍侵犯的防務。回程時，我提及倫敦到丹佛的公路，人稱「炸彈巷」。艾森豪問我，德軍轟炸英國期間，我在幹甚麼。

「我？噢！我開車。我在東區開一輛救護車。」

接着艾克開始問一大堆英國戰爭時，婦女担任甚麼工作的問題。

有一天他們宣佈下午要休假。艾森豪說：「這場戰爭我們溜幾小時也無關緊要。有甚麼好地方可以吃午飯的？你應該曉得。」

我愣了半晌才恢復神智。其他美國人都叫我凱麗，但克拉克及艾森豪經常都很得體，叫我蘇蜜兒絲比小姐。我被這些話弄得昏頭轉向。

最後我終於說：「柯納特。那一家情調很好，作的菜很棒。」

「那就到柯納特。」艾森豪說着，於是我們上車，開到蒙特街。我讓他們下車後，開始往回走。

「來吧！凱麗！不跟我們一起」

我從未碰過這種事。將軍是不會要司機與他們一起吃飯的。但美國將領似會這樣，至少有些將領是如此。

那頓午餐，使我首次得以端詳艾森豪將軍的面貌。通常我都是替他們開門，說聲：「將軍，早！」現在隔着一張桌子，我可仔細瞧瞧他。他有着聰慧的藍眼睛，淺茶色的頭髮——但不多。一個姣好的面孔，並不很英俊，但有股剛毅之氣，而且，非常有美國味，當然，也非常吸引人。於是我立即臣服於他那個後來非常著名的笑容中。

他和克拉克將軍是浪蕩的一對，他們以軍中的各種故事來逗我，我們開懷大笑，淚過快樂的時光，那餐飯吃得太棒了。

飯後，艾森豪說：「凱麗，帶我們去觀光怎樣？我們很想看些英國軍事設施以外的東西。」

我開車載着他們穿過風光明媚的鄉間，開向牛津。

那是使人心曠神怡的一天，我們坐在那兒，啜着飲料，春末的午後，悄悄地變成黃昏，夜鶯已在枝頭高歌，該是我們這三個浪子回到倫敦的時候了。

幾天後，我得知他們的任務已經完畢。我的最後工作，就是駕車送他們到機場。但由於天氣惡劣，他們被迫延遲廿四小時動身。在一陣衝動之下，我打電話到克拉吉斯。如果我當時靜下來思考一下，決不會那樣做。但當時我與這兩名美國將領處得相當愉快，覺得這樣做是非常自然的。

「將軍，我是凱麗。」我說。「既然你們今天走不了，不知是否願意再到別的地方逛逛？我願意帶路。」

突然間，我對自己的唐突，吃了一驚，手抓着聽筒，料想對方會以粗暴的口氣說「不行！」

他說：「正好，我們沒事。」聽聲音似是蠻高興的。

那一天，我領他們參觀倫敦的所有古蹟，以及滿目瘡痍的東區，也就是我開救護車的地方。

艾森豪說：「德軍轟炸期間，必定把你嚇壞了。」

我衝出口說：「將軍，那就像是地獄一樣。建築物都冒着火光，我握着駕駛盤，聽到一枚炸彈爆炸，眞不知該怎麼辦——停下來？倒回去？或繼續前進？

「我經常都是決定繼續開過去，車上的人也都支持我。他們會說：「對，小姐，衝過去，踏油門衝過去，對！」接着工作人員就把屍體抬出去，通常都加以焚化，燒得焦焦的，扭成一團。有時根本殘缺不全，只是一些零碎的肢體，他們就用大帆布袋裝起來，臭得要命，不得不戴口罩。」

我還說了一些其他事，接着說不上來，對於這樣戲劇性的嘲弄自己，感到很不好意思。



克之戀

凱麗著

一片靜默。克拉克將軍顯得很難過的樣子，他說：「你好可憐！」使我感到更難受。

翌晨，我開車送他們到諾斯勒機場，這回他們是眞的走了。克拉克將軍跟我握手，謝我替他們開車。艾森豪將軍也握着我的手，然後回到車內，取出一個盒子給我。

他說：「凱麗，這是我們兩人合送的薄禮。」

「巧克力！」在樣樣都要配給的英國，糖菓是最棒的禮物。我樂得要命，他們也開懷大笑。

艾森豪說：「如果我再調回此地，我希望你能再爲我開車。」

數天後，我又奉派替另一位二星將領開車——史巴茲將軍，人稱「托伊」。他負責空軍第八大隊。他曾吃夠了他那名美軍司機所帶來的苦頭，因爲對倫敦路不熟。

我報到的第一天早上，他就對我說：「艾克說你是首屈一指的司機。」我對於這些將軍們有時間談到我担任司機的功勞，驚訝不已，也感到飄飄然。

我很愉快的適應空軍的生活。當我聽到艾森豪將軍已被任命爲歐洲戰綫指揮官，而且調回英國時，根本沒有想到甚麼。我喜歡替他開車，但我也喜歡史巴茲將軍。

有一天黃昏，大約就是我替史巴茲開車後一個月，時候已不早了，但天還很亮。我把車子停在克拉吉斯，史巴茲將軍跳上車來。

「亨敦機場，全速前進！」他說

亨敦機場將星熀熀，場面浩大，我自己想，必定是甚麼要人駕到。飛機滑到停機坪後，門開了，衆將軍立正敬禮，走出來的正是艾森豪將軍。

不到兩天，我又替艾森豪開車，這次他是盟軍最高統帥。

艾森豪的職責，重得使人透不過氣來。最吃不消的，就是有不斷的官方及社交場合，需要他參加。

我記得有一次他參加酒會之後，跳進車內喃喃的報怨說：「如果再有一個美女人喊我『親愛的將軍』，我的血壓一定受不了。我才是那個傢伙的『親愛的將軍』，我又不是用茶杯來打這場戰爭。」

有一次晚宴之後，美國駐倫敦大使——英俊瀟灑的吉納，不得不到艾克的辦公室拜會。

那名大使抵達時，我正在外間的辦公室，情況很尷尬。五分鐘後，他離開艾克辦公室時，面部表情更加沮喪。

那天稍晚，我替艾克開車時，聽到他們在門後會晤的情形。艾森豪將軍以正直的憤慨帶着孩子氣的頑皮，說出當時的情形。

吉納大使開門見山的說：「將軍，這個國家的習俗是，晚宴中向國王敬酒之後，才能抽烟。」說着面有慍色。

艾克是手不離烟的，他在餐桌旁坐定之後，隨手就燃起一根。

艾森豪問道：「我那曉得有那麼多鬼習俗？」對於將軍這種老烟槍而言，這不僅是可笑，簡直是無法忍受。「我對吉納說，我覺得很抱歉，以後決不再犯這種事。我還告訴他，昨晚是我在倫敦參加那種正式晚宴的最後一次，以後不參加了。」

艾克想要的，不是絢爛的社交生活。他喜歡與他那些小圈子的人作伴——巴克．德斯以及米奇。

巴克是艾克的多年朋友。他曾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副總裁，現在負責艾克的公共關係。最重要的，是協助艾森豪將軍保持清新的頭腦。

我一直認爲，巴克的作風，就像他所鍾愛的弟弟一樣——對他充滿崇拜，但與將軍意見不合時，又有足夠的勇氣與他頂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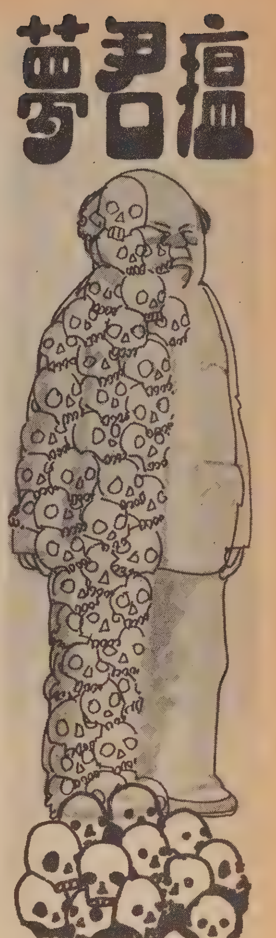
德斯是來自德州的李上校。他是艾克的另一個助手，具有非常特別的性格。他像一隻機警的警犬，工作效率奇高。

德斯管理艾克的辦公室，而且負責使每件事都井然有序。

接着就是米奇，一名士官。他是艾森豪一個活生生的證據，證明「僕人眼中無英雄」那句話完全不正確。米奇替艾森豪擦鞋、擦配件、燙鞋帶、磨軍刀、擠牙膏、服侍他穿衣、脫衣等，而且感到很榮幸。

時光一天天的過去，我發覺自己越來越屬於那個小圈子內。我替將軍服務的次數越多，我們交談的機會也多、彼此的隔膜也就減淡。

瘟君夢



岳騫

而事先策動我守備運河部隊及廖運周等之適時叛變，與陣前喊話、送飯等，均可見其計劃之週密，與用心之狠毒。其在作戰上之利益，等於無形中增加了十萬兵力。

⑤共軍各種搜索及偵察手段頗爲完善，再加上廣大之民眾情報網，與我後方及核心之潛伏共諜，可謂對我軍一舉一動非常瞭然，這當使共軍的作戰指導至爲適切。

⑥共軍利用星羅棋佈之村寨，作縱深五十公里以上之面形配置，依村寨之大小，以最小限度兵力佔領，掘壕通村外，使村與村通。雖我有飛機轟炸，戰車蹂躪，礮兵射擊，均不易奏效。而必須用步兵強攻，可是前面費盡氣力攻下一寨，後面他又連上一村，使這個包圍圈像個橡皮帶，無從突破。

⑦共軍民兵組織有效，民眾組織力量更大，所以能補給不斷，補充無缺。而尤能將山東、河北、河南三省之有用資材與人力，都投之於此一會戰，動員之澈底可知。亦足見共軍之善於利用戰爭面。

徐蚌會戰徹底失敗，大局已不可挽救，與此同時在北平的華北剿共總司令傅作義與共軍簽署和平協定，開城投降。傅作義之降共，主要由於新保安之敗，傅作義嫡系部隊三十五軍全軍覆沒，斷了傅作義的退路，傅本以爲北平不能守，可以沿平綏路退回綏遠，與太原、西安互爲犄角，再向西有甘肅，青海馬家軍爲後援，仍可支持，不料共軍未攻北平先攻新保安，三十五軍全軍覆沒，軍長郭景雲自殺殉國，傅作義既斷了後退之路，又失去嫡系部隊，對前途失去信心，共軍又展開政治攻勢。

當時華北剿總有三個副總司令，其中一個是鄧寶珊，鄧寶珊本名鄧瑜，寶珊是號，後來便以字行。其人資格甚老，民國十三軍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發動「首都革命」，囚禁曹錕，新部編爲國民軍、馮任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鄧寶珊就是胡景翼任第二軍軍長，孫岳任第三軍軍長，鄧寶珊就是胡部師長。

抗戰期間，鄧寶珊駐防榆林，便晉綏邊區總司令，共軍進駐延安，經政府明令改編爲十八集團軍，彼此向有往還。共軍更在延安辦各種學校，皆以抗日爲名，鄧寶珊之女雪梅，悄悄逃去延安進了抗日大學，到了鄧寶珊發現，已經追不回來。又過了一年，毛澤東長子岸英從莫斯科回來，看上鄧雪梅，兩人變爲夫婦，於是毛澤東與鄧寶珊牽兒女之命成了親家。

抗戰勝利後，共軍始而圍攻榆林被擊退，以後又攻歸綏，恰值鄧寶珊行經歸綏，陷身城中，就協助守軍打敗共軍。也就因此，政府雖然明知道鄧寶珊與毛澤東是兒女親家，也未防備，華北兩戰區改爲剿共總司令部時，就調爲副總司令。

毛澤東對這條重要綫索安肯放過，通過鄧寶珊向傅作義遊說，加之其他形形色色的說客從旁煽惑，傅作義終於向共軍投降，五十萬精銳國軍，全部共黨改編。

華北變色，人心盡失，許多軍人政客紛紛作投降打算，其中眞正拚死到底的少而又少，最出色的要算是太原守城文武官員。

太原會戰自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起至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止，爲期九個月零九天，在此作戰期間共軍計增兵三次，就其增兵階段分爲四期，以增兵後攻擊開始之日爲期首，而再次增兵攻擊開始前爲期尾，在此四期中共軍總攻七次，團以上爭奪一百二十六次，團營以下之戰鬥每日均有之。

甲、第一期

（自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十六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

一，第一次總攻

自趙承綬兵團在榆次、大谷、徐溝三角地區受創後，兵力尚未集中太原前，共軍遂以其第十三縱隊全部及晉中軍區之第一、二旅共五個旅爲先遣隊沿汾河西岸向太原進襲，七月十六日夜十二時許，突破大佛寺，南偃鎮、義井等陣地至小王村——沙溝——大井峪之綫，此綫距太原城僅三千公尺，國軍佔大王村、小井峪、聶家山各據點阻共軍前進，是夜一時至五時之四個小時中，共軍對大王村據點以波浪式之衝鋒達十四次之多，企圖一舉攻佔，直撲城垣，經保安部隊一個團及民衛軍三千人奮勇抵抗，共軍未得逞。七月十七日晨，第六十一師與迫炮師之一個團由榆、太、徐地區趕回並進入城西原陣地，半夜共軍取東南北三面包圍之態勢，企圖乘回師未穩之際，全力猛攻，國軍沉着應戰，於黃昏前，以一萬發炮彈之熾盛火力擊破共軍攻勢，七月

十八日晨四時第六十一軍及第二七九師，先後在炮兵掩護下反攻，並將小王村、沙溝、大井峪、義井、南偃鎮相繼克復，共軍退據大佛寺以北地區，七月十八日七時，共軍圖挽救頹勢，以第十五縱隊由嘉節村、西渡，至大佛寺以北地區加入戰鬥，向第六十一軍正面猛撲，共軍第八縱隊及北岳軍區計六個旅攻磚井村，此外城東方面之大峪口，澗家 、郭家莊，常峪村，城北之城晉驛，沙流村、西盤威等處，共軍牽制性之攻擊，均爲擊退，七月十八日十七時，共軍以晉中軍區第一、第二兩旅，向河西陣地之左翼據聶家山分兩路進犯，一路由神堂溝一帶直趨我聶家山陣地，另一路自神堂溝經冶峪、西峪於七月十九日將趙家山、箱子裏據點攻陷後，協力進攻聶家山，共軍以平射炮及炸藥破壞碉堡，因該山爲土山施用坑道陣地易於破壞，自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之四天內聶家山陣地全被破壞，國軍就斷垣殘壁堅守，共軍復以人海戰法衝鋒二十餘次，國軍第七二師第二一五團全團官兵傷亡殆盡，七月二十二日聶家山遂爲共軍攻陷，七月二十三日夜，共軍續增援，自白馬莊進犯，一路共軍二千餘攻白家莊、南山各碉，另兩路各三千餘，分攻九院東南及大虎峪以東與白家莊北山各碉，同時思西村、喜鵲梁、連山坡，及五料等處之共軍，亦作牽制性之襲擾，激戰兩晝夜，國軍陣地仍有三個碉堡屹立無恙，七月二十五日黃昏，國軍第六十一軍一部，配合第七二師工兵團向白家莊南山之共軍反攻，激戰徹夜，終將白家莊附近之共軍擊退，七月二十六日，另增調第十五兵團機動部隊，配合第八、第九兩總隊，附山野炮百餘門，迫擊炮三百餘門，協力向聶家山之共軍攻擊，城南部隊及炮兵，遮斷共軍之增援，我空軍亦出擊支持，九時許突破敵陣，展開白刃戰，激戰至十一時，共軍不支向董茹方面逃竄，聶家山遂於七月二十七日完全克服。

乙、第二期

（自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一月九日止

一、第二次總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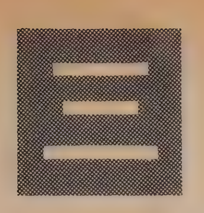
共軍於第一次總攻失敗後，其主力撤至榆次、太谷一帶整補，並實行應急教育，特別注意爬城爆破碉堡，及通過各種障碍物之訓練，且向民間大量徵集木板、蔴袋等物作準備之用，復增調第一、三、四縱隊共四個縱隊，準備於十月上旬再度向太原進攻。

國軍爲期先發制敵，摧破其攻勢計劃計，遂於十月一日以二八師，二七九師，二八〇師及七十二之一部，分向城南之小店鎮、南畔、東西溫莊及鳴李卓之敵襲擊，共軍第三十八旅及榆壽獨立支隊四個團，經優勢兵力襲擊，張惶失措，受創甚重，向南逃竄，國軍遂次第將各村收復，在鳴李方面之國軍，進攻至十月四日，共軍由六堡鎮、趙村大量增援並有包圍國軍之勢，國軍迅即撤退，但已蒙受相當之損失。

十月五日拂曉，共軍全面開始第二次總攻，城南方面以第十五縱隊攻我小店鎮、南畔，第四及新二兩縱隊攻武宿，第八縱隊攻磚井村，城東方面以新四縱隊攻和合寺，以呂梁軍區之第一、二、三旅攻拌山、虎頭山，太行獨立第一、二三支隊攻塹壑，城北方面以第七縱隊攻黃寨鎮，以北岳軍第一、二、三旅攻周家山，城西方面以晉中軍區第一、二三旅攻馬頭水、西嶺等陣地，以太行軍區第七、八九旅攻石千峯山，並控制五個縱隊爲預備隊，以第九、第三縱隊爲城北之預備隊、餘三縱隊在城南，以第十三縱隊爲磚井之預備隊，第一縱隊及綏蒙縱隊爲小店鎮、南畔方面之預備隊，十月五、六兩日共軍對武宿據點猛攻，十月七日，主力轉向小店鎮、南畔方面陣地工事及兵力均感薄弱，若干部隊增強守備，無工事憑藉，難達殲敵之目的，遂以絕對優勢之機動部隊配合機械化部隊先擊破圍攻武宿之共軍，爾後向西旋側擊小店鎮、南畔方面共軍主力之側背，十月七日晚，國軍完成出擊準備，十月八日對攻擊武宿之共軍分路迂迴猛攻，十五時共軍不支向西南潰退，國軍遂乘勝攻佔東西溫莊，並續向小店鎮、南畔之共軍施以暴風雨式之急襲痛擊共軍側背，小店鎮、南畔守軍亦奮起反擊，共軍頑強抵抗並擬以預備隊加入戰鬥，以挽頹勢，爲國軍阻止於東西源莊地區，全綫激戰兩晝夜，空軍全力支援，共軍以人海衝鋒十八次，均在熾盛綿密之火海下擊退，共軍傷亡慘重，至十月十日九時，全綫崩潰，我遭國軍截擊部隊之伏擊，幾潰不成軍，城東北西三方面，國軍亦發起反攻，十月十日晚全綫戰鬥暫告沉寂。

二、第三次總攻

共軍自第二次總攻失敗後，以城南爲國軍主力所，工事堅強，企圖避實就虛，於城東發動第三次攻勢，遂秘密將兵力轉移城東方面，十月十二日黃昏，共軍數股各以一營以上之兵力，攻擊風閣梁前進陣地之各小據點，同時在城南城北，亦發生戰鬥，十月十三日發現共軍大部隊有集中東山（城東爲山地，稱東山）並向國軍進攻之態勢，國軍東山地區指揮官，雖判明共軍有所行動，但並未料及共軍作連續之第三次總攻，十月十三日二十三時，共軍以第七縱隊及北岳軍區縱隊秘密接近風閣梁陣地，第七縱隊對該處守軍嚴密包圍，並切斷國軍後方部隊之增援，以北岳軍區縱隊之一個旅猛攻，風閣梁陣地爲國軍城東左翼，城北右翼之支撐點，兼以屏障城北之航空基地（國軍由該空運部隊及一切物資均由此降落）該陣地計有碉堡十一座，由東面攻擊易，由西面攻擊難，當時守軍兵力爲一個團（欠一營）山頂地守軍計兩個連，預備隊在山之西溝中，共軍一面以炸藥破壞碉堡，一面截斷國軍預備隊增援道路，國軍奮勇突進，僅有一個連進抵山頂陣地，餘均爲共軍所阻，山頂三個連的兵力，憑恃碉堡與共軍激戰，先後被共軍炸毀碉堡十座，雙方傷亡慘重，最後國軍固守僅有一碉，共軍屢攻不下，乃將主力移轉，攻擊在西溝中國軍預備隊，十月十四日晚，碉堡守軍及預備隊壯烈犧牲，當時國軍第九總隊，由陳坪出擊支援，爲共軍所阻，風閣梁遂告失陷。



劉備當時的處境也夠慘，比以前呂布慘。呂布到了天下無容身之地的時候，還有一個河內太守張楊，是同鄉兼好友。張楊雖則有時候幽呂布一默，只是幽了一默而已。在最後關頭，呂布被曹操圍困在下邳，張楊還是帶兵來救，死在中途（為部下所害，害他的部下可能是曹操所收買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張楊對呂布的交情是死生不渝，劉備呢，除了身邊的關羽、張飛、趙雲，親如兄弟以外，卻沒有一個據有一郡地盤，像張楊這樣的可以投奔的好朋友。

劉備祇得硬着頭皮，去青州投奔仇人的大兒子袁譚。在袁紹與曹操兩個仇人之間，袁紹是舊仇人，曹操是新仇人；袁紹是間接的仇人，曹操是直接的仇人。於是，劉備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與生命，投送在袁紹的手中。

劉備卻也不是全無希望的，他對袁譚，可以拉上一點關係。不久以前，他被曹操推荐為「豫州牧」以後，曾經以州牧的職權，保舉過袁譚為「茂才」。（袁紹一家，是豫州汝南郡汝陽縣的大族。汝陽縣城當時在今天商水縣西北。南火之南，是袁世凱的家鄉，項城。）

東漢的茂才，比孝廉畧為高些；孝廉是每二十萬人口，產生一人，茂才是每州僅有一人。孝廉是一郡的太守或一國的國相所保舉的；而茂才是州牧或刺史所保舉。州牧刺史以外，能保舉茂才的，僅有三公與光祿勳四個大官，而且也只能每年保舉一名。

袁譚有他的父親袁紹給他官做，未必稀罕這個茂才資格。然而，劉備保舉了他，多少也是一份厚誼。袁譚對劉備之如此表示好感，至少是不會討厭的。按照清朝的習慣，考中了秀才、舉人、進士的，對於主考的官，一向是尊之為師，而且稱為「恩師」；主考官對於所親自錄取的人，也總是認為弟子，有機會就提拔。這一種未曾有過教書聽講的事實的「師生關係」，在清朝的官場中，是一大傳統。漢朝，可能不如此之甚；卻也不見得沒有約畧類似的情形。

袁譚對劉備確有好感，有歷史為證。他聽到了劉備想來青州，就立刻帶了步兵與馬隊來迎接。這不但是禮貌，也是事實上的需要。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的劉備，不可能有足夠兵力以抵禦曹操的追兵。袁譚來迎接他，也是來保護他。

袁譚保護劉備，一直保護到劉備的「舊遊之地」，平原。（劉備當年在公孫瓚的麾下，隨同公孫瓚的青州刺史田楷，打袁紹的軍隊，打贏，被田楷先後任命為平原縣縣令與平原國國相。）

袁譚自然早就向袁紹遞去報告。袁紹派了大將帶領人馬，開到平原來請劉備到河南臨漳之西的冀州魏郡鄴縣、袁紹的大本營去相見。

袁紹自己，親自出城郊迎，比普通的所謂郊迎更加恭敬，出城出了二百里。

劉備在這建安五年的春天，是曹操的敗軍之將，是窮無所歸，靦顏來投舊敵的可憐人，為什麼袁紹要對他如此的禮遇呢？

原因是，劉備的物質力量雖小，精神力量很大。誰有了劉備，就很足以升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號召力。

劉備有什麼精神力量呢？並不是靠了三國演義所鹽稱的「皇叔」二字的金字招牌。他和獻帝的血緣，極其淡薄，祇不過是分炊了三百年的遠房本家而已。

劉備的精神力量

劉備的精神力量，在於深得人心。他之所以深得人心，一是對朋友有信義，二是對老百姓極仁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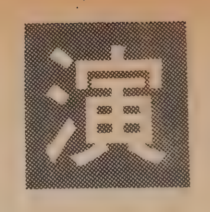
他無論到了那裏，關羽與張飛總跟著他，或是雖則暫時分開了，而遲早總會不避千辛萬苦。跑來與他相聚。不僅關羽張飛如此，趙雲、糜竺、徐庶、諸葛亮也是如此。其後，龐統、黃忠、魏延、張松、法正、嚴顏、馬超、劉巴、李平、馬良、等等文武人才，只要是和他見面了，納交了，都願意永遠和他在一起。他對朋友，不僅是「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像曹操對他那樣，也不僅是「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像他自己對關羽張飛一樣；或是「同席而坐，同簋而食」，像他自己對平原郡的知識份子一樣。他之所以獲得這許多人才的愛戴，是由於他秉性眞誠，習慣於對朋友推心置腹，無話不談，先向朋友表露了無保留的信任，於是就換得了朋友們對他的信任。

關張趙糜，徐葛龐黃、魏張法嚴，馬劉李馬，這許多人都相信劉備將永久是他們可以信任的朋友與長官。這是何等雄厚的一種精神力量呢？

他對泛泛之交，也很願意帮忙、出力，而從不考慮自己的力，夠不夠。他救過孔融，也救了陶謙。

他也收容過呂布。這是他知人之明不[illegible]到家，不是他不夠意思。（他似乎對不起曹操，那曹操也確是一個不必太對得起的一人。後來，他也很對不起劉璋，那卻是必須留待以後再談的「政治問題」了。）

劉備對者百姓好，眞是有口皆碑。三國演義的作者，有時




蔡東方

候把他揣得婆婆媽媽，常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淚，未免捧得過分，帮了倒忙。他之對老百姓好，不在於常常哭，而在於把老百姓的困難，放在心裏，努力予以解決。當年，他在平原當縣令與國相之時，便已做到了「外禦寇難，內豐財施」。

青州的人民，不僅平原國的，其他各郡各國的也都很愛戴他；不僅是青州人民，不僅是漢人，連幽州的烏桓人與「雜胡」，都願意跟他這位「劉使君」去到海角天涯，參加幾千名飢民的行列，奔向徐州，援救陶謙，抵抗曹操。

當時，劉備自己的兵僅有一千左右，加上這幾千飢民、烏桓、與雜胡，聲勢也就不小。這聲勢也只是表面而已，如何對抗得了曹操？

陶謙把屯在徐州的、從家鄉丹陽招來的四千名子弟兵，多撥給他。有了這四千人，加上飢民等等，好一個劉備，居然胆敢與曹操在郯城對壘！這一種氣概，果然不凡，贏得了曹操於事後以「英雄」相許。

我想，這一種不計成敗，惟義是視的勇氣，是劉備之所以名滿四海，叫人民嚮往，叫讀書人歸心，叫割據羣雄人人願得與結盟的一大原因。

他會不會打仗，倒沒有多大關係了。以這樣的人，處在這樣的時勢之中，他遲早總會有他應有的一份的。所缺的，只是帮手；不是普通的帮手，而是像張良、諸葛亮，那樣的帮手。張良，他沒有福氣找到，諸葛亮，由於徐庶的介紹，他終於找到了。一找到諸葛亮，他的情形便不一樣：像魚得了水！

老天却不給他太痛快，要叫他在遇到諸葛亮以前，領教一下袁紹的無能，把他安排在袁紹那裏，親眼看見袁紹的大將顏良與文醜，被曹操下面的張遼等人擊潰、斬首。（關羽這時候也在曹操軍的前綫，是否直接斬了顏文二人，難考。）

劉備向袁紹貢獻了一條計策，同時也是向袁紹討了一個差使：請袁紹派他到汝南郡，聯絡當地的黃巾首領劉辟，襲擊曹操的根據地，許縣。袁紹接受，交了一些兵給他。這時候，他的舊部軍官與兵士，也已經有不少人陸續從徐州輾轉走到鄴縣來找他，使得他又有了一支相當像樣的部隊。

他帶了這支部隊與袁紹的兵，到了汝南，與劉辟及劉辟的朋友劉邵，會合在一起，佔領了（臨潁縣東的）隱強縣。其他各縣的人民，紛紛揭竿而起，對劉備響應，弄得曹操在許縣及其以南各縣的大小官吏，都害怕了起來。曹操自己在官渡前綫得到消息，也相當担心。他派遣同祖的堂兄弟曹仁，帶了騎兵來打，才把隱強與其他各縣奪回。劉備不敢和曹仁久戰，離開豫州，到冀魏郡鄴縣，向袁紹復命。

在官渡，他見到袁紹太不會用兵，遲早不免敗於曹操之手，就又向袁紹討了一個差事，去劉表那裏，勸劉表出兵，對曹操夾攻。

袁紹知道劉表始終不會有夾攻曹操之意，叫劉備不必存說服劉表的念頭。這時候，汝南黃巾另有一位首領，姓龔名都，值得聯絡。袁紹叫劉備帶了趙雲等人再去汝南一趟。

趙雲在公孫瓚那裏與劉備同事，成了朋友；其後藉口兄喪，辭別了公孫瓚，回冀州常山郡眞定縣（河北正定）家鄉；不久，就來到青州，作了劉備的部下，帶領騎兵；又隨劉備到徐州救陶謙，打袁術，戰呂布，抗曹操，被曹操打散。劉備在鄴縣住定了下來，趙雲聽到消息，就來鄴縣，替劉備募到了幾百名新兵，加強了陸續而來的劉備舊部的陣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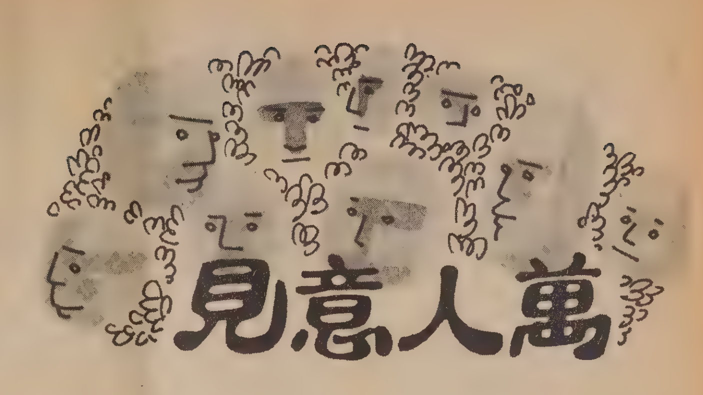
這一次，劉備帶了趙雲等將領與若干人馬南下，袁紹不會分兵施助。袁紹此時，對曹操已成劣勢，可能已經分不出什麼兵來。

關羽並無過關斬將

劉備到了汝南，和龔都的徒眾合起來，才只有幾千人。曹操看不起他，派了一個三等角色來打。這三等角色姓蔡名陽，一交鋒便送了命。三國演義說他是死於關羽的刀下，有可能。但是，蔡陽的任務，並非是來追關羽，而是來打劉備。關羽之離開曹操，不是在許縣。而是在官渡前綫；不是奔往汝南郡眞陽縣下。傳說上的張飛所佔領的古城，而是於殺了顏良以後不久便奔往古濟水之北，與古黃河之北的袁紹部隊的陣營。曹操聽到他走，諒解他的苦心，下令各將領，不許對關羽追趕。關羽不會需要闖五個關，斬六個將。（很抱歉，我們以研究歷史為專業的人，常常不得不戳破戲劇性的傳說，令讀者掃興。然而，眞的歷史，倘若有相當充分的史料，也未嘗不能引人入勝，甚至更加可歌可泣。）

關羽之離曹營而奔往袁營，所冒的險，大於傳說中的闖五關，斬六將。他是殺了袁方的大將顏良之人（載在三國志蜀書卷六關羽傳），而為了與劉備團聚，隻身而來，死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九十九。袁紹怎麼會不計較這位殺了自己的愛將顏良的大仇人呢？

而且，他一逃，曹操會不會派張遼曹仁等好手去追他，殺他，關羽在事前也十分沒有把握的。如此不顧個人生死，而只求求與朋友再見一面的義氣，眞是千古一人。



中共欺世宣傳無所不用其極

悼毛的歷史鏡頭支離破碎

華帮淸除四人帮徹底乾淨

誰曉得剩下來的幾時會給人挖掉？

捧毛澤東爲「盜師」的中共集團，講的是鬼話連篇，所作所爲，除了要「人民」的命是千眞萬確之外，可說乜嘢都係假嘅！

毛澤東是共產黨頭目，在中共歷史上假假地也是個「歷史人物」；中共爲毛澤東哭喪的場面，假假地也該是中共的「歷史鏡頭」。但毛澤東屍骨未寒，這「歷史鏡頭」却被奪權接班的華國鋒一撮篡改得「支離破碎」！

圖中兩幅相片，同是中共發表的「歷史鏡頭」。上圖是去年九月十八日，中共集團頭目在毛澤東靈前哭喪的場面，當時爲了表示「老中青」三結合，有次有序的排排站立在一起，作「兎死狐悲」狀。

曾幾何時，前後未滿半年，新華社再發出這「歷史鏡頭」時，已面目全非。華國鋒左邊空了三個「鬼影」；宋慶齡右邊也挖空了，有如一個殘缺不全的破落戶，顯得凄涼無限。

値得一捧的是個共產集團做假的功夫，羣眾的背景並沒修改，居然能夠夾硬在羣醜合照中來個偸天換日，將「四人帮」剷除出鏡頭，若干年後，誰知共產黨的眞眞假假呢？

風水佬騙人還要十年八年，共產黨前後不到半年就騙人欺世，可惜操之過急，祗是自暴其醜！

「篡改」歷史的人？

中共的欺世宣傳，眞是無所不用其極！

最近運到本港的去年十一月份「人民畫報」，有一幅北平頭目「吊毛」的鏡頭，當時參加哭喪的一羣牛鬼蛇神，明明是有江靑、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四人帮」在內，可是爲了奪權的鬥爭，這一幅「歷史鏡頭」竟在暗房對「四人帮」消滅了，當

日紅極一時王江張姚，祇留下淡淡的黑影，原來江青供在「死毛」屍前的花圈，也被塗去了，毛澤東就算陰魂未散，已無福消受「未亡人」那一束「香花」了，共黨政治的殘酷，連「歷史鏡頭」也篡改。且看兩圖爲證：上圖是篡改的鏡頭，下圖是「弔毛」時的實景！

玩狗吃狗都成罪狀
做港狗好過大陸狗

編輯先生：

日前大陸不斷揭發江青的罪狀，使人看了，無不捧腹，特別是以「狗」爲題材，本人很感興趣。因爲此地，玩狗的爲有錢階級時髦玩意，每年都有什麼狗王狗后展覽選舉。吃三六，雖明文規定禁止，但不少人是偷偷地吃。香港人與狗的關係密切，但想不到大陸的頭頭也與狗結下不解緣。而且不論玩也好，吃也好，都成爲罪狀。

過去，賀龍、陶鑄等人愛吃狗肉，被紅衛兵指爲資產階級的享受，大設「狗肉宴」浪費國家資財，於是吃三六便成爲賀陶的罪狀之一。

現在，華國鋒揭發江青愛玩哈巴狗，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也成爲江青罪狀之一。

總之，做一隻狗，生活在香港也好過大陸，何況是人呢！

讀者　小土狗上
二月二十日

阮雲門大字報原件

下面是一位名叫「阮雲門」的人發出的大字報。本刊上兩期已發表了萬人傑對這份大字報的反駁。爲使讀者明瞭整個事件的內容，本期特將阮某「公開信」原件附刊，讀者參看上兩期「新聞以外」特稿，使可知道這位阮某人自以爲搞通了邏輯，實際謬誤百出，不值一哂。

上期「新聞以外」標題「陸菜」實爲「阮菜」之誤植，順便在此更正。

歡迎轉載

給萬人傑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評所謂「幫理不幫親」

人傑社長閣下：

先得聲明，我這一封公開信，在尚未動筆之時，有人叫我「不寫也罷」！理由是：狺狗吠堯，初無損於賢聖之德。但也有人叫我「非寫不可」！理由是：必須粉碎奸佞之讒言，以正視聽。當我經過再三考慮之後，一因不敢以賢聖自居；二因不齒奸佞醜惡之行。故終於把信寫出來了。

不錯你說，我對於那些恣肆叫罵、毫無深度的文章，從來就認定不屑一顧。但話又說回來，如果是一張「初出茅廬」的報紙，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之下，企圖以「潑婦罵街」的姿態去爭取讀者時，我會寄予深切的同情，縱使它是臭罵着我，我為了要讓它增添一個讀者，自也寬宏大度地抽暇去看它一眼，而且決不忍心驟予怪責的。可是，我也有一個容忍的「極限」，凡是辱及「國家民族」的，我一定痛加開斥，絕無例外！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你在萬人日報的牛馬集裏，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幫理不幫親」的。文中竟盡情地虛構誣蔑。妄指一間僑校：「好的教師都給開除，任用初出茅廬的左仔教員向學生大放毒素。」實則，最近被開除的那個「八歲先生」——你用大字標題戲稱之為「忠貞教師」的，你可曾在他的身上，取得一絲一毫底「忠貞」的證明？如果不幸有此一日，當你恍然大悟之時，那原來得你大力擁護的「右先鋒」，竟然是個適得其反的「左先鋒」的話，你將何辭以自解？

值得懷疑的是，你既以忠貞的報人自居，你知否應該忠勤於自己的神聖工作，堅貞自持？你為甚麼不可以面對現實？從那許許多多的社會背景和人事關係之中，去明查暗訪，務求徹底弄清楚那個剛被開除的與未被開除的所有教師，究竟「誰左誰右」？為甚麼一定要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之下，武斷一切？據其所不當據！罵其所不當罵！你有沒有想到，很可能會墮中奸人之計而做出一樁「使親者痛使仇者快」的傻事呢？

你最荒唐的一句話是：「好的教師都給開除」。你用了這個「都」字，從邏輯的法則推斷，你顯然是意指所有未被開除的都是「不好的教師」了。作為一間報社的社長，應該知道誹謗他人是要負起刑事罪責的。我和我的若干舊同事，對你所標說的「初出茅廬」、「大放毒素」之惡意詆譭，無不切齒痛恨！試問任教超過二十年而思想純正的老師，你竟然妄指之為「初出茅廬」、「大放毒素」，其目的究何在耶？

記得遠在一九六七年之際，由於我站穩應有的立場，那些採取相反立場的報紙，早就罵我「大放毒素」了。如今，你又跟着他們一唱一和，也來罵我「大放毒素」。此何異於甘作幫兇，「落井下石」！關於此點，我不能不佩服唐代大文豪韓愈先生底罵人的藝術。他罵得真好，不僅罵了當時，而且罵及後世，簡直罵盡古往今來的人。凡是天良泯滅、陰險毒辣的，在他底筆下，都無所遁形。他說：「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原來，你之所謂「幫理不幫親」者，就是如此這般的麼？

你在文章裏，雖然還沒有做盡「指名道姓」的工夫，卻也做了一半——「道」了我之「姓」。而且很煞有介事地寫着：

姓阮的主任在週會中說：只要到「×××茶會」，向一位有力者說一聲，有力者給老萬打個電話，便會立即停止對他們的攻擊云。這說法既幼稚又可笑。（中畧）姓阮的以為用這些人的面子可以制止老萬刊登消息，未免太不了解老萬。老萬一向幫理不幫親。

這短短的一百零幾個字中，你真可謂極盡五花八門之妙用了。有些是：「無中生有」的，有些是：「虛張聲勢」的。最嚴重的卻是完全「誤解」和「誤用」了「幫理不幫親」這五個字。

所謂「無中生有」，指的是你杜造事實，妄稱本校舉行週會。你根本就不知道，近數星期以來，因為要利用原定週會的時間，去進行班際籃球比賽。換言之，在「八歲先生」離校之前，從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四日開始，直至你刊登出這一篇「幫理不幫親」之日，以迄乎今天一九七七年一月八日為止，週會仍未恢復舉行。事實俱在，豈容竄改？你施展這種「閉門造車」的手法，誠不知是何居心？

所謂「虛張聲勢」，指的是你底驕氣凌人。說我要請託有力者給你打個電話，求你停止「攻擊」。恕我向你模仿一句：「這說法既幼稚又可笑」。首先，我認為無論何人都不應該把自己的攻擊力量，估計得太高。就憑你那一點點的文字力量！又能夠「攻擊」些甚麼來？其次，我認為：「惡意的批評」不妨多作；「惡意的攻擊」可免則免。把「攻擊」二字放在嘴邊，未免有失「報格」！

至於你最喜歡運用的那些人身攻擊和加工潤色過的消息，只要大家肚裏明白，彼此心照不宣，制止刊登與否，卻是無關重要的。

談到「×××茶會」，如果確有此會，而其中又確有與你認識的人，你稱之為「有力者」固無不可。我請任何一位向你喻之以「理」，叫你不可錯罵了人，試問這有甚麼不對？又誰知你身為一報的社長，竟然是一個缺乏穩定立場的人！貴報的社論，難道是忽東忽西、左搖右擺的麼？在我來說，我有我的國家，它就是我唯一要幫的「至親」。我決不會做些譁眾取寵、欺世盜名的事，還要自鳴得意地大叫大嚷「幫理不幫親」的！我必須嚴正地指出：「不幫親」並不等於「刻意出賣親人」；而所謂「幫理」也不能喪失應有的立場的！

說句得罪的話，一個缺乏邏輯修養、語文程度欠佳、教育水準不足的人，對「幫理不幫親」這五個字是很容易陷入於「誤解」和「誤用」的境界之中的。比方說，當你父親理虧到無可救藥時，自然可以不去幫他，藉以博取「大義滅親」的美名。可是，當你父親十分有理時，又怎可以不幫父親，反而去偏幫敵人，進而陷害你父親呢？

進一步說，「幫理不幫親」這五個字，由於其外形漂亮，而又具有「保護色」的良好作用，它很容易使人觸動起「為非作歹」的念頭。特別對一個缺乏穩定立場的人而言，它簡直是充滿「危險性」的。當你研究「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之際，你也許會覺得各有其「理」。於是乎，你就會失聲歎呼：「幫理不幫親」而達到「左右逢源」之靡矣。這樣一來，豈不使正義之士為之痛心疾首！因此，我要奉勸世人，必須提高警惕，常常激發天良，千萬不要故意使用「幫理不幫親」這五個字，去陷害自己的「至親」！去盲從敵人的「歪理」！

你的這篇文章，我原無「大張撻伐」之必要，更不想惹來：「割雞用牛刀」的閒話。但由於你語帶斥薄，委實使我畧感不快，自非酌予訓斥不可。而且你在字裏行間，又顯有驕橫之色。因此，我亦不得不稍挫你的驕氣！

你開口就只是「姓阮的」，連「先生」兩字也不曾好好地加上去——看看我是如何尊稱你的！如果你是個目不識丁，沒有受過一些兒教育的人，也還罷了。偏偏是一個「萬人」之「傑」，又怎能如此無禮？你說我「太不了解老萬」，其實你也應該深自譴責：「太不了解老阮」！因為我是非常贊同「禮尚往來」這句話的。我一向的作風是：你敬我一尺，我就敬你一丈。

告訴你吧，我亦曾從事於新聞工作，擔任過總編輯、主筆和社長等職，而且都是正正式式、規模完善的報社。我所寫的文章也有人稱讚過：「筆鋒有如劍鋒」。但我的處世態度，在本質上，與你截然不同。我從來就不敢自恃筆陣縱橫而「目空一切」，反而養晦韜光，早就自行「封劍」。萬萬想不到，我今天竟然會為你而拔出劍來。不過，我此次出劍的理由是十分正確而又非常有意義的。因為我必須揮動我如劍之筆，要讓你好好地嘗試一下、欣賞一下，那些不放在你這位大文豪眼裏的「初出茅廬」的教師的幼稚可笑的文章。除此以外，我要特別提醒你，如果你認為你對我的攻擊就是「幫理不幫親」的最佳表演！那你就繼續表演下去吧！但如果你已經發覺你的攻擊是大錯特錯的，那你就應該勇於承認錯誤，立刻向我以及我的同事們公開道歉！截至此刻為止，我並未忘記你在法律上的誹謗罪責，我還不知道應否網開一面，予你以自新之路。我仍須衡量事態的發展，再作最後的決定。

擲筆至此，且待我權先援引一句武俠小說裏的常用語：「你再不要逼我出劍」！否則的話，你便是「自取其辱」、「自取其咎」！到那時，寶劍無情，你就怪不得我了！

言盡於此，但願「好自為之」！

阮雲門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八日

「八歲先生」於一九七六年據報其年齡為三十八歲。彼又自稱，彼畢業於中央軍校之次年為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亦即西元一九四二年。其時，我國政府循英國政府之請，派遣大軍入緬遠征，彼亦躬與其役云云。

吾人今屈指一算，彼隨軍遠征之日，最多僅四足歲，而畢業於中央軍校則為三歲左右。似此一代奇才，實屬曠古未有。敢問萬人傑先生：「汝既已尊稱之為忠貞教師，未知是否有意更進一步尊稱之為忠貞神童，從而大加渲染，頻發特稿，務使此一充滿傳奇性之新聞人物，得以出盡風頭？」果能如是，則貴報之銷售數字，將必直線上升。其雄視香江，執報業之「牛耳」，當非絕不可能。而「牛馬集」之易名為「牛耳集」，則更屬順理成章之事矣！

如承各方賜教請逕寄香港軒尼詩道郵政局第二〇〇七六號信箱轉

華帮批四人帮遇阻力 被迫把死鬼周抬出來

藉周打江・弄巧反拙・變成貶毛

編輯先生：

　日前華國鋒集團在批判「四人帮」時遇到阻力，因此，把周恩來抬出來，希圖用周恩來的神牌打擊「四人帮」，因此，現時揭發批判四人帮的「罪惡」言行，幾乎每一條都與反對周恩來有關連。每一篇反對「四人帮」的文字，都幾乎同時在爲周恩來辯護、「抱不平」。而這種現象發展，周雖然突出了，但毛却被貶棄。

　此一情勢是華國鋒個人及其個別死黨所深不願意見到的，但却無力加以轉移或阻止。照目前形勢發展下去，不必太久的時間，將會導致對毛的公開批判，那也即是華帮末日來臨。

　揭發「四人帮」在「外貿」部門的罪行，固然說他們的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揭發「四人帮」在工業部門的罪行，也說他們把矛頭指向「國務院」周「總理」，揭發他們在教育領域的惡勾當，也說「懷恨周總理」。甚至批判毛派的一套尚未公映的電影「反擊」，也指他們「把韓凌寫成一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就是處心積慮地在這個人物身上影射攻擊周『總理』，故意用周總理生前某一位秘書的名字作爲韓凌秘書的名字。……還故意把影片中那個反革命組織的名字叫做『拯救四化委員會』，公然影射和攻擊……周『總理』在四屆人大宣佈的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情況似乎已變成爲：不與周恩來有關的情事，就不批判揭發。爲什麼說這樣刻意爲周「抱不平」，就必導致反毛呢？很簡單，說到對周恩來的影射攻擊，始作俑者不是什麼「四人帮」，而是毛本人；四人只是照毛的意圖行事。請看：「批林批孔」現已證實是一次反周恩來的運動，那個「孔」實際就是指周：批判宋江、評論水滸的運動，現也證明是專爲批周而發，「現代宋江」原是指周，周死後才由鄧「繼承」。人們要問，兩次運動是由誰「親自發動和領導」的？

一讀者上

二月二十三日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花月正春風 回文

封淑英

宵宵正好燕棲梁。軟語雙雙一返堂。
招蝶千嬌花艷飾。烘雲百媚月明妝。
迢迢水逐舟將遠。暖暖春迎柳漸長。
撩撥興來風拂醉。飄飄起舞合歡狂。回讀

梅花

十萬山人

冰枝斜出水雲瀾。第一春光占墨翰。
憐惜獨鍾山嶽壯。堅貞不改雪霜寒。
無塵瘦影神仙屬。有味調羹天下安。
莫笑美人寫作譜。香魂夜半玉欄干。

聞橫征而心驚二首

林參天

人人叫苦耳無聞，暴斂橫征甚始秦，
竭澤而漁魚捕盡，小心貪字變爲貧！
猖狂搶刦日無天，上自橫行下亦然，
不正其身明賞罰，聖言忽視亂之源。

無題

袁暘照

世道衰微莫怨天。傷心回首廿經年。
仇秦不辱相如志。陷寇期揚祖狄鞭。
恪守孤忠娛晚節。懶窺羣隋負先賢。
可憐民淚凝腥饌。螻蟻瘋狂競附羶。

浪淘沙

葉其眞

——恭賀劉祖霞詞長七七榮壽

對酒倘無歌，將謂歟何？況當綠樹舞婆娑。請盡十觴詞一曲，共慶三多。
重七眼前過，壽字巍峨，捫天直可摘星羅。拱照故鄉陽氣動，快見清河。

鷓鴣天

劉祖霞

在亞庇羅文博兄處，見其壁間所懸者多爲級詩詞長之書畫，今則物在人亡，感而賦此，即用壁間所書之昔日唱和韻。

滿擬綿交得久長。爭知病疾妬紅妝。
清詞眼底空留恨，綺畫牆間尚吐香。
君粵省，我萍鄉。未能歸國共帆檣。
今逢舊友談前事，個個欲吁問舉觴。

清歌 調寄虞美人

蕭君亮

偶臨菊部消餘暇。絲竹喧臺榭。銀箏玉管伴瓊簫，乍見櫻桃初破扭蠻腰。
高歌一曲聲清曼。美目常流盼。珠喉不讓杜韋娘，唱到陽關三疊斷人腸。

前題 調寄樓上曲贈鐵鴻兄

劉雲閣

撰得新詞還自唱。餘音裊裊眞堪賞。流水行雲最擅場。聲名洋溢到殊方。
荊艷吳謳何足算。抑揚高下如珠貫。頓教曲罷起清風。庸知浩月已沉空。

前題 調寄浣溪紗

蕭瑤笙

聒耳笙簧久厭聞。娛人清唱最怡神。高歌一曲遏行雲。
楊柳腰迴嬌帶怯，櫻桃唇破笑還顰。珠喉嘹嚦落梁塵。

前題 調寄浪淘沙

藍戒三

樓外玉歌聲。天半雲停。霓裳妙舞羽衣輕。未必人間無此曲，洗耳恭聽。
長短漫調箏。樂奏清平。陽關三疊故人情。宛轉笙簧金雁並，如燕如鶯。

前題 調寄南浦月贈鐵鴻兄

蘇樹聲

邵老歌來，淵魚靜聽人傾耳。韻清如水，宋玉難專美。
音響悠揚，嚦嚦鶯聲似。當今世，問誰能爾。相信無餘子。

前題 調寄相見歡

鄭越燁

春來愛上高山。解塵煩。慢步叢林聽取鳥聲喧。
萬千趣，情陶醉。意留連，試問何時長伴結閒緣。

春風

梁朗秋

青旂招展處。猶自帶晴光。入座功非小。翻書興亦長。
輕輕搖柳影。隱隱送花香。客歲雙飛燕。重來認舊梁。

前題

蘇樹聲

聲先爲世樹。逆暖到人間。德立期移俗。仁揚欲化頑。
傳將芳訊去。踏遍白雲還。浩蕩行千里。吹噓普及蠻。

前題

高陽酒徒

自從紅杏嫁。心事快哉論。祇爲調瑤瑟。何嘗渡玉門。
披襟眞得意。入幕更銷魂。人比桃花笑。輕盈體態溫。

前題

李撫虹

海澨餘寒在。乾坤淑氣回。桃花依舊笑。柳浪乘時開。
歸思隨駒去。幽尋踏草來。春風信得意。未及拂蒼苔。

前題 次文格詞長韻二首

胡景石

東風欣解凍。送暖到江鄉。屢蕩新花發。往來蜂蝶忙。
微知蘇翠柳。景物憶家鄉。枝上流鶯囀。迎風百倍忙。

前題

陳鐵兄

紅葉淍傷落。梅花又見新。天心有氣候。
春色來幾分。閉門草自綠。簾開燕子親。
曉起歌賓困。書亂滿床陳。綴了一池水。
賁茗無供春。送暖憑杯酒。搊管思頻頻。
吟風多大雅。我爲國風言。宜春除舊佈。
新作見紫垣。鳳舞天安日。演唱大風雲。
意氣當可發。時來奉至尊。吹毛不費力。
賞賜御林軍。騎虎龍背上。反掌定乾坤。
腐朽一吹倒。恩仇那可論。山河非百戰。
直上佔巢蹲。偷梁能換柱。侯門仁義存。
詩亡春秋作。採風大義伸。文章不華國。
鋒烟四海間。鶴唳君傳至。地覆與天翻。
龍蛇今有象。時代卻亡秦。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0

華葉阻鄧復出造成的危機

南韓指北韓爲「北傀」俯仰由人

中共的復員退伍軍人

阿敏的狂人狂語

記胡適先生去世前的談話片段

香港的新財政預算案

從醫學觀點看性犯罪

快報的立場莫名其妙

鄧小平搗蛋!

嚴以敬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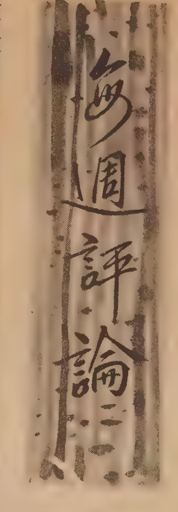
可不讀報 不可不讀法

NO.490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三月十七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砵甸乍街11號二樓
電話：[illegible]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要目



華葉阻鄧復出造成的危機

華葉「二人幫」，自江青一伙倒台後，好像是很合作，並且一天比一天團結。其實這兩個人，在中共黨和軍各個方面，都沒有結實而可靠的基礎，目前，他們勾結在一起，二人的力量炒埋一起唔夠一碟；因為實力不足，而野心却大，他們企圖一個當「英明領袖」，一個任「敬愛的副主席」，在北平中南海分坐一二把交椅。

華葉「二人幫」在野心和慾望支配下，五個月來從三方着手力圖穩定以他們二人為首的紅色朝廷。

一是努力阻止鄧小平的復出，自「四人幫」被捕後不久，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即已停止。今年元旦北平所謂「中央兩報一刊」聯合社論「乘勝前進」中有一句說：要「把毛主席、周總理和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本來，老毛拉柴前，包括共黨、共軍和北平政權等一律說是由他「開創」和「締造、領導」及「指揮」的。前述元旦社論不僅擠上去一個狡猾的死老狐狸「周總理」，更把「老一輩革命家」塞了上去。盡人皆知，矮鄧第二次失勢前執行的是周的緩進路綫，周死後「聲望」上升也就是鄧的復出機會的增加和日期的縮短。

當時，在大陸以至國際間盛傳鄧即將復出掌權，活龍活現好像眞事似的，在這種政治氣氛的吹襲下，一月中旬周死週年前後，在北平出現的「紀念」活動中，要求鄧復出掌權成了主要內容。鄧出就是變象鞭毛之屍，因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老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去年四月初北平天安門抗暴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擢華踢鄧兩個「決議」也是由毛「提議」而決定的，鄧復出毛被鞭屍，在毛本人來說根本無所謂，頂唔順的倒是毛的非法繼承人華某。因為他的本錢是兩件「法寶」，一是一塊牌子——毛的死靈牌；二是六個大字「你辦事，我放心。」

二月七日北平「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是華的「反攻」——阻止矮鄧復出的一項攻勢。一個多月來，大陸宣傳文字特別着重毛的「偉大旗幟」的宣傳。可以看出：華某的企圖是毛的「旗幟」不倒，他也可以以「二世主」的身份人模狗樣地在北平當大頭頭。

二是壓制「二野」勢力的抬頭。華某在中共內部根基淺，勢力弱，加上一口山西腔，生得奸狡的樣子，寫毛筆字像小學五年級，總之望之不似「主席」，可他對老毛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功夫却頗學得很不錯。他一方面拉攏「一野」、「四野」，特別是「三野」份子的勢力和地盤正在急遽壯大。最近升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鐵瑛，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許家屯，青海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啓龍和雲南省第一書記的安平生，以及接替安平生任廣西區委第一書記的喬曉光，都是「三野」份子，或由當年「三野」頭頭韋國清、許世友一手提拔起來的親信馬仔。

以華的聲望，廣東的韋國清、許世友根本不會賣他的賬。去年十月初「四人幫」被捕兩廣在宣傳上不「表態」支持華某就是證明。目前，有跡象顯示，通過葉劍英從中拉攏，韋、許不僅站在了華的一邊，且正在幫華的大忙。當然，中共份子在權力問題上是有另一手的。

華葉不僅爭取共軍非「二野」有力份子的支持，並在「二野」山頭內部大作手腳。「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在「四人幫」倒台後一直「愁眉苦臉」，從未明顯表示政治態度。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一度傳說捲入「四人幫」漩渦，事實上最近很活躍，並突出地表現出，站在華的一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下落不明的前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賈啓允，是鄧小平的親信。這些都表明：華葉「二人幫」為了阻鄧復出，在人事安排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三是採取「以生產壓革命」手段，力求達到「安定」和「大治」。華葉在大陸各方面力量都極單薄，如果局勢長期混亂，他們都很容易地就被擠下台。所以，華某上台以「農業專家」的姿態，首先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不久前又召開了「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復預定在五月一日前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這些措施，在表面上說是「四人幫」破壞嚴重必須由「整頓」而恢復「正常」，事實是大陸局勢混亂，生產脫節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儘管華葉「二人幫」大喊「抓綱大治」，然積重難返，加上大陸廣大工農已普遍覺醒，混亂的局面是難以遏制的。

華葉「二人幫」對於「國家大治」的企圖十九要落空，但他們却已經作了一項無把握而又極其危險的投資，那就是中共各級各系統黨委中增加大批軍人，並對多數省份和鐵路，工業等系統實行了軍管。華葉「二人幫」未來必在「槍指揮黨」局面下被拖垮。這是說以後的話，在目前他們為了防矮鄧復出過份壓制「二野」份子，這也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說不定大陸會發生突襲式的擁鄧反華的軍變。

南韓社會安定　反共情緒高張

指北韓爲「北傀」俯仰由人

萬人傑

老萬利用春節假期，赴南韓小遊，所見所聞，上期已略作報導。這一期，再談談在南韓所見。

老萬旅遊的幾天，所得印象，覺得南韓人生活雖苦，但社會安定，人們反共情緒高張，因爲他們知道，在北韓生活的同胞，生活還比他們苦上百倍，因此他們必須盡力維持目前所過的幸福生活。

共匪與北傀

台灣把中國共產黨稱爲共匪，不論公文上、報紙上甚至口頭上都稱匪，毛澤東是毛匪，周恩來是周匪，現在的華國鋒是華匪。

老萬第一次到台，跟朋友談話很不習慣。也有不少文化界朋友認爲這種稱謂很不順耳，共產黨的倒行逆施，行同匪寇，稱之爲匪，原無不當，不過他們覺得，即使不稱之爲匪，許多人腦子裏，也早已視之爲匪，因此，稱謂問題，毋須太認眞。

不過，兩個敵對政權彼此間總是拿醜惡的字眼形容對方，同樣的，中共也一直把中華民國政府稱爲蔣帮，當然不是好字眼。不過從這稱謂看，中共還很難打倒中華民國的正統地位，如今中華民國的總統是嚴家淦而不是蔣中正了，稱蔣帮應已不合時宜，但中共仍稱蔣帮如故，大概因行政院長蔣經國的關係。可是行政院長並非一國元首，他們對中華民國的稱謂大概也曾傷透腦筋呢！

曾經有個媚共瘟子跟李勇兄爭辯，說：「共匪，共匪，世界上那有這麼大的匪帮？」李勇兄說：「抗戰時候，我們全國上下都稱日本人爲日寇，難道世界上就有這麼大的寇？」瘟子爲之語塞。

把敵人視爲匪寇，是增加「敵愾同仇」心理的有效辦法，因此老萬覺得在復興基地的台灣，用這稱謂未可厚非。在香港，則無此必要，因爲香港市民對中共的了解，高出台灣同胞百倍，香港市民極大部分受過中共迫害而逃來的，即使口頭上稱「毛主席」，心裏的形象是「毛賊公」；口頭上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心裏也肯定他們是「毛共匪帮」，因此，在香港行文，並無稱「匪」的必要。這是老萬個人見解而已，有些萬人讀者來信，也匪字連篇，所以岳騫兄常對老萬說，在左仔眼中，我們是死硬派；但以這些讀者反共程度來比較，我們是「左派」了。老萬常抱持一個見解，認爲反共視乎意志，不拘形式，老萬文中絕少用「匪」「酋」字眼，但並未影响老萬的反共意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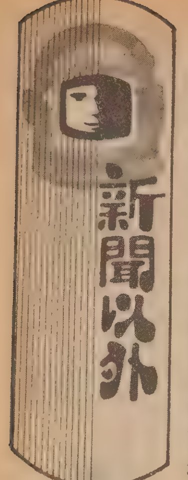
老萬雖看不懂韓文，但在韓國幾天，天天看韓國報紙，最關心的是南韓報紙如何稱呼北韓？是否也和台灣報紙一樣，稱金日成政權爲「金匪」或「共匪」？發覺斗大的字，經常出現南韓報紙上，劃一稱北韓爲「北傀」。傀者，傀儡也，這是指北韓乃蘇共與中共的傀儡，任由蘇共中共擺佈。這是事實。老萬覺得這名稱既切實際，也很文雅，不過對振奮士氣方面所能發揮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了。

民俗村

每個地方，差不多都有「民俗村」供遊客了解當地人民的生活和風俗，及民族特點。如泰國的民俗村、台灣花蓮的阿美族文化村等。韓國也有民俗村。

漢城郊區，劃出一塊方横數里的地區，建立一條標準的舊式韓國村落。這條村裏，有各種不同的建築物，因爲是倣效古代的建築，偉大不到那裏，較像樣的是一些廟堂及「土霸」住所，一般村民，打漁的、打鐵的、耕作的，都住在一些簡陋到只堪容身的小房舍內，生活用具，十分粗糙。從這一切體會幾百年前韓國人的生活，却很有趣。老萬在博物舘看過一些韓國古物，又到民俗舘看過韓國的歷史文物，發覺韓國在古代受中國文化影响更深，近代的韓國人，因給日本統治了一段悠長日子，韓國人的生活乃深受到日本人影响，轉而較接近日本人。今天遊韓國，到食堂吃飯，十頓有八頓要盤膝坐在塌塌米上進食，有肚腩的老萬，一蹲下來便沒法吃，這是遊日韓的最大苦事。

其次是入屋除鞋，這習慣也是肥佬最掉忌的。在台灣，許多住家受日本人遺風影响，入屋脫鞋，



但公眾場所如餐廳等，如非日式，都不必脫鞋。但在日本、韓國，一穿一脫，確使人吃不消！

從民俗村看到的韓國人生活，都很簡陋而貧困，尤其在冬天的酷寒天氣裏，他們的住屋、衣物，保暖不足，渡過寒冬，在過去的韓國人，當是一樁苦事。

以娛樂性來說，韓國的民俗村比不上泰國的多采多姿。泰國的鬥鷄、武打、舞蹈等表演，對遊客來說，是個豐富的節目，很饒興趣。韓國民俗村要跑很遠的路，逐間參觀，如果天氣好還沒什麽，偏偏我們去的那天，風雪很大，對韓國人生活頗感興趣的老萬，跑了幾間小房子頓也感興緻索然，後面的已懶得參觀了。

在廟堂前的廣場，適逢一次春祭表演，這項鼓舞上一天的晚間在太平洋夜總會舞台上已看過，現在不過重看一遍，他們帽尖上揮舞紙帶的技巧，比舞台的藝員顯然遜了一籌，沒甚看頭。

不過，在韓國六天，眞正嘗到風雪滋味，還是在這一天。沒有這一天，可能虛此一遊。因爲遊韓目的，主要還是看看雪景。生長南方的人，很少機會看雪。大帽山上結了霜，在香港已是大新聞，大地上一片白茫茫的景色，只有到日韓才有機會欣賞了。

在南韓坐飛機

老萬三年前到過漢城，那時漢城機場大廈十分簡陋，正施工改建。今囘所見的漢城國際機場，是足以媲美台北松山機場的一個現代化機場，雖然比起歐美各大城市繁忙的機場還差一截，但與東南亞各地機場相較，稍無遜色。

不過，大韓飛機並不理想，我們從香港乘搭到漢城的，是一架七〇七，也是老萬搭過百多次飛機最窄的一架，窄到坐下後，旁邊的人要到洗手間，非站起來讓路不可。搭客中有位美國退休機師，他說，這架飛機十分老爺，不過，它經過改裝的，裝上軍用機引擎，因此仍然是一架性能卓越的飛機。

不過，出乎意料之外——第三天我們要乘國內綫飛機由漢城到釜山，老萬心想，大韓國際綫飛機尙且這麽蹩腳，國內綫飛機一定更使人害怕！及至上了飛機，才知是一架簇新的DC10空中巴士，和我們從香港坐來的老爺七〇七相比，差得太遠。我們有在菲律賓及台灣坐內陸飛機的經驗，說起來許多人表示「怕怕」，尤其菲律賓，簡直「坐咁耐、驚咁耐」；在台灣，中華機較好，用噴射機，跟國外綫差不多；若搭螺旋槳式的遠東機，也是有得震冇得瞓的。民航落後的韓國，居然有這麽好的國內綫飛機，確料想不到。

在老萬搭過的許多國內綫飛機，相信以美國最佳，一般來說，大城市與大城市間，搭客多的，都用珍寶機或空中巴士，並通用DC8，都很新，很舒適，比西北、泛美、TWA的還要好。且搭美國國內綫飛機，有如搭巴士，到最後一分鐘仍可上機，在機上買票，且不用付鈔，因爲美國流行信用咭，只要把信用咭向空中小姐一遞，她就會在機器上一滾，把它印下來，還給你，慢慢才跟你算帳。

搭內陸機檢查，韓國比台灣還要嚴，上機時，男士不得携手提行李，女性則可以拿手袋。攝影機絕對不得携帶，據老萬了解，釜山是軍事要地，他們恐怕搭客從空中拍攝，所以嚴禁携帶相機，且快到達釜山時，機師會宣佈，叫搭客將所有窗門關上，他們不但不能拍照，甚至無法從窗口作鳥瞰。倒是老萬搭過這麽多次飛機以來第一次遇到的怪事。

釜山是南韓第二大城市，機場大厦也很具規模，可見這幾年南韓的發展相當迅速，它和台灣的高雄國際機場差不多。不過，機坪上顯得冷冷落落，似乎除了我們這架飛機，便再找不到第二架了。

卡仙奴

卡仙奴是賭場，世界上最出名的卡仙奴是蒙地卡羅，老萬未到過蒙地卡羅，我見過的最大的卡仙奴是拉斯維加斯。據朋友告訴我，其實蒙地卡羅只是招牌老，所以出名，實則蒙地卡羅規模不及拉斯維加斯遠甚。

世界上所有卡仙奴都是用來吸引遊客的，蒙地卡羅經常有國際豪客，據說石油價漲的時候，有些阿拉伯暴發戶一夜揮金千萬。

拉斯維加斯不但吸引許多國際遊客，美國本土的人每逢假期，也大量湧到拉斯維加斯碰運氣，但國際豪客則比不上蒙地卡羅那麽多。

世界上許多國家有卡仙奴，香港曾有人建議在龍珠島開設賭場，未爲港府接納。韓國也有卡仙奴，我們第三晚住在漢城郊區的華克山莊，這裏設有卡仙奴，老萬雖不喜賭博，也難免觀光一下。

比起拉斯維加斯的賭場，當然蚊髀與牛髀，即使和澳門賭場相比，仍望塵莫及。老萬畧作觀察，豪賭的人甚少，大家都賭孤寒錢，幾百韓幣下注，等於港幣幾皮，太小兒科了。

據一些賭慣的團友說：韓國佬賭得很笨，賭廿一點好過借，幾位團友都撈了多少。這個卡仙奴顯是爲遊客而設，本國人不受歡迎，且入場收費有顯著的不同——遊客入場三百六十元，相等於港幣三元六毫；韓國人入場收費一萬八千元，等於一百八十元，因此韓國人很少到此遣興。

遊客花三百六十元買了入場券，這入場券可作賭注，如果贏了，賠五百。

後來我們到釜山，住極東酒店，也附設卡仙奴，可是規模比華克山莊又差一皮，團友看到那種冷落情形，也提不起興趣去賭。

在發展旅遊事業來說，在香港開設大規模卡仙奴並非沒有道理，如果效法韓國，本地客收費昂貴，只歡迎遊客光顧，老萬認爲比之今天多過米舖的投注站對香港市民爲害小得多。

投注站連小市民的買菜錢也刮埋，花樣之多，多過卡仙奴，已把香港變成瘋狂的賭博城市，和卡仙奴之只吸引遊客，性質截然不同。

相信香港政府不准在香港經營卡仙奴，而馬會投注站則任開唔𢱕，主要是投注站爲「英女皇御准」；而卡仙奴則與皇家無關也。

法統不可棄 和談不可行

岳騫

自從毛澤東死後，共區情况亂得一團糟，世人對「華政權」的存在時間，作出各種評價，因此，有關國家對共帮的適應也各有不同的轉變。影响所及，國內輿論也遂漸有改變的跡象，主要之點有二：

一、放棄法統地位，二、與共帮和談。

一、放棄法統地位

先說前者，最早倡此說者，是一次史學會議，一位史學家提出建議，主張我們不必再以正統自居，才可以公平研究中共歷史，此說當時爲許多與會人士所反對，未能通過。另一次較重要的是一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向蔣院長提出質詢，認爲我政府過去所稱的匪是毛周朱一批人，現在諸匪皆死，繼任者並不是匪，我們不應當稱之爲匪，應承認其地位。當經蔣院長嚴詞拒絕，認爲共產政權本是匪僞政權，我們所反者並不限於毛澤東，凡是僞政權的幹部，均視之爲匪，只要去逆效順，立時就可滌除匪銜。

蔣院長的說法非常堅定明白，但在國內許多學人專家的潛意識中，總覺得我們再不應以正統自居。最近中央日報邀請一批專家學人發表專論，總題是「自由民主——中國的道路」，小題各人自擬，其中有兩位，仍然堅決認定漢賊不兩立，但有幾位口氣便似乎不同。

如台灣大學李靈均教授說：從歷史的觀點言之，不能認爲中國究應建設成爲一個甚麼樣國家的問題業已解決，而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及中共所領導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其是非與功過，乃大大值得檢討。檢討此是非與功過的作用並非僅限於對其價值的評斷，更重要的乃必須在此經驗中尋求中國所應有的立國與建國之道。當然，環繞此一問題，爭論在所難免，但若干前提是可以確定的，即現代化中國的立國，必須以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及世界進步的思想潮流爲其準繩，必須符合全體中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

從世界的觀點言之，八億人口的中國，理當成爲國際社會中積極性的成員，在參與國際生活及國際事務的處理上，不以製造糾紛、煽動仇恨爲能事，而在自利與互利的基礎上發展國際間經濟與文化的合作，使有裨於全人類的和平與福祉。

以台灣爲基地的中華民國與現仍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共政權之間的對立，乃兩種不同立國與建國路綫的對立，兩種不同生活理念、社會制度的對立。任何人全無理由，亦全無可能蔑視台灣作爲一不同於中共、且對中國的未來具有一整體理論體系及實施方案之勢力的存在價值。在中國問題最後解決的過程中，在台灣的一千六百萬中國人及海外的兩千萬中國人，將畧無疑問地作出重大的貢獻。

又如台大魏鏞教授：但是我們居住在自由中國的同胞，不能以敵人的缺陷和內部的困難而稍有懈怠。我們還是要提高警覺，增強團結，一方面要進一步地發展經濟並節省浪費；另一方面要加強民主憲政的實踐以團結民心，準備接受任何一方來的衝擊與挑戰。筆者深信，中國人要——民主的政治體系；要——自由的思想與生活；要——對於國家現代化的方向與策畧上有發言的權利。秦始皇的日子的確是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在自由世界的中國人應充滿信心，不與暴君妥協，不向惡勢力低頭，共同爲建立一個和平的、理性的、民主的、自由的、和延續傳統文化的眞正現代化中國而團結一致，奮鬥不懈。

又如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沈君山教授說：在這種情形下，今日台灣安定小康、社會欣欣向榮的存在，便如黑暗中的燈塔。說老實話，以我們有限的物力和社會上安樂自得的心理，共產大陸若是陽光燦爛，這座燈塔便無用武之地，但若是黑暗混亂，便却是鼓舞指引的大力量。我們愈是在台灣實事求是的努力，把台灣社會更從小康安定，提升到完全的自由民主，便愈見此燈塔的明亮，愈對大陸抱着盡其在我而成功不必在我的胸襟氣概，便愈能使其穿透黑幕影響大陸的演變。

所以，自由中國肩膀上的兩付担子，其目標原是大致相同。政治是現實的，不是我們想怎樣就怎樣；光復大陸是我們的理想，但也不是只憑口號法統，大陸人民就會算食壺槳以迎王師，必先以民爲基，與民更始的建設台灣，始克有成。

鑒往瞻來，在可見的將來，台海兩岸的「中國問題」不可能用武力解決；而政治解決則所謂「獨立」，原則上既難獲各方茍同，國際形勢亦已不允許。所謂「和談」，在雙方最基本不能退讓的立場上無妥協餘地時，又所談何爲；事實上兩種不同體制不得已共存的形勢，要維持一段時期。在此期間自由中國除舊佈新，努力改革建設，使台灣人人皆成爲既得利益階級，則必可達到「以己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的境地。

筆者對上述三位先生均不認識，也絕不懷疑他們的愛國立場。但從他們字裏行間，發現他們已不能自居於合法正統，如李靈均先生說：「在中國問題最後解決的過程中。」這句話不知是指中國問題還是中共問題，如果是解決中國

問題，中國法統在台灣，便是解決所謂台灣問題了。我們自己的學者專家撰文商量如何解決我們自己，相信李先生本意當不指此。那麼，應當是指解決中共問題了，把中共問題作爲中國問題，是不是無形中承認了中共的法統。

魏鏞先生最後一段話說得最好，但筆者再三細讀，仍然感到魏先生所憧憬的是未來的中國光明遠景，而不是以現在台北的中國合法正統政府爲基礎。

至於沈先生大文更露骨否定了我們的法統地位，認爲我們不過是黑暗中的燈塔，大陸如果陽光燦爛，我們便無用武之地（其意實在是說不能存在），大陸目前是黑暗，但黑暗過去，總有陽光燦爛之日，到那時我們不是自動完蛋。

沈先生更坦率指出光復大陸是我們的理想，但也不是只憑口號法統，大陸人民就會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憑口號自不能光復大陸，但法統確是光復大陸的重要武器，我們能在海外屹立二十七年而不墜，國勢反而蒸蒸日上，法統也是重要的武器，諸位學人久居台灣，偶然離開台灣也只是到美國去走走，完全不了解鐵幕邊緣的民情。眼前例事，每年雙十國慶，港九同胞紛紛掛旗、有些更參加各種慶祝酒會，如同過年，愈是窮人愈起勁，此爲有目共睹之事。海外中國人何以如此熱烈慶祝國慶，如果說懷念過去政府在大陸德政，則是一種諷刺，要說今日台灣建設進步，究與海外同胞無涉，說來說去只有一個理由，正統觀念，因爲這面國旗過去是代表合法政府（共產黨承認的政府），今天仍代表合法政府。海外自由人士與共黨及其爪牙的鬥爭，也是憑了合法的政府爲後盾，我們自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在海外對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口誅筆伐是討伐叛逆，因爲有了這次憑藉，才愈鬥愈有勁。同樣情形，敵人無論怎樣窮凶極惡，但一觸及正統，他們立時就氣餒。例如筆者呼投共落水的知識分子爲「墮子」，直到今日尚未見有一個墮子反唇相稽，指效忠中華民國的人是墮子，就因爲中華民國政府是法統所在。我們的出發點是爲國家民族盡忠，他們是投機取巧從賊，一正一邪，黑白在分明，相較之下，他們自然氣餒，若是沒有了法統，這一場爛仗便打不清了。

至於沈先生說：也不是只憑法統口號就能使大陸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實在由於沈先生不了解大陸同胞心情，當然喊口號沒有用處。法統確實能發揮巨大作用。筆者在此地接觸了不少大陸流亡青年，異口同聲說大陸同胞盼蔣經國打回去。蔣先生在大陸時並未居要職，大陸同胞何以會想到他。就因爲他代表了法統。中國有許多問題不能完全用科學來研究的，二加二有時並不等於四。法統在中國人，尤其在農工大眾心目中，牢不可拔，曹魏所以一千七百年擊不倒蜀漢，其故在此，關於此點，毛澤東倒是比較了解。一九六五年毛帮在北平演出一次李宗仁招待記者的醜劇，香港自由報紙均未理采，外國許多報刊倒眞的派了「高手」前去採訪，一位法國女記者曾單獨與毛澤東談話，有這麼一段問答：「毛主席，你認爲你所領導的政府，要到甚麼時候才滿足於強盛？」

「我已經講過了，我們並不很強大，要過三幾十年才夠強大。」

「爲甚麼要那麼久，是不是你覺得有些事情做錯了？」

「你以爲我做錯了甚麼事情？」毛反問。

「是不是因爲你參加了韓戰？」

毛搖頭說：「錯誤非常簡單，可惜簡單的錯，就變成大錯。」

「那末究竟是甚麼？」

毛嘆一口氣，說：「我的錯誤是一九四九年十月，宣佈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我們的國號是『中華民國』。我爲甚麼不照用中華民國呢？」

毛澤東廢棄法統尚且鑄成大錯，我們若放棄了法統，將如何，願學人專家三思。

二、與共帮和談

現在再說後者，國內一間極有份量的中華雜誌在社論中提出和談問題說：然則如何實現再統一？武力統一，還是和平統一？我們既主張中國人不殺中國人之原則，當然也使是主張和平統一。我們主張以各方面國民的輿論，促進大陸同胞的輿論，勸導共幹共軍自決。在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完全破產，中共官方一切謊言破產之時，全國人民之衷心呼籲，是能夠感動中共黨人的。我們所要取消的只是共產主義制度。共黨軍隊是大家需要他們來保護國土的。而共黨幹部如不騎在人民頭上作惡，而能爲人民服務，也還是大家需要和盼望的。而由中共現行辦法到將來中國立國之正道，也還有一過渡期間。我們主張超越前進，即不是復辟，而是向前求中國人之團結和生產力創造力之進步。我們主張開國民會議，就是要和平的由不合中國民族要求的辦法轉變爲合乎中國民族的辦法，而這是必經學問上的研究，過去中共的管理人也是應該有其發言權的，我們希望再統一運動由自由討論開始。

又說：至於「國共和談」，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曾經說過理由。中國的事當然要談，但談要大家談。國事總當由國民公決。如果國共和談就能決定一切，不僅否定目己是主人之一份子，而既承認國事是國共二黨之事，則聽國共二黨決定好了，你何必多咀？是的，中國要統一，但統一必須是國民的團結，而不是國共二黨一談或合作就統一的。

此一問題提出，實較前一問題更具危險性。與共黨和談後果如何。五十歲以上人，無人不知，不必多說。但該刊提出的是撇開國共和談，由國民來談，更使人莫名其妙，不知道國民會議如何舉行，和談由誰任代表。只要共產黨一天不消滅，大陸同胞仍在他們控制下，整個共區決不能有眞正民意出現。要說舉行民間和談，由社團學校教會派出代表，共帮更是一應俱全。不必說工會、農會、教育會，就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大陸均有組織，試問這樣的民間團體，談得出甚麼結果？

或者有人會問，既然不能談，又怎樣促進國家統一，你眞認爲能反攻大陸，光復神州嗎？筆者可以肯定的答覆，一定能，而且不會太遠。杜預上晉武帝伐吳表，曾說「孫皓之暴，過於劉禪，三江之險，不如蜀道，而大晉兵威，張於往年。」今日可以借用說：「共帮之暴，甚於北洋政府，我政府情況，勝於廣州時代百倍。」五十年前既然能北伐統一全國，今日爲何不能？

中共的退伍軍人數字相當龐大，他們遍佈大陸每一角落，每一階層。只有小部分獲得安置在城市的廠礦外，其他的多被遣回原鄉勞動，因為他們大部分是來自農村。這些退伍軍人，在部隊時享用中共的「供給制」，還有菲薄薪金，一旦復員，則生活面臨困難。在廠礦就業的，待遇較一般工人為低；在農村的，跟農民一樣，比起退伍前所得，相差一大截。因此，他們普遍對中共不滿，迭次要求改善待遇，甚至集體抗議，製造事端。由於他們具有軍事的組織與經驗，一旦起來反抗，必成中共的心腹大患。

中共的復員

中共的復員退伍軍人遍佈大陸每一階層，每一行業，每一地區。其中除一小部份安置在地方機關或工廠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被驅策至農場、礦場充當農奴、奴工，參加集體勞動，接受永無休止的壓榨，不但待遇較一般工人為低，而且普遍遭受歧視、輕視、甚至打擊、鎮壓。尤其自一九七四年九月以來，大陸各地如粵、湘、浙、魯、冀、豫皖、新等省，到處發生復退軍人縱火、搶刼、放毒、暗殺共幹、破壞交通、示威遊行、集體請願，甚至與民兵及共軍進行流血武鬥等情事。

鑑此一情況，毛死後愈演愈烈，幾有燎原之勢，成為中共的心腹大患。

中共復員退伍軍人為什麼要這樣強烈的反抗？問題牽涉很廣，也很複雜，尤其是矛盾的形成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總括來說，可以歸結為六個字，那就是：欺騙、利用與謀害。我們只要從以下的這些事實，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

中共一向都是以軍造黨，以黨制軍，那些土共出身的軍人賣命流血，把共黨逐漸擴大發展以後，那些政客，市儈或流氓出身的頭頭，卻打着「以黨領軍」或「黨指揮槍」的幌子來控制共軍了。所以在共軍部隊中，不論什麼元帥也罷，戰鬥員也罷，復退也罷，最後沒有一個好下場。不是被鬥倒鬥臭，就是成為農奴、奴工；不是在毛「拉一派，打一派」的派系鬥爭中成為砲灰，就是在「拉一派，打一派」的鬥爭中彼此為敵。「文革」期間毛利用軍人「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把被紅衛兵打、砸、抄、搶、抓搞得亂糟糟的局面穩定下來；利用軍人整黨、建黨。那個時候，共黨九屆中委（按：共黨「九大」為一九六九年四月）一百七十個人當中，共軍幹部佔七十四人，為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三強；候補中委一百零九人中，共軍幹部佔四十九人，為總數的百分四十五，共黨最高決策機關——中央政治委員二十一人當中，共軍幹部佔十一人，也超過半數。「國務院」所屬幾十個部會，都實行軍管，很多軍人後來都成為部會的首長。大陸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的革委會主任，共軍幹部佔二十人。但是到現在軍人在大陸的權力機構中所佔人數的比例就大為降低了。甚至幾乎只有象徵性的存在，眞是所謂「打了齋就不要和尚」。

中共的「兵役法」第十條曾經規定：「服現役期滿的軍士，根據軍隊需要和本人的自願，可以超期服現役；超期服役的年限，至少一年。」

一九六一年七月「國防部」發佈共軍「軍士、兵超期服現役暫行規定」，其中除對超期服現役的年限有所說明以外，並且對超期服現役的士兵退伍，也作了四點口惠而實不至的所謂優待規定：

一、超期服現役的士兵退伍後，由「國家」按照其專業性質和技術等級，分配就業；無專業技術的，由「國家」按照實際情形，安置就業；他們參加各項工作時，其軍齡算為工齡。

二、超期服現役的士兵退伍時，由所在部隊辦理退伍手續，並發給退伍證件，發給三個月的津貼費和回家的路費，並准許帶走個人所使用的被服用品。

三、超期服現役的士兵，如身體不好不能繼續服役或家庭有特殊困難時，可以允許退伍。超期服現役的士兵，如因病退伍時，經軍醫鑑定，可酌情發給醫療補助費。

四、超期服現役的士兵，因戰因功致殘，要評定殘廢等級，發給殘廢證，享受殘廢軍人優待條例所規定的待遇。

共黨這種規定，外表看起來，似乎給超期服現役的士兵相當照顧和優待，而且還尊重他們的願望，但是在實際執行時，不但照顧、優待俱成畫餅，就是所謂「本人的自願」也被剝掉了，而完全是根據「軍隊的需要」，任意延長士兵服現役的年限，所以在共軍部隊中有所謂「超期無期」的說法，不說士兵，就是幹部也有同樣的情形。如廣州軍區，按規定軍醫退休有一定年齡，如上尉級是三十五歲，大校級是五十歲。但在一九七五年初，該軍區却藉備戰為理由，脅迫利誘應退之江村「海軍後勤醫院」及黃埔、黃村之「空軍地勤戰備醫院」的軍醫三十多人延長服役。他們說：「凡退休的軍醫，雖可按月領取退休金，但退休後家屬所有優待一律取銷，並須返鄉務農。在家鄉亦無安全保障，隨時有被鬥爭清算之可能。如繼續留軍服役則可享受較多優待，如家屬可住軍區宿舍，兒女無須至農場勞動」。像這些話，都使應退休的幹部啼笑皆非，苦在心頭，而共黨的手段一向是陰險狠毒，應退休的幹部如果不俯首貼耳的任他們擺佈，由於各種退役手續都要由他們的人事和治保單位辦理，退伍還鄉以後，被鬥的命運就難避免。至於退伍後的所謂優待，那更是鬼話。一九七五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西藏地區共軍辦理老兵退伍，除像押解人犯一樣派人「護送」，就是對這些超期服現役退伍老兵所携帶的物品，也限制得十分嚴格，有的還被沒收，而私人自帶的粮票也不准兌換。在「護送」途中，連

退伍軍人（上）

錢希川

口粮也發生問題。對照這些事實，就可以看出共黨對超期服現役的士兵只是利用，而所謂「優待」規定完全是一片謊言。

中共對服退的幹部和士兵，在工資方面，亦有表面上看來相當「優待」，規定。如「國務院」「關於軍隊轉業幹部及復員的副排級以上幹部參加工作後工資待遇問題的通知」就有這樣的規定：

一、軍隊轉業幹部的工資待遇，應該按照所在單位的工資標準執行。轉業到「國家」機關的，一般的應該按照軍隊部級別與「國家」機關人員工資級別比照表確定，轉業到事業企業單位工作的應該參照比照表中同級工資欵額確定。

二、復員的副排級以上幹部參加工作以後的工資待遇，應該按照所在單位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執行，並且根據同工同酬的原則予可評定，不能按照軍隊幹部級別與「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工資級別比照表評定。

工資級別比照表是這樣的，正排副排級比照「國家」機關行政人員工資級別的二十一、二十二級，正連副連比照十九級、二十級，正營副營比照十七、十八級，正團副團比照十四、十五、十六級，正師副師准師比照十一、十二、十三級。轉業的軍級以上幹部，則按照其新任職務，結合其具體條件評定。

另外，「國務院」還有關於共軍「班級以下復員建設軍人就業後的工資問題的通知」，對退伍的士兵待遇，也曾規定：「到企業、事業單位或「國家」機關中充任工人職務的，都應該根據按勞取酬、同工同酬的原則，自錄用之日起，按照所在單位現行的工資制度和工資標準，評定工資；當學徒的，可以適當照顧，給予所在單位學徒生活補貼標準的最高標準的待遇」；「計算工資待遇涉及工齡的時候，應該將復員建設軍人的軍齡合併計入工齡內」。

這些條件照共軍復退軍人的口吻來說，都是「寫在紙上，說在口裏」，實際上完全不那麼一回事。所以共軍復員退伍軍人滋事，就多數發生在待遇菲薄的問題上。由於他們是絕大多數是被騙迫至農場、礦場接受奴役，待遇不僅不是按勞取酬，而且較一般工人爲低，普遍受到歧視，當然更談不到「同工同酬」了。因此，爲待遇鬧事情的也最多，尤以廣州爲甚。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大陸各地復退軍人普遍要求增加工資，廣東復退軍人除集會製造事端外，並有五六百乘車「串聯」廣州市復退軍人集會抗議示威。「佛山軍分區」因三水縣各公社民兵中，這類復退軍人數也很多，所以特別調派一個團的兵力，加強監視這一地區復退軍人的行動。一九七五年元月中旬廣州市復退軍人約兩萬多人，因退伍已逾十年者依然領取二級至三級工資，乃貼出大字報攻擊廣州市委及廣東省復退軍人安置辦公室，並揭露省市委指使專政工具鎭壓「無產階級革命派」。同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又有復退軍人三千多人在廣州中共的「烈士陵園」商談發表聲明，向廣州市委抗議。中共恐事態擴大，派出共軍五百餘人前往鎭壓，并逮捕爲首分子三十多人，一九七六年元月，廣州市復退軍人大量散發傳單，揚言待遇未獲改善，將在春節期間擴大抗議示威行動。趙紫陽爲此曾召開緊急會議要求廣州軍區春節期間派出部隊維持秩序，許世友以地方治安事務由地方治安單位負責爲由加以拒絕。這種事實不僅說明復退軍人以因待遇問題而以中共政權處於對立地位，同時造成內部高級領導層間的分裂。從問題的實質上來觀察，這就是一種反奴役、反剝削的鬥爭。

中共對殘廢軍人的處理，也曾經訂有文件加以規定。如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發佈所謂「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卹暫行條例」；一九五五年三月，因人民幣改革，又發佈所謂「一九五五年幾項優撫標準」及「關於發佈一九五五年幾項優撫標準的通知」；一九六二年三月由中共內務部與財政部聯合發佈所謂「撫卹、救濟事業管理使用辦法」等等，對殘廢軍人有關退休金與撫卹費的使用作出了明文規定。舉凡生、老、病、死殘廢等等，滿紙是照顧、優待、撫卹、救濟的字樣。看來確是十分「美好」。

中共內部在鬥爭時，往往罵對方陽一套、陰一套，玩兩面手法。事實上，中共對殘廢軍人的所謂撫卹和救濟，就是弄兩面手法，騙軍人去爲共黨賣命。但當一個軍人眞正賣命或殘廢以後，共黨的作法又另外是一套了。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實例得到確切的回答。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在江西南昌有一千多名殘廢軍人因缺乏食油到「粮食局」請願，共黨革委會主任當時拒絕接見，殘廢軍人於是怒火中燒，大罵黨委主任：「老子革命時你還在吃奶，老子打天下，你們享天下」，並以「由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商業廳完全不供應農村人口的食油，而由農民自己解決，城市居民每月只供應二至四兩」爲題，質問粮食局長：「你每月吃多少油？」然後衝進粮食局食油倉庫搶走一萬多斤食油。

阿敏在担任烏干達總統的六年任內，成爲陰狠、惡毒而又滑稽的胖武士。咒罵世界，也爲國際間製造不少笑料。他不時發出侮辱性的電報給各國元首，隨心所欲對婚姻以至希特勒等問題發表高見。

阿敏爲了鞏固權力，不斷對敵對者加以殺害，並對艾克里與藍哥族，發動全國性的屠殺。

與超級強國的關係：阿敏說：「我不希望受任何超級強國控制，我自認爲是世界最有權力的人——這就是我不讓任何超級強國控制的原因。」

不要娶地位高女人做老婆

蘇格蘭自治問題：「許多蘇格蘭人已認我做蘇格蘭王。我是第一個要求英國停止壓迫蘇格蘭的人，如果蘇格蘭人希望我當他們的國王，我願接受。」

英國瑪嘉烈公主與夫婿史諾頓勛爵婚姻破裂後，他告訴史諾頓：「你的經驗是我們男人的殷鑑——千萬不要娶地位很高的女人做老婆」。

英人見我必須跪下

在烏干達的英國人禮節：「將來英國人想見我必須跪下，一如巴干達族人以前跪在英國人面前一樣。」

恩德比攻擊之後，他對一位以色列上校說：「站在職業軍人的立場，我必須說這次解救（人質）的作業很成功。不過你們沒有得到好的米格機——你們的士兵所炸毀的是修待的飛機。」

希特勒殺猶太人是對的

對恩德比襲擊的電影：「他們今天歡樂，將來有一天要痛苦，有些人且將在我面前跪下求饒，那時他們所寫的就不同了。」

他告訴坦尙尼亞總統尼瑞：「我想向你保證我非常喜歡你，假如你是女人，我會攷慮娶你——雖然你的頭髮已經斑白。不過你是男人，所以這個可能性也就不存在了。」

有關以色列的問題：「希特勒對猶太人是對的，因爲以色列人不是爲世界人民而工作。那就是他們在德國用瓦斯焚燒以色列人的原因。」

一九七二年尼克遜總統被提名爲諾貝爾和平奬候選人後，他

阿敏狂



對尼克遜說：「恭賀你獲得提名，不過我有理由相信：提名你的那個組織只希望被提名，以使你自水門醜聞中恢復一點名聲。我持此觀點的理由是：聽說你被提名，世界上眞正爲和平努力的人可眞洩氣……因此我作了這個結論：提名你的人只是逗你玩玩。」

有關卡達的談話：「我喜歡卡達，他是個革命領袖，一個非常偉大的領袖。我十分欣賞他，我甚至在大選之前就喜歡他。我知道他是個偉人，因爲美國黑人喜歡他……我希望卡達到烏干達來看我。我非常喜歡美國人……」

他突然給某些烏干達官員放假三十天時，解釋說：「人總是

人狂語

陳獨塵譯

人，像汽車一樣，長時工作之後也需要加油與新鮮空氣。」

美國人：「我很喜歡美國人，烏干達有許多美國人，有些還是我的私人飛機駕駛員。我很喜歡美國人……」

烏干達經濟：「如果你到鄉間，你會看到我們有許多糧食。我們的醫院裏有許多醫藥，我們已提高了烏干達人民的薪水，我們在種植外銷作物，賺取外滙。你在任何地方都聽不到烏干達欠債。世界銀行很欣賞烏干達。」

烏干達陸軍：「你不該說烏干達軍隊不好。我在英國、意大利、印尼……甚至在駐緬甸美軍服役過，我可以告訴你：烏干達軍隊已達國際標準。當然啦，除了上帝之外，誰也會不時犯錯的。」

在烏干達的馬可瑞大學對學生訓話：「現在我為你們買了幾支火箭。你們要負責教導人民衞生，你們自己必須保持漂亮、乾淨、健康。我發覺性病很普遍，如果你生病了，最好去看醫生，使你自己乾淨，否則你會傳染給全體人。我非常喜歡你們，我不希望你們得淋病。」

自封元帥頗有理由

自封陸軍元帥的理由：「這個階級將在我侵入非洲南部——包括羅德西亞——時使用。」

有關他自己的問題：「我的問題是：我還有五、六十年好活。我的速度很快，有些部長在我的政府裏待不下去，因為他們跟不上我。」

關於他的未來：「我想我必須做個農夫，烏干達人民給了我兩千多頭牛。」

阿敏屠殺異己

阿敏在六年前發動政變，攆走了前任總統奧波特。此後，阿敏為了鞏固政權，不斷對敵對者加以殺害，並對艾克里與藍哥族，發動全國性的屠殺。

據逃至肯亞內羅畢的一名烏干達難民上月廿六日發表的報導中稱：他曾協運數百具於上一週在烏干達監獄內打得遍體鱗傷的囚犯屍體，他們是屬於主要基督教部落土著。

「國家日報」引述密加比的話說：「我們費了六小時，才能將屍體運上四部卡車上。至於運往何處？我們不得而知，因為我們隨即被吩咐清洗監牢。」

「每一監倉均佈滿屍體，那些士兵仍穿上制服，但他們的頭顱都已被打碎，地上滿是血跡，隨處均可看到牙齒及眼睛。」

「警方相信，這些死者是屬於蘭高及艾克里族土人，由於被攆走的前總統奧波特係藍高族人，並曾發現該族企圖進行一次政變後，阿敏於是便實施掃蕩行動。這次大屠殺於二月十八日晚在坎帕拉的馬健廸軍事警察監獄內進行。」當時在監獄內其中一個監倉的密加比宣稱：「當晚我們聽不到槍聲。每隔一段時間，我們聽到一聲短暫的呼叫，跟着是突然的沉寂，我認為他們是在被絞死後，他們的頭顱再被擊碎。」這是多麼恐怖、殘酷的屠殺！

又據倫敦觀察家報導說：烏干達總統阿敏的部隊，在最近曾對艾克里族和藍哥族展開的計劃中，已殺害「至少兩千人，可能還更多」。

觀察家引述內羅畢「消息靈通的情報人士」的話說：若干其他的部族也已受到影響。

觀察家報導情報人士的話說：「阿敏的人員，正在摧毀不是卡瓦族或蘇丹族的一切東西。」卡瓦族是阿敏本人的部族。

觀察家報說，阿敏在二月十七日下令消除陸軍、空軍、警察和獄卒中的艾克里族人和藍哥族人。阿敏宣稱艾克里族人和藍哥族人的部隊叛變，試圖推翻他。但是觀察家報說，在內羅畢的消息人士說，這項指控「很可笑」。

觀察家報說，除上述安全部隊和輔助部隊中的兩族人員以外，若干傑出的艾克里族文人——其中包括獸醫學校校長奧科特教授和馬克瑞大學副校長奧羅亞在內——目前都告失蹤，恐怕已死亡。

記胡適先生

去世前的談話片段

王志維

胡適生前已立遺囑，說他的精力早已透支，對死亡看得很平常。像傅斯年那樣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貽琦住在醫院那麼久，實在太苦。並說很羨慕傅斯年那樣的死，如果像梅貽琦那種情形，他就自殺。果然，他的死，像傅斯年那樣一倒就過去了。

二月二十四日，是胡適先生去世十五週年，回憶他生前的幾段談話，謹述之以爲紀念。（按：本文作者是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的秘書。）

跪倒洗手間・無力站立

胡先生的健康情況並不很好，早在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駐美大使任內，第一次發作心臟病，經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教授利未（DR. ROBERT L. LEVY）用了一小杯白蘭地酒才挽救過來，四十六年在紐約寓所又發病了一次，從四十七年四月回國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在三年又三百一十五天的任期內，除住進台大醫院前後有四次外，在南港住所亦大病了一次。

記得五十年七月十日，在南港住所患急性腸炎的那一次是在深夜，胡先生跪倒在洗手間裏，無力自己站立，幸得侍候他的老李發覺，很快通知我，才由我二人扶起送至臥室床上平躺，等候急救，台大錢校長經我電話報告後，不到三十分鐘就陪同台大醫院的醫師從台北趕到南港。那時，幾乎已經到了無法挽救的邊緣，血壓下降，脈搏每分鐘只跳動四十下，經幾次緊急施救後，得以渡過這一次難關，在這次發病的過程中，我從醫師護士那裏，學到了看顧病人的一些常識，醫師在離開南港時一再的說：「要多注意胡先生的飲食，要他少勞累，更要早睡早起和多散步」。此次病愈後，董同龢教授會對我說：

「志維，你要好好的照顧胡先生，這次能救回來是幸運，不要說他倒在洗手間，就是倒在床上，你也是有責任的。」

從這次經驗所得的常識，我更加謹慎的照顧胡先生了，有時到晚上深夜十一時才回家。胡先生自己也深深感覺到體力在衰退，他談話的語氣雖然是很溫和，但有時話裏的含意仍使人聽了會難過。

打開信封・原來是遺囑

五十年七月下旬的一天晚飯後，胡先生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很自然的對我說：

「在我臥室的鐵櫃裏，有一個小皮箱，裏面有一封信，當你看不見我的時候，就把它打開來。」

當時我不明白胡先生的用意，只含混的回答說：「好」，我就回到了我工作的小房間裏，不久，胡先生推開門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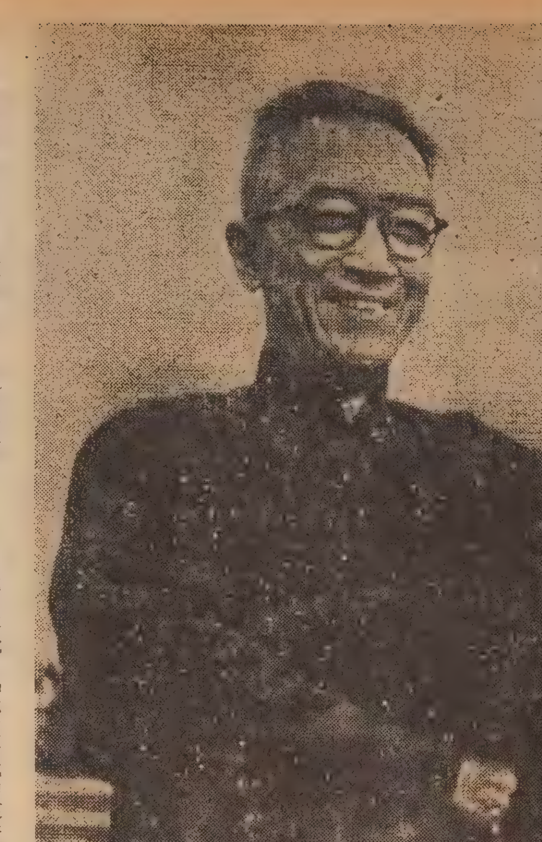
「來！我教你做一件事，剛才我說的那個小皮箱，你現在去把它打開來看看，裏面有沒有那封信。」

於是，我打開了那個橘紅色精緻的小皮箱，當

割去了七十年的粉瘤，
認識了一位難得的朋友，
欽佩他學而不厭的精神，
更敬重他待人的仁厚。

小詩獻給
天成先生
胡適

胡適先生送給台大醫院前故院長
高天成先生的小詩



胡適晚年遺照

回到客廳向胡先生說：「在裏面」，胡先生又問：

「信裏說些什麽？」

我答說：「沒有看」，胡先生笑一笑說：

「可以看看。」

我看胡先生愉快的神情，以爲那封信不會是什麼重要的事情，但當我打開那個信封，發現裏面有一長形摺疊的英文文件，上面除印有大律師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的姓名住址外，還有一欄寫著LAST WILL TESTAMENT OF HU SHIH。啊！原來是遺囑，我當時的情緒十分激動，所以，在臥室裏停留了片刻才走出來，但當我經過客廳時，胡先生追問我：

「你看見什麽啦？」

我因情緒還不穩定，所以不敢面向胡先生，只側著臉說：「我知道啦」，腳步仍不停的走回我的小房間，心裏深深覺得這件交辦的大事壓在肩頭，必須再讓一、二人知道才妥。

次晨，胡先生尚未用早餐，一見面就對我說：

「昨天晚上，我看你的神情不正常，生我的氣啦？」

我回答說：「你交給我的這件事，我很緊張，想了一夜，祇覺得責任重大，是否該讓胡頌平先生（編按，也是胡適先生的秘書）知道，不過，要先得到你的同意。」胡先生說：「不要把這件事看得那麼嚴重，我在中年的時候所耗去的精力比一般人多，所以我的寫作也比一般人發表得多。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的精力都透支啦。人，終歸要死的，像傅孟眞先生那樣一倒下去就完了，最痛快。像梅先生（編按：指梅貽琦先生。）住在台大醫院裏那麼久，實在太苦啦。自己痛苦，在旁照顧他的人也苦，我很羨慕傅孟眞先生那樣的死，如果我將來病倒像梅先生那種情形，我就自殺，你們千萬不要救我。」

酒會後倒地．脈搏停止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在院士會開幕的前兩天（二十二日），是個晴朗的好天氣；上午，胡先生由護士小姐陪同，從台北福州街來南港，看看院士會議各方面準備的情形，甚至對招待院士的酒會他都有所指示，那天，他的心情很好，當回到住所書房時，很感慨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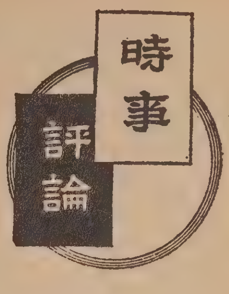
「我很想早點回來，可是醫生們都不准，恐我的病再發（四十八年四月九日割背上的粉瘤住院；四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檢查心臟病住院；五十年二十五日心臟病突發住院；五十年七月十日患急性炎在南港住所；五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心臟病復發住院），我的嗜好就是在這間書房裏，不妨碍人，不打擾人，就是下象棋還要找一位對手呢！這次，我要同錢校長去美國，出席中基會（訂在三月八日偕同錢思亮校長飛往美國，出席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我經管基金會的事務幾十年了，大家勸我不要去美國，在台北交代就可以了，我認爲不妥，應該要在美國交代清楚，等我這次回來，再也不往國外跑啦，住在南港，有史語所的幾位朋友帮助，我要將我的書寫完，萬一不幸，我死在國外，你們就將（指著書桌後面的書架下立著的黑色文稿夾子）這些稿子，像和尙用的念珠一樣，一個一個的串起來，整理出版就行啦（黑色文稿夾子經整理後，已於五十九年六月印行「胡適手稿」十集全部出版。）

這天下午，胡先生從台北打電話來，要我去福州街二十號吃晚飯，飯後，他指示安排院士們在會期前後至各大學做專題講演，然後他鄭重地說：

「我太太打麻將的朋友多，這裏是台灣大學的宿舍，南港我住的也是公家宿舍，傅孟眞先生給中央研究院留下來的好傳統，不准在宿舍裏打牌。今天我找你來，是要你在我出國期間，在和平東路溫州街的附近，幫我買一所房子，給我的太太住，從去年她回國到現在，對你還能相處，你以後要多費點神照顧她的生活。」

在溫州街附近出售日本的木式造平房，售價大約要二十萬元左右，那時，胡先生的朋友們，也正在計劃在台北市較安靜的地區，購置一所房子作爲贈禮。

兩天後（二月二十四日），胡先生竟在中央研究第五次院士的歡迎酒會時突然倒地，脈搏停止，與世長辭，正如他所說：，像傅孟眞先生那樣一倒地就過去了，在眾人的面前離世而去，回想他生前的幾段談話，似是有預感而言。



香港的新財

財政司夏鼎基在立法局會議上，提出的一九七七——七八年度新財政預算案，可以說是香港歷年來最溫和平穩的預算案。它不僅沒有作出增加稅收，而且還決定寬減四項稅收的建議，確使本港市民為之鬆了一口氣。因此，這個消除市民疑慮和担憂的預算案，是值得各界人士歡迎。

香港經濟繁榮和經濟成長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安定與民生改善。雖然這個預算案，在促進社會福利和增加社會保障等方面，仍嫌保守；但港府當局在制訂這個財政預算計劃的時候，基本上已做到謹慎從事，並以經濟發展狀況，香港財政實際開支，及香港市民實際負担，作為確立這個經濟決策的依據。港府能從這方面着手，畢竟是難能可貴的。

新預算案．受市民歡迎

更值得市民樂道的，是財政司提出這個新年度預算案的時候，再次表明港府開始實施居者有其屋，擴大社會福利援助。增加教育經費，及實行分區與社區護理計劃的意向。這個意向，反映出港府促進民主和安定社會的決心。以香港的特殊環境來說，政府能提出這個問題，能重視這個問題，以致逐步解決這個問題，這同樣值得廣大市民歡迎。

民主社會的可貴，固然在於維護人權，保障自由，和推行民主，也在於人民生活的改善，故民主社會，應該也是民生社會。如果政府能取之於民用於民，而不是取之於民用於鬥，那麼，人民生活不但解決了吃飯穿衣的基本要求，也保證得到吃得好穿得美的物質享受，從實際情況來看，香港是屬於具有高度物質享受的民主主義的民生社會。

福利計劃．貫徹民生主義

政府推行市政建設與實行福利計劃，其本身就是貫徹民生主義的體現。這個「貫徹」，決不是口頭的宣傳，而是實際的行動。因此，政府就需要大量的資金，予以支持。這種資金的籌集，儲備和調動，主要是來自本港的稅收。港府面對日益龐大的財政開支，能夠從溫和性的加稅，轉變為不加稅，無論如何，是照顧經濟的實況，市民生活和香港的環境

天堂與

每個新的年頭，過了元宵，春節的氣氛便消失於無形，各行各業開始為一年之計起步了。

在春節期間，去大陸或去台灣探親訪友，或觀光旅行的人士，也先後回到香港這個謀生的地方，疊埋心水撈世界。儘管大家都是為了「搵食」忙，可是在茶樓酒館，傾談笑語間，仍可聽到許多有關大陸及台灣兩地的見聞，綜合起來加以比較分析，可以窺見兩個不同世界的縮影：

強烈的對比

「回歸」大陸鄉下過年的人，好比一支救苦救難的隊伍，擠在猪籠式的火車上，不分是男女老少，總要滿載而歸，吃的、穿的、用的，能帶多少就帶多少，他們回鄉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不管在香港捱得多苦，回到鄉下見親人時，還得強作歡顏，以慰白髮的高堂，或是至親的骨肉子女。

他們是將自由世界的歡樂，帶回鄉下去。

他們回到鄉下面對的，是飢餓與貧窮的慘狀！

去台灣過年的人，道道地地是遊埠觀光的隊伍，坐的是豪華噴射客機，穿紅着綠，聽君自便，個個都是春風滿面，一團高興！

冷暖人間

他們是將難得的假期，帶到美麗的台灣去盡情歡樂。

他們在台灣面對的，是歡天喜地的景象，綺麗無限的風光，濃郁的人情！

去台灣過年的人，可以滿載而歸返香港，還將許多美麗的回憶帶回香港來！

回大陸過年的人，是兩手空空返香港，能帶回來的，了不起是半斤八両的霉菜乾，此外便是滿框眼淚，還有鄉下親人生計的憂愁！

一過深圳就心震

回大陸過年的人，到深圳入境，便要變成一個被告人，接受「幹部同志」的盤查與審訊，一言半句交代不清楚，分分鐘要關入地獄的暗室，萬一被扣上一頂「問題人物」的帽，插翼也難飛回香港來。因而有人說：一入深圳就「心震」，恐怖使然！

去台灣過年的人，祇要辦妥旅行證件的簽證，去到機場，除了行李驗關的手續，旅客可以大搖大擺，自由自在的去自己喜歡去的地方，因為台灣是一個充分自由的地方，有人性的尊嚴！

同樣是輪隊

去台灣過年的人，也有

事實證明，這些因素決定了港府對於預算案，不可能作出過急過大的改變。「溫和」與「穩建」的中庸之道，顯然會產生公私有利和官民兼顧的良好效果。本年度的預算案，在很大程度上，都能考慮到這個效果。

政預算案

徐達文

個人入息稅寬減・低薪市民好消息

像有關個人入息稅的寬減辦法；雖然寬減金額不大，而且追不上生活指數的上漲率，但港府決定對薪俸增加一個補充免稅額，即單身者原爲一萬元，已婚者原爲二萬元，但兩者將分別獲得補充一項免稅額，單身者爲二千五百元，已婚者爲五千元，以及子女的免稅額由首名子女至第三名子女各增五百元。港府對於爲廣大市民所關注的薪俸稅額所作出的決定，雖然是一種極其保守的讓步，但終究是聊勝於無，故這個辦法，對中下層市民來說，仍然屬不是太好的好消息。

但最值得市民感到興趣的，還是有關居者有其屋計劃的確定。政府並已劃出多幅土地，以興建三萬五千個居住單位出售予每月入息不超過三千五百元的人士。同時，政府目前亦正推行首期計劃，在其中五幅土地上興建七千二百個居住單位，並將於數月內動工興建。香港的居住問題，是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政府爲此也花了龐大資金，以改善市民居住環境，從徙置新區到廉租屋邨的大量興建，確表明了政府對低入息市民的居住問題的關注。現在，政府再將廉租屋宇計劃，擴展至居者有其屋的計劃。這一計劃安排在這個預算案內作出詳細說明，無疑是本年預算案的一個特色。

居者有其屋・改善市民居住環境

正如財政司指出，「居者有其屋計劃本身是一項很有意義的社會目標」，政府「因此房屋政策的重點便轉移到推行這個計劃的一方面來」。這種「轉移」，對低入息的市民，固然是一個喜訊，對整個香港市民，同樣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消息。因爲這反映了社會的穩定，及政府的決心；這種安定和決心，肯定是香港繁榮安定的重要關鍵。

這個預算案的重心，正是香港繼續繁榮安定的有力說明，也是香港逐步趨向於社會福利的良好開端。此故我們認爲這個預算案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稅項的不加或寬減，更在於政府對交通建設、市政建設、房屋建設、教育發展、及福利計劃所顯示的信心和決心，所表現的魄力和行動。這才是廣大市民眞正值得歡迎的大事，也是廣大市民應該給予支持的大事。

地獄

秦明

機會看到輪隊的長龍陣，但那是在娛樂場所的大門前，爲了尋找歡樂而排隊！

回大陸鄉下過年的人，見到輪隊的長龍陣，那是爲了「輪米」而排隊，連買幾條青菜也要輪隊，是爲了填肚充飢而排隊，可是排隊還不一定解決問題，爲的是限額供應，後到的有證有錢也寃然！

去台灣過年的人，祗要有錢在身，市場上任買唔嬲、買到夠！

去大陸過年的人，身上有錢除了存入「人民銀行」換取一張長期收據外，想替家人多買二両豆豉，也踏破鐵鞋無處覓。

去台灣是分享歡樂

去台灣過年，是分享歡樂！

去大陸過年，是分担憂愁！

去台灣過年，是年年歡樂，歡樂年年！

去大陸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去台灣過年，逢人見面，談的是光明遠景，美麗的前途，萬事勝意，心想事成，恭喜發財！

回大陸是分担憂愁

去大陸過年，祗有相對淒涼，對住沒有希望的明天，愁眉苦臉，不敢說心想事成，因爲共產黨的極權暴政，沒有心想事成的自由，更不敢恭喜發財，因爲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容許「人民」有發財的思想，發財就是走資派，想發財就犯了思想的錯誤，祗能恭喜身體健康，有健康的身體，才有任由共產黨剝削的勞動力，終生終世做牛做馬，以窮爲榮，以苦爲樂，這就是共慘主義的特色！



請問能不能讓大陸上的人民，像其他國家人士一樣，自由出人，到國外會見親友？

從醫學觀點看性犯罪

□□尹靜心□□

許許多多的犯罪事件，都與「性」有關，在現代社會裏，始終把它當作嚴重的社會問題；然而，以醫學的觀點來看這個問題，却有着不同看法。據心理學家調查，性犯罪青年除部分性變態外，大部分對性知識缺乏了解，因而感到好奇，神秘，致使他們闖進犯罪行為中。



非禮、情殺、誘姦女童……以及很多與此有關的社會新聞，都與「性」有關。在歐美各種犯罪案件中，「性犯罪」幾乎佔了大部份，這是一個社會問題嗎？很多人都說是。因此，很多社會賢達，不惜提出長篇大論，說「如何改良風氣」，「如何重建道德」，「如何遏止色情泛濫」等，但性犯罪依然日日有所聞，日日有所發生，這是什麼原因呢？很多心理學家、社會學家、道德專家、教育家都竭盡心智的研究，並沒有什麼結論。而作為一個醫學論者當然也想從醫學觀點出發，詳細研究，或可剖析出一個結果來。我曾把這個意思與其他幾位醫學博士談過，他們也贊同我的提議，同意在研究醫學的過程中，若有涉及，當不會放過。

對這個問題，於日本的私人研究所中，互相彙報，從「醫學觀點看性犯罪」，得出一個結論。今將其簡要寫出，供讀者參考，或許也有益處。

性學家把所有的性行為分為二類：一為「常態」；二為「變態」。前者即他們所處的那個社會及時代所公認為常態的方式來進行；後者即在他們所處的那個社會及時代所不容忍，及法律所不許的方式。

當然，前者是正當的，後者不正當的，被認為不正當的便叫作「性犯罪」。

性變態在醫學中分成很多種，其中最嚴重者為「虐待狂」，這是施用一種方法來使對方受到痛苦、傷害、甚至死亡，始能使自己獲得滿足。這類虐待狂常與強姦、施暴、謀殺等糾結在一起。其實，虐待狂只是為一時之快，蓄意傷害或殺害對方者，為數極小。專家們認為，大部分施暴後而殺死對方的性犯罪者，並非以此來滿足快感，而是為了滅口之故。

專家們更指出，任何一位性變態者，當他想入非非的時候，對他自己所作的非非之想，在理智恢復的剎那，會感到驚訝不已。我們知道生理的衝動，起自神經系統的緊張，如欲解除這種緊張，必須以行為來獲得滿足。所以精神人格健全的人，都能服從理智的命令；但精神人格脆弱的人，却無法抑制性的衝動，所以引起神經系統的緊張，遂不顧一切地求其滿足，於是，犯罪便不可避免了。

據生理化學家們的研究，一切性變態者，皆起因於某種「生化因子」的影響，其所以與眾不同，，可能由於生理方面，有着某些特殊生化因子差異的緣故。

過去，醫學家對性變態者所持的觀點頗有不同，但由於他們辛勤的求證，大多數都同意變態為「精神病態」的一種。患有這種病的人，對於一般正常的生活，均不易適應。

根據醫學方面的調查，性變態者與遺傳因素無關，而與後天環境却有很大關係，尤其父母對這方面行為所抱的態度，其他如學校、社會等各方面的環境因素，亦具有影響力。因為一個人所採取的行為方式，自出生到成長，皆由上列三者的生活經驗累積的結果，所以對於一個性變態者，我們把責任完全推在他一人身上，這是不大公平的。試想一個對於這方面的知識毫無所知的孩子，當他發育成長，一股強大的生理力量推動着他：「我們該從那個方向走？」當他在迷惘摸索之中，父母、老師、朋友、親戚……沒有一個人告訴他些什麼，於是他只有瞎撞瞎闖，闖出禍事來，你能說他不誤入歧途，你能說大家沒有責任？所以，家庭及學校的正確教育，倒是有相當必要。有些地方會有人提倡學校應推行性教育，是有相當道理的。

據心理學家的調查統計，性犯罪者的起因，除了部分性變態者外，大部分是青少年的男女性犯罪者，由於他們對這方面的知識缺乏了解，因而感到好奇、神秘及正常生理上的衝動，致使他（她）們在犯罪邊緣亂撞亂闖，終於闖進犯罪的圈子裏，這是多數飛型男女失於教育，而致釀成的敗行。

眾所週知，性問題是與生俱來的，幾乎時時刻

刻都有這種生理上的問題，而如何引導這些問題步入道德及生理的常規之內，便必須提供灌輸這方面的教育。

性教育在我們這個社會裏，是不容易被接受的，尤其在一些衛道者的眼光中，更被視爲罪大惡極，傷風敗俗。然而如能平心靜氣，客觀而冷靜的分析，這些衛道者的觀念，並不是故意戴上假道學的面具，如以中國來說，實在是受了中國千百年來傳統的薰陶，在中國的農業社會裏，由於結婚年齡與青春期相差不遠，致性犯罪的事件，極少發生。所以，這方面的教育問題，在這些衛道者的意識裏，總認爲「此事是不能掛齒，十分猥褻的。」而在今天的開明社會裏，由於結婚年齡的延後，由生理衝動而產生的焦慮，時間亦延長，這種長時間的壓抑，在生理及心理上就會發生反常的反應。於是，爲了採求它的奧秘，尋求它的刺激，就容易造成不合理的犯罪行爲。如果學校、家庭、社會能施以適當的教育，灌輸正確的知識，不再視性爲罪惡，引致那些衝動的人的神秘而好奇的心理，毫無疑問，犯罪問題就可以避免，最少亦可減少發生。

關於觀念問題，我們仔細分析過衛道者所持的理論，他們最大的理由，就是道德。惟恐這個社會變成色情泛濫的世界。可是他們不去深切體會，造成色情泛濫的主要原因，是起於這方面教育的不能普遍實施，以及這方面的觀念太保守。因爲，正常的行動既不能獲得，不能滿足，過份的受到壓抑，而違反了正常的生理需求，便會釀成反常的事故出來。

從整個的人類、社會的演變上看，性教育的推行，是時代的必然產物，當然，這裏面包含了很多複雜的因素。

今天，我們尤其是那些衛道者，應該面對現實，敢勇的接受並積極的改善，對於徬徨在犯罪邊緣的青年男女，施以更多的關懷與引導，以期矯正其心理的錯誤觀念，而免發生墮胎、婚變、情殺、非禮及種種變態犯罪的行爲。

快報的立場莫名其妙

古鶴翔

三月一日，快報發表了一篇「十四週年報慶感言」，說：「過去十四年和今後無限年，快報的立場和宗旨決不改變，我們要像歐美的先進報紙一樣，發揮輿論力量，改良社會風氣，適當地運用香港獨享的新聞自由，無負於讀者對我們的期望。」

快報還說：「最後，我們順便說明，年來有些死硬、無知、可鄙的人，會對本報所採的言論謾罵，我們均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我們是從恐龍火中的胃鍛鍊出來的，瘋狗的噴嚏，於我何損？」

看完這則「快語」，筆者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始而笑，繼而悲，終而怒。

原來快報唯一的希望是要像「歐美的先進報紙一樣」，必須知道：歐美各自由國家並未直接受到共黨的奴役，歐美各自由國家的處境與中國不同，以「歐美爲師」，「全盤西化」論，何異以「馬列爲師」和「一邊倒」？歐美人士也決不會像快報似的，一邊說要「自由」，一邊高呼「希特拉萬歲」罷。羅斯福會一邊和納粹作戰，一邊向希特拉致敬麼？除非「瘋狗」才會如此！

不幸得很，快報報端印的是「中華民國的年號」，似乎是反共的報刊；事實上又稱「北平」爲「北京」。快報謾罵，眞的是謾罵呢！它謾罵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是「小獨裁者」；它還謾罵星加坡的總理李光耀先生也是「小獨裁者」；却沒有舉出眞憑實據來。

快報說「年來有些死硬、無知、可鄙的人」對快報「謾罵」，快報「均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究竟快報這一段話是「謾罵」，還是說理？這不是理屈辭窮的明證麼？

如果中國人堅決反對那些躲在印着中華民國年號下的媚共言論是「死硬、無知、可鄙」，那麼，岳飛，文天祥和史可法也就十分「可鄙」了。爲甚麼岳飛如此「無知」和「可鄙」，不曉得諂媚宋高宗和秦檜，竟然「死硬」地要和金人打仗？爲甚麼文天祥和史可法如此「無知」和「可鄙」，竟然拒絕高官厚祿的誘惑，至死不屈？在快報心目中，岳飛、文天祥和史可法都是「死硬、無知、可鄙」的傻子！

至於快報的立場究竟如何？筆者實在「莫名其妙」，因爲快報的社評有些確實寫得很好，可比岳飛的滿江紅，文天祥的正氣歌，可是也有不少爲敵張目，危害自由的東西。

究竟快報的「立場」如何？答案是：兩頭蛇的立場，自打巴嘴的立場，謾罵的立場，墮子的立場，秦檜和「反革命廢物」的立場。

蘇反擊卡達人權主張

卡達對蘇聯不滿份子的支持日增，但現在克里姆林宮也還以顏色—使美國可能冒長期的危機。

卡達正重寫基辛格的美蘇和解規則—而蘇聯也已在叫「卑鄙」。

在基辛格的規則下，克里姆林宮得自由從事思想鬥爭對付西方，而美國恐怕危及和解也同時故意讓步。甚至白宮對蘇聯流亡作家諾貝爾獎得主索忍尼辛的邀請，也認爲太冒險而禁止。

卡達正在轉變這種策略。他堅持美國必須自由擁護它對人權的信仰，並且，這種做法絕不影响美蘇的全面關係。

詳細地說，卡達主張，在美國支持蘇聯境內的不滿份子與超級強國其他方面的關係，特別是戰略武器限制條約談判，其間應是毫不相干。

蘇聯顯然不滿意卡達的新規則。他們警告說，假使美國繼續「干涉我們的內政」，和解將遭到危害。

這代表一種角色的轉變。在過去，使蘇聯在越南與中東的行爲，以及在另一方面的經濟與武器協定之遠景發生關連的是美國。克里姆林宮拒絕這種概念。

現在，堅持相關連的是蘇聯，他們警告說，美國支持蘇境的人權不滿份子，可能危及第二次戰略武器限制條約協定的前途。

是莫斯科在恫嚇——或美蘇關係眞有進入冰凍時代的可能性！

外交觀察家說，這全視卡達對蘇聯與東歐境內不滿份子的公開支持程度，以及他的策略如何而定。

他們指出，由於這位總統率直的公開支持蘇聯境內曾被斥責爲罪犯的個人不滿份子，舌戰已經升高。對卡達個人寫給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蘇聯境內人權運動領袖沙卡洛夫這種史無前例的信件，克里姆林宮的反應極爲激烈。

莫斯科已施以反擊，指責美國違反人權。它以共黨傳聲筒——塔斯社的話表示：「在美國，好幾百萬失業者，忍飢挨餓，不幸的苟活着；黑人分離運動，劇烈的種族主義，褻瀆聖靈的聚會與暗殺政治人物泛濫着；並對成百萬的反對派人士編製卡片索引。」

卡達政府的政策擬定者堅持，支持蘇聯境內或世界其他地万的人權運動，並無意圖「挑撥或煽動」。事實上，這位總統於二月廿三日的一項記者會上強調，他的政策並不是特別針對蘇聯。

他說：「我從未有此傾向：挑出蘇聯爲唯一人權遭到剝奪的地方……我已對蘇聯及其他東歐共黨國家清楚表示，我是要在我們自己的國家設立一項標準，並使我的關切表

台理髮小姐與洋人的笑話

不懂或畧懂英語，滿口「洋徑濱」，若與洋人交談，有時候顯得頭是道，勉強把洋人胡過去；但有時候則大鬧笑話，這還算幸運，怕的是引起對方誤會，大打出手，那才是自討沒趣。

以下逸聞一則，其眞實姓名姑且不管，然而，它卻在理髮界廣爲流傳，也是理髮姑娘談笑或娛客的好題材。

台語「愛摸油」當作我愛你

話說一名黃髮藍眼觀光客，某次進入台北市一家豪華理髮廳美容。

或許因爲來客是洋人，理髮妞兒服務特別起勁，嬌滴滴的秀臉，間而來個「嫣然一笑」。洋人爲之樂得欲神欲仙，陶醉在一種「莫須有」的幻覺裏。

洋人原先來擦髮油，因此，在其刮好臉，洗過頭後，小妞想問他要不要擦油，卻又不懂英文，可是她很可愛，自作聰明，呶着微凸的嘴唇，以台語嬌羞地問他：「愛摸油？」而且把「油」字的音調提得特別高，拉得特別長。

洋人對眼前逗人遐思的妞兒，早已春情蕩漾，一對含情脈脈的眸子，閃動着欲語還休的情景，腦筋裏更是胡思亂想，也許因想得太多，想歪了頭，竟把「愛抹油」聽成「I LOVE YOU！」（我愛你！）」。

寶島風光美姑娘又熱情

未來台灣前，他嘗聞寶島風光明媚，少女美麗大方而又熱情，今天身歷其境，果然妙不可言，理一次頭髮，就被愛上了。不過他還是不太相信，兩眼疑惑地瞪着小妞，手指指着她問：「YOU！ REALLY？）（你！眞的嗎？）」

豈料妞兒也把「YOU」音誤會成「油」，以爲洋人已聽懂擦油，得意地咧嘴而笑，並且頻頻點頭道：「噎！丟喇！」洋人又會錯了意，把「噎」當做「YES（是！）」

誤解語意姑娘發嬌嗔

這下，洋人樂了，他精神爲之一振，側身挺直背脊，伸出象鼻般的「魔手」，閃電般地自小妞腋下腰間穿過，然後肘一彎，把小妞摟擁過來；並且嘴巴大叫：「HOW WONDERFUL！（多美妙呀！）。」乍聽宛如國語「好玩豆腐」。

毫不設防突遭暗襲，小妞驚得花容失色，大嚷大叫，其他小姐及客人嘰哩咕魯，亂成一團。

一記耳光．什麼豆腐好玩

洋人突覺情況有異，在「短兵相接」前的刹那鬆開了手。已成驚弓之鳥的妞兒，氣勢洶洶地摑了洋人一個巴掌，忿怒地吼罵着：「不死鬼！什麼豆腐好玩！」

清算「毛思想」

毛澤東成爲獨夫，主要是他背棄了人民羣眾，更背棄了與他生死與共的幹部；故當劉少奇、林彪等相繼垮台之後，即積極扶植江青系的「文革派」份子，藉避免變起蕭牆；故當江青大搞「城市民兵」時，毛澤東一反過去「民兵」組織的作風，不但不在彈械上嚴加控制，並准許其擁有重武器及戰車裝備；毛澤東並非不知武器落入工人羣眾之手，對他的政權是一種嚴重的威脅；可是在共軍正規軍部隊已成爲毛的心腹之患的情況下，他不能不作此鋌而走險的嘗試。這說明了毛支持和扶植江青系奪權，在大陸已成爲盡人皆知的事實。然而，當毛甫服天誅，華國鋒爲平息各地方山頭的憤怒，乃對江青等「四人帮」採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作擒賊先擒王的非常處置；此一舉動，實際上是違反了毛的意向，然而，華在共黨中資望不孚，又不能不依靠毛這個偶像來維護其既得權力；於是遂以「你辦事、我放心」這六字來作爲承繼的依據；可是也正因此矛盾，而使華的批判「四人帮」，更使大陸人民認清了是一種十足的「賊喊捉賊」的舉動。

「文革派」的「反右傾翻案風」和「批鄧運動」，和毛壓制「軍權」的陰謀是分不開的；鄧小平與各地方軍事頭目具有深厚的淵源，而且也最清楚毛生前所佈下的每一步驟；但是，毛在大陸二十餘年的統治權力，雖然無德可懷，仍然有威可畏；此所以北平政變之後，中共政權仍不得不依靠毛的偶像地位來維持象徵的統一。華國鋒在毛的追悼大會悼詞中，要共黨「化悲憤爲力量」，承繼毛遺志，並一再強調「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但鄧小平爲「劉鄧黑司令部」的第二號頭子，當年毛即曾指其爲蘇修頭子赫魯曉夫在中國的代理人，而「文革派」更是叫囂反「修正主義」最厲害的集團；是則華國鋒的悼詞，豈不是指着和尙罵禿驢，狠狠地在毛澤東棺木前對他重重地打了一棒。

上述情況，大陸人民的眼睛眞是雪亮的；他們明白中共政權爭權的勝利派，想的是什麼，作的又是什麼？因而在去年年尾一次追悼周恩來的天安門羣眾大會，許多要求鄧小平復出的大字報中，有人叫了「鄧辦事，周放心」；「鄧辦事，周放心」，完全是針對華國鋒的擋箭牌「你辦事，我放心」這六個字而發；其眞正的目的，是在迫使中共政權如果要清算「四人帮」，就應該清算「毛思想」；否則的話，則中共政權的一切行動，是獲不到大陸人民的支持的。

余秋人

英名流愛娶美國妻

前英國外相克勞斯[illegible]侍在側的是一位美國太太。歐文被任命接替克勞斯蘭職位時，他第一位告知的也是他的美國妻子。

當然，歐文太太和克勞斯蘭太太各不相干，不過嫁給英國高級官員與名流的美國婦女，却多得令人驚異。

現住英國的華盛頓郵報特派員傅蘭德利說：「她們可說是英國得自大西洋彼岸的最好的進口貨。」

由來已久傳統

美國婦女（多半富有）想嫁英國貴族（多半貧窮），是個由來已久的傳統。

邱吉爾爵士的母親珍妮・傑洛美是個美國人，英國下院第一位女議員南西・亞斯德也是美國人。大約從一八八〇年代起，此類例子多得不勝枚舉

比率高得奇怪

在今天，在英國社會的任何一個角落，你都可以找到娶美國太太的名流。

第十三任艾爾里伯爵的夫人，從前是羅德島州新港人氏。

英國女王的新樂隊指揮威廉遜，其夫人原爲明尼蘇達州丹尼爾家的千金。

然而美國太太最出名的是政治界。最近一項研究指出：「英國政界人士娶美國妻子的比例高得令人奇怪」

除了歐文太太與克勞斯蘭太太之外，卡拉漢的內閣裏還有一位美國太大——能源部長賓恩夫人，原籍俄亥俄州的卡洛琳・德・康甫女士。

在前保守黨政府中，也至少有三位內閣部長娶了美國妻子：貝斯勃羅伯爵，羅林森爵士，與喬塞夫爵士。

保守黨副主席穆爾，物價部次長馬克倫納，勞工黨國會議員歐巴克也是如此。

前英國駐華盛頓大使哈雷的美國妻子說：「如果妳是政治家的妻子，妳也要參與他的工作。」

美國人有活力

哈雷太太說：「美國人有活力，有衝勁，這是一個國家的特性。

「美國婦女所受的教育，可能使她們養成人生在世應有所作爲，且積極協助她們的夫婿，不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觀念。

這種襄助丈夫的活力，在政治以外的行業裏顯然也一樣有效。

上流人士娶法美女人

幽默雜誌最近在它對在英國的美國人的研究中說：「上流社會的英國人可娶法國女人爲妻，也可娶美國女人做太太。」「畢竟有誰聽說過英國男子爲了地位而娶瑞士或芬蘭女郎？」

李凱詩譯

實力軍人支持鄧小平

李哲夫

自毛周死後，大陸各地的軍人皆擁兵自重，不聽從北平集團的指揮。儘管華國鋒提出「黨指揮槍」口號，强調「步調一致」，「一切按照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戰畧部署去辦」，但各地軍頭仍然「各行其是」，可見他們是以實力爲後盾，才把華的「中央軍委主席」不放在眼內。目前共軍的實力派是「二野」系及紅四方面軍出身的將領，他們大多支持鄧小平，華國鋒僅能爭取「四野」殘餘分子，目前其能在北平發號施令，只是憑藉「北京衛戍」部隊及「八三四一」部隊拱衛下的殘破不堪的「黨中央」而已。

共軍擁兵自重

「文革」以來中共卽呈現頭重腳輕的形勢，地方實力軍人氣焰日張。可以說，毛澤東「文革」的失敗，卽敗在「大軍區不聽話」。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敗亡，原踞政治局「四大天王」黃永勝（總參謀長）、李作鵬（海軍政委）、吳法憲（空軍司令）、邱會作（總後勤部長）隨之垮台，地方軍人亦普遍遭抑制。及至一九七五年一月鄧小平出任總參謀長，大事整頓、調動軍區負責人，剛剛樹立「黨指揮槍」的面貌，復由去年一月周恩來之死，四月鄧小平罷官，北平核心的搖撼，地方軍人遂再人人自危（懼毛派造反奪取，被揪出鬥爭），而紛紛擁兵自重。

粉碎「四人帮」，華國鋒上台之後，本是收拾離心，恢復常軌的機會，復由於華國鋒等蓄意排拒鄧小平拉攏四人帮餘黨汪東興、李德生、紀登奎，使局面轉趨惡化。這可以從二月十日「人民日報」一篇奇特文章見諸端倪。

該文以「一切服從抓綱治國的戰畧決策」爲題目，署名是譚進和。文章刋在第一版，右下闢欄，用楷字排出，全文約一千二百字。無論從字體、字數、版位、題目、內容、口氣各方面來看，都像是一篇社論，似乎臨時改成了個人署名的文章。既是個人署名的文章，照例應排在第三、第四版，竟破例排在第一版，說明這篇文字來歷不同凡響。譚進和是化名，這化名似也在倉促間決定的。「進和」有促進和解、和氣之意，譚是談談，概括來說，是希望談談，促進和氣，或不傷和氣。

文章的內容也頗耐人尋味。全文五段，第一段開場白無關宏旨；第二段强調毛語錄：「三大紀律」，誰也知道「三大紀律」，是指共軍的紀律，這裏談的是黨事，而談起軍律來了，可知是暗對軍人而發。

這段話的結論是：「一切行動聽從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統一指揮，同心同德，步調一致。」

文章第三段說，要做到「一切行動聽指揮」，必須「加強黨的紀律教育」，結論又是：「一切按照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戰畧部署去辦」。

第四段，話說得最嚴厲，列述：「王張江姚四人帮爲了篡黨奪權，就竭力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踐踏黨的紀律。……煽動人們隨心所欲，各行其是。」言下之意，誰不聽指揮，與華國鋒控制的「中央」—殘破的政治局，廿一名委員只剩下十二人—步調不一致，「各行其是」，便罪同「四人帮」。

第五段，是總結論，强調「只有認識一致，才能步調一致，當前我們就是要用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關於抓綱治國的戰畧決策來統一人們的認識」。

全文五段，千餘字，竟三次强調服從以華爲首的「黨中央」，可知問題的焦點所在了。挑明了說，就是有相當多的人，不尊重、不服從以華爲首的「黨中央」，與他們認識不一致，步調不一致。

從文章口氣的委婉、含蓄，以及命意的焦切急迫看，顯然他（華國鋒小集團）要打動、說服和批評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民、黨員和幹部，而是只能好言規勸不能號令控制的危險人物，顯然是擁兵自重，互通聲氣的實力軍人。

實力軍人陣容

且看今天中共實力軍人的陣容和樣相，先看北平的中樞部門的概況。

「中央軍委」的陣容如左：

主席：華國鋒，當權副主席：葉劍英；

副主席：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推測可能已任副主席者：許世友、陳錫聯、粟裕。

軍委常委：華國鋒、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粟裕、韋國清、許世友、李德生、蘇振華、楊成武、張宗遜、蕭勁光、馬寧。

「中央軍委」在名義上，是最高軍事領導機關，但自「文革」以後，統馭功能已大減弱；尤其是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死去之後，更一落千丈，忝居「主席」的華國鋒在軍中完全無根；這個機構還能發生領導作用，主要因爲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和聶榮臻幾個老將猶在。不過，葉劍英與部隊脫節已久，實際統馭力有多大，頗成疑問。劉伯承久病，不能多問事；只剩下徐向前和聶榮臻兩人較具威望。周恩來生前，頗倚重徐向前，拉攏，安撫四方面軍出身的將領（估計約佔共軍高級幹部三分之一）；戰時與鄧小平在第八路軍一二九師時代頗有淵源，毛死、及四人帮粉碎之後，反而聲光沉寂。似遭忌受制於華國



卽使鄧小平復出也沒有這麼威勢

鋒、葉劍英集團。

從各種跡象看，今天實際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是中央軍委常委會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代總參謀長粟裕。此人在二級軍人中資深望重，且曾任總參謀長（一九五四—五八），陳毅死後，他是新四軍—第三野戰軍一系軍人的代表人物。據知此人，在周恩來逝世之前，當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整頓時期被拔擢的，據此推測，他應是個擁鄧派。

總參謀部操實權

「中央軍委」高高在上，實際指揮軍隊的是總參謀部，訓練軍隊思想的是總政治部，應供全軍補給的是後勤部。這三個機構的負責軍人，更值得重視。

總參謀部，鄧小平罷官之後，總參謀長一直虛懸，但在數次軍人集體亮相時，粟裕高踞首席，推測已由他兼任。副總參謀長九人：

楊成武，出身於林彪的第一軍團，八路軍時代的一一五師，其後成爲聶榮臻的華北野戰軍的戰將。是資深的副總參謀長。在文革初期出賣羅瑞卿，爲毛林所依重；還寫過「大樹特樹毛澤東的思想權威」來捧毛；可是因急於想實任總參謀長，對毛林心懷怨望，又跟毛林的紅人余立金爭權，而遭罷官。

一九七四年復出。總而論之，是個無堅決立場的投機家。現在可能附和華葉，觀望風色。

彭紹輝是毛澤東同縣同村的小同鄉，是毛心腹中之心腹，是毛在總參謀部中長期臥底之人。他與汪東興、蕭勁光、李德生等四人帮餘黨關係密切，立場也相同，是華葉一派的積極支持者。

張才千，出身四方面軍，後在劉伯承、鄧小平一二九師，二野工作，一度也在四野工作；並長期在南京軍區受許世友領導，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自南京軍區調任副總參謀長。推測應是擁鄧派。

王尙榮出身一野，文革期受辱挨鬥甚慘，應屬擁鄧派。

何正文，歷在華北野戰軍、二野任職，曾任成都軍區參謀長，目前主管民兵工作，近年頻出外訪問。

李達，一二九師，二野出身，爲劉伯承、鄧小平之老搭檔。

向仲華，出身彭德懷第一野戰軍，在裝甲兵團任職甚久，候補中委。

伍修權，早年留俄學軍事，曾任四野副參謀長。長期担任外交工作，受周恩來賞識。

胡煒，紅四方面軍出身，久在三野任職，文革時任二十一軍軍長，曾奉毛林之命，率軍在山西、內蒙及陝西担任「支左」任務。政治立場近於彭紹輝。

從上述九名副參謀長看，張千才、王尙榮、何正文、李達、向仲華、伍修權六人及代總參謀長粟裕傾向支持鄧小平，而彭紹輝、胡煒則是華葉一派積極支持者，楊成武雖支持華葉，可能心存觀望。

總政治部癱瘓

共軍總政治部的人事最複雜，自文革以後癱瘓到如今。一九七五年一月，「四人帮狗頭軍師」張春橋出任總政治部主任，可以說有名無實，他孤立在上，五個副主任，四個是老當權派，與「文革」及四人帮都不共戴天。

梁必業，雖出身於林彪的紅一軍團、四野，可是與劉少奇、彭眞相結納，致文革時遭受慘重打擊，現爲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實際上的代主任。

田維新，四方面軍，二野出身，文革前爲瀋陽軍區政治部主任。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當文革派聲勢驟趨下坡之際，調任此職。作風健穩。

傅鐘，勤工儉學留法，又轉往莫斯科學軍事，四方面軍主要幹部，是個當權派。

徐立淸，四方面軍出身，一九五四年起任此職，歷文革風暴而不倒，是個八面玲瓏人物。

黃玉崑，四野出身，經歷不詳，但極少露面，地位不重要。

總政治部秘書長王廸康，爲「文革」時擢昇幹部，經歷不詳；副秘書長華楠，兼任「解放軍報」編輯，則是華葉的積極支持者，數以「解放軍報」編輯部名義發表文章，歌頌華國鋒。

總後勤部長張宗遜一野出身，「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三野出身，政委陶魯笳，裝甲兵司令員黃新廷，一野出身等實力分子，全在文革期間受過打擊；對拉攏、依重四人帮餘黨的的華葉集團，都不會有好感。

總括以上的說明，北平的軍事領導機構的負責軍人，大部分都傾向支持鄧小平，這對拒鄧攬權的華國鋒、吳德等顯然不利。權力可使人瘋狂，華國鋒、吳德等顯然有點發狂。但是，他們也並不是毫無憑藉；據筆者考察，他們的憑藉是「北京衛戍部隊」及「八三四一」部隊拱衛下的殘破不堪的「黨中央」。

宋教仁被刺內幕

胡養之

本欄上期發表「宋教仁與國民革命」一文，叙述宋氏自加入「同盟會」的建樹，直到辛亥廣州之役及光復武昌、南京爲止。因此，有人認爲這位先烈的記載尙不完整，而其最主要的應以民國二年三月，宋教仁遇刺後對中華民國的影响極爲重大。因爲宋案而引起二次革命，結果袁世凱暫時獲勝而國民黨失敗，於是促成了袁氏帝制自爲野心！中間經過洪憲、復辟兩幕，北洋軍閥割據之勢因而形成；迄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軍閥甫告結束，而共黨潛滋暗長，乃即釁端於北伐前後；故追溯中華民國的亂源，不能不自宋案始。

臨時政府時代的勳猷

袁世凱之輩爲什那樣痛恨宋教仁，竟千方百計買兇對宋行刺呢？追本溯源，當然要從建立民國政府伊始，方可說得明白。由於南京繼武昌後光復，大家決定臨時政府改設南京，而赴鄂代表正紛紛東返時，教仁因聞浙江聯軍佔領南京後，發生了江蘇都督問題而順便前往調解，糾紛隨即平息。衆以教仁長於政治，乃請他主持民政。教仁以中樞大計尙未確定，婉辭返滬。其時留滬代表，已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副元帥；並決定總統未產生前，一切職權由元帥代理，但是黃興固辭不就。後來駐滬代表將此案提請赴鄂代表追認未果，以致兩地代表發生歧見，因此，有人誤會到教仁有意做內閣總理企圖。結果集會再選，以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副之，但因黎在鄂不能負責，乃推黃興暫代，亦未獲應允。

至十一月初，孫中山先生由海外歸國抵滬，舉國狂歡。宋教仁遂與胡漢民等集議，決請孫先生出任國政；又擬請黃興任國務總理。黃仍不願，同志遂主張不設。教仁審察國情和大勢，認國務總理一職，非常重要，即起而力爭。國父以黃既不願任，乃派張繼去請教仁担任，教仁表示：「這絕對不成！人不將以我日前的力爭是爲自己打算嗎？」便約居正、田桐等親去勸黃，好容易才得黃答允，結果仍遭否決。

同月中旬，孫先生當選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爲副總統；並提出國務員名單，以教仁爲內務部長。也因從前的誤會而沒有通過，教仁毫不在意，其宏量實爲常人所不及。民元（一九一二）一月，政府任宋爲法制局總裁，他即草擬建國重要法規。臨時政府成立後，全國統一，國勢已去，遣袁世凱與革命軍進行和議。議成清帝退位，清廷見大父辭大總統職，向參議院薦袁世凱繼任。但事先約好，必須袁南下就職；並建都南京。其用意是：（一）要藉此貫通南北聲氣；（二）要打破主政人對帝王的迷夢。

袁狡計拒絕南下就職

可是兩項均針對袁世凱，因此遲遲不肯南下，民國局勢，仍在風雨飄搖中！教仁憂慮，政府也着急。於是政府派教仁和蔡元培等爲專使，北上迎袁。袁下令開正陽門相迎，以示隆重，一切接洽，頗爲圓滿。不料第三天晚上，京中忽鬧兵變，火光燭天，大肆焚掠，搶聲不斷，人心惶惶，教仁等所住法政學堂，也有亂軍持槍闖入，幸他早已隱入密室，得免於難。翌日兵禍連結到天津、保定，一時風雲慘淡，謠諑繁興。袁假此爲坐鎮北方不能南下的藉口。教仁不知是計，即電國會請准許袁就職北京；國會也覺得顧全大局爲重，予以通過，結果中了袁世凱的詭計。

袁就任後，任唐紹儀爲國務總理，改組內閣，教仁被任爲農林總長。農林雖非教仁所長，但經他努力結果，在極短時期內，先後草定邊境開墾移民殖林等法，制定農林大綱和農林政策。可惜不久袁却擅權縱勢，破壞約法，命令不經內閣附署，唐紹儀憤而辭職。教仁平日政見，向主責任內閣，至此見內閣之權已被侵奪，繼任總理又爲袁的私人，知政綱絕難實現，乃與蔡元培、王寵惠、陳其美等四總長，同時辭職。當時總長的月薪二百元，袁爲籠絡人才以伸張其私權計，曾交付各總長交通銀行支票簿一本，聽其任意取用。至此，各總長送還原簿，獨教仁分文未動，袁則爲之失色，其妬殺之心，遂由此起。

教仁去職後，知袁野心勃勃，乃設法使用政治手腕來制裁他。自臨時政府北遷後，國內政黨如雨後春筍，都想在政治上爭取權利；尤其袁的御用黨——共和黨，更具有與「同盟會抗衡勢力的作用，往往聯合各少數黨，在議會上扼制同盟會的主張，因之，教仁便欲擴充同盟會範圍來抵制袁的跋扈，並鞏固共和的基礎。經宋奔走結果，於同年八月宣佈以同盟會爲主體，合併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等組織爲國民黨，在北京成立，先舉國父爲理事長，教仁等八人爲理事。旋而國會選舉，國民黨得大多數席位，教仁計劃成功。

民國奠定，選舉告一段落，教仁回鄉省親，欲暫時息影林泉，以娛慈親。惟同志催促甚急，只好移孝作忠。他從長沙出發，由湘而鄂而皖而寧而滬，到處演講，於時政得失，批評不遺餘力，固儼然一現代立憲國家政黨領袖的姿態。這不僅非袁世凱所能忍受，即當任內閣趙秉鈞痛感切膚，因而先使人匿名著論，跟宋對辯，又使所謂「救國團」的通電責難，教仁却從容據理駁復。當時

國會議員已陸續北上，國父派教仁代理國民黨理事長，袁更覺不安而抱定兩雄不並立的決心。加以趙秉鈞又是袁平日豢養的走狗，袁決意剪除教仁，即授意秉鈞，密令其心腹秘書洪述祖主辦其事。述祖又串謀浙人應桂馨，許以事成厚酬。桂馨爲一無賴，受命後即追蹤教仁，由寧至滬，暗中設立機關，密招徒黨。適有晉人名武士英者，原名吳福銘，爲前清一名失意軍人，長於射擊，却窮極無聊，流落滬濱，有人將他介紹桂馨。桂馨見後大喜，欵待特厚，又許以重金。不久聞教仁定期北上，便給士英手槍一枝，教仁照片一張，囑他率同葉玉如等預先埋伏於滬寧車站，準備對教仁下毒手！

教仁自奉命代理國民黨理事長後，即定三月二十日北上主持一切。將行之前，忽有友人告他有人謀害消息，宋却毫不在意，並表示：「在此光天化日之下，難道有卑劣橫暴不顧國法的人？恐是異黨暗佈疑陣。……」當晚仍由寓所按時起程，到北站後，先和同行及送行的人在議員接待室休息。過了一會，由吳仲華引導上車，與拓魯生、黃興、陳策、廖仲凱等向車站出口處橫列而行，剛到達剪票處，忽聞砰然槍聲，且距離不遠。一時行人都各自奔避，獨有于右任尚跟友人在接待室叙別，回頭見諸人已離室，以爲已上火車，正走出匆匆趕往月台。忽聞槍聲，心知有異，急往詳察，只見教仁一人斜臥鐵椅上，慘然說：「我中彈了！」右任大駭！一面囑人從速緝兇；一面借車親送教仁入滬寧鐵路醫院治療。可是兇犯早於混亂中，已潛逃無蹤。

彌留時仍不忘國事

教仁入醫後，即由醫生檢視其創傷，發現槍彈從右腰後射入，便用手術取出彈頭，注射止痛藥，使他安眠，然其傷處接近心臟，所以流血雖少，痛苦特甚！雖用止痛藥劑，却仍輾轉呼號，慘不忍聞，因爲不知刺殺的仇人是誰？在痛苦呻吟中，連呼「是誰誤會了我呢？」後見黃興都來院探視，便以手招近面前說：「倘我身亡，諸公對國事務勇往直前。」又囑電袁世凱勉他「保障人權，鞏固國會，安定大局，確立憲法」。當晚傷勢加重，流血不止。次日早晨，神色慘變，危險萬狀，中西醫生都說：「腸臟已損，亟應開刀，方有生望。」于右任跟大家會商後應允，即日下午二時先施迷藥，後動手術，將腸臟修補，清除血塊後縫合傷口，注射嗎啡，定其神經，而此後奄奄一息。

廿二日晨，教仁曾作早後掙扎，對書記劉白斷續地說：「我所欲說的，已告右任了。」原來教仁自受傷後，自知難起，在醫院等候檢視時，曾以三事囑右任：（一）是以書籍贈南京圖書館；（二）請故人撫邮其家，善待其母；（三）囑同志勿生悲觀，應奮力國事，復興民族。到後來更覺得已無生望，故對劉白再爲簡單一提。不久同志都聚集於醫院，教仁雙目注視故友，兩手時合十或撫胸際，正像千言萬語，難吐一字。黃興看了不忍，便含淚俯首在他耳邊說：「遯初，你放心，國家大事，我們一定盡力去做。」說畢，教仁亦舍中華民國而長逝！但其口目俱張，暗示無限遺憾！在側的人覩狀，無不失聲痛哭，悲憤塡膺！



袁世凱命人刺殺宋教仁

捕獲兇犯後眞相大白

當教仁遇刺噩耗傳出來，舉國震驚！輿論喧騰，咸認兇手有政治背景，而主使人反造謠惑衆。黃興等與當地警政當局各懸重賞，嚴緝兇犯。數日後即探得現索，引導巡捕在英界妓寮中捕獲桂馨；並在他家中搜出手槍和證物多件，而兇手武士英，遂以被擒，在其證件中又找出趙秉鈞，洪述祖給桂馨的密碼三本及可疑函件數起。再加上犯人的口供，充分證明了此案內情，並非簡單，而是當時身爲國家元首的袁世凱所主謀。眞情既露，全案大白，中外人士，都抱不平。但袁非僅不認罪服法，以平衆怒；反而更加專橫，厲兵秣馬，準備拿武力壓迫不平的人心。所以，不久即有二次革命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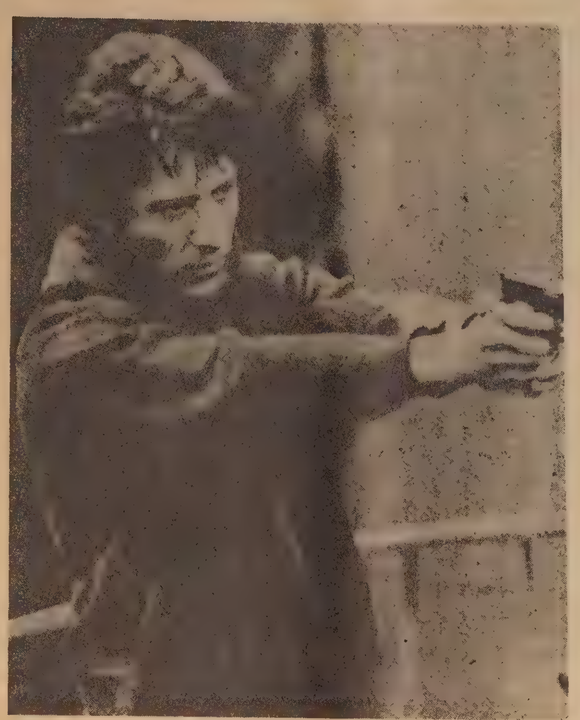
教仁生於民前三十年（一八八二）二月十八日，死時年僅三十二歲。遺有白髮高堂，妻方氏，生子振呂，因其畢生心血致力於學，盡瘁於國，不事生產，以致身後蕭條，凄涼滿目。死後當由故舊代集資金，棺殮成禮。一度暫厝湖南會館，後來又經黨人奉葬於上海閘北（今稱宋公園），並樹立銅像，雖爲毛共拆除了。而他對國家的貢獻則永垂不朽，章太炎曾以江左夷吾許宋；及宋被狙擊後，梁啓超於「大中華」爲文悼之，亦謂「宋有政治家風度」。特別是張謇的輓宋聯云：「何人忍賊來君叔？舉世誰爲魯仲連？」更能道出宋在當時所處的地位啊！

小人物與大逃犯

舒望

本屆奧斯卡金像奬呼聲最高的

在今年即將宣佈提名的奧斯卡金像奬中，呼聲最高的一部雷霆之作「小人物」（MARATHON MAN），不論在題材、佈局、演技等方面，均有細膩的刻劃。該片最令人激賞的，是懸疑、緊張、刺激的氣氛、完全由原著原意表達而出，預料將至少提名「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約翰史勒辛吉）、「最佳男主角」（德斯汀荷夫曼）、「最佳編劇」（威廉高曼）等四項大奬，自去年底（一九七六年）全美、加推出以來，連續五週冠軍紀錄，盛況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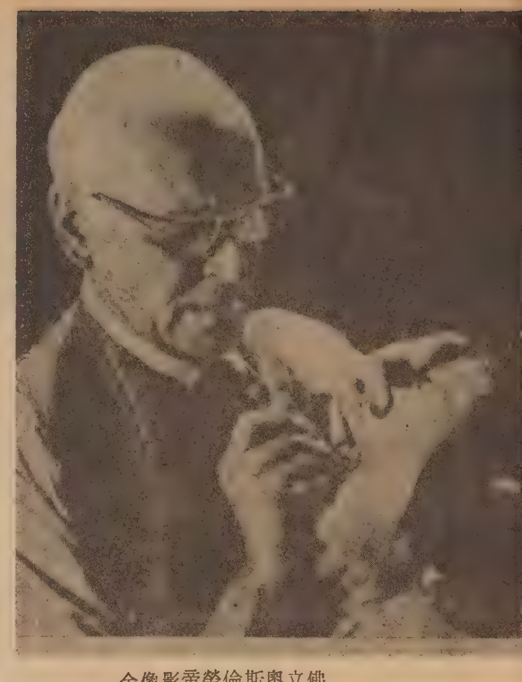


「小人物」是派拉蒙影片公司傾全力攝製的一部鉅製，該片乃根據名小說家威廉高曼暢銷名著「馬拉松人」搬上銀幕的，這部曾引起全球人士矚目的暢銷書，被大製片家勞勃伊文斯看中，立即邀請曾以「午夜牛郎」一片獲最佳導演之約翰史勒辛吉商談籌製拍攝，並依原著重要人物特性，力聘當前影壇數位大明星助陣演出；有德斯汀荷夫曼、勞倫斯奧立佛、洛薛爾德、威廉狄凡以及一位頗具青春活力的新星瑪蒂凱勒等人。

「小人物」是部有很強硬結構的背景，從影片之發展裏，可發現那可追溯到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納粹給予世人慘痛的回憶，這些戰爭的劊子手，戰後被捕後，多數交由聯合國軍事法庭大審定罪，部份漏網之魚，或化裝，或隱名，流竄世界各地，其中有名「西索」的納粹，在巴黎一地，從事鑽石買賣，由於他在戰時的罪行，使他不敢輕言露面，與紐約的交易，交由其兄長處理，其兄長在一次車禍中喪生，鑽石的下落不明，涉及到的是一位「中間人」，這位「中間人」雖無黑吃黑的預謀，卻也不受制於犯罪集團的強迫逼問，而遭殺害，因爲納粹肯定「中間人」在死前與其弟有過接觸，其中必有內情，目標轉向了這名涉世不深的大學生，但這件國際性陰謀對大學生而言的確是毫不知情的，無情的追逼，軟硬兼施，恐懼的暗影充斥四周，莫名的詭譎密佈腦海，處此情景下，任何正常人都會被驚得魂不附體的。德斯汀荷夫曼飾演的「大學生」、勞倫斯奧立佛飾演的「納粹餘孽」、洛薛爾德飾演的「中間人」，三大巨星發揮了最高的演技對抗，過足了戲隱。

當前全美最暢銷的小說「馬拉松人」，全書懸疑、激烈的氣氛在「霹靂鑽」影片中表露無遺，該片自去年底聖誕節推出後，造成轟動之勢，原書再版又傾銷一空，原著威廉高曼用奇特手法編寫劇本，使得看過原著的讀者，再觀賞影片時，別有風味。

一位成功的演員，多數背後都有一段辛酸的奮鬥史，或者不是環境的貧富，而是對事業前途之力爭上游，頗有潛力的性格小生德斯汀荷夫曼，是影壇罕見的演技派人物，渾身是戲，當他拍戲時，很能入戲，旁觀者深深被他出



金像影帝勞倫斯奧立佛

神入化的表現所吸引，在他大學畢業以前，他從未考慮過去演戲，直到進入柏沙汀那戲院，他才自認可以適應演戲生活，畢業後，他與吉尼哈克曼、合租一層公寓。

荷夫曼生於一九三七年洛杉磯一地，從影之前，是在百老匯舞台，後被新潮導演麥克尼可斯邀往參加「畢業生」一片試鏡，一試卽合，進而一炮紅遍全球，首部影片，卽爲他帶來首次奧斯卡提名之殊譽，接着另一名導演約翰史勒辛吉（亦卽「霹靂鑽」之導演），綱羅荷夫曼與強沃特合演「午夜牛郎」，而再獲提名，他的崛起，極富傳奇性，能夠在首二部影片中，分別在兩個年度提名，在影壇還未見過，之後的「小巨人」（與費唐娜薇合演）、「約翰與瑪麗」（與美雅花露合演）、「大丈夫」（與蘇珊喬合演）、「惡魔島」（與史提夫麥昆合演）至「大陰謀」（與勞勃瑞福合演）止，荷夫曼之事業，已達顚峯之態，在「霹靂鑽」中與他合演的勞倫斯奧立佛曾說：「我眞希望荷夫曼是我的兒子，他的確是少壯派中，最顯得不平凡的一位，不是恭維話，而是肺腑之言，荷夫曼未來的一切，是觀眾所可預見的。」目前，他定居紐約，與妻安妮及二女合住。

榮譽最多，地位最高，成就最大，備受全球人士推崇的勞倫斯奧立佛，在本世紀之「不朽」傑出貢獻，是任何人無可匹敵的，四十餘年的影史，只有使觀眾更增加一份尊敬之心，近廿五年，他多數在歐洲拍片，美國似乎與他無緣，但在這部「霹靂鑽」中，他却一口允諾製片人勞勃伊文斯與導演約翰史勒辛吉之請，返回荷里活拍片，担飾一個不討好的角色——二次大戰之納粹殺人魔，戰後從事紐約、巴黎之龐大走私——國際罪犯。

勞倫斯生於一九〇七年杜肯一地，是教士之子，自小對舞台戲劇卽有濃厚興趣，莎翁劇本是他最熱衷的，至一九三七年，他已演過亨利第五、漢姆雷特、馬克白、杜比貝克、艾哥等著名歷史人物，一九三九年，他在荷里活拍出兩部名片，卽「魂歸離恨天」（另譯咆哮山莊）及「蝴蝶夢」，其他的佳作，尙有「傲慢與偏見」以及「春殘夢斷」，一九四八年，他在萬眾意料中，以「王子復仇記」一片，榮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獎，之後，卽與熱戀中的影后慧雲李結婚。

爲參加「霹靂鑽」一片演出，製導編方面特別爲勞倫斯奧立佛設計一種殺人厲器，那是種由手中彈出的尖刀，藏於袖口內，長半呎，彈出時與手平行，不易查覺，在片中，他靠此利刀，殺了不少人。

「大白鯊」一片的震撼之勢，除了創下影史最高賣座紀錄外，還捧紅了片中三位以性格見長的硬漢（卽羅拔蕭、洛薛爾德、李察德瑞福斯），其中飾演警長的洛薛爾德，此次，在百忙中，特爲「霹靂鑽」一片跨刀演出，他很坦白說，德斯汀荷夫曼與勞倫斯奧立佛，都是他欣賞的好演員，特別是，他對片中他所飾演的角色，極感興趣——一位表面經商，暗地搞走私勾當，被犯罪組織追殺，留下許多不明的眞相，讓其手足德斯汀荷夫曼逐一澄淸的人物，洛薛爾德有強硬的外表，演戲粗中帶細，在五年前的「霹靂神探」中，他的演技，已與影帝吉尼哈克曼相提並論。



威廉狄凡可以說是由緊張大師希區考克特別賞識的一位新星。所謂新星，乃在「霹靂鑽」一片之前，僅參加過「大巧局」之演出，當然，他絕非泛泛之輩，也曾是受過舞台洗練而出的演員，電視方面，因他酷似已故美國總統甘尼廸，而担飾「十月投射」的演出，至於在「霹靂鑽」中，他演的是一位僞冒的政府特工人員，爲替納粹追查鑽石下落，而佈下一道天羅地網，引德斯汀荷夫曼上鈎，時善時惡，一副笑面虎作風，演來可圈可點。一位新星能受到大導演之重用，並配上許多知名大演員，除非是塊可造之材外，幾乎是不大可能的，但瑪蒂凱勒就是那麼幸運，因而，她出色演出才不會受埋沒，待您看過「霹靂鑽」之後，你一定會對她留下深刻印象。

艾與我

有一次他對我說：「凱麗，我聽了好多關於令堂的事，眞想見見她，怎不找個時間，邀她來與我們吃餐飯呢？」

我們渡過一個非常美好的夜晚。艾森豪想瞭解我們家裏的每一個人，而家母也恨不得一五一十的說出來。她對艾克說明了我們愛爾蘭老家的一切。（我出生在愛爾蘭，不是杜魯門所說的「那個英國女人。」）

那晚要分手時，將軍雙手握住我母親的手說：「這不是我們聚餐的最後一次，我想多聽你說些有關愛爾蘭的故事。」

艾森豪先是駐節克拉吉斯，後來改到曼徹斯特。但他討厭住在旅舘中，也不喜歡住在倫敦市區所帶來的其他問題。他一度抱怨說：「我是個囚犯，我想出去散個步而不驚動他人都不行。」

有一晚他們視察防務之後，我載他與巴克返回倫敦。將軍說：「在這個國家，一定有某些地方可讓我擺脫這些，不受人打擾，一定有的！」

巴克問道：「爲甚麼不在倫敦郊外，租個地方？你可以享受到新鮮空氣，做做體操，有自己的房子，就不會覺得每秒鐘都有人看着你一樣。」

將軍答：「意見不錯。」

有這句話，巴克即可放手去做。八月間的一個下午，巴克像偷吃了金絲雀的貓一樣，走進總部說：「我找到了，艾克！我找到了你夢想中的房子。」

他說的不錯，「電報屋」的每件東西都很理想。它位於金斯頓，距離艾克在格羅斯威爾廣場的總部，只有半小時車程，而距離當時作爲美國空軍總部的布希公園，僅數分鐘而已。「電報屋」建於林木中，佔地十英畝，四周都是灌木，像是故事中令人嚮往的石瓦房屋，還有一個烟卣，經常是炊烟裊裊，看起來就像聖誕卡片上面的圖畫。

所以艾克就以這個舒適的小屋子，作爲他自己及「家人」隱居之處。當然，沒人曉得將軍會在那兒，他在倫敦郊居有這麼一個隱密之處，實是一項最高機密。

一天晚上，時候還早，我開車送將軍到金斯頓過夜。他說：「凱麗，你最好稍等一下，吃點東西才回倫敦。」

他喊米奇過來，然後逕自到餐具架上，爲每個人調製一杯威士忌。酒調好時，米奇已燃起壁爐，準備了幾盤將軍最喜歡的鹹花生，並且在太師椅旁，佈置好餐桌。

我們圍着爐火坐着。兩個精疲力竭的人覺得非常的舒坦與輕鬆。我鬆開我的領帶，米奇帮着他上司脫下外套，穿上他那件灰色的舊羊毛衫，我們慢慢啜着酒，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我委實不知如何描述艾森豪所具有的那份特質。他是個與你相處，會令你感到很愉快的人。我認爲我與其他人交往，從來沒覺得那麼自在，而在我一生之中，也沒有像「電報屋」那些日子那麼愜意過。

米奇取出兩碟食物，我們就坐在火堆前吃着，我一直想不起吃的是甚麼，只知道很溫暖而且可口，在醇酒、烈火及美食之下，我覺得自己像是受人憐愛的小貓那麼舒服。

將軍開口說：「凱麗，你知道嗎？我們生活中實在沒多少樂趣。」

「我知道要你每週工作七天，實在難爲你了。別認爲我不曉得你這幾天很少與艾諾見面。」

上司肯花時間顧慮到我個人的問題，令我非常感動。我說：「噢！艾諾和我還過得去。」

事實上，艾諾儘管很忙，但很煩惱，對於我的新生活也感到不悅。我沒向將軍請過一天假，覺得這樣做不對。艾諾經常抱怨：「現在我長期住於倫敦，但是與你見面的時間，還沒有從前一個月來這裏幾次的時間還多。」

但是，眼前的問題是將軍說，我們應在生活中，注入一些樂趣。我提議打打橋牌。從孩提時代我就開始玩橋牌。有一次我担任艾森豪的搭檔，與巴克及參謀部的葛倫瑟將軍對壘。那是在曼徹斯特進行的，那場橋牌賽，將我們兩人完全融會在一起。

艾克眞的玩出興頭來，第二天晚上，我們又打了一次，從那時候起，打橋牌即成爲每晚例行的事。此後不論我們是在北非、在意大利、在法國或是德國，一直都是如此。不論他晚

克之戀

凱麗著



上何時有空，我們就打橋牌，而且打得相當認眞，每人都全神貫注於手中的牌，在牌桌上甚至沒交談甚麼話。

我們經常以錢作輸贏，將軍不願意記分或自己記賬。他笑着說：「我階級最大，有很多助手替我記分。」

他堅持輸的人當場付賬，並且以身作則。如果他輸了，就有人——經常是我——替他算算到底輸了多少錢，然後他就把手伸進口袋裏，慢慢的掏出說：「我這兒正好有一點錢。」

我們不只玩橋牌而已，因爲「電報屋」的隔壁，就是一個高爾夫球場。屋後有一條小徑，穿過森林，即可碰到一排高高的圍牆，牆上開了一個門，過了門，正好是球場第十三洞。

我們對於那個第十三洞，非常熟悉。將軍如果在周末或周日清晨，離開總部，一定是直接來到「電報屋」，以及第十三洞。

偶爾我們會打三洞或四洞的高爾夫球，我記得我們不曾到俱樂部去過，也不曾打完整整十八洞。多次傍晚，我們都是練練推桿及基本動作而已，但是這地方的環境，非常適合將軍的生活。這個球場相當隱密，我們遇見的球員，大都是年老的婦女，專心一致的打着球。

我們在屋後與球場之間，離小徑不遠處的灌木叢中，發現一個銹痕斑斑的櫈子，後來，當我們希望單獨相處時，我們就坐在那兒交談着，遠離人世，遠離一切俗務。

在「電報屋」過了幾天之後，艾克認爲我單獨開車回倫敦太苦了，所以他在距離不遠的布希公園，替我申請到一間宿舍，讓我有較多的睡眠。

一個和煦的十月天，陽光灑了滿地，我從琪頓窄駕車接將軍回來，路過柯斯華，遠遠碧綠的山巒起伏，點綴着一些小村莊，灰色的石屋及農舍周圍，都是一座的穀倉。

艾克說：「我眞想有個眞正的家，我從年輕時從軍以來，從沒有個眞正的家，經常都是從一個防地，調到另一個防地，總有一天，我要弄個農場，養些牛、馬，或許還養一些羊」

「還有一些狗。」我加了一句。附合着他。「我很想有一隻狗，我們家經常養着幾隻狗，我最喜歡的一隻是蘇格蘭種狗，牠實在可愛。」

「凱麗，喜不喜狗？想不想再有一隻蘇格蘭狗？」艾克問道。

我突然把車停下來。「我喜不喜歡狗？噢！將軍！有一隻狗會使我樂上了天。」

「好！」他笑着說，「如果你想要一隻，我們就弄一隻給你，我想這點我可以安排。你工作這麼勤奮，我一直想爲你做點甚麼事。」當時沒想到這項「捉狗演習」會是甚麼樣子。

不久，整個總部的人都動員起來，在倫敦及郊區搜索最優良的蘇格蘭狗。艾克的參謀長畢托與我也參加尋找。找到兩隻幾近完美的狗。當然，我們對於「完美」的標準不同。

一隻大約有一歲大，非常可愛，但沒甚麼精神。另一隻我喜歡的，只有三個月大，看起來像是黑色的毛球。我很喜歡，所以我們決定讓將軍作個選擇。抱著狗走進他的辦公室。

大一點那隻狗，靜靜的坐在那兒，小的狗實在可愛極了。艾克第一件事，就是在牠身上拍了幾下，然後擺出很自負的樣子說：「過來！小傢伙！」那隻小狗眞的崩崩跳跳向他去。

艾克抬頭看我。「覺得如何？喜歡嗎？」

「噢！將軍，我很喜歡。」

他微笑着說：「畢托，就要這隻。」對外界而言，這隻是將軍的狗。

「你瞭解吧？是不？」他非常關切的問我。「如果消息傳出去說，我替我的司機找一隻狗，那就難免會蜚短流長，只有上帝才曉得人們會怎麼說，或怎麼想。」

「我完全瞭解。」我向他保證。

「很好！」他說，「正想替牠取個名字。」

「噢？甚麼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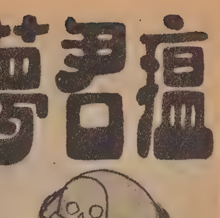
「電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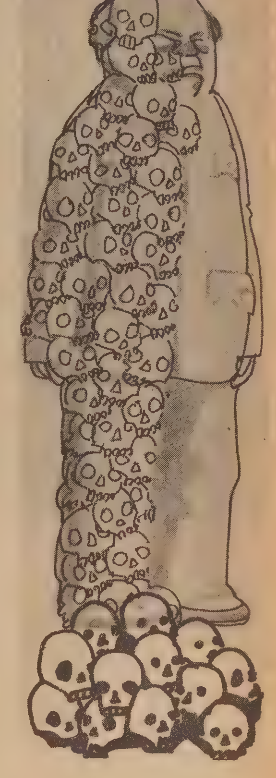
「電凱？」

他把名字拚出來說，就是「電報屋」與「凱麗」的縮寫。「也就是在我生命中令我非常快樂的兩件事。」

將「電凱」正式呈交艾森豪將軍，是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在小屋中舉行的，以慶祝將軍的壽辰。

晚會很早就結束，將軍和我圍在爐火旁，喝最後一杯酒。電凱伏在我的腳邊睡着了。







十月十五日拂曉國軍第三十軍之四個團，及第九縱隊之三個團，配屬山炮五十門、重炮五門、迫擊炮一團、機槍一團、飛機十三架分由李家山及風閣梁北面向共軍反攻，國軍第四十三軍由楡林坪直取小崗頭，以截斷共軍之退路，並防止敵之增援，九時許國軍以大量炮彈及炸彈轟擊共軍陣地，以掩護三十軍向共軍接近，共軍初期未遇還擊，曾兩度由兩翼企圖包圍攻擊部隊，均爲國軍擊退，俟國軍進至衝鋒距離時，正面之共軍發起猛烈之反擊，國軍以自動火器支援，炮兵猛烈轟擊，空軍輪番轟炸，步兵英勇衝殺，共軍反攻突擊二十五次，均爲國軍挫敗，步兵遂衝入共軍陣地，共軍據核心陣地頑強抵抗，同時國軍第九總隊由風閣梁陣地北面攻入，第四十三軍亦將小崗頭攻克，共軍以其援路截斷，遂向東南撤，國軍分三路追擊，共軍四個旅，遭此痛擊幾潰不成軍，國軍遂將風閣梁陣地完全恢復。

城南之北營、武宿，扼守正太、同蒲兩鐵路之要點，爲雙方必爭之地，共軍自第二次失敗之後，將主力轉移於城東方面，而軍國亦將主力調至東綫，北營、武宿僅以一團據守，共軍以一個縱隊與國軍爭奪六次，終爲國軍配合機動部隊及熾盛之火力所擊退，十月十五日，共軍利用城東酣戰之時，復以一個縱隊對北營、武宿，作七次猛撲，國軍不暇抽調增援，該兩處守軍苦戰三晝夜，傷亡殆盡，遂陷敵手，在磚井方面，共軍於十月十二日乘國軍主力支援風閣梁時，挾兩旅之衆，猛攻磚井，人海式衝鋒達二十五次以上，守軍憑藉堅強工事，以火海對人海，予共軍猛烈反擊，死屍纍纍，塡滿外壕，共軍復越壕衝鋒，並且以黃色炸藥轟炸碉堡，以大量蔴袋塡塞射口，守軍一營苦戰澈夜，全部壯烈犧牲。

三、第四次總攻

共軍以三次總攻均告敗北，更積極攻取太原，遂於十月十八日，發動全面之瘋狂攻勢，十月十八日十九時，共軍第十三、十五兩縱隊攻黑駝，並以一部攻上莊，第三、九兩縱隊攻牛駝寨、小窰頭、四畝屹坦，第四縱隊攻下嶺、西嶺，第七縱隊攻李家山及風閣梁，判斷其重點指向牛駝寨，於二十時共軍集中炮火掩護步兵，用大量之炸藥接近牛餵寨寨門，二十三時炸毀寨門，蜂擁衝入，守軍第二八六團（欠一營）張國勝團長及機槍師張松營長率官兵奮勇抵抗，集中所有火力掃射共軍之衝鋒部隊，共軍前仆後繼，蜂擁而來，與守軍展開白刃戰，國軍援軍到達時，祇見火海一片，屍體縱橫，守軍張團長張營長僅率官兵二十餘人堅守最後一碼，國軍第十總隊附衝槍團，分由兩翼向共軍猛衝，十月十九日二時，衝入寨內，俘共軍三百餘，餘敵盡殲，十月十九日拂曉，共軍攻勢再興，以密集隊形在其炮兵掩護之下，分三路向國軍猛撲，守軍除以重機槍一營。（四十五挺）步重炮一營（二十四門）反擊外，並以剪子灣及臥虎山之山野重炮支援，更派第二七九師增援，於該師到達時，共軍已被擊退，該師迅即追擊，共軍傷亡重大，至十月廿一日十七時，全綫敵軍攻勢頓挫，國軍乘機出擊，以第十兵團機動部隊之275—D280D—71D 由上莊西方高地出擊，截斷攻上莊共軍之退路，會同國軍由楊家峪出擊之總預備隊，第九、十兩總隊前後夾擊，激戰三小時，將攻上莊共軍第十三縱隊之38B—39B 除俘五百餘名外，全部殲滅，由窰頭出擊之第十五兵團機動部隊，對西嶺之敵側擊，亦頗有斬獲。

共軍此次總攻，前後共惡戰三日，除孟家井、楡坪、東賈窪諸據點陷共軍外，桿山方面十月二十一日由楡林坡滲透之共軍第四、七兩縱隊侵陷孟家井後，其主力攻城東各據點，以一部約三千餘人切斷我桿山據點守軍歸路，圍困一週，企圖以彈盡粮絕，不戰而壓迫其投降，終以守軍粮彈充足無法施伎倆，最後乃行猛攻，激戰十晝夜，守軍三百十二人傷亡殆盡，至十一月十九日陷共軍，餘均在國軍固守中，共軍於此次總攻後，均未遠退，在國軍陣地前五、六百公尺處構築陣地，成對峙狀態，此爲與前三次總攻後之不同者，至是共軍由東山進攻太原之企圖暴露無遺矣。

丙、第三期

（自民國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起至三八年四月八日止）

一、第五次總攻

在第二期作戰期間，共軍三次總攻，團以上之爭奪戰五十二次，並每日均有十數次小型戰鬥，其死傷在十萬以上，共軍恐曠日持久，師老城下，遂由河北、山東、綏及晉北各地，抽調地方團隊八萬六千人，其綏蒙軍區部隊因傷亡過重，調回原防整補，國軍亦由陝西空運增援部隊四千五百名。

共軍自第四次總攻失敗後，深感國軍炮火猛烈碉堡堅強，其士氣漸萎，故於增援部隊到達後，乘此新銳，發動第五次全面總攻，並為激勵士氣，搜盡民間豬、鹽、牛、羊大吃三日，遂於十一月九日開始。

十一月九日七時許，共軍開始全面總攻，城南方面新二縱隊攻觀賢村、楊家堡，呂梁軍區第一、二、三、四旅，攻椿樹園，城東南方面第一、第八、第十五，三個縱隊攻黑駝、馬莊，城東方面第十三縱隊攻淖馬、松莊，第三、九兩縱隊攻四畝屹坦及牛駝寨，城東北方面第四縱隊攻西嶺、下嶺，第七縱隊攻李家山、風閣梁，太岳獨立旅攻會溝，城北方面北岳軍區第一、二支隊攻老爺廟，城西北方面，忻縣支隊攻關口，城西方面平介支隊、汾陽支隊攻石千峯山，道清支隊、榆壽支隊攻東西嶺，城西南方面太行軍區第七、八、九旅及太行獨立第一、二、三、支隊攻南偃鎮、神堂溝，其攻擊重點為東山之黑駝、淖馬，共軍此次攻擊，不惜大量炮彈掩護其步兵前進，志在必下，激戰九晝夜，除淖馬東方之虎頭上陷落外，餘均屹立，共軍以國軍堅強抵抗，竟以十一月十七、十八兩日使用大量毒氣彈，國軍雖傷亡甚重，但官兵均抱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終將犯敵擊退。

共軍此次總攻，其目的在奪取黑駝、淖馬方面之郝家溝，該地為攻擊太原之捷徑，由郝家溝進攻城垣，可孤立城南二十里內所有之據點，因該處地勢較高，踞高臨下，可免逐次進攻之不利，惟欲佔郝家溝，則須先佔溝南、溝北之高地，而溝南高地以黑駝為主，故共軍於十一月九日開始以三個縱隊對該地猛攻，其他各處均作牽制性之攻擊，至十八日攻擊黑駝失敗後，各處攻勢遂告結束。

二、第六次總攻

共軍自東山總攻失敗後，以三個旅攻擊城北之周家山、黃寨鎮、趙家山等據點，國軍以各該據點突出自動予以放棄，共軍乃改強攻為軟困，國軍窺破其陰謀，一面提倡節約增產，同時發動軍民大量增築機場，以維持此空中唯一之補給來源，除原有第一、第二兩個水泥機場外，另增築第三、第四兩水泥機場，及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五個臨時機場，其中便於利用者為第七機場（即紅溝機場），共軍妨碍及破壞國軍構築機場，遂發動第六次之總攻。

十二月十七日十九時，共軍以N2CD—N4CD 15CD及呂梁軍區三個旅，配合民兵三萬餘人，繞至城西展開於趙家山、狼坡、官地、兎兒坪、南峪一帶，並以一部畧取廟前山，對石千峯山，實行圍而不擊，乃以人海戰法，滿山遍野對九院、小虎峪、大虎峪等陣地蜂擁衝擊，國軍沉着應戰，激戰竟夜，十二月十八日，拂曉，國軍增援部隊第八十三師附重機關槍一團迫擊炮一團，炮兵五個營，及綏署噴射連到達，共軍即退據南峪、官地、狼坡之綫，黃昏共軍發動攻勢，仍以人海向九院、大小虎峪猛撲，尤以小虎峪激烈，至廿一小時許，國軍以重機槍及火焰噴射器集中使用，俟共軍接近，猛烈發射，炮兵亦以猛烈射擊，共軍不支狼狽逃竄，背負炸藥及擲手彈多被擊中爆發，共軍死傷慘重，國軍乘機四路出擊，共軍因配有大量民兵，夜間不辨敵我，自相踐踏，是役據俘獲共軍民兵供稱：「共黨村幹指示民兵，於攻太原時，每人携帶竹籃一個蔴袋兩條，或帶煤油筒及鞭炮供隨應用。」緣民兵携帶籃子，乃於人海衝鋒時裝手榴彈之用，蔴袋盛土供做掩體，以鞭炮在煤油筒內燃放。以逗引消耗國軍子彈。此所謂「逗子彈戰」。

丁、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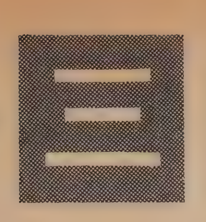
（自三十八年四月九日起四月二十四日止）

一、第七次總攻

共軍於六次總攻後，曾作多次之檢討，其失敗之原因，係由於國軍火力旺盛，工事堅固，並認為轟塌城牆易，擊毀碉堡難，於是對太原採取長期圍困辦法，待他處戰事結束後，再集中人力物力，一舉而下太原，東北戰事結束，北平易手後，利用談和時機，調集東北林彪部第十五兵團三個軍，並傅逆作義四個師，炮兵五個團，共約二十三萬人，齊集太原附近地區，又由晉、冀、察綏調來民兵十餘萬人，連同原有攻城部隊，共約六十餘萬人，改由彭德懷任總指揮，國軍為七萬二千餘人。

三十八年四月一日，和談開始，共軍認閻主任為和談阻撓者，欲在和談開始前攻佔太原，更足造成其對和談有利之局面，遂挾其絕對優勢之兵力作第七次之總攻。

四月一日共軍以閻主任奉召赴京，遂將太原新增之五機場控制，四月九日，共軍以第十五兵團置城北，第二十兵團置城南，開始向太原攻擊，四月十二日原圍城之部隊集中東山作全面之壓迫，至四月十四日更趨激烈，以東山共軍距城最近，且居高臨下，對城垣威脅最大，國軍機動部隊仍控制於東山附近，四月十四日廿三時，共軍南北兩綫同發動猛攻，四月十五日三時，北綫共軍突破向陽店陣地，以一部向左席捲，切斷欄崗、陽曲鎮陣地與後方之連繫，其主力向新城主陣地進攻，並以一部迫近鐵道橋及丙城村之綫，西南綫方面，共軍至四月十五日五時許，亦將南偃鎮陣地突破，以圍點滲透之方式，將義井、沙溝、小王村、小井峪各據點均行包圍，其一部竄至凹流村附近，午前共軍對大王村陣地猛攻，趙軍長恭率部增援，奮力將敵擊退，而趙軍長亦於是役壯烈殉職，國軍為增強城垣陣地，遂將西山各據點及北綫之李家山、風閣梁、陽曲鎮、皇后園自動放棄，除西山退守主陣地外，餘退守城垣陣地，四月十五日十二時南綫共軍以火箭炮將馬莊、椿樹園碉堡擊毀四十餘座，閻主任以太原戰事危急，擬迅即迅回防次，而飛機場已全陷共軍手，遂未得返防。



看三國志關羽傳的口氣，似乎關羽到了袁營以後，便隨同劉備到荊州去，投奔劉表，漏記了劉備之兩次前往汝南，第一次找劉辟，第二次找龔都，也漏記了劉備之去荊州，並非由鄴縣袁紹之處直接去，而是由汝南龔都之處，於袁紹既敗，曹操南下來攻他之時才去。那末，關羽是怎樣跟著劉備去找劉表的呢？難考。

甘夫人之死

曹操在建安五年十月擊潰袁紹的主力；在建安六年四月擊潰袁紹駐在倉亭的一部軍隊。此後，袁紹已不足爲曹操之患。曹操就在六月間回到許縣；不久以後，親自率領精銳，來汝南打劉備與龔都。劉備避免和曹操接觸，一口氣去了荊州，找劉表。（龔都的徒眾一鬨而散。）

劉表聽說劉備要來，也正如袁紹前年一樣，親自出了襄陽城，郊迎。不過，袁紹是出城二百里，劉表不會出來得如此遠。在禮貌上，劉表却也相當週到：待劉備以上賓。並且，給了劉備若干兵。

劉表指定新野縣爲劉備的駐軍之地。新野屬於南陽郡，離開許昌最近，是荊州的門戶。劉備在新野一住，便住滿了七年，前後八年，從建安六年到建安十三年。

他活了大半輩子，還不曾有過如此的安定，他這時候兵雖不多，却也不太少，有關張趙幾位親如兄弟的猛將在左右，有甘夫人在身邊照料飲食起居，又有荊州的若干名士常相往還，可以說，生活得相當輕鬆，比春秋時代晉公子重耳寄居在齊國之時的情形，還要好。

重耳有舅犯向他進逆耳的忠言：「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又有深明大義的新太太姜氏，肯爲了丈夫的前程而犧牲自己的幸福。

劉備呢，到了曹操快要打來之時，才找了諸葛亮；而可憐的甘夫人，非受過極高的教育的齊桓公之女可比，怎懂得勸劉備不可貪圖暫時的享受？況且，甘夫人自從在徐州嫁給了劉備以後，顛沛流離，苦也吃得夠了，怎麼肯叫劉備重新走上奔波奮鬥之途呢？

甘夫人的學歷，不僅三國志毫無交代，連三國演義也不曾創造一套說法，以滿足讀者的好奇心。讀者所得到的印象，只是：她與糜夫人地位差不多，而似乎是畧遜一籌。兒子阿斗非她所生，她在曹軍追及之時，於兵慌馬亂之中，把阿斗交給了趙雲，自己投井自殺。趙雲把井旁的牆推倒，掩蓋了井，以免她的遺體被敵人撈起，加以侮辱！

我在幼年第一次讀三國演義之時，對趙雲的如此舉動，極不贊成。他應該力勸甘夫人於事前，或設法撈起跳了下去的甘夫人於事發以後，然後趕緊用我們童子軍的人工呼吸法施以急救。

其後幾年，直至我有能力研究陳壽的三國志之時，我對趙雲沒有好感。他太不應該對長官的夫人如此殘忍。他雖不曾落井下石，却做到了落井下磚，落井下土。豈有此理！可惡！

讀了三國志趙雲傳，又學了一點歷史學的考證方法，才曉得可惡的，豈有此理的，不是趙雲，而是三國演義的作者。

令我遺憾的是：甘夫人確是死在劉備得志以前。究竟她在何時紅顏薄命而死，我還不會查考得出。我僅僅曉得了阿斗是她所生而已。

劉備對甘夫人始終懷念，於稱帝以後追封了甘夫人爲皇后。（似乎不會追封糜夫人爲皇后，也不曾對那位爲他「祭江」「投江」的孫夫人，有過什麼懷念的表示。孫夫人是否如諸葛亮所說，於閨房之中對劉備太嚴厲了一些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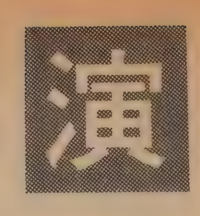
我有一個假設：甘夫人之嫁給劉備，是經由陶謙的介紹與作主。陶謙的夫人也姓甘，甘夫人可能是陶夫人娘家的姪女。當然，我這個假設只是一個假設而已，一切仍有待於將來或許忽然出現的史料來作判斷。也許，甘夫人的在天之靈，會協助我來證明她的正妻身份罷。

劉備駐防在新野的七年以上的時間，有只過一次軍事行動。劉表叫他向許縣進軍。他經過宛縣（南陽）、博望（南陽東北六十里的博望驛），長山（方城山），到了許縣西南的葉縣，守葉縣的曹軍將領，是夏侯惇。在夏侯惇的下面，有李典、于禁、兩位大將。

這一仗打得不錯：有路旁設伏的戰術，擊潰夏侯惇親自與于禁率領的追兵。（李典不主張對劉備追擊；被夏侯惇指定留守葉縣。）

李典不主張追擊，是對的。第一，劉備未曾損兵折將，就忽然撤退，很像是「有詐」。第二，葉縣之南，通往博望的道路，是方城山的山隘，很狹窄，很長，兩旁有很茂盛的草木，劉備可能佈置了埋伏。夏侯惇不聽李典的話，吃了一個大敗。

劉備是不是除了以埋伏的部隊襲擊夏侯惇的追軍以外。也如三國演義所說，用火焚燒山路兩旁山中的草木？有可能，但不必要。並且，倘若在秋冬的乾燥之日用了火，那被燒的就不僅是夏侯惇和于禁的兵了。




演義

蔡東方

劉備的這一次勝利，是否由於諸葛亮替他指揮？劉備這時候是否已經拜訪了諸葛亮三次，把諸葛亮請來了身邊當軍師？

我們曉得，這擊敗夏侯惇追軍的事，是在李典參加曹操的圍攻鄴縣之前。圍攻鄴縣，是從建安九年二月開始，到八月結束。

諸葛亮在後主阿斗的建興五年（西元二二七年）寫他的「前出師表」，說了下面的幾句話：「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驅馳。後値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可愛的裴松之，在這幾句下面，註得十分明白：「劉備以建安十三年（西元二〇八）敗（於曹操），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劉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也。」

由此看來，不僅「火燒博望波」的事於史無據，而且諸葛亮那時候仍在隆中高臥，並不曾在「新野」劉備的營中，向劉備「假」得了劍與印，對關張與關平劉封四人頒佈命令，叫關羽帶一千「民兵」埋伏在博望之左的所謂「豫山」，叫張飛帶一千「民兵」埋伏在博望之右的所謂「安林」；又叫關平劉封各帶五百「民兵」，埋伏在博望坡之後。

諸葛亮在三國演義裏吩咐這四個人，要靜候趙雲與劉備先後對夏侯惇交鋒，詐敗，退過了博望坡，一齊放火，他們遵令而行，果然就把夏侯惇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演義的作者，把夏侯惇說成來攻的人，把劉備說成被攻的人，不曾深考過：取攻勢的原是劉備，而夏侯惇只是於劉備撤退以後才「追擊」的，演義的作者又把夏侯惇說成是從南面打到北面來的，未免太茫然於許昌之在新野的東北了。

一般的各朝演義的作者，與今日很多的歷史小說的作家，以及電視連續劇的編導，十有九人都喜歡添補歷史，歪曲歷史，糟蹋歷史。

他們認爲，文藝是文藝，歷史是歷史，似乎掛了文藝二字的虎頭牌，就有了厚誣古人與欺騙今人的特權。古人已死，無法抗議；今人被騙，後患無窮。

我曾經向某一位名作家建議過：歷史小說可寫，但主角與故事應該另行創造，眞人眞事只能作爲背景，而不必去「碰」。他說，中國老百姓所喜歡的是演義，不是西洋式歷史小說。

話歸本題，除了擊敗夏侯惇追軍這一件事，劉備在劉表那裏不曾有過其他的軍事表現，直至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兵臨荊州之時。

曹操大軍壓境，劉備把部隊從新野撤退到樊城。樊城與劉表所駐紮襄陽僅有一水之隔：樊城在漢水之北，而襄陽在漢水之南。

劉表「坐觀成敗」

劉表是當時所少有的，僅知經史而不能作戰的文人。他不但不能作戰，也很不懂戰略與軍政形勢，他早該於曹操袁紹之間有所選擇：或是聯曹，或是聯袁。聯曹，曹不會讓他繼續割據，却可能以中央政府的高官給他；聯袁，可以保持地盤，但必須不斷對曹作戰。倘若在最後曹勝了袁，劉表必然免不了曹的大舉討伐；倘若袁紹獲勝，袁紹也未必容得下劉表。「天下定於一」的思想，是中國的一大傳統；不僅主張仁政的孟軻有此思想，那些迷信武力的軍閥與暴君，自從秦始皇以來也一向是如此的。

劉表所採取的政策，既非聯曹，亦非聯袁，而只是在表面上聯袁敵曹，在事實上所謂聯袁不過是虛與委蛇而已。

到了建安五年，袁的主力被曹擊潰；建安七年，袁紹本人嘔血而死；劉表依然沒有什麼舉動，靜候曹操將袁的三個兒子、一個女婿，依次解決。誠然，在曹操於建安九年進圍鄴縣、消滅袁紹的第三個兒子袁尙之時或其以前，劉表曾經叫劉備向許縣進軍一次，頗有直搗曹操後方，予以致命的一擊的樣子。然而，劉備進到葉縣便不得不撤退，可見劉表並不曾派遣重兵交給劉備指揮，來試圖對曹操作致命的一擊。

劉表的政策，簡單言之，是「坐觀成敗」，也就是「靜候宰割」。那末，爲他設想，除了聯曹或降曹以外，有沒有更好的辦法呢？聯袁是不是可行呢？茍然是可行的，但是必須行得名副其實，以全力與袁合作，夾攻曹操，攻佔許縣，消滅曹操；而且要出兵出得越早越好，不要等到曹袁在官渡結束了決戰以後。

劉表倘若顧慮到袁紹萬一勝利，一樣的難以侍候，那末，不妨設計出一套天下三分的計劃來，使得曹操雖敗而不全敗，袁紹雖勝而不全勝。在曹袁之中施行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制衡力。

更好的一個政策，是放棄縱橫捭闔的作風，一心以光大漢室，撥亂反治爲己任，儘量扶持在許縣的漢獻帝，甚至把他送回洛陽，重建兩漢盛時的「三權分工」，「用人唯才」的優良制度，自己功成不居，仍爲嘯傲山林的名士。

萬人意見

廖承志發表反毛擁鄧談話 幕後支持人可能是許世友

許世友權力強大控制兩大軍區軍閥主義抬頭

編輯先生：

據東京七日美聯社報導，「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在平接見日本一印刷廠商會代表時說：「你們也許會在短期內聽到鄧小平同志復職的消息。」並說鄧小平是一個老黨員，以往一直與周恩來並肩工作，且強調「鄧小平是軍事和政治上的天才，但也犯過小錯。」又據「北京」九日路透社電，鄧小平的親信前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和黨委副書記劉冰已公開活動，他們的名字在一位省級領導人的葬禮弔唁名單中出現。同時，一部紀念周恩來的紀錄片，將會重新剪輯加上鄧小平宣讀悼詞的一段。

從以上的報導中，鄧小平復出的可能性極大，廖承志是廖仲凱、何香凝的兒子，與周恩來的關係很密切，廖承志過去屢遭揪鬥，都是周恩來保護過關。目前華國鋒對這系人物盡量拉攏，廖承志當然不例外，所以廖承志的話，一定有根據，可能是華國鋒授權他說的。不過，廖承志把鄧小平與周恩來拉在一起，且說他是軍事及政治天才，僅犯小錯誤而已，若不是他背後有強大力量支持，絕不敢說出這話，因爲毛澤東曾說鄧小平犯嚴重錯誤，不適宜當總理。廖承志替鄧小平說的好話，顯然是反毛的。以目前形勢來看，華國鋒是採「兩條腿走路」方針，一面高舉毛澤東思想，另一面大力崇周。尊毛，是保存他自己的統治地位，因爲他是靠毛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字登上寶座。崇周則是減除外界對他的反對壓力，且能好討一般人，使他的地位更爲鞏固。可以相信，華國鋒絕不會反毛，而廖承志的崇周反毛說話，與華國鋒的意旨大相逕庭，顯然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支持鄧小平，而這種力量竟然不把華國鋒放內眼內，則非軍人力量莫屬了。

在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後，許多鄧派親信牛鬼蛇神都一一復出，而且他們幾乎千遍一律首先在死人行列裏亮相，然後隔一個時期才担當要職，如胡耀邦之流。而現在蔣南翔，劉冰在復職前，也照辦煑碗在送殯的行列中亮相，此是不折不扣的鄧小平手法，由此推測，鄧小平雖然現仍未復出，但其影响力是大的。再加上周死紀錄片已把鄧小平加進去，這些都是替鄧小平復出鋪路，也就是鄧小平復出的預告片。

究竟誰是鄧小平復出的幕後力量呢？本人認爲，此人是許世友。許世友在延安時有反毛的紀錄，文革時曾被老毛指名批判，最後又被調離老巢南京，心裏對老毛當然萬二分不滿，當老毛在生，只好吞下這口怨氣，老毛一死，他還怕什麼？現在趁此機會，不出這口烏氣，更待何時。欲清算老毛，最好是利用鄧小平，故此他全力支持鄧小平。據傳說，當鄧小平被批判時，鄧匿在廣州得到許世友的庇護。四人帮垮台，許世友馬上飛回老巢，煽動舊屬把丁盛逮捕。丁盛過去曾是毛的警衛員，受毛的重用調往南京軍區，許世友把丁盛搞垮，無異一個人控制兩個軍區，在紅色軍閥中，陳錫聯也要拜下風，許世友支持鄧小平，華國鋒怎敢說個不字。

大陸的紅色軍閥割據局面已漸在形成中，鄧小平復出，也不能指揮他們，且鄧小平已是古稀老人，即使他能趁有生之年駕馭他們，暫時得到安定，但過了數年，兩腳一伸，到時大陸又必然出現亂象。因此，鄧小平復出與不復出，都不可能把大陸的亂局消弭。

讀者　康華上

（三月十日）

篡改歷史自取其辱 共黨頭目一丘之貉

一張吊毛場面的照片，忽然不見了「四人帮」的影子，表面看來，這是一件「小事」。因爲照片發表在報刊上，或者通過電影或電視播放出來，人們的眼光與它們接觸只是一瞬間的事，看過也就忘了，不會仔細留意有誰在場，它們的畫面有甚麼異樣的改變。但是，由於那是中共歷史性的



照片，牽涉的問題太多了，尤其華帮文奴又在唱着「改變文風」高調之際，篡改照片的勾當，就不免引起世人的矚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風，總是不能服人的。

看看一幅被華帮做過手脚的照片，筆者忽發奇想，倘若華國鋒或哪個華帮頭頭也效自由國家領袖那樣不時舉行記者招待會，在那種公開的場合，記者向他提出問題：毛澤東追悼大會進行時，王文洪、江青、姚文元、張春橋在不在場？則華某將能夠作何回答。如果他答在場，記者必會追問他何以現時發表出來的照片沒有他們的影子；如答稱不在場，那便變成瞪着眼睛說謊話，因爲追悼會的實況是經「美帝」的通訊衛星向全世界轉播過的，怎麼騙得了人？然則，那個場面又將有多麼尷尬，華帮弄虛作假，徒自取其辱。

篡改照片，還涉及另一個問題，就是怎樣記載毛澤東的歷史。華帮正在趕建毛屍的「紀念場」，對毛的傳記或簡歷，當不可能避而不談。要寫毛的一生下流賬可以隱瞞，但與江青的婚姻或者說「同居」關係就無法避免。難道談毛的一生，可以不提江青的地位嗎？而在那衆多的照片中，竟找不到江青，對此，共黨又將如何向人們交代？

同時，更涉及中共的「黨史」。江、張、姚、王有沒有當過中共的「政治局委員」，王洪文、張春橋是不是「政治局常委」，他們是否參加過中共「九大」、「十大」前後十多年間的一系列重要會議，是否曾參與「黨的領導工作」。答案都是肯定的，但所有歷史照片都不見他們在場，又將作何解釋？

華帮天天都講「揭批「四人帮」」，又說毛生前如何「批評」他們，又指他們怎樣「篡黨奪權」、「干擾破壞」，而憑照片顯示，他們根本就不在場，甚至從未存在於人間，則上述指陳，豈非都屬謊言？

見微而知著，從塗改照片這件「小事」，使世人透視了共黨頭目全屬一丘之貉的本質。「英明領袖」云云，不外如此而已。

（小葉）

屠殺偷鷄盜狗輩 走向大治論破產

編輯先生：

閱報得悉，最近在武漢市有九名犯有政治罪行和普通刑法的人，已被中共判處死刑。法新社「北京」一日電，今年二月初，一些旅客在武漢市看到被判處死刑的布告，其中一人是在監牢中鷄姦囚犯而被執行槍決。有些是「破壞工業」罪，有些是犯「搶刦」罪和「破壞」社會秩序罪。

從以上的報導看出，中共內部的動亂是嚴重的，絕不如北平集團所吹噓的「走向大治」，因而迫使他們採取血腥鎮壓手段。北平集團爲了有効地統治大陸，不惜採取殺一儆百的措施。

其實，想深一切，華國鋒集團這種血腥手段，完全是用來對付「四人帮」黨羽。因爲所謂破壞工業行爲，破壞社會秩序等罪名，是「四人帮」分子反擊華帮的具體手段，他們已改變了鬥爭方式，深知用大字報等文鬥方式不能動搖華集團的一根毫毛，唯有採取工業行爲，破壞鐵路運輸，破壞工廠生產等方式進行反抗。這些暴力方式，並不是他們新發明，而是由列寧所創造的，俄共暴亂，中共早期暴亂，都是採取這種方式。

不過，這種暴力手段，僅能影响華帮的統治地位，但不能動搖其統治根基。只有武裝叛亂，才能加速其崩潰，「四人帮」分子若沒有「槍桿子」，儘管怎麼樣破壞，遲早被華帮鎮壓下去。

至於華帮盜殺的「搶刦」犯，「鷄姦」犯，是這次整肅四人帮的陪葬品，可謂黑狗相鬥，白狗當災。他們的罪行不足以判處死刑，最多判十年八年徒刑，但也免不了被殺害，足見華國鋒集團內心之恐懼，也反映出大陸「走向大治」是騙人的鬼話。倘若大陸「走向大治」，這些偷鷄盜狗之輩，最多送往勞改場勞改一兩年，用不着殺鷄用牛刀。愈是高壓統治，人民的反抗愈大。從上述的事件來看，華帮集團快要完蛋了。

讀者　朱能上

二月二日

山東第一書記白如冰說
該省武鬥傷亡四萬多人

中共山東省的頭頭白如冰於今年元月在一項集會中說：目前山東正面臨二十七年來的最大困難，自去年四月迄今，羣眾的暴動熾烈，不斷發生武鬥。

當時白以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和「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的身份透露：僅去年八月至十月，山東全省發生了兩百五十四次的大規模武鬥，有四萬多人在武鬥中傷亡，共軍和共幹也有一千七百餘人死傷，全省已有十七個「縣委書記」被暴動的羣眾趕走。全省交通有百分之三十被毀壞，青島至烟台的公路，曾無法通車達四個月之久。

青島市以工人爲主的羣眾所展開的暴動，已導致當地社會秩序極端混亂。去年十一月中共曾調派部隊進駐市內加強鎮壓，暴動羣眾暗中聯合學生對共黨實行「三抵」運動。所謂「三抵」，就是抵制「中央」，並反對華國鋒當權；抵制共軍進入機關、工廠、學校；抵制搞無止境的批鬥活動。到了十二月間，暴亂擴大，市內工廠約有百分之八十全部停工，並有三千工人參加絕食大會，隨即就出現停電、斷絕交通等事故。

中共「中央」鑒於青島動亂的情況嚴重，曾於今年元月中旬發出「處理青島問題的四項決定」，其中除了承認青島動亂是由於所謂「反革命份子」的破壞之外，並要求「革命」幹部對任何破壞治安的事件，都按照「反革命現行犯」處理。

同一來源的消息，元月間濟南的一張大字報透露：大陸各地反對華當權以及反對共黨「中央」領導的幹部，在省級中佔百分之三十，地、縣兩級中佔百分之五十，基層中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

雪梨讀者指出
毛思產四人帮

萬人傑先生：

本人意欲喚醒國魂，收復舊京，故不自諒力，聊表寸衷，圖中華民心不死，義師早日誓師討逆，光復中土，勉揮毫寫「四人帮產生於毛思想」一文，望在貴雜誌發表，否則亦當爲盡了一點愛國與衛護民族的苦心了。

四人帮何由來？總因毛澤東死前，妄想私樹奸黨，不顧黨章與「國家憲法」，毛自居甘承爲頭號黨棍，藉黨營私，一切擅行黨指示，要下級黨幹部執行，胡作非爲，全置「國家法律」於一邊，統要奉行其個人命令。故「四人帮」江、姚、王、張的急遽上昇，全無依據官階「憲法」補上，或循功勳而進爵。事實老毛以黨棍方式提談，使其心中思想圖得到組成私人小朝庭，妻子江青可接班繼位。

試問江有何德，才，功績，能撫服大眾？這難怪共產黨人上下級幹部，「看在目裏，恨在心頭」。姚文元對建黨戰功，一點動勞都沒有，徒屬毛油瓶女婿，假說他懂馬列理論家，投中毛下懷寫作，然與事實政績相離很遠，竟擠上政治局委員及黨委地位，凌駕於老幹部之上，使一般長年忠於黨政者，中心憤慨，每說毛嘗私產，反人民。王洪文以工人出身，一無所懂，竟當上軍委副主席來，何能服眾？張春橋以上海市委書記，毛亦把他竄升中委，竟兼埋在上海之職位，使張都會感分身乏術，何能爲人民服務？全屬假詞惑眾。故人們總會推測到，張、姚、王同是善於逢迎江青，遂江的慾望，藉裙帶產生出職權來。

故目前共產黨人，指「四人帮禍國」然其禍胎是毛澤東種下惡因，今日得到惡果，清算江青黨人集團，應清算老毛，因爲一切是毛製造出來。

讀者　林哲齋

（二月十七日於雪梨）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長子歸燦新婚戲贈 [illegible]

[illegible]

紫園陳社盟山水圖　前人

[illegible]

紫園陳社盟牡丹圖　前人

[illegible]

古今祗重傾城色，好畫何[illegible]

周枚長世關社盟紅梅墨竹圖　前人

[illegible]

鏡池張先生社盟[illegible]　前人

[illegible]

元潮[illegible]社盟[illegible]　前人

[illegible]

秉衡劉先生社盟[illegible]　前人

[illegible]

[illegible]生伍先生社盟孔雀畫展　前人

[illegible]

[illegible]　龍吟

[illegible]

元旦有懷（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臨江仙 [illegible]

[illegible]

春[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一天飛絮隨風舞。吹向烟波廿四橋。

前題　劉光中

[illegible]

前題（二首）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一首）　朱濟川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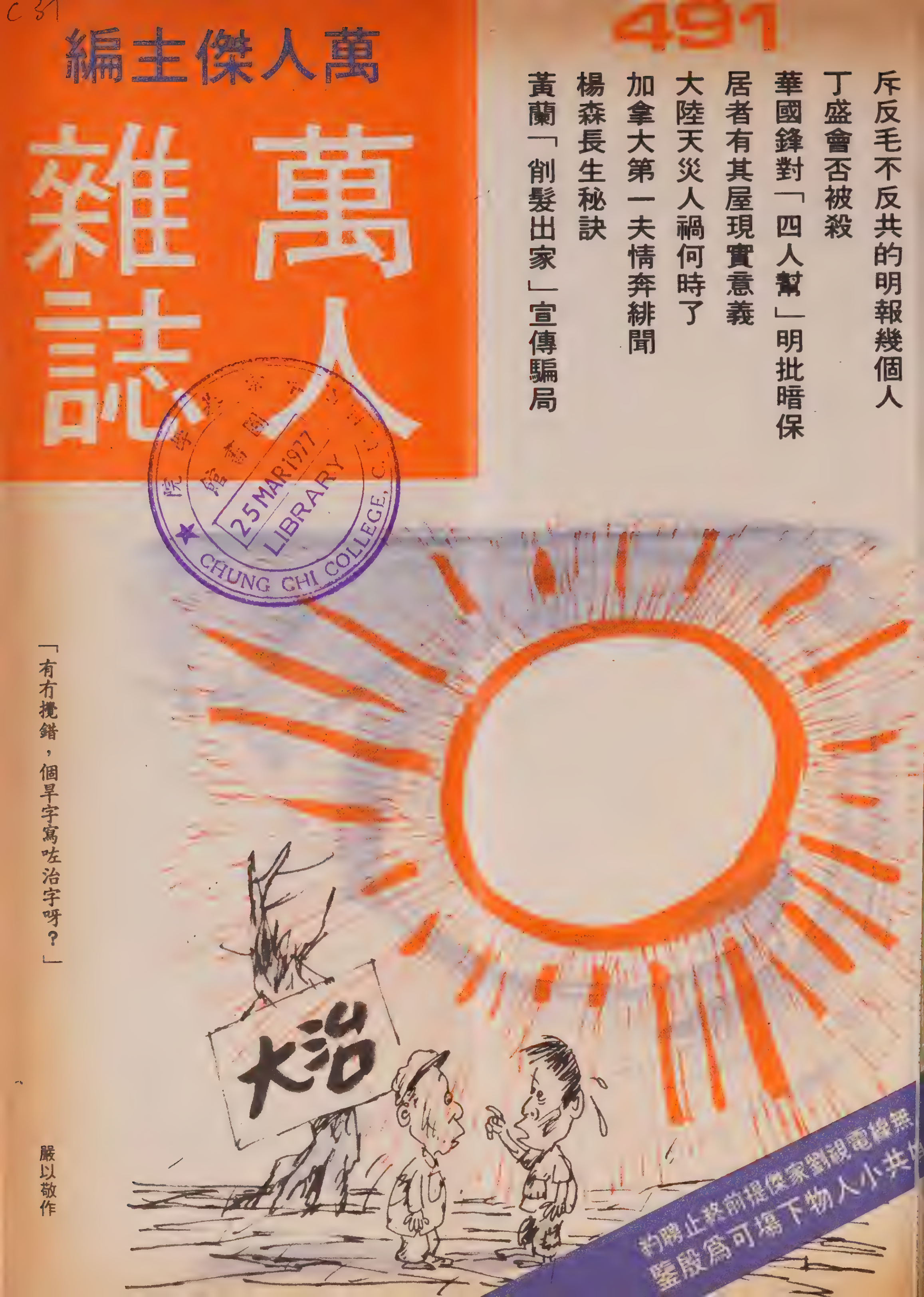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前題　[illegible]

[illegible]



本雜誌已在香港政府登記
萬人雜誌（第四九〇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出版（零售港幣一元五角）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1
斥反毛不反共的明報幾個人
丁盛會否被殺
華國鋒對「四人幫」明批暗保
居者有其屋現實意義
大陸天災人禍何時了
加拿大第一夫情奔緋聞
楊森長生秘訣
黃蘭「削髮出家」宣傳騙局
CHUNG CHI COLLEGE
LIBRARY
25 MAR 1977
大治
「有冇攪錯，個旱字寫咗治字呀？」
嚴以敬作
無線電視對家傑提前終止聘約
共小人物下塌可爲殷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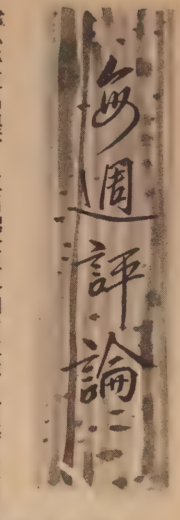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illegible]第三[illegible]三樓
督印人：林[illegible]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illegible]
印刷者：友聯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illegible]臣街[illegible]號地下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斥反毛不反共的明報幾個人

三月十八日明報以「白貓黑貓，加薪加粮是好貓」為題的社評一開頭就說：「鄧小平復出與否，正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當然，更為中國大陸上幹部與羣眾的普遍關切。因為他是否回到政壇，並不僅僅關聯個人的權位，而是影響到北京整個政局和政策。」作為周恩來忠實擁護者的明報主筆先生，最近對於鄧小平復出問題，已充份暴露出他的反毛不反共的政治面目，但在作文章方面，却從大處落墨，高手就是高手。

該明報社論還說甚麼：「近一個月，中共的報刊電台發動了為鄧小平翻案的宣傳攻勢。所有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點出鄧的名字，但替他洗刷罪名的意思非常明顯。」該篇社論接着還舉例說：「前幾天，北京報刊連續發表科學院理論組的文章，為匯報提綱辯護，說江青一伙攻擊提綱，是為了『反對華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所謂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當包括鄧小平在內。」

如果香港明報最近已被北平收買已成了「中共的報刊」的話，它倒眞的「為鄧小平翻案」發動了強大的騙人「宣傳攻勢」，而中共本身的宣傳工具，除了三月九日北平「人民日報」刊出「科學院理論組」文章外，還沒有多見其他的文章和與鄧復出有關的消息。

最近，明報在「製造」矮鄧復出「宣傳攻勢」方面，所用篇幅之多，出動人力之大，簡直到了「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的地步。從這一點看已可充份瞭解到：明報的政治立場是反毛擁共，明報的政治路綫走的是周鄧路綫。就因為明報從這個立場出發，所以在編造「鄧小平復出」新聞上，有些簡直是鬼話連篇，睜着眼睛說夢話！

三月十三日明報首版頭條位置刊出一個甚麼「周恩來臨終講話」。據說：「本報一位熱心讀者最近回到廣州，在一個高級幹部處，看到了一批重要文件，都是中共中央最近向高級幹部發布的，一般低級幹部和羣眾還不知道。這位讀者當時用心閱讀，回港後筆錄出來，交給本報發表。」

明報首先發表的是「周總理一月六日向八大軍區司令員的談話」。據說：「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晚，八大軍區司令員一進房，同時舉手向總理敬禮，同聲向總理問好」。

「周總理坐在床上微笑地說：各位司令員同志你們好」。周恩來對共軍八個大軍區司令員談話的主要內容是：「我們的國家可能出現野心家和林彪式的人物。他們要篡黨奪權，而他們所用的手段：一個是捧，一個是整，顚倒黑白，造謠惑眾，用大帽子壓人。他們最終目的是想打倒中央幾個老同志，取奪大權」。

又說：「你們肩負重担，絕不要在政治上做這類野心家的應聲虫。你們要站穩立場，上下團結。他們的後台比你們大，你們要特別警惕」。周還託這些槍桿子人物「保衛祖國」和支持「打下半壁江山」的鄧小平。

這個所謂「總理臨終講話」是假的。其理由有以下各點：

（一）明報從「廣州回來」的「讀者」不僅多、熱心，而且地位與中共「高級幹部」相同，所以能看到「一批重要文件」，且又都是過目不忘的天才。巧事都發生在明報，騙不了人的原因就在此。

（二）周患的是癌症，死前三十多個小時居然未曾昏迷，甚至沒有痛苦，仍能「坐在床上微笑地」的作「臨終講話。」這是不可能的。

（三）狡猾的周恩來，自從遵義會議後就對毛絕對服從，臨死居然暗指毛為江青一伙「後台」，這與周的性格完全相反。再說，時間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當時已開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有八個大軍區司令員去看周，毛江竟一無所知？除了明報主筆相信、「新聞分析」專家相信外，連鬼都不會信的。

明報有許許多多專到「廣州」去讀「重要文件」的「讀者」，回來「錄」給明報發表。更巴閉的是明報有主筆和國際馳名的「新聞分析」專家互相配合，結成帮欺騙讀者，簡直是造孽！

在三月十四日明報「周鄧版」刊出的「新聞分析」中，重點是圍繞老狐狸周恩來對八個大軍區司令員所說的所謂「最後遺言」作文章：據說：「這篇『最後遺言』，是促使鄧小平回朝的重要因素」。

鄧小平是否復出這不是問題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為甚麼有那麼多掛着「反共」招牌的主筆，專家和「讀者」，對周鄧路綫熱心得到了少有的程度，要知道鄧是老共，他的「半生革命」和打下「半壁江山」，實際就是把大陸同胞逼進火坑的劊子手。稍有良心的中國人，無不欲食其肉而寢其皮，然此時此地，面對哀鴻遍野的大陸，還忍心助桀為虐，向善良的八億同胞落井下石！

無綫電視與劉家傑提前終止聘約

媚共小人物下塲可爲殷鑒

萬人傑

「毛輯」主角之一劉家傑，被無綫電視放進冰箱裏冷藏半年後，終於宣告「提前終止聘約」，六個月後生效，在九月一日前，劉家傑仍可食薪水，但「復出」機會已告消失。一名媚共小人物如此下塲，可說是一幕悲劇，也足爲現存在三個電視台中仍大力爲中共服務的墮子的殷鑒，再不覺悟回頭，必然走上劉家傑的舊路！

海上無魚．蝦么爲大

無可否認，劉家傑的「轉變」，是受了狄娜影響。過去，老萬對劉家傑的印象不壞，雖然他那張四方面不大得人好感，從在螢幕上教英文，以至用英語作新聞報告，老萬聽到兩種不同的批評，有人說他「很好」；有人說他「壞透了」，老萬英語不通，那個說得對，那個說得不對，難以判斷。

自他担任妙論人生節目主持，覺得他對外國節目的生吞活剝，還消化得不錯；他的大紅大紫是由於主持校際杯問答。以他與許冠文相比，我還是覺得許冠文的笑容可取，他則比較像個「教員」。至於答題多次弄錯，是編導出題的責任，不能怪他。

有人認爲他新聞報告不錯，老萬別的外行，新聞工作幹了四十年，有資格批評。他把外國人名、地名的中譯常常唸錯，遠不及李大維伶牙俐齒。直到今天，三個中文電視台的新聞報告，尙難找到一個足與李大維相比的報告員。劉家傑居然成爲執牛耳人物，稱紅於無綫，大概是「海上無魚，蝦公爲大」吧。但老萬相信，他的「紅」，亦與「政治因素」有關。

自李志中自殺不死而掀起三角戀的桃色新聞，劉家傑、狄娜、李志中三個名字，成爲報章雜誌的熱門話題，從這時期開始，劉家傑的「政治立場」擺得很明顯，每次由人造衛星轉播的中共「大新聞」，都由劉家傑「親自出馬」講述。和狄娜的「蒙太奇」一樣，左到出面。

媚共墮子．悲劇收塲

有人認爲，劉家傑爲了贏得狄娜的「芳心」，故作如此表態。這時期的劉家傑，一來因無綫對他「重視」，他自以爲了不起；二來盡力替中共吹捧，塗脂抹粉的醜態，使人對他難有好感。許多人像厭惡狄娜那樣更厭惡他。

周恩來斃命時，他說全港市民爲周哀悼，這種強姦民意的言詞，立刻引起萬人讀者反感，紛紛來信駁斥及抗議，可是本報彙集了讀者意見，轉送給無綫電視當時的總經理余經緯，却置之不理，當萬人讀者死嘅，而劉家傑不但每天仍在螢幕上放毒，且益顯得傲態十足，得意忘形，大有「吹脹我咩」之態，這時的劉家傑，眞是無綫的「一等紅人」。

也因爲他「紅」的原故，才會成爲「毛輯」的旁述員。抓到這機會，他自然更力圖立功，不把千千萬萬觀眾放在眼內，強姦民意、歪曲歷史、侮辱總統全不當回事，以爲只要「華主席」瞧得起，狄娜「愛我如昔」便唔驚冇得撈。殊不知眾怒難犯，「毛輯」的旁述，成爲他自掘的墳墓。到了這田地，狄娜、「華主席」也挽救不了他，終於垮了下來，這是典型的媚共小人物的悲劇。

毛輯責任．在於高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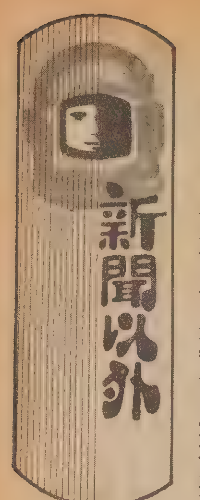
我們今天來檢討「毛輯」事件，無綫電視在這特輯所作出的強姦民意、篡改歷史、侮辱總統種種過失，絕不是担任旁述的劉家傑個人主意，即使說是新聞部的「不當」，也不公平。合理的說法，應當歸咎無綫電視最高決策人。可以說，這是無綫電視的政策。試看「毛輯」之前，無綫電視的媚共表現，早已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因此許多萬人讀者對我們反映，他們早已自行杯葛這電視台。

因此，老萬認爲「毛輯」不是一宗突發事件，而是無綫內部由上至下的媚共分子一脉相承的墮落行徑的一個環節而已。不過他們絕對想不到事情會鬧得這麼大，也許他們估計，過去種種媚共行爲都可過關，這次也吹佢唔脹。殊不知偏偏有萬人日報這班愛國讀者要吹脹佢——中華民國朝野的反應，本港五百自由團體的聲討，使無綫電視總經理余經緯戰慄了。

為平衆憤．成犧牲品

爲平息觀眾的憤怒，劉家傑成了第一個犧牲者——世事往往是這樣，應當負更大責任的人，安然無事；被犧牲的是一些小人物。劉家傑被禁出鏡，放進冰箱，從去年九月九日到現在，已足足半年。雖然說，這半年間劉家傑可以白拿薪水，因爲他和無綫的合約期間直到一九八〇年，即使不讓他出鏡，無綫電視也要履行合約的義務。可是被冷藏的劉家傑，苦惱的心情，可以理解的。

當時，老萬曾發表過一文，說劉家傑此舉最爲愚蠢，並舉出當年林彬死得無辜的事實爲例，因爲大丈夫節目，執筆另有其人，講的是林彬，於是林彬担承了一切，執筆者未受影响。「毛輯」旁述，肯定文稿另有執筆之人，高高在上的「默許」，責任尤重。但螢幕前的觀眾所憎恨的，只是這露面的



人，把劉家傑冷藏了，確可平息大部分觀眾的憤怒，於是，劉家傑無法不成爲犧牲者。

老萬寫本文非爲維護他，如果他不是媚共媚到意氣風發，一定不會接受這份差使，甘願做「醜人」。他並且以担任旁述爲榮，樂得向中共立功，其成爲犧牲者，可說是自作自受，唔抵可憐。

老萬所以再三說明這事應當負責者，除劉家傑外，還有許多更高級的人，但他們在這事件中不但未受影响，甚至有些人還因禍得福，紮了職，眞是有幸有不幸了。至於佘經緯因怪病而死，絕不能說成「上天的懲罰」，這是難以使人信服的迷信。不過，因爲他忙於四方奔走，使其潛伏的怪病發作，却是極有可能的事。

神枱貓屎．人憎鬼厭

無綫電視與劉家傑「提前終止合約」，是大家都可預料到的結果。

雖然在左報報導這消息之前，曾有過不少有關劉家傑出處問題的傳說。

有人說，他即將銷假，重返新聞部工作；有人說，他將担任一個娛樂性節目，不再攪新聞。

可是，這兩個說法都觸了雷。據說，無綫電視新聞部的新主管黃應仕，拒絕了劉家傑重返新聞部。同時，劉家傑也受到「歡樂今宵」一班人員杯葛，不願讓他參加演出。

很明顯，劉家傑自經「毛軒」一役，已成無綫電視各部門不歡迎的人物。爲什麼對這一位曾經大紅大紫的「藝員」會不歡迎呢？相信不是由於私人恩怨，也不是因他政治立場偏左而予以杯葛，而是恐怕被他「陀衰」。

無可否認，劉家傑在「毛軒」後已成爲「神枱貓屎」，可以肯定，他加入那一部門工作，那一個部門便受影响，說不定還會引起觀眾反感，這是各部門不願把他受落的原因。

電視生涯，從此完疍

各方推莊之下，終止合約的結果，便無法避免，至於終止合約的條件如何，不得而知，相信無綫寧願付出較大代價。

提前終止合約還不祗表示劉家傑與無綫電視關係的完結，也意味着劉家傑電視生命的結束。即是說，劉家傑今後再難在電視界立足。香港電視台只有三個，他因「毛軒」事件離開無綫，即使比無綫更左的麗的，也沒胆收容他，甘願接受他帶來的戾氣。希望走台灣路綫的佳視，更不必說了。

因此，劉家傑除了「改行」，只有恢復原來的職業，重執教鞭。至於學生對他印象如何，則不得而知，如果學生也如電視觀眾那樣，則教書並不好受。觀眾不歡迎，還不致直接感受到；學生若不歡迎，可能當面給他過不去，更難下台了。

據說劉家傑目前正閉門寫書，書的內容，是大爆無綫內幕。據說這書已寫得七七八八，大概不久便可公開。他要爆的什麼內幕，不得而知。也許正如華派大揭四人帮醜史一樣，經他一揭，許多前所未聞的秘密，可在他書中看到，這自然是我們歡迎的。由於華派揭發，我們知道中共領導階層不少醜聞；同樣，透過劉家傑的揭發，我們會知道更多無綫醜聞，這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新聞處長．一封通函

最後老萬要說一些題外話。最近，香港政府新聞處處長黎明先生發給香港各報一封通函，老萬也收到一份。雖然只是例行公事，但老萬感覺得，這是歷來接得的最客氣的官方函件，我想，應當介紹一下，如果能因此引起別的機關官員及首長注意，作爲參考，眞是功德無量。下面是信的原文：

敬啓者，邇來警方於執行撲滅罪行任務之際，每遇目擊證人不願挺身作證難題，致有歹徒雖告落網，終得逍遙法外未受應得制裁者，誠屬憾事。

照事實分析，部份市民對挺身作證存有戒心，原因不一。然惟恐照片出現於報章或電視，以致躊躇者，亦在所多有，警務處長且曾與本人討論及之。爲此，用敢專函奉達，懇請台端等諸君合作，今後對有關證人前往警署認人或出席法庭作證一類新聞圖照之取捨，愼爲考慮。

誠然，採用此類圖照會否妨碍執法，台端自有卓奪，本人無意抑亦無權加以左右。蓋本港爲新聞自由社會，舉凡有關刊登消息或圖照事宜，惟編輯有全權處理。然此事既關乎法紀之維護，亦社會安寧所繫，用敢將愚者之一得，佈陳如上，諒亦不以爲忤也，倘荷垂注，並賜鼎助，社會治安，實利賴焉。

新聞自由．值得一讚

無可否認，香港新聞自由的尺度十分值得稱讚，香港的報紙，確可暢所欲言，只要在法律上不觸犯誹謗，不藐視法庭，作爲新聞記者，在執行任務上，幾乎不會碰到任何麻煩。

香港報紙可以批評政府政策，批評行政措施，批評官員的工作得失，甚至港督也可以批評，只要不是含有惡意，不會受到干涉。

但也因爲太自由，便有被濫用之弊。有人曾提出須有職業上的自律。困難的是新聞從業員沒有職業組織，個別自律難以辦到，如果有類乎律師公會的組織，才會有效。但新聞記者並無固定資格，念完大學新聞系固然有資格當新聞記者；像老萬這樣只念過八年書，一樣可以當新聞記者，和律師之必須具備某種資格執業，大有不同。

戰前香港有記者公會組織，戰後幾十年無法恢復，因爲香港報紙有左有右，有所謂大報，亦有小報，要將這一大批諸色人等，揉合在一起，沒有可能。

新聞記者可說是香港各行各業從業員中最不能團結的一行，左派與右派固然對立，報與報之間，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又那麼劇烈，弄到壁壘分明，自然各行其是，難有共同遵守的「規條」了。

丁盛會否被殺





岳騫

據外國電訊報導，中共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因與四人帮勾結，被許世友槍殺。此一消息頗聳人聽聞，引起舉世關注，眞象如何，尙待證實，本文僅述其來龍去脉，以作參考。

丁盛是林彪嫡系

丁盛江西興國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二九年朱毛由井岡山至贛南打粮，丁盛就在那時「參軍」，當時只有十八歲，讀書也只讀了初小一年級。以後丁盛一直在一方面軍紅一軍團（林彪）工作。抗戰初期黃永勝任晉察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丁盛任副團長，此後丁盛便與黃永勝建立了密切關係，一直是黃永勝的部下。共軍所有重要戰役，丁盛無役不與，如一九四七年六月進攻四平街大戰，一九四八年十月遼西阻擊廖耀湘兵團之戰，以後入關攻陷天津之戰，在湖南與第七軍大戰，一直攻入鎮南關。

一九五二年初，中共將共軍「四十四軍」「四十五軍」併爲五十四軍，丁盛任副軍長率部入韓參戰，直到韓戰停止調回四川，至一九五八年出任「五十四軍軍長」。

一九五九年四月，西藏人民起而抗暴，丁盛奉命率部入藏鎮壓，一直攻抵中印邊區。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共帮與印度發生戰爭，此戰便由丁盛指揮，全殲共軍第四師。

一九六四年八月，賀龍主持共軍中央軍委，派丁盛去新疆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司令員」爲國軍降將陶峙岳。

一九六七年文革事起，丁盛在新疆曾經出兵鎮壓，紅衛兵在北平貼大字報，指丁盛爲賀龍死黨。那一個時期，情形相當混亂，林彪系重要頭目均受過紅衛兵攻擊，在北平的李作鵬、邱會作且被鬥爭，以後局面澄淸，林系頭目均升官抓權，黃永勝由「廣州軍區司令員」調去北平任「總參謀長」，就把丁盛調去廣州任「副司令員」。「司令員」仍由黃永勝遙領，丁盛實際代理「司令員」不久即眞除。

就丁盛過去經歷看，實在是林彪眞正嫡系。共軍山頭雖然歷數十年而不變，但各山頭軍事頭目也互相調動，很難確指屬於何系。以許世友而論，其人出身「紅四方面軍」，以後「紅四方面軍」變爲一二九師，再變爲「二野」。許世友却在抗戰初期派去山東，以後入了陳毅新入軍系變爲「三野」。故許世友是紅四方面軍系但不屬二野系。再以韓先楚而論，韓先楚出身也是紅四方面軍，抗戰開始共軍投誠，改編爲政府軍，原有的「紅四方面軍」編爲兩個旅，一旅由徐海東任旅長，編入林彪一一五師，一旅由王維舟任旅長，編入劉伯承一二九師，韓先楚從此納入林彪系統。

但丁盛始終未變動，永遠屬於林彪山頭，雖然一度去新疆任職，本身仍是林系，所以黃永勝出任總參謀長，便把他調去廣州，看守四野系的大本營。

林彪被殺後，海外人士均注意丁盛的情況，但丁盛並未受影响，可能毛澤東有些投鼠忌器。到了一九七三年底「大軍區司令員」調動，丁盛與許世友對調。此舉實在是爲了削弱許世友的勢力，因爲許世友盤踞南京將及二十年，根深蒂固，所以要把他調去廣州，至丁盛因資格淺（共軍一九五五年授軍階時，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楊得志、楊成武等人均是「上將」，秦基偉、王必成亦均是「中將」），決不可能抗命，毛澤東也就因爲丁盛不可能造反，所以把他調去肘腋之地南京。

江靑拉攏丁盛

丁盛到南京之後，可能被江靑拉過去，因爲丁盛本人資格淺，在林彪山頭與其地位相等者甚多，許多軍事頭目未必肯受其領導。前面已說過，丁盛是林彪純嫡系，與任何山頭均沾不上邊，林彪一垮，丁盛便如喪家之犬，急於要找一個靠山，亦人情之常。

另一方面江靑也急於要拉攏軍事頭目，文革時拉出一個李德生，以後又凶終隙末，最初想拉許世友，沒有成功。乃轉而拉攏丁盛，尤其張春橋兼任南京軍區第一政委，更因利乘便，在江靑與張春橋刻意拉攏之下，丁盛乃投向宮廷派。所謂四人帮是華國鋒定的名詞，旣爲了洗刷自己，更爲孤立江靑等四人，實則在毛澤東生前，宮廷派固然包括四人帮在內，就是華國鋒也是其中要角。

到了毛死後二十八天華國鋒以雷劈手段一舉逮捕江靑等四人，並加上四人帮的新名詞，要各地黨軍頭目表示態度，丁盛對此一變化，大概有些迷惘，跟不上華國鋒思想，雖然在十月二十一日南京軍區聲討四人帮，丁盛曾經出席，也可能是表面文章，並未認眞倒向華國鋒一邊，於是招華國鋒之忌，伺機予以整肅。

丁盛自去年十月底便未曾露面，出了麻煩是不成問題，但未必如外電所說

被許世友在機場槍斃，因爲丁盛不必逃，許世友更不必開槍。

許世友不會與丁盛火併

丁盛調到「南京軍區」之後，張春橋所兼第一政委只是遙領，在丁盛之下的重要頭目有「副司令員」張希欽，政委廖漢生，兩人都是賀龍的人，尤其廖漢生是賀龍外甥，曾担任過「國防部副部長」，在賀山頭中，地位僅次於賀龍。鄧小平復出後，把這兩人派去「南京軍區」，可能有監視丁盛的作用。所以丁盛在南京不可能造反，幹部不屬他的山頭，兵不是他的兵，要想造反也反不起來。

這件事所以扯到許世友的頭上，當由於許世友在南京地區盤據了二十年，勢力鞏固，又認定許世友擁護華、葉，再加之許世友個性蠻橫，在共軍中一向有火車頭之稱，但此事完全與許世友無關，許世友不但不會殺丁盛，揆之情理



江青與丁盛在宴會上

，華國鋒眞要向他商量如何對付丁盛，許世友可能要替丁盛說好話。

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後，直勝皖敗，奉系首領張作霖乘機坐大，此時張作霖已有奉天（遼寧）、黑龍江，就想乘機除去吉林督軍孟恩遠，逼北京政府下令免孟恩遠職，但命令一下，各省督軍不論直系皖系一致反對，聯名電呈總統徐世昌，請求收回成命，這批軍閥並非有愛於孟恩遠，而是感到中央政府若能直接任免督軍，此例一開，行將及我。所以一齊替孟恩遠說好話，終於使北京政府收回成命。

目前共區情況與北洋政府頗多相似之處，中央微弱各省坐大，毛澤東所以費盡力氣只能移藩而不敢削藩，就是怕大家一齊抗命，否則若只對付丁盛、王必成一些資望淺的頭目，又何嘗對付不了。

許世友今日在共軍頭目中已升至「老大哥」地位，他要爲自己增加威信，就要替一羣軍事頭目撐腰，更不能爲華國鋒而與丁盛火併。何況林彪雖死，山頭仍在，目前共區十一「大軍區司令員」，屬於林彪山頭的，便有丁盛，曾思玉（濟南），楊得志（武漢），劉興元（成都），担任「副司令員」政委的更遍佈各區，如果許世友眞的開槍打死丁盛，必成爲眾矢之的，許世友雖然粗魯慓悍，但尚不致如此。

但根據報導，許世友是到過南京，可能在丁盛被免職後，南京情況不穩，華國鋒、葉劍英派許世友前去安撫。

華國鋒不敢碰軍事頭目

日前共區動盪，仍以京滬杭一帶最甚，問題不在於丁盛的去留，而是江青四人根據地在上海，上海市民兵由王洪文所組成，均發給新式武器，編制一仿正規軍。這支武力始終未能解決，華國鋒已有投鼠忌器之感。

最近「新華社」又攻擊「王洪文的小兄弟」，此一名詞以前未曾見過，估計當是王洪文組織的一羣青少年，這批人不懂甚麼是共產主義，也未必忠於毛澤東，但却忠於王洪文，因爲王洪文能給予他們所需要的一切，王洪文雖倒，這批小兄弟其志未衰，仍然繼續在造反，近數月來，共區鐵路破壞特別嚴重，迫使華國鋒召開各種鐵路會議，以維持鐵路交通；大概就是這批「小兄弟」傑作。所以就此事件而論，丁盛被免職或革職留任，帶職勞改都有可能，應不致被殺。此種清算方式，在共區二十幾年來已經成爲定例。正如「五七一工程紀要」所說，走馬燈似的倒下去，翻上來，任何大頭目一日不死，皆有可能被清算，清算後只要不死，仍然能翻上來。以軍事頭目而論，羅瑞卿、楊成武當年罪名多重，結果仍然翻上來，何況丁盛未宣佈罪名，遲一個時期，自然仍有翻身的機會。

總之，共軍尾大不掉，非華國鋒所能扭轉，只看華國鋒一口氣換了五個「部長」九個省市委第一書記，但對於大「軍區司令員」仍不敢碰，福州皮定均死了半年以上，丁盛不露面也有五個月，華國鋒仍不敢委出新人，便可看出華某仍不敢碰軍事頭目，是則丁盛被殺之說，更屬虛言了。

華國鋒對「四人帮」

華國鋒對「四人帮」的批門，表面上窮追猛打，特別對江王張姚四人醜史揭發無微不至，然而對「四人帮」的黨羽則網開一面，不敢正面批門在中央機關，省級黨組織中「四人帮」的「黑手」及「代理人」，因爲這些力量相當龐大和雄厚，華國鋒要清除他們，勢必要聯合另一派力量，結果是使自己處於不利地位，不如讓他們存在，使自己在派系門爭中保持權力。因此，華國鋒一面對「四人帮」明批暗保，另面則對「四人帮」的敵對派系進行開刀，如鄧小平心腹賈啓允。可見華國鋒在派系門爭中確有一手。

北平政權對江青等四人帮的批門運動，在春節過後，又出現了新的一章。除了各級報紙繼續推出對江青「四人帮」揭批臭罵的文字外。一些在各地方組織中的「四人帮」分子，開始被新當權派帶進「羣眾大會」進行類似公審的「面對面」批門。江西、浙江都公開這樣幹了。雲南、湖南、黑龍江也都有相同的公審「四人帮」地方分子的事情發生。相信還不止這些，因爲據前一階段中共自己的透露及外電報導，「四人帮」的「黑手」及「代理人」，在中共中央機關固然有，而各省黨組織中也省省都有，而且數量可能不少。以浙江省爲例，三月二日浙江省中共的「羣眾大會」中，被帶到會場內接受「面對面」批門的「四人帮」重要分子，就達五名之多！

羣眾大會公審批門

「面對面」的讓「羣眾」作公審似的批門，中共中央機關其實早經開始。透過各外國通訊社透露出來的消息說：在北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對江青「四人帮」人馬的羣眾批判門爭活動，早在「四人帮」垮台後不久就開始。像遲羣——「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等，都已嘗過了「羣眾」批門大會的待遇了。至於中共「衛生部」、「文化部」、「體委會」、鐵路運輸部門，及民兵組織中儘管中共未透露任何「羣眾」批門「四人帮」的大會消息，但相信華國鋒新當權派既要依靠老幹部來鞏固權力，而對「四人帮」有刻骨仇恨的老幹部一經復辟，對這些部門中的「四人帮」黑手，親信及代理人，當然會無所不用其權，而開所謂「羣眾批門大會」也是意料中的事了。

批揭「四人帮」，肅清它十年來多方面形成的帮底；這是中共新當權派在去年底即已制定的方針，並且正式宣佈爲今年整個一年中的「首要中心任務」。但截至目前爲止，關於江青「四人帮」的罪行，翻來覆去，說的不外是下面這幾項：

一、「四人帮」反毛，壓迫毛、篡黨奪權。

二、「四人帮」反對以周恩來爲代表的中共所有的官僚和「老傢伙」，並把他們打倒。

三、「四人帮」篡軍亂軍，培植以「城市工人民兵」爲主的「第二武裝」來對付共軍，靠槍桿子奪權。

華國鋒整肅「解放幹部」

但是，「四人帮」的這些罪行是早爲人所共知，人所共見的。從這些方面批評「四人帮」無論說得多麼嚴重，人們也不會懷疑。但是，關鍵問題在於「四人帮」並非是秘密組織，「四人帮」的這些罪行，也並非是偸偸幹的，像篡黨奪權，反對並迫害周恩來等老幹部、組織民兵等在「四人帮」當權之際，無一不是在中共的名義下公開推行，公開實施的。因此，當華國鋒新當權派，把「四人帮」的罪行說得無所不包，流毒巨大而深遠時，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四人帮」這無所不包，無遠弗屆的權力從何而來？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也是公開的，毫無秘密。任何人都可以指出：「四人帮」的巨大權力既非來自中共中央，那就只有來自毛澤東本人。而毛何以要給「四人帮」那樣大的權力？是因爲毛澤東要在他死前清除自周恩來起的所有老幹部、軍人頭目。因爲這些老幹部和軍人頭目，是反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同時也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們同毛已到了勢不兩立地位的原故。

但是，在「文革」十年中，既未受到「四人帮」的壓迫，反而在「文革」中步步踩在老幹部身人，節節上升並取到部分權力的華國鋒一伙，他們在被老幹部分化利用下，在毛澤東死後突然對「四人帮」反戈一擊，搖身一變爲老幹部權益保護人。對「四人帮」進行無情打擊，這件事儘管符合老幹部的心願，但却未必能完全滿足老幹部的權力要求。例如：鄧小平的事就突出地說明了這個問題。軍人、老幹部在「四人帮」一打倒後就要求鄧小平出來當權，但華國鋒則一拖再拖，要鄧小平先承認反「文革」的錯誤後，再談復出問題。不特如此，當年在鄧小平當權時「解放」的老幹部，有些且再度被華國鋒打倒，如雲南的賈啓允，有些則反而沉寂無聞，事實上仍「掛」在那裏，看不到新的出路。被華國鋒「解放」的，最多只是一個已經受盡折磨，老病纏身的演戲，唱歌、唱戲、寫詩寫畫的一批人，其次就是已死了的賀龍、陳毅、朱德這批人。表面上來看，這是反「四人帮」，爲他們恢復名義、地位的措舉，實則這些已經死了或活着無用的人，即使「解放」，又何有利於老幹部的權力地位。不外是在輿論上，增加幾個感謝華國鋒，歌頌華國鋒的吹鼓手而已。

不敢放手讓幹部去攪

華國鋒一伙迫於中共內部實力形勢，不得不製定一個猛批「四人帮」的全年「中心任務」，不如此，他們無法洗脫與「四人帮」原是一丘之貉的重大嫌疑（其實是事實）。但對「四人帮」的批門如果眞的放手由各級幹部去攪，則毫無疑問，放手大

明批暗保

李哲夫

鬥「四人帮」，結果就會很快引出上面的問題，即抓出毛澤東那個眞兇，從而也揭穿華國鋒一伙的本來面目。

北平若干對毛、江「文革派」有深仇大恨的政治力量，曾貼出大字報並轉折地提出要求，把「四人帮」拿出來公審，像當年毛、江公審劉少奇、王光美和彭眞、羅瑞卿那樣，華國鋒一伙始終不同意，借口「紀律」，借口「原則」，始終把江青「四人帮」保護起來。這次浙江省拉出五個「四人帮」的黑手、親信出來公審，接受羣眾大會批鬥，發明這種「面對面」的鬥爭，是經過華國鋒新當權派「批准」的。可見，華國鋒一伙，對處置有關「四人帮」的批鬥問題，從「中央」到地方，都管卡得很緊，在地方上，沒有十分的把握，輕易不讓「四人帮」分子與羣眾直接見面。在「中央」，這一關更是把得很緊。其實，「保護」「四人帮」，爲的仍是保護華國鋒自己一伙的奪取權力陰謀不向外暴露而已。

華與地方意見分歧

雖然如此，目前仍在跡象顯示，華國鋒「中央」一伙與地方之間，在批鬥「四人帮」運動，兩者在氣氛上、情緒上都有着程度上的差別的，大體而言，地方比「中央」積極，以所謂「工農兵」而言，共軍又最爲積極，這種差別，明顯地說出中共內部對批揭「四人帮」這個「首要中心任務」，是存在着至少兩種不同的動機、態度，也就是有兩種不同的目的。「四人帮」勢力，照目前中共新當權派的透露，相當龐大和雄厚，華國鋒一伙要清除「四人帮」不聯合其它不同動機和目的的那一派是不行的，但聯合而又爭取不到主動，使批揭「四人帮」運動向有利於華國鋒一伙的向方發展，也是不行的。例如：有一部分中共內部勢力，公開主張對「四人帮」的批鬥，決不能「心慈手軟」，但華國鋒「中央」當權派的各色人物，則公開在口頭上大駡「四人帮」之際，確也一再表示不會對「四人帮」採取斷然的手段，甚至連接受羣眾批鬥也不行。足證在這個問題上，有着內部的分歧。這種分歧，歸根究底仍是一個權力爭奪問題。既然其實質是個權力問題，那麼，中共未來的變化，斷然也決不是一個從亂到治的變化，而是一個相反變化，倒是有更大的可能性。

華批「四人帮」心虧

「四人帮」雖然在過去一段期間內遭華國鋒派追窮猛打，但成就可能無幾，華派利用暫時擁有的權力，發動全面落實的揭批運動，特別是對江青的醜史揭發無微不至，但所得的結果，祇是報紙、電台上誇大宣傳而已，實際的情形可能祇有「四人帮」和若干心腹被捕之外，江青等人的黨羽仍然蟄伏在每一角落，暫歛鋒芒，圖作長遠反撲之計。否則，「紅旗」也就不會發出叫囂了。

自清算「四人帮」發動以還，共幹的反應並不像批判林彪時那樣熱烈和積極，各個部門與各省城市的行動，特別是清算江青罪名的揭批，隱約可以看出俱非自發自動的，似乎受到命令壓力而揭批如儀，尤其是批判的內容，差不多都從揭發「陰私」出發，甚少涉及思想的範圍。揭發「陰私」的作用祇是醜化江青，並不能視爲從理論上揭穿江青的「反革命」面貌，這顯然是因爲華國鋒心理上有其虛怯一面——心虧。

如果把所有已發表的「四人帮」罪名加以統計，多到不可勝算，但若加以綜合統計，任何人都可發現一項共通特點，此即江青等人的一切「罪行」，都發生於毛澤東未死之時，甚至獲得毛的默許。尤其是江青，身爲毛的枕邊人，她若未取得毛的點頭，怎敢搞風搞雨？華派宣傳渲染江青早已對毛懷恨在心，無時不欲加以陷害，這明明是企圖把毛與江的關係描述爲早已反目，因此而使毛所負的連帶責任減少。不過，這種欺騙伎倆，怎能哄得了共幹？對「四人帮」的清算愈全面，共幹對毛的懷疑就愈增加，「四人帮」之稱，應改爲「五人帮」，對毛不能網開一面。這是華派清算「四人帮」時心虧的最大弱點，同時也是在清算過程中遭受反抗的最主要因素。

華的自保權宜之計

華之升爲黨主席，並非順理成章，而是因緣時會。華必須找一道護身符以爲掩護。於是他找出去年四月間毛寫給他的一張紙條，上面寫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字，華即說成這是毛叫他作繼承人的「遺命」，自然是鬼話。這紙條是在去年四月天安門事件之後，毛親自罷黜了鄧小平而以華繼任「國務院總理」時毛所寫。「你辦事」，是指辦「國務院」的事，「我放心」，是指「對你比對鄧小平放心」，何曾有絲毫以「主席」相付託之意？毛心目中的「主席」接班人是另有人在，既不是華國鋒，也不是鄧小平。

這六個字的符咒曾透過中共中央宣傳機器大肆傳播，所獲反響並不熱烈。華自知資望太淺，七十年代以前，從未插足中共中央黨政權力機構，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輩。「槍桿子出政權」，他跟槍桿子又毫無淵源，共軍大小頭目眼看這樣一個傢伙騎在頭上，自然都不服氣。華原本靠文革派起家，却又賣主求榮，充當批鬥「四人帮」的劊子手。這樣勉強得來的虛權假位，有什麼辦法可以穩定？華畢竟是個善觀風色的機會主義者，他作了攬權與保權的打算。他極力拉攏葉劍英、陳錫聯等藉以維繫軍心，拉攏李先念，穩住「國務院」，同時對文革派的汪東興之流亦表示友好，意在對槍桿子對幹部派對文革派都不得罪，不似江青等之四面樹敵。但却針對羣眾心理，猛批「四人帮」可以贏得羣眾喝采，藉清除「四人帮」改組各省市地方機構，建立新的權力體系。又知道羣眾對周恩來比較有好感，今年一月擴大紀念周逝世一週年，且及時將批鬥鄧小平的運動結束，以迎合擁周擁鄧的羣眾心理。這一切一切，都是華保權的權宜之計。

時事評論

居者有其屋

正如財政司夏鼎基指出，「居者有其屋計劃本身是一項很有意義的社會目標」，推行和實現這個目的，對於香港社會的安定與民生的改善，確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最近，港府當局正式提出的「居者有其屋」計劃，使本港月入二千至三千五百元，而又在港居住滿五年的家庭，可望於一年後申請購買由政府興建的樓宇，無疑表示出港府實現這個計劃的決心和行動。

有效的社會改革

我們認為，「居者有其屋」計劃，既是港府重視民生解決民困的表現，也是香港社會的一種「變革」。這個變革，是和緩的，利民的，及有效的社會革新。香港是個民主社會，民主的根本所在，既體現在尊重人權，維護法治，及推崇自由，也表現在改善民生和促進福利。這種民生主義的貫徹，在於取之於民用於民，在於順應民願滿足民求。香港政府為解決居民的住屋困難，到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而推行龐大的屋宇計劃，其本身就是實現民生主義的最好證明。

購買廉租屋宇是重大突破

現在，港府從廉租公共屋宇，遂步轉變為購買公共屋宇，顯然是政府公共屋宇政策的一個重大突破。這個突破，確是值得廣大市民歡迎的喜訊。雖然港府制訂和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會產生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點，但港府推行這個計劃的用意和目的，應該是可以肯定的。但問題在於如何使到市民真正成為這個喜訊的實際收益者。

據透露，將來出售樓宇價格，將按其成本價格，而非以公開的市價發售，此外亦顧及月入三千五百元以下的家庭負担能力。因此，其實際價格將在八萬六千元至十四萬元之間，實用面積由四百方呎至六百方呎不等。獲准購買人士須付首期定金最少一萬元或售價的百分之一，供欵年期十五年，年息八厘至九厘。以上是港府實施「居者有其屋」計劃的要點。

按成本價格合情合理

政府將按成本價格，而非以公開的市價發售的決定，是合情合理。但有關「成本」價格的制訂依據，顯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關鍵問題。

大陸天災人

「人民日報」開始報憂

向來報喜不報憂，打腫面皮充肥佬的中共「人民日報」，終於公開招認：黃河與淮河之間地區，受到旱災威脅，將使今年的夏收大受影响，顯然是今年大陸的餓荒，亮起嚴重空前的紅燈信號！

根據「人民日報」的報導：黃河和淮河之間的以南地區，包括山東、山西、河南和河北幾省，今年的粮產情況至為嚴重，雲南地區和廣東省境也大鬧粮荒。山東省已動員了一千七百五十萬農民進行抗旱鬥爭，河北省建立了三萬五千個抗旱隊，河南省也動員了二百萬人投入批抗旱災的戰場！

愚民手法又一「死招」

大陸災荒連年，民不聊生的慘況，像泉水一樣湧來的血淚家書中，從大陸逃港難胞的泣訴中，從西方遊客及回鄉探親人士的口述中，在香港社會已是街知巷聞，並不是今年才在大陸因旱災才造成嚴重的餓荒。不過，這一次由中共的「人民日報」正式招供，更證實大陸的粮荒，已瞞到無法再瞞的地步，才發出抗旱鬥爭的哀鳴，主要目的，不外是將旱災造成的粮荒，歸罪於「四人帮」的破壞。怨天尤人轉移「人民」的怨恨，表示今日大陸的大廢大亂，大餓大荒的責任，與共產黨無關，完全是天老爺盲眼加上「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所造成，可說是愚民手法又一套「死招」！

記得去年發生唐山大地震的時候，中共的報紙一致聲討鄧小平，說是鄧小平這個三寸釘搞搞「震」。於是捧出毛澤東「指示」的符咒，強迫「人民」深入排鄧，在批鄧的鬥爭戰場上，去抗震救災！

如今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餓荒，因為鄧小平已變成「英雄的鷹」，這個搞出旱災的罪名，又推到「四人帮」身上去了，統治大陸二十多年的中共「黨中央」，毛澤東「英明」選定的接班人華國鋒，竟一點責任都沒有？

呼風喚雨神通廣大

如果不是生逢這個苦難時代的中國人，若干年後翻開中國共產奪權鬥爭的「臭史」，對中共集團的一班牛鬼蛇神，一定看成妖精的化身，何以見得呢？

地震的發生，原是地球內部各種因素運動的結果，到目前為止，還不是人力所能操縱和控制的自然天災，可是鄧小平這個死不肯悔改的鄧小平，被中共列為「階級敵人」的罪犯時，竟能搖動大地震，神通何其廣大？

中共批鬥「四人帮」能製造旱災，破壞「豐收」，更是妙不可言。難道婊子出

現實意義

徐達文

因爲「成本」是包含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土地價格、建築費用、資金利息和管理費用，是有一定的公開市價，但政府作爲擁有這些土地的所有權，是如何確定這些土地的合理價格，就值得人們重視。假如政府將地價訂得過高，以便因這而獲得變相高價賣地的高收入，這樣就會影响樓價，使樓宇價格相對提高，使購買者負担加重，這難免失去政府興建樓宇發售的原意。故「成本」的制訂和控制，特別是土地價格的釐定，就成爲一個直接影响「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因素。

興建新樓宇發售

政府已選定沙田、何文田、荔枝角、香港仔、及柴灣等五個建屋地點，作爲「居者有其屋計劃」之用，使發售的樓宇，不屬於政府原有的公共廉租屋宇。同時，政府只對欲遷出政府公共樓宇的住客給予優先購買的權利，而沒有對廉租樓宇住客作出硬性規定。將廉租公共屋宇與購買政府特別興建發售的樓宇，作出明顯的區分，既保障了廉租屋住客的權利，也照顧了廉租屋宇住客的要求。這種做法，同樣是合情合理的。

據財政司夏鼎基透露：「『居者有其屋』計劃首批屋宇，將於本年秋天動工興建，預期一九七九年至八〇年間出售，可容居民三萬五千九百五十人的樓宇七千二百個單位。預料整個計劃將於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間完成，計共興建三萬五千個單位出售，容納十八萬居民。」這個計劃，無疑是個長期性計劃，而整個計劃的完成，只能容納十八萬居民，這個數字，確是和香港眞正需要改善居住環境及眞正要求居者有其屋的居民人數無法相比。

社會繁榮的表現

因此，政府在推行和實現這個計劃的時候，最重要的任務，還是繼續全力，執行廉租公共屋宇政策。因爲這個政策的實施，才能眞正有效地解決市民的居住困難。故公共屋邨的大量興建，不應因這個計劃而受到影响。

從居民人數，居民條件，及租售對象等方面來看，廣大市民急切需要的，仍然是公共屋邨的需求。

但無論如何，本港的公共屋宇政策，從徙置安置，到廉租屋宇，再到發售政府興建樓宇，可以當作爲香港社會繁榮安定的表現。



禍何時了

秦明

身的江靑，政治流氓王洪文，狗頭軍師張春橋，文革打手姚文元和他們的黨羽爪牙，爲了篡黨奪權，可以有志一同的，齊齊舉起手掌來，遮住老天降下的雨水？

呼風喚雨，原是一句神話，如今凡是中共的「階級敵人」，可以搖動大地震，可以擋住上天不降雨，難道「人定勝天」的毛符，果眞是不幸而咒中了？

比「大躍進」時更苦

「人民日報」坦白承認：「四人帮」的搗亂和破壞是遍及大陸每一個角落的，那麼旱災造成的粮荒也是全面性的。據來自大陸的消息說：浙江溫州地區的工業和農業已全部停頓，人民公社根本沒有粮食，東淸、瑞安等縣的公社發出路條，讓「人民」出去逃飢荒，到外縣乞食，廣東潮陽地區更出現排隊行乞的慘況，新疆邊境還發生了「人肉」當醃肉應市充飢的恐怖事件，顯示今年的餓荒，比一九六〇年的「大躍進」更嚴重，可憐的大陸同胞，眞不知往後的日子怎樣過？

當權者鶯歌燕舞

中共內部有一項學習文件透露：他們的「黨中央」承認今年的飢荒，會比六〇年間最困難的三年要壞，因此，除了動用槍桿子政權的「備戰粮」老本外，便是下令動員「人民」投入抗旱的鬥爭！

一切以鬥爭爲綱，千次萬次的鬥爭，當權得勢的是騎在「人民」的血肉上「鶯歌燕舞」，千千萬萬的苦難同胞，被迫着忍受飢餓，含着眼淚去抗旱，「人民」的眼淚可當雨水灌溉嗎？天災人禍連年，大陸同胞的苦難何時了？



加拿大第一夫人

情奔緋聞







尹靜心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夫人，偷偷溜到紐約，據說與「滾石」樂隊歌手積克私會，引起加拿大全國憤怒，輿論譁然。其後瑪嘉烈公開露面，說她很喜歡積克，但否認與他私奔。積克也發表聲明，說瑪嘉很迷人，但他們之間沒有戀情。杜魯多更大肆咆哮，怒斥記者：「關你屁事」。瑪嘉烈現年廿八歲，長得動人，雖然她說與五十七歲的杜魯多仍舊快樂，但究竟是老夫少妻，白髮紅顏貴婦怨，可說是其來有自。

瑪嘉烈，你跟誰在一起？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二十八歲夫人，偷偷溜到紐約市去，引起加拿大全國議論紛紛。

外傳杜魯多夫人此行，與英國「滾石」合唱團的主唱歌手積克和主音吉他手伍德有關係。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發言人表示，杜魯多夫人瑪嘉烈正在紐約旅行，不久就會返回渥太華。

瑪嘉烈潛往紐約一事，已引起加拿全國的憤怒，加拿大的輿論也爲之譁然。「渥太華日報」在首標題中問道：「瑪嘉烈，妳在那裏？跟誰在一起？」

「滾石」合唱團歌手積克和主音吉他手伍德已於九日由多倫多飛往紐約，但是該合唱團發言人說，杜魯多夫人並非與他們二人結伴同行。

杜魯多夫人在紐約露面，觀賞巴里希可夫的芭蕾舞。她拍了幾張照片，並且否認她和「滾石」樂團的歌手們私奔。

她說：非常喜歡積克 可惜自己是有夫之婦

瑪嘉烈說，她「非常喜歡」滾石樂團與其主唱積克，但說，她到了紐約後就沒見過積克。

瑪嘉烈在芭蕾舞星巴希尼柯夫的第一場表演會中提到「滾石」樂隊主唱歌手積克說：「我並不認識他，我非常喜歡他，我很願意和他做朋友，但畢竟我是個有夫之婦了。」

瑪嘉烈昨晚與社交名媛雅絲明共同前往觀賞這場表演，這是外傳她從多倫多「滾石」樂隊下榻的旅舘「失蹤」以來的首次公開露面。雅絲明是女星烈打希和芙與故阿里汗的女兒。

瑪嘉烈本月四日住進多倫多的港口堡壘舘，當時滾石樂團也在該旅館包下兩層樓二十個房間。

杜魯多夫人住進那家多倫多的旅舘以後，外界就盛傳她和「滾石」合唱團的主唱歌手積克有了戀情。

杜魯多夫人很有禮貌的提醒記者們說：「我是一個結過婚的女人。」

記者們問到吉他手伍德，她說：「我不再答覆任何這一類問題。」

記者問她住在紐約什麼地方時，她說：「不關你的事。」

杜魯多夫人是一位業餘攝影家，她說，她要在紐約住幾天，希望記者不要騷擾她。

她說：「我要攝下任何引起我注意的事。」

杜魯多對記者咆哮「不關你屁事」

當加拿大一家電台問到瑪嘉烈的行蹤時，杜魯多總理咆哮道：「不關你的屁事！」

杜魯多全家福

多倫多環球報與郵報報導，瑪嘉烈本月八日與積克及滾石吉他手伍德，一起離開多倫多前往紐約。

積克的發言人把一份聲明，送到合眾國際社。他在這份聲明中說：「我過去沒有遇見過她（杜魯多夫人），我到紐約以後也沒有見過她。事實上，我從三月六日以後，就沒有見過她。瑪嘉烈很吸引人，但是我們之間沒有戀情。」

積克在紐約的寓所的一名女僕說，杜魯多夫人過去沒有在他家中做過客。記者問她，積克或在「滾石」合唱團任何一位團員是否在家時，這名說西班牙語的傭人搖了一下頭，然後用力把門關上。



左為「滾石」樂隊歌手積克，右為杜魯多夫人瑪嘉烈。

老夫少妻仍舊快樂

瑪嘉烈今年廿八歲，樣子長得很動人，她為杜魯多總理生育過三個兒子。她對釘著她不放的記者們說，這項謠言太荒誕。三月九日「滾石」合唱團的主唱歌手積克和吉他手伍德，結束加拿大的公演飛抵紐約後，瑪格烈也接踵而至。

瑪格烈在記者會中闢謠後說，她決不再在公共場合出現。

她說：「我受夠了。我討厭羣眾。」

加拿大總理辦公室早已先在渥太華宣布，取消三月廿四日杜魯多夫人訪問諾瓦斯科亞一個訓練心智殘障的人技藝的工廠。

記者問她為什麼要取消這次訪問。瑪嘉烈說：「因為我沒有興趣。」記者進一步追問時，她說：「因為我現在沒有興趣和你談話。」

記者問她和五十七歲的杜魯多的老夫少妻婚姻，是否仍舊快樂時。她說：「我很快樂。我對我的婚姻和生活沒有話說。」

杜魯多在渥太華說：只要瑪嘉烈去聽熱門歌曲演唱，就會引人注目，遭到物議。」

杜魯多並且說，他的夫人已取消了本月底的幾次社交活動，變成一個更神秘的人」

為了減少一些有關瑪嘉烈行蹤的聳動消息，杜魯多承認記者們有權報導他們夫婦的社交活動，但是「不應該無的放矢」。

杜魯多總理說，即使瑪嘉烈聽熱門音樂會或和「滾石」合唱團的人交往，而使他失去選票，他也不會阻止她的行動。

白髮紅顏貴婦怨

杜魯多總理在答覆記者詢問，有關瑪嘉烈到多倫多去聽「滾石」合唱團演唱後，飛往紐約去的問題時，非常鎮靜、沉著。

他說：「我很抱歉，但是我不希望她不去聽熱門合唱團演奏，或是到紐約去訪友。」

「滾石」合唱團的主唱歌手積克再度否認和杜魯多總理的年輕妻子間有任何曖昧情事。

積克打電話給各報說，他和瑪嘉烈「只是萍水相逢」。沒有任何特別的關係。

三月五日是杜魯多夫婦結褵六週年紀念日，但是杜魯多夫人卻獨自前往欣賞「滾石」樂團在渥太華市區舉行的一場熱門歌曲演唱會。

瑪嘉烈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五日秘密下嫁當時的風流人物，加拿大總理杜魯多。那時瑪嘉烈只有廿二歲，和杜魯多相差廿九歲，雖非白髮紅顏，卻是不折不扣的老夫少妻。

瑪嘉烈由年輕的少女一變而為總理夫人後，對一切事不習慣是可想而知的。而最讓她難以適應的是，她周圍的人都不是她這一代的年輕人，貴婦怨可說是其來有自。



瑪嘉烈（左）否認傳聞返回加拿大。

卡達母親

七十八高齡的卡達母親說，兒子當選總統，感到很快樂，但令她難過的，是和孫女艾美分離，因她從出生以後一直跟着她。她並說與兒媳羅莎琳相處甚歡，外間傳說她倆不和的閒話是無聊的。她談及去世的丈夫，是沒有種族混合與種族隔離觀念。她說卡達對某些事採取自由，對另些事則採保守度態，這點是跟她非常相像。

有位兒子在白宮當總統是一種什麼滋味？卡達是否還聽家人的忠言？卡特的七十八歲老母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訪問時，傾訴了內心的歡愉與心酸。

問：李麗安女士，在美國歷史上，極少數女士有資格說「我兒，總統」這句話，妳是否因爲有此榮幸而感驚訝？

答：「我兒，總統」！我不覺得太驚訝，因爲你必須瞭解他已担任四年公職。這件事情是逐漸在我心中形成的，因此他當選時，我沒感到太大的震驚。事實上，那時我正希望他當選。

問：這必定爲您帶來許多快樂——

答：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少快樂。知道他在白宮是一種快樂，知道他目前爲止表現很好是一種快樂，會晤到此來看我的人也是一種快樂。令我難過的是我和艾美分別了，她從出生以後一直跟着我。因此占美當選總統，在我說是歡樂與心酸兼而有之。

問：有人說總統是個不可預測的人，您的看法如何？

答：認爲占美當選總統爲不可預算的人，是他們自己疏忽了。他是個非常可預料的人，一點也不複雜，他有他自己一套。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他們就是無法相信來自大南方的一位花生農人會當上總統。

問：有人說占美．卡達「競選自由，執政保守」——

答：他對某些事採自由態度，對另些事採保守態度，這點我是太瞭解了，因爲我們非常相像。

問：總統幼年時，您是否注意到他有些什麼與人不同之處？

答：沒有。我的四個孩子在學校都是好學生，占美只是一個普通的小孩——沒有任何跡像顯示他想當總統，他的一生都以當海軍爲目標。

若論天賦聰明，應是他的姊姊葛羅麗亞。

問：占美是否從孩子時代就很上進？

答：是的，他一向如此。他參加辯論時希望獲勝．他打棒球時，每次都希望擊出全壘打。他雖未每次獲勝及擊出全壘打，不過他試過了。

問：總統說楊格大使是他的最好朋友。他年輕時有過黑人朋友嗎？

答：他求學時代一直都交黑人朋友。我們住在二哩外的鄉間，他的玩伴都是黑人。我們數哩之內沒有白人小孩。他和他們打球騎馬、釣魚。

問：占美決定離開海軍回家經營花生事業時，你的感覺如何？

答：他不是「決定」，而是必須。我們有個事業，而且占美的父親過世後，成年不好，雨下太多了。許多花生農人向我們買種籽與肥料，這些賬秋收必須收回。這是這裏的情形，是我們的事業。

問：你是不是鼓勵占美進入政界？

答：我不在意他走什麼路。他離開海軍回來了，拿起書本學種田。在他學會這些之後，我想占美厭倦了。他總想學盡他所能學的問題，他許多次對我說：「我不希望老得無法學習新的事物。」我認爲他對坐下來想花生等事情感到厭煩，因此出馬競選喬治亞州參議員。

在那時比利已長大，可照顧家裏的生意了。比利比占美更受農人歡迎，他更實際些。

問：比利和占美之間有沒有嫉妒的情形？

答：沒有嫉妒——沒有。比利說話坦誠，他是個很好的生意人，他十八歲結婚，他妻子那時是十六歲，他在海軍陸戰隊服役四年，退役後打算上大學，但未能如願。他太太那時正要生小孩，占美在生意上也需要他。

不管人們怎麼想，比利唸書和占美一樣好，而且他長得英俊。他很討人喜歡，農人與新聞記者尤其喜歡他。他唯一的問題是喜歡咒罵，喜歡喝啤酒——不過都是在休閑時。

問：據說總統沒什麼幽默感，是嗎？

答：這是人們對占美不瞭解的另一件事，我認爲他是有幽默感人的。在競選期間占美太緊張了，他可不是出去做小丑的，他對什麼事都很嚴肅。但在家時，他的幽默感就表現無遺了，他跟家中每個人開玩笑。

問：換個對象談吧！對於你和羅莎琳不和的報導，你有什麼感想？

的悲歡

陳獨塵譯

答：我們一直相處甚歡。那是我所聽到最無聊的話，不過我已告訴羅莎琳，對這種閒話你是能爲力的——置若罔聞最好。

問：談談你已過世的丈夫怎麼樣？據說你是家裏的自由派，他是保守派——

答：那是不知所云的人所講的話。我的丈夫已去世廿七年了，可是我知道他們所講的——「少數團體」。這是指這裏的黑人，因爲我們沒有其他的少數了。

我丈夫在世時，沒有所謂種族混合與種族隔離問題——我討厭這些字眼——在南方只有白人與黑人。黑人孩子生病時，我到他們家裏告訴他們怎麼處理，因爲我是一個護士。

他沒有像我一樣到他們家去，給他們藥，但他對每個人都很好。他以金錢支持我所作的事，接受它，並以它爲榮。你知道的，如果不是站在我這一邊，他不會出資購買送藥與衣物的。我一無所有；一切都是他的。

問：關於副總統的事，你和他談了些什麼？

答：那是他正接見可能的副總統人選的時候，他要求我每天早上過來看看他們。他說：「你不會告訴過我，你希望誰當副總統。」

我答道：「溫達．安德遜」（當時的州長，現在是明尼蘇達州選出的參議員）。他說：「爲什麼？」我對他說「因爲我昨晚見過他，他長得眞好看，談吐極佳。」

問：在特赦越戰逃兵方面，你建議他如何？

答：我沒有向他建議什麼，我們只是討論。他告訴我他的打算，我完全同意了。我爲做母親的設想，比爲做兒子的設想多。後來，我也想到他們已受夠懲罰了。

我進入和平團時，同行的有七十九人。他們多半是甫出校門的大學畢業生，有些還得了哲學博士學位，他們都是很可愛的青年，他們加入和平團，是爲了逃避徵兵。

因此我想我同情母親，也同情兒子。我完全相信特赦，但應有保留——眞正的逃兵不應特赦。不過這些男孩子，我想他們受的苦也夠了，我知道他們的母親也是如此。我同意占美的作法。

問：這些日子裏，你收到的大眾來信多不多？

答：每天二、三百封。

問：人們寫些什麼？

答：在就職之前，有一半人問：「請你把這封信轉交給占美好嗎？」不過，我沒轉給占美，他自己已經一天收到二千封信了。我會拆那些信，如果內容重要，我就交給施奈生——那時他是占美的左右手，讓他來判斷。

問：在今天，是否仍有許多人要你代向總統求情？

答：是的。我仍然每週收到一位邁阿美男子的一封信。起初他告訴我占美應作與不應作的事情，現在他告訴我占美作過的事情中，什麼應該與什麼不應該。因此我收到第三十封以後，就感到不耐煩了。我對他說：「如果你懂得這麼多，爲什麼不競選總統？」

問：這些信你回了沒有？

答：我回信了。在最近以前，我有一位秘書，但競選經費取消之後，秘書也沒有了。不過現在我又請了一位兼職秘書。我收到的信，多半都扔進字紙簍了。

問：總統將常回來普蘭斯休息休息嗎？

答：他將盡可能常回來——我想大概一年三次吧。他們聖誕都回來我這裏。去年聖誕我住院了，這使我輕鬆不少，我可以不必爲他們這一羣作早餐。

問：你自己何不競選公職呢。

答：在普蘭斯我什麼也選不上，每個人都知道我是自由派——雖然我眞正作過的只是說「要對黑人好」。我不想競選公職，不過我在這裏確有不少朋友。在我的教會裏，我知道有許多人如果我到別個教會去，他們會很高興。

問：你喜歡住在白宮嗎？

答：我喜歡偶爾住一段時間，我住過女王的寢室，漂亮極了——我想那是白宮內最好的房間。服務也好得很，我只要按一下鈴，就可以得我所需要的東西。

問：你常回華盛頓嗎？

答：不常。四月間我要再去一趟，可能住個幾天，不過我不會住很久。我不喜歡城市，我喜歡這裏，當我看到我的池塘，看到池裏充滿魚兒，我就高興無比。（譯自三月七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楊森長生秘訣

梅耐寒

楊森先生現年九六高齡，他一直是位傳奇人物，有人說他少時在峨嵋山得異人眞傳長生之術，又有人說他有家傳秘方製酒，使他老而彌堅，但這些說法他一一都否認，他說其養生秘訣是運動兩字。不過楊先生確是與衆不同，單說他早年妻妾兒女之多，便足稱「鐘鳴鼎食」之家，若體質不特異，無此可能。當楊先生八十多歲時，有人曾問他，你是楊森的兒子嗎？

異人指點．秘方製酒

「並世縱橫數勝流，將軍志業信無儔，八千雲月心同壯，九六春秋氣尙遒，盛績已昭山斗望，訏謨猶贊廟廊猷，天留耆宿共興復，禹域行看一戰收。」

這是總統府資政張羣送給渡過九十六歲生辰的楊森將軍的一首豪氣干雲的詩，楊將軍還是衆人熟悉的四川大嗓門：「眞太麻煩大家了謝謝你們。」

原來這是衆多四川老鄉爲他「老人家」暖壽，看他笑得這麼熱烈，矯健地來來往往於席間，他的眞實年齡應該減掉一半。

楊惠公幾十年來，一直是傳奇人物，有人說他年輕時在峨嵋山，遇見異人，得到指點，懂得長生術，有人說：他有秘方配製的酒，使他老而彌堅。

楊老將遇到別人問他這些問題，都笑笑回答：「沒得道理，沒得道理！」

養生之道．運動兩字

楊老將眞的一點不顯老，除了一頭灰髮，和面上刻劃的歲月痕跡，老將的腰幹挺直，步履穩健。

楊老將養生之道爲何？他簡短的說只有兩個字「運動」而已。老將軍在每日清晨五點半起床後，一定運動將近一個小時，或者在附近山林中散步，或者陪孫兒輩打打羽毛球，下午四點多，再作半個多小時的運動，不到流汗氣喘不停止，平時就常參加登山活動，譬如三月八日，楊老將曾攀登了以險峻爲名的「皇帝殿」。

除此之外，他的生活很規律，起居定時，清晨五時半一定起床，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到體協上班，下午睡個午覺，然後閱讀書籍，晚間欣賞電視與家人話家常，九時一定就寢，數十年如一日的持之以恆，也是最好的養生之道。

至於飲食，注重衛生之外，他並不偏食，也沒有特別的嗜好，素食、肉類皆來者不拒，偶爾喝喝茶、咖啡，烟酒却是不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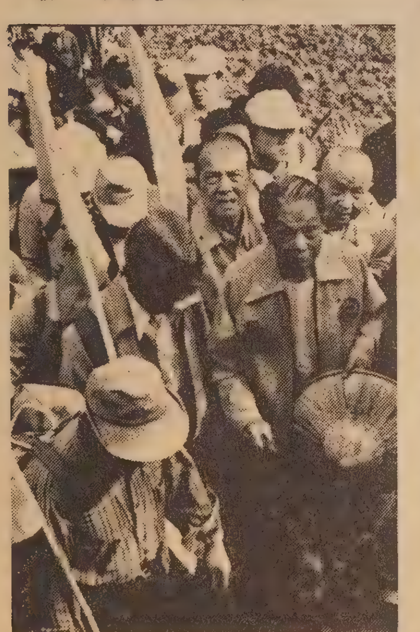
扶危定傾 與子偕行

楊老將九十幾年來，全部生活在「動」中，從登山、散步、跑步、打球，他仍然可以和年輕人一決勝負，登山時總是走在第一名，流了汗，他也不停，一面走一面掏出手帕擦汗，陡峭的羊腸小徑，滑濕難行的山路，都難不倒他。

他說：「動也有要訣，就是要出汗，要喘氣，運動時，呼吸急促，末梢血管循環加快，就可以幫助細胞獲得足夠的氧。」這就是他「長生不老」的要訣。

他也不喜歡大家爲他的生日這麼轟動，他撇撇咀：「九十六歲就是九十六歲嘛！有啥子稀奇嘛」

收集手杖是他次於運動的嗜好，昨日張資政送他的壽杖，使他的珍藏又多了一「杖」，手杖中有彎曲、直勻、扁奇、怪樣的不一而足，每支杖上都刻著字，如出自名書法家王壯爲的「旅遊賴安危仗扶持」，也有他自己刻的「扶危定傾，與子偕行」，每個字都充滿了感情。



九十六歲的楊森在登山途中。

不讓太太，年輕芳齡

老楊將越來越精氣爽朗，他把功勞歸於太太，他不諱言年輕太太的年齡，反而太太在旁邊推推他，不准他說。

太太送了甚麼生日禮物，他說：「太多了，吃的，用的，生日禮物沒啥子意思，最重要，她送了我『愛情』。」他的兒子、女兒、孫子、孫女、重孫也打賀電、買禮物給他，縱使老將軍沒有時間照顧他們，他們仍然尊敬這位老當益壯的父親、祖父、曾祖父。

惠公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做三十分鐘早操，或者打羽毛球，六點半吃早點，然後到全國體育協會辦公室，在那裏他不停地接電話，揮舞著毛筆爲朋友題字，忙得不亦樂乎，他雖然是名譽理事長，却實際地工作着，他說：「我從來沒想到退休兩個字」。

九十六歲的他很久以來就體會出恒永不變的哲理，做甚麼事都要兩個人一起做，所以早上的運動，下午的訪友。三餐，晚上看書，都要太太陪着，他說：「很多人都很羨慕我呢！」愛情，眞是年輕人的專利嗎？惠公要否定這句話。

星期假日．必定登山

每個星期天，他必登山一次，因爲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和新陳代謝，他對目前年輕人常常「創造」山難，覺得太可惜了，希望他們要理智地，不能冒險犯難，他說：就像大壩尖山，我都能登上去，有充足的準備，你們年輕人怎麼可能會爬不上去呢」

去年他九十五歲時，中華健行登山會爲他在南港山頂選了一塊較凸出的山峯，他登上去，在一塊巍然巨石上，親筆題出了「九五峯」。今年他又要領導很多年輕人，登上木栅附近的「德高嶺」，象徵他的德高望重，更是名至實歸。

四川老鄉張大千曾經送給他一幅畫，上面題著的一段詩，最能表現他悠遠的心境：「是翁髮鑠八十六，投林巍然據玉峯，今人古人齊下拜，咸知老子信猶龍。」

張資政、楊將軍和張大千雅號「蜀中三老」，各有不同的成就，悠然的心境却是三人同樣嚮往而能互相體會到的。

百歲誕辰．環遊世界

楊老將希望他的百歲壽辰快點到來，他計劃過了百歲後帶着太太環遊世界，在每個風景美麗的地方住上一段時間，他使勁地點點頭：「我會達成我的願望」。在楊老將的庭園裏，桂花飄香，楊老將說，平時他就喜歡享受這種園林之樂，論嗜好，他說他喜歡讀書，尤其是新知識方面的書。他的家人告訴記者，老將軍每天讀書兩個小時，常看些理工方面的新書，聽得大家咋舌，對於楊老將求知慾的強烈無不感到衷心佩服，以九六高齡而仍志於學，眞是印證了一句話：「活到老學到老」，這就是楊老將的精神！

沙王的空中宮殿

美國總統卡達，日前搭乘一架取名「世界末日」的緊急指揮機，從華府飛回平原鎮渡假。他衣錦榮歸，固然引起故鄉父老的欽羨。但是，這架屬於核子戰爭時期使用，經過改裝，沒有窗戶，滿是特殊通飄裝備的七四七巨型巨無霸飛機，却是舉世矚目。

除開卡達成爲第一位乘客的政治意義不談，單是這架飛機的價值就高達一億美金，足以令人咋舌。

但是，美國富甲全球，並爲西方國家盟主，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觀點來看，美國總統使用這樣一架高價值的飛機，也並不爲過。

當今價值僅次於「世界末日」的一架七四七飛機，是沙地阿拉伯國王哈立德花費六千萬美元建造的「空中宮殿」。這一架在改裝過程中，比建造軍用飛機的保密程度還高的飛機，設有國王御座機艙，並有最新式的空中手術室，內部採用民航機的裝備，目前正在美國洛杉磯準備飛行。沙王這架私人波音七四七噴射機，將是世界上唯一一架價值近億美元的座機，無疑也是一座極端豪華，長着翅膀會飛的「空中宮殿」。

依據這架空中宮殿的初步圖樣設計，顯示出每一處都經過了精心設計，牆上裝飾着壁毯，地上舖的是手織的地毯，手工雕刻、鑲嵌珍珠的桌子等，全是當今一流價格的高級家具。飛機前端內部的陳設，則完全符合波音七四七商業客機頭等艙的水準。

安排沙王寶座的位置，頗費一番心思。他的座椅，依例要在高出他的僚屬廷臣的坐位之上。如何在有限的機艙高度內，讓人覺得沙王「高高在上」，必然是設計人員的重大考驗。再上一層，就是一般酒吧的部位，也就是預定作爲聯絡中心的所在。

在這座空中行宮的中艙，是國王餐廳和美侖美奐的寢宮所在。所有陳設，全屬精巧中的精巧，浴室的裝飾，更是無比舒適、華麗，盥洗用具除了裝設金質水龍頭外，浴盆浴缸等的設計，在形式和品質上，都符合時髦而舒適的原則。

這座令人目眩的「空中宮殿」，將設計成兼具有最新式醫療緊急使用的設備。大家相信，若遇緊急情況，沙王的御醫，會在飛機全速飛行狀態下，隨時爲他進行心臟手術。機上工作人員所佔的空間，與一般航綫的飛機大致相同。廚房設在主機艙下，裝有自動式輸送食物的系統，原先構想裝置一隻在極短時間內，就可完成烹飪全席的快鍋，最後終因不切實際而作罷。但是將裝置一個貯存水果的大型空氣調節艙，可儲藏四時所產水果這種供應無缺的構想，是會實現的。

吃統戰飯的齊燕銘

這個脖子上掛着大名牌，雙手被反剪，跪在地上，頭髮被揪着，一臉痛苦無比表情的人，叫做齊燕銘。從照片上看，他頭髮青，面皮嫩，好像不過中年，其實他年紀跟周恩來不相上下，被整成這副樣子時，已是年近古稀的老漢了。

在中共政權建立之前，他是吃統戰飯的，在北方拉過不少人下水，「功勞」不小。因此，一九四九年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時，他竟是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伯渠等共黨大頭頭同列的「共產黨代表」，他們幾個人照相時，他雖然是站着，但在中間；毛澤東雖是坐着，在旁邊。可見當時他的份量。

中共政權建立之後，他的正式職務是「政務院副秘書長」，主管人事，那時所有的靠攏分子，要想在中共政權中分半碗冷飯，都非拜他的山門不可，即使攀得上毛、劉、周、朱等大頭頭關係，至多也只能拿到「介紹信」，最後還是得看齊某的顏色。因此，他不免飛揚跋扈，把中共內外的人都得罪了不少。

中共「政務院」於一九五四年改稱「國務院」後，成立了「人事部」，主管原來由齊掌管的工作，他沒當上「部長」，而被從「副秘書長」改調爲「文化部副部長」。當時的「文化部長」沈雁冰（即茅盾），不是共產黨員，當「部長」是擺看的，實權在「黨組書記」手中，這「黨組書記」，正是齊燕銘。

中共「文化部」管得很寬，所有「意識、形態」部門的東西，如文學、藝術、電影、戲劇等，莫不屬於它的職掌範圍，雖然上面有中共「中央宣傳部」管「政策」，但具體的行政事務，仍然由它來管。毛澤東對「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東西抓得很緊，他主要是透過他太太江青，來挑「文化部」的毛病，江青自命對於文藝是「拿手」，很想挾毛澤東以自重，叫齊燕銘和中共「文化部」的另外幾個頭頭如夏衍、石西民、劉白羽、陳荒煤等聽她的，可是，這些人都清楚江青的底細，根本瞧不起她，不但不尊重她的「指示」，連她攪所謂「革命樣板戲」也不支持，甚至使她在文藝界沒有任何地位。這樣一來，江青自不免懷恨在心，毛澤東也覺得太丟面子，而記下了齊燕銘等人的黑賬。

毛澤東的「三面紅旗」闖了大禍後，反毛的文藝作品到處出現，中共「文化部」對此並未嚴加檢肅，而是採取同情、放任的態度，以致毛澤東恨得要命，親口罵它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並說了許多常非難聽的話。凡是瞭解毛澤東性格的人，都知道毛

黃蘭「削髮出家」宣傳騙局

曾經「看破」紅塵削髮爲尼的黃蘭，透露了一段不爲人知的出家內幕，由於她的失蹤到削髮出家，都是一個「騙局」，她說她自己是此一騙局裏的「被害人」。

提及這段出家經過，黃蘭說：她受刺激、內心痛苦是眞的，但從未有出家當尼姑的念頭，這次的「落髮」事件，只是一場戲，是爲了宣傳，於是有人爲她想出了「出家」的花樣，以威脅利誘的方式，將她的頭髮剃光，演出一齣「出家」的「戲外戲」。

黃蘭說：這齣「出家」戲，並非她心甘情願主演的，而是像一個傀儡似的，被強迫出場的，可是在她被迫「削髮」，又被「押解」到板橋祥光精舍之後，眞的想出家當尼姑時，却又強迫她還俗，事後又百般威脅她，使她痛苦不堪。

這個「騙局」使她剃掉了一頭美麗的秀髮，同時也矇騙了同情她的廣大的社會羣眾。

兩個月前，當黃蘭看破紅塵而「削髮爲尼」的消息傳出後，曾鬧得滿城風雨。

有人說，那可能是一種宣傳，也有人說，也許是眞的，因爲黃蘭把頭髮都剃了，又哭的好傷心，

究竟，黃蘭削髮出家，是不是宣傳？當時，因爲沒有得到她本人的說明，沒有人知道到底她是在演戲要頭攬宣傳呢？還是眞的？

黃蘭在接受筆者訪問時，肯定的說，她這次削髮出家，不但是噱頭，而且是被強迫的。

提及今年一月間她「削髮出家」的事，黃蘭未語先流淚，嗚咽不成聲。

在這個騙局裏，黃蘭雖然扮演的是女主角，但她說：「不是出於自願，而是受到威脅利誘」。

據黃蘭說：這樁騙局的形成，是爲了宣傳，有人告訴她，必須製造一些花邊新聞。黃蘭說，起初有人要她找人打架，被她拒絕了。便又決定表演「失蹤」。

黃蘭說，第二天，元月十三日早上，黃蘭帶着化粧箱，幾件換洗衣服，日記，四十粒安眠藥，準備先到新竹玩幾天，可是這樣失蹤不夠精彩，如果「落髮出家」更妙。

黃蘭說，爲了攬宣傳而剃去一頭秀髮，她當然不肯，但有關人士說，此事由不得你，而且「剃了頭髮，很快就會長出來的」，於是，黃蘭就被挾持到峨嵋街一家女子美容院。

進門之後，黃蘭乘其不備，跑了出去，剛到門口，就被發現，又將她挾持到另一家男子理髮店，一會兒工夫，黃蘭的三千煩惱絲，已被剃得精光。

黃蘭說，挾持她的人說：「從今天起，

目前大陸變局

鄧小平復出的傳說，甚囂塵上；有謂其將出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有謂其將出任「國務院總理」。這些消息，自然不是空穴來風，從「四人帮」被捕之後，各種跡象都顯示鄧系的勢力在逐漸抬頭。不過，我們始終覺得鄧小平今後在中央集團中佔什麼地位，並非問題的癥結。應該特別注意的，則是鄧小平路綫，是否不同於華國鋒路綫；鄧小平、華國鋒路綫，是否不同於江青等「四人帮」路綫；鄧小平、華國鋒、江青路綫，是否不同於毛澤東路綫？這才是眞正的關鍵所在。

華國鋒繼毛死亡成為中共集團的大頭目，是因為他採取了「擒賊先擒王」的非常手段，一網將江青等「四人帮」置於牢獄之中；他得勢之後，一方面要羅致「四人帮」罪行，一方面又得維持其繼承毛的正統地位，這一矛盾，不管中共宣傳機構如何善於編製謊言，都難自圓其說。

實際上，自毛澤東病入膏肓之後，江青等挾毛以令共幹，所謂毛澤東思想路綫，即已經完全破產；我們並不否認毛集團中，自竊據大陸始，即有在對內政策上，採緊縮與膨脹的爭論，但毛澤東認為那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獲得調和的。但是，江青指責鄧小平的是企圖「復辟資本主義路綫」，而華國鋒竟同樣「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江青的罪狀也成了「私通外國」。實在說，決定與「資本主義」國家打交道，私通外國的是毛澤東本人，可見這是其國際統戰的策略運用，江青如此，鄧小平如此，華國鋒亦莫不如此；因此，嚴格地講，毛澤東死後中共集團目前已缺乏一定的政策方針，誰上台，都只能就其個人權力的利害關係來作對內、對外政策的運用，即使對美國、對蘇聯，都隨時可能發生突變。

思想路綫既無法維繫這個集團的統一，於是派系的勢力消長，就成為北平這個象徵性領導圈的起伏關鍵；鄧小平與二野、三野頭目具有深厚關係，如果他沒有華南軍事頭目的撐腰，決不可能兩度被鬥，兩度復起；以前，毛澤東曾一度重用過「湖南系」幹部，可是湖南共幹並不對毛澤東忠心不貳，劉少奇被鬥，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厥後，黃安系與西南系的老幹部，暗地互通聲氣；這就形成了毛死後，黃安系的李先念出頭，西南系的鄧小平隱然成了中心人物；華國鋒在這樣微妙複雜的情況下，被他們推在最前綫，說他是幸運也可以，說他將成為這爭局的犧牲者，也並非臆測之詞。因此，如果鄧小平復出已成定局，而他的職務是「副主席」或「總理」，那末，這場鬥爭，華國鋒反而退居到了第二綫，最尖銳的將是地方軍事頭目，各為自己集團的利益站到第一綫來，那就要看誰的眞刀眞槍，可以壓倒敵對的一方了。

余秋人

蘇諜色誘挪威女子洩密

在奧斯陸挪威外交部[illegible]邊，六十四歲的哈蕙克，是一個高效率的和慈祥的圖書館員。身材瘦削，白髮滿頭，眼睛畧帶憂愁，在那裏是一個慣熟的和受信任的人；她已在那裏工作了二十年，以前曾在莫斯科的挪威大使館服務十年。她的職責的管理及毀滅法律文件，其中有些是秘密的——這工作是她勝任愉快的。

去月的一個晚上，哈蕙克的工作突然停止。在奧斯陸郊區的一條有雲的小徑上散步，停下來與一個衣着保守的男人講話。突然間，叫嚷聲冲破黑夜的空氣，狂奔的男人從後邊的森林出來，其他的從駛過的士跳下。他們快速把那個與哈蕙克談話的男人摔倒地下，使他不及取回交與哈蕙克的一個盒子；他們並把哈蕙克押返監獄。她後來承認，她在外交部服務的三十年中，有廿七年担任蘇聯間諜。

哈蕙克被僱為一個蘇聯「潛伏分子」顯然係因她與蘇人熟識——特別是男人。在一九三零年代，她的第一事件是無邪的——它牽涉一個逃難的蘇聯藝術家，他離開她時已使她能夠講流利的英語。後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哈蕙克受僱於挪威解放軍為女護士，彙那些被納粹囚禁於當地戰俘營的蘇聯戰俘作譯員。在那裏，她認識及愛上了另一蘇聯人，這回是一個被囚的士兵。

在奧斯陸的調查人員猜測，在哈蕙克的蘇聯情人獲釋返國後，她成功的請求調駐莫斯科的挪威大使館，但那蘇聯士兵被恐嚇要被囚禁（被認為貞忠有問題）。蘇聯特務局表示可以幫助她，答應保護這個士兵，如果她在大使館裏給他們一些方便。哈蕙克從未再看見她的情人，但她已被蘇聯特務局糾纏着。迄一九四九年，當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哈蕙克已簽署了一間諜合約。為補償她的失蹤情人，她於一九五六年被調返奧斯陸之前，最低限度找到另一個俄羅斯男子。

夠諷刺的，一九六五年，挪威於一個蘇聯特務的離異分子說出，蘇情報人員於一九五零年代怎樣從挪威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女僱員收集情報後，拘捕及審訊一個犯間諜罪的婦人。但挪威當局抓錯了人——一個名叫英吉寶．李格倫的婦人——結果因為錯誤的拘捕而賠償她五千七百美元；而哈蕙克繼續她的工作。幾年後，當挪威外交部官員開始注意蘇聯外交官員們似乎獲悉挪威對歐洲社會會員國地位的態度時，再生疑心，挪威反情報人員嚴密監視在奧斯陸的蘇聯外交官員，最後查出布林西巴洛夫與哈蕙克會面。追查了這對男女幾個月，他們終於拘捕了他們。

李凱詩譯

中共的復員退伍軍人（下）

錢希川

中共對待殘廢軍人，是不按照其所制訂「革命殘廢軍人優待撫郵暫行條例」，也不根據客觀環境事實，完全是以政治需要來作決定。因此，許多成份不好的殘廢軍人，根本不處理安排其生活，任由他們自生自滅。由於中共對轉業軍人採取漠視態度，使他們感到不滿和絕望，所以結集起來，到處滋事，製造武鬥。他們是當前中國大陸嚴重的社會危機四種人之首。

殘廢軍人生活苦

南昌轉業軍人鬧事當局並未抓人，因一般年輕共幹見到這些殘廢軍人就軟下來了。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一日，江西革委會副主任白棟材及李廣仁，于南昌舉行「支援罷鄧升華」會議後，行經「八一」大道時，被三千多名殘廢退伍軍人及農村老幹部截攔，要求解釋「什麼是修正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並將白棟材打得頭破血流，李廣仁則被推倒在地下亂踏。另有三輛小汽車被毀，結果共軍出動裝甲車始告解圍。一九七六年三月以後，由各縣前往南昌市的殘廢軍人及老幹部（退休或被整在農村者）數千人，因他們是「蘇區」老黨員，所以「公安局」不敢干涉他們，他們個別活動時，在臂章上寫自己的名字，並把什麼時候入黨，什麼時候參加工作，曾經担任過何種職務都寫的一清二楚，使南昌市的小暴動經常發生。這些事實，說明共黨並沒有運用所謂撫郵和救濟事業費來解決殘廢退伍軍人生活上的困難；而所謂「烈」、軍屬補助費和復員軍人補助費，更沒有用在「老根據地」。

中共對待殘廢軍人除了要上述的花招以外，在所謂評殘的問題上耍的還有一套，那就是降低殘廢等級，甚至不承認殘廢軍人優待撫郵暫行條例」，規定殘廢等級為：特等殘廢（也就是勞動能力全失，且必須有專人照料者）一等殘廢；二等甲級、乙級殘廢；三等甲級、乙級殘廢四種，但共黨實際在評定殘廢等級的時候，既不根據條文規定，也不根據客觀事實，完全以政治需要來作決定。

踢掉成份不好的轉業軍人

中共「兵役法」雖有服役年齡的規定，但事實上共軍復員退伍並不按照規定辦理，完全依當權者的需要來決定，因此被迫退伍的人，有時很多，有時很少，以致造成共軍復員退伍軍人的滿懷怨憤。而共黨辦理這種退伍，大多事先不讓退伍知道，完全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如：

一、彭、黃事件，羅瑞卿事件，林彪事件中，凡被認為思想不純，歷史成分不好，政治背景有問題者統統被迫退伍，一腳踢開，或遣送邊遠荒僻地區勞改，或送「五七幹校」長期關管。

二、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這一段期間，中共認為共軍部隊中反文革的人很多，於是大量辦理退伍工作，只要是他們認為有問題，不積極的，就統統趕出部隊，回鄉生產。

正因為這樣，事故就不斷發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間，廣州市火車站、太平路、交易會會場及流花館一帶出現署名「三軍聯合會」之大字報，就是「文革」期間被撤職的共軍幹部以及一九七二、七三年被迫退伍的復員退伍軍人組成的。「大字報」的內容是要求「平反」、「還我清白」、「恢復原職」；或要求補發附加工資等等，而被指為「林派」的許多復退軍人，由於轉業後遭受地方幹部歧視，更經常集會請願，並發出不惜流血之聲明。

張貼大字報大吐苦水

中共對於復員退伍軍人，曾訂所謂「關於軍隊幹部退出現役問題的決定」。規定退出現役的排以上幹部，基本上都作轉業處理；根據地方工作需要和本人條件，由中共分配到機關、團體、學校、工礦企業、農場工作或從事勞動生產。也曾訂定「關於處理義務兵退伍工作的規定」等等，確定「應本着從那裏來回那裏去的原則進行處理。」即：「入伍時原是家居農村或者城市郊區的農民，退伍後都應當回到原住居地區參加農業生產；入伍時原是機關、團體、企業、事業等單位的正式職員或者工人，退伍後要求工作單位應當在兩個月內安排他們的工作；入伍原是學校未畢業的學生，退伍後要求繼續學習而本人又符合學習條件的，原學校應當在他們退伍後的下一學期開始准予復學」。中共這些規定，由新種種政治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實際上並未執行，致使復員退伍的幹部、士兵都得不到適當的安置，不是失業流落，無以為生，就是備受迫害，不得不起來反抗。如——

一、廣東潮安地區委會及人武部，據說自一九七三年起奉中共中央「指示」，不僅排以上的幹部，就是團級營級的復員退伍軍人，也不安排工作了

。這就引起這一地區復員失業軍人以及不願惹下鄉當農奴的一些人，經常糾眾鬧事，張貼「大字報」、「大吐苦水」：「衣食無着落，年齡三十，光桿過一生」，「要求政府向人民負責安排復退轉業軍人的工作」等等。

二、一九七五年三月中旬株州市與衡陽市復退軍人五百餘人，因未獲得適當安置，生活困難，就在株州火車站集體臥軌，使粵漢鐵路一時受阻無法通車，公安局派出大批民兵趕往現場加以制止，但這些復退軍人並不理會，且對民兵說：「同志們，我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此一情况延至北平當局電復這批復退軍人，准許派出代表五人北上請願，始結束抗議臥軌行動，嗣後不但五名代表下落不明，「國防部」還下令逮捕這批鬧事的復退軍人三十多人，認為這完全是起因於他們的挑撥策劃。

三、雲南騰衝復退軍人二百多人因未安排工作已有一部分至盈江購買鴉片，運往騰衝及昆明販賣，在騰衝每兩可售人民幣二十元，昆明每兩售一百元，其中有百分之三十因畏罪逃往緬甸。

四、一九七五年二月，共軍十一軍三十二師九十五團復退軍人八百餘人，踞雲南保山太寶山下，因未安置工作，致流落農村，生活無着，其中百多名外逃參加緬共。

五、廣東汕頭地區復退軍人多被配到基層工作，因待遇過低，無法維持生活，於是非法牟利；勾結地方幹部出售公社或公安機關的證明文件，供走私者從事黑市買賣以及跑單幫之用；經常不參加所謂集體勞動，攪私人的副業活動；操縱組織小集團，專門搶刦過境共幹。這些人認為共黨迫害他們一丈，他們還報一尺是天經地義的事。

不滿現實到處滋事

中共對於復退軍人的所謂安置事實上却是極盡奴役之能事。換句話說，就是在軍隊裏利用了一段時期以後，還要榨取他們的勞力，為他們寡頭統治者累積財富，以下列舉的事例，就可以看出中共對復退軍人的眞面目。

一、一個退伍老兵張文忠，已經六十六歲，患有關節炎、肺結核和高血壓等各種疾病，中共還要驅迫他「帶着老伴、孩子和一個舊柳條包和在延安親手縫製的舊提包，到北大荒」去幹苦活。

二、參加所謂「抗美援朝」的廣東番禺復退軍人，被勒令回鄉種田，春夏雨季每天勞動十二至十四個小時，秋冬雨季每日也勞動十個小時以上，每天只獲得人民幣四角五分，一個月還不到人民幣二十元，食不飽，穿不暖。

三、江西靖安縣復退軍人轉業後多被分配到農村參加所謂勞動生產，因受地方幹部欺凌常常發生糾紛。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四日，該縣姚埠生產大隊復退軍人黃細坤，一九七四年九月由海軍退伍，因要求調往機關工作，受該大隊黨支部書記楊才生嚴厲批評，就偷了民兵一支手槍，把楊打死，然後自殺。

四、一九七六年二月，廣州市各大工廠為了壓榨復退軍人的勞力，逼迫他們帶頭在超額生產的情况下超時工作，造成復退軍人與工人的對立，中共為了進一步控制復退軍人，還組織「工人糾察隊」，驅迫工人監視復退軍人，使復退軍人為了生活不得不接受奴役。

五、一九七四年「八一」建軍節，「中央軍委指示文件」規定：對市區閒散轉業軍人強制下鄉參加勞動生產，對下放農場之轉業軍人嚴加監督，管制勞動；對安置市區工作的轉業軍人，有不滿現實者嚴加管制；對滋事者，列為鎮壓對象處以重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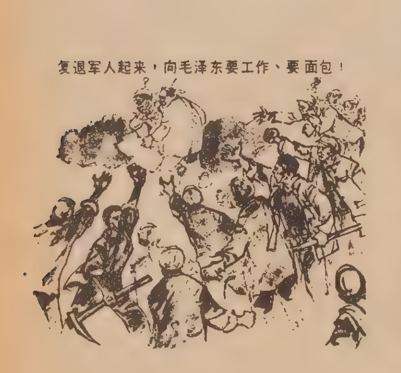
轉業軍人心腹大患

以上所敘述的這些事實，歸納起來可以區分為七項：第一是中共藉黨作幌子迫害復退軍人和現役軍人；第二是中共強迫共軍超期服役；第三是復退軍人待遇菲薄；第四是中共不顧殘廢軍人的死活，讓其自生自滅；第五是中共對復退軍人不作適當的安置，甚至不予安置；第六是中共強迫軍人退伍，不按照一定的制度辦理復退工作；第七是中共對復退軍人長期奴役。

這些事實，就逼使復退軍人走上反共的道路。當然，問題的嚴重性還不止此，而是復退軍人量的增加與質的不斷變化，給予中共政權的信任已澈底破產，對任何法令規章都不可輕予信任。綜合來說，大陸上不論軍民，在內心深處都對中共政權已完全絕望。

我們知道，當前引發中國大陸嚴重的社會危機的有四種人：第一種就是復員退伍軍人；第二種就是下放知識青年；第三種就是工人；第四種就是災區的災民。這四種人在大陸上同時存在，由於人多、面廣、勢大，而且與中共政權之間矛盾複雜，既是生活鬥爭，又是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甚至有時還發展為武裝鬥爭。而復退軍人的滋事，對其他三種人都是一種鼓舞，其他三種人的滋事，又為復退軍人的反抗提供了社會基礎和客觀條件。這樣，就很自然的促使這四種人，甚至更多的人結合。如去年六月二十日前後，武漢地區曾有三千多名反共鬥士，襲擊中共的公安機關、搶燒黑材料，與公安人員發生激烈武鬥，就是復退軍人、下放青年、「通緝犯」、「盲流份子」、「黑人黑戶」及已被批鬥定案的基層共幹所組織起來的。

在我國歷史上，每逢這種局面出現，小則關係到一個地區的混亂，大則關係到一個朝代的存亡。而中共當前所面臨的，除內部的權力鬥爭之外，就是這種鬥爭不休而又極為深刻的社會危機。要解決，沒有這種能力，解決不了；要清除，牽涉面很廣，清除不完，這就成為中共政權必然滅亡的毒瘤。



肅順獲罪被誅經過

胡茂之

關於晚清慈禧太后殘殺宗室如肅順等人一案，近年頗多刊物記載，大半不盡不實。筆者特搜集有關資料，摘要迻譯，以饗讀者。

敢於任事升遷甚速

按肅順，鑲藍旗人，字雨　，鄭親王烏爾恭阿第六子，瑞華之同母弟也。由應封宗室，於道光十六年授三等輔國將軍，委散秩大臣，十九年充前引大臣，廿四年命在乾清門行走，廿九年授奉宸苑卿，三十年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至咸豐帝即位，因其兄瑞華（襲鄭王爵）曾受道光顧命之故，得擢升內閣學士兼副都統，帝以其敢於任事，漸响用之。

咸豐二年，以捐助軍需，下部優叙；三年授正黃旗蒙古副都統，獲軍統領鑾儀衛使，充對引大臣，稽察內七倉；並充考筆試帖式閱卷大臣。四年授御前侍衛，正署紅旗滿洲副都統，旋升工部侍郎，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遷禮部左侍郎，署鑲白旗獲軍統領，五年正月，以揀選正藍旗雲騎尉遺缺，呈請襲官家譜錯誤，降二級留位，四月授左翼前鋒統領，以籌辦巡場，下部議叙，並獲選德顯皇后梓宮禮成，賞戴花翎，尋調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六年署都察院左都御史，七年正月實授，旋署正白旗蒙古都統，及正紅旗漢軍都統，兵部尙書；七月授正白旗漢軍都統，八月升理藩部尙書，竟大考繙譯翰詹閱卷大臣，賜紫禁城騎馬，並充經筵講官。

八年二月起，歷充查城大臣，崇文門副監督，其時順貞門不戒於火，肅順以撲救出力，乃加一級，署工部尙書，調禮部尙書，管理理藩院事務，旋充武鄉試監射大臣，調戶部尙書。九年九月起，歷任考試繙譯助教閱卷大臣，署正白旗，繙譯鄉試正考官，稽察溝渠河道大臣及後扈大臣等職。十年正月，授御前大臣充經筵直講，三月署領侍衛內大臣，旋奏參官吏所官吏交通，請褫關防品外郎景雯等人之職，並查鈔各官吏家產備抵；五月充經管內務府大臣，七月管理上駟院署鑲紅旗漢軍部，尋調鑲黃旗漢軍都統，命以戶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入値內廷得聞機務了。

輕視旗人敬重漢人

由於肅順才氣開朗，勤於任事，遠勝於端華，載垣等二王之上，咸豐帝稍與端王下事，多能迎合意旨，於是爲帝所喜，正如王闓運的詩句所說：「二王不違政，順乃頗敷腴。」但論政則襲申韓法家之緒餘，以嚴爲尙，蓋欲承帝意以求起積弊於衰靡之世，所以咸豐帝非常信任他，遇事均與肅順相謀，而軍機大臣遂致拱手聽命伴食而已。相傳肅順任部院時，對於所屬旗籍司員，多數被他役使若奴僕；對漢族司員則較謙恭；且經常表示：「咱們旗人混蛋多，懂得什麼，漢人是得罪不得的，他們那枝筆厘利得很！」是故漢人中有才學者多爲他所延攬，以收物望，如滸嵩燾、匡源、高心夔、陳孚恩等是。他的兒子就讀，亦延聘漢人龍皞臣爲師。

咸豐九年湘潭王闓運至京，他是龍皞臣的老友；肅順有機會得見闓運，晤談之後即激賞其才華，並欲沿八旗習俗約爲異姓兄弟，且擬爲入貲爲郎。一時未獲闓運允許，但肅順對王的印象極佳。其後某日，浙藩饋肅順五十金，即以轉贈闓運，肅順待闓運可以說懇切之至。同時與肅順有交往的許多漢人，在肅順府中飲酒作樂，也多半不拘形跡。因此，闓運有詩曰：「尙書賜第花櫂瑜，醉翻酒盞相歡呼；盛胡俳優喧坐陽，徐郎屈膝請爲奴；就中龍黃較淸穩，當筵未肯污茵裾。」當時情況歷歷如繪，由是可見肅順敬重漢人的一斑。又「青鶴雜誌」第二卷第二期的「淸世說新語」識鑒類有云：『肅順優禮賢士，而又有知人之鑒。

王闓運初在肅幕，自肅報聘俄羅斯使，肅蹙額曰：「那可甘粗使？」其言外之意似認使者爲粗官，王爲文學長才，恐終非所願爲也。』而薛福成的「庸盦全集」中也說：『肅順平日與坐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國藩）之識量，胡文忠（林翼）之才畧，極傾心推服之。咸豐十年兩江總督出缺，帝欲用胡文忠繼任，而肅順則以曾文正以薦，並謂：「胡林翼在湖北措注裁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帝如其議。』

救左宗棠奏斬柏俊

肅順爲人正義，以嚴爲尙，但於曾、胡、左等，則往往加以維護。例如：

咸豐九年，左宗棠因事爲人所誣指，湖廣總督官文又嚴劾之，廷旨敕下官文密查：「如左果有不法事，可卽就地正法。」肅順以此事語高以夔，轉輾由王闓運傳之郭嵩燾，聞訊大驚，乃挽其同值南書房的編修潘祖蔭爲之上一疏，謂「左君去，湖南無與支持，必至傾覆，東南大局不復可問！」咸豐因此問肅順，順除贊左之外，並進言：「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官文遂不再追究，且設法銷案。季高自後功業得日盛，實始於此一禍福轉移之間。

肅順奏斬柏俊一案，也是驚天動地的。由此咸豐八年順天鄉試揭榜，發現有旗籍滿洲平齡中式在前十名，而平齡素嫻曲調又曾在戲院登台演唱者，於是輿論大譁，謂優伶亦得中高魁了。既而有御史疏劾平齡墨卷不符，請特覆試，奉硃諭派載垣、端華、陳孚恩等查辦。經廉得是科主考官柏俊之門丁靳祥實賞爲平齡經營使其中式，且牽及柏俊之妾；而主考官程庭桂的次子亦曾遞數「條子」。載垣、肅順等因先請革柏俊及程庭桂等職，並逮訊其他人犯廿餘人；復又力奏以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咸豐亦欲除積弊，遂從其議：將柏俊及平齡等七人處斬，其他諸人則革職治罪。

科場一案既告結束，而戶部舞弊案又接踵而來。先是：戶部奏定設立乾字官號四處與五宇字官號，經管收發兵餉等欵。嗣派員覆對寶鈔處五宇號欠欵；肅順奏請查辦。至是復奏清結五宇字官號，司員曚混辦稿，將官欵化爲私欠，請將司員王正誼、李守愚、李壽蓉等十餘人褫職，商人張兆砞等革職嚴訊。一時司員商戶等被鈔沒者數十家；並請嚴究失察之戶部各堂官。正訊辦間，戶部忽告失火，延燒北檔房司廳俸餉處八旗司，肅順認爲必有別情或係冀圖滅跡，乃請嚴懲不貸。

故此，廷臣對肅順憎恨，其後更大刀闊斧，革除奢華，不遺餘力。王闓運有喻肅順之句云：「自喜忠國謀，五宇算錙銖。」其用心良苦，但當時人們久處祟綱廢弛之世，上下容隱，因循苟且，積習已深，畧受拘束，反怨其盈枉，卽有識者亦謂：「昔歲科場，今茲儲庫，屢興大獄，亦非國家之福也！」因之，樹敵日多，人言藉藉，對肅順均有懷恨心。

慈禧對肅順的宿怨

尤其一再奏請減少八旗俸餉，更使滿洲人中對肅順均起怨謗，而其老友郭嵩燾評肅順之記載則說：「肅尚書之才美矣！其用心在起積弊而振興之，亦可謂勤矣！某在京三年，推求國家之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大之失，顢頇之失也！寬者宣聖之明訓，國家積累之至仁，烏可輕議哉？今一切以爲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塗飾也。於所事之利弊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某竊獲憂之！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爲顢頇一也。……」這對肅順之爲人及其柄政府的措施，固有持平之論。但這位以嚴爲尙的肅順，對人對事却也未免操之過急，怪不得後來怨謗之所集，過咎之所歸的。

肅順不僅對朝中大臣毫不寬容，甚至於宮中后妃的需求，也有了嚴格規定，以是均起怨言！由於咸豐十年八月間，英、法聯軍逼近京畿，迫得文宗（咸豐帝）北行的時候，肅順以鑲黃旗漢軍都統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對於行宮所有事務，無論巨細，都由他親自監理。據「越縵堂日記」指出：「倉促間，供張莫辦，途中僅稍供御酒肉；但后妃輩則不得食，致以豆乳充飢，及之熱河，當地都統道府呈進猪、羊、雞、鴨各二十頭，全供御膳，未能分，賞而庫欵不繼，隨扈兵丁口粮亦時告缺，肅順總管內務府印鑰，不能不有所權衡，故后妃輩遷怒及之。」又說：「抵熱河後，各處進呈鹿肉、羊肉、鹵、蝦、帝以之分賞時，例必有皇后，而常不及懿貴妃，帝竟如何，不可得知，然懿貴妃以是益惡內府大臣肅順，固人情之常也。」

所謂懿貴妃者，卽指慈禧太后而言，他係穆宗（載淳）之生母，滿洲鑲黃旗人，姓那拉氏，穆宗立，尊爲「聖母太后」，上尊號曰慈禧。她的野心勃勃，昭然若揭。提記載：「文宗以內外患交乘，宵肝勞瘁，遂頗倦勤，妃窺狀漸思盜柄，時於帝前言政事，帝寖厭之，嘗從容爲皇后言妃機詐，后素寬和，殊無裁制之術。及肅順當大任，妃頗嫉之遇事輒故與之持相左，而肅順輩亦惡貴妃。……一日，妃又忤旨，順乘機請用鉤弋故事，而帝有所不忍。其後竟以酒醉失言，懿貴妃聞之，更恨肅順入骨矣！」

就刑時仍肆口大罵

談到肅順與恭親王之間，也是由於權力之爭而成仇的。恭王爲咸豐的兄弟，當帝北行時，恭王則奉旨留京與英法議和。據「敬事房辛酉十一年熱河日記檔冊」說：「二月二十五日後，帝躬時病時安，京中謠傳帝躬頗危，恭親王以情聯手足，奏請前赴行在問安；而肅順輩則恐王別有圖謀，遂乘機進讒，謂其聯合外人挾制朝廷，且其權力太大，必須預防之，而惇親王亦言王有反意；帝本不喜王，聞此更不快，遂諭王：「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又「七月十二日硃諭：肅順署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又「七月十六日子初三刻，神情尙清醒，乃召御前諸臣，遂傳諭立皇長子載淳爲皇太子，着派載垣、端華、肅順、景壽、匡源等，盡心輔弼，贊襄一切政務特諭。」隨侍諸臣聆悉後，當請帝親用丹毫手諭，但以力已弱，不能執筆，乃諭「著寫來述旨」，致遺詔中有「承寫」字樣。」故後來慈禧太后指責肅順等所謂「顧命八臣」之遺詔爲僞造者。

至於肅順、端華、載垣等顧命臣被逮後，一干人犯交宗人府羈押。據「宮中檔案」指出：「肅順等之政敵如周祖培、趙光、潘祖蔭等，遂承恭王之意，疏請兩宮太后垂簾，並以肅順、端華、載垣等罪大惡極，應照大逆不道凌遲處死！結果載垣、端華均着加恩賜令自盡，肅順改爲斬立決！」薛福成「庸盦筆記」云：「肅順棄市，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按置牛車上，親屬無臨送者，狀殊淒涼，將行刑，肅仍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聞！」意其語必直抉慈禧太后淫穢殘狠之事，或咸豐帝晚年不滿慈禧之言吧。



「死亡大賽車」



緊張刺激的

舒望

華納公司本年度的最新影片「死亡大賽車」在美國放映，佳評如潮，「紐約時報」說：「從開始到結束，沒有一絲空檔，眞是名副其實的緊張刺激，看得人喘不過氣，手揑一把汗。」該片爲加强眞實感，所有表演賽車的演員，必須要自己親自駕駛，不許用替身。參加競賽選手，全是找尋刺激的人物；每一種世界名牌跑車，都準備四部應用；車輪與車輪吻着，有一觸卽發的危機。

華納公司的「死亡大賽車」是描述一羣厭倦平日單調生活的人，每年都要舉行一次賽程五千公里，不停車，不受交通法規限制的死亡大賽車實況。

這一次大賽車，沿途危機四伏，死神時時刻刻在招手，而這些參加競賽的名手，却一點都不怕，因爲他們都是爲了找尋刺激的亡命之徒。

在這部「死亡大賽車」中的各路英雄和英雌，計有：愛麗和珍（蘇珊佛蘭妮莉與瓊妮蔡莉飾演），她們是家庭主婦，因忍受不了每日呆板的生活，逃出的小農場，以一對姊妹花姿態駕着高性能的德國製「保時捷」跑車參加這一行列。

法朗哥（羅爾裘理亞飾演）是意大利賽車冠車，也是國際社交界聞名的花花公子，他特別抛開美女的溫情來參加這一年一度的盛會。他和史密斯（辛姆麥英泰飾演）搭檔，駕駛「法拉利」跑車。

普萊斯頓（約翰杜倫飾演），是表演汽車特技的紅藝人，他和吉普遜（卡萊畢西飾）組成一對，駕駛六百馬力的「哥寶拉」跑車參加。

荷西（拉沙洛貝萊頓飾演）借用一部「勞斯萊斯」帶着情人安姬（杜麗絲亞奧妮爾飾演）來參加。

甘汀史基（史提夫基茲飾演）和亞維拉（華利泰勒飾演）是警員，他們利用警方巡邏的「道奇」車，勢在必得。

班尼（傑派特奧馬萊飾演）和安特（華漢泰勒飾演）是一雙普通的市民，參加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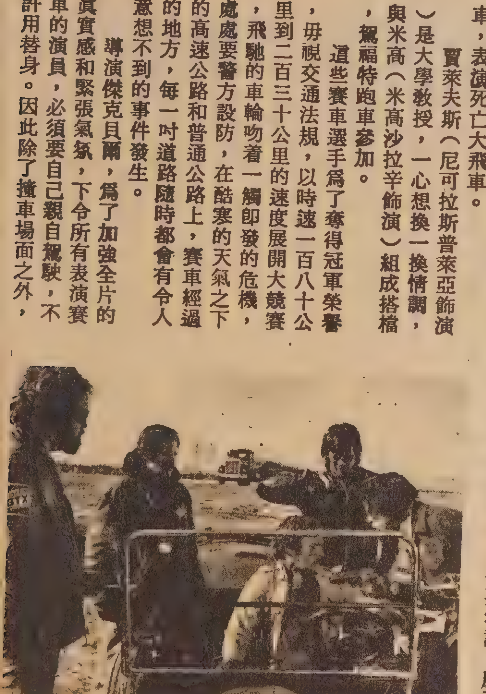
喬（埃廸羅諾飾演）哈利（亞爾西利飾演）梅爾（廸克卡利飾演）三人駕着灌滿五十加侖汽油的雪佛蘭跑車出陣。

賴普却克（哈威傑遜飾演）是不要命的匈牙利人，他騎了日本川崎機車，表演死亡大飛車。

賈萊夫斯（尼可拉斯普萊亞飾演）是大學教授，一心想換一換情調，與米高（米高沙拉辛飾演）組成搭檔，駕福特跑車參加。

這些賽車選手爲了奪得冠軍榮譽，毋視交通法規，以時速一百八十公里到二百三十公里的速度展開大競賽，飛馳的車輪吻着一觸卽發的危機，處處要警方設防，在酷寒的天氣之下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上，賽車經過的地方，每一吋道路隨時都會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發生。

導演傑克貝爾，爲了加強全片的眞實感和緊張氣氛，下令所有表演賽車的演員，必須要自己親自駕駛，不許用替身。因此除了撞車場面之外，



這些演員皆以時速一百八十公里的速度行車。導演更要他們在交通混雜的公路上，照樣超速飛馳。導演傑克貝爾並且禮聘駕駛日本得勝牌跑車在美國跑車俱樂部大競賽獲得冠軍的約翰莫頓，在車場面做演員的替身，同時在開拍前，請他教導演員各種駕車技術，約翰莫頓告訴他們要牢記，應該

要做的和不應該做的事。拍完後，導演傑克貝爾說：「有了約翰莫頓的技術指導，演員們才能夠在高速行車時，把車子先回轉，再平安的回到原位。」

當觀眾看到片中，跑車以時速一百八十公里的速度在紐約市的曼哈頓飛馳的場面，莫不嚇得嘆爲觀止，參加競賽的跑車，在紐約經過的地點，有百老滙、華爾街、園林大道、華盛頓橋、林肯隧道。導演爲了不妨害正常的交通，都在週末或深夜拍攝這些驚人的動作場面。

競賽中撞車的場面和車子發生故障的場面，都按預定程序順利拍竣。

但車子的破損比預想的多，如福特牌「哥賓拉」跑車，因車身比其他種車要低，在地面不平的道路行駛時，車身就會觸地，損害排氣管，也使鋁製車身破損，要修理恢復原狀，需要相當時間。因此導演下令每一種牌的車子，都準備四部以應急用。

「死亡大賽車」，未映先轟動，佳評如潮。

紐約時報說：看了「死亡大賽車」才發覺什麼是緊張片，過去那些自稱緊張的影片，只是掛羊頭賣狗肉之貨，一點味道都沒有，華納這部片子，用事實表現了緊張的眞義。從開始到結束，沒有一絲空檔，眞是名符其實的分秒緊張，刻刻刺激，看得人喘不過氣，手捏一把汗。

單純的賽車、故事，但畫面是那麼豐富，那麼多變化，那多彩多姿的刺激、緊張、娛樂，給視覺上一次最高、最大的享受。看本片無異是觀賞一次國際高級車展覽，實在豪華無比，這些車不僅跑，更發揮各自的性能和個性，好像也在演技。傑克貝爾的導演手法高明極了。

沿路危機一觸即發，處處驚險，緊張中有輕鬆的笑料，是一部空前絕後的娛樂片。

演員有青年紅星米高沙拉辛，「火燒摩天樓」的青春女星蘇珊佛蘭妮莉，「續集黑夜追緝令」的波多黎各紅星羅爾裘理亞和其他一流國際紅星。導演由驚險特技替身演員的傑克貝爾担任，因此飛車場面特別逼眞而精彩。

這部驚天動地的飛車動作巨片，除了明星以外，眞正主角，應該是那些世界名牌車。在片中出場競賽的世界名牌車，有福特的「哥賓拉」、「法拉利」、西德的「保時捷」、「明馳」、英國「勞司萊斯」以及「道奇」、「雪佛蘭」和日本川崎牌的機車。這些名牌車在片中發揮最高度的性能，使觀眾嘆爲觀止。

看本片，無異免費看一場世界名牌車展覽會。

拍片時車子經常因超速燃燒發動機而故障，導演爲了預防這類臨時發生的事故，特別僱了賽車機械隊，只要一聽到車子故障，就飛速趕往現場應急修理。他們的任務是使那些一部值五十萬美元的跑車完成賽程。

拍片時正值冬季，氣候的不正常，影响了演職員的健康和拍片日程。在海拔七千英尺的亞利桑那州佛勒克史廸夫高地，天氣酷寒，演職員有不少人爲此病倒。如照一般情形，應該要停拍，等天氣轉好再繼續開拍，但導演傑克貝爾，却不顧一切，硬拚到底，從不中斷拍片工作。

米高沙拉辛（圖上中）自十七就當了演員，迄今至少已演了二十多部片子，是當前戲路最廣而最有前途的年輕紅星。

他出生於加拿大凱貝克市，父母是法國系加拿大人，父親是聞名的律師，居住在蒙特婁時，他在洛約拉中學和兩年制大學接受教育，熱衷劇團活動。

一九六五年在多倫多的舞台表演時，被環球公司的星探發現。被邀到荷里活在環球公司的西部片「神鎗大決鬥」中演出，並與環球公司簽了四年的合同。與佐治司谷脫合演一部片子而成名。他說，他最喜歡的片子是與珍方達合演的，以及與芭芭拉史翠珊合演的影片。

米高沙拉辛在「死亡大賽車」中演一個賽車狂的年輕董事長，把今日現代青年反抗現實和追求刺激的心理，表現得淋漓盡緻。

他曾經和積桂琳貝茜相戀，同居了數年，最近業已分手各奔前程。

蘇珊佛蘭妮莉（圖上右）在空前賣座的「火燒摩天樓」一片中，演羅拔韋納的秘書兼情人。演得非常精彩，因此華納公司再請她在「死亡大賽車」演出。她是一個青春活潑而有魅力的年輕女星。

她飾一個女性賽車狂，和姊姊駛德國製「保時捷」跑車，以時速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從紐約到洛杉磯。蘇珊佛蘭妮莉說：「我立誓決不再開那麼快的車，一想到那速度，我就頭昏目眩，心驚肉跳。」

她是紐約市人，父親做土地和汽車的買賣，進密蘇里州的史提芬大學攻讀，但內心却傾向戲劇，她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演戲得了學位。同時「火燒摩天樓」給她帶來荷里活外國記者協會的最佳新人獎。

艾與我

艾克走過來，搔牠的耳朵，電凱張開眼睛，輕輕搖了一下尾巴，又睡着了。我們相視而笑。

「我很感激你，凱麗」，艾克說，「替我的生命帶來這麼多快樂，沒有你，我不知該怎麼辦。」

我首度獲知艾森豪將軍有意帶我出國，是在他召我進去他辦公室的時候。他對我說：「我有一樣東西要給你。」

他從抽屜中，取出一支手槍。

「我要你熟悉如何使用。這支手槍送給你，因為我們到國外時，必須防範一切，我寧願要你死去，也不願你成為德軍俘虜。」他說着笑了一下。

那時是一九四二年秋季，我担任艾克的司機大約已有七個月。我知道進軍北非的「火炬」計劃已進行多時，我猜想，計劃完成後，艾克到北非去，我就回到運輸隊中。

現在，我知道情況不同了。

在進軍北非的前幾週，我們這些艾克周圍的人，非常忙碌地準備一切。

我將時間及精力，完全奉獻到工作上的結果，惹火了我的未婚夫艾諾，他覺得受到冷落。有一天他對我說：「我的天！那些高級將領我們只聞其名不見其人，而你却認識，邱吉爾還直呼你凱麗。」

這倒是眞的，邱吉爾到艾克總部拜會時，我見過他一次。他還對我說：「好好照顧將軍，我們需要他。」

我對艾諾說：「這只是因為工作的關係，與我自己無關。」艾諾嘆了一口氣。我愛他，眞的愛他，但此刻，我覺得更接近艾克。我覺得這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我們都有比兒女私情更重要的任務在身。

這一點，將軍與我都有同感。他自己的家人遠在天邊，他很少提到他們。這並非毫無關切之情，只是因為我們處於另一個世界裏，局外人無法體會得出。

我們每晚的橋牌賽，確實使艾克和我更加親近，幾乎達到心電感應的程度。不久，我們即能應合彼此的心思，成為非常有力的搭檔。我從未有過與任何人這麼直覺交往的經驗。作為橋牌的搭檔，使我們超越了主人與司機的關係。

有天早晨，我開車進倫敦時，提及我們在牌桌上能看透彼此的心思，實在不可思議。「奇怪，」艾克說，「我也有同感，即使賽完一局後，我們相互檢討，我也懷疑我們之間能有甚麼問題存在，我們不會有歧見。」

他說得對。我不記得會有過歧見。

到艾克離開倫敦飛往北非時，我們之間已非常親密了。

我乘着運兵船「史特拉桑蘭」號隨艾克到北非去。旅途實在非常艱苦，但有天晚上，風平浪靜，船身不再前後搖晃，我們都到甲板上透透空氣。突然間聽到一聲喊：「亮光！」眞的有亮光，在遙遠的天邊我看到多年來未見的東西：星辰般的城市亮光，散佈在天際，像成串的鑽石般閃耀着。歷經三年的燈火管制，這是值得大聲喊叫的事。

船開到地中海中途，距離目的地只有廿四小時航程。惜別舞會也舉行了，將近一點半時，我與担任護士的依沙及一名美國人琴恩，回到我們共住的艙房中。

我靠着床沿，踢掉鞋子，鬆開領帶，開始準備擦皮鞋及袖扣，以便明晨穿着，這時一聲巨響，將我彈出床舖，依沙與琴恩也摔到地面。燈光閃了幾下熄滅了，船身象中了邪那樣搖擺着，接着開始兇多吉少地前後擺動。「這就是了！」依沙說，「我們快跑！」

我想，現在死不得。於是順手抓起鞋子、救生衣及手提袋。我和依沙隨着琴恩之後（因為她有手電筒），向救生艇的地方跑去。我們每天都練習逃生，一天練三次，已成為本能的工作。我們攀上救生艇，我手中仍然抓着鞋子。

艇上每個人都靠着船緣往下看。「不要這樣！」我喊道：「他媽的，在中間坐好！否則大家一起下去了！」這純粹是艾森豪的口氣——確實也很管用。我仍可聽到自己喊叫的聲音「他媽的，坐好」

救生艇被安然的放到水面上，而我們就在月夜之中，漂浮於地中海上。但事實並非聽起來那麼富有浪漫的味道，根本一點也沒有羅曼蒂克的氣氛，特別是看到四週全是士兵與護士，掙扎着想攀住任何東西的時候。

並非每個團體都象我們這麼幸運。有數艘救生

克之戀

凱麗著



艇翻覆，我們救了很多人到船上來，依沙隨即展開救護工作，有好幾人跌斷了腿或手臂。救生艇搖晃得很厲害，象是深水炸彈爆炸一樣。

我們可看到救護船的側影劃過天際——我們的姊妹船從一旁開過，高高在上，毫無憐憫之意。這時我感到非常孤單。「史特拉桑蘭」號目前已離我們很遠，正逐漸下沉。

我想，不久我們都要到海底見閻王了，此時，出現了一艘英國驅逐艦，接着一個透過麥克風的聲音對我們說，明天早上，可以把我們全部救起來，此刻救我們太危險了，因爲此一地區有一大堆德國潛艇。

隔天早上，那艘驅逐艦確實來救我們，將我們送到奧蘭。我們在旅途中吃盡苦頭，現在卻成了無業遊民。我的襪子已破爛不堪，鞋子更是慘不忍睹，頭髮直散垂到肩上，幸好我還有一支口紅及一把梳子，稍可派上用場。我決定唯一能做的事，是向奧蘭部報到。

從奧蘭我掛個電話到阿爾及爾艾森豪將軍的總部，我先是對一名助手說明我在甚麼地方，發生了甚麼事。

接下來就是艾克的聲音。「感謝上帝，你平安無事。」他說，「不要緊吧？」我對他說我很好，只是服裝不整齊。「很好」他說，「現在你要總部替你找個地方過夜，明天早上我派飛機來接你。」

在阿爾及爾的生活，與倫敦並沒有多大差別。當我第一次開車從設在聖佐治旅館的總部，把將軍送到他住的別墅去時，覺得我在阿爾及爾好象住了幾個月一樣。將軍對我說：「你留下來吃晚飯，我們有好幾局橋牌可以打。」

一九四三年最初幾週，艾克的生活也很艱苦。他感冒發燒（將軍最氣身體不舒服，更討厭聽到別人提起），當時他正參與卡薩布蘭卡會議的籌備工作，盟國的很多政要都要來參加。

參加此項會議的人，包括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將軍——艾克的頂頭上司。我很怕他。他冷峻、嚴肅，而且非常非常的古板。他在會後，到阿爾及爾來看艾克，而我與艾克那隻愛犬電凱，即與他格格不入。

我開車載他們兩人到艾克的別墅，馬歇爾將軍要在那兒過夜。我們抵達時，艾森豪說：「進來吧，凱麗，我知道你很想念電凱。」

我隨他們走進去，電凱朝我們跑過來。牠不久前才發現自己有尾巴，最喜歡追着自己的尾巴團團轉。不久我即發現，馬歇爾對電凱的怪異行徑，並不如我和艾克那麼喜歡牠。所以我趁他們兩人在客廳交談時，帶着電凱退入小房間內。不久，我聽到艾克說，「我領你到你的房間。」兩人開始上樓，而不甘寂寞的電凱，也從我懷中跳下去，跟他們上樓。後來巴克漲紅着臉，緊緊抓着電凱下樓時，我才知道牠在樓上闖了禍。

「你知道這隻狗闖了甚麼禍嗎？」

我揚了揚眉頭。

「牠在將軍的床上撒尿。」

「我不相信。」我說。

「眞的。艾克彎下腰來壓壓床墊，向馬歇爾表示那張床多麼舒適。電凱跳上床，我沒來得及抓住牠，牠已衝到床頭，把腿舉起來蹲在枕頭上就放起來……。」

「艾克說甚麼？」

「把那隻他媽的狗給我拉下去！」——他就是這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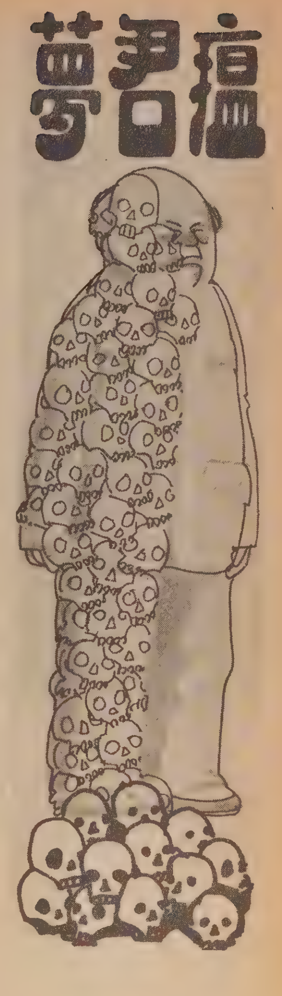
隨後幾天，電凱着實失寵了一陣子。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有關係，但我總覺得如果我不在，馬歇爾將軍將會很高興。我們見面時，他總是跟我握手，但我總覺得他不會把我當作人看待，當然，也從未對我說過一句人話。

在英國倫敦郊區，艾克爲自己，以及周圍親近的人，安置了一個隱密處所，稱爲「電報屋」。他在那兒可以徹底休息，不爲公務所擾。他決定在阿爾及爾也找個類似地點，這個任務，就落在巴克身上。

這次找的是白牆紅瓦的農舍，稍嫌舊了一點，但很舒適，而且還有網球場及馬廐。它可以遠眺海邊，又很隱密，自有其迷人之處。巴克對我說，這間房子稱爲「水手樂園」，我一直認爲這是艾克那些海軍助理自己取的名字。

我與艾克首次騎馬踏青，就是從「水手樂園」開始。艾克騎術精良，我稱讚他時，他說是「西點軍校」學來的。「幼時我在堪薩斯鄉間騎馬時，根本不要馬鞍，但到了西點軍校，他們教我騎馬要像個紳士。」



此次共軍進攻，其兵力之大，火力之猛，爲前所未有，自四月十四日開始全綫猛攻，以越戰鑽隙戰法，將國軍陣地分別隔離包圍，逐段進攻，每次進攻，先以強大炮火制壓國軍火力，以火箭炮摧毀碉堡，然後以大量步兵人海衝鋒，國軍在人力火力絕對懸殊下，以熾盛之戰志，浴血抵抗，碉堡被毀，乃據野戰工事抵抗，寸土喋血，尺地必爭，至四月十九日城東城南之共軍迫進城垣，國軍集中兵力固守城垣陣地，共軍輪番攻擊，至四月廿一日將雙塔寺、臥虎山、剪灣，煉鋼廠攻陷，守軍大部犧牲，此時和談決裂，首都危急，國軍所憑空投之食糧，業已斷絕數日，軍民併食不得一飽，然仍浴血拚鬥，不稍爲屈。

四月廿二日共軍以火箭炮將城外週圍護城碉堡分別摧毀，黃昏開始集中所有重炮、山野炮及迫擊炮等三千餘門，向城內及城牆轟擊，四月二十三日，全日炮聲隆隆，城內起火六百餘處，火光冲天，因人民事先均築有掩蔽部，死傷尚不甚重，十五時，城東城南被共軍轟塌三處，軍民冒死搶堵，並集中重機槍以火力封鎖缺口，國軍死傷甚重，四月二十四日拂曉，共軍以毒氣彈向城垣發射，守城官兵中毒甚多，共軍遂由東城南城兩面攻入，與國軍展開激烈巷戰，國軍官兵喋血苦戰，一碉一屋之爭，無不使共軍付出極重大之代價，尤以綏署侍衛隊、特務團抵抗最烈，侍衛隊第三連據守貿易公司大樓，先以槍彈，繼以磚石，最後肉搏，斃共軍千餘，該連全部無一倖免於難，十五時，共軍繼續增加，守軍傷亡殆盡，共軍始攻至綏署，距綏署孫副主任楚指揮部不及五十公尺，始行停止戰鬥，此時綏署後之進山及東面洪爐臺，仍由侍衛隊及教官據守，作堅強之抵抗，共軍迫俘虜喊話停戰，守軍高呼：「我們不做俘虜」！並將派來之共軍擊斃，國軍全部犧牲，而共軍已付出十倍於此之代價，始佔進山，直至四月廿五日十八時太原巷戰停止，守軍大部份壯烈犧牲。

當巷戰時，所有城內之國軍、憲兵、警察、公務人員、民衛軍一律參加戰鬥，於共軍迫近省府大樓時，代省主席梁敦厚及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女士，遵閻主任平日「生不做俘虜，死屍不見共黨」之昭示，在省府涼亭下，從容服藥自殺，並於自殺前，囑役僕舉火焚屍，以全其節，警察局長師則程率員在柳巷抵抗，最後與其妻史愛英女士同着新衣，壯烈自戕，特種警憲指揮處處長徐端等三百餘人（內有女職員十餘人），及第四區專員尹遵黨等百餘人，於四月二十四日十四時，在精營西邊街該處大樓彈藥告盡時，集體自殺，並以汽油將大樓焚毀，同歸以盡，全城先後壯烈殉國者五百人，後稱五百完人。

徐蚌會戰回憶

岳騫

太原之戰最爲悲壯，當時報紙說太原先北平而被圍，後南京而失守，到了太原失守時，南京已失了。太原文武官兵五百人集體自殺焚屍的事件不必說在今世，就在中國歷史上也找不到幾宗。

但太原畢竟是邊區，得失不太關于大局，眞正造成全面崩潰的還是徐蚌之戰，對徐蚌之戰有詳盡報導的文章，是董熙將軍徐蚌會戰回憶，茲錄於下

序言

徐蚌會戰已經過了廿八年，當時戰場的景象時常縈廻在我的腦中，使我不斷的回憶這一場作戰的經過，時間雖久而記憶猶新。這一次作戰不僅是我個人平生最慘痛的一次經驗，而國軍在戰史上也留下極大的恥辱。當時國軍直接參加這次戰鬥的兵力是廿一個軍：計有步兵師四十九個，騎兵旅一個，裝甲通信工兵砲兵憲兵等獨立團廿個，這些部隊正在以徐州爲中心集中運動之時，爲共黨零星星的游勇吃掉，終致全軍覆沒。這是配置在中原地區的主力，也是國軍的精銳，因此淮河長江就沒有足夠的部隊據守，自古稱爲不可飛渡的天塹，使共軍如履平地，大踏步進入江南，大陸於是淪陷，五億同胞關進鐵幕。每憶及此輒悲不自勝，五內如焚。今天只有痛定思痛，認眞檢討，失敗是成功之母，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不可以日久而淡忘之，更不可以爲是恥辱有所諱飾。從前每次會戰之後，照例有一次檢討會，以檢討得失，論功行賞，這次會戰之後，參戰部隊既無戰鬥詳報，當事的各級指揮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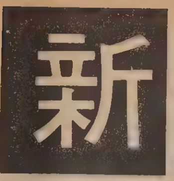
或死或俘或行蹤不明，所以檢討會不能依往例召開，國防部雖頒有徐蚌會戰戰史，那只是一個綱要，私人的記錄，散見於報章雜誌，以及回憶錄者不少，其中所見所聞互有出入，或者因為當時各人的職務與所在地區不同，加上戰場的混亂，通信的困難，不能瞭解全般狀況，差誤之處在所難免，也有人為了自己身後的行述，千秋的名節，歪曲了部份事實，我當時是第二兵團的副參謀長，也是杜副總司令的義務作戰參謀，但我與杜丘兩將軍均無任何淵源，我的記述是就事論事，力求眞實。古人有云：「知恥近乎勇」，我常想做巴黎油畫院繪普法戰爭自繪敗狀的故事，將徐蚌會戰製成鉅圖，以昭炯戒，而圖報復，迄今還沒有找到與我觀念相同的一位畫家。這一戰役對中華民國影響極大，因為我們失敗，將在歷史上佔重要的篇幅，當時在第二兵團司令部及杜副總司令的指揮所的高級幕僚人員中，始終其役者，目前在台只有我一人，所以我的回憶，還有寫出來的必要。

會戰前的形勢

濟南失守後，共軍下一個攻取的目標必然是徐州，任何人都可以猜想到的，我們對於下一個回合的方案，正在從長計議中，朱德在十月初來到黃河北岸，召集劉伯承陳毅等指示方畧，令劉伯承統一指揮豫魯蘇皖地區的共軍，不待我軍集中完畢，機先攻擊，以求各個擊破，而以先遣部隊，配合地方散共，跟蹤我軍行動，一面監視襲擾，一面破壞鐵公路，妨害我軍運輸，同時地方共幹徵粮徵伕，組訓新佔領區的男女老幼，建立所謂「新的蘇區」，支援即將來臨的大戰。共黨更揚言，他們的經濟政治已渡過長江，在中原地區佈下天羅地網。正是初冬來臨，北風凜冽，夾帶著黃河故道的塵沙飛臨徐州，冰雪又開始來到人間，草木早已枯落，日光因風勁天寒變得暗淡，老百姓都蜷伏在家裏，渡他們的歲末，來自濟寧兗州開封各地的難民，擠破了這古城嚴冬的沉寂，帶來了緊張和混亂。難民有的是地主、商人、政府機關、學校團體，連拿槍砲的地方團隊也來逃難。隴海鐵路已經不通，津浦路時通時斷，縮轂南北徐州，已成了一座死城。物價天天上升，金圓券一天一天的貶值，江南各省的議會，正鬧着反對徵兵徵粮，瀋陽已經失陷，這好像暴風雨的前夕，也好似大厦將傾的預兆。遠在江西剿共的時代，總統　蔣公就制定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作戰方畧，而共黨却完全遵照實施，我們始終只有三分軍事在打仗。十一月五日，顧總長率第三廳長郭汝瑰來到徐州，召開軍事會議，研究作戰方案，國防部的原案是撤守淮河，跨河守淮南，各兵團司令以為時機已晚，大軍在敵前撤退，損失必重，不如依城野戰與共軍一拚。於是決定退守徐州備戰，事實上共軍的主力已經迫近，不容許我們調集部隊重整態勢。徐州自古稱為四戰之地，易攻難守，因為三面為山，形成盤地。守徐州必須依微山湖，南至三堡，東起雙溝，西迄蕭縣瓦子口，東西約五十公里，南北三十公里，這樣的形勢，才不會像甕中之鼈。依當時兵力足敷使用，不過要有堅固的工事，充足的粮彈，和人員補充，才能持久，這都需要一個月以上的時間準備，而非一蹴可就，况且徐蚌之間兩百公里的鐵道交通如何維持，我們的空運能力又極有限，爾後徐州必成孤島。我軍久戰疲鈍，人員裝備均未充實，而陳劉共軍，自五月以來即就黃氾區與濟南兩役，擄獲我軍人員裝備在十師以上，共軍當然會利用補充，這等條件，我們好像事先都沒有考慮。劉經夫將軍在他的回憶錄上會說：「我們對進退大計遲疑不決，結果是臨時應戰，不是有計劃的有準備的會戰。」這上面所述種種就是作戰前的形勢。

咁大頂帽，怎頂？　嚴以敬作






新三國

我這些話當然都是白說，劉表已死，即使我是他的同時人，或者他是我的同時人，我也犯了「非其人而與之言」的「失言」的毛病，他劉表那一塊料，怎麼聽得進我這個堂堂正正、講原則的建議？

類此的建議，只有劉備夠資格聽。而諸葛亮說給劉備聽的，也正是這一套，只不過是由於當時的客觀事實，陳義不能如此之高，而僅僅說到如何辦到天下三分爲第一步，與如何兩路進軍，北伐曹魏。爲第二步而已。

劉備與諸葛亮二人之所以「談得攏」，是因爲二人有共同的大前提，共同的基本觀念：「漢賊不兩立」，袁紹、曹操、劉表，都是一些目無漢室的軍閥或權臣，都是「賊」。

袁曹相爭，是二賊相鬥，曹操來伐劉表，也只是大軍閥來打小軍閥而已，夾在中間的劉備，其內心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然而他的愛民之心，救世之志，爲天下所見，有十幾萬難民選擇了他，跟他走，並非偶然。

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來，劉表在八月死，赤壁之戰發生在十二月。雖則這赤壁之戰全靠孫權派來周瑜程普以三萬人來幫忙助戰，三國志魏的部份仍把劉備記載爲戰勝者：「（曹）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

赤壁之戰的經過，請讓我先說了曹操如何消滅了袁紹及其三個兒子一個外甥（袁譚、袁熙、袁尙、高幹），然後再說。

（九）袁曹之戰

袁紹從初平元年主持討伐董卓的同盟之時開始，直到建安五年在官渡被曹操擊敗之時，是全中國最有力量，最能號召的一個軍政領袖。在官渡戰敗以後，他的四個州地盤依然掌握在手，比起曹操的兗豫徐三個州仍要大些。在名義上，他也不比曹操低：他是大將軍，司隸校尉，兼冀州牧。（加上他大兒子袁譚所領的青州，二兒子袁熙所領的幽州，與外甥高幹所領的幷州，）比曹操至少在名義上只不過是「行車騎將軍」，兼司空而已。（雖則曹操在事實上也控制了徐州與兗州、豫州，及整個的許縣朝廷。）袁紹的兵、軍糧、財力，也一向是超過了曹操所有。由於祖先與伯父、父親，都作過三公級的最高官吏，中國到處都有袁家的門生故吏，他本人也極會交朋友，（最好的朋友包括張邈、伍瓊、許攸、何顒，）這也不是曹操所能比得上的，總之，他倘若早一點向曹操攤牌，勝利應該是屬於他的一方。

他的最大失策，是坐視曹操把獻帝從洛陽接往許縣，給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機會。他的一名部下，原任冀州「騎都尉」的沮授，早就勸他搶先，把獻帝從洛陽迎到鄴縣，他卻聽了郭圖與淳于瓊兩人的話，顧慮到有了獻帝在身邊，就不能不遇事請旨，「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反而不太方便。（曹操後來卻感覺到有了獻帝在身邊，很沒有一點不方便。）

平情而論，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接獻帝的時候，雖未必赤心忠於漢室，卻至少是十分尊重漢室的。曹操當時給全國人士的印象，是既忠且勇；而袁紹是只知擴充自己地盤，對君父的安危漠然無動於衷的小人。

曹操在許縣重建漢朝的朝廷，（也替獻帝建築了宮殿，供應了宮中的開銷，）使得全中國的人民與官吏耳目一新。曹操以獻帝的名義，任命袁紹爲三公級的「太尉」，任命自己爲「大將軍」。袁紹不肯接受，因爲太尉的地位是在大將軍之下。（在東漢竇憲之後確是如此；西漢太尉與丞相御史大夫是在大將軍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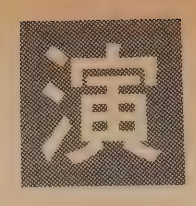
曹操有修養，識時務，知道打袁紹還不是時候，便特別客氣，以大將軍的名位讓給袁紹，而自降爲「行車騎將軍」（代理性質的車騎將軍）。實權，曹操當然不肯放棄；「司隸校尉、錄尙書事」可以不再担任，換上一個「司空、錄尙書事」，不僅實權差不多，而且名義上升爲三公之一。

爲什麼曹操不再作司隸校尉？可能也是由於袁紹反對。袁紹在靈帝末年便當了這個司隸校尉的官；其後在初平元年，因爲反對董卓，或是怕董卓，而離開洛陽出走，把「節」掛在洛陽的「上東門」（東邊靠北的一個城門），等於是正式辭去了本兼各職。然而，到了冀州，他卻仍舊自稱「司隸校尉」，以這個名義號召各州各郡的官吏，申討董卓。（董卓所主持的朝廷，爲了安撫他，發表他爲渤海郡太守，他也照樣就職，當起司隸校尉兼渤海太守來。一面申討董卓，一面作董卓所間接任命的官，眞是怎麼說也說不通。）

從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的春天，曹操袁紹二人不會交手。曹操忙於創建許縣的新朝廷，與打張繡、打呂布、打袁術；袁紹忙於消滅公孫瓚，吞併幽州、青州、幷州。

袁紹雖則以多謀寡斷著名，卻也曉得他自己與曹操兩雄不能立。於是，在滅了公孫瓚以後不久，他就調齊了一萬匹馬，十萬名兵士，準備一舉而渡過當時的黃河，衝到許縣，把獻帝搶來，安置在自己的鄴縣。

曹操趕緊湊了若干兵馬，進駐於（中牟之東的）官渡，等候袁紹大兵渡河，一決雌雄。




蔡東方

這時候，董承的倒曹陰謀突然暴露，董承及其在許縣的同謀者都被逮捕，族滅。劉備在徐州也就殺了曹操的徐州刺史車胄，對曹操翻臉。

曹操決定，暫時不理會袁紹，先解決了劉備再說。有人勸他不可如此。萬一他在打劉備的時候，袁紹渡河來攻，曹操豈不兩面受敵？曹操說：「不要緊。袁紹不會決定得那麼快。倘若我先打袁紹，那劉備倒是很可能從後而來對我夾攻的。」

曹操的判斷，果然沒有錯。他去打劉備的時候，一直打到劉備離開徐州，打到俘虜了關羽，袁紹均不會動。

袁紹的左右，也未嘗沒有人才，例如田豐。田豐曾經向袁紹建議，說：「和你爭天下的是曹操。曹操現在到東邊去打劉備了。劉備不是很短時間可以擊潰的，所以曹操要被劉備吸住在那裏。你何不領大軍襲擊曹操的後方，一去就可以成功。這是很難得的機會；用兵，就要抓機會。」

袁紹說：「你的意見很對。不過，我的小兒子有病，我一時不能離開家。」田豐氣得用枴杖打地下，說：「唉，大事已去！」等到劉備被曹操擊潰以後，田豐勸袁紹不可輕易行動。因爲，曹操已無後顧之憂。田豐的新建議，是：固守黃河北岸的四個州，「外結英雄，內修農戰，培養實力。同時，不讓曹操培養實力，用少數的精兵渡河，騷擾曹操治下的各州各郡，時而擊左，時而擊右，叫曹操的兵疲於奔命，叫曹操治下的人民不能安於所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到三年，就可以把曹操消滅。」

袁紹不僅不接受田豐的這一次的建議，而且叫人把他拖下去，加了手銬腳鐐，關在牢裏。

陳琳討曹檄文

袁紹率領大軍進駐黎陽，同時，命令陳琳起草了一篇檄文，大罵曹操。

這一篇檄文，與唐朝駱賓王的「討武曌檄」，同爲千古名作。陳琳的文章確是不壞。這一篇檄文，從曹操的祖父，中常侍曹騰罵起，說曹騰與其他兩個太監左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又說曹操的父親曹嵩，本是一個「乞丐」（叫化子），作了曹騰的養子以後，對權門大送紅包，買得了三公級的官位（太尉）。

罵到曹操本人，檄文說曹操是一個「姦閹遺醜」，「好亂樂禍」。

曹操參加討伐董卓的同盟，於袁紹及別的州牧、刺史、太守、國相，都不敢出擊，而只知飲酒高會之時，有勇氣單獨對董卓的部隊進攻，雖則被董卓的大將徐榮打敗，其實是雖敗猶榮。陳琳却在檄文裏說曹操「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文人的一枝筆，確是可怕。曹操後來不好，打董卓的時候何嘗不好？比當時身爲盟主，而一動也不動的袁紹，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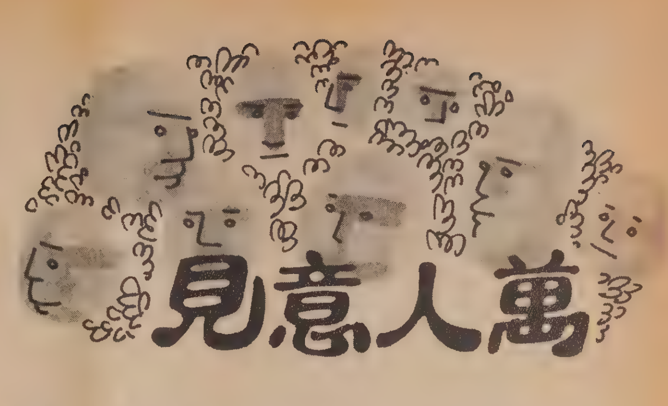
陳琳把曹操憑自己本事而發跡的經過，都一概說成由於袁紹的「棄瑕錄用」；是袁紹保舉了曹操爲東郡太守，保舉了曹操爲「兗州刺史」，而且在曹操被呂布偷佔了兗州之時，是袁紹派兵由北邊來打敗呂布，才被曹操救了下來。（這袁紹打呂布的事，未見於任何其他史料。）

在這一篇討曹的檄文之中，袁紹叫陳琳列舉了曹操的若干具體罪狀，說曹操殺了正言直諫的前九江太守邊讓，議郎趙彥；拷打了太尉楊彪；發掘了梁孝王的墳墓；用了七百個精兵圍住獻帝所住的宮闕，名爲保衛，實則監視；曾經勾結了公孫瓚，企圖夾攻袁紹。這些罪狀都是事實，並不寃枉。不過袁紹自己也作了很多目無漢室，違法亂紀的事。

陳琳的文筆極有力量。這篇文章的結尾一段，既典雅而又雄健，氣壯聲洪：「幕府（袁紹是大將軍，大將軍有幕府，因此這幕府兩個字便是袁大將軍的代稱）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苛（賁）育（烏）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刺史高幹之軍隊）越太行，青州（刺史袁譚之軍隊）涉濟漯，（袁紹本人之）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牧劉表之軍隊）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攻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幕府）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這一篇檄文，是發給以劉備爲首的全國各州各郡各國的長官吏的，篇首列了劉備的官銜：「選署左將軍，領豫州刺史」，可見袁紹在當時是如何尊重劉備的政治地位與號召力。

袁紹所動員的兵，究有多少？我們在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以後的今天，很難考出確數。檄文中的「長戟百萬，胡騎千羣」自然是誇大之辭，後漢書袁紹傳所說袁紹「簡兵十萬，馬萬匹」當較近事實。曹操能集中起來的兵力，要比袁紹的少。（當時，有了幾千兵便已經夠資格作爲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個角色。呂布和早期的劉備均始終只有幾千人。劉備在小沛，擴充部隊到了一萬，就已經遭了呂布之忌。）



老毛熟讀野史演義舊小說 信手拈來「滴酒」誅殺林彪

江青所說證實岳騫看法林彪是被毛澤東殺死

編輯先生：

據最近一期「時代周刊」刊登美女作家露珊韋基寫的「江青同志」一文，透露林彪之死是毛澤東在酒中下毒，把他毒死。此消息是由江青親口說出。江青並說，林彪計劃轟炸中南海毛宅，欲置毛於死地，並一度將有毒食物供給毛江，使他們生病。

江青對美女作家透露這些秘聞，正當她叱咤風雲時期，可信程度頗高，特別是老毛滴酒誅林彪，確合乎老毛的性格。至於林彪欲置毛於死地，可能是迫虎跳牆，也或許是江青作爲解釋毛殺林的掩飾之詞。

據中共正式發表林彪死因，是林彪企圖政變失敗，駕機逃往蘇聯，在外蒙失事粉身碎骨。當時傳說紛紜，有的說林彪駕機逃走時，被周恩來下令用導彈擊中。岳騫先生則認爲，林彪早已被老毛殺死，駕機逃亡的是林彪黨羽，他們見到林彪已死，如不逃跑，只有死路一條。當時許多人對岳先生看法不大相信，他們所持理由是前一種說法跟中共正式發佈林彪死因相近，倘可置信，後一種僅是推測而已。現在經江青親口說出，林彪是被老毛毒死，證實岳騫先生有先見之明了。

毛澤東「滴酒誅林彪」，確實合乎他的性格，毛澤東一生對馬列沒有什麼研究，相反的對中國舊小說很有心得，舊小說中有許多描寫殺人場面是在談笑風生，飲酒作樂中進行。本來是一個血淋淋砍殺場面，便變成一個風雅的死亡宴會。毛澤東精通野史演義，故什麼「煑酒論英雄」，「杯酒釋兵權」等與「酒」字有關的掌故，當然念得滾瓜爛熟，一旦需要運用，便可信手拈來。因此，毛澤東誅殺林彪，便毫不考慮用上一個酒字。倘若有一高手小說家，把這種殺人場面描寫得藝術化，美感化，可以跟「鴻門宴」比美。

毛澤東早年用大刀誅除異己，自遵義黃袍加身後，便採用鬥爭整肅異己，如高崗自殺，劉少奇、彭德懷之被軟禁。對待林彪，因其有槍桿子，兩種方法都用不上，但又必須把他芟除，因此設下圈套，把林彪誘進中南海毛宅，在暢論「國家大事」中，用毒酒把他幹掉。

至於說林彪想殺害毛澤東，以前中共也曾透露，說林彪陰謀政變，加害「毛主席」，以達到早日繼位。當時便有人認爲，老毛已在黨章中明文規定林彪爲其繼承人，林彪遲早會「登極」，何必急須把毛澤東弄死。事實上，老毛利用林彪的槍桿子打垮劉少奇後，發現林彪的勢力迅速膨脹，有功高震主之勢，一如太平天國時之楊秀清對洪秀全，把林彪「法定」爲繼承人，完全是林彪自己主意，老毛在槍桿子威脅下不得不暫時同意。大概從那時起，老毛就決定把林彪整掉，另立自己的親信做繼承人，而林彪也發現老毛此一企圖，時間一長，對自己不利，遲早會被老毛幹掉，因此先下手爲強，只要老毛兩腳伸直，他便消除了最大障礙。所以說林彪行刺毛澤東，也不能說是假的。

不過，中共的內幕事件，多是假作眞時眞亦假，即使中共官方透露，也是虛虛實實，不能完全相信，筆者寫此意見，只是揣估，編輯先生如認爲滿紙荒唐之言，那麼，便把它投籃吧。

讀者 准中共問題專家

（三月十六日）

皮定均丁盛之死 有異曲同工之妙

老毛錦囊妙計軍閥一一破解

編輯先生：

外電報導「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已被殺害，此是自「福州軍區」司令員皮安均神秘死亡後又一紅色大軍閥在派系鬥中遭殃。皮定均之死，在「四人幫」掌權時，說是因公殉職，

並且舉行追悼會。四人帮垮台後，華帮把皮定均之死推在他們身上，說「四人帮」暗殺皮定均。

皮定均是由老毛調往福州軍區當司令員，福建是中共的重要軍事前綫，此是盡人皆知，倘福州軍區有什麼不穩，國軍隨時可以揮軍登陸，因此福州軍區司令員之職權極爲重要，老毛起用皮定均，當然視之爲心腹，而在皮定均死後，江青等人極爲傷心，可見皮定均是毛江的得力助手，四人帮沒有理由把他加害。由此推測，皮定均之死，大有可能是走資派把他除掉，現在他們把皮之死架禍「四人帮」，可以得到反證。

丁盛之死，外傳爲許世友之「傑作」，此點頗有根據，因爲許世友一向反毛，而他盤踞南京老巢廿年，潛勢力相當大，隨時可置丁盛於死地。丁盛是毛的心腹，也是毛江放在東南半壁的一枚棋子，華帮集團不除掉丁盛，後患是無窮，因此不惜採用殺人滅口手段，把丁盛幹掉。丁盛之被殺，跟皮定均之死，有異曲同工之「妙」。

毛澤東在世時，已看出許世友不可靠，因此把他調離南京。同時對其他軍區軍閥也不放心，因此把自己心腹留於三個重要地區，一是瀋審軍區，由李德生坐鎮，但對李不大放心，因爲江青曾把他形容爲蛇，並把其毒牙拔掉。故特把侄兒毛遠新放在他身邊。另一是南京軍區由丁盛把持，再一是福州軍區由皮定均鎮守。此三大軍區聯合起來，力量是凌駕於其他軍區。任何軍區想作反，也要看看他們面色。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先是皮定均之被殺，繼之丁盛又被殺，北平籠裏鷄作反，華國鋒出賣四人帮，李德生本來不可靠，又眼見四人帮大勢已去，只好按兵不動，老毛的錦囊妙計，被一班老軍閥老黨棍一一破解。

丁盛之被殺，其他的軍區頭頭也有一天會遭到同樣的命運，分分鐘被敵對派系幹掉，與其任人宰割，不如早些反抗，來一個你死我活，好過像皮定均、丁盛死得不明不白。

讀者　黃一兵上
（三月十八日）

華國鋒集團一如清室 屠殺絕不能鞏固政權

編輯先生：

小弟最近由大陸回港，在鄉下期間，使人怵目驚心的是華國鋒集團對敵對派系採取鎮壓屠殺手段，在各地都有一兩人綁赴刑場，執行槍決，而其罪狀則是破壞社會秩序。其實這些人都是四人帮黨羽，但華集團在處決佈告中不直接指明是「四人帮」的政治反抗活動，却說成是什麼特務、放火、偸盜、殺人等社會罪行。可見華集團不敢正面整肅「四人帮」，恐防引起更大的反抗。

中共統治集團對所謂「反革命」分子大開殺戒，最瘋狂的是「解放」初期，整個大陸無一處不見血。那時中共權力最大，無人敢反抗，加上殺了一輪後，儘管中共多麼血腥殘酷，老百姓只有敢怒不敢言，至於反抗，連想也不敢想。所以中共的殺一儆百手段，確實達到鞏權目的。而現在華集團也効法老毛，對反抗者進行屠殺，但時不與往，今日的中共政權已絕不同初期，它經歷了一系列的內鬥，已由強大走向衰弱，今天的反抗者，不是什麼「舊社會」的殘餘力量，而是「新社會」的新生力量，這些力量，可說是殺不盡，他們一定前仆後繼，一如清末的革命黨人。中共政權，極似清代，清初對明末志士屠殺，可以達到統治者的目的，但清末對革命志士屠殺，結果加速走向滅亡。今日華國鋒政權，便是清末的寫照，屠殺絕不能鞏固其政權，它必然在屠殺中倒下去。

讀者　麥興華
（三月十九日）

獨眼龍恨透毛澤東 不會全力支持肥華

編輯先生：

最近有些報章，透露所謂中共中央文件說及華國鋒親訪劉伯承，以及劉伯承對華國鋒的支持。可以看出，華國鋒竭力拉攏「元老派」，希望通過元老派的影响力，以達到整肅「四人帮」的目的。

華國鋒目前的處境，確實處於四面楚歌中，來自反華壓力，除了四人帮黨羽外，尚有爲中共打江山的元老，而且後者對華威脅比前者大。

屬於元老派的人物，他們的部下差不多都握有槍桿子，故元老人物的影响力實屬不小。如獨眼龍劉伯承、本來早已失勢，遠在五十年代，四大野戰軍頭頭的彭、陳、林均雄霸一方，而劉却當一名軍事學院院長，可見其早已不受毛澤東所重視，但這也是他的幸運處，「功成身退」，保留一個虛銜，不再爭權奪利，才免遭整肅命運。如今，獨眼龍雖雙目失明，躺在病牀上，但他的手下却叱咤風雲，他們不一定聽他指揮，却尊重他的意見是必然。因此華國鋒不得不親自登門拜訪，希望他能助他一臂之力。不過，獨眼龍對華國鋒未必相助，因他心目中只有老拍檔鄧小平及其二野死黨。且華國鋒是由毛澤東選定，劉伯承恨透毛澤東，連帶也對華國鋒不滿。倘若華國鋒是由朱德選定，劉伯承必全力支持。同時華國鋒已逐漸把鄧小平心腹如賈啓允之流芟除，盡力抑制二野系的軍人勢力膨脹，相信劉伯承已恨在心頭，口裏說不出而已。因此可以肯定，華國鋒欲在劉伯承手中討些甜頭，等於緣木求魚。故中共中央的「華劉談話」，有可能是華國鋒僞造，以達到欺騙中共幹部，使他們對華有所好感。也有可能劉伯承表面說些應酬話，對華國鋒虛以委蛇，結果被華國鋒加油加醋。此份文件，可信程度不高。

讀者　董莊
（三月十七日）

請領稿費：

本刊由（四八六－四九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中共無法解決民生經濟困境日趨嚴重

近日共帮頻頻在報上透露經濟發生困難，表面看來，這種自動報憂之舉，似乎顯示華帮的「文風」已眞有所改變，實則這仍不過是掩眼之法，目的在於報小憂而掩飾大憂，避重就輕，擾人視綫。

共帮經濟自「大躍進」以來，二十年一直陷於困境無法擺脫，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事實，除非昧着良心說話，否則沒有人會認爲大陸情況有過一日好景。危機實不自今日始也。

「四人帮」垮台前固如此，華國鋒上台後則更每下愈況。有一點可以作爲現成的例證。自去年秋天華北唐山地區發生大地震以來，共帮的原材料即發生短缺，交通出現失調的現象，工農業生產更陷於萎縮倒退。華北唐山地區在中國版圖上只屬一個小點；唐山的人口與八億這個數目相比，也是「微不足道」（「四人帮」語），共帮「中央」大頭目們在震災發生後，也說過「抹掉一個唐山不算什麼」的話。爲什麼發生了一次地震，就會使共帮的整體經濟產生如此惡劣的連鎖反應一蹶無法復振？說穿了，正是因爲共帮經濟情況長期不妙，底子薄弱，難堪一擊的緣故。

但是，對待如此惡劣的情況，華帮之「報憂」却只以「暫時困難」、「後進」或「上不去」之輕描淡寫的字眼帶過，並稱之爲「眞相」，其居心又是多麼卑鄙。

當前華帮經濟困境，絕非一種孤立的現象，而是政治危機的反映。並不是中國人民不願勞動，自甘墮落，實因政局動盪，社會秩序混亂，人心不安而致無法勞動。另一重要因素則是地方上的割據紛爭，各自爲政的情況使然。一個不須懷疑的事實是，華國鋒一伙現已無法控制整個共帮的局勢，甚至一小部分地方亦無力控制，共黨已成羣龍無首，華政權搖搖欲傾，何況經濟。

現時華帮經濟困境，除表現在民生條件的日趨惡化之外，還可由以下幾方面反映出來。

一是工業原、材料的嚴重短缺。共區每一工廠企業單位，都沒有一個「材料科」（或「組」），屬下許多「材料員」。他們雖號稱「社會主義」體制，又自吹爲「計劃經濟」，但材料的供應一點也沒有「計劃」。「材料員」的任務，就是負責到各地去「攪材料」，這些人在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時間「出差」外地，有時爲了「攪」小小一批材料，輾轉數省仍不能成功；成功者，就叫做「有辦法」。但自「文革」以來，尤其是去秋唐山大地震發生後，連往常認爲最「有辦法」之材料員，也變得束手無策了。據一位甫自大陸探親返港的友人指出，其兄爲廣州河南某大工廠的「材料科副科長」，去冬被遣到天津「攪材料」，原定「出差」一個月，但一去兩個多月至今未返，他回港時亦未見兄之面。

二是燃料不足。此中主要原因是石油生產發生嚴重人爲或意外事故，無法完成預定計劃，而在「保證出口任務」的情況下，使內部供應出現恐慌；另外由於東北和華北煤礦主要產區去年先後遭受地震摧毀，使各地工業燃煤來源斷絕。

三是交通半癱瘓。其成因除燃料短缺之外，更由於各地區形成「獨立王國」，各爲私利爭先恐後，以致調配混亂，員工「鬧情緒」，使貨運計劃落空。

以上種種皆促使民生條件的進一步惡化；民生惡化又回過頭來影響工農業生產。總之，當前華帮之處境以「泥足深陷，無法自拔」八字來形容，至爲恰切。共帮當權頭目現已好像熱鍋的螞蟻，着急、掙扎又有何用？

（小葉）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感時

詠梅

無題

無題

無題

無題

無題

無題

無題

無題

無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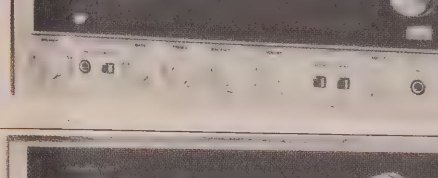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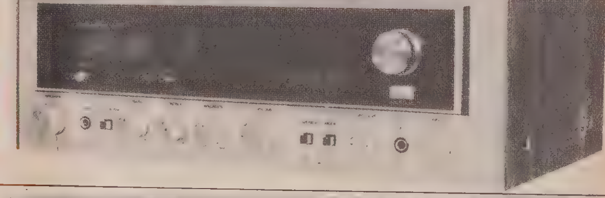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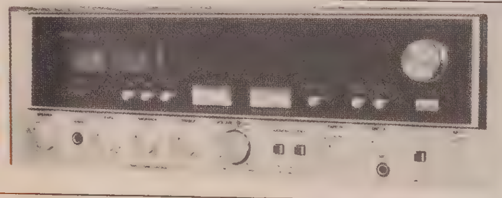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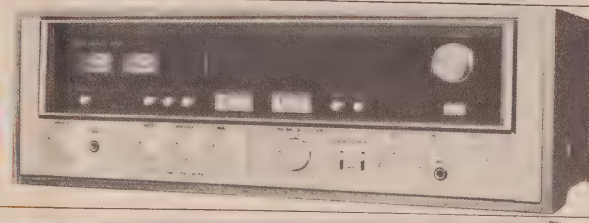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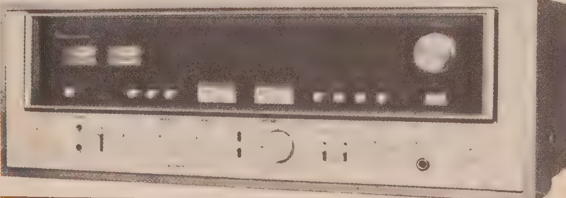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492



「抓破面孔？」

嚴以敬作

NO.492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三月卅一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illegible]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二
承印者：友聲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3號地下
電話：[illegible]
售價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對矮鄧復出的嚴重鬥爭

可能，本文與讀者見面時，矮鄧問題已經解決。然在背後却有許許多多不爲外人所知的秘密。發展下去，並非中共之福，而足以擺北平政權之命。

關於鄧小平復出問題，如果不是受到阻力已經應該找個宴會或接見外賓的機會亮相了。因爲，北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先後發表文章爲他復出舖路，起初用「中央領導同志」影射矮子，後又直接了當地提到「劉（伯承）鄧（矮子）大軍」，特利是周鄧的殘渣餘孽，爲了給矮鄧復出製造「海外」以至「國際」輿論，他們還通過組織但非公開的渠道，拿大陸以外的地區交給由周鄧徒子徒孫辦的報刊發表，日前傳到香港的所謂「總理臨終講話」就是一例。

周鄧的崇拜者、擁護者，一方面在北平向肥華集團施加政治壓力，另一方面在海外從「輿論」上進行鼓噪，迫使華國鋒小集團乖乖地打開「牛棚」之門把鄧矮子放出來。在三月上中旬那段時間，大陸和香港「迎鄧復出」的「輿論」形成了高潮，當時有人估計鄧即將東山再起，復任他的前職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共軍「總參謀長」。可是到本文截稿（三月二十五日午夜）止，鄧小平復出問題，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此一事實說明兩件事：一是華國鋒爲周鄧派的說法徹底破產；二是以肥華爲首的毛江餘孽或稱之爲「文革叛徒集團」，其中包括華國鋒、吳德、汪東興、紀登奎等人，與擁鄧份子之間存在嚴重的鬥爭。

先談華與老狐狸周恩來毫無瓜葛這個問題。華受知於毛係因他長期在湖南湘潭工作的關係，但得到毛的器重，則因他替死人老毛這個帝王思想非常濃厚的傢伙修建家廟。肥華與毛澤東搭上綫後，由湘潭地委書記而湖南省委書記，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他和黎原（軍長）、章伯森（湖南「副省長」）成爲湖南的領導人。後繼黎原爲湖南省革委會主任，中共湖南省新省委成立後被「選」爲省委第一書記。林彪事件發生後，毛江退居第二綫，北平大權暫時落在周恩來手上。可能，毛江對當時把持大權，包括處理全「國」黨政軍事務，清查林彪餘黨和調停各地派性、武鬥等等問題的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等根本不放心，可靠的只有康生、李德生等少數幾個人，所以毛江夫婦便從長沙把華國鋒調到北平，帮毛江處理機密大事。後來被安揷爲「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這不但表明他是毛江的親信，更是擅長「保衛」工作的特務份子。

一九七五年秋中共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前後，相信由於毛發覺江青唔係個皮，而誤認爲華絕對可靠，所以，一方面抑制江青胡來，另一方面於提拔華的同時也示意華在他自己死後帮江青「把紅旗扛到底」。江華之間有意見，是內部之爭，毛死後華「叛變」才發生變化，終至逮捕了「四人帮」，自己坐上了北平第一把交椅。這並不等於他叻，只能說明華不講道義，唔係好人。

今年一月八日周某畢命一週年，大陸報刊電台在一段頗長的時間中，連續發表「悼念」文章，報導和消息，是凡與周有密切關係的當權幹部不知提了多少，如周在重慶時的衛士現任福州軍區副司令員龍飛虎，和另一情報助手現充四川省委書記楊超等等，一時都成了「名人」。可是，對於華國鋒三個大字却一次也沒有提過。這就充份說明，華與周實實在在是一點淵源也沒有。

其次，再談以肥華爲首的「文革叛徒集團」與擁鄧份子有嚴重鬥爭，鬥爭的焦點，估計包括下列各點：

（一）、對於毛的「威望」問題：華派主張不能改變毛生前的重要「決定」；擁鄧份子則主張「解放」矮鄧，並官復原職，對毛進行變相鞭屍也在所不惜。

（二）、華主張給鄧工作，但權力不能過大，大到足以對他構成威脅；而鄧方面則既要地位又要「光榮」，所以談不攏。

（三），在重要工作崗位分配方面，如軍方重要人事等等，兩派達不成協議。

自三月十日起，大陸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包括湖南省委第二書記張平化）均集中北平開會，估計主要商討鄧復出等問題，但到本文截稿的三月二十五日午夜還聽不到一點有關的消息。可見，圍繞矮鄧復出問題，北平上層那一伙人又發生了一場新的派系鬥爭。

可能本期「萬人雜誌」與讀者見面時，矮鄧問題已有結果，然從他的「解放」過程看，倒是極爲「難產」。將來的發展可能有三個重點：一是毛被鞭屍；二是共軍內部發生衝突；三是因派系鬥爭加劇在大陸上發生抗暴革命。



海外華僑一股愛國熱情
國府當局應該好好利用

大部分海外華僑都有一股熱烈的愛國情操，他們在國外做了許多無形的反共工作，自動自發地對抗中共統戰分子及媚共成性的「血外」、「墮子」。中華民國國府當局，對這些人應當善爲利用，可以成爲海外對抗中共宣傳的一枝有力的義勇軍。可是國府當局有不少地方使他們熱情遭受打擊，這是僑務當局應該加以檢討的。

萬人傑

來自比利時的老讀者

在比利時開中國餐館的朱先生，是萬人雜誌的老讀者。十年前萬人雜誌創刊，他一直訂閱到現在；萬人日報出版後，他也訂閱了，除幾篇連載的長篇小說外，他全部過目，且記憶力很強，讀過的文章，差不多都記得。每次續訂，必寫信給老萬；萬人家庭有什麼事，一定給我們送錢，大力捐輸。像萬人雜誌前老編張贛萍去世的子女教育基金；老萬爲亡兒設的紀念陳孝昌助學基金，他捐過不少錢；萬人日報出版，他也作了「贊助股東，」老萬和他雖未謀面，彼此可說神交甚久。

前年老萬本打算旅遊歐洲，曾寫信給朱先生，希望能夠成行，到比利時探訪他。他立刻回信表示歡迎，並告訴了老萬他的電話號碼，叫老萬一到比利時先給他打電話，他會帶老萬到處遊覽。

因爲湊錢辦萬人日報，老萬的歐遊計劃告吹，和朱先生也緣慳一面。想不到老萬未到歐洲，朱先生伉儷却來了香港。

他主要目的地是台灣，遊罷台灣，才到香港。萬人春節遊台團的領隊，萬協副主席梁伯中在僑委會委員長毛松年的茶會中碰到朱先生，朱先生聽說他是萬協的人，就向他問起老萬，表示下一步要到香港來看老萬，因此他人未到老萬便聽到消息，知道他快要來了，心情十分興奮。

館子小叙一見如故

老萬和朱先生雖未謀面，但他是萬人大家庭的好友，可說得是萬人日報和萬人雜誌最熱烈的擁躉，有一事可爲明證：他在毛委員長的茶會中，翹起大拇指對毛委員長說：「萬人日報是海外一份最了不起反共愛國報紙，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份！」當席有一位日本華僑表示同意他的說法，他在東京也以空郵方式訂閱了萬人日報，每次收到，都爲他認識的中國朋友所爭讀。

據老萬了解，毛委員長這次的茶會，是專爲招待從世界各地回到國內度春節的華僑而設。朱先生在茶會中的宣揚，是基於愛護萬人日報，藉此向當局反映一下華僑的意見。但毛委員長對他說，他對這份報紙也很了解，同時早已讀過。

他的話是眞確的，因爲最近萬人日報申請內銷，把一大堆報紙送到僑務委員會，報紙雖未進口，毛委員長大概眞的已讀過。

朱先生伉儷從台灣到達香港，馬上到報社看老萬，我們一見如故。他看到萬人一班工作人員，好似回到娘家見到親人一樣，立刻掏出兩百元交給他們「加菜」；老萬也聊盡地主之誼，丟下手頭工作，和他到附近館子小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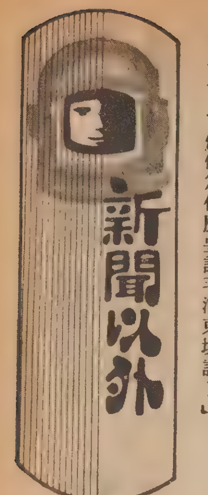
台北機場海關

在朱先生告訴老萬他經過台北機場海關的遭遇的同時，老萬收到一位日本華僑來信，除續訂萬人日報外，還附了一封對老萬吐苦水的私人信件，原來他剛從台灣回東京，信裏的中文，有很重的日文化，很費勁才看得懂。他訴說在台北機場海關遭遇到不公平待遇，至於怎機的不公平，他在信中未有說明，只表示中文寫得不通順，否則要向台北機場海關開炮。

可肯定，他是一位愛國的僑胞，光這麼大的火，對台北機場海關有這麼大的意見，當然不會是只受到一點點小麻煩，必有令他相當難堪的遭遇。

朱先生遭遇的情形，可作爲一個例子。當他夫婦倆飛抵國門，已在表格上塡好帶有美金一萬元，照海關規例，外幣多多可以進口，到從台灣出口時，所持外幣，不能多過帶進口的。因此雖塡了表格，還要當面檢驗。海關的人要看鈔票，朱先生就把身上皮篋子拿出，這皮篋子一邊放護照，一邊放鈔票，他交給關員，關員把鈔票拿出，逐張點數，花了很長時間不要緊，還把那疊美鈔一張一張排開，這麼一大堆鈔票，確很惹人注目。旁邊朱太太一看情形不對，待他點數完畢，立刻收起來，迅速放進她那隻特大的手提包裏，朱先生也把放護照的皮篋放回大衣口袋。可是，才出機場，一摸口袋，就發覺皮篋不翼而飛。當然，他給扒手光顧了。顯然是海關關員點數鈔票時，已引起扒手注意，見朱先生從皮篋內拿出鈔票，以爲他一定放回皮篋裏，料不到朱太太已納入手提包。扒手一無所得，扒到手的，只是朱先生的護照而已。

可是，鈔票雖得以保存，丟掉護照也十分麻煩



，急得回頭向關員投訴。關員說不知情，朱先生也無計可思。進了旅館後，通過一位在政府機關做事的朋友，替他想辦法，第二天，海關的人才把他的護照找回，可是也丟了一些文件。

談起這事，朱太太很氣，認爲海關點數鈔票是應該，但不應把鈔票排開。財不可露眼，扒手看了，不打主意才怪。

諸如此類的事，老萬聽過許多歸國華僑投訴。當然，海關人員有他們的職責，但即使必須要逐張驗明眞僞，也該顧及對方安全與方便。一般華僑對祖國都是滿腔熱情，應盡量避免使他們留下惡劣印象，至少在態度上不要把對方肯定是「壞人」，華僑的心才會覺得舒服點。像朱先生朱太太這一對老實的華僑夫婦，不該把他們當「大賊」般看待。

對付統戰分子

和其他國家的華僑一樣，比利時華僑也有不少中了共黨宣傳毒素。朱先生曾勸阻許多打算回歸的華僑，不過後來他覺得勸阻沒多大作用，最後就改爲鼓勵他們回歸，效果就大了。回歸過中國大陸的華僑，默默改變了態度，尤其有親人在大陸的，一經接觸後，他們知道中共的宣傳實是一派謊言；更目覩大陸同胞實際生活情形，和中共宣傳的完全兩樣，此後，他們再不談回歸，也不會再替中共作義務宣傳，作中共統戰分子傳聲筒了。

捧共媚共並不限於華僑，比利時人也不少中了中共宣傳之毒。朱太太告訴老萬一個故事：他們開中國餐館，顧客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一次朱先生和一名親共華僑爭辯中共問題，旁邊一位外國人表現了不滿的神色，當朱太太經過他座位時，他問朱太太：「你們爲什麼要說毛澤東壞話？」

朱太太一聽，氣得一時不知怎樣答他。想了想，她問：「你是法國人還是比利時人？」在比利時是說法文的，外國人很難分辨出是法國人抑比利時人。

「我是比利時人。」他說。

「我也是比利時人。」朱太太說。他夫婦倆已取得比利時公民資格。「可是，我對毛澤東知得比你多，爲什麼我們不能批評他？」

比利時人爲之語塞，匆匆吃完他的炒飯，便走了。

外國人也受中共宣傳

朱太太說，這些無知的外國人，有時眞使人生氣。她認爲外國人都很現實，趨炎附勢的多，今天中共外似強大，外國人也飽受中共宣傳，因此她一定要讓他們知道，很多中國人不喜歡毛澤東。

一個僑居外國的中國人，要表達自己的反共意志有時會受到很多委屈，有些人以爲只要不過問政治，便不會惹到煩惱，事實並不這麼簡單，你不過問政治，政治却來過問你。在外國攪統戰的中共分子，有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他們會用種種方法「爭取」你，要你加入他們行列，你要推辭也推不掉的；一經加入，永遠成爲他們的走卒。因此，對付他們的最好方法，是明顯的和他們對立，表明你對中共政權的深惡痛絕，那麼，他們以後就再也不敢煩擾你。

在比利時，左派統戰分子都知道他夫婦倆是「死硬派」，不但不敢打擾他們，而且害怕他們，他們比一些不顯得罪左派，又不欲跟着左派走的華僑，精神上痛快得多，絕對不會惹上他們的煩惱。

辦美洲航空版

最近接觸過好幾位美國及加拿大回港的朋友，他們特地到報社看老萬，從美西回來的，大部是馬森亮的朋友；來自美東的，大多與李勇認識。

他們來看老萬的主要目的，幾乎都爲了促成老萬辦美洲版。當然，出美洲版絕對不可以像在香港那樣貼錢，投資的人未必有鄧氏銅山作後盾，長期賠錢，一定使他消失了辦下去的興緻。

老萬雖知道在美國有難以估計的許多反共華僑，但美國實情，究竟隔閡；而且，目前在美國出航空版，或本地出版的報紙，可說極少如萬人日報這樣堅定而具有戰鬥性的，尤其是星島日報美東版，不幸落在媚共墮子控制下，全面變色，言論上的表現，比這裏的正統共黨報紙更可憎，但報頭上仍掛着中華民國招牌，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慨，完全不受總社的節制，老板吹佢唔脹。這種情形，看在老萬眼裏，覺得寒心，如果萬人日報出美洲版，所託非人，言論不能由我們自己控制，將是後患無窮。

辦美洲版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主要部分在香港排好，造成菲林，航空寄到美國，再在那邊加上本地新聞及廣告，然後用柯式印刷。問題就在美國「加上」的那些文字，如果交由可靠的人負責，當然沒問題；如果是蘇國坤這種人，雖然香港排好的並無媚共文字，但在美國他把反共的東西抽掉，加上替中共大力吹捧的文字，便使星島日報美東版與香港版截然不同，背道而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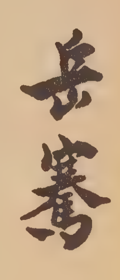
不過，這種情形對我們來說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論將來我們在美東或美西出版，都有靠得住的負責人，「他們辦事，我們都可放心。」

過去我們不考慮美洲航空版，主要原因是我們在香港還沒站穩，如果美洲航空版出版了，我們在香港站不住腳而關門，美洲版豈不太過短癮？目前，萬人日報即使仍在赤字階段，但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不致關門，一定維持下去，因此老萬也有胆研究出美洲版問題。

美洲華僑衆口一詞對老萬說：他們需要一份這樣的報紙，在那邊，共產黨的宣傳品太多，看了使人很氣，如果萬人日報出美洲版，將是我們最佳的精神食粮。

萬人日報雖是一份銷路不太廣的報紙，但確是反共愛國人士的精神食粮。許多讀者率直的說：如果沒有萬人日報，叫我不知看什麼報紙好了。美洲華僑對老萬的這種表示，意思也差不多，因此老萬認爲，這是值得萬人日報嘗試的發展計劃。

尼赫魯父女統治終結



印度選舉結果，尼赫魯女兒大敗，被趕下總理寶座，其父女一手支配，控制了三十年的印度政府，換了另一批人。消息傳出，舉世稱快。

對於尼赫魯寶貝女兒英迪拉甘地其人，筆者在二十個月前，她因選舉舞弊興訟，囚禁反對黨領袖時，對之曾有如下批評：

作壞事而沒有才具

筆者有時同朋友談到歷史人物，覺得作好人還比較容易，作壞人却非有本領不可，此所以流芳只能千古，而遺臭萬年也。

現代政客中，作壞事而又沒有才具的，只得兩個人，一是「建都」北平的施哈諾「元首」，一個便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女兒英迪拉．甘地。

尼赫魯女兒因選舉舞弊被反對黨控告，高等法院判決敗訴，如果她馬上提出辭職，表示法院判決雖然不公，但法律尊嚴則不容侵犯。如此，印度政權還是在國大黨手上，她個人也絕對還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對她，對她的國家都有好處。此上策也。否則，已上訴最高法院，靜候最高法院開庭審訊，最高法院如能平反，還可繼續任總理，最高法院若維持原判，再辭職，此中策也。再不然，師承泰國乃沙立，巴基斯坦阿里汗的故智，實行政變，解散國會，廢除憲法，實行戒嚴，一切均以命令行之，俟局勢穩定，再舉行國會選舉，更可頒佈許多法令，使反對黨人不能競選，選出清一色之國會，以憲政之名，行獨裁之實，此下策也。但尼赫魯女兒今天所行的，竟在三策之外，雖不想把她與施哈諾並列，亦不可得矣。

目前的印度究竟是一個甚麼國家，實在難言，它有憲法，憲法却等於作廢，反對黨人被捕之後，不審不判不放，能羈押一年之久，英國以異族統治印度，也未用過此種手段對付印度國大黨人，而尼赫魯女兒對待自己同胞竟連英國人都不如，此而尚可謂之人乎？

更滑稽可笑的是，選舉官司還在打，最高法院八月份仍然開庭，但獲得勝訴的原告已變成罪犯被囚在獄中，如果到時最高法院的法官仍然堅持原則判尼赫魯的女兒有罪，則尼赫魯女兒會不會援用戒嚴法，把最高法院法官也逮捕送入監獄，與納拉揚，德賽諸人作伴。若是法官屈於壓力，改判尼赫魯女兒無罪，印度就眞正變成無法無天了。

二十世紀第一潑婦

筆者一貫稱尼赫魯爲「二十世紀第一小人」，但小人雖然可惡，却也有小人的長處，卽過份犯眾怒的事尙不敢爲，所以尼赫魯生前雖然作的壞事無數，却從未捕過反對黨領袖，亦未併吞錫金。

尼赫魯女兒可稱爲「二十世紀第一潑婦」，尼赫魯不敢作的事，她敢作，但可以斷言，此舉將爲印度帶來重大混亂，在混亂無法解決時，若不爲共黨所乘，卽由軍人起而奪取政權，甘地盡畢生心力所促成印度之獨立，最後將葬送於尼赫魯父女之手，實堪惋惜。

這段話所以未盡應驗，是由於印度民主基礎已厚，軍人不敢奪取政權，共產黨又因親俄親毛之分，自相抵銷力量，而其他在野黨領袖被囚於獄中，既堅同仇之誼，復懷救國之志，自然而然團結一起，共同與尼赫魯之女戰鬥，此點乃尼女事情無法預料者。

尼赫魯女兒之敗，舉世皆知，但很少人留心她敗得慘，在印度北方邦，一向是尼赫魯父女的「采邑」，不必說他們自己的席位安如泰山，就是其他議員也由他父女分配，然後提交人民投票，萬無一失，此項情況由來已久，但這次不但尼赫魯女兒自身落選，其子落選，更使人不能相信的，北方邦八十五個議席，上一屆全屬於尼赫魯女兒，這一屆一席未得到，如果國大黨仍能保持北方邦八十五席，雖然未夠過半數，仍是國會第一大黨，尼赫魯女兒還可以組閣，就由於北方邦全軍覆沒，才使國大黨失去三十年的政權，所以說這次國大黨之敗，是尼赫魯女兒個人之敗。此其一。

垮台與內政外交無關

其次，一個政黨因選舉失敗而下台之事，民主國家自是司空見慣，但以現

任總理而落選的，就筆者記憶所及，三十年來似無第二人。緬甸在尼溫發動政變之前，也是民主政體，原執政黨一分爲二，一派由宇努爲首，一派以宇瑞巴爲首，在大選中，宇巴瑞一派大敗，宇巴瑞及第二號領袖宇叫迎均失去議席，該派在大選後須推選領袖，已成爲舉世奇聞。現在尼赫魯女兒竟以現任總理失去議席，不能不算是政治史上一項「奇蹟」，此其二。

尼赫魯女兒這次所以敗得這麼慘，認眞說與內政外交皆無關，華帮在鼓掌稱快之際，一口咬定是由於其親俄，實則印度選民那裏分得清親俄親美，能分得清俄美的也只是少數知識分子，對選舉影响並不大。

說到內政，以印度人之愚，國家之窮，誰上台也是一樣，尼赫魯攪不好，他的寶貝女兒攪不好，換了尼赫魯父女的副手德賽便能攪得好，有是理乎？

所以說尼赫魯女兒之垮，與內政外交均無關，基本問題出在她的強梁霸道，使印度人民反感。尼女爲人有其父之壞，無其父之陰險，尼赫魯專權怙勢，把壞事做盡，但始終不超出法律範圍，所以人們對其無可如何。尼女不同，她多少有點師承毛澤東，無法無天。如法院判她選舉舞弊，她竟實行急緊法令，大捕反對黨，不審不判，一關二十個月，所囚禁者皆是知名之士，此點對選民刺激甚大。

再如印度推行絕育，自是正道，但施行辦法太過強梁，隨時在家中甚至在田野間捉人，捉了就送去醫院開刀，這樣攪法，人民自不能忍受，而尼女却以爲人民一定擁護，貿然舉行大選，終於一敗塗地，尼赫魯乃狐父，竟生了一個豚女，可爲一噱。



治印而危害人類惡蹟有三

今天檢查尼女治印而危害人類之惡蹟有三：

一、勾結蘇俄，爲虎作倀，破壞自由世界在南亞防綫，尼赫魯生前一心媚毛自保，結果吃了大苦頭，氣急敗壞而死。尼女上台後頗思爲父報仇，但毛帮固然一窮二白，印度窮得更透，尼女自忖不是對手，竟求援蘇俄，訂立軍盟，一手撕毁其父較以招搖撞騙之不結盟政策。

使蘇俄軍艦得以進入印度洋，此點對局勢影响甚大，美國就因感到蘇俄海軍已侵入印度洋，蘇印訂立軍盟，僉壬基辛格乃乘機慫恿尼克遜去北平，試看基辛格第一次去北平是在巴基斯坦喀喇蚩假裝肚痛，躲開記者，牽綫設計者便是巴基斯坦當局，巴基斯坦是印度第一仇敵，是毛帮一貫拉攏以制印者，可了解其來龍去脉。

二、試爆核子，害人害己。

印度立國以來，沒有一年能自足自給，全靠各富庶國家給予援助，由於尼赫魯「黑驢打滾」式的外交迷惑了許多短視政客，皆對印度表示友好，西方國家的英、美、法、意、加、澳、紐，加上日本，共產國家的蘇俄及東歐附庸國，皆對印度提過適當援助，二十六年來印度實際上靠各國施捨過日子，如果沒有了各國援助，印度可能早已崩潰。但尼女「雌才大畧」，端的「強爺勝祖」，居然把各國救濟印度飢民的錢，拿了去製核子武器，其人之無心肝，尤勝於尼赫魯。

這次德賽上台，首先聲明改變與蘇俄關係，又說不製核子武器，均不失爲明智之舉。

三、併吞錫金。錫金本中國藩屬，爲中印邊境三小國之一，在英國統治印度時，強將錫金收爲保護國，是時中國清朝政府微弱，無力反對，但中國歷屆政府却也從未承認。英國人雖然將錫金收爲保護國，却也從不干涉其內政，任由錫金王統治。尼赫魯當政強併了大半個克什米爾，屠殺那伽族，已把壞事作盡，但尚未併吞錫金，尼女當了總理，在支解巴基斯坦，成立了孟加拉之後，又公然併吞錫金，廢錫金王，二次大戰後，滅人之國者，只此一次。尼女之惡亦屬空前。

總之，尼赫魯父女之惡，對整個自由世界，擢髮難數，其倒台實在是一大喜訊，只希望繼任者要甩掉尼赫魯的死魂靈，把印度帶上民主之途。



華鄧的對立與共存

錢希川

最近有關鄧小平復出之說，甚囂塵上，究竟鄧小平能否復出當「總理」，要看華鄧的態度及其實力如何，倘若華鄧沆瀣一氣，且華願把部份權力移交鄧，而鄧又野心不大，不使華做一名空頭主席，像周恩來對毛澤東，那麽鄧有可能早日復出。其次，華能否控制軍方，因爲有部份軍方頭頭支持鄧，假使華國鋒不能控制他們，鄧小平不但能復出，而且還可一脚把華踢掉。

最近北平當權派在批鬥四人帮的掩護下，加緊施展其企圖穩定統治的手段，一是實施「軍管」政策，由十九個省市而擴大於鐵路系統，藉以鎮壓共黨內部的反抗勢力，與廣大人民的反抗運動；一是改組各「省委」，向地方奪權，藉圖控制混亂的局勢，防止公開分裂。

擁兵割據．根深蒂固

自廿多年前中共全面武裝叛亂倖逞後，各大軍區和大行政區隨之出現，即自我種下了擁兵割據的惡果。因爲四個野戰軍各成一派，各據一方，得以把勢力分佈於各「省市委」之中。在「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毛澤東爲了消除在地方具有影響力的劉少奇派，一面安撫軍方，一面扶植文革派，使原有的省市委人事部份更換；林彪被謀殺後，因各地若干親林軍頭受到株連，以及文革派漸成氣候，又對一些地方黨務頭目加以變動。但由於軍事實力派在各地根深蒂固，使毛有所顧忌，不敢操之過急，故經過漫長時間，方組成所謂「革委會」和省市委會；而這種勉強拼湊的機構，徒然破爛原有的組織，卻無法建立起眞正向毛江効忠的地方權力核心。

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毛斃命後，江青等即束手就擒，分佈地方組織的文革份子，非不但能發生支援和反抗作用；甚至作爲四人帮主要基地的上海市，也被華國鋒輕易的奪取。這顯示過去毛江集團處心積慮所搞的地方組織，仍是遷就各個派系雜湊而成，尤其當地軍頭的控制力一直存在，所謂黨指揮槍，不過是毛江的如意算盤而已。

地方軍閥．尾大不掉

華國鋒竄升中共最高頭目，雖獲得部份軍頭的撑腰，但各省市的反對力量仍然強大，這與其說是四人帮份子在作困獸之鬥，毋寧說是中共黨政軍的許多高級頭目，認爲華資望不足服眾，而希冀在權力再分配中保持既得利益，或分得一杯羹。各地軍頭日益尾大不掉，尤使華受到隨時可能失去權位的威脅。據日前加拿大報紙報導，「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積極支持鄧小平復出，並再度取得「南京軍區」的控制權，爲「地區主義或軍閥王義抬頭的徵兆」。在此種情勢下，華益不敢開罪於各地的軍頭，招致槍桿子的公開反抗，遂藉消除四人帮爲名，向地方機構奪權，企圖穩定其統治。

更動人事．安置親信

最近一個月中，貴州省委人事已有變動，由馬力接替魯瑞林爲「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這是中共在最近一個月內更換的第六個省級頭目；其他五省，則包括浙江、雲南、江蘇、廣西和黑龍江。中共級頭目相繼被更換，雖然所採方式是個別的和緩慢的，但其目的顯然是排除異己，安置親信，且與「國務院」若干人事更動，同時進行。筆者對這六個新任省級「第一書記」的派系背景，雖未能充份了解，但從馬力兼任貴州省「軍區第一政委」的報導來看，顯示他必與軍方有密切關係。如果其他五省的新頭目都有同樣的人事關係，則華向省市奪權，即令有所進展，祇是爲軍方擴大在地方的控制權舖路，其結果是加速獨立王國與大分裂局面的出現。反之，如果華此一奪權行動受阻撓而到此爲止，其結果是貶抑中共中央以及華國鋒個人的領導地位，中共火併的情勢將無法緩和。

軍方支持．矮鄧復出

最近有關鄧小平復出之說，甚囂塵上，國際人士甚表注視。據日前報紙消息，他的新任務，將爲「調查及處置四人帮的罪行」。顯示鄧小平重登中共政治舞台，已由鑼鼓頻催而呼之欲出，如果先行獲得上述的「任務」，又爲北平當權派刻意緩和內部危機的安排。

自文革派頭目被逮捕後，即傳聞鄧小平可能復出，但如從深入擴大的批鄧反右而迅即翻案，必須經過一番部署，以避免加深中共的內部矛盾與危機。從最近的共情來看，最顯著的是：一、廖承志等對外國人士公開承認鄧將恢復「公職」，廣州等地的大字報亦作同樣宣傳；二、「人民日報」對他當權時推行

的科技政策，予以肯定的評估；三、華國鋒在最近調動「國務院」人事及省級頭目中，若干親鄧份子已被提拔。四、李先念公開說，鄧小平將於「五一」節在天安門上亮相。

華鄧兩梟・互不相讓

鄧小平復出問題的另一關鍵，是他與華之間，究係對立還是沆瀣一氣？從過去擁華批鄧運動的激烈進行，尤其目前華企圖穩定其領導地位來看，他們顯然具有很大矛盾；從徹底打垮四人帮，並借助軍方的支持來看，他們又有合夥的需要。因此，華鄧之間的關係至爲微妙。既聯合，又鬥爭，原是中共的慣技，就當前情勢而言，華鄧暫時聯手，以對付共同的敵人，是很有可能的。但華決不願做一名空頭王席，而把掌握實權的職位拱手讓人；因此鄧小平將不會出任「總理」，暫行負責「處置四人帮罪行」之說，較爲可信。

此一傳說若成爲事實，對鄧小平而言，將視爲捲上復出之階梯，對中共政權尤其華國鋒而言，則暴露其無力控制內訌局勢的弱點。第一、這說明文革派的反抗勢力仍甚頑強。近來有關四人帮黨羽在各地掀起騷亂的消息很多，且常由地方報紙電台所傳出，使北平控制的宣傳機器無法掩飾；華國鋒既不能消除此種反撲活動，就可能借助於鄧小平，因爲鄧是被江青一夥傳毛之命而鬥倒的，時移勢易，必乘機報這一箭之仇；同時，由「第三者」負起「調查處置」的責任，華國鋒對共黨、對羣眾似乎獲得緩衝作用，亦便於交代。

華對軍方・失去控制

第二、顯示華國鋒對軍方已失去控制能力。江青等被整肅後，軍人氣燄日趨囂張，最近外電報導「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已控制華南各省，影響力伸入南京、昆明各大軍區，並指出這是軍閥主義抬頭的徵兆；在中共月來派遣的七個省委頭目中，又多屬與軍頭關係密切的份子，華面對地方割據之勢已成，又不敢開罪於軍方的情況下，促成這個和正在竄紅的「二野系」有密切淵源的老幹部復出，來維持槍桿子對北平領導班子的向心力，以避免大分裂局面的出現，雖是一項詭計，更是一着險棋。

筆者尚須指出，國際人士對鄧小平復出問題之甚表注視，乃是認爲他是大陸局勢如何演變的關建所在，而且將是一個溫和派的代表。其實，自劉少奇被整肅後，鄧小平由銷聲匿跡而一度出任「代總理」，完全是周恩來的掩護提拔，今日中共藉吹捧周恩來政策路線，作爲清除文革的政治資本，鄧小平遂抬高了身價，而非他眞正具有控制全局的聲望才能，即令他獲得部份實權，亦不能穩定中共的統治；至於鄧小平決非溫和派，從周恩來採統戰手段以執行擴張策畧，即可獲得正確的答案。



無法解決・內部矛盾

中共集團內部已將鄧復出，視爲解決目前混亂局勢的唯一有效方法；紐約時報謂「如果鄧小平眞的復出，那是因爲新政權現在感到需要利用鄧小平」，這推斷雖不免有倒因爲果之譏，但鄧小平的潛在勢力，已使華國鋒無法抗拒，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鄧小平復起之後，是否共黨政權的內部矛盾，即可鬆弛，答案是否定的。因爲從表面現象看，自毛死亡之後，江青等「四人帮」即成爲階下之囚，乃出於華國鋒的「非常」處置；實際上華國鋒只是在內訌中一隻被利用的過河卒子，他不倒向江青，便必須拉攏軍方頭目對江青作致命之一擊；這兩者的選擇，既談不上思想路綫，亦談不上關係淵源，而是當時的客觀情勢所迫。因爲北平之內，江青的城市民兵遠水難救近火，而陳錫聯與許世友等的遙相呼應，使華國鋒除了照計行事之外，便再無第二條自保之路。

上述部署，自然並非毛嚥氣後所草率擬訂，而是江青挾毛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時候，共軍的軍方頭目和元老幹部，即早已互通聲氣，其所以一直隱忍未發者，早在周尚未死亡之前，即指出乃爲對毛投鼠忌器；這其中使「黃安派」的軍頭李先念輩和「西南派」的軍頭許世友等合作的關鍵人物，正是這個幾經風浪的鄧小平；因此，華國鋒雖在鬥爭中得了漁人之利，但他要想排斥鄧小平而以領袖人物自居，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不過，應該了解共黨集團的內訌，在完全脫離了思想路綫之爭，轉變爲一個集團與另一個集團的利益爭奪之後，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法，便集中在權力分配上面；如果一旦鄧小平恢復了職位，則華國鋒反而成了次要的目標，也即是說鄧的復出滿足了「西南派」軍頭的權力慾望，那末，「黃安派」的軍頭必心懷不平，何況，除黃安、西南的地方派系結合之外，在共黨內，還有不少湖南頭目仍掌握有若干勢力，這裏面的錯綜複雜關係，鄧小平又豈能調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相繼死亡，沒有一個人可以出而維持象徵性的統一；今後，華國鋒如此，鄧小平亦不例外。

中共的世襲制度與新貴族

趙聰

文革前，中共有專爲高官子弟所設的學校，而這些高官子弟出了貴族學校，馬上就世襲了新貴族，高官得做，駿馬得騎，全不用從基層幹起，更不必經過銓叙和考績。二十年前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是他的姪兒毛遠新，女兒李敏、李訥、親戚王海容、林彪兒子林立果，却全未下放農村廠礦，就獲任了領導階層高幹。同樣，所謂「黑五類」的地主富農，他們早已比貧下中農還要貧窮，但仍然是地主富農，不只自己這一輩子是，子子孫孫也永遠是，這也是世襲。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創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又擴大其說，便於以高壓、殘酷手段統治蘇聯人民。不過照他們的理論，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無盡期的。

個人獨裁·寡頭專政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初，爲着鞏固其政權，不能不對階級敵人即一切非無產階級的階級，如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專政。但是經過一段相當時期之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資產悉遭沒收，大部分人關入勞改營已改造成無產階級，小部分不能改造的「階級敵人」則全被除滅，到那時即只有無產階級，也就等於消滅了階級，已無所謂專政了。所以當赫魯曉夫對史達林鞭屍之後，蘇聯就以「全民黨」「全民國家」自我標榜。雖然這不過是口頭上、紙面上的空話，實行的仍然是個人獨裁和寡頭專政；但總算是在表面上符合了馬克思的理論。

但是中共則不然，即使在表面也不肯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恰恰相反，中共更加強調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生前幾次公開宣布，兩個階級的鬥爭是長期的，因而無產階級的專政也是長期的。他的理論是資產階級人還在心不死，不停地陰謀復辟，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而這些階級敵人爲其階級本性所限定，亦不能改造成爲無產階級，相反的是無產階級却可能受其影响而蛻化變質，叛離無產階級而成爲資產階級。毛澤東即以此理論反蘇，指蘇爲修正主義、爲社會主義帝國主義；亦以此理論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指劉爲修正主義、爲中國的赫魯曉夫；更以此理論自詡保衛並發展了馬列主義。實際上他却是背叛了馬列主義，藉無產階級專政之無盡期的延長來持續其個人獨裁和寡頭專制的統治。

世襲制度·成新貴族

由於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無限延長的理論，派生出了中共在共產國家中所獨有的世襲制度。中共有「黨章」亦有所謂「憲法」，但均經「和尙打傘，無法無天」的毛澤東破壞得等如具文。惟獨這個不成文的世襲制度，却是歷久而不替。這個制度，就是作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一代一代永遠世襲爲統治階級，亦即南斯拉夫的吉拉斯所說的「新階級」，照我們中國人的說法應該是「新貴族」。新貴族是中共奪取了政權以後產生的，包括着所有黨、政、軍三方面的高級幹部，他們有權、有勢、有極高的物質享受，超越一切中下級幹部和黨員羣眾之上，無論從「文化大革命」期中揭發出來的那些「走資當權派」的私生活來看，或從近數月來揭發的「四人帮」的窮奢極欲來看，新貴族在各方面都遠遠超過了專制帝王時代的一切舊貴族。他們都自恃在危險的地下工作時出死入生，在艱苦的竄擾游擊時九死一生，勞苦功高，如今理應享受特權；因而也都自視血統高貴，不但自己享受特權，自己的子弟也應享受特權。文革之初，早已揭發出專爲高幹子弟所設的學校是貴族學校。而這些高幹子

弟出了貴族學校，馬上就世襲了新貴族，高官得做，駿馬得騎，全不用從基層幹起，更不必經過銓敘和考績。

「黑五類」．永無翻身

二十年前毛澤東卽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是他的姪兒毛遠新、女兒李敏、李訥、親戚王海容、林彪的兒子林立果，却全未下放農村廠礦，就獲任了領導階層的高幹。如今「四人帮」中的姚文元，據傳的確是江青的女婿，不過姚文元的妻子不是李敏、李訥，而是一位姓金的女子。這位金女，乃三十年代藍蘋在上海與韓籍明星金燄姘居時所生。「四人帮」的親信，號稱金童玉女的遲羣和謝靜宜，謝爲謝富治的女兒已是眾所周知，至於遲羣，有謂乃已故中共要員任弼時的兒子——父子、父女易姓的事在中共黨內並不出奇。這只不過就我們知道的而言，其他爲我們不知道的還不知有多少。然而已經可以證明了中共的貴族世襲制度，如果老子不是貴族的話，子弟雖然才智出眾，也只有下放農村長期落戶了。

中共對於其治下的羣眾，包括高中下各階層的幹部在內，概分爲「紅五類」和「黑五類」兩大類。這兩大類也是世襲的，紅五類除了像劉少奇、林彪以及遭受清算的領導高幹以外，其後人永遠世襲爲紅五類，卽工人、貧農、下中農、軍人、革命幹部；比方其中的貧農，雖然因分地翻身而富有了，更或做了「公社書記」、「生產大隊長」後，仍是貧農成分，本身永遠不變，子孫亦永遠不變。所謂黑五類，卽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子、右派；這些人受管制，被歧視，不能與紅五類平等，更無自由可言。如中共所自詡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就沒有黑五類的份兒。地主富農，早已沒有了自己的田地，也早已不是富有而是貧窮了，甚至比當年的貧下中農還要貧窮，但仍然是地主富農，不止自己這一輩子是，子子孫孫也永遠是地主富農，這也是世襲。

高幹子弟．特權階級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唆使在校學生組織紅衛兵，選拔出來做領導的，大多數是高幹子弟。像「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譚力夫、「建築材料工業部部長」賴際發的兒子賴銳銳、李井泉的兒女李黎鳳和李明清、陳毅的兒子陳小虎、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全是當時很出風頭的人物。「首都一司」「首都二司」，全是由高幹子弟組成而最早出現的紅衛兵糾察隊，等於軍隊裏的憲兵，專管其他紅衛兵。他們推林彪做「司令」，周恩來爲「顧問」，賀龍做「參謀長」，另有「國務院」的高幹如「秘書長」周榮鑫等支持他們。這些高幹子弟組織的紅衛兵，最初都只准紅五類的學生加入，而不收黑五類的學生，在辦公處的門上貼有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門楣上橫書四字：「基本如此。」還有口號：「龍生龍，鳳生鳳，耗子生兒會打洞。」這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世襲，認爲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而毛澤東之所以利用這些高幹子弟來組織紅衛兵，也是想叫兒子造老子的反，起用貴族的後代。

華帮仍然．走毛老路

後來出乎毛澤東的意料，這些高幹子弟並沒有造老子的反，倒是看到老子遭受了批判，造起毛澤東的反來。江青組織了「首都三司」，抵制了「一司」和「二司」，更把糾察隊解散，於是他們另組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繼續造反，結果給公安局逮捕起來。但毛澤東終於因爲他們都是高幹子弟，還是釋放他們。

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無盡期延長與世襲制度的存在，有至爲密切的連帶關係。不廢除或限期結束無產階級專政，也就無法取消世襲。如今華國鋒繼毛掌權，仍強調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路綫，不肯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予以修正，那末，中共的世襲制度就無法取消。不取消世襲制度，又怎能不造反奪權？

岳武穆與秦謬醜

青冥

詩中觀岳王

我平生最佩服岳飛，自然多讀他的作品，日前翻閱「岳鄂王文集」，發覺他很好佛。從前的人似乎沒有注意及此，所以特地在這裏談談。現存岳武穆的詩歌祇有十三首，其中五首分別題在雲都華嚴寺、鄱陽居龍寺、新淦伏魔寺、西山翠巖寺以及池州翠光寺的牆壁上。還有一首，是寄給浮屠慧海的。岳武穆與寺院的確很有緣。在「題翠巖寺」一詩裏，岳飛說：「秋風江山駐王師，暫向雲山躡翠微。」縱使帶着軍隊，他仍然抽空跑到寺院去。他告訴浮圖慧海：「功業要刊燕石山，歸休終伴赤松遊。叮嚀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著力修。」這不是說，待他直搗黃龍之後，便與山僧終老嗎？當然，岳武穆未必眞的有意出家，但他必定好佛，可惜素志未酬身先死，風波冤獄使人哀！

秦謬醜繼後有人

日前，「快報」發表了馬彬的一篇偉論。馬彬認爲：「閉上眼皮叫革命，呼喊被壓迫被奴役的人起來鬥爭，很是英雄氣概。但是，行之爲難。」因此，馬彬雖然「反共」，仍然主張我政府與共黨「和平融合」。

讀了馬先生的大作，不禁想起了秦檜獻給宋高宗的奇策：「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秦力主宋金構和，原來是要天下太平；「反共」的馬彬主張與共黨妥協，也是爲免烽烟再起，生靈塗炭。由此可知，馬彬的愛國熱忱，實在不亞於秦謬醜。

可是「和解」政策終於斷送了南宋——這一點，「反共」的馬彬當然心知肚明。

時事評論

大陸副食品突然減少

最近，大陸副食品來港數量突然減少，其中猪隻及蛋類，來貨更少，像一月份大陸蛋運港數量爲二二一二頓，二月份則減至八〇八噸，較去年二月減少達百份之三十五。因爲副食品的來源驟減，貨源直接影响了貨價，造成零售價的普遍上漲，使香港市民的生活負担突然加重。故本港商品的來源問題，最近又成爲關係到民生的重要問題。

我們曾經一再強調，無論香港的政治處境如何，始終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社會，而所推行經濟政策，一直保證了自由貿易的進行。這種商業的自由競爭，固然促進了經濟成長及刺激了社會繁榮，也避免了經濟壟斷和市場壟斷。因爲這種壟斷，所形成對貨源和貨價的控制，只會對市場擴展與民生改善，產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加強自由競爭，擴大商品來源，杜絕市場控制，增加粮食儲備，確保副食供應，對於保障市民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有極大的關係。這個關係，既是短期，也是長期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主副食品的

中共對外貿易保持政治利益

由於香港隣近大陸，這種地域因素和傳統習慣，使香港成爲大陸商品最重要的供銷地區，也使香港在主副食品的來源，對大陸存在很大程度的依賴性，而大陸的貨價較低，運費較廉，運途較短，也是事實。如果因爲中共在對外貿易方面，仍保持一種「政治利益」而造成對香港的商品供銷，有若干好處，係商品的訂價較低與供量較多，這對香港本身來說，肯定會帶來直接的，表面的，和短暫的好處。但人們不能在一個特定時期內，因爲這種利益的獲致，而忽畧了某些重要因素。

這種重要因素表現在，中共會隨時根據政治形勢和政治利益，而對國際貿易新制訂的「政治貨價」與「政治貨源」，有時作出主動，有時出於被動的相應「調整」。這種「調整」，對中共本身來說，是完全必要的維護本身利益的行動。事實上，中共向香港大量推銷各式各類的商品，不能將之武斷爲中共對於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港澳同胞」關懷，而是「政治利益」和「經濟

大陸抗旱

三位鬚髮斑白的老人，扛起鋤頭，捲起衫袖，腰帶軋緊，雖是全副「戰鬥格」，却掩飾不了苦難的哀愁！

這是在中共統治下，新疆莎車縣的「人民」，爲了抗旱而「大幹」的一個鏡頭，也是苦難大陸的一個縮影！

看圖中的三位老人，應該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的高齡了，如果共產主義是「幸福」的社會，古稀老人就算沒有「幸福」的家庭，飴兒弄孫，享受天倫之樂，也應該從第一綫退休下來，送入安老院去安享天年！

以香港的老人福利爲例，無依無靠的老人，光靠政府的救助，祗要知慳識儉，也可以免受飢寒，用不着手停口就停，去勞碌終日，去爭天鬥地，奴役終生，直到最後一口氣……。

從這三位老人的照片看來，他們緊鎖眉尖，愁容滿臉的神情，對住無望的前途，顯然是有太多說不出的辛酸和憂患。任你是鐵石心腸，見到大陸老人這種凄涼的情景，也會心酸陣陣！

大陸今年大旱，中共強迫「人民」要「大幹」去抗旱，去年是對抗地震，今年又要鬥天災，還有以鬥爭爲「綱」的人禍，鬥火連天，災難年年，這就是共慘世界的傳眞，這個傳眞鏡頭的背後，不知蘊藏有多少的血淚……。

暴政敗亡的跡象

苦旱雖是自然的天災，如果大陸的農田水利有過計劃的興建，所謂未雨綢繆，還不至於臨渴才掘井！

中共統治大陸近三十年，喊了近三十年與天鬥、與地鬥的空頭口號，實際上是人鬥人，鬥得天翻地覆，惹得天怒人怨，這次旱災成荒，又是「政治掛帥」，要深入批鬥「四人帮」去抗旱救災，套一句中共的術語：眞是「死不肯悔改」的蠻幹派！

天旱與「四人帮」扯得上甚麼關係？就算將「四人帮」千刀萬斬，抽盡「四人帮」的血腥，又能灌溉幾多少農田拿豐收呢？

去年是黃河地區水災，今年遍大陸鬧旱災，防旱治水，不借重專家人才的規劃，還是搬出三十年前的「人海戰術」，強迫「人民」用生命去排成肉陣擋洪水，要「人民」餓着肚皮，擠出淚水去旱耕，除了兇狠毒辣的共黨集團，恐怕連最落後的紅番黑鬼，也不至於殘暴若此，愚蠢若此！

中共集團跟着毛澤東的一條死路綫，強迫大陸「人民」走了近三十年崎嶇的寃枉路，到了今天，將錦繡的山河，弄得大亂，大饑、大災旱、大水災、大飢荒、大癱瘓的殘局，還不肯放下屠刀，還不肯放過受苦受難的「人民」，垂死掙扎的今日，還要強迫「人民」投入奪

利益」兩結合的實踐。這種實踐，並不是毫無節制的，也不是漫無止境的，它會隨時按照中共本身的客觀情況和實際需求，作出這樣或那樣的改變。

供應問題

徐達文

擴大貨源和開拓市場

如果將香港居民的所有主副食品的來源，完全依靠於中共的供應，及寄望於中共的照顧，就會使香港陷於被動的位置，最後會因爲中共的「調整」，或中共的困境，而使香港市民突然蒙受直接的損害。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及六七年的香港左派暴動事件，中共對香港的政經政策一度作出的突變，貨源從局部收縮到大力收緊，再到全面抵制，使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遭受重大的影響，甚至嚴重威脅到香港社會的安定。這是極其慘痛的現實教訓，深刻說明香港地區不能因爲外來的政治因素，或近期的現實利益，而放棄具有長遠計的政經政策。

對香港前途與香港民生具有重大意義和促進作用的，是如何保持政制，如何擴大貨源和開拓市場。在經濟學上的供求律，在政治學上的自主性，始終是極端重要的策畧運用與決策依據。

港府動用大量資金，建築萬宜水庫和海水化淡廠，顯然是在解決市民食水問題上，尋求獨立自主的表現，因爲六七年暴動，左派曾揚言中斷東江食水供應，香港經過這次制水威脅後，更顯得自助自救的重要性。從而作出上述的明智決定。

由此及彼，對於香港的主副食品的貨源，只要能按照這種去處理，就不會完全受制於人，特別受制於一個反覆無常的政權，其實，以香港具有的有利條件，擴大商品來源，是根本不成問題的，像食米的來源，就有泰國，美國，台灣，澳洲和大陸等地區的供應。

如果港府分散食米的來源地，就不致某一個地區的人爲與自然的因素，而影響整個香港的來源，如果將食米過份集中在大陸或泰國，就會形成一種食米控制局面，他們的一舉一動，會令到香港市民遭受捱貴米或食無米之苦。其效果是不堪設想的。

掌握有利本港市況

近月來，雖然大陸猪來貨較去年同期減少，但因有本地猪在新春期間大量應市，以及台灣和馬來西亞及時補充，致本港不會因爲大陸猪來貨的減少，而發生猪隻嚴重缺市的情形。這說明了主副食品的輸港問題，關鍵在於掌握有利於本港的市況。

而擴大商品來源，避免供應集中，及把握主動調配，對香港的主副食品問題的解決，確是一種未雨綢繆的重要步驟。



權鬥爭的戰場，不知共產黨徒的人性何在？沒有人性的殘暴集團，又怎能逃過暴政必亡的命運呢？

的傳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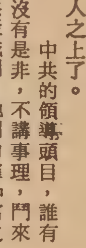
秦明

當之無愧的「領盜」

陰魂不散的鄧小平，又被中共集團抬出來大捧特捧了。

毛澤東未死之前，親手泡製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運動中，當時矮子鄧小平的罪名，比今天的「四人幫」可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嚴重的是矮鄧將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製造他們「黨中央」的分裂，將矮鄧列爲「中國赫魯曉夫第二」來當活靶打，抗震救災也念念不忘深入批鄧，可說是罪大惡極了。

曾幾何時，可能許多地方批鄧的大字報痕跡未盡褪色，掉過頭來，又說鄧小平過去做了許多好事了，眼見三天不偷鷄摸狗的鄧小平，馬上搖身一變，又成爲中共的「副主席」，解放軍的「總參謀長」。中共「國務院」的副總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中共的領導頭目，誰有強權既可以顛倒黑白，也可以將黑白顛倒，沒有是非，不講事理，鬥來鬥去，不是「領盜」，就是「盜領」，稱之共產賊團，他們的確「當之無愧」！



陳若曦和段世堯攝於溫哥華住宅前。

訪陳若曦

司馬桑敦

陳若曦的小說「任秀蘭」，曾被轉載在紐約星島報美東版副刊上，接着該報找來一批左派，把這篇小說當做靶子，開始一連串攻擊，並給她戴上一頂「走資派」帽子。陳若曦在大陸生活了一段日子，對中共的深切體會是「人性被否定，人的尊嚴被抹殺，這使得我極端痛心。」陳若曦走進大陸又走出大陸，只用一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絕望，便可解釋一切。

在加拿大溫哥華的一個久霧乍晴夜晚，在南郊住宅區的一棟樸素的住宅裏，我做了小說作家陳若曦和她專治流體力學的先生段世堯博士的不速之客，我之說不速之客，因爲我來的突然，使得他們夫婦爲了安排我添了一番紛忙。原來，這天晚上，他們有一個餐叙會，他們約好了九位客人，大都是在溫哥華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寫博士論文的青年朋友，其中有四對是夫婦，也有領來了孩子的，我等於臨時擠進了他們這個聚會。

席上的話題，幾乎不約而同的集中在最近大陸的政變和台灣的內政上的一些問題上面，陳若曦忙著應付餐桌上的事，未能分神講什麼話，倒是段世堯講的很多，段世堯似乎對於社會科學也下過一番功夫，而七年間大陸下艱苦生活的鍛鍊，使他更成功爲一個大陸政治問題的專家，他看來人很熱情，語氣堅定而有力，來客中顯然有的專爲聽他們夫婦的談話而來，話一直談到翌晨一時，大家這纔興辭而散。到了第二天下午，我再一次造訪他們的時候，這纔把話題移到陳若曦的小說，和她在大陸生活上的一些感受。

一開始，我們便談到她的那篇「任秀蘭」。

任秀蘭曾在陳若曦工作過的華東水利學院做過黨委書記，這個頭銜，顧名思義可知她是一個資深的共產黨員，在大陸上鬧文革的初期，這任秀蘭一度是炙手可熱的左派人物；因爲有着她丈夫在南京軍區做某部政委的關係，她曾爲造反派出謀畫策，紅極一時，但，過了幾年以後，這任秀蘭突然被揪出指爲「五一六反革命份子」的頭子，竟被關在水利學院學習班裏學習起來。

陳若曦的小說，便寫的這段眞實故事，而故事的重心，則擺在任秀蘭逃出學習班，而後她被發現死在一個化糞池內。

美左派攻擊陳若曦

就是這篇「任秀蘭」，曾被轉載在紐約星島報美東版的副刊上，接着，該報便找來一批左派，把這篇小說當着一個靶，開始了他們一連串的攻擊，其中，有的便給作者陳若曦戴上了一頂「走資派」的帽子，認爲陳若曦的同情任秀蘭是「站在任秀蘭的立場上講話」；陳若曦是以其「走資派」的思想，躲在加拿大來「毀謗祖國」「攻擊祖國」。

對於這種攻擊，陳若曦只報之以苦笑，她似乎對於從任何政治角度上的批評，都採取了一種淡而置之態度，她認爲這都是她的想像中事，她不想再說什麼。不過，她畢竟痛苦的指出：任秀蘭之死，是眞人眞事，並非她一個小說作家的揑造，她對於任秀蘭的慘死，如其說是什麼同情，毋寧是一種沉痛。她說，每當她想起這件事，都有一種極端作嘔的感覺，她覺得這種所謂政治鬥爭，鬥到喪盡了人性的尊嚴，徹底的否定了人的存在，這令人無告，絕望到遠超過恐怖的感覺以上。

陳若曦回想着她在大陸上所聽聞的事實說，任秀蘭所搞的「五一六反革命」，背後操縱者，可能就是江青，他們最初的目標是「炮打周總理」（指周恩來），不知爲了什麼，江青突然中途變了卦，竟由她揭發這個「五一六反革命」，而開始大揪「五一六」份子了。

對於一個抱持理想的知識份子來說，思想上的批判和鬥爭，也許不難理解，但像大陸上的這套政治性的鬥爭，鬥爭到否定了原則，否定了思想上的節操，而且，硬是顚倒黑白、顚倒是非，把「不是」當做「理」說：亂往人頭上戴帽子；做下流的人身攻擊；強調什麼「鬥垮」「鬥臭」，這只能說是一種喪心病狂的人性作踐而已，這是陳若曦進入大

陸後接受到的最大的一個衝擊，陳若曦坦白的向我述懷：一九六六年秋，她和段世堯一起進大陸，便碰上文革初期的那一場暴亂，在最初，他們雖然已經是一下子陷進一個衝擊性的打擊之中，但，在他們追求理想的良知上，未嘗不在努力要把這場暴亂解釋爲一種偶然的，暫時的，甚至認爲是「革命」的，豈知，情勢發展下去，劉少奇一派倒下了以後，接著又來了林彪事件，接着就是揪「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情勢越來越嚴重，也越來越走樣，而後一連串的發展，更其越來越胡鬧，越不合情理，這使得他們夫婦的良知嚴重的受了傷，他們的良心也就越發的陷入不安了。

人性否定極爲心痛

「一句話，」陳若曦肯定的說：「人性被否定，人的尊嚴被抹殺了，這便得我感到極端心痛！」

唯因她站在一個單純的人性的立場上說話，站在不能對人性尊嚴被抹殺而保持緘默的觀點上發言，所以，她對於由政治角度來估量她的小說的意見，便多少有一種文不對題的感覺，她不太情願在這方面講太多的話。

紐約的一批左派，引用她在「晶晶的生日」中一段描寫女主人丈夫的衣着，「身上還穿著洗成灰白色、補釘上又加補釘的藍布衣褲，這模樣也跟南京郊區的公社社員相差無幾了」的句子，指罵她因爲害怕中國的窮，而離開了中國，說：「陳若曦恨中國的窮、恨那種生活、恨那些做了主人的勞動人民」。

對於這些，陳若曦原也不想積極做任何辯白，不過，她在講到她在大陸上的生活情形時，却老實的說出做爲一個中國人的感受。

她說：她是祖上四代做木匠的家庭的出身，她自幼在生活上便對貧困並不陌生；當她放棄了美國的學院生活而進入大陸的時候，在她的意念中根本便未曾有過去追求某種生活享受的意思，她毋寧要去面對着這個中國的貧困，事實上，她在南京的水利學院中做一名講師，這生活是遠比那貧困的中國人民極爲優越的，她甚至尙有僱用保姆看小孩的裕餘，所以，使陳若曦不安的不是大陸上的貧窮生活，而是使陳若曦做爲一個知識份子在良知上所遭受的虐待。

在「晶晶的生日」裏，保姆安奶奶安慰女主人說：「……在我們淮安縣，農民賭咒發誓都要抬出毛主席來，罵起來才厲害呢！多的是三代老貧農，也沒有把他們怎麼樣」之後，女主人的感慨是：「安奶奶的爽直憨厚給了我些安慰，但是我無法使她明白，知識份子和農民的政治待遇是多麼不同！」

老實說，就是這個知識份子和農民的政治待遇的不同，迫得陳若曦不得不從一團希望而墜入絕望的深淵之中了，共產主義的獨裁政治是懂得如何利用知識份子去統治那些廣大的被統治的多數的，也唯因如此，他們懂得知識份子居間的向心作用和離心作用的重要性，也就更因如此，他們扣緊知識份子和虐待知識份子的程度就更兇。

所以，一個知識份子對獨裁政治的反抗，用不著搬出客觀上的窮困，僅憑他們主觀上的委曲，單憑他們理性上的一個判斷，就構成條件了。

走進大陸精神絕望

陳若曦之走進大陸又走出大陸，只用一個知識份子精神上的絕望，便可解釋一切；用不着在泛政治主義的理論上去找什麼「階級的」或什麼「傳統的」理由。

在和陳若曦的談話中，我曾執意尋求一個答案，即：在「尹縣長」中的那批紅衞兵，在「任秀蘭」中的工宣隊的馬師傅，在「尼克遜的記者團」中的街坊管理委員等基層幹部之間，是否存在着一種敷衍行事的官僚主義？我的問題，實質上有我的一個期待，我期待能找到共產獨裁統治的下層環節中的某些鬆懈的環節中，能看到中國人民某種程度的呼吸的自由。

然而，陳若曦給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當然她也指出她這七年間所接觸的社會，也只限於兩年間的北平和五年間的南京，她認爲，共黨組織的層層節制，使得基層幹部在執行他們命令時，都是雷厲風行，嚴刻而徹底；在被統治的人民之間，使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不過，儘管如此，陳若曦却從被統治與被壓迫的廣大人民之間，發現了人性的尊嚴，這種人性，存在於人民與人民之間，而非存在於統治階層的鬆懈環節之間。

陳若曦說，像「晶晶的生日」中的安奶奶，大家相處久了，在心心相印的情形之下，是可以講些心腹話的，就是由於這一種人性的存在，儘管在草木皆兵之中，也令人感到不少的人間溫暖。

陳若曦又說，在政治壓力下的心腹話，當遭到統治上的逼迫時，有的意志薄弱的人，免不了和盤的向當權者坦白了出去，成了陷害鄰居的條件，而陳若曦自己似乎也曾經吃過這種虧，但，人性畢竟還是人性，在長年間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民之間，唯有靠這一點點的人性，得以有一綫生機，得以彼此有一些自由的呼吸。

這也就是陳若曦到了自由世界以後，對於陷在大陸獨裁政治中的大陸同胞，一直感到無限懷念的一個原因，她的小說寫作的動機也正就是在此；在她的小說集子的自序中，她便這樣表示過：

「經過這幾年，我才了解到中國人民原來是既悲且壯，可愛復可敬，那怕是最平凡的一個人，本身也是數千年歷史文化的結晶，自有尊嚴，絕非一個專制的政治制度所能改變的。」

從她這幾句話，指出了當前一個中國作家嚴肅的取向，這是遠比一般所謂「反共文學」這個概念所包容的更其深遠了。

陳若曦很慷爽，一見便知她是一個性情中人，問題一經提起，便侃侃而談，儘管她在北平最初的兩年間，因爲精神上受刺激太大，從此長年間睡眠不得安定，但，夏志清所寫她的兩顆「亮亮的眼睛」，仍舊不失其當年「逼人的光彩」。

段世堯看來比陳若曦更健談，因爲我的目的在談陳若曦的作品，他謙遜的避開了，但，前一天晚間的餐敘桌上，他則是主角，我深深感到，當旅美中國學人間「認同」的風潮仍在洶湧可慮的時際，像段世堯這樣既有學術基礎，又在大陸上經歷了一番「政治磨練」，應該說這是能爲自由主義做辯護的眞正的人才了。

白頭影后

美國六八高齡影后蓓蒂戴維絲，榮獲第五屆「終身成就獎」，她在三十年代曾以「女人女人」、「紅衫淚痕」先後奪得最佳女主角金像獎，昔年在荷里活艷壓羣芳，如今雖已垂暮老去，但綽約豐姿與絕代芳華，仍依稀可辨。她的事業一帆風順，但未能演上「亂世佳人」女主角，終身遺憾。她曾四度結婚，說熱愛孩子，丈夫有沒有不要緊。

曾以「女人女人」與「紅衫淚痕」兩部影片，先後奪得最佳女主角金像獎的影星蓓蒂戴維絲，錦上添花，榮獲美國電影協會頒贈的第五屆「終身成就獎」，以嘉勉她四十多年以來，對電影事業持久而卓越的貢獻。她是繼名導演威廉惠勒、奧遜威爾斯與約翰福特，以及影星詹姆斯賈克奈之後，榮膺此一盛譽的第五人。頒獎典禮於三月二日在比佛利山舉行，眾星雲集，盛極一時。這位已六八高齡的影后，興緻冲冲的親臨盛典。從他春風滿面，笑靨迎人的雍容風範中，昔日錦繡年華時的綽約丰姿與絕代芳華，仍依稀可辨。她上一次參加這種場合，是一九三八年，領取「紅衫淚痕」一片的后座金像獎，距今已將近四十年了，雖典禮盛況不減當年，而目睹許多其他參加女星，正是青春大好，艷麗明人，難免自感春老紅凋，不勝今昔之感。參加頒獎典禮的有珍芳達、李葛蘭、奧麗薇哈佛蘭與茜西麗泰遜等人，濟濟一堂，歡聲雷動。頒獎並非盛典的結束，她以前主演的十五部名片，自本月十三日開始，將陸續在美國電影協會獻映，以回味與紀念她黃金時代中的藝壇不朽傑作。

昔年在荷里活艷壓羣芳

黛維絲小姐的影劇生涯，於一九三一年開始於環球公司，當時她正芳齡二十三。不久，她的事業可說一帆風順，曾連續主演過八十部以上的影片，成爲荷里活艷壓羣芳的女星之一。回顧昔日的成就，她對目前影壇現況，似有不勝今昔桑滄之感。她認爲當今女星，已不若前輩們幸運了。她最近談話表示，如果她是現在進入電影界，她懷疑自己能不能像過去那樣撐得下去。她覺得今日女星機會太有限，且缺乏有力的外在支持。但她對有人說女性角色的重要性日盛降低，是由於影片公司與製片人有意忽視敵對，則不表同感。

她說：「也許我們不該埋怨，我們已有過二十年以上的大好機運了。卅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或許該輪到男演員們來神氣一番了。」談到現行影片時，她認爲主題和情節都過於晦澀和暴力，以至影响大多影片的內含。她認爲以前的影片，多有引入勝的鮮明對比，且能迎合極多女性觀眾的口味。這些情形，目前似乎已難得一見，但她也無法想出任何取代的方法。

名導演威廉惠勒於去年領取第四屆「終身成就獎」時，蓓蒂戴維絲因病未克親自參加頒獎典禮，她深引爲憾。威廉惠勒是使她成名的導演。她得獎的「紅衫淚痕」就是威廉惠勒爲她導演的名片之一。她對惠勒敬佩有加。她對該片至今仍引以爲榮。她說，凡是懷疑威廉惠勒才華的人，只要聽聽拍攝「紅衫淚痕」的過程，就會五體投地了。她說，威廉惠勒導演此片，等於無中生有。每天開始拍攝時，經常腳本上只有「茱莉去跳舞」等簡單字樣。觀眾在銀幕上所看到的複雜情節，可說完全是威廉惠勒個人的匠心處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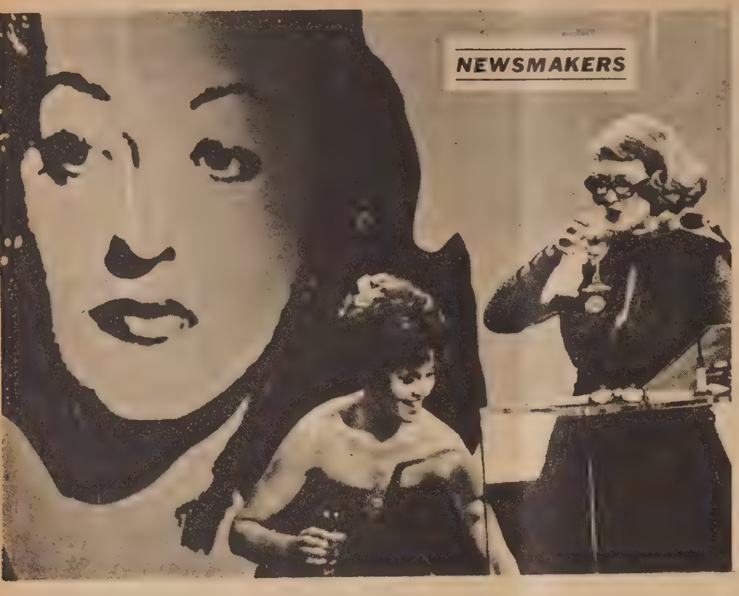
她說她拍「紅衫淚痕」之初，本希望用天然彩色。她認爲那些別出心裁的豪華佈景，用彩色拍攝，一定會美不勝收，倍增華麗。但華納公司當時有每年只拍兩部彩色片的限制，她的希望竟成泡影。儘管「紅衫淚痕」是黑白片，看過本片的人，沒有人會懷疑茱莉不是穿紅衫去跳舞。這種特殊的色彩效果，完全是惠勒與服裝師凱里之功。他們知道黑天鵝衣服，在黑白片中，就使人有鮮紅感受。當時的彩色效果，尚不能盡如人意。所以蓓蒂戴維絲對「紅」片用黑白拍攝，卻能達到意料之外的色彩效果，深表滿意。

除「女人女人」及「紅衫淚痕」兩得獎名片外，蓓蒂戴維絲膾炙人的影片還有「黑暗中的勝利」、「探險家」、「慧星美人

」、「人性枷瑣」、「錦囊妙計」及「姊妹情仇」等。這些影片在她三十至十四年代的黃金時代裏，曾爲她在影壇上紅得發紫，至今享譽不衰。

未能演「亂世佳人」終身遺憾

在她的生命中，未能演上「亂世佳人」中的郝思嘉一角，似乎是她終身遺憾的。該片拍攝之初，她本是主要女主角候選人之一。她曾經無可奈何的說：「我後來是有悔不當初之感，完全怪我自己。那時我太氣傑克華納，他講的話，我根本充耳不聞。他說他要還拍一部夠份量的西部片，要我担任女主角。我心不在焉的問他是什麼片子。他說那本書名叫『亂世佳人』。我未置可否，仍然按預定起程前往英國。」她在英國停留一年後才返回荷里活，且還沒有看過「亂世佳人」那部小說。後來她瞭解郝思嘉在故事中的地位後，當然切望演此一角。她說：「塞茨尼克確曾邀請過我，只是華納堅持集體交易，要我和艾洛佛琳同進退。我堅決拒絕，因爲我認爲艾洛不適合演男主角。並非我不喜歡他。他是銀幕上最俊的男子之一。但他完全不是白特體的典型。」



蓓蒂與珍芳達在宴會上。

話當年

尹靜心

蓓蒂戴維絲所拍的電影中，有五十部以上是在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年間，在華納兄弟公司所拍。她的「人性枷鎖」，一九三四年本該獲獎的，所以一九三五年的「女人女人」一片金像獎，有人說是遲來的幸運。她「紅衫淚痕」獨佔鰲頭，一致認爲是實至名歸。除此之外，她還得到八次提名。

雖然他與傑克華納的意見時常相左，但她對這位舊老闆仍念念不忘。她也認爲舊的演員合約制度，仍不失爲協助演員成功，維持雙方情感的最佳方策。她對許多年輕演員好高騖遠，不安本份的作風，大不以爲然。她說：「一個人同時要做製片人，導演、演員，甚至其他工作，怎麼可以分得開身？」

虛懷若谷坦誠耿直

她的經紀人史賓哲曾談到芭芭拉史翠琳重拍「明星的誕生」一片時，集製片、演員、作曲、音樂與服裝等大任於一身。蓓蒂對這一連串的頭銜，不禁感慨萬千。

她說：「似乎太不切實際了。我認爲一個演員，決不是他本身好壞的最佳評判者。如果你有一個好的導演，就可以信任他，使你能有最出色的表演。任何最有經驗的演員，還是需要導演從旁協助，才能使演技更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分工合作是上策，沒有任何人可以包辦一切的。」

她又說：「保茂尼有天對她說：『妳根本不需要導演了！』我知道他是好意奉承我，但他完全錯了。有這種想法的人，會減低工作上的表現和成就。」

蓓蒂戴維絲就是這樣一位虛懷若谷，坦誠耿直的人，這是她從影四十五年，拍片八十五部以來的一貫作風。關於她的私生活，却是一個謎。不久之前，一位影迷寫信問「電影鏡」雜誌的「隔牆有耳」專欄說：「戴維絲小姐和吉姆戴維斯有否結婚。」專欄答覆他說：「戴維絲小姐正式結婚四次，但名單上沒有找到吉姆戴維斯這個名字。「不過她最近曾閃動她著名的眼睫毛說：『我熱愛孩子，丈夫有沒有不要緊。』」

周揚主要助手林默涵

周揚手下兩大台柱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林默涵是中共文藝界地位僅次於周揚的顯要，他主管的是「文藝理論」，跟周揚的另一個主要助手、管「文藝創作」的劉白羽，像兩根台柱一樣，把周揚的場面撐起來。

那時他手下有一個「班子」，專門用「放大鏡」甚至是微顯鏡式的眼光，去挑剔各種文藝作品和文藝理論的「偏差」，隔上一定時候，便製造出幾頂「帽子」，給幾個作家或理論家、批評家戴上，廣泛的「批判」一番，算是給大陸文藝界做「教育工作」。

令人畏懼和厭惡

一度紅得發紫的「文革」要員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以及「四人幫」的姚文元，都是他的手下。

在「批判」別人的時候，林默涵通常是不出面的，他把那威風讓給周揚去抖。雖然如此，大陸文藝界的人士，還是普遍對他有一種說不出的畏懼和厭惡。

執行毛文藝路綫

在跟中共上層的關係方面，林默涵似較周揚更進一層，通常文藝界出了大問題時，是由他而不是周揚，向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主管中共「第一綫」的大頭頭「匯報情況」，因此他輕輕的一兩句話，往往可影响某些人的生、死、升、沉，或者是一次文藝整肅運動幅度的大小。

林默涵檢肅大陸文藝界的依據，當然是所謂「毛澤東文藝思想」，即毛澤東那在延安文藝學術界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對毛澤東這個「講話」，確是字字句句、一絲不苟執行的。

政治關係偏向劉鄧

他可能在當時對於毛澤東跟劉少奇之間鬥爭的尖銳性認識不足，更沒料到毛澤東早已下了決心，要把劉少奇一系連根拔掉，因此他的政治關係仍然偏在劉這方面，沒有及時「調整」，向毛那邊投機。這樣他雖然全心全意為毛澤東賣命，但到頭來還是落得這樣一個下場。

照他所具有的條件，「文革」之後他應該被「解放」才是，因為當年跟他一道混的劉白羽也「解放」了，他沒有繼續住「牛欄」的理由。可是，「文革」之後沒見過他的消息。

若果他現在仍生存，有可能復出的一天，因為像蔣南翔、劉冰之流都一一復出，華國鋒不會少了他，利用他來裝裝門面。

柳山



不倫不類的比喻

墮子把毛澤東比作劉邦，把江青比作呂后，把華國鋒比作漢文帝，大意是說漢代經過初期劉邦的暴虐和呂后的僭越之後，到文帝才走上常軌，天下始克大治，現在中共經過毛澤東和江青之後，政權轉移到華國鋒手上，華處世做人的態度，頗類文帝，可能為中國大陸帶來相當的安定。歷史並非不能重演，但是把中共這三十年的往事看成是漢初歷史的翻版，則是不倫不類的比喻。

劉邦殺戮功臣，誠然也有可談之處，不過在中國的專制傳統之中，靠武力取得天下的人，對功臣初則以安撫，繼之排斥，倒也是稀鬆平常之事，而劉邦之誅戮英布、彭越等人，又牽涉到漢初地方制度的選擇，問題還不是那般單純，另一方面，劉邦之不仁無義，最多只及於功臣，他沒有焚書坑儒，搞思想的統治，也沒有奴役百姓，使他們顛沛流離，輾轉死於溝壑，在這些方面，他不如前人秦始皇，也不如後人毛澤東。

呂后是劉邦的老婆，在惠帝時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而大封諸呂，違背了劉邦在位後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約定，所以呂后一死，漢代大臣陳平、周勃等人，便名正言順的起兵討呂，把呂家男女少長，盡行夷滅，江青是毛澤東的老婆，為了鞏固權力，沒有族人可用，乃勾結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一般「上海幫」，毛澤東死了後，舊官僚和軍方人物起來，發動一次政變，把他們打成「四人幫」，完全消除他們的權力，這前後兩段故事，有相似之處，而又不十分相同，歷史的比喻，實在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尤有進者，呂后雖然攬權，但還沒有達於亂國的地步，且所作所為，諸如降低田賦、廢除「三族罪」，尊重蕭何與曹參，對內避免煩苛，對外維持和平，皆能使天下晏然，生民休息，遠離戰國之苦，江青呢？驕縱專恣，窮奢極慾，弄得天下大亂，使大陸的人民苦上加苦，那有半點仁民愛物之心。

漢文帝做皇帝之前，始終處在權力衝突的漩渦之外，所以他的一進一退，可以由自己作充分的選擇，根據史記漢書的記載，陳平、周勃等討平諸呂之後，派人迎立代王（文帝未即位之前被封為代王），代王進至渭橋，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而代王的中尉宋昌却站出來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結果周勃只有當眾跪下，送上天子璽，這段故事，說明文帝即位，與軍人毫無勾結，更沒有不可告人之事，唯其如此，所以他後來可以輕易拿掉大臣的兵權，防止軍人的干政。墮子對華國鋒，認為他遇事沉着，手段高強，希望他做漢文帝。但是拿他和漢

俞思圓

報導中共問題專家集體撰寫的一篇大陸現況分析報導，至爲深入，值得重視。

大意是說：大陸西南各省正結成強大集團，其力量足與北平中共中央抗衡，惟目前兩者在一致對付四人幫殘餘勢力，彼此間尙未顯現分裂痕迹。西南軍頭都與鄧小平有關，但是否擁鄧，殊難預料，蓋鄧一向反對割據，可能不直其所爲，是以他們也不一定支持鄧東山再起。（鄧復出的呼聲，僅呼而已，其癥結也許就在鄧與西南軍頭的微妙關係上。）

這個割據集團，以地區言，包括廣東雲南貴州四川廣西五個省，及昆明成都廣州三個軍區。以人物言，包括韋國淸、趙紫陽與許世友三個首腦，以及雲南的安平生、廣西的喬曉光、與貴州的魯瑞林三個新起來的頭目，此外還有鄧小平舊部，現任昆明軍區副司令李葆華，也應概括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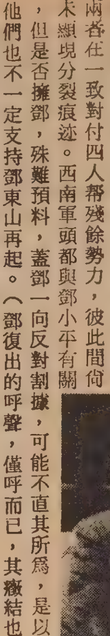
雲南的四人幫餘孽，潛勢力頗大，最近西南各省易長，目的似在對付他們。

大陸走向割據

許世友對南京軍區與福建軍區有影响力，大陸十一個軍區，他能左右五個，其聲勢可謂炙手可熱。

根據上述報導不難看出：大陸正走向割據之路。我們漢民族自從唐朝天寶年間爆發安史之亂以後，一直四分五裂，在歷史上沒再抬過頭；就漢滿蒙回藏（其實大大小小有五十多個族，不止這五族）合成的大中華民族而論，自從鴉片戰爭之後，我們一直受帝國主義者宰割，處於半殖民地、次殖民地地位，也未曾揚眉吐氣過，抗戰雖贏得五強之一的虛名，那只是如同曇花一現，要是毛澤東不掀起內亂，眞能服從蔣總統領導，不實行走背人性的共產主義而奉行三民主義，可能我們經過三十年的建設，現已經成了遠東強大的國家。於今呢？大陸仍舊那麽貧窮！那麽落後！而且陷於割據局面，誠言之痛心。後唐明宗「每夕宮中焚香，仰天禱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亂爲衆擁戴，事不獲已，願上天早生聖人，與百姓爲主。」（見舊五代史唐明宗紀第十。）我看：今日要使中國轉弱爲強，收拾大陸割據的殘局，光靠一個聖人是不行的，要冒出千千萬萬個聖人來才行。換言之，要教育出一大批學貫古今中外的知識青年男女，而又大公無私，熱心地爲國家民族奉献自己的一切，這樣國家或許會有轉機。說得具體一點，就是對於我們國家民族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問題，要有深切的體認，然後研究出解決的辦法來，羣策羣力以赴，復國必然成功。

余秋人



子的婚姻破裂的謠言，是不確實的。

他在最近的一次訪問中說，她們的婚姻，是較「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婚姻爲美滿。」

摩納哥王妃婚變之謠

謠言之所以發生，是因爲王妃留在巴黎的時間，多於她留在摩納哥有一百八十個房間的皇宮內的時間爲多。

但傑克解釋說：她留在巴黎的時間較長，是因爲要照顧在巴黎讀書的兩個女兒：十九歲的卡洛琳和十一歲的史蒂芬妮。

據王妃的哥哥傑克說，她所遇到的最重大的問題，並不是婚姻的問題，而是要使那位美麗的卡洛琳公主，不要落入那些不相匹配的追求者的手中。

她說，他現年四十七歲的妹妹，在週末的時候總是回到摩納哥去的，而藍尼爾也每星期到巴黎一兩次和她們團叙。

「在夏天，她們全部的時間都叙在一起。」

傑克說，他的妹妹聽到閒言，說她住在巴黎的主要原因，被誤解爲婚姻關係破裂的跡象時，至爲不快。

傑克說，這種謠言，甚至可能會促成婚姻的破裂。我不是說它會引起問題，但又有誰能知道會不會呢？這可能與緊張促成的婚姻破裂那樣。當配偶一旦懷疑對方對自己不忠的時候，婚姻便會破裂。而事實上，雙方都沒有欺騙對方。

「每一個人的婚姻都總會有些麻煩發生的。但任何有關葛莉絲和藍尼爾王子的婚姻正在破裂中之說，則是完全無稽的。這些謠言，使崇拜她的人，發生錯覺，認爲她的生活，像一篇小說那樣——事實上也確是這樣的。」

傑克說，蔭護卡洛琳公主，對葛莉絲來說，確是個重大的問題。

「卡洛琳是個神采很好的女孩子。她有拉丁人的氣質和色彩。」

「她已經成熟了，是個亭亭玉立的美人胚子。」

「但她如今需要教導。有些男子祇喜歡與卡洛琳一同拍照片，或用其他方法，與她混在一起。」

傑克堅認外間所傳，卡洛琳是個廿四小時都四出走動的消息，是誇大其辭的。他說：「她可能每星期外出一晚，她讀書很用功。大體上說，她是個很有急智的女孩子——希望她能不走錯路便好了。」

他說，卡洛琳不喜歡她母親管她，「就像其他的青年男女那樣，不明白做父母親的爲甚麽要採取那樣的態度一般。」

關於藍尼爾，他說：「他基本上是個畏羞的男子，但與一小羣人在一起的時候，他倒是很和善可親的。」

「葛莉凱絲莉也是畏羞的。」他說。

李凱時譯

蘇聯間諜的色誘活動

□□陳獨譯塵□□

蘇聯特務機關 KGB 利用男色、女色從事間諜活動，偷取西方軍事、政治、工業、經濟的最高機密情報。他們首先用電腦蒐集被獵者的資料，然後利用身材苗條，打扮入時，非常漂亮的女郎進行色誘，最後在互相赤裸共赴巫山中拍下照片，藉此迫其參加特務工作。

雖然許多國家都玩弄色相誘敵間諜活動，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情報機關，比得上蘇聯KGB，投資那麼多時間、精力和苦心，來經營這套勾當。蘇聯特務機關利用特別訓練出來的男妓、女妓諜報人員，加上善於使用電子儀器、攝影及電腦程式方面新發明、新發現的進步技術，在色相誘敵的間諜活動上，達到了登峯造極的成就。他們利用人類好美色的天生本能，進行了非常精致的情報蒐集及顛覆策反工作；就許多面來說，它的成績都遠超過美國情報組織複雜、精密的儀器之功效。

蔡斯斐伯爵曾經說過，男女交媾樂趣短暫、姿勢可笑、代價要命。許多因色慾誤中間諜活動圈套的受害人，今天三思這位十九世紀英國貴族的話，必會別有一番感受。當KGB對經過他們一手導演的好戲，簽發賬單時，它要求的代價可包括了：事業前途全成泡影、婚姻破裂、瑯鐺入獄，甚至連性命也賠進去。

用電腦蒐集一切資料

菲力浦·拉圖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初次造訪蘇聯時，年方四十二歲。他在一家替法政府從事飛彈導引系統發明的公司任職，担任電子工程師。他在他的專業範圍之內，是個權威，因此曾經數度赴華沙公約國家出席會議，和在科學性的集會上發表演說。拉圖先生閒暇時，喜作歷史研究。多年來，他一直渴望能到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訪問，參觀當地的博物館，以及親身研究許多俄國革命前的精美建築物。

當拉圖申請簽證的資料，和數以萬計的其他人士之表格，照常抵達KGB第二總處辦公室後，便把拉圖申請表上的資料餵進電腦，不消幾分鐘，電傳打字機立刻滴滴答答打出一份極其詳盡的拉圖生平傳記；這乃是KGB間諜早先付出許多精力、時間，研究和監視得出的成果。第二總處第二科某參謀桌上收到的卷宗，赫然列載下列資料：

基本資料：現職與經歷。留任現職機關昇遷之可能性，進入現職機關之日期，個人對工作及目前職業所持態度，有關負責的機密工作詳細內容。

身世資料：年齡、父母、家庭狀況、教育、專長、技術及其他知識。對政治之態度、黨團關係、對國家行政有何批評意見。經濟狀況，對蘇聯及共產政治持何態度，對其本國前途持何看法。

個人正、反特徵：是否嗜酒、喜好何種酒、有無女性友人。家庭關係是否和諧、性行為有何異常偏好、夫妻關係對個人的影響，交友情況。

在菲力浦·拉圖的卷宗裏，基本資料欄顯示，拉圖由於工作勤奮，能力卓越，在公司內已位居高職，加上他岳父是政府高級官員，因此仕途得意，它亦指出，拉圖為人謹慎，但雄心壯志不小，身世資料欄則顯示，就政黨政治而言，他表現出漠不關心的態度，也未參加任何政黨，不過本質上他的政治觀點屬於保守派。經濟狀況良好，妻子嫁妝甚豐厚。他不信賴，也不喜歡蘇聯及共產主義。最後一欄顯示，他跟大多數男人一樣，喜好美食、美酒，也喜好美女。

拉圖遍遊莫斯科後，轉往列寧格勒。他曾經委託蘇聯國內觀光服務處，向波羅的海大飯店預訂了房間。可是，當他向櫃台報出姓名時，服務員的答覆却令他吃了一驚。服務員查遍了預訂遊客名單，却找不到他的名字。

他告訴拉圖說：「沒有人替這位遊客預訂房間！」拉圖憤怒地抗議，惹來了經理。經理打電話到國內觀光服務處查詢後，旋即向拉圖先生道歉。旅館方面發生了無可原諒的錯誤，但是請勿担心。他們無法騰出一間單人房，但是三樓有一間套房。他們為表歉意，願意不加費用，請他住套房。

這間套房非常寬敞，家具裝璜非常考究，房外還有一間休息室；浴室更是富麗堂皇。十分鐘後，侍者敲門，送來一瓶伏特加酒、魚子醬，他說，這是國內觀光服務處為表歉意，送來的禮物。

拉圖安頓好了，下午就出發觀光。他參觀了冬宮和舊隱宮，也越過尼瓦河，到彼得森林、保祿森林拍照。這一整段時間，他一直在一羣KGB特務的跟蹤監視下。他回到旅館，洗過澡，略事休息後，又漫步走出旅館，想找一家好餐館，享受一頓晚餐。一個跟蹤專家從他走出旅館大門起，就釘上了

他，也裝有悠哉的樣子隨他。拉圖散步到一家著名的高加索餐廳門口，觀望了一陣子，終於走進去。一名特務跟着他走進去，挑張桌子坐下，繼續監視，另一名特務已坐上停在街邊的一輛汽車，發出消息。按鈕，表示行動的時間到了。

非常漂亮的女郎主動勾搭

十分鐘後，一位身材苗條、打扮入時，非常漂亮的金髮女郎走進了餐廳，桃花眼四處巡逡。餐廳裏，座無虛席。他見到拉圖的身旁還有一張空椅子，於是設法擠了過來，以俄語詢問能否坐下來。拉圖結結巴巴地以他洋涇濱的俄語答：「我不會說俄語。」意外的是，這個女郎笑了起來，以一口流利的法語說：「從你的腔音聽來，我猜你一定是法國人。我叫塔妮雅·沙拉可娃，是個語言老師。我喜歡和外國客聊聊。我能坐下來嗎？」

拉圖發現塔妮雅是個健談，討人喜歡的同伴。一頓晚飯吃完，他們兩人一道散步，欣賞一些書店、藝品店展售的古籍、玩物。最後，兩人在他下榻的旅館門口分手，但是已約好第二天下午再會。

此後兩天，塔妮雅熱心陪着拉圖四處觀光，替他當嚮導。他們參觀了沙皇的夏宮和卡山大教堂。他在列寧格勒的第四天，兩人吃過晚飯，塔妮雅帶着他，沿着莫伊卡河堤岸散步。

當他望着漆黑、寧靜的河水，映照着城裏萬家燈火的閃爍時，她突然垂下頭，如怨如訴的說：「你曉得，我家境相當拮据。我丈夫在軍中服役，我跟他會少離多。」

拉圖停下腳步，把她攬進懷抱裏。「冷落了任何女人，都是犯罪。」他以一副拉丁情聖的口吻說：「像妳這樣標緻的女人，受到這樣冷落，那就不只是犯罪，而是大錯特錯了！不過，或許我們可以更正這個錯誤吧？」

她回報他一記熱烈的親吻。

她告訴他：「我們必須到你旅館去，我的公寓不安全。隣居一定會注意到我們，而且我丈夫妬心很重。如果他發覺……」

拉圖緊張的問：「可是，旅館櫃台人員會不會注意到我們呢？」他也怕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塔妮雅悄聲說：「在這個國家裏，他們對這種事並不多管閒事。」

於是，他們兩人携手回到旅館。櫃台人員果然如塔妮雅預料，只是禮貌地對他們點點頭。拉圖總算放了心。旅館外面，一個KGB特務已經以無綫電對講機向總部報告。「燕子已經飛入目標室內。」整個行動已經到達最後階段。

當他們相偕進入房間時，拉圖極其小心，殺風景似地採取了一、二項預防措施。他仍然疑神疑鬼，唯恐這段風流艷遇是KGB安排的圈套，因為他知道，他負責的機密飛彈研究工作，使他成為俄國人矚目的對象。十八個月之前，他會出差到華沙參加一項學術會議。有一天晚上，一位對科技知識甚為熟稔的陌生人，在酒吧裏向他搭訕。這個陌生人猛灌他強烈的波蘭伏特加酒。兩人聊天的話題漸漸轉到在西方國家物價日益上漲，生活不易。此人即隱隱約約暗示，如果拉圖先生能提供任何資料，波蘭政府必將給予重酬。拉圖支吾過去。此人見計不得售，於是悄然走開。

肉體色誘拍攝纏綿裸照

「快點嘛，達令！」已經是一絲不掛的塔妮雅，躺在床上，風情萬千地呢喃：「我明天一大早還得去上班哩」！可是，在他開始寬衣解帶，走進床舖之前，他還是關上電燈——這是他的最後一着預防措施。臥房裏，現在幾乎漆黑一片，只有一縷暈黃的模糊光綫，穿透浴室和走廊間的通風管柵欄，照射進來。拉圖是個狂熱的業餘攝影家，知道迄今尚無任何軟片，可以靈敏到在這種光綫下照相。他迅速脫掉衣裳。幾分鐘之後，原先深怕會是陷阱的一切憂懼，全在男歡女愛之下，拋到九霄雲外。

兩人好事既諧，塔妮雅扭亮床頭燈，迅速穿上衣服，輕吻拉圖的前額。

她對他說：「我將設法在明天晚上再出來見你。你真是個絕妙情人。再會。」

拉圖從此，再也沒見到這個女人。第二天下午，旅館經理派人請他到經理室。他在經理室，見到兩個KGB便衣特務。其中一人自稱是一個上校。他掏出一個大牛皮紙套，請拉圖檢查一下裏頭是什麼玩意。

紙套裏頭赫然是十二張八乘十吋的照片。拉圖前一晚上的做愛經過，歷歷盡在眼前。他簡直不能相信。

他原先已經認定，技術上不可能被拍下照片，可是現在擺在眼前，却分明是他和塔妮雅共赴巫山的照片！

拉圖和塔妮雅的纏綿鏡頭，是旅館套房裏一具固定攝影機的傑作。KGB先故意說是預訂房間安排出了錯，把拉圖帶到這間套房來。這架攝影機不是普通照相機，而是裝在近床墻上的一具迷你電視攝影機。墻上懸的一具石膏像，隱藏着一個直徑一吋的小孔。攝影機即透過這個小孔拍照。平時，小孔密封，需要拍照時，石膏像會自動開口。鏡頭上裝着一個聚光器，可把光綫強化到十五萬倍。月光、甚或暗淡的星光，都可提供足夠的光綫拍下效果絕佳的照片。臥房的窗簾雖然放下，透過通風管進來的微弱光綫，却已經非常足夠了。電視攝影機透過綫路，傳達影像到一間密室。密室裏一個KGB特務可以同時監看若干房間的秘戲。這個特務一面監看，一面拍照。

如果相片效果不好，毫無疑問，塔妮雅就必須履約，讓攝影機再度拍些鏡頭。不過，她的任務已經大功告成。魚兒已經上鈎，KGB特務立刻向拉圖露出賬單——有關空對空飛彈追熱系統的情報。拉圖在威脅下，拒絕屈服。他被帶離旅館，押到莫斯科。他抗議無效。要求會見法國駐蘇大使，也不能獲准。

那個KGB上校告訴他，被他引誘成姦那個女人，是某位蘇聯高級軍官的太太，顯然拉圖奉有密令，担任間諜想從她那兒套取情報。如果他們預備起訴他，他必定有罪，勢必要飽嘗多年鐵窗滋味。

拉圖被迫，終於同意替KGB當間諜。於是，他被送到莫斯科機場，搭上班機回法國。回到法國之後，他鼓足勇氣逕自找到上司，報告他在蘇聯受到勒索的整個經過。

朱元璋的傳奇事蹟

胡養之

抗戰時，筆者隨軍到過浙江昌化縣西的昱嶺關，位於昱領的頂端，西距安徽歙縣約一百廿里，地當入皖要道。相傳明太祖既克徽州，並破元將李克魯軍於此間，從而進取建德路，奠定其帝業的基礎。

能使佛殿菩薩走路

按明太祖朱元璋之成帝業，確有許多傳奇的事蹟。他的別號國瑞，豪州鍾離縣（今安徽鳳陽）人，元文帝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出生於一個貧農家庭，父親朱世珍，母陳氏，兄弟四人，國瑞排行第四。由於家貧，他的三個兄長都替人做長工；他十一歲時，父母也將他送到劉家去牧牛，但不久又被炒了魷魚！元至元四年（一三四四），國瑞已十七歲，因為皖北發生了嚴重的災荒，加以瘟疫流行，國瑞的父母暨長兄相繼死去，當時連殮葬費也沒有，村人劉繼祖同情他的孤貧，乃施捨一塊墳地給他父母，便草草殮葬了事。

此後一家數口，生活無着，大嫂王氏不得已便携着孩子回娘家替住，而兄弟三人也只得出去替人做散工，混個半飽。到了同年九月，兩個哥哥要去遠處求生，便把國瑞送到附近的皇覺寺中去做小沙彌。那時小沙彌的職務是打掃寺院，侍奉師父。

有一天，他進行清潔佛殿的工作，打掃到伽藍殿時，不留神而絆着神座而跌了一交，在惱怒的情形下，竟以掃把猛擊伽藍菩薩！又一次，大殿上的大紅寶燭被老鼠偷吃了，國瑞挨師父責罵。皇覺寺裏的伽藍菩薩是很靈驗的，受到許多善男信女的膜拜。國瑞埋怨伽藍菩薩不管事，讓老鼠偷吃了蠟燭，害得他挨罵，乃用筆在這個菩薩的背上寫了「發去（充軍）三千里」五個大字，以洩洩悶氣。

還有一次是，師父責備他對於佛殿打掃不清潔，便火上加油，他一大早起來，就要求所有的菩薩出去晒太陽，以便打掃清潔，果然那些菩薩都自動地出去了。師父起身，覩狀大驚，以為是他將菩薩搬出去的，於是破口罵道：「你在攪什麼鬼，你若不將所有佛像請回，就要你狗命！」國瑞聽了，不慌不忙地答道：「師父知道了！」他打掃後，便規規矩矩地向各佛像作了個揖道：「請各佛爺回復原座。」不一會，那些佛像都分別回到原位，皇覺寺高彬長老一看，更驚奇不置！認為這小子的本領高強，菩薩也聽遣使，而國瑞則矢口否認。他自己也莫名其妙，這是他異於常人的地方。

投效郭子興的幕下

國瑞當了五十天的小沙彌，因為地方災情太重，皇覺寺收不租米，長老先叫掛單和尚離去，隨即打發寺裏和尚出門雲遊，國瑞揹起包袱，托着瓦鉢，去外地做遊方僧，直到至正八年始再返皇覺寺。三年後元朝以黃河連年決堤，不得不修築，即徵發民伕十五萬，戍軍二萬去治河，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劉福通等，認為聚眾起事的好機會，乃派幾百名教徒前往參加，乘機宣傳：「天下將大飢，明王已經出世了！」策動民工起義，並四處散佈童謠：「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這謠言廣泛流傳後，他們預埋一具獨眼石人在開河的路綫，不久這石人被掘出，消息立即傳播遠近，人心更為騷動，韓、劉見事機成熟，乃在河北廣平縣，聚集了三千人起義。

元朝獲報，即派大軍攻劉福通的義軍，見寺觀便燒，見僧道即殺，皇覺寺僧眾大起恐慌！有人勸國瑞道：「與其留在寺裏等死，不如投靠起義軍。」他便投入郭子興的隊伍中，捕上一名步卒。三月個後，升為十夫長。子興一天出

巡，見他身材魁梧，相貌有些特別，問其領隊，知道他能幹，即調帥府充親兵十夫長。他服侍子興很忠誠，人也機智，又有義氣，從此子興把他當作心腹，並將義女馬氏配給他，翌年，元朝的脫脫丞相率軍十萬攻徐州，守將芝蔴李被殺，殘餘將士投奔濠州；而趙均用則與孫德崖勾結，陰謀刼持了郭子興，元璋正在外面出差，聞訊趕來，偕同郭子興，向彭大投訴，即派兵包圍孫宅，救出了子興。這時元將賈魯揮軍圍攻濠州，郭、彭、趙、孫等化敵爲友，合力守城，歷五閱月而圍解。

元軍退後，彭大、趙均用同時稱王，元璋知道在羣雄競爭的局面下，非雄厚勢力不可。他請准郭子興，返回故鄉招募，許多朋友投效，其中包括徐達、湯和等千餘人，郭便派他當鎮撫。一年後元璋又以軍功升總督，並在定遠招降三千民兵，襲據守澗山的元將，收降民兵男女七萬人；而定遠馮國用，國勝兄弟也聯合地方紳士來擁護他，勸他先取金陵爲根基地。

仙人助仗敗陳友諒

究竟元璋是怎樣渡過長江的呢？由於元至正十五年五月，因缺乏船隻和水軍而大傷腦筋時，巢湖南岸一帶的豪強廖永安，俞通海等人，擁有一些船隻和大批武力，元璋聞訊大喜，親往巢湖勸他們跟自己渡江南下，廖、俞等首領們都答應了，元璋獲得千多艘船隻和萬多名水軍，聲勢大振。

同年六月，他親率四萬水、陸軍渡江，先取采石磯一帶做前進根據地。惟其部屬各將領，都有意將當地粮食物資運返和州固守。元璋即與徐達商議：「這次渡江，僥倖獲得勝利，若回師和州，則江東一帶肥沃之區，就會給別人佔去了。」於是靈機一轉，叫親軍將船纜全部砍斷，使所有船隻讓波濤捲走，順流東下，將士們大驚叫苦！元璋便對他們表示：「前面是太平府（今當塗縣），子女玉帛，什麼都有，將它攻下後，才返和州吧。」將士們便乘勝進攻，一鼓作氣便攻了下來。

大家正想放手搶掠時，朱元璋則事先令李善長寫了禁止搶掠的告示，四出張貼，並派出執法隊，到處巡察。查到一名士卒私自搶掠，則就地斬首示眾！同時設置了「太平興國翼元帥府」，朱元璋自任元帥，不久又攻取了集慶（今南京），從而竭力經營其地方，恢復各種生產，設置地方官吏，廢除元朝弊政，加緊訓練軍隊，在各扼地區，派了將士把守，並改集慶爲應天府，設「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又自任大元帥。錄用了當地有名的文士，來博取老百姓的擁戴。當元璋銳意經營自己據有之地時，中國北方正鬧得天翻地覆！因此，元璋率兵北上馳援，軍師劉基（伯溫）曾勸他顧慮在武昌的陳友諒乘機入侵，元璋不聽。陳友諒果然乘虛而入，大起水、陸軍六十萬人，圍攻洪都（今江西南昌），且分兵攻吉安、臨江各地。元璋聞訊大驚，馬上回師應戰，終於大戰鄱陽湖。

相傳此時有一名叫周顛的仙人協助元璋，周顛曾乞食南昌，對民眾高唱太平歌，謂之「告太平」。元璋覺得奇怪，要他隨營行軍，及渡長江時，風雨大作，周顛高唱太平以激勵士氣。不久周顛辭去，元璋問其住所，答以廬山竹林寺僧人」。元璋建都金陵後，想起周顛當年有助士氣，乃派人前去訪尋，據說早已成仙去了。使者回報，元璋下令在寺旁建一「訪仙亭」，並豎「周顛仙人碑」。亭上嵌一聯云：「姑從此處尋蹤跡，更有何人告太平？」

事實上，鄱陽一役，關乎元璋的成敗至爲重要。由於會戰之前，元璋先在湖口埋伏一枝軍隊，截斷了湖的出口，堵塞了陳友諒的歸路。雙方各使用數十萬大軍，苦戰了卅一天，本來陳友諒的軍隊無論在任何方面都佔優勢，水軍船隻又高又大，火力充足。而後來之所以失敗，上述那傳奇性的故事，即爲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俘張大誠驅逐蒙人

戰勝陳友諒的另一因素是巧妙的戰畧戰術，因元璋的水師都是小船，火力當不及敵方；但他却掌握了對方弱點，由於敵人船大行駛緩慢，自己則運用快速的趕死隊實行火攻，雙方傷亡慘重，一直打到最後幾日，陳友諒的船隻飽受騷擾，不獨彈藥消耗殆盡，粮食亦已吃光。加以內部意見分歧，右金吾將軍提議燒掉船艦，全軍登陸，直到湖南，繞道返回武昌；左金吾將軍則主張再戰，陳友諒贊同捨船登陸辦法，左金吾怕獲罪，乃領軍投降，右金吾也跟着投降。陳友諒失掉兩員主要大將和大部份兵力，企欲冒險衝出湖口，由長江回武昌。不鼈正碰着伏兵，陳友諒前後受敵，迫得死拼！在混戰中被流矢射斃，全軍覆敗，部將保護着陳的屍體和太子陳理，連夜逃回武昌。

元璋大捷後，畧加整補，即乘勝圍攻武昌，並分兵攻畧湖北各地，次年二月陳理歸降，盡佔兩湖及江西等省，隨即回師東進，先取淮東，切斷張士誠與元軍的聯絡，然後分兩路合圍平江（今江蘇吳縣）。至元二十七年攻陷平江，俘張士誠，方國珍也隨之歸降。至此，朱元璋已佔領了大半個中國，而元順帝與太子之間，各地方將領之間都鬧大衝突，互相攻戰，元璋遂派徐達爲征虜大將軍，常遇春爲副，率大軍北伐。次年元璋在應天即位，改國號明，年號洪武，他便是明朝的第一代皇帝明太祖了。不久，徐達的大軍，攻下了山東、河南、陝西、渡過黃河，直搗元都。這年閏七月，元順帝帶着蒙古貴族及其親軍，倉惶地退出了京城，逃回蒙古，而大明便統一了中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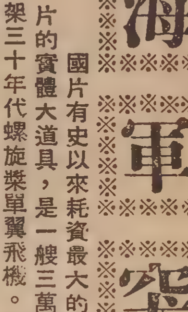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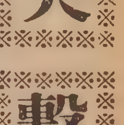
但由於蒙人的掠奪，和十八年的戰亂，國家已殘破不堪！爲恢復生產，乃下令廢除「驅丁」、「農奴」的制度，宣佈這些人爲自由民戶。同時禁止一切形式的人身買賣，違者受嚴厲處分。此外積極移民墾荒和幫助流民復業，准許人民將墾田作爲私人產業，免稅三年，新開荒地，允許不納稅，墾荒的人由官府發給資本、農具、耕牛和種籽；並令修治水利事業，廢除宋、元遺下的苛捐雜稅，因之，百姓非常感奮，遠近來歸。

另方面則自洪武十三年起，則屢興大獄，殺戮功臣，把許多大臣將領殺得一乾二淨，連徐達、劉基等不是被殺便是毒死！唯其如此，所以後世批評他用刑太酷。



我國抗戰史中一頁悲壯史實

海軍突擊隊



舒望

國片有史以來耗資最大的電影，是中製表揚我國海軍忠勇軍風的「海軍突擊隊」，該片的實體大道具，是一艘三萬噸的日本「出雲號」戰艦；中國空軍特為支援該片而製造九架三十年代螺旋槳單翼飛機。該片所使用的爆破炸藥達一萬六千多磅，發射艦砲空包砲彈五千三百六十發，每發成本二十元美金，是由聯勤兵工廠承造，而發射機槍與步槍子彈達十三萬發。出動大小艦艇一百餘艘，官兵九千餘人。炸沉的艦艇，除日本「出雲號」，尚有我國的「寧海號」以及兩艘魚雷快艇。可見其耗資之巨。

為發揚中國海軍忠勇軍風，中製與邵氏在去年秋天合作了「海軍突擊隊」。於今第一部表彰海軍史的影片，終於應運而出了。

「海軍突擊隊」的外景重頭戲全部在台灣南部某海軍基地拍攝，海軍司令部並全力支援拍攝，內景戲則移師到邵氏影城拍攝。

這部戲是張徹在台自由於經營不善，結束長弓業務之後，在台為邵氏與中製合作的海戰片「海軍突擊隊」効力，他全力以赴，自是必然的。

「海軍突擊隊」是根據民國二十六年我海軍突擊日艦「出雲號」戰史改編拍成，該片海戰及空戰的激厲豪壯場面，動員了陸海空三軍龐大人力、物力全力支援拍攝。

全片海軍的義風，情節表達彰彰明甚，可歌可泣的氣節崢嶸如矗立於清明之氣中，令人不期肅然起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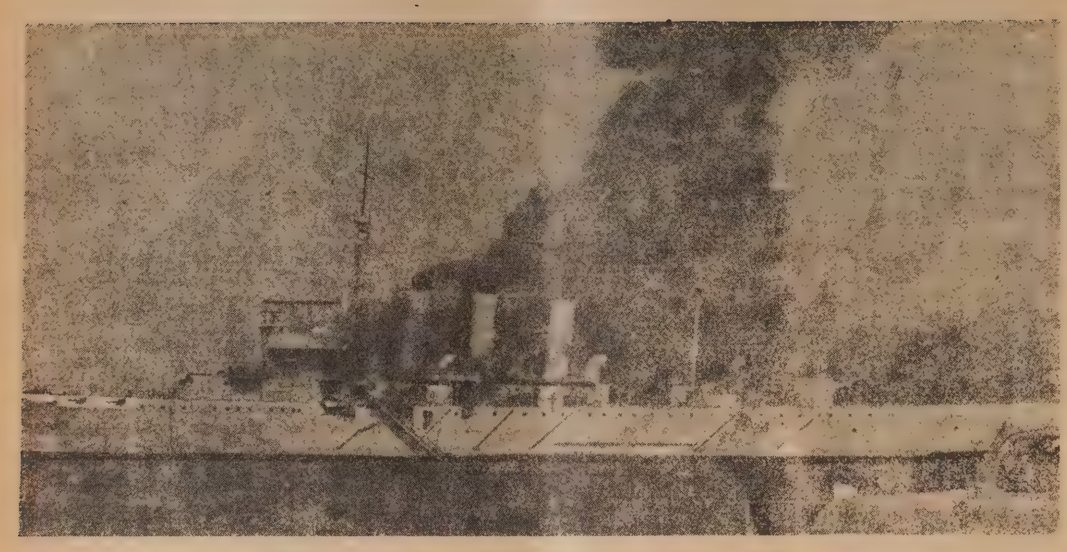
「海」片的編劇為張永祥，由於海戰鏡頭拍攝不易，不惜重金禮聘五位攝影師宮木幸雄、范金玉、吳廣昌、周漱眞、許澤輝，其中日籍的宮木幸雄還是「偷襲珍珠港」的攝影師。

「海軍突擊隊」相信在眾志成城下，必然是成績斐然的。

如果不是國家政府的力量來支援拍攝的話，則「海軍突擊隊」這一部電影，即荷里活的大製片家，也會嚇一大跳，退避三舍！

別的不說，單就那一艘中國海軍在八一三抗戰時突擊的目標——日本「出雲號」。就可以使最有魄力的製片家望而却步。因為那是一艘三萬噸級的戰艦，具體一點來比較，它比香港希爾頓大酒店還高九尺，橫長有六個希爾頓酒店那麼濶。這樣比較，就會對這一龐然大物的「大道具」，有了比較具體的概念。

在八一三淞滬之戰的時候，日本以強勢海軍軍力，如泰山壓頂之勢，派出一支特遣艦隊，於七七事變後的三十六天，又在上海尋釁，製造八一三事件，這一支艦隊，由「出雲號」為旗艦，以及另外九艘輕巡艦與驅逐艦組成的護航艦隊，封鎖上海吳淞海口，並以其艦炮朝上海市轟擊。我國的海軍，處於強弱懸殊的絕對劣勢，基於戰略的需要，乃在上海與江陰之間佈下一道雷區，由寧海軍艦率隊退守江陰上游。



國片有史以來最大的實體道具日本「出雲號」戰艦。

我國海軍健兒，熱血在心中沸騰，怒火在胸腔燃燒。他們眼看人口密集的上海同胞，哀號無助的死於日軍的炮火之下，不禁悲憤塡膺，振臂而起，組織「敢死突擊隊」，以魚雷快艇化裝爲漁船，突入敵陣，直衝「出雲號」作與汝偕亡的壯烈犧牲！終於將「出雲號」擊沉於吳淞海底。這就是我國抗戰史上有名的「怒海屠鯨」之戰！

在要將此一戰史拍成電影，最困難的就是「出雲號」已長葬海底，不但中國沒有它，連日本也沒有這一艘船。因此就必要造一艘「出雲號」方能着手拍攝。

中國電影製片廠，雖是國防部的直屬單位，但如非我國海軍總司令部有一艘三萬餘噸已報廢的「船塢船」可供徵用改裝，也是無能爲力的。「海軍突擊隊」這一部影片中的「出雲號」就是使用這一艘已報廢的「船塢船」加以電桿板金改裝而成的。「船塢船」的外型和「出雲號」的外型，百分之一百不同！爲了把「船塢船」的外殼改裝成像「出雲號」的外型，所使用的鋼板就達三百噸，耗時一百餘天，方行改製竣事。改裝的費用高達新台幣一千五百三十多萬元。（這就夠拍一般甲級影片二部的製片費用的總和。）

「出雲號」改裝好了，還得加以油漆成日本海軍傳統的藍灰色。不打防銹紅丹漆底層，僅塗外殼顏色就耗油漆費一萬三千多元，連同工資又耗去一百八十五萬元。

這一艘「出雲號」在拍攝期中，停泊在左營外港前後六十多天，最後予以炸沉，在六十多天之中，拍攝爆破場面，必須出動蛙人五十餘人潛入水底工作三個多小時，同時還得出動水上救難隊，海港消防隊嚴守四週，以防萬一。然而每爆破一次，港海的浮油破片，就必須清港一次，每一次清港的費用，約需六十萬元，二十餘次的清港費用，又是一個天文數字。

最後，這一艘「出雲號」使用魚雷將其炸沉，沉沒之後，必須將其打撈起來。因爲殘骸沉在港底不但阻塞航道，而且隨時可以造成海難危險。是以不能不再花一百五十萬元打撈起來，作爲廢鐵，回爐熔鑄鋼筋。

單把這一艘「大道具」的「出雲號」所耗的費用算一算，就是新台幣三千餘萬元。這三千餘萬元，如拿來拍一般的劇情片，至少可以拍所謂「特級大片」四、五部，拍普通文藝片七、八部。

尙有一項值得一提的，就是道具「出雲號」上的主砲，即爲當年「出雲號」的主砲。這兩尊主砲，在「出雲號」被我英勇海軍擊沉之後，即爲我國拆下爲戰利品，在上海展覽之後，隨抗戰戰局的轉進，輾轉運到漢口，重慶，以及勝利後的南京展覽，政府播遷台灣之後，這兩尊戰利品艦砲，也就運來台灣，被安裝在海軍官校的門口，作爲陳列品，這一次爲了「海軍突擊隊」的拍攝，後甲板的砲塔之下，有一大段主戲，畫面必須帶到艦。因之不能使用鋼板金造假，故而乃動用了多架起重機、電引機，將這兩尊戰利品「出雲號」的主砲由海軍官校門口的水泥地上面挖起，運到左營外港，在道具「出雲號」的後甲板上安裝起來，待炸沉之後，再予送往海軍官校門口重新安裝。

艾與我

我們是很奇特的一對。他衣着整潔，神采飛揚，我則是隨便的外出服：穿着從美國寄來的馬褲，軍用皮鞋，當作制服用的襯衫，頭上紮一條頭巾。

我們在一週內，經常有幾天下午溜出去，開車到「水手樂園」，騎個把小時的馬，冲個涼，小啜一杯，吃頓晚飯，然後開車回到阿爾及爾。

偶爾我們會將週末夜晚及整個週日假期，用於回味一下「電報屋」的生活，打打橋牌，天氣溫和時戶外坐坐，在草地上打幾桿高爾夫球，練習手槍射擊等。

艾克送給我那支手槍已隨船沉到海底，所以他又替我找到一支，但這次堅持我要隨身携帶，我睡覺時常把它放在枕頭下。

我體會到前綫的生活是甚麼滋味，實在難以言喻。我首次開車參加戰鬥，是到康士坦丁、泰比河以及卡瑟琳隘口。當地的形勢非常險惡，就在我去後沒幾天，我們在卡瑟琳隘口，遭到大敗。

在前綫開車，與在英國鄉間悠閒地兜風，大異其趣。現在我們出門，就是一個車隊——一輛斥堠車領頭，接着是插着旗幟的將軍座車，一輛運兵車，一輛後援車以防將軍座車遭到不測，最後還有一輛斥堠車殿後。

卡車司機經常以哨音或模仿狼叫的聲音，對我打招呼，完全不顧我後座這位將軍乘客。艾克經常氣得臉色鐵青，我向他保證對我沒有妨礙；但他聽到和我們相遇的汽車司機對我喊叫時，仍然氣得滿臉通紅。

開到前綫大約需要廿六小時，抵達泰比河之後，我們命令一部開道車領我們到指揮部。艾克逕自走到前綫自己觀察形勢，並與士兵交談。

我留在指揮部內。他們把我安置在貴賓帳篷中，這種帳篷唯一與其他不同的，是地上舖着碎石子，其他則是泥土。夜晚時，我在行軍床上攤開睡袋，整個人和衣攢進去，鞋子也沒脫。睡了一陣醒來後，聽到帳外有將軍的聲音，他已安然回來。我聽到他對某些人說，他想睡一、二小時才回去。

「你的司機在這兒，我們把她叫起來。」

「看在老天份上，萬萬不可。讓她睡一下。」艾克吼着。接着他就在另一張行軍床上攤開睡袋，不到幾分鐘即鼾聲如雷，像是砲兵轟擊一樣。

數小時後，我們開始返回駐所，回到阿爾及爾時，艾森豪的幕僚德斯說：「有件事你該知道，凱麗，外面對你和將軍有很多風風雨雨的傳說，他們說你們——嗯——。」他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我們怎樣？」我問。

「說我們——嗯——說你們出差時同床共枕。」

我瞪着他，接着笑出聲來。「是的，我們一起睡覺，德斯，是的。」可憐的德斯，被我弄得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然後我就把實情告訴他，他搖搖頭。「別担心這個，德斯，如果再有人這樣說，你只要告訴他們，我已訂了婚，準備結婚，將軍我對這方面都沒有興趣，這實在是荒誕無比。」當時我也想，那實在可笑。

我與丈夫戈登的離婚證書，已經獲准，將軍再度表現他典型的體諒姿態，指示倫敦將離婚證書利用外交郵袋寄到阿爾及爾，這意思是說，我在幾天內即可收到，不需要幾星期。

我的美藉未婚夫艾諾，也在北非，他是隨着早一批的車隊出發，事實上我在奧蘭總部想與艾克聯繫時，還與他短暫地晤過面。

現在我們又再度碰面——他是去部隊報到途中，在阿爾及爾停留數小時，這是數個月來，我首度與他見面，艾克放我一天假。阿爾及爾郊區的原野，滿是罌粟花，空氣中充滿茉莉花的花香，我們在「水手樂園」渡過非常快樂的時光，游泳、打網球，策劃着未來，並且決定，如果條件允許的話，將於六月結婚。

局勢已在好轉，我不再為艾諾上前綫而操心，經過嚴冬之後，春天已為盟軍帶來轉機，進軍北非的任務已結束了。

在突尼斯，甚至舉行勝利遊行，這項遊行可說是一種考驗——在炎熱的陽光以及令人窒息的塵土中，活動數小時，我原以為我會昏過去，但有一種邪惡的快感，支持着我。

克之戀

凱麗著





蒙哥馬利將軍也站在觀禮台上，他有資格接受人們的致敬，他指揮的第八軍團，打了幾場漂亮的仗。蒙哥馬利精明幹練，是個戰畧家，他的部屬也很勇敢，但他也有個致命傷——他討厭女人，有婦女在場，他總是非常不愉快，而我出現在觀禮台上，挫了他一點銳氣，這點我很感到高興。

蒙哥馬利是所有盟軍指揮部中，我唯一討厭的人。

他經常很陰險，而且小氣，例如，當將軍到第八軍團總部拜會時，蒙哥馬利要求艾克要帶美國香烟去。

他同時也想盡辦法，榨光將軍口袋裏的東西，蒙哥馬利自己不抽烟，他在場時，也不允許艾克抽烟，但他會將那些香烟分給部屬，從來不將功勞歸之於艾克或美國。

除了蒙哥馬利的事以外，其他一切都很順遂，每天都充滿着陽光，阿爾及爾在陽光下閃耀不已，地中海也似乎在陽光下歡舞着。

這是養精蓄銳準備下一步衝刺的時候。有一天我非常担心艾克。他被一些事纏得無法脫身，夜幕降臨時，他變成非常消沉，我開車送他回寓所時，眞的非常替他担心，他一語不發的坐着，整個身體陷在座位中。

艾克擅於聊天，當我們東飄西蕩時，經常談得很愉快，但現在他卻一語不發，我們抵達別墅時，他像年邁的老人一樣，很笨重地下車，我確定他是病了。

「進來吧，凱麗」，他像每個晚上一樣對我說着。我們走進小客廳，，艾克點了一根烟，我問他，需不需要替他調杯酒。「很好，」他說，「你自己也來一杯。」

我用幾近哀求的聲音說：「你不能告訴我到底是怎麽回事嗎？」他正好說：「凱麗，我正要直截了當的告訴你，艾諾已遭到不幸！」

我看着他，聽到他講的話，但腦海裏空無一物。我非常冷靜的問他發生了甚麽事。他說，「事情發生在一週前，但消息到今天早上才傳來，它在電報中心遺漏了，艾諾是與另一名軍官檢查一個雷區。原本沒有危險，地雷都作了記號。但另一人踩到了，腳碰到引信。艾諾當場喪生，另一人重傷。」

「我非常非常傷心，凱麗。」

我說不出話來，在房內踱着方步，上下坐立不安，只聽到鞋跟觸地的沉重聲音。「艾諾當場喪生！艾諾當場喪生……」過了一會兒，我走到艾克那兒，「沒甚麽關係」，我說，「沒甚麽關係，」接着淚水就掉下來。

艾克用手臂圍着我，帶我坐到沙發上。「哭吧！」他說，「哭吧！只有這樣才能解除痛苦，盡情的哭吧！」我哭得像淚人兒，艾克一直在旁邊陪着，握着我的手，說了一些話，也不是眞的說了一些話，只是發出聲音而已。

在艾克的命令下，我到「水手樂園」休息了幾天，在耀眼的晨曦之下，我突然覺得對艾諾瞭解不多。我還記得他笑起來眼睛擠成一團的模樣，走路的形態，對於軍方的奉獻，以及喊我作「寶貝」時的神情，但除此之外，記不起甚麽。

我們可說是烽火鴛鴦，有時幾個星期或幾個月沒見過一次面。見了面，就像是初次約會那麽刺激，或許就是這個原故，使我們對彼此的瞭解，一直停留在初次約會的階段。

艾森豪比艾諾更瞭解我，也更瞭解我的家人。我對艾諾的家人，所知不多。我們像是在眞空中相識、相愛，到現在我想悼念他時，却發現我並不瞭解他。

六月初那段哀傷的日子，開始逐漸淡去。我追隨艾克的時間，越來越多。從早餐到夜暮，他到那裏，我跟隨到那裏。有一次，布拉德將軍要過來吃晚餐，我與艾克稍遲了些，進門時，布拉德說：「艾克和他的影子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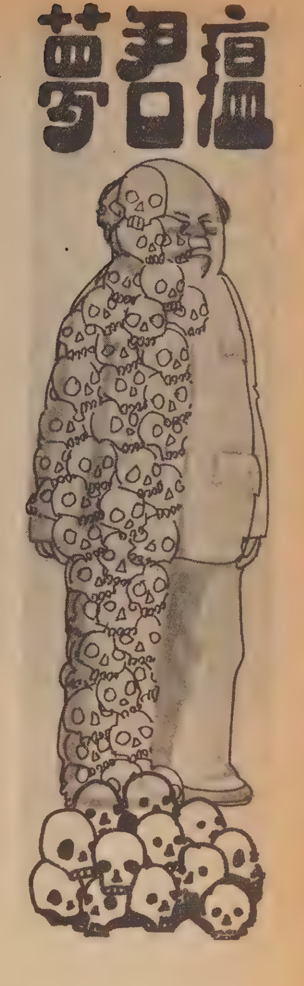
艾克不久前又交給我一項新任務——替他回覆民眾的信。他抱怨說：「我實在理不了這些信，你要不要接過去？怎麽樣？」

「我將盡力而為，」我對他說，如果你認為我能勝任，我把這工作視為一種榮幸。」我偶爾會帮他回過一些私人函件。

有一天，他滿懷歉意地向我說，介不介意打一封信給他妻子。「我滿桌子都是待辦公事，今天決寫不了信。而她如果沒接到我的消息，會冒火的。」

瘟君夢

岳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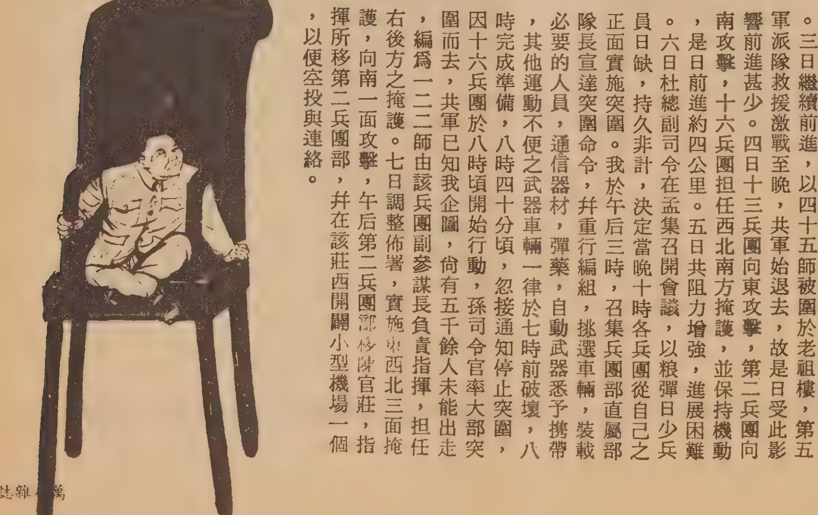
會戰經過第一階段

十一月七日共軍全面開始攻擊，一八一師撤出商邱東進，行至張公店附近進入宿營地，天已薄暮，突遭共軍襲擊，八日十時許，第二兵團令四十五師往援，前進二十餘里與共軍發生戰鬥，至午後三時得悉師長被俘，部隊散失。先是該師奉命向徐州方向前進加強第三綏靖區的兵力，先頭部隊抵碭山，又奉命返商邱，歸第二兵團指揮，掩護我軍西側，俟共軍主力到來即自動撤退。一八一師裝備極差，輕重機槍甚少，砲兵更無論矣，士兵有四分之一携帶大鐵鍬，此種部隊既無火力，又無機動力量，不宜賦予獨立機動任務徒遭無謂之犧牲。當時我軍部署：東起新安鎮郯城至運河爲第七兵團，自趙墩至碾壓大許家爲十三兵團，徐州城防爲七十二軍及十二軍之一師，徐州以西自黃口至碭山爲第二兵團，沿隴海路東西二百公里，徐州之北台兒莊韓莊一帶爲第三綏靖所轄的兩軍，徐州之南爲七十四軍及正由宿縣北上之十六兵團，及駐宿縣之一四八師，南北沿津浦路長爲一百廿公里，形成一個十字架的陣勢。七日夜陳毅部隊由臨城嶧縣越運河南下，五十九軍及七十七軍的主力突然叛變，十字架的陣勢變爲丁字形狀。第三綏靖區的部隊叛變，影響徐蚌會戰的全局，這兩個軍當然與共軍有勾結，不過爆發的時間，是共軍安排在對他們最有利的時刻，叛逆的主謀是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張克俠，何基灃，及一三二師師長溫家芳，這三個叛徒，在西北軍的系統中算是優秀的將領，爲什麼叛變？有的說張克俠是馮玉祥的姪婿，由李德全勾引而起的，有的說與中央對雜牌部隊統馭的方法有關，本來一個政府的軍隊應該是一樣的，沒有正牌雜牌之分，「雜牌部隊」這名詞是從何時有的？無從考據，可能是共產黨徒編造出來，以分化國軍，我們不察，也就隨聲附和，自造藩籬。過去中央對所謂「雜牌部隊」經理人事採用到包辦制度，這類部隊的首長，就是利用這種辦法的弱點，保存實力以永遠保全其地位，既然人事經理是包辦，自然沒有軌道，他們的部下一定會發生不滿，因而影響對政府的信心。這兩軍可說變生肘腋，徐州震駭，八日晨陳毅的三八兩縱隊，向唐寨王莊一帶七十軍陣地攻擊，具目的似在牽制我徐西部隊，因此徐州剿共總部急調和第七兵團連接的十三兵團撤回徐州東郊，兩個兵團之間就發生約四十多公里的間隙。八日方第七兵團的五個軍由運河以東渡河西轉進之時，因爲渡河準備不夠，大軍擁擠，難免爭先恐後，在這種混亂之下渡河，遭共軍攻擊，輕重車輛砲兵的損失乃意料中事。九日該兵團撤至碾莊附近，以碾莊爲核心構成環形陣地，同時共軍又由趙墩包抄而來，將碾莊包圍，其六十三軍在窰灣渡河時爲共軍夾擊，陷入重圍，該兵在危如纍卵，急待救援。九日攻擊唐寨王莊的陳毅部隊，受創而去，實已達成佯動的目的。十一日第二兵團與十三兵團奉令前往救援，七十四軍及十二軍加入第二兵團行列，十三日拂曉第二兵團展開於小劉莊大韓莊趙家圩之綫，七十四軍在右掩護南側，七十軍在中担任初期主攻，第五軍在左以鐵路爲界與十三兵團連接，十二軍之一三一師控置於柳集大王廟間爲預備隊，騎兵旅在艮山口魯山一帶警戒。十三兵團展開靶子山孟家溝之綫，第九軍在右第八軍在左。第二兵團之正面爲綿亙山地，而尖山磨山林佟山猪頭山向西突出，瞰制徐州東南平地，且可直接以火力控制至睢寧及徐州至碾莊間之公路，此爲共軍陣地之鎖鑰，二兵團集中山砲野砲榴彈砲三十六門，輕重迫擊砲三十門，掩護步兵攻擊，共軍的陣地頓成火海，午後七十軍攻佔尖山鄧家樓林佟山磨山，第五軍攻佔鄧莊賈河套，十三兵團攻古山集胡莊。十四日七十軍攻佔馬山盛山猪頭山，第五軍攻佔魏集石樓，十三兵團亦攻克前王橋土樓白樓。是日睢寧失守，一零七軍軍長孫良誠被俘，其侄孫少雲師長隨帶士兵兩名突圍而出，邱司令長官令其收容部隊，并報請派該員爲一零七軍軍長，我爲副軍長以協助其收容。十二日第七兵團之六十三軍及一百軍之四十四師全部犧牲，十三日共軍續有增加，二十五軍六十四軍及四十四軍以傷亡日多，粮彈日少，戰鬥力量大減，區以一部圍困碾莊，於十五日以主力轉向西方，拒止兩兵團之東進，國防部認爲第二兵團消耗砲彈過多，來電斥責，於是火力發揚大受限制，七十軍兩次抽調兵力支援徐州機場，此時共軍寸土必爭，進展極爲困難。十六日七十軍攻佔馬山徐王後曲頭，第五軍攻佔鄭家廟韋莊，十三兵團攻克吳莊太平集鄭集，而馬山得而復失，失而復得者再。十七日夜共軍以兩個多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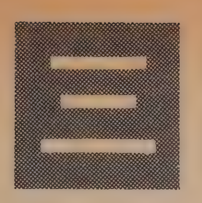
隊兵力由睢寧方面竄來，攻擊二兵團之右翼，與七十四軍激戰於潘塘鎭附近村落，共軍眾我寡其勢甚凶，乃由七十軍抽調三十二師（欠一團）增援，十八日共軍乘濃霧掩護，攻擊尤烈，至午後一時許，以傷亡過多，不支而退，遺屍二千餘具，這是徐蚌會戰唯一的勝利，報紙出了號外，南京來了一個慰勞團，有中外記者隨行，一位外國記者詢問邱司令官：「你們既能把來犯的敵人打的這樣慘敗，解第七兵團之圍似無問題，但不知需時多久？」邱司令答稱「共軍鑽進我們的火網，自然受到嚴重的損失，共軍利用前面的綿亙山地，重疊配備，輪番作戰，企圖遲滯我軍，我們相信可以突破他們的縱深陣地，不過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至於進展的速度，要看補給的情況而定。」二十一日第五軍進至大許家，已不能與第七兵團取得連絡，聞黃司令官及六十三軍陳軍長均自殺殉國。七兵團之覆沒，由於渡河部署未周，造成混亂予共軍以可乘之機，而救援處置之遲疑亦頗多可議之處：第一當第三綏靖區叛變時，徐州有七十二軍，七十四軍，及十二軍之一師，十三兵團在碾莊大許家一帶，第二兵團在黃口山地區，共軍決不敢冒然採取中央突破進攻徐州，所以十三兵團不必撤至徐州東郊，則七兵團與十三兵團互爲犄角，七兵團不致腹背受敵。第二當七兵團被圍之時，應以十三兵團就近增援，并加強其火力，而第二兵團隨即東進，爲此可以爭取特效及早救援。第三既使兩兵團併力齊頭東進，重點應置於隴海路以北平原地區，集中砲兵戰車以及空中支援，可以一舉而突破共軍之抵抗。這雖然是事後諸葛亮之見，却是當時較爲有利可行之策。二十二日兩兵團的主力分別撤回徐州東郊，廿四日第二兵團奉令向南攻擊，想沿津浦路西側殺出一條出路，七十二軍也歸該兵團指揮。徐州以南三堡至曹村三十餘公里皆爲山地，共軍已有佈置且正在加強，我軍經過十多天的戰鬥，需要整理補充，且再興攻擊也要準備，所以向南攻擊毫無進展，頗有傷亡。

會戰經過第二階段

十一月廿七日徐州剿共總部移駐蚌埠，徐州軍事交副總司令杜聿明指揮，此後如何作戰，正在彷徨躊躇之際，消息傳來，十二兵團在雙堆集受困，又需往救，本來該兵團是來增援徐州，現在反要徐州部隊待救。這天杜副總司令飛京請示機宜，廿九日返回防地，決定放棄徐州增援雙隻堆方面，這可能是不得已而出此，但是冒險的程度已超過安全的極限，誠然守徐州兵力已感不足，補給將困難，增援十二兵團看來是順理成章，不過這個決定先要考慮我們有無力量達成任務，擺在眼前的教訓，我們沒有記取，碾莊之增援，不過四十公里，當面之敵只有陳毅十二個縱隊，徐州雙堆集之間爲一百廿公里，劉伯承必迎擊於前，陳毅必追攔於後，我們的部隊已是疲困之軍，加上油料糧彈不足，碾莊一役，我們的損失約有十師，共軍當然利用補充，這一點是不可忽畧的事實，我們對共我力量始終缺乏客觀的估計，這是戡亂軍事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負責指揮徐州軍事的杜副總司令，帶著總務處長黃鐵民少將，無綫電臺一，電務報員三，司機厨師各一，驕車吉普車四分之三噸車各一，這是他的指揮所人員和裝備，他沒有參謀人員，所以撤出徐州的命令作爲就落在我的頭上，脫離徐州前進目標第一階段擬定爲永城附近，大軍以一部由徐州以南經瓦子口睢溪口行進，掩護主力左側，主力從徐州蕭縣青龍集及徐州以北之徐碭公路西進，越過蕭縣郝寨之綫，再向左作一百廿度之旋迴。大軍運動需要多數道路，徐州爲一盆地，瓦子口蕭縣間之山地橫亙徐州之西，形成兩條隘路，道路分配異常困難，且部隊集中一點，先需散爲扇形，然後漸變爲橫廣態勢，所以道路區分只能以主要道路爲軸綫，除車輛砲兵部隊外，步兵一律越野行軍。卅日拂曉前先派部隊占領瓦子口及蕭鎭以西之稜綫，午后三時令豐沛一帶之地方團隊兩千餘人先行出發，晚十時大軍開始行動，而民眾團體男女老幼亦隨軍同行，本來行軍道路皆有規定，但部隊均搶好的路走，所以徐蕭公路上擠滿了人馬車輛，路面抵抗不了車輛的壓力，有的陷爲深坑，有的成爲泥漿，車輛或因機械損壞而拋錨，或因陷入泥坑不能自拔，道路爲之堵塞，各他的車輛也不能行動。天明散共施行擾亂射擊，秩序愈壞。十二月一日杜副總司令到達蕭縣署事休息，并進早餐，他的厨司電臺失了聯絡。午后三時收到空投情報圖一份，得悉有強大之共軍先頭已抵夾溝正向青龍集方向急進中，四時至王白樓利用第二兵團電臺與十六兩兵團連絡，十六兵團電臺呼叫不通，部隊落伍的，迷失道路的，彼此夾雜十分混亂，極需整理，糧彈損失亦需淸查，遂決定各部隊次日停止前進整頓態勢，晚與十六兵團取得連絡。三日繼續前進，以四十五師被圍於老祖樓，第五軍派隊救援激戰至晚，共軍始退去，故是日受此影響前進甚少。四日十三兵團向東攻擊，第二兵團向南攻擊，十六兵團担任西北南方掩護，並保持機動，是日前進約四公里。五日共阻力增強，進展困難。六日杜總副司令在孟集召開會議，以糧彈日少兵員日缺，持久非計，決定當晚十時各兵團從自己之正面實施突圍。我於午后三時，召集兵團部直屬部隊長宣達突圍命令，并重行編組，挑選車輛，裝載必要的人員，通信器材，彈藥，自動武器悉予携帶，其他運動不便之武器車輛一律於七時前破壞，八時完成準備，八時四十分頃，忽接通知停止突圍，因十六兵團於八時頃開始行動，孫司令官率大部突圍而去，共軍已知我企圖，尙有五千餘人未能出走，編爲一二二師由該兵團副參謀長負責指揮，担任右後方之掩護。七日調整佈署，實施東西北三面掩護，向南一面攻擊，午后第二兵團部移陳官莊，指揮所移第二兵團部，并在該莊西開闢小型機場一個，以便空投與連絡。











曹操的基本武力，是他所收編的青州黃巾。這些被收編的青州黃巾號稱三十萬人，其中老弱居多，曹操一一加以遣散，只留下了年輕力壯的份子，其總數可能在十萬以上，但不會超過二十萬，這十萬多兵，曹操不能夠都調到官渡前綫，因為在許縣的西南，尙有袁紹的同盟者，荆州牧劉表，劉表的軍隊也差不多是十萬人左右。我的猜度是：曹操用來抵抗袁紹的兵力，至多只是全部力量的一半，也就是五萬至七萬左右。（這只是一個猜度而已。）三國志魏的部份說，當時曹操的兵不滿一萬，似乎不確。

關羽只斬顏良

袁紹在陳琳所寫的檄文中，說袁譚、高幹、劉表，將一齊對曹操採取行動。事實是，劉表始終觀望。（到了袁紹既敗以後很久，他才叫劉備向許縣進軍一次，劉備到了葉縣便撤軍退回新野。）袁譚與高幹也許有所行動，但現存史料上毫無記載，可見即使有過，規模也不甚大。

大戰在建安五年二月開始。袁紹命令郭圖、淳于瓊、顏良等幾位大將，先攻曹操派駐在（河南滑縣之北的）白馬津的劉延。

不知為了什麼緣故，曹操挨到四月間，才親自帶了關羽、張遼等人，到白馬津來救；同時分兵攻打袁紹所派兵防守的延津縣，以分散袁紹的注意力。袁紹果然以重兵加強延津的前綫，曹操便突然移軍奔向白馬津。顏良這時候沉不住氣，不等關羽張遼等人到達，就率兵一口氣走了十幾里，前來迎戰，被關羽一馬當先，刺死於萬軍之中，砍下了頭。袁軍陣容大亂，曹操就指揮關羽張遼等人及其部隊，解了白馬津之圍，救出劉延與劉延手下的兵，合起來，沿著當時黃河的南岸向西面走，一直走到延津縣城之南，被袁紹的兵追上。

袁紹帶了劉備與文醜及五六千名騎兵，到達漢朝酸棗縣東南一個叫做延津的渡口，渡過當時的黃河。（這延津從宋朝起，代替酸棗，成為縣的名稱，位於今日黃河之北，在開封的西北，偏北，中牟的正北，偏東。今日中牟與延津之間的黃河，在當時是濟水。濟水源於濟源縣，流向山東利津。）

曹軍在延津抵擋了袁軍一陣，獲勝；殺了文醜，曹操退到濟水以南，今日的中牟之東的官渡，紮營。袁紹留在延津，紮營。

在歷史中有決定性的官渡之戰，在八月開始，袁紹移動他的大軍，進至延津西南，中牟西北的陽武，沿著現成的河旁沙堆，造了東西長達幾十里的營地。袁紹的戰術構想，是伸展兩翼，包抄曹軍，加以捕捉。

曹操不退，把自己的部隊也分成若干單位，對袁軍的各單位抵抗；但是，究竟人數太少，不夠分配，抵抗了以後傷亡頗重。

袁軍乘勢猛攻。

這時候，在袁紹的一方面，顏良文醜雖死，尙有張郃、高覽、淳于瓊、眭固，若干得力的勇將。在曹操的一方面，雖則關羽不久便離開了，走往袁營去找劉備，却也還有張遼、徐晃、樂進、于禁、以及夏侯惇、夏侯淵、曹仁，撐住了場面。

張遼是并州雁門郡馬邑縣人，作過丁原、董卓、呂布的部下，在呂布被殺以後投降了曹操，被曹操以献帝的名義拜為中郎將，封為關內侯。（馬邑是今日的山西朔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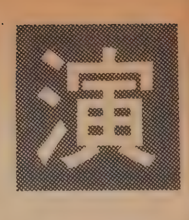
張遼與關羽是大同鄉，很談得來。（關羽的出生地，是并州河東郡解縣，解縣的故城，在今日山西虞鄉縣之西。）張遼知道了關羽念念不忘劉備，遲早有一天會走，便報告了曹操。曹操很佩服關羽的義氣，同時也深知留了關羽的身體，留不住關羽的心，他在聽到張遼的報告以後，不曾採取任何措施，以防阻關羽走。

關羽並非是想走就走的人，他固然想回到劉備的身邊，却也要先做出一兩件事，報答曹操對他的厚愛，於是，他斬了顏良。（可能也斬了文醜；至少是帮助了徐晃等人擊潰文醜。）

關羽在自己認為已經報答了曹操以後，就把曹操所給的一切（包括「漢壽亭侯」的印），都包紮在一起，放在所住的地方，留函告別。曹操的左右，要去追捕關羽；曹操說：「他也是『各為其主』，讓他走罷。」張遼沒有一個像劉備的故主值得懷念；他死心塌地為曹操服務到底。（漢壽是東漢的一個縣，故城在湖南常德的東北。今日的漢壽縣，在常德東南。亭侯，是爵位，地位次於縣侯，高於關內侯及列侯。）

徐晃也是并州人，不僅是關羽的大同鄉，而且是小同鄉；同為河東郡的郡民。關羽是解縣人，徐晃是楊縣人。（楊縣在今日洪洞縣東南。）他原是白波首領楊奉的部下，在建安元年於曹操擊敗楊奉之時投降了曹操，其後打呂布、打劉備，都立了功。他在白馬津，「從破顏良」；在延津，「破文醜」。（三國志魏的部份的原作者，似乎把「破文醜」的首功記在這位徐晃的賬上。後來，他又在延津之南的「故市」，與曹操的另一部將史渙，擊毀了袁紹的若干運粮車輛。

樂進是兗州東郡衞縣的人。（衞縣在今日山東觀城縣之西




蔡東方

。）他身材短小，胆量狠大，作了曹操的帳下吏，帳下吏相當於副官或衛兵隊長，回家鄉募得了一千多人，升爲「假司馬」（代理性質的司馬之官，司馬所管的是營中的種種雜務，有時也帶隊伍作戰。）不久，曹操又升他爲「陷陣都尉」。都尉是漢朝正式的軍階，「陷陣」二字似乎是曹操所想出來的。

樂進也參加了打呂布、打劉備。在對袁的戰爭之中，他的最大功勞是殺了淳于瓊。

曹家的譜系不容易排

曹操的另一猛將，是本家弟弟曹仁。曹仁的祖曹褒，是曹操父親曹嵩的養父曹騰的哥哥。曹仁從來喜好騎馬、射箭、交朋友，在靈帝末年天下大亂之時，他自己有了一千多人的徒眾，在淮河泗水之間的皖北蘇北游來蕩去，成爲非兵非匪、亦兵亦匪的一支武力。他把這一支武力帶到曹操的營中，曹操任命他作「別部司馬」，不久又升他爲所謂「厲鋒校尉」。其後，打袁術，打陶謙，打呂布，打張繡，到汝南打劉備與黃巾首領劉辟，他都很賣力，他所帶領的，是騎兵。曹操也派他偕同史渙等人深入袁紹的後方，攔截袁軍的運粮車輛，燒毀粮食。他的官位，這時候已被升爲遙領「廣陽太守」，以「議郎」的名義在曹軍之中當騎兵的「督」。換句話說，曹仁當了政府的參議，兼任曹軍的騎兵司令。

曹操的另一位本家弟弟，是曹洪。曹洪的父親是誰？裴松之以來，沒有人知道。王沉所寫的魏書，只說了曹洪有一個伯父叫做曹鼎，當過尚書令，也當過河間國的國相，因貪污被冀州刺史蔡衍糾彈，被司法當局判處勞役。後漢書蔡衍傳，說這個曹鼎是中常侍曹騰的弟弟。

曹騰只有三個哥哥，沒有弟弟，後漢書的作者范曄弄錯了。曹騰的號，是季興；他的三個哥哥是伯興、仲興、叔興。

這曹鼎只能是曹騰的哥哥或姪兒。他不可能是哥哥；倘若是，那末，曹洪便要比曹操長了一輩。

曹家的譜系不容易排，以後還有機會作一比較詳細的交代。現在，讓我們多談談曹洪。曹洪靠了伯父曹鼎與叔祖曹騰的提拔，在年輕時候就當了蘄夏縣的縣長。

曹洪不會像曹仁那樣幹過那亦兵亦匪的事。有機會做官，也就不必走歪路了。然而他的號召力，却不亞於曹仁。曹操參加討伐董卓的大舉，曹洪帶了若干人來當兵，而且在曹操被徐榮打敗，跌在馬下，丟掉了馬的時候，把自己的馬讓給曹操，情願步行，冒生命的危險（步行就很容易被敵人追到）。他向曹操說：「天下可以沒有我曹洪，不可以沒有你。」於是，曹操騎上了曹洪的馬，曹洪在馬的後面步行，到了汴河的河岸，找到了船，渡過了汴河，奔到家鄉。（安徽亳州的）沛國的譙縣。

曹洪在家鄉重新招兵，又招到了一千多人，帶往（安徽壽縣的）揚州刺史所在地的壽春，拜訪他的好朋友，揚州刺史陳溫。陳溫准他在（安慶六安一帶的）廬江郡與（蕪湖、南京、鎭江、徽州一帶的）丹陽郡，大招特招，一共招到好幾千人。

這幾千人，加上在家鄉所招到的一千多人，曹洪都帶到了（安徽懷遠西北的）龍亢縣，交給曹操，作曹操的基本武力。曹洪自然也留在曹操左右，當既親且信的助手。

其後，打陶謙，在呂布偷佔兗州之時打呂布，並且奪回呂布所佔的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縣、密縣；又在曹操奠都於許以後的某一年，進攻劉表，打敗劉表的某一位「別將」，在舞陽、舞陰、葉縣、堵陽、博望，等等地點。

這一次曹洪打敗劉表某一軍官的事，不載於三國志的其他部份，亦不見於三國志及後漢書的劉表傳。事件發生在何年何月，陳壽依照他的習慣，含糊其辭，叫我們只能去猜。大概是建安二年三年左右罷。不可能是在建安五年，曹操對袁紹決戰於官渡之時。

劉表派兵進攻到葉縣，在現存的史書上，只有劉備與夏侯惇對壘的一次。當時在夏侯惇的麾下有于禁。是否也有曹洪參加？三國志李典傳不曾提起。

李典是鉅野縣人。（鉅野在今天屬山東省，在漢朝屬兗州山陽郡。）他的「從父」（伯父或叔父）李乾，在靈帝末年聚集了幾千家老百姓在鉅野的隣縣乘氏縣，築寨自保；其後點齊了若干壯丁，跟隨曹操打黃巾，在（東平西南的）壽張打了一個勝仗。曹操打袁術，打陶謙，這位李乾也追隨了。

呂布偷襲兗州，叫人勸李乾背叛曹操，李乾不肯，被害。李乾的兒子李整，爲父報仇，幫助曹操擊潰呂布，被曹操任命爲遙領的青州刺史，可惜活了不多久便死。

李整死後，曹操把欠給李乾的一份情意，轉還給李典，叫李典以中郎將兼潁陰縣縣令的名義，接管李整的兵；很快就又把李典升爲所謂「離狐郡」的太守。

離狐本是濟陰郡的一個縣，在今日山東單縣之西。曹操因人設政，臨時把離笠縣升格爲郡，爲的是獎勵李典。

後來，李典不斷立功，不斷升官，當不當這離狐郡太守已無所謂，曹操就又恢復離狐縣的地位，廢掉了這個所謂離狐郡。

萬人意見

華帮面臨難題如何去支配共軍
共軍一造反華國鋒便要執包服
各地軍人無視北平割據自雄暗中對峙互不相讓

編輯先生：

近個多月來，華帮在大陸各地掀起鎮壓暴亂的血腥運動，繼武漢、杭州、廣州等市公開槍殺反對派分子後，又在湖南長沙，遼寧瀋陽等地整肅異己。華國鋒集團復又運用大字報形式向反對派開火，如什麼「打倒反革命分子」，「必須割去肉上的腐臭」，他們攻擊對像不單是四人帮黨羽，且包括所有反對華集團的人。華國鋒一伙企圖用「文鬥武攻」的雙管齊下手段整肅異己，以維持其在北平的統治地位，看來絕不容易。

華帮今天所面臨的難題，是中共統治大陸廿九年來最感棘手的，即是華國鋒如何去控制支配共軍的問題，倘若他不能有効地掌握軍權，即使地方平靜，華國鋒的地位也不能自保。照目前中共內部的形勢看，各地的共軍並不全力支持華集團，他們各據山頭，保留實力暗中互相對峙，對北平的命令陽奉陰違，只効忠直屬派系。換言之，是沒有一個共軍頭頭能全面統馭他們。華國鋒企圖拉攏劉伯承，但劉伯承也只能在二野山頭裏話事，其他各系軍人並不服從他。正如當年林彪，也只有四野的軍人對他効忠。很明顯，倘若二野掌握大陸軍權，二野系的軍人自然個個飛黃騰達，其他各系軍人勢必無地自容，他們寧可割據保權，也不把權力交出，聽從二野指揮。文革前，各系軍人已有割據自雄傾向，但那時，共黨中央的權力極大，他們雖彼此不咬弦，但均能効忠黨中央，因此黨絕對支配共軍，使共軍成爲統一的整體。可是文革後，黨中央被砸爛，使「黨指揮槍」的局面一變爲槍指揮黨，地方共軍割據之勢已表露無遺，雖經老毛大力削藩，也不能改變這種局面。毛澤東在生時，共軍畏於他個人的威力，尙能表面効忠他。但毛一死，他們便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內。而老毛竟把這個殘破不堪的爛攤子交給華國鋒，各地的軍頭自然更不會聽命於他了。目前華國鋒能夠有効地控制的地方僅是北平一地，他所依賴的共軍支持，也只有「北京軍區」，「北京衛戍部隊」以及「八三四一」部隊而已，倘若這些部隊一旦背叛他，他便馬上完蛋。

在毛澤東生前，各地軍區頭頭雖然心裏不滿，但並不敢反對，因爲他有力量調動共軍，而華國鋒就缺乏這種威望，他絕無力量調動地方軍區，從他只更換地方黨棍而不敢觸摸地方軍閥一點看，足證華國鋒在軍隊中是毫無影响力。地方軍閥割據自雄，各自保持實力，華國鋒還可以在軍人夾縫中苟延下去，一旦地方共軍造反，華國鋒只有執埋包服了。

讀者　老兵上

（三月二十三日）

華國鋒縱虎歸山
矮鄧勢必報毛仇

編輯先生：

閱報得悉，中共「副總理」李先念已公開證實，鄧小平將於「五一」節復出亮相，此消息大概不會是「流野」，因爲李木匠是當今北平懷仁堂的第三把交椅紅人，他的話，自然比什麼「新華社」或「外交部」高級人員透露眞實得多。看來，矮腳虎必會在「五一」過後就出山。

矮腳虎確實有把炮之人，他的復出亮相，必選擇一個大陣象的場面，以壯聲勢，比起那些在送殯行列裏亮相的牛鬼蛇神，相差何止一萬八千里。他第一次復出亮相，是在人民大會

堂會場中，由毛澤東表侄女王海容攙扶出場，以表示他的出山，是由毛澤東親自決定的。這一次的復出，則更加把閉，要在一個「五一」勞動節的大場面，親自登上天安門露面，以表示這次復出，是矮腳虎的力量，絕不受華國鋒所左右。「五一」勞動節，在中共的慶典裏，僅次於「十月一日」，文革前，毛劉周朱陳等人例必在這天站在天安門上，文革後才由老毛決定改用遊園會代替。這一次矮鄧要堂堂正正站在天安門上亮相，一方面是對老毛的遊園會不滿，要恢復文革前之天安門檢閱；另一方面則替自己出一口烏氣，因爲他是在「天安門」事件垮台，所以要特別選擇在天安門上復職。俗語說，你做三七，我做十五，矮鄧對老毛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做得相當到家。

華國鋒縱虎歸山，對他來說，確實百害無一利，將來華國鋒必栽在矮腳虎的手裏。毛澤東對矮腳虎的兩擒一縱，此種仇恨，若在他人，尚可容忍，但對陰悍的矮鄧，勢必報復，矮鄧一旦掌握，必把毛靈位丟進毛厠，以洩心頭大恨，到時以毛繼承人自居的肥華，只好到韶山冲去哭毛墳了。

讀者 鄭菊寧上
（三月廿五日）

抗旱鬥爭露宿田頭 家書希望求兩「水」

編輯先生：

小弟昨收到家裏來信，說鄉下公社全體社員，不論老幼，都要支援抗旱鬥爭，所以近兩星期來，家裏人都夜以繼日，露宿田頭，挑水灌溉，由於勞動強度大，食用不支，身體捱不住，現在唯一希望是老天下雨，旱日結束抗旱，但不知老天甚麼時候降雨，因此希望能寄點錢回來，買些額外糧食，以免昏倒田頭。

看了此信，使我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早上，便匆匆起床，跑到左派銀行匯點錢回去。

我本來對政治無興趣，那個政府給老百姓豐衣足食，那個政府是最好的；老百姓生活不豐裕，但有衣有食，這個政府也還不錯；老百姓無衣無食，則此政府是最糟糕的。所以本人是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忠實信徒。

我初期對共產黨沒有反感，完全是由於國民黨在撤退大陸那段時間的經濟壞得透，假若那時有陳濟棠統治廣東時的經濟生活，相信共產黨是不會容易得逞的。

目前共產黨把大陸經濟搞得這麼糟，老百姓都叫苦連天，他們不把罪過歸咎共產社會制度，而把它歸咎於「四人帮」，這確是掩耳盜鈴的說法，「四人帮」已垮台了，華國鋒等人至今不但不把大陸經濟攪好，且比四人帮掌握權時每下愈況，這又怎麼解釋呢？假使華國鋒垮台，新統治者又可以照辦煮碗把罪歸咎於華帮一伙。總之，大陸共產主義制度一日不消除，大陸人民生活永不能改善，此是本人

從二十多年來的家書，沒有一封不是叫寄錢回去購買食用，所得出結論。

最後我有一點體會，知識分子喜歡談民主、自由；我輩勞苦老粗則只懂民以食爲天。沒吃沒穿，甚麼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老百姓有吃有穿，才能夠談到民主、自由，所以我對海外人士終日高叫民主、自由，確有極大的反感，倒不如把口號改變，高叫民以食爲大，還來得實際。

讀者 老粗上
（三月二十四日）

紅小兵慶幸逃出大陸 才免遭張鐵生的下場

編輯先生：

小弟在大陸時，曾是一個紅小兵，由廣州北上串連到「北京」，一路上意氣風發，所向無敵，把那些大大小小的共黨幹部鬥得體無完膚。那時，我的年紀很小，但野心極大，一心希望要做個高級幹部，將來的日子則吃喝穿不用愁，住的是大城市的洋房，出入有政府配給的轎車，娶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做老婆，更不用担心下放到農村捱苦，每年有幾次到「北京」開開會，坐坐飛機，他日有機會，還可以率領代表團出國訪問，看看資本主義花花世界。

可是，人算不如老毛算，文革一結束，我便被下放到農村去幹苦活，一切繁華夢也隨之烟消雲散。自從發了一場紅色黃粱夢後，我對共產黨開始不滿了，說實話，我在大陸時，對共黨不滿不是其制度，因爲我是在「解放後」出生的，甚麼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主義社會，只是從書本中唸到的壞名詞而已，而它實質怎樣，一點也不知道，只是覺得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好的。因此，我若果有像王洪文十分之一的權力，我也心滿意足，我會全心擁護它的，所以我那時對中共不滿，完全是爲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共黨所說的自私自利個人主義。

由於我在農村吃不了苦，下放的地區又接近邊境，所以我便趁機逃來香港。轉眼已數年了。在這數年間，我才眞正了解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的區別。

不過，我也覺得很幸運，倘若那時得個一官半職，現在我便遭殃了。比如張鐵生，他是下放在農村的知青，在一次考大學入學試交白卷，在試卷上寫了一封信，反對考試制度，後來被刋在遼寧日報上，並經「人民日報」轉載，從此，張鐵生一帆風順，官運亨通，官拜「人大常委」，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可是好景不常，四人帮垮台，華國鋒在一次重要政策講話中，直指其名稱之爲「反革命分子」。現在據說，張鐵生已被判處死刑，在瀋陽的一個羣眾大會上槍決。所以我說我是幸運的，能及時逃出大陸，不然萬一在大陸，被人利用一下，出出風頭，當個什麼反潮流急先鋒，享樂了一陣子，最終被押赴刑場槍決，那麼便得不償失了。

讀者 過氣紅小兵上
（三月廿四日）

將會出籠的「大字報」、「劉少奇，原諒我們」

編輯先生：

以前反鄧運動的大本營——「北京大學」，牆上已貼出「鄧小平，原諒我們」的大字報，表示向鄧小平認罪，當然這不是北大學生的主意，如無上級命令，誰也不敢貼出，即使有胆貼出，也會迅速被撕下。

北大的學生確是一羣可憐虫，過去受四人帮利用，大力進行反鄧，現在又受華帮控制，進行反四人帮，這一次矮鄧復出，又不知受某帮的利用，張貼向鄧小平認錯的標語。將來矮鄧富權，相信會有「劉少奇，原諒我們」的大字報出現，因爲矮鄧是劉少奇的同路人，文革前劉鄧路綫一直支配大陸，矮鄧欲有效地取消毛澤東路綫，必定推出劉鄧路綫，在推出劉鄧路綫前，例必要恢復劉少奇名譽，所以說，「劉少奇，原諒我們」的大字報，不久便會出籠。

鄧小平復出後，將會有許多新名詞出現，例如把毛澤東封爲「走資派」，「暗通外國的人」，「投靠美帝國主義者」，事實上，這些名詞，毛澤東絕對用得上，毛澤東與基辛格、尼克遜勾搭，不是投靠美帝國主義者的鐵證嗎！

還有，鄧小平復出後，除非他不掌實權，否則與蘇修的關係必趨和好，以前鄧小平所推行經濟政策，已有點近似蘇聯所採行的政策，再加上鄧手下的一批人，大多是親蘇或留蘇分子，他們欲更好反對毛派，必須回復文革前的權力，與蘇聯建立良好關係，無異給他們打一支強心針。

讀者 李德興

（三月二十五明）

韋國清趙紫陽聯合反華國鋒

中共「四人帮」被打垮之後，新拼湊的華帮統治集團的內部，已在鬧分裂。

廣州市的一名高級共幹最近曾在某一場合透露，「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已與華國鋒鬧翻，使華的一切措施在四川省均受到趙的抵制。同時，也傳說「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原先支持華的態度已有所轉變。

一月中旬在北平天安門出現的大字報，曾攻擊陳錫聯、吳德、汪東興與李先念，並大罵李先念是「黨的大毒蛇」，猜想這些大字報是受到有力份子的支持。

中共報刊最近曾發表一些文章爲死去的毛澤東辯護，特別是對毛說的「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這句話。這句話顯然已招致老幹部對毛的不滿。中共報刊以巨大篇幅介圖爲毛洗脫對老幹部的迫害，充分顯示目前批判「四人帮」的運動，已有逐漸發展爲反毛的趨勢。

中共批判「四人帮」運動已經失去控制，許多地方均舉行所謂「批鬥、公審大會」，展開血腥屠殺，也有許多頭目被指爲「四人帮」黨羽，而在「羣眾大會」上遭到毒打，並被五花大綁，手銬腳鐐的強迫遊行。

杭州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清明 詩詞四讀回文

封淑英

直讀：（七言律詩）

離離草踏前塋墓。節到思親故悼同。
悲淚濺來紅陣陣。怨聲啼出綠叢叢。
絲絲雨逐慵飛燕。兩兩旗揚倦起風。
移步醉驚翁策杖。水窪低陷一泥融。

回讀：

融泥一陷低窪水。杖策翁驚醉步移。
風起倦揚旗兩兩。燕飛慵逐雨絲絲。
叢叢綠出啼聲怨。陣陣紅來濺淚悲。
同悼故親思到節。墓塋前踏草離離。

直讀：（虞美人詞）

離離草踏前塋墓。節到思親故。悼同
悲淚濺來紅。陣陣怨聲啼出綠叢叢。
絲絲雨逐慵飛燕。兩兩旗揚倦。起風
移步醉驚翁。策杖水窪低陷一泥融。

回讀：

融泥一陷低窪水。策杖翁驚醉。步移
風起倦揚旗。兩兩燕飛慵逐雨絲絲。
叢叢綠出啼聲怨。陣陣紅來濺。淚悲
同悼故親思。到節墓塋前踏草離離。

梅花

十萬山人

士値艱危明氣節。梅逢否泰見孤高。
不齊萬物分情性。誤識寒花是杏桃。
春色融和迥白雪。精魂解意似風騷。
昔年身化追前夢。此日相看與自豪。

春風

麥友雲

東占風候衆心愉。寒盡冰消景物殊。
度曲動搖金柳綫。窺粧飄蕩畫簾珠。
送來淑氣噓花草。吹皺清波入畫圖。
珍重良時無別語。杏郵沽酒便相呼。

前題

何鏡宇

暑雨祁寒兩不禁。人如凋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會當草換江山色。有賴梅申天苦心。
烟景文章供點染。風光花月許招尋。
怨聲莫漫傳羌笛。候鳥於時送好音。

前題

黃淑陶

枝頭微動綠芽開。一片生機海外來。
百卉爭妍千氣象。滿山飛翠上樓臺。
馬蹄疾向中州展。鼙鼓時聞大地催。
漫管文章流水面。且從塞北轉天回。

前題

梁軾昭

春風綠化天涯遍。消盡寒冬野燒痕。
少婦愁牽樓外柳。離人欲斷客中魂。
原非有意侵羅帳。未必無心度玉門。
庶物來蘇憑意拂。功惟暉照可同論。

前題

鄭越燁

飄蕩萬花香。狂蜂浪蝶忙。桃[illegible]增媚態。
柳眼更鞶裝。[illegible][illegible]鶯歌囀。呢喃燕語長。
惱人懷舊事。情意兩彷徨。

前題二首

燕瑤笙

扈從東皇幸九垓。護將梅柳渡江來。
儘教綠遍郊原草。傳令羣芳取次開。
剪紅裁錦絲茵鋪。點綴園林似畫圖。
掃徑愛從芳陌過。吹開柳眼拂花鬚。

前題

衛燕山

一夜江南綠上莎。暖吹雛燕乳檐牙。
畫樓鐵馬聲調酒。油壁香塵色染花。
二十四番更物趣。三千萬斛拜君嘉。
無端欲識相思字。幾度翻詩問八叉。

前題 浪淘沙

劉雲閣

凍解蟄隨醒。萬木抽萌。漸教紅紫徧
郊坰。點染韶光眞絢爛，霞蔚雲蒸。
歸去馬蹄輕。草綠沙平。青春伴我故
鄉行。柳店杏郵持酒聽，舊日啼鶯。

前題 玉堂春

何敏公

鳥啼春醒，已斷長天鴻影。弱柳夭桃
，淡蕩柔風。暖日烟林，花放千嬌媚
，碧水情牽萬里空。
歲月催人如舊，生涯在夢中。聖地危
途，禍福懸一綫，飄泊江湖似轉蓬。

前題 臨江仙

高福永

二十四番空有信，去來一樣無蹤。似
曾相識又相逢。桃花紅雨外，楊柳綠
烟中。
次第芳菲三月盡，吹開吹落匆匆。輕
寒輕暖玉樓東。羅幃新夢淺，紈扇舊
情濃。

前題 浪淘沙

藍戒三

梅放隴頭枝。暗把香移。一鞭得意馬
先馳。門裏桃花依舊笑，人面何之。
待月夜眠遲。搖曳生姿。輕烟難鎖柳
垂絲。二十四番吹客醉，醉到何時。

前題 蝶戀花

季子

一轉東吹天地泰。驚蟄抽萌，紅紫隨
千態。失笑畫詩難梗概。嬉春結習却
誰怠。
最是高號場屋外。眉眼盈盈，爭擲車
愁載。飛絮飛花爲作介。阿姨眞箇情
如海。

前題 采桑子

陳襄陵

做成多少芳菲事，偎翠薰紅。煖淡脂
濃。似暖仍寒畫閣東。
呵寒護暖人何處，銀蒜玲瓏。鐵馬丁
冬。關外孤城夢不通。





